三津田信三
经典推理小说集

（套装共四册）

独家首发



千本樱文库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　目　录

如濬灵供祭之物
如幽女怨怼之物
如水魑沉没之物
如首无作祟之物


如碆灵祭祀之物
HAEDAMA
NO
GOTOKI
MATSURU
MONO
碆霊の如き祀るもの
[日]三津田信三 著
胡环 译
文化发展出版社

目录

前言

序言

第一章 怪谈四则

第二章 启程

第三章 九难道

第四章 犊幽村

第五章 笹女神社

第六章 竹林宫横死

第七章 竺磐寺

第八章 竹屋

第九章 怪谈杀人事件

第十章 再入竹林宫

第十一章 菨灵大神祭

第十二章 唐食船

第十三章 瞭望塔上的消失

第十四章 笹舟

第十五章 绝海洞怪死

第十六章 日志和史册

第十七章 破案进展

第十八章 大仓库缢死

第十九章 迷雾重重

第二十章 拨云开雾

终章
返回总目录

◇前言
PREFACE

文库，原本是指收纳书物的仓库和书库，也指收纳书与记事簿，以及不常用物品的小箱子。以前者为例，京浜急行线的“金泽文库站”就是以前镰仓时代北条氏用来收藏汉书用的，“金泽文库”名字的由来便是如此。东京都的世田谷区也存在着收集着珍贵汉书的“静嘉堂文库”。后者则更多地被称为“手文库”。

江户时代以来，可以放入袖袂的小开本书籍逐渐流行起来，被称为“袖珍本”。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富山房发行了小开本的丛书，起名“袖珍名著文库”。随后，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讲述战国时代的猿飞佐助和雾隐才藏系列故事的讲谈社“立川文库”发行出版。讲谈是日本民间艺术，以口语化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而“立川文库”则是将讲谈收录成册集中出版的丛书，据统计，当时刊行量为200册左右。从那时起，文库就脱离了原本的释意，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类书集丛。

文库说法借鉴了日本出版业界的传统说法。而千本樱源自日本奈良县吉野山樱花盛开的奇景，世人皆称“一目千本樱”来形容樱花美景。千本樱文库的纳入作品皆为日系作品，题材包括推理、悬疑、幻想、青春、文化等类型，正如千本樱满山盛开的绝景。

现代日本，以“文库”命名刊行的丛书系列有200种以上，所谓“文库本”只不过是统称而已。日本传统的“文库本”常用的是A6尺寸的148mm×105mm，也叫“A6判”。千本樱文库的所有书籍将在“文库本”的基础上提升，达到148mm×210mm的开本标准。追求还原的前提下，力

图带给读者更清晰的阅读体验。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日系推理小说逐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随着时代更替，涌现出了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家。日系推理能够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设立的各种新人奖，这些新人奖能为日本文坛输送新鲜血液，不断地创作优秀作品。但是，新人出道的条件并非只有获奖这一条途径。多样的文学新人奖具备相当完善的审查机制，即便是没能获奖的作家，也有机会出道。比如东京创元社的“鲇川哲也奖”，有不少作家在当届没能获得大奖，只是止步候选阶段，后来却都成为了人气作家。另外，不急于出道的作家也是有的。1994年，东京创元社创立了“创元推理短篇奖”，第一届的赛事中收到了123篇投稿作品，其中名为《子喰鬼缘起》的作品晋级到了最终候选阶段。同年，由光文社公募投稿作品进行出版，鲇川哲也主编的《本格推理3　迷宫的杀人者们》中也收录了一篇名为《雾之馆》的作品。而这两部投稿作品都出自一人之手——三津田信三。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三津田信三的投稿作品就已经被刊登在出版物上，也可以视为出道。但普遍被认为出道的标志作品，还要等上七年。2001年，讲谈社出版了三津田信三的第一本书，他的作家人生正式起步。出道作即为“作家三部曲”的第一作《恐怖小说作家栖息的家》，该系列被归为怪奇小说，作者的独特风格已经初见端倪。“作家系列”完结之后，三津田信三便打破常规，创作出了怪异谭式的推理小说“刀城言耶系列”。该作是以作家刀城言耶为主角，解决各种不可思议的犯罪事件的故事。作者巧妙地将乡土民俗学，本格推理写作技巧，以及惊悚恐怖氛围相乘组合，辅以二战前后的独特时代背景加以呈现。创造出了前所未有，无与伦比的文学魅力。“刀城言耶系列”在日本是由原书房和讲谈社两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因此引进整个系列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今后，千本樱文库将陆续出版整个系列的全部作品，还请各位读者尽情感受“刀城言耶”的怪异之谜。

千本樱文库编辑部

主要登场人物

怪谈中的主人公

伍助　　少年渔民。“海原之首”的亲历者。

净念　　修行小和尚。“物见之幻”的亲历者。

多喜　　卖解毒药的少女。“竹林之魔”的亲历者。

饭岛胜利　　日升纺织的员工。“蛇道之怪”的亲历者。

犊幽村的相关人物

笼室岩喜　　笹女神社的宫司。[1]

笼室筱悬　　笼室岩喜的孙女。笹女神社的巫女。

真海　　竺磐寺的住持。

龟兹将　　家有“竹屋”名号的竹制品加工者。

龟兹竹利　　龟兹将的侄子。

佐波男　　渔民。

蓬莱　　住在上角岩壁小屋的流浪者。

閖扬村的相关人物

大垣秀寿　　閖扬村的村长。大垣家的家族长。

大垣秀继　　大垣秀寿的孙子。刀城言耶的师弟。英明馆编辑。

垣沼亨　　大垣家的家道败落的分家。

其他三村的相关人物

米谷　　盐饱村的医生。

井之上　　糊村的村长。

善堂　　矶见村鹿杖寺的住持。

其他相关人物

及位廉也　　异类民俗学者。

久留米三琅　　日升纺织的干事。

御堂岛　　县警察总局的警部。

森肋　　刑警。御堂岛的部下。

村田　　刑警。御堂岛的部下。

见崎　　县警察总局的警部。

泽田　　刑警。见崎的部下。

刀城言耶　　志怪小说作家。笔名东城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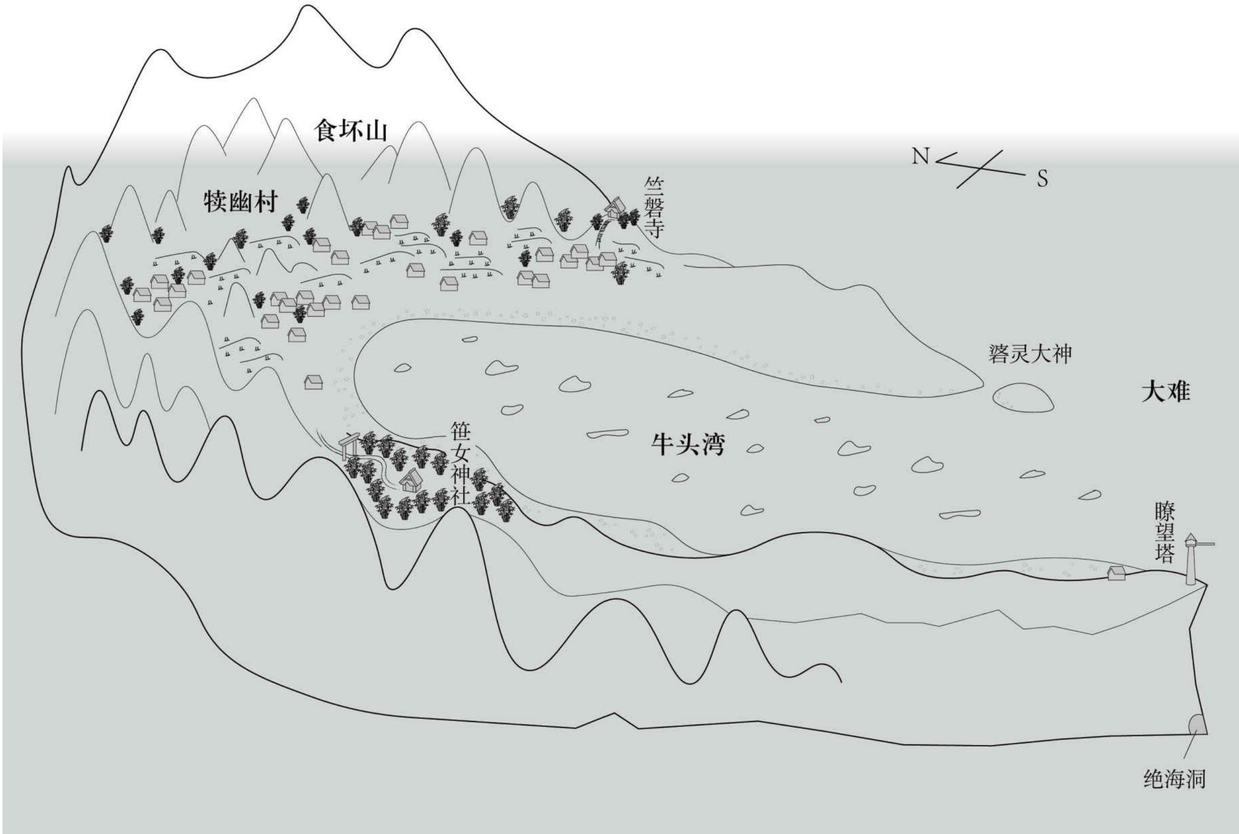
祖父江偲　　怪想舍的编辑。

阿武隈川岛　　民间民俗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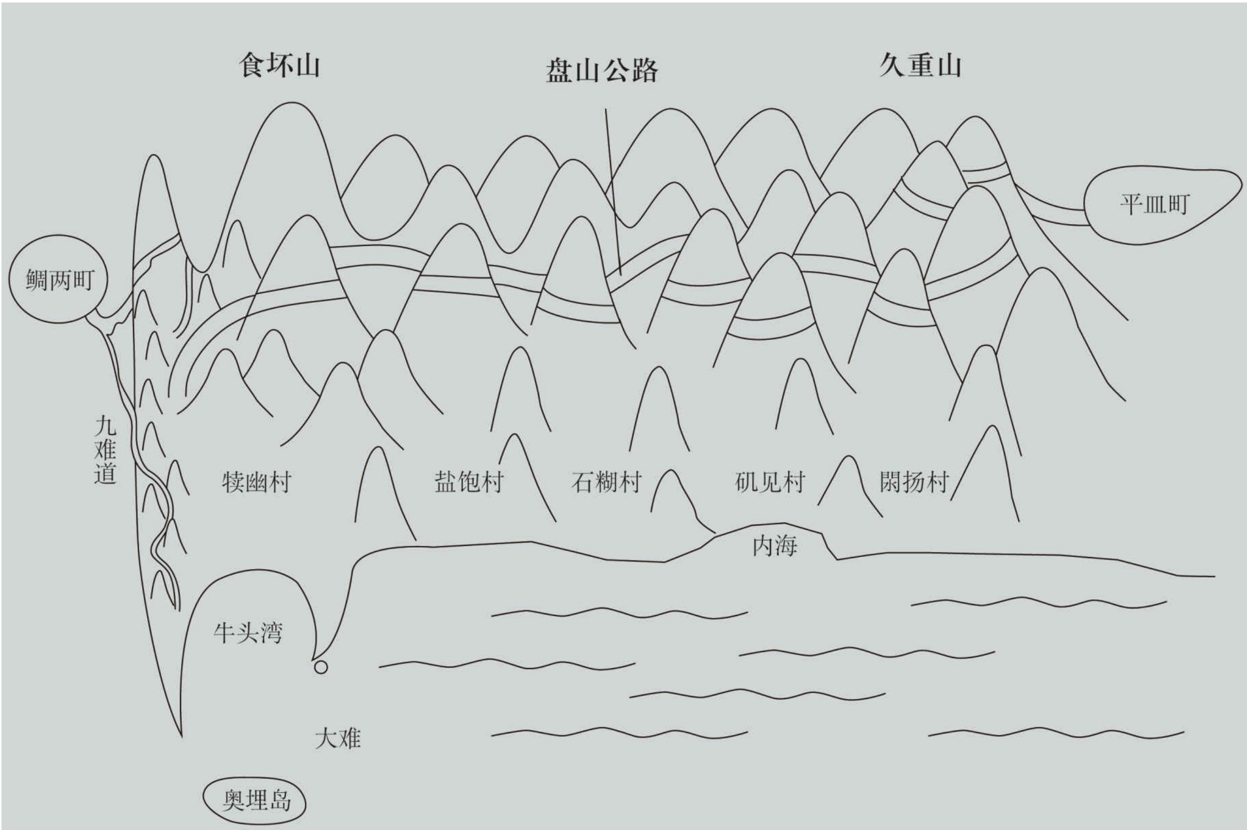
注释

1 宫司：神职名。神社之长，总管社内的所有神职人员及巫女。巫女亦属神职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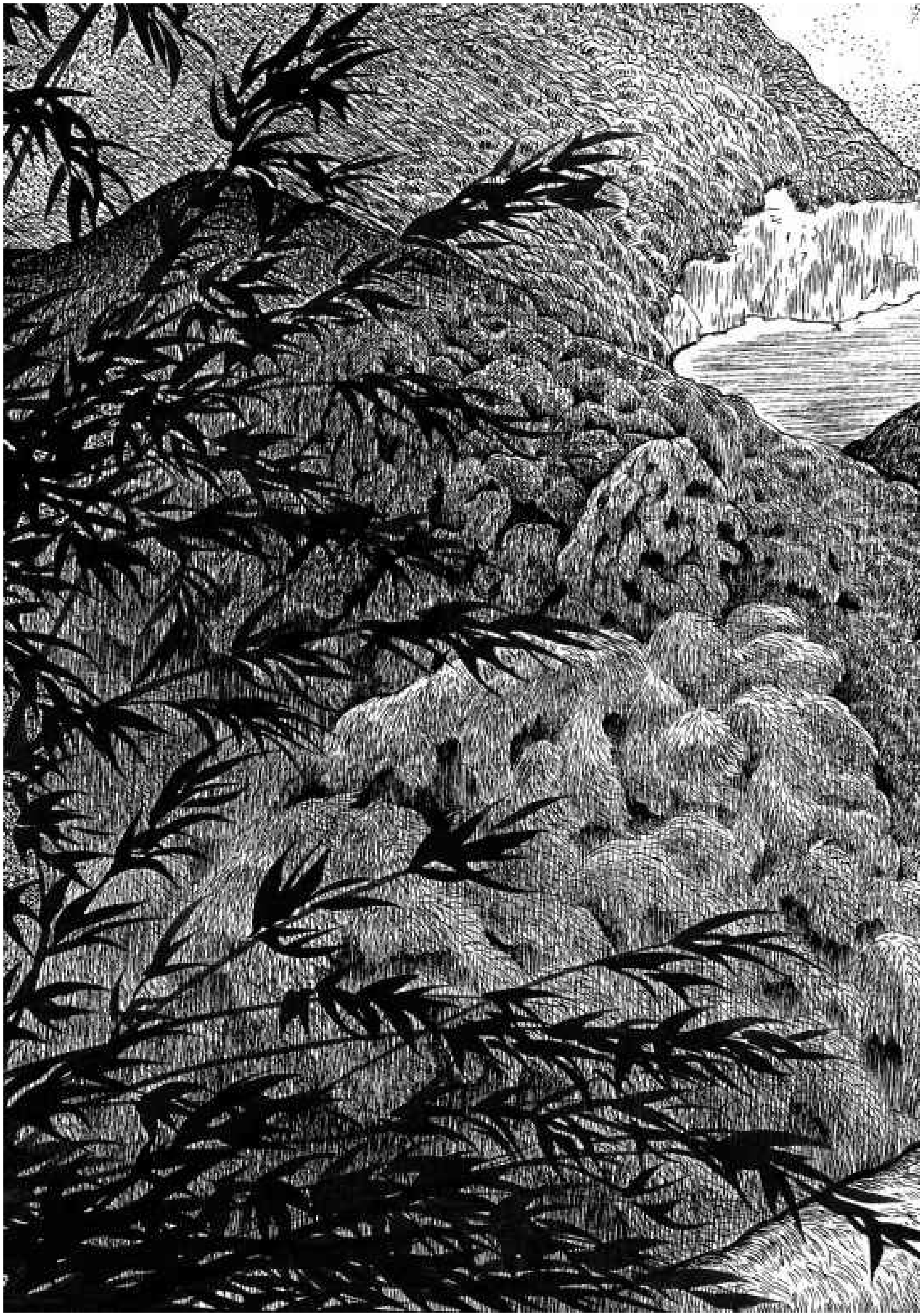
犊幽村周边示意图


食坏山
犊幽村
竺磐寺
N
S
簬灵大神
大难
牛头湾
笹女神社
瞭望塔
绝海洞

强罗地区示意图



食坏山
盘山公路
久重山
平皿町
鲷两町
九难道
犊幽村
盐饱村
石糊村
矶见村
阏扬村
内海
牛头湾
大难
奥埋岛



序言

本书所整理的发生在强罗地区犊幽村的三则怪谈，以及发生在閖扬村的一则怪谈，并不是简单地将英明馆责编秀继君的讲述原封不动地记录在纸面上，而是本人在大量取材基础上的再创作。

从民俗学观点来讲，记述传说理应忠于原内容，但是如果将其作为诡异“怪谈杀人事件”的资料，其内容的支撑力未免过于弱小，遂决定进行补充、加工。这一点，望各位读者明知。

此外，无论本书以何种形式呈现给读者，公开之日亦是强罗地区五个村名从政府文件，以及人们记忆中彻底消失之时。

东城雅哉（刀城言耶）
昭和×年阴历二月

第一章

怪谈四则



海原之首——江户[1]

犊幽村的沿海一线岩礁密布，伍助摇一叶扁舟在浅海上随着海浪起起伏伏。这艘小船是伍助的爷爷传下来的家当，如今已破旧不堪，但勉强还能下海。

每次出海，当小船险些被海浪打翻时，伍助总会在心里念叨一句“要是能有艘新船就好了！至少能平稳一些”。

这艘破旧的小船，别说经得住什么狂风巨浪，哪怕稍微有点风浪，海水就会倒灌进船舱里来。每每想到这些，伍助就心有余悸，总是期盼着能有艘新船，有了新船就不用再经受这样的恐惧。伍助本来就还没学会出海打鱼的本领，再遭遇到风浪就更加难以招架了。

不幸的是，伍助家根本就没有造一艘新船的能力，为了解决家人的温饱问题就够艰难的了，所以新船也只能是在梦中想想。

“唉！反正也算不上什么打鱼，只是钓钓章鱼这样的程度罢了。”

每当感觉无望时，伍助总会发出这样一句叹息聊以自慰。的确，就算能够拥有一艘新船，在犊幽村这片海域也毫无用武之地。

犊幽村背山面海，虽说南面全是海，但是却被两个犄角一样的岬角包围起来，而且岸边全是岩礁，因此无法通行大型船只，也不可能建造深水码头。

这样一来，当地的渔业就被限定在近海，村民们主要以近岸捕捞为主，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钓章鱼，尤其是入秋时节的无骨章鱼在渔民眼里特别宝贵。为了尽可能地囤积过冬的食粮，在冬季枯渔期来临之前，渔民们拼命地下海劳作。

当地流传着一句俗语：“不给新媳妇吃秋茄子”，意思是秋茄子这种

美味珍贵的东西，怎舍得让新媳妇吃？这是欺负新嫁女的一种体现。同理，还有一句“不给新媳妇吃夏章鱼”的谚语。但是，从来没有不让新媳妇吃无骨章鱼的说法，这就足以证明无骨章鱼是多么难吃。

章鱼本来就没有骨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是在当地却有一种“无骨章鱼”的特殊叫法。我想，大概是人们根据味觉感受才起的这个名字。每到夏末时节，章鱼便来到岸边的浅滩产卵，产卵后自然营养成分不足，其实所有的生物都是如此吧，所以既然是没有多少营养的“无骨章鱼”，那味道必定不会鲜美，别说鲜美了，完全可以用“难吃”来形容。

无骨章鱼虽然难吃，但在犊幽村的村民们眼里，却是极其难得的食材，当然对伍助家来说更是如此。对还是个孩子的伍助来说，钓章鱼的活儿已经是超出他年龄的重负了，驾船出海那可算得上是要豁上性命去干的事了。

村里有不少渔民不甘心只能近岸捕捞，总觉得光干这种活儿脸上无光，因此隔几年就会有那么几个明知危险却义无反顾冲向大海的勇敢者，但都毫无例外地失败了。那片被称作“大难”的海域洋流极其复杂，乘驾简陋的小船前去挑战，其实出行之前便胜负已定。大家出海前都想着能活着回来就好，结果却永远葬身在了海底。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难”海域，尤其是海难事故频发的地方，就被称为“寡妇场”了。

与生死不可预期的出海打鱼相比，近岸捕捞可就安全多了。不过，在还是打鱼生手的伍助看来，残酷的远海打鱼与安全性高的近岸捕捞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一直认为小船并不是因为破旧才经受不住风浪，而是因为自己驾船技术不行。

可是，能够传授他打鱼本领的爷爷和父亲已经过世，哥哥们都远赴他乡干上别的工作，好几年没回来过了。向村上的渔民讨教也不是不行，但毕竟不像求自己人那么方便，总归要欠下人情。再说，整个村子都很贫穷，村民们都挣扎在温饱线上，这种情况下去求人传授钓章鱼的

技巧，想必也很难如愿吧。最终，伍助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于是就自己见样学样地摸索着来。

当村民们忍饥挨饿时，鐑灵大神就会送来唐食船。

伍助小时候非常笃信这个传说。所谓唐食船，就是传说中满载食物的救命船，来自遥远的海那边。据说，唐食船来的时间并不固定，一般出现在夏秋之交，或者在饥寒交迫的冬季来临之前。

不过说实话，如今伍助对此是半信半疑了，因为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那不早就该看到唐食船了吗？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唐食船从来没有出现过。更加诡异的是，在唐食船本该到来的时期，不仅没见到唐食船的影子，村子里的女孩子们反倒是不见了踪影，虽不至于说是每年如此吧，但这种情况绝不罕见。伍助曾经问过爷爷此事，结果爷爷板起脸来不耐烦地说了一句“为了生存”，就再也不说话了。伍助的小脑袋里满是疑问，难道那些女孩子是为了活下去才消失的吗？她们到底去了哪里？为什么……

而且，每到这一时期，那些长年漂泊在外的家船也会回来，村里的人口便一下子多了起来，不过如今这种情况倒是不多见了。家船，顾名思义就是以船为家终日漂泊在海上的渔民，船就是家，家就是船，在海上四处漂荡，只有在盂兰盆节或新年这种特别的日子里才上岸回到老家。而犊幽村的家船基本就是现在这个时期，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回来。不过，就算回到村子里，同样还是没吃没喝，所以这些年来回村的家船越来越少了。

无论是村民还是家船，一律都得靠自己解决吃喝。

这是伍助自小总结出的结论。可那些掌握了近岸捕捞技术的大人们竟然还相信有什么唐食船来救命，简直可笑至极。

伍助停下小船，伸手拿起了钓竿。他现在所处的位置位于两个岬角围起来的海湾稍微靠外一点的地方，远离其他渔民。之所以跑这么远，是因为他不想落人埋怨。

犊幽村的近岸渔业，各家有各家的海域区划，基本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当然仅限于下一代有从事渔业的继承人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往下传。伍助的兄长们嫌弃自家海域鱼量贫乏，也不愿意干这种收获可怜的近岸捕捞，于是都选择了外出工作，而爷爷和父亲还没来得及教授伍助打鱼的技巧就相继去世了。

所以，伍助被村民们视为渔业新人，没有归属自己的固定区域。他摇着破旧的小船，只能到那些不用指望能有什么收获的徒有其名的海域，自己摸索着钓章鱼。可以说他经受的是三重苦难，但为了家人的生存又不得不出海。

伍助站在船头，手上拿着的是一根竹子做的钓竿。村后山坡上是一片茂密的竹林，所以弄上几根钓竿不是什么难事。实际上，村子里那些不以打鱼为生的家庭，很多都在加工竹工艺品，通常是男人在家用竹条编织饭篮子、盐筐、鱼篓、簸箕、笊篱、茶则等生活用品，女人拿着这些东西翻过食坏山去集市上售卖。然而，就连拥有“竹屋”名号的匠人之家，单靠卖竹制品也很难保证衣食无忧，所以这些家庭的孩子和老人们也会像其他人家那样不得不去海边捞海带、海藻，挖贝类来补充生计。

在被称为“陆上孤岛”的犊幽村，尽管渔获量少得可怜，但那些没有土地的村民最终还是只能靠海吃海。

既然没有其他门路，那还是从大海里讨生活吧。

这是伍助自小下定的决心，并且至今初心不改。每次出海时也不是没有闪过后悔的念头，但一点点增强的本领总算是给了他莫大的安慰和激励。

伍助把钓竿慢慢插入水中。钓竿的前端拴着一个钩子，旁边系着一块红布。将钓竿垂放到茂密的海藻旁边，然后不停晃动，潜伏在海藻深处的章鱼被惊动，误以为那块红布是它们爱吃的甲壳类生物，一口咬下去，结果就被钩了上来，这就是钓章鱼。

听上去好像很简单，实则不然，想要成功钓到章鱼不是件容易事。

首先，晃动红布就是个技术活儿，盲目瞎晃是不行的，必须设法让章鱼认为那是它们的吃食才行。然而，章鱼这种东西绝不像其外表看起来那样憨傻，其实超乎人们想象地聪明，所以不是伍助这个生手轻易就能骗上钩的。

运气好时能把章鱼成功引出来咬钩，但如何把它钓上来又是一个技术活儿。沉在水中的钓竿非常难控制，因为海水产生了很大的阻力，不像在陆地上那般收放轻快、自如。而且，一旦感知到章鱼咬了钩，必须快速把钓竿拉起来才行，不然章鱼很容易就脱钩了。

一直未能成功钓上章鱼，伍助把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了垂钓上，不经意间抬头一看，猛然发现不知何时小船随波逐流，马上就要离开上角漂向海湾外侧去了。为了避免小船误入其他渔民的领域，他赶紧调整方向，同时本能地避开了下角方向，结果小船却越发靠近了上角。

包围犊幽村前海的两个岬角，西侧地势比较高且伸向海里也比较长，故被称为上角，与此相对，东侧的岬角又矮又短，则被称为下角。下角前端稍往海湾内侧的位置，有一块露出海面的巨大圆形礁石。伍助定睛一看，岩壁上耷拉着一截断绳，这应该是新年时挂上的注连绳，经历了一年的风吹浪打，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当时为了悬挂注连绳而在岩石两侧竖立起来的两根长长的竹竿，也早已不见了踪影。

这块岩石外形酷似一个刚被砍下来的人头，被村民们尊为“磐灵大神”，自古就有虔诚拜祭的传统。磐灵大神的周围不仅严禁捕捞，而且连靠近都不可以。所以，刚才伍助才会下意识地朝上角调整方向，这是犊幽村的渔民们无论谁都会有的一种本能反应。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磐灵大神的周边反倒是最适合近岸捕捞的海域。因此，过去曾有渔民实在耐不住饥饿便违反禁令偷偷跑到这里来打鱼，结果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据说，那个渔民为了避人耳目，在大家下海之前早早就驾船离开了村子，但他刚一靠近磐灵大神便触犯了禁忌。

“呜哇哇——”

突然，礐灵大神发出一阵野兽般的怒吼。

那个渔民吓得浑身直打哆嗦，但转念一想，反正已经打破禁忌了，现在回头也无济于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了这一回再说，于是继续撒网下竿。

那天，那个渔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然而当他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时，却发现家人全都吃贝类中毒而死了，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而且，在安葬了家人之后，他突然莫名奇妙地精神错乱了，后来被人发现死在了被称为“礐灵大神之口”的岩洞中。

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在礐灵大神周边打鱼了。不仅如此，除了每年一次的大祭之外，也没人敢再靠近此地。一个令人挠头的问题是，禁渔区域并没有具体规定范围，只是笼统地说“礐灵大神周边禁渔”。

所以，那些自家海域位于礐灵大神附近的渔民们为此非常为难。一方面，丝毫不敢冒犯礐灵大神；另一方面因为越靠近礐灵大神渔获量越大，所以常常不由自主地尽可能地往那边靠近，这种行为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不事先定好停航位置的话，往往一不小心就进入了礐灵大神的神域。

曾经有一个渔民光顾着打鱼而忽略了小船的漂流，等他回过神来抬头一看，不得了啦，已经很挨近礐灵大神了，于是慌里慌张地赶紧调整方向。就在这时，他看到海面上漂浮着一个又白又圆的东西。

“什么东西，那是？”

他仔细端详了一阵，心中慢慢涌起一阵奇怪的感觉，总觉得那个东西同样也在盯着他看。虽然那个奇怪的圆形物上并没有眼睛、鼻子什么的，可他就是感觉像一颗人头。

那个渔民越看越害怕，越想越恐惧，赶紧调整方向逃离开去。他使出浑身的劲儿拼命地摇橹，却总感觉一道骇人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他，可他也不敢回头。只要他回望一眼，估计那个东西就会追上来了吧。

后来，也有渔民在躄灵大神附近看到过那种人头状的白色东西。村里的老人惊恐地说那是“未得超度的亡魂”。老人们口中“未得超度的亡魂”是指那些葬身大海的人没能成佛，最终成了亡灵，于是就想强拉更多的人下海与其为伴。

犊幽村的前海一线岩礁密布，所以经常发生触礁沉船事故，而且很多时候都是被躄灵大神拦腰截断，所以船舱进水后很快就会沉没，这样一来，船上的人几无生还。

“我们每年祭拜躄灵大神，就是为了求他压制那些亡魂。”

当年，爷爷给伍助讲完这些事后，又压低声音告诫他：

“务必记住，解救村民于饥饿困苦中的唐食船，周围到处都是上蹿下跳的亡魂。”

爷爷一脸严肃地对伍助说：

“你去问其他人这事，可能他们都会极力否定。但是，我说的这些话你一定要铭记在心，你要记住世上的任何事都是如此，一团祥和的表面下往往隐藏着相反的一面。”

伍助想想，的确像爷爷说的那样，就拿躄灵大神来说，它周边是最理想的渔场，同时却又是最凶险的地方，完全验证了爷爷的告诫。

“幸亏我没有自己的海域。”

每当听到与躄灵大神相关的恐怖故事，也只有在这时，伍助才会感受到内心的安稳和庆幸。因为原本属于爷爷和父亲的海域就在躄灵大神附近，所以等于是没什么用处。如果伍助继承下来，虽说多少能减轻点生活压力，但毕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伍助的小船越过上角，来到了海湾外侧。牛头湾和大难之间的海域叫作“赛场”，正如冥河滩是阴阳两界的分界线一样，赛场就相当于平稳的牛头湾和凶险的大难之间的分界。那这样是不是就代表赛场是安全的呢？实则不然。

刚到狭长岬角的外侧，伍助立刻感受到从心底升上来的恐惧。按

说，这里的水深应该与牛头湾相差无几，但就是让人心生一种深深的恐惧，感觉小船就像一只被人宰割的羔羊，被深不可测的大海肆意地抛上抛下。尤其是看到西北方向耸立的峭壁，更让人恍觉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平时在上、下角包围起来的海湾内打鱼时，不管从哪个位置抬眼就能看到岸边的景象，但来到岬角外侧后，除了一望无际的海面就只有悬崖峭壁了。黝黑高耸的陡壁横贯东西，就像一道万夫莫开的关隘，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伍助心中充满了恐惧，回头望向小船后面，见到静静矗立在上角前端的瞭望塔，感觉瞭望塔也在直直地盯着他。如果这时能看到塔上有村民的身影，或许还能稍微安心些，但连半个人影也没有。迄今为止，伍助还从没见过有人登上瞭望塔。

所以，当伍助转眼看到前方岩壁上方露出的一截笹女神社的屋脊时，心中别提有多激动了。不过，旋即又陷入新的恐惧中，问题出在陡壁的下面。陡壁下方裂开了一道道横沟，看上去就像一块块叠加在一起的黝黑厚重的石板。在陡壁和海面交接的地方，豁然裂开了一个洞口，虽然不是太大，但看样子足够容纳下一艘小船。其实，别说进去，通常人们连看都不敢上前去看。

因为这里就是“绝海洞”，是村民安葬那些死于海难的亡者的地方。

村里不是没有墓地，但规定死于海难的人只能埋葬到绝海洞里，倒不是因为遇难者是外来人的缘故，而是怕那些亡灵作祟，给村民们带来灾难，所以即便是村里死于海难的人也不能和自己的祖先同葬一处。于是，村民便选择绝海洞作为新的安葬地，也是从那时开始祭拜碆灵大神的。

这样的话题，爷爷不知给伍助讲过多少遍，但是每次的内容都不尽相同。他每长一岁，爷爷讲述的内容就会丰富一些，也会更加恐怖。

“碆灵大神到底有多可怕，不管你想不想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亲

身体会到。”

每次爷爷都是以这句话为结束语。而且，总是一副希望不会有那么一天的凝重表情，常常弄得伍助不知所措。平时，爷爷和蔼可亲，伍助最喜欢爷爷了，唯独一到每年讲述有关簪灵大神的话题时，爷爷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让人觉得可怕，每每吓得幼小的伍助哭了起来。

爷爷曾经进去过绝海洞。这件事，爷爷也只讲过一次。

绝海洞内漆黑一片，如果不点燃火把，说伸手不见五指也不为过。犊幽村人使用的不是那种通常用松树的枝干或树根做成的火把，而是竹火把，就是利用做竹工艺品时裁切下来的竹条等废料做成的。相比松火把，竹火把燃烧时产生的黑烟少，而且更容易点燃。

借着火把的亮光，一进岩洞可以看到，右侧是一片林立的岩石，一直往里延伸过去。穿过这片岩石地带，到了满是小石子的一片区域，看上去就像冥河的河滩。顺着石滩继续前行，就到了一片沙地，入口处竖立着两根竹竿，中间悬挂着注连绳。这片沙地看起来像是一处神社，最里面供奉着死难者的牌位，相当于鸟居的那两根竹竿的左右两侧是一道用大大小小的石子堆起来的低矮石墙，沿着石墙堆放着鱼叉、钓竿、渔网、海草耙子等物件，这些是用以祈祷渔业丰收的祭品。

在细长石滩的左侧，海水汩汩流淌着，看上去像极了冥河，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从来没有人胆敢踏过那条河。洞穴一直往里延伸，火把光亮的末端是无尽的黑暗，完全是人迹未至的神秘地带。单从岩洞的入口来看，绝对想象不到内部是如此宽广深幽。

伍助望着绝海洞，回忆起爷爷给他讲过的故事。这时，海面上驶过一艘巨大的帆船，一下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哇！足有四百石吧。”

伍助露出艳羡的眼神。鼓起的风帆上没有家徽，看来一定是艘商船了。

“我什么时候也能有一艘这样的船就好了！”

伍助被自己脑海中突然冒出的闪念惊呆了，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想法。如果能拥有这样一艘船，那还下海打鱼干什么，还做什么渔民啊？就算是要出海，也根本不用像现在这样如此艰辛地撒网垂钓，轻轻松松就能赚到钱啊！

“其实，不必这么大，再小点儿就好。”

因为这么大的船根本无法驶入牛头湾。对了，要是在这里兴建个码头也能赚大钱啊，而且还能提供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那这样一来，整个村子岂不都能富裕起来了？

商船愈行愈远，伍助的目光依然追随着它，脑海里勾画着美好的白日梦。不知不觉间，小船被海浪推到了绝海洞近前，等他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

“啊！完蛋了！”

回过神来的伍助焦急万分，赶紧伸手去拿船橹。就在这时，他看到了……

海面上漂浮着一个又白又圆的东西。

那个东西就在绝海洞的洞口处，就像刚从洞中漂出来一样。

“难道是……”

他心中一个激灵，想起爷爷讲过的那种葬身海中未能得到超度的亡魂。而且，传说中那种经常出现在禁渔区中，辔灵大神附近的东西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不过……”

那种东西不是只在辔灵大神附近出没吗？可这里是绝海洞啊，两者离得远着呢。

然而，伍助又转念一想，辔灵大神和绝海洞都是祭奠海难者的地方，亡魂既然能在一个地方出现，那么在另一个地方看到也不足为奇吧。切实让人感到恐惧的是，以前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东西，此刻真真切切就在眼前。

雪白，圆形，像一颗刚被砍下来的人头。

它漂浮在水面上，无论怎么看，只不过是一个白色的圆球而已，可为什么总觉得是与它面对面呢？而且，它像是在目不转睛地盯视着自己。

伍助的胳膊上“唰”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得赶紧逃，不然……”

他用力握紧了手中的船橹，却发现身体好像不再属于自己，连动一下都动不了啦。他只顾害怕，没意识到这是过于紧张导致的肌肉僵硬。

这时，那个白色的圆球突然动了起来。

上来，下去，下去，上来……

一下子将半个身体没入水中，又一下子浮出海面，就这样一步一步向小船漂来，动作轻快流畅，看样子心情极其舒畅。当然，在伍助眼里这绝不是一幅美好的画面，此时他的感受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这种极度的恐惧激发了伍助逃生的动力，他终于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了，急忙摇动船橹，拼命朝着牛头湾逃去，还不时地回头看一眼，边看边想，一旦让那个家伙追上可就完了，必定会被它强行拖到海里去。

“如果这样死了可真够憋屈的。”

想到此，伍助不由加大了手上的力量，好在马上就能越过上角了。但是也不能高兴太早，即便进了牛头湾也未必就能保证绝对安全，因为砻灵大神就在海湾的内侧。不过，进了牛头湾后起码不用这么害怕了，万一遇到什么情况，可以向其他渔民呼救。

就在小船即将靠近上角的尖端时，那个白色的圆球突然沉到了水下。

“扑通——”

一声闷响之后，随即消失了踪影。

难道它不能远离绝海洞？或者是它不敢进入牛头湾？好险！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安全了。伍助长吁一口气，抬手抚了抚怦怦乱跳的胸口。

平安回到牛头湾内，伍助像被抽掉了所有的力气，身心俱疲，一动也不想动，什么都不想干了。可是，今天还没钓到一条小鱼，怎么能这样空着手回家？

伍助吐了一口浊气，重新打起精神拿起了钓竿。然而，此时的他再没心思去思量如何引诱藏在海藻深处的章鱼，只是随便把钓竿垂放到了礁石后面，有一下没一下地晃动着，等待无骨章鱼的上钩。

“哗啦，哗啦……”

伍助看着水中晃动的红布呆呆出神。突然，眼角的余光瞥见一个奇怪的东西在蠕动。

伍助本能地扭过头，这一看可不得了啦，后背猛然一紧，根根寒毛直立。他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险些惊叫出声。

一个纯白的人影，慢悠悠地走在海底。

而且，目标明确，直直地向着伍助的小船走来。

尽管海底的地势复杂，但对它来说好像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管有什么挡在眼前，不管是多么形状奇异、高低起伏的礁石，它都能毫不停顿地自如走过，如履平地一般。

“啊！是刚才那个白色圆球。”

现在看到了它的原形，伍助吓得双腿直打哆嗦。本以为死里逃生了，却不曾想原来它一直在水下追赶着自己。

它，它的头下面……

人头状的样子本来就够吓人的了，现在这种似人非人的姿态更加骇人。

这个不伦不类、来路不明的家伙晃晃悠悠地游走在海底，一直追到了这里。

“赶紧逃命！”

这次，伍助倒是没再出现身体不听使唤的情况，反倒动作异常敏捷，先把钓竿“嗖”地从水中拉上来，然后一把操起了船橹。

然而，他却又蓦然停下了所有的动作，茫然地呆怔在原处。

“往哪里逃呢？”

如果拼命向岸边逃，应该能来得及跑回家。可是，然后呢？如果那个家伙跟着回家，怎么办？

“它要是跟着回了家的话，那……”

原本想着能从海上回到牛头湾就没事了，现在看来自己的推测是错误的，那个家伙根本不是不敢进入海湾，你看它现在是多么镇定悠闲啊。岂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不，不行，哪怕有一丁点儿可能性，也不能掉以轻心，绝不能让它跟着回家。

“可是，到底能往哪儿逃呢？”

如果不能往岸边逃，那就只能往牛头湾外侧跑了。可是，这不等于自掘坟墓吗？要不，把它引到远离绝海洞的地方，这样它是不是就会自动消失了？

“对了！如果把它引入绝海洞呢？”

伍助脑海中猛然闪出一个奇特的想法。当时看它就像是从绝海洞中漂出来的，那么把它引回到原本的栖息地总可以了吧。

可这样的话，对自己来说，绝对是死路一条。如果能侥幸登上冥河滩，还不是照样被那个家伙追得无路可逃？就算跳进冥河，也不知道将会被送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到那时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而且，当年爷爷清楚地说过绝海洞内漆黑无比，那无论如何也逃不出来了吧。

就在伍助犹豫不决时，那个家伙走过来了。啊，不，说不定已经到了小船底下。

“吧唧！”

一道响声从船尾传来。啊，是不是那个家伙伸手抓住了船舷？

伍助赶紧划开小船，急切地环视着四周，想寻找一根最后的救命稻草。突然，他的视线定格在碆灵大神岩礁上，就在那一瞬间，他记起了爷爷讲过的一件往事。

那是伍助出生之前的事，有一次爷爷去食坏山采岩鬼菇，却稀里糊涂地误采了幽鬼菇。岩鬼菇味道鲜美，而幽鬼菇则有毒，但是这两种蘑菇外观非常相像，一般只有以采蘑菇为生的人才能辨别出来，身为一个渔民的爷爷当然很难区分清楚了。伍助的母亲吃了蘑菇后不幸中毒了，爷爷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于是赶紧熬了蛇颜草水让伍助的母亲喝下。蛇颜草是一种草药，但是它本身有毒，只能与其他植物混合服用才行，而且它还具有安眠作用，一旦控制不好用量，人就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蛇颜草就是这么一种危险的毒草，可爷爷却大胆地让伍助的母亲喝下了蛇颜草水。没想到，伍助的母亲因此得救了，因为蛇颜草有效中和了幽鬼菇的毒性，“以毒攻毒”。

就是在听爷爷讲述这件事时，伍助记住了这句古谚语。刚才他看到磬灵大神的第一眼，脑海里马上蹦出了这句话。

然而，伍助还是有点踌躇不安。万一有所闪失，那可是双倍的毒性，说不定连自己的小命也得赔上，那可就事与愿违了。

偏偏就在这时，小时候和前年的两段经历也在他脑海里迅速翻滚上来。记得那是入秋后到初冬期间的某天深夜，海风凛冽，伍助睡梦中被磬灵大神方向传来的凄厉咆哮惊醒了。

“呜——呜——啊——呜——”

尖利的嘶吼响彻天地间，伍助小小的心灵被恐惧填满，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不动了，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

爷爷脸上露出心酸的表情，轻轻说道：

“不哭，不哭，不怕啊，那只是磬灵大神在哭。”

本想着这样哄哄伍助，他就不害怕了。结果却适得其反，伍助反倒更加害怕，连眼睛也不敢闭了。

那个时候的恐怖记忆，一点一点在脑海中被唤醒，越来越清晰，愈发加剧了伍助此时的焦虑。

“哗啦，吧唧！”

船尾突然传来的水声将沉浸在回忆中的伍助拉回到现实中。原来，在他磨磨唧唧的时候，那个家伙已经追上来了。

伍助急忙摇起船橹，刻不容缓地向辔灵大神方向冲去。

一开始，正在牛头湾内钓章鱼的渔民们并没注意到伍助的动静。不一会儿，一个两个地逐渐发现了伍助的焦躁和怪异，不由得停下手中的活儿，不明所以地看过来。

有人觉察出了不对劲，于是朝他喊起来：

“喂！伍助！干什么慌里慌张的？”

“你到底要去哪里呀，这是？”

伍助没有回话，只是奋力地摇着船橹。

伍助的怪异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当人们看清他的行动方向时，越发大声喊叫起来。

“伍助！等等！喂！不是让你等等吗？”

“可不敢上那边去，快停下！”

“你说你这孩子，谁敢靠近辔灵大神啊！”

“笨蛋！快打方向，快啊！”

……

然而，伍助无视人们的阻止，丝毫没有停顿，一个劲儿地向着辔灵大神挺近。渔民们看清情况后立刻慌了神，纷纷开动自己的船，想要挡住伍助的去路。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伍助的小船已经靠近了辔灵大神。

“接下来怎么办呢？”

是绕着辔灵大神转圈，还是绕过辔灵大神回岸边？或者，把船停在辔灵大神这里？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伍助，自然不知道哪种方法最有效。

再不做出决断，小船就要撞上辔灵大神了。

就在此时……

簭灵大神岩礁的背后闪现出一张雪白的面孔。

看到它的一瞬间，伍助倒吸一口凉气，旋即大力调转船头急速向岸边逃去。追赶他的那些渔船也跟着调整了方向继续追他，没有人顾得上干活了。

回到岸边，伍助走下小船，一头栽倒在地上，像是被抽掉了所有的力气。追赶他的渔民们陆陆续续上了岸，七嘴八舌地问：“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看到这边的骚动，村民们也围了过来，一时间岸边喧闹起来。

伍助气息奄奄地讲述着事情的经过，岸边原本的嘈杂慢慢消失了，陷入死一般的沉寂，沉寂得让人忍不住怀疑刚才的喧闹是不是压根就没出现过。然后，一个人，两个人……大家纷纷逃也似地急急忙忙离开了。最终，岸边只剩下了那天出去打鱼的渔民们。

“看来不光是簭灵大神那里，绝海洞也不能靠近啊！”

“太可怕了！”

“只要自己老老实实捕鱼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可担心的吧。”

……

其实，大家并不是有意说给伍助听，而是借着喋喋不休来安抚自己心中的恐惧。

村里掌管渔业的主事者告诫大家一定要小心，同时决定当天不能再下海作业。有人心中因此不满，发牢骚说都怨伍助，但也只是嘴上说说，没有哪一个渔民敢再下海，每个人都带着畏惧的眼神望着簭灵大神。

从那之后，伍助再也不想，也再也不敢下海打鱼。尽管他每次都在心里安慰自己说“只要在牛头湾内，只要不靠近簭灵大神，只要不到海湾外侧去，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一到了岸边，就是不敢迈腿上船。照这样来看，就算是他强行到了海上，肯定也绝不敢往水面下看吧。

“海底有一张惨白的脸盯着我……”

他总是控制不住自己想象这样的场景，这样一来就更不敢登船了。即便从家里来到海边，即便站到了小船旁边，也是两腿发软在那里缩成一团，什么也做不了。

但是，这样下去终归不是个办法。伍助虽然还是个孩子，但毕竟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一直这样的话，那家里人就要食不果腹了。

一个上了年纪的渔民不忍看到伍助这样下去，就来劝解。

“不管哪个地方的渔民，如果能在海上碰到亡灵，那可是大吉呀。虽然它不会马上消失，但一定会在你打鱼回来时离开的，而且作为补偿还会让你大获丰收。”

“碰到亡魂？”

伍助吃惊地反问。

老渔民看着他，重重地点了点头，继续说道：

“你知道惠比寿神，对吧？”

“就是笹女神社的祭神吗？”

“对。对我们来说，那可是为我们招来唐食船的大慈大悲的神灵啊。其实，他原本就是驾驶宝船的七福神之一。”

关于唐食船，在笹女神社的日志中有清楚的记载，那是来自异国的满载食物的救命船。能招来唐食船的神灵，就是惠比寿神。

“而且，你也知道，各地不是都有这样的风俗吗？如果咱们在海中看到漂流的尸体，都要尊称一声‘惠比寿’。”

“真的能让我大丰收？”

“对，听我的没错。你就回到遇到亡魂的那片海域，好好等着就行了。”

“那个亡魂？”

伍助一时还是难以接受这种说辞，老渔民看到他的表情有所松动，于是摆出极其认真的表情继续说：

“你遇到的亡魂，说到底就是惠比寿神呀，就是一定会让你大丰收

的神灵。如果你不再下海打鱼了，那多可惜啊。”

多亏了老渔民的一番开导，伍助总算敢驾船下海了，虽然一开始还是不敢往水下看。

每每看着钓竿前头晃动的红布，他总是控制不住地想象从海藻深处出来的不是章鱼，而是那张白脸。一这样想，就心生恐惧，精神就怎么也无法集中。但不可思议的是，垂钓成功率却非常高，根本用不着换地方，就在那次停航的上角尖端附近，不一会儿鱼篓就满了，满满的收获简直让人惊叹。

“难道真的是惠比寿神吗？”

伍助停下来稍事休息，心中依然对老渔民的话有点难以置信。但是，他确实获得了大丰收，眼前满满的鱼篓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伍助心满意足地看着鱼篓，却不料突然对上了一道视线，在扭来扭去的章鱼中间有一张惨白的脸。

几天后，伍助像哥哥们那样远走他乡了，虽然几年后又回到了村里，但再也没有下海打过鱼。

注释

1 江户时代，1603年至1867年。

物见之幻——明治[1]

净念踏出竺磐寺的山门，走下长长的石阶。

背后是春色初现的食坏山，眼前是两个岬角围起来的牛头湾，牛头湾再往前就是夕阳映照下波光粼粼的茫茫大海了。

往西面望去，高岗上的建筑是笹女神社，与竺磐寺遥遥相对。神社的背面是一片茂密的竹林，虽然净念从未去过，但他知道在那竹林深处有一座竹林宫。

四下望去，真是一个幽静宜人的地方。

然而，斜坡上的犊幽村展示在世人眼前的却只有破败，无论走到村子的哪一个角落，看到的皆是超出想象的贫穷。

由于背靠古树参天，地势险峻的食坏山，南临上角和下角围起来的牛头湾，所以村子一半是陡峭的山坡一半是狭窄的海滨，几乎没有平坦的土地，耕地和水田净是一些狭窄的梯田，而且土地贫瘠，收成极差。既然靠海，那渔业应该很发达吧，其实不然。因为海湾内水浅礁多，无法行驶大型船只，再加上海湾外侧洋流复杂，渔民们的小船根本应付不来，所以村民们最终只能依赖渔获量贫乏的近岸捕捞。

村子里唯一的产业就是竹工艺品加工。食坏山上竹林茂盛，所以自古就有加工竹制品的传统，而且技术也比较先进，甚至有工匠之家获得了“竹屋”名号。但是，竹资源也没丰富到足以支撑整个村子的程度，而且就算是想要壮大此产业，一开始便受到了致命的制约，那就是对产业来说尤为重要的运输问题。

犊幽村的北侧是险峻的深山，东西两侧也是交通不便的石头山，所以陆上运输极其困难。如果雇搬运工的话另当别论，但那需要高额的费

用，这岂是贫穷的犊幽村所能负担得起的？剩下的通道只有南面的海路了，可是靠那些小船又怎能完成大量的运输任务？所以，犊幽村的现实就是如此，可以说处处行不通，几乎走投无路。

因此，村子里祖传的家业无一例外地都难以维持下去。不管是在斜坡上耕种的农民，还是从事竹制品加工的工匠，无论是在气候恶劣的秋冬季节，忙于海边制盐的渔民，还是从事近岸捕捞的渔民，单靠一项劳作根本维持不了生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说犊幽村里没有单一的农民、竹工匠、渔民，无论是谁都要兼顾各种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生活下去。

为了优先保障村民的生产，这里虽建有寺庙却没有配备墓地。那些适合土葬的土地，哪怕只有一星半点，也都被开垦成梯田了。道理很简单，要想安置逝者，必须先要保证生者的存续。

那么，死去的村民被埋葬到哪里去了呢？

站在上角前端往东南方向望去，有一个叫奥埋岛的无人岛，当地人习惯把它叫作墓场，顾名思义就是埋葬逝者的地方，竺磐寺的墓地就在那座岛上。而且，并不是把岛上的某一部分划为墓地，而是整个岛都是逝者的安葬处。

因为那里不仅仅是犊幽村的墓地，往东与犊幽村隔着一座山的盐饱村，以及盐饱村再往东的石糊村的村民，死后也都将被埋葬在奥埋岛上。也就是说，这三个村不管谁家死了人，都必须埋葬在奥埋岛上，哪怕是再有权有势的人也没有特殊待遇。只有石糊村的东邻矶见村在山坡上拥有一小块墓地，那是因为与其他三个村子相比，矶见村实在太小了，只有几户人家。

从最西面的犊幽村往东一字排开，依次是盐饱村、石糊村、矶见村、閖扬村，这一带自古被称为强罗。五个村庄地形地貌如出一辙，都是背靠深山，东西被石山夹裹，南面的海滨狭窄且岩礁密布，交通非常不便。其中，只有矶见村多少有点内海，但也只是相对于其他四个村庄

而言。世人把这五个只有户数差异，其他方面极其相似的村落合称为强罗地区。

阏扬村位于强罗地区的最东端，翻过北侧的久重山就进入了内陆的一座城镇——平皿町。平皿町形成于明治时期，此后依靠纺织业发展兴盛起来。净念家就是平皿町的一个商家，他是这个家中的第四个儿子。净念的父亲经营失败了，家道迅速败落，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笃信佛教的父亲就把净念送到寺庙出家了。

世间有一句人尽皆知的谚语，“一子出家，九族升天”。

意思是，如果某个家族中有一个孩子出家当了和尚，那么凭借他的功德，从高祖那辈算起直到玄孙这一辈，一共九代都能摆脱下地狱的厄运而升天成仙。这不过是一句寄托了人们美好愿望的古话而已。

在净念看来，被动出家和主动出家并没有什么不同，他没觉得后者就比前者高尚多少，反倒认为能减轻家庭负担更加有意义，起码确实有效地为家庭作出了贡献。

愿望是美好的，但净念父子忽视了一个现实问题。明治新政府颁布了太政官布告，神佛分离 [2] 和废佛毁释运动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而他们却对此一无所知。当时，全国各地的众多寺院被毁坏，众多僧侣被迫还俗。不过，幸运的是，与佛教兴盛的地域相比，偏远的强罗地区几乎毫无波澜。净念在平皿町寺院里的修行还未到预定时间就草草地结束了，然后被远远发配到位于强罗地区最西端的犊幽村的竺磐寺，应该说多少还是受到了废佛毁释运动的影响。

说实话，净念在来竺磐寺之前非常不安，虽说犊幽村远离其他村，位置偏僻，但村民们对寺院的排斥是不是也特别强烈？

不过，净念到这里后发现自己完全是杞人忧天。村民们对待竺磐寺的态度与笹女神社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可以说一点偏差都没有。而且，竺磐寺的住持和笹女神社的宫司关系也不错。

“也许是因为其他地方没有奥埋岛这种特殊的墓地吧？”

净念猜想可能是这个原因，但好像又并非如此。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盐饱村和石糊村的村民对待寺院的态度应该与犊幽村一致才对，但实际上寺庙在那两个村的地位明显要弱得多。可能是由于地理环境的缘故，强罗地区各个寺庙间的联系向来稀少，但是在全国推行神佛分离和废佛毁释运动的形势下，各地的寺庙超越宗派紧密空前地团结起来，因此强罗地区的各个寺庙间也加强了横向联系。然而，只有犊幽村的竺磐寺没有参与这种结盟，倒不是住持有什么别的想法或信念，而是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犊幽村位于强罗地区最偏远的位置，但要说是不是因此村民之间的关系就比其他村显得更为亲近，实际上还真不是如此，因为盐饱村、石糊村、矶见村如犊幽村一样，面临残酷的自然环境以及赤贫的现实。反过来说，是不是犊幽村更加排外呢？实际上也没有让人产生这种感觉，倒是听说户数最少的矶见村反倒更加排外。

其他三个村子没有，犊幽村独有的东西是什么呢？

或者说，是不是该探查一下犊幽村没有，而其他三个村子都有的东西？

净念来到竺磐寺修行一段时间后，不知不觉开始思考起这样的问题来。有时心里也觉得自己不该有这样的想法，但就是控制不住地去想这些。他认为，既然决定扎根竺磐寺，那就该充分了解犊幽村。

有一次，他认真问过住持，本来还以为住持会说什么“你想得太多了”或者“这不正是这个村子的优点吗”之类的话搪塞过去，没想到住持同样认真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只不过说了跟没说一样，没有说出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等那个时刻到来之际，就算你不想知道也不得不知道，但也可能不明白。总之，安心等待就是了。”

看上去住持一副郑重的样子，不像是在敷衍塞责。

净念不死心，继续追问：

“是我的推测没有道理吗？”

听了他的话，住持沉默不语，片刻后才说道：

“如果你有机会碰到，到时自然就能明白了。”

净念意外地捕捉到了住持脸上一闪而过的恐惧。

为什么会突然露出那么恐惧的表情呢？

接下来的日子，净念时不时地会想到这个问题。有一天，他突然领悟过来，从住持那个“恐惧表情”来看，这个村子里一定有可怕的“恐怖之处”。

是耸立在村后险峻的食坏山？

是漂浮在海上的墓场奥埋岛？

是设有迷宫的笹女神社的竹林宫？

是牛头湾中那个巨大的簪灵大神礁石？

是神社脚下那个位于峭壁下端的绝海洞？

净念脑海中一下子浮现出这么多场所，感觉哪个都像。而且，不是私底下都在传吗？食坏山中有山鬼游荡，奥埋岛上有鬼火飘飞，竹林宫中有妖怪出没，簪灵大神和绝海洞附近有亡灵在水中漫步……

平皿町有这样的恐怖场所，但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犊幽村竟然有这么多的灵异空间，不管怎么说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左思右想，净念突然茅塞顿开。

“原来如此啊。”

村民们面临的恐怖太多了，所以不管情愿不情愿都必须团结起来，这样才能生存下去，因此村内的凝聚力自然比其他村要强，团结的对象当然也包括竺磐寺。所以，外面搞的那些轰轰烈烈的神佛分离、废佛毁释运动，压根就没有给犊幽村带来任何影响。

想明白后，净念猛然觉得浑身轻松下来，当初的那些不安正在消失，胸口的郁闷也在消散。然而，新的疑问很快又出现了。

净念不断从竺磐寺的住持、笹女神社的宫司以及村里的老人那里听

到一些关于这个地区的奇闻异事，慢慢意识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笹女神社的祭神是天宇受卖命神[3]和惠比寿神。其实磐灵大神原本就是惠比寿神，渔民们在海上碰到漂流的尸体时会大叫一声“惠比寿”。这些遇难者如果不能得到超度便成了在海中出没的亡魂。这些亡魂到了奥埋岛上就成了鬼火，这些鬼火飘荡到陆地进入竹林后幻化成妖怪，这些妖怪登上食坏山则变成了山鬼。

单独听一个一个的故事，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但将这些传说串起来，就能看出其中的问题所在。

难不成各种神鬼的源头是同一个？

净念不禁生出这样的疑惑。不过，他有点不敢轻易下结论，因为自己把贵为祭神的惠比寿神和海中漂流的尸体等同起来，实不应该，也有点儿大不敬。这么说来，如果自己的推理只是简单的生拉硬扯，那自己的这个疑惑也只能算是胡思乱想了。

净念想不明白，又始终放不下疑惑，于是就去询问了笹女神社的宫司，没想到宫司确定地回答：

“对，就是你想的这样。”

净念闻听大吃一惊。宫司看他这般模样，于是就给他详细解说起来：

“世人认为惠比寿神是七福神之一，不管怎么说都像日本的本土神，实际上他是一个外来神。另外，自古以来渔民们认为鲸鱼是惠比寿神的附体。正因为这个原因，惠比寿神长了一张漂流神的脸。”

原来如此。

净念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渔民要把漂浮在海上的尸体叫作“惠比寿”，同时也明白了自己的推理是正确的，心下不禁大骇。

宫司好像猜透了他的心思一般，难以置信地问：

“净念，难道你不知道田神和山神是同一个神吗？”

净念茫然地点了点头。

宫司了然一笑，好像在说“果然是个外来的町人呢”。

“春天，山神下山就成了田神。秋天，田神回到山上又变回了山神。”

“也就是说从春天播种到秋天收获的这段时期，山神变成了田神，是吗？”

“没错。那么反过来，该怎么说呢？”

看净念回答不上来，宫司继续说道：

“秋天，田神回到山中做山神，等到来年春天，山神再下山做田神。”

“职责就从掌管山林变成了保佑播种和收获。”

“对！再比如说惠比寿神，是七福神之一，同时也是漂流神，这并没有什么矛盾的。佛教讲究轮回思想，也就是说世上万物皆可以无限转世。所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听了宫司的一番解说，净念心中的不安顿时减轻了许多。

但是，回归到在竺磐寺的修行以及在村中的日常生活后没多久，净念意识到自己心中仍然存在挥不去的不安。

到底为什么不安呢？

或许正是因为毫无头绪，所以心中的不安才更强烈。不，不是不安，应该是恐惧，或者说是畏惧。

净念还发现当自己心绪不定时，听宫司开导远比跟住持谈话更能让人安心。然而如今已入佛门，不可能再改变宗派，而且如果从佛教转到神教，不只是改变信仰这么简单的事，一定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前社会上正在轰轰烈烈地大搞神佛分离、废佛毁释运动，如果这个时候从佛教转向神教，一定不会有任何障碍，不仅如此，肯定还能受到欢迎和嘉奖。

但是，净念并没有这样的心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的他对神佛信仰产生了动摇。他在席卷全国的佛教被弃、神教上位的运动兴起

之时出家，一开始寄身于平皿町的寺院，此后又来到环境特殊的犊幽村的竺磐寺，接触到以磬灵大神为首的诸多当地特有的信仰，慢慢生出一些影响修行的妄念。

信仰，没有信佛还是信神之分。

实际上，净念自小就抱有这样的想法。不过，既然选择了出家，还是决定一心向佛，但是如今不是信神信佛的问题了，是他对信仰本身产生了迷茫。虽然现在还不能如此断言，但起码他内心已经生出了萌芽。

对于这种情况，住持几乎每次都是同样的话：

“静下心来专心念经，就没这些烦恼了。”

而宫司却建议：

“可以登上瞭望塔试试冥想。”

冥想是佛教最重要的修行方式之一，在神教中也有这样的修行，只不过叫法不同而已。宫司说，其实只要跟宗教沾上边，冥想必定是修行不可越过的一个环节。

瞭望塔位于上角前端，就是建造在高台之上的一个小木屋，屋顶、墙壁齐备。在渔业繁荣的地区，瞭望塔通常发挥着灯塔或导航台的作用，但在犊幽村却不是这样。其实它是一个展望楼或者叫观察台，始建于以帆船为主要运输工具的时代，旨在为了防止发生触礁沉船事故。

从瞭望塔中伸出一块又厚又长的木板，据说当年木板的前端挂着一个铁笼子，里面火光熊熊。从这点来看，也可以说瞭望塔同样起着灯塔的作用，借此提醒来往船只这片海域岩礁密布，谨慎驾驶。顺便提一句，在没有指南针的时代，导航台发挥着让渔船判断陆地方向、确定自身位置的重要作用，可以是山顶或高台上的一棵醒目的大树，也可以是神社、寺庙等特色建筑。

犊幽村的瞭望台能够保留至今，得益于笹女神社宫司的修缮，把它当作了一个冥想场所。宫司的冥想地一共有三处，除了瞭望塔和竹林宫，还有一个秘密场所。据净念观察，应该在食坏山中，但具体位置就

不清楚了。宫司经常在这三个地方冥想，时间短的时候大概十几秒到十几分钟，长的话差不多需要半天到一天的时间。不过，宫司也说了，冥想不在于时间长短，关键看自己能领悟到什么。对现在的净念来说，根本无须考虑时间的长短，最重要的是勇敢迈出尝试的第一步。

然而，今天净念才刚刚走到上角根部，就不自觉地停下脚步。因为，单是遥望着前方的瞭望塔就让人想打退堂鼓了，等到了它跟前岂不更可怕？他扭身想往回走，就在这时，猛然对上了一道视线，后退的脚步戛然而止。

贴着岬角根部的岩壁建有一个简陋的小房子，蓬莱正透过那扇小小的窗子注视着他。蓬莱还是一如既往地蒙着那个脏兮兮的薄薄的布袋子，袋子上下只有一个小小的开口，一只滴溜转动的眼珠透过那个开口窥探着外面的世界。

这个男人是几年前从海上流落到村子里的，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多大年龄，也不知道他来自哪里。他自己在海边搭建了这么一个小房子，就此定居下来。从他出现之初便是在头上蒙着一个布袋子的装扮，所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也不清楚他是不是只有一只眼睛。直到现在，村民们对此还是众说纷纭，有的说他右眼能看见，有的说他用左眼看东西。

通常来说，若是有外来者入侵，村民们早就把他赶出村子了，但是蓬莱从海上九死一生地飘零到此地，村民们谁也狠不下心来赶他走，就这样他在村民们的同情和默许下落脚在了海边。也是自那时开始，村民们把这个来历不明的人叫作“蓬莱”。

蓬莱透过小窗，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净念。

感觉像是被人看出了自己的胆怯，净念不免有点难为情，于是继续向岬角前端走去。想到自己正处在别人的视线范围内，哪怕是被这个谜一样的男人盯着，心中似乎不由生出来些许勇气。净念也想不明白这是什么心理，只道是不可思议。

然而……

当净念迎着海风仰望着眼前的瞭望塔时，再次心生胆怯。因为，冥想处在瞭望塔伸向海中的那个又厚又长的木板前端，下面自然就是深不可测的大海。

此时，光站在岬角上俯视海面就让人腿肚子发软，想到要登上瞭望塔，还要走到木板的前端坐下来，净念的脑袋便开始晕乎起来。

如果冥想是住持的提议，净念或许拔腿就逃了，但这是宫司给的建议，所以他还是决定登上瞭望塔。

“嘎吱，嘎吱。”

一踏上瞭望塔下面的梯子，脚下就传来嘎吱嘎吱的响声，与海风的呼啸交织在一起。如果是平时，可能不会让人多想什么，但此时的净念心中忽然升腾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不仅因为这个声音听上去像是恶鬼的呜咽，而且脚下的楼梯也让人顿生不安，不由自主地担心它会不会突然断裂。

净念有这样的担心也可以理解，因为村子里来过瞭望塔的只有宫司一个人，而且也不知道他到底多长时间才来一次，从宫司的整日忙碌来判断，次数不会很多，所以说不定梯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腐朽老化了。

“不，不会的，他可是宫司啊！”

净念摇了摇头，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宫司不可能做出这么不周全的事情，既然提议他来冥想，肯定事前确认了瞭望塔的安全性。

想到这些，净念重新迈开了凝滞的脚步。一步，一步，虽然花费了不少时间，但总算是爬上了瞭望塔。

小屋比预想的还要小，东北面的角落里放了一个破旧的柜子，看上去有点煞风景，头顶上是人字形的屋顶和普通的顶棚，地板中央开了一个四方口子，往下竖着一把梯子，净念刚才就是从那里爬上来的。北墙和东、西墙上都贴着木板，没有窗户。正对大海的南墙上有一个门扇大小的长方形开口，从那里伸出去一个长长的木板，架空在海面上，这样

一来，要是海上有强风暴雨，风雨必定能畅通无阻地灌进小屋，打湿每一个角落。

冥想处位于悬在半空中的木板的最前端，如果碰上下雨的话，整个人肯定都要被淋透了。

净念再次萌生退意，但看到屋角的矮柜时又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宫司告诉过他，柜子里有毛巾、替换衣服、雨伞等，一旦碰上雨天，可以随意使用。

“还真是准备充分！”

要说此时还缺什么，那就只有净念的觉悟了。他做了几个深呼吸，然后小心翼翼地，慢慢地走上了那块木板。

刚一踏上木板，登时感觉到一股强风扑面而来，虽不至于说是暴风，但至少要比站在岬角上时感受到的风力大多了。

“呜——呜”的风声。

“哗——哗”的海浪。

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冲击着耳膜，脑袋里一直嗡嗡作响。净念本以为瞭望塔上会非常寂静，没想到却是如此嘈杂。

木板足有两米多长，净念花了很长时间才走了一半。站在木板上，左右两边虽然还有点余地，但没有任何可抓握的东西。

“如果这时候刮来一股强风，大概会头朝下一头栽到海里去了。”

净念满脑子盘旋的都是担惊受怕。下面是大海，逃生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在犊幽村却不敢这么说，因为从海滨一直到海上岩礁密布，海水又比较浅，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去的话，弄不好一头碰到水下的礁石直接就没命了。

“唉，我到底为什么要……”

为什么主动把自己置身于这等危险之中呢？后悔、担心、恐惧一起涌上来，净念脑子里一片混乱，不过总算是顺利到了木板前端。

待到要坐下来时，净念再次陷入深深的恐惧旋涡中，因为身体一旦

失去平衡，就会一头栽下去了。在心惊胆战的支配下，站立、下蹲、屈膝、盘坐这些太过平常的动作，他连一个都做不上来了，甚至越想越不知道该如何动腿动脚。

“什么都不要想！”

净念暗暗给自己打气，不就是日日修行时的盘坐嘛，仅此而已。于是，他将一切交给了躯体的本能反应。

花费了平时难以想象的时间，净念终于坐了下来，暗想总算是没有辜负平日的努力修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是住持平日的教导救了他，虽然他自己此时并没意识到。

然而，比起接下来的事情，他才发现刚才的恐惧根本算不上什么。

净念坐下后，慢慢闭上双眼。可是，由于满脑子都在担心会不会掉下去，压根进入不了静心冥想状态。此时此刻，与平日在佛像面前的修行已是天壤之别。

这哪里是冥想，简直就是胡思乱想！

净念不自觉地睁开双眼，在夕阳的余晖下闪着微光的一望无际的海面迎面冲来，他不由得一阵眩晕，赶紧低下头。就是这个时候，右下方的绝海洞不期然地映入视线。

净念强行闭上双眼，集中精神，深吸气深呼气，意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在这长长的一吸一呼间，他慢慢感觉到多少恢复到了往日的平静。

“原来如此啊！”

战胜恐惧，静下心来，进入冥想，这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身心锻炼。宫司一定是想让他感悟到这一点才提议来这里冥想的。

净念慢慢睁开双眼，眼前依然是被夕阳染成赤铜色的茫茫大海，明明还是刚刚看到过的景色，并没有什么变化，前后的心境却截然不同。净念带着一种全新的感受眺望着黄昏的大海，脑海里突然蹦出一个词：

“补陀落渡海。”

补陀落渡海是指修行者乘坐简陋的小木船随波逐流的死亡之旅。小

船内没有任何食物，也没有船帆和船橹，所以船上的人无法控制航行。虽说是船，但完全不具备船的功能，只是以遥远的仙山为目标，以肉身成佛为目的，在茫茫大海上无望地漂流。

据说历史上某些时代、某些地域，修行者并非自愿而是被迫进行补陀落渡海。

“我可不愿意落到那种境地。”

感觉好不容易沉静下来的心又要起波澜，净念赶紧闭上眼睛，慢慢调整呼吸，终于重新恢复了平静。

不知为何，他总觉得右下方有什么让他分神的东西，明明离得那么远，但就是感觉有什么不对劲。

那里是绝海洞，就是刚才撞进他视线的那个阴森森的洞口，位于绝壁下方。

“为什么……”

为什么心思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到那里？从木板上低头往下看，明明左前方那个磐灵大神的巨大礁石更醒目才对。刚才自己只不过偶然往右下方瞥了一眼，为什么那个一晃而过的绝海洞却如此牵动他的心神？

这样怎么能静心冥想？

既然如此，净念索性睁开眼，低头往右下方看去，想一探究竟。

结果……

他看到在那个黑乎乎的洞口与海平面的交界处，漂浮着一个灰色的东西。远远望去，看不太清楚，但能看清是一个小小的、圆圆的东西在洞口随着海浪起起伏伏。

“咦？”

净念看着那个东西，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那个东西似乎在抬头仰望，一动不动地盯着他，好像很疑惑净念为什么要坐在木板的最前端。

“嗨，脑子傻掉了吧。”

净念暗暗责怪自己，那只不过是个漂流物而已，肯定只是偶然被海

浪冲到了那个地方。

忽然，净念想起住持的提醒。当时，他向住持申请来此冥想，住持开玩笑地说：

“可要小心啊！如果从瞭望塔上掉下去，万一被海流吸进绝海洞，那可就连尸体都找不见喽。”

净念收回心神，正欲抬起头来，却看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

那个灰白色的圆形家伙突然动了起来，就像在水中游动一样，离开洞口快速往海面上游来。

不对啊！按理说，漂流物应该被吸进绝海洞内才对，可这个家伙怎么反着来呢？而且，净念强烈地感觉到它一边游动，还一边仰头看着自己。

“怎么可能？”

净念不由得眯起眼睛仔细瞧看。与此同时，那个家伙却忽地一下子没入水中不见身影，结果还是没能看清它的真面目。净念心想，看来就是个漂流物罢了，至于为什么会从洞内往外飘，可能跟这个时间段的洋流流向有关吧。他不是渔民，对洋流知识一窍不通，只是听说在这片海域的遇难者尸体一律都会漂进绝海洞。

看来，自己仅凭道听途说就做出漂流物会漂进绝海洞的判断是有偏差的。

净念抬起头，端正坐姿，慢慢闭眼。然而，心神还是无法安定下来，心思还在刚刚的推断上盘旋。不，不对，那个东西本身给人一种奇怪的既视感，莫名有种熟悉感。

漂浮在海面上的，灰白色的，圆形东西……

从绝海洞中漂出来……

“啊！”

净念突然惊叫起来，同时猛地睁大了双眼。

他想起来了，想起一个传说，住持给他讲过的关于犊幽村的一个传说。故事发生在江户时代，讲的是一个叫伍助的小伙子出海打鱼，结果遇到了鬼怪……

“他当时看到的是……”

又白又圆，像个人头，漂浮在绝海洞洞口的海面上。

“跟这很像啊。”

只是颜色多少有点差别，一个白，一个灰，但大小、外观、出没地几乎可以说完全一致。净念惊慌失措地再次看过去，却什么也没看到，那个家伙似乎潜到水下去了。

“然而……”

这不正是伍助曾经历过的吗？当时，他以为那个家伙消失了，于是安下心来继续钓鱼，没想到那个家伙其实一直潜伏在水下追逐着他。

“或许……”

或许那个家伙此时也在水下走着，说不定马上就要来到这块木板下面。

“它要干什么？”

为什么从外海进入牛头湾？去辔灵大神那里？上岸？还是来上角前端？如果它爬上瞭望塔来，那……

“不，不，一定是我在胡思乱想！”

“是我看花眼了吧？”

净念下意识地来回摇着头。宫司之前提醒过，冥想时有可能会出现很多幻觉，而且明确说过也有可能受到奇奇怪怪的诱惑。所以，没错，对，就是这样，虽然像是亲眼看到了那些东西一样，其实只不过是幻觉罢了。

净念极力地宽慰自己，但还是进入不了冥想状态，照这样下去的话，说不定又会出现幻觉。他告诉自己要冷静，如果稍稍平静下来，一定能想明白一切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胡思乱想。

“不管发生什么，坚决不能再睁开眼睛。”

下定决心后，净念首先设法平静心绪，于是他按照宫司教给他的办法深吸一口气，再慢慢呼出去，几个回合下来，慢慢感觉到心中终于恢复平稳，但是脑子里还是不由自主地纠结一个问题：

“那个家伙此时在哪里？”

明明知道一切不过是自己的幻觉，可就是控制不住地去想那个家伙去了哪里，此时又在哪里，不管怎么努力就是压不住这个念头。

忽然，耳边响起宫司说过的话：

“如果无法驱除脑子里的杂念，那就干脆抓住这个问题彻底想清楚，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然而，净念却悲催地发现宫司的建议并不适合眼前的情况。因为，脑子里刚一闪现出那个家伙，就强烈感觉到自己将要遭受到某种伤害，如果继续想下去的话，不定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明明心中清楚这种潜在的危险，可净念就是摆脱不了这个杂念。为什么总是想它呢？要说满脑子都是它吧，倒也不是，但是能强烈感觉到它牢牢占据着脑海中的某个位置。

“那家伙早进了牛头湾，差不多快到碆灵大神附近了吧？”

“还是直奔岸边而来？”

两种不同的场景交替在脑海中闪现，但无论哪种情况都是不停晃动着同一个画面，那就是一个灰色的人影慢悠悠地走在水中。前一种情况，那个家伙到了碆灵大神那里就消失了；后一种情况，那个家伙上了岬角，爬上瞭望塔……

净念越想越不安，不一会儿，满脑子全是一个在水中摇摇晃晃的灰色人影。

“哗啦！”

突然，脑海中的影像清晰地定格在那个家伙从水中爬上来的画面。

“啊！是要到这里来了吗？”

净念浑身哆嗦，甩甩头，再次告诉自己“一切都是幻想”。

“沙沙，沙沙……”

那个家伙走在沙滩上。没有人能看得到那个灰色的人影，只有沙滩上突然显现出来的脚印证明了它的存在。

“吧嗒，吧嗒……”

它到了岩礁地带，准备从那里爬往上角。如果是村民们，只能绕过岩礁地带走到岬角根部再爬上来，而这个家伙走在岩礁上如履平地一般。

“吧嗒，吧嗒……”

它继续往前走。蓬莱看不到它吗？难道其他人都看不到它吗？

“嗵，嗵……”

它毫不费力地行走在岩壁上。在岩礁密布的水下尚且能行走自如，更不用说在这岬角的斜坡上了。

“嚓，嚓……”

它爬上了岬角，往前是一块草地。

“哒，哒……”

它穿过草地，又踏上了一条土路。沿着这条土路一直走，就到了瞭望塔。

“嘎吱！”

一道清晰的响声，啊，是梯子发出的声音。

“嘎吱——！”

听，没错吧！不是幻想，也不是幻听，确确实实是梯子发出的声响，那个家伙踏上了通往瞭望塔的梯子。

“嘎吱，嘎吱，嘎吱……”

一步，一步，一步……它踩着梯子往上走。

不是幻觉！

净念心想，必须睁开眼，站起身，马上逃跑，不然……

不，不，那个东西是自己臆想出来的，一切都只是自己的幻想，都是因为自己的精神过于集中，才会想象那个家伙在走上来，导致分不清虚幻与现实。

“嘎吱，嘎吱！”

啊，真的！真的听到了梯子因承受重力而发出的声音，虽然很细微，但确确实实回响在耳边，冲击着耳膜。而且，听，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是它就要上来了吧？的的确确有什么东西上来了，绝对没错。

“咚！”

净念心里明白，这是那个家伙踏上梯子的最后一节，站到了地板上。

“啪叽，啪叽……”

它迈开脚，朝着自己走来。

“啪叽，啪叽……”

湿漉漉的双脚踩在地板上。

“嘎嗒，嘎嗒……”

声音又变了。这是那个家伙走出小屋，踏上了木板。

“嘎嗒，嘎嗒……”

它慢慢地，慢慢地走近自己，已经快要走过木板的一半了。

“嘎——”

一声沉闷的钝响，说明除了净念之外，木板前半部分又承受了另外的重量。

“嘎嗒，嘎嗒……”

它马上就要走近了。

“嘎嗒！”

脚步声戛然而止。净念感觉到一个不可名状之物直挺挺地站在他的身后，一动不动，只是盯视着他。

此时，虽然净念依然闭着双眼面朝大海，明明看不到后面，但摆脱不掉这种强烈的想法。仅凭自己如芒在背的压力，就可以想见背后有多么可怕。

净念感觉自己脖后颈发紧，恐惧顺着脊梁骨一直向下，变化成透心的凉，身体不受控制地哆嗦不停，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滞不动了。

尽管木板刚才只是微微一动，担心坠落的恐惧却再次直击心中。但是，比这种恐惧更令人可怕的是身后的状况。

从木板坠落下去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落入身后不知何物的东西手中，再往后会怎么样？简直想也不敢想。

“噗……”

空气微动。不是海风，像是身旁有什么东西动了起来。

“是，是身后的那个家伙……”

净念条件反射般地挺直了脊背。

虽然依然没睁开眼睛，但净念强烈地感觉到有一道视线从右边射来。太令人难以置信了，那个家伙竟然在自己右侧。如果这种感知没错的话，那个家伙是飘浮在空中的吧。

“嗖！”

那道视线突然又到了他的正前方。瞬间，净念预感到有什么要发生了。

“原来不是飘浮在空中的。”

那个家伙是从他身后伸长脖子再转回头看着他。若此时睁开眼，一定会与那个家伙对上视线，如果与他面对面的话……

“嘶嘶嘶！”

好像那个家伙收回脖子，又到了他身后。

“好，好，就这样消失吧！”

净念不停地在心中祈祷，但是背后并没有什么变化，那个家伙依然一动不动地站着，紧紧盯视着他。

“对了！念经！”

虽然有点儿为时过晚，但净念还是立即双手合十念诵起来。他端正坐姿，双手合十放在胸前，虔诚地唱念着。

“叽……”

背后传来微弱的声音。

净念告诫自己不能分心，一心念经。

“叽……嘤……”

但是，背后的声音却一点点大了起来。

“叽……嘤……”

净念感觉那个家伙像是要说什么。突然，他浑身哆嗦起来。

“叽……嘤……呢……安……”

那个家伙，竟然叫的是他的名字——净念。它怎么能知道我的名字？难道它不是从绝海洞偶然爬到瞭望塔上来的？难道说是因为自己偶然发现了它从绝海洞中出来，于是就被它盯上了？难不成它不仅知道自己在这里，而且还是专门来这里的？可是，为什么……

净念脑子里一片混乱，对那个家伙确实存在的感知，再加上自己被盯上的事实，让他陷入深深的恐惧中。

“啪！”

突然，右肩被抓住了。净念差点惊叫出来。

“啪！”

左肩也被按住了。净念简直魂都要吓掉了。

“净——念！”

此时，耳边又响起了叫他名字的声音。

净念终于忍不住大叫起来。

“啊——！啊——！”

身体也随之扭动着，眼看着就要从木板上掉落下去。这时，反倒被死死地按住了。

净念越发疯狂地摆动着身体，极力想摆脱钳制。比起坠落的恐惧，被钳制的可怕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就在这时，听到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

身体的本能反应比脑子更快，自然停止了扭动。净念很快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横躺在木板上，而按着他的人是住持。

“这，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终于神志清醒了。”

住持长舒一口气，放松了手上的力量。

“那……那么，刚才喊我名字的，按着我双肩的是……”

“是我。”

住持再次吐了一口气，开始斥责起来：

“你说你，一个劲儿地挣扎，咱俩差点掉到海里，差点就把命丢在这里了，你知不知道？”

“对……对不起。”

净念赶紧道歉。

住持拉起净念，小心翼翼地向屋内走去。

太阳已经落山，周围一片黑暗，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掉下去了。

终于平安回到屋内，师徒二人不约而同地长舒一口气。

“摊上你这么个徒弟，我真是操不完的心。”

住持还在抱怨，净念只好一个劲儿地道歉，解释说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刚才那令人不可思议的感受。

“是你的幻觉吧。”

同时，住持告诫净念一定要重新认识冥想的不易和危险，不过他并没有特地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冥想过程中一旦走火入魔，就有可能永远清醒不过来了，住持担心弟子便来看看情况，果不其然出了问题。好在最终唤醒了他，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不过，住持在听净念把今天的经历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后，忍不住

吃惊地说了一番令人震惊的话：

“我在村里办完事，正要回寺院，碰到蓬莱走过来。你知道他平时不与人打交道，对什么都漠不关心，这次罕见地露出一副惊恐的表情。我就问他‘怎么了’，结果他频频回头看着上角方向恐惧地说‘刚才，我看到一个怪异的灰色影子飘飘悠悠地向瞭望塔去了’。我马上呵斥他‘别胡说’。但是心里还是不放心，于是就过来看看你。”

这件事发生后没过几天，净念就离开竺磐寺回到了平皿町的寺院，没过多久又还俗了，此后再也没听到过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注释

1 日本年号，使用时间为1868年9月8日至1912年7月30日。

2 神佛分离是指明治元年（1868），明治政府制定了神道国教化的宗教政策，兴起了排斥佛教的运动。各地都出现了破坏佛堂、佛像、佛具的行为。

3 《古事记》中称作天宇受卖命神，天钿女命神是《日本书纪》中的叫法。日本神话中，天照大神把自己关在天之岩屋，诸神都很困扰，天宇受卖命神在外面跳起了舞蹈引诱天照大神出来。

竹林之魔——昭和[1]（战前）

贩卖解毒药的多喜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条在悬崖峭壁上凿出来的羊肠小道，目瞪口呆。

“简直就像一条蟒蛇爬行在石壁间，世上竟然还有这么险峻的路！”

多喜卸下背上的行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其实，多喜以前走过的路并非都是一马平川的大道，既然干了卖药的活儿，那就必须游走四方，少不了翻山越岭，曾经心惊胆战地走过山谷中的吊桥，曾在深山老林中披荆斩棘，也曾遭受攀岩走壁的苦，倒是练出了一副敏捷的腿脚，所以碰到比较危险的山路，通常不会大惊小怪、叫苦连天。

可是，眼前的这条路也太……

多喜刚刚顺着一条两侧树木苍翠的山路爬上来，累得大汗淋漓，抬起头的瞬间忍不住高声惊叹起来，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在夏日骄阳的照射下闪着耀眼的水光。四下一看，随之两腿发软直打哆嗦，她这才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处断崖绝壁的边缘，岩壁就像笔直地被劈开一样直落入海，而且岩壁下全是嶙峋的礁石，如果稍有闪失掉下去，肯定逃不脱粉身碎骨的下场。

往左面看去，高耸的岩壁一直向东延伸。看来，多喜辛苦攀登上来的山路至此已是尽头，东西两侧都不能通行，当然也不能直接下到大海里去，这下彻底无路可走了。

其实，东侧峭立的岩壁上悬挂着一条路。准确来说，那是一个个石穴连成字母“C”的形状排列在岩壁上，看上去就像是一条蟒蛇爬行过后留下的痕迹，想必是古人花费数十年的时间用凿子、锤子等简陋的工具

一点点开凿出来的。多喜在感叹前人伟业的同时，心里多少涌出些不满。

“既然修了，为什么不能再下点工夫搞得更好爬一点儿？”

多喜深知自己的要求非常无理，这么想就该受惩罚，稍微想象一下先辈在陡峭的岩壁上凿孔的艰辛，就知道自己的抱怨有多么任性。只是，想到接下来自己只能选择这么一条算不上路的“路”，抱怨自然而然地就冲口而出了。

细看之下，石穴呈“C”字形排列，其实仔细看看，更像是左右反转过来的字母“D”，只不过没有了那一条竖线，也就是说，防坠落的那些抓手一个都不剩了，从多喜此刻站立的崖顶能清楚地看清这种情况。靠海的一侧没有护栏，那些石穴的大小也仅能容下一只脚，即便什么东西也不拿空着手往上攀爬也够危险的，更何况多喜还背着沉重的行李。

抄近路是能节省很多时间，但多喜此时从心底后悔当初的选择。然而，再怎么懊悔也无济于事。

每年四月份至十月份的农忙季节，多喜便出来走村转巷地贩卖解毒药。说实话，“解毒药”这个名字有点儿夸大其词，其实并不是什么特别的药物，主要是可以缓解头痛、眩晕、牙痛、食物中毒、腹痛、便秘，促进血液循环，消除荨麻疹。但是，解毒药的可贵之处在于是一种祖传秘药，用祖传秘法配制而成，配方绝不可以外传。

多喜家的村子自古有个传统。农忙季节，各家的女人们都出去卖解毒药。当然，谁也不是从出生就会做买卖的，通常是以拜师学艺的方式跟着师傅一起走街串巷，在实践中学习经商的知识和技巧。而且，出师后也不是一个人单独行动，通常几个人结伴出行，一是因为年轻女子单独行动比较危险；二是外出住宿时，几个人合住一个房间可以节省支出。此外，在尚未完全掌握经商之道的经验欠缺时期，要是遇到什么情况，有个同伴还可以互相帮衬帮衬。

多喜这次就是与发小儿优季子结伴出来的。两个人昨天到了野津野

的鲷两町，分别投宿在不同的人家，优季子在帮主人家干活时不慎崴了脚。两人自小受到师傅的教导，如果别人好心让你留宿，一定要主动帮人家干活以示回报，所以优季子谨记师傅的教诲，放下行李就开始帮主人家干活，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

那家人看她可怜，就热情地向她介绍强罗地区的情况，说是那里比较偏远，轻易没有商人过去，所以去那里卖解毒药的话，一定会大受欢迎。不过呢，就是交通不方便，尤其是犊幽村俗称“陆上孤岛”，净是一些崎岖的山路，所以要花费不少时间。而且，虽说是一字排开的五个村庄，但村与村之间也都隔着山，从一个村子到另外一个村子必须要翻山越岭。但是听到这些也不要过于担心，不是没别的办法，可以选择走水路，花钱雇人用小船接送。

听到这里，优季子一下子动心了，虽然自己现在行动不便，但可以让多喜去呀。解毒药的买卖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一代一代传下来，师傅会传授给徒弟很多经验和技巧，但唯独不会把自己的老客户介绍给她们，所以徒弟只能从零开始，自己开拓销售渠道。

优季子把主人家说的话以及自己的想法讲给多喜，多喜听了也非常感兴趣，心想这次自己先去那五个村子转转，等下次再跟优季子平分客户就好。考虑到交通不方便，计划一天跑一个村子，于是两人商定第六天在海龙町汇合，因为那里就在第五天要去的那个村子的东邻。优季子希望能在强罗地区的这五个村子发展一些新客户。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鲷两町去第一个村子——犊幽村。目前直通村里的山路叫九难道，但要绕行很远，听名字就知道很难走，途中有九处险要的地方，实际上险要的地方远远超过九处，全是上上下下的陡坡，当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虽说多喜走惯了山路，但她毕竟是个女孩子，怎么也得走上整整一天，就算天亮就出发，当天也未必能到。

不过，九难道途中有一个岔道，沿着这个岔路往前就是通往犊幽村的一条近路，顺着那条近路走，差不多半天就能到达。不过，那条路被

称为蟒蛇钻山，非常凶险，很少有人走，必须小心再小心。

这是收留优季子住宿的那家的老人偷偷告诉她的，那个老人原来是个渔民。

此时，多喜望着眼前这条挂在岩壁上的路，瞧着那一个个半圆形的石穴，忍不住开口抱怨：

“真是个不靠谱的老爷子啊！”

那个老爷子当真走过这条路吗？该不会是他从别人那里听来的，随口说给优季子的吧？现在想想才明白她们是多么傻，那个老爷子原来是个渔民，怎么可能走过这条山路？想到此，多喜后悔得直跺脚，不禁暗暗责备自己竟然如此粗心。

然而，事已至此，不可能再原路返回了，因为那样的话必定又得浪费一天时间。多喜想到优季子，想到五天后在海龙町会合的约定，这个好友可是会将家人给她的橘子分给自己吃的，就算为了她也要拼一把。多喜如此下定了决心。

“加油！”

多喜大喊一声站起身来，仔细检查整理装束。首先重新捆扎了手背套以及绑腿，然后解下和服护围重新扎紧腰带，再整整头上的斗笠，最后背上重重的行李。

做完这一连串熟悉的动作，她心中稍稍平稳一些，毫不犹豫地抬脚登上了第一个石穴。只要走过这条路就可以到达第一个村子——犊幽村，多喜怀揣着这个信念勇敢地向上攀登。然而，顶多爬了十几步，这份决心就要消耗殆尽。

“决不能往右侧看！”

多喜一边告诫自己，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面往上攀爬。但是，有时候往往越是强加给自己某种意识，反倒越是不由自主地想那样做，再加上在岩壁上攀行时每一步都要小心地看着脚下，当然要不时地低下头确认落脚处，结果在低头的同时，右侧的绝壁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视

线。那个峭壁直插入海的画面，那种巨大的高度差冲击着双眼，让人不禁双腿发软、头晕目眩。多喜赶紧放下抬起的脚，靠在左侧的岩壁上，大口喘气调整气息。

每向上攀爬一步基本都会出现同样的状况，说是寸步难行也不为过，所以明明觉得已过去好长时间，结果回头一看离地面还是那么近。

阻碍前进的不仅仅是在断崖峭壁上攀爬的恐惧，还有海风。多喜走那段山路时热得浑身是汗，登上崖顶后，海风吹来，那种沁人心脾的凉爽别提多惬意。然而，此时却感受到了由内到外的寒意，体感不舒服势必会影响心理，尤其是一股股强风吹来，感觉自己都要被吹倒了，她紧张得腿肚子直打战。海风从海上吹来，身体被吹得歪向岩壁一侧，倒是不至于掉到海里去，但是多喜的心依然提到了嗓子眼，因为岩壁表面渗出的水濡湿了落脚的石穴，当强风吹来时即便被吹得可以斜靠在岩壁上，但是身体的摇晃也会导致脚下打滑，仍然有摔落下去的危险。

这可是生死攸关的时候，稍一疏忽就有可能命丧于此，所以多喜精神高度集中，丝毫不敢懈怠。

她抵抗着横风，仔细看着脚下，尽量不往右侧瞟，奋力地一点一点向上攀升，间或停下来确认前方，总觉得这条石穴路没有丝毫缩短。回头看看，明明前进了不少啊，可上方的险峻怎么还是一眼望不到头呢？眼前的残酷一点点蚕食着她的决心和意志，多亏在师傅教导下的长期锻炼，以及绝不能辜负优季子的信念支撑着她继续攀登下去。

终于到了这条似乎永无尽头的岩穴路的拐角处，心中隐隐的担心让多喜望而却步，说不定拐过去还是这种一直向上延伸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岩穴。想到接下来的艰辛，多喜生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绝望。

她战战兢兢地拐过拐角，万幸，前面二十四五尺的地方没有这种岩穴了，虽然看不清再往前是什么样子，但预感到终于可以走出这条决不想再体验第二次的路了。

多喜按捺住雀跃的心情，越发小心地留意脚下，因为她猛然想起了

师傅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行百里者半九十。

意思是如果走一百里路，走了九十里才只能算一半，比喻做事愈接近成功愈困难，越要认真对待，坚持到最后。多喜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目前恰恰就处于这种境地。

终于顺利到达终点，结果眼前又是一个怪石林立的断崖，不过，可以看到再往上是一片竹林。多喜不禁喜上眉梢，听说犊幽村以竹制品加工业而闻名，那片竹林是不是预示着马上就要到犊幽村了？

然而，她却迷失了在竹林中，无论怎么努力也走不出去，不管走到哪里，眼前除了竹子还是竹子，无穷无尽。

“不会吧？！”

多喜不相信自己会迷路，然而越往前走，心里越发不安，慢慢演变成恐惧。她想就此回头，却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辨清来时的路。

“怎么办？”

多喜在竹林中盲目乱窜。近乎绝望，她猛然发现眼前不再是无穷无尽的竹子，变成了低矮的杂草，此时脚下是一片平地。

“咦？”

映入她视线的又是一片竹林，不过这片竹林位于平地的中央，远看呈圆形。多喜呆呆地看着眼前奇异的景象，发现了一个可疑现象，为了刻意制造出圆形，多余的竹子不是被砍除的，而是被连根拔掉了，竹林外围的地面非常平整。而且，这片独立的竹林明显要比周围的竹林矮上一截且整齐划一，透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这，这是什么？”

多喜走上前去，围着这片怪异的竹林转了起来，突然发现了一个缺口，看上去像是竹林的入口。开口很窄，目测仅能允许一人通过，左右两侧的两根竹子之间挂着注连绳。

“原来是祭祀的地方啊。”

多喜端详了这个入口片刻，也没看出什么来。慎重起见，她继续围着这片竹林转起来，回到最初的位置，除了竹子还是竹子，没有任何异样。

“这里边到底有什么呢？”

她扒着竹子间的缝隙往里窥探，但竹子实在太密，枝叶层层交叠，根本看不到里面。于是，她又回到入口处，往里看去只能看见一片黑乎乎，还是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既然挂着注连绳，那么……”

那么竹林深处一定供奉着某位神灵，也就是说这是守护神社的竹林了。

多喜考虑片刻，决定还是进去祭拜一下。师傅曾经教导过她，到一个新地方后不仅要恭恭敬敬地拜祭神社、寺院，也要好好祭拜道祖神、地藏菩萨等各路神灵。

“一定要好好祭拜当地的神佛，祈求他们保佑生意兴隆！”

师傅的教诲言犹在耳。这是必须的礼节，据说曾经有人没把祭拜放在心上，结果她的解毒药怎么也卖不出去。

多喜和优季子一直以来都谨遵师傅的教诲，现在即便只有她一个人，也丝毫没有破坏规矩、偷奸耍滑的念头。

然而，不知怎么回事，多喜总觉得心里有点不情愿，非常排斥走进这片竹林。她抬头看着注连绳，一遍一遍告诉自己这里是神灵的供奉之地，必须要恭敬参拜，可是依然无法静下心来。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好生奇怪。

但是，又不能装作看不见，过而不拜。不可以，坚决不行！因为卖解毒药的行业规矩就是不能在旅途中化妆，也不许谈恋爱，还有不能无视师傅的教导。而多喜本来也没有要破坏规矩的想法。

她在注连绳前拜了一拜，犹豫再三还是把背上的行李卸下来放在了竹林外，因为参道实在太窄了，背着行李肯定过不去。如果在其他人多

的地方，绝不可以放下行李离开，但是在这里没什么问题，而且这片圆形的竹林看着不是太大，就算神殿在其中心，来回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多喜对着注连绳再次鞠了一躬，然后轻轻抬脚迈进了相当于鸟居的两根竹子之间。

“沙，沙……”

刚一落脚，参道上的石子便发出了沙沙的响声，同时眼前一片黑暗，几乎看不清任何东西。本以为竹子再怎么密实，阳光还是能从枝叶间投射进来，里面顶多暗些罢了，却不曾想完全像是置身于黑暗中一般。

多喜本能地抬头观望，却只看到左右两侧的竹子尖无一例外地向内弯曲，连接成一道弧形，密密麻麻的竹叶层层叠加在一起，难怪阳光一点也透射不进来。她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密生的竹林，心中不免生出疑问，难道竹子原本是这样密生的植物吗？

她停下来站了一会儿，眼睛慢慢适应了眼前的黑暗，虽不能说是看得一清二楚，但起码能够分辨出眼前的景象。

令人意外的是，往前只走了几步，参道就拐向了左侧，难怪刚才从外面往里看时黑咕隆咚地什么也看不清。

多喜拐过去后仅仅走了七八步，参道又拐向了右边。她疑惑地拐了过去，走了两三步再次拐向了右边，再往前走了五六步却又拐向了左边。就这样七拐八拐地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多喜试着往右走了几步，结果没路了，于是折返回来向左走，接下来又是连续不断的左拐右拐，她彻底迷糊了。

“简直就是个迷宫啊。”

实际上，从踏上参道的那一刻就等于进入迷宫中了。从外面看竹林不大，本以为马上就能走到中心，却没想到陷入这样的困境，真是大错特错，多喜后悔得不得了。她感觉自己仿佛误入了传说中的富士树海，当然这片竹林的面积根本无法比拟富士树海。如果说置身树海的感觉是

无依无靠，不知路在何方的恐惧，那么这片竹林给人的则是密集的恐惧。越往里走，越感觉参道两边的竹子正一点一点向内压挤，这种无形的压迫感越来越强烈，同时担心自己马上就要被挤碎的恐惧也一点一点从心中向外蔓延，本来还觉得参道是能允许一人通行的宽度，现在却感觉不侧下身子就无法通过。参道明明比那条崖壁上的蟒蛇路好走太多，却让人丝毫没有轻松的感觉，反倒像是碰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难关。

唉，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多喜非常，非常后悔进入这片竹林。

“还不是为了参拜当地的神佛嘛。”

多喜极力地自我劝解，但心中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上当受骗了。这片竹林中供奉着神灵，这点毋庸置疑，问题是这位神灵是否对外来者友好，到底愿不愿意保佑外来者呢？

多喜突然一个闪念。

“说不定供奉的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神。”

怪异的圆形、入口处悬挂的注连绳、过于浓密的竹子、迷宫参道……现在想来，一切都是这么诡异。

师傅也好，那些有经验的前辈们也好，她们讲起自己的辛苦经历时，经常会提到各地奇特的风俗和信仰，倒不是因为那些事有多么稀奇古怪，而是作为过来人想借此提醒徒弟和后辈们所到之处应该注意的问题。不知怎么回事，她们的讲述中只要是跟神佛相关的话题几乎都能与恐怖、惊悚挂钩。此时，浮现在多喜脑海中的就是一个有关灶王爷的故事。

很久以前，有一个农民出了趟远门，返家途中遇到大雨，便在道祖神[2]的守护树下避雨。就在这时，一个人骑马路过此地，说是村中有两家要生孩子了，邀请道祖神一同前去给他们起名字。道祖神婉拒了邀请，解释说现在有客人在此避雨，他不能离开，于是骑马人便独自去了。

过了不久，骑马人回来了，向道祖神汇报说本家生了个男孩，分家

生了个女孩，不过女孩子有福运，而男孩子没有，但是长大后若娶女孩子为妻则能家道兴旺。

那个农民听到这些话，赶紧跑回村子里，结果发现原来是自己家生了男孩，隔壁的分家生了女孩，于是他便去找分家商量，最终给两个孩子定了娃娃亲。

男孩和女孩长大后，遵从父母媒约成了家，果真像那个农民当年听到的那样，他们家越过越好。然而，丈夫却不想承认是沾了妻子的福气，而且开始处处嫌弃妻子，终于有一天他做了些红豆饭绑在牛身上，强行把妻子推到牛背上赶出了家门。

妻子坐在牛背上伤心痛哭，任由那头牛驮着她漫无目的地游走，走着，走着，到了山中，来到一户孤零零的人家门口。这家主人心地善良，看她可怜便好心收留了她并给予多方照顾，后来看她实在无处可去就娶她为妻了。结果，他们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丰衣足食，家里还雇了好几个佣人。

与此同时，原来的丈夫家家道急速败落，最后不得不把田地都卖了，沦落到卖笊篱为生。

他起早贪黑地四处奔波卖笊篱，但生意一直不好。有一次，他走到了山中，发现一户气派的建筑，便试着敲开了大门，没想到这家人爽快地把他的笊篱全买了。然而，他在别处依然一个笊篱也卖不出去，从此他便天天去那户人家，结果每次都是所有的笊篱被买走。

有一天，一直买他笊篱的女主人看了他半天后悠悠地说：

“你怎么落魄到如此地步？难道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吗？”

这时，他才认出眼前的贵妇人竟然是当初被自己赶出家门的妻子，又惊又悔，竟然羞愤而死了。

女主人觉得他可怜，就把他埋在了灶台后面的土屋里，并且做了牡丹饼供上。这时，男主人领着佣人回来了，她连忙说：

“今天我在灶台后面供奉上了灶王爷，为了庆祝做了些牡丹饼，你

们吃吧，爱吃多少吃多少。”

据说从那时开始，当地的老百姓都在家供奉上了灶王爷。

多喜家的厨房中也供奉着灶王爷，所以她对这位神灵比较熟悉，也感觉比较亲近。不过，当她知道灶王爷的原身竟然是一个猝死的农民时，还是受了不小的打击，而且死亡原因还是那么不足挂齿。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曾经的妻子觉得他可怜才无奈把他祭祀起来了吧。可是，这跟别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怎么说，一个女人偷偷将原来丈夫的尸体埋在自己家的行为终归让人难以理解，甚至毛骨悚然。

当时，多喜委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没想到讲这个故事的前辈哈哈大笑起来。

“被奉为天神的菅原道真公和将门公，虽然身份不同，但与那个农民一样原来都是普通人而已。因为他们两个一直怨灵作祟，后人才把他们祭祀起来以示慰藉，这一点与成为灶神爷的那个农民不一样。那你说说，哪一个更可怕呢？”

听了这番话，多喜当时觉得很有道理，但后来再想起来，还是觉得不一样。

道真公和将门公，在不清楚他们的原本身份之前，本来就是离自己很遥远的存在，所以没有什么切身感受。但是，灶王爷可就不一样了，可以说他被供奉在家家户户的厨房中，已经与老百姓的生活融为一体，因此当听到他的真实来历，而且原身又是那么令人不齿时，不免深感震惊和恐慌。这么说来，这种反应也是自然的吧。

多喜出师后独自外出卖药，所到之处听到了各种各样的传说，她慢慢明白了灶王爷的传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奇闻怪谈，各地特有的祭神中竟然有很多都是与灶王爷的来历同样可怕的。

“难道说这个竹林中的祭神也是……”

如果是个祭神还好说，就怕是个被封印在此的妖怪，那可就倒大霉了。

想到这里，多喜突然又想起了另外一个可怕的故事，也是从讲灶王爷传说的那位前辈那里听来的。话说有四个女魔头流窜在日本各地，不管是天上、地下，还是山里、海里，都有她们的巢穴，一旦有人不幸碰上她们，绝对摆脱不了被拽进黑云、深山、大海、地下的厄运。

“要是在这里碰上她们的话，那可就出不了山了。”

多喜在竹林迷宫中乱冲乱撞，猛然想到女魔头四姐妹的故事，心中越发恐慌，虽然她极力劝慰自己说不可能碰上她们，可还是腿脚发软，几乎迈不动步子了。

虽然层层交叠的竹叶遮住了太阳的炙烤，但毕竟是在密不透风的竹林中，本应闷热难当才对，可多喜却觉得阵阵发冷。在入口处的鸟居下站着时还未觉凉意，可踏上参道后越往里走越感觉到气温越来越低。

“这是通往竹林中心的路吗？”

看着周围，多喜满腹疑问。说不定自己只是一直在竹林里瞎转圈，说不定在进入这片圆形竹林的那一刻就注定再也走不出去了。

“没人知道我进了竹林。”

啊！多喜被自己突然意识到的事实吓得呆站在原地，越想越可怕。

如果只是这样瞎转一气，怎么也走不出去的话，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没有任何人知道她的处境，约在海龙町见面的优季子左等右等不见她回去，即便担心她的安危来强罗地区找寻，也根本没有任何线索，怕是最后只能认定她根本没有来过犊幽村。

如果真是那样，优季子一定会去那条蟒蛇路，那么应该能顺着那条路找到这里来吧。

“如果，如果她也进到这片竹林里来的话……”

那么，必定会重蹈自己的覆辙。不，也说不定犊幽村的村民会警示她不要进入这片竹林。

“对了！如果有村民过来的话……”

那自己肯定能得救了，想到此，多喜不禁激动起来，但马上又意识

到这份希望有多么渺茫。因为她沿着参道一路走来，途中不知拨开了多少个蜘蛛网，而且脚下的碎石子上也根本没有任何足迹，这充分说明这里已经很久没人进来过了。

“难道我就要在这种地方……”

感受到死难临头的绝望，多喜机械地往前走着，走着……不记得左拐了多少次，眼前突然一片开阔。啊！竟然来到竹林中心了。

“哎！”

眼前的景象根本没有多喜想象的那么可怕和恐怖，她心中登时乐开了花。然而，脸上的笑容并未持续多久。

圆形竹林的正中央，有一片圆形的草地，大概有十几叠[3]那么大，站在竹林外边绝对想不到内部会有这么大的一片草地。既然有这么大的一片草地，那就说明参道不可能太长。是不是因为设置了七拐八绕的迷宫，才让人觉得路那么长？总之，太诡异了。

这片草地和竹林外侧的草地一样，都是些丛生的杂草，看上去没有被修剪过，但是长得并不茂盛。草地的最里边有一座神殿，人字形屋顶，格子门，看上去和各个乡村随处可见的神殿并没有什么不同，却散发着肃穆的神圣气息。

不知怎么回事，多喜看着它却没来由地感到可怕，总觉得背靠密生竹林面朝圆形草地的这个神殿，像是不知其真面目的妖怪的盘踞地。

神殿门口两侧各有一根比多喜还要高的竹子，应该是起到镇殿石狮子的作用吧。呀，不对，上面挂着注连绳，那说不定是鸟居，就像竹林入口处的那两根竹子一样。两根竹子大概有六尺高，根部支支棱棱地生出一些细小的枝叶。

除了这两根充当鸟居的竹子，眼前的神殿看上去和普通神殿并没有什么两样，可是为什么如此令人敬畏呢？

“一定是因为里面供奉着祭神的缘故。”

多喜找了这样一个理由，却依然踌躇不前，看看她脚下就明白了，

双脚就像长在了地上一样，一步也迈不开。

“向右转，原路返回。”

这应该是最明智的选择了。就在这儿双手合十鞠躬拜上一拜就行了，虽然平时绝对不可以如此不恭，但在当前这种情况下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妥吧。

明明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了，多喜却发现神殿反而离自己越来越近。怎么回事？她定睛一看，这才发现自己正一步一步向草地深处走去。不对！这绝对不是自己的意志，而是两条腿自行向前迈去。

“是受到妖怪的蛊惑了吗？”

她看着自己不受控制的双脚，心中怦怦直跳。

“咕噜！”

就在这时，腹中突然响起一声肠鸣，随之感受到了强烈的饥饿感。怎么突然就饿成这样？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此时已到正午了，本来多喜计划到了犊幽村吃午饭。但是，饥饿感一下子就上来了，而且还如此强烈，实在是有点儿怪异。

“果真……这地方，太诡异了。”

从心底升腾起一阵阵恐惧，同时强烈的饥饿感好像一下子消失了。看来，恐惧高高凌驾于饥饿之上。

然而，还没等多喜松口气，肚子又开始叽里咕噜响起来，就像被饿鬼附身一样，饿得难以忍受。

“饿鬼？”

多喜猛然想起师傅给她讲过的饿鬼故事。山里有一种妖怪会附体到人身上，让人饿得动弹不得，弄不好就生生丧命了，除非赶紧往嘴里塞点儿吃的，哪怕一点儿也行。据说这就是为什么吃便当时最后一定要剩下点饭菜的理由，怕被饿鬼附身啊。

“太好了！啊！不好！”

昨夜投宿的那家女主人今天早上给她做了便当，多喜欢呼之后又猛

然想起便当在行李包中，而她在进入竹林时卸下行李放在了竹林外。

“怎么办？怎么办？”

多喜快要急哭了。

“哎？哎？”

不知不觉间，多喜已经走到了草地深处，眼前就是庄严神秘的神殿。

“噗通！”

多喜饿得站不住，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饿！饿！”

她满脑子只有这一种感觉，其他什么都顾不得想了。

“难道就这样饿死在这里吗？”

多喜想到这种悲惨的结局，悲从中来。她强烈排斥这种死法，却发现自己现在连摇头的力气都没有了。

“祈祷神殿中的神灵保佑自己吧。”

除此之外，多喜实在想不出还能怎么办，她赶紧双手合十放在胸前，低下头，一时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一些话却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脑海中。

“神仙保佑，救救我吧，以后我会带着贡品来祭拜您的。”

心中反复念叨着这句话，多喜感觉饥饿感一点点减轻了，虽然还是感觉到饿，但已不像刚才那般强烈。

“此时不逃，更待何时？”

她翻过身来趴在草地上，背向神殿快速向外爬，两只手被杂草刺得生疼也顾不得了。然而，随着她远离神殿，饥饿感卷土重来且越来越强烈。如果在爬出草地之前，那种难以忍受的饥饿感再度袭来的话，肯定会一头栽到地上再也起不了身。

“嗡——”

过度的饥饿让多喜头晕眼花，但她依然拼命坚持往外爬。其实，不

管她怎么挣扎，倒下是早晚的事。

前方依稀映出迷宫的入口，可无论多喜怎么手脚并用地往前爬，却感觉依旧是那么遥远。然而，饥饿感还在一个劲儿地增强，同时她感觉浑身的力气正在一点一点流失，最后双手双脚一点儿力气也使不上了。

“扑通！”

终于，多喜无力地趴倒在了草地上，全身松软，杂草贴在脸上，凉凉的，很舒服，真想就这样一直趴着不动了。突然，她意识到自己这样做会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不禁打了个激灵。

“不行！不能死在这里！”

于是，她重新积蓄起力量，抬起身竭力往前爬。

“噌，噌，噌。”

多喜两只手拽着手边的杂草，一点一点向前挪动。可喜的是，当她爬过草地的一半时，饥饿感慢慢减轻了。她想，照这么下去，等彻底远离神殿后饥饿感就会消失了吧。

“马上就要到了，加油！还差一点儿了。”

多喜拼命鼓励自己，拼尽最后的力气奋力往前爬。

终于，爬到了草地边缘。

“太好了！”

然而，在松气的同时，高度紧张的后遗症也显现出来，腿和腰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她只好抓住身边的竹子，东倒西歪地努力站了起来，一分一秒也不想待在这可怕的地方了。

“嘎！”

就在这时，背后响起一个微弱的声音，阻止了多喜抬起的脚。

“嘎吱！”

没错，确确实实有动静，像是破旧的门板被打开的声音。

“是神殿的门吗？”

按理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但不知怎么，多喜的第一反应就是神殿的

门。她想回头看看，然而身体却不听指挥，一动也不敢动。

“嚓！”

声音又变了。

“嚓，嚓。”

听上去像是有人走在草地上。

“不会吧！”

一个沉寂多年的神殿，门慢慢打开了，有什么东西从里面走出来，踏上草地径直朝她走来，这个场景像放电影一样在多喜脑海中一幕幕闪过。

“怎么可能？”

她告诉自己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却不得不承认，不得不面对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有一种奇怪的动静从背后传来，而且离她越来越近。

“嚓，嚓，嚓。”

脚步虚浮拖沓，感觉像是它已饿了很久，双腿无力，抬不起脚来。

多喜压抑不住心底涌上来的一阵阵恐惧。此时，她还保持着双手扶着竹子摇摇晃晃站立的姿势，心想必须得赶紧逃跑，不然……

然而，心有余而力不足，腿脚根本不听使唤，大概是还没恢复体力的缘故。

“沙——啦，沙——啦。”

虚弱的多喜在碎石子上根本站不稳，但她还是咬紧牙关拼命向前挪脚，因为背后越来越近的动静让她有种不祥的预感。

“讨厌，讨厌，可恶！”

多喜在心中不停地狂喊，几乎快要被逼疯了。

“要是被那个东西追上，可就完蛋了。”

极度的恐惧反倒给了她逃跑的动力，支撑着她拼命地向前挪步。她依稀记得离开草地走上参道后，走不了几步就是一个往右的拐角，只要

拐过去就好了，到时再怎么扭头往后看，也不会看到那个神殿了。想到这里，她心中燃起了希望，多少有点放松下来。

终于，多喜步履蹒跚地回到了参道上，扶着左右两侧的竹子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快点儿，再快一点儿，赶紧逃离这个地方，她带着这个唯一的信念竭力往前走，来到了第三个拐角。

“沙，沙。”

这时，耳边传来有什么东西踏上了参道的脚步声。

“沙，沙。”

“沙，沙。”

步调竟然和多喜完全一致。

脚步声从背后传来，回响在竹林中。不，确切地说，不是背后，而是隔着一道竹墙与多喜相呼应，应该是走到了多喜几秒前刚刚走过的那段路，基本就在她的左侧。

“不能看，不能看！”

多喜极力地这样告诫自己，但还是忍不住向左侧瞟去，透过密密的竹林偷偷窥探对面。

一晃，一晃，时隐时现。

多喜只看到一个影影绰绰的影子，像是一个人在走动，但看不清真正的面目。

仅凭一个晃动的人影并不能做出明确判断，但这个信息对多喜来说已足够了，起码让她明白了有一个像人却又不可能是人的东西正在追赶她。明晰这个事实后，恐惧迅速传遍了全身上下。

“哗啦，哗啦。”

多喜只想赶快摆脱背后的不明家伙，不由得加快了步伐，踢得脚下的石子四处蹦散。此时的她，不再是单单用两只手扶着身边的竹子，而是伸开双臂搂住竹子，借助这个力气往前冲，手脚并用，只为赶快逃离。

"死路！"

不知拐了多少道弯，结果前面出现了一道竹墙。多喜慌忙转身，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如果那个家伙此时拐过来，岂不是正好迎头碰上？那样的话，自己必定在劫难逃了。

她急急忙忙回到原来的岔路口，重新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

走着走着，脑海中突然又冒出了悲观的想象。

刚才自己误入了一条死胡同，如果这期间那个家伙超过了她，那接下来……

自己早晚肯定会在某个地方追上那个家伙吧？走在它前面的话，还可能有逃离的机会，那现在落在了它后面，岂不变成自投罗网了？

"啊！又是死路！"

看着面前的竹墙，多喜拼命压制住几乎冲口而出的悲鸣，狂乱地再次回到刚才的岔路口，选择了最后一条路。

"沙，沙。"

这时，又传来了脚步声，感觉就在身旁。一开始听着像是从后面传来的，后来又感觉像是从前面传来的，最后多喜彻底辨别不清到底来自哪里了，只知道与自己仅仅隔着一道竹墙。

她无意识地抬起头来，透过层层叠加的竹叶间隙，只能影影绰绰地看到一线阴沉沉的天空。多喜彻底迷失了，根本无法分辨自己身在竹林迷宫的何处。

然而，她依然没有停下行走的脚步，因为那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沙沙"声一直没有停下来。

拐了一个弯接着又是一个弯，不知道拐了多少次，此时出现在多喜眼前的又是一个岔路口，往右大概五六步远，往左大约七八步远。时间不等人，必须赶紧做出决定。

眼前的场景似曾相识，多喜记得当时进入竹林后踏上参道没走几步，就是这样一条长长的通路，当初大概是在走了差不多一半的位置向

左拐弯了。眼前的左右两条通道成圆弧状延伸，看上去就像画了一个圆，根据记忆感觉自己是从左边来到这里的。

所以，她毫不犹豫地拐向了左边，走到尽头一看果然是往右拐的。

走了几步后再次往右拐，然而走了三四步后前面竟然没路了，那里成了一个死胡同。

“怎么会这样？”

多喜蒙了，眼前的场景和记忆中的样子完全不同。

迷宫就是迷宫啊，通路是不可能让人记住的。

“返回！”

多喜急忙转身。

“沙，沙。”

就在这时，那个鬼魅的脚步声再次响起，想必是那个家伙来到了刚才那个岔路口。如果自己这时回去，必定与它迎头碰上。

多喜脸上瞬间血色尽失，心狂跳不止，头嗡嗡直响，感觉快要晕倒了。

“不要到这边来！”

“向右拐，向右拐！”

她在心里拼命地祈祷，一遍又一遍。

“沙，沙，沙。”

然而，脚步声越来越清晰。

多喜感到濒死的绝望。

“完了！过来了，过来了！”

她看了看眼前和左侧的竹林，试图找个脱身之处。然而，竹子一根挨一根，密不透风，一只手勉强还能伸进去，想要整个身体钻进去，那根本不可能，就算强行挤进去也无法动弹。

“沙，沙。”

脚步声越来越近，马上就要到拐角了。

如果那个家伙拐到这个死胡同里来，怎么办？想到这个画面，多喜忍不住想大声尖叫。

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已经开始狂乱了。

“沙，沙。”

到拐角了，往右拐，然后再往右拐……

多喜绝望地蹲了下来，面对竹墙，双手抱头，身体缩成一团。

“沙！”

脚步声在她背后戛然而止。多喜感觉到一道人影罩住了她全身。

虽然看不到背后的景象，但她能感受到一道视线直射在她的背上，一动不动地紧锁住她。如芒在背，极度的恐惧迅速蔓延了整个背部，冷汗淋漓，多喜觉得自己正坠向死亡的深渊。

“要吃了我吗？”

她被自己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想法惊呆了。

其实，这算是当时情形下的一种本能的反应。

“啊——”

那个家伙张开了嘴巴，大大地张开，几乎可以一口将她的脑袋吞下。

虽然多喜看不到这些，但能强烈地感知到这幅画面，浑身像筛糠一样抖个不停。

“咕嘟！”

咽口水的声音，清清楚楚。

多喜身体紧张得像一只拉满的弓。

“完了！彻底完了！”

自己的人生将要终结在这片莫名其妙的竹林中。面对这个事实，多喜心中除了恐惧，还有悲凉甚至愤懑，然而压倒悲凉和愤懑的还是恐惧。

“可恶！我不想死在这里！”

死亡本来就够令人恐惧的了，再一想竟然要被一个根本不知是什么东西的家伙吃掉，多喜简直要崩溃了。光这个恐怖的想象就足以要人命。

“讨厌，讨厌，可恶！妈妈，妈妈……”

眼前浮现出妈妈慈祥的笑容，多喜仿佛闻到了属于妈妈的味道，感受到了妈妈的温暖。

她伸出手抱住自己，就像被妈妈抱在怀里一样，紧紧地，紧紧地，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不停地说“不管发生什么，妈妈都会保护我的”。

忽然，她右手触碰到腰包中一个硬硬的东西，本能地伸手掏了出来，原来是一个橘子。

“咦？哦！”

她一时没反应过来，继而猛然想起这是今天早上分别时优季子塞到她腰包里的。本来是投宿的那家女主人送给优季子的，她分了一个给多喜。

多喜右手紧紧握着这个橘子，稍稍扭转身，然后奋力向后扔了出去。

背后霎时安静下来。

橘子脱手而出的同时，多喜感觉到手指尖好像触碰到一片湿漉漉的布，滑腻腻的让人恶心，她连忙抽回手。

大概过了五六秒的时间。

“沙，沙。”

背后终于传来脚步声，当然这次是远去了。

多喜浑身一松，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谢天谢地！”

没想到最后解救她的是一个小小的橘子，多喜心中充满了对优季子的感激。

她一直坐在地上，直到那个脚步声彻底听不见了，才心惊胆战地站

了起来，边走边竖着耳朵，丝毫不敢大意。这次倒是没用多长时间就找到了竹林的入口，奇怪的是一路走来再也没碰到死胡同，顺利得简直让人怀疑刚才的绕来绕去不过是一场梦。

一走出这片怪异的圆形竹林，多喜登时感到一阵眩晕。虽然天空阴沉沉的，并没有刺眼的阳光，但她还是感到有点头晕目眩，就像一个人从黑暗的洞穴中猛然走出来重见光明时的那种感觉。

身心俱疲，多喜真想坐下来歇歇，但此时不是休息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赶快逃离这个诡异的地方。

她背起行李，重新走进通往原野的竹林。老实说，她现在一眼也不想看见竹子，一步也不想踏入竹林，但又别无选择，因为要去犊幽村必须穿过这片竹林。

她终于走出了竹林，发现来到一处神社的院内，社号为“笸女神社”，果然和竹子有关呢。

师傅不止一次强调过，千万不可无视当地的神社和寺庙，所以多喜觉得应该像以往一样参拜一下笸女神社。

于是，她走出院落，站到门口的鸟居前，整整仪表，平复一下心情，郑重地鞠了一躬，才又重新走进神社。先在净手亭处洗手、漱口，然后踏上参道走向正殿，摇铃，把香火钱轻轻投入捐献箱，行两次礼，拍两次手，最后合掌祈祷神灵保佑她在犊幽村的买卖顺利。

参拜后，多喜来到旁边一个写着“笼室”的房子前。

迎出来的是宫司，听多喜是来卖解毒药的，就热情地说给她介绍村民认识，当听到多喜说想先在此吃午饭时，又赶紧把她迎到主屋的廊下。

一个打杂的女人给多喜端来一杯热茶，多喜拿出便当吃起来。这时，宫司走了过来，闲谈中多喜自然提到了一路上的经历。

当宫司听说她是从蟒蛇路来到这里时，大为震惊。

“很多年没人走那条路了。”

听了宫司的话，多喜不禁又对给她指路的那个老渔民发起火来。

宫司先安慰她一番，接着貌似无意地问了一句：

“不过，总算是平安来到了，很好，很好！那个，路上没碰到什么事吧？”

“哎呀，别提了。”

多喜刚想开口讲述在竹林中的诡异经历，却又马上止住了话头。

她想，既然竹林入口处挂着注连绳，那么祭祀竹林的肯定是这个笹女神社了，所以怎么能对神社的宫司讲述竹林遭遇呢？虽然她是受害者，可毕竟是自己擅自进入竹林的，如果宫司怪罪下来那可怎么办？这样一来，必定会影响到接下来的买卖啊，不行！不可以冒这个险！

“唔，过了那条蟒蛇路之后，就到了一片深不可测的竹林，虽然费了一番劲，但承蒙神灵保佑顺利来到了神社，总算是安心了。”

听了多喜这番无懈可击的回答，宫司似乎松了口气，脸上露出放心的笑容，这反倒让多喜更加确信圆形竹林中的神殿一定有什么隐情。不过，俗话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虽说自己确实遭遇到了诡异事件，但此刻最好还是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绝口不提那个可怕的经历为好。

有了宫司的介绍和美言，多喜的解毒药在犊幽村卖得非常好。晚上她就留宿在了神社，第二天一早雇了一位渔民开船送她到了临近的盐饱村。在盐饱村以及后来的石糊村和矶见村，买卖同样出奇得顺利。离开矶见村到了閖扬村后，多喜付了船费就让那位渔民回去了。

最后来到的閖扬村是强罗地区五个村子中人数最多的一个，也是最富裕的一个村子。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在这里不用像在前四个村子那样要先找个权威人士推介一下，而是以客户介绍客户，口口相传的方式就把药卖出去了，就像在城镇上卖药一样省心。

第六天，多喜和优季子如约在海龙町碰面了。两个人互相通报了这几天各自的销售成果后，多喜给优季子讲述了在竹林中的可怕经历。

“啊！太可怕了！”

优季子吓得浑身直打哆嗦，并且表明自己下次坚决不去犊幽村。

“别担心，笸女神社本来就离村子挺远，那片竹林还在神社之外呢，所以不到那边去就没事。就算走到那边去了，只要不进到竹林里面去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看优季子吓成这副模样，多喜竭力安抚她，优季子好不容易才情绪稳定下来。

接下来，两人继续相伴卖解毒药，等回到家乡时已是晚秋时节。

谁知，两人回来后的第二天，多喜不见了踪影。当然不是又出去卖药了，因为她什么衣物也没拿，只穿着身上的那套衣服就出去了，而且卖药的包裹还好好地在家里放着。奇怪的是，她提走了食盒，里面装上了吃剩的饭菜。

村民们在附近找了个遍，也没任何结果，于是就来问优季子有没有什么线索。优季子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把多喜在竹林中的遭遇讲了出来。

听了她的讲述，村中的老人猜测。

“当时一定是多喜承诺回来给它拿贡品才得以脱身。看来这孩子是又到那片竹林去了。”

于是，大家赶紧与犊幽村笸女神社的宫司联系，结果得到的回复是多喜根本没回去，也没有任何人看到过她。

听说，后来宫司还专门去竹林宫查看了一下，竹林宫就是那片圆形竹林的名字，结果在神殿门前找到了多喜的食盒，但是里面空无一物，而且像被舔过一样干干净净，一粒米都没剩。

消息传来，大家确信多喜的确是失踪了。

注释

1 昭和：日本年号，使用时间为1926年12月25日至1989年1月7日。

2 道祖在日语中取遮挡之意，道祖神是阻挡恶灵侵入，守护过路人和当地村民不受灾祸的地方神明，通常在村镇、山岭等地祭祀。

3 畳：日本通用汉字，译为榻榻米，亦作为量词使用，一畳相当于1.62平方米，即一块榻榻米的面积。

蛇道之怪——昭和（战后）

饭岛胜利驾车行驶在从平皿町通往閖扬村的久重山盘山公路上。刚搬来的那段时间，每天边开车边欣赏着满眼的苍翠，心情无比舒畅，如今则一点兴致也没有了，上一天班本就够累的了，还要集中精力开两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家。

饭岛上下班必经的这条连沥青也没铺的山路非常狭窄，勉强能通过一辆车，如果对面有车过来，那就必须有一辆车后退到会车点。虽然一路上有不少会车点，但毕竟还是麻烦，再加上山路曲折蜿蜒，开车时必须全神贯注一刻也不能分神，时刻紧握方向盘，不停地踩离合换挡，所以尽管他很喜欢开车，有时也不免叫苦连天。

他在平皿町的日升纺织厂工作，居住在閖扬村。其实，除了那条山路外，还可以走沿海岸线修的大路，但是必须绕行海龙町和海琳町，转上一个大圈，至少要花费四个小时。而走山路的话，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所以虽然比较辛苦，但饭岛基本上都是选择走这条路。

可能会有人说了，既然这样，直接住在平皿町不好吗？然而，现实并没这么简单。

“二”战前，日本纺织业发达，棉布出口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但战后急剧衰落，过了五年时间才慢慢复苏过来，如今再次走向兴盛，日升纺织算的上是棉纺业界的翘楚。

日升纺织带动平皿町迅速发展起来，商业配套齐全，人口不断增加。但是，同时也带来了物价的上涨，再加上可租赁公寓远远不足，租金更是日趋升高。

饭岛有幸进入日升纺织后，暂时寄居在隔壁镇上一位远亲家里。其

间，他一直在周边搜寻便宜的房子，但无论哪里都是屋缺价高的情况，无奈之下甚至都跑到更远的地方去了，结果还是没找到合适的房子。

当时，公司的一个董事久留米三琅给他介绍了閖扬村。按常理来讲，普通员工和董事之间不可能有什么交集，但是这位久留米董事素以“喜好巡视”著称，经常到工厂里来转转，一来二去就跟几个工人熟识起来，饭岛就是其中之一。

“什么？住到村子里去？”

饭岛震惊之余，又听说还得开车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就更加兴致索然了。

久留米看他这个样子，意味深长地笑了。

“也就辛苦这一两年，以后你肯定会感激我的。”

“什么意思？”

饭岛好奇地问了一句，久留米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昭和二十八年，日本开始实施《町村合并促进法》，同年内阁会议通过了《町村合并促进基本计划》，今后必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市町村合并，平皿町当然也不例外，实际上现在已经有改为平皿市的计划。刚才提到的閖扬村，近年来人口持续增长，所以很有可能与其他四个村合并成一个“强罗町”。

“其他四个村子里，犊幽村大概有一千五百人，盐饱村一千四百人，石糊村一千四百人，矶见村八百人，再加上閖扬村的两千六百人，总计七千七百人，而且这只是旧数据，现在人口肯定超了，基本达到了一个町至少要有八千人口的必要条件，所以强罗町的诞生指日可待啊。”

这样一来，平皿市和新成立的强罗町之间，以及閖扬村和其他四个村子之间一定会修公路，说不定还能通巴士，那么离现在的平皿町最近的閖扬村必定会首先得到开发。实际上，日升纺织已经计划在那里建造职工公寓，不仅仅是单身公寓，还有家属楼。

身为公司董事的久留米对此自然多有了解，所以得意洋洋地向饭岛透露了这个信息。

总之，与其等强罗町成立，閖扬村开发后再搬家，还不如现在就直接住过去为好。饭岛觉得久留米说的有道理，最主要的是不想再给亲戚家添麻烦，于是决定搬到閖扬村住。而且，他早就想买车了，正好借此机会贷款买了辆车代步。他独身一人没多少家当，所以搬家也没费什么事。

唯有一点，饭岛觉得久留米说的“也就辛苦这一两年”不太靠谱。是，没错，一两年后或许能实行町村合并，然而公路可不是说修就修的，估计得拖上一两年，最短也得两年吧，弄不好就得四年以后，那么目前只能天天走山路上下班。

当初他想着反正有车，上下班不会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有点过于乐观。四月下旬搬过来，这才刚刚过了四个来月，他已经深感奔波之苦。

现在是夏季还好，拐进山里，舒适凉爽的清风从车窗吹进来，吹走了从繁华城镇带回来的尘土和疲惫，感觉心灵都被洗涤了。但是，拐上这条被村民称为“蛇道”的蜿蜒山路，那种舒适惬意登时就消失了，唯有打起十二分精神全力应对复杂的路况，往往拧出了一身臭汗，身体上不舒服，精神上也极度疲累。

冬天很快就要来临，到时怎么办呢？万一山里积雪，路面肯定会冰冻，那就必须用上防滑链，自然开车时更要小心谨慎，这样一来，两个小时肯定到不了工厂。

不仅如此，冬季昼短夜长，必定早上离家时天还不亮，晚上下班时天已黑，再加上山路上没有路灯，只能靠着车灯那点微弱的光，精神高度紧张地操控着车子艰难行走在积雪的曲折山路上，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打滑坠下山崖，车毁人亡。

光这样想想，饭岛就感觉到脊背一阵阵发凉。

“可怕……啊！对了！”

突然，他想起来最近山中接连不断出现的一些怪事。虽然他认为不过是碰巧发生的自然现象而已，但心中还是有点儿半信半疑，留下了一些阴影，因为那些情况没人能解释得通。

比如，车子正常行驶在蛇道上，刚下坡，就在前面几米远处，一块大石头掉了下来。

从早上就是大晴天，整天也没下一滴雨，结果下班回来时，却发现有一段路泥泞不堪，车子打滑，差一点儿把不住方向盘。

在为数不多的直线路段上，刚想加速，突然一棵高大的树木从旁边歪倒过来，差点儿被砸个正着。

蜿蜒的蛇道上散落着野果子样的东西，开车过去后，整个轮胎都变红了，就像在血河中趟过来一样。

……

住在閖扬村的日升纺织的员工中有几个人，都碰到过这样的诡异事件。大家都是开车上班，但分属不同的部门，所以下班的时间多少有点差异，因此至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两部车子在同一时间遇到同一事件的情况。

“是不是上了一天班太累，出现幻觉了？”

最初，饭岛是这么认为的。其实不光是他，其他遇到此类怪异事件的那些人起初都觉得是自己的精神出了问题，所以没太当回事。主要是到目前为止，所有事件都发生在傍晚下班回来的路上，难怪大家会这么认为。然而，轮胎上沾染的泥水以及被碾成果浆的野果子，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切并非个人的幻想和幻觉，所以大家警觉起来，相互交流所闻所见。

这些员工都是出于与饭岛同样的理由搬到了閖扬村，大家共同租住在和平公寓，虽然人数还不是太多。出了这样的事情，有人就猜测说我们是外来者，是不是村民不想让我们住在这里而故意搞的恶作剧？但是

想想也不对，因为村民们从来就没有表现出对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嫌弃，反倒非常热情，因为大家都认为靠着平皿町和日升纺织，自家村子早晚能繁荣富裕起来。所以，可以说除了上班远点儿以外，阏扬村真是个宜居之地。

当然，也有极个别村民羡慕嫉妒他们是町人。但那样的人基本都是脾气古怪，不好相处之人，本来就受到了自家村民的孤立，比如那个叫垣沼亨的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垣沼家本是村中第一大地主大垣家的分家，自然家境比较富裕，再往上追溯，甚至可以追溯到犊幽村的笹女神社，当年他们的祖先入赘到大垣家后分枝散叶，后世子孙独立成了一个个分家。但是，尽管垣沼亨出自这么一个历史源远流长的大家族，如今却落魄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一切都是因为他自身无能，性格又傲慢。听说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后，给他送来一纸离婚协议书，自那时起，他便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靠隔三岔五地变卖家产为生。

但是不管怎么看，垣沼亨也不像是给饭岛他们使绊子的人。假如说山里发生的那些怪异事件是人为，那也不可能是一两个人就能办到的，必须几个人合伙才能完成，而垣沼亨在村中本就是个孤立的存在，向来随心所欲地过着隐遁式的生活。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与那几个讨厌町人的村民合起伙来，接连不断地搞那些恶意恐吓？

而且，不光是他们，最近也有村民遭遇到了那些怪异事件。起初认定是专门针对日升纺织员工的原因，是因为除了他们几个，基本再没有每天来往于平皿町和村子之间的人。

之后，那些怪异事件不仅没停止，反倒变着花样地层出不穷。有一天，与饭岛关系比较好的久保崎下班回来，当时天已经蒙蒙黑了，路过一个会车点时，依稀看到有个人站在那里，旁边却没有车。

“完了，是不是车掉山崖下了？”

他本想停下车过去问问情况，却在瞥了一眼后，慌里慌张地一踩油门急速逃离了。

“那家伙一身白，直挺挺地呆站在那里，而且浑身都湿透了。”

冷不丁看到这样一副形象，久保崎本能地赶紧逃跑了。

在久保崎之后，陆陆续续又有人，而且也包括几个村民碰到过那个奇怪的家伙在蛇道上出没。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每个人看到的那个家伙的样子都不同。

“一身白，浑身都湿透了。”

“披着树枝树叶，看上去就像个绿疙瘩。”

“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像个鬼魅的黑影。”

“身体冒着熊熊火光，外围却包裹着一圈黑边。”

幸运的是，饭岛还没碰到过它。但是想到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碰上了，他就更加不愿意走这条山路了。

不知是不是因为诡异事件，特别是人们最后目击到的那个冒火的情况。从七月中旬开始，村中频频失火，而且都是不明之火，并且失火地点也颇为诡异，不是海边的渔具屋，就是农田中的农具屋，要不就是公共水井的屋顶。农具屋的那股火是从靠近水渠的地方烧起来的，有人说与水有关，但谁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原因。

不仅如此，八月盂兰盆节的时候，又发生了蘑菇中毒事件，受害者多达十几人，万幸的是症状都不太严重，只是轻微的上吐下泻。蘑菇汤的食材准备、制作皆由村里的妇女会承担，每个人都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没有误摘毒蘑菇，然而保健所对剩余的蘑菇汤进行调查取证后，却发现汤中混有一种叫幽鬼菇的剧毒蘑菇。这种蘑菇猛一看与味道鲜美的岩鬼菇长得一模一样，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导致有人误采了吧。幸亏这种蘑菇与其他食材混合后多少能减轻些毒性，才未酿成大祸。顺便提一句，中毒的人中没有日升纺织的员工。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一个以前只是部分村民私下谈论的传言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子，饭岛他们最后也听说了。

“一定是蝇玉怪来了！”

作为一个外来人，饭岛完全不知道蝇玉怪是什么东西。他想，如今这个时代不可能有妖怪作祟这样的事吧。

听了蝇玉怪的传言后，前川不屑地说：

“这帮子乡巴佬，果然很迷信呢。”

前川是饭岛的同事，也住在和平公寓，至今他一次也没碰到过那样的诡异事件。

听他这么说，不仅没人赞同他的话，而且还有人非常认真地忠告他：

“你呀，很快就不会这么从容淡定。”

不久，久保崎费尽心思从和平公寓房东的儿子那里打听到了有关蝇玉怪的情况。为什么说费尽心思呢？因为阴扬村的人怕影响到村子的形象，私下约定绝不能把这些告诉外来者。据说这是以大垣家为首的权势者们制定的规矩，他们的考虑是，不仅仅是日升纺织的这些员工，等以后阴扬村发展成为城镇，这些员工的家人、亲戚也会随之而来。要是出现这样可怕的传言，人家势必会犹豫要不要搬来这里了，那样一来岂不影响到村子的发展吗？

其实，房东的儿子并未讲出实质性的内容来，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位于强罗地区最西端的犊幽村，自古有一个可怕的怪物，名叫“蝇玉”。就是它顺着犊幽村背后的食坏山来到了阴扬村的久重山，不断做出往蛇道上扔石头，把树木推倒在蛇道上等怪异行为。要说它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它不仅讨厌外人进入强罗地区，而且更加愤怒这里的山林将要被开发，于是就幻化成各种怪异的姿态在蛇道上恐吓路人。其实，从每个人看到它的样子都不同这一点来说，就足以证明它不是一个平凡的怪物。不过，它并没有对阴扬村的人做太出格的事，只是小小地警告了一下，比如连续发生的小火灾以及食物中毒事件。

“蝇玉怪到底是何方神圣？”

对于这个关键的问题，房东的儿子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听了这个传言后，前川推断蝇玉可能是一种“土地神”。

谁也没想到，饭岛抛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疑问。

“如果说外来者的入侵，还有土地开发惹怒了当地神灵，也不是不能理解。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以及村民遇到的那些状况，那些所谓的诡异事，当真发生过吗？”

听了他的话，那天聚集在前川屋里的同事们中，只有前川一个人表示赞同，其他人都低下头沉默不语。

过了好一会儿，久保崎抬起头来，意味深长地说。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村为了开路，把村外的一座神殿挪到了别的地方。那个神殿不知道已经存在多少年了，一直在那个地方，连村中最老的长者也不知道里面到底供奉的什么。然而，在神殿被挪走的第二天，离原址最近那家的老婆婆突然死了，几天后，离原址第二近那家的小婴儿也突然夭折了，又过了几天，离原址第三近那家的女主人只是受了点风寒，结果却莫名其妙地死去了。”

说着，久保崎突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饭岛。

“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不就是离神殿近的人家依次死人了。”

久保崎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不满地说：

“死去的都是每一家最弱小的人，因此没有谁天真地认为那只是偶然，于是赶紧把神殿移回到原来的位置，重新把宫司请了回来，结果从距离神殿第四近的人家算起再没死人。”

“你是说这里会发生同样的事？”

“作为一个外来人，我不敢如此断言，但我觉得还是不要对蝇玉不敬为好。”

“呀，你误会了，我绝没有对神灵不敬的意思。”

饭岛赶紧否认。

听着他俩的对话，前川还是那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好像在说“真是无药可救了！不仅村民，连自己的这些同事也是如此迷信”。

前川如此狂妄，一是自身的性格使然，二是受了同住在和平公寓的一个叫及位廉也的男人的极大影响。及位这个姓氏非常少见，他是一个异端民俗学家，出版了不少书，这次是来强罗地区调研的。他不用付房租，听说是以“研究”之名说动了房东，一切费用全免，但他也只是把这里当作了一个落脚点，平时基本都寄宿在各村的神社、寺庙，或者村中的权势者家里，当然也是免费的。

前川也不清楚及位廉也到底在调查研究什么，只是他们两个人都好酒，比较投缘，所以私下里经常一起喝上几杯。这天，前川追着及位问蝇玉怪的事，结果只得到一句“都是因为你们，连我都被嘲笑说竟然相信那种事”。不过，当时及位廉也紧接着又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哪有什么蝇玉怪？不过蝇玉的确可怕。”

说完还问前川明不明白什么意思，未等前川回答，他突然生气地大喊大叫“我哪知道什么蝇玉怪？”前川莫名其妙，只好陪着笑脸尴尬地说了一句“这不是想着你是有学问的人嘛，一定见多识广”。

据房东家的儿子说，及位廉也总是热衷于问村民这事那事，而当别人问他什么时马上就不说话了。可能这就是调研吧，只想从别人那里获得信息，不想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在其他村子也是这样的行事方式。另外，不知为何，及位廉也还经常接触垣沼亨，因此引起了閖扬村村民的不安。

行驶在日暮时分冷冷清清的蛇道上，饭岛断断续续地想起了这一连串的事。

先不说及位廉也相不相信，就说饭岛吧，因为他既能理解久保崎那些亲历者的恐惧，也能理解前川对那些人的不屑一顾，所以才会迷茫，不知道该相信还是不该相信那些传闻。实际上，他仅仅遇到过一次山路泥泞不堪的情况，也是在当天并没有下雨的情况，所以不是说一点怪异

的感觉都没有。但就他个人而言，他认为那是地下水冒溢造成的，因此并没有觉得有多么可怕，不像那些盲信蝇玉怪作祟的人一提起来就吓得要命。

然而，碰到诡异现象的人越来越多，传闻也越来越神乎其神，如今他只要一走上这条蜿蜒的蛇道，很快就会失去淡定，取而代之的是不安，尤其是每当马上就要到会车点时，明显就会产生压抑不住的恐惧，脑子里不由自主地会冒出一些可怕的想象。

“那个似人非人的家伙会不会站在那里？”

虽然他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往会车点看，却总会下意识地向那边瞥一眼。

开车行驶在路上，如果前方突然出现石头或歪倒的树木，是非常危险可怕的，但一般情况下只会让人想到可能出了什么事故，然而一旦前方出现的是一个似人非人的家伙，尤其是亲眼看到那样一个神秘的存在时，那就不可能淡定了。迄今为止，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不少人看到过那个家伙，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怪物，也不知它来自哪里、为什么来到这里，只看到它伫立在那儿，就像是专门等待着自己到来一样……

“不！我可不想看见它。”

饭岛的脑海中不停地翻滚这个念头，同时他在心中暗暗祈祷最好永远不要碰到它。除了他，还有一个人，前川也从来没遇到过那个家伙。

饭岛集中精力一心开车，看着眼前曲折的山路，心想自己恐怕永远做不到在蛇道上悠然飞驰。不久，到了一个急转弯，他放慢速度小心翼翼地入弯，会车点就映入视线。

他心里咯噔一下。

“好像有人。”

蛇道上设置的会车点，有的在山体凹陷进去的地方，有的在突出到山谷的一侧。前者的背景是山体，所以不管那里是车还是人，马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而突出到山谷的会车点被树木遮挡着，开着车时只是那

么抬眼一看，很难看清，尤其是正好赶上拐弯的时候，就更看不清了。

现在这个会车点恰巧就是这种状况，又正好赶上拐弯，只能通过树木的间隙看过去。

饭岛有意识地放慢车速，仔细观察起来。

一晃，一晃，能看到有个影子在那里晃动。饭岛心想那是树木的影子吧，但是又总感觉明显与树不一样。

拐过去，来到会车点的正对面。

饭岛扭头向左看去，是有个人站在那里。

“穿着蓑衣吗？”

定睛一看，果然裹着一个草编蓑衣。

“什么嘛！不就是个村民嘛！”

饭岛暗自责怪自己有点神经过敏，同时放下心来，却在那一瞬间发现会车点上没有汽车。没有车，这个人是怎么到这里的？为什么要站在这里？

再往前靠近村子的地方倒是有大片的农田，村民一般开着小卡车过来干活。下班路上，饭岛碰到过好多次，或行驶在他们前后，或与他们擦车而过。

“可是，这里是山腰啊。”

按理来讲，这边不可能有农田，即便有饭岛不知道的散田存在，那也必须开车才能过来，然而会车点上根本没有车的影子，而且今天根本没下雨，那个人为什么穿着蓑衣？

一时间，诸多疑问萦绕在饭岛心间。他推断那个家伙不是普通的村民，再次看过去，终于看到了蓑衣上的那颗脑袋。

漆黑！

蓑衣上方架着一个漆黑的、圆圆的脑袋，但又不是那种溜圆溜圆，而是有点椭圆形状。在看清楚的一瞬间，饭岛条件反射般地想起一样东西。

“卷心菜！一颗硕大的黑卷心菜。”

看上去像一个人头那么大小的卷心菜，只是不是白绿色的，而是纯黑的。

饭岛下意识地一脚油门踩下去，不顾前面就是急转弯，急速冲了过去。

“吱——吱——”

刺耳的刹车声响彻在山间，同时扬起一片尘土，导致视野变得模糊起来，可饭岛压根顾不得这些，只是一味地狂奔，一门心思逃命。

直到差一点没来得及拐弯，直直地向山谷冲去时，饭岛才终于恢复了理智。

“不行！这样会出事的！”

他慢慢降低了车速。

“那就是……？”

那就是大家碰到过的蝇玉怪吗？然而跟大家口中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像啊。想到这里，他倒是记起来一个诡异的事实，那就是每个人看到的蝇玉怪形象都不同。

“蝇玉是个妖怪，所以……”

所以能变成不同的模样，所以每个人看到的蝇玉怪都不一样。这意味着什么呢？自己看到的是黑脑袋，身披蓑衣的形象，接下来到底会有什么厄运降临？

饭岛慢吞吞地开着车，担心地胡思乱想，不一会又到了一个会车点。这个会车点位于山体一侧，视野比较清晰，但饭岛还是不自觉地绷紧腰背。

“什么也没有。”

饭岛长吁一口气，稍微加快了速度。因为山里黑得早，他想尽量赶在天黑之前回到村子。

听大家讲述时，能感受到那个诡异的怪物挺可怕的，不过印象中似

乎没有人提起过碰到那家伙后，蛇道上是什么情况。想到此处，饭岛赶紧告诫自己，碰到这家伙已经够倒霉的了，就别再多想了，还是赶紧平安回到村子为好。

他打起精神，又稍稍加了加速，比预想的早地到了下一个会车点，正要快速通过。

“哎！”

一幅可怕的画面瞬间冲进他的视野，那个家伙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与刚才的装束一模一样。

“怎，怎么可能？”

它不可能超越饭岛的车速，从刚才碰到它的会车点更早抵达这里啊！首先它没车，其次就算有车，可只有这一条仅能容许一辆车通过的蛇道，不管怎么说，它也不可能超过饭岛的车，避开饭岛的视线提前到达这里。

临近会车点的前几秒，饭岛脑海中浮出一个疑问。

“难道是穿过森林……”

那是最短的距离了吧？比起绕来绕去的蛇道，穿越森林的确距离最短，但是森林中树木、灌木丛生，到处是滚落的岩石，而且顺着山势高低起伏，不知比这蜿蜒的蛇道要难走多少倍。

“如果它是个普通的人……”

然而，经过会车点时他没敢停下来，还是加快速度赶紧逃跑了。在接下来的两个急转弯处，他有意识地放慢了车速。

“至少不会马上追上来。”

饭岛这样想着，心中的恐惧却没有丝毫减少，反倒越发加剧了。因为，虽然有不少人碰到过那个怪物，但只有自己连续碰上了它，光这一点就快要让人崩溃了。

“到下一个会车点，不会再碰上它了吧？”

如果再看见它，怎么办？当然还是一踩油门逃为上策。连续碰上

它，是不是预示着有什么厄运降临？

饭岛战战兢兢地开着车。已经走到这里了，现在回头也不现实。再说，就是要返回，也得开到前面的会车点才能掉头。但是，现在再返回的话，岂不是有点本末倒置。

“已经走了一多半的路程。”

虽然在这条山道上通行了近四个月的时间，但饭岛依然无法辨清自己此时身在何处。主要是因为他每天下班后走到这里时，基本都是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了，非常难以辨认方位。不过，根据仪表盘上显示的时间和距离，大致可以推断出至少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

很快来到了会车点。

“啊，没有！”

会车点上空无一物，饭岛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菩萨保佑，千万不要让它再出现了！”

饭岛在心里默默祈祷。按捺不住想早点回到家的急切心情，踩在油门上的脚不由得加大了力气，但是好歹理智尚存，心里清楚在精神不定的状态下容易出事故，于是强行压下了加速的冲动。

前行了一阵，看到了新的会车点。刹那间，饭岛手握方向盘的双手剧烈抖动起来，车子摇摇晃晃画起了“S”线，多亏车速不是太快，不然肯定出事了。

“为……为……为什么？”

透过拐弯处的树木间隙，依稀看到了那个家伙的身影，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伫立在会车点上。

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太没天理了吧！饭岛不禁有点恼怒，就算注定要碰上这个怪物，跟别人一样碰上一次不就够了吗！

对这个来历不明的怪物，饭岛是又怕又恨。很快接近会车点，他想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快速通过，但又想看看那个可怕的家伙，于是忍不住

瞥了一眼。

“不会吧！”

他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但又实在没有扭回头确认的勇气，一边开车一边在脑子里比对着三次看到的那个家伙的姿态。

“它，它一点一点在转头。”

第一次是背对着自己，所以只看到一个黑乎乎的脑袋，第二次感觉它扭转了一下身子，明显能看出来它转过身来了。那，那下次再碰上的话，岂不是就要跟它面对面了？

想到再次碰到它就要正面相对，饭岛心中的恐惧就加剧一分，后背阵阵发凉。虽然现在已是傍晚，但气温依然很高，而且还是在尘土飞扬的山间小道上，可饭岛却感受到从心底深处散发出来的阵阵冷意。

“不往会车点那边看就行了。”

话虽如此，但饭岛觉得自己做不到，肯定战胜不了好奇心。就比如说刚才，在到会车点之前，一直告诫自己不要扭头不要看，结果还是忍不住看了过去。

饭岛脑海里突然又冒出一幅画面。

“若是因为刻意无视而惹恼了那个家伙，它蹿到车前强行要求对视，怎么办？”

怎么能这样想呢？怎么可能？

饭岛不禁打了个冷战。

“我怎么变得神经质起来了。”

然而，他也不敢决然断定不会出现那样的状况。那个家伙明显盯上自己了，肯定会抢先到达会车点。也就是说，它极力想证明自己的存在，一开始背对自己，然后慢慢转身，最后和自己面对面。

极度恐惧中，饭岛几乎把握不住方向盘了。

一个来历不明的家伙，也不知道它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却让饭岛控制不住地胡思乱想，画面却又如此清晰，就像看清了那个家伙

的心思一样。

“肯定是我脑子出问题了。”

于是，他拿出平时驱赶困意时常做的动作，拍拍脸，甩甩头，试图让自己清醒过来。

总之，如果再碰到那个家伙，绝对无视它，就像根本没看到任何东西一样，尽量自然地通过会车点。

刚下定决心，视野中就出现了一个会车点，饭岛条件反射般地一哆嗦。万幸，那里什么也没有。

“呼——”

他长舒一口气，但马上又绷紧了神经。

又过了一个会车点，没看到那个家伙的影子。不出现当然最好不过，但是饭岛又不太敢确信那个家伙就此消失了，心情极其复杂纠结。

“哎？不对！”

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迄今为止，那个家伙都是出现在山谷一侧的会车点，从来没在山体一侧出现过，而刚刚通过的这个会车点也是位于山体一侧。

“这意味着什么？”

他百思不得其解，心想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吧，说不定只是碰巧，毕竟只有三次。

很快又到了一个会车点，位于山体一侧，那个家伙没有出现。

“难道真的只会出现在山谷一侧吗？”

饭岛心里不禁又打起了鼓。下一个会车点是山谷一侧还是山体一侧？此时，他满脑子都是这个问题，反倒把那个家伙暂时抛在了脑后。

继续往前行驶，前方出现了一个会车点。

“山谷侧！”

饭岛透过茂密的树木间隙凝目注视，似乎看到了蓑衣的影子，上面顶着一个黑乎乎的圆东西。

“又出现了！”

饭岛小心翼翼地拐过弯来，左前方就是会车点了。是加速通过呢？还是减速慢慢通过？他非常纠结。

犹豫不决间，车子接近了会车点，虽然饭岛刻意直视前方，但是那个家伙的身影还是从眼角处进入了视线。尽管只不过短短几秒时间，他却觉得那么漫长，漫长到连车窗外的景色好像都看得一清二楚。

马上就到会车点了，饭岛还在纠结要不要扭过头去看看。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那个家伙竟然弯下腰来，透过车窗盯着他。

“啊！”

饭岛惊叫一声，同时狠狠踩下了油门。一直想象着早晚会和它正面相对，没想到这一时刻这么快就到了。

漆黑的脑袋正中间，只有一只眼。

那只眼狠狠地瞪着他。

通过会车点的瞬间，饭岛从后视镜中看到那个家伙跳上了蛇道。

“完了！要追上来了！”

饭岛正欲再次加速，却猛然看到前面是一个向左的急转弯。

他赶紧踩下刹车，同时向左打方向。

“吱——嗞——！”

伴随着凄厉的刹车声，车尾在扬起的沙尘中剧烈摆动。好歹总算有惊无险地拐了过去，多亏饭岛在这几个月中已经练熟了山路驾驶技巧，如果不是及时地打了方向盘，一定会坠落到谷底去了。

“呼——呼——”

饭岛一边抚摸着几乎快要跳出口的心脏，一边看后视镜。

“没有！”

没追上来吗？可是刚刚明明从后视镜中，看到它从会车点跳上了山道，连蓑衣都被风吹起来了。

“不对！呀，真是吓傻了。”

饭岛忽然想起来，那个家伙根本不用特意在山道上追赶他，反正总能抢先到达会车点，哪用得着在山道上奔跑呢？

“那么，下一个会车点……”

那个家伙会不会在那里等着？这次，恐怕它不仅仅只是站在那里了，可能会直接扑上来，就算自己加速，大概也阻挡不住它的攻击吧。

一路神经紧绷，饭岛心想前面如果是山体一侧的会车点的话，暂时还可以松口气。然而，映入眼帘的是山谷侧的会车点，他的心急速跳动起来，急切地透过树木间隙搜索着那个家伙的身影。

他在心中迅速做出了打算，一旦看到那颗黑脑袋或者蓑衣，就把速度降下来慢慢前行，等到临近会车点时，再出其不意地马上加速逃离。这个简单的作战策略能否奏效，说实话他心里也没底，但目前实在想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好办法。

“山谷一侧！啊！不在！”

“山体一侧！太好了！”

“山谷一侧！没有，没有！”

饭岛的心提起来放下，放下提起来，就这样一惊一乍地终于看到了閖扬村的灯火，但是从这里到村头还要经过“暗夜卡”。不要被“暗夜卡”这个名字吓到，并不是什么鬼怪奇谈，而是因为周边的树木太过茂盛，遮天蔽日，即使大白天走进去也跟黑夜似的，因此得名。

换作平时，饭岛肯定平心静气地就开过去了，但是今天不同，因为暗夜卡中有一个位于山谷一侧的会车点，不能不小心啊。

“如果那个家伙要伏击我，一定会选择在这里。”

饭岛放慢车速，慢吞吞地往前开，想争取一点时间思考应对办法。

可是，不管怎么说，通往村子的路只有这一条，不经过暗夜卡就回不了家。到时如果猛踩油门加速通过的话，最大的问题是黑暗，容易出事故，即便打开车大灯，速度也快不起来。暗夜卡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束

手无策的地方。

“那个家伙在这儿。”

“一定在这儿。”

“怎么办？”

再往上就是暗夜卡了，饭岛依然没有想出对策，无奈在上坡处停下了车。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再磨蹭磨蹭就彻底黑天了，最好赶紧通过暗夜卡。虽然心里这么想，可饭岛却怎么也鼓不起发动汽车的勇气。

无措的饭岛茫然地环视着四周，看到左侧的树木间透露出点点光亮。

“啊！对呀！大垣家……”

看着那点点亮光，饭岛突然想起来久保崎告诉他的事，心中瞬间燃起希望之光。

大垣家是代代担任阏扬村村长的大家族，即便经历了战后的土地改革，但他家依然是村中最大的地主，亮光之处就是他家的一块散田。隐退的老村长秀寿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不劳动劳动容易老”，所以他几乎每天都开着小卡车到这里来干点农活。

饭岛急忙倒车，拐向左侧的岔路。这大概是蛇道上唯一的岔路了，说是路，其实就是车轮碾过丛生的杂草自然形成的一条小道。直行没多久又往左拐，前方是一个很大的仓库，左边是一片草地，草地间的小路通往农田，那边应该还有一个小点的农具屋，现在从这里看不到。

饭岛下车向那个大仓库走去。大仓库足有普通农家两层楼大小，左侧上部是一排采光窗，灯光就是从那里透出来的。平时看上去昏黄微弱的灯光，此刻在饭岛眼里是那么温暖，让人心安。

“不管是谁在里面，都要放下面子，请求他一块做伴回村。”

饭岛站在门前给自己打气。

“你好，有人在吗？”

然而，没有任何回应。

饭岛没有气馁。

“我是日升纺织的工人，住在和平公寓，刚从平皿町的工厂下班回来。”

屋里亮着灯，门也没锁，应该有人在啊，可为什么没有回应呢？于是饭岛改为敲门，同时提高声音继续叫门。

“不好意思，大垣先生，你在吗？”

可是，依然没有任何应答，唯有一片沉寂。

“我进来了，不好意思。”

饭岛疑惑地轻轻推开一点门缝，探头往里看。

首先映入视线的是各种各样的农具，杂乱无章地堆得到处都是，还有一个柴火炉，周围放着几把椅子，但没有人。

“奇怪？！”

饭岛抬起头来，看到了二楼的部分地板。说是二楼，其实还是与普通的二层楼房有所不同，这间大仓库的前半部分挑空，后半部分在大约二层高的地方铺装上了地板，可以通过右侧的梯子上去。

“大垣先生！”

慎重起见，他向二楼喊了一声，然而依然没有回应，屋里除了沉寂还是沉寂。

“难道晕倒在楼上了？”

大垣先生身体非常好，隐退后还能天天干农活，但也不敢保证……不是经常听说有人干着干着活突然就倒下了吗？

稍一犹豫，饭岛推开门向梯子走过去，心想本来是来求助的，没想到碰上这样的事。不过，现在哪是想这些的时候，如果大垣先生真的倒在了二楼，那必须得赶紧送医院。

他踩着梯子慢慢往上走，视线越过地板，首先看到的是一捆捆麦秆，除此之外再没什么东西，更不用说大垣先生的身影了。他小心翼翼

地爬了上去，又到麦秆堆的后面看了几眼，还是没人。

“搞什么嘛！是不是忘了关灯？”

从眼前的状况判断，这是最大的可能了。

突然，饭岛想到了什么，不禁嘲笑自己愚蠢透顶。

“大仓库前面，没停着小卡车啊。”

大垣先生不在屋里，如果说是到地里干活去了，但他开过来的小卡车一定会停在仓库门口。刚才根本没看到车的影子，那不就说明他已经回村了吗？

“真是白绕了个圈。”

饭岛沮丧地低下了头。不过，下车这么一活动，不知不觉间心情发生了转换，刚才在密闭车厢里那种巨大的恐惧，现在基本没什么感觉了。这样的话，应该能有胆量过暗夜卡了吧。

“OK！赶快回去！”

他转回身绕过麦秆堆回到楼梯处，就在这时，随意的一瞥让他瞬间魂飞魄散，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定在原地一动也动不了。

窗户上映出一张黑漆漆的脸。

这可是相当于普通民居二层楼的高度，然而有一张黑漆漆的脸紧贴在玻璃窗上，一只独眼死死地盯着他。

饭岛一哆嗦，差点跌落下去，好不容易才稳住了脚跟。他下意识地后退两三步，抬起头来，看到那只眼睛瞪得更大了，眨也不眨地盯着他。

“轰——轰——轰——轰隆！”

突然，一阵奇怪的声音响起。饭岛本以为是那张漆黑的脸发出来的，可没有看到它有什么变化，而且那张黑脸上并没有嘴巴。再一听，又感觉像是从靠近地面处传上来的。

“轰——轰——轰——轰隆！”

“难道是眼睛在上边，嘴巴在下面？”

饭岛猜测，大概这个怪物的嘴巴在肚子附近，低沉可怕的声音以一定的频率从那里发出来。如果是这样，那脑袋和蓑衣怎么连接起来的呢？难道是像脖子可长可短的怪物那样，它的脖子也可以自由伸缩吗？

可怕的想象伴随着耳边怪异的声音，让饭岛寒毛直竖。

“轰——轰——轰——轰隆！”

这个声音一直不停，而且好像还移动起来了，同时那张漆黑的脸也“嗖”地闪向了旁边。从饭岛这个位置看过去，它慢慢地向右移动，慢慢地向房屋的后半部分移动……

这样的话，势必会与那个怪物隔窗正对，岂止如此，说不定它还会破窗而入。可是，如果现在逃跑的话，恐怕会被那个家伙堵到门口，所以此时只能按兵不动，任它往右移动，等到它靠近仓库的后半部分时再赶快跑下楼梯。

饭岛有点震惊，自己在极度的恐惧下全身僵硬，脑子竟然还能如此冷静。

他用眼角的余光捕捉着那张移动中的黑脸，被那个家伙盯着的感觉太可怕了，绝对不能与它对上视线。饭岛真想拿东西塞上耳朵，又怕影响一会儿的行动，只能强忍着那道可怕的声音。

“轰——轰——轰——轰隆！”

饭岛一边忍受着这个让心揪成一团的声音，一边等待着那个怪物通过倒数第三个窗户的时机。

等那张黑脸刚一从窗户玻璃上消失，饭岛便迅速往楼梯下跑。他必须利用那个怪物通过两扇窗子之间的那点有限的时间急速逃离，因为只有那个时候它看不到屋内的情况。

跳下最后几级台阶，刚一落地，饭岛就冲向大门，克制住回头看右上方窗户的冲动，迅速拉开门跑到了屋外。

加速冲到汽车旁，一把拉开车门，还没等坐稳就发动起来，掉头时看到了一个令人生厌的影子。

就在房屋左侧与那片茂密草丛之间的微暗中，一个裹着蓑衣的又细又长的怪物正弯弯曲曲地扭动着身子。饭岛没看清楚上面到底有没有顶着一颗黑漆漆的脑袋，因为那里太暗了，而且看到那个令人恶心的扭动的同时已经调转车头。

饭岛不记得自己到底怎么回到了村子里。肯定是经过暗夜卡无疑了，但他对此没有一点印象。

第二天早上，饭岛一如既往地开车去上班了，但晚上却没能回到村子来。下班时，车子都已经到了蛇道前，他却怎么也没勇气开过去。无奈之下，那天晚上他再次去了原来寄宿的亲戚家。

第三天下班时，他还是不敢一个人开车回去，本想等哪个同住和平公寓的同事下班后搭个顺风车回去，可是一直开不了口，最后只好作罢。迄今为止，同住和平公寓的同事还没有哪个人坐别人的车回去过，想必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吧。

等到饭岛终于敢一个人开车回閖扬村，已经是遇到那个怪物的四天后了。

从那开始，饭岛恢复了正常的上下班。但是，虽然敢一个人开车走那条蛇道了，他却无法像以前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干活时老是跟丢了魂似的，结果不断出错，不断受到领导的批评。久留米董事非常担心他，还专程到和平公寓来探望，周围的同事们也很关心，怕他长此下去就要被解雇了。

有一天，同住和平公寓的同事们来到他的房间，给他看一些“箬灵大神祭”的老照片。每年这个时候，村里都要在海湾大搞“箬灵大神祭”，今年的祭祀日马上就要到了，大家提议一块去参观，试图让他打起精神来。

看照片时还没什么事，等大家播放特意从大垣家借来的祭祀仪式的录音时，饭岛突然慌里慌张地起身收拾行李，狂奔出公寓，义无反顾地回亲戚家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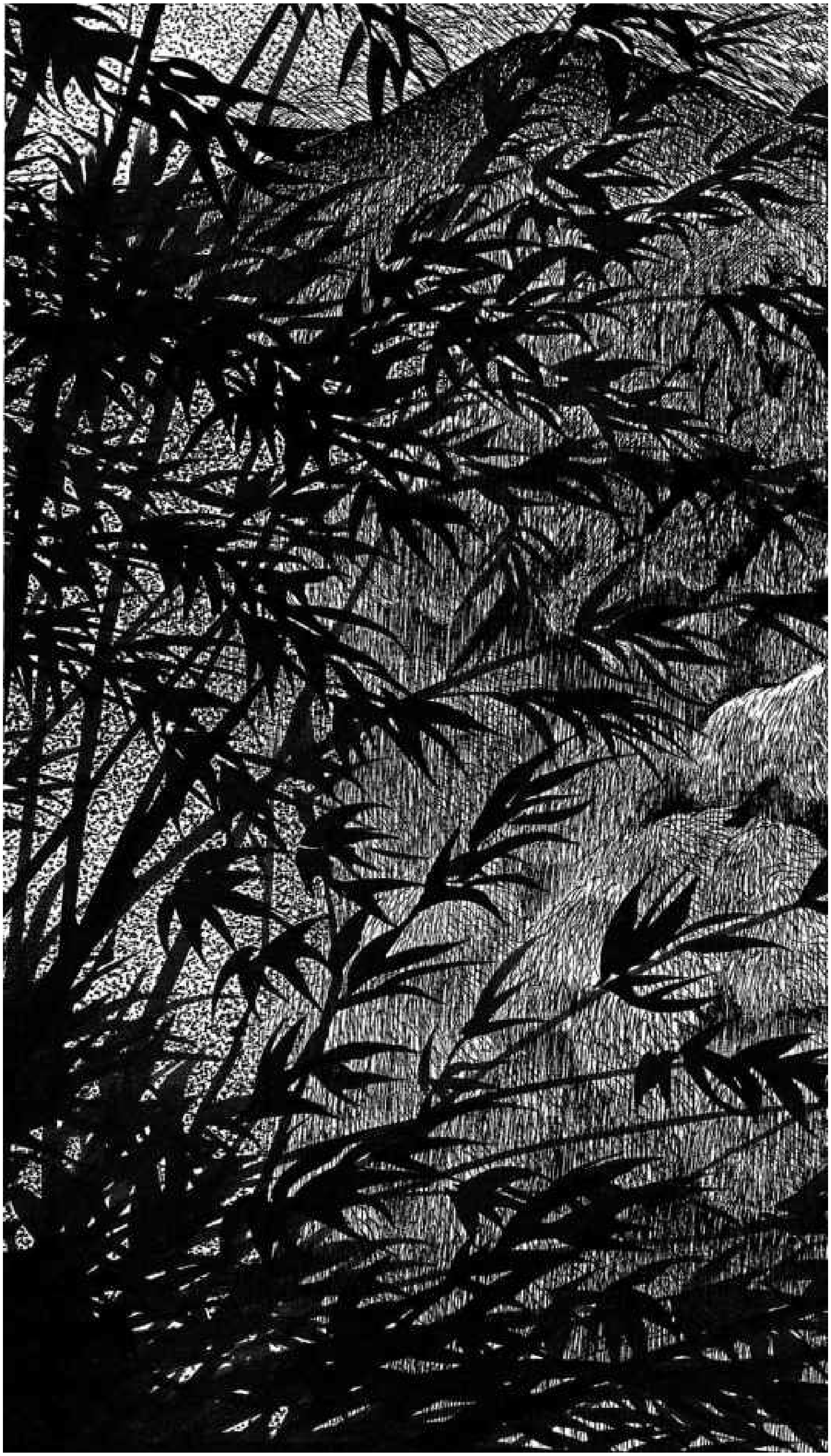
因为饭岛在村民的欢声笑语中，听到了一个声音。

“轰——轰——轰——轰隆！”

没过多久，饭岛就辞职离开了平皿町。

第二章

启程



刀城言耶吃惊地看着眼前蜿蜒陡峻的山道。

“太惊人了！”

如今已没人通行的这条废路，不仅陡峭而且曲里拐弯，擂钵状的路面上密密麻麻布满了一个个凸起的树桩，就像是在土中钻行的蛇露出了蛇头，到处都是散落的石头，光看看这副样子就可想而知有多么难走。然而，就是在这样令人望而生畏的山道上，曾经有人负重前行，而且步伐比他们快多了。

“不行了！我不行了！”

从刚踏上这条废路开始，祖父江偲就发出了示弱，到现在已不知说了多少遍了。她在言耶身后五米左右的地方，精疲力竭地坐在一块稍大点的石头上，垂着头耸着肩，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刀城言耶，笔名东城雅哉，擅长写志怪小说和变格推理小说，痴迷于搜集各地的奇闻怪谈作为自己小说的素材。因此，为了创作兼具趣味和价值的怪谈奇谈，他整日在全国各地奔波，用民俗学的概念来说，就是进行“民俗采访”，很少回东京的租住处，一年到头待在家中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个月。其作品基本都是在旅居的旅馆里完成的，然后通过村邮政所寄到出版社，收取出版社的校样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所以他被文坛上的同仁们称为“流浪作家”或“流浪志怪小说家”。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号——“侦探作家”。说来奇怪，他经常被卷入所到之地的怪异事件中，而且几乎都是跟当地流传的怪谈联系在一起的杀人事件，机缘巧合下他充当了业余侦探的角色，并且最终都成功解开了真相。

如果硬要用一句话介绍刀城言耶，那就是“四处流浪的鬼怪小说家、侦探作家”。

祖父江偲是一名编辑，就职于战后成立的出版社——“怪想舍”，主

要负责联系刀城言耶等几位作家，同时承担侦探小说专刊——《书斋里的尸体》的部分策划、编辑工作，是个大才女。

作家和编辑的组合非常少见，编辑跟着作家出去采集素材的情况同样少见。实际上，今年六月份，刀城言耶造访奈良的波美地区时，祖父江偲就一同前往了。不出意外地，他又遇到了一起连续杀人事件，与当地的祭祀水怪仪式有关。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把祖父江偲也牵连进去了，让她感受到了一次刻骨铭心的恐惧。

“有过一次那样的经历，祖父江以后一定不会再跟我出去了吧？”

当时，言耶暗自这样揣测，也彻底放下了心。倒不是说他讨厌祖父江偲，其实他一直很欣赏这位编辑，赞叹她颜值才华兼备。按说，该把这份称赞说给本人听才对，但言耶压根没这个想法。一旦说了出来，祖父江偲小姐一定会越发得寸进尺。

当祖父江偲称呼自己为“本小姐”时，要么是心情很好，要么处于极度愤怒中，不管是哪种情况，反正都不会有什么好事。要是得到言耶的赞扬，她还不得更加得意忘形，那么有点什么风吹草动，肯定会毫不客气地拉上言耶，因此言耶不能不慎重。

说实话，有工作能力出色的祖父江偲陪伴在身边，刀城言耶的工作能轻松许多，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言耶对她那个小性格有点吃不消，总是下意识地想阻止她与自己同行。

没想到，经历过那次可怕的事件之后，祖父江偲并没有被吓到，还是一如既往地有机会就想跟着他往外跑。不管他怎么说“你是个女孩子，太辛苦了”之类的话来婉拒，对方一概不听，每次都自信满满地回应“不用担心，我绝不叫苦”，但是又必定会在旅途中叫苦连天、牢骚不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言耶去的都是一些偏远地区。

那些地方交通极其不便，先坐电车，再换巴士，最后还要乘坐马车、牛车，这已经算是很幸运了，有些地方完全得靠步行，走上几千米、十几千米都不稀罕，而且路还非常难走。

就像此时他们脚下这条早已废弃的山道。

经过长年的奔波，言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山路，而且还就喜欢这样的地方。

这些空留人类痕迹而不见人影的无人涉足之地啊……

每当踏上这样的土地，言耶总会感慨万千。

“行走在这条路上的都是什么样的人？怎么不见了？到底去了哪里？”

此外，他的目的地中还有一些别样的存在，就是世人避之不及的“恶魔之地”，那些地方不欢迎，甚至可以说非常排斥人类的入侵。

“这条路给人的感觉好奇怪。”

言耶纳闷地看着犹如蟒蛇爬过的蜿蜒坡道，内心有种隐隐的抵触感。怎么回事？言耶凝眉沉思，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另外一条山路。

“乎山的蟒蛇坡！”

言耶想起来了。今年四月份他去了神户地区的奥户村，那里有座令人忌惮的乎山，山中也有一条眼前这种擂钵状的山道，当地人称为“蟒蛇坡”。

“那起利用六地藏童谣连续杀人的事件何等凄惨啊。”

联想到那起惨案，言耶心中涌起不祥的预感。

“难道……”

难道这是又要出事的前兆吗？眼前的坡道预示着凶险复杂的未来吗？

“不过……”

言耶摇摇头否认了自己的想法。仅凭相似的形状就判断要出事，不免有点神经过敏，首先这条废路并没有乎山蟒蛇坡那种阴森可怕的感觉，不会让人联想到妖魔鬼怪什么的，也不会让人恐怖，更多的是被废弃遗忘的落寞哀伤。

“怎么回事？”

言耶再次抬起头，直直地看着眼前的坡道。

“老师，怎么不走了？在那里发什么呆呢？”

后面传来祖父江偲略带怨气的发问。

“没什么。”

言耶回过头，看到祖父江偲可怜兮兮的模样，不禁“扑哧”笑出声来。

“最适合祖父江小姐的地方，果然还是东京的大街啊！”

显然，她更适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昂首行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如今艰难攀爬在废弃山路上实在有点难为她了。

实话实说，她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起码脱下短裙换上了长裤，脚上穿的也是登山鞋。或许这是她能想到的最适合走山路的装扮了，然而遗憾的是她不具备相应的体力和精力。

再看言耶，下身穿的还是平时穿的牛仔裤，上身特意换上了一件皱皱巴巴的旧衣服，这样走山路时才不会碍手碍脚。虽说他偏爱牛仔裤，但最主要的还是考虑到利于跋山涉水这一点。

而且他曾苦口婆心地给过祖父江偲出行建议，可这位小姐根本听不进去。

言耶叹了一口气，小心留意着脚下掉头往回走。

“老师，你回头看本小姐时，嗤笑了一声。”

算不上咄咄逼人，但算得上是非常直接的表达了。

“没，没有，没笑。”

言耶毫不犹豫地一口否认。要是承认的话可就麻烦了。

“你不承认也白搭，本小姐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说完，还不忘扭头向站在她旁边的大垣秀继寻求支持。

“对吧？你也看到了吧？”

“这……”

秀继认真地看了言耶一会儿。

“虽然我不知道老师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但刚才确实是微微一笑。”

没想到他竟然说出这样一句话。

哎？哎？

言耶脑子里猛然闪出一个想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祖父江偲跟着一起出来，原因就出在这个大垣秀继身上，难不成他是为了求得祖父江偲的谅解故意这么说？要真是这样的话，当时不通知他俩自己独自出门就好了，然而现在再怎么后悔也晚了。

大垣秀继是言耶的大学师弟，不过他入学时言耶已经毕业了。大学期间，言耶就开始了写作活动，毕业后更是到处跑民俗采访，所以他俩虽然都是木村有美老师的学生，但实际上并没有见过面。

秀继毕业后进了一家新兴的出版社——英明馆，干了将近五个月的书店巡访工作，九月份被分配到了编辑部。言耶编著的《民俗学中的怪异现象》一书就是由这家出版社出版的，大垣秀继是当时那个责任编辑的后任，由此他们俩才认识了。秀继上大学时就经常听到恩师提起刀城言耶，于是请木村老师介绍后，才郑重其事地来拜访了言耶，不像祖父江偲那样未经任何人介绍就贸然找过来了，从这一点就能感受到秀继的老实和真诚。

作为刀城言耶来说，既然恩师开口了，再加上秀继又是同一所大学同一个老师门下出来的师弟，自然不能不放在心上。通过几次书信后，彼此也有了初步了解，一见面秀继就提出让言耶写第二本书的请求。就是在那次会谈中，秀继提起自己家乡的一些奇闻怪谈，顺利地勾起了言耶的兴趣。

一共四则怪谈，言耶把前三个命名为“海原之首”“物见之幻”“竹林之魔”，这三个怪谈都是以强罗地区最西端的犊幽村为舞台展开的，分别发生在江户时代、明治时代以及二战前。

最后一则“蛇道之怪”发生在秀继老家閖扬村和日升纺织所在的平皿

町之间的山道上，短短数月不止一人看到、听到、遇到了诡异事件，而且目前仍在持续中。

于是，言耶迅速做出决定，准备九月下旬去强罗地区。本来想直接去阏扬村，但是在听秀继的讲述过程中，他又觉得先去最古老的犊幽村为好，因为发生在那里的前三则怪谈更加耐人寻味，而且据说根据这一阶段的观察，最后一则怪谈的元凶——“蝇玉”的真身就是犊幽村的“璐灵大神”。

是去妖怪的原发地犊幽村？

还是去妖怪出没的阏扬村？

言耶犹豫不决，最终还是一个有关及位廉也的消息让他做出了最后决定。听说那个异端民俗学者已经在犊幽村的竺磐寺待了一个多星期，好像在调查什么。大垣秀继看出言耶似乎非常在意已进驻强罗地区的那个民俗学者，便通过阏扬村的一个熟人查明了及位的动向。从秀继的处事方式也能看出他是一个称职的编辑。

及位廉也的研究对象是民俗学中的怪异现象，与刀城言耶的创作领域完全重合，所以按理来说言耶不该刻意踏进先行者正在进行民俗采风的地盘，礼节上应当避开。但是，对方是及位廉也，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他在业界的声誉非常不好，强横蛮干的取材方法受人诟病，大家私下里都指责他不像一个民俗学者。

当然，刀城言耶自身并不是一个民俗学家，他只是为了创作才像民俗学家那样跑到全国各地进行民俗访谈，搜集素材。他一直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民俗采访时尽量做到不让当地人生厌。探求某个传说旧闻时，有可能会唤起当事人或某个村子已经尘封的悲惨记忆，这是做民俗访谈时常常避免不了的风险。对自己来说，搜寻到自己需要的素材后就可以了无牵挂地离开，对当事人来说却是另一番情况，他们还得在当地继续自己的生活，如果因为自己揭开了某个历史封印导致他们精神上的崩溃，他又该如何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无论如何不能背负这样的骂

名。

刀城言耶曾经给祖父江偲强调过这个必须坚持的原则。

“老师就是老师，令人敬佩啊！”

当时，她微笑着表达由衷的赞叹，然后还重重点着头认真说道：

“您说的一点不错，我必将牢记在心！”

说完，突然又狡黠一笑。

“可是，每当老师听到自己不了解的怪物名字或者未听说过的奇闻怪谈时，一下子就像变了个人，不再是忠厚老实的好青年，简直就像一个咬着东西不丢嘴的大甲鱼，打破砂锅问到底，不逼着对方讲清楚誓不罢休。这又怎么解释？”

“……”

事实的确如此，言耶无言反驳。

“这岂不是与老师奉为第一要旨的‘不让当地人生厌’的信条恰恰相反吗？”

祖父江偲歪着头，一副可爱无害的模样，说出的话却一针见血地直击要害。

虽然言耶自身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并不能因此就放任及位廉也的野蛮行径。自己尽早赶过去，多少还可以防止受到及位的连累。

因此，他决定第一站先去犊幽村，从那里一路经盐饱村、石糊村、矶见村，最后到阏扬村，这样可以把强罗地区的五个村子都走访一遍。依此来看，更改计划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是最合理的一个方案。

目的地确定下来后，接下来就是如何去犊幽村的问题了。据秀继讲，虽然平皿町通往阏扬村的那条山路还没有铺修，但阏扬村与其他四个村子的公路已经通了，所以要去犊幽村的话，从平皿町顺着山路先到阏扬村然后再去其他地方最为便捷。

如果秀继的话到此为止，一切再简单不过，那么此时言耶一定正忙着在平皿町雇车直奔阏扬村。然而，偏偏秀继又多嘴说了一句话。

“从这里翻过几座山头就到了野津野的鲷两町，很久以前从那里有两条路可以通往犊幽村。不过，如今这两条路都已成废道了。”

“什么？废道？”

听到这个词，言耶一下子瞪大眼睛。可是，秀继只知道两条路已经废弃了，对具体情况一无所知，于是言耶一个劲地催促他去向老乡打听。

最终得到了这样的信息。一条路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来的，被称为“蟒蛇道”，实在是太过危险，已经禁止通行了。另一条路叫“九难道”，穿梭在山林间，虽然已经废弃了，但勉强还能走人，但是务必小心谨慎，千万不可麻痹大意。

言耶一下子来了兴致，决定走九难道。

秀继听了他的决定后，郑重其事地提出方案。

“如果您选择这条路的话，那我先去鲷两町提前走一趟九难道，确认有没有什么凶险，因为我必须对您的安全负责。”

“哎呀，不必，不用费那个劲儿，那样的话，以后我都不好意思去你们出版社了。”

言耶赶紧婉拒秀继的好意。

然而秀继依然坚持己见。

“如果我只是给老师提供了一些奇闻怪谈，您去实地采访时，我可以不陪着去。但是，九难道的事是我主动提起来的，所以如果您决定走这条已经废弃的路的话，我必须负责任。”

“可是，那也用不着特意提前走一趟吧。”

“有必要。万一出点什么事可就晚了。我必须对九难道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才能陪您走那条路。”

“可是……”

“既然是英明馆拜托老师执笔创作的，那您的安危就绝不能说和我们无关。”

“误会，你误会了，我不是说和你们无关。另外，我年轻无为，你一口一个‘老师’地叫，我实在担当不起，换个称呼吧。”

然而，不管言耶怎么说，秀继坚决不改主意，而且还把这次民俗采访活动搞成了出版社的公差。本事着实不小啊！

“不能陪老师民俗采访，实在抱歉。不过，老师的一切花销均由我们出版社负担。”

当时，言耶看着眼前低头鞠躬的大垣秀继，不由得感叹不久的将来他必将成为一名优秀编辑。

就这样，这次出门有了同行者，虽然这并非言耶的本意。不过话说回来，秀继的老家就在强罗地区，而且他还认识犊幽村笹女神社的宫司笼室岩喜，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引路向导，而且还能为言耶的采访提供许多便利。

于是，言耶迅速转变了想法，开始一心做出发的准备工作。

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事情又有了新发展。怪想舍的祖父江偲听说了这件事，把他们两人约到神保町的艾丽卡咖啡馆，表达了自己要跟着一起去的意思。

“那个，祖父江小姐好像不太了解我们这次要走的九难道吧。”

言耶小心措辞，想委婉地劝说祖父江偲放弃一同前往的想法。

“没问题啦，大垣君已经给我详细介绍过那条路的情况了。”

谁知，祖父江偲笑容满面干脆利落地给出回答，一副“不在话下”的模样。

“其实，我们不是一起走过那样的山路吗？就是去奈良的波美地区，爬二重山那次。”

“对，我还清楚地记得，因为我先走了，被某人怒骂‘刀城言耶，笨蛋，没人性，魔鬼！’”

“哎呀，哎呀，那种话就不要提了嘛。”

“还有上次下山时，我迫不得已必须先走一步，结果又被骂‘魔鬼、

没心没肺、恶魔、没人性、妖怪控、冷血男人'！"

"人家不是个编辑嘛，词汇比较丰富啦，哈哈。"

"先不说我是不是妖怪控，如果跟我们去的话，保不准再说点什么呢。"

"那样也不错呢？"

"嗯！"

言耶认真地点了点头。

"你觉得我说那些话是认真的？"

"嗯！"

言耶毫不犹豫地再次点头。祖父江偲一下子扭过头去，好像在表明自己没有看到言耶的动作和表情。

"我再次重申一遍，九难道废弃已久，多年没人走过，所以途中不知会遇到什么情况，或许要经过一些危险路段，不，不是或许，是很有可能。而且，早晨从鲷两町出发，估计一天都到不了犊幽村，那就意味着不得不在山中露宿。"

祖父江偲脸上闪过的一丝退缩和犹豫没有逃过言耶的眼睛。

"既然是露宿，那肯定无法洗澡，大小便也得在草丛里解决。万一碰上天气不好，周围是伸手不见五指啊，睡觉时耳边还会不停传来一些奇怪的'沙沙''哗哗'声。你想，外来生物入侵了自己的地盘，肯定会引起野生动物们的警觉和好奇，它们还不得过来看看？至于到底会发生什么，那我就不知道喽。"

"什，什么意思？"

"也不能排除有其他来历不明生物的可能啊。"

"呜……"

"深山老林中一定有人类不了解的不明生物存在。到了晚上，它们一定会走过来，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你枕旁。"

"啊……"

祖父江偲一脸恐惧。

“你说，我怎么能忍心把祖父江小姐这样拥有闭月羞花之容、国色天香之姿，不，应该说是仙枝玉叶的美女带到那种凶险之地呢？”

“老师，您真好，您这么为我着想。”

祖父江偲感动得几乎要哭了。

言耶的话铺垫到这个份上，不出意外的话，这次外出就是两个男人的旅行了。

然而，偏偏意外就发生了，只因当时大垣秀继又多嘴说了一句话。

“祖父江前辈，不用担心，您就放心交给我来照顾刀城老师吧。”

他本是出于好意和谦恭这么说的，没想到一下子惹火了祖父江偲。

“听好了！能好好照顾老师的，只有本小姐。”

“哎？”

可怜的秀继一脸的不知所措。

“还有，你，和我并不是一家出版社的吧？！”

“什么？”

“所以，你没有称呼我‘前辈’的道理！”

“啊，我……我没别的意思，我是真心把您当成编辑界的前辈看待的。”

“总之，我一定要去！”

祖父江偲看也不看秀继，直直地盯着刀城言耶。

“我说，那个……祖父江小姐，刚才我说的那些……”

“不必担心，我绝不叫苦！”

就这样，本来两个男人的旅行变成了三人行。

大垣秀继比他们早三天出发，先到了鲷两町，本来计划沿着九难道一直走到犊幽村，但往返太费精力又耗时间，最终大概只走了一半的路程。

当日，等候在鲷两町的秀继跑到最近的巴士站迎来了刀城言耶和祖

父江偲。

言耶刚见他便赶紧诚恳致谢。

“探查一半路程足够了，已经帮了我很大忙。”

接下来的行程中，不出所料，问题还是出在了祖父江偲身上。

实话实说，无论是从东京出发时，还是坐电车时，甚至换乘巴士时，她一直情绪高昂，虽然看上去有点疲累，但没说什么泄气话。想想也是，如果这样就开始叫苦的话，怎么能陪着言耶去民俗采访。从巴士站到旅馆，大概需要步行二十多分钟，当时她也没表露出不满来。

旅馆的人很热情，饭菜美味，房间漂亮，而且还能泡温泉，一切都无可挑剔。秀继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一切，所以吃住都很舒服。

旅馆老板向刀城言耶和祖父江偲讲述秀继的辛苦，每天不辞辛劳地去探访九难道，晚上回来都会跟老板夫妇说说今天走到了哪里，发现了什么。

多亏热情好客的老板，不然言耶他们还真不知道秀继如此辛苦。

“真是太感谢你了！”

言耶再次真诚地向秀继道谢，秀继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啊！”

另一边，祖父江偲听说了秀继的辛苦后也没说点什么，只是舒舒服服地发出一声惬意的感叹，好像已经忘了自己这次到底是出来干什么的。

她的情绪转换始于今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被叫了起来，心情一下子不好了，睡眼惺忪中又被强迫吃老板娘昨晚特地给做的饭团，噘着嘴在那里生闷气。

“早饭不吃好，哪有力气走山路？”

言耶催促了好几遍，她才不情愿地吃起来。

虽然言耶提前对老板夫妇说明天一早他们自己走就行了，不用劳烦他们起来送行，但是忠厚的老板夫妇依然早早起了床，站在旅馆门口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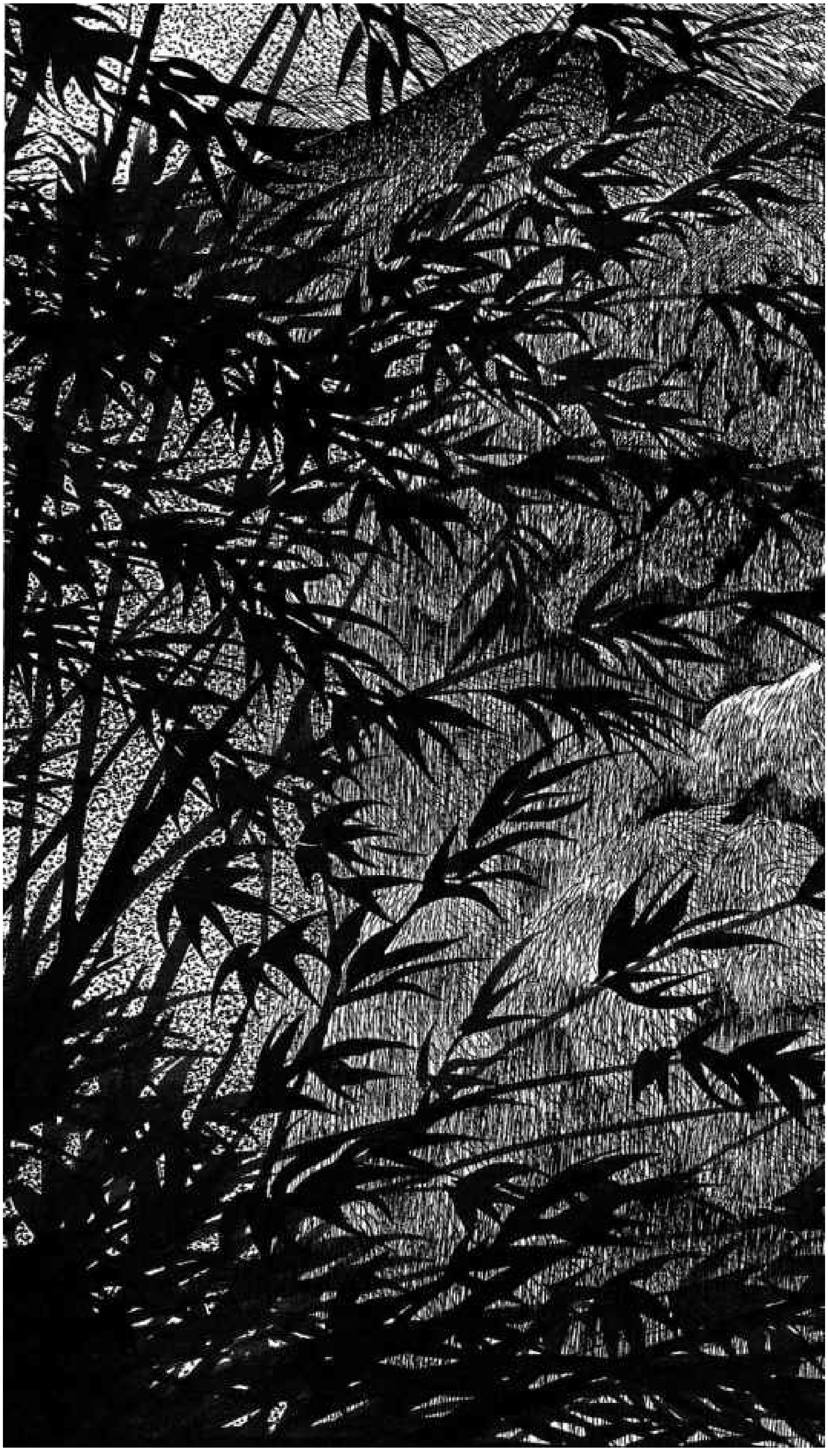
送他们离开。走在黎明前冷清的街道上，祖父江偲慢慢地情绪高涨起来。

“清晨的空气真新鲜，令人心旷神怡啊！”

唯有言耶感觉到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短暂平静。

第三章

九难道



三人离开旅馆，向北步行走到了町外的巴士站。刀城言耶和大垣秀继按照原先商量好的线路，马上绕到了用铁皮和胶合板搭建而成的候车点的后面，却没看到祖父江偲跟上来。

“咦？祖父江小姐呢？”

言耶只好返回候车点前面，就见祖父江偲坐在长长的候车椅上，那副迷迷糊糊没睡醒的模样，一个人孤零零坐在长椅上，看上去着实让人心生爱怜。

然而，他口中吐出来的却是硬邦邦的一句质问：

“你在干什么？”

“咦？我们不是要坐巴士吗？”

“喂！你怎么回事？”

昨晚，言耶和秀继不止一次提到九难道的入口在巴士站的后面，这位小姐当时明明在场的。

“你就是坐上巴士也到不了犊幽村。我们要走的是巴士站后面的这条废道。”

言耶一边耐心解释，一边领着祖父江偲往巴士站后面走。

“哇！好漂亮！”

废道的入口周围是参天的杉树和柏树，阳光穿过交叠的枝叶投射在大大小小长满青苔的岩石上，给那些原本丑陋的石块蒙上一层梦幻色彩，美不胜收。祖父江偲看到这幅美景，忍不住惊喜感叹。

怀着新鲜和好奇的心情，最初的一段山路，祖父江偲走得比较顺畅，但差不多一小时后，她开始崩溃了。相对平缓的山路越来越窄，最后根本就不能称之为路了，说是野兽随意踩踏出来的羊肠小道也不为过，脚下的杂草异常茂密，一步一绊，几乎寸步难行。不知什么时候，让人心旷神怡的清新空气也变得阴冷起来，冻得暴露在外面的脸庞和双

手冰凉，身上却又不停地出汗，停下来休息时湿漉漉的衣服紧贴在身上，冰凉的触感很快就遍及全身。一路上都会是此等的艰辛。

“不行，本小姐不行了。”

言耶一直担心的这句话，终于从祖父江偲口中吐了出来。接下来，言耶不得不变着花样催着她往前走，时而鼓励，时而用山中的怪谈吓唬她，还拿停歇做诱饵，虽然秀继也在旁边极力帮忙，却尽是让人哭笑不得的倒忙。

比如，祖父江偲气喘吁吁近乎哀求地问：

“还不停下歇歇吗？”

如果离预定的休息时间和地点还有段距离，言耶便努力地表现出明快的表情，轻快地说：

“马上，马上，再走一会儿就可以休息了，加油！”

这时，一般人明知是谎言也会随声附和一下，但天性老实的秀继却是另一番状况。

“不是刚休息过吗？才走了不到半个小时，还得再走半小时才行，到时正好差不多走到一个陡坡处，所以过了那个陡坡再休息比较好。这样的话，大概还得四十分钟吧，不，算上攀爬陡坡的时间，说不定至少得五十分钟。”

听了这番话，祖父江偲立时不干了，绝望地呆立在原地，一步也不肯走了，结果三人不得不停下来。

唉！就该一个人出来啊。

也难怪言耶遥望着前方层叠的山峦生出悔意。然而，如今想什么都已无济于事，只能想法子哄着祖父江偲往前走，不然永远到不了犊幽村，不，别说犊幽村了，就连预计的露营地——远见岭也到不了。

经九难道进入犊幽村的计划，是秀继经过多方考虑后敲定的，但他手中并没有与实地完全吻合的路线图，能参考的只有犊幽村笹女神社的笼室岩喜宫司给他的一封信。

随信附有一张令人惊叹的手绘地图，极其翔实，里面罗列着各种注意事项，从鲷两町巴士站的后方入口开始，山路通往哪里，途中有哪些凶险之处，在哪里休憩，哪里能补水，哪里适合露营等，描绘得一清二楚，甚至包括每段路程大概的距离和所需时间。

然而，说到底那张地图不过是岩喜宫司凭记忆画出来的，路程和时间也只是估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秀继实地考察了九难道后，发现很多地方和宫司的手绘地图有不小的出入，于是他在地图上又添加上了自己的发现和体会，遗憾的是他当时只走了一半路程。

“唉！我还是该露营一晚，一直走到犊幽村才对。”

面对懊悔不已的秀继，言耶连忙出言安慰。

“呀，哪能让你受那个罪呢，现在你陪着我们一起走这条路，已经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了。虽说你只走了一半路程，但起码你知道该怎么走，这足以让我们安心。”

祖父江偲却用白眼瞥着秀继，一副“为了老师的安全，你就该完整走一趟”的表情，最终倒是没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看来，精疲力竭的她连抱怨的心气都没有了。

言耶软硬兼施地催着祖父江偲赶路，给她的最大诱惑是走到前面就停下来吃午饭，而效果最大的恐吓是讲山中的恐怖故事。就这样，言耶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祖父江偲身上，把行程的推进完全交给了秀继，他认为这样分工是摆脱当前困境的唯一办法。

显然，这种分工是奏效的。不管怎样，祖父江偲磕磕绊绊地总算走完了上午的路程。顺便说一句，她的行李早就转移到了言耶和秀继的背上。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下午过半的时候，问题却出在了言耶身上。他独自闷着头往前走，把祖父江偲和秀继远远地撇在了身后，好像忘记了还有同行者一样，完全沉浸在奇妙的大自然中。

注意到言耶的古怪行为，大垣秀继不安地小声说：

“刀城老师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啊。”

祖父江偲一副司空见惯的模样，非常淡定地说：

“不必大惊小怪，这个状态下的老师正在与自然界中的妖怪神交呢。没办法啊。”

此时，如果有旁观者在场，看到三个人各自的神态，一定会觉得非常奇怪。

拖后腿的果不其然还是她。祖父江偲终于忍不住叫起苦来。言耶猛然想起乎山蟒蛇坡的那次经历。当时她认为言耶是在取笑他，不满地发出质问，言耶只能仓皇地连声否认。

秀继一脸为难地看着言耶。

“这样走下去的话，天黑之前绝对到不了远见岭。”

言耶沉吟了一下。

“那只能更改露营地了。

“是啊，只好如此。”

秀继从口袋里掏出地图，两人打开地图研究。目前，三人已经走完了秀继实地考察过的路程，接下来只能依赖宫司的手绘地图。

“要不，咱们再往前走两三个小时，在这个地方露营？不，到这边差不多要走两个小时，我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好。”

又缩短了一个小时，当然还是考虑到祖父江偲的体力和速度。

“好的。不过，就算是走两个小时，照目前的状况来看，也有点困难啊。”

“是啊。可是，到那之前就没有合适的露营地了。”

如果从时间上考虑，也不是找不到适合露营的地点，但那些地方全是陡急的山道。既然是露营，就要找一块平坦的地方才行，哪怕再小。

“这里呢？”

言耶指着“狼烟场”三个字。

“这里是江户时代燃烧狼烟的地方，用以警示过往船只附近是岩礁

地带，提醒犊幽村的村民这里易发生海难事故。”

说着，秀继用手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圆弧，那是犊幽村南面的一片海域。

“这么说来，狼烟场这个地方一定比较平坦了。”

“对。我觉得选这里没错。”

秀继赞同言耶的意见，于是今晚的露营地就从远见岭改到了狼烟场。

“好啦，既然决定下来，那我们就不能再磨蹭了。”

言耶果断说道，然后慢慢转身看着祖父江偲。

“祖父江小姐，走吧，三十分钟后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哎？真的？”

祖父江偲有点喜出望外，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走一个小时才能休息。

“真的。不过，每次只能休息五分钟。”

“哎？哎？”

“而且，只能站着休息，不可以坐下！”

“什么？”

言耶拉起目瞪口呆的祖父江偲，无视她满腹的牢骚，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快走。于是，接下来听到的全是言耶的鼓励、催促。

就这样，三人总算在日落之前赶到了狼烟场。狼烟场位于一处面海而立的悬崖峭壁上，有一块六畳大小的草地，非常平整，周围一圈竹子。

“是这里吗？我们到了？”

看到言耶无声地点了点头。

祖父江偲欢呼一声，一屁股瘫倒在地上，嘴里还嚷嚷着：

“太棒了！本小姐如期完成了先生的计划，胜利走完了全程。”

听着这自夸的大话，言耶嘴上没说什么，却不禁腹诽“根本不是这样的吧”。而耿直的秀继张口就是“那个，我们本来不是应该……”。

听着秀继又想重提预计在远见岭露营的事，言耶赶紧截住他的话头。

“祖父江小姐！”

“在！什么事？”

祖父江偲虽然累到极致，心情却出奇得好，大概是因为今天不用再赶路吧。

“那个……”

“哎？到底要说什么嘛？”

一时不知该说点什么的言耶左顾右盼，忽然发现草地中央有几块石头，可能是从石堆上滚落下来的。

“你看，快看，那里，一定是火炉的遗迹。”

“火炉？”

祖父江偲不解其意，旁边的秀继也一脸迷惑。

“对呀，为了让狼烟升腾到空中，特意砌的火炉。”

“可是，烧起火堆不就有烟了吗？”

秀继也在一旁不停点头，显然跟祖父江偲想法一样。

“烧火的目的在于火，而狼烟重点在于如何让烟升腾起来。”

“对，对！”

秀继猛然醒悟过来，而祖父江偲依然一副不解的样子。

“烧火也能产生烟雾嘛。”

“但是，火堆冒出的烟却不会升腾到高空中。往那边看！”

言耶指着犊幽村的方向。

“是不是看不到村子？同样，从村子那边也看不到狼烟场。所以，烟雾必须升到一定的高度才能被发现，而普通的火堆不可能产生范围大又非常高的烟雾。”

秀继恍然大悟。

“也就是说不同于普通的生火，狼烟烧的不是树枝和枯叶。”

“当然也要烧树枝、枯草什么的，不过主要还是树脂含量比较高的松枝和松叶。”

言耶的解说像是触动了秀继的某个记忆。

“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有一次烧松叶，冒的那个烟啊，简直让人手足无措。”

他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认真地写着什么。他似乎是准备通过这次民俗采访，把刀城言耶讲过的各种民俗知识全都记录下来，全都记在脑子里。顺便多说一句，记事本的第一页记录的就是言耶关于侦探小说的构思和讲解。

“对，‘松熏’那种刑讯方式使用的就是燃烧松叶冒出的烟雾。还有，驱除附在人身上的狐妖时，也是使用松熏的方法。”

“用松烟熏熏，狐妖就吓跑了吗？”

秀继半信半疑地问。

“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很多时候反倒把被狐妖附身的人给熏死了。”

“啊，太可怕了！”

祖父江偲一脸惊恐，然后不解地问：

“老师，明明烧的是松油，为什么要说‘狼烟’呢？”

“不愧是祖父江偲编辑，问题果然犀利，直击要害啊。”

得到言耶的表扬，祖父江偲不好意思地“嘿嘿”笑起来。

“是啊，怎么回事呢？”

秀继也一脸好奇。

“刚才说烧的是油脂高的松枝和松叶，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狼粪。”

“真的假的？”

祖父江偲难以置信地盯着言耶，秀继也是一脸震惊。

“因为燃烧狼粪产生的烟雾才能扶摇直上。”

“真的吗？”

祖父江偲依然难以相信。

言耶无奈苦笑着说。

“反正这种说法代代相传至今，至于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不过，既然记作‘狼烟’，一定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嗯，有意思！”

祖父江偲盯着那几块仅存的疑似火炉遗迹的石头，不知在想什么。突然，她猛地抬起头来四处张望。

“老师，照这么说的话，这附近岂不是有狼出没？”

“嘘——”

言耶把食指竖在唇上，靠近祖父江偲小声说道：

“不要这么大声，把狼招来就麻烦了。”

祖父江偲条件反射般地赶紧双手捂住嘴巴。

看到她这副模样，言耶微微一笑。

“据考证，日本最后一次发现狼的身影，是在……明治时代！”

“老师，你！”

受到作弄的祖父江偲作势挥起拳头，言耶赶紧逃开，跑到了火炉遗迹处。

“奇怪啊。”

言耶看着脚下的滚石，抬起头向犊幽村望去。

“怎么了？”

听到秀继的发问，言耶转向大海。

“如果这里曾是狼烟场的话，那么海上的过往船只一眼就能看到火光，待狼烟升起后，海上和犊幽村都能看得到。”

“对，是这样。”

“但是，只有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海上有暴风雨时，过往船只在这片海域才可能面临触礁的危险，那么在恶劣天气下，狼烟还能升到高空吗？”

“那样的话就……”

秀继轻描淡写地来了句：

“宫司说了，狼烟场几乎没使用过。”

“你不早说明白。”

祖父江偲忍不住出口埋怨，秀继面不改色地继续说道：

“所以，又寻找了一处新的警示点，就是我们最初预定在那里露营的远见岭，在那上面点燃火把就好了。但是，陡峭的山路上上下下太费劲，所以最终又在牛头湾的上角前端建造了一个瞭望塔。”

“原来是这样。”

言耶重新把视线投向海面，像是在思索什么，然后抬头看了看天空。

“真快，马上就要黑天了。”

说着，开始准备点燃篝火。

三人吃了些饭团和罐头权当晚餐，接下来大致商量起了第二天的行程，然后准备歇息。

言耶想着祖父江偲一定会对艰苦的露营条件不满，所以主动把自己的睡袋给了她。这个睡袋还是从美军手中买回来的。

“什么呀，这是？”

祖父江偲一脸嫌弃，像是拿到的是一个垃圾袋。

言耶不由得苦笑着叹了一口气。

“这是睡袋。美军在战场上就钻到这里面睡觉。”

“是吗？美国还真神奇，创造出各种各样便利的东西。”

祖父江偲不再嫌弃，改为由衷的赞叹。言耶放下了心，手把手教给她如何使用睡袋。祖父江偲发现钻到睡袋里就不必再担心蚊虫之类，大喜过望。

其实，在战场上这种睡袋还经常被用来收尸，言耶当然没敢告诉她这一点。当前最主要的事就是安顿好这位小姐，尽力让她休息好，以免

影响到第二天的行程。

要是吓到这位小姐，那可就麻烦大了。

言耶心想如果这位小姐知道了这个情况一定会勃然大怒，所以没再说什么，默默地收拾好自己的床铺躺下了。

没过一会儿，这位小姐又开口了。

“哎呀，这么早谁能睡得着？老师，说点什么呗。”

然而，还没等言耶说几句话，这位小姐就呼呼睡着了，看来是累到了极点。不一会儿，秀继也没了声音。言耶确认两人都睡着后，自己也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一早，几乎是天刚亮三人就起床了。毕竟是在野外露营，光线比较强，不可能像在家里那样睡得安稳踏实，天一亮自然就醒了。这一点从祖父江偲身上就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因为她没有对早起发牢骚。

简单吃了点干面包和罐头，三人就出发了。今天必须要在下午到达远见岭，否则就无法在天黑之前赶到犊幽村，那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又要在远见岭露营一晚。

第一次休息的时候，言耶向祖父江偲反复强调了其中的利弊关系。

“不要，不要！”

祖父江偲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虽然睡袋里很新奇，但她也不想连续两晚睡在荒郊野外。

“等到了笹女神社，迎接我们的将是美味的晚餐、消除疲劳的温泉、舒服的蒲团……”

刀城言耶又一次使出“望梅止渴”。幸运的是，这一天祖父江偲没再像昨天那样叫苦连天，只是默默地向前走着，言耶自然也就放心了。

“老师，刚才休息时您说到在神社吃饭的事……”

第二次休息时，大垣秀继像是要特别说明什么。

言耶赶紧岔开话题。

“对了，大垣君，咱们今天在哪里补水呢？”

如果耿直的秀继此时挑明神社的饭菜实在令人难以下咽的事实，势必会一下子打消祖父江偲的斗志，所以言耶及时止住了这一话头。

“对，对，补水。”

万幸，忠厚老实的秀继听言耶提到补水的问题，赶紧掏出地图查看起来。

“图中标注了几处补水地点，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这里。”

秀继指着“极乐水地狱水”几个字，旁边还备注着“岩穴和瀑布”。其实，之前言耶研究地图时也注意到了这个地方，只不过当时首要目的是制定整体行程，所以先放在了一边，不知怎么就忘了。

“这里吗？恰好在远见岭和犊幽村中间呢。”

“绝海洞就在牛头湾上角的外侧。”

地图上画着犊幽村的简图，秀继轻松找到了绝海洞的位置。

“这个‘极乐水地狱水’什么意思？”

言耶饶有兴趣地问道。

秀继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你是怎么办事的吗？”

听到祖父江偲的横加指责，言耶赶紧安抚她，然后又问秀继。

“宫司的信中也没提到吗？”

“提了，但是很奇怪，说是让咱们尽量备水充足一点儿，咱们到那的时候还不知道能不能补上水呢。”

“哦？”

言耶一听，瞬时瞪大了眼睛。

“好啦，那就快走吧！”

“不行啊，老师，距离‘极乐水地狱水’还远着呢。”

可是，还没等秀继说完，言耶已经起身走了。

“只要遇到怪异传闻，刀城言耶是停不下来脚步的。”

“那可怎么办啊？”

听了祖父江偲的话，秀继面露难色。

没想到祖父江偲又气定神闲地说道：

“不必担心喽。只要我说一句‘不行，走不动了’，老师肯定也没辙，只能停下了。”

想想还真是如此，秀继不由得对祖父江偲佩服起来，可是转念一想，她这不是故意磨人吗？所以又觉得不妥。他隐隐觉得作家刀城言耶和编辑祖父江偲之间关系非同一般，深感自己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编辑，必须多向前辈学习。

被秀继在心中一会儿贬低一会儿抬举的祖父江偲，明显与昨天不同，像是变了一个人。随着距离和时间的延长，她虽然也会不时抱怨几句，甚至有时干脆一屁股坐下来喊着“不行了，不行了”，但是没过多久就顽强地站起身来继续往前走。

午饭后，除了陡峭的岩石路段较难对付之外，路程基本比较顺畅，所以三人顺利到达了食坏山的远见岭，虽然比预计时间晚了一点点。

言耶站在与狼烟场同样陡峻的悬崖峭壁上指着左下方向。

“那个就是犊幽村的上角吧？”

“是的。您看它的最前端，那里就是怪谈中提到的瞭望塔。”

秀继站在言耶身旁，不胜感慨地说：

“小时候经常跑去那里，但是像这样登高远眺它还是第一次。熟识的风景，换个角度欣赏，感觉很新奇啊。”

“是啊，换个全新的视角审视熟悉的人、物、场所，颇有意思。”

两人正说着话，祖父江偲走过来。

“老师，站那么靠边，太危险了吧。”

说着往下看了一眼，瞬间猛地一把抓住了言耶的胳膊。

“喂，喂，你这种动作才更危险好吧。”

面对言耶的指责，照往常祖父江偲早就开口反驳了，此时却只是紧

紧抓着言耶的胳膊，小脸惨白，一个字都没说。

言耶并没有马上将祖父江偲带离危险之地，而是在确认她安全后，将视线从犊幽村转向峭壁下，幽幽地说了一句意味不明的话：

“不可思议……”

“怎么了？”

祖父江偲急切地追问。

言耶再次抬起头来远眺大海。

“望着眼前的景象，不知怎么回事，我想到了康沃尔？”

“康……什么鬼？”

“位于英格兰西南端的康沃尔半岛。”

“景色很像吗？”

“嗯，康沃尔也有这样的悬崖峭壁，而且海岸线上到处都是奇形怪状，满是孔洞的岩石。”

“像簭灵大神那样的岩石吗？”

祖父江偲兴奋地问道。

言耶点了点头。

“其实，我并没有去过康沃尔，只是从书上看到的。但是，很不可思议，看到这里的景象，马上就联想到了康沃尔。”

“对啊，您怎么回事呀？又不是只有它，肯定还有其他与这里相似的地方。”

“如果硬要说出个理由的话，大概是因为康沃尔的民间传说很多吧。虽然都不及著名的亚瑟王传说那般流传甚广，但凯尔特人聚集的康沃尔地区流传着很多妖精传说。”

“哇，好可爱啊。”

看着单纯的祖父江偲喜笑颜开的样子，言耶只能苦笑以对。

“说是妖精，其实里面多是邪恶之物，可不是什么可爱的家伙。”

“老师真是的，不管什么，总是能马上拐到那上面去。”

祖父江偲不满地埋怨。

秀继却一副认同的样子，头头是道地分析起来。

“老师听我讲了关于犊幽村的三则怪谈，现在又亲眼见到这样的景象，所以无意识中就把恐怖传说、岩礁地带与曾经在书本上了解到的康沃尔联想在了一起。”

“有道理。”

言耶似乎非常认可秀继的解释。

“或许吧。”

言耶虽然嘴上这样说着，但依然一副迷惑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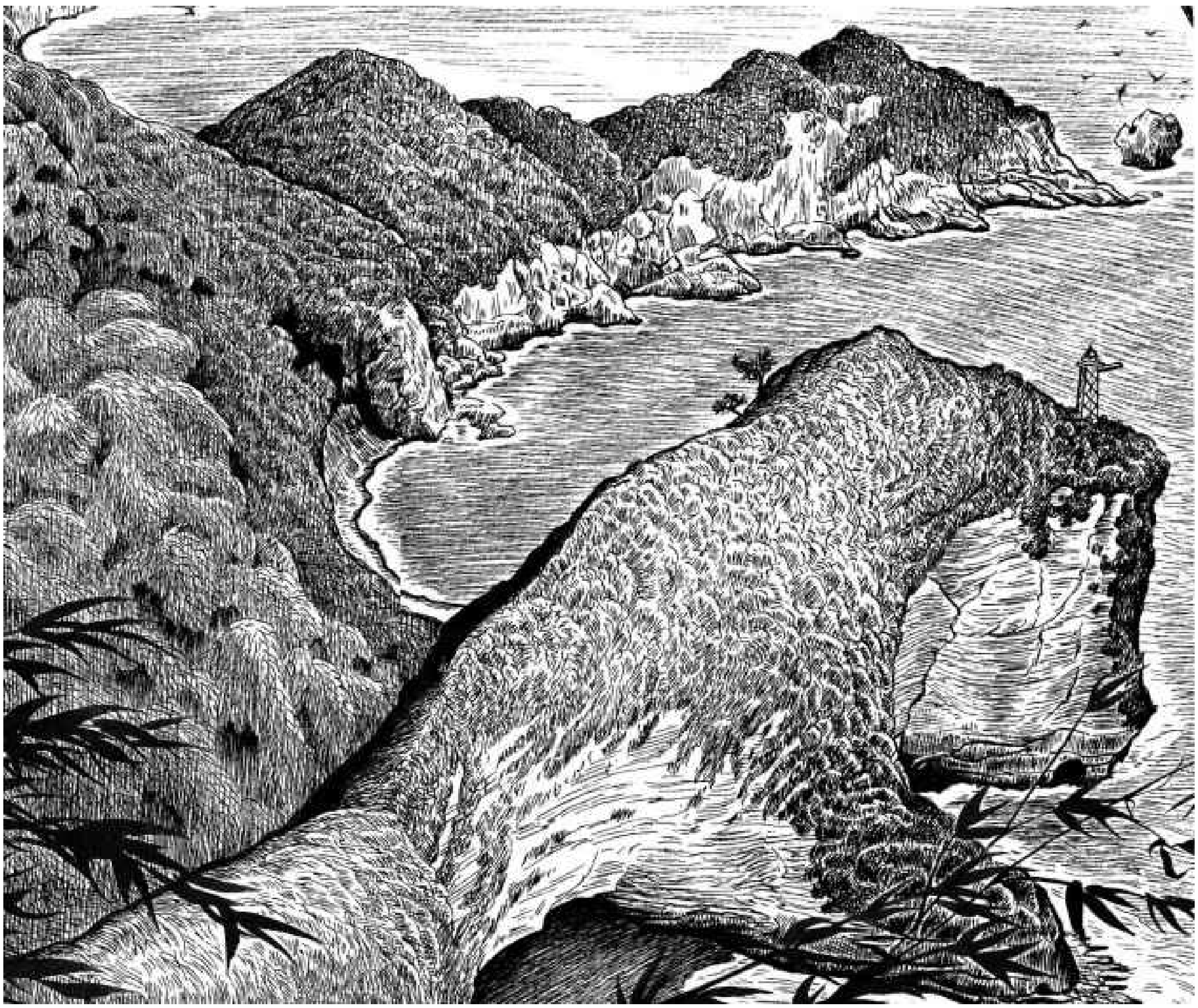
这时，秀继突然捕捉到一直盯着言耶的祖父江偲，眼中闪过一丝不安。

或许此时已经预示着有什么事要发生了，那就是后来被刀城言耶命名为“怪谈杀人事件”的恐怖事件。然而，此时的他是预见不到那些的。

冥冥之中，有什么已经悄然拉开了序幕。

第四章

犊幽村



“还……还不休息吗？”

看着祖父江偲气喘吁吁的模样，刀城言耶无奈停下脚步。

此时，他们刚下了一个陡坡，正要踏上顺着小溪曲折蜿蜒的小路。

“又？”[1]

言耶难掩吃惊地看着祖父江偲，因为应她的要求在下坡前已经休息了一次，而且在上陡坡之前也休息过了。

“怎么‘哞’呢？老师，您又不是头牛，嘻嘻。”

“还能开玩笑，看来还不累。”

“怎么会呢，累，累死了。”

祖父江偲瞬间收回笑脸，有气无力地摇着头。

“刚才那两回只是停下站了下，还没等喘口气呢，您又催着走了，根本算不上是休息好不啦。”

“可是，如果按你想的那样休息，咱们今晚又得露宿野外了。”

“呜！”

祖父江偲无言以对，噘着嘴生闷气。

大垣秀继拿出地图，仔细研究了一会儿。

“我们好像离‘极乐水地狱水’不远了。”

“哎？不是说还挺远的吗？”

言耶吃惊地回过头来，端详地图。

“本来我也觉得是这样。看来，地图上标注的狼烟场到犊幽村的距离与时间有误。”

“这样的话，时间上能比预定的充裕不少吧？”

“太好了！那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休息吧！”

祖父江偲理直气壮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结果被言耶一口否决。

“不行，要走到‘极乐水地狱水’才能休息。”

“哎？什么嘛！”

祖父江偲大声抗议。言耶边安抚她，边再次拿出了恐吓利诱的招数催着她往前走。既然没多远了，按说可以稍稍放慢脚步，但是言耶的心思早已飞到了神秘的“极乐水地狱水”，恨不能一步走到那里。

沿着小溪走过一段相对平缓的山路，右前方出现了一道像是瀑布的水流。

“是不是那里？”

言耶指着一块岩石。岩壁顶部裂开了一道口子，水就是从那里流下来的。

“这哪能称得上是瀑布呢？”

就如秀继所言，水量和水流都太小了，完全没有人们心目中瀑布的样子和气势，看上去就是一道涓涓细流顺着岩壁流下来。

“以前大概很有气势吧。”

言耶奋力跳过小溪，来到岩壁下。

“等，等等，老师，您要干什么啊？不可以！”

无视祖父江偲慌里慌张的阻止，言耶开始往上攀爬。岩壁凹凸不平，既有抓头也有落脚的地方，也不是很高。刀城言耶就是这样的性格，只要条件允许，凡事都要自己亲眼看看，现在他想爬上去一探究竟。

“老师，请不要这样！”

听到秀继的劝阻，言耶顿下了脚步。

“九难道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不过那是没办法。除此之外，请老师不要再进行这般危险的行为。”

“我们不是还有时间吗？”

言耶恋恋不舍地观望眼前的岩壁，扭回头讨价还价，却看到秀继坚决地摇着头。

“我相信凭老师的能力不用费太大力气就能爬上去再爬下来，可是

对我们来说，绝不能允许‘万一’的出现。”

“是啊，是啊。”

祖父江偲也连连点头。言耶只好放弃了。

“不，还有……”

祖父江偲像是有什么重要话要讲，出人意料地轻松跳过小溪，来到言耶身旁。

“您无视我的劝阻，为什么大垣君一说，您就听了？”

“哪，哪有。”

言耶心虚地否认，但依然迎来祖父江偲小姐绵绵不绝的声讨和埋怨。

“啊啊，嗓子干得冒烟了。”

对着言耶发泄了一通不满后，祖父江偲感觉心情一下子舒畅了，同时觉得嗓子有点干，于是自然而然地对着岩壁上的涓涓水流张开了嘴巴。

“呜哇！什么吗，这是？”

她一口吐出了嘴里的水，不停地“呸，呸”。

“怎么了？”

“太咸了！”

“哎？是吗？”

言耶用手指沾了点水，伸出舌头舔了舔。

“是海水！”

“什么？”

祖父江偲完全搞不懂状况。

秀继看着岩壁上方的裂缝，突然“啊”地一声惊呼起来。

“我知道了，这个岩穴一定是通着赛场的。”

“哦，是吗？所以才被叫作‘极乐水地狱水’。”

言耶想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只有祖父江偲还是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

“抗议！你们俩都知道怎么回事了，不公平！”

“好啦，好啦，祖父江小姐，这条小瀑布和这条小溪平时一定都是淡水。但是，先声明这只是我的个人想法，因为潮汐的关系有时就混杂了海水，或者受气候的影响，比如惊涛拍岸的时候，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总之，不要喝它就是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淡水什么时候是海水。”

“所以淡水的时候就叫极乐水，海水的时候就叫地狱水，对吧？”

难得祖父江偲温顺地认真一回。

可接下来的一句话又让人哭笑不得。

“哼，为什么本小姐喝它的时候偏偏就变成海水了？”

按照她一贯的行事风格，自然又是拿言耶当出气筒。

话说回来，在“极乐水地狱水”嬉闹一阵倒是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所以祖父江偲接下来的脚步明显轻快许多。

三人来到了一个陡峻的悬崖前。

秀继看了看说：

“这应该是最后一处难关了。”

登上这个悬崖，再爬上一个陡坡，前面有一座狭窄的吊桥，没有任何扶手。

“大垣君，是谁刚才说‘这应该是最后一处难关了’来着？”

祖父江偲看着眼前的吊桥，不满的语气中夹杂着些许不安。

秀继也有点儿焦躁。

“宫司的信上写着走过吊桥马上就能到达犊幽村，所以我没有特别注意。”

他郑重其事地向祖父江偲鞠躬致歉。

“对不起，是我没有仔细调查。”

言耶赶紧帮他解围：

“以前这座桥一定很安全，所以宫司先生才没有做特别说明。”

“嗯，这样的桥在其他地方也有不少。”

秀继顺着言耶的话说下来，但依然一脸的不好意思。

“很好，我们可以提前到达犊幽村了。”

“是啊，多亏老师制订了合理的计划。”

觉察到言耶丝毫没有怪罪的意思，秀继恢复了常态。

“哪里，哪里，是因为有了宫司先生的信和地图，我们才如此顺利。能取得这两样宝贝的最大功臣当然是大垣君了。”

“不，不，我……”

“不好意思喽，二位，打扰一下。”

两个人客气地彼此恭维着，祖父江偲不耐烦地插话进来。

她看了看两人淡定从容的模样，一下子变了脸色。

“难道我们真的要过这个小破桥？”

“对，必须。”

听到言耶不容置疑的回答，祖父江偲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不行，不行，太危险了！”

“放心，没问题。而且……”

言耶四处看了看。

“而且也没其他路可走啊。不，也不能说没有，那我们只能退回到刚才的小溪，从那里再花上几个小时翻越险峻的山崖。你说，一时的恐怖和长时间的苦行，哪个更……”

“呜……”

迫于眼前的形势，祖父江偲沉默了。

“祖父江小姐，请吧！”

“为……为什么让我先走？”

她吓得连连后退。

“老师，您准备拿我当试验品来确认吊桥是否安全，是吧？”

“那个……”

“老师，您好过分！竟然拿本小姐以身试险！”

“唉，真服了你了！”

言耶仰天长叹，然后耐心给她解释：

“这座吊桥看上去很破旧，其实一直在正常使用。但是就怕万一，所以我想着让咱们三人中体重最轻的你先过比较安全。”

“啊！”

看着她视线闪躲、装糊涂的模样，言耶只能苦笑了。大概是刚才言耶那番话起了作用，祖父江偲沮丧地乖乖走上了吊桥，小心翼翼地挪步过去，起码比言耶和秀继多花了三倍时间。

过了吊桥，山路上和左右两边的山壁上整整齐齐铺着石板，让人一下子感受到了村落的气息，但是石阶上密密麻麻的青苔分明提醒着他们这里依然是山中。十几年前，此地应该是分界，吊桥这头是村庄，那头是山，然而山一点一点侵蚀着人类的领地，先是石板路，然后是铺着防滑坡石块的山壁……

不过，不久的将来，就会迎来大山节节败退的日子。

言耶最后走过吊桥，扭身回望，对着让他们吃尽苦头却又仁慈地护佑他们平安到达的大自然不胜感慨。

当平皿町发展为平皿市的时候，当犊幽村等五个村子合并为强罗町的时候，背后连绵的山脉将被开发，以后再也见不到现在的样子了。

这种石阶层叠的风景也会消失吧？

此处潮湿阴暗，绝非舒适之地，却别有一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妙趣。在久远的过去，当村民们经过险峻的九难道回来时，看到吊桥，看到吊桥这边的石阶和山壁，想必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老师，我们到了。”

言耶一动不动仍站在那里，祖父江偲等得有点不耐烦。

“唔。”

言耶含糊地回应了一声，一步三回头地向前走去。

石阶上的青苔越来越少，前方越来越亮。走着，走着，两边的山壁到了尽头，眼前一下子开阔起来。

“啊！”

言耶情不自禁地惊呼出声。

祖父江偲和秀继在他前面几步远，同样被眼前的景色震撼到了，忘了迈步，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

“我竟然不知道这里有这么美。”

秀继喃喃低语。

祖父江偲奇怪地问。

“你不是以前就认识神社的宫司吗？”

“是的。小时候我来过很多次，但是经九难道来这里，还是第一次。”

言耶看着眼前的景色，眼睛不舍转动一下，只是在嘴上回应秀继。

“咱们在远见岭不是讨论过吗？换个全新的角度看待熟悉的场所，会有全新的感受。”

“是啊，此刻我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

翻过食坏山，犊幽村的风景一览无遗，从高处望下去就像一个山水盆景。陡急的山坡延伸到海中，山坡上是一块块村民们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农田，顺着山坡散落着一座座农家小院，还有纵横交错的迷宫一般的道路。

他们现在位于村庄的东北方向，附近就是竺磐寺，西北方向是笹女神社，二者遥遥相对。从竺磐寺一直往南就到了牛头湾的下角，同样从笹女神社一直往南可以到达上角，但寺庙和神社之间没有直达路，必须穿过夹在两者之间的犊幽村才能互通。

村庄东西两侧伸进海中的两个岬角围成牛头湾，夕阳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折射出梦幻般的光芒，三人沉醉在眼前这幅世外桃源的画卷

中。

“这么美丽的山村，怎么会忍饥挨饿呢？”

大概是想起了秀继讲过的“海原之首”怪谈，祖父江偲一脸同情地感叹。

“只是看上去是个渔村，其实根本无法进行真正的渔业，所以先辈们受尽了苦难。”

大概言耶也是同样的感受，一脸凝重，不过，很快收敛了情绪，转而用轻快的语调问祖父江偲：

“我说，祖父江编辑，你知道这个村子为什么叫‘犊幽村’吗？”

“即兴问答？”

祖父江偲不解言耶为何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但她已经习惯了言耶时不时的怪异言行，随即开动起脑筋来。

“犊幽村的‘犊’字太令人费解，我实在想不出代表着什么，但第二个‘幽’字，我觉得是幽灵的意思，大垣君不是讲过了吗，这里流传着许多奇闻怪谈。”

“可是，最古老的伍助怪谈也不过发生在江户时代，然而在那之前，犊幽村早就存在了。”

“是这样吗？”

祖父江偲不放心地向秀继确认，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是的，据神社和寺庙的文书记载，确实如此。”

“犊幽村的‘幽’字并不代表幽灵，而是‘岩石’的意思。”

面对言耶不留情面的指正，单纯的祖父江偲绷着脸赌气说。

“我怎么能知道吗？”

“犊幽村的‘犊’字是小牛的意思。”

言耶意有所指地直接说出了答案。

祖父江偲似有所悟，慢慢将视线转向了牛头湾。

“啊！本小姐明白了！”

她兴高采烈地欢叫起来。

“村东村西的这两个岬角像两只牛角一样伸进海中，所以也有上角和下角之分。”

“哈哈，不愧是祖父江偲编辑！正解！”

“嘿嘿。”

连祖父江偲自己也意识到这不过是言耶给她面子，但是率真的她依然满心欢喜。

“老师，明明是幽灵的‘幽’字，为什么在这里却代表岩石的意思呢？”

“用到这个字的地形地貌多是山脉或山谷，岩石在古代的发音为‘yiwa’，慢慢演变成‘yuwa’‘yuhu’，最后音变为‘yuu’，后来用汉字幽灵的‘幽’或夕阳的‘夕’来标记。这里夕阳映照，我觉得沿用夕阳的‘夕’字叫‘犊夕村’更合适吧。”

“那也就是说犊幽村的‘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嗯，可以这么说。”

“搞什么嘛！大垣君讲了这个地方那么多的怪事，所以当他告诉我犊幽村是哪几个汉字时，我还期待着会是个多么恐怖的地方呢。”

祖父江偲虽然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是害怕的。正因为言耶了解她这一点，所以此时硬是压下了逗弄她的念头，而且秋天的傍晚看似挺长，其实转眼天就黑了，所以现在也不是开玩笑嬉闹的时候。

“好啦，走吧！”

言耶催促他们。

秀继嘴上答应着“好的”，却怎么看都觉得他有点儿不对劲。

“怎么了？”

“我的记事本丢了。”

“丢在哪了？”

“在‘极乐水地狱水’时还没丢。”

秀继极力回忆着。

“而且，在那之后，我还拿出来好几次。”

这时，祖父江偲横插了一嘴。

“他呀，把老师讲的民俗学知识都记下来了。”

听她这么一说，言耶总算明白了秀继一路上为何动不动就掏出记事本。

“秀继君真好学。”

“老师，你这是话里有话吧，嗯？”

祖父江偲又开始找碴。

这时，秀继突然扭头就往回走。

“不行，我得去找回来。”

言耶吃了一惊。

“现在？胡闹！等你找到记事本，天就完全黑了，能不能很快回来还是个问题。”

“现在赶紧去，我觉得能赶回来。”

“可是你又不清楚到底丢在哪了呀。”

“我大致锁定了几个地方，您请放心。”

“即便如此，也不行！山里人不是有个规矩吗？丢失在山里的东西，不能当天回去找。”

“为什么？”

祖父江偲好奇地问。

“因为回去找东西的人再也回不来了。”

“讨厌！太可怕了！”

“倒是没有明确的理由，如果硬要做出说明的话，可以说是先人体恤辛苦劳作一天的人，不想再让他们劳累的一种说辞吧。所以，大垣君，还是明天再去为好。”

秀继听从了言耶的劝告，带领言耶和祖父江偲向笹女神社走去。神

社看似很近，眼看着就在对面，但是从这里没有通路，只能先顺着山坡下到村子里，然后穿过村子再上去。

途中遇到几位村民，他们都认识秀继，有的秀继不大认识，对方也热情地打招呼“啊，这不是閖扬村的大垣先生吗？”故意装出一副什么都了解的样子。大家好像都知道他在东京的出版社工作，大概是因为秀继出自閖扬村有名的大垣家的缘故吧。

但是，奇怪的是，与秀继说话的时候，不管是谁，一眼都没看过言耶和祖父江偲。给人的感觉又不像是无视，反倒像是他们非常在意两人的存在，只是硬忍着不打听。

实际上，当秀继与人说话时，路过的人则会毫不客气地盯着打量言耶和祖父江偲，一旦对上视线，又马上把头扭向一边。明明很好奇的，毕竟是从未见过的生人，所以才采取这样的态度吗？

他们接下来的行为足以证明了言耶的推测，当秀继向他们介绍说“这是作家刀城言耶先生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大家就七嘴八舌地搭起话来，亲昵地询问从哪里来的呀，来干什么呀……但是一看到言耶想加入会话时，马上又不吭声了，让人不知道怎么办好。

村里很少有车通过，一旦碰到车辆经过时，就要尽量贴着路边走才行，因为路太窄了，人和车几乎是擦身而过。

一路上到处可见地藏菩萨庙、石碑、稻荷神社……无不小巧而整洁，大概这样就不必占用太多的土地资源吧。从每处地方都摆放着贡品来看，笃信神灵的村民应该很多。言耶自然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他还发现了……

“笹舟！”

小巧的地藏菩萨脚下，孤零零地放着一个用竹叶编成的小船。

“哇，好可爱！”

祖父江偲一把拿起，托在手心里仔细端详起来。

“不光这里才有。”

听了言耶的话，她歪着脑袋问：

“其他的地藏菩萨那里，也供奉着这样的小船吗？”

“不仅仅是地藏菩萨，那些稻荷神社啦，石碑啦，都供奉着筵舟。”

“是这样吗？”

祖父江偲转头向秀继确认。

“是的。强罗地区自古把筵舟当作祭品，不过也有像閖扬村那样早就废除了这一习俗的村子。如今，坚持传统的也就犊幽村了。”

“犊幽村虽是个小渔村，但好像竹产品加工业很兴盛呢。”

“没错。”

对上祖父江偲寻求确认的眼神，言耶点了点头。然而，不知为什么，他一直盯着那个筵舟挪不开眼，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什么原因。

祖父江偲的判断是正确的，犊幽村的确是这种状况。

静静立在祖父江偲手心里的竹船牢牢地拽住了言耶的心神，直到她放回原处，言耶还是移不开视线。

“老师，您怎么了？”

“我想起来一件事，江户川乱步老师上中学时和朋友创办了《中央少年》同人杂志，那时他的笔名就叫‘筵舟’。”

在祖父江偲关心的问询下，言耶随口说了一个高深的文学知识。实际上，牵动他心神的另有他事，然而此时他也想不出到底是什么。

向西穿过村子，眼前出现了两条岔路，一条是长长的台阶路，一条是长长的坡道。两条路都可以通往筵女神社，秀继选择了前者。

台阶尽头是一个鸟居，走过去右边是净手池，三人洗手、漱口，然后沿着参道走到神门，进了神殿。

“宫司家就在院子的西边。”

参拜后，秀继领着他们返回参道，大约走到一半的位置向右拐，再走过一段石板路，来到一栋破旧却不失素雅的大平房前，门牌上用毛笔写着“笼室”两个大字。

“有人吗？”

秀继边询问边拉开滑门，语调中能听出一丝紧张。

一位身穿窄袖便服，下着红裙，面貌清秀的年轻女孩应声走了出来。

“筱……筱悬小姐，你好，好……好久不见！”

言耶和祖父江偲都看出了秀继的紧张和羞涩，两人拼命地憋着没笑出来。

“欢迎，欢迎！”

女孩跪在玄关的地板上，深深弯腰致礼，然后抬起头来再次看向言耶，两朵红云飞上雪白的脸颊。

尽管言耶一副风尘仆仆的疲惫样子，但仍不失非凡的气质。

祖父江偲心中暗自得意，与荣有焉地转头看向旁边的言耶，却忍不住惊呼出声。真稀奇，向来对女性不动声色的言耶，竟然罕见地被笼室筱悬惊艳了双眼，看入迷了。

“老师——”

还未等祖父江偲抬手唤醒言耶，里面又走出来一个男子。

“啊，龟兹先生！”

秀继看到他，立刻出声打招呼，样子却怪怪的，手脚好像都不知往哪里放好。而那个叫龟兹的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同样让人觉得奇怪，他只是一动不动地盯着秀继，却一句话也不说。

“他，他刚好要回去了。”

就连那个筱悬也变得极不自然，一股微妙的气息在三人之间盘旋，连带着周围的空气也怪异起来。

言耶明显感受到了这种怪异，特意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没话找话。

“筱悬，名字不错。”

又转过头问祖父江偲。

“是吧？你觉得呢？”

“哎？啊！哦，是的，是的。怎么说呢，反正很可爱，非常秀气。”

听祖父江偲这么说，筱悬扑哧笑了。

“是啊。”

言耶也笑着附和，随后又说。

“不过，祖父江小姐，实际上，筱悬的本意是山野中修行的僧侣们身上穿的僧衣。”

“啊？是衣服的名字啊。”

“筱悬发源于奈良大台原的大峰山。僧侣们是修验道的行者，所以他们在那里登山修行，而且必须去险峻的山中才行，比咱们经过的九难道凶险多了。大峰山有一面山坡完全被箭竹覆盖，几乎无路可走，僧侣们便穿梭其中进行修行。因为箭竹的叶子太坚硬了，很容易就划伤了手脚，于是他们就穿上僧衣保护自己。”

“听您这么一说……”

“对‘筱悬’这个名字的感觉一下子变了吧？”

“哎呀，咱们怎么说起和尚的僧衣这种佛教的事了，这里是神社啊。对，对不起啊，是老师多嘴了。”

“哪有，老师说得很对。”

“不，就是我们不好。”

祖父江偲作势要打言耶，惹得筱悬笑出了声。

而秀继和龟兹两人对此无动于衷。先不说脸色难看的龟兹，若在平时，秀继肯定早就插话进来了，此时却一直沉默着。

顺便提一句，从一开始龟兹就像是根本没看到言耶和祖父江偲一样，与村民的反应一模一样。不，准确地说，他应该瞟了祖父江偲一眼，瞳孔瞬间放大了，大概是因为看到了一个不同于村妇的外来美女。

言耶和祖父江偲的笑闹似乎把筱悬从那种微妙的气氛中解救出来，她说话的语调明显轻快了许多。

“哎呀，我真是糊涂，怎么让客人一直站在门外呢。不好意思，失礼了，快，快进屋。”

“谢谢！”

“打扰了！”

言耶和祖父江偲道了谢，在门口的横框上坐下来开始脱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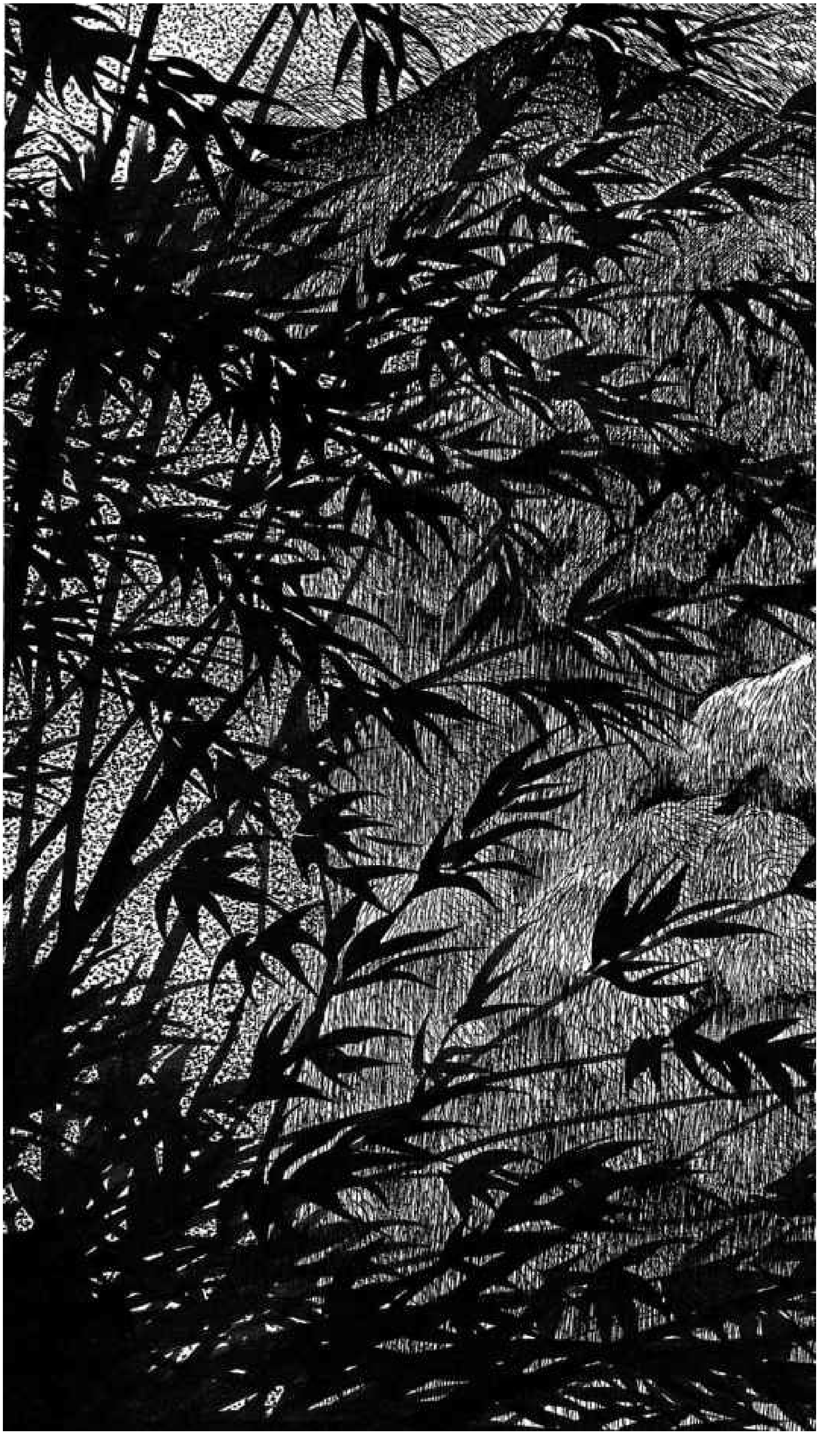
这时，龟兹生气地扭头走了出去。扭头时没忘迅速扫视一圈筱悬和秀继，眼神中蕴含的感情却是天壤之别。前者充满了藏也藏不住的爱慕，后者却充满了厌恶和怒火。如果说视线能够杀人的话，秀继早就死在了龟兹的眼刀之下。

注释

1 日语“又”的发音与牛叫声相近。

第五章

笹女神社



“喂，喂，大垣君，进屋啦！”

在祖父江偲的催促声中，呆站在那里的大垣秀继终于回了神。

“爷爷去石糊村参加集会了，不过很快就回来。”

据笼室筱悬介绍，强罗地区五个村子的代表（并非官方代表）定期在某个村子聚会议事，这次轮到在石糊村。一直以来这些代表们被称为“强罗五人众”，其中就有大垣秀继的祖父。

筱悬将三人迎到会客室，热情地提出建议：

“我不知道爷爷具体什么时候能回来，要不几位先泡个澡解解乏吧。”

“不，不，在宫司大人回来之前，我们不可如此妄为。”

刀城言耶婉言谢绝了，但筱悬依然不泄气地执意相劝。

“老师，要不我们就接受这番好意吧。”

听祖父江偲竟然这么说，言耶赶紧告诫她不可无礼，然而祖父江偲却说：

“那个，老师，您可能没意识到，我们这满身的土、灰，还有臭汗。”

一句话促使言耶改变了主意。本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在两位男人的坚持下，祖父江偲先去洗浴。等会儿客室里只剩下言耶和秀继时，言耶突然开口问：

“刚才那个龟兹，是什么人？”

“是这个村里持有‘竹屋’名号，从事竹制品加工业家的次子，叫龟兹将。您看他那嚣张劲儿，活脱脱一个顽固的小手工业者。”

“大概是想证明自己本事大吧。”

言耶没有随声附和，不动声色地避开秀继对龟兹的奚落，但心中不禁打了个问号。

自认识秀继以来，还从未从他口中听到过对他人的不满和批判。人与人的交往，即便认识时间不长，也能从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中很快看清他的禀性，其实秀继是一个非常忠厚的人。

然而，今天他却对龟兹做出带有如此主观倾向的评判，由此看来，两人之间，不，还要加上筱悬，这三人之间一定有什么事。言耶正想开口问问，秀继却巧妙地岔开了话题。

如果是与强罗地区奇闻相关，或是曾经有所关联的事件调查等，言耶势必要追问到底，但这事似乎涉及到男女间的微妙关系，既然对方有意不想说，他也不便强问强求。这时，秀继提到犊幽村每年秋季举行的礬灵大神祭，一下子转移了言耶的注意力。

祖父江偲出来后，言耶接着去洗浴了。翻山越岭后洗个澡格外清爽，尤其是这次还在野外露宿了一晚，泡泡澡就更加舒服了，洗去灰尘的同时，还能消除身心的疲惫。

将全身浸泡在温水中，言耶闭上眼迷迷糊糊地想着这次民俗采访的事。

原本打算先巡访强罗地区的其他四个村子，结果最先到访的却是犊幽村，而且四则怪谈中的三个都发生在这里。被称之为"现代怪谈"的第四个怪谈发生在閖扬村，但归根结底还是缘自礬灵大神信仰。可以说四则怪谈全都与犊幽村密切相关，所以言耶认为有必要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在这里深入挖掘。

可是转念一想，言耶又觉得必须重视起第四个怪谈——"蛇道之怪"。因为它与其他三则怪谈明显不同，不清楚它的蔓延方式，而且目前仍在进行之中，不可忽视之处太多。所以他又决定即便不在盐饱村、石糊村和矶见村停留，也一定要去閖扬村看看。

言耶沐浴完毕，轮到秀继。

秀继刚一离开，祖父江偲就嘀咕上了。

"据本小姐观察，这三人绝对是三角关系。"

“哎？什么？”

瞅着言耶一脸迷糊的样子，她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

“大垣君、筱悬小姐、还有那个叫龟兹将的，三人之间的关系多明显啊，您这都看不出来？或许筱悬小姐目前对这两位男士还没什么特别的想法，但是这两位男士对她绝对有爱慕之情。”

“当，当真如此？”

仔细想想，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

祖父江偲对着震惊的言耶耸了耸肩，一副“真服了您”的表情。

“不过，老师您没觉察出来也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没挑明关系。”

“三角关系这件事，你是从秀继君那里刺探出来的？”

祖父江偲得意洋洋地点点头。听了她的讲述，言耶总算弄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时候，秀继经常跟着爷爷大垣秀寿到笹女神社来。今天刚到笹女神社时，筱悬提到五个村的代表聚会的事，大垣秀寿和笹女神社的宫司笼室岩喜分别是閖扬村和犊幽村的代表。所以，秀继和筱悬两个人虽然生长在不同的村子，但自小就认识。

“筱悬小姐还救过大垣君的命呢。据说当时大垣君眼看着就要沉到海里去了，筱悬小姐像河童一样快速游过去把他救了起来，可她平时根本不是这样的。”

言耶听出祖父江偲话语中酸溜溜的味道，但他什么也没说，因为他知道一旦插了话，就别再想听正题了，还不知道祖父江偲会拐到哪里去。

龟兹将是犊幽村竹屋家的次子，也是从小就常来笹女神社，早就看上了筱悬，等到筱悬长到十六岁时，他便来找岩喜宫司提亲。可是，当时筱悬根本就没结婚的想法，所以爷爷宫司就替孙女婉拒了这门亲事。然而龟兹却误会了，他固执地认为是宫司反对筱悬嫁给他，而且想把孙女许配给大垣秀寿的孙子秀继，所以逆着孙女的意思推掉了他的求婚。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误会？”

言耶奇怪地问。

祖父江偲想都没想地给出了答案，就像她一直在旁边见证了整件事情的经过一样。

“还不是因为筱悬小姐不管对谁，都一视同仁地温柔相待，搞得龟兹将误以为她对自己有意思呗。”

“喂，怎么能对人直呼其名？”

“一介女子，既漂亮又温柔，对男人而言这就是罪过啊。因为我就是如此啊，当然深有体会喽。”

“喂，你有没有听到我的话？祖父江小姐。”

显然她根本没有听进去言耶的提醒。

“所以，自那之后，龟兹将都是趁宫司大人不在的时候才来笹女神社的哟。”

“哦，是这样。那么大垣君呢？”

听到言耶问到大垣秀继，祖父江偲一下子兴奋起来。

“哎呀，他可真没出息，不管是对筱悬小姐还是对宫司大人，直到现在还没敢表明自己的心意呢。”

“等等。你向大垣君确认过他的想法？”

“哎？不是……”

祖父江偲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还用问吗？您看他刚才的言行举止，不是一目了然？”

“唔，可是，我总觉得不是这样。”

“错不了！”

祖父江偲果断地下了定论。

“不过，我感觉大垣君很怕宫司大人，听说他们大垣家和笼室家世代不和呢。”

“嗯，曾经有笼室家的人入赘到了大垣家，就是分家垣沼家的祖

先，但是垣沼家如今已经没落了。除此之外，好像还有点什么问题。”

“上辈的家族恩怨吗？不过，不管怎么说，为了老师的民俗采访，大垣君还是向宫司大人求到了九难道的信和地图。”

听了她的话，言耶心头闪过一丝不安。如果笼室岩喜宫司是个很难接近的人，那么势必会影响到在犊幽村的民俗采访。

幸运的是，一切不过是言耶的杞人忧天。

刀城言耶和祖父江偲正说着话，突然走进来一位老人，穿着一件有点脏兮兮的劳动服，但看上去又不像能干得了什么活的样子，大概是宫司好心雇他打个杂，借此给他份收入吧。

“失礼了，让您们等这么长时间。”

没想到，这位老者竟然就是笹女神社的宫司笼室岩喜。

“啊？”

“哎？”

两人一时没反应过来。也难怪两人是这样的反应，宫司的装扮不应该是白色和服配水色裤子吗？而这位老人穿着劳动服，而且是已经穿了相当长的时间，相当破旧，所以怎么看怎么像神社的男仆。

毕竟言耶一直奔波在外，见多识广，经验丰富，随机应变能力比较强，他很快回过神来。

“啊，宫司大人，您回来了。您不在的时候我们冒昧闯了进来，实在不好意思。”

“这是说哪里的话呢，多礼了。”

“失礼了。”

言耶鞠躬致歉，然后介绍自己和祖父江偲。这时，秀继洗完澡走了过来，看到岩喜宫司后一下子怔在了原地。

“噢，秀继。很好，你们顺利到达了，我的地图还有用吧？”

“有，有用。”

言耶看着两人的互动，明显感觉秀继在宫司面前畏手畏脚。与豪放

磊落的宫司相比，秀继太拘谨了。

待宫司沐浴后就可以吃晚饭了。

大概是不想让言耶他们等待，宫司如乌鸦点水般地很快洗完出来。

饭桌上，宫司略带遗憾地说：

“如果是春天就好了，可以吃到鲜美的竹笋。现在这个季节，实在没什么好吃的。”

实际上，端上来的每一道菜都很味美。一问才知，这些菜基本都是出自筱悬之手，帮工的妇女只是打打下手。

“谁要是娶了筱悬小姐，那可真是天大的福气啊。”

祖父江偲意味深长地看向秀继，可是秀继却只是闷着头吃饭。

“哈哈，她还是个孩子。”

不知宫司是不是看到了秀继的反应，苦笑一下否定了这个话题，像是表明“结婚还早”。

“真希望她长大后能像这位女士，既漂亮又可爱，还很稳重。”

听了宫司的话，祖父江偲高兴得眉飞色舞，傲娇地看着言耶，像是在说：“听到了吗？”

然而言耶却故意转头问秀继。

“女士？说的谁呀？”

照往常，祖父江偲早就一蹦而起怒喊“肯定是本小姐我”，但在此时这个场合，她只是轻轻地瞪了言耶一眼。正好这时筱悬端菜上来，祖父江偲笑着看她，像是有意延续结婚的话题。

“村里的男青年们，肯定不会放任筱悬嫁到外面去的吧。”

谁知，言耶不识相地插话进来：

“宫司大人，说到犊幽村这个名字，我认为……”

宫司立刻被言耶的话题吸引过去了，关于筱悬的话题就此结束。

祖父江偲竟然罕见地没有生气，大概是意识到刀城言耶不会轻易做出打断别人话头的无礼之举，一定是有他自己的考虑才有意岔开话题。

凭着长年的经验，她觉得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现在无所谓了，随他去吧。不过，她事后铁定要问言耶，如果只得到一句“我只是对三角恋爱关系不感兴趣”的解释，她一定会暴跳如雷。

宫司听了言耶对犊幽村这个名字的解读后，表示由衷的佩服。

“您太厉害了！事实的确如此。”

“村子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这个，我也不清楚。”

岩喜宫司说，竺磐寺天正十九年（1951）的史册中有“犊幽村太郎左卫门”的记载，那说明犊幽村在安土桃山时代[1]就已经存在了，至于何时形成了村庄，大概是在江户时代以后。

“笹女神社，没有这样的记载吗？”

听了言耶的询问，宫司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有倒是有，就是不如竺磐寺的文献悠久。”

“一般来说，寺庙中的史册都相当古老。”

“老师您到各地，都会翻阅寺庙的史册吗？”

在回答岩喜宫司的问题之前，言耶郑重地做出回答：

“您是阅历丰富的老前辈，怎么能称呼我这年轻小辈‘老师’呢？万万不可，我实在担当不起啊。”

“哪里，哪里，老师不用想那么多。您是一直关照秀继的作家老师，我当然应该叫您‘老师’啦。”

“可是……”

“既然您说我是老前辈，那我看人的眼光可不比寻常，我认为称您为‘老师’再合适不过。”

“不，不能……”

“每到之处，您都会去看寺院的史册吗？”

宫司又回到了刚才的问话。

面对这接二连三的追问，言耶只好抛开刚才的话题作答。

“是的。因为寺院的史册中一般都会有死亡、葬礼的记录，从中可以获取大量的信息。不过，我最关心的不是亡者的名字，而是他的出生地。”

听言耶这么解释，祖父江偲疑惑地问：

“老师，亡者不都是那个村的人吗？”

“大部分是，但也有外来者。简单说吧，就是仅凭史册就能看出当时的人口流动情况。”

“老师就是老师啊！”

岩喜宫司越看言耶越顺眼。

“我们神社也有历代宫司记录下来的日志线装本，如果需要的话，您可以看看。”

“真……真的？那真是太感谢您了！”

言耶的兴奋溢于言表，兴奋地向宫司深深鞠躬致谢。

接下来谈到关于磐灵大神的话题，言耶貌似无意地说：

“对了，我听说有一位民俗学者现在就寄宿在竺磐寺。”

“你说他啊。”

听了言耶的话，一直开心聊天的岩喜宫司突然变了表情和语气。

“那个人怎能称得上是‘学者’‘老师’？”

“怎么了？”

“竺磐寺的真海住持，还有我，虽然允许他翻看寺院的史册和神社的日志，但不过是出于礼节而已。”

喝红了脸的宫司，大概是真动了气，此时脸更红了。

“那个叫及位的男人，还真是人如其名，不知廉耻地窥探别人家的隐私。不管哪个村子，谁还没有点不可触碰的心酸往事，就拿犊幽村来说，就是贫困，难保温饱。当然，如果真是为了学问，需要了解情况的话，我定当竭力支持。但是那个家伙不同，素质太低，简直就是偷窥成癖，而且不单单是兴趣的问题，我觉得他就是本性恶劣，不怀好意。”

看来，异端民俗学者及位廉也触碰到了岩喜宫司的逆鳞，听说如今他已经被禁止出入筐女神社了。

“竺磐寺的住持，怎么想的？”

目前及位并没有被赶出寺院，所以言耶才这么问。

“他呀，就是个不守清规、没有原则的和尚。”

宫司无奈地回答。

“怎么说？”

“只要能赚点住宿费，他就满足了。”

不过，岩喜宫司的语气中倒是听不出丝毫责备的意思，反倒有点让人觉得他很高兴看到真海不守清规的事实。

“而且，他还喜欢女人。”

竟然说到了这种程度。言耶大为震惊，一时不知该怎么回应。

看到言耶的反应，宫司赶紧撇清自己。

“就是因为这个真海，许多不明真相的人都指责说强罗五人众都是一路货。我可不是这样，五人里边也就那个和尚不着调。”

“呀，真没想到……”

言耶不知该说点什么，又绕回到本来的话题。

“那个及位竟然还能付住宿费，还真是出人意料，听说他可是非常吝啬的。”

宫司却再次苦笑着摇了摇头。

“哪是他出的钱呢，是与他一同住在寺院中的那位，日升纺织的久留米先生付的。”

听到这个答案，连秀继也忍不住惊异地出声询问：

“为什么？”

宫司摇着头，一副惋惜的表情。

“久留米先生待人真诚，是个很正派的人。他说五个村子合并后，虽然跟日升纺织打交道的只是原来的閖扬村，但是与其他村子也要搞好

关系，所以就从犊幽村开始做些前期工作，谁知不幸的是，被那个及位利用了，真是可怜。”

及位不仅花言巧语地骗取了和平公寓房东的信任，就连日升纺织的董事久留米三琅也被他笼络了。

“如果只是久留米先生，也就罢了，可他连犊幽村的村民也不放过。”

“村子里有谁与及位走得比较近？”

“竹屋的龟兹将。”

听到宫司说出这个名字，言耶、祖父江偲，还有秀继大吃一惊。

“估计他是觉得龟兹家拥有‘竹屋’名号，而且还是村子里古老有势力的家族，一定能派上用场。此外，听说他还跟垣沼亨的关系比较密切，垣沼家是阴扬村大垣家的分家，不过如今已经没落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及位的心机很深啊。”

宫司揶揄说“不能不佩服人家的本事啊”。

“有一次我不在家，那家伙和龟兹一起来了，把筱悬缠磨得不轻啊。筱悬呢，就是性子太软，对谁都好言好语的。”

言耶注意到岩喜宫司说到孙女时，挑起的眉、眼弯了下来，犀利的眼神温和了许多。

“筱悬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相继去世了，跟我当年的遭遇一样啊，我能痛彻体会到她内心的凄苦。”

祖父江偲不停地看向秀继，好像在说：“现在可是趁势向宫司提出娶筱悬为妻的最佳时机啊！”然而，秀继却一直盯着宫司，压根没注意到她的小动作。

“但是，我绝对没有娇惯她，也不允许她不懂道理。”

铿锵有力地说出这句话时，宫司脸上露出骄傲和自豪。

“筱悬小姐就是在宫司大人深沉的爱和教育下才成长为这么好的姑娘。”

“老师您可真会说活。”

岩喜宫司脸上乐开了花，眼圈却红了。

突然，他盯着言耶。

“老师，您还没结婚吧？”

“啊！”

祖父江偲发出一声不明其意的惊呼，言耶随即强行转移了话题。

“我们听大垣君讲了这地方的四则怪谈……”

言耶长舒一口气，感激地看了祖父江偲一眼，然后顺势说出他给四则怪谈起的名字，接着又讲了自己的感受。

“可以看出‘海原之首’和‘物见之幻’都是关于死者的怪异事件。而‘蛇道之怪’，假如说蝇玉是碆灵大神的化身，可我一点儿头绪也没有，不知该从何解释。”

“还有閖扬村里发生的那些怪异事件。”

祖父江偲补充了一句，但言耶并没有接她的话茬，因为他觉得此时最好不要把村里发生的小火灾以及村民中毒事件与这个怪谈联系起来。

“与这三则怪谈相比，‘竹林之魔’的特点在于我们只知道是神殿里的某种祭神，但不知其本来面目。”

“哦？‘竹林之魔’，总结得真绝妙啊。”

宫司赞叹地说。

“为什么这么说？”

言耶本能地追问了一句。

“因为自古传说竹林宫神殿里祭祀的就是竹魔。”

听到这个答案，言耶一下子暴露出听到奇闻异事就兴奋的老毛病。

“竹……竹……竹魔！”

听到他突然的大喊大叫，岩喜宫司和秀继惊讶得一瞬间脸都变色了。

“嗯，好……好像写着‘竹魔’。”

宫司连连点头。

“哦，原来是竹魔啊。我在学生时代曾经偶然遇到两个孩子消失在武藏茶乡的箕作家竹林中的事件，两个活人不可思议地莫名失踪了，而那个竹林中也有座神殿，祭祀的虽是宅神[2]，却是像被称为天魔的天狗一样的存在……”

言耶兀自唠叨着。

“抱歉，让您们见笑了。”

看着言耶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痴迷神道的模样，祖父江偲替他向宫司致歉。

而言耶根本没有注意到她的行为，也根本没听她说了什么，只是兀自嘀咕着。

“天狗这个名称最早出自《日本书纪》。流星自东向西划过京城的天空，书上记载着‘非流星，是天狗也’，意思是那不是流星，而是天狗。”

“刀城老师一遇到自己不了解的奇闻怪事，就会忘我地开始唠叨。”

“不过，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段时期认为天狗是预示凶祸的星星，大概就是由此传到日本来的吧。”

“您们等着看吧，老师是不会停下来的。”

“其后，天狗之名自平安时代[3]开始屡见不鲜，出现在《大镜》《宇津保物语》等古书中。《宇津保物语》中有段‘遥远的山中传来乐器声，原来是天狗在演奏’的记载。由此可以看出古人用天狗来解释自然界的奇妙现象。”

“一开头就收不住了，老师非得把脑海里浮现的东西全都一股脑地讲出来才罢休。”

“《今昔物语》把天狗说成是一种抵抗佛教的妖怪。天狗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一种神奇之物，这本书却把它刻画成佛教的敌对者。不过，由于佛教色彩过于浓厚，要有保留地看待它的内容。”

“接下来该说到镰仓时代[4]了。”

“有意思的是《平家物语》中的记述，‘天狗像人，像鸟，又像犬，有人的手脚，狗的脑袋，还有一对鸟的翅膀，会走能飞’，这比较接近我们想象中的天狗形象。书中讲到人们笑说‘无情无趣，知康被天狗附体了’。由此可见，天狗能附体到人身上。还说有个高傲自大的僧侣‘变成了上不能成佛下不能入地狱的天狗’。”

“照这么看来，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下来了。”

“在这之后，《源平盛衰记》中也提到有个骄横无礼的法师变成了天狗。不过，虽说一概而论都是天狗，其实……”

“要想控制住这种狂乱，除非将老师的兴趣拉回到原来的怪谈上。”

直到这时，视线一直在言耶和祖父江偲间来回游移的宫司才猛然回过神来。

“啊！我忽然想起来，刚才说的竹魔，在古日志上被写作‘蓄魔’，就是储蓄的那个‘蓄’字。”

言耶的喋喋不休戛然而止，猛地转向宫司。

“蓄魔！这，这是什么意思？”

有了刚才祖父江偲的解释，宫司好像已经完全适应了言耶的古怪言行，这次他没有露出丝毫的惊讶，而是自然地微笑着说：

“我也不清楚竹林宫的神殿何时，又是因何而建。怎么说呢，竹林宫本身就是谜一样。”

“神社保存的日志中，没有关于竹魔的记载吗？”

“有倒是有，只是推测神殿里祭祀的是饥饿年代的饿死者。”

“原来如此啊。这么一说，‘竹林之魔’就不难理解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怪谈的内容就是对神殿由来的解释？”

“这不正是怪谈原本的作用吗？”

“啊，说的也是。那么，蓄魔是怎么回事？”

看着言耶的急切模样，宫司觉得很好笑。

“有一个节俭成性的村民为了应对饥饿，平时非常注意积攒食物，可是等饥饿真正来临了，他却又不舍得拿出能救命的食物。”

“真是的，明明是为了不挨饿才积攒的。”

“本末倒置有时也能将坏事变成好事。因为不舍得，那个男人和他的家人活活饿死了，为了用这个惨痛的事情警示后人，所以在竹林宫的神殿中祭祀这家人。”

“这是好几代之前的宫司大人进行的考察吧？”

“与我的碌碌无为不同，前辈都非常优秀。”

宫司与有荣焉地笑了，言耶也报以微笑。

“以前有没有发生过这些亡灵出来作祟的事件？”

“有。但是日志上没有相关记载。”

“是特意没有记录下来吧。”

“有这种可能。”

“总之，那位宫司大人认为不是竹魔而是蓄魔，对吧？”

“由此看来，前辈是个乐观派呢，原本的故事毕竟太凄惨、太可怕了。”

“还有一种说法由来已久，说是竹林宫的妖魔是砦灵大神。”

听言耶这么说，宫司脸上露出复杂的神色。

“砦灵大神可比竹魔的历史久远多了。但是，村子一出点不好的事，便会统统推到砦灵大神身上，长此以往慢慢就有了竹魔的真身是砦灵大神的说法。”

话题从竹林宫转到了牛头湾的砦灵大神。秀继已经跟言耶他们说过很快就要举行砦灵大神祭的事，就是不知什么原因，日期还没确定下来。

“过去一直都有固定的日期。”

听宫司这么说，言耶甚感意外。

“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日期上有什么说法吗？”

“不能说没有，一般都是夏末秋初的时候，至少也是在冬天来临之前。”

“这个时间范围也太大了吧。”

“按如今的年历，应该是八月下旬到九月中旬之间。”

“可是，今年还没……”

看着宫司阴沉下来的脸色，言耶赶紧闭上嘴。涉及到当地的传统仪式，该注意的礼仪礼节必须要注意。

“您已经知道近期閖扬村发生的各种怪异事件了吧？”

岩喜宫司调整一下情绪，问了这么一句话，显然还是听到了刚才祖父江偲的那句补充。

“是的，听大垣君讲过了。”

“碆灵大神祭虽然在犊幽村举办，实际上和閖扬村也有关系，因为小唐食船就是从那里出海的。”

“海原之首”怪谈中已经提到过唐食船，就是传说中从海那边满载食物而来的救命船。

“啊，我明白了！”

像是想通了什么似的，言耶大叫起来。

宫司不由得感叹：

“不愧是老师！我稍微一提，您就马上明白了。佩服，佩服。”

“哎？什么，什么？我不明白啊。”

祖父江偲迷惑不解。

言耶给了她答案。

“掀起閖扬村风浪的元凶是蝇玉的谣言四起，而且也有人说蝇玉的真身就是碆灵大神。这种时候举办碆灵大神祭，唐食船按照惯例从閖扬村出航的话，閖扬村的人会怎么想？”

“也是啊。”

祖父江偲点了点头。

岩喜宫司补充说道：

“当然，大部分村民还是能理解的，但是不知道年轻人和外来者会有什么反应。因此，考虑到这种不安因素，五人众商定暂缓举办璐灵大神祭。”

不过，说是暂缓，基本已定在后天进行。

言耶和宫司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直到祖父江偲打了个大大的哈欠，秀继困得都打盹儿了，两个人仍相谈甚欢。

“大家都累了吧。”

最后多亏了过来看看情况的筱悬的一声提醒。祖父江偲和秀继不禁在心里对她千恩万谢。

果不其然，言耶露出不满的表情，但岩喜宫司的一句话顿时又让他喜笑颜开。

“明天早饭后，我领各位去竹林宫吧。”

此时的言耶完全忘记了他在远见岭上产生的怪异感觉，直到在竹林宫中遇到匪夷所思的恐怖状况时才猛地再次想了起来。

注释

1 安土桃山时代：1573年（或1568年）至160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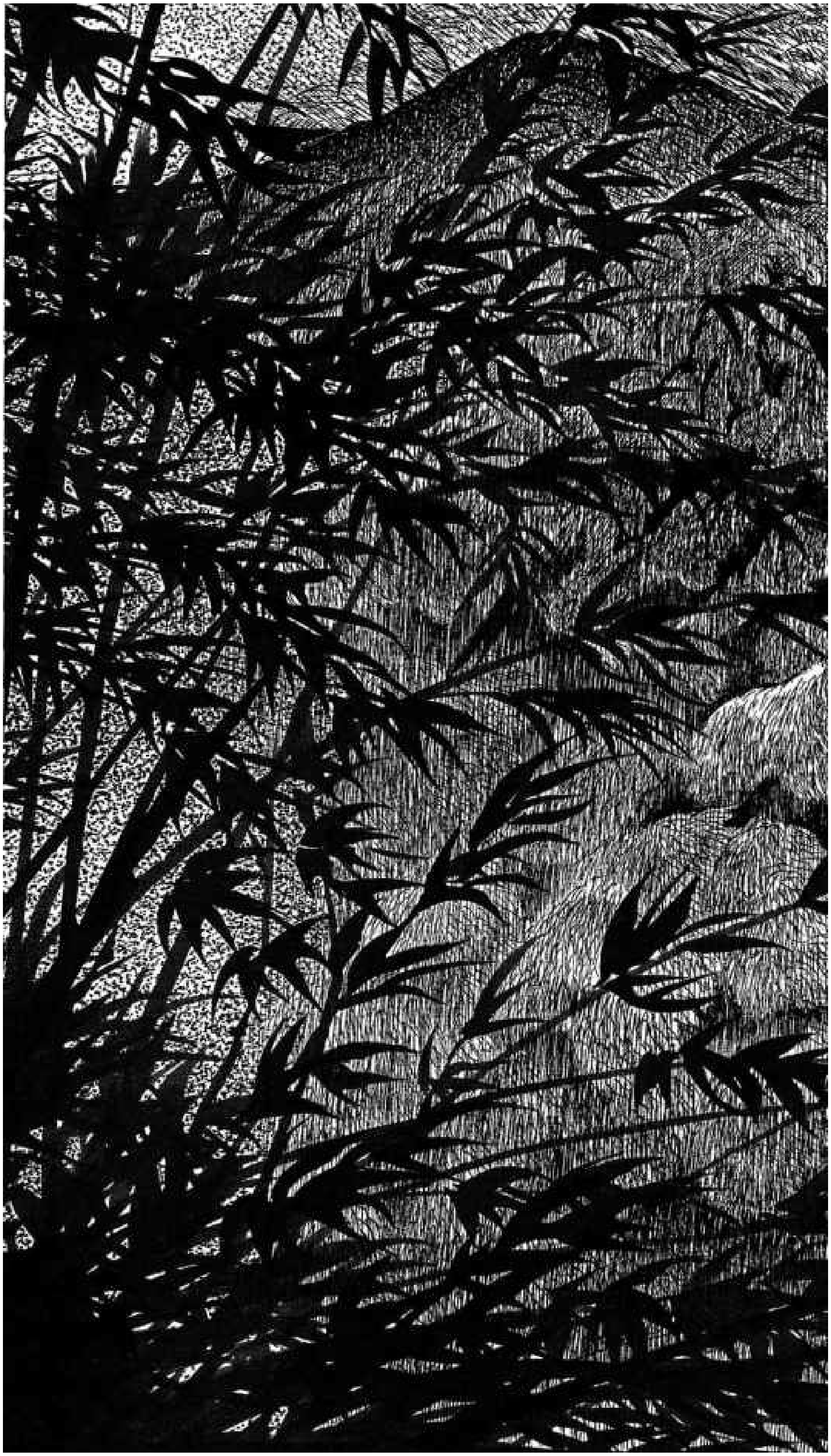
2 宅神即屋敷神，是宅邸所在土地的神，通常供奉在家中或者属于自己的土地山林中，其历史悠久，现在已从守护一家一族的神明升级为地域守护神明。

3 平安时代：794年（或784年）至1192年。

4 镰仓时代：1185年至1333年。

第六章

竹林宫横死



晚上，刀城言耶他们住在神社的另外一栋房子里，言耶和秀继一间屋，祖父江偲住在他们隔壁。两天的长途跋涉，再加上晚上喝了点酒，三人很快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言耶最先醒来。需要外出搜集情报时，祖父江偲向来比言耶起得晚，作为一个编辑有点不应该，但好处是言耶可以趁她未起床时悄悄外出，所以他从来没对此表示过不满。先不说祖父江偲，就连作息时间规律的秀继都还在呼呼大睡，不免有点惊讶。不过稍一想就明白了，秀继这两天陪同他们一起翻山越岭，而且之前独自往返了九难道的半途，自然比他们更加疲惫。

吃过早饭，笼室岩喜宫司领着他们前往竹林宫。

笹女神社的周围，只有南面是犊幽村的家家户户，其余三面全是茂密的竹林。宫司说除了竹林宫周边，村民们可以来随意砍伐竹子。

几个人走在竹林中细细的小道上。虽然外面已经大亮，但竹林中还是微暗的状态。

“犊幽村靠竹林也靠不了几年啦。”

“为什么？”

“五个村子合并为强罗町后，听说这里要修成一条大马路。”

宫司语气中明显带着落寞。

“有点可惜啊！”

望着周围密密麻麻的竹子，言耶不无遗憾地回应。

“想到祖祖辈辈靠它讨生活的竹林就这样没了，真是觉得愧对祖先啊。”

“您反对村子合并？”

“不，当然不反对。”

面对言耶的试探，宫司一口否认。

“随着时代的推移，村子不断开拓领地，越来越大，这是发展。然而，这片背山临海的狭窄区域很难获得发展。”

所以，几百年来，犊幽村只能沿着海岸线向东，再向东，分成几个村子。不过有意思的是，紧接着犊幽村之后形成的并不是相邻的盐饱村，反倒是离得最远的閖扬村，其后才慢慢依次出现了盐饱村、石糊村和矶见村，最终形成了如今五个村子构成的强罗地区。

“强罗五人众这个组织过去就有，五个村子分别出一个代表，干什么的都有，并不统一。像我是神社的宫司，盐饱村的代表是一名医生，石糊村的是村长，矶见村的是寺庙的住持，閖扬村的是原村长。”

閖扬村原来的村长，就是大垣秀继的祖父大垣秀寿。

“不过，有一点是统一的，那就是各位代表的祖先一定出自犊幽村。”

“也就是说各个代表必须是当初开创新村庄的领头人的后世子孙。”

“是的。其实，代表们并没有特别的权利，反正只要是这个家族的后人，有时候不管愿不愿意就得成为强罗五人众的成员。”

“强罗五人众不会是背后的掌权者吧？”

言耶嘴上开着玩笑，其实内心非常认真地在问这个问题。

每个地区往往有一些在当地极有势力的组织或互助会，根据言耶以往的经验，如果不提前了解清楚，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民俗采访的成败，所以他此时非常关心强罗五人众是不是这里的隐形当权者。

听了他的话，岩喜宫司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肯定能穿上高级衣服了。”

宫司身上的衣服与昨天穿的差不多，也是有点脏兮兮的，像是下地干活时才穿的衣服。

“您随便去村里打听一下就明白了。大家可能会说五人众作用可大了之类的话，其实那是给我们面子故意含混其词，要让他们说说我们具体有什么实权，一个也说不出来的。”

“换句话说，强罗五人众只是一种名誉职务。”

“哈哈，不愧是作家老师！就是能一语中的。其实就是村民们抬举我们，仅此而已。”

继而，宫司眉开眼笑地说。

“五人众虽然没有什么利益和好处，但必须得感谢我们的先人是各个村的开山始祖啊。”

“此话怎讲？”

宫司回视着诧异的言耶，脸上浮现出孩子气的笑容。

不过，祖父江偲突如其来的一声惊叫打断了他们的会话。

“啊——”

“怎么了？”

言耶关切地问。

祖父江偲表情僵硬，结结巴巴地说：

“有……有……有东西！”

“哎？在哪？”

言耶赶紧四处查看，却什么也没看到，四周唯有密密麻麻高耸的竹子。

“祖父江小姐，在哪边，你看到了什么？”

言耶再次询问，这才注意到祖父江偲呆呆地盯着地面。

“从那边竹子的根部传来‘沙沙’的声音。”

“女士，可能是蛇吧。”

对宫司满不在乎的解释，祖父江偲默默地没有理会。对她来说，这可是非常不得了的危险时刻。

“老师，咱们回去吧。”

“不行，去竹林宫。”

“不要！”

看到两人各不相让，秀继出来打圆场。

“前辈，放心吧，没事的。只要我们跟在宫司后面，留意脚下就行了。”

“我不是你的前辈，都说多少次了，听明白了没有？！”

虽然祖父江偲一再抗议，但秀继认定她与言耶关系紧密，所以从未听从。

“喂，喂，注意地面！”

言耶忍不住出声提醒。

但是，话还没说完，就被宫司的一句话吸引了过去，再无暇顾及背后的祖父江偲。

“回到我刚才说的……”

“哦，您刚才说强罗五人众必须要感谢先人是各个村的开山始祖。”

“没错。您看，这片竹林呢，归属笹女神社所有，其他成员在村北也都拥有各自的山林。比如说秀继的祖父大垣秀寿，閖扬村的久重山就是他家的。所以，如果要修贯通五个村子的大路，那么每一家拿到的土地赔偿金将会非常可观。”

“原来如此。”

非常现实的话，一般人说出来，可能让人觉得俗不可耐，但是同样的话从率真淡泊的宫司口中说出来，反倒让人不由得想向他道贺。

但是，言耶依然放不下心中的疑问，直言不讳地问：

“所以，您能坦然接受竹林的消失？”

“五个村合并是国家的政策，纵然我们着急抗议也没什么用，所以还不如坦然接受。这事起码对村子发展有好处，而且我也终于能有钱修葺一下破旧的神殿了。若是这样，天宇受卖命大神一定会宽恕我吧。”

“笹女神社的主祭神天宇受卖命大神，是传说中的‘舞神’……”

说到此，言耶猛然醒悟过来。

“《古事记》中记载，天照大神躲藏到天岩户时，就是天女受卖命女神手持竹叶跳舞才引出了她。柳田国男老师在《巫女考》中也提到

过，巫女跳舞时手中之所以拿着小竹叶就是源自天女受卖命女神的传说。总之，神社周围竹林环绕，而且名字叫‘笹女’，其祭神为天女受卖命大神，就是在完美阐释这一古老传说。”

言耶首先讲述了自己的一番推理，然后才导入关键的问题。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竹林宫又是怎么回事呢？”

“竹林宫残留下来的确没什么意义，神殿可以移到别处祭祀。”

岩喜宫司说着，突然停下了脚步。

“竹林宫，到了。”

言耶却呆愣在原地，因为他四下看了又看，眼前并没有竹子，而是高高的茂密杂草。

“竹林宫周围看上去像是一片原野。”

“自古就是如此吧，反正在我成为宫司之前，就是这个样子。”

“里面的神殿也……”

“不，不，虽然也祭祀，不过好几个月才来一趟。”

宫司领着大家沿着草地，往对面竹林的左边走去。

“这样看去，比起我们刚才走过的竹林，竹林宫的竹子密度实在惊人。”

听了言耶的感叹，祖父江偲和秀继也不约而同点了点头。

很快来到一个草地明显被人踩踏过的地方，眼前是一条杂草被随意劈开，杂乱无章的小道，尽头处连着一处没有生长竹子的空间，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看上去就像是庙会上鬼屋的入口。

竹林入口处两侧的两根竹子之间挂着一根注连绳，让人联想到神社的鸟居。

“这就是竹林宫的入口。秀继小时候来过，还记得吗？”

被点到名的秀继脸色稍变，表情僵硬，看来当年留下的不是什么美好的记忆，甚至说他现在满脸恐惧也不为过。

宫司在鸟居的注连绳前拜了一拜，走了进去，一下子消失在昏暗

中，就像被竹林宫的入口吸进去了一样。

言耶正要随之进去，衣服突然被人拉住了。

“哎？”

他吃惊地回过头去，看到一脸惶恐的祖父江偲。

“真，真要进去吗？”

“当然。我们不就是为此而来的吗？”

“可是……这里面不是有迷宫吗？”

“正因为如此，才更加富有乐趣。”

祖父江偲眼神中是浓浓的怀疑，可言耶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进去了。

“好不容易来一趟，咱们三人最好间隔开进去。”

“什，什么？！”

面对祖父江偲震惊之下的诘问，言耶脸上露出怪异的表情。

“里面不是有迷宫吗，三人同行肯定不如独自探索有意思。”

“老师，您脑子坏掉了吧。”

听上去像是玩笑话，但祖父江偲的表情极其认真。

“您要找乐子也得分什么时候啊。”

“那要不这样吧，祖父江小姐，你在原地等我们。”

言耶说着，欲抬脚进入竹林宫，不料被祖父江偲一下子抓住后背。

“喂，喂。”

“不要，我不要一个人进去，也不要一个人等着。”

“我说……”

这时，秀继像是领悟到了什么。

“老师，我认为我们应该一起进去。”

“哎？说什么嘛，好不容易碰到个迷宫。”

“要不，你们一起，我等会自己进去。”

“好啊，好啊。”

祖父江偲迅速响应，言耶却又改变了主意。

“好吧，三人一起。”

话音未落，人已经走过了鸟居。祖父江偲赶紧追了上去，接着秀继也走了进去。

刚才走在笹女神社周围的竹林中就感觉比外面暗了许多，竹林宫中越发昏暗，显然竹林的密度有不小的差异。抬头寻求光亮，却看到两边高高的竹尖向内弯成圆弧状，竹叶层层叠加，遮天蔽日，同样是黑乎乎一片。迷宫的小路比想象的还要窄，勉强能使一个人通过，给人非常强烈的压迫感，感觉两边的竹子正在朝自己慢慢挤压过来。

就连起初提议各走各路的言耶，每到转角时也不止一次突然就冒出了幸亏背后跟着祖父江偲的念头，有人做伴心里踏实了许多。当他发觉自己竟然产生了这种意识时，心里不免一惊。

“沙啦，沙啦……”

不断从竹林宫深处传来行走在石子路上的脚步声。言耶虽然明知道是岩喜宫司，但不知怎么回事，心里隐隐有种莫名的恐惧。

这种预感挥之不去，言耶索性停下脚步，凝神静听。

“那是宫司大人吧？”

祖父江偲在背后嘀咕了一句，看来她也同样不安。

“当然了。”

虽然嘴上如此肯定，但言耶的语气中带有不确定。祖父江偲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但她什么也没说。

两人谁也不说话，站在那里侧耳倾听，看上去就像两个被施了定身法的人。

“老师？”

直到秀继感觉不对劲，试着喊了一声，言耶才猛然回过神来。

“哦，继续走吧！”

言耶迈开步子，祖父江偲依然紧随其后，秀继走在最后。

“沙啦，沙啦……”

静静的竹林中只有三人单调的脚步声。

祖父江偲什么话也不说，动不动就突然贴近言耶，同时扭头往后看。言耶察觉到她的动静，被她弄得也莫名紧张起来。

“你在干什么？”

言耶终于忍不住回头问。

“我要确认一下跟在后面的是不是大垣君。”

没想到是这样一个始料不及的回答。不过，此时的言耶完全能理解她的紧张不安，所以没说什么。

“哎？说什么呢，当然是我了。请不要说奇怪的话。”

听了祖父江偲的话，一直面无异常的秀继突然惊慌起来，看来他也感受到了此时氤氲的恐怖气息，下意识地向祖父江偲越靠越近。

“不要贴在我背后啦。”

“前辈还说我，你看你不是紧贴在老师背后吗？”

“不要叫我前辈，都说多少次了！我和老师关系好，跟你又不熟。”

“喂！不要说让人误解的话！”

言耶立即发出抗议。

“啊呀！不得了啦！”

突然，从竹林宫深处传来岩喜宫司的喊叫。

“快过来！”

“出什么事了？”

言耶一边大声回应，一边一溜烟地向前跑去。

“啊，老师，等等我嘛。”

祖父江偲和秀继赶紧跟着往前跑，但已经看不到言耶的身影。眨眼间，三人在迷宫中走散了。

“老师——您在哪里？”

言耶虽然听到了祖父江偲害怕的呼喊，却没有停下脚步，心想她跟着秀继不会出什么事。

其实，就算是把祖父江偲一人丢下。此时的言耶也一定会不管不顾地直奔竹林宫深处。

中间遇到了几处死胡同，等言耶走过一条长长的通路后，往左边拐了个直角弯，眼前猛然开阔起来，同时一幅不可思议的景象飞入他的视线。

眼前是一块杂草丛生的圆形草地，位于正中央的位置，躺着一个男人。看上去像是呈“大”字在那里熟睡，其实可以确定已经死去多日了，因为尽管还有一段距离，但一股腐尸气扑鼻而来。

尸体的旁边跪着一个人，是脸色苍白的岩喜宫司，表情变幻莫测，恐惧、震惊、意外。也难怪他会是这种反应，因为比发现尸体更可怕的是那具尸体的外观。

最引人注目的是深陷的眼窝和脸颊，立刻让人联想到“眼窝深陷”“骨瘦如柴”等词语。而且，整张脸的皮肤不自然地紧紧贴在骨头上，一点肉感也没有，就像头骨上紧紧包裹着一层皮。

尸体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具骸骨。

“这，这个人是……”

言耶本想问问是不是犊幽村的人，但宫司的回答让他震惊无比。

“是及位廉也。”

“什……什么？”

言耶再次看向那张脸，但他只看到过及位廉也的照片，此时无论怎么看也认不出来。

“真的是他？”

比起确认死者到底是谁，他还有更关心的问题。

“是饿死的吧？”

这应该是造成及位死亡的原因。从他那张惨不忍睹的脸就可以推断出来，不是饿死还能是怎样？

“照这个样子，目前只能这么判断。”

宫司也赞成言耶的推断。

“不过，奇怪啊……”

及位并没有被绑住，手脚也没有受伤，按理说轻轻松松就能走出去，却怎么活活饿死在了竹林宫的中央？如此怪异，到底发生了什么？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一道不合时宜的欢叫声响起。祖父江偲和秀继终于走出迷宫，摸索到了这里。

“老师，您看，您看，身上都是蜘蛛网，手也被竹叶划破了……”

声音戛然而止。祖父江偲身后只露出一张脸的秀继也震惊地呆立在原地。

“这……这……这个人……”

祖父江偲终于能发出了声音。

“死了。”

言耶淡淡地回了两个字，转而关心地问询宫司。

“您，没事吧？”

“啊，没什么。”

宫司晃晃悠悠地想站起来，言耶连忙伸出手去。

“必须尽快报警，同时要好好看守，保护现场。”

“对。”

宫司点点头。

“秀继，你赶快去叫警察。”

“知，知道了。”

秀继慌慌张张地扭头就走，却又回过头不安地说：

“那，那个迷宫……”

“祖父江偲小姐，你和秀继君一起去吧。”

听言耶这么说，祖父江偲哭丧着脸抗议。

“我要知道迷宫怎么走，早能找到这里了。”

“那我和你一起吧。”

宫司催着秀继快走，转眼发现祖父江偲的手心出血了。

“被竹叶划伤的话，很疼的。”

说着，他从脏兮兮的劳动服口袋里掏出一块同样脏兮兮的手巾。

“谢，谢谢！”

嘴上说着谢谢，祖父江偲却没有用它擦手、包手的意思，而是用手巾擦掉了身上的蜘蛛丝。她毕竟是个城市人，没有乡村生活经验，遇到蜘蛛网只会一头闯进去，无法做到像宫司和言耶那样巧妙避开。

虽不及祖父江偲那么明显，接下来的秀继也重复了同样的动作，看来他已经不适应乡村生活了。

宫司看着秀继，眼神中带着心酸、痛惜，然后又把视线移到祖父江偲身上。

“我再给你一块手巾包一下手吧。”

“啊，不用了，没事，没事。”

祖父江偲明显地抗拒，宫司却好像误解为她是在客气。

“还有一块呢，不必客气。”

说着掏出一块更加脏破的手巾。

“老——师！”

她求救似的叫了一声，言耶只好挺身出来。

“用我这个吧。”

他拿出一条洁净的手帕，祖父江偲欣喜地接了过去。

岩喜宫司没再说什么，轻轻点头行了一礼，然后与秀继扭头走进了迷宫。

他们“沙啦、沙啦”的脚步声远去之后，周围寂静无声，偶有风吹竹叶的“沙沙”声，沉寂得让人心慌。

“老师，到这边来嘛。”

不知为何，祖父江偲忽然压低声音喊起来。刚才，言耶离开了她身

边，走到尸体旁这儿看看那儿瞧瞧。

“怎么了？”

言耶只是嘴上应了一声，没有回头，拿出一块不同于刚才那块漂亮手帕的布巾捂住口鼻专心研究尸体。

“我一个人害怕。”

“我不是在吗？”

“离我再近点嘛。”

“那你到我这边来就是了。”

“讨，讨厌，我才不要去尸体旁边。”

祖父江偲坚决拒绝了。

言耶便不再理她，围着尸体转来转去，不时陷入思考。

“及位到底在这里遇到了什么呢？”

祖父江偲虽然心有恐惧，但又按捺不住好奇。

“死因，是什么？”

“从尸体的状态来看，应该是饿死的。”

“哎？就在这里？”

祖父江偲警觉地环视了一圈竹林宫中央的开阔空间。

“为什么他没能出去？”

“是啊。从外观看，及位并没有被缚住手脚，应该不是被囚禁在这里的。”

“就算被绑住，滚着爬着也能逃出去呀。”

“是啊，如果知道会饿死，任谁都会拼命往外逃吧。”

“对啊。可是，这个人为什么……”

她想问这个人为什么没有逃出去，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脸上露出恐惧。

“对及位来说，这块草地就像是个无法逾越的密室。”

“什么呀，四周又没围起来。”

“唔。不过，说不定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密室，对，是个无形的密室。”

“老师……”

听了言耶的话，祖父江偲越发害怕了，怯怯地说：

“怎么感觉有点像是‘竹林之魔’啊。”

“对，怪谈的女主角多喜，也是在这里感受到了急剧的饥饿感。”

“原版再现吗？”

祖父江偲吓得哆嗦起来。

言耶冷静地指出。

“但是，多喜最终回到了迷宫中，而及位却未能逃出。问题出在哪呢？”

祖父江偲歪着头想了一会儿。

“是不是多喜刚察觉到不对劲就赶快逃出去了，而这个人磨磨蹭蹭地没来得及跑出去？”

“及位应该是为了调查什么才进入了竹林宫，所以当他觉察到身体的异样时，并没有想着马上离开。”

“所以，等他意识到不妙时，已经来不及了。”

言耶像是要坚定某种想法似的小声说了一句。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完全可以证实竹林宫的确诡异。”

“是啊。”

祖父江偲小声附和着，然后又惊恐地环视了一圈。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无法说明人怎么会饿死在这里。就算有迷宫，也不至于一直迷路，一直迷路走不出去啊。”

祖父江偲的话像是给了言耶某种提示。

“是吗？但是，如果他知觉上有什么障碍的话……”

“什么意思？”

“进竹林宫时，有人陪着他，所以没任何问题。但出去的时候，如

果只剩他一个人……”

“老师是不是想说‘或许就走不出迷宫了’？”

言耶沉吟了一下，还是摇了摇头。

“不，还不是这种感觉。”

“人哪会有什么知觉障碍？”

“当然有了，有各种各样的知觉障碍。不过，如果他有某种知觉障碍的话，尸体就该在迷宫中才对。”

“啊！对啊，对啊！他想走出迷宫，结果迷失了，怎么也走不出去，结果在途中耗尽体力死去了。对，一定是这样。”

“嗯？可是，及位却死在了草地的正中央。”

前面已经描述过，尸体呈“大”字形状，两只手臂平伸出去，个子不高不低，身材属于微胖的标准体格，两腿分开，与身体基本同宽。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人豪迈地躺在草地上，只不过这里是杂草覆盖的竹林宫中心，而且他竟然就这样活活饿死了。

令人费解的是，尸体上穿着的是一套黑色的僧衣。如果现在是天寒时节还好理解，可能是他离开竺磐寺时感到寒冷，于是就借了套僧衣穿在身上。当然，一般人是不会随意向住持开口借僧衣的。但他不同，他是以厚颜无耻著称的及位廉也啊，还有什么事是他做不出来的？然而，如今还是夏末，他怎么会这样做？而且僧衣过于肥大，根本不合身。为什么是这样一副奇怪的装扮？里面的衬衫和裤子，至少没让人觉得怪异，但是跟僧衣一样皱皱巴巴，脏得不像样。

此外，还有疑点，他伸开的右手中握着一根长长的竹竿。是咽气之前一直握在手中的吗？为什么特意在手中拿着一根竹竿？

不仅如此，为什么他要穿着僧衣，手持不知作何用的竹竿，在竹林宫中央的圆形草地上走来走去？看看被踩倒的杂草就能想见他当时的模样，像是找不到迷宫的入口而在草地上来回穿梭。

言耶再次把视线投向尸体右手中的竹竿。

“这根竹竿，是神殿门前的吧？”

他绕过尸体走向神殿，祖父江偲也跟了上来。

“看，这里有根一样的竹竿。”

“还挂着注连绳，这根与及位手中的竹竿，曾经分别立在神殿门前的左右两边。”

“对呀，‘竹林之魔’中不是说到，神殿门前左右两边各有一根比多喜还要高的竹竿，就像守护神殿的石狮子。”

“左边这根被及位拔走了。”

“您怎么看出来的？”

“你看看这些地方，可以推测及位用手中的竹竿打倒了挂着注连绳的这根竹竿，然后又暴打神殿。”

正如言耶推测的那样，神殿的屋顶、格子门的上面都有明显的击打痕迹，而且是暴力敲打，但是又奇怪地让人隐隐觉得施暴者力气不是很大。

“为什么他要特意击打神殿？”

祖父江偲小声附和了一声“是啊”，突然两眼放光地说道：

“就像老师刚才推理的那样，他有某种知觉障碍，所以走不出去。不过，他自己一定不知道自己有知觉障碍，正因为不知道，所以当他明白无论如何也走不出去的时候，就绝望了，发狂了，因此乱打一气。”

“我实在想不出他为什么走不出去。不过，你说的也不是没有可能。”

“那个人可是个异端民俗学者。”

祖父江偲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当她看到言耶竟然也颔首认可，不禁有点扬扬得意。

“所以，是他突然的狂乱之举吧。”

“什么？”

“啊，对了，也说不定是竹魔作祟呢。”

言耶没有说话，祖父江偲兀自喋喋不休。

“他肯定是来这里调查什么的。您想啊，他是那种异类的民俗学者，绝对听说过‘竹林之魔’的怪谈，也知道‘竹魔’这个名称，当他陷入某种难以控制的局面时，一定怀疑是竹魔在作怪，所以就想着破坏神殿，打败竹魔，这样自己就有救了。这不是很自然的想法和做法吗？”

“哦，不错，祖父江偲小姐，竟然做出如此合乎逻辑的推理。”

“老师又表扬人家，本小姐都害羞了，不要夸我，哈哈。”

言耶没有理会她的插科打诨。

“如果他认为是竹魔作怪，所以要破坏神殿，可为什么击打的力量这么弱？不是有点矛盾吗？”

“这个嘛……”

祖父江偲顿了一下，马上给出了解释。

“太饿了嘛，使不上劲。”

“你知道一个人饿几天能死吗？”

“一星期？十天？”

“只要不缺水，能活很长时间。但是，如果没水的话，一般也就只能撑四五天。”

“这么短？”

祖父江偲张口结舌，脸上露出恐惧的表情。

“假如说五天饿死，那至少前三天还是有力气的吧。”

“对啊，第一天和第二天应该还很有力气。”

“他不至于等到没力气破坏神殿的时候才想到是竹魔作祟。”

“是，是的。”

祖父江偲的语调中明显失去了刚才的底气。

“还有，祖父江偲小姐，及位廉也这个人是个彻底的合理主义者。”

“哎？”

她高声抗议。

“这个信息，您为什么不早说？”

“你呀！你不是也听了秀继君讲的‘蛇道之怪’？饭岛向前川讲述了蝇玉的事，前川为此找及位询问、求证，结果被及位嘲笑说‘怎么能相信那种荒诞事？’由此可见，他不是一个轻易相信世上有妖魔鬼怪的人。”

“哦，您是从这里推测出来的啊。”

祖父江偲没心没肺地说了一句，接着又眉飞色舞起来。

“最初他不相信是竹魔在作祟，但是等他怎么也走不出竹林宫的时候，就不得不相信了。不过，这时他已经饿到了极限，力气也耗得差不多了。怎么样，这样就能解释通了吧？”

“有道理。”

言耶罕见地认真考虑起祖父江偲的解释来。

“好像还真有能证明你的推理的证据。”

“哪里？哪里？”

言耶看了看周围的杂草。

“既然草被踩踏成这个样子，那只有一个解释，说明及位在这个圆形空间中不停地来回走动。他到底怎么了？”

“竹魔把迷宫的出口隐藏起来了，所以他像个无头苍蝇似的乱冲乱撞，拼命寻找出口。”

祖父江偲害怕地环视了一圈，肯定了自己的推理。

“您看，看上去不就是这样吗？”

“还有三处证据。”

言耶离开神殿，稍微往右走了走，指着竹林的某处。

“你看，竹林宫内周的竹子密度是不是比外围的要小？”

“您这么一说，还真是的。”

“而这里，竹子与竹子间的间隔比较大。你仔细看看，是不是有强行通过的痕迹？”

“啊，真的呢！”

“类似的痕迹，这些地方也有。”

这次，言耶走到了神殿的左边，指着两个地方。

“看，是不是也有想要强行通过的痕迹？”

“不过，最终也是徒劳无功啊。”

“但是明明有参道通往迷宫，为什么他却屡屡尝试从这些地方出去呢？”

“因为知觉上的障碍呗。”

“要想充分证实你的推理，必须首先探明这个事实。”

“当真？”

看到言耶竟然爽快地接受了自己的推理，虽然有附加条件，但祖父江偲仍喜不自禁。可能是这个原因吧，言耶回到尸体旁时，这次她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见样学样地用刚才言耶给她的手帕捂住了鼻子。

“失礼了。”

言耶低下头，用布巾包住右手，开始查看尸体身上的僧衣。

“等等，老师，不可以吧。”

祖父江偲下意识地退了一大步。

“我又不动尸体。”

言耶姑且找了个理由，把僧衣检查了一遍。

“没什么啊？”

接下来开始检查翻领衬衫。

“咦？”

言耶从衬衫的前胸口袋里掏出了一样东西，定睛一看，不禁大吃一惊。

“切，不就是个笹舟嘛。”

祖父江偲倒是没什么不寻常的反应。

“与村道旁地藏菩萨那里供奉的一模一样呢。”

“嗯。可是，及位怎么带着这样的东西？”

"嗨，捡的呗。"

祖父江偲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但言耶却陷入了沉思。

"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吗？"

直到祖父江偲等得不耐烦了开口催促，他才又开始查看起来。

"没有了。裤子里不知有没有？"

"老师，差不多了，停手吧。"

"有了！"

这次从裤子的后口袋里掏出的是一个记事本。

翻了翻，第一页上记录的就是那四则怪谈，还有很多关于强罗地区的记述。

"应该是他本人的东西。"

"这个人到底在调查什么呢？"

"从记事本上的内容来看，应该是与这地方的传说有关。"

"呀，这不和老师您完全一样嘛。"

"但是，及位这个人……"

言耶刚想开口讲讲这个人的行事风格以及后续危害，又及时闭上了嘴。

"您要说什么？"

言耶没有理会祖父江偲的追问，展开记事本的某一页给她看。

"哎？奇怪，这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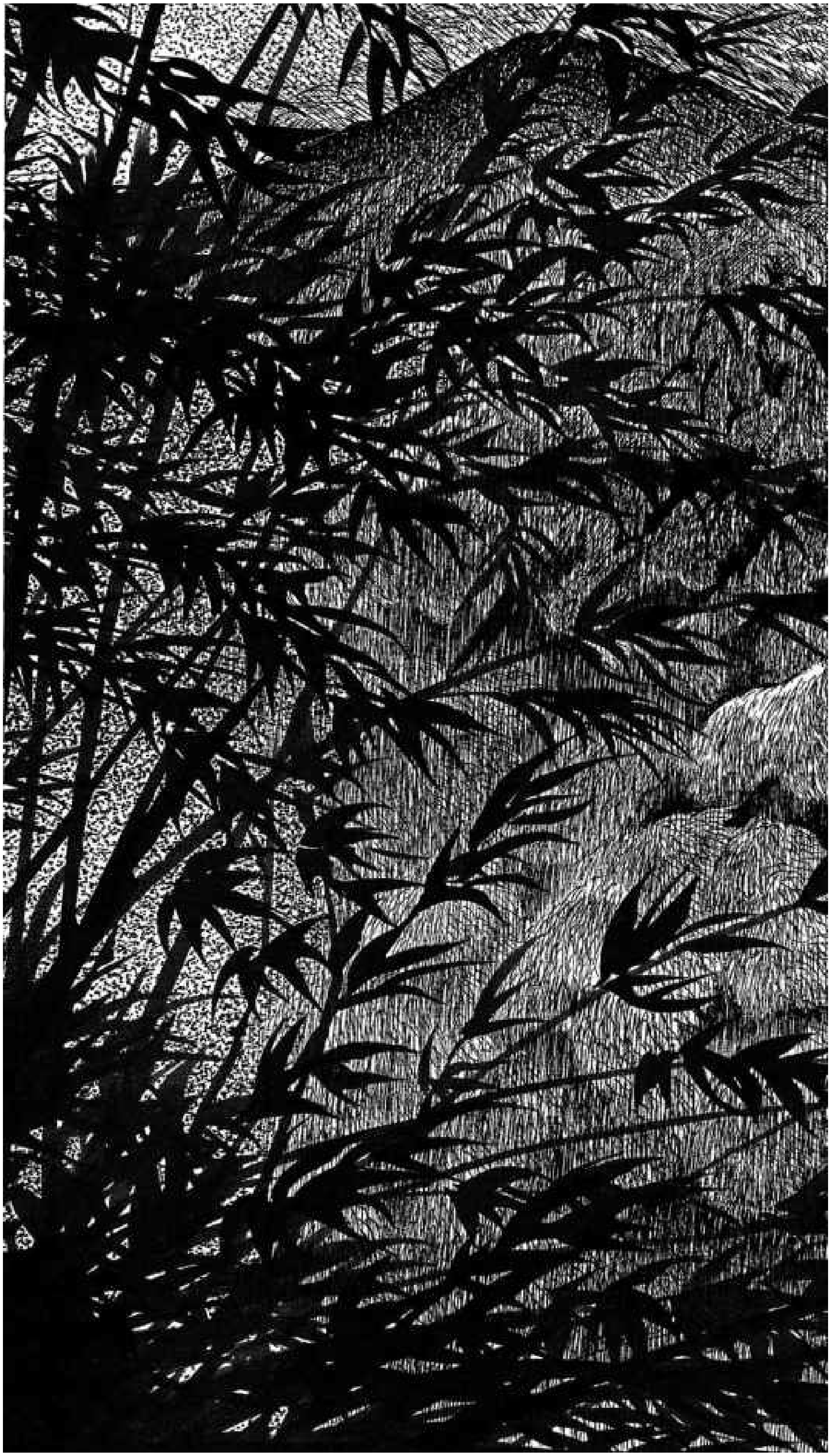
纸上写着两句莫名其妙的话，而且笔迹歪歪扭扭：

一切皆相反？

礬灵大神的真身——美人鱼？

第七章

竺磐寺



“人鱼……”

刀城言耶呆怔在原地喃喃低语。

“老师？”

祖父江偲试着叫了他一声，没有反应。

“喂喂，喂！”

祖父江偲跑到他身边呼喊，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喂，刀城言耶！”

祖父江偲急得直呼其名，言耶这才终于回过神来。

“啊，不好意思。”

对上祖父江偲探寻的目光，言耶自己也是一副困惑的样子。

“太奇怪了，康沃尔突然又浮现在我脑海中。”

“那里是不是流传着人鱼传说？”

“嗯。塞纳亚村的教堂里，摆放着一把中世纪的椅子——美人鱼的椅子，肋板上雕刻着一个手拿梳子和镜子的美人鱼。”

“哎？什么故事？快说说。”

“很久以前，有段时期一到星期日，就有一个身穿黑衣的貌美女子来教堂参加礼拜，嗓音悦耳动听，只是唱完赞美诗马上就离开。村里的人陶醉在她那美妙的歌声中，没有人想着去查她的来历。”

“光用声音就征服了全村人啊。”

“可是，每当黑衣女子离开后，人们就发现她坐过的椅子总是湿漉漉的。”

“怪谈吗？”

“拥有动听嗓音的不只是黑衣女子，还有教堂管理人的儿子玛希。两个人情投意合，不久就陷入热恋。”

“好美的爱情。”

祖父江偲听得入了迷，完全忘记了自己此时就在一具饿死的尸体边上。

“然而，两人不久失踪了。”

“私奔了？”

言耶不理会祖父江偲的插嘴。

“几年后，村民们发现每到月光如水的夜晚，就会从海湾那里传来两人美妙的歌声。”

“也就是说，女的是美人鱼，男的跟着她走了？”

“此外，还有其他相关传说。话说有一次，一艘船在海湾下锚停航，不一会儿水下冒出一条美人鱼，跟船长说：‘您的船锚堵住了我们的出口，玛希和孩子们被堵在里面出不来了，请您换个位置吧！’”

“果然是两人在一起了嘛。”

“多年之谜终于真相大白。船长回来一讲，村里人都为他俩结婚生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感到高兴。”

“好感人啊。”

言耶却意味深长地说：

“听上去的确如此，不过……”

祖父江偲疑惑地看着他。

“什么意思？”

“如果站在玛希父母的立场上，你会怎么想？怕是在他们眼里，黑衣女子就是一个抢走他们儿子的恶女吧。”

“哎？怎么能这么想呢？人家是自由恋爱啊。”

“可是，对方是一条鱼。作为父母，不可能心无芥蒂地送上祝福。”

“可是……”

“而且，美人鱼的传说不仅仅这一个版本，更多的是说男子被人鱼的歌声诱惑，迷失心智跳进大海，将美人鱼妖魔化了。实际上，在康沃尔另一个海湾中，有一处叫‘人鱼石’的地方，只要过往船只在这附近听

到人鱼的低声吟唱，必定会遭遇海难。此外，受歌声诱惑跳入海中想游到那里去的年轻人，也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

祖父江偲一脸的不解。

“可是，老师，这里供奉沉船遇难者亡魂的不是礐灵大神吗？”

“对，对，说得没错，祖父江小姐。”

言耶突然兴奋起来。

“因为这一带是岩礁地带，所以自古以来常常发生触礁沉船事故，供奉那些亡者的就是你说的礐灵大神。礐灵大神的‘礐’本就是岩礁的意思，‘灵’大概就是魂灵吧，顾名思义，单看名字也能知道是镇魂的意思。这个事实和解释，及位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为何还要怀疑礐灵大神的真身是人鱼呢？太奇怪了。”

“另外一句‘一切皆相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句话就该写在‘礐灵大神的真身——美人鱼？’后面才对。既然写在了前面，由此可以判断他是先意识到了这一点，然后才产生对人鱼的怀疑。”

“说的也是。这么说来，难道强罗地区也有人鱼传说？”

“根据之前的调查，这里并没有人鱼相关的传说。假如有的话，说明大垣君对我有所隐瞒。”

“就算大垣君没说，昨天您跟宫司大人聊天时，他也会提到吧。”

祖父江偲不由得心有余悸地看向记事本。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人鱼……”

“一定别有深意。”

“比如？”

“我突然想起……”

就在这时，岩喜宫司突然从迷宫中走了出来，后面跟着一个警察，接着秀继也出来了。

“刀城老师，这是由松警官。”

由松大约三十五六岁的样子，表面上看似客气，但掩饰不住周身的傲慢自大。

“我是巡查部长由松。”

打招呼时还特地提到了自己的职务。他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随即转向言耶。

“你，不是什么侦探嘛，说说吧，这个男的到底怎么回事？”

非常傲慢无礼的语气。

“哎？不，我不是侦探。”

“不用隐瞒了！”

由松爆喝一声，言耶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祖父江偲不乐意了，马上对着秀继嚷嚷起来：

“怎么回事，大垣君？你到底是怎么介绍老师的。”

秀继老老实实地开始陈述：

“本职是作家，也是一位民俗学家，思维缜密，多次在民俗采访中完美侦破了各种事件……”

话未说完，就被祖父江偲打断了。

“废话，说这些有什么用！”

说着，猛地转向由松。

“巡查部长，我说几句吧。”

“什，什么？你是？”

由松似乎有点被祖父江偲的时尚靓丽扰乱了心神。

“我叫祖父江偲，是刀城老师的责任编辑，在民俗采访的旅程中还兼任他的秘书。”

言耶心说“哪有的事？”但表面上一语不发，因为他瞬间想到或许伶牙俐齿的祖父江偲能挫挫这个由松的傲气。

“巡查部长，你知道被誉为战前‘昭和名侦探’的东城牙城老师吗？”

“那个……我只听说过名字。”

“刀城言耶老师……”

“祖父江小姐！”

言耶想阻止她，但她选择无视，自顾说了出来：

“刀城言耶老师，就是东城牙城侦探的儿子。”

“啊？”

由松张口结舌。

几乎就在同时，言耶冷冷地说了一句。

“父亲的事和我无关。”

“可是，老师您明明有侦探能力……”

祖父江偲还想继续，但言耶冰冷的眼神像箭一样直直射来，吓得她心里一颤，悻悻地闭上了嘴巴。

只要一提到父亲的事，言耶便会变得冷硬起来，是不是父子两人有什么矛盾？

纵然祖父江偲和言耶认识合作已久，但她对此还是一无所知。

战前，厌倦了豪门生活的刀城牙升（东城牙城是做侦探时的别名），毅然决然脱离了家族，拜师私立侦探大江田铎真，此后成为了昭和名侦探。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连祖父江偲都知道。

与父亲一样，言耶也是离开家自立门户，但从未听他说过到底为什么与家族决裂。每个编辑都知道决不能在言耶面前提他父亲，但业界中并没有人清楚刀城父子到底怎么回事。

但是，所有人都选择尊重这个事实，没有谁恶意揣测和散播。

“这个男的说得没错，出了事，跟爹是谁没有任何关系。”

被祖父江偲的爆炸性发言堵得一时无话可说的由松，觉得言耶自身丝毫没有仰仗父亲之名的意思，气焰又嚣张起来了。

“你不会动尸体了吧？”

言耶似乎不在意由松的趾高气扬，反而像个邀功的孩子似的，喜不自禁地拿出了那个笹舟和记事本。

“看，发现了这些。”

“什么，这是？”

由松瞪大眼睛，斜睨着言耶。

“在哪里发现的？”

“笹舟是从衬衣口袋，记事本是从屁股口袋里掏出来的。对了，另外一个屁股口袋还没检查。”

言耶正要靠近尸体，由松大喝一声：

“不许动！”

“这两样东西交给本官就行了，你离尸体远点！”

祖父江偲看到由松对言耶颐指气使，顿时不愿意了。

“你，怎么回事？怎么能对老师‘你，你’的？”

“好啦，好啦，祖父江小姐。”

言耶赶紧出言相劝。

在这之前，由松已经走向了岩喜宫司，看来是不想与祖父江偲正面交锋。

由松听宫司讲述了发现尸体时的情况后，留下了两名村青年团成员看守现场，他们之前就在竹林宫外面待机。随后自己返回了派出所，说是要向县警察局汇报。

按照由松的安排，言耶四人在笹女神社待命。

由松刚一离开，言耶就问宫司：

“县里的警官什么时候能来到？”

“再怎么快，也得中午吧。”

“那我……”

“老师，您要去哪？”

面对祖父江偲的问询，言耶装糊涂。

“我在村里转转。”

“别糊弄人啦，您肯定是要去竺磐寺。”

言耶没说话，但他那吃了一惊的表情就是最好的回答。

“呀，不是，说不定走着走着，顺路去一趟。”

“为了破案吧。”

“不，不是。”

“那我陪您一块儿。”

祖父江偲理所当然地要同行，言耶赶紧阻止。

“不用，不用。”

“刚才不是都跟警官说了嘛，民俗采访时我就是您的秘书。”

“不让你跟着，是为了方便圆谎。”

“撒谎？什么意思？”

言耶认真地看着祖父江偲，郑重其事地说：

“你看，如果由松警官来神社发现我不在，那不就麻烦了，所以到时候需要你帮我打掩护。这种事情我只能拜托你了，除了你我还能靠谁？”

“哎？是，是啊。”

祖父江偲被捧得有点不好意思，脸上洋溢着喜悦和满足。

“那，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言耶向岩喜宫司鞠躬告别，然后对秀继摆了摆手，转身步下石阶。

他的目的地当然是竺磐寺。

行走在村道上，言耶思绪万千。

及位廉也怎么会饿死在竹林宫中？目前一点头绪没有，但是有一点是可以预见的，那就是他的死必将会引起村里的骚动。为了探明真相，首先要去他一直逗留的竺磐寺看看。

“但是，这算不上探案。”

就像是让自己坚信这种想法似的，言耶在心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了一遍。

如果及位的死亡是咎由自取，那么他肯定是先加害于人才成了被害

者，而被他加害的当然就是村民了。假如说那个人就是杀害他的嫌犯，那么自己一定要搞清楚，这也是自己的责任，因为就像及位廉也一样，自己也是来进行民俗采访的。

如果纯粹只是一场意外事故……

那么，虽然对及位廉也来说是不幸的，但起码可以放下心了。

言耶突然感觉到一种异样，明明与昨天一样行走在村中，感觉却大不相同。不过就隔了一晚上，村中的氛围好像一下子变了。

“怎么回事？”

他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走着，走着，他突然发现究竟哪里不同了。

今天，路上碰到的村民看都不看他。

昨天，村民有点无礼地盯着他和祖父江偲看，等秀继介绍后大家七嘴八舌地上来搭话，问这问那，全是关于他和祖父江偲的问题，弄得他们都无暇回答。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村民们当时没有任何恶意，态度友好。

而此时的态度则非常冷淡，甚至可以说唯恐避之不及，像是碰上了什么忌讳的东西，就怕沾染上霉运一样。

“难道是竹林宫中的事故已经传开？”

言耶思量了一阵，确信就是这样。消息不会是由松散布出来的，但负责看守现场的是村青年团的人，那两个人守候在竹林宫外面，很有可能碰到其他成员，于是……

而且，死者是饿死的，简直就是“竹林之魔”的真实演绎。更巧的是，死者是外来人，发现者也是两个外来人。

古语曰“不招惹鬼神就不会有是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难怪村民们会是这样的反应。

与周围格格不入的言耶太过显眼，为了避免给村民带来不必要的恐慌，他屏息疾步快走，结果刚走了几米就觉得憋得不行，然而他没有丝

毫停顿，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前走。

终于到了竺磐寺的石阶下，他忍不住长舒一口气。

沿着石阶慢慢往上走，脑海中浮现出昨天刚到达竺磐寺附近时俯瞰到的风景。走到台阶一半的位置，他转身回头想看看早晨的犊幽村。

却在刹那间僵立在原地，背上一阵发凉，没有失足跌落已是万幸。

从村子的各个方向，投来一道道视线。

但在他转身的一瞬间，那一道道视线全都迅速收回了。待在家中的撤回了身子，走在路上的再次迈起了步子，船上的将脸转向了海面……

糟糕！

如果村民有抵触，那将无法进行民俗采访，尤其是那些相对闭锁的村庄，以前言耶不止一次遇到过这种情况。虽说言耶不是轻易服输之人，但此时也觉得这次实在有点棘手。

仔细想想，也不难理解村民心中的疑惑和恐慌。异端民俗学者及位廉也打着民俗采访的旗号，本来是以閖扬村的和平公寓为大本营在调查什么，为什么出现在了犊幽村？没过多久，一个带着同样目的的作家和一个美女编辑也来到这里，同行的是閖扬村的大垣秀继，听说他爷爷和笹女神社的宫司笼室岩喜关系不好，这个秀继自身也有问题，为了宫司的孙女笼室筱悬，与竹屋的龟兹将结下了梁子……哎呀，千万别出什么事端才好，可是正当村民担心之际，又传来及位廉也横死竹林宫的消息，而且是饿死的，怎么就偏偏饿死在竹林宫了呢？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言耶将视线转向牛头湾，又望向奥埋岛，深感必须搞明白竹林宫死亡事件才能展开后续工作。自己不是侦探，但是为了早日探明真相，如果有必要，他甘愿承担这个任务。

登上最后的几级台阶，他正要跨过山门，差一点迎头撞上一个男人，身穿西服，大概四十五六岁的样子。

“啊，不好意思。”

对方礼貌地颔首致歉。

言耶马上想到了这是谁。

“呀，是我不好，突然走了进来，抱歉。您是日升纺织的久留米先生吧。”

“是的，我叫久留米三琅，您怎么……”

久留米一脸困惑。

言耶简单做了自我介绍后问道：

“及位廉也先生的事情，您已经知道了吧？”

听到这单刀直入的问话，久留米不由得皱起眉头。

“嗯，刚听真海住持说起。”

看来是有村民来寺院报告了。

“听说是笹女神社的宫司大人，还有外来的作家老师发现的。”

久留米的话中带有明显的试探意味。

“对，就是我，不过谈不上是什么老师。除了我和宫司大人，还有一男一女两名编辑。”

“嗯，我知道男编辑是閖扬村大垣秀寿老人的孙子。”

“您认识大垣秀继君？”

“不认识，不过常听秀寿先生提起。”

大垣秀寿是閖扬村最大的地主，久留米作为外来的日升纺织的职员，应该不会不知道他孙子的事。

“老师，您和及位先生一样，也是从事民俗学的吧。”

言耶没有直接否定久留米自以为是的理解，因此也没再继续纠缠“老师”的称呼。但他不愿明着撒谎，于是委婉地含糊说道：

“怎么说呢，虽然没有直接关系吧，但在本就不大的学问圈里总归是有各种牵扯的。”

“是的，不管哪个行业大抵都是如此。”

听了久留米的回应，言耶松了一口气。

“大垣秀继先生作为一名编辑，也跟老师您的工作有联系，对吧？”

久留米又误解了。

不过这次言耶将错就错。

“是的。我来这里呢，主要是想问问住持大人，及位先生到底在进行什么样的民俗调查，虽然这个时候探讨刚刚意外身亡者的事有点不合适。”

“不，您别这么说，我非常理解您的工作，就算担当者突然出了意外，工作还是要继续的。”

听了久留米诚恳的话，言耶心里不免有点愧疚对他的利用，不过最终还是假装无意地问。

“久留米先生，您听及位先生说起过他在这里的工作吗？”

久留米凝眉思索了一阵。

“很遗憾，没听他提过，不过即便他说过什么，我也不懂也记不住那些学问上的事。”

不过，他随即又添了一句，好像只是顺嘴一说的样子。

“可能跟民俗学没什么关联，我倒是听他说起过强罗地区五个村子合并的事，对此他持反对意见。”

一个着实令人意外的信息，言耶有点震惊。

“为什么？”

“说是这样一来，这个地区的自然和传统就被破坏了。”

言耶心中赫然一动，这可不像及位廉也能说出的话。

久留米又开了口，一副坦诚相待的态度和语气。

“其实，我正在从事日升纺织业务以外的其他工作。我们在开发拓展旅游业，等到贯通五个村子的道路修好后，计划整合强罗地区的各沿海区域，建立海水浴场。”

“呀，这么重要的事，您告诉了我……”

“没事，没事。这是我们公司最近刚决定的旅游规划，不过我已经

向笹女神社的宫司大人等强罗五人众汇报过了。”

久留米微笑着毫不在意地说，言耶索性也不客气地问。

“宫司大人什么反应？”

“我给他详细介绍了公司的计划，不仅是建海水浴场，还有其他诸多方案，比如可以建立从牛头湾到绝海洞的海上观光线路等等，但是宫司大人好像有顾虑。”

言耶心想有道理。

久留米接下来的话让他再次意识到强罗地区的严峻现实。

“不过，宫司大人，大垣先生，以及五人众的其他三名成员，考虑到毕竟对村子的发展有利，最终还是都同意了。反过来直言不讳地说，只要不推行这项旅游开发计划，就算五个村子合并了，除閖扬村外，其他四个村子的发展前景也不会光明。”

明明不是当事人，不知为何，言耶心里有点不愿直面这个现实。

“久留米先生待在竺磐寺，就是为了推动这个旅游规划吗？”

“唔，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言耶很奇怪他为什么说得含糊不清。

“其实，其实我是接到了及位先生的电话，说有事跟我商量。”

言耶震惊地欺身向前。

“什，什么事？”

“我来了，他却什么也没说，只是让我在这里稍等，说他跟真海住持讲好了让我在寺院待一阵子。可是，他出去后再也没回来。”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及位先生二十日到的竺磐寺，我是二十二日来的，二十三日早晨他出去后再也没回来。”

今天是二十八日，也就是说及位廉也离开竺磐寺已经五天了。一个人不吃不喝，五天足以饿死了。

“不好意思，我问一下，您与及位先生是在哪里？怎么认识的？”

“在閖扬村的和平公寓，我们集团的很多年轻员工都住在那里。”

久留米的话证明了“蛇道之怪”中饭岛胜利的描述。言耶顺势将对话自然引到了那则怪谈上。

久留米心情沉重地说：

“饭岛君，很可怜啊。”

“久留米先生，您遇到过那种诡异现象吗？”

“没有。”

从语气中能听出他对那种事的否定，不是否定至少也是怀疑。

言耶像是猛然反应过来似的，向久留米致歉。

“啊，对不起，拉着您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耽误您外出了，实在不好意思。”

“哪里，哪里，我只是想去竹屋了解一下及位先生的事情，没想到在这里碰到刀城老师，省得我跑一趟了。”

言耶闻言心中一动，表面却装得若无其事。

“您说的竹屋，是龟兹将先生家的屋号？”

“您连这都知道？”

“听大垣君说起过。”

“哦，怪不得呢。”

听话音，久留米好像清楚秀继、龟兹将、筱悬三人之间的纠葛，言耶正想着要不要拐到这个话题上。

“关于及位先生的事……”

听着这委婉地催促，言耶不得不讲讲在竹林宫的发现了，毕竟听人家讲了这么多，自己也不好什么也不透露。

听了言耶的讲述后，久留米无比震惊。

“哎？怎么会饿死呢？”

“冒昧地问一下……”

言耶借此问了问他是否知道及位有无知觉障碍。

“怎么说呢，自从我和他熟识以来没发现过这种情况。至于有没有，我还真说不上来。”

“说的也是。谢谢啦！”

两人在山门前告别。

言耶在杂役的带领下见到了竺磐寺的住持真海，但两个人只是站在门口聊了一会儿就结束了会面，因为真海住持对及位廉也的事也是一无所知。

住持利落地说：

“我只是给他提供食宿。”

言耶觉得奇怪便问道：

“寺院的史册，您给及位先生看了吧？”

“啊，那种东西，随便他看。”

听上去绝对不是糊涂行事，而是真正的放任。

“跟笹女神社没法比啊，我们寺院的藏宝阁里没什么宝物。”

“神社里有？”

真海住持笑了。

“他们藏宝阁里的东西，虽算不上真正的宝物，但在民俗学家眼中可都是宝贝啊。”

“哦，是吗？”

言耶心想，他说的应该是岩喜宫司曾经提到的历代宫司记录下来的日志吧。

“对了，听说及位先生五天前离开这里一直没回来。”

“是这样。”

“您没注意到他一直没回来吗？”

“我倒是听厨房的人说起过他这几天没来吃饭，不过我只管收房租，其他一概不问。我们还想着他是不是回和平公寓了。”

这位住持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

突然，又问了一句：

“你住在筳女神社？”

话题转换得太快，言耶一时没反应过来，只是机械地回答：

“是的。”

“搬到我这里来，怎么样？与同行的美女编辑一起过来，我给你们便宜点。”

真是荒唐！

“不是还有大垣家的秀继？他住我这边更自在吧。”

言耶感觉他话中有话，好像在含沙射影地嘲笑笼室岩喜和大垣秀寿，或者可以说是暗指笼室家和大垣家的不和，也有可能在影射秀继、龟兹将、筱悬三人之间的关系。

“感谢您的好意，不过秀继君已经介绍我们在筳女神社住下了，不好意思再搬到这里来。”

“哦？这个秀继……”

真海住持一脸怀疑，好像在说“这个大垣秀继一定有所企图”。

“住持大人，我想问一下，您的一件僧衣是不是不见了？”

“我的？僧衣？为什么这么问？”

“其实……”

言耶刚一开口，住持就着急地催促。

“有什么话，直接说。”

于是言耶又把刚刚给久留米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详细描述了当时在竹林宫发现及位廉也的尸体的情况。

“怎么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

住持神情一敛，突然正经起来，一改不拘小节、圆滑的形象。

“尸体穿着僧衣，这事您怎么看？”

听到言耶的问话，住持突然又恢复到原来的神情。

“他肯定是擅自拿走了我的一件旧僧衣。”

“您觉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定是想偷偷潜入笹女神社。”

言耶闻言大吃一惊。

“我听说那位学者在神社过于随便惹恼了宫司，被禁止入内了。”

“好像是这样的。”

“不过，他可不是那种因此就善罢甘休的家伙。”

在不长时间的交谈中，言耶感觉到这位真海住持的确像岩喜宫司说的那样有点不守清规，但同时也觉得他看人的眼光还是挺准的。

“穿着我的僧衣，嗯，一定是，是那个……”

“乔装？”

“对，对。寺院和神社允许自由出入，说不好听点，人人都像进自己家一样随便。但是，如果被禁止入内的人在那里转来转去，一定会被盘问了。”

“所以，他就假扮成您？”

“唔，怎么说呢，与其说是假扮成我，倒不如说是那个学者不想让人认出来吧。你想，他再怎么假扮我，要是撞上宫司、筱悬，还是会穿帮的嘛，所以他还是为了让人认出来而做的准备，穿着僧衣的话，远远看过去还是能误导下吧。”

“一种隐身手段？”

“总结得很到位。”

“及位先生到底在调查什么呢？”

“笹女神社的秘密。”

“有，有这种事？”

面对言耶的惊疑，真海住持嗤笑一声说道。

“所以，被戳破秘密的宫司就指使竹林宫中的妖怪饿死了那个学者。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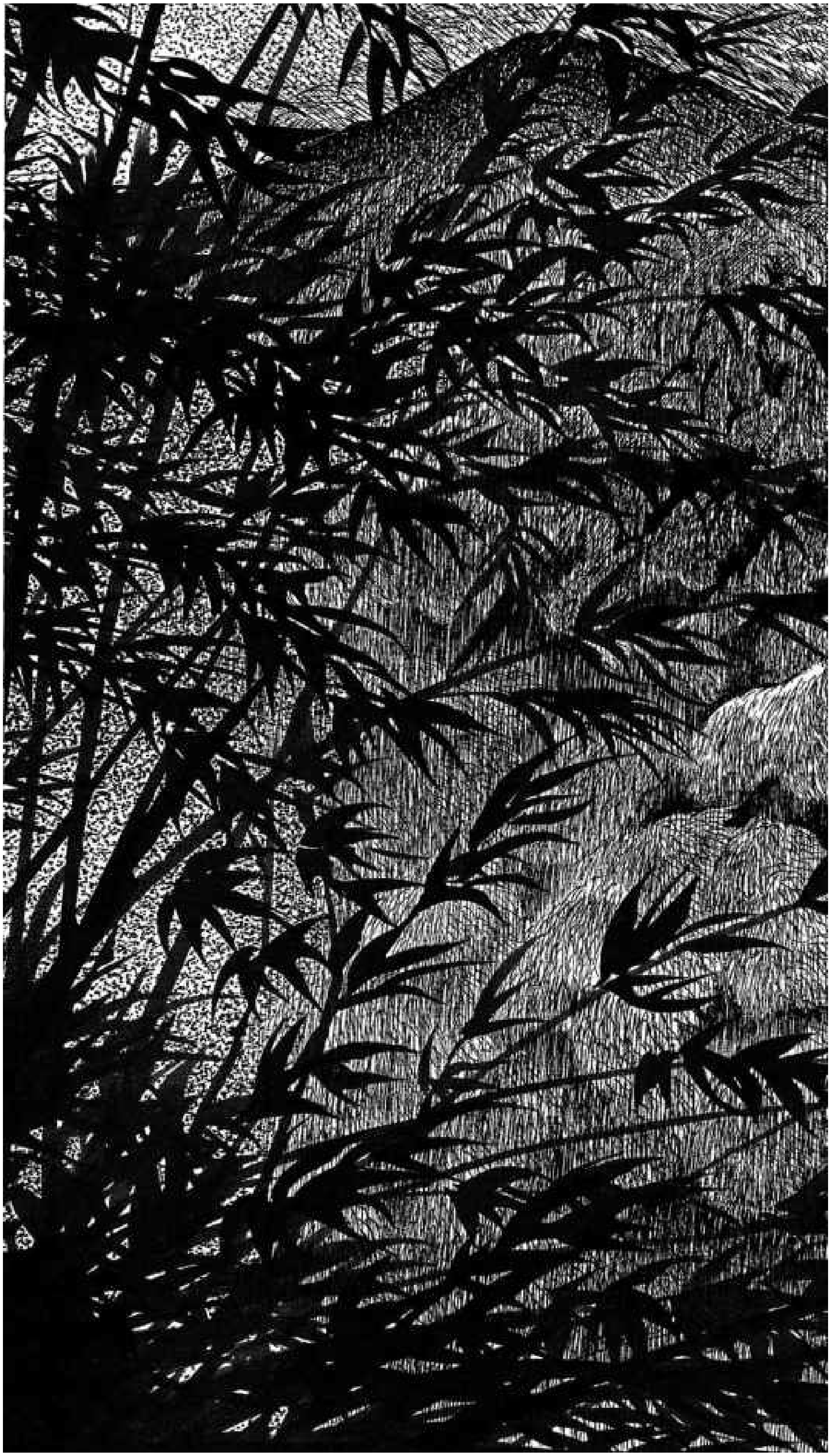
“换到我这里住吧。”

住持说着放声大笑起来。

言耶却敏锐地注意到他根本笑不达眼，不禁后背一阵发凉。

第八章

竹屋



刀城言耶离开竺磐寺，站在高高的石阶上，视线依次移过犊幽村、牛头湾、海中的奥埋岛，心中犹豫不决。

回笹女神社？去竹屋？

自己不在神社的事恐怕早已暴露，由松此刻正处在暴怒中吧，不，也有可能天生能说会道的祖父江偲已经成功骗过了他。无论如何，这时候县里的警官应该还没到。

即便县里的警官来了，也未必能有什么新进展，估计也就是听听汇报，最终冷冰冰地来上一句“外人就不要插手了”。但是，迄今为止自己已经碰到过很多次类似的状况，多多少少积累了一些分析、推理经验，所以这次不管怎样还是要尽一份心力。

为了充分利用时间，现在去竹屋见见龟兹将也不错，正好久留米三琅也在那里，经过他的介绍，同龟兹的交流肯定能更顺利。虽说已经在神社见过一面，但龟兹能不能记得他还不好说，况且是在当时那种情景下，就算记得也不会是什么好印象。所以，还是利用一下刚认识的久留米比较好，虽然这样做好像有点过分。

目前面临的困难是不知竹屋在哪里。言耶走下竺磐寺的石阶进入村子里，不知该往哪里走，沿着昨天秀继走过的路步行一段，也没看到有类似竹屋的建筑。本想找个村民问问，可是那些人一见是他，不是扭头拐向另外的路就是直接进家关上大门，照这样下去，永远也问不到竹屋的具体所在。

“这是把我当瘟神了。”

言耶自嘲地一笑，一筹莫展。

不过，马上又自己给自己打气。

“自己转着找找吧。”

一来犊幽村不是很大，再者时间还很充裕。其实，除了搜集奇闻怪

谈，在陌生的地方转转也是言耶的一种爱好。

然而，转了一会儿，言耶再次陷入迷茫。

“这样瞎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竹屋呢？”

犊幽村的农家顺着山势错落地拥挤在食坏山到牛头湾的斜坡上，家家户户之间的通道狭窄而错综复杂，而且高低落差比较大，根本不适合闲逛，甚至可以说稍一疏忽就辨别不出自己身在何处。虽然参照着东北、西北向的笹女神社的鸟居和竺磐寺的山门，大致能判断出具体位置，但知道方向也没有什么用。

言耶心中隐隐升起不安。

“怎么感觉像在竹林宫中的迷宫里？”

不同的是，竹林宫属于平面上的迷宫，而这里恰如一个立体的迷宫，比竹林宫复杂多了。村子虽说不是太大，但与竹林宫相比还是大多了。在这样的村子里转来转去，想想就能知道让人多么焦躁和辛苦。

“不，未必如此。”

言耶脑海中不时闪现出及位廉也异样的死状。他走不出竹林宫，活活饿死了，而自己目前起码不会有饿死的危险，实在找不到路，怎么也能找到村民求助，当然肯定会有人装作家里没人不理睬自己，但只要坚持敲门的话，总能有一家回应吧。

及位在竹林宫中直面的是未知的状况，而自己目前的处境比他要好多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得找个人问问。”

自己瞎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不知不觉间，言耶来到村子的下端，参照鸟居和山门的位置，此时已经穿过了村子的三分之二，再往下走很快就要到海边了。

“呱嗒，咕隆咕隆。”

突然，转来一阵奇怪的声响。言耶定睛一看，从狭窄的坡道上滚下来一个小竹桶，后面追着一个小男孩。言耶看到他的脸时，吓得心里扑

通一跳。

小男孩竟然戴着一个鸦天狗[1]的面具。

言耶弯腰拾起竹桶，小男孩一下子停下了脚步，僵在原地，好奇而又不安地看着他。

“你好啊！”

言耶跟他打招呼，但小男孩一动不动，也不说话。

“你是竹屋家的孩子吧？”

言耶之所以会这么问，是因为他看到小男孩玩着一个竹桶。当然，这一点作为证据不免太过微弱，可言耶此时就是有这样一种强烈的直觉，而且他没有说“龟兹家”而是采用村民惯称的“竹屋”，也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可以说这样的直觉和说话技巧都是他在长年的民俗采访中积累起来的经验。

小男孩一把扯下面具，露出一张渔家孩子少有的白净脸庞，非常可爱。

他满脸戒备，却又飞快地点了下头，那样子像是很为自己是“竹屋”家的孩子而骄傲自豪。言耶微微一笑，看来历史悠久的竹屋在村里很被看重啊。

“我正要去你家呢，可是迷路了，你能领我去吗？”

言耶笑眯眯地递过去竹桶，小男孩也随着咧嘴一笑，但不知为何又突然强忍住笑意，绷起脸皱起眉来接过了竹桶，像是要努力摆出威严之态。难不成他父亲一直教育他“男人必须不苟言笑”吗？

言耶像是被自己的猜测戳中了痛点，没来由地一阵心痛。这时，小男孩对着他招了几下小手，率先转身走上了坡道。

没想到离竹屋也就几步的路。路右侧矗立着一栋明显大于其他人家的房子，玻璃窗大开着，工作间里有两个男人正在默默地干活，一个六十来岁，另一个大约三十五六岁。

“早上好，忙着呢！”

言耶高声向他们打招呼，却没得到任何回应，气氛尴尬极了。

“我是住在笹女神社的刀城言耶，请问龟兹将先生在家吗？”

言耶没有气馁，再次出声，可那两个人依然默不作声，就像没看见他这个人一样，整个工作间里只回荡着“嘶——嘶——”削竹子的声音。

言耶无奈向小男孩求助，一扭头却发现这个关键人物不见了踪影，慌忙四下张望，看到小家伙在前面一栋房子的屋角处露出小脸，一个劲儿地点着小脑袋，好像在说“这边，这边”。

“打扰了。”

言耶行礼告辞。这时，那个年轻男子终于抬起头来，瞥了言耶一眼，同时左右环视，大概是在确认有没有多事的领路人。

言耶走到小男孩身边。

“你找将叔叔有事？”

“对啊，你知道将叔叔在哪吗？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这边，快点。”

小男孩“蹬蹬”地跑在前面。

“我叫刀城言耶，你呢？”

言耶坚持追问，小男孩侧转身有点害羞地说：

“龟兹……竹利。”

特意郑重地将姓和名分开说了出来。

“竹利君，请多关照！对了，刚才那两个人是你的爸爸和爷爷吗？”

小男孩点点头，但没有回头。光看他这个动作，就知道他对父亲和祖父抱有畏惧之心，或许惧更甚于畏。

这是言耶无法容忍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毕竟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别人家的事，而且自己不过是为了民俗采访临时在这里待一段时间。再说，这也不是他能解决的问题。言耶心里非常清楚，而正因为如此，心中越发不好受。

言耶满腹心事，闷闷不乐地走着。

前面的竹利看了看周围，突然停下了脚步。

“你是侦探？”

说完，赶紧用小手捂住嘴巴，好像担心被人听到似的，小模样可爱极了。

言耶闻言心里咯噔一下。

“所以，你一下子就猜到我是谁了。”

“你怎么……”

言耶本来想问小男孩怎么知道自己是侦探，但猛然意识到这样岂不是等于承认自己就是侦探了吗？正思量着该怎么说时，小男孩得意地说了一句出乎言耶意料的话：

“叔叔说的。”

“龟兹将君……”

谣言已经疯传到连小孩子也知道的地步了吗？言耶有点慌神。仔细回想一下，久留米和真海住持都未提到有关侦探的任何字眼。且不说外来人久留米，要说竺磐寺的住持竟然不知道村子里的传言，这也太奇怪了吧。而龟兹将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眼前闪现出大垣秀继和笼室筱悬的脸，是他们两人中的一个吗？不过，言耶马上否认了自己的想法，因为从当时三人在笼室家大门口的互动来看，秀继和筱悬似乎对龟兹唯恐避之不及。再者，就算他们有见面的机会，也不可能特意提到自己的事吧。

言耶心中涌起不好的预感。

他思绪纷乱地往前走着，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一个破旧简陋的餐馆前，招牌上写着“矶屋”两个字。

竹利轻车熟路地拉开拉门，走了进去。

“哎呀，小竹利来了。”

里面传来一个温柔的中年女声，见到言耶掀开暖帘走进来后，却换成了冷冰冰的语调。

“我们十一点才营业。”

前后态度的差异太过鲜明，惊得言耶一愣。

“大娘，这位老师是将叔叔的客人。”

“老师？”

矶屋的老板娘重新看了一眼言耶，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

“不过，将先生和久留米先生正在……”

说着，意味深长地瞄了一眼最里面的拉门。看来两个人在里面，听她的语气，像是正在密谈什么。

“啊，久留米先生也在啊。”

言耶心想，我当然知道久留米在这里，只是嘴上装糊涂。

“老师，你认识久留米先生？”

“是啊。我去竺磐寺时，和他聊了很多。”

“那，你和住持大人也很熟了。”

言耶内心实在抗拒堂而皇之地撒谎，所以只是笑着点点头。

“那么……”

老板娘顿时没那么警惕了，转身走到最里面的格子间前，特意压低声音叫门，尽管此时店里没有客人。拉门被轻轻推开，露出一张满是问号的脸，是久留米三琅。

他看了一眼老板娘，将视线投向言耶，脸上露出窘迫的神情，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马上若无其事地换成笑脸。

“啊，是您，刚才失礼了。您这么早就吃午饭吗？”

明明刚才听到老板娘说言耶有事找龟兹将，他却故意装傻。

不过，言耶没有理会他的这种刻意。

“您客气了。我们分开后，我又去和住持大人聊了一会儿，出来后想着要到著名的竹屋看看，结果却迷路了，多亏碰到了小竹利，由他领着才来到了这里。”

“哦。不过……”

虽然不清楚久留米到底要说什么，但那副语调明显是在委婉地下逐客令。

就在这时，龟兹将从里面走了出来。

“哎呀呀，很荣幸见到侦探老师。”

“将君，这……”

久留米对龟兹将口中的“侦探”二字颇为震惊，但他似乎还是想让言耶离开，龟兹将却根本不理会他。

“怎么让侦探老师站在门口呢，快请进。”

龟兹将热情地招手邀请，完全不是在笹女神社时的那副冷漠样子。他好像有点喝醉了。

进屋之前，言耶蹲下身平视着竹利。

“谢谢你啦。”

竹利明白这表明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小脸上流露出失望和落寞，但言耶心中再怎么不忍也不能带他进去。

“老板娘，这孩子有没有什么想吃的，钱由我来付。”

老板娘一副“我懂”的样子连声回应。

“好的，好的，明白。”

言耶这才进了屋。久留米什么也没说，大概是明白了他已经无力阻止。

“老师，来，来这里。”

龟兹将让出自己原本坐着的上座，言耶赶紧婉拒，但是被龟兹将强行拉了过去。

“来，来，先喝一杯。”

龟兹将拿出一个杯子倒满酒。

言耶接了过来，闲聊般地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对了，将君，您怎么说我是侦探呢？”

“老师，我在杂志上看过你大显身手的事迹。”

听了龟兹将的回答，言耶心中不好的预感越发强烈，虽然大致有所猜测，但还是想确认一下。

“什么杂志？”

“什么杂志来着？啊，对，对，是《猎奇人》。”

果然……

意料之中的最坏结果。

《猎奇人》是一种糟粕杂志，创刊于战后初期，以充满色情、怪奇的真人真事为卖点，其极具挑逗性的封面抓住了大众处于娱乐荒原的饥渴之心，迅速占领了市场。虽然打着“纪实”的旗号，其实内容根本不可信。

“糟粕杂志”是一种蔑称，取自劣质烧酒之名。这样的杂志不仅封面低俗，而且使用的是廉价纸张，装订也非常粗糙，不出三天准能翻烂，因此人们用只喝三合[2]就能烂醉的劣质烧酒来比喻它，称之为“糟粕杂志”。

《猎奇人》好像经常刊登“东城雅哉怪奇香艳侦探故事”。说是“好像”，是因为言耶没亲眼见过实物。“怪奇”也就罢了，这香艳从何说起？

据祖父江偲说，里面全是一些令人恐怖的内容。

“写的全是老师民俗采访时被卷入村中各种稀奇古怪事件的故事。不过，到处穿插着老师在探案过程中不是与貌美寡妇私通啦，就是诱惑黄花大闺女等内容。”

“为，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是故弄玄虚，为了引出线索而设定的噱头吧，其实并没有任何关联，估计是作者为了吸引男性读者故意这么编造的。假如老师真有这些淫乱行为……”

“没有，绝对没有。哎？你这怀疑的眼神是什么意思？”

总之，《猎奇人》就是这样一本低俗恶趣的杂志，言耶不胜其扰。

为什么他们单单盯上言耶了呢？这至今仍是个谜。言耶与被誉为“昭和名侦探”的父亲东城牙城不同，他不是什么名人，也就少数书迷、编辑、警察知道他，在一般大众中的知名度甚至可以说基本为零。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猎奇人》却大肆宣扬他是“实有其人的侦探作家”，而且写得非常过分，内容虽然大体没错，但关键事件以及他的言行全是一派胡言。

“是不是因为您父亲的缘故？”

祖父江偲曾经罕见认真地这样说过。她推断东城牙城出身名门望族，自己是名侦探，儿子是志怪奇幻作家，而且的确遇到过不少事件并且完美揭开了真相，所以《猎奇人》那样的低俗杂志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就以此为素材编造了一些荒唐文章。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没有使用“刀城言耶”的本名，而是用了“东城雅哉”的笔名。这也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如果找他们交涉，他们肯定会耍赖说写的是别人。那样的话，拿他们也没办法。最近，言耶感觉像这样一开始就被误解的情况越来越多。

“那本杂志写的都是假的。”

每当言耶断然否认时，对方基本上都是先呆怔一下，然后立即哈哈地回应说“老师又谦虚了”，满脸的不相信，一副“我们都懂”的样子。几乎所有的男性读者都自行解读为言耶不是否认那些怪谈和破案，而是怕别人议论他那些淫乱行为。

百般解释也没有作用，言耶索性将错就错，既然被误解为侦探，那干脆利用这个身份获取想要的信息吧。

因此，此时言耶也没有辩解，而是直截了当地问龟兹将：

“及位死在竹林中的事，你已经知道了吧？”

“嗯，村里已经传遍了。这不，我正在听久留米先生讲述详细情况呢。”

看来久留米已经将言耶转述的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龟兹将。不过，

这也无可厚非。

“那我就直接问了，听说将君和及位先生私交甚好，你觉得是怎么回事？”

言耶看着龟兹将像是喝醉了，心想说不定他会胡说八道一通。

没想到龟兹将清醒果断地说道：

“一定是这样的。”

说着，对言耶勾着一只手指头，等到言耶倾身过去后突然压低声音说：

“肯定是及位先生窥探到了笹女神社的秘密。”

“什么秘密？”

龟兹将顿了一下。

“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本来及位先生说最近要告诉我的，结果还没等他说出来就被人害死了。”

“被谁？”

龟兹将奇怪地看了一眼言耶，随即恢复如常。

“当然是宫司了。老师，你没事吧？你不是名侦探嘛，镇定，镇定。”

“你的意思是，笼室岩喜宫司被及位廉也窥探到笹女神社的秘密，为了不让秘密泄露出去就设计饿死了他？”

龟兹将脸上浮现出扬扬自得的表情。

“虽然没有亲耳听他说过，但我知道及位先生准备以此要挟宫司。”

“他对村里人这么说的吗？”

“主要是对外人吧。如今不是都在传五个村要合并吗，听说此后还要开发成旅游地，每个村子当然都很期待了，强罗五人众也在私底下努力促成此事，这个时候要是传出笹女神社的秘密，弄不好合并的事就成了泡影。及位先生为了更加有力地要挟宫司，还联合了阴扬村的垣沼亨。总之，他在竭力组建反对合并的小团体，听说以垣沼亨为首的阴扬

村的四个人已经明确表明态度支持他了。”

可能是真醉了，龟兹将一口气吐出信息量巨大的一番话。

“哈哈，这不成了强罗四人众了嘛。”

龟兹将闻言笑起来。

“我也想加入呢，这样就成了与强罗五人众对抗的新五人众。村子合并后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大有人在，所以宫司……”

“不，不，将君，不是你说的这样。”

自从打完招呼就一直保持沉默的久留米突然插话进来。

“即便笹女神社有不愿意被外人知道的秘密，就算泄露出来，村子合并的规划也不会流产，因为推动市町村合并的是国家。而且，只有村子合并，这里才有可能发展成观光地。”

“有可能不只是神社的秘密，而是全村的秘密哦。”

久留米敏锐地抓住他的话，直接问道：

“那么，将君你对此一无所知吗？”

龟兹将一下子语塞了，含含糊糊地说：

“只有宫司、住持那样的一小部分人才知道。”

这时，言耶插话进来。

“我插一句，横沟正史先生写过一部名叫《八墓村》的推理小说。”

龟兹将惊喜地说道：

“对，对，我听说过这个小说，以前我还看过滨尾四郎写的《博士家的怪事件》。”

言耶心想这个龟兹将不简单，因为很少有人看过滨尾的那本小说。

“小说开始讲述了一个可怕的背景，四百多年前，八名败走的平家武士流落到村中，起初受到村民的热情招待，慢慢地村民开始垂涎他们手中的军用资金，于是就设计让他们喝下毒酒，残忍地杀害了他们，夺走钱财。然而，可能是八名武士的亡魂作祟，参与事件的村民接二连三地死于非命，于是为了村子的安宁，村民们敬奉他们为八墓明神，意图

镇守不甘心的亡魂。”

“所以，村子就叫‘八墓村’了，对吧？”

看来，龟兹将也不过只是喜欢这样的推理故事，估计《猎奇人》可能只是顺手拿来翻了下。从他竟然读过滨尾四郎的小说来看，充分说明他喜欢侦探小说。

久留米虽然一副急着想说什么的神情，但并没有打断言耶的话。这么做是性格使然？还是想先听听被称为侦探的言耶的讲述后再作决定？

“是的，村名来自于四百年前的传说。”

言耶首先回答了龟兹的问题，然后继续讲述。

“小说的主要事件发生在昭和二十四五年，在那之前的二十年间，村里连续出现了杀人事件。有个男人精神错乱，一夜之间杀死了三十二人，足足是当年被杀武士的四倍。所以，村民们惊恐地判断一定又是八墓明神在作怪……大致就是这样的内容。”

言耶特意看向久留米。

“假如《八墓村》这样的事件发生在犊幽村，势必会给村合并以及旅游开发带来巨大影响吧？”

“不，不会的。”

对此，久留米坚决否定。

“败走武士的事件毕竟发生在四百多年前，如今还有几个人在乎？再说，二十年前的杀人事件，是一个人的作为，有罪的只是那个凶手。当然，村子里发生过如此规模的惨剧，可能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但国家推行的町村合并政策并不会因此就随随便便终止了。”

“反过来，会怎样？如果说四百年前的事件是一个人造成的，而二十年前的事件是全村人的行为……”

“这……其他村的人当然会嫌弃。不过，如果犊幽村发生过类似事件，不管怎么隐瞒，至少邻村还是能知道的。呀，再怎么也瞒不住村子里面像将君这样的年轻人吧。”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是很久以前的秘密就根本影响不到现在，如果是新秘密，那瞒也瞒不住。”

看着两人聊得越来越投机，不知怎么回事，龟兹将突然又唱起了反调。

“一定只是笹女神社的秘密。”

久留米再次强调。

“我刚才已经说了，这样影响不到合并计划。”

龟兹将继续重申自己的意见。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只能威胁到宫司一个人。”

“及位虽然没有明说，但他会不会以此暗示这关系到村子的合并？”

听了言耶的话，龟兹将挠了挠头。

“啊，我已经什么也想不清了。这样的事，就拜托侦探老师给查明吧。反正我想说的就是及位先生一定是被宫司害死的。”

说完，赌气似的闷头喝起酒来。

将近中午，言耶准备返回笹女神社，久留米挽留他一起在矶屋吃午饭，他婉拒了。言耶心想，县里的警察应该快到了，这个时候尸体发现者之一的言耶竟然不在神社，那可就说不过去了。

走出房间，已看不到竹利的身影，言耶替他付了点心钱，又问了问回神社的路，便离开了矶屋。

半路上，言耶猛然想到一个问题，久留米为什么去见龟兹将？

久留米肯定是通过及位廉也结识的龟兹将。及位和龟兹两人都对岩喜宫司心怀叵测，这一点上怕是臭味相投。按理来说，竭力推行村合并的久留米应该是他们的对立派才对。

走着，想着，言耶突然想通了其中的缘由。

“嗯，是这个原因吧。”

岩喜宫司和龟兹将都曾提到，及位频频接触閖扬村大垣家的分家，也就是如今已没落的垣沼亨。据龟兹将讲，垣沼亨为了自己的利益正在

集结反对村合并的小团体，目前已经组成了四人众。

久留米早就察觉到了他们的行动，说不定他已经面见过垣沼亨，但是没有得到理想的回应，正好此时及位向他介绍了龟兹将，他发现龟兹将也有意加入反对派，所以此番是来游说的，想把他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中。

“虽不中，不远矣。”

言耶觉得自己的推断八九不离十。抬头一看，发现已经到了笹女神社的石阶下。他慢慢拾级而上，思绪又飘向了竹林宫的诡异死亡事件。

自己虽然在矶屋表现得一无所知，但根据目前的种种试探和调查，可以看出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岩喜宫司，他是杀害及位的最大嫌疑人。

只是杀人动机不明。如果是因为笹女神社的秘密，但又无法查明到底是什么秘密。反之，假如说不是笹女神社而是全村的秘密，结果也是同样。好歹是，只要不查明杀人动机，就不能确定宫司的嫌疑。

言耶带着隐隐的乐观继续往上走，突然一道声音自头上响起。

“我说，你的心还真大，就这样满不在乎地回来了。”

原来是由松，一脸的骄横和不屑。

言耶心想，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正欲鞠躬致歉。

没想到，由松一声断喝。

“刀城言耶，因为涉嫌杀害及位廉也，你被捕了！”

没等言耶反应过来，一只手已被由松抓起，“咔”地一声扣上了手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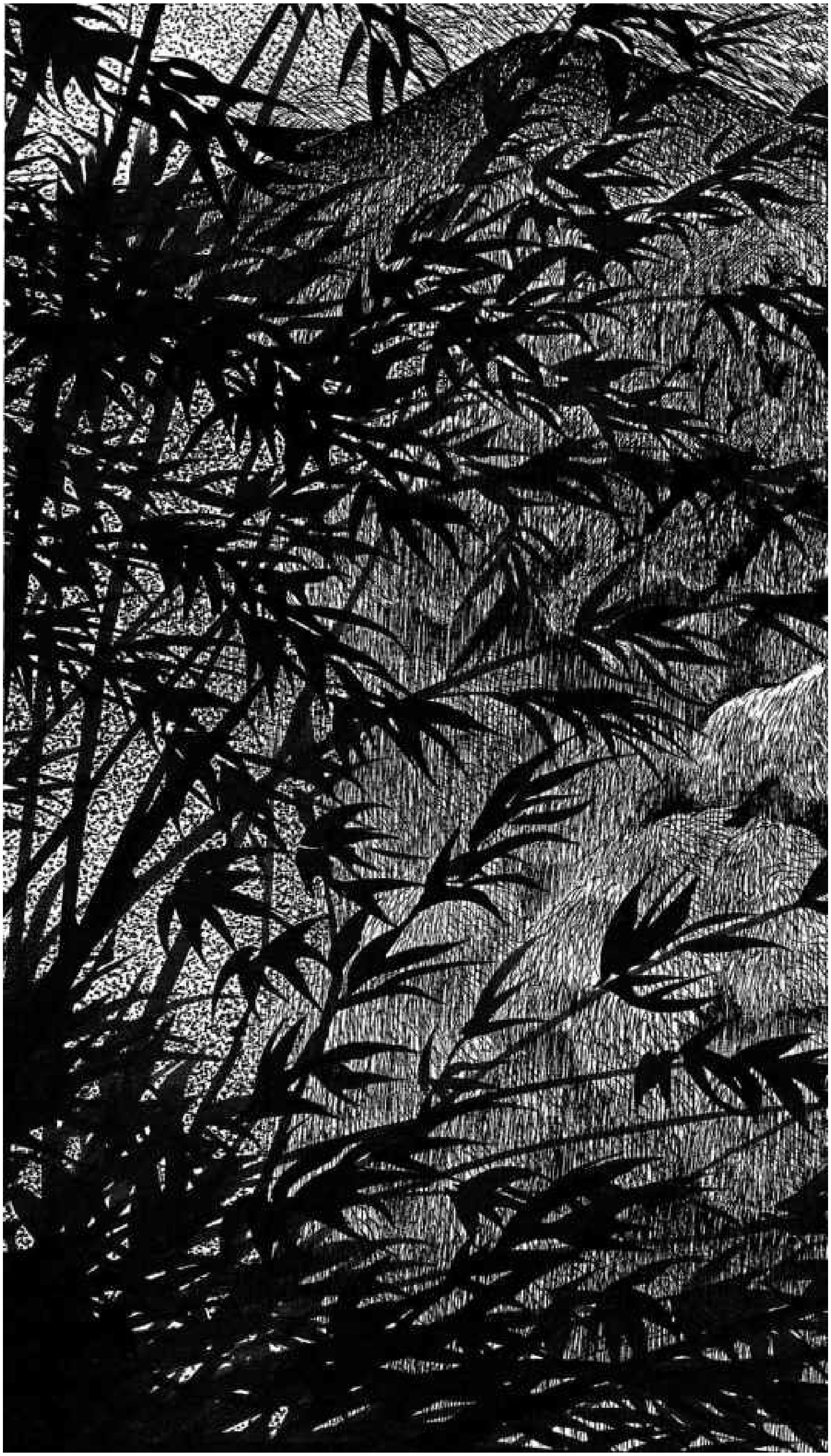
注释

1 鸦天狗是传说中有着像乌鸦一样的嘴的小天狗。

2 合是日本的体积计量单位，1合相当于180毫升。

第九章

怪谈杀人事件



刀城言耶愣了片刻才反应过来。

“不管怎样，这……”

他抬起被铐住的双手向由松抗议。

“未经许可擅自外出，的确是我不对，但也不能说逮捕就逮捕，有点过分了吧。”

“不要胡搅蛮缠。我刚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逮捕你是因为你涉嫌杀害及位廉也。”

“怎么能这样？你有什么证据？”

“留着这些话说给御堂岛警部听去吧。我只是奉警部之命前来缉拿你。”

言耶心中涌起非常糟糕的预感。这个御堂岛警部在知悉及位廉也是饿死的情况下，并且知道刀城言耶只是发现人之一，还依然下达逮捕令，那说明事态非常严重。

言耶心想，肯定不是真的将我视为重要嫌疑人才这样做，一定有别的原因。正因为他心中清楚这一点，心情才格外沉重。

“父亲吗？”

东城牙城作为民间侦探，迄今为止帮助过无数警察，再加上本就出身豪门，所以与警察组织的上层领导交情非同一般，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警察都从心眼里佩服他，尤其是一部分担任现场搜查工作的警察在他的衬托下显得很无能，所以简直视他为蛇蝎。当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胆子大到敢当面对他不敬。

东城牙城的儿子——传闻也在从事侦探工作的刀城言耶落在自己手里时，有些人简直像是终于等到了报仇的机会，自然要“好好”招待一番。此外，不可否认也有父子不和传言的原因，那些听说过这种传言的人会越发肆无忌惮。

言耶猜测这个御堂岛警部也是这样的货色，难免心情沉重起来。

“快走！警部还在等着。”

由松一脸喜气洋洋，就像是自己搜查出的言耶，并将其抓捕到案，立了大功一样。

由松像对待凶手一般，粗暴地拉拽着言耶走上参道，到了笼室家门口，志得意满地向站立在那里的警察敬了个礼，然后拖着言耶走进会客厅。途中，言耶没有看到岩喜宫司、祖父江偲以及秀继的身影，估计是被隔离到其他房间了。

会客厅里，几个身穿西服的男子正在谈论什么，当见到由松和言耶两人时，不约而同地闭上了嘴。

“御堂岛警部，我是巡查部长由松，奉命将刀城言耶缉拿归案。”

与在大门口敬礼时不同，此时的由松一脸紧张。

不过，比他更紧张的是言耶。言耶迅速瞥了一圈在场的人，宽大的矮桌对面坐着一位容貌精悍、眼神犀利的男子，想必这就是御堂岛警部了。言耶看到他的第一眼，心中的绝望便达到极点。

从外表看就是个极其顽固的人，发起火来肯定非常恐怖。

特别是被他瞪视之后，言耶随即预感到今后的工作必将困难重重。不，现在哪还谈得上今后，这不都已经被抓起来了吗？

“嗯——”

这个人物上下左右打量了言耶一番。

“你就是那个刀城言耶老师？”

听到这句话，由松和言耶的反应出奇一致，就是震惊，但震惊的原因绝对不同。

“我是县警御堂岛。”

他对着言耶以目致意，然后眼神突然变得严厉起来，冷冷地扫向由松。

“准备铐到什么时候？还不快打开！”

由松整个身子已经发抖了，还不忘结结巴巴地为自己辩解，但明显已没了底气，像是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勇气。

“不……不是您……下……下的命令吗？”

御堂岛扭头看着左边的一个刑警。

“森肋，怎么回事？”

那个叫森肋的刑警又转向左边，问一个比他年轻的刑警。

“村田，怎么回事？”

村田面红耳赤地喝问由松：

“谁说要逮捕了？”

言耶明白了，御堂岛说的可能是等那个叫刀城言耶的回来后，第一时间带到他这里来。结果离奇地越传越离谱，最终“带到”变成了“逮捕”。但是，在场的人都能看出来，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由松身上。

“呀，还真是吓了我一跳。”

言耶笑着说，但其他人没一个笑得出来。别说笑了，森肋、村田，尤其是由松脸色都白了。

“那个，我……”

由松还想垂死挣扎，村田连忙把他赶出了会客厅。

“非常抱歉。”

御堂岛对着言耶深鞠躬，森肋赶紧过来打开了手铐。

言耶对森肋点头致谢，然后用一种复杂莫辨的眼神静静地观察御堂岛。

刹那间，他感到自己身心放松下来。御堂岛既然称呼他为“老师”，说明他肯定知道自己的情况，问题是他怎么知道的？

言耶暗想，他是父亲的崇拜者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倒是个麻烦。但是，在没有确认之前，他不知该如何应对，于是索性直截了当地问：

“御堂岛警部，您知道我？”

“这是第一次见你。”

果然是这样。

这时，御堂岛问言耶：

“你还记得奥多摩终下市署的鬼无濑警部吗？”

瞬间，言耶的脑海中浮现出鬼无濑那张严酷的脸。

“啊，当然记得。今年四月份我在神户的奥户，曾经遇到过一起利用当地童谣的‘六地藏连续杀人事件’，当时承蒙鬼无濑警部诸多关照。”

“我和鬼无濑是警校的同期同学。”

“是吗！”

“我听他讲过很多关于你的事迹，所以这次听说发现人里有一个叫刀城言耶的，就想着是不是你呢。”

言耶再度不安起来，因为他不记得自己当时给鬼无濑留下了好印象。

但是，等他听完御堂岛下面的话后，不禁瞪大了眼睛。

“鬼无濑那家伙很少表扬人，尤其是在案件搜查上更是如此，在他手下干活的人很辛苦啊，而且那家伙最讨厌私家侦探了，但是让我震惊的是，他唯独对你赞不绝口。”

“这话，是鬼无濑警部说的？”

言耶下意识地反问。

御堂岛严肃的脸上第一次微微露出笑意。

“对，就是那个鬼无濑。是不是有点难以置信？”

“是啊。”

言耶情不自禁地随声附和一句，但马上反应过来这样不妥，慌里慌张地想收回说出的话，一时却又不知该如何补救。

御堂岛却对此毫不在意。

“所以，我对刀城言耶其人非常感兴趣啊。今天机缘巧合，有幸见到您。”

御堂岛给部下分配了任务，然后领着言耶离开客厅，到了另外一个小房间。

“我们开门见山地说吧。”

御堂岛刚在榻榻米上盘腿坐下，就催促起来。

“不好意思，有点着急，但是我非常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我的？”

“对，就是你的想法。别紧张，我不会像鬼无濑那样，说什么‘侦探退出’之类的话。只要有利破案，什么意见我都愿意听。”

“不，不，鬼无濑警部没那样说过。而且，我也不是侦探。”

“好啦，你站在什么立场上都行，就说说对于这起事件有没有什么看法？”

在御堂岛一连声的追问下，言耶本能地回答：

“有。”

“说来听听。”

无奈之下，言耶只好讲述了一下自己和祖父江偲当时在事发现场针对及位死亡原因的探讨，接着又把他在竺磐寺和久留米三琅、真海主持的交流，以及在矶屋与龟兹将的交谈如实说了一遍。

听了他的话，御堂岛颇为震惊。

“我一直以为侦探只是一味地从警察那里探听信息，而且不到最后时刻决不说出自己的调查和推理，然而你与他们不同。嗯，难怪鬼无濑对你评价如此高。”

言耶趁他此时心情比较好，想问问搜查情况。

“警察的判断是？”

然而，御堂岛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这个，恕我不能透露。”

“呀，理当如此，我能理解。”

言耶不好意思地客气一句，心里却有点犯起愁来。非专业人士难以

完成鉴别、辨认这样的侦破工作，可是如果无法获取这些信息的话，将很难解开及位廉也横死之谜。

御堂岛面无表情地看着神色有点急躁的言耶，突然说了一句：

“目前正从事故和他杀两方面进行侦破。”

言耶没有马上回应，停了一会儿才说：

“基本可以排除自杀吧。”

“啊？是，是的。”

没想到，御堂岛又淡淡地说了下去。

“具体情况要等验尸结果出来才能作推断，目前根据现场搜查的情况，初步判断是饿死的。尸体上没有明显外伤，死亡时间大概是在昨天傍晚到深夜之间。及位廉也二十三日清晨离开的竺磐寺，当时应该没有吃早饭。”

如果那天吃了早饭的话，等言耶他们发现他时，或许尚有气息。但是，即便如此还是难以救过来吧？

御堂岛豪不在意言耶一时的情绪波动，继续说道：

“你判断死者试图避开迷宫离开竹林宫中心，证据就是竹林边上有三处横冲直撞的痕迹。”

“迷宫中有什么发现吗？”

“从草地进入迷宫处的竹子也有擦损痕迹，不过比起那三处来轻微多了。”

“也就是说，及位本欲离开迷宫，但是因为某种障碍怎么也走不出来，就想从竹林里穿出来，结果还是没能成功。”

御堂岛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言耶顺势提议。

“我只是顺嘴一提啊，可不可以找人尝试一下，试试能否从草地通过竹林走出来。”

“其实我们已经找了一个近乎死者体格的刑警试验过了。他比死者

踏入了更深的竹林，但是很快就走不动了，因为碰到了迷宫的墙。说是墙，其实是竹子一棵挨一棵，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形成的一道竹墙。后来还顺着迷宫的外侧往外走呢，实际上根本行不通。”

“那看来还是走迷宫简单一些。可是，为什么及位没这么做呢？”

御堂岛没有回答言耶抛出来的问题，而是反问：

“那个‘竹林之魔’的怪谈跟这起事件有没有关系？我想请你站在志怪侦探作家的立场上谈谈看法。”

“您知道那个怪谈？”

“你的秘书告诉我的。”

言耶本想否认祖父江偲是他的秘书，但又一想无谓的解释只会浪费时间，而且有时候越解释越说不清，便果断放弃了。

“如果说及位廉也因妖怪作祟而饿死，那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尸体为何出现在了草地中央。如果他是像怪谈中的多喜那样遭遇到了什么，尸体应该在迷宫中被发现才合乎逻辑吧。”

“妖怪？道理？”

从御堂岛的语气中听不出他到底是觉得有趣，还是在揶揄。

“还有一种解释，及位廉也为了调查什么而进入竹林宫，觉察到自身的异样时没有立即逃命，结果等想逃时已经为时已晚。他拔下神殿前鸟居的一根竹竿疯狂敲打，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他想摆脱妖怪的垂死挣扎？”

“唔，有道理。”

“如果是事故的话，还可以考虑一下及位是不是有某种知觉障碍导致他无法回到迷宫。”

“这个推理，也听你秘书提到过了。东京方面已经开始着手调查死者是否有精神或身体上的障碍。”

“如果是他杀的话，不好意思，目前我一点儿头绪也没有。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凶手一定利用了‘竹林之魔’怪谈。”

“会不会是凶手故意诱导大家认为死者是因妖怪作祟而饿死的？”

御堂岛警部面露担心，紧紧地盯着言耶。

“不，不会，村民可能还会相信妖怪作祟这种说法，但其他人未必相信，绝对会有人提出怀疑，更何况凶手还要考虑如何才能骗过警察的眼睛。总之，不可能的。”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不过，如果是凶手在怪谈起源地伪造出饿死的死亡现状，且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他杀的证据，结果会怎样？恐怕最后连警察也只能认定是意外事故吧。”

“哦？凶手是算计到这一点了吗？”

“如果真是他杀的话，恐怕……这样一来，及位廉也被杀事件可以称作‘怪谈杀人事件’。”

“不愧是作家风格的命名。”

御堂岛淡淡地感叹了一句。

“我刚才也说了，警察正从事故和他杀两方面进行侦破。事故的话，首先调查死者是否有某种障碍，这是至关重要的。他杀的话，就不用调查这些了，而是要全力锁定嫌疑人。”

言耶心想这是典型的警察思维，不管竹林宫密室如何诡异，只要找出嫌疑人，审问之后就什么都清楚了。

为了获取更多信息，这时候不能提出任何质疑，只能跟警方保持思想一致，于是言耶顺势问道：

“目前，警察认为谁的嫌疑最大？”

结果再次被拒绝了。

“这个，恕难奉告。”

御堂岛虽然如刚才一样拒绝了，但之后还是透露了许多。言耶有点哭笑不得，这就是所谓的原则和真心吗？

真是个难以捉摸的人呢！

照此看来，还是鬼无濑警部更好打交道。

被拒绝后，言耶不知接下来该将话题引向何处。

这时，御堂岛反问他：

“你觉得谁比较可疑？”

言耶突然有点焦躁起来，因为他脑海中首先闪现出来的是岩喜宫司。

刚才言耶并没有对御堂岛和盘托出所有情况，而是隐瞒了真海住持和龟兹将咬定宫司杀害了及位廉也的事情。虽然当时真海住持是半开玩笑，龟兹将却是非常认真地说出来这样的话，但不可否认的是两个人心中都认定凶手就是宫司。其实，说不说的也没什么用，警察随便去竺磐寺和竹屋查访一下，马上就能了解到这一情况。

可是，言耶非常抵触说出这件事，是因为受到了宫司的款待，还是根本就不相信他是嫌疑人？还是说目前没有足以证明宫司是凶手的证据？

言耶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因为什么。

御堂岛看了看一直没有回应的言耶。

“难道你怀疑宫司？”

突然听到御堂岛嘴里说出宫司的名字，言耶本能地反问：

“警察认为宫司大人是凶手吗？”

几乎就在同时，他预感到问也白问，听到的又将是一句“恕难奉告”，结果却……

“我们已经查明宫司和死者之间有不小的矛盾。”

没想到，这次御堂岛竟然给了明确的回应。不过言耶高兴不起来，因为听到的是警察怀疑宫司有杀人动机的信息。

“说起这个矛盾……”

言耶想起了久留米三琅在矶屋说的那些话，于是便把久留米说的那套即便及位廉也要挟宫司，宫司也不至于产生杀意的推理复述了一遍。

“哦？是因为神社或村里的历史秘密吗？”

御堂岛饶有兴趣。

“不过，就像日升纺织的人说的那样，这还不足以构成杀人动机。”

听到御堂岛也赞同久留米的看法，言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老师，你认为神社或村子的秘密是什么？”

突然被问到这样的问题，言耶一下子语塞了。

“尽管还没能了解到真相，先说说你的感觉吧。”

“哎？警部先生，您不是认为这与及位的死亡没关系吗？”

“还不能最后断定。确实，不管怎么想，久远的往事并不能构成现代的杀人动机，但是这个关键的秘密目前还不明了，所以还不能妄下定论。”

“说的是啊，不过……”

“你是怎么想的，说来听听。”

“我还没考虑这个问题。”

“考虑不成熟也没关系，想到什么说什么就是了。”

御堂岛低头拜托。

既然都做到这个份上了，言耶不能再继续搪塞。

“我们是经九难道来到犊幽村的，途中经过了狼烟场和远见岭，还远远地看到了瞭望塔，有个疑问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那就是为什么村民会如此关注海上来往的船只？”

“有道理。村民如此在意过往船只，你觉得是为什么？”

“我推测是为了袭击。”

“海盗？”

御堂岛对言耶的话甚感意外。

不过，他马上讲述了一件事，像是在声援言耶的推理似的。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曾听前辈讲过一个小偷村的故事。”

“村里所有人都是小偷？”

“嗯。所以他们很团结，外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据这种传说，犊幽村有没有可能是个海盗村？”

“不可能！”

“为什么？”

“自古以来，犊幽村受地理条件的限制，根本无法驾乘大船出海，怎么可能实施海盗作为？”

言耶简单地给御堂岛讲了那四则怪谈，然后说：

“如果犊幽村是个海盗村的话，‘海原之首’中的伍助不可能不知道这事。”

“或许吧。但那毕竟只是个故事而已。”

“不，正因如此，才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不过，‘海原之首’的传说怎么就成怪谈了呢？”

“学问上的事，我不懂。不管怎么说，为了守住祖先是海盗的秘密还不至于杀人吧。其实，像濑户内海那边，不知有多少人的祖辈都做过海盗。”

“是啊。就像久留米说的那样，这构不成及位廉也要挟宫司的动机。”

“但是，两人反目成仇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从动机方面考虑，暂且可以说宫司并不是最大嫌疑人。”

御堂岛的话让言耶一阵欣喜。

然而，他接下来又说道：

“可是，竹林宫毕竟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如果不是笹女神社的相关人员，谁能想到那里？”

“这个……”

言耶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应对。但是，他马上想起了那四则怪谈。

“只要知道‘竹林之魔’怪谈，不管是谁都能想到那个地方吧？”

对于言耶的反驳，御堂岛没有提出异议，但脸上完全一副“命案现

场离宫司最近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神情。

“宫司大人有没有不在场证明？”

话刚说出口，言耶马上想到及位廉也是饿死的，问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死者二十三日离开竺磐寺，宫司没有整天的不在场证明。不过，无论是谁都提供不出全天的证明吧。”

“这样的话，还是要先解开竹林宫的密室之谜。”

“凶手究竟是怎样做到让死者饿死的？只要知道了这个方法，那么不在现场的证明也有了新的意义，是这样吧？”

“是的，可以帮助我们锁定嫌疑人。”

“那么，就拜托老师你解开密室之谜吧！”

“哎？”

震惊之余，言耶又有点窃喜，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向警察询问搜查进展了？可是，他马上又患得患失起来，担心还是像现在这样问点什么都会被一句“恕难奉告”搪塞回来。

最终，言耶在没有任何约定的情况下，承担下了解开竹林宫密室之谜的任务。

第十章

再入竹林宫



第二天，即九月二十九日，是举行喾灵大神祭的日子，已经比往年延迟了不少时日。

“计划不能再变了。”

吃早饭时，宫司提到举办祭祀仪式的事，言耶不禁有点意外，不过听了宫司的说明后，也觉得挺有道理。

“已经一拖再拖，村里也不想再拖下去了。昨天傍晚召开了紧急村议会，多数人认为近期诡异事件频发，应当举办祭祀仪式驱邪。”

“是啊，祭祀包括这样的功能。”

“我们试探了一下閖扬村的口风，没想到他们也没什么意见，所以定在今天下午按原计划进行。老师和这位女士一起来参观吧，秀继也很久没看过祭祀仪式了吧。”

顺便说一句，宫司一直称呼祖父江偲为“女士”。

言耶担心地问：

“警察那边，没什么问题吗？”

宫司扯了一下嘴角。

“跟他们说明了这是自古以来的祭典，警察爽快地同意了。”

虽然餐桌上只有言耶他们几个，宫司还是压低了声音。

“如果死在竹林宫的人是村里人，估计不管是村议会还是警察都不会同意举办喾灵大神祭。”

听话音是说因为死的是外来人，所以不会对村子、祭祀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早饭后，言耶决定再去竹林宫勘查一番。昨天就向御堂岛警部打了报告，他同意了。慎重起见，今天早上言耶又跟宫司打了招呼并获得了他的许可。

御堂岛警部和那些县警昨晚住在村里专门为他们准备的场所，因为

昨天已经勘察完了现场，所以他们今天主要在村中走访，预计傍晚返回警察局。

言耶嫌有人同行会碍事，决定独自前往竹林宫，便安排祖父江偲向笼室筱悬打听有关及位廉也、竹屋的龟兹将，以及日升纺织的久留米三琅的信息，让秀继去探听村民对本次事件的反应。两个人干劲十足，估计直到中午才能回来。为了不惊动警察，言耶小心翼翼地低调行事，以免被他们盯上。

他细致周到地做好了万全准备，以保证自己在上午这段时间能够一个人清清静静探访竹林宫的案发现场。

走在笼室家后面广阔的竹林中，言耶想到了祖父江偲和秀继两个人。祖父江偲在自己身边时，总是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偶尔她的话能给自己带来重要启示，但更多时候会妨碍自己的思考。而秀继呢，话太少，本来这也没什么，但若是有人就在你身边转悠却保持沉默，也会相当别扭。其实他本人非常希望能帮上言耶，但又过于谨慎小心，言耶能够体会到他这份心意，所以越发注意不能冷淡了他。这样一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倒不如与祖父江偲相处来得自在。

今天安排他们去探听情况，不光是为了摆脱他们，而是想要解决地方性事件，必须充分了解当地独有的信息和知识。本来言耶打算亲力亲为，但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正好一举两得。

清晨的竹林幽暗沉静，可怕的沉寂令人有点毛骨悚然，甚至让人忘记了其实不远处就是笹女神社和犊幽村，越往里走，远离人世的感觉就越强烈。此时回头的话，马上就能回到笼室家，但是言耶感觉自己像是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牵引着，一步一步不受控制地走向另外一个神秘的空间。

言耶倒是非常享受这种异样的气氛。刺激的感觉，再加上得以独自前往竹林宫的清净，实在是令人喜出望外。

然而，言耶的好心情没有维持多久，在刚走出竹林的瞬间一下子就

消失得无影无踪。

“由松警官！”

在迷宫入口处站岗放哨的竟然是由松。

“辛，辛苦了！”

言耶对他行了一礼，但由松只是瞥了他一眼，一个字也没说。

“那个，我……”

言耶心想由松肯定不会允许自己进入竹林宫，一时不知该怎么说。如果抬出御堂岛的名号也许管用，但言耶又不想做以权压人的事，这可是他平时最不齿的行为。

言耶呆呆地站在原地，却惊奇地发现由松满脸不情愿地往旁边挪了挪。

“我，可以进去？”

由松看都不看他，只是轻轻点了下头，毫不掩饰那种“我才不想让你过去，可是……”的态度。

言耶猜测，大概是御堂岛警部提前告知他了，不然由松这微妙的态度实在无从解释。

管它怎么回事呢，言耶心中暗自庆幸此行还算顺利。

“打扰了！”

言耶行了一礼，踏上了通往迷宫的小路。

刚进去的瞬间，言耶决定把自己当成来此调查的及位廉也。不清楚他当时有没有同行者，权当是他独自一人吧。言耶试图完全放弃自我，化身成那个怪癖的民俗学者，模拟他进入迷宫后的行动。

然而，想归想，实际做起来却很难，因为自己的思想是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的。

比如，行进在迷宫中的及位廉也，绝对不会产生自己再也走不出竹林宫的想法。

不久，言耶又忍不住担心自己会不会遭遇及位廉也那样的灾难，脑

海中浮现出一幕幕悲惨景象，及位廉也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跑乱撞，想尽一切办法也走不出草地，饿瘫在地，越来越饿，最后连动都动不了啦，眼睁睁看着死亡一点一点降临。

想想就心惊肉跳，言耶有点想打退堂鼓了。

“没事，由松一定老老实实地在入口守着。”

言耶给自己壮胆，但心中又不太相信由松。

换种思路，祖父江偲和大垣秀继都知道自己来竹林宫了，笼室岩喜宫司和御堂岛警部也清楚，如果自己一直没有回去，他们一定会过来寻找，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

言耶安慰自己一番，再次鼓起勇气往前走。

奇怪的是，与昨天早上不同，心里一直安稳不下来。

“大概是因为发现及位廉也的尸体了吧。”

这是最大的原因。昨天也不能说不紧张，但更多的是充斥着新鲜好奇的想法在迷宫中摸索，而今天则不同，不仅是去诡异的死亡现场，而且没有任何同伴，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

“怎能没有恐惧呢？”

进入口时决定化身及位廉也的想法早已崩溃。他还是切换成了刀城言耶的身体和思想走到了竹林宫的中心。

“到了这里，及位首先会探查神殿吧。”

言耶尽力推测死者当时的行动，同时一个字一个字地大声说出来，用以给自己壮胆。

尸体位置周围还残留着警察现场勘查的痕迹，言耶在草地上转了一圈到了神殿前。这里也有搜查过的痕迹，一扇格子门已经完全被卸了下来，可怜巴巴地歪倒在一边，估计是被及位敲打坏了，现场取证时不得不取了下来。

言耶悄悄往里一看，只见里面供奉着一块孩童头部大小的石头，那一定是供祭拜的神体了。神体前面摆放着一个三方（带座方木盘，用以

摆放贡品），三方上铺着一张四方红（供纸，寓意天地四方），上面供奉着堆成山形的白色颗粒状东西，山顶上摆着一只笹舟。

“什么，这是？”

言耶刚想伸出右手食指，又本能地缩了回来。

“失礼了！”

他赶紧双手合十，垂头祭拜了一会儿，然后才仔细查看木盘上的白色颗粒，但是也没看出来是什么。

“请恕罪！”

言耶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捏起一些白色颗粒舔了舔。如果此时祖父江偲在场，一定又要大声呵斥：“老师，您干什么？”

“盐？”

根据味蕾上的咸味，言耶判断这个山形的块状物是盐，大概是因为时间太过长久，盐粒凝结在一起了。

宫司发现尸体的时候，那扇格子门并没有掉下来，说明及位没舔食过这些盐，估计他当时已经饿得没有力气打开门了。

“如果他能吃点这东西，至少还能稍稍延续生命，说不定还有可能获救。”

言耶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把卸掉的门扇安上，然后仔细检查了神殿及其周围，最后又环视一圈草地。

再怎么找，也找不到需要调查的地方了，除了通往迷宫的开口，围绕草地的只有密生的竹林。

“再没什么可看的，这时候及位应该准备回去了吧。”

言耶站在神殿前，望着通往迷宫的开口，推想及位此时自然该往迷宫走去。

绕过尸体位置，言耶走到了开口处。

刹那间，他好像忽然想起什么，几乎就在这时，耳边响起“沙沙”的声音，他下意识地看向左边。

一条蛇溜溜地钻进了左侧充当迷宫墙的密集竹林中，没能看清是什么种类，也不清楚有多长多粗，言耶突发一阵恶寒。

“毒蛇！”

听到他自己的惊呼，言耶忽然想明白了及位廉也为何没能从迷宫中逃出去。

“如果迷宫中有很多毒蛇的话……”

那一定无法从那里通过了，所以及位廉也不得不返回到神殿前，拔下鸟居的一根竹竿用以驱赶毒蛇。同时，这也揭开了御堂岛提到过的迷宫开口处的竹子有轻微擦损痕迹的真相。

但是，一根竹竿起不了多大作用，无法驱走所有的毒蛇，他无法安心通过迷宫，于是转而寻找从竹林中穿过去的通路，但是未能如愿。而且，包围草地的竹林中一定也有毒蛇，所以这条路也行不通。

“竹林宫就是毒蛇的老窝。”

言耶这样推测。然后，猛然想起第一次进竹林宫时祖父江偲怕蛇的事。

“难不成真是……”

但是，他瞬间又沮丧地摇了摇头。

“不，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毒蛇藏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在及位饿死之前没有咬他？”

问题越想越多，还很复杂。假如凶手是利用毒蛇置及位廉也于死地，其实也并非易事，首先他是如何做到驱使毒蛇的？

“口哨吗？”

言耶想起来海外某著名侦探小说中的情节，不过又无奈地摇摇头。

慎重起见，他再次检查了及位想从竹林中穿出去的那三处痕迹，并且亲自试着挤了进去，结果每一处都窄小得让人进退两难，动弹不得。而且，他恍惚听见脚底下传来可怕的“沙沙”声，后背一阵阵发凉。

“没有毒蛇！”

他故意大声说出来给自己壮胆，但是下意识地在脑海中描绘的一幕幕可怕景象不仅没有消失，反倒越来越清晰。

言耶鼓足勇气，终于亲身试验完了这三处。然而遗憾的是，还是同样的结论。

想穿过竹林逃出去是不可能的。

而且，这次没有任何新发现。

他打算回去了，可是每次走到迷宫口，又不甘心地退回来一遍遍检查草地和神殿。

然而，还是没有任何发现。眼见就要到中午了，他无奈地空手而归，走出竹林宫时发现外面守卫的人已经换成了别人。

回到笼室家，祖父江偲和秀继已经在等他，不过他没等跟他们交流情报就去吃午饭了。饭后，宫司正要去换衣服，现在的他还是穿着那身脏兮兮的劳动服，一点不像要去参加祭祀仪式的样子。

“让您们久等了。怎么样？”

三人抬起头来，不禁瞪大眼睛。

“太气派了！”

“庄严，太神圣了！”

就连小时候已经见识过这身装扮的秀继，此时也是目瞪口呆的样子，可想而知言耶和祖父江偲会有多吃惊吧。

“哈哈哈，这套衣服一直没舍得穿。”

宫司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礼服，下身是同样白色的和服裤子，头戴一顶黑漆帽，右手托着一个笏板[1]。与长久以来的那身劳动服的形象简直是天壤之别，此时的宫司散发出了非常强大的气场。

“喂，听到了吗？这位女士说‘庄严神圣’，哈哈。”

宫司得意地对着帮他整理衣服的筱悬炫耀，筱悬露出一副替这样的爷爷害羞的神色，低下头小声告诫。

“爷爷，淡定啦。”

但语气中听不出丝毫指责，而是对爷爷浓浓的爱意，可爱极了。

“主持鹥灵大神祭的一定是宫司您吧。”

没想到宫司却自嘲一笑。

“哪里，只是名义上的。”

“哎？可是……”

“过去，鹥灵大神祭的一切活动的确都由笸女神社的宫司掌管主持，但是随着造船技术的提高，牛头湾的触礁沉船事件越来越少，祭祀仪式原本的镇魂目的越来越淡薄，慢慢就流于形式了，祭祀内容也一点点发生了改变，这些都在神社的日志上有所记载。结果，就变成如今连我这样的无能宫司也能承担起的活动了。”

“您太谦逊了。”

“不是谦虚。既然是祭祀仪式，所以我必须郑重对待，得换上合适的衣服才行。”

宫司在玄关处换上穿不习惯的浅沓 [2] ，脚步踉跄地往外走。下台阶时，搞得言耶他们比他本人还紧张。

“咦？筱悬呢？”

“自古女人不可参与祭祀。”

宫司淡淡地回答。

“那，祖父江偲去参观，能行吗？”

“不是村里的人，没事。”

完全不同于往日模样的宫司走在村中，村民络绎不绝地过来跟他打招呼，但他并没有停下脚步，不知是因为祭祀仪式快要开始了，还是因为后面跟着言耶他们。

出了村子，前面就是牛头湾，已经有几十名身穿白色和服的人在那里了。言耶定睛一看，果然没有一个女性，不仅如此，也没看到孩子的身影，全都是成年男性。

其他地方也有女人禁足的祭祀，看不到女人的身影可以理解，但是

为什么小孩子也不行呢？

言耶觉得不可思议，更奇怪的是，这么多的男人竟然没有丝毫交流，全都静静地站立在现场，根本看不出马上就要开始祭祀的样子。

“暴风雨前的宁静……吗？”

眼前的异常让言耶忍不住这样想。

死气沉沉，这就是旁观者当时唯一的感受。

为什么谁也不说话？

此外，还有一个景象吸引了言耶的目光。一个个用大大小小的石块堆砌而成的临时灶台，自西向东一字排开，上面各架着一口大锅，火光熊熊，每个锅灶前都站着一名男子，而且锅灶的排列也很奇怪，上角一侧少，下角一侧的数量明显多。

“那是在制盐吗？”

“哦？您很懂嘛。”

宫司赞赏地看着言耶。

“是咱们吃的那种盐吗？为什么要烧？”

祖父江偲满头雾水。

言耶给她解释：

“与正规制盐不同，这是小渔村自己研究出来的简易制盐方法。首先找到几个平底箱子装满海岸上的砂石，然后用木桶提取海水注入箱中，接着放在阳光下曝晒，等到水被晒干，沙子干燥以后，再提取海水冲洒。然后得到的海水就是盐分比较大的，最后再把海水放在锅中熬制，水分都被熬干后剩下的就是盐了。”

“哇，好有意思。”

言耶扭头问宫司：

“制盐，也是磬灵大神祭的一项内容吗？”

“是的。熬制出来的盐，以后要供奉到神社里。”

“竹林宫的神殿中供奉的盐也是……”

“对，就是祭祀时熬制出来的盐。”

满含期待来到海边，却是这样的祭祀准备，完全没有想象中祭祀仪式的热闹气氛，先不说言耶，祖父江偲和秀继两人是一点兴致也提不起来。而且，两个人罕见地意见统一起来，齐声抱怨“沙子灌进鞋里了”。

海边的参观结束后，接下来宫司要去位于村西的上角前端。刚踏入上角，言耶便注意到了岩壁下那间蓬莱居住的小屋。

“呀，还保存着呢！”

言耶诧异地感叹。

宫司一副当然如此的口气。

“蓬莱一直住着。”

“哎？那他得多大岁数了？”

宫司奇怪地看着言耶。

“不是，那个蓬莱早就死去了，现在的蓬莱都不知是第几代了。”

“世袭制吗？”

宫司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第一位蓬莱死后，小屋有段时间没人居住，后来不知从哪里来了新的蓬莱。他们都是从海上流落到此地的，所以村民不可能对他们不管不顾，可能大家都认为他们的到来是一种吉兆吧。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对村里的事情一清二楚。据我观察，村民好像对他们抱有一种畏惧感。村子里无能为力的时候，就由笹女神社负责照顾他们。现在这位蓬莱，就是筱悬在照顾。”

宫司突然问言耶，语气中明显有种试探的意味：

“说到第一位蓬莱，老师您能猜出他是谁吗？”

言耶停顿了一会儿。

“莫不是‘海原之首’的伍助？”

“我有眼不识泰山。”

宫司特意停下脚步，对着言耶鞠了一躬。

“老师，您太了不起了。”

宫司的言行让祖父江偲喜上眉梢。

言耶却冷静地对她说：

“宫司大人会这么问我，说明那个人物是我所知道的，根本不难猜出来。”

他又转向宫司。

“真的是伍助？”

“终归是个传说，不过我觉得比较可信。”

“第二位呢？”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哦，对了，现在的蓬莱是个女人。”

言耶震惊之下，条件反射般地回头望向岩壁下方，不料正好对上一道从屋子窗后直视而来的目光。同时，言耶听到了旁边祖父江偲的抽气声，想必她也注意到了。

那个目光一直盯着他们，就像冷眼注视从外部降临的灾祸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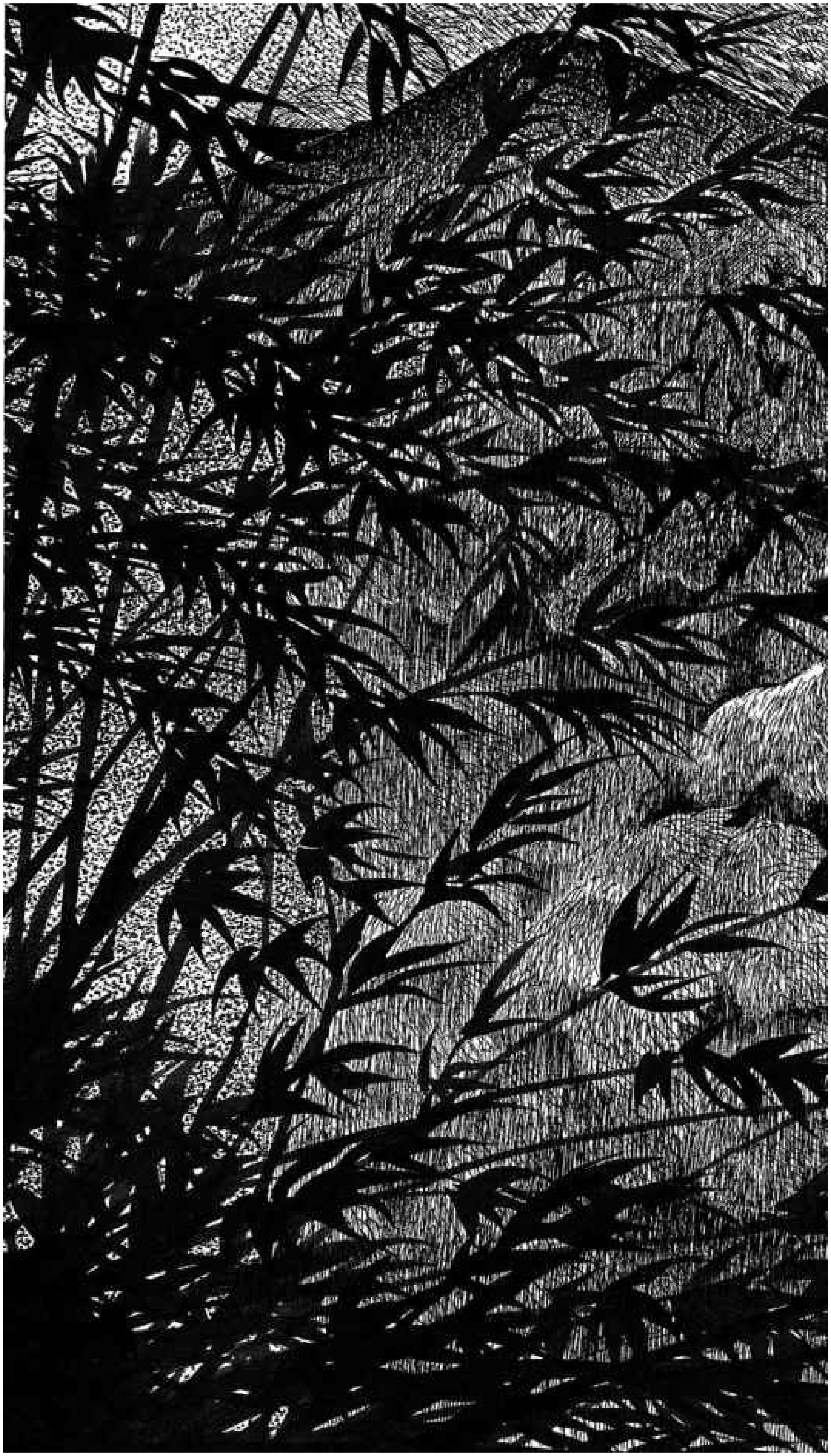
注释

1 笏板是一种长形的板子。明治以来，神职人员通常手持木笏主持传统祭祀，笏板是用于礼仪的专属物品。

2 浅沓是古代日本贵族所穿的一种鞋子，后来作为神职人员的正装之一，制作工艺相当讲究。

第十一章

潴灵大神祭



言耶他们来到上角前端，瞭望塔下站着一位浑身白色装束的年轻人。他看到笼室岩喜宫司过来，便上前来郑重地行礼，没有说话。

“女士和秀继可以在这里观看，如果既想看到海湾，又想看到绝海洞，可以登上瞭望塔……”

“不，不，在这里就行了。”

“好吧。不过祭祀期间不可以再上瞭望塔，你可不要后悔。”

“不会的。真的，在这就行。”

祖父江偲的担心溢于言表，生怕宫司让他们登上瞭望塔。

“上去看看多好啊。”

言耶恋恋不舍地，无限憧憬地抬头望着瞭望塔，结果遭来祖父江偲的一记白眼，好像在告诫他“不要多说话”。

不过，宫司接下来的一句话让言耶喜出望外。

“如果愿意的话，老师可以到近处观看，不用担心。”

“多谢，多谢！”

“跟我一起坐小船去绝海洞吧。”

“那我也……”

祖父江偲话说了一半，马上闭上了嘴巴，脸上露出不安的神情，因为她看到停靠在岸边的小船实在是……

言耶也忍不住问宫司：

“就那艘小船？一定晃得很厉害吧？”

“晃肯定会晃了。老师，您晕船？”

“不，我没问题。”

于是，祖父江偲喋喋不休的叮咛开始回荡在耳边。

“老师，您可一定记好了。第一，当听到自己没听说过的怪谈时，不可以兴奋地在小船上站起来。第二，被什么吸引了目光时，不可以在

小船上猛地站起来。第三，不管祭祀仪式多吸引您，都要记得自己待的是什么地方，不可以随随便便就在小船上站起来。第四……”

“祖父江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呢？”

言耶被祖父江偲的碎碎念惊呆了。

“我又不是个小孩子。”

“哼，是个小孩子倒好了，小孩子还能听话。老师，您说说，您都有多少次，多少次前科了？”

“我名声这么不好吗？”

“远的不说，就说最近在波美地区的青田村那次，您突然在行驶的马车上站了起来，差点弄出大乱子。”

“有吗？”

不知言耶是在装糊涂，还是真不记得了。

“我说的都记住了吗？本来……”

祖父江偲又要开始说教。

宫司及时插了一句话，终于将言耶解救出来。

“女士，我会保证老师的安全。”

言耶与宫司一起离开瞭望塔后，还专门为此向宫司表示感谢。

“谢谢，多亏了您。”

“没什么。不过，老师，那位女士对您真上心呢，可得珍惜啊。”

言耶无精打采地“嗯”了一声，惹得宫司大笑起来，一直走到用来服务祭祀的那两艘小船时，笑声都没停下来。

途中路过祭祀期间临时在海边搭起的帐篷，言耶发现了御堂岛警部的身影，于是对他行礼致意，对方轻轻颔首回应。如果此时能随意开口打招呼的话，估计御堂岛警部会吃惊地说：“你去参加祭祀？好奇心可真大！”

御堂岛身边端坐着四位与宫司年龄相仿的男人，身量都差不多。如果此时祖父江偲在场，大概会调侃说“像是一字排开的地藏菩萨”，但是

他们的样子可让人联想不到地藏菩萨那副闲静形象，而是让人感到像宫司那种超越年龄的矍铄和矫健。

他们是强罗五人众的其他四位吧？

言耶暗自猜测。其中，最右边那位估计就是秀继的祖父大垣秀寿，因为明显能看出两人容貌上的相似。

宫司领着言耶来到下角根部稍偏西的海边，笑声还没彻底停下来。这里正对碆灵大神岩礁，海面上停着两艘小船，两船之间有个一抱大小的竹制帆船随着海水起起伏伏。这个小帆船应该是竹屋制造的吧。

“这就是唐食船？”

宫司正要登船，听到言耶的询问，停下脚步。

“是的。不过，我们现在要去迎接亡船。”

“啥，亡船！”

言耶瞬间两眼放光，身体前倾，眼看又要开始他的长篇大论。幸亏宫司及时意识到危机，赶紧抢先开口。

“亡船的亡是‘亡灵’的‘亡’，‘船’当然就是‘船’啦，就是死于海难的亡者乘坐的船，被安放在绝海洞那边，我们现在要去迎回来。”

“啊，这，这样啊。”

言耶领悟过来，好像还想继续说什么，宫司干脆利落地给出结论。

“总之，就是通常俗话说的幽灵船或船幽灵。”

看来宫司清楚地记得昨夜言耶说到竹魔时的狂乱，还有刚才祖父江偲的千叮万嘱，所以迅速做出了正确判断。

“与老师同行期间，可不敢随便说话啊，呵呵。”

“哎？为什么？”

“没什么，我就这么随口一说。”

宫司率先登上船，转身招呼言耶上船。

言耶微惊，他以为自己是乘坐另一条船。

“能跟您坐一条船吗？”

“当然。那艘船是引领唐食船到辔灵大神那里去的引导船。”

说着，宫司向在海边待命的一位白衣老者点了点头，发出起航的指令。于是，那位老人又向另外一个男人传达指令。

砰——啪！啪！啪！

烟花在阴沉沉的天空中炸开，响声震耳欲聋。

“这是给閖扬村的信号。”

宫司解释说发出信号后，閖扬村的一艘小船将引导一条小于犊幽村的唐食船启航。因为那艘唐食船太小了，再加上从閖扬村到辔灵大神的距离挺远，所以实际是装载在那艘引导船上的。

其间，宫司先去绝海洞迎接亡船，然后在驶向辔灵大神的同时发出信号，犊幽村这边的唐食船的引导船看到信号后也开始出发。

最终，三艘船将在辔灵大神那里会合。

介绍完仪式的程序后，宫司催促言耶：

“出发吧！”

言耶登上小船，向船夫致意。

“辛苦，请多关照！”

可能是一身白衣的缘故，本就皮肤黝黑的老船夫显得越发黑了。他没有说话，只是对着言耶点了一下头。

“这是渔民佐波男，这位是刀城言耶老师。”

宫司相互引荐后，言耶再次向佐波男致意，对方却依然只是点了点头。

小船离开海岸，驶入风平浪静的牛头湾。虽然船尾安装着发动机，但是佐波男依然手动摇橹，动作娴熟。

“閖扬村的船也是这样摇橹而来吗？”

言耶好奇地回身询问，但佐波男看也不看他，只是严肃地注视着海面。

“佐波南君，必须要手动摇橹吗？”

言耶不甘心地继续发问。

坐在船头的宫司忍不住回过头来。

“听不到回答，老师不会罢休吧。”

“哪，哪有？”

言耶赶紧否认。

宫司对言耶苦笑着以示安慰，用一副劝解的语气对佐波男说：

“你趁早放弃抵抗吧，赶紧回答为好。”

话音未落，耳边的海风骤然加剧，言耶忍不住惊叫一声，同时不忘低头感谢宫司的善解人意。

背后传来一道没有温度的声音。

“开发动机了。”

“是，是的呢。”

言耶扭回头，发现佐波男依然目不斜视地注视海面，双唇紧闭。不过，言耶毫不气馁，兴致盎然地从近岸捕鱼的技巧一直问到簭灵大神信仰。

“你问这些干什么？”

佐波男终于招架不住了，无奈地看着言耶。不过，他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回应起来。宫司坐在船头，背对着他们听两人聊天。

不久，小船来到上角前端的海域，站在瞭望塔下的祖父江偲和大垣秀继兴奋地朝他们挥动着双臂。岂止如此，祖父江偲的喊叫也回荡在牛头湾中。

“老师——不可以总提一些奇怪的问题哟！”

言耶恨不能找条船缝钻进去。

而且，还遭受了佐波男的补刀。

“你应该按那位女子说的去做。”

佐波男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一脸认真。

小船驶过上角前端进入茫茫大海，好像失去了左右岬角的庇护一

样，突然剧烈摇晃起来，让人心生不安。而且，正因为清楚地知道这里是风平浪静的牛头湾与凶险的大海之间的分界——赛场，心中的恐惧越发强烈。

言耶暗想，没让祖父江偲跟着过来是绝对正确的。就在这时，前方高耸的绝壁下赫然裂开的一个洞口吸引了他的目光。

迎着呼呼的海风，宫司几乎是喊出来的。

“看，那里，就是绝海洞。”

言耶正想问问佐波男对绝海洞的看法，小船猛然晃动起来。

牛头湾内外的差别竟然如此之大吗？

以往进行民俗采访时，言耶有过几次乘坐渔船的经历，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心绪不宁。并不是小船本身重心不稳，而是言耶自己的情绪由内而外地起伏不定。

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言耶暗暗奇怪。突然，他想起今年六月份在波美地区的沈深湖参加祭祀水魑湖神的仪式后，乘坐的也是这样一条小渔船，不过是他自己亲自驾船。当时，正安稳地行驶在湖面上，突然莫名其妙的有种按捺不住想跳入湖中的冲动。

那里是水魑神栖息的沈深湖，这里是祭祀亡魂的绝海洞附近的赛场……

二者都不是普普通通的地方，所以言耶此时难免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

他不由得绷紧了身子，小船抵抗着滚滚浪涛慢慢靠近了绝海洞，一切多亏了佐波男高超的驾船技术。宫司好像对他极其信任，进入外海后将一切都放心地委托给了他。

迎面是高耸的绝壁，抬起头来仰望的瞬间，一阵眩晕袭来。这还不是自上往下，光这样从下往上看一眼就能深深感受到坠海的恐怖，可见压迫感是多么强大！

小船进入绝海洞，周身瞬间被湿冷的阴气笼罩，眼前发花什么也看不清。言耶眨眨眼睛，定下神来，看到右边岩壁上燃烧的火把，火把旁边高高吊起一个小船。

在此等候的两位白衣男子上前恭敬地迎接宫司，可能是没想到言耶会跟来，两人一愣，但是没说什么，大概是读懂了宫司泰然自若的神色。

下了小船，言耶紧随宫司以及那两位白衣男子走进湿漉漉的岩石间，佐波男则留在了小船上。

林立的岩石间起初什么也没有，脚下逐渐出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子，越来越多，最后成了一片石滩，与传说中的冥河滩极其相像，心中的恐惧随着这种变化也越来越甚。一路上借着火把的光亮，可以看到冥河滩两侧星星点点地冒出来一个个小石塔。

“是谁……”

言耶想问问走在前面的男子，但此时实在不是交流的时机。若是平时，他肯定就直接开口问了，现在不由得打消了这一念头，洞内阴冷的气息也有点让他失去了谈话兴致。

小心翼翼地走过蜿蜒的石滩，眼前出现了一块沙地。大大小小的石块堆积在石滩和沙地的交界处，宛如一道低矮的城墙。石墙的中央有一个缺口，左右两侧各插着一根高高的竹竿，中间挂着注连绳，竹竿的根部丛生出许多细小的枝叶，简直就是竹林宫神殿前的景象再现。

两根竹竿的外侧，堆放着鱼叉、钓竿、渔网、海草耙子等祈愿渔业丰收的渔具，看来已经有些年头了，很多已是锈迹斑斑。

沙地大约有六畳大小，最里边的正中间位置安放着海难者的供养碑，碑后是耸立的崖壁，一眼望不到顶。从最初林立的岩石到冥河滩，再到这片沙地，右侧是布满孔洞和坑洼的绝海洞石壁，左侧是从赛场流过来的海水，像一条川流不息的小河。

水深约一米，没有围栏，如果不慎失足跌入水中，当然轻松就能爬

上来。但是，脑海中想象着那个场景，再看看这黑乎乎的流水，还是让人毛骨悚然，再加上形似冥河滩的石子路，让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冥河，内心的恐惧便越发加剧。

小河大约三米宽，对面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疑似绝海洞另一侧的洞壁。但是，这边火把的亮光照不到那里，再怎么审视也看不清，然而当你注视着那边时，总觉得那边有什么东西也在盯着你，那团黑暗中像是隐藏着什么。一直凝神看去，好像看到那个东西正冲出黑暗，踏过冥河向你走过来，而自己因深深恐惧肢体变得僵硬，想逃命都迈不开腿脚。

“胡思乱想什么呢！”

言耶在心中呵斥自己，赶紧转过身，正好看到宫司在鸟居前祭拜后抬起身来。

宫司小心翼翼地踏入画有规整波纹的沙地中，“沙，沙”地一步一步走向供养碑，碑前供奉着竹子做的亡船。宫司站在亡船前，慢慢地念诵祷文。言耶第一次听到如此奇怪的祷文，他想抓住其意，而那些词句却像一道电波一样迅速划过脑际，根本不在他脑海里停留。

就在言耶想努力抓住只言片语之时，祷文已经结束了。宫司双手取下亡船，回到鸟居，接着一个手拿沙耙[1]的男人走进沙地，转瞬间重新画出了原有的规整波纹。男人娴熟的动作和沙地上显现出的漂亮纹路深深震撼了言耶。

宫司领着大家走回来时的路，言耶却不由自主地三番五次回头，因为他总觉得背后有人叫他，可是他明明走在最后，后面肯定再没人了。回过头去，除了近前的火把，身后是无尽的黑暗，但是言耶却一直感觉有人在叫他，直到过了冥河滩回到林立的岩石间，那个叫声依然没有停息。

佐波男在小船上等着他们。言耶在看到他的一瞬间，心里踏实下来。

小船载着宫司和言耶，悠悠地驶出绝海洞。重见天日的同时，小船停了下来，宫司迅速将眼神投向上角，在那最前端，站着一个浑身白衣的青年男子，还有祖父江偲和秀继。

那个白衣男子望见宫司的身影，便马上转身闪到了瞭望塔的后面。不一会儿……

啪——啪！啪！

烟花在空中炸响，比第一次的声音稍小一些。看来又是在发送信号了。

声音传来的同时，小船再次发动起来，好像就在等着这一刻似的。上角前端，祖父江偲对着他大力挥动双臂，言耶轻轻抬起一只手挥了几下算是回应。

宫司坐在船头直视着前方，对身后的言耶说：

“老师，接下来碆灵大神祭的仪式正式开始。”

小船绕过上角前端驶进牛头湾，同时，右方外海驶过来一条小船，左方停在海边的那艘小船也动了起来。从閖扬村过来的小船原本是开着发动机的，接近这里后换成了摇撸方式，另外两艘小船一开始就是手动摇撸模式。

从祖父江偲他们的位置看过来，三艘小船一定是像竞赛一样，竞相奔向碆灵大神的岩礁，都想第一个到达。

实际上，三位船夫似乎在随时调整着速度以保证能同时到达碆灵大神。言耶看看佐波男的手势就明白了，另外两艘小船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速度也能证明这一点。

考验三位船夫驾船技术的时刻到了。

不久，三艘小船几乎同时到达了碆灵大神的岩礁，开始围着岩礁转起圈来，同时，所有的男人们一起发出奇怪的喊叫声。

轰——轰——轰——轰隆——

像是从腹底发出来的声音，有力地冲击着耳膜，让人莫名地心生恐

惧，而且随着小船围绕辔灵大神的转动，喊叫声一圈比一圈高，最后简直成了歇斯底里的狂叫，直到戛然而止。

三艘小船在辔灵大神面前一字排开，中间是从犊幽村海边过来的引导船，两侧分别是阴扬村过来的小船和言耶他们乘坐的小船。接下来，有人用绳子将大唐食船和阴扬村的小唐食船，以及供奉在绝海洞的亡船连成一体。

宫司目送犊幽村的引导船，引领合体后的新唐食船向牛头湾外侧驶去。

“这是唐食船本来的样子。”

“唐食船是要漂向我们刚才经过的那片大海吗？”

“对，回到它来的地方。”

突然，言耶心中冒出一个疑问。

“如果本该返回原处的唐食船又回来了，会怎样？”

他只是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恶意，但宫司的回答却让他不寒而栗。

“整个村子将走向灭亡。”

注释

1 沙耙原为海盐生产工具，晒盐时用来把盐扒松。有些地方也会用于扒沙。

第十二章

唐食船



言耶他们回到岸边，祖父江偲和秀继上前迎接，看他们那一脸的嫌弃就知道一定是沙子又灌进鞋子里了。

“老师，您没晕船吧？”

祖父江偲人未到声先到，言耶只是对着她摇摇头，先对佐波男表示了感谢。船上意外地出现了一个本没有资格乘船的外人，想必他这个船夫一路很辛苦吧。

“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净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佐波男小声说了一句，语气竟然很是柔和，好像是与刀城言耶同行中收获了某种乐趣。

对他言行最为吃惊的是宫司，他环视着两个人，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宫司邀请言耶去祭祀帐篷，路上不断地表示对言耶的敬佩。

“我算是明白老师是怎么在地方上进行民俗采访的了。”

“哎？这话从何说起？”

“您竟然能让生性冷淡的佐波男由衷地说出那样的话，了不起啊。”

言耶还未开口，身后的祖父江偲先嚷嚷起来：

“老师就是善于抓住中老年人的心，获得他们的认可和厚待。黑先生，哦，就是老师大学时代的前辈，曾经称赞他是‘中老年杀手’。”

“祖父江小姐，那可不是称赞。”

“老师，那是黑先生哟，从来都只贬低人，绝对不会对别人说出赞美之词的，唯独对老师，那是发自内心的认可啊。”

言耶本想出口否认，但想想为了阿武隈川岛这个人争论，实在是没意义，姑且就听任祖父江偲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人称“黑先生”的阿武隈川岛是一位民间的民俗学者，虽然出自京都由绪的神社，却是个品行不端甚至可以说有点卑鄙的人，而且极其贪吃，在全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战时，以及忍饥挨饿的战后初期，他竟然也

能吃得脑满肠肥。而且，这个人极度自恋，别人在他眼里一文不值，言耶上学时曾跟他打过交道，也被他贬得一无是处，但两个人却一直没断联系，因为阿武隈川岛总是主动给言耶送来一些不知从什么门路搞到的各地方的独特祭礼、奇风异俗等情报。

其实他是有企图的，虽然他像言耶一样到处进行民俗采访，但是他生性懒惰，而且他那个肥硕的体格也无法去交通不便的偏远地方，所以就盘算着让言耶代他去，也就乐此不疲地提供一些足以引起言耶兴趣的情报。

对此，言耶心里也十分清楚，但阿武隈川岛的情报网又实在让人难以割舍，所以两人至今一直有所联系。不过，到了祖父江偲嘴里，就成了“老师，您对黑先生就是没有抵抗力，就是个受虐狂”。跟她辩驳也辩驳不出结果，言耶索性什么也不解释了。

“糟了！我忘得一干二净。”

祖父江偲突然狂叫起来。

“那个黑先生给老师发来了电报，发到笹女神社的地址了。”

“哎？什么时候？”

言耶大吃一惊。祖父江偲说是在举行祭祀仪式的时候。

“就算他再神通广大，也不会知道竹林宫事件吧。”

阿武隈川岛总是自诩为“名侦探”，如果他听说了及位廉也莫名其妙死在竹林宫的事，恐怕早就插手了，所以言耶判断他还不知道此事。

“那……那个……不是那件事。”

不知怎么回事，祖父江偲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说吧，到底什么事？”

“他住在平皿町的鬼柳亭旅馆，说让老师给他带无骨章鱼过去。”

“真是的。”

言耶一脸的扫兴和嫌弃。

听到两人的会话，宫司在旁边说：

“那个阿武隈川岛，是个美食通啊。”

“不，谈不上是美食通，他就是嘴馋。”

言耶大力摇头否认。

“他只是想吃无骨章鱼，其实是想知道到底有多不好吃。大概是在平皿町的旅馆中听人说起无骨章鱼多么难吃，所以就想尝尝。”

言耶难得出现这样强烈的反应和表情，再听他说出这样的话，宫司震惊得张着嘴巴愣在那里。

“阿武隈川岛这个人啊，就不能允许世界上有他没吃过的东西，只要听说有这样的东西存在，那是一定要搞到手，如果没人给他弄，他就亲自上阵。哪怕是仅仅听一个人说起过，也绝对不会忽视，无论如何也要吃上，就是这么顽固。”

“毒蘑菇也吃？”

“是的。不过，这种危险的食物，一定会事先找人试吃。在不确定安全无毒之前，他是不会吃的。”

“哎？难不成他是让老师……”

宫司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疑问，迟疑半天还是半遮半掩地问了出来。

“嗯。通常我都能意识到，总算平安活到现在，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可能被毒死了。”

大概是言耶的表情过于严肃，宫司一时有点不知所措。

“我去平皿町的鬼柳亭送无骨章鱼吧。”

“那怎么行？现在正是磬灵大神祭的关键时候。”

“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只剩吃吃喝喝啦。”

“可是，还有后续的……”

“从明天开始就休渔了，连休三天，所以不用担心。”

可能是因为已经到了帐篷，宫司中止了话题，随即摆出一副精气神十足的样子，微笑着向在座的那四位老人介绍。

“这位是刀城言耶老师。”

四位老人好像都喝了酒，脸上泛着红色，依次做了自我介绍。

“我是盐饱村的医生米谷。”

“我是石糊村村长井之上。”

“我是矶见村鹿杖寺的住持善堂。”

“我是閖扬村的大垣秀寿，我孙子秀继承蒙老师关照，不胜感激。”

正如在簪灵大神祭开始之前言耶推测的那样，最右边的这位老人果然就是秀继的祖父大垣秀寿。他们的座次也是按照强罗地区从西往东的村子顺序安排的。

“哪里，哪里，是大垣君给予我诸多关照。”

言耶依次对他们行礼，尤其对着大垣秀寿深深弯下了腰。

这时，盐饱村的米谷医生开口。

“听说又来了一位民俗学者，我还想着是什么样的人呢。今天一见，哎哟，这不是个青年才俊吗？”

他直直地盯着言耶看，弄得言耶有些不知所措。

矶见村的善堂住持又接上了话。

“及位廉也同样是学者，你们的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两人一唱一和地说个没完。言耶终于回过味来，原来是受及位廉也的连累，这里的人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他的。

“好啦，别丢人啦，当着人家的面怎能这么说？”

石糊村的井之上村长出来打圆场，但那两人好像喝醉了，根本听不进劝说，依然说个不停。

“跟那个偷窥狂及位廉也不同，这位一看就很正派。”

“那个家伙肯定是受到簪灵大神的惩罚才饿死的。”

“这一位有种贵族气质，面相富贵。”

“听说还是个侦探哩。”

“是吗？那我们可得小心啦。”

“喂，对我的客人尊重点。”

两人越说越离谱，连宫司也看不下去了，阴沉着脸抗议。

“小心？什么意思？难道我们还有什么秘密怕让侦探老师查出来不成？”

说要小心的米谷医生还没说什么，善堂住持却伸着右手小拇指[1]回答起来：

“嘿嘿，一定是这个啦。”

看着米谷医生呆怔的样子，善堂大喝一声：

“喂，笨蛋！”

说着，又一个一个地伸出无名指、中指、食指、大拇指。

“这，这个数……”

迷迷糊糊的米谷好像有点清醒了。

数量有那么多吗？

言耶不禁暗暗吃惊，同时觉察现场的气氛顿时有些尴尬。实际上，不仅米谷，井之上村长也变了脸色。言耶想起竺磐寺的真海也是这副德行，似乎强罗地区寺院的住持说话都是如此口无遮拦。

“好啦，开玩笑也要适可而止。”

最后还是大垣秀寿一句话敲醒了他。

“说这样的话，小心自食其果。”

善堂住持好像忽然意识到什么，突然正经起来，在米谷医生和井之上村长的小声指责下，一个劲地道歉，完全没了醉酒的样子。

宫司和大垣秀寿也低头致歉。

“这么大年纪的人竟然还说出这样的话，让您见笑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边善堂住持已经开始向祖父江偲有话没话地搭讪起来。

最终，宫司领着强罗五人众先回了笹女神社。祭祀宴会以往都在村

公所举办，如今县警们待在那里，所以就分散到了矶屋等几家饭店。五人众自然要参加宴会的，不过在这之前他们要在神社先进行一场以祭祀总结会为名目的小酒会。

宫司极力邀请言耶他们参加酒会和宴会，但被言耶婉拒了。

“来，我有话对你说。”

言耶他们刚走出帐篷，等在外面的御堂岛警部就把言耶叫到了一处没人的地方。

“参加了祭祀仪式，感觉如何？有没有发现及位廉也在调查什么？”

“很遗憾……”

听了言耶的话，御堂岛警部倒没表现出明显的失望，只是淡淡地说：

“徒劳无功吗？”

“不，就我个人来讲，还是有收获的。我好像有点明白他写在记事本上的‘一切相反’那句话的意思了。”

“真的？说来听听。”

御堂岛罕见露出急不可待的神色。

“碆灵大神祭中出现了三艘小船，一艘是从犊幽村出发的大唐食船，一艘是绝海洞中供奉的亡船，还有一艘是从阴扬村那边过来的小唐食船，但是这三艘船都是竹子做成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船。”

“这三艘船都以碆灵大神的岩礁为目标。”

“是的。而且它们最后被绑成一体，漂向外海。虽说这是碆灵大神祭，但我感觉原本是反着来的。”

“什么意思？”

突然响起祖父江偲的声音，言耶吓了一跳，再一看，秀继也在。言耶又看了看御堂岛，发现他似乎并不介意两人在场，于是继续说道：“我说的这个‘原本’，不是指碆灵大神祭，而是实际发生的事。”

“什么事？”

“船只失事。过往商船触礁沉船，犊幽村的人赶来救助，将船拉到岸边，将船上的遇难者祭祀到绝海洞中。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后，以簭灵大神的岩礁为基点，破损船只被拉到岸边，身亡的船员则被送到绝海洞。”

“啊，对啊，祭祀仪式就是把它们送回原来的地方。”

祖父江偲兴奋地两手一拍，继而又不解地问：

“可是，这与閖扬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閖扬村的‘扬’本来写作‘上下’的‘上’。”[2]

言耶解释说閖扬村以前不仅记作“閖上”，也有可能记作“淘扬”或“淘上”。

“要说为什么叫‘閖上’，应该是风浪将海里的泥沙、漂浮物等带到了海边。比如强罗地区，有可能洋流方向是从犊幽村的赛场到閖扬村的海岸，所以遇难船只的残骸，以及船上的物资等就随波逐流地漂到了閖扬村的岸边。我们都清楚，犊幽村之后形成的村子不是紧邻的盐饱村，也不是再往东的石糊村和矶见村，而是离它最远的閖扬村，这一事实也能证明我刚才的推测。”

“是这样啊。”

祖父江偲恍然大悟。

“对了，还有我以前跟您说过，犊幽村笹女神社的笼室家和閖扬村的第一大地主大垣家世代不和……”

“祖父江小姐！”

言耶一声叱喝，祖父江偲有一瞬间的愣怔，但马上意识到大垣秀继就站在她身边。

“啊，这个，不好意思，我……”

“没什么，的确就是前辈说的那样。”

“哎呀，不是说了，我不是你的前辈。”

看祖父江偲有意岔开话题，言耶赶紧说：

“虽然有点对大垣君不敬，但是我们还是听听祖父江小姐的看法吧。”

祖父江偲听言耶这么说，马上若无其事地说了起来。

“明明是犊幽村的人竭力营救出事船只和船员，船上的物资却被閖扬村不劳而获地得到了，所以代表两个村子的权势之家自然而然地关系就恶化了呗。”

“不是这样。”

没想到自己的推测被言耶一口否定了，祖父江偲面露不满。

“哎——为什么？”

“不管怎么出力救助遇难船只，如果把装载的货物据为己有的话，那可就是犯罪了。这艘船要是藩主的，那藩主就会沿着航线仔细搜查，这样一来，在牛头湾遇难的事实无论如何是瞒不住的。一旦盗窃货物的事情败露，恐怕整个村子都会被问罪，而且罪名还轻不了。”

“被砍头示众吗？”

“嗯，村里的掌权者可能会受到这样的刑罚。而且，如果船上的货物在事故中不幸被冲走了，哪怕村民没有任何过错，一旦被官差怀疑偷盗了货物，同样也会受到惩罚。”

“太可怕了！”

祖父江偲抱紧了双臂，秀继则不停地点头。

“所以对犊幽村来说，狼烟场、远见岭、瞭望塔太重要了。”

“是的。一旦发生沉船事故，整个村子都有可能遭受无妄之灾，所以村民们不得不采取多种防护措施。”

“原来是这样。老师就是老师，懂得太多了。”

祖父江偲一脸崇拜。

“过去的犊幽村，日子很艰难啊。”

秀继同情地感叹。

而御堂岛则一脸严肃地说：

“跑题了，回到刚才的祭祀话题上来。”

“通过祭祀仪式再现当时的触礁沉船事故，是为了让船只回到遭遇海难前的状态，这样可以把亡者也就是那些船员送回到原来的地方。我认为这才是砻灵大神祭的本来面目。”

“在普通人看来只是为亡者做的一场法事。唔？想法还真新奇。”

虽然是与本次事件无关的话题，但就连御堂岛警部也不禁发出了感叹。

“可是，老师。”

祖父江偲还是一脸迷糊。

“砻灵大神那里，还有绝海洞那里，都祭奠着亡者，祭祀仪式不就矛盾了吗？”

“好，问题就在这里，祖父江小姐！”

言耶突然的兴奋让祖父江偲和秀继大惊，御堂岛却依然面不改色。

“砻灵大神祭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祭奠亡者？”

“可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有砻灵大神和绝海洞那里的祭奠就足够了。”

“为了让死者复活？”

秀继小声嘀咕了一句，言耶敏锐地捕捉到了。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但是，没有‘复活’这个词语让人联想到的光明和希望，倒不如说是一种深深的绝望。”

“什么意思？”

“你想啊，本来被安葬、祭祀在绝海洞的亡者强行被推上亡船，流放到茫茫大海上。”

“不是说让他们回归吗？”

“那不过是好听的说法，实际做的不就是驱逐亡魂吗？”

“哎？为什么要这样做？”

连御堂岛也起了兴致。

“大概是害怕亡魂作祟吧。”

御堂岛听了，一脸的难以置信。言耶给他讲了那四则怪谈，然后进一步解释。

“这一代自古流传着箬灵大神就是惠比寿神的说法，惠比寿神是笹女神社的祭神。而且，渔民把漂在海上的尸体叫作‘惠比寿’，并且把被祭祀起来的海难者看作是惠比寿神，但是没能得到超度的死者就成了漂荡在海上的亡魂。此外，这片地域自古就有这样的传说，说是这些亡魂到了奥埋岛上，夜晚就成了飞来飞去的鬼火，鬼火飞到陆地上进入竹林中就成了竹魔，竹魔登上食坏山就成了山鬼。就像那四则怪谈中提到的那样，这里的人们讨厌这样的怪物却又不得不生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下。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祭祀在绝海洞内的亡者，所以通过箬灵大神祭把那些亡魂驱逐到茫茫大海的彼岸，这样一来没有了妖怪的元凶，天下就太平了。我认为这是当今箬灵大神祭的真正起源。”

不仅祖父江偲和秀继，连御堂岛也不说话了，一时间现场陷入诡异的沉默中。

“同时，这里还有一种传说，当饥饿降临村子的时候，箬灵大神就会派来唐食船。满载食物的唐食船来自海的那边，解救处于饥寒交迫中的村民。这是一种美好的精神信仰，唐食船的‘唐’指的是中国古代的唐朝，也就是说借用这个‘唐’字表明船来自海那边的异国。这个比较好理解，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唐纸、唐锹、唐玉米，以及称呼欧美人为‘毛唐’都是同样的道理。箬灵大神祭中一共有三艘船，除了那艘亡船，另外两艘就用了村民心目中的宝船的名字。在村民看来，运送死者的船是担当不起如此宝贵的名字的，但是最终三船合一后还是叫作唐食船，一来是为了表示对死者的尊重，二来也是借用吉庆的名字多少去除一点祭祀的不祥吧。总之，就是想借唐食船的功用讨个吉利。”

现场还是一片沉寂。

突然，御堂岛警部扔下一句话，掉头走了。

“我回县警察局一趟。”

“这个警部真高冷。”

祖父江偲感叹说。

言耶笑了笑。

“看上去很冷酷，其实私下里给我透露了不少搜查情况。”

“哎？真的？”

祖父江偲一脸的不相信。

“没想到，还是个大好人呢。”

“别高兴得太早。好啦，咱们回神社吧，路上听你们说说调查的情况。”

结果，可以说是一无所获。祖父江偲向笼室筱悬打听了及位廉也和竹屋的龟兹将，以及日升纺织的久留米三琅的情况，但是筱悬说的都是言耶已经了解的信息。秀继向村民探听他们对这次事件的反应，但是村民们根本不接这个话题。

祖父江偲美滋滋地说：

“筱悬说‘我也想成为祖父江小姐这样美丽可爱的女白领’。嘻嘻，本小姐怎么就那么美丽可爱？”

言耶当然无视了她的自恋，转头问秀继：

“村民们什么也没说？”

“聊天还行，说到竹林宫的死亡事件就都不说话了。”

“是真的什么也不知道？还是怕扯上关系？”

“两方面原因都有吧。净问一些我的，还有爷爷的事，真是受不了他们。”

“辛苦啦。”

三人到了笹女神社，笼室筱悬迎了出来。

“爷爷说请您们参加酒会。”

强罗五人众的小聚会已经开始了。

“多谢，不过我们还要商量工作的事，就不参加了。”

言耶找个合理的借口婉拒了邀请，笼室筱悬也没再勉强。她突然说谢谢言耶，弄得言耶一头雾水。

“哎？为什么谢我？”

“刚才竹屋的小竹利来了。”

据筱悬说，那个小家伙跟着叔叔龟兹将来笹女神社，跟筱悬混熟了后，就经常自己跑来玩。

“小竹利说他在路上碰到您，领着您到了矾屋，结果您教了他很多知识，还给他买了点心，他高兴得不得了。啊，不好意思，我净说方言了。”

筱悬白净的脸上飞起两朵红云，弯下腰对言耶致谢。

“感谢您厚爱那孩子。”

说完，害羞地走回屋里去了。

“从她嘴里说出来，怎么感觉方言这么好听呢。”

要是宫司听到祖父江偲的这句话，估计要深受打击了。

“老师，您刚才说要商量工作上的事，是什么事？”

看着一脸认真的秀继，言耶哭笑不得。

三人先去洗了澡，然后清清爽爽地坐到餐桌前，听筱悬说五人众的小酒会已经散场，他们去参加村里的宴会了。

“那筱悬小姐一起用餐吧。”

筱悬坚决拒绝言耶的邀请，一脸“万万使不得”的表情，但在祖父江偲的热情劝诱下，最终还是答应了。

餐桌上基本是言耶在说，祖父江偲时不时地插话，筱悬开心地笑。其间，祖父江偲意图提及筱悬和秀继的关系，但没能如愿，最大的原因在于秀继根本不懂顺梯而上。

秀继实在是太老实愚钝了。

祖父江偲一次次地想往这个话题上引，急得屡屡用眼神示意言耶，因为不管她怎么提起话头，秀继就是领会不到她的意图。

作为言耶来讲，他觉得这种事要靠当事人自己，外人不该插手，就用眼神向祖父江偲传达此意，显然祖父江偲也没领会到他的意思。

晚饭后，他们回到住处，祖父江偲刚要开始她的恋爱指南，却被秀继一口打断了。

“前辈，不好意思。”

他转头问言耶：

“老师，当初咱们的计划是从犊幽村经盐饱村、石糊村、矶见村去閖扬村，现在怎么办？”

“是啊。”

本来，言耶想尽可能地五个村子都走一遍，但是现在遇到了怪异事件，如果就这样离去的话实在有点遗憾。

言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心中的纠结，秀继马上说：

“明白了。那我去跟爷爷他们五个人说说。”

看着秀继远去的背影，祖父江偲愤愤地埋怨。

“怎么不把这个积极劲头用到筱悬身上？”

言耶委婉地规劝她：

“祖父江小姐，不要过于热心，小心帮倒忙。”

“哎呀，我还用老师您这个恋爱白痴教育？”

结果，言耶不得不替秀继听了一通她的恋爱指南。

不久，秀继喜气洋洋地回来了。

“老师，盐饱村的米谷医生、石糊村的井之上村长、矶见村鹿杖寺的善堂住持都说欢迎您住到他们家，当然我爷爷也非常欢迎您。”

“这可太好了，大垣君，谢谢你。”

祖父江偲却阴沉着小脸。

“住处有了着落的确可喜可贺，可是我不想住到米谷医生和善堂住

持那里。”

祖父江偲之所以如此不情愿，大概是想起了当时两人在帐篷中的言行，尤其是那个善堂住持还轻浮地纠缠了她。

看到她不安的样子，言耶安慰说：

“安心啦。我们在盐饱村待一天，晚上去石糊村的井之上村长家住，第二天在矶见村待一天，晚上去大垣家住，这样没问题了吧。”

“老师伟大！”

祖父江偲登时喜笑颜开。

言耶怕她开心起来又要给秀继灌输刚才的恋爱指南，赶紧转换了话题。

“我上午不是又去了一趟竹林宫吗……”

祖父江偲一下子来了劲头。她自称刀城言耶的秘书可不只是为了摆摆样子。

然而，三人探讨了一阵，最终也没解开竹林宫的密室之谜。祖父江偲的“毒蛇假说”似乎最有说服力，言耶在进竹林宫的途中好像也感觉到有蛇，但是他还是觉得“毒蛇假说”的疑点太多。

至于及位廉也到底有没有知觉上的障碍，目前只能等待御堂岛警部的反馈了。

第二天早上，言耶他们洗漱后来到餐桌前，却没看到宫司的身影。

筱悬一脸歉意地说。

“爷爷好像去冥想了。”

“这么早？”

“为了赶在日出时进入冥想状态，估计天还没亮就走了。”

言耶想去看看宫司坐在瞭望塔木板前端冥想的样子，哪怕只是站在岬角根部看看也好。突然，他注意到筱悬神情有点奇怪。

“出什么事了吗？”

“没，没有。”

筱悬摇摇头，但她的神情明显不对劲。

在祖父江偲的追问下，她才终于声音颤抖地说。

“刚才我去爷爷的房间，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瞬间觉得心绪不宁。”

“我能去宫司大人的房间看看吗？”

筱悬先是一愣，继而连连点头。

“拜托您了！”

走进宫司的房间，首先映入视线的是乱糟糟的被褥，还有胡乱扔在一边的劳动服。

“看样子是昨晚参加宴会后回来睡了。”

“爷爷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不清楚。如果他能睡上几个小时，我也就不担心了。”

“有什么不对吗？”

“爷爷向来都是自己整理被褥的，像这样没收拾就出去了，那只能说当时很急。”

“是吗？”

言耶虽然嘴上这样应着，实际上心里却在想，从这随处乱扔的衣服来看，不整理被褥倒像是宫司的风格。

“可是，就算是去冥想，也用不着这么急吧？”

听筱悬这么一说，言耶也意识到有问题。

“其他有什么不正常的吗？”

筱悬检查了一遍，发现宫司祭祀时穿的那身衣服也不见了。

“看来，爷爷是去冥想了。”

言耶看到筱悬依然心神不宁，于是提出建议。

“我们去瞭望塔找找吧。”

“谢谢。可是，我不想打扰爷爷冥想，再者也说不定他去了别的地方。”

“冥想的地方，还有竹林宫吧？”

“是的。如果是去了竹林宫，那从外面也看不到。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可是我也不知道具体在哪里。”

“时间长的话，差不多得一整天吧。”

“冥想的地点不同，时间长短也不一样，一般在瞭望塔那里最短，竹林宫稍长，那个秘密地方最长，日常冥想选在瞭望塔，高度冥想会去秘密地方。不过，虽然不常发生，但有时候爷爷也会变换不同的地方连续冥想，不过这时一般都是按照从大到小，就是先在秘密地方，然后到竹林宫，最后去瞭望塔，或者反过来按从小到大的次序。当然，不管哪种形式，肯定都是一个地方的冥想结束后才会换到下一个地方。”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筱悬停下来喘了口气。

“现在发生了竹林宫事件，我感觉爷爷不是去冥想，应该是去祈祷神灵保佑平安了，所以那个秘密场所最适合。不过，毕竟是那么大年纪的人了，就算去了秘密地方，也做不到长时间冥想了吧。”

筱悬像是在安慰自己似的轻轻说着这些话，但难掩心中的担心。

雪上加霜，就在这个当口，又从閖扬村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筱悬接完电话回来说：

“閖扬村又发生了食物中毒事件。”

原因依然是毒蘑菇汤。接受上次的教训，这次是大垣秀寿亲自挑选的蘑菇，没想到还是出事了。在昨天祭祀后的宴会上，喝了蘑菇汤的人中有二十多个出现了上吐下泻的症状，而且有三个孩子生命垂危。

言耶他们也跟着心情沉重起来。

“一定是故意混入了毒蘑菇。”

祖父江偲嘟囔了一句，看到旁边秀继吃惊的样子，马上反应过来，慌里慌张补充：

“啊，不是，大垣君的祖父不可能做那种事的。”

“你祖父肯定仔细挑选了蘑菇，有可能是在那之后有人偷偷混入了毒蘑菇。”

“只能这么想了。”

秀继的语气中透着无力。

“大垣君，你回家看看吧。”

没想到，秀继坚决拒绝了言耶的提议。

“不，我是来工作的，不能放下这边的事回家。”

“可是……”

“如果我这样做了，不仅帮不上爷爷，还会被他训斥，而且我回去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祖父江偲和筱悬也劝他回去看看，可秀继根本不听。碰到这种一板一眼的老实人，还真让人挠头。如果宫司在的话，说说他可能还管用。

早饭后，慎重起见，言耶还是去瞭望塔转了一圈，但是没看到宫司的身影。本来想再去竹林宫看看，但想想筱悬说的就是去了也没用，只好作罢。而那个秘密场所，根本不知在哪儿，想去也去不成。

没什么担心的，他又不是个孩子。

话是这么说，直到傍晚，午后开始下的小雨都停了，眼看着天就要黑了，宫司还没回来。于是大家商量了一下，分头行动，言耶去竹林宫找，秀继去瞭望塔，祖父江偲去村公所向留在那里的县警报告这件事。

言耶先在竹林宫外叫了几声，没有回应，又走到了中央的草地，结果也没有宫司的身影。而且，竹林宫内的样子与言耶第二次进来查看时没有任何变化。

秀继回来报告说，宫司不在瞭望塔外面的木板上，他还爬上梯子看了看瞭望塔的小屋，也没有宫司的影子，不过，地板上晾着撑开的雨伞和雨衣。

森肋刑警接到祖父江偲的报警后，向御堂岛警部作了汇报，但是得到的答复是现在还不到出警的时候。

一直到了深夜，宫司依然没有回来。

次日天明，猝不及防地发生了一件诡异的意外变故。就在那个不会

有其他人，只有宫司冥想时才会登上的瞭望塔木板上，笼室岩喜宫司忽然之间就不见了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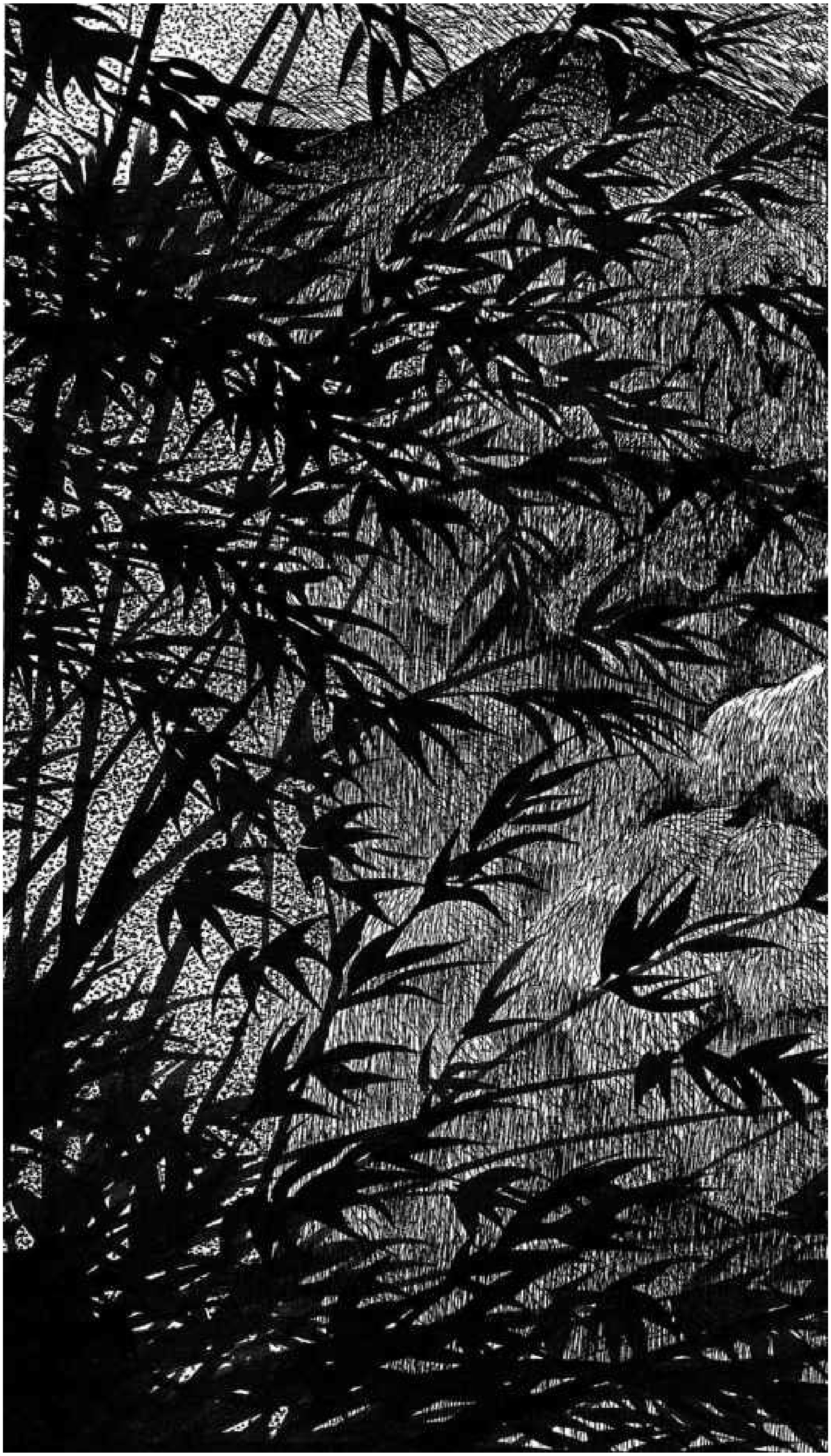
注释

1 伸出小手指的手势在日本有代表异性的含义。

2 日语中的扬和上属于同音不同字。

第十三章

瞭望塔上的消失



送走九月，迎来十月的清晨，大家体恤情绪低落的笼室筱悬，在祖父江偲的指示下，刀城言耶和大垣秀继也加入了做早饭的行列。突然，大门口传来喧哗。

筱悬急忙走了出去，很快脸色惨白地踉跄着回来了，无力地瘫坐在地上。

言耶急忙走到她的身边，后面跟着小跑的祖父江偲，秀继保持弯着腰的姿势惊慌不安地看去。

这时，森肋和村田两位刑警步入大门。看到他们的身影，言耶突然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有人看到宫司从瞭望塔坠入了海中。”

森肋面无表情地说出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欸……”

言耶三人震惊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是谁看到的？”

言耶终于能张开了口。

森肋露出纠结的表情。

“叫蓬莱的那个来历不明的女人。但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她的话有几分可信。”

“她，她……”

筱悬依然低垂着头，声音暗哑，像是尽力从嗓子眼挤出来的一样。

“我听爷爷说过，每次爷爷在瞭望塔冥想的时候，她总会透过小屋的窗户用目光守护着爷爷。”

“一个叫佐波男的老渔民也说看到宫司坠海了。”

佐波男就是碆灵大神祭时为宫司和言耶驾船的那个老人。

“我们不是昨天接到宫司下落不明的报警了吗？所以，慎重起见，

还是决定来问问情况。”

“能给我说说具体情况吗？”

听了言耶的请求，森肋有一瞬间的犹豫，身旁的村田别有深意地等着前辈指示。

可能是想起了御堂岛让他们协助刀城言耶的指令，森肋一改刚才的态度，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讲述起来。

黎明前，蓬莱在她的小屋里沉睡，突然听到岬角上传来脚步声。因为宫司一直都是在黎明前后到瞭望塔冥想，于是她就起身透过窗户往外看，首先看到水色的裤脚一闪，然后便是身穿白色和服的人正往上角前端走，所以她想一定是宫司来冥想了。

往常宫司很快就会登上瞭望塔伸向海上的瞭望板前端，可是这次却迟迟没有现出身影，她就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等了很长时间，宫司的身影终于出现了，而且一如既往地坐下冥想起来，她这才放下心，像以往一样注视着宫司。但是，也不是眼珠不转地盯着宫司，一阵困意袭来，她不由自主地打起盹来。

片刻之后，蓬莱猛地清醒过来，再抬头看时，却发现瞭望板上没了宫司的身影。

要是以往，她会认为宫司冥想结束回到瞭望塔里面去了，可是这次却明显感觉不对劲，因为刚才抬眼的瞬间，依稀有个人影落入海中。

蓬莱听筱悬说过宫司不太会游泳，于是她赶紧跑出小屋，爬上上角，一直跑到瞭望塔下，往赛场方向一看，一件白色和服被卷入海浪中。

就在同一个时间，佐波男正站在上角附近的海边。他虽然已经不再出海打渔了，但还是改不了观察黎明前海面状况的老习惯，所以早早来到了海边。他发现蓬莱站在岬角的前端，挥舞着双臂，奇怪地跳来跳去，眼看着就要掉到海里去，所以赶紧跑过来想把她领回去，没想到她连说带比画地描述“宫司从瞭望塔上掉下去了”。于是，佐波男急急忙忙

去找由松，由松又赶紧去村公所报告给了森肋。

“现在，村里的渔民正在瞭望塔下的海域搜救。但是，考虑到蓬莱不太像正常人，所以我和村田来这里打听一下。”

言耶向他们讲述了昨天早晨的情况。

“宫司大人屋里堆着没收拾的被褥，有睡过的痕迹，旁边散落着劳动服。筱悬小姐检查了一下，发现衣柜里少了白色和服，搭配水色裤子的那套衣服。”

“也就是说宫司参加村里的宴会后回家来了，然后天明前起床，换上衣服去了瞭望塔……”

说到这里，森肋猛地抬起头来，瞪大眼睛。

“从昨天早上到今天早上，宫司整整冥想了一天一夜吗？”

“不是，他好像没去瞭望塔。”

言耶给他解释，宫司一共有三处冥想地，而其中一个谁也不清楚在哪里。森肋一听，脸上顿时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大概是想到要追查宫司昨天的踪迹可能会大费一番工夫吧。

“前天晚上，宫司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不，不知道。我平时没留意过……”

话未说完，筱悬再次崩溃倒地，“呜呜”大哭起来。祖父江偲赶紧走上前，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背以示安慰。

“先让筱悬小姐回去休息，可以吗？”

言耶向森肋请示。

“当然可以。在御堂岛警部到来之前，让她平静一下吧。”

“祖父江小姐，交给你了。”

还没等言耶开口，祖父江偲已经轻轻扶起筱悬。两人随即离开了厨房。

“两位警官要去瞭望塔吗？”

“嗯，可能吧。”

森肋含糊其词地回应。

“我可以一起去吗？”

听到言耶的要求，森肋的眼神中露出戒备。

“我不会打扰你们工作的，拜托啦！”

言耶放低了姿态，但语气中满含不容拒绝的坚持，森肋无奈答应了。这次，村田看着森肋前辈的眼神中露出藏不住的担心。

穿过村子来到海边，与磐灵大神祭时的静默完全不同，此时人声鼎沸，尤其是上角前端挤满了人。

这是……

言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当看清人群里有很多女性和孩子的身影时，突然明白过来。

“好啦，让让，让让。”

森肋和村田向前走了几步，发现等在这里的由松正在态度恶劣地驱赶着村民。当言耶的身影出现时，他明显吃了一惊。

森肋没有理会由松的反应，漫不经心地询问搜救情况。

“现在什么情况？我走后有什么进展吗？”

“没有任何进展，连衣服也没找到。”

言耶拨开拥挤的人群，好不容易才冲到瞭望塔下。

往赛场方向望下去，海面上停着十几艘渔船，一个又一个的男子相继潜入水下，却在浮出水面时无一例外地摇了摇头。

“我可以上去看看吗？”

言耶抬头望着瞭望塔，谦卑地向森肋请示。

没想到这次森肋却皱起了眉头。

“在御堂岛警部到来之前，不可以。”

“说的也是。”

言耶掩饰住失望之情，提出一个建议。

“森肋警官您一定也是这么想的，趁着御堂岛警部没来的这段时

间，我们来调查一下宫司大人从前天晚上到今天早晨的行踪。”

“我们？”

言耶敏锐地听出森肋变了语调，赶紧解释。

“前天晚上，宫司大人离开家去村里参加了宴会，这一点毋庸置疑。问题是宴席分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说不定后来还有所增加，这就意味着要调查宫司大人的行踪需要些人手。可是，县里来的警察大部分都撤回了，所以我想着尽下微薄之力。”

森肋似乎有点恼火，像是要驳回言耶的提议，但言耶的一句话又促使他改变了心意。

“最好在村民们记忆还没有模糊之前赶紧调查。”

最终，两人商定，森肋他们去找祭祀的执行委员会要各个宴席的名单，言耶他们分别给强罗五人众中的其他四人打电话，询问宫司离开家后的去向。

单单这项工作就耗费了一上午的时间。言耶和秀继回到笼室家，先向祖父江偲询问筱悬的情况，然后随便吃了点村里的帮佣做的午饭，然后就前往县警们临时驻扎的村公所。

赛场那边的搜索到中午也停止了，没有任何收获。据渔民分析，宫司很有可能顺着海流漂进绝海洞中去了，所以他们下午又驾船进了绝海洞，沿途进行了仔细打捞，一直到了冥河的位置，但也一无所获。

在村公所，言耶和森肋交流了各自掌握的情况，几经讨论，最终大致推断出宫司这两天的动向。不过，因为蓬莱没有钟表，只是靠自己的感觉猜测时间，所以她说的那些时间点还有待商榷。

前天晚上七点左右，强罗五人众离开笼室家去村里参加宴会。在神社先行进行的五人酒会上，不知何故，宫司喝着喝着突然就不喝了。

七点十分左右，五人分别去了不同的酒席，宫司去的是矶屋。

七点二十分左右，宫司离开了矶屋，当时一点儿酒也没喝。

七点二十分到七点五十左右，宫司依次去了矶屋之外的其他五桌酒席，但是在每个地方都没待多久，也没喝酒。

七点五十之后，就再没人知道宫司去哪里了，六桌酒席上都不见他的身影。村民们，五人众的其他四位，当时都没在意，以为他一定是在哪桌酒席上。

具体不知几点钟，宫司回了家。证据是他脱下的劳动服，以及睡过没收拾的被褥。

昨天早上，具体时间不明，宫司起床后，换上白色和服和水色裤子离开了家。

昨天一整天，宫司行踪不明。

今天清晨五点半左右，蓬莱看到宫司去了瞭望塔。

五点三十五分到五点四十分期间，宫司走出瞭望塔。

七点左右，宫司坠海？

七点刚过，佐波男看到在上角前端手舞足蹈的蓬莱。

从行踪考虑有两大疑点。第一个疑点是“前天晚上从七点五十分至回到家的这段时间，宫司到底去了哪里？”。到底是什么事，或者说是要去见什么人，让他不得不在那个时候离开宴会？

宫司在宴会上滴酒未沾，说明他是与某个人约好了要见面，这个可能性最大。那么，他去了哪里，见了谁？恰逢一年一次的盛大祭祀，这个人为什么没有露面？

村田刑警去笸女神社询问筱悬有没有怀疑的人，筱悬张口就说出了龟兹将的名字。但是听了筱悬给出的理由后，村田表示不可信，并且不停地追问，结果招来祖父江偲“不要纠缠筱悬小姐”的指责。村田大为恼火地回来，当然又是言耶替祖父江偲道了歉。

言耶认为，当前该首先调查一下前天晚上七点五十分以后没有不在场证明的人。在这点上，森肋与言耶意见一致，于是决定趁着御堂岛还

没到来的这段时间再去走访一下。

第二个疑点是“昨天一整天，宫司到底在哪里”。最有力的解释是“冥想”，但是这种可能性必须建立在“冥想是在谁也不知道的第三个秘密地进行”的条件下。

“昨天清晨至傍晚在第三个秘密场所，傍晚到今天早晨在竹林宫，最后到瞭望塔，宫司按照这个次序进行了三次冥想，有没有这种可能？”

“你的意思是说宫司因疲累过度，所以不小心从瞭望塔上掉下去了。”

森肋虽然嘴上好像赞同言耶的推测，脸上却一副不认同的表情。

这让言耶心中一阵慌乱。

“您是不是怀疑这不只是一场事故？”

“作为一名警察，不能一开始就妄下断论。更何况从前天夜里开始宫司就下落不明，而且这里刚刚发生了及位廉也莫名死亡事件。”

然而，森肋话里话外根本不把言耶提出的瞭望塔的密室性当回事。言耶预感到恐怕御堂岛也会是这样的论调，心中不免担忧起来，因为如果认定是他杀的话，这个密室之谜是绕不开的问题。

根据蓬莱和佐波男的证词，言耶进一步详细梳理了思绪。不过与上面的推论一样，时间点仍无法确定。

今天清晨（初步认定为五点三十一分），蓬莱察觉上角上有人往瞭望塔走，于是透过小屋的窗户往岩壁上看，依稀看到一个身穿白色和服和水色裤子的身影，她以为是宫司。

五点三十五分到五点四十分期间，宫司出现在瞭望塔伸向海面的瞭望板上，抬起头挺直腰身端坐在木板前端，像往常一样双手合十，进入冥想状态。

七点左右，蓬莱一愣神的工夫，发现木板上没了宫司的踪影。因为

之前看到宫司的姿势多少有点不稳，所以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她只是因为困倦打了个盹儿，不过短短几秒的时间，而且她保证除此之外视线绝对没有离开过宫司。

那么问题来了，也就是说蓬莱没有亲眼看到宫司坠入海中。她看到的只是有个影子一闪掉到了岬角外侧，不过她认为是宫司，所以慌里慌张爬上岬角，跑到瞭望塔，往赛场方向一看，看到一件白色和服正被海浪吞没。

佐波男天亮时分起床后，例行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然后一如既往地到了海边观察海面的情况，此时大概刚过七点。他发现蓬莱在上角前端蹦来跳去，急忙跑过去想把她领回来，没想到得到了宫司坠海的消息。他往赛场海域看了看，没有看到人影，慎重起见，又登上了瞭望塔，也没看到有人在，于是就报告给了警察。

此处有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蓬莱从看到宫司走向瞭望塔到她自己跑到上角前端的这段时间，没看到其他人。也就是说从早上五点三十分一直到七点刚过，上角和瞭望塔上只有宫司一人。

这个事实，再加上蓬莱说看着宫司姿态不稳的证词，基本可以认定是一起意外坠海事故，似乎也是最为合理的解释。但是，前有及位廉也横死竹林宫的事件，再加上从前天晚上开始宫司就下落不明，如果简单地认定是事故，总觉得难以令人信服。在这点上，言耶与森肋意见也是一致的。

假如说及位廉也死于他杀，那么宫司也极有可能遭此厄运，说不定凶手是同一个人……

这一点也是言耶和森肋共同的怀疑。

“您说，那个叫蓬莱的女人的话，有几分可信？”

“她的小屋建在岬角根部的岩壁下，从屋里往上看的话，视线范围有限。假如是有人进入瞭望塔谋害了宫司，从她那个位置很有可能目击

不到。”

看来，森肋似乎不太相信蓬莱这个目击证人。

“的确如此。如果是他杀，那么宫司大人一定是被凶手推下海的。”

听了言耶的推断，森肋无言地点了点头。

“蓬莱担心宫司大人是不是坠海了，慌里慌张跑出小屋爬上上角，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十几秒的时间。凶手必须在这十几秒内从瞭望塔下来，再从岬角前端跑到岬角根部，而且要想不被蓬莱发现，只到岬角根部还不行，必须逃到村子里。这样的话，仅仅十几秒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再怎么快，至少也得一分钟吧。”

“唔——”

森肋一时没说话，看上去正在努力思索什么，大概是在脑海里描绘着上角的情形。停了一会儿，他才慢慢说道：

“如果全力奔跑的话，跑回村里也得一分钟吗？”

“不可否认，蓬莱的时间概念比较模糊，但是从宫司坠海到她爬上岬角再跑到瞭望塔下这个过程中，她没看到任何人，这个证词不会有错吧。”

森肋再次无言地点点头。

“在佐波男来到岬角前端之前，蓬莱一直待在那里，假如说当时凶手还在瞭望塔上，那么他根本没机会逃跑，而且佐波男还特意上去查看了一下，并未发现有人。”

“有没有这种可能，凶手把宫司推下海后，自己也跳下去了？这个时间，蓬莱正往上角爬，恰好看不到这一幕。”

“不会。您想，凶手选择把宫司推下海，就是考虑到了下面是岩礁密布的赛场，掉下去肯定不能生还？所以他怎么可能……”

“这个……”

森肋沉默了一会儿。

“那，凶手应该还是从瞭望塔逃出来的，一定是蓬莱没发现。”

完全是一副警察结案的语气。

言耶感觉再跟他纠缠下去也没有意义，于是问出了一直萦绕在心头的疑问。

“及位廉也莫名死亡，宫司大人从前天晚上就下落不明，你们是不是将这两点联系起来，才认为宫司事件是他杀？”

“什么意思？”

森肋没有回答，反倒眼神陡然一缩反问过来，旁边的村田也一副紧张的表情。由此，言耶确信一定存在什么隐情。

“呀，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在没有明确的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作为警察的破案程序，不是该首先考虑意外事故或自杀吗？”

“那也得看具体情况。”

“而且，没有人亲眼看到有人把被害者推下了海，蓬莱看到的只是疑似宫司大人的影子。”

“您想说什么？”

“我突然预感到除了那两个明显的事实之外，您们还找到了其他疑似他杀的线索，比如说在瞭望塔上找到了什么之类。”

“嗬——”

森肋上下打量了言耶几眼，迟疑了一下。

“在御堂岛警部到来之前，我不能回答您的任何问题。”

听他这么一说，村田马上神情放松下来。看来他在担心前辈做出有违规定的事啊。

没过多久，御堂岛警部到了，一脸严肃地听着森肋的汇报。然后，恢复到原来面对言耶的和气神色，抬手招呼言耶过来。

“我要去瞭望塔上看看，您跟我一起去吧。”

“这样好吗？”

言耶不禁有点喜出望外。

“现场勘查工作已经结束了。不妨碍，走吧。”

御堂岛淡淡地回应。

不过，秀继没被允许同行，他只好先回笼室家了。

在去瞭望塔的路上，言耶把他和森肋讨论的内容讲给御堂岛警部听。

“我也反对在目前情况下轻易判定宫司死于意外事故。”

御堂岛警部首先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然后又说：

“至于老师您指出的瞭望塔和岬角的密室性，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森肋的判断。”

“您也认为凶手在蓬莱眼皮子底下逃跑了？”

言耶一副“不管怎么说，都不可能”的语气，但御堂岛对此无动于衷。

“目前，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没有办法找到目睹凶手在瞭望塔上实施犯罪行为的目击者。”

“凶手持凶器殴打了坐在瞭望板前端的宫司大人，然后快速逃回瞭望塔内。这期间恰好蓬莱转移了视线，等她再看过来时，宫司恰好坠落下去。嗯，这么想的话，也不是说不通。”

“您认为凶手能如此幸运吗？”

“逃离上角的凶手竟然没被唯一的目击证人蓬莱发现，您说他幸运不幸运？”

言耶戏谑地回应。他还担心自己的话会不会惹怒御堂岛，结果人家根本没在意。

“逃离上角时没被发现，与在瞭望板上的罪行没被发现，情况截然不同吧。”

“那也不能简单地说前者容易，后者就难，倒不如说推被害人下海的瞬间恰巧没被看到的推测，比凶手从瞭望塔逃回村里时没被目击者发现的推理更加容易、自然。”

“明白了。”

御堂岛机械地点点头，然后试探着问：

“老师您也认为凶手在瞭望板上实施罪行的时候没被发现，只是碰巧？”

“是的，我认为一定有什么原因。只是，目前我还不清楚这是不是凶手设下的圈套。”

说着说着，两人到了瞭望塔下。

位于上角前端的瞭望塔，其实就是搭建在四根柱子支撑起的木质高台上的一个山形小屋，屋内伸出一块木板，悬空在海面上。看上去感觉怪怪的，这种奇怪的感觉当然来自那块悬在海面上的瞭望板。

驻守在此的由松“啪”地向御堂岛敬了个礼，然后无视抬头观察瞭望塔的言耶。

御堂岛对他点头回礼，随后登上了梯子。梯子在瞭望塔小屋的正下方，位于四根柱子的中央。

瞭望塔只有普通两层民居那么高，响个不停的“吱嘎，吱嘎”声让人不由得担心梯子是不是有崩塌的危险。

御堂岛上去以后，言耶对由松稍施一礼，也踏上了梯板。

“嘎——吱！”

突然响起的梯板声吓了言耶一跳，同时，这道比刚才御堂岛上去时大了许多的声音提醒他，要去确认蓬莱在她屋里能否听到这个声音。不管他本人再怎么否认，遇到情况以后，深入骨髓的侦探意识就自动开启了。

抬头向上看去，梯子的尽头是一个四方形的开口。大概是听到了刺耳的“吱嘎”声，担心言耶的安危，御堂岛正从那里看下来。

言耶一级一级走了上去，心中默数了一下，一共十三级台阶。十三，在欧美人心目中可不是个吉利的数字，不过在这里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脑袋刚露出开口，言耶惊讶地发现瞭望塔的小屋竟然如此狭小。对

着大海的南墙上有一个类似门洞的长方形开口，瞭望板就是从那里伸出去的。其他三面墙壁上都贴着木板，一扇窗户也没有。山形屋顶下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天棚。

唯一的家具是位于东北角上的柜子。“物见之幻”怪谈中提到，柜子里放着毛巾、替换衣服以及雨伞等。不过，还是有一点引起了言耶的注意，那个柜子并没有紧靠在东北角的墙壁上，而像是被人刻意挪向了中央的开口处。

为什么会这样放置呢？

言耶满腹疑惑，正想走过去一探究竟，视线却被一样东西吸引过去。在瞭望板伸出口的左侧，挨着墙壁整整齐齐放着一双草屐，应该是宫司的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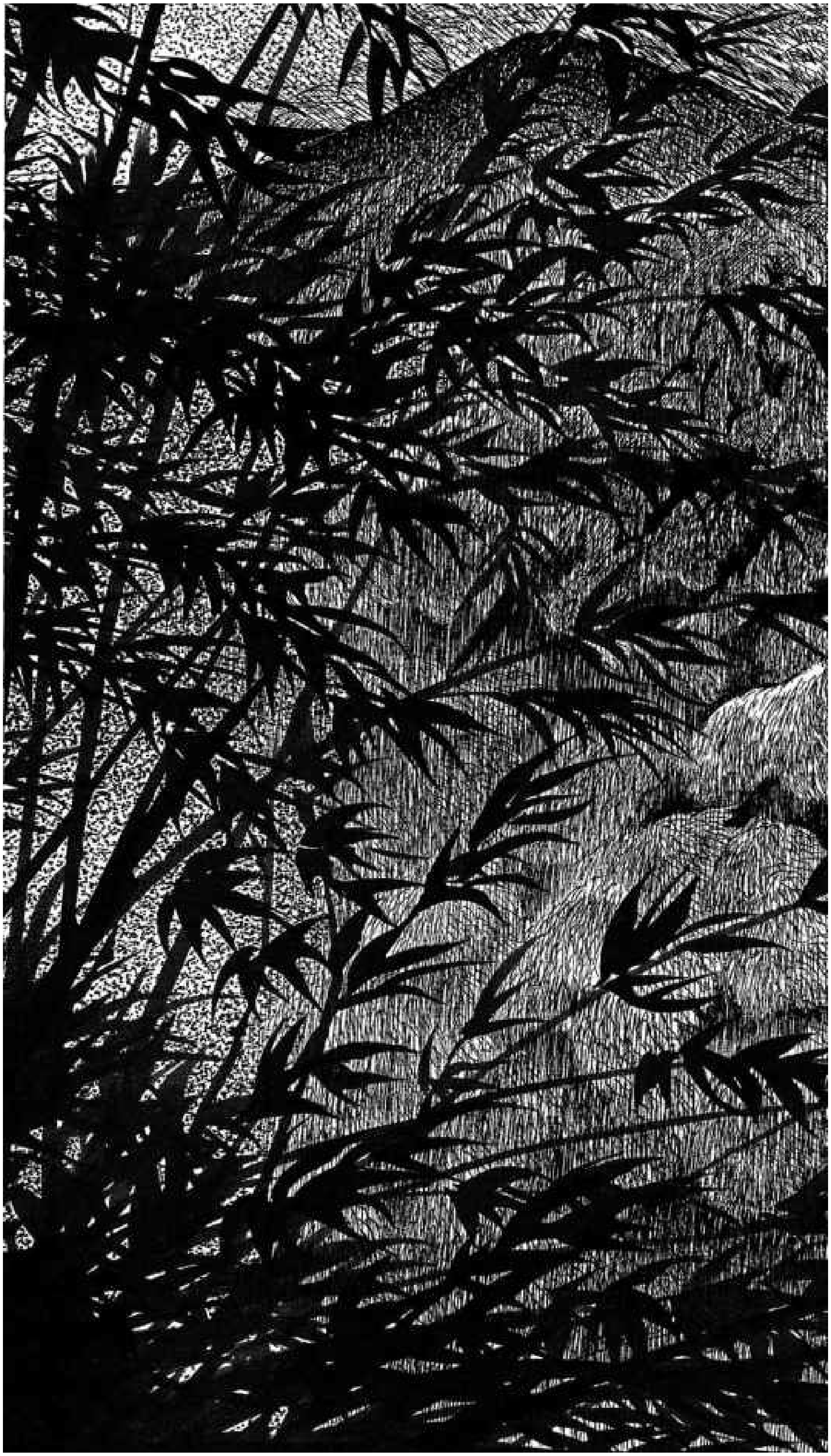
“啊！”

再仔细一看，他不禁惊呼出声。

草屐上，孤零零地摆放着一只笹舟。

第十四章

笹舟



“原来是因为这个啊。”

听到言耶的喃喃低语，御堂岛疑惑地看着他。

“我一直疑惑森肋刑警为什么怀疑宫司大人的坠海是他杀，现在终于明白了，原来他们发现了留在现场的这只笹舟。”

言耶转身直视着御堂岛，直截了当地问：

“警部您认为这是连续杀人事件吗？”

“就凭这两只笹舟？”

御堂岛嘴上好像是在否定，但语气中完全听不出那个意思。

“我一直以为及位廉也衬衣口袋中的笹舟是他自己随身带着的，当时的情况下自然会那么想。但是，现在又发现了摆放在宫司大人鞋子上的笹舟，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一定事出有因，不管怎么说他也不可能在走上瞭望板之前特意放上去，调查清楚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同样，现在再回过头想想及位廉也身上的笹舟，我觉得也很可疑。”

“你认为是凶手故意留在现场的？”

“这应该是一种杀人标识。”

听言耶这么说，御堂岛脸上隐隐露出一丝讥笑。

言耶继续解释：

“这两起事件，目前都无法断定是他杀，甚至可以说现场的种种迹象反而指向意外事故。目前，我还不好说这是不是凶手故意设的圈套，但我认为这种考虑是有必要的。”

“如果凶手想把他杀诱导为事故，当然要伪造现场了。”

“可是，为何又会在现场留下线索？”

“是啊，这不是自相矛盾嘛。”

话虽如此，但御堂岛似乎并不排斥言耶提出的杀人标识说。

“凶手在杀人现场留下这样东西，目的何在？”

“或许笹舟体现了凶手的复杂心理，一方面希望能诱导警察将事件定性为事故，另一方面又在表明自己的罪行是深思熟虑后的行为。”

“哦？你觉得笹舟的出现别有深意？”

“是的。虽然目前还想不出它到底寓意什么，但我相信对凶手来说，笹舟一定承载了某种想法。”

言耶再次将视线移到草履上的笹舟。

“如此强烈的意愿却寄托在一只小小的笹舟上。对当地人来说，笹舟再平常不过，村里的稻荷神社、地藏菩萨等地方随处可见，也就是说不管是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还是凶手故意留下的，都不至于引人注目。”

“听你这么一分析，似乎还真是大有文章。”

“就拿这起事件来说，作为遗留在现场的杀人标识，笹舟最合适不过了吧。”

御堂岛环视一圈瞭望塔的小屋。

“那么说，这个瞭望塔和竹林宫一样，也是老师口中的密室杀人。”

言耶向御堂岛请求查看一下小屋。

“我四处看看，可以吗？”

得到许可后，他先转一圈观察四面墙壁，然后又检查了天棚和地板，但是什么也没发现。

“我可以打开柜子看看吗？”

再次得到许可后，言耶从下往上依次拉开了四层抽屉。最下层抽屉里放着雨伞，第三层是雨衣，第二层是毛巾，最上层放着的是劳动服，并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

“最下层的雨伞和第三层的雨衣，早就有吗？”

“我没收到这方面的报告，应该是早就有的。”

“昨天傍晚，我们分头寻找宫司，大垣秀继君到这里找过，当时他看到这里晾着雨伞和雨衣。”

“这里下雨了吗？”

“昨天午后开始下小雨，不过，傍晚我们开始寻找宫司时，雨已经基本停了。”

“那是不是表明宫司昨天下午打着伞来到的瞭望塔？”

“冥想结束后，他去了别的地方。当时雨已经停了，所以他就把雨伞晾在了这里，今天再来瞭望塔时，又把晾干的雨伞收进了柜子里。”

“嗯，合乎逻辑。不过，雨衣怎么解释？”

“既然打着伞，那就用不着穿雨衣了，下大雨的时候或许还有可能既穿雨衣又打伞，但是昨天下的小雨，那么是不是有一个穿雨衣的人来了这里。这么想，比较合理吧。”

“难道是凶手？”

听着御堂岛的推理，言耶不断点头，嘴上也做出了回应，但是仍然一副深思的样子。

“你又想到了什么？”

“凶手到底为什么来到瞭望塔？既然特意来到了这里，为何没在当时对宫司下手？”

“从雨衣也晾在瞭望塔小屋这点来看，两人像是心平气和地一起离开了这里。”

“此外，冥想的地点……”

言耶向御堂岛讲述了筱悬讲过的三处不同的冥想地点，然后接着进行分析。

“宫司大人通常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冥想，即先秘密地点再竹林宫最后瞭望塔，或者反之从小到大。如果说昨天午后到傍晚的时间他在瞭望塔的话，那顺序岂不是乱了？”

“对，这样的话，瞭望塔就排在了第二。”

御堂岛面无表情地看着言耶，又接着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认为无关紧要。从前天晚上到今天早晨，

没有任何人见过宫司，这就表明他一定是在那个秘密场所，可能是其间想起了什么，临时去了竹林宫或来到了瞭望塔。”

“但是，筱悬说过，一个场所的冥想结束后才会转移到下一个场所。”

“好啦，这个问题到此为止。还有没有其他注意到的问题？”

御堂岛不容拒绝地结束了这个话题。

“有，就是这个柜子的位置。您看，它不在墙角，好像是被刻意挪到了这里。”

言耶指了指东北角的方向。

“现场勘查的时候，它就是这么摆放的。”

“是凶手挪动的？”

“也不能如此断言，也说不定是宫司挪的呢。”

言耶走进东墙与柜子之间的空隙。

“差不多能站开一个大人。”

他又尝试弯下腰身，躲在了柜子后面。

“不好意思，警部大人，能不能请您下去再走上来？”

御堂岛警部意外地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而是迅速按照言耶说的行动起来。

“怎么样？”

“你在我的左后方，上来时完全看不到，所以如果只是为了藏身的话，没有必要特地挪动柜子，只要悄无声息地站在楼梯口和北墙之间就好，因为这样正好位于走上楼梯的人的正后方。”

“没错。所以如果他赶在宫司到来之前潜伏在小屋中，至少不会被蓬莱发现。估计凶手就是这么考虑的吧。”

“你的意思是他从开始就算计到了可能会被蓬莱发现的危险。”

“是这样的。”

“这么说来，凶手一直都有顾及蓬莱。”

言耶从柜子后面走出来，站到了楼梯口和北墙之间。

“嗯，的确像您刚才说的那样，躲在柜子后面远不如站在这里。”

“假定凶手提前埋伏在这里，宫司上来以后，他会怎么做？”

“肯定就在这里。”

说着，言耶的脸色突然凝重起来。

“埋伏在这里的凶手，当时一定会从背后袭击宫司。然后，无论是打死还是打昏，都要把宫司拖到瞭望板再推下赛场海域。”

“或许吧。”

“等等！不对！在宫司大人坠海之前，蓬莱明明见他端坐在瞭望板上进入了冥想状态。”

“所以？”

“所以，凶手只是打昏了宫司大人，然后把他拖到了瞭望板上。过了一会儿，宫司恢复了意识，但头脑还不清醒，身子一歪就掉下去了。”

“这样好像能说得过去。”

“是的。不过，还是跟蓬莱的证词对不上，她不是说当时宫司是端坐在木板上的吗？”

“是，她说宫司抬起了头，伸直了腰身。”

“所以宫司大人是正常端坐在瞭望板上的。”

“你的意思是宫司自行走到瞭望板前端坐下来，遇袭是在这以后的事？”

然而，御堂岛接着又吐露出一句蓬莱的证词，而言耶压根不知道，闻听大吃一惊。

“实际上，蓬莱见到了宫司是如何从瞭望塔移动到瞭望板前端的。”

“哎？”

“宫司保持端坐的姿势，一下，一下，慢慢挪到了瞭望板的前端。”

“就是像在茶室里那样，保持端坐的姿势，两手撑地，像划船似的

一步一步往前挪吗？”

“对。宫司到瞭望塔冥想，年轻时的确是走到瞭望板前端才坐下来，但是上了年纪后就不这样了。这一点，强罗五人众的其他四位都可以作证。”

“还有这么回事？真是的！警部大人，这么重要的信息您怎么不早说？有点过分了啊。”

“因为听老师推理是件有趣的事，哈哈。”

御堂岛开玩笑地躲过言耶的埋怨，觉察到言耶好像还不肯罢休，赶紧转移话题。

“你说凶手到底是怎么把坐在瞭望板前端的宫司推下海的？”

只用这一句话，果然成功转移了言耶的注意力。

“我首先想到的是……”

言耶走到瞭望板的伸出口，望着木板的前端。

“凶手用长竹竿，就像及位手中握着的那种竹竿，从瞭望塔内伸出去戳宫司大人的身体。”

“可是，被害人是坐着的，不是站着，用竹竿戳身体的哪个部位才能把人给推下去？”

“头部？”

“嗯，这样把人捅下海的可能性是很大。不过，这个瞭望板可足有两米长。”

“从这儿拿竹竿捅头部，冲击力也不小吧。”

“有没有可能用方木？”

“方木当然力道更大，可是上哪里去弄呢？”

“船橹，很容易就能找到。”

言耶表示认可御堂岛的推测，但是仍然表明了自己的疑虑。

“不管是竹竿还是方木，手里拿着那么长的东西，不想引人注意都不可能啊。”

“所以凶手才会像老师推理的那样，提前隐藏到这里，等着伏击宫司。”

“那也得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凶手必须事先知道今天早晨宫司大人要来这里冥想。”

“也可能是凶手把宫司叫到这里来的。”

“您说到这，结合前天晚上宫司异常的行为，说不定就是这么回事。宴会中，有人避开大家的注意，悄悄告诉宫司几点到什么地方。可以这么推理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与今天早晨的事件怎么联系起来？”

“凶手在叫宫司出去之前，就已经知道今天早晨宫司要来此冥想的事，于是见面后偷偷给宫司吃了迟效性的药，有可能是安眠药，也有可能是其他类似的药，反正是在宫司冥想时药性才会发作。在犊幽村这个地方弄这样的药还不容易？蛇颜草、幽鬼菇都有这样的功效，其他类似的药草也不少。蓬莱不是也说了，她感觉宫司在坠海之前姿态不稳。估计就是药性发作了的缘故吧。”

“有这种一天半后才会起效的药？”

“可能是昨天才吃下。”

“好，不管怎么样，调查之后再说。”

“前天晚上到昨天的某个时间，凶手偷偷让宫司吃下了药，然后今天早上提前潜伏到这里，待药效发作时，用竹竿将宫司捅下了海。”

“是不是只让宫司吃下这种迷魂药就行了？”

“只要药性一发作，宫司大人自然就无法自制地掉下去了。话说回来，这种真实性还有待确认。”

“感觉凶手用不着这么绕来绕去的啊。”

“采用这种迂回的方法，当然是做给蓬莱看的。”

“你是说细长的竹竿，从蓬莱的小屋不容易看清？”

“不是。您想，如果蓬莱目击的是像往常一样进行冥想的宫司突然

身子一歪掉下了海，那么警察是不是就会据此理所当然地判定为意外事故了？”

“原来如此，嗯，是这个道理。”

可还没等面部表情放松下来，御堂岛马上又皱起了眉头。

“蓬莱天明而起日落而息，只要是白天发生的事，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怎么偏偏就看漏了宫司坠海的瞬间，岂有此理！对凶手来说是失算，对我们来说是打击。这么关键的一幕，她竟然什么都没看到。”

“我总觉得……”

言耶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御堂岛奇怪地看着他。

“我总觉得这个凶手怎么如此恶运亨通呢。”

“喂，喂，不要说这么丧气的话。”

御堂岛故作轻松地调侃，但他那瞬间严厉起来的眼神出卖了他内心的凝重。

“凶手究竟是怎么避开蓬莱的视线逃出去的？这是问题关键。”

“这么说，警部大人您也觉得瞭望塔是个密室杀人了？”

“我以前说过这是老师的工作。”

御堂岛不作正面回答，果断地把皮球踢了回来，然后直截了当地问：

“如果是他杀，您认为谁的嫌疑最大？”

“调查密室是我的工作，搜查凶手不是警察的强项吗？”

听了言耶踢球似的回应，御堂岛冷厉的面庞上难得露出一丝笑意。

“我算是体会到鬼无濑为什么如此看重你了。”

“是吗？”

“最大的嫌疑人，是竹屋的龟兹将。”

言耶没想到御堂岛直接说出了龟兹将的名字，甚感意外。

“然后是英明馆的编辑大垣秀继。”

“不，不会吧？”

“在探查及位廉也饿死事件的过程中，龟兹将、大垣秀继以及笼室筱悬的三角关系浮出了水面，不可否认，这里面有宫司的原因和责任。因为跟及位事件没什么关系，所以当时就没有深入调查下去。”

“等等，我有点不解。龟兹将的确有杀害宫司大人的动机。假定这次是连续杀人事件，那么龟兹将杀害及位廉也，不是很奇怪吗？”

“是。目前来看，找不到龟兹将杀害及位廉也的动机。”

御堂岛爽快地承认了当前的事实。

“再说大垣秀继，他怎么可能杀害宫司大人？”

“杀害及位廉也的最大嫌疑人，目前来看仍是笼室宫司，但是大垣秀继同样也有杀人动机。如果说宫司是为了保护神社，大垣秀继则是为了守护笼室筱悬。”

御堂岛的推理无可反驳，言耶心里一阵慌乱。

“不，不，大垣君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及位廉也离开竺磐寺的时间是九月二十三日，人不吃不喝大概能撑上四五天，我们二十八日发现了他的遗体，正好是五天的时间，也就是说及位在二十三日一早就困在了竹林宫的密室中。那么重点来了，二十三日那天，大垣君还没来到犊幽村，当时他正在野津野鲷两町的旅馆等待我和祖父江偲。显然，他不可能是杀害及位廉也的凶手。”

御堂岛思索了一阵。

“唔，及位廉也死亡事件中能提供不在场证明的，好像只有大垣秀继一人。”

听御堂岛这么说，言耶放下心来。然而，御堂岛的下一句话又让他的心重新提了起来。

“难道是笼室筱悬？”

“哎？话可不能乱说。先不说及位廉也，宫司大人可是她的亲爷爷。”

与其说言耶非常震惊，倒不如说他已经有点发怒了。

“为了自己钟情的男人不惜杀害亲人的案例并不少。”

御堂岛冷冷地回答。

言耶慌忙继续找词辩解。

“可是，笼室筱悬好像对这两个男子并没有爱慕之情，这不仅仅是我的感觉，祖父江偲也这么说，她的话还是比较可信的。所以，筱悬小姐不可能为了男人杀害自己的爷爷。”

御堂岛沉默不语，停了一会儿，突然声明：

“接下来必须侦查一下谁有杀害及位廉也和宫司的动机和机会，这项工作交由我们来做，老师就放手去解开两个密室之谜吧。”

然后，催促言耶离开瞭望塔。

没想到，言耶又提出了请求：

“我想去瞭望板上看看。”

看着言耶近似乞求的眼神，御堂岛瞪大了眼睛。

“老师，您的好奇心也太重了。”

“一切不是为了破案嘛，拜托啦！”

“并不是单纯为了案件吧。”

御堂岛虽然有点不情愿，但还是应允了。于是，言耶趴在瞭望板上，慢慢爬了出去。

这，这，这也太可怕了。

爬过瞭望板的一半，正下方便是波涛汹涌的赛场，离水面大约有几十米高。

这样趴着，恰好直视海面。不行，不行！

言耶小心翼翼地将趴姿调整为盘腿坐在木板上，然后借助两只手臂的支撑，一点一点向前挪。

宫司也是这样做的吗？

终于挪到了瞭望板的最前端，言耶意外发现右边的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不由得向西侧望去，同时猛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绝海洞所处的那道崖壁已到了尽头，向西望去，是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

原来这才是木板真正的作用吗？

如果在木板前端吊起篝火，海上航行的船只进入犊幽村的岩礁海域之前，马上就能清楚地看到。而如果在上角前端点燃篝火，绝海洞所处的崖壁就会挡住火光，即便在瞭望塔上点燃篝火，也同样如此。

可是，使用铁棒不是更好吗？不怕风吹日晒。

为什么非要用木板呢？

这时，御堂岛的叫喊声打断了言耶的思考。

“老师，你不会在那儿冥想起来了吧？”

言耶准备返回。他一边慢慢往后退，一边向绝海洞看去，但没有船的影子，可能搜救船都进到绝海洞里面去了吧。

言耶和御堂岛离开瞭望塔，走到上角根部时，言耶再次提出请求。

“我想顺便去蓬莱的小屋看看。”

御堂岛半是吃惊半是敬佩地看着言耶，应允的同时不忘提醒他。

“蓬莱虽然能听见，但不会说话，而且性格还很古怪，交流起来非常困难。”

“所以，您在侦查时，采用的是笔谈方式吗？”

“写东西不正是老师的强项吗？”

“其实，我没什么要向蓬莱求证的。”

从蓬莱的小屋能否听到楼梯吱嘎声？这个疑问已经有了答案。刚才走到岬角根部时，言耶听到哗哗的海浪声远远压过了楼梯的吱嘎声。

“那你还去干什么？”

“我想确认一下从小屋里看瞭望塔是什么样子。”

两人没有顺着岩壁爬下来，而是专程走到海边绕了过去，因为言耶说这样去拜访才显得“正式”。

“你好，打扰了。”

言耶叫过门后，过了好一阵子，简陋的木门才慢慢开启了一条缝，赫然露出一个蒙着布口袋的脑袋，一只眼睛从那道门缝中警惕地看着门外。

就连见多识广的言耶也被眼前的怪异惊呆了，不过那只是一瞬间的事。他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到宫司的事情。一番无懈可击的话下来，他已经站在了小屋里，把仍处于目瞪口呆中的御堂岛留在了门外。

向蓬莱确认的主要是以下两个问题：

一、宫司来瞭望塔冥想时，是否一定带着笹舟？

二、昨天下午到傍晚，宫司是否在瞭望塔？

两个问题，蓬莱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不过，关于第一个问题，她似乎也不清楚，但她仍然坚定地给予否定的回复。

她说曾经问过很多次宫司关于冥想的事，宫司告诉她最重要的是要“用身体感知”，所以她认为宫司在秘密场所冥想时一定是全裸的。总之，不可能随身携带笹舟。然后她又保证说昨天下午宫司没来过瞭望塔。

征得蓬莱的许可，言耶参观了一下小屋。门旁竖着一根竹棒，看起来是当顶门棍用的，大概是蓬莱出于女性的自卫意识才会如此用心。言耶不由感慨，从这根小小的竹棒上就可以看出即便隐居也摆脱不了险恶的现实。

言耶靠近窗子，扭动脖颈，转换着不同角度观察着上角和瞭望塔。可能在旁人眼里动作比较滑稽，蓬莱哈哈大笑起来。

等言耶走出小屋时，与蓬莱已经像是熟人一样了。御堂岛饶有兴致地守着他们。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两人离开蓬莱的小屋，漫无目的地漫步在海边，御堂岛突然说：

“你真是一个神奇的人。”

“哎？怎么突然这么说？”

言耶吃惊地停下脚步，看到御堂岛一脸认真，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我觉得你适合做侦探。”

接着又问道：

“你发现了什么？能跟我说说吗？”

言耶不知该怎么回应，暗自决定只回答跟他提过的一个问题好了。

“首先从蓬莱的小屋只能看到瞭望板的前半部分，所以可以推断当时凶手只走到了木板的中间位置。”

“从那个位置，用细竹竿什么的将宫司推了下去？”

“嗯，站在那个位置的话，就不用像从瞭望塔里面那样使劲推，但前提条件是凶手必须事先知道蓬莱小屋中的视野只到木板的前半部分。除了宫司，还有谁知道这个事实？”

“那我们就查查吧。”

“还有，我认为凶手未必非要先于宫司大人到瞭望塔潜伏下来，在宫司大人之后也能避开蓬莱的视线来到瞭望塔。”

“蹑手蹑脚走过上角？”

“尽量不发出声音的确有效，但是蓬莱往外一看就能看到啊。”

“对，对，宫司就是那样不出声音地挪出瞭望板的。”

“蓬莱今天早晨的证词中提到‘先看到水色的裤子一闪，然后看到一个身穿白色和服的身影向上角前端走去’，也就是说她先看到的是下半身，然后才是上半身，而且还只是看到了裤子的一部分。但是据我刚才实地观察，从小屋中只能看到在岬角上行走人的上半身。”

“您的意思是如果趴在地上爬过去，蓬莱是看不到的？”

“这个最好再确认一下，但我觉得不会有错。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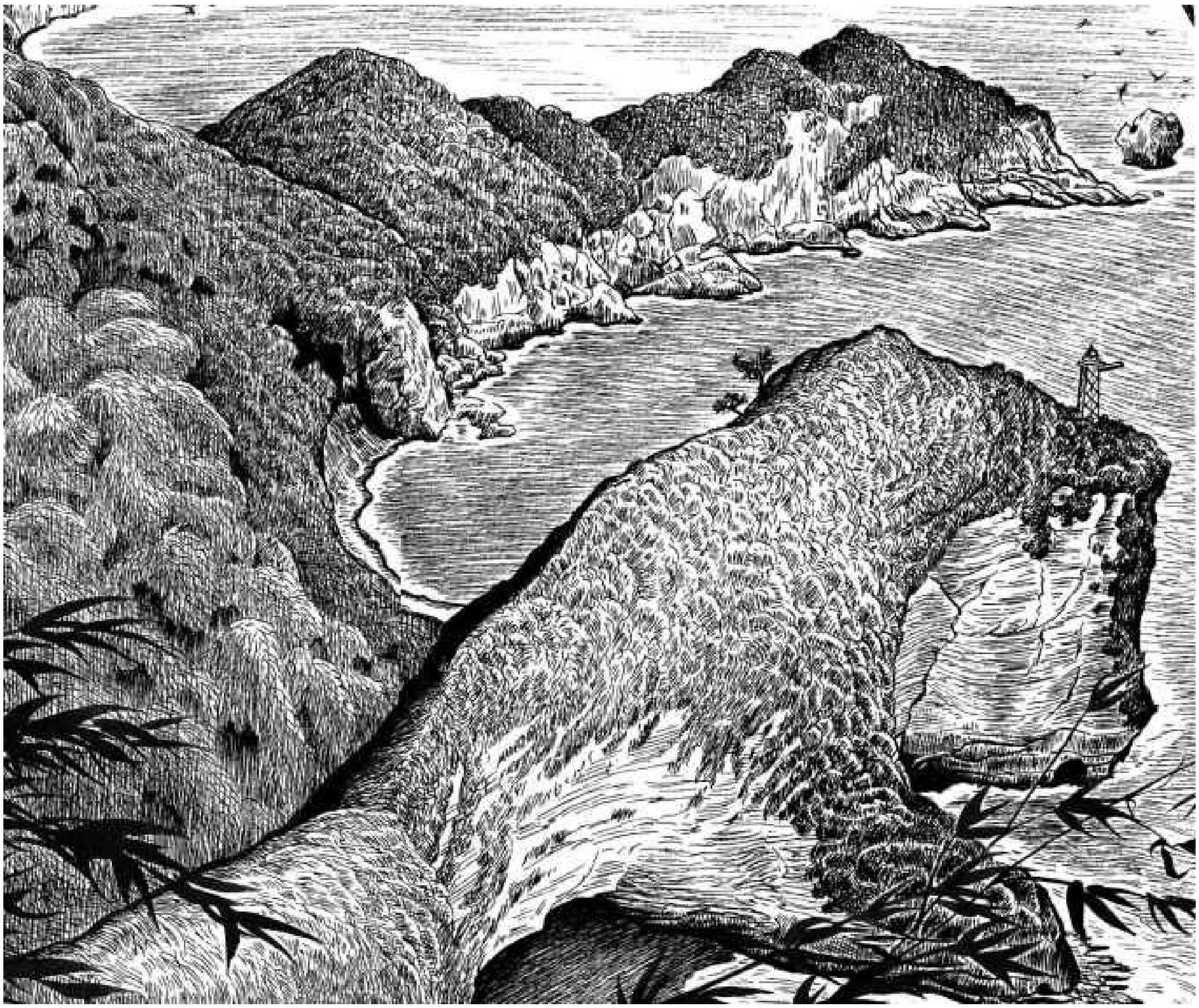
看到言耶欲言又止，御堂岛好像预感到他接下来要说什么，不过还是问了一句：

“什么？”

“蓬莱看着宫司大人登上瞭望塔，出现在瞭望板上，而且在宫司大人消失不见后，她马上跑了上来。这期间，凶手理应还在瞭望塔上，可他是怎么逃脱的呢？这依然是个未解之谜。也就是说，案发时上角和瞭望塔处于密室状态。”

第十五章

绝海洞怪死



当天，在绝海洞内冥河的搜救工作一直持续到傍晚。遗憾的是，依然没有找到笼室岩喜宫司，以至于言耶他们对参与搜救的渔民产生了不满和怀疑。

他们到底有没有沿着河道仔细搜索？

这么想也不是毫无道理可言，言耶只跟着宫司去过一次绝海洞，就深深体会到了冥河的恐怖，他一个外人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了解一切情况的当地渔民了。估计他们不会用心搜索河道，即便搜索了，恐怕也只是在绝海洞的洞口附近找找，绝不会深入到绝海洞深处。不可否认，宫司一向受村民们爱戴，但这与生死安危相比毕竟是两码事。

言耶与御堂岛在村公所前分开时，问起及位廉也是否有知觉障碍的调查情况，御堂岛说还未收到相关报告。御堂岛曾说起过要调查箬灵大神祭当天，即二十九日晚上参加宴会人员的行踪，还有及位廉也和笼室岩喜宫司的关系，所以言耶又顺便问起此事，结果也没得到想要的答复。

理当如此吧？

言耶心知这是警察该有的原则和职责，但还是忍不住思量起御堂岛对待自己的态度和方式。虽然御堂岛嘴上总是说“这一点，恕难奉告”，但每次都会有意无意地透露一些已经查明的情况，是因为他觉得我具有侦探能力吗？

呀，想什么呢？我本来也不是侦探。

估计御堂岛听到这句话，又会饶有兴趣地看他了吧。

言耶一路思绪万千，回到了笹女神社。一进门，就问询笼室筱悬的情况。

“筱悬小姐怎么样了？”

祖父江偲的脸色不像早晨那么紧张。

“还是情绪不佳，但稍微好点了。好在竹屋的小竹利过来了，玩着闹着多少分散了她的注意力。”

“是吗？我得再给那孩子买些点心什么的。”

言耶放下心来，但祖父江偲的下一句话又让他蹙起了眉头。

“黑先生又发电报来了。”

“又发？这次让给他送什么？”

“只写了一个词。”

“什么？”

“难吃。”

哦，看来他是在分享品鉴无骨章鱼后的感受了。言耶转头就把阿武隈川岛的事扔在了脑后，平时都不愿意跟他多打交道，更何况现在这个焦头烂额之际。

他去探望了笼室筱悬，果真像祖父江偲说的那样，她没有什么大变化，但让人感觉到在原来那种文静柔弱的气质上，多了一点“我必须振作起来”的坚强。

言耶说起在瞭望塔上发现笹舟的事情，问她有没有什么线索，但筱悬对此也是一无所知。

“不过……”

她欲言又止。

“我认为爷爷不可能把笹舟放在自己的鞋上。”

“为什么这么说？”

“既然这么做，肯定就有某种寓意，我想一定与冥想有关。可是，如果是与冥想相关的事，爷爷一定会告诉我的，但我从来没听他提起过笹舟。”

言耶又问她是否知道宫司参加碆灵大神祭宴会时，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

“警察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但我……”

筱悬摇摇头，表明什么也不知道。但她的神态让言耶生疑，与刚才回答笹舟问题时的镇定不同，表情明显有点不自然。

她是不是知道什么？

可是，为什么不能明说出来呢？照理来说，如果担心爷爷的安危，一定不会隐瞒任何事情。

是在庇护谁吗？

不期然地，言耶脑海中突然浮现出龟兹将的脸庞。

不，不可能！

言耶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不用祖父江偲提醒，言耶也能感觉到筱悬似乎对龟兹将并没有特殊的男女之情，所以不可能特意去保护他。

可是，她到底在隐瞒什么？

不管言耶如何迂回试探，筱悬自始至终就是一句“不知道”，弄得言耶也束手无策了。

与筱悬一起吃过晚饭，言耶他们回到了自己住的地方。言耶把今天下午了解到的情况说给了祖父江偲和大垣秀继。

“又是密室？还是连环杀人？”

祖父江偲在短暂的惊愕后，很快恢复了平静。

“不过，既然跟老师一起出来，碰不到这种事反而不正常。”

“哎？真的吗？”

秀继掩饰不住自己的吃惊。

祖父江偲不慌不忙，源源不断地吐出一些让秀继惊讶的话。

“喂，我说，能不能别说一些传出去不好听的话。”

可是，祖父江偲选择无视他的抗议和警示。

“总之，的确就是这样。现在，我只祈祷别再发生什么流血事件。”

“怎么会……”

秀继好像彻底被吓住了。

“祖父江小姐，宫司大人目前下落不明，不可以乱说话。”

言耶敛起神色，提高了音调。

“啊，我竟然……”

祖父江偲一本正经地低下头。

“竟然说了对筱悬小姐这么不礼貌的话。”

一副泫然欲泣的模样。

鬼灵精怪的祖父江偲啊，还真是花样百出。

“说到筱悬小姐……”

言耶向他们二人说起自己刚才跟筱悬交流时的异样。

“您说的这些我倒没注意，不过，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

祖父江偲后知后觉地说了一句让人难以忽视的话。

“哪不对劲？”

“人吧，稍微吃点饭睡点觉就能稍微恢复点精气，是很正常的。但是，恢复的幅度好像大了一点，那就让人觉得，觉得……”

祖父江偲停了下来，好像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描述自己的感觉，言耶忍不住替她说道：

“古怪？”

“对，对。理由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觉得不像是振作起来的样子。”

“说说你眼中筱悬的样子。”

“怎么说呢，她像是下了某种决心，或者说做出了什么决断。”

言耶转头问秀继：

“你能猜到什么吗？”

“没有，完全没有头绪。”

秀继把头扭向了一边，好像为自己不能帮上言耶而不好意思。

“那今天就这样吧，明天早饭后我再跟筱悬小姐谈谈。”

此时的言耶压根想不到第二天早晨他会多么后悔自己的这个决定。

第二天，十月二日，天还没亮，秀继就起床开始换衣服。

言耶奇怪地问他：

“怎么这么早？”

“啊，吵醒您了，不好意思，我本来想悄悄起来的。”

“没有，我也早醒了。起这么早，有事？”

秀继迅速穿戴整齐，然后在言耶对面坐下来。

“在当前这个时候，我离开老师身边实在不该，但是我必须去一趟九难道。”

言耶难以置信地看着秀继。

“哎——现在？怎么回事？”

“咱们刚到犊幽村的时候，我不是说记事本丢了吗？这几天发生了一连串的事，就把那事一时抛在了脑后，昨天突然想了起来，所以准备回去找找。”

“哦，是这样啊。”

言耶非常想劝阻他“这事先放放吧”，但又怕万一秀继反问“什么时候可以”这样的话，而自己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而且，言耶也很清楚不知丢到何处的记事本对秀继来说是何等重要，所以更不能强行挽留了。

“那你起得也太早了吧。”

“我想着早去早回，尽量别因为自己的事影响到老师的民俗采访。”

“多谢费心。如今这种形势下也没法进行民俗采访，所以我就安心待在这里好了。”

言耶本想着吃完早饭送秀继到村头，没想到秀继说已经让昨天来帮忙的大婶准备好了饭团。

“不愧是大垣君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最终，言耶在大门口目送秀继离开了笼室家。

“老师，您在干什么？”

祖父江偲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大概是言耶和秀继的说话声吵醒了睡在隔壁房间的她。

“哦，是大垣君要……”

言耶正想给她说说大垣秀继的事，没想到祖父江偲听到大垣秀继的名字就抢过话头去。

“我一看到他那凡事都一本正经的样子，就想起我家的狗。”

“说什么呢？祖父江小姐！”

“声明，我不是在取笑他。我家的小狗叫卡伊，可聪明了，真的。它要是对一个事较起真来，其他的一切都顾不得了。有一次，它叼了一根树枝回来，一进家门就直奔狗窝，可是树枝有点长，挡在狗窝门口怎么也进不去。若是平时，对卡伊来说，这点小事不在话下，早就解决了。可是，那天不知怎么，可能是太喜欢那根树枝了吧，它一直不舍得丢口，结果怎么也进不去，急得在那儿团团转。那个傻乎乎的莽撞劲儿与忠厚老实的大垣君太像了，我以前就这么觉得，真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看到言耶竟然认可了她的说法，祖父江偲不禁得意起来。

“对吧，我说的没错吧。”

“你不会把这些话说给大垣君听了吧？”

听到言耶的问话，祖父江偲的眉飞色舞一下子消失了，神情不自然起来。

“说过了？”

“那个……哎呀，都已经是来这里之前的事了。”

“这不是时间的问题。祖父江小姐，你说你怎么能……”

“啊，我得去做早饭了。”

祖父江偲一溜烟地跑走了，没听到言耶接下来的一句话：

“不过，按大垣君的性格，应该不会在意的。”

若是她听到了这句话，一定又会露出“正合我意”的得意神色。

“我也去帮忙。”

言耶追了上去，不过刚进厨房，就被祖父江偲和那个帮佣大婶赶了出来。于是，他决定去客厅读报纸，可是心思却怎么也安定不下，可能是在后悔刚才没去送送秀继。

做好早饭，祖父江偲去叫筱悬。

“老师，老师，不好了，筱悬不见了。”

很快，只见她慌里慌张地叫喊着跑了回来。

“被褥收起来了，卫生间里没有，其他屋里也没有，应该是早就出去了。”

“有没有可能大垣君根本不是去找记事本，而是他们约好偷偷跑了？”

“不，不，不可能。”

祖父江偲坚决地摇着头。

“就算是大垣秀继误会了什么，在某个地方等筱悬，但我觉得筱悬也绝对……绝对不会去的。”

“这么肯定？”

“您想啊，他又不是别人，他可是大垣秀继。您觉得他会对老师您撒谎吗？”

言耶觉得祖父江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筱悬到底去了哪里？

猜来猜去，最后言耶和祖父江偲一致认为筱悬可能是因为神社的事暂时外出了，他们不必瞎着急。话虽如此，但心中的担心一点没有减少。他们草草吃了早饭，又将昨天筱悬的状态重新梳理一遍。

忽然，言耶好像想到了什么，起身就要往外走，祖父江偲见状理所当然地跟了上去。

“祖父江小姐，这件事交给我就行了，你……”

“讨厌，不要，我要一起去。”

看她寸步不离的样子，言耶为难地说：

“这事比较紧急，同时必须慎重。”

“我要一起去！”

“与其两人兴师动众地闯过去，还是我自己……”

“我要一起去！”

“恐怕……”

“本——小——姐，要一起去！”

言耶无计可施了，不过心念一转。

“好吧，一起去也好，小孩子一般都喜欢漂亮姐姐吧。”

祖父江偲不明白言耶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

“哎？您说的什么呀？”

“就这么定了，走吧！”

说完，言耶自顾向大门口走去，回头看到祖父江偲还呆怔在原地。

“祖父江小姐，愣着干什么呢？还不快跟上。”

他们离开笼室家，向犊幽村走去，目的地是制作竹工艺品的竹屋。

“老师，您刚才说小孩子，是指小竹利吗？”

还未等言耶回答，两人就找到了正在竹屋旁边的小巷子里玩耍的竹利。

“喂，小竹利。”

言耶压低声音叫了一声，小家伙闻声扭过头来，看到言耶的身影，两眼登时一亮，旋即又扭捏起来，可能是看到了言耶身旁的祖父江偲。

“老师，您怎么偷偷摸摸的？”

“我们不受村民欢迎，跟村里的小孩子打交道还不得小心点啊。别问这些了，现在最重要的是，祖父江小姐，快，快微笑。”

祖父江偲一下子心领神会，虽然不清楚言耶到底为什么要她这么做，但她马上对竹利露出温柔的笑容，还一个劲地招着手。果然奏效，竹利慢慢走过来，很快跟祖父江偲亲昵起来。

言耶领着两人走向一个隐蔽的场所，同时给竹利讲着自己破案的趣事，甚至连随身携带的“怪奇小说家探案七大道具”都拿出来了，竹利兴奋得不得了。

言耶观察着他的反应，有意无意地提起了信鸽，绘声绘色地讲述着飞鸽传书的故事，连祖父江偲都听入迷了。等到竹利表现出了对信鸽的浓厚兴趣时，言耶突然问：

“呀，小竹利也是一只棒棒的信鸽呢，是不是帮将叔叔给笹女神社的筱悬姐姐送信了？”

闻听此言，祖父江偲吃惊地抽了一口气。突然紧张的气息让竹利情不自禁点头的动作猛地停了下来。

完蛋！

言耶后悔得不得了，后悔带祖父江偲来了这里。

“不好，暴露了！您不愧是个大侦探！”

伴随着竹利一声由衷的感叹，言耶内心一阵狂跳。

“信里写的什么呀？”

他压制住自己的兴奋，不动声色地追问。

没想到费了不少时间和周折才弄明白，因为竹利不认识信中的字。

“小竹利一定认识一二三四这样的数字吧。”

“嗯，我能认到十以上呢。”

竹利得意扬扬地回答。言耶装出很佩服的样子，大大夸赞了他一句，然后询问信中有没有数字，结果竹利回答说有个“七”。

“是今天早上七点吗？”

祖父江偲小声地自言自语，声音中透露出焦急，因为现在已经快八点了。

“关键问题是地点。”

言耶拿出时刻不离身的取材本，一个一个地写出犊幽村的一些场所，一个一个地拿给竹利看。待指向“绝海洞”时，竹利有了明显的反

应，但好像又不太确定。

“谢谢小竹利，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言耶郑重地向竹利道谢。

竹利喜不自胜，又夹杂着些许不安地寻求安慰。

“啊，我能帮上大侦探的忙？”

他那小脸略带紧张，祖父江偲微笑着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竹利布满笑容的小脸是多么可爱啊！

“还有一件事需要小竹利帮忙呢。带我们去佐波男家，好吗？”

竹利马上蹦蹦跳跳地领着他们往前走去。

路上，祖父江偲小声嘟囔：

“筱悬小姐情绪有所好转，也是这个原因了。”

“嗯，恐怕是龟兹将在信中说自己知道宫司大人的下落。”

“可恶！”

很快，他们来到了佐波男家门口。

“祖父江小姐，你送小竹利回竹屋吧。我让佐波男开船去绝海洞。”

言耶做出这样的安排，但没有明说自己的意图。

“你把小竹利送回竹屋后，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去我写在本子上的那些地方看看。”

“怎么感觉老师您像甩包袱似的要甩掉我。”

“当然，也有这个想法。”

“您……您……老——师！”

没想到得到这样的回答，祖父江偲连生气都忘了，只是吃惊地看着言耶，张口结舌地说不出话来。

言耶安慰她说：

“我这么安排自有原因，你看你晕船，佐波男愿不愿意让女性坐他的船也是问题，另外还不知道绝海洞那边会是什么状况。再者，我写的那些场所，确实有必要去查看一下。”

说着，言耶瞥了一眼竹利，祖父江偲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同时意识到一个现实问题。竹利识字不多，很有可能记错了信上提到的场所，为了保险起见，她确实有必要去那些地方确认一下。

看着祖父江偲和竹利走远了，言耶回身敲响了佐波男家的大门。很快，佐波男走了出来，但一听言耶让他驾船送自己去绝海洞，便断然拒绝了。言耶无奈说出了心中“筱悬小姐怕是被龟兹将骗到了绝海洞”的担心，结果佐波男的态度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慌忙往海边跑去，还不停地催促言耶快跟上。

牛头湾在朝阳的照射下，波光粼粼，平静祥和。若在平时，言耶一定要好好欣赏眼前的极致美景，但此时无心留恋这些，所有的心思都飘向了绝海洞，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凝重。

佐波男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问，只是一心操纵着引擎，加大马力快速前进。很明显，他与言耶一样，也恨不能一下飞到绝海洞去。

很快，小船越过上角，进入了赛场海域，前面不远处的峭壁下方张着口的绝海洞进入视线，但是从当前这个位置看不到洞内有没有停着小船。

随着小船靠近绝海洞，言耶认定洞内出现了异常，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一闪一闪。

火把！

在判断出是火把的同时，言耶确信。

笼室筱悬和龟兹将一定在洞中！

小船驶入洞内，果不其然，右边的岩壁上燃烧着火把，而且有两艘小船停靠在那里。

“两人……”

言耶刚想说两人应该在洞里，佐波男忽然指着那两艘小船示意他，阴影中依稀看到地上好像倒着一个人。

言耶赶紧跳下小船，一个箭步冲过去。

“是筱悬小姐，不过好像没大碍。”

言耶长舒一口气，佐波男紧张的表情也放松下来。

“筱悬小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可是筱悬没有任何回应，虚弱不堪地瘫倒在地上。仔细一看，她像是处于半昏迷状态。

“身上没有外伤。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吗？”

筱悬微微摇了摇头。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仿佛已耗尽了她所有的气力。

“请您赶紧把她带回去看医生。”

言耶把筱悬抱到小船上，拜托佐波男送筱悬回去，自己转身走向了绝海洞深处。

“小心点。”

背后突然响起佐波男的低声叮咛。

言耶心头一惊，佐波男向来沉默寡言，此时竟然特意出声提醒他，这不得不让人生出不祥的预感。

幸运的是，与碆灵大神祭时一样，所有的火把都亮着，一路上不至于那么艰辛。走过林立的岩石区域，脚下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石块，又慢慢变成无数的小石子，言耶心知这是到冥河滩了，两侧是一个又一个小石塔，在火把的微弱光亮中散发出恐怖气息。

穿过蜿蜒的冥河滩，踏入低矮石墙围起来的沙地，刚走到供养碑前，言耶猛地停下了脚步。

“龟兹……将先生？”

一个男人倒在地上，就在供养碑和冥河的正中间。火把的光亮无法完全照到那里，但借着那点昏暗的光亮，依稀像是龟兹将。

他一动不动，似乎全身的气力都被抽走了，像一块破布堆在地上。仔细一看，头部和双手满是鲜血，左侧腰窝处插着一把折断的鱼叉。而且，肚子上方赫然摆着一只染血的笹舟。

“第三个被害人吗？”

第一个是及位廉也，然后是笼室岩喜，这次是龟兹将。与前两位不同，龟兹将明显死于他杀。

“奇怪……”

眼前的场景让言耶产生了极大的困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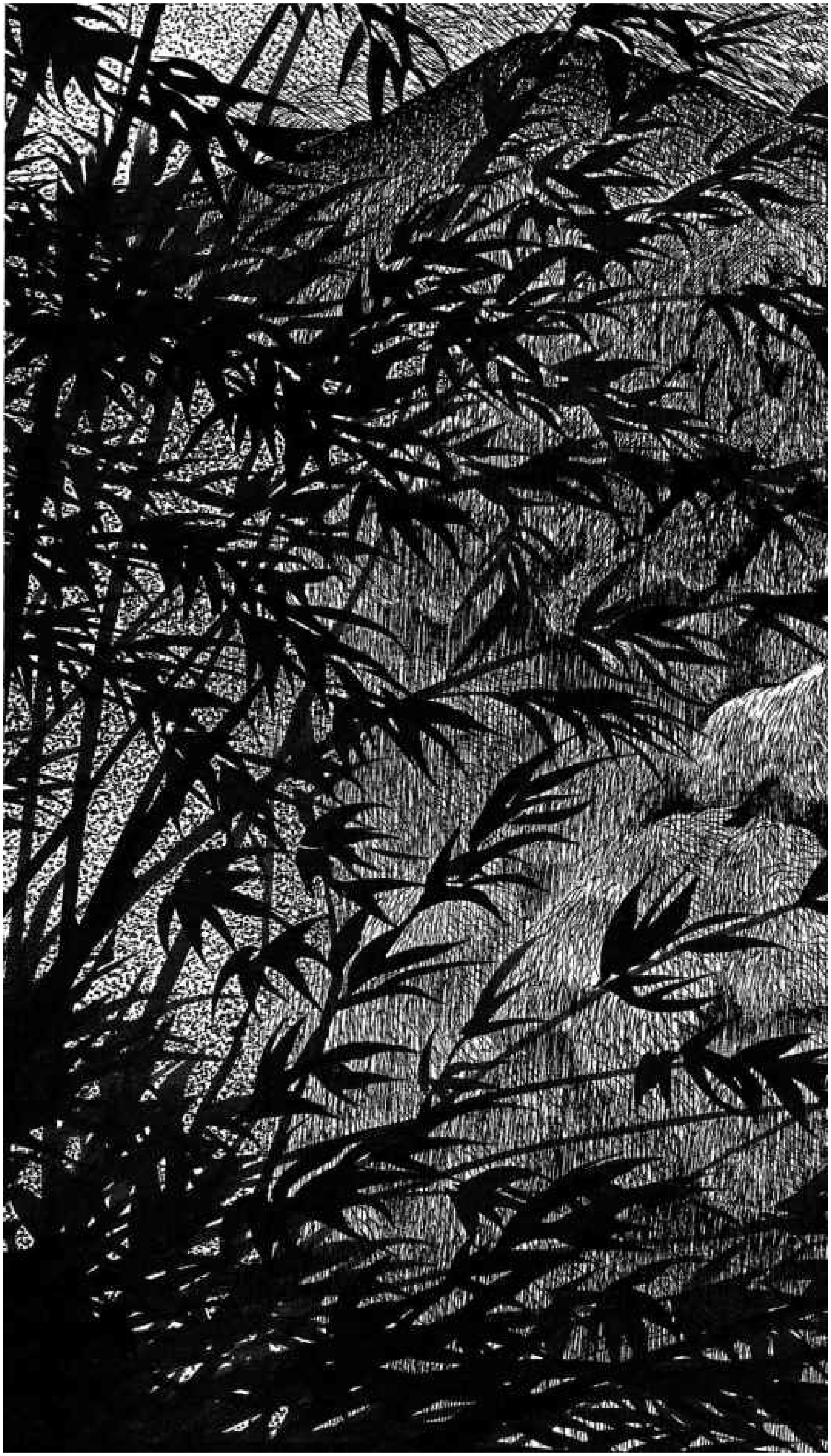
从充当鸟居的两根竹竿之间一直到供养碑，到处都是龟兹将留下的脚印，而且能够看出他还不停地往返于供养碑和冥河一侧的岩石之间。奇怪的是，沙地上其他地方的神秘纹路依然保留完好，没有任何足迹。

凶手到底是怎么做到不留痕迹地杀人的？

等待言耶的又是一个密室之谜。

第十六章

日志和史册



刀城言耶在冥河滩与沙地交界处的堆石前来回踱步。

果真是连续杀人事件？笹舟就是杀人标识吗？

为何凶手单单这次留下了杀人痕迹？

既然如此，却又为何把杀人现场制造成密室状态？

诸多疑问涌进脑海，却理不清一丝头绪。如同火把极力用光亮驱赶着洞内的黑暗一样，言耶也竭力寻求着撕破迷雾的智慧之光。

就在这时。

“哗！”

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道微弱的声响。言耶吓了一跳，停下脚步，凝神静听。

“哗！哗！哗啦！”

好像有人行走在冥河滩上。脚步声回荡在空寂的洞中，恐怖从脚底一点一点蔓延上来。

是谁？

闪念间，一声惊呼几乎要冲出言耶紧紧抿着的嘴角。

凶手吗？

是不是他杀害了龟兹将后正欲逃走，却不想筱悬正巧进了绝海洞，无奈之下只好躲进黑暗中伺机而动？

不过，言耶马上又推翻了自己的推理，因为他听清了那个脚步声不是向洞外，而是朝着自己走了过来。

不会是亡灵吧？

言耶赶紧四处搜寻有没有可以充当武器的物件，结果也没找到称手的家伙，顺着石墙倒是堆着一些破烂的鱼叉、钓竿什么的，就是不知还能不能用。

咦？所以，凶手也是先重击龟兹将的脑袋，然后又刺杀的吗？

言耶下意识地在脑海中描绘着当时的凶杀场景。

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黑暗中闪了出来。

眼前的人影现出真身时，言耶暗自庆幸刚才多亏拼命控制住了几乎冲口而出的绝望喊叫。

原来出现的是佐波男。

“啊，你回来得还真快。”

两人交谈过后，言耶才警觉是自己的时间感知系统出了偏差，因为距离佐波男带着筱悬离开已经过去很久了。

听说筱悬无大碍后，言耶将龟兹将被杀一事告知了佐波男。佐波男听了，也没有表露出惊慌之色，言耶就放心地将报警的任务交给了他。

这意味着在御堂岛警部到来之前，他还要一个人待在绝海洞中，但此时的心境与佐波男到来之前截然不同。当时他面对眼前无数的未知相当亢奋，所以没有特别恐惧的感觉，直到听到佐波男的脚步声。

但是冷静下来就不同了，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待在祭祀海难者的绝海洞深处，而且只有他一个人。这可是“海原之首”中提到的亡魂出没之处，纵然听惯了各种怪异事件，但刀城言耶此时心中也不免惶惶然。

那就整理下事件吧，以免胡思乱想吓自己。

就在这一瞬间，言耶突然警觉到他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

杀死龟兹将的最大嫌疑人，不就是笼室筱悬吗？

笼室筱悬是被龟兹将叫到这里来的，其后言耶追了过来，先在洞口发现了倒在地上的笼室筱悬，然后又在沙地内发现了龟兹将的尸体。而且，除了这两个人之外，洞内再没其他人。

事实真是如此吗？

言耶掏出一个细长的布卷，从中取出一个圆珠笔形状的手电筒。这个布卷就是被相熟的编辑们称为“怪奇小说家探案七大道具”的东西，里面还装着蜡烛和火柴、小刀、锉刀、钳子，以及细麻绳、铁丝、吸铁石等。

言耶借着手电筒的光亮，一边探照着火把照不到的黑暗地带，一边从沙地慢慢退回到停放着小船的洞口。一路上就连最为黑暗的地方都没放过，结果也没看到什么人影。绝海洞内只有他自己，确定无疑。

但他还是反反复复地又调查了好几遍，其实不过是给自己找点事做而已，生怕自己一旦停下来就会控制不住想一些可怕的场景。

终于，洞口处传来说话声，御堂岛警部带着部下赶来了。听言耶介绍了情况后，警察们便开始了现场搜证工作。警部的指导方针是：鉴定专家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到，那就趁这段时间把能做的工作提前做好。

“鬼无濑说了。”

御堂岛警部突然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弄得言耶一头雾水。

“他说，刀城言耶所到之处，一定会发生诡异事件。”

“哎？”

“当然，他这么说并没有什么恶意。不过，想想也是，自从老师到了犊幽村后，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件。从竹林宫出来不是什么难事，及位廉也却饿死在那中央。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宫司竟然凭空消失了。这次明显是他杀，却又找不到凶手的任何足迹。在我多年的警察生涯中，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多诡异现象，而老师你却不止一次地经历过了。我说的没错吧？”

“呀，这……话说得倒是没错。”

“而且，老师最后都完美地解开了真相。”

“呀，哪里，哪里。”

“所以，我想问问老师，这次的事件你怎么看？”

御堂岛表情极其严肃认真，但经过短短几天的打交道，言耶清楚地知道绝对不能当真，所以没有轻易开口。然而，对方也不说什么，只是一直盯着他看。

“那个……我想先问个问题。”

“什么？”

“筱悬小姐，有没有嫌疑？”

“当然有了，她就在现场嘛。”

在言耶还未提出异议之前，御堂岛紧接着补充说：

“不过，我们也正在寻找目击者，看看当时有没有其他出海的小船。时间范围嘛，是从她被叫出来的七点前到你来到绝海洞的八点后，空间范围是从牛头湾一直到赛场海域。”

“可是，现在恰逢簪灵大神祭的休渔期，明天才能解禁。所以今天不可能有一早出海的船吧。”

“难道龟兹将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把笼室筱悬叫到来？”

“嗯，恐怕是这样。”

言耶附和了一声，心中却忽然冒出一个疑问。

为什么祭祀仪式之后要休渔，而且竟然还是一连三天？

听出言耶语气中的迟疑，御堂岛投过来疑问的眼神。

言耶解释说：

“现在这个时期来这里，被人看到也无所谓，进入洞中就更不用担心了，所以绝海洞是最佳密会场所。不过，反过来说现在是休渔期，不，正因为处于三天休渔期，驾船出海不是反而更显眼吗？”

“是这个道理。不过，即便是休渔期间，海边也不可能一个人也没有，比如佐波男就有早起观察海面的习惯。假如有人目睹龟兹将和笼室筱悬偷偷驾船出海，你说这个人会不会追上去？”

“有可能。如果有人发现龟兹将和筱悬小姐各驾一艘船，而且两人竟然先后向绝海洞驶去，第一反应都是担心出什么事吧。”

“到底有没有目击者呢？如果有的话，那他一定是先于老师你来的。”

“嗯，没错。话说回来，龟兹将竟然丝毫不在乎这种潜在危险，您不觉得奇怪吗？”

“也就是说，龟兹将把笼室筱悬叫到这里，一定有什么特别理由。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笼室筱悬的嫌疑就……”

“我明白您的意思，那样一来，或许筱悬小姐的嫌疑会越发大了。但是，如果有人目击到第三艘船，并且同样进出过绝海洞的话，那筱悬小姐的嫌疑是不是一下子就小多了？”

“就算有目击者，但如果他只瞧见了龟兹将和笼室筱悬乘坐的两艘船，那笼室筱悬的嫌疑还是最大。”

“可是……”

“根据现场情况来看，杀人像是临时起意。”

“嗯，因为凶器是原本就在现场的一把破鱼叉。”

“对，也就是说笼室筱悬可能是一时冲动杀害了龟兹将。对此，你没有异议吧？”

“我还是认为筱悬小姐不可能杀人。”

言耶否定了自己的推论，御堂岛无声地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龟兹将倒下的地方距离最近的堆石近三米，说实话我刚看到现场的时候，一下子回想起了及位廉也死在竹林宫时手中握着的竹竿。这里也有充当鸟居的竹竿，所以我想当时凶手是不是拔起一根竹竿，前头插入破鱼叉，临时做成了一杆枪，用它刺死了龟兹将？但是，这杆枪的长度明显又不够三米。”

“说不定凶手只是顺手捡起一把鱼叉刺向了被害人。”

“可是，沙地上根本没有凶手的脚印。”

“如果不是在沙地内，而是在沙地外刺杀的呢？”

言耶马上领会到了御堂岛警部的着眼点转换。

“然后，被害人为了逃离凶手，慌里慌张跑进沙地内，所以沙地上只有他一个人的足迹。”

“如果是这样的话，沙地上的足迹应该比较凌乱才对啊。”

言耶仔细看了看从鸟居到供养碑之间的足迹，怎么看都像是正常行走留下的脚印。

“而且，从供养碑到冥河之间往返的足迹来看，只有龟兹将一个人进了沙地。想必是他在那里左右徘徊等待筱悬小姐到来。”

“看样子是的。”

见御堂岛并没有否定他的推理，言耶稍稍安下心来。

“咦？看，在供养碑旁边找到了一支烟，看来你的分析有道理。”

御堂岛与言耶说着话，同时还紧密注视着部下的一举一动。

“而且，只有一支烟，是不是说明死者没等多久笼室筱悬就来了？”

“不，您看，供养碑前面的足迹是不是比较密集，而且深浅不一？这说明他吸了不止一根，只不过烟头都扔到冥河里了。为什么最后一根掉在了供养碑旁边？那是因为这个时候他遇刺了。”

“有道理。可是，凶手到底是怎么刺杀龟兹将的呢？”

“如果凶器只有一把破鱼叉，我想有可能是从沙地外投掷过来的……”

但是言耶马上反应过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就无法解释龟兹将头部的被打痕迹。

“刚才你说的竹枪，其实也没必要非用鸟居的竹竿不可，只要笼室筱悬事先准备一根长竹竿不就行了。”

看御堂岛又把嫌疑安到了筱悬头上，言耶赶紧反驳。

“筱悬小姐不可能知道龟兹将会在沙地内等着她。”

“也是。而且带着那么长的竹竿，不是会引起对方的警觉吗？”

“而且，照您这么说的话，那岂不是表明她一开始就起了杀心，有预谋而来的？”

“她不知道龟兹将为何约她到这里来吗？”

“应该不知道。因为龟兹将委托竹屋的小竹利送给她的信中，好像没提到这方面的内容。”

“那，要不就是笼室筱悬预感到了什么，为了自保做了准备？”

“哎呀，警部大人您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嘛，杀人只是临时起意。”

“哈？被你驳得无言以对呢。”

“如果是预谋杀人，凶器不可能是那把破鱼叉。”

“的确。”

很明显，刚才这番对话是御堂岛又在试探刀城言耶的推理能力。对此，言耶也无可厚非。

“这样一来，可以说对笼室筱悬越来越不利了。”

“怎么讲？”

“在不知道叫她来干什么的情况下，笼室筱悬到了绝海洞，听到了震惊的消息，或者遭到了龟兹将的纠缠，总之受到了龟兹将的歹意，或者发生了什么危及自身的事情，情急之下她抓起地上的鱼叉刺向龟兹将，但这一刺不足以致命，于是又捡起一块石头暴击他的脑袋。结合现场的状况，这个推理比较合乎逻辑吧。”

“可是，现场并没有她接近龟兹将的痕迹。”

突然，言耶脑海中浮现出碆灵大神祭时挥舞在沙地上的那把沙耙。

“啊！我想起来了，有一个消除足迹的办法。”

言耶给御堂岛讲述了碆灵大神祭时的景象，然后四下寻找起来，然而并没有找到沙耙的影子。而且，祭祀仪式后画出的漂亮纹路保留完好，沙地上也没有后来平整过的痕迹，所以基本可以确认只有龟兹将一个人的足迹。

“看吧，筱悬小姐并没有接近龟兹将。”

“不是在沙地上。”

“什么意思？”

“笼室筱悬跳入河中顺水而下，到了沙地左边的岩石间，从那里爬了上来。龟兹将对她的突然出现大吃一惊，不由自主走了过去，而笼室筱悬等的就是这个时机，随即拿出鱼叉刺向龟兹将，又捡起一块大石头击打他的头部。冷不丁遭到刺杀和击打，再加上逃命的本能反应，促使龟兹将急忙后退，却不幸倒地，结果体力不支最终命绝于此，就是现在

倒地的位置。”

“精彩！”

言耶毫不掩饰自己的赞美，但是马上开始了反击。

“可是，筱悬小姐为什么不直接进入沙地，却选用了那么奇怪的方法？”

“可能考虑到自己是个未婚女子，不能踏入沙地这个神圣之处吧。”

“按你所说，她可是来杀人的。哪里还能顾及那么多？”

御堂岛无奈地看着言耶，苦笑着摇摇头。

言耶进一步反击。

“按照警部大人的说法，她理应全身湿透才对，即便不是全身，下半身肯定会湿透吧。但是，她被发现时可是一点可疑之处都没有。难道您要说她提前准备了替换衣服、毛巾什么的吗？照您这么演绎，就意味着她原本就带有杀意。这样岂不是又回到了刚才的推理？如果凶手不是筱悬小姐，而是另有他人的话，那警部大人的推理就会成立了。那个人穿着湿衣服迅速逃离了现场。”

言耶烦躁地甩了甩头。

“哎呀，完全被警部大人绕晕了。如果这一连串事件是连续杀人的话，不管怎么说，筱悬小姐都不可能是凶手。”

“理由？就因为第二个受害者是宫司吗？”

“是的。筱悬小姐怎么可能杀害那么疼爱她，又那么亲近的爷爷？或许您会说如果找到杀人动机那就……但是……”

“你觉得她根本没有杀人动机，对吧？前面我曾提到她有可能为了爱慕的男子而杀害宫司，也被你否定了。”

“是，是的。”

接下来，言耶极力为筱悬开脱。

“被害人胸膛上摆放着一只染血的笹舟，根据这一事实，我们就能确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杀人事件。”

“那前提必须是凶手知道两个人在此密会。”

“不一定。有可能是凶手偶然看到龟兹将驾船驶向绝海洞，猛然想到这是一个绝佳机会，就急忙跟了上来，而筱悬小姐是后来才到的。”

“这样的话，调查一下是否有人目击到小船出入绝海洞就比较重要了。”

这时，森肋刑警过来汇报现场勘查的情况，两人的对话就此打住。

听完汇报，御堂岛催促言耶。

“好啦，先回去吧。”

两人返回洞内，坐上了佐波男的小船。

驶出绝海洞，就看到上角挤满了村民。言耶和御堂岛出现后，关注的目光就落到了他们身上，眼神中充满好奇又夹杂着恐惧。

回到村公所，言耶见祖父江偲寸步不离筱悬身旁，提着的心落了下来。村田刑警向御堂岛警部抱怨这位女编辑始终不离开嫌疑人的身边，怎么劝都不听。没想到警部竟然根本不当回事，而且默许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有没有找到今天早上的目击者？”

原来警部的关心点在这里。

“有，找是找到了……”

村田吞吞吐吐。

“怎么回事？说！”

“目击者，还是，还是那个蓬莱女。”

村田汇报说，蓬莱怎么也放不下笼室岩喜宫司坠海的事，所以今天早上又去了上角前端，放眼搜索赛场的每一片海域，结果看到龟兹将驾船进了绝海洞，但是她不清楚当时具体是几点。大概过了十几分钟，这个时间范围同样也比较模糊，她又看到驾船而来的筱悬也进了绝海洞，心中非常不安，便一直盯着绝海洞方向。过了一段时间，再次看到一艘船，驾船的是佐波男，船上坐着的是刀城言耶，因为昨天傍晚刀城言耶刚去过她的小屋，所以她一眼就认出来了。还有，龟兹将和筱悬都是独

自一人过来的，船上没有其他人，也没有行李。

“也就是说进入绝海洞的只有那……那三艘船，对吧？”

村田不明白言耶为什么突然紧张起来，疑惑地用眼神请示御堂岛，看到御堂岛轻轻点了点头，才回答说：

“是的。”

“这样一来，基本锁定她就是嫌疑人了。”

说话同时，御堂岛转移了视线，视线尽头是完全一副病态的笼室筱悬。

“可是，您看看她这样子，怎么可能完成那样的罪行？”

“审讯她本人不就清楚了。”

警察根本无视无足迹杀人的事实，他们的办案方式就是一旦锁定了嫌疑人就严刑拷问，只要审出作案手法就行了。

“我说，警部大人……”

御堂岛警部好像猜到言耶要说什么，抢先说道：

“放心吧，我们是民主警察，不会采用粗暴的审讯方式。”

话说到这个地步，言耶也无话可说了。

言耶和祖父江偲一起被委婉地赶出了村公所，当时祖父江偲无论如何也不肯离开筱悬，言耶好说歹说才把她拉了出来。

“老师，怎么能把筱悬小姐……”

果然，刚走出村公所，祖父江偲便不依不饶起来。

“目前，她只能接受审问。”

言耶给她讲了龟兹将被杀的情况，祖父江偲立时软了态度。

“接下来怎么办啊？”

“已经过了中午，先去吃点东西吧。”

言耶领着她向矶屋走去，那是龟兹将和久留米三琅曾经密会的地方。

“就这么个破地方，能有什么好吃的？”

祖父江偲小声嘟囔着，言耶迟疑了一下还是挑开门帘走了进去。

不幸的是，祖父江偲的担心应验了，饭菜果真难以下咽。而且，言耶想从老板娘那里探听村民对这一连串事件反应的愿望也落空了，反倒被老板娘追问个不停。大概是小竹利跟她说了“那位老师是个了不起的大侦探”之类的话，她看言耶的眼神也明显不同于上次。最终，言耶和祖父江偲一无所获地离开了矶屋。

“咱们回笹女神社吗？”

祖父江偲嘴上这么问，诚实的身体却没有相应的动作。是啊，如今的笼室家，宫司不在，筱悬也不在，他们两个外人此时回去好不好呢？这是个伤脑筋的问题。

“我觉得咱们最好在笹女神社等待筱悬小姐归来。”

听了言耶的回答，祖父江偲一副“心有灵犀”的表情。

“就是，就是。她回来时，竟然没有一个人迎接，该有多难受啊。走吧！”

“不过，我还要去一趟竺磐寺。”

“为什么？”

“虽然现在下手有点晚，但我一定得搞明白及位廉也到底在调查什么，所以回神社后我要在藏宝阁里待一阵子，没时间再出来了。”

祖父江偲一听，立时不乐意了，抱怨说：

“我说老师，还不知神社或村子究竟有没有秘密呢，花时间调查那个，远不如解开当前这一连串事件的真相重要吧？”

言耶淡淡地说：

“我能感觉得到迷雾正一点点儿散开。”

相对言耶的镇定，祖父江偲闻听此言一下子兴奋起来。

“真，真的吗？老师！”

“你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只是正在一点……一点。”

“那就一鼓作气，拨开所有迷雾吧！”

“不要说大话！我总是在反复纠错中才能摸索到真相，这一点你不是最清楚？”

“哦，也是啊。”

“及位廉也到底在调查什么，这个问题早晚得弄清楚。所以，趁着现在警察忙着审问筱悬小姐，我去竺磐寺调查这件事。”

好不容易说通祖父江偲后，言耶独自向竺磐寺走去。

到了主屋门前，言耶报上姓名。

“您好，我是刀城言耶。”

真海住持很快现身出来。与上次不同，这次他没请言耶进会客厅。

“哎呀呀，您可真厉害！”

看来他已经知道了龟兹将被杀，而笼室筱悬是最大嫌疑人的事情，而且很明显还想从言耶这里探听点新消息。

言耶不想之后见到久留米又要重复一遍，心想最好一次说清，于是就问：

“日升纺织的久留米先生不在？”

“他呀，突然感冒了，昨天还好好的。世事无常，这人呢，说不定怎么就会遇到点事。”

竟然夸张到谈起宿命论来。

久留米好像病得不轻，无法过来。言耶就把一些但说无妨的事实简单给住持说了一遍，然后提出想看看竺磐寺的史册，没想到住持竟然爽快答应了。

“您拿走看也行。”

看言耶一脸的难以置信，住持笑着解释：

“那个饿死在竹林宫的学者，先前都是拿走看的。”

看上去他根本不在意。言耶不由得感叹身为住持，你到底知不知道这史册有多宝贵？当然，他只是暗自腹诽，并没有把这话说出口。

住持领着言耶进了藏经阁。言耶从江户时代前期、中期、后期以及

末期的史册中挑选了几本，征得住持的同意后带回了笹女神社。回去后便一头扎进了神社的藏宝阁，在翻阅历代宫司遗留下来的线装本日志期间，竟然发现了几本类似自己从竺磐寺带回来的史册。不用说，这是及位廉也干的好事。

真是太过分了！

同为学者，言耶不禁替他感到羞耻。

言耶平复一下情绪端坐下来，仔细翻阅日志中有关碆灵大神祭的记载，结果发现确如宫司所说，江户时代的碆灵大神祭的仪式纷繁复杂，到了明治时代慢慢简化下来，倒不是说过去的祭祀仪式多么豪华盛大，而是程序极多。

言耶先从史册中找到非犊幽村村民的死者名字，确认名字前面的年号和具体日期，然后再找出相同年号的日志，翻到同样日期的那一页，果然发现了“〇〇藩的帆船遇难”的记录。回过头来再看史册，上面记录的死者原籍也是该藩的某个地方。当然也有无海难发生的年份，但是不多，而且事故时间通常集中在八月下旬到九月下旬期间，原因多是遭遇了台风。

忽然，言耶在日志中看到了“唐食船”几个字，大吃一惊，他压根没想到在记录史实的文书中竟然能读到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名字。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引起了言耶的极大兴趣。可是，日志中除了“唐食船”这三个字，再没有其他任何记录。他赶紧又去翻找同年号同日期的史册，然而上面并没有他乡人死亡的记录。

这至少说明唐食船不是遇难船只。

不过，仔细想想也未必如此，也有可能当时的船的确触礁失事了，只是奇迹般地没有人死亡而已。他继续翻翻日志，想找找还有没有关于“唐食船”的记录，结果还真找到了好几处。于是，他又对照着年号和日期去翻阅史册，却发现依然没有任何相关记录。

这个“唐食船”到底是什么呢？

言耶一手拿着史册，一手拿着日志，陷入沉思，在微暗的藏宝阁中凝成了一尊雕塑。

村民忍饥挨饿时，箬灵大神派来了救命的唐食船。

唐食船满载着食物漂洋过海来到犊幽村。

借用“海原之首”伍助的话，基本就是这意思。但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那样的宝船。

难道只是被叫作唐食船，实际上并不是船？

既然不是船，为何要叫唐食船呢？

如果不是船，那到底是什么？

言耶继续翻看日志，发现“唐食船”这三个字只是几年才出现一两次，而且毫无例外地没有任何相关记述和说明。对照同年号同日期的史册，也是没有任何相关记载。

线装本的日志中，只是提到了“唐食船”，全无任何说明。

不是船的船……

……笹舟。

笹舟！虽然它在水上浮浮沉沉，但它的确不是真正的船。猛然，刚到犊幽村时的那个疑问又浮上言耶的心头，那就是为什么路旁的小庙、地藏菩萨等地方随处可见笹舟？

祭奠？

笹舟就是原来遇难船只的样子吗？年代那么久远的海难事故，为什么直到现在还要祭祀？不，不，这并不稀罕，因为日本人的御灵信仰正是出于害怕几百上千年前的怨灵作祟的敬畏心理，正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遭此厄运，所以才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承继下来。对犊幽村的人来说，箬灵大神就是近似于这样的一种存在吧。但是，追溯到江户时代，不过几年才发生一次海难事故，而且村民们好好安葬了遇难者并且立了供养碑祭祀起来，那平时还能有什么事必须要供奉笹舟才行？然而，在年年

举办簭灵大神祭这种镇魂仪式的情况下，竟然还是发生了幻化成蝇玉怪威胁閕扬村的怪异事件，又是因为什么？

筶舟就是唐食船吗？

唐食船，唐食船，到底是何物？

突然一个闪念划过脑际，言耶登时感受到一种恐怖气息迅速蔓延到周身的每一个神经末梢，这是一种人类在感受到未知存在时的本能恐惧。此时，浮现在言耶脑海中的画面是，海面上弥漫的浓雾中突然幽幽出现了一艘废弃的船，越来越清晰。

幽灵船！

对呀，真是笨死了！

这不就是流传在英国康沃尔郡的一个传说吗？！

就在这时，藏宝阁外传来祖父江偲的叫喊：

“老师——”

言耶心里一惊，怕是筱悬出了什么事，慌忙跑出来。

“怎么啦？”

“閕扬村有个小孩死了，来帮忙的人刚跟我说的。”

祖父江偲紧张地站在门外，眼神中有悲伤还有恐惧。

“那个孩子是……”

“就是喝了簭灵大神祭晚宴上的蘑菇汤而中毒病危的那三个孩子中的一个，今天上午，病情突然恶化……”

说完，她猛地抬起头紧盯着言耶，声音颤抖地请求：

“这个强罗地区到底怎么了？犊幽村发生了怪谈杀人事件，閕扬村又出现了一连串诡异事件，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系？老师，您快告诉我。”

然而，此时的言耶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

第十七章

破案进展



当天傍晚，笼室筱悬总算平安回到了笹女神社，看上去极其憔悴，祖父江偲赶紧铺好被褥，劝慰她躺下歇息。

刀城言耶有话要问筱悬，于是去了她的房间。没想到刚坐下，就听她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或许在老师碰到竹利之时一切已经注定。”

言耶心里咯噔一下，连忙问：

“什么意思？”

笼室筱悬却已在抽泣中睡着了。

“祖父江小姐，她……”

祖父江偲把食指竖在唇前，悄悄拉着言耶走出房间到了走廊上。

“筱悬在躺下之前已经处于神经质状态，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她会精神崩溃的。”

“不能。她只是一时受了刺激，你想，爷爷生死未卜，被龟兹将叫到了绝海洞，经历的却是其人惨死的景象，任谁都受不了吧。”

“我好不容易才劝说她躺下休息，刚平静下来，老师您又过来说有话要问什么的。”

“她那句话什么意思？”

“我怎么能知道？”

祖父江偲也是一头雾水的样子。

“她说的是我询问小竹利给她传信的事吗？”

“也说不定说的是您最初碰到竹利那次，他不是领着您去矶屋了吗？”

“可是，无论哪一次都不至于是关乎到命运的事吧。”

“可能只是筱悬小姐自己那么认为的。”

“为什么？”

“这个……”

两人沉默下来。

过了一会儿，言耶打起精神说：

“我去一趟村公所。”

“您是去问那个警部关于筱悬小姐的情况吗？”

“既然让筱悬小姐回来了，那是不是说明还有更重要的嫌疑人？只是……”

突然，言耶眼神一凛，郑重地对祖父江偲说：

“在我回来之前，你一定要寸步不离地守着筱悬小姐。”

“切，这还用您说？我当然会好好照顾她的。”

祖父江偲不满地看着言耶，突然，神色大变。

“难，难道说，下一个目标是，是筱悬小姐？”

“并不能完全肯定。”

“可是，老师您已经有这种担心啦。”

言耶迟疑了一会儿，才说道：

“及位廉也被发现饿死在竹林宫时，宫司大人成了怀疑对象，宫司大人从瞭望塔坠海后，龟兹将成了嫌疑人，现在龟兹将被杀了，筱悬小姐接受了警察的盘问……”

“每起事件的嫌疑人都被杀了，是这个意思吧？我怎么感觉凶手好像在示威一样，‘你们怀疑谁，我就把谁杀了，真正的凶手是我，哈哈哈。’”

“说起来不可能有这么荒唐的事，但是……唉，实话讲，我现在也想不明白，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不能不令人担忧啊。”

“所以，凶手每次都在现场留下了笹舟？”

“嗯。”

“那就是嫌疑人连续杀人事件啦。”

“怎么想都不太可能，可是……”

言耶沮丧地垂下双肩，而祖父江偲则挺直了腰身，铿锵有力地说道：“老师，我明白了。您放心吧，我一定保护好筱悬小姐。”

“很好，拜托啦！我去村公所探听一下筱悬小姐的嫌疑到底有多大，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

“御堂岛警部那个人肯定想让老师帮他。”

祖父江偲一副理所当然的语气。

言耶好笑地看着她。

“那倒没有，他都是私下里给我透露的信息。”

“警察都要面子啦，表面上不会求老师帮忙，其实内心很想您帮助他们的。以前不都是这样的嘛。”

“不，御堂岛警部跟别人不一样，绝对没有与我对立的意思。就是有一点，他好像对我本人有点兴趣，总是有意无意地试探我是否真的具备侦探能力，不过也就做到这个程度而已。”

“什么？太过分啦！”

安慰了一下怒气冲天的祖父江偲，言耶去了村公所。

“来啦！”

御堂岛警部好像猜到言耶一定会来一样，看到言耶的身影便从村公所迎了出来，直接拉着言耶向海边走去。

言耶开门见山地问：

“筱悬小姐的嫌疑洗清了吧？”

没想到御堂岛摇了摇头。

“不过，嫌疑小多了，所以才允许她回家了嘛。”

在言耶的一再追问下，御堂岛才不情愿地开了口。

“笼室筱悬昨天傍晚收到竹屋的竹利送来的龟兹将写的信，信中提到让她今天早上七点到绝海洞，到时会告知她有关宫司的消息。哦，这些老师你最清楚了，本来就是你查出来的。”

“呀，您过奖了。”

御堂岛瞥了一眼谦虚客套的言耶。

“于是，她就按时去了绝海洞。”

“筱悬小姐会开船的。”

“对，神社有自己的专用船。开启发动机的话，高分贝的噪音势必会引来别人的注意，所以蓬莱目击到的她和龟兹将都是手动摇船。”

“啊，不好意思，刚才我打断您的话了。”

“刚过七点，笼室筱悬到了绝海洞，竟然看到龟兹将被杀死在绝海洞深处的沙地内。但是，根据蓬莱的证词，从今天早晨天亮时分到八点之间，除了龟兹将和笼室筱悬驾船进了绝海洞之外，她只看到老师坐着佐波男的小船进了绝海洞。所以，目前还不能说她没有嫌疑了。”

“可是，她不可能杀害龟兹将啊，现场的情况不是已经证明这一点了吗？”

御堂岛提醒言耶，警察办案是不会考虑无足迹杀人这种情况的，只要有嫌疑人，就会从嫌疑人入手。

不过，说完这些，御堂岛警部眼神中竟然流露出瞬间的迷茫，无奈地低声说了一句：

“是啊，这也是让我头疼的问题。”

言耶仔细斟酌措辞，说出了自己对警察审讯笼室筱悬的推想。

警察勒令笼室筱悬交代罪行，没想到她坚决否认。警察又从犯罪动机和可能性入手，结果她依然镇定自若。接下来只能是犯罪手法了，可是连警察都搞不清楚，又能问出什么来？

言耶说完，御堂岛没有任何反应和回应，而是突然转移了话题。

“那个，关于及位廉也是否有知觉障碍的事……”

由此，言耶猜想自己的话一定是戳到了警察的痛处。

“无论怎么查，也没查到他是不是有知觉障碍。”

“难道是我们判断错了？”

“另外，疑似偷偷给宫司吃下的那种药倒是查明了，用强罗地区出

产的蛇须草混杂上其他植物就能做出来，而且根据其含量的多少可以相应调整睡眠时间。还真神奇！”

“不管哪个村民都能做出来吗？”

“不，好像不是。不过，有不少老年人知道做法。”

“可是，目前杀害宫司大人的嫌疑人是龟兹将……”

言耶本想说按龟兹将的年龄做不出这种药，但是还未等他说出来，御堂岛抢先说道：

“他从某个老人那里偷点就是了。目前已经查明，他父亲手里就有这种药。”

“可是，现在龟兹将已经被杀害了，那……”

御堂岛不理会言耶，兀自说下去。

“不过，有一点很难查清，就是在宫司下落不明的前一天晚上举行的宴会，到底有没有人像宫司一样去向不定。”

“您辛苦啦！”

“不，不，不是我，具体工作都是森肋和村田他们做的。虽然没有查到预期结果，但是有一点确定无疑，龟兹将和久留米三琅两个人有点不正常。”

“久留米也参加宴会了？”

“是的。警察询问他时，他说‘我从一个会场转到另一个会场，具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也记不清了’。实际上很多人都是如此，所以很难调查清楚。”

“即便这样，您们还是聚焦到了他们身上，多么关键的一步啊。”

“但是，宫司坠海的当天早晨七点前后，龟兹将有不在现场证明。”

“哎？”

“当时他在竹屋。”

“证人是自己家人？”

“一般来说，亲属的证词是不被采纳的。但是，龟兹将这个家伙平

日好吃懒做，从来不帮家里干活，遭到全家人的嫌弃，那天早上破天荒地不仅打扫了店面，而且还帮着干活。”

“真蹊跷。”

“据说是宴会上遭到閖扬村大垣秀寿的说教，所以第二天早上改头换面，先从打扫店面和帮着干活做起，家里人对此无比震惊。所以，这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吧。”

“您不觉得事出反常必有妖吗？”

“说的也是。不过，一直到出事为止，他倒是一直坚持打扫和帮工，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宫司坠海那天的早晨六点半左右开始，龟兹将确实一直待在竹屋。”

接着，御堂岛又淡淡地说：

“笼室筱悬也有不在场证明。据前去神社帮忙的女工说，那天早晨六点半到七点之间，笼室筱悬一直在厨房忙活着做饭。”

“当然啦。”

言耶急切地说道，好像又想起什么，急火火地补充了一句：

“那个时间，大垣秀继君还在我旁边睡着。”

“高！果然什么都瞒不过老师啊。还有，五人众的其他四人也有不在场证明，各人都在各自家里。”

“连他们也调查了？”

言耶表示由衷地佩服。

御堂岛看了言耶一眼，一副“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的表情。

“当然要调查了，毕竟他们与宫司打交道的时间最长，尤其是閖扬村的大垣秀寿，听说他们两个家族之间历代不和，你说我们怎能不调查？”

“那没有不在场证明的是谁？”

“日升纺织的久留米三琅和竺磐寺的真海住持。”

“住持也有嫌疑？”

言耶大吃一惊。

御堂岛依然面不改色。

“及位廉也在犊幽村一直住在竺磐寺，在他出事之前，突然跟龟兹将交好起来。另外，笹女神社和竺磐寺虽说都是宗教场所，但在村子里的影响力差别很大，当然是神社强寺庙弱，在长年的力量对比下，你说寺庙的住持心里会是什么感受？”

“第三个理由有点牵强吧。不管在什么地方，神社和寺庙不都是并存的吗？”

“您觉得在这里也是一样？”

御堂岛意味深长地回问。

“别的不说，光看刚刚过去的碆灵大神祭就知道了，就算是外人也能一眼看出来神社在村子里的权威地位。”

“这种地方性的祭祀仪式，一般都是由神社牵头。”

言耶虽然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非常清楚御堂岛话里话外的意思。他看御堂岛似乎也明白自己的用意，于是就没再明说下去。

“接下来，说说有哪些人知道从蓬莱小屋里看到的上角和瞭望塔是什么样子。”

“查明了吗？”

“进过蓬莱小屋的人只有一个。”

“是谁？”

“就是您啊。”

“哎——”

“除您之外，再没人进过蓬莱的小屋。这是她本人亲口说的。”

言耶不由自主地发出无奈的吸气声。

御堂岛盯着他看了一阵子，慢悠悠地说。

“其实，在那之后，我又去了她的小屋一次。”

“哎？您不是说……”

“我没进到屋里。不过，尽管我只是站在窗子旁边，但不难想象蓬莱从那个小窗看到的上角和瞭望塔是什么样子。”

“可是，从那么小的窗户看到的，与您站在外边看到的不一样吧，毕竟视野受限。”

“凶手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也就是说目前没有任何锁定凶手的线索。

“对了，閖扬村孩子中毒而死的事，您已经听说了吧？”

“嗯，真令人痛心。”

“以前也发生过食物中毒的事件，但死人还是第一次。我们局另外一班人负责调查，他们负责人却来问我此事与最近犊幽村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有没有关系，你说这让我怎么说？”

御堂岛认真地看着言耶。

“老师，这事您怎么看？”

“说实话，我也不清楚。”

听了言耶的回答，御堂岛脸上露出失望。

“食物中毒、莫名奇妙的小火灾，还有从閖扬村到平皿町的山路上的诡异……唉，净是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儿。”

“山路上的那些诡异到底是不是当真发生过，还不好说。”

“哦——”

御堂岛饶有兴致地看着言耶。

“我一直以为老师一定对那些深信不疑呢。”

“倒不是完全不信，只是不想无条件地被动接受。我向来对怪力乱神的事持中立态度，不是绝对的非黑即白，算是不那么鲜明的灰色吧。”

“这可是很难坚持的立场啊。”

御堂岛似乎要开始一番评论，言耶先于他转移了话题。

“对了，警部大人，您知道閖扬村那个叫垣沼亨的人吗？”

“您说的是那个原本是大垣家的分家，结果到了自己这一代家道败落的人吧。因为他与及位廉也有接触，我们当然要调查他了。不过，由于他几乎是半隐居状态，所以就没进行特别深入的调查。”

言耶再次提起龟兹将和久留米三琅在矶屋的交谈，看到御堂岛好像也记起来了，才又说道：

“当时久留米指出，及位廉也为了纠集反对村镇合并的小团体，就算拉拢过来垣沼亨也未必有什么效果。但是，垣沼可不这么想，他很有可能会认为及位是在挑拨、煽动，所以我认为调查第二起食物中毒事件时，慎重起见，有必要关注一下垣沼亨领头的强罗四人众。”

“有道理。我会提醒一下那组的负责人。”

两人边走边聊，不知不觉来到了下角的前端。

“我还是第一次到这里来。”

“我也是。”

两人望着波涛翻滚的海面，同时沉默下来。

过了一会儿，还是御堂岛先开了口：

“先前，老师您……”

御堂岛并没有转过头来，依然望着海面。

“您把及位廉也的死亡命名为‘怪谈杀人事件’呢。”

“是啊。如果他的饿死是由他人刻意造成的话，我觉得叫这个名字比较合适。对了，警方是不是已经认定这个事件是他杀？”

“基本确定为他杀。这样一来，现在岂不是可以叫‘怪谈连续杀人事件’了？”

“或者叫‘笹舟连续杀人事件’？”

“那你觉得第四则怪谈会出什么事？”

言耶保持沉默。

“如果真的是怪谈杀人事件的话，那么及位廉也的死亡对应的就是‘竹林之魔’，笼室岩喜宫司就是‘物见之幻’，龟兹将的死亡就是‘海原

之首’。”

“是啊。”

言耶终于有了回应，御堂岛突然提高了音调，像是要引起言耶的注意一样。

“那么，只剩下‘蛇道之怪’啦。”

“也就是说，警部大人认为还会发生第四起凶杀案？”

“不，不，不是我，这不是老师您的考虑吗？”

“说实话……”

言耶停顿了一下。

“我担心第四个被害人将会是笼室筱悬。”

“什么？”

御堂岛的眼神一下子变得锐利起来。

“为什么是她？”

言耶指出每一起事件的嫌疑人都成了下一起事件被害人的事实。

“唔，说起来还真是如此，不过……”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吧。”

听言耶这么说，御堂岛稍稍迟疑了一下，旋即大力点着头。

“我觉得现在不要这样胡乱猜测，最重要的还是努力探明凶手为何要对应四则怪谈展开杀人行动的真相。”

“老师先前不是说过吗，及位廉也和笼室岩喜这两起事件，凶手故意进行了伪造，因为现场的种种迹象都表明是自杀和意外事故。”

“为什么到了龟兹将事件中，又不这样做了？”

“时间来不及？或者说连续杀人计划已经进展到了后半期？”

“我想不明白凶手的杀人动机。按说每一起事件一定有各自的原因和理由，那么杀害这三个被害人的通用动机是什么呢？”

“每起事件有不同动机，那是因为凶手不是同一个人。所以，不能套用同一个凶手犯下的连续杀人案这个理论。”

“但是，眼前的这些事件又很难不被认为是连续杀人案件。”

“是啊，这一连串事件实在是太相像了，都是以犊幽村为舞台，场所分别选了具有鲜明特点的竹林宫、瞭望塔和绝海洞。虽说第一个被害人及位廉也是外来人，但他与第二个被害人笼室岩喜，以及第三个被害人龟兹将都有交集，再加上笹舟这个杀人标识，由此判断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

“如果无法找出嫌疑人……”

“会是那样吗？那可成无限循环了。”

言耶突然心里一惊。

御堂岛疑惑地问：

“怎么了？”

“哦，没事，就是突然想到及位廉也和笼室岩喜事件就是在自杀、事故、他杀之间来回兜圈子。”

“警方也是这种感觉。”

御堂岛脸上突然浮现出一丝难以捉摸的表情。

“你说是不是凶手就是为了让警察来回兜圈子最终陷入迷局，才精心策划了这一连串的怪谈杀人事件？”

“真是丧心病狂的行径。”

“如果这个解释正确的话，那又回到凶手杀害龟兹将时为何不再设计迷局的问题了。”

“果然是无限循环。”

两人再次陷入了沉默。

“警部——”

一声呼喊打破了宁静。两人闻声回过头去，村田刑警飞奔过来。

“什么事？”

部下这不同寻常的举动，使得御堂岛急忙往回走，并且大声询问。

村田一口气跑到两人面前，用手抚摸着胸口，大口喘着气，断断续

续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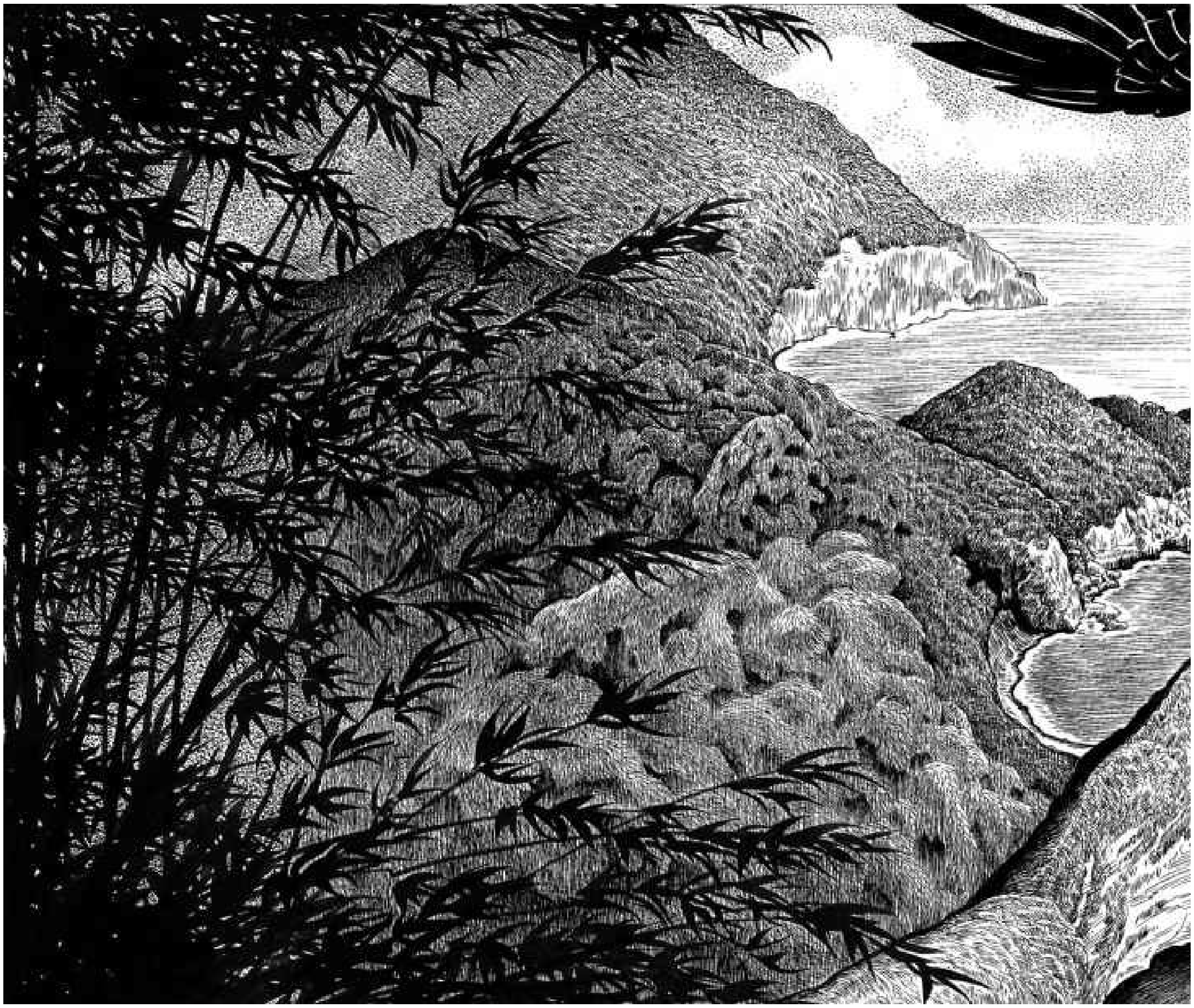
“刚……刚收到閖……閖扬村传来的消息，大……大垣秀寿上……上吊死了。”

接下来，他吐出了一句更加令人震惊的话。

“事……事发现场是仓库，门……从里面插上了门闩，没发现其他人。而且，有一支笹舟掉在尸体正下方的地面上。”

第十八章

大仓库缢死



刀城言耶和御堂岛一起回到村公所。森肋向御堂岛汇报详细情况，言耶不动声色地站在一旁。森肋明显非常介意言耶的存在，但御堂岛没发话，他也不好说什么，只好不情不愿地讲述起来。综合森肋所说，情况大致如下。

县警察总局的见崎警部带领一班人负责调查閖扬村的儿童食物中毒死亡事件。这个见崎虽然级别也是警部，但资历比御堂岛浅得多。

调查取证的对象主要是参与碆灵大神祭的人员（人数比犊幽村的少多了）以及制作蘑菇汤的人。大垣秀寿两方面都参与了，因上次中毒事件，他一直比较自责，所以对这次制作蘑菇汤特别重视和谨慎，所用蘑菇都是他亲手一个一个挑选出来的。然而，就这样还是发生了中毒事件，甚至还死了人。不过，他坚称“挑出来的蘑菇全是岩鬼菇，绝对没有混入幽鬼菇”，而且确信“自己绝对不可能分辨不出这两种蘑菇”。

在一一传讯了相关人员后，见崎警部推断“在制作阶段或许没有混入毒蘑菇。但是，根据对当日烹饪场所的调查，可以推测在出锅后端上宴席的过程中，投毒者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偷偷将切碎的毒蘑菇撒入蘑菇汤中”。也就是说，上次的中毒事件或许是疏忽大意造成的，而这次极大可能是人为。

但是，难在无法锁定凶手，因为当天使用的那个厨房谁都可以自由出入，所以不是光调查参与祭祀和制作蘑菇汤的有关人员就能解决的事情。就在毫无进展之时，一个住在和平公寓的日升纺织的员工久保崎给警察提供了一个信息，这个久保崎是“蛇道之怪”的亲历者饭岛胜利的朋友，他说“曾看到垣沼亨偷偷观察祭祀情况”。警察们带着这个信息再次进行了走访巡查，果然也有村民说祭祀时看到了垣沼以及反对村镇合并的其他几个人，不过他只看到垣沼他们窥探海边的情况，并没有看到他们进出烹饪场所。垣沼向来深居简出，竟然现身来看祭祀仪式，这不能

不让人怀疑，于是警察传讯了他。没想到，他一口咬定自己“根本没外出”。警察又传讯了其他几个相关人员，得到了同样的说辞。

当时已经到了傍晚时分，见崎警部他们回到村公所商量下一步工作。就在这时，大垣家的人找上门来问“还不能放大垣秀寿回家吗？”警察说“早就让他回去了”，结果他家人说“他一直没回家”。大垣秀寿并不是重大嫌疑人，只是相关人员，万一出点什么事可就麻烦了，所以警察赶紧问他家人“他有可能去什么地方？”家人想了想说“有可能去久重山的那块散田”。慎重起见，见崎警部指示泽田刑警与大垣家的人一起去了那里。

久重山的散田里，有一大一小两个仓库。一行人想进大仓库看看，却没推开门，似乎从里面插上了门闩。他们喊了几声，没得到任何回应，于是泽田就趴到门板上透过门缝往里看，赫然看到大垣秀寿吊在屋中央。

大垣家的人赶紧从小仓库拿来铁锹和锄头，泽田在门板上挖了个口，伸进一只手慢慢将门闩卸下。大家冲进去救下大垣秀寿，却发现他已命绝多时。于是，泽田关上仓库的房门，自己留在那里保护现场，让大垣家的人赶紧回村公所报告见崎警部。

接到报告后，见崎警部的第一反应是会不会和犊幽村近期发生的连续怪死事件有关联，所以马上联系了犊幽村这边。

听了森肋的详细讲述，御堂岛当即决定马上去閖扬村，同时要求言耶与他一起去。对此，言耶深感意外。

当然，对言耶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出发前，他没忘让人告知待在笹女神社的祖父江偲一声，让她等大垣秀继从九难道回来后，一定要告诉他其祖父不幸身亡的事情。

对御堂岛带着言耶一起去閖扬村的决定，在场的警察无比震惊，但谁也没说什么。御堂岛独自一人前往閖扬村的话，大家还好理解，因为这边的侦破工作目前毫无进展，可能是考虑到此时不能分散警力才不带

人去，但是他竟然带上局外人刀城言耶同行，大家就不理解了，一时也很难接受。就连当事人言耶自己都难以置信，直到走出村公所了，还一个劲地在心里问自己“我能跟着去？”

他们没有开车，因为山路绕来绕去太浪费时间，而是让村长派了一条渔船。船夫姓楢本，大约五十来岁，热情地跟御堂岛和言耶聊着天。他说，犊幽村的渔船全都是小马力的船，临近的盐饱村，再往东到石糊村，也是这种情况。等到了矶见村，才能有稍大点的船，再往东就是閖扬村了。考虑到换乘比较麻烦，也浪费时间，还是就这样一条船走到底比较快。

说话间，小船驶出了牛头湾。虽然参加碆灵大神祭时，言耶曾经坐船越过上角到了牛头湾外侧，但现在来到的是下角外侧的海域，与当时从绝海洞看过来的景象完全不同。此时，眼前和身边波涛汹涌的海水让言耶亲身感受到了赛场的凶险。

实际上，小船刚越过下角往东一打方向就开始剧烈摇晃起来，一直在聊天的御堂岛和言耶两人不约而同地沉默下来，紧张地看着前方。唯一能给他们带来些许安慰的，是他们乘坐的幸亏不是佐波男家的那种小船，而是一条稍微大点儿的渔船。

右前方出现了一座小岛，虽小但看上去很整洁。在几乎全是岩礁地带的强罗地区，唯有这座小岛地势平缓，但给人一种强烈的阴森感，不知是因为落日的余晖给它笼罩上刺目的朱红色，还是因为小岛上空盘旋着的无数只乌鸦。

不，大概还是因为大家心知肚明那是奥埋岛的缘故吧。

奥埋岛别名墓场，顾名思义就是埋葬死人的地方。而且，不是只在岛上划出来一部分作为墓地，而是整座岛都是墓地，不仅仅犊幽村，临近的盐饱村和石糊村的人死去后也都埋葬到那里。想必岛上一定星星点点地到处都是墓碑吧。

待在这里的这段时间，一定要找机会去一趟。

坐在起起伏伏的小船上，言耶远眺着奥埋岛暗自下定决心。搞民俗学研究的，对各地的葬礼仪式格外感兴趣，更何况碰到整座岛都是墓地的罕见情况，光想想就让言耶兴奋不已。

如果参加龟兹将的葬礼，也许就可以到岛上去了吧。现在，他的遗体被送到平皿町的大学附属医院进行司法解剖，等送回来怎么也得两三天后。

呀，怎么能打别人葬礼的主意呢？

言耶猛然回过神来，不禁为自己有点不道德的小心思感到羞愧，下意识地移开视线看向陆地一侧，不成想一下子被入眼的景致惊呆了。

“太可怕了！”

言耶不禁惊呼起来。转过下角，高耸的断崖峭壁一直向东延伸开去，在已沉落到海平面的残阳的照射下，岩壁呈现出幽暗的古铜色，就像一排巨大的能够轻松撕碎猎物的怪兽獠牙，让人看着就头皮发麻，寒毛直竖。

没想到犊幽村和盐饱村之间竟然有这样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

两村之间，走陆路的话，只能沿着食坏山上曲折的山道蜿蜒前行。如果考虑到时间的问题，还是走水路要快得多。

看到言耶对着那道断崖峭壁恍恍惚惚地出神，船夫楢本洪亮的嗓音压过“呼呼”的风声和“哒哒”的马达声清晰地传来。

“听盐饱村的人说，以前断崖那里传出过奇怪的吼声。”

“是风声吗？”

言耶一下子来了劲头。

楢本脸上露出一丝困窘，迟疑地说：

“说是一个大男人的吼声，好像是个妖怪。”

“什么时候能听到这个声音？”

“入秋前后吧。呀，我随便说说的，都是过去的传说了。”

“正好是碆灵大神祭的时候呢。”

听了言耶的话，楢本好像突然醒悟过来，兴奋地说：

“啊，还真是呢。你这么一说，我又想起来以前听宫司大人说起过，祭祀时候的号子声就是模仿的那个声音。”

“是不是‘轰——轰——轰——轰隆！’？”

言耶活灵活现地演示着砻灵大神祭时听到的号子声，突然想起“蛇道之怪”的亲历者饭岛胜利在大垣秀寿家的仓库里听到的正是这个声音，而刚刚大垣秀寿就是在那间仓库被发现上吊身亡。想着，想着，言耶感到后背一阵阵发冷。

言耶凑近御堂岛耳旁，用楢本听不到的声音讲了这件事。其实，也用不着避讳，估计犊幽村的人早就知道了。

“这么说，怪谈杀人事件终于结束了？”

御堂岛不关心饭岛到底经历了什么，而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言耶反问了一个问题。

“是不是由此可以推断犊幽村的事件和閖扬村的诡异现象的确有联系？”

但是，两个人都无法给对方明确的回答。

过了盐饱村，刚进入石糊村的海域，残阳彻底沉入海平面下，最后仅存的一点光亮瞬间消失了，眨眼间夜幕笼罩了整个海面。

与此同时，言耶感觉自己像是猛地坠入了恐怖的深渊中。渔船上不是没有灯，但那点灯光仅能照亮船头前面一点距离，无边的黑暗包围着孤独前行的小船，如果有亡灵船悄悄跟上来的话，根本注意不到。暗黑的天空仿佛与周遭的黑暗融为一体，没有一颗星星。视线中唯一的光亮来自于北面岸上石糊村的点点灯火。

但是，这点让人感觉心安的灯火也将随着小船驶过其海岸线而彻底消失，一直到矶见村，周遭将是无穷无尽的黑暗。

大自然的恐怖……

当初攀行在山中时动不动就冒上来的恐惧感再度袭来，此时此刻的

言耶切身体会到了为什么说人类对山、海怀有无比的敬畏。一直到矶见村的灯火映入视线，言耶紧绷的神经才有了些许放松。

很快就能到了。

言耶正暗自给自己壮胆，却发现小船已经驶过了矶见村，他这才突然想起矶见村是强罗地区五个村子中最小的一个。就在这一愣神的工夫，视野中出现了閖扬村的灯火，小船调整方向向码头靠近。

“岸上好像有人拿着手电筒来回照。”

言耶扭头一看，果真像楢本说的那样，一道光柱来回打着圈儿，依稀还能看到灯笼的光亮。

言耶的心瞬间踏实下来。真好，终于平安到达閖扬村了。

看着那道光柱，言耶突然觉得它仿佛是引领自己解开一连串事件真相的指明灯。而且，就在刚才那一瞬间，他的确感受到脑子里有什么一闪而过，却又快得让人抓不住。

可恶！

没等他出手，真相已经逃之夭夭，言耶沮丧地下了船。如果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说不定还能再想起点什么，但是已没有这样的时间，因为一直等在岸上的泽田刑警过来招呼他和御堂岛上车。没等他们坐稳，车子便一溜烟地穿过村庄，驶入了村后高耸的久重山中的那条蛇道，艰难地蜿蜒前行。

天黑后的蛇道，尤其恐怖凶险。山路狭窄而且九曲连环，白天尚且非常危险，更何况夜晚，如果不是有前车灯那点光亮，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伸手不见五指。

周围的树影开始浓密起来。

言耶试探着问道：

“是不是到暗夜卡了？”

泽田小心地握着方向盘，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地方。傍晚去大垣家的散田时，我记得附

近有路标来着，但是现在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这地方。”

说话间，车子冲下一个大下坡，右下方闪出一道光亮。

“案发现场就是那里。”

由此可以判断，刚才他们通过的地方应该就是暗夜卡。

下了坡再往前走一点儿，车子拐向右后方，进入一条杂草丛生的岔道。沿着这条小道一直往前走，再往左拐，草地尽头就是大垣家的大仓库。仓库前停放着一辆警车，屋内传出嘈杂的说话声。

大仓库近似于普通民家的两层建筑，正面是一个双开的巨大木板门。此时，门虽然紧闭着，但是透过左侧门扇正中的开口能看到警察们忙碌的身影。

“见崎警部，我把御堂岛警部接来了。”

泽田站在门外喊了一声，一个长着温润面孔的男子闻声走了出来，微笑着对御堂岛敬了个礼。看到御堂岛身边的言耶，丝毫没有吃惊的样子，而是自然而然地点头行礼。

“这位就是您说的那位老师吧。”

言耶慌忙回礼。看来，见崎警部清楚一切，既知道刀城言耶是何许人，也知道他为什么会跟着御堂岛一起过来。

“什么情况？”

“自杀的可能性比较大。”

“具体怎么回事？”

“我们给大垣秀寿做完笔录，大概是下午五点，然后就让他回家了。他回去后马上开着一辆轻卡来了这里，差不多五点二十分到达。大约六点刚过，家人去村公所找他。泽田发现尸体的时间应该在六点二十分左右。我们得到报告后，大约六点五十分赶到这里。根据这些时间点，可以推断他死于五点五十分左右，也就是说他接受问讯后马上就来了这里。”

“吊死的状态，有没有可疑之处？”

“这个就是大仓库。”

见崎回头指着身后的建筑。

“这座房子的靠外面的一半从地面到天花板是挑空的，靠里面的一半延伸出的木板架起了二层。在屋子的中央位置，有一根直通屋顶的柱子，用以支撑二层。绳子就拴在那根柱子上，从二楼垂下来，下端打了一个圆环，大垣秀寿就是用那个圆环套住脖子，然后踢倒脚下的椅子，最终气绝身亡。”

“有没有伪造上吊的痕迹？”

“没有，一切看着都很正常。”

“那个……”

言耶怯怯地举起一只手。

见崎展露出微笑，温和地问：

“您要说什么？”

“我有个想法，您考虑下有没有可能。比如，有人给大垣秀寿吃下安眠药，趁着他不清醒杀害了他，然后伪装成上吊自杀的样子。”

“当然有这种可能性。不过，那必须是在对尸体进行司法解剖后确认胃里有安眠药的成分的情况下，才能做出如此判断。而且……”

见崎的眼神忽然变得意味深长起来。

“要进入大仓库，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正面的双开门。但是，当时门是关着的，而且从里面插着门闩。”

“门闩就是那种长条板吗？”

“是的。从这里也能看见，你们看，两扇门板上各装有两个“L”型的托座，内侧是同样的结构。关上门，托座并成一排，然后把门闩插入里面，门就推不开了。冬天在屋里干活时，为了防风防寒，一般从里面插上门，等干完活回家的时候，再把门闩拿出来从外面锁上。这种结构不同于民家厨房那种粗糙简单的搭扣，要把门闩插进托座里得费不小劲儿。”

“门闩从里面插着的话，那就是说只能是从里面操作才行？”

见崎点了点头。

御堂岛看着言耶说：

“这意味着大仓库的案发现场也是一个密室。”

“窗户有异常吗？”

听到言耶的发问，见崎摇了摇头。

“二层确实有采光窗，但是由于屋子前半部分是挑空的，要从那里的窗子到后半部分的二层楼上，必须有长长的梯子搭在楼板上才行，不然不可能过去。从后半部分的窗子进去倒是不成问题，不过我们已经仔细检查过了，都关得严严实实，而且插着插销，就连前半部分的窗子也是这样。”

言耶想起“蛇道之怪”中饭岛胜利的讲述，一张漆黑的脸透过窗子往里看着。是啊，怎么可能从窗户进入？连怪物都做不到的事，更不用说普通人啦。

“有没有发现大仓库附近有那种长长的梯子？”

“没有。”

其实，就算是发现了梯子，同样还是解不开窗子紧闭而且插着插销的疑问。

“自杀动机，就是因为愧对孩子的死亡吗？”

听了御堂岛的问话，见崎的神情一下子垮了下来。

“我们在问讯食物中毒事件时，就发现大垣秀寿的情绪极度低落，那种自责一看就不是装出来的。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轻易放他回家了。现在想来真是后悔啊。”

御堂岛没说话，但神情中透露出对见崎深深的理解。

气氛凝重起来。

“那个，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

言耶再次提出疑问。

“想问什么？”

所幸，见崎的语气中没有怒意，也没有丝毫不耐烦。

“现场一点儿令人怀疑的地方都没有吗？”

“这个……”

见崎面露难色，看了看御堂岛又看了看言耶，之后才说。

“找人给您们报信时已经说过了，尸体正下方的地上有一只笹舟。有关犊幽村事件的情况，我在警局也听说了，所以才想着这起事件或许跟那些有关系。”

“但是……”

御堂岛突然接过话来。

“没有伪造上吊自杀的痕迹，门紧闭且从里面插着门闩，又有明确的自杀动机，自然可以推断是自杀吧。”

“还有其他疑点吗？”

对言耶的插嘴，御堂岛丝毫不介意，反倒也是一副催着见崎快说的样子，所以见崎片刻犹豫之后还是说了出来。

“有。”

“是什么？快说。”

“门板里侧，有一根竹竿。”

言耶给见崎描述了竹林宫神殿前，以及绝海洞沙地入口处充当鸟居的竹竿的样子，然后急切地问：

“是这样的竹竿吗？”

“嗯，就是您说的这种竹竿，长度也吻合，将近两米长。不同的是，这根竹竿的两端绑着绳子。”

“绳，绳子？！”

言耶两眼放光。

“嗯，绳子大约三十公分长，绑在竹竿两端，而且每根绳子的两头都有利器割断的痕迹。”

“这根绑着绳子的竹竿，当时什么状态？”

“平倒在离门板一米远的地上，基本与门闩平行。”

“门闩有多长？”

“两米左右。”

“当时，泽田刑警趴在门上从门板的缝隙往里看，看到了悬在半空的大垣秀寿，然后赶紧在门板上挖了个孔，从外侧伸手把门打开，进来后看到地上有一根奇怪的两端绑着绳子的竹竿……”

言耶忽然停了下来。

御堂岛和见崎对视一眼，两个人都没说话，等着言耶继续往下说。

等了一阵儿，见崎似乎有点焦急了。

“您想到什么了？”

“啊，没有。不好意思。”

看到言耶沮丧地摇摇头，见崎迟疑片刻似乎有点难为情地说：

“我再重复一遍，从里面把门闩插进托座需要一定的气力。”

言外之意，一些机械手段和技巧是行不通的。

御堂岛客气地问见崎：

“我们能看看门和竹竿吗？”

“没问题，现场勘查工作已经结束了。请进！”

见崎领着两人进了大仓库。

言耶首先检查了门板缝，非常非常狭小，细线另当别论，但绝对伸不进去一根绳子。此外，门板上还有不少缝隙，但无一例外地都很细小。

如果是钓鱼线，应该能伸进去吧？

在绳子前端接上钓鱼线，然后从门缝向外向上拉，这不难做到。但问题是，怎么才能做到用吊在门板里侧的竹竿把门闩卸下来？言耶完全想象不出来。

而且，左右两扇门板上根本没有位于相同位置的缝隙，那就意味着

就算是在屋内把竹竿吊起来，也是倾斜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管采用什么招数都无济于事吧？

或者……

或者说有什么必须竹竿倾斜才能实现的招数？

言耶检查了门板的内外、门闩、竹竿，又查看了采光窗，不仅没有找到任何可疑之处，甚至还意外地发现那些窗子由于常年没开过都有点生锈了，现在很难打开。

三人走出仓库，言耶嘟囔了一句：

“是一个绝对密室。”

“那么说老师认定大垣秀寿是第四个被害人了？”

听见崎这么问，言耶稍稍有点不好意思，辩解说：

“每个现场都是密室状态，而且现场都留下了笹舟。我觉得，这个共同点是不能忽视的吧……”

这时，御堂岛插嘴说了一句：

“嗯，根据这两点推断是连续杀人事件，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言耶一听，突然兴奋起来。

“是啊，是啊，问题就在于连续杀人。如今大垣秀寿的死亡不是正好把遇害的四个人完美地分成了两部分吗？”

御堂岛和见崎惊讶地看着兴奋的言耶，均是一副不明所以的样子。

“您们想想四个被害人的地位和品行嘛，不是正好可以分成及位廉也和龟兹将一组，笼室岩喜和大垣秀寿一组吗？”

“哦——您是这个意思啊。”

御堂岛回过味来，催促言耶继续。

“来，说说您的推理。”

“不过是突然的一些想法而已。”

言耶提前声明了一下。

“在找不到既有动机又有可能杀害前三个被害人的嫌疑人的情况

下，又出现了第四个被害人，前三起事件已经让人云里雾里，再加上第四起事件，迷雾更浓，这就是目前的状况。但是，我刚才突然想到这四个被害人可以分成两组，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推测两组的凶手不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这一连串事件并不是连续杀人事件，而是两个凶手各自犯下的罪行。”

听了这番话，两位警部吃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瞪大眼睛看着言耶。

“前一组事件，也就是及位廉也和龟兹将被杀事件中，既有犯罪动机又有犯罪机会的凶手，在后一组事件中既没有杀害笼室岩喜和大垣秀继的动机也没有机会。同理，后一组的凶手反之亦然。”

“您的意思是两个凶手一开始就串通好了？”

见崎犹犹豫豫地提出自己的结论，言耶给予了肯定回答。

“对，从每个现场都留下了笹舟来看，恐怕是如此。”

“详细说说。”

在御堂岛直截了当的要求下，言耶娓娓道来。

“杀害及位廉也和龟兹将的凶手，在笼室岩喜和大垣秀继事件中，不仅没有任何犯罪动机，而且还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所以即便他在及位廉也和龟兹将被杀案中被怀疑，也能通过笼室岩喜和大垣秀寿的被杀洗清嫌疑，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另外一个凶手，因此两人联手制造了非连续杀人事件。我想这就是真相。”

听了言耶的分析，见崎表示由衷地佩服。

“这番推理将我们带出了找不到有连续杀人动机和可能性的嫌疑人的困境。”

御堂岛则泼了一盆冷水。

“还不知能不能找到这两组的嫌疑人？只要找不出来，那只能是一场空欢喜。”

虽然他嘴上说得这么严重，但非常明显地能看出他的脑子正在围绕

着这个推论高速运转。当然，言耶亦是如此。

时间在沉默中悄然流逝。最终，御堂岛开口打破了沉默。

“在前一组中的一个被害人及位廉也被杀事件中，明确有不在场证明的，只有大垣秀继。”

“是的。”

看到言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反倒还回应了一句，御堂岛继续说了下去。

“如果大垣秀继是后一组的凶手，他杀害笼室岩喜也就罢了，可是有什么理由杀害自己的爷爷呢？”

对此，见崎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在调查食物中毒事件时，我们就想到会不会是大垣家内部出了什么问题，于是顺便进行了调查。不过，目前没发现任何问题。”

“当然啦。”

能听得出言耶语气中压抑的怒气。

“大垣君绝对不可能杀害自己的祖父！”

见崎见状，连忙解释。

“我们这也是为了工作，请理解。”

御堂岛选择无视言耶的情绪，自顾说自己的。

“前一组的另一个被害人龟兹将被杀时的不在场证明情况，我们还没开始调查，这个先不说。后一组的一个被害人笼室岩喜被害事件中有不少人都有不在场证明，但是这些人在前一组事件中全都没有不在场证明。”

“那就意味着如果不能从这些人中锁定嫌疑人，那就无法找出前一组事件的凶手。”

言耶一下子泄了气，本来他满心期待着能看到其中一个凶手浮出水面。

“照目前情况来看，无法锁定前一组事件的嫌疑人。大垣秀继作为

后一组事件的唯一嫌疑人，如果说他不可能是凶手的话，那么怪谈杀人事件是两个凶手犯下的非连续杀人事件的解释自然就无从成立了。”

“是的。”

“而且，既然是预谋杀人，那么龟兹将事件中临时起意杀人的推断与这个解释也是矛盾的。”

“是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前咱们讨论过的，凶手杀害第三个被害人时已没有充裕时间来伪造现场的推理应该是合理的吧？”

“我想说一下大垣秀寿事件的情况。”

这时，见崎客客气气地插话进来。

“目前咱们都清楚，他在接受问讯后立刻来到大仓库。如果是他杀，那么自然就生出一个疑问，那就是凶手怎么会知道他的动向？”

“或许有人监视着大垣秀寿的一举一动，随时给凶手传信儿。”

“那么这个人是谁？”

“垣沼亨？或者是他们那个小团体的其他人？”

“有道理。但是他能来得及报信吗？”

“大垣秀寿五点接受完问讯，吊死的时间大概是五点五十分，中间有五十分钟的时间呢。就算凶手当时身在犊幽村也来得及。”

“可是……”

御堂岛不动声色地听着两人的一来一往，这时开口。

“如果是连续杀人事件，那么又回到了原点，就是依然找不出在每起事件中都有动机和机会的嫌疑人。”

“说得没错。”

言耶犹如一个漏了气的气球，双肩立时垮了下来。

御堂岛和见崎稍稍往边上撤了撤，好像在讨论下一步的工作。

言耶和御堂岛告别见崎，先一步回了閖扬村。言耶去了大垣家，御堂岛去了村公所，然后两人会合，再次乘坐楢本的小船返回犊幽村。

言耶望着漆黑的海面陷入沉思。

竹林宫开阔空间的诡异饿死。

瞭望塔视线密室中的谜之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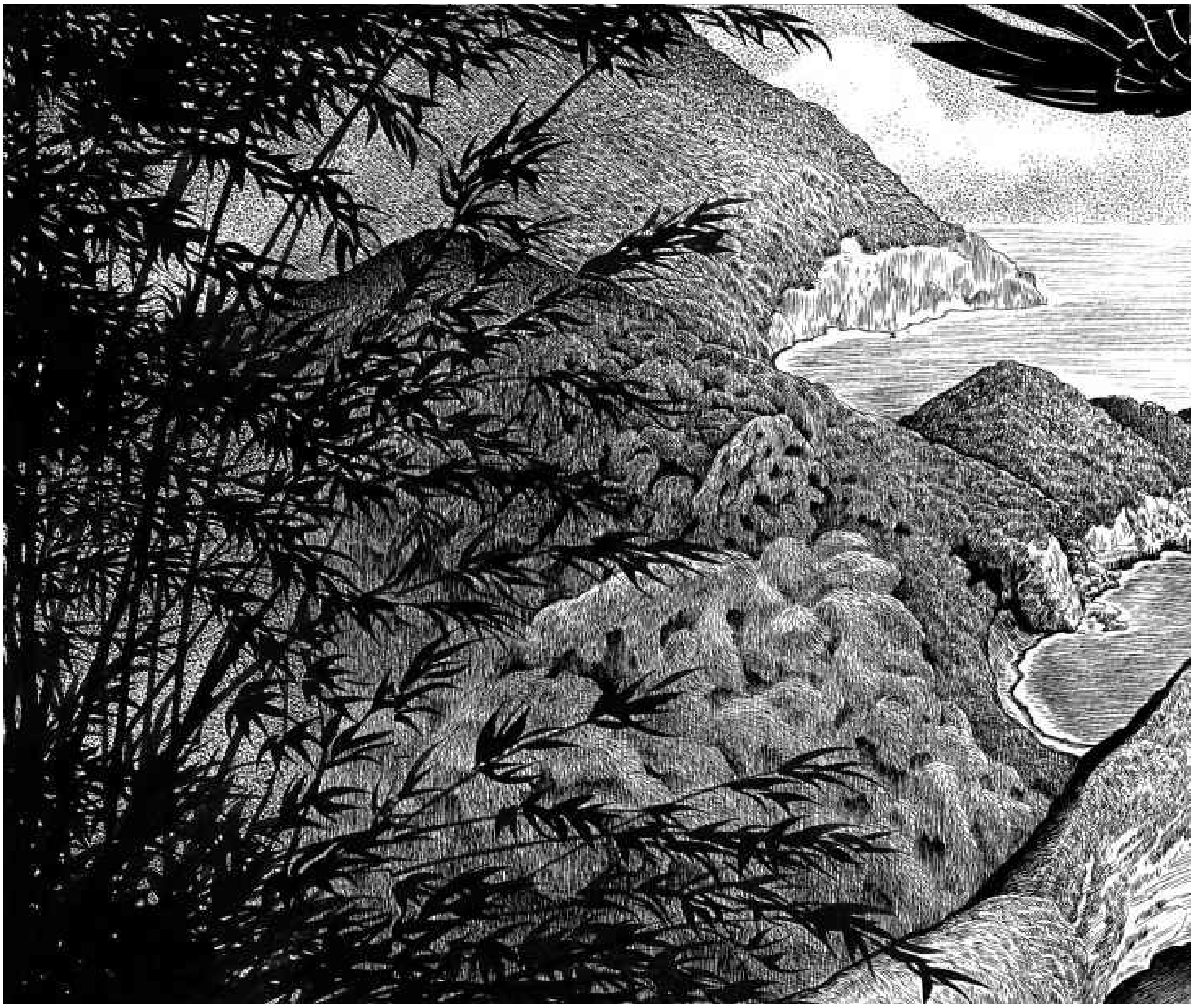
绝海洞沙地内的无足迹杀人。

大仓库中疑似伪装自杀的不自然缢死。

这是否意味着怪谈杀人事件或者说是笹舟杀人事件的终结？

第十九章

迷雾重重



刀城言耶和御堂岛回到犊幽村后，分别回了笹女神社的笼室家，以及县警们驻扎的村公所。

顺便说一下大垣秀继的情况，他没有在自己预想的那些地点找到记事本，大概下午六点，精疲力竭地从九难道回到了笼室家，回来后一直睡到吃晚饭时间。听说祖父出事了，急忙驾船追随言耶他们向閖扬村而去，不过他没去现场而是回了自己家，与父母一起强忍悲痛处理祖父的后事。

言耶去拜访时，感受到大垣家悲伤凝重的气氛。与大垣家的人一一寒暄后，当只有他和秀继两个人时，他拍拍秀继的肩膀安慰说：

“大垣君，节哀顺变，保重。”

大垣秀继给人的强烈感觉不是悲伤而是愤怒，他似乎非常气愤警察竟然做出大垣秀寿死于自杀的推论。

“爷爷是个极具责任心的人，如果判定孩子死亡的原因在自己身上，或许他会选择自杀谢罪。但是，在有可能是有人故意投毒，而且还没抓到这个人的情况下，爷爷绝对不会自杀！”

“你认为爷爷是被人谋杀的？”

“是的。老师，拜托您一定要查明怪谈杀人事件的真相！”

从大垣家告辞出来，到乘上小船，直到回到笼室家，各种问题纷纷涌进言耶的脑海。

凶手连续杀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他是如何建构四个密室的？

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

针对这些问题，言耶尝试着从各个方面做出了各种解释，但是最终眼前还是一团迷雾。

必须静下心来仔细梳理这些谜团，不然……

他暗自下定决心。一直以来，在处理各种事件时，为了拨开层层迷雾找出真相，他都是这么做的。于是，第二天早晨，他在房间里闭门不出，重新阅读了取材本上记录的四则怪谈，同时回忆迄今为止看到的、听到的信息，边把这次事件中的疑点一一罗列出来。

最终，粗分为两大类，即“뺌灵大神相关之谜”和“怪谈杀人事件相关之谜”，一共列了七十项，甚至包括已经有了答案的疑似问题。

〈뺌灵大神相关之谜〉

一、뺌灵大神的真身是什么？位于牛头湾中的那块뺌灵大神岩礁代表的果真是江户时代遭遇海难的亡者吗？

二、犊幽村路旁的神社、地藏庙等场所为何到处都供奉着笹舟？笹舟到底是何寓意？

三、当年的犊幽村为何不惜建造狼烟场、远见岭以及瞭望塔来拼命防止过往帆船触礁？除了害怕海难者的亡灵作祟外，还有没有其他理由？

四、为何뺌灵大神祭的日期不固定？

五、뺌灵大神祭时，为何要在海边烧制作为祭品的海盐？为何上角一侧的炉灶数量少，下角一侧的炉灶数量多？

六、为何把女性和儿童排除在外，只允许男性参加뺌灵大神祭？而且，为何所有的参加者都沉默不语？

七、뺌灵大神祭时，为何不在狼烟场、远见岭以及瞭望塔上备放狼烟和火把？再现昔日的情景不正是祭祀仪式的内容吗？

八、自뺌灵大神祭的第二天开始，为何要休渔三天？

九、刀城言耶站在远见岭上，为何会联想到英国的康沃尔？

十、及位廉也写在记事本上的那句“一切相反？”是关于뺌灵大神祭的记述吗？刀城言耶对此做出的说明是正确的吗？

十一、及位廉也写在记事本上的另一句“뺌灵大神的真身是人

鱼？”到底什么意思？

十二、唐食船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笹女神社的日志里出现的“唐食船”指的是什么？

十三、为什么说招来唐食船的是笹女神社的祭神惠比寿？

十四、“海原之首”中讲到唐食船一般在夏末秋初、饥寒交迫的冬季来临之前抵达犊幽村，而这一时期女孩子会消失不见。这是怎么回事？

十五、“海原之首”中，伍助的祖父说密密麻麻的亡魂紧随唐食船漂游。这是什么意思？

十六、“海原之首”中，祖父对伍助说不管愿不愿意，总有一天他将感受到磐灵大神的可怕。这么说的原因何在？

十七、“海原之首”中，伍助提到初秋到初冬期间，每到月黑风高的深夜，总能听到磐灵大神那里传来可怕的咆哮。那是怎么回事？

十八、“物见之幻”中，竺磐寺的住持对净念说到时候他可能会明白，也可能不明白。是出于和第十六项同样的理由吗？

十九、“物见之幻”中，净念感觉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神佛分离、废佛毁释运动并没有影响到犊幽村的笹女神社和竺磐寺的关系。这是为什么？

二十、“物见之幻”中，净念指出犊幽村的魔幻场所实在太多了。为什么他会这么说？

二十一、笹女神社的祭神惠比寿，其实就是磐灵大神。渔民们在海上遇到随波逐流的尸体都要叫一声“惠比寿”，由此可以判断是把尸体认同为惠比寿神。这些尸体如果无法得到超度便成了海中的亡魂，亡魂到了奥埋岛就成了夜里飞动的鬼火，鬼火飘上陆地进入竹林便幻化成竹魔，竹魔登上食坏山就成了山鬼。总之，追根溯源，这些鬼怪的真身都是磐灵大神。那么这一连串的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

二十二、渔民楢本提到听盐饱村的人说过去有人在入秋前后听到从两村交界的断崖中传出疑似妖怪的男人吼叫声。这是怎么回事？就是第

十七项的咆哮声吗？

二十三、“蛇道之怪”中，饭岛胜利在大垣家的仓库中听到的“轰——轰——轰——轰隆——！”声，就是第十七项和第二十二项中提到的吼声吗？如果是，为什么能在仓库中听到？

二十四、对不同时代的四则怪谈，能否做出合理的解释？

二十五、为什么只有“蛇道之怪”与其他三则怪谈性质不同？为什么现在仍在持续？

二十六、“蛇道之怪”中的蝇玉是否就是碆灵大神？随着时代的发展，难道妖怪本身也发生了变异，所以舞台从犊幽村变成閖扬村了吗？正确来讲，是变异成连接閖扬村和平皿町的蛇道上的妖怪了吗？

二十七、“蛇道之怪”中，小火灾、食物中毒等发生在閖扬村的那些怪事，与蝇玉（碆灵大神）有关吗？

二十八、及位廉也对住在和平公寓的前川说，蝇玉本身并不存在，但它的确很可怕。这是什么意思？

二十九、犊幽村的笹女神社与大垣家历代不和，原因是什么？

〈怪谈杀人事件之谜〉

及位廉也被害案：

一、及位廉也到底在调查什么？关于碆灵大神、笹女神社、竺磐寺、犊幽村，还是其他什么？

二、他为什么穿着竺磐寺住持的僧衣？

三、他为什么没走出竹林宫？或者说他为什么没能走出来？怎么会饿死在竹林宫中？凶手到底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

四、他是因为调查的事项才被杀的吗？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

五、竹林宫神殿前有两根竹竿，为什么他只拔了一根？

六、他为何要用这根竹竿敲打神殿？而敲打的痕迹不是很明显，这又是怎么回事？

七、从竹林宫草地进入迷宫的入口处周围的竹子，为什么出现了擦损痕迹？

八、同一块草地的其他三面竹林，为何也出现了擦损痕迹？

笼室岩喜被害案：

一、举办潴灵大神祭祀宴会的晚上，笼室岩喜为何离开宴席，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二、那天晚上他回了家，第二天一早就出去了，果真是去冥想了吗？

三、在他出事的前一天，整整一天的时间，他到底身在何处？一直在冥想吗？

四、出事的前一天，蓬莱说没看到宫司去瞭望塔，为何大垣秀继却在瞭望塔的小屋中看到了晾晒的雨伞和雨衣？

五、出事的前一天，如果不是宫司，那到底是谁去了瞭望塔？目的何在？

六、出事当天，宫司为何进入瞭望塔小屋一段时间后才出现在瞭望板上？

七、什么原因导致在瞭望板上冥想的宫司姿态看上去比较奇怪？

八、宫司是被凶手从瞭望板上推下赛场的吗？如果是，那么凶手是如何成功避开蓬莱的视线的？

九、杀人动机是什么？

十、把宫司推下海后，凶手又是如何做到避开蓬莱的视线成功脱逃的？

十一、宫司的尸体漂进绝海洞了吗？是被冲到冥河深处去了吗？

龟兹将被害案：

一、龟兹将为什么要把笼室筱悬叫到绝海洞去？必须是绝海洞的理

由是什么？

二、他在洞中等候笼室筱悬到来期间，为什么会进入沙地内？

三、凶手选择供奉的断鱼叉作为第一凶器，理由是什么？

四、凶手在没有留下任何足迹的情况下，如何用那把鱼叉刺中了龟兹将？

五、凶手用石块作为第二凶器，原因是什么？

六、凶手又是如何做到在没有留下任何足迹的情况下，用石块击打龟兹将头部的？

七、凶手为何用了两种凶器？

八、杀人动机是什么？

九、凶手是如何成功避开站在上角前端的蓬莱的视线进出绝海洞的？

十、事件发生后，笼室筱悬说刀城言耶碰到龟兹竹利之时一切已经注定。这是何意？

大垣秀寿被害案：

一、大垣秀寿为何在接受了警察的传讯后去了大仓库？

二、他的自缢是凶手伪造的吗？

三、杀人动机是什么？

四、在里侧插着门闩的情况下，凶手是如何逃走的？

五、门板内侧滚落的两端绑着绳子的竹竿，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关于四起事件：

一、怪谈杀人事件的凶手到底是谁？

二、为何特意对应四则怪谈连续杀人？

三、连杀四人的动机是不是相同？如果是，到底是因为什么？

四、四起事件中，凶手是不是都有不在场证明？如果是，他到底设

计了什么样的诡计？

五、凶手为何要在案发现场留下笹舟？笹舟寓意什么？

六、如果说凶手将第一、二、四起事件伪造成了事故或自杀，却为何偏偏把第三起事件明示为他杀？

七、怪谈杀人事件果然和“蛇道之怪”的一系列怪异现象有关吗？

言耶用了一上午时间完成了这项工作。午饭后，他先去探望了笼室筱悬，然后把祖父江偲叫了过来。

“有一件事要拜托你。”

看着言耶认真的表情，听着他郑重的语气，祖父江偲下意识端正了坐姿。

“接下来请你陪在我身边。”

闻听此言，祖父江偲“唰”地红了脸，举止扭捏起来。显然，她误解了，以为言耶是在向她表白。

然而，言耶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她的内心活动。

“怎么了？祖父江小姐，没问题吧？”

“这，这个，突然听您说这话，本小姐……”

“你还有其他要紧事要做？”

“不，不，没有。”

“那么，在解开事件的真相之前，请你一定要陪在我身边。”

“哎——”

看着祖父江偲滑稽的表情，言耶愣了一下，旋即明白过来。

“喂，喂，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回神啦，祖父江小姐！”

言耶拿出取材本，翻到他上午整理的那些谜题。

“接下来我要针对这些问题寻找答案，所以想请你协助我。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祖父江偲呆愣了一会，突然大声说：

“当然明白！”

言耶搞不懂她的语气中为何带有浓浓的怒意。

不过，祖父江偲听言耶讲述了新情况、新事件，在看言耶整理的那些疑问时，马上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认真的眼神展露出仔细审稿的干练编辑风姿。

她始终没说话，一口气看完了言耶整理的内容，然后发出由衷的赞叹：

“太全面了！”

“除了省略了敬称，你看还有没有遗漏项？”

“这个，我倒没看出来。其实，有很多项我压根就没想到。”

“我基本上把能想到的都罗列出来了。”

“老师，这些您能全部找出答案吗？”

“不，不能。”

大概没想到言耶回答得这么干脆，祖父江偲一时有点儿反应不过来，喃喃地说：

“怎么会……”

突然，语气严厉起来：

“还没开始就说丧气话，这是要干什么？打起精神来，老师！”

“话是这么说，但是探究那些怪谈之谜什么的也没什么意义吧。”

“如果跟事件有关呢？”

“那自然另当别论，如果里面真有什么诡计的话，彻底搞清楚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不可以一开始就武断地说解决所有问题。”

“明白了。”

祖父江偲暂时接受了言耶的顾虑。不过，马上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您为什么不找御堂岛警部呢？推理案件的话，一开始就联合警察，资源共享岂不更好？”

言耶深吸一口气，慢慢吐了出来。

“你也知道，我推理案件时总是在不断纠错中慢慢摸索，思绪会指向哪里，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也是。”

“所以，我根本无法预测会得出什么样的推论。”

“嗯。”

祖父江偲随声附和了一声。突然，她神情大变。

“也就是说您一开始就有了某种担心，对吧？担心有可能最终的推论揭开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真相，而您又竭力不想让警察知道这个真相。”

第二十章

拨云开雾



一

“我们该从哪儿入手呢？”

祖父江偲盯着摆在两人之间的取材本，一副无计可施的可怜样。

“可以说，褡灵大神是一切的根源。”

听了言耶的话，祖父江偲一下子瞪起眼来，眼神中满含期待。

“及位廉也调查的事也是关于褡灵大神的。老师，您查明这个秘密了？”

“准确地说，是关于唐食船的秘密。我认为，如果搞清了唐食船的本来面目，那么围绕褡灵大神的所有谜团自然就能解开了。”

“到底是什么啊，那个唐食船？”

“我总觉得它叫船而不是船。毕竟这只是我个人的直觉，可能事实并非如此，但我还是想顺着这条线往前走走试试。”

“明白了。”

“当年的犊幽村一说到船，想到的就是现实存在的近岸捕捞的小渔船与可以航行在牛头湾中的帆船，以及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传说中的唐食船。位于两者之间的是褡灵大神祭时的“唐食船”、亡灵船，以及村里的神社、地藏等地方供奉的笹舟。”

“位于两者之间的船？意思是虽然现实存在，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船，对吧？”

言耶点点头，好像忽然又想到了什么。

“说到这些船，我漏了一种，嗯，对，还有一种。”

“哎？还有？”

“与犊幽村没有直接关系，也不是实际出现过的船。”

“那在哪里出现过？”

“在净念的讲述中。他在‘物见之幻’中提到过。”

“到底是什么船吗？”

“补陀落渡海的小木船。”

“啊！我想起来了！”

言耶没说话，一直盯着祖父江偲看。

“怎，怎么啦？”

“咱们进入犊幽村的最后一道关，你还记得吗？”

“什么？”

祖父江偲一时有点失神，不过马上明白过来。

“啊，您说的是那座吊桥吧。”

“嗯。当时我们三人还担心它是不是安全，所以让你先过。”

“哼，我可一直记着呢。”

“当时你怎么想的？”

“您这是要翻旧账吗？”

祖父江偲吃惊地看着言耶，可言耶不为所动，继续追问。

“你当时怎么想的？”

“我好像说的是，拿我以身试险吗？”

“你是怎么表达的？”

“这个……好像是……竟然拿本小姐当活祭品？”

“补陀落渡海是佛家的舍身修行，但是据说也有些僧侣并非自愿，而是被强制推上小木船漂向了茫茫大海。”

“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活祭品吗？”

“传说过去犊幽村举行碆灵大神祭时，村里的女孩子会消失不见。”

“啊！不会吧？难道……”

祖父江偲一副不愿再听下去的表情，可言耶依然平静地说道：

“其实，唐食船就是补陀落渡海的小木船，载着可怜的女孩子在茫茫大海上随波逐流。犊幽村的先天地理条件决定了本村的渔业根本得不到发展，从而全村人陷入赤贫，于是村民便向大海献上活祭品，祈祷渔

业丰收。如果当年真有这种野蛮风俗的话……”

祖父江偲惊恐地看着取材本。

“那，那，狼烟场、远见岭、瞭望塔到底因何而建？”

“为了不让外人看到流放小木船的场景。尤其是过往各藩的帆船中，很有可能乘坐着藩里的官员，虽说是其他藩的，但毕竟是官府人员。要是活祭品的事暴露了，那可不是一两个人的罪过，整个村子都要遭殃。”

“为什么举办辔灵大神祭的日期不固定？”

“因为要等待台风。当然不是等台风最强劲的时候，而是等海上稍微起点风浪，易于流放小木船的时机。”

“在海边烧制海盐是为了什么？”

“起到送神火[1]的作用。下角的炉灶多于上角的炉灶，是因为辔灵大神的岩礁靠近下角，从海边朝着那个方向流放小木船。”

“嗯，当时宫司和老师乘坐的小船正是从那个位置出发的。”

“这样一来，为何只有男性才能参加辔灵大神祭的疑问也有了答案，因为母亲难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被生生流放。”

同为女性，祖父江偲能感受到母亲们那种撕心裂肺的痛。

“伍助听到的咆哮、盐饱村人听到的男人喊叫、祭祀时那种‘轰——轰——轰——轰隆——’的嘶吼，就是流放木船的男人们的喊叫声。”

“就算如此，声音也太大了吧。”

“你想啊，女孩子们被强行塞到木船上，一定会不停哭喊。那样喊叫就是为了压盖孩子们的悲鸣。”

“可恶！”

祖父江偲的表情凝重起来。

“难道临近的盐饱村从来没发现过吗？”

“横亘在两村之间的是连绵不绝的断崖峭壁，所以盐饱村的人才会误以为声音是从崖壁那里发出来的。当时的犊幽村可以说完全是一个陆

上孤岛，正因为如此，那种不愿被世人所知的活祭品祭礼才得以秘密进行。”

“明明那么大的骚动，可如今参加祭祀的男人们竟然都沉默不语，这是怎么回事？”

“及位廉也写在记事本上的那句‘一切皆相反？’我的推理也能解释得通，他说的是整个祭祀仪式。所以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祭祀的男人们都保持沉默不语，狼烟场、远见岭、瞭望塔上也没有狼烟和火把。礬灵大神祭试图通过完全与补陀落渡海仪式相反的行为来避免遭报应，祭祀翌日开始休渔三天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本来就是想通过献上活祭品祈祷渔业丰收的，按理说不是应该趁势赶紧下海捕捞才对吗？”

“太，太可恶了！”

“伍助的祖父说‘唐食船的周围乌泱乌泱地跟着亡灵’，现在我们能想明白了，这并不是无稽之谈。”

“还有‘不管愿意不愿意，总有一天你会体会到礬灵大神的可怕’，他爷爷这么说是因为伍助长大了就不得不成为参与流放木船的一员，对吧？”

“竺磐寺的住持对净念说‘等那一天到来时或许你就明白了’，意思是说等净念融入犊幽村的生活后，自然而然就能知道活祭品的事了。”

“是因为村民还记得这个残酷野蛮的风俗吗？”

“也或许是说净念待在竺磐寺期间，在与笹女神社打交道的过程中能知道这件事。”

“是吗？”

“这么想来，笼室岩喜宫司说女人不能参与祭祀的话中含义颇深啊。因为女人不是参与者，而是当事人。”

祖父江偲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那礬灵大神是……”

“表面上是祭祀海难者，实际上是为了镇守那些充当活祭品的女孩

子们的亡魂。海难一年才那么一回，甚至几年才遇到一回，没有必要如此隆重地祭祀那些海难者吧。当然，还是要祭祀的，不过祭祀的真正内容不同。”

“毕竟还是有罪恶感的吧。”

“及位廉也对住在和平公寓的前川说，蝇玉这个怪物是不存在的，但是它的确令人恐怖，就是因为他知道了碆灵大神的真实面目。”

“看，就是这种表达。”

“神佛分离和废佛毁释运动没能影响到笹女神社和竺磐寺的关系，是因为二者拥有共同的秘密。而且，之所以说犊幽村魔幻场所太多，一切妖怪的根源都是碆灵大神什么的，都是因为这个野蛮风俗的存在。”

“那么说，四则怪谈中只有‘蛇道之怪’性质不同，是因为它发生在閖扬村吗？”

“不，只有这则怪谈是人为的。”

祖父江偲震惊得瞪大眼睛，一脸的难以置信。

看着她那急于知道答案的眼神，言耶却没再继续说下去。

“这个以后再说。”

于是，祖父江偲转到别的问题上。

“老师您站在远见岭上时，为什么会想到英国的康沃尔？”

“最大的原因是那种极其相似的多崖地形。或许当时无意识中想起‘海原之首’中女孩子消失的事，于是就联想到诱拐人类的人鱼传说了吧。”

“难道就像老师一样，及位廉也竟然也……”

祖父江偲的口气中明显带有不许、不甘等小情绪，从内心里不希望及位廉也和言耶具有同样的想法和能力。

“实际是不是如此，我还不能断定，但我觉得促使及位廉也想到这些的是筱悬小姐。”

“哎——为什么是她？”

“不是说筱悬小姐很擅长游泳，像个河童一样吗？而且她还是神社的巫女。及位廉也可能由此想到美人鱼，又联想到唐食船，最终想到了补陀落渡海的活祭品。”

“那也就是说笹舟代表的就是唐食船。”

“都说招来唐食船的是笹女神社的祭神惠比寿神，再想想海难中的亡者竟然被看作是惠比寿神，还真是具有讽刺意味。”

“唐食船本来是满载食物而来的救命船，实际上却是可怕的补陀落渡海的流放船，上面除了充当活祭品的女孩子，什么都没有。”

“为了自己的生存献上活祭品，然而上天并没有派来什么救命的唐食船，一心祈求渔业丰收，却依然摆脱不了贫穷的命运。真受不了他们的愚昧无知。”

“犊幽村人是什么时候才意识到的这个残酷现实？”

两个人沉默下来。

祖父江偲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突然猛地站起来。

“我去泡茶。”

不一会儿端着茶回来，竟然还端来了一盘点心。言耶没有刻意问她从哪儿弄的这些东西。两个人喝着茶，吃着点心，再次展开了话题。

“及位廉也一定调查出了这个唐食船的秘密。”

“所以被杀了。可是，老师，本来最有杀人动机的宫司大人成了第二个被害人。”

祖父江偲语气中的紧张大概是因为预想到了言耶接下来的话。

“于是，筱悬小姐就成了第二嫌疑人。”

“可是，宫司是她的亲爷爷啊，她怎么可能……”

“不可能是她杀的。”

“对啊。”

祖父江偲不由自主地舒了一口气。

“接下来就是竺磐寺的真海住持了，不过他也没有杀害宫司大人的

动机。”

“从保守唐食船的秘密这方面来说，他应该是站在宫司大人一边的。”

“不，住持是否知道这个秘密还是疑问。过去怎么样不说，历史走过了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知晓这个秘密的人越来越少，估计最后只剩下笹女神社的人了。”

“嗯，这就是时代变迁吧。”

“不管怎么说，住持不会是嫌疑人。”

“那这样一来，再没有可怀疑的人了。”

祖父江偲脸上再度流露出紧张和不安。

言耶对她说了自己曾跟御堂岛和见崎两位警部讲过的意见，即两个凶手联手制造了非连续杀人事件的推论。

“这个推论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认为将视线从嫌疑人转向被害人的思路绝对没错。”

“什么意思啊？”

“你仔细想想，在这四个被害人中，有没有哪一个是奇怪的？”

“奇怪的？”

“换句话说，就是不同、不一样的。”

“那肯定是及位廉也啦，只有他是外来人。”

“那么，如果从案发方式或案发结果来说，哪一个与其他三人不同？”

“及位廉也、宫司大人、龟兹将、大垣秀寿……”

祖父江偲一个一个地数着。

“啊，难道是宫司大人？”

“为什么？”

“宫司大人从瞭望板坠落到赛场，又被冲进了绝海洞深处。只有他，目前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也就是说唯有他，无法确定是否真的死亡。”

“……”

“假定宫司大人是凶手，那么对其他三人，他都有明显的杀人动机。”

“这，这……”

祖父江偲被言耶的推理惊得目瞪口呆。

“及位廉也拿簭灵大神祭的秘密威胁宫司大人，虽然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不是索要钱财，但绝对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来。”

“太卑鄙了！”

“如果只是口头威胁，宫司大人装糊涂打哈哈也就过去了，毕竟没有什么实证。所以，为了加大要挟的威力，及位廉也勾结閖扬村的垣沼亨为首的四个人，协力导演了‘蛇道之怪’的各种诡异事件。”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閖扬村是村镇合并的焦点，如果在那里制造一些让人联想到簭灵大神的蝇玉怪骚动，那么宫司大人势必不能继续无视自己的威胁了。他的目的还是为了要挟宫司大人。”

“太恶毒了！”

“单凭及位一个人做不到这些，但是如果他能诱导垣沼四人出手的话，制造出那些诡异现象不是什么难事。”

“这么说，饭岛胜利在蛇道上四次遇到怪物，就是那四个人装扮的啦。其他妖怪也是他们假扮的吗？”

“不，还不能断定閖扬村所有的诡异事件都是那四个人干出来的，其中一定有误会，有错觉，还有人云亦云的谣传。我感觉有些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

“是吗？”

“通过不断制造诡异事件给村镇合并泼冷水，再编造一些蝇玉就是簭灵大神啦，其本来面目就是什么之类的谣言，借此威逼宫司大人。”

“日升纺织的久留米好像并没有因此动摇村镇合并的信念。”

“跟他没关系，因为及位廉也的目的并不是阻止村镇合并，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威胁宫司大人。”

“哦，对啊。”

“就算是拿到了钱财，及位廉也那种人也绝不会就此罢手。宫司大人就是考虑到这一点，才痛下杀手的。”

“于是，他就把及位廉也领进了竹林宫。”

“我现在想不明白及位廉也是当时就穿着竺磐寺真海住持的旧僧衣，还是宫司大人从寺院里偷拿过去的？不好说，两者都有可能。”

“僧衣很重要吗？”

“宫司大人把及位廉也叫到竹林宫中心，给他讲了뾡灵大神和唐食船的真实情况，借此打消了及位廉也的戒备之心，又趁机劝他喝下混入以蛇须草为主要成分的安眠药的酒。及位本就是一个好酒之徒，见了酒一定是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待他陷入沉睡后，宫司就离开了。”

“如果只是这样，那他醒来后还是能走出去的。所以，宫司应该是限制了他的自由。”

“可是，及位并没有被捆绑啊。岂止是没被捆绑，他不是还在草地上来回走动了吗？”

“两条腿的确没被束缚，完全能自如活动，但是两条胳膊一定不是自由的，就像耶稣被绑在十字架上那样。”

“怎么做到的？”

“及位右手中不是握着根竹竿吗？那根竹竿是神殿前充当鸟居的两根竹竿中的一根。”

“拔出竹竿的人……”

“不是及位廉也，而是宫司大人。他先把身穿僧衣的及位廉也的两只胳膊左右平伸，把竹竿从一只袖子伸进去，从另一只袖子伸出来，然

后用宽大的袖子卷裹胳膊，再用破布巾绑紧。只要手腕、手肘、腋窝三个地方被束缚住了，纵使及位廉也再有能耐也无法自行解开。而且，因为有僧衣袖子垫着，胳膊上根本显不出被绑的痕迹。”

祖父江偲似乎跟着言耶一字一句的描述想象着当时的场景，表情复杂难辨。

“就是说只是上半身被束缚住了吗？”

“不久，及位廉也清醒过来，发现两只胳膊无法自如活动，幸好两条腿没被绑住，于是他站了起来准备往外走。然而，迷宫中的参道太窄了，而且从草地进入迷宫口如同一个直角，两只胳膊平伸的状态下，任他怎么挣扎也进不去，斜着上身也不行，再加上及位本身就有点胖，那就更难进去了。正是因为他不停地尝试强行进入迷宫，所以入口处的竹子上才会留下擦损的痕迹。”

“哎？那种状态……”

“挺像你家的卡伊吧。”

“对，对，它叼着一根树枝怎么也进不去狗窝。”

“就是你讲的那个笑话给了我启示。”

若是往常，祖父江偲听了这话一定又要嘚瑟起来，可今天却很平静，看来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了言耶的推理上。

“草地周围那三处擦损痕迹也是……”

“迷宫行不通，及位廉也就想从竹林突围试试，结果依然不行。焦躁之下，就用绑住自己的竹竿敲打神殿泄愤，但是那种特殊的姿势又无法使上力道，所以留下的痕迹才显得那么弱小无力。”

“难道说……”

祖父江偲一副像是想到什么不得了的大事的表情。

“宫司大人给及位松绑是在……”

“对，就是在领我们去竹林宫的时候。宫司大人清楚及位饿死需要四五天时间，所以尽可能地拖了五天。换句话说，我们被巧妙地利用

了。”

“可是，他不怕有可能被我们看到吗？”

“没有这种可能。竹林宫的竹子密度极大，从迷宫里根本看不到草地上的情况。当时，宫司一直走在我们前面，我们因不熟悉环境还在参道上迷路摸索时，他已经早早到了草地，从容地伪造了现场。这一切，他早就算计好了。”

“这么说……”

“而且，宫司大人非常大胆。”

“还有什么情况？”

“他还有意把绑及位的那条破布巾展示给我们看。”

“没有吧？啊，对，对，我想起来了，当时我的手被竹叶划破了。”

“宫司大人看到你的手出血了，于是掏出一条肮脏破旧的布巾，那就是用来绑缚及位廉也的布巾。他竟然随身带着这样一条布巾，不能不让人怀疑。”

“什么意思？”

“当然，或许也有纯粹为了帮你救急的原因。但是，那么肮脏的一条布巾，他竟然毫不介意地带在身上，这可与我们印象中的宫司大人的形象完全不符啊。”

“嗯，还真是。我突然有个想法，当时宫司大人掏出那条破布巾，是不是想给老师留点线索？”

言耶闻听此言顿了一下。

“或许吧。宫司大人设下那个计谋，是为了守住村里的秘密，目的在于掩盖及位廉也死亡的真相，让事件陷入迷局。他虽然不后悔自己的行为，但毕竟杀了人，不管怎么说还是有罪恶感的吧，又想到自己一旦被抓，势必影响到筱悬小姐的人生。可能就是在这种左右为难之下，忍不住给我这个外来人留下了线索。”

“我能理解他。”

“刻意在及位的衬衣口袋中留下笹舟，也是想表明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守村子和神社的秘密。”

“嗯，感觉这些都像是宫司大人的行事风格。”

祖父江偲先是感性地慨叹，然后又恢复到理性的腔调。

“接下来的瞭望塔坠海事件……”

“是宫司大人自导自演的。不过，可以说他什么也没做，只是让蓬莱对警察撒了谎。”

“能让蓬莱听话的，也只有笹女神社的宫司大人了吧。”

对此，祖父江偲没有任何异议。

“龟兹将被杀是怎么回事？”

“宫司大人之所以选择让自己消失在人世间，就是想借这个机会除掉龟兹将。他一直隐藏在笹女神社中，不过没有告诉筱悬小姐。出于对孙女的担心，他密切注视着一切，所以清楚竹利来送信的事，因此先行到达了绝海洞。”

“虽然蓬莱看到宫司比龟兹将先进了绝海洞，但她装作没看见。”

“蓬莱再次撒谎，还是为了帮助宫司大人……”

不知为何，言耶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

“怎么了，老师？”

“宫司大人进入绝海洞之前的这些推理，听上去的确非常合理。”

“是的。”

“但是……”

“什么？”

“我不相信宫司大人能杀了龟兹将。”

二

“老师，您知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祖父江偲吃惊地大声问道。

“正如筱悬小姐做不到无足迹杀人一样，宫司大人也做不到。”

“等，等等……”

“对，做不到。”

祖父江偲本以为言耶是在开玩笑，但看到言耶极其认真的表情，她明白根本不是她想的那样。

“老师，那您刚才对竹林宫之谜的解释……”

“并不是只有宫司大人才能做到那些。只要能想出那个诡计，谁都可以完成。这些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问题是杀害及位廉也的动机是什么。”

“如果不是宫司大人，当然也不可能是筱悬小姐，那再没有可怀疑的人了。”

“是吗？如果我说是筱悬小姐呢？”

对于言耶的这个假定，祖父江偲的反应非常强烈。

“不，不可能是筱悬小姐！”

“好，好，筱悬小姐不是凶手，可她是凶手的杀人动机。”

“哎——”

“如果有个人知道了宫司大人被及位廉也要挟的事，但是他不是为犊幽村也不是为笹女神社，而是为了保护筱悬小姐而出手杀人的话……”

“是谁？”

“大垣秀继啊。”

短暂的沉默后，祖父江偲爆发出惊呼：

“怎，怎么可能？他，他是真正的凶手？”

同时，速度极快地、幅度极小地摇晃着脑袋。

“不，不可能！”

突然，又极其笃定地说。

“在及位廉也被杀案中，唯一有不在场证明的就是他，而且，他怎么可能下得去手杀害自己的爷爷？”

“别急，来，一个一个地慢慢理顺。”

言耶平静地看着祖父江偲。

“及位廉也进入竹林宫那天，大垣君没在犊幽村，而是在野津野的鲷两町等着老师和我到来啊。”

“但是，他为了探查九难道进了山。”

“是，是这样。可是，就算他是个腿脚麻利的大男人，也不可能一天之内在鲷两町和犊幽村之间往返吧。”

“嗯，如果是专门搬运行李的登山工，或许能做到，但大垣君不可能做到。”

“再说了，他如果没回旅馆，肯定会引起老板的注意，因为他每天晚上都会向老板夫妇讲述探路的情况，这一点，我们也从老板夫妇口中得到了证实。所以，如果那天晚上他没回去的话，老板一定会向咱们提起这事的。”

“大垣君当天就回去了。”

“不可能！”

“除非他真的走的是九难道，才能推断为不可能。”

“什么意思？”

“如果他走的是多喜走过的那条蟒蛇道呢？这样的话，当天就能打个来回。”

“哦，您是说‘竹林之魔’中那个卖解毒药的多喜啊。”

“那条路太过凶险，虽然早就禁止通行了，但也不是不能走。一个大男人走个来回，估计不会有太大问题。”

“或……或许吧。”

“只是，可能会累得精疲力竭。”

“嗯。”

“所以，咱们来到笹女神社的第一天晚上，他极其疲累。以至于第二天早晨都起不来床。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因为去探查九难道才那么累。”

“可是，大垣君不熟悉竹林宫的情况吧。”

“你忘了？宫司大人在竹林宫前说过一句话，‘秀继还是小时候来过呢’。那就意味着他曾进过竹林宫。”

“好吧，就算是这样，那他能想出那个十字架诡计吗？”

说着，说着，祖父江偲的脸色大变。

“不会是……难道……”

“怎么，想起来了？在来这里之前，祖父江偲小姐你可是给他讲过家里的小狗卡伊的趣事，所以他受到启发想出了十字架计谋。”

“怎么会……”

祖父江偲沮丧地垂下脑袋。

“他去给及位廉也松绑，恐怕是在那天黎明时分。那天我也累极了，当时睡得比较沉，从而没注意到他的动静。”

“听上去很有道理，可是……”

“他在现场留下笹舟，我觉得出发点与宫司大人是一样的，不过他要保护的只是筱悬小姐，而不是什么神社的或村子的秘密。”

“可……可是……”

祖父江偲仍然坚持据理力争。

“如果说他是为了保护筱悬小姐而杀害了及位廉也，那为什么还要杀害宫司大人呢？这样别说什么保护了，反而无情地伤害了筱悬小姐，让她陷入无尽的悲伤中。”

“你听说过‘杀人成癖’这句话吗？”

祖父江偲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想到宫司大人将是他恋爱路上的阻碍，所以杀了及位廉也后已经丧失理性的大垣君决定除掉宫司大人。”

“他是怎么做的？”

“簪灵大神祭的当天晚上，大垣君离开咱俩外出了，说是去请示强罗五人众允许我们留下来。”

“是的。”

“就是那个时候，他通知宫司大人去瞭望塔。宴会上人来人往，他随便找个人带个话就行了。而且，也不用担心被蓬莱看到，因为蓬莱从来都是日落而息。”

“去瞭望塔干什么？”

“杀人啊。”

“哎——等等，老师，宫司大人不是第二天早上才坠海的吗？”

“不，簪灵大神祭的当天晚上，宫司大人就被杀害了。”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祖父江偲的脑子彻底乱了。

“虽然我不清楚他具体采用了什么杀人方法，但从现场没有留下血迹这点来判断，应该是先用装满沙子的袜子击打头部致使宫司大人失去意识，然后又把他勒死的。”

“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那天在海边观看祭祀的准备工作时，我和他的鞋子里都灌满了沙子，沉得走都走不动。”

“如果他是根据那个体验想到了这种杀人方法，还真是了不起。”

“有什么可赞叹的！”

看到祖父江偲怒气冲冲的样子，言耶放下心来。

“他在瞭望塔上杀害了宫司大人后，把尸体挪到柜子和墙壁之间，摆成背靠地板、双腿盘起来靠在墙壁上的姿态。”

“为什么要摆成这样的姿势？”

“柜子原本在瞭望塔小屋的东北角。把双腿盘起来靠在北墙上，再借用东墙和柜子的后壁夹住尸体以保持姿势不变，然后再把双手拿到胸前摆成合十的样子。这样，即便尸体滚倒在地板上，越过柜子看过去，

无论是谁都会马上联想到歪倒前是背靠北墙盘坐的姿势。”

“死后僵直！”

“厉害，不愧是祖父江偲编辑啊。所以，整整一天，没有任何人知道宫司大人的去向。尸体僵直的缓解大概出现在死后三十到四十小时之间。我想，这些知识是大垣君担任我的责任编辑后学到的。”

“哼，还真是勤奋好学。”

祖父江偲表情复杂地说出了这句话。

“大垣君在瞭望塔与宫司大人见面后杀害了他，下了一番工夫摆放尸体，然后急急忙忙赶回笼室家向我们汇报与强罗五人众商谈的结果，最后在临睡前或第二天凌晨找机会悄悄潜入宫司大人的房间，弄乱被褥，拿走白色和服和水色裤子。这就是碆灵大神祭当晚大垣君的活动。”

“筱悬小姐感觉宫司大人的房间可疑，就是因为她总觉得爷爷并没有真正回来。”

“没有收拾被褥就外出了，也是一个原因。一直到案发当日的凌晨，大垣君再没任何行动，哦，不对，他还曾去过瞭望塔寻找失踪的宫司大人。”

“就是那个时候吧？他说看到瞭望塔小屋内晾着雨伞和雨衣。”

“虽然一般不会有人去瞭望塔，但以防万一，他还是用雨伞和雨衣进一步遮挡了柜子后面的尸体。这样的话，那天去瞭望塔寻找宫司大人的人即便是我，爬上楼梯从开口处往里望望，一看没人自然就回来了，也不会有任何怀疑。他还真是思维缜密。”

“嗯，谁也不会想到宫司大人被杀了，尸体还被人用柜子加雨衣、雨伞挡了起来。”

“是啊。”

“可是，大垣君为什么要特意向您提到雨伞和雨衣呢？”

“还不是为了防备我去瞭望塔？你想，如果我提前知道那里晾着雨

伞和雨衣，去了后肯定不会刻意检查一下了吧。”

“表面上看着木讷老实，哼，没想到他脑子还挺好使。”

“回归正题。案发当日的凌晨，大垣君在不惊动我的情况下，偷偷离开笼室家去了瞭望塔。而且，在走上上角之前换上了白色和服和水色裤子，并且特意弄出很大的脚步声引起蓬莱的注意。”

“蓬莱看到的是水色的裤子和白色和服的衣角。”

“蓬莱说宫司大人进了瞭望塔后很长时间没出来，那是因为大垣君挪动处于僵直状态的尸体比较费劲。从蓬莱的小屋只能看到瞭望板的前半部分，正是因为这样，大垣君才能匍匐在瞭望板上推着尸体前进。”

“难道蓬莱看不出来宫司大人不是像往常那样两手撑着身子前行吗？”

“这需要非常仔细地看过去才能看出来，这一点对她来说有点儿勉为其难了。再说了，谁能想到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能发生那样的事呢？”

“说的也是。”

“把尸体推送到瞭望板前端后，大垣君在上角上爬行回到岸边，成功避开了蓬莱的视线，然后赶在我醒来之前回到了笼室家。”

“这样的话，他不是就无法知道尸体什么时候才能坠海了吗？”

“只要有蓬莱这个目击者，尸体什么时候掉下去都无所谓了，因为冥想既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也可以花上一天的时间。而且，到尸体坠海的这段时间内，除了蓬莱外，如果再有其他目击者，不是还能大大提高宫司大人是意外身亡的概率吗？大垣君唯一要注意的问题是，在尸体坠海之前的这段时间，一定要确保自己和某个人待在一起，即便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也得给人留下他没去过瞭望塔的深刻印象。”

“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

祖父江偲虽然不想表示佩服，但不得不承认大垣秀继的计划的确高明。

“蓬莱说看到冥想中的宫司大人姿态不稳，是因为尸体僵直缓解了

吧？”

“对。就算她亲眼看到了宫司大人坠海的瞬间，那也只能认定是宫司大人自己掉落大海的。”

“这样一来，毫无疑问警察一定会认定是意外事故，谁也不会去想这是连续杀人事件。”

“真是一个完美的计划。说到完美，他能想到给僵硬的尸体披上白色和服，保证尸体坠海后能脱落下来漂浮在海面上这一点，实在是太厉害了。给尸体披上和服让蓬莱认为宫司活着，和服漂在海面上加强了意外坠海的真实性。”

“老师，他也做不到在绝海洞内杀死龟兹将吧？”

祖父江偲半是期待半是不安地看着言耶。

言耶却毫不迟疑地摇了摇头。

“不，只有大垣君才能做到。”

“为什么？到底用了什么方法？”

“他从九难道上的那个极乐水地狱水洞中游到了绝海洞。”

“呜呜……”

祖父江偲眼睛瞪得像铜铃，嘴唇嚅动着却说不出一个字。

“在咱们到达‘极乐水地狱水’之前，大垣君就说与‘极乐水地狱水’隔山相对的大海一侧正好是绝海洞。当时你不是还喝了一口，流出的不是淡水而是苦涩的海水，证明那个洞与绝海洞是相通的。”

“他是以寻找丢失的记事本为借口去了‘极乐水地狱水’吧？”

“丢失记事本应该不会有假。应该是他一直暗中关注着筱悬小姐，所以知道了竹利送信的事，于是就借口寻找记事本返回九难道，从‘极乐水地狱水’抢先进入绝海洞，然后杀害了龟兹将。其实，当时御堂岛警部推论筱悬小姐是凶手时也提到了这种从水中潜入的方法，不过真正的凶手不是从外部而是从绝海洞深处进来的啊。”

“他从冥河一侧先刺伤龟兹将，然后又击打……”

“我想，他是趁龟兹将不注意悄悄拿起一把断鱼叉刺了过去，却没构成致命伤，这才匆匆忙忙捡起一块石头击打他的头部。”

“他不进入沙地，是怕湿漉漉的衣服沾上沙子吗？”

“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最大的理由恐怕还是为了筱悬小姐。”

“她？”

“龟兹将被杀后，筱悬小姐来到了绝海洞，自然会被警察认定是嫌疑人。所以，大垣君选择无足迹杀人，目的是为了帮筱悬小姐洗清嫌疑。”

“虽然目的不纯，却是一份令人感动的浓浓爱意啊。”

祖父江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那天傍晚，他回来时身上一点儿也不湿，是提前拿了替换衣服和毛巾之类的吗？”

“嗯。只要带上这些，在回来的路上随时可以换。”

祖父江偲整个人放松下来，万事皆明了似的总结说：

“总之，就是说不管哪一起事件，大垣君都能做到。”

不过，眼神中还是流露出难以相信。

“但是……”

言耶刚说了这两个字，祖父江偲的表情一下子绷紧了。

“又怎么了，老师？”

“大垣君做不到在龟兹将胸膛上留下笹舟。因为那样的话，势必会在沙地上留下脚印。”

“哎？”

“还有，那天凌晨他在不惊动我的情况下偷偷去移动宫司大人的尸体，仔细想想也不大可能。因为大垣君说要去寻找记事本的那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就起床了，而我当时也已经醒了。”

“等等……”

“而且，大垣君没有杀害祖父大垣秀寿的动机。”

“什……”

“如果他真是从‘极乐水地狱水’穿行到绝海洞杀了龟兹将的话，那么他绝对来不及从那里赶到久重山杀害大垣秀寿。”

“什，什么吗？”

“大垣秀继既没有杀害大垣秀寿的动机，也没有机会。”

三

“您到底要怎么推理吗？”

祖父江偲几乎要咆哮起来了。

“大垣君小时候差点淹死，当时还是筱悬小姐救了他。此后他的游泳技巧虽然有可能提高了，但是正常来讲，你觉得有那样心理阴影的人能从‘极乐水地狱水’游到绝海洞，然后马上再游回去吗？”

言耶不在乎祖父江偲此时的反应，自顾自地说着。

“竹林宫的事先不说，就说瞭望塔事件，他没有在案发现场留下笹舟的理由。”

“确实。”

“说到竹林宫，那天你和他在参道上不是碰了一身一脸的蜘蛛网吗？”

“是的。”

“既然能结出蜘蛛网来，说明此前没人进过迷宫。”

“这么说，真正的凶手还是宫司大人了？”

说着，祖父江偲突然两眼放光。

“老师，您看啊，宫司大人也可以从‘极乐水地狱水’游到绝海洞去啊。”

“嗯，从充分了解两个洞相通这一点来看，宫司大人的确比大垣君更具可能性。”

“这不就行了，竹林宫、瞭望塔、绝海洞事件，哪一件宫司大人都能做到，再加上他和大垣秀寿之间还有家族纠葛。”

“嗯，在世人眼中已经死去的宫司大人，在大垣秀寿被杀案中，也不必费心再找什么不在场证明。”

“就是，就是，所有案件中，宫司大人既有动机又有机会。”

“没错。”

“所以，真正的凶手还是宫司大人。”

“不是。”

听到言耶斩钉截铁的否定，祖父江偲不禁扶额长叹。

“又……又为什么啊？”

“筱悬小姐对蓬莱说过，宫司大人不擅长游泳。所以，他不可能在‘极乐水地狱水’和绝海洞之间游个来回。”

“呜……”

祖父江偲闭上了嘴巴，言耶也沉默下来，空气仿佛静止了一般。

“老师……”

过了好一会儿，祖父江偲有气无力地开了口。

“再没有其他嫌疑人了吗？”

“与咱们在神户的奥户碰到的那起利用六地藏童谣杀人的案件一样，一个嫌疑人都找不到。”

“可是，那个案子，最后还不是被老师您完美解决了嘛！”

言耶没理会祖父江偲鼓励式的赞美。

“或许……”

“什么？”

“或许我们完全忽视了一个人。”

“怎么可能？”

祖父江偲好像完全不能接受这个观点。

“那个人是谁，在哪里？”

“嗯……”

“怎么了，老师？”

“蓬莱。”

“谁？”

祖父江偲好像一时没想起言耶说的是谁，不过瞬间就反应了过来。

“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

“她一直受到筱悬小姐的照顾，所以听说了及位廉也的卑劣行径后，为了保护筱悬小姐就……和大垣君的目的一样。”

“她过着隐居的生活，从来不与人打交道，怎么能知道及位廉也的事？”

“你还记不记得宫司大人说过的一句话，‘不可思议的是，蓬莱对村里的事一清二楚’？”

“嗯，宫司大人确实这么说过。”

祖父江偲记了起来，但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可是，蓬莱能想出那个十字架诡计吗？”

“我去蓬莱的小屋时，看到她用一支竹竿当顶门棍。”

“顶门棍？就是那种从里边顶住门板防止门从外面被推开的长木棍吗？”

“是的。或许她就是由此得到了启发。”

“如果说蓬莱出于同样的动机又杀了龟兹将的话，我还能理解，可是……”

祖父江偲皱起眉头。

“她怎么能杀害宫司大人呢？没有任何理由啊，而且她这样做不是对筱悬小姐最大的伤害吗？”

“我觉得这与蓬莱的真实身份有关。”

“可是，可是……不是说谁也不知道她是谁，来自哪里吗？”

“是的。但是可以推测一下。”

“那您说她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多喜。”

“什么？”

震惊之后，眼看着祖父江偲的表情起了变化。

“难，难道说她真是‘竹林之魔’的多喜？”

“如果第一代蓬莱是‘海原之首’的伍助，那么说现在的蓬莱是‘竹林之魔’的多喜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话是这么说……”

“如果说蓬莱就是多喜，那么就能想象得到她对竹林宫，对笹女神社有多么大的恨意。所以，她首先选择在竹林宫中杀掉了及位廉也。”

“有道理。”

祖父江偲点头认可，但马上又提出疑问。

“可是，那些蜘蛛网怎么解释？”

“多喜的话，能轻松避开吧。她是在我们去竹林宫的那天清晨，先于我们偷偷潜入进去。”

接着，言耶好像特意强调似的说：

“多喜若是真正的凶手，那第二和第三起事件自然就好解释了。这是最重要的。”

“嗯？”

“就是说她对第二和第三起事件的证词完全是胡说八道，真正的凶手就是她自己。”

“是这个道理。”

“筱悬小姐那句高深莫测的话，是暗指我碰到竹利时，看到他戴着一个鸦天狗面具。”

“嗯，筱悬小姐从面具联想到蓬莱蒙在头上的布袋子。她就是想提示老师这一点吧。”

“筱悬小姐在照顾蓬莱的过程中偶然知道了她是杀人凶手，这也很

正常。”

“是的。”

祖父江偲不自觉地点着头，突然神情大变，大概是预感到言耶接下来会说什么。

果然……

“但是……”

“老师，就知道您又得说‘但是’。”

祖父江偲一副“老师真不靠谱”的表情。

“祖父江编辑，你想想，如果蓬莱是凶手，是不是没法解释她为何要杀害大垣秀寿？”

“不管您再怎么说‘但是’‘可是’的，反正本小姐什么也不知道。哼，明明是您自己刚才说蓬莱是真正的凶手。”

“我是说了。但是，她不是凶手。”

“那现在的的确确一个嫌疑人也没有了。”

“……”

“连个可怀疑的人也没有了。”

“……”

“老师，对这次的怪谈杀人事件，您到底能不能给个合理的解释啊？”

四

祖父江偲静静地注视着陷入沉思的言耶，脸上刚才那种“老师真不靠谱”的表情已经荡然无存，完全变成了“老师出手一定能揭开真相”的坚定不移。

言耶一直沉默着，完全进入沉思默想状态，好像彻底忘记了祖父江偲的存在。

终于……

言耶嘴里开始叽里咕噜地嘟囔起来。

祖父江偲小心观察着言耶的样子，轻声询问：

“老师，您说什么？”

“发现及位廉也饿死在竹林宫时，我把案件命名为怪谈杀人事件。”

“是的。”

“发现宫司大人坠海现场也有一只笹舟后，我又取了个新名字——笹舟杀人事件。”

“是改了名字。”

“当龟兹将被杀死在绝海洞后，我觉得该叫嫌疑人杀人事件。”

“但是，第四个被害人不是筱悬小姐，而是大垣秀寿。”

“因此，我又推断是两个凶手联合完成的非连续杀人事件。”

“可是，这个推论已经被推翻了。”

言耶“嗖”地看向祖父江偲，目不转睛，看得她都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然后，我开始猜测真正的凶手，可是又一一否定了。现在，突然发现一个可怀疑的人也没有了。”

“唔……”

祖父江偲不知该说点什么好。

“或许，我是该重新考虑事件真正的名字了。”

“什……什么……”

“是筱悬小姐那句谜一样的话给我了启示。”

“什么意思？”

祖父江偲紧张又期待地看着言耶。

“我第一次碰到竹屋的小竹利时，那孩子戴着一张鸦天狗面具。同时，还玩着一个竹桶。”

“嗯，竹桶从坡上滚下来，被老师捡起来了。”

“是的。篠悬小姐可能说的就是这个。”

“哎呀，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这一连串事件的名字应该叫‘风吹桶屋赚杀人事件’，就是一种连锁反应。”

“哈？”

“你肯定知道‘风吹桶屋赚’的意思吧。”

“这……”

“大风吹→尘土飞扬→眼睛受伤的人增多→无法干精细活的匠人越来越多→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弹三味线[2]挣钱（当时弹三味线的大多数是盲人）→为了制作三味线，猫被大量捕杀（三味线的音箱多用猫皮制成）→天敌减少，老鼠大量繁殖→老鼠啃木桶→卖木桶的生意变好。”

“具体来说……”

“及位廉也被笼室岩喜饿死在竹林宫，竹林宫事件的凶手笼室岩喜被龟兹将杀死在瞭望塔上，瞭望塔事件的凶手龟兹将被笼室篠悬杀死在绝海洞，像这样把这一连串事件想成是连锁反应的话，那一切都能理顺了。”

“什么？”

祖父江偲完全惊呆了。

“嗯，本次事件的名字应该叫连锁杀人事件。”

“比起那个什么‘风吹桶屋赚杀人事件’，这个名字还比较像样。”

看到祖父江偲瞬间接受了事实并且恢复了精气神，言耶放下心来。

“竹林宫事件就是咱们刚才推论的笼室岩喜凶手说，所以五六天的时间参道上足以结出蜘蛛网。就是说，笼室岩喜把及位廉也引诱进竹林宫，然后实施了十字架诡计，在那之后再没人进过竹林宫，直到那天他领着我们进去。”

“蜘蛛网被我和大垣君撞破了。”

“及位廉也衬衣口袋中的笹舟一定是他自己放进去的。”

“龟兹将巧妙利用了这一点？”

“对。听说竹林宫事件，他马上想到了凶手是谁。虽然及位廉也与他刚认识不久，但两人很是投缘，于是为了给朋友报仇，也为了得到筱悬小姐，他便策划除掉宫司大人，这样可以一举两得。”

“实在是太可恶了！”

“他在瞭望塔内宫司大人的鞋上故弄玄虚地放了一只笹舟，就把非连续杀人事件伪造成连续杀人案。他的企图很明显，如果警察凭借笹舟把两起事件认定为连续杀人案的话，万一他被怀疑杀害了笼室岩喜宫司，但由于他丝毫没有杀害及位廉也的动机，所以早晚能摆脱嫌疑。”

“这么说，想出利用尸体僵直原理的人是龟兹将？”

“他爱看侦探小说，连滨尾四郎的《博士府邸怪事件》都看过。那部小说讲的正是死后僵直的事，他一定仔细研读过了。”

“龟兹将是什么时候，怎样把宫司大人叫到瞭望塔上的？”

“他应该是在村宴举办之前，强罗五人众还在笼室家小聚期间联系上了宫司大人。我这么推断，理由就是宫司大人在家还喝了酒，但到了村里的宴会上突然一口不喝了。”

“难道又是让竹利传的话？”

“嗯，极有可能。一个孩子，就算来来回回出入笼室家，也不会让人多想什么。”

“龟兹将突然反常地又是打扫竹屋又是帮忙干活，就是为了证明宫司大人的被害与他无关吧。”

“而且他后来还继续帮忙干活，估计是怕只干那么一次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那家伙，心思还真够细的。”

祖父江偲吐出这么一句不情不愿的话，突然哀伤地说：

“宫司大人的遗体……”

“应该是漂进了绝海洞，又被冲进冥河深处去了。”

“筱悬小姐在绝海洞把龟兹将……”

“他把筱悬小姐叫到绝海洞的目的是要挟筱悬小姐跟他好，不然就把宫司大人杀了及位廉也的事大肆宣扬出去。”

“卑鄙无耻！”

“他之所以选择绝海洞，除了因为那里比较隐蔽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那里有供养碑。因为及位廉也是因为探查到了犊幽村和笹女神社的秘密才被宫司大人杀害了，他要告诉筱悬小姐这个事情的话，供养碑前是最具说服力，最合适不过的场所。”

“所以，龟兹将才会站在供养碑前等筱悬小姐到来。”

祖父江偲一副认同的样子，不过马上又想到一个疑问：

“不是说筱悬小姐根本做不到杀掉龟兹将吗？这样的话，岂不是又完全推翻了连锁杀人的推论？”

“不，不会再推翻了。原来我根本不相信筱悬小姐能杀了龟兹将，所以从来没有多想也没有细考虑，但是如果确定了她是凶手的话，那杀人方法还是轻易就能推测出来的。”

“怎么回事？”

“目前只是推测，但我觉得八九不离十，筱悬小姐在与龟兹将交流的过程中，发现祖父被龟兹将杀害了。”

“嗯，非常有道理。瞭望塔事件发生后，村田刑警来笼室家询问情况，问筱悬小姐祭祀当晚宫司大人有可能和谁见面，当时她就说是龟兹将。”

“这也证明从那时起她已经开始怀疑龟兹将了。”

“我觉得龟兹将那种诡计多端的家伙，自我表现欲肯定也很强，当然，他不会在筱悬小姐面前主动说如何杀害了宫司大人，但说不定哪句话就显摆出来了。”

“以前已经有所怀疑，再加上亲耳听出来一些端倪，所以筱悬小姐

一时激愤之下就起了杀心。”

“太可怜了！”

“看来绝海洞事件是临时起意杀人。不过，她应该马上想到了一个问题。”

“想到了什么？”

“竹林宫和瞭望塔事件迟迟没有定论，就是因为都是在不可能的状况下莫名死亡的，那么如果自己在不进入沙地的情况下置龟兹将于死地的话，案发现场同样也会扑朔迷离。”

“真聪明。”

祖父江偲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双重标准，同样是耍心眼的杀人计谋，到了龟兹将身上就是“诡计多端”，在筱悬身上就成“聪明”了。

不过，言耶也没刻意指出这一点。

“然而，手边没有可用的凶器，只有一把断鱼叉。于是，筱悬小姐拔起鸟居的一根竹竿，临时做了一杆竹枪。”

“老师，等等，这样还是刺不到龟兹将。”

“一根竹竿不够，可以用两根啊。不是还有注连绳嘛，可以把两根竹竿连起来呀。”

“原来如此。”

“可是，竹枪太长了，无法挺直，所以力道不稳造不成致命伤，而且刺中龟兹将时，鱼叉就脱落了。”

“所以，又改用石头砸。那又是怎么做到的？”

“还是用那根竹枪，前头绑上作为供品摆在沙地边上的破鱼网，然后里面放上大小合适的石块，用它猛击龟兹将的头部，一下不行两下，可以一直击打下去。”

祖父江偲听明白了，主动接了下去。

“嗯，被鱼叉刺中后，龟兹将疼痛难忍，行动也迟钝了，所以筱悬小姐不用费什么劲儿就能击打到他的脑袋。”

说着，好像突然想起什么。

“咦？老师，如果是临时起意杀人，那笹舟又怎么解释？不可能是事先准备好的啊。”

“目的还是为了营造不可思议的案发现场。你想，无足迹杀人，再加上一只笹舟，不是更加扑朔迷离了吗？所以，筱悬小姐当场做了一只笹舟。”

“怎么会？不可能！用什么做？竹叶从哪儿来？”

“与竹林宫神殿前充当鸟居的竹竿一样，沙地上的竹竿根部也丛生着细小的枝叶，用那些就可以做啊，然后用那支竹枪挑起来放到龟兹将的胸膛上。当时插着鱼叉刺龟兹将时，竹竿的前端染上了鲜血，所以笹舟也被染上了血迹。最后，解开连在一起的竹竿，再次插回到原处，不过这次是把染上血迹的那一头插进了沙地里。这样的话，就算警察来了，也不会想到特意把挂着注连绳充当鸟居的竹竿拔出来检查检查。”

“哇啊，太厉害了！”

“不过，这一切看似简单，但对善良柔弱的筱悬小姐来说，绝对超出了她身心的承受能力，所以她才会体力不支地晕倒在洞口处。”

“所以她接受了警察问讯回到家后才会那么萎靡不振。虽说是替爷爷报了仇，但毕竟是杀了人啊。”

祖父江偲垂下头，小声喟叹：

“真是太可怜了！”

不过一瞬间，她又猛地抬起头来。

“老师，如果是连锁杀人，那大垣秀寿的被害怎么解释？”

说着，还用怀疑的眼神看着言耶。

“您……您不会又要再次推翻一切吧？”

“哎呀，哎呀，看你想哪里去了。怪谈杀人事件的真相就是连锁杀人，这一点确定无疑。只是，大垣秀寿的死亡是个例外。”

“什么意思？”

“因为他是自杀。”

“哎——可是，大垣君不是已说得很清楚了吗？”

“但是……”

言耶刚说出这两个字，祖父江偲就大叫起来。

“等等！看吧，看吧，您还是要说‘但是’。”

“嗯。不过，我说的不是警察定义的那种自杀。”

“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垣秀寿的死亡也是怪谈杀人事件的一部分。”

五

“什么意思？”

“大垣君说他祖父是个极具责任心的人，在可能是有人故意投毒且还没抓到这个凶手的情况下，绝对不会自杀。”

“可是，却被杀害了。”

“你要这样想的话，那连锁杀人的解释又不成立了。前面我说过，四个被害人中有一个与众不同，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不过，这个人不是笼室岩喜宫司而是大垣秀寿。”

“原来您说的不是真正的凶手，而是其他人是被杀，只有一个人是自杀。”

“不，两方面都是。”

“哎？”

“往蘑菇汤中混入毒蘑菇的正是大垣秀寿。不过，他的目的并不是想夺人性命，只是想制造食物中毒骚动。但是，没想到竟然有小孩子因此丧了命，所以他非常自责，最终选择了自杀。”

“为，为……”

“你想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对吧？小火灾啦，那一系列的诡异现象啦，都是强罗五人众干的。”

“什么？不说是垣沼亨那几个人干的吗？”

祖父江偲简直要抓狂了。

言耶依旧不慌不忙地说道：

“喈灵大神祭那天，垣沼亨他们几个人光在海边探了探头，就引起了住在平和公寓的日升纺织的久保崎，还有村民们的注意。在那种形势下，你说他们几个能搞出什么花样来？正因为他们平时深居简出，所以一旦出点什么动静，反而更显眼，马上就会被人发现。”

“说的也是。”

“饭岛胜利确实碰到怪物四次，但这绝对不是垣沼他们四个人能做到的。”

“这个……啊！对了，他们必须得有车才行。”

“而且，如果真是他们几个干的，那及位廉也死后诡异现象仍在继续，不是很奇怪吗？”

“确实。”

“我认为事情是这样的，大垣秀寿开着他的轻卡载着笹女神社的笼室岩喜、盐饱村的米谷医生、石糊村的井之上村长以及矶见村鹿杖寺的善堂住持四个人，去了閖扬村和平皿町之间的蛇道，碰到对面有车过来就赶紧蒙上席子什么的隐蔽起来。大垣秀寿把四个人分别放在四个会车点后，就在离平皿町比较近的某个小道上藏了起来。”

“他们就那样等着日升纺织的员工下班回来。”

“日升纺织的员工下班时间不统一，所以他们不是在等某个人，只是那天恰好让饭岛胜利赶上了。在蛇道上的会车点吓唬了饭岛后，四个人又坐着大垣秀寿的车返回大仓库。起初，他们几个先在大仓库进行了乔装打扮，想着反正回村之前还要回来换装，于是没锁门，亮着灯就去蛇道了。”

“嗯，谁能想到饭岛胜利跑到大仓库来了。”

“对，跟随在饭岛胜利车后的大垣秀寿当然发现了这个情况，所以他们为了确保成效，决定再次出手吓他。”

“对，对，就是透过采光窗往里窥探的那张黑脸。”

“一定是三个人叠成了人梯。”

“不会吧？他们都那么大年龄了。”

祖父江偲吃惊地瞪大眼睛，言耶却一点儿也没觉得有什么可惊奇的。

“瘩灵大神祭那天，你不是看到他们五个人了吗？每个人都有着与年龄不符的精壮，叠个人梯没问题了。”

“那个可怕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为了营造气氛，肯定是最下面那个人叫出来的了，所以才会出现上面一张面无表情的黑脸，声音却从底下传出来的一幕。事情发生后，和平公寓的房东去饭岛屋里给他看祭祀的老照片，还特意放给他听从大垣家借来的祭祀录音，这些行为肯定都是大垣秀寿的授意。”

“为什么还要再给饭岛听他那天晚上听到的声音？”

“为了加强诡异的效果，同时不想让房东领悟到他们五人众的真实企图。”

“还真是慎重。”

“唉，我本该早点把视线放到强罗五人众身上的。”

“老师，用不着自责，当时也没有什么异常能让您关注到他们啊。”

“不，是我自己疏忽了，因为他们五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已经赤裸裸地向我发出了挑衅。”

“什么时候？谁？”

“瘩灵大神祭那天，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与其他四人见面时，宫司对喝醉了的盐饱村的米谷医生和矶见村鹿杖寺的善堂住持说了一句话，‘要是被侦探老师查到可就不妙了’，于是善堂住持意味深长地伸出

了右手小拇指。然而，当时我以为他是在揶揄米谷医生的风流韵事。”

“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什么不对吗？”

“在那之前，宫司给我讲过竺磐寺真海住持的不正经，还说强罗五人众里也有一个不守清规的花和尚。”

“那就是善堂住持了。嗯，当时他还嬉皮笑脸地跟我搭讪来着。”

“嗯，我也有这个印象。我觉得当时宫司说的就是善堂住持，绝不会是米谷医生。那么，善堂住持先伸出小拇指，然后又一个一个伸直其他手指，到底什么意思？”

“难道是指代他们五个人？”

“对，所以当时其他四个人才猛地变了脸色，多亏宫司和大垣秀寿互相配合掩饰了过去，不然说不定就会引起我的警觉和怀疑。现在我们弄清了五人众的所作所为，此时再回头想想大垣秀寿那句‘说那种话，小心自食其果’，分明也是含义颇深啊。”

“他们五个人为什么要制造一连串的怪异事件呢？”

祖父江偲好像完全迷糊了。

“当然是为了阻止村镇合并了。”

“因为要保守村子和神社的秘密吗？”

言耶点了点头，但祖父江偲还是一副想不通的表情。

“可是，日升纺织的久留米不是说了吗，就算村子和神社的秘密大白于天下，也不用担心会影响到村镇合并。”

“是啊，我也认为是这样。”

“那怎么还……”

“但是……”

听了言耶的这个“但是”，祖父江偲忍不住仰天长叹。

“啊——又来了！”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了守住秘密至于做到那种地步吗？”

“这个……活祭品这种旧习，传出去的话，毕竟名声不太好吧。”

“名声不好那是肯定的，但又不是只在这儿才有，日本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传说。而且，基本上没有证据证明这确实发生过，甚至很多民俗学者都认为只是传说而已。我相信及位廉也不可能不懂这一点。”

“您的意思是……”

“仔细想想，我对及位廉也那句‘一切皆相反？’的解释，有点想不通。”

“哪一部分可疑？”

“非常关键的部分。起初，我认为把象征着遇难船的唐食船流放到大海上是为了驱除海难者的亡灵，避免他们兴风作浪。简单来说，‘一切皆相反？’就是把现实中发生的海难事故反向倒推回去，让死难者重回大海。”

“嗯，您是这么分析的。”

“后来我又推测唐食船不是遇难船，而是补陀落渡海的小木船，那么要是反着来的话，应该怎么做？”

“小木船从海滨出发向大海而去，要是反着来的话，那唐食船必须从海的那边漂流而来。哎？不对啊，不是反着的呢。”

“所以，这样推理的话，祭祀的关键部分就讲不通了。”

“所以呢？”

“唐食船的本来面目不是补陀落渡海的小木船，还是遇难船。”

“这，这样的话，人鱼怎么回事？及位廉也的记事本上写的‘辔灵大神的真身是人鱼？’怎么解释？”

言耶好像没有听到祖父江偲的追问，一心在自己的思绪上。

“唐食船就是遇难船。当我再次确认这个想法的时候，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一个大问题。”

“什，什么大问题？”

“竺磐寺的史册上记录着外乡人死亡的年月日，翻看同一天的笹女神社的日志，会看到上面记录着哪个藩的什么船遭遇了海难事故。”

“是的，两者的记录是一致的。”

“嗯，看似没什么问题。但是，遭遇海难的只会是藩国的船吗？”

“不会吧，肯定还有普通的商船……”

话未说完，祖父江偲就忍不住抽了一口气。

“说得没错。但是，史册上没有普通商船死亡者的记录，日志上也没有相关海难事故的记录。”

“……”

“不可能遭遇海难的都是官府的船，普通商船都能平安无事吧。”

“……”

“那么，为什么没有普通商船的任何记录？”

“……”

“要说为什么，因为所谓的唐食船其实是这样的遇难船，犊幽村的人利用牛头湾的岩礁地带和季节性暴风雨，人为地让过往商船触礁遇难，然后将船上人员全部杀死，最后将满载的货物据为己有，用以支撑自己熬过饥寒交迫的秋冬季。”

“……”

祖父江偲震惊地瞪着眼，张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狼烟场、远见岭、瞭望塔真正的作用是为了搜寻猎物，同时也是为了观察过往船只是否是藩里的船，以免出手失误。在海边烧制供品盐，目的当然是借炉火之光引诱过往船只。坐楢本的渔船去閖扬村，当我看到岸上手电筒和灯笼的光亮时，有一瞬间觉得那就像是引导我走向真相的指明灯，现在想来一定就是这个原因了。不过，对被盯上的商船来说，那不是希望之光，而是恶魔、地狱之光。他们不用火把而是用烧制海盐的炉火，是为了以防万一，万一错误诱导藩里的船触了礁，也好找个理由为自己开脱。下角一侧的炉灶数量多于上角，目的是为了把船只引向辔灵大神岩礁。可以说，牛头湾中的辔灵大神岩礁正是贫穷的犊幽村应对外部的武器，也是唯一可用的武器。”

言耶没有注意到此刻完全处于震惊状态的祖父江偲，也没有给她任何消化反应的机会，只管继续往下说。

“袭击过往商船只能在夜晚偷偷进行，所以磐灵大神祭的仪式才会‘与之相反’在白天进行。参加磐灵大神祭的只能是男人，是因为参与残杀掠夺商船的人只能是成年男子，‘海原之首’中的伍助当时还是个孩子，所以对此一无所知。伍助和盐饱村的人在入秋到初冬期间听到的妖怪的怪叫声，其实就是犊幽村的男人们袭击商船时的呐喊声。为什么多出现在风大浪高的深夜呢？当然是因为不等到暴风雨来临就无法进行突袭，所以磐灵大神祭的举办时间才不固定，而且谁也无法预测什么时候能有这种唐食船路过。还有，为什么伍助的祖父说唐食船的周围乌泱乌泱地漂游着亡者呢？这也不言而喻了吧，与惠比寿神招来唐食船的说法一样，意味着不断有商船被袭击，船员被杀死，这样当然会有很多冤死的亡魂了。祭祀第二天开始休渔三天，当然是为了袭击战后的休养以及分配战利品了。”

“人……人鱼呢？”

祖父江偲总算能说出话来了。

“是暗指受到人鱼歌声的诱惑而沉船的传说。我站在远见岭上莫名联想到英国的康沃尔，或许冥冥之中已经察觉到了犊幽村的秘密。不，不，不可能这么神吧。”

“或许老师……”

“我忽然想起来，可能跟我学生时代读过的一个欧美儿童文学作品有关。故事就是以康沃尔为舞台展开的，里面就讲到了村民站在崖顶晃动提灯引诱过往船只触礁沉船的犯罪行为。大概脑子里还残存着那本书的记忆，所以当看到相似的地形地貌时，一下子就引发了联想。”

“您若那时能想到这些就好了，那不早就能解开唐食船的秘密了？”

祖父江偲多少从刚才的震惊中走了出来，恢复了平静。

言耶的话语中却流露出些许不自信。

“到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一个历史传闻。文艺复兴时期，丹麦为了保证与汉莎同盟各城市贸易往来的安全，在一些重要场所设置了灯塔，结果却遭到了海盗的反对。海盗通常在危险地段点燃灯火袭击过往船只掠取钱财，所以他们声称那些灯塔危害到了他们的生活。”

“如果以上是老师对唐食船和人鱼的解释，那箬灵大神祭时村里的女孩子会消失不见又是怎么回事？”

“根据村子极度贫穷的事实来判断，估计那些女孩子是被卖了。当时伍助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所以不了解这种情况。”

“是这样吗？”

“为什么继犊幽村之后最先出现的村子是离它最远的閖扬村？因为当时被袭商船上的财物屡屡被海浪冲到了如今閖扬村的海边，所以为了收取财物大垣家的祖先就从犊幽村搬到了那里。此后，在两个村子之间，才慢慢形成了盐饱村、石糊村和矶见村。閖扬村先于其他村出现，且大垣家如此风光，虽然有先天地理条件的原因，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坐收渔利的缘故。”

“哦，这就是笹女神社的笼室家和大垣家历代不和的真正原因吧。”

“上辈的恩恩怨怨一直影响到这一代。”

“一直持续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袭击商船掠夺钱财的秘密只在强罗五人众的家族里流传，因为追根溯源这五大家族都出身于犊幽村。而且，这个全村人犯下的罪行，上一辈只能讲给下一辈中的继承人一个人听，并告诫他千万要守住这个秘密。”

“难怪这个秘密……”

“御堂岛警部曾给我讲过强盗村的事。如果真是整个村子有组织地引诱商船触礁遇难，借此机会掠夺钱财杀人害命的话，只能说必须慎重对待了。”

“他们不可能让这个秘密泄露出去的。”

祖父江偲深深叹了口气，一副怎么也想不明白的样子。

“宫司他们五人众到底想干什么？”

“他们赞成村镇合并，这一点不用怀疑，为了强罗地区的发展，谁也不会反对合并。而且，如果要修一条连接五个村子的大路的话，属于他们几家的后山肯定得被收购，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啊，我明白了。”

祖父江偲兴奋地一拍双手。

“可是，事情并不是至此就结束了，日升纺织的久留米他们还考虑着要开发旅游资源，计划开辟一条从牛头湾到绝海洞的游船航线。这样一来，唐食船的秘密有可能就保不住了，虽不至于马上暴露，如果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及位廉也的话就麻烦了，所以……”

说着，说着，祖父江偲突然没了声音，言耶立刻接过话来。

“如果说强罗五人众为了阻碍村镇合并而制造出一系列诡异事件，好像有点儿牵强。若是推理为一切都是垣沼亨他们四人泄愤的结果似乎更加合乎逻辑，对吧？”

“嗯，日升纺织的久留米说过，閖扬村发生的这些怪异事件根本影响不到村镇合并。宫司大人他们也说了，不管心里多么不情愿，但是村镇合并是国家政策，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只能服从。”

“所以，五人众联手制造了蛇道上的诡异事件，但是光这样做还达不到效果，因此又策划了閖扬村里的各种骚动，当然，他们并没有真正想伤害谁的想法。我也很气愤他们制造食物中毒事件，但那也不过是一种鲁莽行为，是为了加强效果才选择了那种方法，然而第二次竟然弄错了毒蘑菇的比例，结果导致儿童因此丧了命。所以，大垣秀寿的自杀也是可以理解的。”

“您说的什么呀？”

祖父江偲彻底凌乱了。

“的确像宫司大人说的那样，村镇合并是国策，但是政策也规定五

个村子的人口必须达到八千人才能合并。”

“哎？”

“五人众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让閖扬村的人口增加。因此，他们就吓唬日升纺织的员工，在村子里放火以及制造食物中毒骚动也是为了给那些想移居到閖扬村来的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尤其是不想让那些有了家室，以及马上要结婚的人认为閖扬村是个适宜安家的地方。”

“如果閖扬村的人口不增加……”

“那么五个村子的人口加起来就不会到八千。”

“这样，合并的事情自然就流产了。”

“也不用担心犊幽村骇人听闻的秘密泄露了。”

“为什么大垣秀寿要把自己的死亡伪装成他杀？”

“如果警察认定是自杀，那一定会仔细调查自杀的原因。虽说有孩子中毒而死这个前提。哦，也不能是‘虽说’，其实就是真正的原因，但警察稍微再深入调查的话，就有可能查到五人众的计划。”

“所以，他才在自杀现场留下了似乎带有深意的竹棍和笹舟。”

“嗯，他是为了让我们把他看成是怪谈杀人事件的第四个被害人。”

“这么一说，我怎么有种悲壮的感觉。”

与唏嘘的祖父江偲不同，言耶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苦笑。

“也就是说，怪谈杀人事件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存在。”

“老师，从结果来看的确如此。”

“这反而让我非常可怕。”

祖父江偲意识到言耶的不对劲。

“怎么啦，老师？还有什么让您放不下的事吗？”

言耶迟疑了一下说：

“大垣秀寿确实没有杀人之心，但最终有一个孩子因他而死也是无疑的事实。”

“是啊，这个罪是免不了的。”

“这么考虑的话，食物中毒事件就是一起旨在让人口减少的杀人事件。”

“……”

“只能说这是犯罪史上极其罕见的阴差阳错犯罪动机。”

时间在两人的交谈中慢慢流逝。

终于，祖父江偲问出了自己的担心：

“老师，您准备怎么向警察说明您的推理？”

而言耶是这么回答的：

“祖父江编辑，咱们该回去了。”

注释

1 送神火是日本民间的一种风俗。在盂兰盆节的最后一天，亲族会在家门口点燃一堆火来送走亡灵，也称门火。

2 三味线：日本传统弦乐器，与中国的三弦相近。

终章

刀城言耶和祖父江偲一起梳理了这次的怪谈杀人事件。第二天一早，两个人离开笼室家，告别了犊幽村。

走之前，他们先看望了笼室筱悬，去村公所跟御堂岛警部打了招呼，陪伴竹屋的小竹利玩了一会儿，向渔民佐波男表达了谢意，最后还去了一趟蓬莱的小屋。

御堂岛警部这边的警察，上午去阴扬村与见崎警部的人马会合，然后有一半人员就要撤回县警察总部了。

“连老师您都对这次的事件束手无策了吗？”

面对御堂岛的询问，言耶认真地点了点头，看到祖父江偲张口想说什么，他赶紧抢先说了一句话阻止了她。

“我想，还是警方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实际上一切正如警察推断的那样，竹林宫事件的凶手是笼室岩喜，瞭望塔事件的凶手是龟兹将，绝海洞事件的凶手是笼室筱悬，大仓库事件的主角大垣秀寿死于自杀。所以，言耶无法说警察错了，也不能说出背后的错综复杂。

“是吗？”

御堂岛只是简单地应了一声，但锐利的眼神像箭一样密集地射向言耶，好似在说：“想骗我？”

两人坐着楢本的小船离开了牛头湾。祖父江偲好像有点晕船，有气无力地蹲在那里。言耶望着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的犊幽村，不知在想什么，然后深深地低头致意。

是为了安抚亡魂吗？

连他本人也不清楚。

到了閖扬村，他们去了大垣家，再次对大垣秀继及其家人表示了慰唁，然后言耶把秀继叫到一个僻静处，给他讲了自己对怪谈杀人事件的推理。

“怎么会？真的吗？”

秀继受到了深重的打击，脸色当即变得苍白。

“希望你能成为筱悬小姐的依靠。”

听到言耶的嘱咐，他才好像猛地醒过神来。

“我觉得这事先跟五人众之一的石糊村的井之上村长商量一下为好。”

看来，他是接受了言耶的提议。

言耶婉拒了在大垣家留宿的邀请，于是大垣家派了一辆车把他和祖父江偲送到了平皿町的鬼柳亭旅馆。

刚到旅馆，迎面看到阿武隈川岛走了出来。

“你竟然送来那么难吃的章鱼。”

言耶见他，不禁有点儿后悔，心想还不如住在大垣家呢。

“到底怎么回事，这次的事件？”

看在两人难解之缘的份上，言耶只好给他讲了讲。

“什么？连你也解决不了？”

“对，我也无能为力。”

听到言耶的示弱，阿武隈川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惹得祖父江偲频频在一旁翻白眼，而他还不自知，美滋滋地大言不惭。

“看来，还得名侦探阿武隈川岛我亲自上阵啊。”

然而，他那混乱、古怪的推理一一遭到了言耶有理有据的驳斥。

最后，他竟然有点恼羞成怒了，气急败坏地嚷嚷。

“你既然这么厉害，赶快找出真相来啊。”

言耶洗了澡，吃过晚饭，听阿武隈川岛讲了一个名叫“割女”的怪女

人的离奇故事，就准备休息了。祖父江偲刚一走出言耶的房间，阿武隈川就凑了上来，好像专门等祖父江偲离开的这一刻一样。

“你真的没能解决这次事件？”

言耶心下一惊，但什么也没说。估计阿武隈川也并非期待他给出什么说明和解释，只是想确认一下，私下里窃喜一番罢了。

第二天早晨，在阿武隈川“再住一天吧”和言耶“得回去了”的你来我往中，最终出发时间定在了上午。结果，阿武隈川又得寸进尺地说“吃了午饭再走吧”，言耶正愁不知怎么对付他，这时大垣秀继打来了电话。

“喂，我是刀城。”

然而，电话线那端传来的是大垣秀继极度惊慌、语无伦次的声音。在言耶的安抚下，他好不容易才讲明白了今天的骇人经历。

今天早上，大垣秀继雇船去了犊幽村。祖父的尸体被运往大学附属医院进行司法解剖了，一时半会儿还送不回来，一旦开始守灵、布置葬礼就会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他想趁这个时间去看看笼室筱悬。

渔船刚一进牛头湾，船夫就坚决不肯再往前走了，秀继好说歹说他才答应靠岸。秀继下了船，一溜烟地跑向笹女神社的笼室家。

可是，笼室家一个人也没有，别说筱悬了，就连帮佣的妇女也没看到。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丝脏乱，却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主人什么行李也没带就出远门了。

秀继返回村中，想找几家相熟的人问问，可是每家都像笼室家一模一样，整洁得让人觉得不真实，而且一个人影都没有。

整个村子一片死寂。去一家没人，去一家没人，可所有的屋子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秀继走遍了整个村子，连个小孩都没看到。

他无奈回到海边，送他来的渔船已不见了踪影，看来是扔下秀继自己逃走了，不过这也无可厚非。

秀继环顾四周，突然惊恐地浑身直打哆嗦。

簭灵大神祭时流放的竹制唐食船，被海浪送回了岸边，支离破碎，惨不忍睹。

而且，并不只是今年的，还有往年流放的唐食船，破烂不堪，好几艘，不，几十艘，杂乱无章地拥挤在一起。

而原本停靠在岸边的渔船，一艘也没有了。无论是装有电机的还是手摇的，一律都消失不见了。

是全村人坐船远走了吗？

但是没有人带任何行李，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什么原因？

越想越可怕，秀继不敢再待下去，慌里慌张搜寻到一辆可以发动的汽车，急急忙忙奔向五人众之一的米谷医生的医院，给他讲述了犊幽村的诡异状况后，紧接着又给言耶打来了电话。

“这时候，估计其他四个村的当家人，以及还未撤离閖扬村的县警们已经赶往犊幽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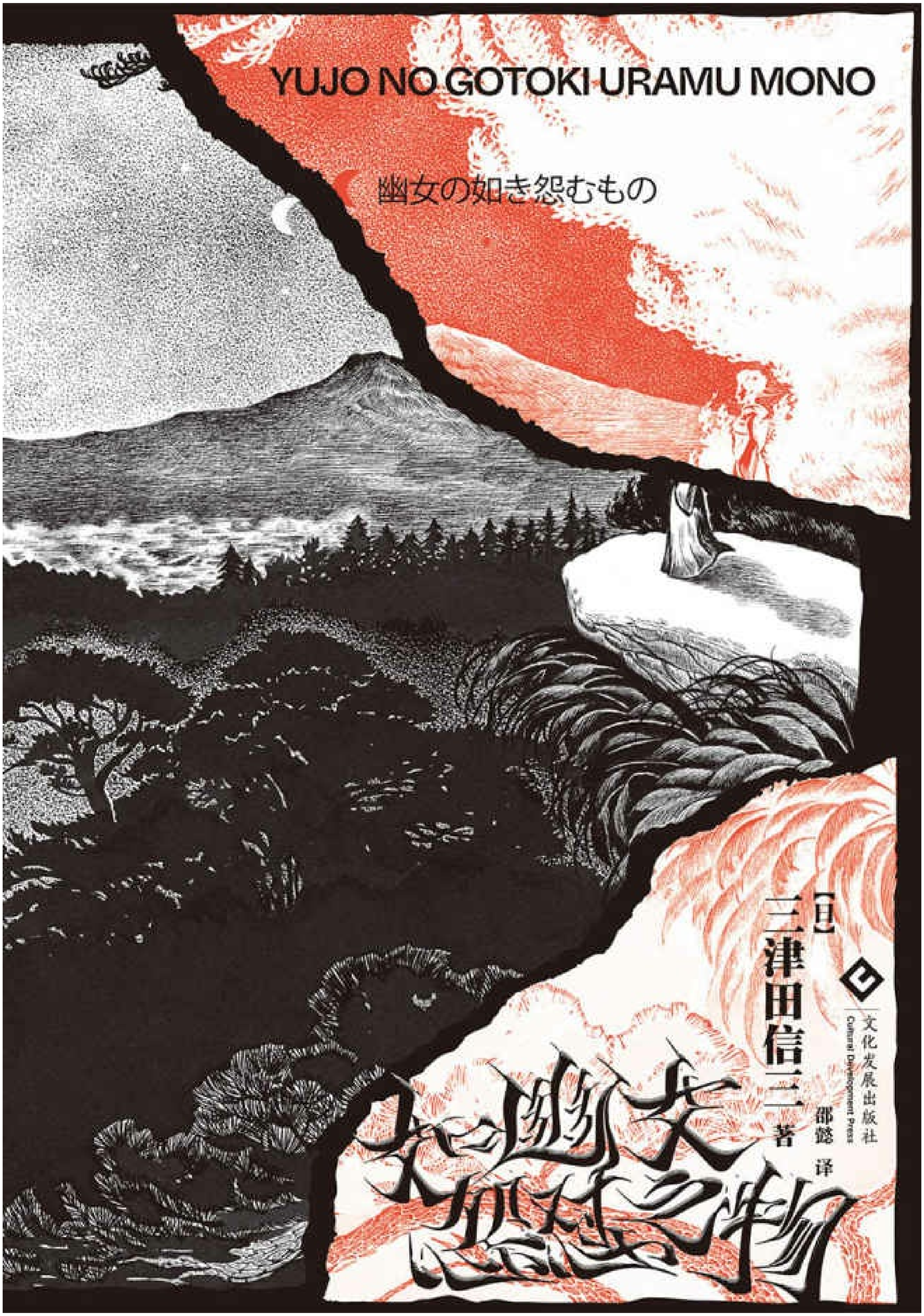
耳边响着的是秀继的声音，言耶脑海里浮现的却是曾经与笼室岩喜宫司的交谈。

“如果被送回大海的唐食船又回来了，会怎样？”

“整个村子将走向灭绝。”

见多识广的刀城言耶也没想到犊幽村人集体失踪和怪谈杀人事件如此不可思议，如此迷雾重重。

谁也想象不出这战后最大的悬而未决之案将给后世留下多么恐怖的未解之谜。


YUJO NO GOTOKI URAMU MONO
幽女の如き怨むもの
[日] 三津田信三 著
邵懿 译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如幽女怨怼之物

目录

前言

序言

第一部 花魁

第二部 领家

第三部 作家

第四部 侦探

追记

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前言
PREFACE

文库，原本是指收纳书物的仓库和书库，也指收纳书与记事簿，以及不常用物品的小箱子。以前者为例，京浜急行线的“金泽文库站”就是以前镰仓时代北条氏用来收藏汉书用的，“金泽文库”名字的由来便是如此。东京都的世田谷区也存在着收集着珍贵汉书的“静嘉堂文库”。后者则更多地被称为“手文库”。

江户时代以来，可以放入袖袂的小开本书籍逐渐流行起来，被称为“袖珍本”。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富山房发行了小开本的丛书，起名“袖珍名著文库”。随后，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讲述战国时代的猿飞佐助和雾隐才藏系列故事的讲谈社“立川文库”发行出版。讲谈是日本民间艺术，以口语化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而“立川文库”则是将讲谈收录成册集中出版的丛书，据统计，当时刊行量为200册左右。从那时起，文库就脱离了原本的释意，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类书集丛。

文库说法借鉴了日本出版业界的传统说法。而千本樱源自日本奈良县吉野山樱花盛开的奇景，世人皆称“一目千本樱”来形容樱花美景。千本樱文库的纳入作品皆为日系作品，题材包括推理、悬疑、幻想、青春、文化等类型，正如千本樱满山盛开的绝景。

现代日本，以“文库”命名刊行的丛书系列有200种以上，所谓“文库本”只不过是统称而已。日本传统的“文库本”常用的是A6尺寸的148mm×105mm，也叫“A6判”。千本樱文库的所有书籍将在“文库本”的基础上提升，达到148mm×210mm的开本标准。追求还原的前提下，力

图带给读者更清晰的阅读体验。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日系推理小说逐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随着时代更替，涌现出了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家。日系推理能够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设立的各种新人奖，这些新人奖能为日本文坛输送新鲜血液，不断地创作优秀作品。但是，新人出道的条件并非只有获奖这一条途径。多样的文学新人奖具备相当完善的审查机制，即便是没能获奖的作家，也有机会出道。比如东京创元社的“鲇川哲也奖”，有不少作家在当届没能获得大奖，只是止步候选阶段，后来却都成为了人气作家。另外，不急于出道的作家也是有的。1994年，东京创元社创立了“创元推理短篇奖”，第一届的赛事中收到了123篇投稿作品，其中名为《子喰鬼缘起》的作品晋级到了最终候选阶段。同年，由光文社公募投稿作品进行出版，鲇川哲也主编的《本格推理3　迷宫的杀人者们》中也收录了一篇名为《雾之馆》的作品。而这两部投稿作品都出自一人之手——三津田信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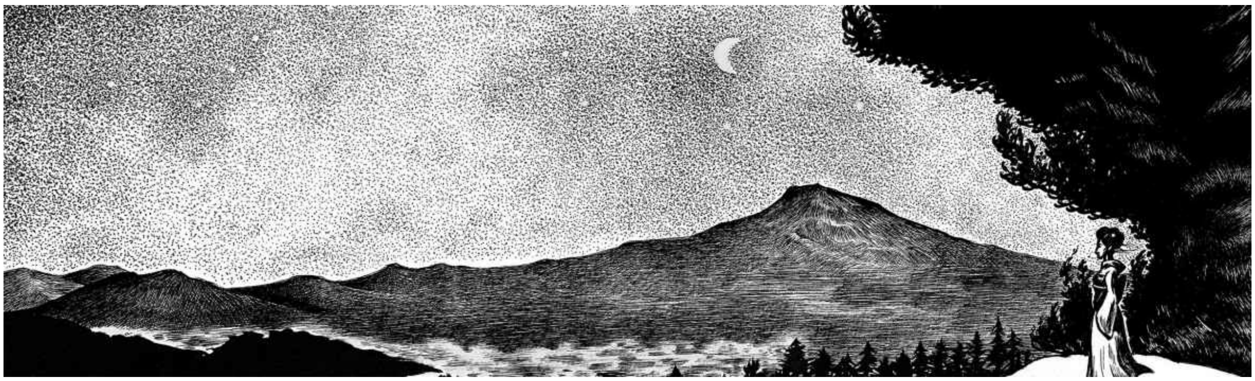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三津田信三的投稿作品就已经被刊登在出版物上，也可以视为出道。但普遍被认为出道的标志作品，还要等上七年。2001年，讲谈社出版了三津田信三的第一本书，他的作家人生正式起步。出道作即为“作家三部曲”的第一作《恐怖小说作家栖息的家》，该系列被归为怪奇小说，作者的独特风格已经初见端倪。“作家系列”完结之后，三津田信三便打破常规，创作出了怪异谭式的推理小说“刀城言耶系列”。该作是以作家刀城言耶为主角，解决各种不可思议的犯罪事件的故事。作者巧妙地将乡土民俗学，本格推理写作技巧，以及惊悚恐怖氛围相乘组合，辅以二战前后的独特时代背景加以呈现。创造出了前所未有，无与伦比的文学魅力。“刀城言耶系列”在日本是由原书房和讲谈社两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因此引进整个系列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今后，千本樱文库将陆续出版整个系列的全部作品，还请各位读者尽情感受“刀城言耶”的怪异之谜。

千本樱文库编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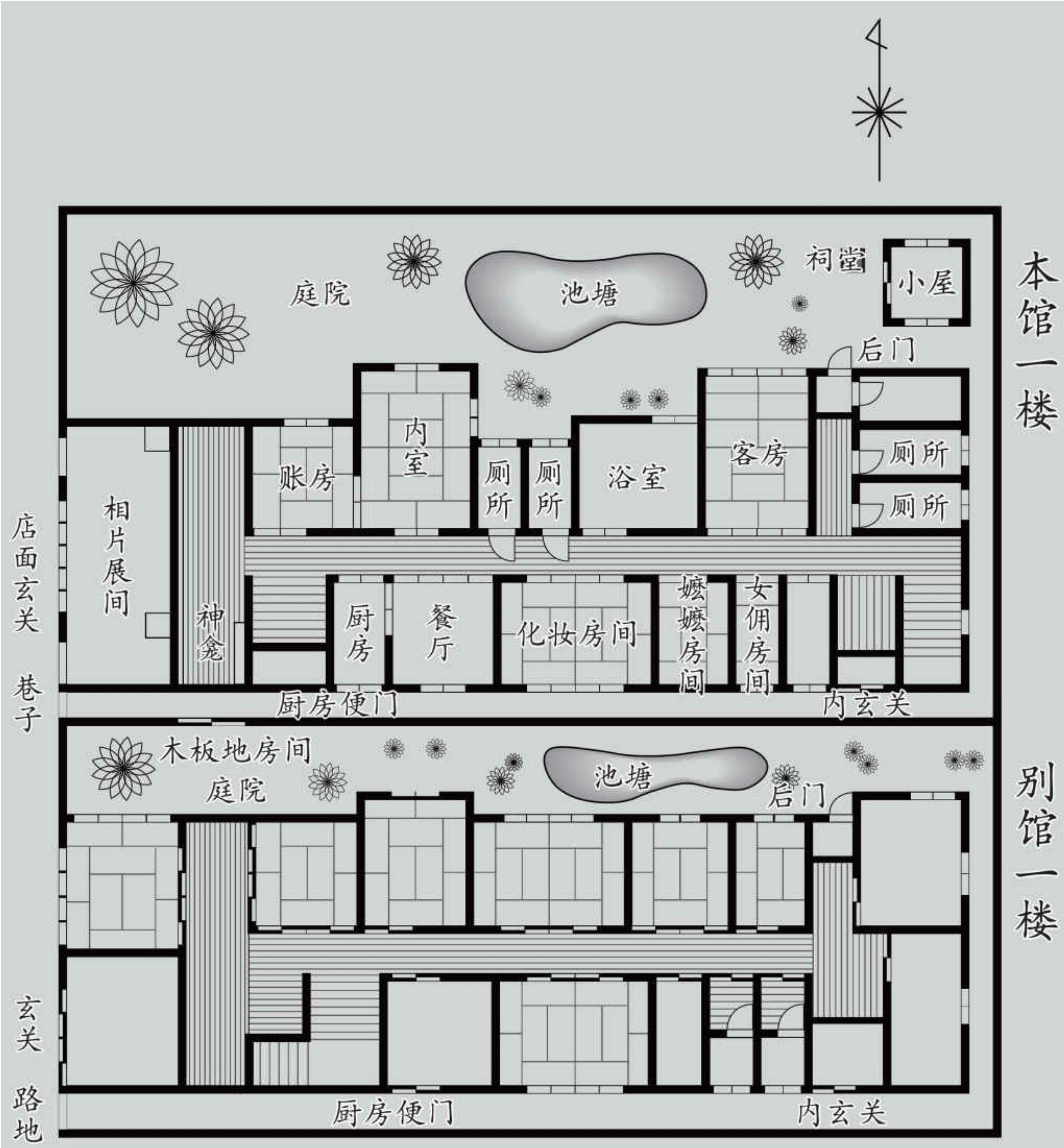
将此书献给

妻子·

小柳津绘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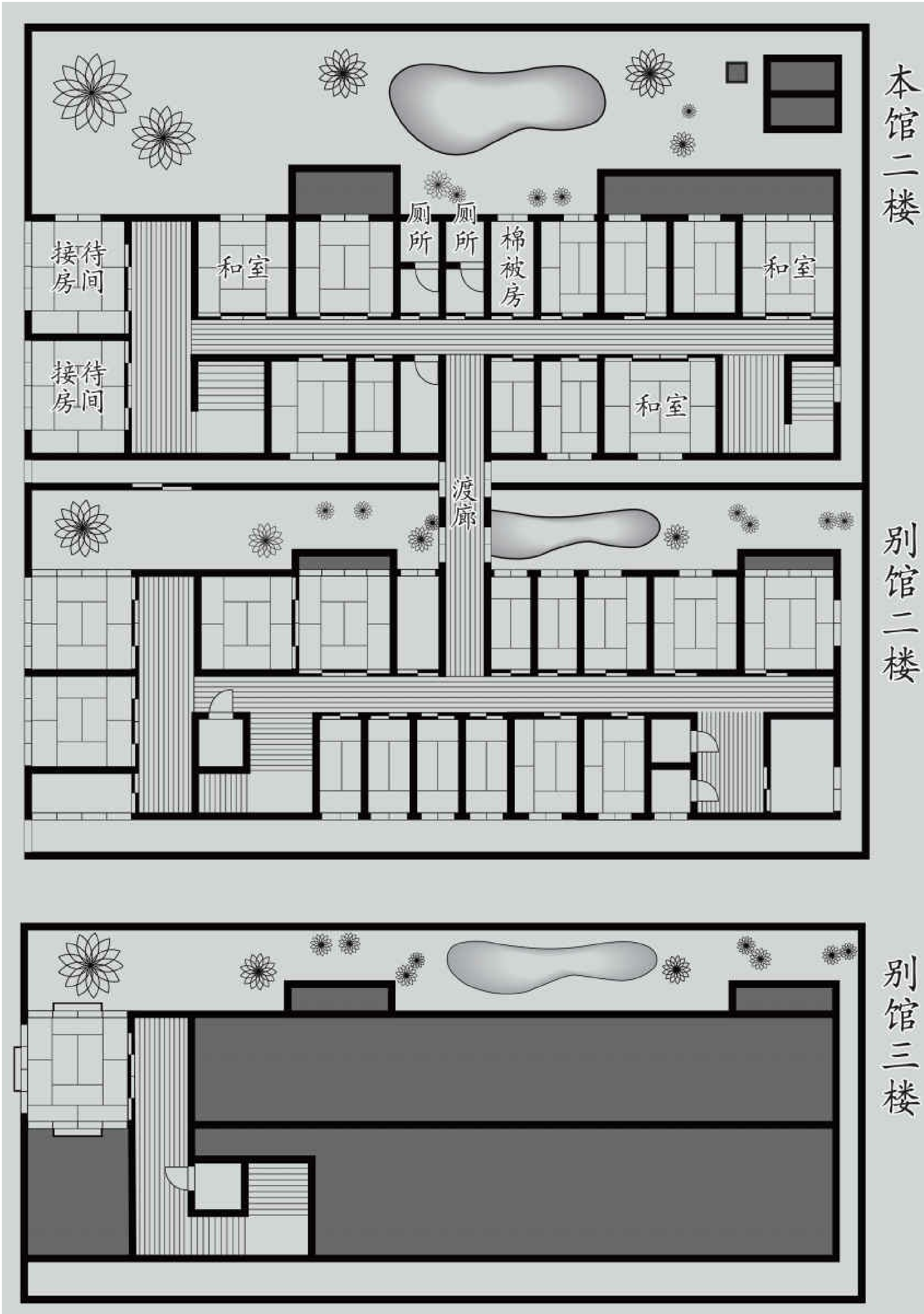


金瓶梅楼一楼 平面图



本馆一楼
庭院
池塘
祠堂
小屋
后门
内室
账房
厕所
厕所
浴室
客房
厕所
厕所
店面玄关
相片展间
神龛
厨房
餐厅
化妆房间
嬷嬷房间
女佣房间
巷子
厨房便门
内玄关
别馆一楼
木板地房间
庭院
池塘
后门
玄关
路地
厨房便门
内玄关

金瓶梅楼二、三楼 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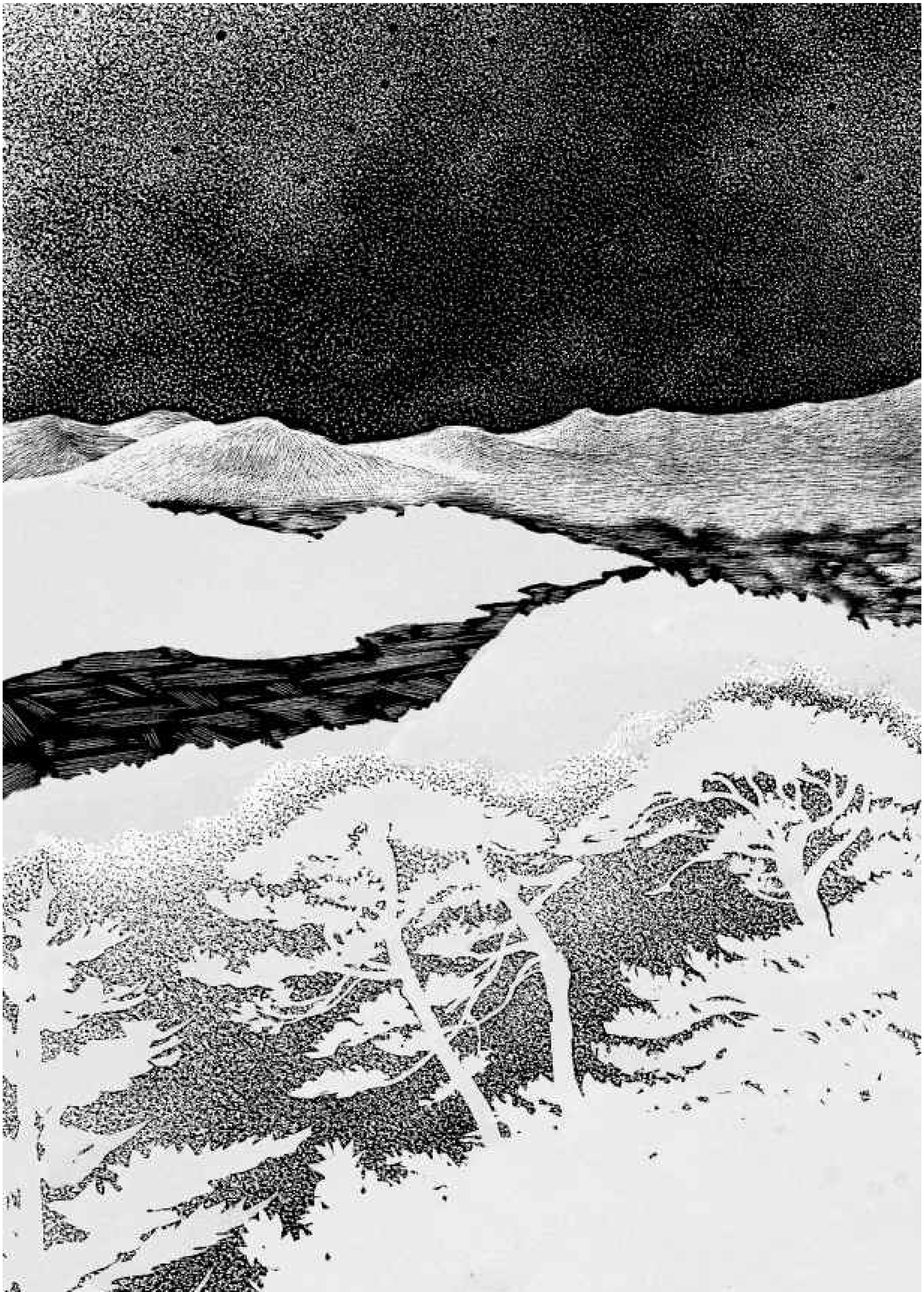
待接
间房
和室
厕所
厕所
棉被房
和室
待接
间房
和室
渡廊
本馆二楼
别馆二楼
别馆三楼

序言

语言诞生于大地之中，田野工作是读懂人与乡土关系的基本。——柳田国男



目前，我在记录整理本次事件的第一部到第三部，我觉得脑中始终都被一股混沌感所支配。究其原因？我认为可归结于两点。



首先，通读三部记录之后，浑身像被某种不可描述的阴郁环绕，对于眼前这个谜题，我仍无法作出完美的解答。至今为止，被冠以“怪奇事件”的谜案，不仅有我的自身体验，还有第三者撰写的手记、口述实录，以及小说等，我将上述资料整理之后保留下来，并在记录的最后，附上我对于每一起“怪奇事件”的解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解开了所有的谜团，但至少给出了适合当时情况的解决方向。比喻成小说的话，可以说是汇聚“起承转合”的全部要素。

但是，本次事件并非如此。我只是收集了记录所需的贵重资料，以及必需的个人取材和调查。而最为关键的谜题部分，我至今仍未作出任何解答。要说就是仅有“起承转”，还没有最后的“合”。尽管我已经汇总了所有的记录。要说原因？关键就在于第二点。

我平时主要执笔写作怪奇小说和变格侦探小说，为了兼顾趣味和实利，还在进行奇闻异事的搜集。时至今日，我始终都在日本各地进行民俗风情的采访。虽然以后我也打算继续下去，但不知为何总是处处碰壁，每到一地，便会遭遇与当地奇风异俗相关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现象和事件，而且经常会演变成由我担任侦探的角色，屡屡上演推理好戏。当我意识到的时候，事件往往已经解决。说起来或许令人难以置信，时至今日，不知不觉比起我的作家身份，侦探形象反而更加深入人心。虽然苦恼，事到如今我也无可奈何。最近，我也在想，如果是为了报答帮助过我的那些当地人，无论以何种方式出力，只要产生了好的结果，也算是一桩美事吧？

但是，我要声明，我只是业余侦探。即使表面上解决了事件，但缘起于这方土地，自古便扎根之物——超出人类理解范畴的未知所引起的诡异现象，依然有很多仍没能找到答案。不，即便是被大家称为名侦探的那些人物，能不能对那些未明之物作出合理解释，对此我持保留意

见。

我所遭遇的怪异和怪奇事件，通常都会伴随某种未明之物。诚然它们是阻碍思考的壁垒，事件常常会因此变得更加复杂离奇，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若是杀人事件，就必定会出现被害者。像什么密室犯罪现场、异样尸体装饰、疑似模仿杀人、凶器消失之谜、嫌疑人全体有不在场证明等的现实问题会不断地涌现出来。话说回来，需要解决的问题，难易度也是各不相同，有些案件的线索是很明确的，所以即便是业余侦探的我，也能将之解开。

但是，这起幽女事件则完全不同。原因在于这次事件发生在“战前”“战时”和“战后”三个时期。分别发生在“金瓶梅楼”“梅游记楼”和“梅园楼”三间青楼，涉及三名同样叫作“绯樱”这种源氏名[1]的花魁。正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出现的坠楼谜团，模糊了现实案件与非现实怪异之间的边界，让案件变得扑朔迷离。

也不是说不能通过逻辑性思考去推理，从而给出合理的解释，解决事件。但是，某种无法形容的疑惑和令人背脊发凉的恶意却挥之不去。不过，这份违和感倒也不至于彻底颠覆现实推理。

尽管如此，还是留下了如鲠在喉的疑点。事件真的解决了吗？我的解答到底有没有错？是否还存在其他的解答？那种——人类的理性无法认同、我们的语言无法说明、超越我们人智的恐怖无比的真相……

我至今为止记录的事件，各位读者尚可当作本格推理小说阅读。甚至将我记录下的各种惨绝人寰的悲剧性去掉，仍然还会让各位读者觉得有趣。然而，这起事件却做不到了。在这次的事件中，没有密室和人间蒸发，也没有连续杀人和模仿杀人，没有通过反复验证带来的多重解答和逆转结局，我说的这些要素全都没有。

对于能否写出本次事件的“合”当作事件记录的第四部，我现在依然没有答案。但是，再次整理第一部到第三部的记录，加上个人取材和调查后所取得的资料，以及不久之后与某人约好的谈话，这些能否化为黑

暗中的希望之光？我也只能寄望于这虚无缥缈的幻想。怀着上述的心情，我决定在此记录和整理本次事件的经过。

追加：整理记录之时，特别留意以下几点。

一、为了避免曝光发生此次事件舞台的地域、地名，以及部分固有名词将被隐藏。原来名称里有几个字，全部用“××”统一代替。

二、全国实行市町村合并政策之后消失的地名，予以保留。

三、人物名可能会造成影响的场合则使用假名。

四、所谓“花街暗语”，有可能会让读者将此次事件的舞台与某地联系起来，但考虑到这些暗语在不久的将来即将消失，本文对于这些暗语予以保留。

五、关于方言，我刻意进行了改动。因此，从方言来推测事件发生的地域是难以实现的。

六、初代绯樱的日记里用的是旧假名[2]，是故将其进行了转换便于阅读。而且，日期方面只保留月份，隐藏具体日期。虽然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阅读，但至少能起到避免找出文中人物身份的效果。

最后，对于本事件中不可或缺的八位前青楼女子，谨以此文向你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昭和某年神无月（阴历十月）东城雅哉即刀城言耶记录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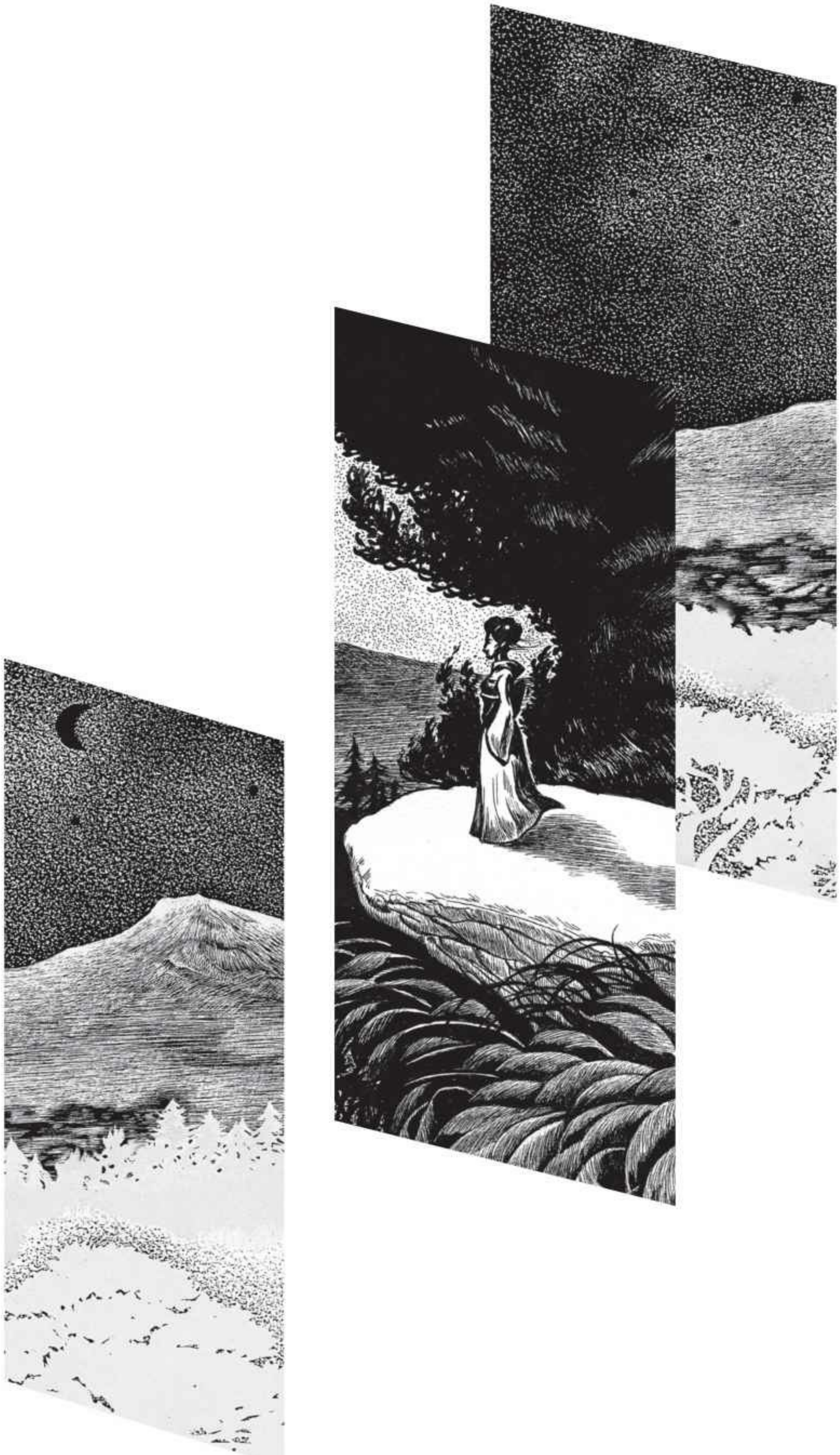
1 源氏名是从事风俗行业的业者取的假名，或者称为花名。

2 旧假名是日语历史假名的用法，如“ヰヱゐゑ”。现代假名根据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内阁颁布的《现代假名用法》使用。

第一部

花魁

——初代绯樱的日记



她们就像某些星辰，陨落时和初升时一样黯淡无光。——《茶花女》

三月×日

小女自从来到这里，已快经历三年时光。

漫长。实在是太漫长的三年时光。在此期间，未曾一次回归故乡。未见过一次奶奶、爹娘、弟弟和妹妹。我思念着故乡，我深爱着家人。可是，在我成为优秀的花魁之前，只能忍受这所有的一切。

再过几天，小女成为花魁的心愿即将得以实现。终将迎来这一天了。

每每想到这里便喜上眉梢，难以入眠。当然，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然而开心的同时，也伴随着难以言明的不安。就好似取得花魁头衔的瞬间，出乎意料的灾难就会降临。这种讨厌的预感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一旦成为了花魁，就可以像姐姐们一样打扮得漂漂亮亮，受到客人们的盛情款待，小女载歌载舞讨客人们开心，在歌舞声中赚到金钱，寄送给故乡的奶奶和爹娘，弟弟和妹妹们也可以吃到白米饭，再也不用挨饿了。那种梦幻般的生活，就要来了。至今所受的苦难与委屈，也终于要开花结果了。因此，我本应该开心地享受喜悦，但却无论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份不安。

至今所听所闻，莫非与现实相差甚远？

随着在此间生活的时间日益增长，那种体会和感悟也越来越多。姐姐们不是只要讨客人欢心就能赚取金钱吗？为何还会屡次在小女面前表现出时而愤怒与悲伤，时而焦虑和死心这样充满矛盾的感情呢？

当然，既然服务于那些客人，怎么可能事事顺心顺意。讨人厌的客人一定不少。小女也都明白。但是姐姐们背后的酸楚可能不止于此，实际上经常会联想到些别的。特别是这一年以来，疑惑越来越深。一想到令姐姐们万分痛苦的原因，就不由得恐惧起来。

但是，事到如今临阵脱逃是不行的……小女若赚不到钱，故乡的家人们就会挨饿。大家都会饿死的吧。

小女在被窝里几度翻身，愁闷难眠。时间随着漫长的夜晚流逝，距离成为花魁的那一天近在眼前。急切期盼那一天的到来，又希望那一天永远不要到来。就在被这种矛盾的心情搞得束手无策的时候，忽地想起绫小姐送小女日记的事。

跟绫小姐相约写日记虽然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要不就趁着这个机会，从今天开始写日记吧。

小女要去城里的花街[1]当花魁！就在小女如此报告之际，绫小姐满脸惊讶，沉默良久。

“若是能够帮上你就好了……”

小女听到绫小姐轻轻地嘟哝一句。为了不让她担心，便精神抖擞地说道。

“没事的，等我赚到了钱，我要带很多土特产回来。当然，给小姐的，一定是最上等的、最好的礼物。”

听了这话的绫小姐，露出悲伤的笑容。温柔的笑容之下似是含着泪水一般，难以形容的表情。

绫小姐只是直直地凝视小女，从抽屉里取出了这本日记。

“你到那里生活之后，无论是开心还是悲伤的事情，快乐还是辛苦的事，无论什么都可以，把你真实的心情写在这本日记之中。不可以欺骗自己哦。要记录下你那时的切身感受。要是能将心情如实持续地记录下来，我想你就不会迷失自我。好吗？神与你同在，主会保佑你的。”

最后那句是什么意思，小女并不明白。绫小姐信奉基督教，因此她说的话小女才无法理解吧。不过，小女非常信赖绫小姐，紧紧地握住了那本日记。

华族[2]的宫之内公修建别墅的时候，小女尚处于懵懂记事的时候，那巨大建筑主体建造起来的印象，只在小女脑海中留下残影。记得当时

村民们都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

“为什么要在荒山野岭的乡下建造别墅……”

“又没有什么出名的景色，说起来也没有美味的特产可供采摘。”

“喔唷，贵族老爷们的事，咱们这些穷苦百姓怎么会知道？”

不过，村里的人们对于宫之内公在村庄里建别墅的事，还是挺自豪的。而且，因为别墅内的杂务需要处理，贵族老爷经常雇佣村民们，于是，起初的自豪逐渐转化成了感恩。农闲期间的杂役工作更是村民们的至爱，也因此成了支撑村民们平时生活的重要收入。

小女七岁的时候，受雇于宫之内公的别墅之中，工作是负责照看少爷。家主似乎是在村子里进行遴选，从而选中了小女。这倒成了小女的奶奶时常挂在嘴边的谈资，不知跟村里的人炫耀过多少次，大家的耳朵都听得长茧了。

小女要照顾的婴儿是宫之内公太太的长子，绫姐姐的弟弟。由于太太体弱多病，这才雇佣小女代为照顾。不过，这份工钱比村里其他工作的回报都要丰厚，好到足以让小女惊讶。老爷也非常好，从未对家人，不，甚至都没对佣人们大声呵斥，更令小女惊讶。更令人吃惊的还在后面，绫小姐还经常过来帮忙。从小女照顾婴儿开始直至被辞退，绫小姐几乎都陪伴在身边。

最初，小女误以为绫小姐是不放心把可爱的外甥交给外人照顾，后来才知道大小姐本人就很喜欢小孩。绫小姐常说自己是在哥哥和姐姐们的身旁长大的，因此总想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

“我家跟绫小姐相反，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

言毕，绫小姐冲我温柔地一笑，接着说出令小女难以置信的话。

“那这样吧，在这里你就是我的妹妹了。”

小女听了这话，有如幸福升天的感觉，当然要把那时的心情记录在此。每日照顾婴儿本已令小女很是开心。从小在村里做过各种工作，尝尽了辛苦和心酸。与那些辛劳比起来，这份工作如同受到恩惠一般，

不，能够被绫小姐当作妹妹，简直就像做梦似的。

话虽如此，小女也不敢有半分越界之举，也不敢招摇。而且，奶奶也常严厉地教导小女，切不可忘记自己的身份，绝不可得意忘形。

“在这里不用那么拘谨，你是我的妹妹啊。”

这句话绫小姐已经讲了多次，每每听到此话，小女总会害羞地低下头，不敢正视。只是轻轻地说句“是，我知道了”，谨慎地避免多余的亲昵举动。

对于小女的回应，绫小姐显得有些落寞。每当小女见到绫小姐那样的表情，心如刀割。不过绫小姐马上就会换回笑颜。说她最喜欢小宝宝，以及我们三个人一起共度的时光。

在这段时光里，绫小姐还教我读书写字。村里佃农的孩子们大多没读过小学。有读书的时间，还不如去工作赚钱补贴家用。小女也是一样。

“读书、写字非常重要，对你将来一定会有用的。”

最初，小女是为了让绫小姐开心才学习的。不久，小女就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以至阅读的时候，遇到不认识的汉字，就会积极地向绫小姐请教拼写、意思、表现手法，有种难以形容的喜悦。

“你很聪明，接受能力也强。像你这种情况，也许都可以跟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们一起学习了。”

受到绫小姐的夸奖，使得小女更加愿意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之中，循环反复。眼下再回顾这段时光，那是多么“奢侈”的时光……

如果说小女崇拜的对象是绫小姐。那么对于小女的亲友阿照来说，她家的幸代伯母对她也是一样的存在。幸代伯母十二岁的时候被卖到了花街，她是阿照父亲的大妹。从那以后，每个月从未间断地往家里寄钱。

小女只见过幸代伯母一次，是在十岁的那一年，正值盂兰盆节[3]期间。幸代伯母乘坐着村里极其罕见的出租车回来的。穿着就算是正月[4]

都未曾见过的华丽和服，不仅是给自家，还挨家挨户给所有街坊邻居送上各种特产，大家都非常惊奇。回到本家的幸代伯母，仅仅只停留了一盏茶的时间。

幸代伯母放下茶杯，从花哨的袋子里取出化妆品，轻柔地”嘭嘭嘭”地往脸上施以白色香粉，轻巧地将嘴唇涂抹成娇艳的红色，然后突然站起身来。

“我回去了，哥哥，母亲就交给你了。”

随着留下毫无乡音的一句话，坐上等在外头的出租车，如风般扬长而去。

“上苍保佑，上苍保佑。”

阿照的奶奶直到幸代伯母离开，一直在两手合十不断地祈祷。目睹了这一切的阿照，事后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小女。

“幸代伯母一定是个不得了的大人物。”

就在幸代伯母离开的次日，村里的女孩子间流行起了“化妆”游戏。她们摘下河川边盛开的淡桃色的花，将其当作白色香粉轻柔地“嘭嘭嘭”涂抹在脸上。于是，飘散出好似桃子的甘甜香味，酝酿出幸福的心境。

“化妆”的花每逢夜晚便会枯萎，而次日清晨，又会在阳光下开放。怎么想都不可思议。宛如幸代伯母一样。那个夏天，幸代伯母成了女孩子们的憧憬，大家也很热衷于“化妆”游戏。

但是，不和谐的声音却在脑中挥之不去。有不少大人都在背地里咒骂幸代伯母。

“不过是个卖淫女，有什么了不起的……”

“靠出卖身体换来的特产谁稀罕？”

“恬不知耻的货色，还有脸回来。”

还有些听不太懂的话，从说这话的人的表情和语气来看，也能知道他们在说幸代伯母的坏话。

当然，阿照听了也是非常生气。说那些人是因为嫉妒才出言不逊的。然后，大多数的人都面带不快地沉默下来，但还是有几个男人脸上挂着令人生厌的笑容，仿佛等着看阿照出丑似的。其中还有人说着奇怪的话。

“不久之后，你是不是也要去做你伯母那样的工作啊？等到那时，你就会明白那位伯母的伟大之处咯。嘿嘿。”

小女也问过奶奶，可是没能得到满意的答案。

“幸代啊，她可是个孝顺的女儿。都是受她的恩惠，阿照家才有东西可以吃。他们没有资格说幸代的坏话。那些人会受到惩罚，天神是不会原谅他们的。”

因为奶奶站在幸代这边，小女和阿照别提有多开心。果然，幸代伯母很伟大，我们也松了一口气。

正因村里有着这样一位幸代伯母，即使父亲接连不断地债台高筑，十三岁那年小女在听闻自己被卖到青楼之时，也没有产生厌恶的情绪。虽然，小女不忍离开奶奶、爹娘还有年幼的弟妹，也对即将到来的独自生活感到孤单。但听说只要等到契约年满，就能赚到一大笔钱回乡，反而有种跃跃欲试的干劲儿。

人贩子阿叔的话也是背后的推手之一。

“花街的花魁呢，也不是那么难做的。就是穿着华丽的和服、服务客人的工作而已。不过，不学点唱歌、跳舞可不行。话说回来，女孩子不是本来就喜欢唱歌、跳舞什么的嘛。”

拜绫小姐所赐，小女很喜欢学习，所以对于学习新鲜事物从不抗拒。听了此话的阿叔，双眼圆睁，更是赞不绝口。

“喔唷，这可厉害了啊。这样的话，花街教的东西，你马上就能学会，很快就能取得成功。”

小女听言欣喜若狂，脑中浮现出从未见过的繁花似锦。想到就要在那样的花街生活就异常地兴奋，还有能够赚钱养家的成就感。

但是，无论奶奶还是爹娘，他们的脸上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喜悦。本就少言寡语的父亲不怎么说话，母亲更是煮了只有在新年正月才能吃到的白米饭给小女。弟弟和妹妹也吵着想吃，母亲完全没有理会他们。大概是母亲这样的举动不同以往，平日里纠缠不休的弟妹很快就安静下来。

结果，对于小女要去花街这件事感到开心的，只有相信他们的姐姐会出人头地的弟妹，以及阿照她们几个女孩子而已。

“你一定要买城里的特产回来哦。”

阿照她们的脑中一定浮现出幸代伯母的影子。所以，小女自然是明白那种一半喜悦一半羡慕的心情，因为都写在她们的脸上了。

“嗯，盂兰盆节的时候，我也会坐出租车回来的，而且还会塞满特产。”

小女离开故乡是在四月初，那天非常暖和，风轻云淡。

前一晚奶奶搂着小女一起睡觉，像是回到幼儿时代。那时母亲出去工作的时候，小女就被奶奶搂在怀中。这样的场景渐渐地唤起了幼时的记忆，无法言语的温暖从心而生，小女就这样在奶奶怀中沉沉地睡去。

小女离开家时，跟奶奶和爹娘道别。弟弟和妹妹们哭喊着，还追着人贩子阿叔后面。

“姐姐，别走！”

明明前几天他们都还没什么感觉，将要临别之际是感到寂寞了吧。不过，他们追到村口就停下了脚步，目送小女远去，直至小女的身影消失不见。

至于小女，倒不觉得离开故乡和家人有多么悲伤。此时，小女已完全倾倒于城里花街的欢声笑语。

与人贩子阿叔一同离开村子，他在山下的店家买糖果给自己吃的欢喜，第一次乘坐蒸汽火车的兴奋，好似已是很久远的过去了。那时候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要像阿照的伯母那样，在盂兰盆节衣锦还乡。

但是，当蒸汽火车抵达这座城镇后，尽是小女从没见过、从没听过的事物，让小女震惊不已。生长在村里的小女，所见所闻都只有乡下那点东西，以至于眼前的这个地方城镇宛如生机勃勃的大都会。环顾四周，没有田园农舍，顿时无法抑制的不可思议遍及全身。

可是，这种惊讶只是序章而已。小女穿过桃苑花街大门的那一刻，只能张大嘴巴，差点当场瘫坐在地上。

这里一定是龙宫城。

小女当时是发自内心这么想的。当然，龙宫城在海底，不可能在陆地上见到。可是对于涉世未深的小女来说，只有从奶奶那里听来的传说故事，才能解释眼前的这片梦幻新天地。

花街大门的正前方是一栋栋绵延不绝的奢华建筑物，那些人家的屋檐下都悬挂着铺张奢华的彩色灯笼。街道正中排列着华贵的樱花树，飘散着异国风情的街灯早已点亮……诸如此般的风景近在眼前，除了震惊再无其他想法。从蒸汽火车下来进到城里，再到眼前的一切，内心的震惊程度成百倍增长。

“金瓶梅楼”是小女被带去那所豪宅的名字。这座建筑比村里地主的屋子，以及华族宫之内公的别墅更加豪华。二层还有回廊相通，起初小女还以为是他宅，当被告知是一户人家的时候，不禁仰头观望那座右邻的三层别馆。

跟着阿叔通过本馆的玄关大门，走入右手边的一条通道，小女随着他的步伐，突然眼前两眼一抹黑。已是日暮时刻，外面的道路已早早地点亮灯光，哪里都是一片明亮。现在猛然钻进两栋建筑之间的狭窄通道，视线自然会变得黑暗。

也许是阿叔已经适应了，只顾往里面走去。行进途中，小女见左手边有露出灯光的窗户，似是一间厨房。只见阿叔打开门，向着腰系红围裙的女佣自报家门，像是叫她去通报嬷嬷[5]。

那名女佣长得人高马大，手脚粗壮，貌似比小女年长两三岁。但

是，她的肤色可谓是晶莹剔透。强健的体魄和雪白的肌肤显得很不协调。可是，当她面向站在光线昏暗的通道中的自己时，完全就是涉世未深的少女脸蛋，所以，小女又觉得她与自己年龄相仿。

“请，请等一下。”

她坑坑巴巴地说了一句，便慌张地离开了厨房。

“笨蛋！怎么不请他们去前边！”

从走廊的方向传来一句骂声，听起来是上了年纪、颇具气势的女声。她似乎在冲着女佣发怒。

“哦哟！这不是山边先生嘛。”

就在厨房门打开的霎那，那位嬷嬷的语气和声音立刻发生了变化。

“您来啦，快，快，请到前面去吧。”

“不必麻烦，就在这里说吧。”

“哦哟，快别这么说，我们到前面说吧。要是让我家老板娘知道我让您从厨房进来，可是要骂我的。”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寒暄过后，阿叔执拗不过对方，只得折回前门。

金瓶梅楼有两扇玄关门，中间装着宽广的格子窗户，大概是效仿城里客栈的那种样式。

小女紧跟阿叔的步伐，进入毗邻通道右侧玄关门的瞬间，小女就被扑面而来的气势压倒。眼前是一张张排在一起的穿着雍容华贵服装的花魁照片。极具奢华的照片，将小女震慑得精神恍惚了。

玄关三合土[6]的中央竖着一块巨大的板墙，墙上装饰着每一位花魁的照片，从格子窗户外边就能看到。

为什么不把格子窗换成玻璃窗呢？那样的话，客人在外面也能看清楚了。就在这么想着的时候，嬷嬷迎了出来。

阿叔也再次寒暄起来，嬷嬷冲着小女微笑。

“哦哟，来啦。哦哟，来啦。”

但是，她皮笑肉不笑的表情好像要看透小女似的，死死地盯着小女的脸，有如品尝食物般从头到脚往复舔舐着小女。因此，小女战战兢兢地鞠了一躬，然后像根棒子一样杵在那里。

那天，小女穿着家里太婆留下的朴素条纹样夹和服[7]，母亲缝补之后，又系上红色三尺腰带。此时嬷嬷的目光就像剥下了我的衣服，带着有种说不出来的厌恶。

嬷嬷看起来没有奶奶那么老，却不知为何要年迈许多。其实无论从长相、身体的灵活性、身着的和服式样，她哪方面都要比奶奶年轻，但就是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她不同于村里任何的老人。或许是第一次见到有这种气质的女人，让人根本看不清她的本来面目。

她莫不是已经数百岁的老妖怪？

第一次正式见到嬷嬷，小女就是这么怀疑的。被老妖怪死死地盯着，小女仿佛在逐渐失去意识。

“嘿，真是不错的孩子啊。”

阿叔流露出一副自豪的样子，用手抚摸着小女的脑袋，但小女依然身体僵硬。

“山边先生选中的人，错不了。”

“哦哟，您可别这么说，这不还得倚靠您的调教，相比之下，俺这点本事不算什么。”

随着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更加深了小女的疑惑。小女会不会被这座金瓶梅楼的妖怪吃掉？恐怖感油然而生，那时真是如坐针毡。

现在想想好笑，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小女孩，突然从偏僻的故乡被带到了热闹的城里。而且，还是花街这样特殊的场所。见到嬷嬷前的亢奋心情，瞬间就被些许的不安取代，随之萎缩，转而变成畏惧和颤栗也是没有缘由。毕竟那个时候小女还只是小孩子。

小女怎么到了如此骇人的地方啊……

嬷嬷催促着我进去，直到进入内室面见老板娘的瞬间，小女一直在

后悔。

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小女本想询问阿叔，回头看他，只见他急急忙忙地挺直了身体。他们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小女哪里都逃不掉了。

此时想起了绫小姐悲伤的笑容，她是否已经预见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小女的脑中乱作一团，一片空白，心里想的只有回家，祈求再见到奶奶和母亲。

等小女反应过来，已经坐在了内室的角落，听到老板娘向小女问话。

“别躲在角落呀，靠近一点。这孩子缩在那个角落里，好像被我逮到会被吃掉一样。”

“逮”“吃”，听到这几个词，小女不禁打着寒颤，抬起头来。终于，小女从正面看清了老板娘的容姿。

眼前的老板娘，跟小女在城里见过好几次的妇人没有差别。不，那些妇人们身上并没有此等的威严。不过再怎么看她也不像是妖怪，心里一下子平静许多。

“名字？”

即便如此，仍然无法即刻对老板娘的提问作出反应。就在小女扭扭捏捏的时候，坐在身旁的嬷嬷拧了小女左臂一下，小女不自觉地开口答道。

“樱、樱、樱子……”

“几岁？”

“十三……”

老板娘向着嬷嬷使了个眼色。只见嬷嬷点了点头。

“好好表现。”

视线再次转向小女，老板娘用教导般的语气说道：

“只要你拼命努力，就可以帮助故乡的家人。赚大钱，敬孝心。”

小女不知如何作答，只得默默地点头。嬷嬷再次拧了小女的左臂，发怒道：

“你对老板娘是什么态度，好好回答！”

“……是、是、明白。”

“问你叫什么名字，就说‘我叫樱子’。问你多大，要说‘我今年十三岁’。要完整地回答，懂吗？”

“嗯，我叫……十三岁。”

“笨蛋，‘我叫’与‘十三岁’不能放在一起。”[8]

受到惊吓的身体又变得僵硬起来，就在小女感觉身体紧绷着的时候，老板娘笑逐颜开地说道：

“这位喜久代从今天起就负责对你的教育。好好听从她的话。若想尽早成为独当一面的花魁，不拼死地努力可不行哦。”

小女原以为只要进入花街，就可以当上花魁赚钱。听到这话，不禁吃惊，脸上也表露出了失望之情。

“看来这孩子想马上接客嘛。”

嬷嬷的语气中夹带着惊讶，然后继续说道：

“你听好了，想要接客得先做好准备，礼仪作法、语言应酬、跳舞唱歌什么的都要学，要记的东西多了去了。你要把这些全都学会，才有资格成为花魁。所以要是不想学习规矩礼仪，不知道要何年马月才……”

话音未落，走廊一边的纸门突然被打开了，有一个男人探出头来。

“啊，来新人了？”

小女和阿叔看着纸门就要关闭之时，嬷嬷忙不迭地出声阻止。

“老爷，您请进来。”

“啊，不，不，也没什么急事，等你们聊完了吧。”

“这怎么行，让老爷等我们成何体统？”

“没关系的，工作第一。”

此时，老板娘并不关心嬷嬷和被称为老爷的男人之间的谈话，而是转身向后走去，像是要做什么。

“老爷，给。”

结果，只见老板娘掏出一个纸包后起身。就在这时，一直气定神闲闲聊的老爷迅速走进内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过纸包放入怀里。

“哎呀，哎呀，惊扰到各位了。”

说完他对着嬷嬷和阿叔笑笑，接着，视线又转到了小女身上。

“这孩子挺清纯的啊。绝对会成为一等一的美人。你叫什么名字？”

“樱……我叫樱子。”

“哦，樱子啊，嗯，好名字。”

此时的老爷像是反复在思考什么。

“你要听老板娘和喜久代的话，成为大家的小可爱哦。”

“是的……”

说完此话老爷转身欲出，嬷嬷又叫住了他。或许是小女多心，嬷嬷的话语里多少带有嘲讽之味。

“这不，您既然都回来了，我们这边的事马上就完，请您就坐一会儿吧。”

“不了，就这样吧。我现在也是诸多事务缠身。”

“哦哟，那就不强行挽留您了。”

老爷面对嬷嬷说的嘲讽话，施以和蔼的笑容，又向阿叔轻轻地低下头，迅速地消失在视野里。

明明是金瓶梅楼的男主人，感觉却不住在这里，让小女感到不可思议。而且，嬷嬷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微妙。要说老爷和嬷嬷的关系，放在故乡，难道不是地主和自己父亲的关系吗？

老板娘和嬷嬷、阿叔三人谈话的时候，小女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在村里被认为是常识，在这里好像并不通用。虽说小女现在已经不再认

为这里是妖怪的住所，但也再次认识到这里仍是龙宫城般的所在。

老板娘将买我的价款递给阿叔时，还递出了一个和纸包裹的东西。这是外观很薄、细长的东西，能闻到海的香味扑鼻而来。只见阿叔接过后，用手压一压，像是在确认这东西的厚度。

嬷嬷将阿叔送出玄关，又折返回屋内，领着小女向着走廊的深处——嬷嬷的房间走去。

“从今天开始，樱子你就跟着我住。”

忽地想起左臂被拧时的痛，想到接下来的日子能否不让嬷嬷发怒，能否和睦相处，心里就很是不安。

“只要你听话，照我说的做，很快就可以成为花魁，挣大钱了，好了，你也不要太过担心。”

小女听闻此言，不禁惊讶她竟然看透了小女的心思。

“把行李放好，跟我出来。”

眼见嬷嬷刚进来就要出去，小女只得慌忙地跟在后面。

“要跟大家好好打招呼哦。”

这次，嬷嬷打开房间右边的纸门，瞬间，无以言表的璀璨光景一下飞入眼帘。

从小女眼前到另一端，整齐并列着梳妆台。原来这是一间宽敞的化妆间。在一面接一面的化妆镜前，花魁们盘结着优美的头发，满是娇艳动人的妆容，穿着花哨艳丽的服装。她们背对着小女正在忙碌着。

何等美丽……

小女看得心荡神驰，甚至都恍惚了。小女再次想着这里一定就是龙宫城，不会有错。

“都打扮好了吗？”

嬷嬷的声音仿佛从远方传来似的。

“好啦。”

“××姐还没好。”

“预料之中。总是她最慢。”

花魁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了起来，她们中有一个人察觉到了小女。

“啊？新人？”

接下来一瞬间，所有化妆台前的花魁们齐刷刷地转过头来望向小女，直直地盯着小女。

“喂，还不跟大家打招呼？”

“……请、请多多关照。”

听到嬷嬷的提示，小女赶紧慌慌张张地低下头来。

“有站着行礼的人吗？规规矩矩地坐下，双手五指放在榻榻米上，然后再低头行礼。”

小女被嬷嬷击打着屁股，顺势坐了下来，刚一坐下，花魁们就齐声哄笑起来。嘈杂的说话声响彻整个房间。

“这是从哪座山里跑出来的吧。”

“嬷嬷，调教这种人想必非常辛苦呢。”

“这跟你们刚到这里的时候很像呐。”

“哪有！”

“不，××来的时候更差劲。”

“哪里来的野人？”

“哼，要是小女子是野人，××姐就是棕熊！”

“你说什么！”

不知不觉间，花魁们把小女撂在一边，开始了好似吵架的争论。虽然提及了几个花魁的名字，但我完全不知道分别对应哪个花魁。在这样喧嚣的场合，也不是记名字的时候。

说起来，并非所有的花魁都加入了争论。有对我投以温柔微笑的人，有略带悲伤表情、偷偷窥视我的人，还有不带任何表情、撇了小女一眼就没了兴趣的人。与大家反应不同的花魁也有不少。

但是，此情此景却让小女很是困惑。明明被所有人嘲笑是乡下人，

却反而感觉挺爽快的。

“好了好了，聊天结束。”

随着嬷嬷的催促，因为聊天而有所耽误的花魁迅速整装，所有人都步入走廊。这时，就像算准了时间的老板娘从内室里走出，往放置在玄关旁边隔板上的神龛走去。茶壶和门房[9]已在候着，等待所有人参拜神龛。

“保佑今日宾客盈门，花魁一切顺当。”

随着老板娘说出的祈祷的话，所有人都低垂着头。小女见势也在心里默念同样的话，无意中瞥见了神龛里供奉的神体。

那就是神啊！

那是一个形似细长的蘑菇，坚挺而有力地杵在那里的木雕品。与村里祭祀着的，还有从奶奶那里听到的神，也相去太远了吧。

就在小女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奇妙的神像之时，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疯癫的大笑。

“哟！那个孩子是第一次看到这神吧，眼睛都直了。”

所有人都看向小女的脸，过于害羞的小女马上低下头去。但是，她们似乎并不在意，又开始了喧闹。

“这也难怪，毕竟是第一次见这东西。”

“哎，我们都已经看厌了。”

“说起来你最近不是都没见到吗？”

“什么！你说什么！”

眼看就要掀起一场新的争论，其他的花魁操着悠闲的口气说道：

“也没错啊，说起来为什么这里的神如此栩栩如生地矗立在那里？”

“讨厌啦，姐姐说这种话真是讨厌。”

“这神要是无精打采，我们也不好做生意嘛。”

“对，对，对。没错。”

面对着齐声欢笑的花魁，嬷嬷有意收拾场面似的一本正经地说道：

“如果客人们的神物失去了元气，使他们再现雄风，不正是你们这些花魁该努力的事嘛。”

在笑声愈加猛烈之时，嬷嬷将她们赶回了原来的化妆间。那一天，首位客人是在十几分钟之后出现的。

然而，小女直到最近才知晓神像的真面目。但是，究竟为何要供奉此物，实际上直到现在小女依然无从知晓。

三月×日

昨晚完全沉浸在写日记之中，回过神来，已是破晓时分。

其实最开始记录日记的时候，还很担心能否写出像样的文字。绫小姐教小女认字和写作，还有和这里的优子小姐共同学习，不经意间就领悟掌握了所学的知识，小女也十分惊讶自己的学习能力，这令小女开心无比。若是把昨晚写的日记给绫小姐阅览，她一定也会为我高兴。

对了，干脆把这个日记作为书信寄给绫小姐吧。在成为花魁之日定下来之后，学习各种技艺的时间会减少很多。当然，各位花魁姐姐吩咐的杂事依然络绎不绝，不过写日记的空余时间还是有的。如果成了花魁，一定会变得更加忙碌。要挽回溜走的三年时光，那就只剩如今了。

说起一开始在金瓶梅楼的生活，那是何等令人震惊。

首先，匪夷所思的是一日三餐都可以吃到米饭。而且，是白米饭啊，一日三餐都有！不仅仅是花魁，女佣也是一样的待遇。小女切身体会到，住在乡下的我们，一直过着底层的卑贱生活。然而即使这样，花魁却还经常抱怨食物。

“肉呢？要是再不吃点好东西，可招待不了客人们！”

“煮芋头和魔芋，又这么清淡。这里有点味道的只有咸海带！”

“啊，好想吃烤鱼。想吃那种两面烤到焦黄鲜嫩的鱼。”

每天有三顿白饭吃就该感恩戴德了，不过没有人有这种感激的心情。她们觉得有白米饭吃是理所当然，还要为了吃什么菜不断地发牢

骚。

这些姐姐，与小女的奶奶、爹娘绝不是同一类人。二者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可以说是有着决定性的差异。

简单汇总一下金瓶梅楼一天的起居生活——

上午七点半到八点，店内小厮[10]开始打扫，女佣则负责准备早餐。在这期间，昨晚滞留的客人将会离开。

八点，老板娘向神龛内点灯，供奉神酒、米饭、水、盐。

九点到九点半，所有人吃早餐。若是昨晚留宿的客人，则由外面的饭馆送早餐过来，再由花魁服侍用餐。

十点到下午两点，大部分的花魁会去补觉。嬷嬷也会在此时休息。

两点到两点半，所有人吃午饭。

两点半到四点半，花魁进入澡堂洗澡，然后进行梳头、化妆，以及整理衣物等打扮工作。

五点，所有人聚拢在神龛前参拜。

五点半，接待第一位光顾的客人。

七点到八点，除了正在接客以外的花魁，所有人吃晚餐。

十点，晚餐时间。在接客的花魁，吃一点饭团什么的食物充饥。

凌晨零点，门卫会将大门、中门、小门全部关闭。若是在这个时间以后出入的客人，可走大门边上的便门。

一点，嬷嬷入寝。夜里交给接班的茶壶在店内巡视，直到早上嬷嬷起床。

四点到五点，早起的客人回去。

乍一看这样的记录，就能明白这绝非普通的生活。小女老家那样的偏僻乡下自不用说，即使是城里居民的生活，也与之几乎没有共同点。这个行业就是如此特殊。

的确与花魁接触得越多，越能体会到她们这个群体的与众不同。小

女从前只知道自己出生的村子，到此的三年间，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不仅有这里的人教小女的，还有小女通过读书、看电影学到的。小女越来越想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随着小女知识和阅历的增长，认识到花街是怎样的世界，花魁又是怎样的存在。当小女再次审视这些事实，由内而外地产生了不安且厌恶的情绪。

花魁实在是太可怕了……

到头来，小女萌生出这样的想法。可能还是因为她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能赚大笔的钱。

早上睡到自然醒，吃个饭又回房睡觉。睡到下午很晚才起来吃午饭，悠闲地洗个澡。然后，一边叫来做头发的去梳头，一边与姐妹们聊天，打扮，更衣。傍晚去神龛前参拜，要是没有被客人点名，就可以去吃晚饭。随着夜晚的到来，无论再怎么没人气的花魁也有客人接待。如此一来，她们可算是忙碌起来，要说她们干什么呢，无非就是在客人面前跳舞、唱歌，说说无聊的废话，陪伴客人们喝酒玩乐而已。

当然，小女认为只做这些很难持续到深夜。但是，歌舞升平、寻欢作乐之后，大部分的花魁好像要陪客人就寝。换句话说，她们的生活是就寝、吃饭、打扮，还有游艺，除此之外都跟她们毫无关系。只需如此就能赚到钱，实在是非常的不可思议。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开心和轻松的工作，小女惊讶得目瞪口呆。

尽管如此，花魁的喜怒哀愁为何又是如此激烈呢？

为何要那般恶意地咒骂客人？

房间里传来花魁和客人奇妙的喘息声是怎么回事？

身体状况变差又是什么原因？

随着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日益增长，有关花魁的谜团也愈发难懂。明明花魁是自己的目标，然而却对她们的事一无所知。深入地去思考，却又会害怕起来。由于店内其他人的分工明确，反而凸显出她们的特殊性。

老板娘也称领家，是金瓶梅楼的经营者。老爷似乎什么都不管，由老板娘独自经营管理着这家店。老爷和孩子一起住在花街外的别邸，通常一星期能见到他一次，目的就是来要点零花钱。听说老板娘给他的钱，都被他赌博花掉了。

虽然乡下也有不怎么工作的父亲，只靠母亲拼命工作撑起一个家的情况，但也不会有像老爷一样的人。因为老家的男人要是这样，一家人都得饿死。说明这里有的是供老爷游玩挥霍的金钱。

实际上，老板娘对钱是非常计较的。花魁私下也会骂她“守财奴”“贪婪”“顽固”“吝啬鬼”。且不提花魁欠她的借款，老板娘无论何时对金钱都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嬷嬷，说起来就像是一个管家，或者说中间协调人。她是介入老板娘和花魁、花魁和客人之间进行周旋的角色，确保店内生意能够欣欣向荣。像是给客人安排花魁，完全是由嬷嬷决定的。

不过小女有一点始终无法理解。大部分的客人都会先看玄关处的花魁照片，看上哪位就点名这位花魁，如果被点名的花魁正好在陪客人，那就没办法了。不过有时即便这名花魁有空，嬷嬷也会直接安排别的花魁给客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不过倒也没有几位客人不满，说来这不是大问题。从开始就别这么做不是更好？很多花魁得知自己并不是客人点名要的，第二天就会不停地抱怨“不公平”“不满”，岂不是会增加矛盾吗？

“完全没有好感的客人，简直像死了一回。”

“每一次都塞给我讨厌的客人，能不能收敛一点？”

“烦死了，那种货色再来小女子不接！”

小女若是嬷嬷，一定会遵从客人的意愿。花魁心情舒畅，陪客人们玩得开心，客人自然愿意拿出大把的金钱。要是被点名的花魁在接待其他客人，那也只好换别人。所以，优先考虑客人的喜好，同时也要兼顾花魁好恶的客人类型。起码照顾下花魁的心情吧，至少不要给她们安排

讨厌的客人。

小女已经来到这里三年有余，已能想到这些。再怎么说，原本花魁出身、做了数十年的嬷嬷，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但是，每当花魁有这种抱怨时，她总是会这样说：

“照老娘说的做，绝对不会错的。动动脑筋想想，这些客人们也算替你们还了点钱，能早点赎身不好吗？”

话里的意思就是为了花魁着想。嬷嬷是不是有不得不这么做的苦衷？但小女一点也想不明白。这也是关于花魁的谜团之一，令小女百思不解。

茶壶的工作是揽客和充当店内的保镖。他们性情冷漠，哄骗揽客、察言观色，若不具备这些条件便无法胜任。

茶壶穿着朴素，外出时就像从哪里来的商人。与穿着花哨的花魁形成鲜明对比。起初小女觉得因为他们收入很低，所以贫穷，不过貌似并非如此，而是在店内招揽生意的茶壶，不能比客人们打扮得阔气。

“要说俺们，那可是非常讲究的。你看，和服面料、木屐、烟草、挂饰、金表这样的随身物件哪样都不差。和服外褂的长度也比普通商人的要稍微长那么一点。”

小女当然不可能当着他们的面询问有关衣物的问题。这是有次名叫朝先生的茶壶对小女说的，小女是打心底感到惊讶。现在小女算是懂了，一流的茶壶能够读懂对方的想法。像小女这样毫不掩饰好奇心、直勾勾盯着人家衣服的企图，早就在他面前暴露无遗了吧。

茶壶从开大门、开始营业便盘踞在玄关照片墙右手边的柜台，陆续招呼透过格子窗户向墙上张望的客人们。这时候他不可跨出自家门外揽客，只得外呼内应。所以，不是口才佼佼者是无法胜任的。对于话术要求颇高。通过与客人们的谈话交流，读透对方的心思。因此，猜出一个乡下孩子的想法，简直易如反掌。

茶壶负责与站在店内照片墙前的客人们谈价格。根据接待房间的规

格与玩乐时间长短的不同，支付的钱也不同。不过，在这里谈拢的价格，也并非就是最终价格。客人会被带到二层的接待室，再经由嬷嬷的一番花言巧语的洗礼，客人就会掏出更多的钱。总之，在花街，每个人都要上阵，轮番使用各种招数让客人掏钱。此种手段更是小女前所未见的。

照片墙正中央装饰着花魁们的照片，左右两边各设一个柜台。右边为茶壶，左边是门房，门房是茶壶的见习人员，穿着素色条纹和服，腰上系着一条角带，再绑着与和服同一种条纹的围裙。同时他们也兼有保镖的功能，茶壶不在的时候，便会坐在右边的柜台进行揽客。

茶壶的手下，俗称小厮，下身穿着藏青色的细筒裤，上身则是藏青色的法被[11]，足蹬草鞋，好似工匠的打扮。天气寒冷的时候外面加一件藏青色无花纹的棉外衣，不穿袜子。到了冬季，将和服的后襟翻起来掖在腰带里是小厮的特征之一。

他们就是常说的万金油，从店内清扫、床单替换，到花魁吩咐的各种杂事什么都做。掌握不到这份工作要领的话，干再多的时间也只能是小厮，不能升格为门房。店门打开迎客后，小厮便坐在店内的楼梯下，主要负责领客人们到二层的接待室。

在绝大部分都是女人的青楼之内，茶壶、门房、小厮是为数不多的男性。不过，茶壶和门房都不在岗的时候，常驻就是小厮一人。他偶然能从老爷那里得到一些赏钱。

对了，差点忘了，还有优子小姐的哥哥——大学生周作少爷。少爷与老爷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沉着从容的人。虽然看上去有点病弱，但反而增添了他身上的奇妙魅力，实际上他在花魁之中也颇有人气。

老爷通常一周只出现一次，但这对兄妹经常来玩。本馆他们是不会去的，只去别馆。虽说别馆的二层和三层也被用作营业，但听说一层原来是老板娘的起居室。他们放学回来，经常会绕远路过来，可能是有点怀念这里吧。又或者是想在老板娘——他们自己母亲的身边多待一会

儿。

傍晚是营业的时间，刚好是老板娘忙碌的时候，就算他们来了老板娘也没有时间到别馆去。即使这样，两人能在离母亲比较近的地方待着，就满足了吧。周作少爷通常在别馆的一层辅导妹妹学习，优子小姐一边接受立志成为教师的哥哥的辅导，一边等着老板娘空出时间。

小女与他们两人相遇，是在进店四个半月的时候。嬷嬷按老板娘的吩咐叫小女去做事，因而去了别馆。穿过走廊要进入某间屋内之时，小女不经意间瞥见了庭院里盛开的花，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

“啊！绣球花！”

老家的河岸边，随风摇摆的，那个淡淡桃色的化妆花，就盛开在庭院里小池塘边。忽地想起以前玩过的“化妆”游戏，还有阿照和小伙伴的脸，已经过去多少年了？就在思乡之愁涌起的瞬间，小女心里变得空寂起来。

“那个叫合之木。”

从身后传来搭话的声音，吓得小女几乎跳了起来，回头查看，那里站着一位穿着漂亮洋服的可爱少女。

“是一种豆。”

“啊？啊？真的？能吃吗？”

望着小女吃惊的样子，少女“噗嗤噗嗤”地笑着说道：

“属于豆科植物，肯定是不会错的。不过像普通豆子那样吃是不行的。”

“还好，还好，要是拿能吃的东西来玩，那可是会遭到严厉的惩罚。”

“诶？玩？用那个花？”

于是小女就向少女讲述起了关于“化妆”游戏的事情，少女饶有兴趣地走到庭院之中，采了一朵花回来。

“示范给我看一下。”

“像这样，嘭嘭嘭地在脸颊上拍几下。”

“嘭、嘭、嘭……”

小女边做着示范，边看着她微笑的眼睛，心里软绵绵的，却变得温暖起来。但是，想到这种花盛开的时候，小女本该带着特产返乡的，突然情绪又消沉下来。

“怎么了？”

可能是脸上流露出了情绪，少女见状脸色也阴沉下来。

“没、没、没事，没事。”

小女终于察觉到，眼前的这位少女正是老板娘的千金。她岂是小女能够亲密交谈的对象？小女实在太笨了。因此，匆匆行过一礼，正欲慌张返回本馆之时，背后传来的声音叫住了小女。

“小姐们，你们在干什么呢？”

回头一看，那是一位穿着纯白开襟衬衣、双手叉腰站姿挺拔的青年。他似乎一直在关注小女与小姐的对话。

怎……怎么办？

察觉到他是老板娘家少爷的同时，就做好了被骂的准备。

“哥，你这样可不行哦，这是女孩子间的游戏。”

青年听过这话，又微微一瞥少女，笑了出来。

“说错话的妹妹，还是少说几句吧。”

“嗯？我说错什么了？豆科没错吧，还是哥哥你教我的。”

“豆科没错。但是，不是合之木。”

“骗人，是哥哥……”

“我教你的是——合欢之木。”

“真的吗？”

少女不太相信，试探地向青年投去目光，忽地转向小女。

“从现在开始，叫化妆花之木吧！”

“是、是，嗯、嗯。”

虽然是反射性的回答，但是看着笑逐颜开的她，小女心中再次被温暖包围。

“化妆肚子[12]或是其他任何叫法都好，随便你喜欢叫什么就叫什么。”

“这不变成狸子鼓腹[13]了嘛。”

这句话把青年逗乐了，只见少女的脸颊微微鼓起。

“休息结束。回去学习！”

此话一出，气氛变得落寞起来。

“那、那，小女告辞。”

小女看准时机，施以一礼想回本馆。

“等一下，再等一下可以吗？”

然而，少女过来挽起小女的手臂，将小女拖去最里面的房间。屋内有一张黑得发亮的大桌子，上面摊放着书和记事本。

“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我叫樱子。今年十三岁。”

“啊呀，只比我小一岁。我叫优子，这是我哥，周作。”

说着，优子小姐的喜悦溢于言表。

“我们一起学习吧。”

像是即刻就要小女坐在她旁边的样子，这令小女非常为难。

“优子，快别这样。你看，为难人家了。”

“啊？为难吗？”

对于周作少爷的话，她脸上写满惊讶，又转向小女。

“不、不是……”

小女摇了摇头，心里很是高兴。当然，跟小姐一起学习是不可能的。因此，仅仅是被邀请一起学习，就足以让小女感激。

“你看，樱子没说……”

“她在金瓶梅楼学艺。”

“跳舞唱歌的话，我也……”

“优子，你们学的东西不一样。”

周作少爷的态度很明确，优子似乎很不服气。

“好，就算技艺方面的内容不同，学校的内容总归一样了吧。”

“嗯，我也认为学校里的教育，每个人都有平等接受的资格。”

“所以……”

“但是，事实上很多孩子甚至没读过小学。因此，学习能力就会产生巨大的差距。优子，就算你们一起学习，我也做不到同时教你们两个。”

那时，小女刚好瞥到了桌上放着的那本书，也不知为何竟然朗读起了正打开的一页文章。其实，直到今日，小女都还没搞明白自己为何这么做。绝不是自尊心的问题，也许是不想让绫小姐教会小女的知识白费，不想忘记以前学过的东西吧。

“哦！不错！”

周作少爷非常惊讶。他急急忙忙从桌上拿起一本书，打开，翻了一会儿，停下。

“读读这一页。”

他指了指翻到的那页的一个段落，将书递给小女。

“好的。”

接过书来的瞬间，因为紧张，手在颤抖。绫小姐给小女的书，所有的汉字都有假名注音。所以，只要记住平假名就没有问题了。可是优子小姐的书不一样。

若是有不会读的汉字……

即使这样，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就是抑制不住读不出来的恐惧。

“怎么了？果然读不出来吧。”

“不、不，我读。”

在优子小姐充满期待的注视下，小女双手捧书，专心致志地开始朗

读起来。

刚开始读得有点不顺，读着读着感觉便好起来，也读得顺畅了。不过，完全没有理解文章内容的闲暇。小女只得聚精会神地把一个个冒出头的文字读出来。最后还算流畅地读完了整篇文章。

“以前在哪里学习的？”

周作少爷这么询问，小女跟他讲了绫小姐的事。他稍稍的考虑一下。

“想不想多学一点？”

“嗯，想。”

想都没想的回答，因为是出于内心。能够与优子小姐一起，接受周作少爷的辅导，在那个时候想都不敢想。

于是，完全忘记了老板娘交代的工作。回到本馆，小女被嬷嬷一顿臭骂，扒下裤子被揍了一顿。想到可能再也不能跟这两个人说话了，小女只得叹息不已。

数日后，小女被老板娘叫去内室，说是每周可以接受周作少爷的三次教导，小女着实惊讶不已。

“花魁中有能读书的，也有不能读书的。要是没学过的，即使现在开始学，也是白费功夫。樱子你好像还会那么一点，就让小儿教你吧。”

“谢、谢谢，太感谢了。”

又可以跟两个人说话了，仅仅如此就让小女开心不已，而且还让小女一起学习，我更是欣喜若狂。

但是，嬷嬷却不这么认为，我们两个人独处的时候，她总是有点“苦口婆心”地说道。

“能认清卖身契上的字就行了。学问多了，对于花魁来说反而是妨碍。”

“可是，那为何老板娘还……”

“这不因为周作少爷想当学校的老师嘛，多一个学生也无所谓。优子小姐估计就是想找个同龄的玩伴。不用说让你跟他们一起学习这事，肯定是他们恳求老板娘的。”

“唔……”

小女无言以对。无论对于他们两人怀有多少谢意，好像都不够的感觉。

“话说回来，你要是敢懈怠我这里的学习！我可不会客气……明白了吧！”

被嬷嬷恶狠狠地盯着，小女情不自禁地点点头。可是，就在这时，一个简单的问题脱口而出。

“为啥他俩跟老爷不住在别馆的一层？”

“为何少爷、小姐，还有老爷，不一起住在别馆的一层？要这么说。”

纠正小女的用词之后，嬷嬷告诉小女：

“周作少爷上小学之前，搬去了现在居住的宅邸。”

“为何要搬家？”

嬷嬷的脸色虽说依然嫌恶，但小女此时已经敢于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也是因为平日里嬷嬷说的，有不懂的地方就问，不要吞进肚子。

“要说为什么嘛，我认为是要远离这条花街的小学。不让他人知道家业在此。若是被人知道，少爷也会脸上无光的。”

嬷嬷一副自然而然的表情，可小女还是无法理解。

“老板娘将穷人家的孩子买来，还给爹娘金钱，这不是好事吗？那为什么……”

嬷嬷重重地叹了口气。

“那些孩子有抱怨的，有痛苦的，要是都像你那样考虑问题，我倒省事多了。”

“嬷嬷指的是花魁姐姐……的事？”

“啊、啊，是的。”

正说着，嬷嬷眼睛眨巴眨巴地盯着小女。

“听好了，你呀，保持现在的想法就好。”

嬷嬷像是已经预料到小女会背负起花魁那样的怨恨，脱口而出说了出来，也以此终止了这个话题。

虽然嬷嬷这些话有点闪烁其辞，但小女和优子小姐、周作少爷在一起之后，很快就将它抛之脑后了。开始在别馆接受周作少爷的辅导，还能陪优子小姐在庭院里玩。别馆庭院的北侧有一堵围墙，所以从本馆的一层看不见别馆庭院。而且这墙还挡住了二层的视线。因此，即使从二层展望，也看不全庭院的全貌。所以，只需留意别被居住在别馆二层的花魁发现就好。而且，需要提防的也就是会向老板娘和嬷嬷打小报告的红姐而已。住在三层的小町姐，即使看到小女，也没有任何的兴趣。而牡丹姐一看到小女就会露出微笑。至于其他花魁也都乐得清闲，从不多管闲事。

那个时候的小女心向未来，思绪过去。未来是指接受周作少爷的辅导，过去则是陪优子小姐在庭院玩耍。因为小女深信勤学就有回报，而在庭院里玩，会让小女想起在乡下嬉戏的孩童时光。

除了绣球花，还有很多其他的花草生长在别馆的庭院里。用那些花草能有很多玩法。像是用紫云英和三叶草编织花冠和头饰，用狗尾草和柿子的叶子做成小狗和人的样子，堇菜花和紫云英束在一起之后，可以做一个手抛球，蒲公英和野菊花则可装模作样地占卜……随着不同季节来做不同的事。

“樱子，你知道得很多啊。”

每次小女用新的花草来玩，优子小姐总会这么感慨。明明是故乡里再普通不过的玩法，所以起初我还认为小姐在嘲笑小女。不过，她看上去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小女也就得意起来。然后，趁着得意忘形爬上了一棵李子树，这可让优子小姐慌张起来。

别馆的庭院里种植着数量众多的柿子树、李子树、金桔树等能结果子的树。其中就属李子树最高，高度直达三层。小女爬上这点高度并非难事，不过小姐都要急晕过去了。另外，小女将和服撩起来掖在腰带里的举动，也让她很是吃惊。

“危险！不要再爬了！注意点形象啊！”

一直非常温柔的优子小姐，只有在这时候会生气。即使这样，依然无法阻止小女爬树的脚步，这可比玩花草更有故乡的亲近感。脑中回想起了故乡寺庙的楠树，与阿照一起光着脚丫比赛爬树的情景。如果不是因为好奇偷窥了小町姐的房内，喜欢爬树的小女是不会放弃的。

那天，正好优子小姐和周作少爷还在屋内讲话。小女就独自来到庭院里，趁小姐还没有来，迅速爬上李子树。爬了一会儿之后，终于爬到了树顶，就在小女环视四周的时候，心中突然涌出了窥视三层房间的想法。被称为金瓶梅楼的贵宾房间，诱惑着我忍不住想看一眼。

小女轻轻地翻到作为装饰的狭小露台，用手拉住窗户，打开一条细缝，从窗帘的缝隙之间往屋内窥视。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紧张得差点叫出声来。因为小町姐正在屋内。

不能再偷看了！要悄无声息地关上窗户，从露台返回到李子树上，再爬下去，脑袋里只有如何逃开的想法。

但是，小女正要关窗的瞬间，注意到姐姐不太寻常。从窗帘缝中望去，跪坐在那里的姐姐，低着头，小女只能望见她的左半边脸，但怎么看她都是在流泪。

小町姐在哭泣……

小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姐姐的视线落在膝盖上的一封信上，小女再次差点弄出声响。

读了那封信才哭的吧……

小女轻轻地拉上窗户，蹑手蹑脚地从李子树上爬了回去。比起偷窥被发现挨骂，小女更怕她躲在屋里哭泣的样子被别人看到，那样内心会

受到伤害吧。无论是谁都不该擅自偷窥他人忧伤的模样。自此之后，小女再也没有爬过树。

“樱子终于变得淑女了。”

比起优子小姐的喜悦，小女感受更多的是愧疚。不过，听到妹妹说我会爬树的周作少爷，说出了截然不同的话。

“啊呀，可惜了。我还想亲眼见见樱子站在树顶上的英姿。”

“哎，哥哥真讨厌。”

小姐不失时机地说着俏皮话，小女羞红了脸。时至今日，这都是小女甜美的回忆。

最近两人都不怎么来别馆了。即使来了，气氛也是莫名的沉寂。总觉得他们提不起精神。特别是周作少爷经常沉着脸，在为什么事情而烦恼。小女认为绝对不是身体病弱的原因。

打理别馆的女佣雪江也持同样的意见。店里除了老板娘和小女以外，就属她跟两人接触得最多了。所以，雪江是不会信口胡言的。

女佣有三人，主要负责厨卫工作、洗涤清扫等杂务。她们是与母亲年龄相仿的安美、与阿照的幸代伯母差不多年龄的友子，还有比我小两岁的雪江。安美和友子都是通勤工作，只有雪江住在店里。小女初到金瓶梅楼，那个在厨房和人贩子阿叔说话的正是雪江。那时从她的体格看，肯定要比小女年长许多，后来那张稚嫩的脸让小女认识到，实际上她的年龄更小。

我们在不经意间，发展成了只要见到就会聊天的关系。但是，小女也意识到我们并非朋友。小女初来乍到，她是店里地位最低微的，我们仅仅是境遇有些相似而已。

但当小女这样跟雪江讲时，没想到她立刻摇了摇头，强烈地表示否定。

“樱子姐姐是新人……跟咱这个女佣可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新人总有一天会成为花魁，而女佣永远都是女佣……绝对无法成为花魁的。”

小女入楼一年多的时候，曾跟雪江约定绝对不会说出去，雪江才向小女吐露心声。

“咱，真的很想成为花魁。”

她的故乡在××地方的山坳坳里。父亲是伐木工，奶奶和母亲貌似是采集樟蚕虫（蚕的一种）吐出的丝来织布的。有次她的父亲被一棵大树压在下面，造成半身不遂。光靠她母亲一个人连治疗费都付不起，转眼间就债台高筑了。原本就不是很宽裕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她的弟弟妹妹们饿得面黄肌瘦，哭着闹着。

“家里最好吃的就是蚕蛹了。奶奶在坑炉上烤蚕蛹给我们吃，嘴里慢慢地溢出脂油，甜甜的很好吃。”

就在这个时候，山脚下的村落里来了人贩子阿叔，将她和村里的几个姑娘一起卖到了花街。

“刚到这里吃白米饭的时候，咱还腹泻了呢。大概是咱以前吃过的东西不太一样吧。”

到了金瓶梅楼之后，她才意识到山坳坳里的日子简直不能称为生活。

“这里可以赚钱，能给父亲治病，还能给奶奶、母亲、弟弟和妹妹吃上好吃的东西。咱就是这么考虑的。”

但是，事与愿违。

“你啊，要说这雪白的肌肤可真是一等品，就是你这个体形……可惜啊，你当不上花魁。”

就因为嬷嬷的一句话，雪江就成了女佣。

“虽说如此，但我绝不轻易放弃。”

只要在店里工作的话，还是有可能踏上花魁之路的——仅仅就凭人贩子的这句话，支撑着她努力到了现在。不过小女最近在想，这个希望

其实早就破灭了吧？跟她一起被卖到花街的村里姑娘，除了她以外的其他人全都成为了这条花街的新人。貌似有的人早就当上花魁在店里接客呢。

“当村里的女孩子集结出山的时候，人贩子看到咱就知道了吧，咱是做不来新人的，只能去做女佣。”

听到这样的告白心声，虽然对不住雪江，但小女也是这么认为的。她是非常辛劳的仆役，绝不是个坏孩子。但她无法成为花魁，小女有着强烈的预感。无论来自哪个偏远乡下的女孩，在花街上待得久了，就会得到蜕变。这变化跟容貌关系不大，就算是土里土气的女孩也会变成妖媚的女人。但雪江却没有任何的变化。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种说不清的气氛围绕在她身上。也许，这与她生长在山坳坳里的经历有关呢？

以上，就是在金瓶梅楼工作的人们。工作内容就如我记录的一样，大家都在做普通的工作。虽然也有像嬷嬷和茶壶那样，平日里见不到的营业相关事务的工作。

但是，思前想后，嬷嬷和茶壶都是为花魁服务的。人贩子也是一样。当然，经营者老板娘也是如此。总之，一切一切的中心，就是花魁。当然，让客人掏出更多钱的是花魁，所以这一切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最重要的姐姐们，却好似没在工作的样子。这个事实一直都让小女不安。

而且，从嬷嬷的话语里，能推测出花魁对老板娘和金瓶梅楼抱有不寻常的感情。

怨恨与痛苦……

对于客人的厌恶也好，对于嬷嬷的反感也罢，寻根问底不都是相近的原因吗？姐姐们所怨恨的是被卖到这条花街工作的命运吗？

但是，为什么？

大家不是都被这间金瓶梅楼帮过吗？

越想脑袋越混乱。心心念念成为花魁的日子就在眼前，小女未料到竟会如此的烦恼。前几天，小女还想着早一天成为花魁，赚很多钱，让故乡的家人过得好一点，然后把借款还了，带着满满的特产荣归故乡。然而，回想起这几年的点点滴滴，陡增不安。

就这样成为花魁，是好事吗？

但是，如果不迎来这一天，小女就一直是新人，即使想寄钱回家，也只是见习花魁，生手而已，赚不到钱。偶尔有客人会打赏钱，无论多少都必须交给老板娘，绝对不允许私自存钱。

回想起来自己作为新人期间，若是无意中想到，唔，好像也没有空闲去想呢。说来受到嬷嬷严格教育的时候，也许是最幸福的呢。

在即将成为花魁的当下，小女预感到会有什么恐怖的事降临在自己身上。这种想法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

三月×日

今天小女就要去拍花魁照，成像后的照片会挂上照片墙。

首先在化妆室，让姐姐们平时请的梳头师傅帮小女盘好头发。然后，由嬷嬷帮小女化妆，再换上漂亮艳丽的和服，被带去花街上的照相馆。

这条街上什么店都有。杂货店、鱼店、外送饭馆、酒家、药店、绸布店、家具店、人力车屋，连医院都有。即使不出这条街，也可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令小女惊叹。

说起拍照片，小女还是头一次。据说以前的人害怕这东西会把人的魂魄收走了，小女其实也有同样的不安。可又担心说出来会惹人嘲笑，便一直强忍着。结果，照相馆的伯伯说我的表情太僵硬了。好不容易挤出一丝笑容，这次，又被说那叫强颜欢笑。

“露出淡淡的微笑就好。”

嬷嬷从一旁横插一句，实在是强人所难的要求。这回脸部肌肉好似

完全石化了一般，连微微抽动都不能了。

“真是个没用的孩子。”

“不、不、不，这种表情，也许反而能衬托出一种未经世故的羞涩。”

嬷嬷的脸已经拉得很长，不过照相馆的伯伯却用熟练的口吻安抚着我。就这样开始照相。

拍完照之后，小女感到身体不听使唤。只不过是一动不动地盯着照相机看，却像是干了一整天农活般，疲劳不堪。

“之后就交给我们了，老规矩，等我这边洗好照片。”

在照相馆的伯伯目送我们返回金瓶梅楼的途中，小女听见自己的心声，告诉小女离花魁更近了一步。

若是初来乍到的时候，小女一定会喜上眉梢。事到如今，不是说没有喜悦的心情，而是不安压过了喜悦。

在这篇日记里，小女还没有很具体地描写过最重要的花魁。明明她们才是金瓶梅楼的主角，只是笼统地提到了第一天来到这里所遇到的花魁姐姐，几乎没用太多的笔墨具体介绍她们。既然连小厮和女佣的工作都描述过了，为何花街最重要的主角花魁们却没去触碰？

为何？

因为小女害怕……

小女对于花魁，当初只有羡慕和憧憬。随着在店内生活时间的增加，小女逐步觉察到花魁们身上充满着神秘。这种神秘，既有魅力的存在，也有不安的感觉。终于，这种不安越来越大，甚至令小女对于花魁产生恐惧。

由于开始写这篇日记，似乎让小女再次认清自己这样的心境变化。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可能是件好事。但再怎么说也已经无法回头。小女只能静静地等待自己成为花魁的那一天。

不，这么想反而增加了自己的恐惧。总之，现在就来介绍小女印象

深刻的五位花魁，试着分散一下小女的思考。顺便说一下，以下所述并不都是小女一个人的观察。是以小女所知为主，兼有从嬷嬷和女佣雪江那里听来的。

说到花魁，也分三六九等，林林总总。绝非从容貌、性格和技艺的差别来区分。要论她们最重要的评判标准，仅仅是一晚上能赚多少钱。像金瓶梅楼这样常驻十几名花魁的地方，这种差别一目了然。有意思的是，店内最会赚钱的人，不一定是最漂亮的。相对的，赚钱最少的人，也不一定就没有魅力。

在小女初入金瓶梅楼之前，最会赚钱的是十九岁的小町姐。因此，她一直使用别馆三层的房间。金瓶梅楼内的花魁们，只有一位可以使用这个房间。故而也称贵宾室，客人们要使用这个房间就必须掏出一笔不菲的数额。

小町姐，通小町的简称，大家都称呼她为小町。肤色白皙，长着一张瓜子脸，确实也是金瓶梅楼里排名前三的美人。但是，她对于客人的态度可谓冷若冰霜。给别人的印象就是装腔作势，脸上难得露出笑容，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她无论对谁都是如此。

据说小町姐的老家是她们那里的财主，然而一场原因不明的火灾将其所有的房子烧毁殆尽，更要命的是，整个村子用以交付的米也付之一炬。家业一夜之间倾倒而下。作为家族长女的她，主动只身一人来到花街卖身。当然，这事实真相小女也不得而知。不去探究花魁们的过去，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规矩。

只是，小町姐原本是旧财主家的千金小姐，因此就算成了花街上的花魁，接客也绝不陪笑，绝不对客人妩媚撒娇，这样的传言倒是传得有模有样。

“只有那个孩子，让人束手无策。”

嬷嬷直到现在依然牢骚满腹。

“虽然她比任何人学东西都快，不过对于她接客的态度，我苦口婆

心地劝了多少次，她就是顽固地左耳进右耳出。令人头痛极了。”

尽管如此，客人们的评价却是赞誉有加，她向来是店里最会赚钱的，令其他花魁无法企及，小女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小町啊，虽然她那高傲的态度让人生气，不过对男人不献媚的态度，就是叫人欲罢不能。”

说出这种话的客人非常多，更加让小女不解。明明花了大价钱来玩，为什么还要点名待人冷冰冰的花魁，这有什么好玩的？无法理解。

“读懂男人的想法也是花魁的修行。了解客人的需求和愿望，再多的钱也能从他们的口袋里抽出来。”

嬷嬷带着洞悉一切的表情说教，小女垂头聆听。但小町姐也许并非刻意追求这样的感觉，可能根本就没考虑那么多，只是让别人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不仅仅是面对客人，而是面对所有人。小女就是这么认为的。

对于一切视若无睹……

只要见到小町姐，小女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这人是不是赚不赚钱都无所谓？

小女初入店里的那一天，第一次去化妆室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只是瞥了小女一眼的，正是这位小町姐。

接着，有两位与通小町形成强烈反差的花魁，分别名为红千鸟和浮牡丹。其中，红姐二十三岁，牡丹姐二十一岁。两位在店里都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她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花魁。”这话要是传到红姐的耳朵里，肯定又要被她捏大腿了。这二位接客都非常熟练。只是对客人的态度截然不同。

红姐好热闹，性格爽朗，从没露出过丝毫的阴郁和悲伤。她总是扯着嗓子，甚至有点烦人。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个性，花魁的和服也好，妆容也好，穿在她身上比任何人都要更加光彩照人。奢华艳丽，这样的词汇用在她身上正好。

“饮酒喧闹一番，一扫白天的郁闷，就找红千鸟！”

放出这种话的客人不在少数。当然饮酒喧闹会增加他们的费用，不过也没什么不满之声，这就是红姐厉害的地方吧。红姐让客人们额外掏钱的本领，花魁中再无人能出其右。

“这孩子的本事，真是了不起。”

这可是发自那位每天都要同客人交涉、哪怕让客人多掏出一分钱的嬷嬷的心里话。

但是，姐妹并不怎么待见她，甚至排挤她。小町姐也是被排挤的对象，不过小町姐是因为最会赚钱，所以招来嫉妒。对于客人的冷淡态度，反而让她更加抢手，这也是让其他姐姐忿忿不平的原因之一。她们大概会觉得自己陪笑接客，在她眼里就像个傻子。

话虽如此，小町姐的冷若冰霜，不仅仅是对客人们，对于其他人、其他花魁也是一样。正因如此，据说起初因为高傲的态度，她还被别人欺负了，逐渐地变得没人理睬她，大概是觉得她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取得店内头牌的位置，让其他人既心有不甘，又不得不承认其当之无愧。结果，大家似乎就转变成了这样的心态。

然而红姐又不一样。她每天都会问个不停，像是其他姐妹接待客人的身份，客人对自己的评价，给了多少赏钱，还会问到卖身借款的金额，以及不能触碰的过去和出身。甚至就连其他人的身体状况也非常关心，若是真的关心也就算了，她只是跟自己比较之后，确立自身的优势图个安心。要是姐妹比自己强，她会突然风云变色、脏话连篇，也难怪大家不喜欢她。

“要是她那个喜欢收集别人情报的性子往好的方向发展，倒是可以成为花魁大姐头了。”

嬷嬷无比惋惜地喃喃自语过好几次。嬷嬷想说的是，红姐对于姐妹那份强烈的好奇心，如果发挥在乐于助人上该有多好。

说到金瓶梅楼的花魁大姐头，这个角色正是牡丹姐。她的举止温文

尔雅，从不急躁。没有人看到过她吵闹、发怒或哭泣的样子。小女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她是那种处变不惊、镇定自若的人。

传言说，牡丹姐的出身要比小町姐更好。

“好像是没落贵族家的千金小姐。”

这是女佣雪江告诉小女的，真伪不得而知。但是，从牡丹姐身上散发出的高贵气质和翩翩风度，若非是那样的出身，还真有点难以解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有点像故乡的绫小姐。

要说相似，牡丹姐似乎与绫小姐一样，是基督教的信徒。她不会向他人传教，但非常的虔诚。小女起初认为信教的人成为花魁一定很痛苦吧。不过现在小女有了不同的见解，也许正是这份信仰帮助了牡丹姐。绫小姐也因信仰而得到了力量。

因为牡丹姐对任何人都很温柔亲切，不仅仅是客人、花魁，还有店里工作的其他人都很喜欢她。所以，为什么她不是店里最会赚钱的，这让小女百思不得其解。

“找浮牡丹驱除烦恼的客人，可是数不胜数。”

嬷嬷对于牡丹姐的人气程度也是给予了充分的认可。

“在工作中遭遇到烦恼问题的男人们，回到家也没办法从老婆身上得到安慰。只能到这里来找花魁们治愈，开心了又会再来的。”

嬷嬷是这么说的，然后她又追加了如下的话：

“说是这么说，毕竟这里是花街，是男人们来玩的地方。只是温柔的抚慰，客人会变得越来越不满足。客人们要的是宣泄玩闹到高潮的瞬间。对于我们来说，虽然浮牡丹是很重要的花魁，不过要是全像她一样，是生存不下去的。”

听了这样的说明，小女心想男人真是麻烦的东西。也多少有点理解姐姐的辛劳。

“作为花魁的大姐头，浮牡丹温柔过头了。让她汇总意见，也没什么人提出异议。但是，因为她没有将大家凝聚起来的行动力，所以，无

论过了多少时间，大家都还是各自为政。唉，不过话又说回来，花魁归根结底还是个人的买卖。”

听了嬷嬷的话，结果无论哪位姐姐都是金瓶梅楼不可或缺的。概括起来，就是其他青楼找不到的、唯独金瓶梅楼独有的特别花魁。或许无论花魁好坏，只有个性鲜明的花魁，才能长久受到客人的光顾。

虽这么说，不过有时特色却适得其反。月影姐就是这样。

“月影也让人伤脑筋，一年到头不停地哭哭啼啼。虽然也有客人喜欢她的温顺，但大部分客人都不喜欢阴郁、昏暗的表情，觉得晦气。”

据说月影姐进楼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泪流满面。被老板娘训斥，被嬷嬷教训，被花魁欺负，被茶壶挑逗，被客人调戏。总之，不管遇见什么事她就是哭。

“她和小町同岁，新人时期其实差不太多。不过，小町对于任何事物都无动于衷，而那孩子是畏惧任何事物只能哭泣。”

就如同嬷嬷所言，对于月影姐来说，花街的生活只有悲伤。说到以前的生活，可是连白饭都吃不到，继而想起过去贫穷的生活，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说着说着就要哭出来了。小女目瞪口呆。她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不过她未免也太爱哭了吧。

“这孩子实在是毫无存在感。有时候众人都不知道她在不在场。即使在化妆室内，也是埋没在姐妹之中。‘哦哟，你在呀？’大家经常突然发现她在。说起来她进花街之前，是在客人面前表演杂技的。”

月影姐的经历确实有点奇特。她是在杂技团表演走钢丝和跳火圈特技的孩子。她的双亲不是杂技团的成员，从她记事起就跟其他孩子们一起住在帐篷里，接受艰苦的杂技训练。所以，月影姐觉得自己可能是某地富豪的千金，小时候外出时与家人失散，被杂技团的人抱走了。她想着总有一天，自己的亲生父母会回来接她。这种想法，对她来说还算个念想。但是，在杂技团老板将她卖到花街以后，连做梦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工作太辛苦了……实在忍受不了如此辛劳的工作。”

当上花魁在店里接客之后，已经完全没有梦想可言，月影姐说着便潸然泪下。小女并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要说工作辛苦，小厮和女佣不是更辛苦吗？月影姐可是花魁，跟工作辛苦不沾边吧。

即使小女问了嬷嬷，也没有得到确切的回答。

“要说工作的艰辛，有很多啊。等你成了花魁，自然就明白了，没必要担心。”

小女偷偷地问过月影姐，她只是泪珠盈睫地说。

“再过几年，那就是小樱的工作……”

“是，是什么工作呢？”

“……小樱，你现在还是不知道的好。”

这句话一说完，月影姐就又泪流满面。虽然很在意那工作究竟是什么内容，但在痛哭的月影姐面前，小女显得手足无措。

不过小女还是很喜欢月影姐。因为她是个爱哭鼻子的人，所以她对还是见习的自己，遭遇的辛苦体验记忆犹新。当小女遇到相同的困难时，她总会不动声色地安慰我。牡丹姐也很温柔，不过因为出身和生长环境的差异巨大，月影姐更能让小女安心。小女觉得月影姐同自己一样，来自贫困的农民家庭。

“再不努力一点，这个月的最后一名又是那个孩子了。”

嬷嬷认为以月影姐那样的个性，不具备当花魁的条件。不，不如说她的性格会妨碍赚钱。

“你看，像雏云这种拥有灵异能力的人，起码还有客人点名。”

嬷嬷口中的雏云，二十六岁，是店里的老资格花魁了。这么描写她的话，若是被她知道肯定会生气。她的气度和性格绝对称不上好，在店里工作了那么久，接客依然不够熟练。相反地，她在客人的面前，经常会出现不明所以，甚至略显狂乱的举动，吓到客人。

据说第一次发作的时候，雏姐自己也吓坏了。她自己说这种感觉就

像突然起身后的晕眩，两眼发黑。脑中闪现出什么人临终前的景象。下个瞬间，雏姐就会有板有眼地跟客人叙述起来。

“您现在即刻回家为好。你们家即将遭遇不幸。要是马上走还来得及，快，快回去吧。”

客人这下可生气了，谁听了这话都不舒服，于是引发了一阵骚动。就见嬷嬷如闪电般降临，但雏姐依然在重复相同的话。

“客官，您就回去一次看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下次请您免费来玩一次。”

在嬷嬷的劝说下，客人拉着脸回去了。然而，两个星期以后，这位客人再次来到店里，说他老家的祖父在那天突然辞世。嬷嬷和雏姐听了也是吃惊不小。

这件事情就在花街里扩散开了，点名雏姐的客人也越来越多。

“那个传言中的雏云在吗？”

像这样点名雏姐的人，都对“巫妓”抱有某种期待。不过她本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以谁为对象发作。她时常会流露出狂乱的语言和行为，结果却也没得到任何的启示。

撇开这些不管，还是有客人点名要她。不说来客络绎不绝，反正比月影姐多，小女很难判断对她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

“巫妓这种称呼……”

老板娘貌似很厌恶这样的说法，不过嬷嬷苦笑着告诉小女，老板娘得知客人接连不断地点名，也就什么闲话都不说了。

“我是处理了地狱肚的鬼孩子以后，才变成这样的。”

姐妹问雏姐为什么会突然有这种奇妙的能力，她考虑了一下如此回答。

怀上客人的孩子，在花街被称为“地狱肚”“河豚踩水”等。鬼孩子，指的就是肚子里的孩子。小女认为这是非常残酷难听的叫法，不过在花街很正常。

为什么花魁会怀孕？为什么客人会是父亲？小女一头雾水。有种称为套子的东西，像是细长的橡皮套，如果使用那种东西，就不会怀孕，但似乎也不是万无一失。那么这东西究竟用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么使用呢？说起牌子有“心爱美人”，还有“敷岛套”等，虽然小女看到过实物，却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意义。套子到底是什么？

说起这个，就想到嬷嬷经常会对出手阔绰的客人溜须拍马地说：

“啊呀，您二位缠绵悱恻的样子，怎么看都是如胶似漆的恩爱夫妻啊。”

确实，结为夫妻之后会有孩子，但是，花魁和客人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花魁也被称为“一夜妻”，要说就连假夫妻都不是。

不过，老家村里有一家的阿姨，怀上了别的男人的孩子……这消息在村里传开了。大人们似乎都是私下在传，可是小女和阿照也都知道了。但是，那个阿姨的肚子一点都没有变大的样子，到头来连怀上孩子的传言都烟消云散了。倒有几次看到那个阿姨大病初愈、体弱无力的身影。就在不经意间，村子里就像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般，回到了原本安稳的状态。

花魁可能遇到了跟那个阿姨相同的情况。对于阿姨的怀孕，村子里没有一个人表示欢迎的，这点小女也能感受到。被花魁们称为“鬼孩子”而遭憎恨的孩子，一定也是这样的。

但是，肚子里的孩子呢？到底消失去哪里了？那个阿姨和雏姐的孩子，后来怎样了？

再次遇到花魁身上的谜题，不由得停下了笔。花魁果然还隐藏着诸多小女所不知道的恐怖秘密？

对了，说起“恐怖”，雏姐成为巫妓的时候，好像非常害怕别馆三层的房间，说那房间好可怕。小町姐入驻金瓶梅楼出道之前，这个房间的前主人是已经跳槽的花魁福寿。

当时福寿姐是店里的头号红牌。

“自己没有客人，倒是挑剔起来店里最好的房间，雏姐你胆子也够大的。”

福寿姐作为最卖钱的花魁，当然不会保持沉默的。可雏姐绝对不是出于嫉妒，只是将自己的感觉如实地说出口而已。

“要说理由我说不清楚。就是害怕那间房间。不，不仅是那间房间，正下方二层的房间也……”

“雏姐，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面对福寿姐质问的口气，雏姐只嘟哝了一个单词。

“窗……”

位于别馆三层的房间，南侧与西北两侧都有开窗。而且三扇窗户的中央，有一个狭长的露台。露台只是个摆设，但其他房间都没有。

就在雏姐说出奇怪的话的数天之后，每到夕阳落下，福寿姐就会赶紧拉上三扇窗户中朝西向的窗户帘子。

“天色还早呢！”

面对的嬷嬷的提醒、客人们的疑惑、姐妹们的询问，福寿姐依旧三缄其口，还是在这个时刻拉上窗帘。还有，不知她在寻思什么，竟然用毛笔在窗框正中写上“南无阿弥陀佛”几个字。数周以后，她突然离开金瓶梅楼跳槽去了其他楼。

当然，无论老板娘还是嬷嬷都极力挽留，问她在这里有什么不满意的，如果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毕竟是金瓶梅楼的头牌，她们当然不想放手。而且，花魁是不能随便在花街里移籍的，否则要背上巨额的赔款。因此对于双方来说，简直是两败俱伤。

但福寿姐却坚持什么都不说，她去意已决。很明显她是在害怕。福寿姐移籍的第二天傍晚，大家在化妆室说起福寿姐，才知道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都是因为你说了那些奇怪的话，吓到她了。”

“店内头牌让她膨胀了吧，正好给她点颜色看看。”

“那个房间，真的有什么东西吗？”

无论是姐姐辈花魁的训斥，还是称赞声，或是听起来背脊凉飕飕的疑问，雏姐始终低着头，沉默不语。

“难道……”

就在花魁热闹的交谈声中，嬷嬷有些茫然地低语，忽地飘进了雏姐的耳朵。

“……”

瞬间，雏姐望向嬷嬷。但是，嬷嬷很快回过神来，扭过头去，雏姐也不便追问什么。

数天之后的一个夜晚，点名雏姐的客人被领到别馆的二层。就是位于三层贵宾室正下方的那个房间。雏姐乞求嬷嬷替换其他房间。可是那天夜里店里盛况空前，房都满了。

“又不过夜，你将就将就吧。”

“可是，这房间……”

“哦哟，好了，好了。快去！让客人等急了怎么办？”

在嬷嬷软硬兼施的攻势下，雏姐只得乖乖地进入房间。但是，恐怖气息不断地向身上袭来。尤其是客人背后的那扇窗，让雏姐毛骨悚然、不住颤抖。

对方也察觉到了雏姐怪异的举动。

“喂，喂，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虽说客人马上恢复了常态。他以为眼下雏姐那奇妙的样子，是触发巫妓的前兆。

要将双眸充满期待的客人丢下，夺门而出是不可能的。要是这么做的话，将会受到嬷嬷的严厉责罚。可就这样等待下去，也不可能变成巫妓吧。若继续待在这间屋子，可能真的会疯掉。

不！才不要疯掉！

也许受到嬷嬷的责罚反而要好一些，雏姐试着改变想法，就在马上

起身准备跑出房间、视线移开窗户的那一瞬间，突然，一张上下颠倒的脸正朝着房里窥视着……

从窗框的上部倒垂下来的那张脸，梳着花魁的发型，化着花魁的妆容。容貌美丽得令人发寒，这是从未见过的脸。不，说起来那是怒目而视的眼神，来回扫视着房间内，实在无法想象那是属于人类的眼神。

再则，要以这样的姿势窥视房内，就得从正上方三层那间贵宾室的窗户走到露台上，再像壁虎吸住外墙一般，沿着墙壁外侧向下爬，方能从窗户外露出脸来。而且，还是一身花魁的装扮。

不是人……

就在察觉到的瞬间，已与那个东西四目相对。后颈部就像突然被浇了冰水一般，让人不寒而栗。想抽离视线却无法做到。雏妲的视线被紧紧地定在那里，无论怎样使力，就是无法逃离那个东西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眼神。全身就像被紧紧地捆绑一般，完全无法动弹。她意识到这就像被蛇盯住的青蛙一般，她忍不住地哆嗦起来。

这时，窗外的那张脸诡异地笑了起来。

像是能够感觉到雏妲所体验到的恐惧，那个东西浮现出邪恶的笑。这张倒脸在窗外那狰狞的笑容，令人魂飞魄散。

救、救我……

雏妲寻求坐在窗户和自己之间的客人帮助，却发不出声音，只能在心里拼命祈祷。

可是客人眼中那充满期待的眼神依旧没变，迫切地等待眼前巫妓降临。

“你怎么了？”

从后面传来声音，雏妲转过头去，嬷嬷将纸门打开了一半。事后听说，嬷嬷放心不下雏妲的异样，过来查看，因为房间太过安静，觉得事有蹊跷，便向屋内窥视。只见雏妲杵在原地，房内的气氛非常诡异，忍不住就发声了。

看到嬷嬷的脸，雏姐一下子安下心来，慌忙回望窗户，倒脸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后来事态就变得严重起来。雏姐一下子站起身来，离开房间，无论嬷嬷说什么都坚持不进那屋。客人对她的态度非常恼火。嬷嬷只得居中调解，向客人赔礼，返还花酒钱，并对雏姐处以罚金，终于收拾了局面。

不过，从此以后，雏姐再也没有使用过别馆那间有问题的房间。假若就只剩那间房间可以使用，雏姐宁可支付罚金也拒绝进入。

没过多久，其他花魁也开始说一些奇怪的话。

“那里即使在大夏天，也会突然感到寒意。”

“明明屋里只有自己和客人两人，总觉得被什么人盯着……”

“好几次看到窗户外面有黑色的东西往下掉。”

“我还听到楼下有什么东西发出‘嘶嘶’的声音，爬上楼来。”

这里说明一下，听到这些话的时候，雏姐还没有将自己的体验跟任何人说过，而姐妹那里就已经流出可怕的传言了。

“都是你引起了大家的骚动和不安。”

“这样下去就要再考虑一下巫妓的问题了。”

虽然面对着嬷嬷的愤怒、老板娘的抱怨，但是雏姐认为这根本不是她的错。

因为，别馆的三层有古怪……

不过，再怎么主张也没有用。嬷嬷看似早已胸有成竹，完全闭口不谈。莫非，老板娘也知道原因？既然她们不认为有问题，那无论怎样的警告都没有意义。

过不了多久，随着小町姐成为花魁，一眨眼成了花魁头牌，被安排进了别馆的三层。

雏姐踌躇良久，最后还是决定提醒小町姐。

“那间房间，你还是小心为好。”

“哦？是吗？”

不过，小町姐完全把雏姐的话当耳旁风，坦然地使用那个房间。一周，一个月，半年都相安无事。她就这样主宰了别馆的三层。

雏姐至今还做着巫妓。她依然不会踏进小町姐正下方的那房间。嬷嬷看似已经死心，无论店里多么满员，也不再将那房间分给雏姐。但是，她绝不接受其他花魁的抗议。

“冷？大夏天反而更舒服啊！要是冬天的话，躲在客人的怀抱里，甜蜜地撒娇多好。说被什么人盯着，是你的心理作用。如果真是这样，岂不更刺激兴奋？”

“真讨厌啦。”

这个话题很快就在花魁的笑声中划上句号。只是小女不明白什么叫更刺激兴奋。在此之后，没有人像雏姐那样见过窗外有人，大家也就不再提及此事。

除了别馆三层，还有其他雏姐忌讳的地方——这栋建筑北侧庭院角落的一间像是库房的小屋。

“最初就造错位置了，不该建在鬼门的方位。”

也许比起别馆三层，这里更令雏姐讨厌。不过，花魁没事也不会去庭院，不接近那里就行。

“无论我们再怎么避之唯恐不及，还是会陷入进去……”

雏姐使用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小女问她什么意思。她回答了一句“还是不知道为好”就搪塞过去了。接着，她又说了一句更令人背脊发凉的话。

“我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那间小屋和别馆三层之间徘徊。”

那个东西的真面目是什么，雏姐与其说不知道，倒不如说是不想知道。小女也抱有同感，不再多问。

以上五人，就是金瓶梅楼中令小女印象最为深刻的花魁。

很难说憧憬哪一位。浮牡丹姐的形象最初就很高大，遥不可及，根

本无法奢望。小町姐坚持自我的态度，要是能够模仿，可是非常厉害的，不过也不可能做到。再说，小女最近发现小町姐似乎背负着什么，才使她这么做的。红姐不谈。小女也不想成为雏姐那样的人。那么就剩下月影姐了。

小女还不至于像月影姐那样哭成泪人，但五人之中距离小女最近的，可能还是月影姐。现在虽然还不懂，等到成为花魁，尝到各种心酸痛苦，小女也会陷入哭泣的窘境吧。如此说来，跟月影姐拉近距离的同时，好像也找到了再苦都可以撑下去的案例。

嬷嬷告诉小女，在明天成为花魁之前，要进行极为重要的仪式。因此今晚就此搁笔。

三月×日

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现在小女都不明白。总之，羞耻、愤怒、悲痛、恐惧，还有那痛彻心扉的撕裂痛将整个人捣得乱七八糟。

吃完午饭就被嬷嬷叫住。

“现在去医院。”

小女以为要陪嬷嬷去医院。

“别说不吉利的话，老身可健康着呢。”

当小女得知检查对象是自己之后，非常吃惊。小女又没有哪里不舒服，但也不能违抗嬷嬷的指示。

“因为要成为花魁，不去检查身体可不行。”

嬷嬷都这么说了，即使心里不愿意，也只得乖乖地跟去医院。

桃苑医院建在花街町的南端，紧挨着与北大门相对的南小门，进出医院的人都在这里通行。花街的客人们则不会从此地通行。有的时候这里可以说是人迹罕至，气氛显得冷冷清清。小门右边倒有不少人力车出租屋在营业，增添了一丝生机。虽然小女陪同花魁们来过几次，但无论如何都无法习惯这里的氛围。这里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究其原因，恐怕就因为这是医院。冲入鼻腔的消毒水气味、检查完毕前都满脸不安的姐姐们、探望入院姐妹的花魁那阴暗的表情等，都给小女留下很坏的印象。然而，这次轮到小女自己了。

进入医院的诊室，躺上检查台。护士将小女和服的下摆卷起，立起小女的双膝，又迅速将小女的两腿向左右分开。小女一惊，同时，羞耻感涌上心头，就想坐起身来。

“笨蛋！老实点！”

结果招来了嬷嬷的怒骂，小女只得畏缩不动。就在这时医生进来了。

“好了，别用力，放松。很快就结束了。”

小女害怕得不行了，但也只能听从医生的。还没等小女多想，一个冰冷的东西触碰到股间，从下而上的寒气令小女哆嗦起来。伴随有点痛痒的感觉，腹部感觉像是被搅来搅去，令人作呕。就在这样的厌恶感中检查结束了。

“没事吧？谢谢您。”

听到嬷嬷言谢的话，小女心想没事就好，还略有点开心。但是，实际上事情还没有结束。

回到店里，花魁们都已经进入化妆室了。

“过来。”

嬷嬷吩咐小女，她的表情甚是严肃。

“听好，接客之前，要将花魁的重要仪式完成。到二层的公共房间来。”

她是这么说的。小女这才知道医院的检查，只不过是为即将开始的仪式而做的准备，不由得非常紧张。

进入公共房间，嬷嬷让小女换上一件长摆和服，在坐垫前面坐下。

“这东西叫作忍棒。”

嬷嬷拿出一根不怎么长的木棒。

“这是用桐木做的，仿效男人的缘起之物。”

“缘起？神龛内的神体吗？”

小女直到最近才知道，玄关神龛所祭祀的像蘑菇般的神体，似乎就是男人们的某个物件。但是，供奉的理由始终还是不清楚。此时，小女误认为嬷嬷要告诉自己那个理由。

“嗯，嗯，没错。同尊贵的神体一样。不要害怕，不必担心。”

“好，明白了。”

想明白后就顺势点了点头。接着，嬷嬷吩咐小女躺下。

“把膝盖抬起来。”

和医院一样的姿势。

“两腿分开。”

嬷嬷的双手按住小女的双膝，用力向下一按。

“喂，再分得开一点。”

被这样一按，双腿左右分得更开了。

小女非常羞耻，又因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而恐惧，差点就尿裤子了。

“听好，这根忍棒就要放入你最重要的地方，忍住啊。要撑住。”

“诶？”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可怕的。只是走个过场而已。这也是一种技艺。坚持……忍住。”

“啥……”

完全不明白嬷嬷要干什么。

“从明天起，客人们如忍棒般的缘起，就会这样，好好感觉一下。”

“嗯……”

哑口无言。

“脚别用力，放松。对，对。吸气。看着我，吸气。对，就是这

样。”

那，那个，莫非……就在小女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就有一阵剧痛袭来。从小女的下半身蔓延开来，又迅速冲到脑顶，这是人生至今从未体验过的剧烈疼痛。激烈的冲击让小女不禁放声哀嚎起来。

“好了，完成。结束了。”

忍棒被拔了出来，伴随着剧烈的痛苦，温热的液体同时流泻而出。

“从现在起，你就是一名正式的花魁了。”嬷嬷用布一般的东西帮小女擦拭，说道。

“这样一来，你就可以胜任这里的工作了。”

难以忍受的疼痛，以至于精神都快崩溃。

“从明天开始，好好地赚钱吧。”

虽然精神恍惚，忍受疼痛，但嬷嬷的一言一语仍旧在脑中回绕。

“疼痛仅仅就在开始阶段，后面习惯就好了。不必担心。”

突然间泪如涌泉。比起刚才的哀嚎，此刻的泪水更是止不住的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嗯，哭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被嬷嬷搀扶着起来，整理好了和服，小女离开公共房间。之后，被带入了没有专属房间的花魁的屋子。直到夜里，小女是如何度过的，已经记不清楚了。

总而言之，见谁都会反感。尤为不想见到姐姐们的脸。女佣雪江悄悄地过来探视小女，小女也是屏气凝神，没有搭理。于是，雪江轻轻地拉开一点纸门，将放着饭团的盘子递了进来，似乎是因为小女没来吃晚饭。不过，肚子一点都不饿。只有身体不断地像被刺痛一样。

怎么会遇到如此糟糕的事……

小女是被骗了吧。人贩子阿叔是知道的吧。就是陪客人开心地玩乐，完全是个谎言吧。

眼下只有这么考虑。亲眼见到店里的姐姐们的一言一行，就非常清

楚了。花街到底是怎样的地方，没有人会告诉你，大家都是被骗来、被卖掉的。但是，因为债务的关系，大家都只能无奈地坚持下去。这一点不会错的。

工作……底层工作……底层工作很辛苦……是这个意思啊。

小町姐的冷漠，或许是出于内心的抗拒吧。工作是为了偿还债务，其他的事一概不管，她向外界传达出这样的信号。然而，没想到很多客人就喜欢她冷若冰霜的态度。对于小町姐来说，不主动配合青楼是她唯一能做的事。

同小町姐相反的，大概就是月影姐吧。无论当了多久花魁，还是无法习惯这种生活，只得以泪洗面。不仅仅是工作艰辛，更多是在感叹自己命途多舛而发出的哀叹。

小女又当如何呢？

想到这里，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不知不觉之间，自己竟然接受了这样的命运。被骗的事实已经无法挽回，但要逆来顺受地去做吗？

但是，毕竟背负着债务呢……

父债女还，还有奶奶、爹娘、年幼的弟妹所必需的生活开销。事到如今，怎么也回不去了。被卖到店里工作赚钱还债，这是最初就决定好的，小女也很清楚，只是直至今日才知晓工作内容而已。

奶奶早就知道吧？爹娘呢？绫小姐？

随着回忆的深入，大人们的样子都很奇怪。花街是什么地方，他们一定都是知道的。

小女不想去恨谁。奶奶也好，爹娘也罢，他们没有选择。大小姐即便是华族，也不可能帮我们家还债。人贩子阿叔、老板娘、嬷嬷都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

而属于小女的那份工作，明天即将开始。偿还完所有的债务、赎身之前，花魁的工作就要一直干下去。想着想着，意识逐渐模糊起来，眼泪又要落下来了。

小女下定决心，不管以后怎么样，像小町姐一样，关上心扉。只有这样才能抚平情绪。

四月×日

作为花魁在金瓶梅楼接客已经过了一周。就如字面的意思，仅仅过了一周？

漫长的一周，每一天都是如地狱般的日子，怎么会不漫长呢？接客的前一晚，刚下定的渺小决心已经完全灰飞烟灭。工作远比预想得更加艰辛。在领悟到自己以前有多么天真之后，更是彻底地被打垮了。如果说月影姐是哭鼻虫，那小女则会被嘲笑为大哭鼻虫。

一周前的接客首日，小女在下午稍晚时候进入澡堂，像嬷嬷吩咐得那样清洗身体。姐姐们陆陆续续也都来了，然后就听到了各种嘲笑。

“什么嘛，这不还是个孩子。”

“毛差不多都长好了啊。”

“看那腰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女人了。”

小女顿时连羞带气，无地自容。然而，某位姐姐大腿上的刺青却吸引了小女的注意力。不好意思直勾勾地盯着看，只能暗中观察，有好几位姐姐的大腿上都有差不多的刺青。共同点在于刺青几乎都是男人的名字。

有一个姐姐刺的是“定良”，另外一个则是“敏命”，还有刺的是“辰也命”。起初小女还不明白“命”是什么意思，感觉不像是名字的一部分，因此推测是“生命”的意思。也就是对她们来说，叫作“敏”和“辰也”的男人，等同于她们的生命一般。

这让小女一阵头晕目眩。居然把男人的名字刻在自己的身体上，无论怎么说都太糟糕了。小女绝不会这么做的。难道成为花魁之后，这种事就变会得稀松平常？

离开澡堂之后，提心吊胆地进入化妆室。坐在最里端角落旁的位子

上，身旁是月影姐，总算稍稍心安。

“从今天起，你就是花魁绯樱了。”

嬷嬷告诉小女花名的时候，还发下一件绯色打底，花纹如白梅散落的长款和服换上，所见所闻让小女不由地生出自己正在消失的错觉。

小女本名小畠樱子，以后就要变成没有姓氏的绯樱，宛如自己正在从世界上消失一样。

“都是老爷取的，只有取名字的功夫依然了得。”

“是啊，这个花名跟本人也很搭。”

小女还在穿着小褂，姐姐们火速聊了起来。

“貌似是与梅花有关的名字，都是老爷取的……”

“啊？不是吧，这孩子不是叫绯樱嘛！”

“笨蛋。梅花的名字里面也有带樱字的。”

“可是，为什么要用梅花呢？”

“这种事情谁知道啊？”

“金瓶梅楼不是有个梅吗？”

“啊，原来如此。那么，‘金’和‘瓶’又怎么解释？”

从姐姐们一如既往的吵闹声中，竟然意外地知道了给花魁们取名字的是老爷。小女本名樱子，所以变成了绯樱，但好像也并非如此。

坐在镜子前面，负责头发的人在帮小女整理发型，自己则在嬷嬷和月影姐的指导下化妆。

小女早就做好了被调侃的心理准备，就像在澡堂的时候一样，在化妆室里难免也会被嘲笑。然而，却没有人那样做。即使是红姐，也完全没有来捉弄小女。她们与其说是装作无视，更像是有意让自己独处，小女还真有点惊讶。

店里的照片墙上，早早就挂上了小女在照相馆拍的照片。

“客官们，来看一看，今天有一位初次登场的雏儿哟！”

嬷嬷早就告诉过小女，茶壶朝永会对着探看格子窗的客人吆喝。小

女的脸刷地红了起来。有客人看着小女的照片点名自己，简直难以置信，心里祈祷着这一切都是梦，但却是无法逃避的现实。

花魁全员整装完毕，跟着老板娘聚集在玄关的神龛前祈祷。就在前一天，自己作为新人还站在距离姐姐们一两步的身后。如今，小女也加入了花魁之列。这是许久以前的梦想……然而，从梦想诞生的那刻就已是噩梦的延续。

参拜结束后，大家便又回到了化妆室。为了触发花魁们的竞争意识将她们聚在一起，即使是有专属房间的人，也要回到化妆室待机。这样一来，谁最先被点名便一目了然。

客人点名以后，花魁会被带去自己的房间，不过有的人是没有房间的。通小町、浮牡丹、红千鸟都有房间，像是雏云和月影姐姐就没有。

当然，小女也没有自己的房间。若是有了人气，就会分到自己的房间。不过那就意味着接待了众多的客人。所以，小女不想要自己的房间，即便赎身延期也在所不惜。不过赎身延期也就意味着要当更久的花魁。在此期间，还是要不间断地工作。

想来想去，还真是人间惨剧……

不经意间察觉到目光，小女抬起头来，只见月影姐悲伤地盯着小女。恐怕她是在同情初次接客的新人花魁。正在感慨月影姐的性格就是如此的时候，小女忽然察觉一事。

姐姐们除了在澡堂里调侃了几句之外，再没有任何捉弄小女的行为。也许她们想起了自己初次接客时候的情景。

偷偷地扫视了一圈，正巧与牡丹姐四目相接，见她微微一笑，小女慌张地赶紧垂下头去。

随后悄悄地抬起头再次扫视所有的人，细细地观察她们每一个人。但是，再也没有眼神与自己相撞。不，她们是主动地不往这边看。

若是往常，还是新人的小女盯着红姐看上两眼，她会马上大声叫道：“看！看！看！有什么好看的！对我有意见啊！”

突然怒骂声响起，还会恶狠狠地瞪着小女。眼下她似乎在有意无视小女，也许是我想多了也不一定。

小町姐看上去没什么不同。但是，她没有理睬小女，反而有些不自然。往常她瞥见小女之后，都是一副“我对你没兴趣”的表情，然后移开眼神。像现在这样完全无视小女，也不像平时的小町姐。

化妆室里的异样气氛，令小女不停地颤抖。初次接客之日，是不是还有什么无法想象的恐怖在前方等待？忍棒洗礼难道只是前序，还有超出想象的痛苦和屈辱？小女的不安再次加深。

嬷嬷进来叫名字的时候，小女害怕极了。

“有客人点你了，快点过来吧。”

随着嬷嬷的催促，在浮牡丹和月影两人的目送之下，小女离开了化妆室，走向二层的接待房间。

“喔唷！这不是还没破瓜的小姑娘嘛！”

那里坐着一个肥胖的老年人，比父亲的年龄还要大。

“这位老爷是——”

虽然嬷嬷毕恭毕敬地介绍老人是哪家大铺子的前老板，小女却完全没听进去。

“能被这位经验丰富的老爷点到，咱们绯樱可真有福气。”

“哪有，哪有，老夫啊，还差得远了。”

“哦哟，您谦虚了。您狩猎新人的那些战果，咱可是非常了解。”

“还是瞒不过你啊，老夫投降。”

老人虽然像个傻瓜一般地笑出声来，但眼睛却一动不动，好似蛇眼。令人恐惧的眼神，像是要将小女全身舔了个遍。

嬷嬷使出谄媚的语言攻势，屡次劝说老人使用别馆的房间。那个房间里的设施，还有被褥也是极尽奢华，但要花上高于本馆公用房间几倍的价钱，甚至刻意媲美贵宾房间。

“毕竟是绯樱的第一次。而且，又是老爷您的点名，要是不给您准

备匹配的房间，咱可是要被老板娘骂的。”

“话是这么说，可是茶壶……”

“您在说什么呢？为了不给老爷的战绩抹黑，使用上等的房间才配得上您。”

“说是这么说，那个……”

“谢谢老爷！这姑娘就卖给您啦！绯樱可真是好运气。”

他根本敌不过嬷嬷的嘴皮子，一眨眼就谈好了。

“喂，过来，还不快来跟老爷道谢。”

被心情极佳的嬷嬷训斥，小女反射性地低下头去。但是，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小女还是没有实感。

离开接待室，小女领着老人前往别馆的房间。这一路上，小女回望了好几次，倒不是担心老人跟不上，而是总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尤其是屁股周围，被厌恶的眼神盯得直起鸡皮疙瘩，无论如何都定不下心来。

总算到了房间，松了口气。当时要是知道将在这间房间里发生什么，别说松一口气，小女甚至可能会窒息。

嬷嬷告诉小女等客人在房间坐定，就要招呼客人点菜点酒。酒菜都是由花街上的饭馆外送来的，比在饮食店里用餐的价格要高很多。当然店里是要抽成的。即使让客人多花一点钱，对于自家和花魁都是好事。小女认为这话没错。不过眼下没有那个心思，也不可能有的。

幸好老人没等小女开口，就已经点好了酒菜。他显然是个老手。然后，在等待菜肴上桌之前，老人一直握着小女的手，刨根问底地追问小女故乡的事情。

在花街里，明令禁止打探花魁的过去。即便姐妹间除非有人主动提起，否则绝不会公开过去的事，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难道告诉客人没关系吗？不过，面对初次接客的小女，老人的行为也有点过分了吧。

话说回来，客人是不能拒绝的。小女只好勉强地说起，说着说着，

难免又怀念起了故乡。

终于，菜肴备齐上桌，小女便与老人酌起酒来。即使此刻，老人也没有放开小女的手还时不时地抚摸抚摸，然后又握住。对于这种反反复复的动作，小女只得拼命忍耐。

数杯酒下肚，老人也打开了话匣，开始喋喋不休地炫耀自己是怎么擅长经营，在这一代扩大了店铺。小女虽然随声附和，却根本没有听进去。只是觉得不用再说故乡的事情太好了。

小女留意着往空酒盅里倒酒，附和着老人的话。由于这两个动作都是下意识做的，当注意到老人既不动筷，也不喝酒，早已沉默不语的时候，不知已经过了多长时间。

小女立刻慌张地抬起头来，发现老人那种舔舐的眼神在自己身上不断游走。

“不、不要……”

情不自禁脱口而出的话，已经听不出是小女的声音。

“不用担心，交给老夫，绝对没有问题。”

微不足道的抵抗是徒劳的，一眨眼的功夫，身上就只剩下一件和服小褂，老人将小女拖到铺盖上，正要撩起小女的下摆，小女赶紧翻身，爬着逃了出去。

“吼，吼吼。”

背后发出奇妙的声音，紧接着，屋内的氛围也诡异起来。小女可管不了那么多，径直地向走廊的纸门爬去，急急忙忙地拉住门把，迅速地往旁边扯起。

“你这是要去哪啊？”

嬷嬷跪坐在门外的走廊上。只见她正襟危坐，表情凶狠地盯着小女。

“喔唷，果然是鸨母啊！”

小女听到背后传来老人的声音，再看嬷嬷抿嘴一笑。

“还请慢慢享用。”

说着，嬷嬷轻轻地，却非常用力地拉上门来。眼前的纸门就这样被关闭了。

在紧闭的门前，小女战战兢兢地回过头。老人同小女一样，四肢趴在地上的样子印入眼帘。他似乎是以同样的姿势追了过来。

比起那滑稽的样子，还是恐惧更胜一筹。

小女迅速离开纸门前，就这样沿着屋子的墙壁向屋内爬逃。老人的气息也随着小女追了过来。他还是维持那个姿势，爬了过来。

倘若不是在这个场合，可能更像是温柔的祖父在陪孙女玩乐。可是如今哪有什么温情，只令人毛骨悚然。

小女只想着逃跑，却根本没想站起来。也许自己心里已经认定在房间内是绝对逃不了的。如此残酷的事实，自己其实已经接受了。虽说是贵宾房间，也不过只有十叠[14]左右。小女爬行的逃跑姿势，无疑是最后的抵抗。

起初觉得好玩的老人，很快就气喘吁吁了。

“呼，酒劲儿上来了。”

听了这话，小女依然是趴着的姿势，回头张望，见老人色眯眯地盯着小女的屁股。

“怎么样？差不多可以了吧。”

突然，老人站起身来，向小女冲过来，小女也想起身欲逃。不过，腰带被老人一把抓住了。

花魁与普通妇人用的腰带不一样，主要不会打结，只是将布缠绕在腰间，然后塞进前端的腹部位置。所以说花魁的腰带不是系的，而是缠的。这是为了避免品行恶劣的客人——比如拉着花魁一起殉情的客人轻易地抓到花魁。即使腰带被客人抓住，也可以通过转身来逃脱。平常睡觉的时候经常翻身，无意间练习过了。所以，小女就这么逃脱了。

“呼，呼，呵呵，有点意思。”

小女拼命反抗，老人却像孩子一样开心。小女就像猫逮到的老鼠，进食之前还要被玩弄一番。

“有趣是有趣，不过也够了。”

话音刚落，老人使出了不像是老年人的力气抓住小女，瞬间就把小女推倒在铺盖上。

“你啊，要学会认命啊。”

小女一下子火冒三丈，这家伙说的什么话，正欲抗争。

“故乡的奶奶、爹娘、弟妹，可都等着你赚钱回去呢！”

话音一落，小女顿时觉得浑身无力，连抵抗意识都丧失掉了。

“好，对、对，就是这样，不要那么用力嘛。然后，轻轻松松地服从客人，钱自然就来了。这世上可没有比这更轻松的买卖了。”

老人信口开河地说着，撩起小女的和服下摆，开始抚摸小女。

脸部变得滚烫。全身传来痛感，豆大的泪滴夺眶而出。羞耻、愤怒、悲伤的情绪令小女不住地颤抖、哆嗦、抽泣。而此刻唯一的希望，就是祈祷眼前的一切尽快结束。

但是，当老人接下来得寸进尺的时候，小女发出了比用忍棒那时更加大声的哀嚎。而且，这还只是开始。

小女依然无法理解对方的行为，只觉得内脏被不停地搅动，毛骨悚然的痛苦，以及强烈的厌恶感近乎将小女击溃，自己仿佛就在疯狂的边缘。若是这种状态再持续一会儿，也许小女就会真的疯掉。就在强烈的疼痛中，小女逐渐丧失了意识。

当意识恢复的时候，老人软弱无力地瘫坐在地，喘着粗气。眼前发生了什么？小女到底怎么样了？什么也不知道。只觉得自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侮辱，接着嚎啕大哭起来。

初次接客的夜晚，小女接待了三位客人，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都说庆祝，全都选了别馆的房间，酒菜也都极尽丰盛。三人也都赏给了小女一大笔钱。不过，赏钱都被嬷嬷拿走了，据说这也是花街的规

矩。

　　但是，小女没有丝毫发怒的力气。工作的严酷远远超过想象，小女剩下的就只有绝望了。

　　第二天，依然打着新人的招牌。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这一周，小女都是新人。

　　“对第一次接待的客人，就说自己是新人。”

　　嬷嬷说得轻松，但对于花街上的欺诈，小女只觉得恶心。

　　“据说花魁要是配合得好，卖上半个月也是有的。这就要看嬷嬷的本事了。”

　　嬷嬷盯着小女，咧开嘴笑了起来。

　　“像你这样的，有可能卖上一年。”

　　害怕男人、讨厌工作、浑身都痛，被推倒的时候就一直哭——基本就是初次接客的花魁反应，那些喜欢狩猎新人的客人就好这口，嬷嬷欢天喜地地说明着。

　　“放心好了。”

　　嬷嬷见小女满脸生无可恋的表情。

　　“不可能一直害怕和厌恶的，很快就不会痛了。大概一年，你就会成为出色的花魁。三年之后，就会财源滚滚地一个劲儿赚钱了。”

　　嬷嬷摆出像是早已看透人生的姿态，继续说着。

　　可恶……实在是太难受了。

　　工作艰辛得干不下去，但想到自己以后都只能作为花魁活下去，又是一阵莫名的恐怖，根本无法想象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但是，从嬷嬷嘴里所说的话，到目前为止有错的吗？至少花街里的事，她没有不知道的。要说小女会积极地去赚钱，大概也不会有错吧。

　　不，再怎么瞎想也没有用。原本小女就没有选择。除了继续做花魁以外，根本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

　　每天、每日，年复一年，直到赎身那天到来，小女只有不断地接

客。

五月×日

接客以来已经过了一个月。在这期间，小女一直在卖初夜。初次接客那天是三位客人，接下来的一周接待十九人，而这个月的数量则是八十一人。

“这可不算多啊。”

嬷嬷似乎很不满似的。无论她怎么说，小女都无法发自内心地干活，所以经常抗拒，甚至放弃花魁的使命，客人数量多不起来便是因此。

然而，能够摆出这样的态度，就连小女自己也很惊讶。自从进入青楼，就遭到了嬷嬷的各种刁难和折磨。所以，小女觉得她比什么都可怕。现在，小女敢于正面反抗她。第一次斗胆反抗。难道还不够说明工作有多艰辛吗？

在开始的那一周，小女会将自己关在高野[15]中哭泣，当小女还在见习的时候，看到从高野内出来的花魁，很多都是哭过的模样，那时小女还不明白缘由。现在终于搞清了原因。她们不想让别人看到或是知道，才躲在高野里痛哭。也许比起正常如厕，用来排解情绪的人还多一些。

要说小女怎么产生的反抗意识，也没有特别的契机，就是很自然而然。硬要说起理由，偿还债务固然是小女的责任，但逼迫小女接客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不知是不是受了绫小姐的影响，又或是源于周作少爷的教导？无论是哪个原因，都令小女对于自己做出的反抗感到惊讶。

但是，小女每次进行反抗，都会被抓去澡堂跪坐，或是被铺盖被褥包裹得严严实实闷着，又或是在储藏室里被木板敲打屁股，拧胳膊和大腿，这些都是小女受到过的责罚。嬷嬷绝对会避开客人看得到的地方。即使留下淤青，也只会选在客人不太会注意的几个部位。花魁也是一种商品，既然是商品就不能有痕迹，惩罚只要点到为止就可以了。比起处

罚的内容，异样的冷酷手段更让小女胆战心惊。

然而，嬷嬷还说过一句更可怕的话。

“不过客人数量少，也未必不是好事。虽说赚钱要趁早，抓住青春年少尽量多赚一点没有错，但你无需担心。你以后赚多少钱都不成问题。要是开始接客太多，搞坏身体，那可就全完了。装成未经世故的清纯姑娘，保持现状也行。说到拿捏尺度，长久以来也是叫人头疼的问题。”

“搞坏身体……”

看着小女有点胆怯的脸，嬷嬷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

“嗯。完事之后，尽快到澡堂洗净身体，当然也要警惕不要怀上‘鬼孩子’，保持身体的清洁卫生也是你的责任。听好，你明白吧，身体就是花魁的谋生工具。如果不知道爱惜，那受影响的还是你自己。”

“好。”小女无意识间回了这么一个字。

“从前，咱认识的一个年轻的花魁，名叫千代子。一天接待十人那是常事，最多可以接到十七人。”

小女完全不知怎么接话，嬷嬷盯着小女继续说道：

“不过她连一个半月都没有撑到。”

小女很想知道那个千代子的下文，不过，却又不想知道。嬷嬷也没继续说下去，这件事也就没再提起。果然当时该追问下，小女现在相当后悔。

花魁的工作非常痛苦，然而只有这样才能偿还债务。而且，身体搞坏的话，也不能再当花魁赚钱了吧。

无论怎么考虑，都只有“绝望”二字。平安无事做到赎身，回到怀念的故乡，现在是想也不敢想。恐怕在此之前，小女就会身心崩溃，孤苦伶仃地死去。千代子是不是也是这样，早已死去了吧。

不过，想到她是怎样透支身体的，小女就不住地害怕。

晚上工作以后，身体就会变得干燥。虽说作为花魁，毕竟也有极

限。接客的时候也会不在状态。但是，嬷嬷有她的处理方法。她会用小锅煮一种海藻，然后，涂在花魁的身体上。据说每个鸨母都有自己的独家秘方。小女很想自己煮来试试，要是煮得过火海藻就会变成液体，将其敷在身体上会流淌下去，火候的掌控还是需要一定的经验积累。千代子也许就是用了海藻，才能一天接待数十人。

化妆室内难得只有通小町和月影姐两人，小女便试着问她们千代子的事。当然是问月影姐。

“不知道诶，是哪家青楼的人？”

小女告知月影姐是从嬷嬷那里听来的，月影姐马上露出悲伤的表情。

“是嬷嬷过去的姐妹吧。”

“啊？嬷嬷以前也是花魁？”

“据说还很走红呢。”

她浅笑了一声，好似在安慰小女。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花魁都会那样。运气好的能嫁给大户人家做后妻，人家会从店里给她赎身。也有人做到期满，潇潇洒洒地离开花街。”

“被赎出去做妾吗？”

“有人是这样的。还有被娶为正妻的呢。”

“像是普通的新娘那样，将花魁娶回去当妻子，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客人？”

就在小女被震惊到的时候，小町姐出人意料地接话了。

“即使是我们这样的世界，也有情投意合、约定三生，最后走到一起的情况。而且，也不一定就是客人。我曾听说某家青楼的红牌花魁，期满赎身之后，嫁给了没有前途的小厮，两人结为夫妻，厮守终生。”

“诶，有这种事啊？”

月影姐比小女的反应更快。

“话说回来，怎么会选小厮呢，那位花魁也太随便了吧。”

“只要两人心甘情愿，外界什么看法都无所谓吧。”

“是吧……这么说也可以。”

对于小町姐那毅然决然的态度，月影姐看似有点招架不住了。能跟平时冷若冰霜的姐姐说上话，似乎还是挺开心的。

“这是哪家青楼的事？什么时候呀？从哪里听来的？”

连珠炮般的三个问题。但是，小町姐没有回答，而是迅速走出了化妆室。

“哎呀，又变回老样子了。”

月影姐呆呆地目送着小町姐离去的背影，嘴里念叨着。

“莫非通小町也有那样的对象？”

“啥？有好感的小厮吗？”

月影姐摆出了一副思考状，不一会儿，摇了摇头。

“应该不是我们这里的。你看，通小町对客人的那个态度，很像有心上人的样子。怎么样，很感动吧？”

“嗯，是吧。”

小女一边搭腔，一边偷偷地观察月影姐的样子。她似乎发现了小町姐的什么秘密。

“要是如我所说，我可要哭出声了。”

对着已经眼眶湿润的月影姐，小女下定决心追问到底。

“关于小町姐的对象，月影姐是不是注意到了什么？”

“实际上啊……”

踌躇，不过一瞬间之后，话匣子又打开了。

“我在她的屋内发现了千草结。”

“千草结？是什么东西？”

“听说在细细的纸绳上写出自己和男人的名字。然后，将两个名字像拥抱一般揉成螺旋状，再系到神社的树上，就像护身符一样。要是能

请结缘神保佑，当然最好。不过，花街上通常没有这种神社，就祭祀在神龛或者祠堂里面。”

“那，小町姐也……？”

“想着心上人结了一个千草结吧。”

“没看到纸绳里的男人名字吗？”

小女饶有兴致地发问，月影姐夸张地连续摇头。

“如果那样做的话，千草结的效用就消失了。若是被别人看到里面的名字，所有的祈愿就会全部作废。”

“只被看到一次就会这样？”

“嗯、嗯，作废。她已经做了数百个。绯樱，你就不要触及此事了，在旁边看着就好。”

与两位姐姐进行的对话，意外地使小女打起了一点精神。当然，小女既不寄望遥不可及的赎身梦，也并非期望嫁给店里的男人当新娘，更不是想要找到让小女制作千草结的对象。即便是生存在最底层的花魁，也有可能被幸福砸中。就是这样微不足道的可能，抚慰了小女的内心。

可是，被老板娘叫去内室，告知小女不可置信的事之后，这点慰藉便已灰飞烟灭。

“绯樱，从初次接客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

小女和嬷嬷刚坐在老板娘身前，话音就传来了。由于小女没有接老板娘的话，嬷嬷拧了一把小女的大腿，小女越发倔强，就是不开口搭话。

“你辛苦了。”

不过，老板娘根本不在意小女会否回应，接着说了一句慰劳的话。只是一句客套话而已，她正忙着翻阅眼前的账簿。

老板娘正在翻阅一本横版的账簿，记录着每个月的一日到月末，从几点到几点的时间段，客人的姓名、年龄和职业，接待的花魁名字，花费与赏金数额。如果客人点了外送饭馆的饮食，那么这笔费用也会加上

去。也就是说，这是记录着所有花魁营业所得的账簿。

“作为初次接客的新人来说，这一个月干得还不错。”

“打着初夜的招牌，价格会比较高，酒菜钱和打赏还算不错。”

嬷嬷不失时机地补充说明，老板娘点点头，接过话去。

“嗯，虽然如此，但接客数量有点不尽如人意。要是再加把劲，追上通小町和浮牡丹不太可能，超过红千鸟这样的倒是问题不大。”

“您说得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嬷嬷略显夸张地附和，眼神却盯着小女，像是在说“你听到了吧”。

“靠卖初夜赚钱可不是长久之计。”

老板娘从账簿移开眼神。

“绯樱的话，卖个半年，甚至一年都没问题。不趁着这段时间赚一大笔，可就没有第二次了。”

“老板娘说得有理。”

“好不容易能赚大钱，就要努力。赚得越多可就能越早赎身。”

小女依然保持沉默，老板娘取出了另一本账簿，视线缓缓地落在上面，然后开始翻阅。

“要偿还这些债务，一天要接待多少客人呢？聪明伶俐的小樱应该会算吧。”

说着，老板娘将账簿在小女的眼前摊开。

起初小女以为老板娘搞错了。以为她将别的花魁的债务给小女看了。但是，右边的那栏清清楚楚地写着父亲和小女的名字，还有三年零一个月以来，每一天的日期记录。与记忆发生偏差的是，左边那栏所写的小女当初被卖到金瓶梅楼的债务总额，如今已经大幅增加。

“金额不对。”

非常不详的预感降临，小女赶紧用普通话提出异议。顺带提一句，嬷嬷告诫过在老板娘和客人面前不能使用方言。

“不，就是这些。”

接着，老板娘没有丝毫犹豫，指着小女认为有误的数字。

“但是，小女的债务是写在这边的数字。”

这次轮到小女指向账簿右边记录的数字。老板娘摇了摇头。

“是的，这是你刚来的时候的债务。但是，作为新人，这三年来在我这里吃的、穿的，学习技艺的学费等，加起来就是现在的金额。”

从没有听过这样的事。但是，账簿上清楚地记录着小女所花费的每一项费用。

“要把绯樱培养成为独当一面的花魁，就要花掉这么多的钱，这些钱当然是你自己出。”

一股怒气冲上脑门，小女心里骂道，为什么不早说呢？如果当初知道会是这样，心态也会不一样的。但是，在借款总额增加的数字中，小女又发现了奇怪的地方，原来也不是这样。

“为什么这里又出现了父亲的名字和金额？”

“嗯嗯，没错啊。”

老板娘理直气壮地回应小女。

“还有这里，也有签名。”

“嗯，是啊，没错。”

“重复出现了这么多次，不奇怪吗？父亲只有在小女被卖来的时候借过钱吧。”

“对啊，那时候他是第一次借款。后来又追加了借款呀。”

话音一落，小女没能马上明白老板娘的意思。但是，很快就被一股巨大的冲击力，重重地锤击在小女的胸口处。

“父亲，自那以后，借款……而且不止一次……”

“绯樱你那个时候还是新人。所以呢，也不能借给他很多钱。只能尽可能地借给他。”

小女完全被蒙在鼓里，老板娘和父亲两人私下做了交易。

“花魁的话，每个月末都会结算入账金额，也能知道剩余借款。要

是出现追加借款也会通知。但是对于还只是新人的你不会这样做。所以，直到现在才告诉你。”

“啊？就算当上花魁，也只有到月末结账，才能知道亲人是不是又来借款了吗？”

小女不只吃惊，已经是目瞪口呆了。

“明明借款算在花魁身上，却不会告知本人吗？”

伴随着老板娘的一声叹息，接着她说了一句令人难以置信的话。

“如果亲戚来追加借款的时候，拜托我们要对女儿保密，我们也无可奈何啊。”

“这……这样也太……”

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但是，从老板娘的表情来看，不像是胡编乱造的样子。

“所以到了月底结算，数额什么的就清楚了。”

“那些姐姐……”

有多少人的亲人追加过借款了。本想追问一下，却又打消了念头。老板娘也没有理由告诉小女，也许所有的花魁都遭遇过同样的事。小女突然领悟到了什么。

为了家人被卖到花街，为了偿还债务向客人出卖青春，牺牲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而亲人却在本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又追加借款，花魁的卖身契被继续延长。

然而，小女同时也意识到残酷的不仅如此。弟弟升学、哥哥从事新的买卖、姐姐妹妹要嫁人等，都是借款的理由，然而背负这些债务的花魁本人，绝对不可能被邀请参加入学仪式、开店仪式或者结婚仪式。为什么？因为花魁本人是整个家族的耻辱。在光鲜夺目的正式场合，邀请青楼女子来参加算什么样子。

花魁拼命地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姐姐们又是为了什么而还债……

我们只能永远在这名为地狱的花街里徘徊吗？

八月×日

从别馆二层的房间，可以俯瞰庭院内池塘里盛开的绣球花。虽然周作少爷曾告诉小女，此物名为合欢木，不过小女认为家乡的化妆花就是这种绣球花。

生养小女的家，如今已经不能称之为家。当然，当初住的房间肯定也没有了。不过，就在小女成为花魁的第四个月，在店里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可以眺望到别馆庭院的这个房间，位于二层，是只属于小女的。

但是，小女并未因此开心。这个房间不同于绫小姐的房间、老板娘的卧房，还有优子小姐的房间，功能是完全不同的。这里只是小女进行工作的场地而已。

房间内有崭新的梳妆台、衣柜和日式书桌，全部都是客人送给小女的，小女绝无强求。

“绯樱承蒙您的关照，现在也有了自己的房间。不过，生活家具什么都没有，多煞风景，这孩子也够可怜的吧。承蒙您的偏爱，要不，您就意思意思？”

在嬷嬷巧舌如簧的攻势之下，有几个客人买来了家具。当然，这些家具都是在花街上的家具屋那里购入的，价格比起外面的要贵很多。不过，话说回来，能够出得起钱买家具的客人，也不会在乎这点差价。

“喂，你自己也开口呀！”

小女的沉默似乎触怒了嬷嬷。就算小女想要什么也绝不开口。嬷嬷和客人说话的时候，小女总是事不关己地看向别处。

“你想让这位老爷给你买什么？”

但就在说到这句“老爷给你买什么”的时候，小女接了一句任性的话：“想要一张书桌。”

“这孩子可真是毫无情趣。”嬷嬷板着个脸，驳回小女的请求。

“如果是绯樱自己想要的东西，好，书桌，我买给你。”

反而，客人站在小女这一边的比较多。几乎所有客人都会被嬷嬷的花言巧语哄骗，导致小女这间房里早就堆满了高级家具。最后，嬷嬷只得同意买了书桌。

小女想要书桌，就是为了书写这本日记。成为花魁之前，最初的四天还想着要认真地记录，后来就不定期地写，不管怎样都是弥足珍贵的记录。

“把你真实的心情写在这本日记之中，不可以欺骗自己哦。要记录下你那时的切身感受。要是能将心情如实持续地记录下来，我想你就不会迷失自我。”

最近，绫小姐说的话，让小女有了实感。虽然小女认为基督这样的神也不会一直守护自己。不过，持续书写日记就不会迷失自我，可能还是有用的。

打开小女的日记，除了最初的那四天，写的都是难以忍受的艰辛痛苦，小女靠着日记勉强维系着正常的情绪。不过最近心绪却越来越难以保持。

现今，小女已是金瓶梅楼最受欢迎的三位花魁之一。虽不敌小町姐，但已经可以与牡丹姐交替顺位了。小女自己都不敢相信。不，该说自己受到男人们的喜爱，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小女能在客人里受欢迎，并非因效仿小町姐般的冷漠，与其说是冷漠，不如说是害羞。小町姐的性格本来就冷漠，小女的性格特色也许是矜持吧，让客人们有些无法抗拒。

“傻乎乎的，她是个白痴吗？”

这是从嬷嬷那里听来的关于花魁绯樱的风评，小女其实兴味索然。小女也没有刻意装作冷漠，而是本能地讨厌花魁，忍受不了工作的残酷，都是自然流露出来的表现。

“男人啊，实际上都是单纯、脆弱的动物。”

嬷嬷看着小女的反应，苦笑着，继续说道：

“抓住客人喜欢你的这一点，多利用这一点，从他身上赚取更多的钱，这才是出色的一流花魁。”

像这样的说教，小女当然不会放在心上。迄今为止，小女未曾对接待过的客人有任何的献媚，仅仅是普通地进行工作而已。

当然，还是该如实地记录。实际上，怎么会普通呢？普通不过是小女期许的精神底线而已。不给身体造成负担，也不给心理更重的负担，客人一个接一个走马灯般地过去。这是最理想的状态，真要实行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何况，对象是客人们。

在花街上，有许多独特的语言，俗称花街用语。男人的部位称之为“缘起”，店里点名的费用称为“吃花酒钱”，就和菜肴称为“狂气水”，而便所则呼为“高野”一样，换了另一种词汇表达。小女作为新人的时候还不能理解其中的意义，随着花魁生涯开启，能够理解的词汇也越来越多。像是“忍棒”和“初夜”是最具代表性的。还有那种只在各自店里流通的词汇，小女要记住也是花了一番功夫。

其中，有一种叫法称为“色鬼”。具体说法有“昨晚遇到了色鬼”，“要是碰到色鬼就惨了”“嬷嬷居然给我塞了一个色鬼”。

当初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不明白姐姐们为何这么反感。在自己成为花魁，在第一次碰到“色鬼”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了怎么会有这么讨厌的客人。

碰到好的客人，完事之后，或是速速打道回府，或是继续饮酒留宿。但是，“色鬼”们不一样。一言以蔽之，就是纠缠不休。他们嘴里反复念叨着“老子可是花了钱来的，要把本赚回来”，所有的时间都会用在触碰花魁的身体。这种行为不仅会造成肉体上的疲惫，精神上也是一种折磨。

但是，比起“色鬼”更难应付的是“水獭”。用雏姐的话来说，水獭就

是淫兽。只要看见人类女性，就会抱住对方的腰，再也不放开，最终变幻成男人，跑到女人的身边。被称作“水獭”的令人厌恶的客人几乎就是这种德行。若是“色鬼”，只是不厌其烦地纠缠着花魁的身体，而“水獭”是如挑衅般不讲理地出难题。不容分说要求花魁顺从他的意思，流露出下流卑鄙的笑容，是令人恶心的好色淫乱之徒。而且，“水獭”喜欢性情刚烈的女人，或是有点装腔作势的冷漠女人。他们喜欢征服有个性的花魁。当这些女人听到自己被强行点名，又受到对方下流卑鄙的对待，就只能屈从于他，而此时“水獭”就有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快感，这种男人就是人渣。

“要说‘水獭’，一定是因为有什么把柄被老婆捏在手里，而产生出了自卑感，这种男人的内心一定非常空虚。”

这是嬷嬷对于这类懦夫的说法。

“因此，随他大放厥词，顺从对方。对方就会像提不起精神一样老老实实的。你要是能应付他们了，那才是独当一面的花魁啊。”

话虽如此，在皮肉生意场上，没办法做到的就是没办法。通小町和浮牡丹，还有红千鸟这些姐姐说不定还能应付，对于小女来说，负担实在太重了。

所以说，面对“色鬼”和“水獭”这样的人，小女再怎么冷漠也无济于事。无论小女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在他们花钱买下的时间内，可以为所欲为。这种时间可不会很快就能熬过去。那样令人生厌的客人，还经常回头光顾小女。要是小女违反规矩，不接此类客人，还要接受责罚，嬷嬷会伺机给予小女这样的机会。

嬷嬷本来就是花魁出身，又有常年累积的经验，看客人的眼光和预测还是很准的。如果姐姐之中有人反抗，嬷嬷便会选容貌不端或性格讨厌的客人，故意让这类客人点她的名。不管客人点不点名，分配哪个花魁，还是嬷嬷一个人说了算。因为要是产生恋爱的萌芽，会惹来各种麻烦。因此，这样的分配制度，大家也都是心知肚明，这也是作为资深鸨

母的证据。

顶撞这等的人物，想想，小女也是够傻的。但小女也意识到只能这么干下去。要是不再抵抗，小女的心可能也就死了。为了不迷失自我，仅靠写日记是不够的。

但是，接待了一波又一波的“色鬼”和“水獭”之后，拜这些人渣所赐，小女突觉寒气缠身，患上淫腹病卧床不起。

“喔唷，喔唷，绯樱也终于成了独当一面的花魁了呀。”

夏天时节，小女躲在被窝里发抖，突然，发现了红姐从门外伸出脑袋窥视小女的房间。

“干咱们这行的，早晚都会得这种病。反之，也证明你迅速成为花魁中的红人了。要是你一直很健康，就说明没什么客人点名啊。你啊，时间上也算不早不晚。”

也不知道红姐是不是来探望小女的，她只是低头看着小女的脸，一个人在那里喋喋不休几句。然后，又静悄悄地走了，很有她的作风。

接着来探望小女的是牡丹姐。

“你怎么了？刚才听红千鸟说了，身体不舒服吗？”

“这么热的天却觉得冷，腿和腰好酸。”

“下半身什么感觉？痛不痛？”

“嗯，痛，非常难受。生孩子时候的痛，是不是就是这样的？非常非常的痛……”

听了小女关于症状的叙述之后，牡丹姐让小厮跑了一次药店，熬了一碗温热的药汤，给小女服了下去。

“这事跟嬷嬷说过了，你就安心躺下好好休息。”

只要有姐姐在身边，就不需要嬷嬷来了，小女刚想说出口，可是连说这话的力气都没有。

“啊呀，这是得了淫腹病啦。”

嬷嬷适时出现，确认了症状之后，转身出门。回来的时候，手上拿

着一块布巾，里面包裹着焙过的盐，放在小女的腹部之上，小女顿感一股暖流在腹部传开。

不一会儿，痛感有所缓解，小女觉得还是牡丹姐的药汤起了作用。不过，无视嬷嬷的照顾和护理，似乎有点忘恩负义。直到三天后，小女可以起身，其实一直都是嬷嬷照料着小女。

抱病期间露脸最频繁的是月影姐。她挂着忧伤的表情，坐在小女的枕边，时而哭泣，像是来探望小女的，但其实什么都没做，也很符合这位姐姐的作风。由于第一次患这种病，无依无靠的小女还是相当感激这个姐姐的陪伴。

在卧床三天之后的傍晚，小女从被窝里面爬了出来，想去找本书读。在衣柜的旁边，放置着一个与花魁房间布置完全不相称的书橱。上面摆放着周作少爷拿来的书，大部分都是优子小姐的。

自从小女成为花魁以来，基本就没在别馆的一层见过两人。事实上，小女即将成为花魁前的那段日子，他们过来的次数已经有所减少，三月份几乎就没来。那时，小女还在寻思，现如今大概已经懂了。

周作少爷已经是大学生，势必理所当然地了解家业范畴。但是，优子小姐可能依然不太明白。趁着这次小女荣登花魁之际，有人告诉了她。所以她对花街的事产生了兴趣，有可能接触到花街的生态，隐约察觉到了工作内容。就像小女当时一样，受到了剧烈的精神冲击。因此，开始远离这栋楼。妹妹的举止和心态都被周作少爷看在眼里，他也变得消极起来。当然，这些只是小女自己的想象，不过，现实也许并没有太多的偏差。

自从成为花魁以来，也没有顾及他们的空暇。但是，这反而是件好事。小女要是经常念及他们，一定会让小女心生怨恨。相比姐姐们卖身赚钱，同样生活在花街里却不用吃苦的少爷和小姐，可能会激起怨恨和痛苦的情绪吧。你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靠数十个花魁们的血汗与泪水换来的，小女可能会当着他们的面大声地喊出来。

明明是同龄的女孩子，一位在学校里读书，想着怎样成为新娘，被当作大小姐养育起来。另一位则为了偿还家里的借债，而被卖到花街，作为花魁每天接客，赚取印子钱[16]。优子小姐和小女的境遇就是如此天差地别。

不过，怨恨小姐是不合情理的。在花街经营青楼的老板娘和贫苦佃农家的母亲，身份本就不一样，小姐和小女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而且，优子小姐和周作少爷也都因家业而苦恼过。要不要来别馆再见面，他们应该也有自己的考量。送小女书橱和书籍，是否也是出于愧疚呢？

写到此处，打住。小女记录的心情是真实的吗？小女突然有所动摇。内心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小女莫不是妒嫉优子小姐？是不是在羡慕花街经营者的女儿身份？是不是还在妒嫉周作少爷？是不是憎恨着花街经营者的少爷？虽然小女理解这并非他们的责任，但是，小女真的可以接受吗？

说实话，没有把握，应该说没有自信。当然，小女不可能忘记他们二人的善意。但是，随着艰辛的工作，接待客人的茶壶、引领客人到接待房间的门房、分配接客对象的嬷嬷、经营金瓶梅楼的老板娘、诓骗小女的人贩子、追加借款的父亲，所有的人，小女逐渐都在怨恨起来。而且，想把他们加入这堆人里的心情越来越强烈。

小女合上正在读的书，有点心不在焉地将视线移到了窗外。接着，小女看到了庭院池塘边缘盛开着的绣球花。当淡桃色的花印入眼帘的时候，忽然，小女惊讶地意识到一点。

被卖至此处的那一年盂兰盆节，初见这花开放。直至今夏，绣球花已经开了四回。虽说如此，小女所见此花盛开也就是第一年和今天两次。而且，若不是因为患病，今年也一定不会注意到。这么想着的时候，胸口像被紧紧地抓住。同时，又感觉能够预见到自己未来的样子。

忘记了绣球花的开放时间，在金瓶梅楼持续工作。某个夏日，偶然瞥见庭院池塘边上盛开的花朵，忽然想起故乡。那个时候，已经多少年

没有回过故乡，如此场景在脑中浮现出来。但是，那个时候，奶奶已经离世，有可能连爹娘都已过世，弟妹离开家去了远方，至亲谁都没有留在故乡。阿照也离开了村子。村子里只留下小时候关系浅薄的人们住着。也许，小女熟知的故乡也不再存在了。

忽地，一阵寒气袭来。不是因为淫腹病。在花街上，自己已经没了留意绣球花开放的心情，只能痛苦地工作，想象一下未来仍会如此，因恐惧而生的寒颤就爬上身体。

当然，无须考虑过多，事实就摆在眼前。小女本来也都明白。但是，因为看到了绣球花，再次想到自己那无可逃避的黑暗从未离开。不，绣球花让小女再次认清了现实。

就这样永远在花街上工作下去，慢慢地凋零、腐烂。这就是花魁的命运吧。

九月×日

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难以言表的事件。

小女该如何应对？完全没有思路。

淫腹病痊愈之后，飞白屋的织介先生是第一个点名小女的男客，他是邻县一家和服批发商的三少爷，良好的出生家庭和成长环境，造就了他的洁白肤色、纤瘦身材，这位三少爷实在看不出已经二十六岁的年龄。

织介先生听了嬷嬷的话，点了高档的酒菜，让外送饭馆送了过来，住宿费也付得很干脆。从这些行为举止来看，他几乎是初来花街的新手。小女斟酒他就喝，可能是不胜酒力，没喝多少脸就渐渐泛红。然后开始闲话家常，全然没有上床入寝的意思。

对于大病初愈的小女来说，可说幸运。当然这也多亏嬷嬷的特别关照，小女还是有点感激她的。今晚就这样逃脱体力工作吧。与这位客人聊天，随声附和几句，实在是太好了。没有比这更轻松的了，心中想

着，稍稍宽下了心。

就在小女倾听的时候，竟然对眼前的人产生了兴趣。虽然他说的都是无关紧要的闲话，却反映出了他朴实的性格。不知不觉间，小女便与他聊了起来。

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人会跑来花街？到青楼来寻欢作乐？

小女委婉地向织介先生提出了疑问，他的眉宇间浮现出了羞涩。

“我是那种后知后觉的人。不过，有位叫阿吉的朋友跟我很合得来，他的全名叫漆田大吉，他经常带我去各种地方。最近，阿吉在我们当地闹了点事……不，他绝对不是坏人。只不过有些事做过头了。因此，他就打算换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这不就远征到了这里。”

哎呀，小女顿时明白了。这个叫漆田的男人是把织介先生当成是行走的钱包了。小女虽然只干了半年左右的花魁，但阅历已经足以认清这件事。这世间的丑恶，已经见过十二分了。

“那吃花酒的钱都是您付的吗？”

“嗯嗯，是啊，阿吉是向导啊。他人脉广，能够出入很多罕见的场所。所以，我来出资也是正常的。”

果然如小女所料。那个漆田根本就是蒙骗吃喝之徒，看起来人脉很广的样子，其实都是利用织介先生的金钱力量狐假虎威。小女想着要不要提醒织介先生注意，不过看他本人好像挺开心，还是不要泼凉水的好。但是，又觉得织介先生可怜看不过去，只得委婉地点到为止。

次日上午，小女和姐妹们在晒太阳。天气很好，也没有热得像蒸笼。于是，便找了一间南向的空闲房间，在阳光的照射下，张开双腿躺在地上。

小女初次见到姐姐们这么做时，当场吓了一跳。何等难堪的姿势，怎么做得出来？据说像这样经常晒太阳是保持健康的方法之一，小女也是最近才听说这个说法。经常这么做的话，即使是寒冷的冬天也不会感冒，而且身体也不会再感到湿冷。

然而，起初小女是抗拒的。但亲自尝试之后，春天就体现出了效果。因此，只要天气不错，小女都会去晒太阳。今天，小女也像往常一样找了一间空房晒着。

恍恍惚惚之间，天气由晴转阴，外面变得阴沉起来。不经意间光线暗了下来。刚才还是晴空万里，怎么突然就被乌云覆盖了？正在纳闷的瞬间，身体传来一阵剧烈的钝痛。

“呜哇！”

伴随痛苦的呻吟声，小女睁开眼睛，红姐正站在铺盖旁，她的右脚踩在小女身上。

短时间内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即使如此，要想办法站起来。红姐的表情非同寻常，怒睁双眼，就像丧失理智般的样子，非常恐怖。小女首先想到的是发生了误会。但在小女的印象中，似乎找不到惹她发这么大火的原因。

但是，红姐的动作越来越猛，开始踩踏小女的身体。每一脚踩下去，都像带着满腔怨恨，力量充分传递到了脚上。

剧烈的痛感让小女忍不住地叫喊，红姐赶紧用被褥蒙住小女的头，然后对着背部又是一阵猛踢。尚未发现逃脱机会的小女，拼命地将身体蜷成一团，拼死地忍住呻吟声。要是再发出声，谁知道红姐会做出什么。为何当时瞬间就能察觉到这一点呢？这大概也是花魁的经验吧。

红姐一言不发，只顾对着小女实施暴力。这令小女异常恐怖。不过，打到中途的时候，红姐便扯着她本就不怎么高亢的声音喊道：

“偷别人的客人，你以为就没事了？不就是初夜卖得好了点，就得意忘形起来？敢小看我红千鸟，就让你尝尝厉害。”

小女算是明白了，红姐果然误会了。小女好像从没偷过她的客人。再说分配客人的不是嬷嬷嘛！小女自己又做不了主。

虽然这么想着，不过目前也没有辩驳的机会。只能忍耐着红姐的虐待，期盼着早点结束。

红姐的力量逐步减弱，不一会儿便大口地喘着粗气。

“下次……要是再有下次……就别怪我！”

余音绕梁空惆怅。就像来时一样，红姐离开时也毫无征兆。

小女暂时偷偷地观察一圈周围的动静，从被褥里悄悄地伸出头来，扫视了整个房间，确认红姐已经不在屋内之后，勉强坐起身来。

坐起来的瞬间，背部传来了剧烈的疼痛。被她踢的时候还好，也许是精神方面受到的冲击更大，没有感到疼痛。然而，就在起身的同时，痛感就一股脑地袭来。

在那之后，无论在午饭桌上、澡堂、化妆间，或是参拜神龛的时候，红姐的表情宛如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不过，她一眼也没看过小女，明显是有意为之。

而我们两人之间的不自然关系，也没有人会注意到。红姐的表情一如既往，小女也是大病初愈，即使精神状态有些异样，也不会引人怀疑。

“身体还是不舒服吗？”

突然被月影姐问到，还是有点吃惊。她可能是发现小女老是紧锁眉头，有所担心。因为只要微微动一下身体，背部就会疼痛，所以小女才会做出那种表情。

“嗯，不要紧的。”

被害者在这边，加害者就在那边，小女非常害怕姐姐们知道这事。要说为什么呢？即便大家是同处一楼工作的姐妹，本质上还是孤身一人，这就是花魁。

小女也没有跟嬷嬷提起。要是随性地告诉她自己受到欺凌，嬷嬷应该会相信并采取行动。这样一来，小女必然会遭到红姐的报复，这种事情能避免还是尽量避免。

可是，小女也不会放任不管。我找了个红姐不在的场合，然后谨慎地措辞，拐弯抹角地向嬷嬷打听起整件事情。

“昨晚的客人可真是个怪人。”

“你是说和服批发商的公子爷吧。啊呀，叫他公子爷好像显大呢。据说他的家境和教育都很好。”

“他非常老实。而且，花了大价钱留宿，却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

嬷嬷瞪大了眼睛，有些惊讶。

“难道他就盯着你看了一晚？”

偶然也会碰到不要求上工、只摸摸身体就满足的奇妙客人，好像是叫“赏玩”，这些人多是“墨汁鬼伞菇”，而且是年老者居多。

第一次听到“墨汁鬼伞菇”，完全不明白它的意思，只见嬷嬷浮现出嘲笑的笑容。

“墨汁鬼伞菇偶尔会从地上探出头来。不过，只要被人一碰就会变色，软趴趴地腐烂，一天的时间都撑不到。是不是像老人一样？”

不用干活也可以赚到钱，这样的客人照理说本该很有人气，但实际上恰恰相反。特别是年轻的花魁，很排斥“赏玩”的客人。

如果客人是年轻人，只要完事，就会迅速离开。但是，那群人可不会轻易满足。退隐老人不缺时间和金钱，他们会赖在房间不走。其中也不乏自己身体已经不太中用，而使用代替物品的情况。花魁就会被当作玩具一般对待。比起上工干活还要更加屈辱。对于年轻的花魁来说，就要忍耐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不，也不是，他甚至没让小女脱去小褂。”

小女对嬷嬷的话摇头否认。

“啊，哦，那可能是来之前经历过什么……”

嬷嬷想起什么似的，冲着小女笑了起来。

“不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吗？”

小女已经猜到了一部分，不好的预感也愈加强烈。

“差不多十天前，这位客人也来过，跟朋友一起来的。另一个看着

就是常客，非点名小町不可。但是，小町那天被别的客人捷足先登了，就把正好有空的浮牡丹派给他了。当然，他很满意浮牡丹。不过他还是想要通小町，就提出了预约，让人为难。”

在金瓶梅楼享有预约特权的只能是熟客。

“不过，他说钱不是问题，才有了昨晚的情形。”

“最初接待另一位客人的是谁？”

“看他涉世未深的少爷样，就把红千鸟派给了他。”

果然，心中一声叹息，不好的预感正中靶心。

“那种初来乍到的少爷羔子，红千鸟再合适不过。不需要客人做任何事，花魁会一步一步地引导，就这样顺理成章了。”

说着，嬷嬷突然换成发怒的表情，眼睛直盯着小女。

“他对你什么都不做，不是说你没有魅力，都是因为前面那个花魁，也就是在红千鸟那里尝到苦头了。面对那个羔子，红千鸟有点积极过头了。让人家有点畏手畏脚，怕了。当然，没想到这位公子爷竟然也是红千鸟的……哎呀，看走眼了。”

小女又忍不住询问极少自我反省和叹气的嬷嬷，为何接下来又选了小女做他的对象。

“因为第一次指派了红千鸟。客人第一次点的那位花魁，通常再度光临的时候，还会点名同一个花魁。但是，那位公子爷第二次光顾的时候嘴上没说，但是委婉地表示想要其他花魁。他想找一个话不多的温顺花魁，当时支支吾吾地嘀咕了半天。”

最先想到的是小町姐和牡丹姐，之后才是小女吧。

“所以细究之下才发现他不喜欢红千鸟。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想到了你。你刚刚大病初愈，他这种人对你的身体也不会造成太大负担。什么都没做也好，反正钱没少出。你也得到了休息，这不挺好的吗？”

小女知道嬷嬷是在借花献佛，虽说工作轻松了一回，但也被揍了一顿，正负相抵。

话到此处，谜题已经解开，这果然是一场误会。红姐认为小女偷了客人，是她搞错了。不，该说是她错怪小女了吧。织介先生不想找红千鸟作陪，嬷嬷才推给了小女。红姐却迁怒于小女。

话说回来，熟客的确非常重要。店里的当红花魁，基本都有很多回头客。让熟客花钱也比较容易，毕竟都知根知底了。比起初次光顾的客人，嬷嬷和花魁的负担都要小很多。因此，嬷嬷会尽量将回头客派给同一个花魁，也有让花魁与客人熟络起来的作用。

不过毕竟是在做客人的生意，当然不能无视客人的意愿。如果客人不要上一次的花魁，也不能硬要培养感情。然而矛盾就在于此，青楼其实不希望客人与花魁过度亲近，这是行业内都想极力避免的情况。因为花魁可能会因此减少接待其他客人，最坏的结果还会逃跑，甚至殉情都是有可能的。

夸张地说，嬷嬷可称得上是只手遮天，青楼的荣枯盛衰尽在她的掌握之中。小女再次见识到了嬷嬷的手段，可是作为受害人，小女满腹的牢骚却又不能倾诉，如果说了就是在打小报告。所以小女还是忍住了，尽管小女非常的气愤。

结果，一起突发事件浇灭了小女的满腔怒火。上述对话发生没过多久——

月影姐怀上了“地狱肚”。

其实，最开始注意到月影姐异样的正是小女。她总是买很多青梅，而且还避开大家偷着吃。要说青梅有多好吃，看起来也不像。明明就是很酸涩的味道，月影姐就像硬逼着自己吃。最近，她的脸色甚至变得像青梅一样，经常把自己锁在高野，小女不免有点慌张。

“月影怎么了？闹肚子吗？”

嬷嬷表情诧异地侧头问道：

“是不是吃了跟大家不一样的东西？”

虽然小女不想告密，不过因为月影姐的状况实在不同寻常，便将青

梅的事告知嬷嬷。话音刚落，嬷嬷马上连珠炮似的说道：

“这是怀上‘鬼孩子’了。‘地狱肚’。她是要驱逐‘鬼孩子’，结果没能成功，所以才整天去高野啊。”

据嬷嬷所言，青梅貌似有毒。因此，经常用于堕胎。但是，毕竟是外行人的偏方，要是使用不当，甚至会威胁到生命。

“为何月影姐要铤而走险使用这么危险的方法？”

小女担心之余夹带着惊慌的表情。嬷嬷见状，露出嘲讽的笑容。

“虽说驱逐‘鬼孩子’是鸨母的工作，但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要是手头不宽裕，那么就只有借款。驱逐‘鬼孩子’的借款，可是十一。也就是过十天利息就翻一倍。月影大概是不想借款吧，所以，才自己去想办法堕胎的吧。”

嬷嬷没有放过脸色苍白回到化妆室里的月影姐，当着众多姐妹们的面质问她，让她自己亲口承认怀孕的事。然后一顿谩骂，得出以下结论。

“早就警告过你们，不要只顾自己兴奋，要让客人们满意！”

嬷嬷说怀上“鬼孩子”是因为花魁工作期间过于兴奋。这种说法让姐姐们无法接受。她以前真的做过花魁吗？大家都在私底下议论纷纷。姐姐们说怀上“地狱肚”多是因为工作前后处理不当，以及运气不好而已。

花街的特性是极度厌恶怀孕的花魁，而且还会遭到鄙视。所以，除了牡丹姐和小女以外，月影姐周围的视线，都是异常冷漠。

“从今天开始减少食量。喝用石榴皮煎的药，早中晚都得喝。晚上必须要坐浴。”

狠狠地斥责了月影姐，嬷嬷就着手准备堕胎的事宜。她自信地表示这些方法就能解决。然而，过了数日，煎药却没能发挥效果。

“这方法不行吗？看来，只能制作秘药了。”

嬷嬷小声嘟哝着，搜集起奇怪的蘑菇，汇集了好几种草木的根、叶、蔓等，将这些放入研钵捣碎后，装在一个布袋里扎紧。然后，再将

布袋放入水壶中煮，煮出来的汁水，给月影姐一天服用几次。

“若是再行不通，就只有那么做了。”

虽然不知嬷嬷的话是什么意思，不知为何却涌起一股寒气。从嬷嬷的语气来看，那么做绝对没什么好事。浮牡丹和红千鸟，还有雏云等姐姐的脸色，也都闻声而变，可能这也是我发冷的原因。

不过，小女也不能只顾着担心月影姐。和服店飞白屋的织介先生和他的恶友漆田大吉一起，第三次光临金瓶梅楼。这次他从进楼起就点名说想要绯樱。

小女理所当然予以回绝。要是再接待他一次，也许就要被红姐活活踢死。但是，嬷嬷不知道小女的处境又发火了。

“客人愿意掏钱出来，比你以前的客人出手阔绰多了。如此上等的客人都不接，你想怎样？”

“但是，这不是红姐的客人吗？”

小女反驳，嬷嬷摆出“你居然还介意这种事”的口气说道：

“第二次光临的时候，人家自己主动说要换花魁，这才把你派给他了。”

“可您说过本店禁止更换……”

“没错，但我都点头应允了，而且，这也是客人的希望。你有什么理由拒绝……”

话到一半，嬷嬷直勾勾地盯着小女。

“你难不成跟红千鸟发生了什么事？”

小女虽然拼命摇头，嬷嬷依然一脸狐疑。

“就这样吧。我这就让客人到你的房间去。要上更多的菜肴和酒。”

嬷嬷这么说，大概是认为小女不会让客人花钱。在织介先生进入房间以前，便暗中全部安排妥当。

“啊呀呀，公子啊，您跟绯樱坐在一起，简直就是成双成对，绝配啊。好了，我就不打搅二位了，请慢慢享受这漫漫长夜。”

嬷嬷啰里啰嗦一通，就退下了。此刻，从没正面看过小女的织介先生，羞答答地望向小女。

“我又来了。”

“少爷，您真有钱。”小女卯足了劲回了一句嘲讽。

“呃，也不能说都是我赚来的钱。”他一本正经地回答，小女几乎笑出声来。

“但是，即便如此，我对家业也不是完全没有帮助，至少这些钱可以说是我赚来的。”

他从容不迫地说出这番话，让小女颇为惊讶。因此，脱口而出了这样的话：

“不管怎么说，都是飞白屋家的钱，任凭您的朋友挥霍，这样好吗？”

“嗯，前几天你也提醒过我。我后来对祖母说了你的事，她说你是个坚强的姑娘。”

小女听了这话又吃一惊，竟然向祖母报告吃花酒的事，这不是正常人所为吧。而且，居然相信花魁的祖母又是怎样的人？可能只是随意附和孙子吧，这位祖母有点古怪。

也许是瞥见小女脸上的好奇表情，织介先生开始讲述自己的事。

“我是祖母带大的。织介这个名字是寓意在织物上编织出飞白的花纹，也是祖母取的。”

飞白家的长男——也就是织介先生的父亲，与邻县嫁过来的母亲，在他年幼的时候相继去世。而同织介先生年龄相差很大的两位兄长不屑于继承家业，就由叔父接管了织介父母的飞白屋。不过，实际的经营者，貌似是已经隐退的祖父。

几年前，织介先生的妹妹嫁到他县，对方同样是和服批发商。两位兄长也早已各自独立。不久之后，祖父突然亡故，商店就被叔婶接管，祖母和织介先生就被从家业中剥离了出来。

“被您的叔婶强占了吗？”小女不由得担心地问道。

“没有，我也参与经营。但是，叔婶说我不谙世事。所以，为了让我见见世面，在玩乐中学点东西，能够对经营有所帮助，他们介绍了阿吉给我。”

听了这话，即使不懂生意经的小女，也能知道叔婶是准备赶走这个侄子，又给了他多余的忠告。即便这样，织介先生也没有怀疑别人。他不把小女的话当真。

想来也是，小女进入花街之前，也有不谙世事的经历。但是，自从工作以来，已经见到太多人性的肮脏、狡猾、卑劣。尤其成为花魁之后，虽然尚未到半年时间，却接触到远比三年见习期间更多的丑恶人性。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啊。

织介先生倾听着小女说完。话题一转问起故乡的事。

“绯樱小姐出生的故乡，是怎样的？如果愿意的话，能不能说说你家里的事，还有儿时的记忆。”

小女通常不会对客人吐露半句。而且，追溯花魁的过去也是明令禁止的。也就是织介先生问的，要是换了别人小女绝对会大发雷霆。所以，小女没有犹豫，竟自开口说了起来。

除了述说故乡的事，其他皆与上次相同。小女为他斟酒，织介先生小口啜饮。不一会儿，脸便红了。他没有任何触碰小女的意思。小女追问过几次是否就寝，织介先生只是摇摇头，又催促着小女讲下去。

小女叙述完毕，织介先生便絮叨起他孩提时代的事。当然，比起自己居住生活的贫瘠田地，他的经历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事情。因此，反而都生不出嫉妒的心情。不可思议的是，小女怀念起幼年时听奶奶讲起传说故事的场景。总之，织介先生的话，使得小女非常愉快。

就在这个时候，纸门被突然拉开。

“喂！我在找你呢！”

探进来的是略有些英气的脸。

“阿吉，怎么了？”

织介先生叫他名字之前，小女已经猜出他就是那位织介先生的叔父介绍给他、叫作漆田大吉的恶友。因为，他打开门的瞬间，就向小女投来打量的目光。

“回去了！这种鬼地方，还是快点走吧。”

“啊？可、可是，你不是来找通小町小姐的吗？”

无视满脸困惑的织介先生，漆田毫不客气地闯进屋来。

“那个小町就是个怪人。无论我做什么，她都一声不吭，一点反应都没有，简直就是木头人偶。”

“阿吉，你不是说别有一番乐趣吗？”

“嗯，是啊，我是说过。可是，装作对男人不感兴趣和真的没有任何反应，完全是两码事！”

“上次，是装的吗？”

漆田夸张地叹了口气说道：

“通小町本能上讨厌男人，把客人当傻瓜是真的。但毕竟是个年轻女人，对她爱抚什么的，不可能完全没有反应，只是拼命地忍耐。这种状态传递给了客人，才让人欲罢不能！通小町越是冷漠，越能燃起客人的兴致。所以，她这个花魁才这么有人气。”

卑鄙下流的畜生！小女心中咒骂起来。就因为有你们这群畜生，花魁才会受到犹如地狱般的煎熬。

后来小女才知道漆田大吉还有偷窥的恶习。当他点名的花魁正在接待其他客人，若是其他客人会不高兴。但是，这个男人正相反。他最喜欢偷窥自己关系密切的花魁陪伴其他客人。完全就是变态！

“啊？这样啊。”

不过，对于织介先生的回应，小女情不自禁地苦笑起来，但又不能表露得过于明显。

“以后再找机会教你怎么应付女人，今天就快点走吧。”

“阿吉，要走的话，就请你先走吧。”

听了这个回答，漆田貌似大吃一惊。他一眨不眨地看着织介先生，又转而盯着小女。

“喔唷，这事稀奇了。你对这个花魁很中意嘛。啊，上次点的也是她吧。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漆田大吉露出下流的笑容，眼神就像要舔舐小女全身。

“嗯，你是叫绯樱吧，似乎有跟通小町不同的倔强。”

伴随着漆田大吉向小女投以蔑视的视线，他傻笑起来说道：

“怎么样，要不，咱们轮流来吧。哦，不，当然，我去公共房间等着。你在这里慢慢来也无妨。反正你也不可能抱着不放，哪怕休息的间隙也行，换我玩玩。”

“啊呀，不太好吧。绯樱小姐的今晚已经被我包了。”

说着，织介先生站起身来，叫漆田到走廊里。不过，他很快就折身返回屋内，织介先生大概是用钱打发走了漆田。

当日小女与织介先生一直聊到深夜，然后上床就寝。没有任何工作，只是普通就寝，这感觉还真是奇怪。这意味着自己已经习惯了青楼的生活。

早晨起床，织介先生开始整理衣物，准备回去。小女问他是否需要叫人送早饭过来，他回答不用，回家要跟祖母一起吃。

“因为是祖母带大的。”

对于这句，小女也自然地莞尔一笑。

从别馆的房间出来，穿过通廊，回到本馆，下到一层的玄关，嬷嬷就像算准了似的过来为织介先生送行。老实说小女非常钦佩嬷嬷这个反应。

嬷嬷的道谢声传来，正待送织介先生出楼，刚拉开玄关大门的时候，别馆那边上方掉下了什么东西，“咚”的一声巨响，响彻整个空间，接下来的一瞬间，店里轰然响起尖叫声。

映入小女眼帘的是以扭曲的形态倒在别馆前，颈部弯成不可能的角度，头部不断地溢出鲜血的景象，倒在那里的无疑是小町姐。

九月×日

这天早上，小町姐从别馆三层的房间跳楼自杀。小女和织介先生那时刚好在场。

小町姐好像是头部直接着地，颈部折断当场毙命。她似乎没有受到太多痛苦，也算是微不足道的安慰了。

事发前夜，不止漆田觉察到了小町姐的异样，还有好几个客人也有同感。不过，小町姐对客人本来就很冷漠，尽管跟平时不一样，也没有人深究。客人不声不响地就离开了，换另一家青楼快活去了。如果当时，哪怕有一个人向嬷嬷抱怨，小町姐可能就不会死了。

通常来说，花魁有一点情绪上的波动，嬷嬷都能敏感地察觉。可是，这段时间嬷嬷都在忙活着月影姐的“地狱肚”，因此才没有发现小町姐的异样，从这个角度来说，受打击最大的是嬷嬷。

“难以置信……那个通小町竟然会寻短见。”

嬷嬷茫然失措，几度摇头。

“不管发生什么事，金瓶梅楼最不可能自杀的花魁就是通小町。这孩子，到底出了什么事？”

姐妹们或多或少都会这样哀叹。即使花魁之间存在嫉妒、妒恨，至少大家同病相怜。所谓兔死狐悲，难免心生哀怜之情。可是令众人无法理解的是小町姐为何会跳楼？店里就只有小町姐，找不出非自杀不可的理由。

警察判定小町姐是自杀之后，案件就到此为止。

“青楼女自杀，那还需要理由吗？”

负责调查案件的警官理所当然地对老板娘说道。事后，嬷嬷又转达给了小女。

“什么嘛！有什么了不起！”

化妆室里第一个发怒的是红姐。

“他就高我们一等吗？我们这些被说成死了也是活该的女人，他也花钱买过吧。”

“要说起来，为了家人和兄弟姐妹卖身赚钱的你们才更了不起。”

嬷嬷打算借此安抚大家的情绪。不过，红姐丝毫没有收敛火气。

“那样的话，警察不该认真地调查下通小町的死因吗？”

“死了还要被别人那样说，小町姐太可怜了……”

第二个发声的是月影姐，正在哭泣的她对于红姐来说更是火上浇油。

“你就知道哭、哭、哭，再怎么哭，小町也不可能复生，死得也不明不白啊。”

“但是，没有人为她流泪的话……”

“可恶，烦死了。要哭的话，你一个人去高野哭！”

“话说回来——”

嬷嬷像是故意打断姐姐们的交谈插进话来。

“你们就没有人发现点什么？且不说自杀的理由，通小町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吗？”

言毕，嬷嬷扫视着在场的所有人，化妆室内变得鸦雀无声。

“连嬷嬷都没有注意到她的异样，我们能知道什么？”

过了一会儿，红姐话带讽刺回了一句。嬷嬷却没有搭理她。

“只有姐妹之间才会注意到的事，没有吗？”

化妆室再次安静下来。

“……被招去了。”

雏姐的嘴里嘀咕出一句像是硬挤出来的声音。

“什，什么？”

发声的是月影姐，但所有的姐妹都探出身来，看向雏姐那边。

“……被那个房间的某物。”

“物、某物是……”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但那个房间里有什么东西。”

“你又在说什么鬼话！”

嬷嬷责备了雏姐，但这次语气明显比以往弱了很多。也许红姐也有相同的想法，忍不住好奇心，她将脸转向嬷嬷。

“关于那个别馆的三层，其实我从以前就很在意。嬷嬷，你是不是知道什么？老板娘貌似也知道吧。我不管雏姐有没有灵力，但好像其他花魁也在害怕那个房间。”

“说什么蠢话……通小町在那房间不是挺舒坦的吗？花魁之间流传着那种谣言，都是雏云这个巫妓搞的事。”

“可是通小町从那个房间跳下去了！”

“所以啊，才要找出原因呀！”

“通小町怎么可能会被传言动摇，她不可能因此自杀吧？”

“会的。”

雏姐再度发声。

“那是因为，她被三层的某物招走了……然后，心神恍惚之间才从窗口跳下。”

“好了！够了！”

嬷嬷的怒吼声还未平复。

“要说奇怪的事……”

牡丹姐像是回想起事发当日，语调温和地插话进来。

“她收到了故乡的信。但是，她每个季度都会收到故乡的来信。所以，也说不上特别奇怪。”

“哦，哦，那些信啊。”

嬷嬷无视红千鸟和雏云，转而向牡丹姐搭话。

“在通小町的屋里没有找到盖着新邮戳的信。柜子里倒是整整齐齐

地收着一大堆以前的信。”

“她身上也没有吗？”

“不，长衬和服是没有袖兜的。”

“她就穿了那一件吗？”

牡丹姐悲痛的声音引起了小女的共鸣，听到那封信的时候，小女似乎灵光一现，但又说不清是什么。

“从通小町的穿着分析，警察说她是由于一时冲动跳楼自杀。”

嬷嬷语气平淡，牡丹姐却疑惑地回答：

“就算是一时冲动，那也有冲动的原因啊。屋内没有遗书吗？”

“没有。别说遗书，根本就没找到任何与自杀相关之物。”

嬷嬷列举出了协助警察办案时看到的所有私人物品。

“她的衣服怎么处理？”

红姐反应神速。刚才还在互相挖苦，眼下已经忘得干干净净。

“她有一件绉绸和服吧。那件和服可是不错呢。”

“怎么处理那些东西，老板娘说了算！”

嬷嬷生硬地打发了红姐。然后，再次讨论起小町姐跳楼的原因。不过，无论怎么思考，都想不出小町姐跳楼的理由。

两天后，警察送还了小町姐的遗体。小女以为店内头号红牌的葬礼会非常隆重。然而，只有葬礼屋的人悄无声息地送来棺材，小厮轻手轻脚地把遗体放入，就这样送去火葬场。遗骨放置在了花街边上××寺内，如此结束。没有一位姐妹送行，简直不能称为葬礼。

这就是最能给店里赚钱的花魁之首……

比起悲痛，小女更加恐惧。无论多么有人气、价格多高，即便能给店里赚来大笔的钱，只要死了就全无关系。就像处理死在路边、没有任何亲属的亡灵一般。

即使是在故乡，人死之后也要举行葬礼，尽管只有简单的告别仪式。但是，全村的人都会来送行。就算是遭到大家排挤的人家，也会郑

重地下葬死者。

然而，在这里却要孤单地前往那个世界。生前过着故乡无法企及的锦衣玉食般的生活。死了之后，就像舍弃一只野狗尸骸，什么都留不下。名为通小町的花魁，宛如被风吹散一般。她的名字只残存于老板娘收在内室的账簿之中。说不出的寂寥。无法逃避的恐惧。

姐姐们是不是也想早点抹去花魁通小町在金瓶梅楼的记忆？通小町是不是也在期许忘记那份工作？

××寺是专门收纳青楼女遗骨的寺院，此时距离小町姐跳楼已经过了一周的时间。

“那座寺庙有祭祀着她们灵魂的墓碑。”

小町姐头七的那天，小女问嬷嬷要不要做点什么？然后嬷嬷如此回答。

“通小町有以前的那些姑娘们陪伴，所以不用担心什么。”

“她故乡那边就没有联系说要领回遗体吗？”

这么久了我才想起这个疑问，嬷嬷露出苦涩的表情说道：

“这么说吧。女儿活着就是赚钱工具，死了就是不值一文的青楼亡骸。即使故乡有人领回遗体，也难免会遭周围白眼。女儿被卖到花街，最终落个跳楼自杀的结局，他们脸上挂不住的。即使举办隆重的葬礼，家里人也不会出席。所以，就算通知他们家里人，也只会说你们看着处理好了。差不多就是这样。”

小女的心情跌到谷底，然而更令小女惊诧不已的话接踵而至。

“通小町的死法倒也算是解脱。”

“什么！这是什么话！”

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小女的声音都拔高了几度，嬷嬷将视线别开继续说道：

“因为跳楼或者上吊失败，导致半身不遂的花魁，你知道她们最后的结局吗？她们会被扔到末无下楼町。那里也是花街，不过聚集的都是

脑子不太好使、手脚残疾，总之尽是一些身体有障碍的女人，她们要在那里工作。当然，那种花街非常便宜。因此去那里寻欢的男人也没什么好东西。那里的花魁又没有选择客人的权利。即使是肮脏的乞丐，只要付钱就是客人。整天都要工作。然而，不断地面对那种客人，很快就会感染疾病，身体溃烂、头发脱落、牙齿掉光、鼻子塌陷……直至渐渐腐烂，残酷地迎来死亡，只有这个下场。”

说到这里，嬷嬷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女。

“末无下楼町的意思是从此以后“再无未来”，下楼是花街中最低贱的青楼。花魁如果沦落到了那个区域，就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堕落到底就是这个名叫末无下楼町的地狱。世间的人仿佛都说青楼女过着如地狱般的生活，简直白痴。凭着自己的身体赚钱，终有一天可以离开，这算哪门子地狱？”

嬷嬷一边说着一边窥视小女的表情。

“要是想死，也该抱着必死之心工作。把男客当作钱袋玩弄于股掌之间，尽可能地多赚钱，这不就是极乐世界。真正的地狱不是死后的彼方，而是被送去的末无下楼町。”

又是自己无从知晓的花街世界，而且，还是那样无可挽回的悲惨世界。听完嬷嬷的诉说以后，小女已经被彻底打垮。

也许金瓶梅楼比起那里要好上太多了……

一时半会儿就只有这种想法。但是，这也只是普通花街与末无下楼町相比较的情况。花街这种场所原本就是邪恶之地。小女暗自感叹又差点被嬷嬷骗了。

次日，女佣雪江到访小女别馆的房间。正好是午睡时间，小女正躺在被褥上。不过，小町姐的跳楼、敷衍的葬礼、冷漠的家乡、末无下楼町的传言，还有月影姐的“地狱肚”，各种事情交织在一起，让我忧闷难眠。这时雪江突然探出头来张望，小女倒是还很开心，翻身坐起。

但是，从她那里听到的话让小女吃了一惊。就在小町姐跳楼那天早

上，雪江在本馆一层见到了她。

“那天早上我去了趟高野。正要离开之时，发现有个身影从后面进来。我就想看看谁起得这么早？于是没有打开高野的门，等着那个身影经过，自己就在那里窥视着。结果发现来人是花魁通小町。”

“小町姐去庭院了吗？”

“……我想是的。不过，她白天去参拜过稻荷大神。但是那么早就去参拜，有点让人搞不懂了。”

“白天的时候，小町姐会去庭院参拜稻荷大神吗？”

花魁中有信仰的人很多，但是小町姐不一样。不仅是对客人，即使是对其他人也是同样冷漠，早就看透人世的她会相信神佛吗？

要是真有神佛，为什么世界上还会有花街这种地方……

小町姐是否抱有同样的疑问？小女是听说某件事以后，才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就在小女还在见习的时候，有个打着拯救青楼女旗号的××教团××会，造访了这条花街上最大的桃源楼。他们声称要从惨无人道的营业环境中解放她们，他们反复地游说，取得了部分花魁的信任。借此调查到青楼的实际情况后，就找到青楼的老板娘进行交涉。不仅仅是桃源楼，花街上有点名气的青楼经营者也都被聚集起来。谈判持续了数日，花魁们也满怀希望，关注事态的发展。

但是，××会的人们突然就从花街上消失了。

“对不起大家，我们力所不及……但是，改善待遇的要求，他们无条件答应了。这一点，还请大家安心。”

仅仅留下了如借口一样的话。那群人似乎是向青楼的经营者索取了一笔钱，所以才轻易地改变了态度。改善待遇也只是口头上的空谈，实际上没有一家青楼兑现。那些协助××会的花魁，全被增加了借款，而客人也尽是“色鬼”和“水獭”，明显受到了报复。

这些是小女当上花魁不久，牡丹姐说给小女听的。虽然有些难懂，

但小女至少明白了一点。只要踏进花街，无论是谁——即使是神仙、佛陀，都不会来拯救你。所有的一切都只能自己承受，小女早已认清了现实的残酷。

小町姐好像不需要这样的契机。被卖到花街的时候，她可能就有了觉悟。因此，小町姐竟然会去参拜店内庭院中的稻荷大神，小女会惊讶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没有，她也不是每天都去。不过也可能是我没看到，差不多一个月去一次……吧。”

“她只是去参拜？然后呢？没做别的？”

雪江摆出思考状，然后答道：

“她蹲在稻荷神前，在做什么的样子……当然，我也不可能一直盯着看她。”

“那天……就是小町姐跳楼的那天，什么情况？”

“很难说啊，从高野往外看的时候，花魁已经回到走廊。”

正如雪江所说，这个问题实在愚蠢。就在这时，雪江说了一件奇怪的事。

“不过，可能也没什么好说的，通小町是从最里端的楼梯上楼的。”

“什么？”

“没错，她用的是玄关里侧的内梯。”

“那也就是说……她从庭院进入后门，经过雪江使用的高野，走过本馆二层的通连廊，回到别馆三层是吧。”

这也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当然，后来发生了跳楼事件……小町姐回到自己的房间，不是稀松平常的事吗？

但是，雪江摇了摇头。

“通小町从来不用内梯，一直都走外面的楼梯。”

听到她这句话，小女忽然想起确实如此。

与豪华的正面楼梯相比，内梯只是普通楼梯。不说也知道内梯是佣

人们使用的。小町姐一定是嫌弃内梯，所以才不使用。而且，要去本馆的化妆室和内室，也是走正面的楼梯比较近。住在别馆三层的小町姐根本没有使用内梯的必要。

“这么说那天早上，小町姐使用了内梯……”

雪江点了点头，然后微微地颤抖起来。

小女问雪江有没有告诉老板娘和嬷嬷，她说没跟其他人提过。雪江只是觉得小町姐的样子有点怪，没曾想不久小町姐便跳楼了。她担心是自己没告诉别人耽误的。不过，再憋下去的话就受不了了，便找小女来倾诉肺腑。

“雪江，你大可不必在意。”

因为，小町姐后来很快就跳楼了，就算你当时跟谁说了，也无法阻止事情发生。小女说着聊以安慰的话，心里想着要去庭院里的稻荷大神那里看看。虽然也没觉得能发现什么，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小町姐为什么会跳楼？哪怕再细微的线索也不能放过。

然而，吃过午饭之后，还要接着洗澡、盘头发、换衣服。终于空下来的时候，已是送走最后一批客人的第二天拂晓十分。正巧，刚好是小町姐进入庭院的时刻。

小女走出房间，轻手轻脚地踏在走廊上。若是被姐妹或者客人撞见，就说去高野好了。虽然这么想着，却依然蹑足而行。

店里十分寂静。姐妹也没有在公用房间之间来回穿梭，能够隐约听到客人的鼾声。不过，也不像是在上工，花魁和客人似乎都还没起。虽然，青楼还在营业，不过店里的人却都在休息。如此奇妙的时间段，只有小女一人醒着。

沿着通廊走到本馆，该从哪个楼梯下去，小女有点迷茫。小町姐当时是沿着正面楼梯下去的，那么就前往二层走廊的左侧方向。走下宽敞的楼梯，抵达一层的走廊，再往里走，通过老板娘和嬷嬷的房间前面时尤为小心，尽量避免被她们撞见。要是她们问起小女为何要来本馆一

层，小女一定答不上来，那样就会引起她们的怀疑。应该事先想个理由的，万幸已经到了走廊的拐角处。

从拐角处右转就是内梯，内梯前面就是内玄关。周作少爷和优子小姐一直都是走这里进出的。内玄关的斜对面，是向左边延伸的走廊。转过拐角，左侧是墙，右侧是高野的两扇门，正面则是一扇板门。穿过木板门，便到了楼北侧的庭院。那是东西向狭长的庭院，正中央有池塘，造型与别馆北侧的庭院有些相似。唯一的区别是在庭院东侧有间奇妙的小屋。

小女还在见习的期间，曾以为这是置物间。那时，雏姐告诉小女这间小屋犯了忌讳，长久以来花魁尽量不去接触。因为跟自己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就没当回事。直到从花魁那里听到“黑暗小屋”的说法，指的就是这间庭院的小屋，就越来越害怕起来。在当上花魁之后，那里变得更加恐怖。如果花魁抗拒嬷嬷不接客，就会被扔到那间小屋作为惩罚。总之，令人毛骨悚然。

小屋看起来就像是置物间或山间小屋，但不知为何室内有两根柱子，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基本就是空的。只是这样，却散发出强大压力的气场，以致小女进入小屋之中，就忍不住地发抖。无论怎样换气，还是湿乎乎的。那间小屋就是这样的感觉。

时至今日，小女从未靠近。小屋前祭祀的稻荷大神祠堂，小女也没有参拜过一次。

小女轻轻抬起后门的门栓，在脱鞋石板处穿上草履，为了不发出声响，小心翼翼地不去踩实地面走下庭院。虽然从内室望过来的视线会被树木挡住，不过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天边渐渐泛白，却仍是一片阴沉。小町姐跳楼的那天早上，也是这样的天气吧……小女想着想着就浑身发冷。

现在的氛围已经足够令人厌恶了，处于小女右侧斜对面的黑暗小屋映入眼帘。即使从外面眺望也能感觉到内部充斥着的异样气息，整间小

屋萦绕着不可思议的气氛。

这间小屋到底做什么用的？

当然，店内弥漫的气氛也说不上好。一年到头每天晚上都有人在工作，毒气也是相当浓厚了。但是，从店里踏入庭院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这里比店里的气氛更加沉重。因此，小女马上就后悔了。想要即刻转身折返回去。

不过，小女有意避开小屋，慢慢接近祭祀的祠堂。它很像是小女以前在故乡跟奶奶一起去参拜的稻荷大神与土地神的祠堂。在发现这一点的瞬间，便自然而然地向前迈出一步。等意识到的时候小女已然蹲下身子，在祠堂前合掌膜拜。刚才还很强烈的恐惧感，好像也变得淡薄起来。

小女参拜结束之后，还在稻荷大神的祠堂周围巡视一圈。也不是说想到了什么，或是发现了什么，就是下意识地这么做了。

起初什么也没有发现，心里想着果然……就在垂头丧气的时候，“那是……”小女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仔细看去，发现祠堂前面有一小块地面，没有生长杂草。小女眺望庭院，其他地面都长满了茂盛的绿草，甚至都该修剪一番。然而，只有这一小块地面露出了泥土，像是最近有人挖过。

小女的心跳突然开始加速。再次蹲在祠堂前，胆战心惊地用右手拨弄土壤。手指插入土壤后，捏了一点土出来。

土质非常松软，果然是有人挖过。

小女壮着胆子双手并用，将挖出来的土堆在边上，挖出一个大洞，然后再往深处挖。

很快就挖到了东西，但却是一堆破碎零乱的碎纸片。瞬间想到的是小町姐近期收到的那封信。零乱的碎纸片难道是信吗？所以，房间里没能找到信是因为被撕碎了。还在思考的同时，那天的景象在我的脑中闪现出来。

跪坐在别馆三层房间的小町姐，看着膝盖上的信哭泣……

这是小女还在见习时期，爬上庭院的李子树窥见到的——小町姐的秘密。这一定就是牡丹姐提到过的那封信。

小女谨慎地将埋在土里的碎纸片捡出来，碎纸片的下面还有大量的细纸绳。那些细纸绳全部都拧在了一起。

“千草结……”

小女轻声念叨。这些都是小町姐埋下的吧。忽然小女猜到了小町姐轻生的理由。

小女抓起破碎的信纸和一个千草结，赶忙返回脱鞋处。然后将碎纸片上的尘土掸掉，放到脱鞋处的石板上展开，压平皱褶，再将纸片一张张拼凑起来。虽然还有两处缺失，不过通读信中的内容已经够了。

这封信是小町姐老家的男人写来的，两人似乎是青梅竹马。她至今收到的信一定都是出自此人，但这封信上却说这是最后一封信了。因为，男人要结婚了。

打开千草结的手止不住地颤抖。好不容易解开铺平一看，一边是与寄信人同样的名字，而另一边则写着“千鹤子”。不用问老板娘和嬷嬷也知道，这是小町姐的本名。

两人可能早就定下婚约。但是，因为家事变故，小町姐被卖到花街。不对，她是主动来的。那时，两人约定了什么，这点不得而知。无非是还清所有债务就结为夫妻。从男人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上来看，也是那个意思。如此看来，小町姐对于青楼的一切都无动于衷，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小町姐来说——不，对千鹤子姐而言，金瓶梅楼的生活是不真实的，她深信这一切不是事实。因此，不仅是对客人，她对店里的其他人也是同样的态度。漠不关心的态度是千鹤子姐竭尽全力缠绕在自己身上的盔甲。

而这封婚约者寄来的最后一封信，轻易地剥下了千鹤子姐身上的这

层盔甲，随后分崩离析。那个瞬间，她真的对这个世界漠不关心了。不再留有任何的依恋，对于一切都死心了。她突然之间的变化，漆田等人已经有所察觉。但是，信息却没能及时传到嬷嬷那里。

在没有客人的破晓时分，千鹤子姐手里握着信以及许愿的千草结，来到稻荷大神的祠堂。撕碎信件，同千草结一起埋葬。然后，她返回别馆三层，冲动地一跃而下。

想到这里，小女的心绪始终无法平静。支撑千鹤子姐努力至今的，正是那份三生之约。然而这份情感的寄托却背叛了她，瞬间将她推入了绝望深渊。想到她那一刻的心情，小女也是悲从中来，无比痛苦。千鹤子姐的哀叹、愤怒、悔恨……所有情感都像是在小女的胸中翻滚，顿时产生了这样的错觉。

就在这个瞬间，背脊涌上一股寒意。背后有股无法抗拒的恐怖。接着，传递到了颈部，吸溜吸溜、吸溜吸溜……有什么东西进入身体之中，令人窒息的恐怖，小女的背脊再次打起寒颤。

小女踉踉跄跄，好不容易站起身来，穿着草鞋向着后门方向的走廊走去。经过高野前，拐角处左转，登上内梯。虽说睁着眼睛，但就像蒙上了一层薄纱，雾蒙蒙的看不清楚。走到二层走廊，步伐稳定下来，继续向前走去，走到一半左转。就这样穿过通廊，进入别馆，右转，抵达正面的楼梯，上到三层。至此，小女好像受到了什么引导。走廊、楼梯，实实在在地呈现在眼前。它们就像路标一般，诡异的印记像在对着小女招手。总之，就只能往前走。接着就这样走到别馆三层，经过走廊，打开眼前的纸门，那里正是豪华的花魁房间。不过，这里不是小町姐的房间。房间略显老旧。这个房间是店里头牌花魁的房间，肯定不会有错。小女进入房间，怀着终于抵达的满足，穿过极尽奢华的室内，径直走向窗台。解开窗拴，打开玻璃窗，取下防雨板的搭扣并打开，天空向四散展开。但是，爽朗的天气转瞬即逝。阴天，那阴霾的天空急遽地压了上来。像是被人用力按住脑袋的感觉。小女呆呆地抬头仰望天空，

慢慢地翻过窗栏，攀登上狭窄的露台，将头对准地面……

就在要纵身跳下去的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一股力量将小女拽回室内，侧腹遭到的猛烈撞击，忽然令小女恢复意识。

雪江抱住了小女的腰。她的脸色发青，身体不住地颤抖，即使这样，她仍旧死死地抱着小女。

若不是她挺身阻拦小女，小女可能就跳下去了。

九月×日

这阵子写日记的时间增加了，好像回到了刚开始写日记的三月份，小女一直埋头苦写。因为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小女甚至差点丢了性命。眼下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那个时候头脑一片空白，视线一片模糊，身体不听使唤。不过还有意识，自己想做什么，大概还是知道的。但是，又觉得那并非是自己的意志。所以，小女无法阻止自己。

倘若不是雪江拼命抱住小女，说不定就会那样撞破脑袋，就像小町姐一样折断颈骨，瞬间殒命。无论怎么感谢，都不足以报答雪江的再造之恩。

那天早上，雪江不知为何醒得很早。要去高野？不是的。有人叫醒她？店里静得掉根针都听得到。她想再睡一会儿，不知为何却平静不下来。雪江决定干脆起床去走廊看看。不过，外面也没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就在诧异今早异状的时候，雪江注意到走廊里被弄脏的地方好像是草鞋留下的足印，从后门一路点点滴滴地延续到内梯。

霎那间，雪江就想到了小女。她慌忙追着足迹，踏上内梯。途中，脚印也随之变淡，踏出二层的走廊，痕迹已消失不见。张大眼睛观察之后，发现附近有掉落的尘土。顺着地上的尘土追下去，很快就发现小女从正面的楼梯登上三层，雪江撒腿跑了起来。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做，她

自己也说不清楚，就是有股强烈的大祸临头的感觉。

雪江跑过走廊，拼命爬上楼梯，冲入别馆三层的那一刻，小女正在露台上准备跳下去，她那时候不顾一切地抱住小女，硬是将小女从露台拽了回来。

那一刻，我们两人好像都大声喊叫起来，虽然小女和雪江都记不清了。随后牡丹姐第一时间赶到，问发生什么事了。小女说从稻荷大神祠堂挖出了信和千草结，然后做出了匪夷所思的行为。她难得露出惊慌的表情，随后，牡丹姐环视房间，那神情令人害怕，像是在找房间里的第四个人。

后来，牡丹姐要走了信和千草结，又去通报了嬷嬷。接着折回屋内，大加赞赏雪江救了小女，然后就让她与另外两名女佣安美和友子去准备早饭。虽然有点对不住雪江，但牡丹姐认为还是不要让她继续参与比较好。

小女把同样的话又跟嬷嬷说了一遍。嬷嬷沉默地听着，小女陈述完后，她大大地叹了口气。

“通小町跳楼的原因，也算是水落石出了。我就猜她在老家有钟意的男人，不过没想到是婚约者。”

“这是唯一能支撑她的精神力量吧。”

牡丹姐也有相近的想法，让我非常高兴。也许只要是花魁，无论是谁都是一样的思考模式？

“但是……”

牡丹姐欲言又止，视线向小女投来。

“绯樱身上发生的事，却怎么都无法解释。若不是雪江察觉到有异样，救下了你，可是要酿成大祸的。”

“也许是猛地知道通小町跳楼的理由，出于同情，恍惚之间将她的影子投射到了自己身上。”

嬷嬷随口说了一句，但牡丹姐却不能接受。

“同情的说法还能接受，要说自杀……就显得不寻常了。要是她跟通小町的关系好到了殉情的程度，还有一点可能，但绯樱跟她的关系也很一般。”

虽然无人询问，但小女仍点了点头。

“就这样步她后尘，怎么可能？”

“你还记得点什么？”

嬷嬷错开牡丹姐的视线，面向小女，小女凭着有限的记忆叙述起来。

“看吧，她本人也是莫名其妙的。这就是所谓的鬼迷心窍吧。”

“就算是鬼迷心窍，也得有鬼才行啊。”

“正因为不知道存不存在鬼，古人才使用的鬼迷心窍，不是吗？”

“是这样吗？”

“浮牡丹，你总是考虑太多事情。”

“喜久代嬷嬷，您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这个听着不太习惯的名字是她的本名，小女意识到的时候，嬷嬷已经将碎纸片和千草结塞进袖管。

“总算知道通小町跳楼的原因了，我把这些拿给老板娘。至于其他人没有必要知道。要是兴起什么传言，浮牡丹再告诉她们就好。行了，就交给你了。”

嬷嬷自顾自地说完，迅速起身离开了房间。牡丹姐一言不发送走嬷嬷的背影，又转而看着小女。

“没事了，最近不要再靠近那个小屋。要是再有什么不对劲的，要马上告知我。”

小女当然说好。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打破约定的时间会如此之快。

就在毛骨悚然的恐怖体验过后的次日，金瓶梅楼迎来一月一次的休息日。花魁大致分为出门的和不出门的两种，那些打算出门的花魁，或

是相约一起去看电影，或是去外面寻觅店里吃不到的美食，而不出门的花魁则多是为了休养、省钱，不想外出。

这一天也是如此。小町姐明明才去世没多久，然而大部分姐妹还是选择了出门。青楼无论发生什么，只要骚动稍有停息，就会像往常一样开门迎客。不管有人倒下或是死了，都不能停止营业。就算花魁遇到什么情况，借款也不会减少分毫。要还钱就得干活。平时工作很辛苦，因此每个月只有一次的休息日就显得极其珍贵。所以，虽说有点无情，大家还是出去玩了。留在店里的只有浮牡丹、雏云、月影和小女四人。

牡丹姐通常被约三次，只会参与一次，这一天她刚好拒绝了别人。

雏姐没人约的，都是一个人过。店里的人，除了找她占卜烦恼的时候比较热情，其他时候都比较排斥她。她会将姐妹对她吐露的烦恼和秘密不经意地说出去，这也是她遭排挤的原因之一。其实完全可以不去找她占卜，但姐妹毕竟都是女人，总会产生烦恼，有了烦恼就想找人倾诉。

换句话说，大家只会在碰到事情的时候才会接触雏姐。需要占卜的时候当她是巫妓，完事之后，便把她丢在一边。不，坦率地说，小女也不太会应付她。这次发生的事件更是如此。当然，雏姐没有任何责任。但是，说起别馆三层和庭院小屋很恐怖的人正是她……

月影姐的“地狱肚”还没治好，也不能出去玩。小女虽被邀请出去，不过，实在没有那个心情。因此，一直在读优子小姐送给小女的书。

这里顺便说一句，虽然说是外出，其实基本没有自由。要么是小厮或女佣，要么是嬷嬷亲自跟着监视，为了防止有人逃跑。因此，大家一起出去玩，即便能做到无视小厮和女佣，却依然会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由于厌恶这样的感觉，小女才多次选择不出门。

傍晚时分，姐妹陆陆续续地回到店里。晚饭桌上，你一言我一语的好不热闹。“那个好玩”“这个好吃”“有件很稀罕的玩意儿”，所有人都争着各抒己见。但是，有个固定节目，大家最后一定会抱怨店里的伙食。

青楼不做烤鱼。如果在厨房内烤鱼的话会有烟出来，客人们会闻到。而且，和服也会沾到烧烤的味道。烤鱼这样再普遍不过的家庭料理，可能还会让客人联想到老婆，那样的话可就扫兴了。基于同种理由，天妇罗也是没有的。

大葱会使口里留有气味。山药泥、地瓜和牛蒡，则会在体内形成胀气，不知何时排出体外。老板娘忌讳杀生，肉也是不吃的。如上所述，其实在青楼根本吃不到什么。有些食物的确是怕耽误做生意，不过吃不到肉的理由，大家普遍认为是老板娘抠门节省。

“不能忘记老家的艰苦朴素，不能爱上客人，不能贪嘴，你们只要守住这三条守则，在花街上就能一帆风顺，最后离开这里。”

嬷嬷只要抓到机会，就会说这套固定台词。

想起刚来金瓶梅楼的时候，第一次吃到白米饭，只能用奢侈来形容。不过，父亲在河里捕捉的岩鱼，裹上味噌烤，一家人分着吃，吃剩的骨头再烤着吃，小小的鱼眼含在嘴中滚来滚去地玩。故乡的简陋晚饭虽然食不果腹，却饱含着温度……小女的想法是错的吗？现在别说果腹，甚至能吃到珍馐美味，天天过着如此奢华的生活却让小女产生错觉了吗？

总之，嬷嬷对于花魁身上的气味很是挑剔。

“贴身用品一定要保持干净。尤其是和服的内裙，一定要勤加清洗。还有，营业之后，一定要去清洗身体。”

嬷嬷还嘱咐说身体绝对不能有味道。要是不注意个人卫生，花魁在动起来的时候，衣服就会带出身体的味道。这样会影响到客人的兴致。

“因为只顾工作，疏于清理，身体一定会有味道的。”

客人当然是接得越多越好，不过卫生问题也不能不管。嬷嬷总是唠叨个没完。

停，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那件事是逃不掉的，毕竟自己以后可能也会遭遇到同样的事。唉，本想糊弄过去，想想还是该记录下来。

晚饭过后，绝大多数花魁早早地睡了。再没有比不接客入睡更放松的事了。如果白天玩了一天，晚上躺在床上更是舒服。不过，也仅仅在休息日才难得放松。反之，想到明天又要痛苦地工作，苦闷失眠的花魁也是有的。

比如小女就是这样。也可能是因为残暑的原因，由于白天的酷热，店里像个蒸笼。小町姐的跳楼，月影姐的“地狱肚”，还有自身的恐怖体验，一直在脑中闪现。而且，小町姐跳楼的原因已经揭晓，不过小女碰到的诡异事件还是谜团。如果去问雏姐，或许会得到某些启示。但是，有可能会听到更可怕的话。算了，别去了。只是想想就觉得可怕。

需要快点转换心情，小女赶紧将脑中的人物切换成了月影姐。由于昨天的糟糕经历，根本没有心情探望月影姐。不过小女非常担心她的身体。小女就从被窝中爬了出来，想着去探望一下月影姐。

此时的别馆和本馆寂静无声，平日夜夜笙歌的喧闹声就像浮云。不知从何处传来轻微的三味线音色以及娇甜声，大概是从附近的其他青楼传来的。这声音勾起了小女的乡愁，想来也是不可思议。在那些喧闹声中，与小女一样的花魁正在接待形形色色的客人。嫌弃、哀怜、悲伤倒是还好。这股怀念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小女的心已经彻底沦为花街的傀儡？

小女的情绪愈加低落，走入本馆二层的走廊，发现有人从月影姐的房前离去。由于灯光昏暗，看不清楚。只是隐约见到前面有一人，其后跟着一个背着月影姐的人，向着内梯方向走去。

身体不适去医院吗……小女是这么想的。那样的话，从正面的楼梯下去更方便，现在店里也没有人，不会影响玄关那边的营业。现在店里依然一片死寂，只能听到往前走的脚步声。

再三犹豫之后，小女蹑足追赶。要说不害怕是骗人的，但是想知道月影姐被带走的原因和去向的好奇心驱使着自己。

走下内梯的一行人，竟然向高野并排的走廊走去。小女躲到角落，

稍稍探出头查看，只见他们抬起后门的门栓，往庭院里移动。小女暗自盘算他们要去哪里？瞬间，突然想到了那个去处，差点叫出声来——黑暗小屋……

她们是想带月影姐去那里吗？不过，为什么是那间小屋？当然，想是想不出答案的。

小女右转过去，往内玄关的方向走去。随意穿上好似老板娘的草鞋，轻轻地打开内玄关的门。

这里是青楼靠南一侧的通道。往右是厨房的后门，再往前就能回到正门。往左一点，就是墙壁，然后再往左边走一会儿，就能绕到北侧的庭院。

通道内暗得伸手不见五指，冷飕飕的感觉比店内要凉爽很多，不过，稍稍伫立一会儿，身上的汗就冒出来了。

小女等到眼睛适应黑暗以后，伸手向左边摸索，脚下迈开步子。很快就碰到了墙壁，再往左转，前方隐约有点亮光。通道延伸到底的尽头，应该就是那间小屋。微弱的光线是从小屋中漏出来的？月影姐果然被带去那间小屋了。

尽量抑制自己焦躁起来的心情，谨慎地前行。眼睛虽然适应了黑暗，不过还是看不太清周围。尽管通道内不会放置什么东西，但要是稍不留神还是会摔跟头受伤。发出声响的话，就会被小屋里的人察觉。于是，小女摸着左边的墙壁，缓缓地向前挪动。

这时，从高野飘散来的臭味，使得小女掌握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微弱的光已经近在眼前。再往前走两步，小屋中的气息越来越近。小女继续蹑手蹑脚地推进，不敢发出一点儿声响，终于抵达小屋前方。

不巧的是，小屋只在祭祀稻荷大神的祠堂那侧有门。不过，幸好眼前木板拼接起来的板壁上嵌有窗户，从脏兮兮的玻璃透出朦朦胧胧的微光。

小女试着用手指在玻璃窗上蹭了几下，窗上的污垢却纹丝不动。沾

了一下口水再抹，稍微起了点作用，继续耐着性子再多蹭几下，污垢慢慢褪去，露出了毛玻璃的本体，不过在唾沫的作用下，至少变得有点透明。小女闭着一只眼凑上去，偷偷地向小屋中窥视。

模模糊糊地好像看到有三个人，只能认出有一个人是月影姐，另外两个就不知道了。毛玻璃再怎么涂口水，也没办法看得更清楚了。

小女轻手轻脚地靠近小屋的门口。板门是关着的，小女用手轻轻推，想推开一点缝隙。但是不知是不是从里侧用棒子顶住了，板门毫无动静。除了门口与窗户那两面，其他几面都被楼壁包围。因此，小屋与楼壁之间的空隙非常狭小，人是进不去的。北侧虽然也有窗户，但看情况是接近不了的。

小女只得返回南侧的窗前，这次将口水在手指上抹匀，就在准备擦拭毛玻璃的那一刻，“嘎吱”……小女听到从小屋内传来什么声音，然后眼前的窗户被打开了。小女连忙蹲下身，头顶上传来声音：

“所有窗户都打开吗？”

听到这个声音，小女非常惊讶。

“是的，让空气进来流通一下。”

小屋里的那两个人是谁，从声音就能辨别出来。

开窗的是女佣雪江，指挥她的是嬷嬷。这么推论的话，当时走在前面的是嬷嬷，后面背着月影姐的是雪江。小女突然两腿打颤哆嗦起来。

嬷嬷也就算了，为何雪江也要参与？虽然她在女佣之中，是被老板娘和嬷嬷使唤最多的。不过，小女始终认为她是自己一方的人。但是她却帮嬷嬷将月影姐背到这个小屋。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女无法克制内心的惊恐。想到要是被发现，不知会遭遇怎样的惩罚。所以，很想拔腿就逃，却又放不下月影姐。话说原本不就是因为担心月影姐，才追到这里来的。

“我、我，还是好害怕啊。”

“你在说什么傻话！”

小屋里传出雪江怯懦的低声，以及嬷嬷呵斥她的尖锐嗓音。

“又不是第一次。”

“是、是，没错……可是，这个小屋还是很可怕……”

“别尽说些废话！”

嬷嬷的声音不大，却充满了怒意，雪江马上闭上了嘴。

小女两手按住使不上力的双腿，维持半蹲的姿势，沿着窗户下沿向右边移动，然后扶住墙壁直起身来。只用左眼，从屋内的半死角处窥视屋内。

小屋里面有瘫坐在两根柱子之间的月影姐，有呆呆地站在柱子侧面的雪江，以及背身蹲在最里面那根柱子附近的嬷嬷。月影姐精神恍惚的样子。雪江用布巾遮住鼻子以下部位，想象不出她是什么表情。从系在嬷嬷后脑勺的结推断，她也同样围上了布巾。

最里侧的那根柱子上悬吊着一盏煤油灯，小屋里全凭它照亮。即便如此仍是相当昏暗。按理说煤油灯跟花魁使用的是同一种，以屋内的面积来说一盏灯足够，不至于光线不足。可是，煤油灯发出的光怎么看都很浑浊。就像笼罩在整个小屋中的某种气息，给煤油灯的光蒙上了一层阴影。

屋里的空气本就混浊，散发出无法形容的恶臭。只是站在窗边就会恶心得想吐。嬷嬷让雪江打开窗户也合情合理。

嬷嬷猛地回过头来，吓得小女心跳加速，还以为是被发现了呢。原来她只是递了一个茶碗给月影姐，目光都没有往小女处转移。也许从里面往外看，也是漆黑一片。小女这样安慰自己稳住心神。

“来，喝下去。一口气喝完！”

嬷嬷一只手端着茶碗，另一只手抵着月影姐的下颚。茶碗里是打掉“鬼孩子”的秘药吧。可是打胎的话，也没有必要选在这种地方吧？而且，从她痛苦流泪的表情判断，这次比起至今用过的所有药物都要强劲。

“对，对，全部喝下去，不许吐出来！”

嬷嬷在旁观察了片刻，对雪江作出指示。

“你绕到月影后面，给我顶住她的身体，让她挺直后背。药进不到肚子里就没有效用了。”

嬷嬷说完，又转过身去背对小女，开始捣鼓起什么。在她身后的地板上，放着一个旧篮子，那里面装的就是秘药吧。

就如小女所想，转过身来的嬷嬷又端来一碗。她给月影姐灌下去，然后等着药物落入腹部，依次循环。

“肚子的感觉怎么样？”

月影姐喝下第四碗之后，嬷嬷仔细地看着她，开口问道。月影姐的声音实在太小，小女没有听见。但是，豆大的汗水从她的脸上滴滴答答地往下落，她的衣服已经完全湿透了。

“嗯，差不多了。”

嬷嬷似乎掌握了什么，嘀咕着背过身去，她好像又在准备接下来的药了。

“关上窗户。”

嬷嬷蹲在竹篮前吩咐雪江。雪江先是往北边的窗户走去，“嘎吱嘎吱”的声音响了起来，雪江费了点劲才关上那边。然后，她走向小女所在的南侧窗户。

窗户被关上的话就看不到了。

即使窗户没有上锁，开关也会发出声音，想要偷偷打开窗户窥探是绝对不可能的。

小女只得暂时躲在窗户下面，就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嬷嬷又说话了。

“不，稍微留点缝比较好。别全关上，这又臭又热的地方实在是让人受不了。”

就在上方传来“嘎吱”的声响之后，雪江的气息就朝着反方向去了。

小女谨慎地站起身来，顺着仅留的一点缝隙，再次窥视屋内——还是之前的三个人。

“再说一遍，总之全部都交给我来办。”

嬷嬷不知不觉地坐到了月影姐的旁边。

“什么都不用担心。按照我说的，老老实实地照做就好了。”

说着，她伸手抓住月影姐的睡衣，接下来，只一眨眼的工夫，月影姐就像被剥了壳的鸡蛋裸露在外。其实，即使在客人面前，花魁也不会裸着身体。工作期间，大部分的情况下还是会穿着小褂和内裙。碰到“色鬼”和“水獭”就另说了。除此以外，全裸的情况就只有洗澡的时候。

嬷嬷剥光了月影姐的衣服。但她什么也做不到，只能哭着任人摆布。

“雪江，抬起月影的右腿，不是那里，反了。”

嬷嬷抬着左腿，雪江抬着右腿，然后，将月影姐的身体倒过来。嬷嬷拿出粗草绳将月影姐的左脚踝绑在柱子上。然后，把草绳扔给雪江，吩咐她用同样的方法固定住右脚踝。

月影姐突然尖叫起来，慌乱地挣扎起来。雪江赶紧用力按住她的右腿，按照嬷嬷的命令，将她的右脚踝也绑到柱子上。

浑身赤裸的月影姐，两只脚踝被粗草绳绑在柱子上，呈现出两腿大开的姿态。煤油灯的光照着被汗水完全浸湿的身体，整个人都曝光在屋内的光线下。

这到底在做什么，小女完全无法理解。是要惩罚月影姐吗？还是在做什么准备？

尽管月影姐非常虚弱，但她还是哭着恳求“放我下来……”嬷嬷没有理睬，相反给她的嘴巴里塞了一块手巾，让月影姐咬住，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

嬷嬷把漏斗插入了月影姐的身体。

漏斗与厨房里用的一样，用于将酒和酱油装入瓶子的那个漏斗。嬷嬷拿着这样的漏斗做出了令人费解的行为。

月影姐现在已经没有力气发出声音。她呈现出颈部被折断的姿势，软弱无力地将脑袋向后耷拉在地板上，只有瞳孔中还闪烁着惊恐的眼神。

离开柱子的嬷嬷，端着茶碗走了回来。

“忍住啊！”

嬷嬷先是绕到月影姐背后，朝她的臀部拍打几下，又将那碗漆黑色的黏糊液体顺着漏斗灌了进去。

突然，小屋内爆发出野兽般的猛烈咆哮。小女在故乡的山里都未曾听过，受到毛骨悚然的吼叫声影响，小女也差点叫出了声。

月影姐在大声吼叫。平时无论怎么哭泣，仍是莺声细语的月影姐，如今被悬空半吊，嘴里塞着手巾，发出了生命中前所未有的嘶吼。

“忍着啊！这药有效果了。总之，忍住！”

嬷嬷丝毫不见动摇，注入第二碗液体。雪江紧绷着脸，协助嬷嬷替月影姐更换嘴巴里的手巾。

忽地，屋里飘散出新的恶臭。原本屋内就笼罩着污浊的空气，加上前面灌下去的秘药，刚才又注入的秘药二号，几种味道混在一起，再受到夏天的热气蒸发，小女赶紧慌忙地用双手捂住鼻子和嘴。要是不小心嗅到这个味道，整张脸可能都会烂掉。终于明白嬷嬷和雪江遮住口鼻的原因了。

到底注入了几碗秘药，数不清的黑色液体正在溢出，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月影姐的身体已经染上了黑色斑纹，小女已经完全丧失了时间观念。

嬷嬷将漏斗撤回，用手捏了几下月影姐，又反复拍打一番。

“怎样？疼不疼？什么感觉都没有吗？”

月影姐毫无反应。仔细一看，都翻了一半的白眼。

“嗯，看起来有效果了。”

嬷嬷心满意足地说道，继续指挥雪江，让她解开绑住月影姐脚踝的粗草绳。然后，将月影姐从悬吊的状态改为平躺在地板上的姿势。雪江在月影姐的臀部前方垫上涉纸[17]。然后，再次分开月影姐的双腿，双膝弯曲，又用粗草绳绑在柱子上。

眼里的光景让小女想起，以前在故乡跟阿照曾经窥视过的，附近家的阿姨生产时的样子，好像就是这样的姿势。

嬷嬷背对小女，从竹篮中取出像是植物根部的东西。

“这是啊，鬼灯根。再怎么顽固的鬼孩子，都会被这个驱除。鬼灯[18]具有驱赶‘鬼孩子’的魔力。对于怎么样都驱除不掉的‘地狱肚’，这是最后的杀手锏。”

嬷嬷这样说明着，整根鬼灯都塞入了月影姐的体内。不过，小女怀疑月影姐还能不能听到嬷嬷的话，躺倒在地的月影姐纹丝不动，该不会死了吧……小女的心情十分忐忑不安。

但是，嬷嬷似乎什么都不担心，而是继续着自己的工作流程。

眼前的异状无法形容。倘若换作其他场合，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滑稽。作为花魁就是要取悦客人，因此有些花魁会练独门绝技。据说其他青楼的花魁，能使用鸡蛋表演技艺。小女眼前所呈现的景象，换个时间和场所，也许就像表演一样。

但是，在黑暗小屋中正在上演的，怎么看都像是蜘蛛怪物的诞生物语。鬼灯根就像要把什么从身体上抽出剥离一样。小女受制于奇怪的空想，厌恶地观望下去。

“喝下去的秘药差不多要让肚子绞痛了。”

这话既不像是说给月影姐听的，也不像是对雪江说的，更像是嬷嬷的自言自语。

“灌进去的秘药是为了麻痹身体。鬼灯根是给‘鬼孩子’引路用的。”

过了不一会儿，月影姐开始呻吟起来。因为嘴里塞着东西，似乎非

常痛苦，发出悲痛的声响。

小女当初在故乡也见过。月影姐是产妇，嬷嬷是产婆，雪江是见习产婆。

就在此时，又一股新的恶臭飘散开来。不过这回是大家都闻过的臭味，而且是生活里经常闻到的味道。月影姐已经失禁了。屋里已经被非比寻常的恶臭笼罩，气味所引起的旋流，一个劲儿地往窗外飘来。

小女也不知道闻了多久，只是忘我地继续窥视。后来才发现被蚊子咬了好多包，这是过了很久以后才发现的，说明小女当时屏气凝神一动不动。

终于，屋内爆发出巨大的呻吟声，月影姐的下体吐出了一块红黑色的肉块。是的，小女不觉得那东西是产出来的，绝对是吐出来的。

那就是“鬼孩子”吧。啊，小女回想起了，那个似乎也被称为暗子。

原来如此，黑暗小屋说得通了。

九月×日

过于残酷的“鬼孩子”驱除仪式之后，月影姐的下体被放上一条薄绢，人躺在小屋角落里铺着的粗陋棉被上睡去。

“明天……不，已经是今天了，中午之前都不要动弹为好。你就躺在这里。晚点我来接你。”

嬷嬷说完，没有任何的回应。月影姐是否已经不省人事？还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反正她的身子是一动没动。

“这东西……怎么办？”

雪江递出用涉纸包裹的“鬼孩子”，嬷嬷接了过去。

“送去××寺，请他们代为处理。”

嬷嬷又用涉纸包了好几层。然后，放进装秘药的竹篮。

“要供养起来吗？”

“山里会供养吗？”

雪江被反问道，摇着头继续开口：

“我从奶奶那里听来的，说没听到哭声就不是人。因此，不必供养起来。都是赶在天亮以前，埋在地藏祠堂的边上。那里的土地很松软，夏天会开出整片的盘龙参[19]。这是还在黑暗中就被送走的孩子们的寄生之花，它们会随风四处摇摆，是在寻找遗弃它们的母亲。”

“多亏了你这家伙还有帮母亲堕胎的经验。”

嬷嬷罕见地表露出示弱的语气。

“没有啦，只是在奶奶的身边看过而已。”

“说起来，也不是一两次了吧。你这岁数，能够习惯这样的事，可是帮大忙了。”

“奶奶也会使用鬼灯。只是在堕胎之后，要将棣棠的枝叶芯捆起来，放入下边，这是为了更好地止血。纯白的棣棠被染上真红的血之后，将其丢入尿壶之中，还可作为草木和农田的肥料。”

“花魁的可不能这么使用啊。”

“为什么？”

“持续不断的工作，体内会积累普通人没有的毒素，这些都会排在高野里。别说让农田肥沃，反而会使农作物枯萎。所以，花魁的排泄物，我们还要倒贴钱让人拿走。”

“啊？是这样吗？”

不管在花街上过了多久，还是会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比如这个特殊场所。关于肥料的话题，小女全都一无所知。作为当事人，小女比雪江还要惊讶。惊讶她在故乡就遇到过这么可怕的事，那里是什么情况？

“好了，废话少说，快点收拾好回屋去了。”

雪江被催促着，接着嬷嬷开始发牢骚了。

“哎，喔唷，一把老骨头累死了，再不睡一会儿就要……”

就在两人收拾的时候，小女悄悄地离开窗户，向着即便是早上，却如日暮般昏暗的通道里快速折返。要赶在嬷嬷她们从后门进入本馆之前

登上内梯。要是等到她们返回房间，再从内玄关回去的话，可能会引起麻烦，弄巧成拙被发现的话就糟糕了。

拂晓已至，不巧乌云遮天。想起小町姐跳楼的那天，也是这样阴沉昏暗的天空。加之，天气闷热，浑身湿漉漉的，汗流浃背，是种难以忍受的热。这种天气，还不如被阳光直射炙烤，也比现在黏哒哒的感觉要好。

夜里走到小屋的那段路好长，早上倒是一下子就到了内玄关。小女轻轻地打开玄关门，进去以后将门锁上。探头张望一层走廊的样子，确定没有任何动静之后，将草鞋放回原处，踩上地板。

就在这时，小女听见从后门方向传来声响，两人来了。

小女迅速地爬上内梯，同时注意不能发出脚步声。小女拼命地克制住想拔腿就跑的冲动。幸运的是高野前面的走廊看不到内梯。不过，走到转角处的话，就有可能被发现了。

两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但是，小女刚走了一半，还有数阶台阶才能踏上楼梯平台，嬷嬷的声音已能清晰地听见。小女只得停下脚步，因为她们已经到了那个转角。小女转过身去，背对她们，一个劲儿地屏住呼吸，伫立在楼梯上。

“谁！谁在那里！”

嬷嬷的盘问声在耳畔环绕，让人忐忑不安。但是，从背后传来的仅是两人分别回到各自房间的声响而已。

小女深深吐了一口气，差点瘫坐在楼梯上，不过，小女还是快速回到了别馆的房间。但是躺进被窝里时，那份焦躁也没消散。没过多时，感觉像是失去了意识，也许只是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虽然起初担心睡过头错过早饭，现在却格外清醒，眼皮一点儿都不沉。大概睡了有一两个小时吧，可是外面依旧非常昏暗。就算外面是阴天，到了起床的时刻也该亮了。难道小女只睡了数十分钟？怎么就这么醒了？就在小女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听见通

廊处传来了奇妙的响声。

哒、哒、哒……脚步声。这么大的动静是谁发出来的，让人听了心慌。一转眼的工夫不安的情绪就涌上心头，这声音就像是灾难的脚步。

这大清早的，到底是谁……

若在平时，可能是送客的姐妹，今天可是休息日的第二天早晨，不太可能。而且，这个脚步声听上去很是奇怪。

不是普通走路的声音，就像……不是人的脚步声。

想着想着，身上起了鸡皮疙瘩。

那个真身不明的东西正在穿过通廊向这边而来，距离小女所在的别馆越来越近。

哒嗯、哒嗯、哒嗯……奇妙的脚步声，声响逐渐变大，已经过了通廊，进入别馆二层。

别过来！

小女心里暗自祈祷。想要逃脱为时已晚。只要进入走廊，就会碰到那个东西。所以，只能不断祈求它不要过来，走开！

不知是不是祈祷起了作用，紧接着那令人害怕的脚步声逐渐远去，向着走廊的西侧、青楼正面行进。没过多时，传来的是爬楼梯的动静。它这是上了三层。

在明白其目的地的瞬间，难道……小女想到了可怕的事。

那是不是月影姐？

想法形成的瞬间，小女立刻飞奔出房间，奔向走廊西侧方向，有几次差点跌倒。地板被弄湿了，上面沾着黏黏糊糊的黑色不明物体，夹杂着血迹，一滴滴地散布在地上。

果然是月影姐……

这是她滴落下来的秘药和血。脑中这么想着的小女，一口气冲到了三层。跑过走廊，拉开半掩着的纸门，跃入屋内。

全裸的月影姐就那样站在窗前。屋内有些昏暗，从背面也看不到她

的脸，没有其他任何人，也不会有。这时，月影姐已经打开了窗户，正要打开防雨板。

赶上了……

小女松了一口气，然后谨慎地靠近她。绝对不能被察觉，小女缓慢地挪动脚步。

回想起了雪江救自己的场景，不过没有任何的参考意义。那次雪江也是出其不意，才在电光火石之间救了小女的命。就是这种感觉。小女若是提前察觉到她的行动，大概会在她扑上来前纵身跳下死掉了吧。因此，小女也同样不能让月影姐有所察觉，尽可能不发出任何声音地慢慢靠近。

就在这点时间里，月影姐已经打开了防雨板。接着，右脚踩在窗框上，左脚准备跨到那个狭窄的露台上。就是现在！小女看准时机要去抱她的腰，就像雪江救自己一般，然后使劲往后拽，将她扯回到榻榻米上。小女伸出双手猛扑上去。

手臂触碰月影姐身体的瞬间，阴湿黏糊的恶心触感传遍全身，小女的手臂泛起无数鸡皮疙瘩。不过，力量却丝毫没有减弱，反而更紧地抱住了月影姐，想顺势将她推倒在榻榻米上。

但是，因为打滑竟然被她挣脱。小女慌忙去抓她的右腿，再次打滑抓不住。小女就只能去抓她的右脚，依然从手上滑走了……

“啊！糟了！”意识到失败的时候，小女瘫坐在榻榻米上向后倒去。视野前方是向外飞出露台的月影姐的臀部和双腿。

十月×日

上个月总发生可怕的事。说起来，自从小女成为妓楼花魁以来，尽是可怕的体验。

可是，以前说到可怕，主要还是因为人，是客人无穷无尽的性欲、是青楼老板娘没有止境的贪婪、是管理花魁的嬷嬷强烈的控制欲等，全

都来自于人类无尽的欲望。

话说回来，小町姐是因为失恋才跳楼的，但小女和月影姐的跳楼举动，任谁都觉得莫名其妙。

对了，月影姐得救了。虽然她从别馆的三层跳了下来，但正好落在了从楼下经过的人力车上，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也许她在坠落的瞬间，反射性地使出了她在马戏团表演时的特技动作。原本从三层跳下去，不死也是受重伤，但她现在也就是轻微的擦伤或挫伤而已。如果真是这样，那些过去的技艺可是救了她一命。实在是太好了。

当时坐在人力车里的，正好是某个大店的隐居老板。他是山水楼的熟客，这天也跟往常一样，当时在乘车回家的途中。突然从天降下一个光溜溜的花魁，一定把他吓得不轻。他要是再受点伤，肯定会引起一场大风波，但幸好月影姐只是砸坏了车顶而已。即便如此，老板娘还是立刻拿着慰问品登门赔罪。而慰问品和修车的钱，当然都算在了月影姐的账上。

奇迹般只受了轻伤的月影姐，差一点就要被送去末无下楼町了。她被认为是因驱鬼而神智错乱，才会想要跳楼。但她本人完全不记得发生过什么。在她听到自己跳楼的举动后，也是惊吓得战栗不已，因此最终被判定为一时冲动。不过姐妹私底下都在说，月影姐的欠债都没还多少，若是被送去末无下楼町，青楼就赔大了，老板娘也不愿意。与其被送到那里，不如留在店里工作，还能继续赚钱。小女也这么认为，不过如果月影姐因此免于被送去末无下楼町，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但月影姐也暂时无法接客，只能待在本馆的储藏室里疗养。她还是个病人，让她这么睡在地板上也不合适。“可是在青楼这个地方，不能赚钱的花魁只是累赘。”

小女天天都会去看望月影姐好几次。等到她不再哭泣，稍微冷静下来，委婉地问了她前因后果。

“被抬进医院的时候，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月影姐脸色苍白，间断地说了起来。

“我以为是嬷嬷驱鬼失败，才被送进医院的。回来以后，老板娘和嬷嬷找我谈话，我才渐渐想了起来。”

“暗小屋的事还记得吗？”

“记得。痛得要命，怕得要死，再也不想经历第二次了，但那时确实从我体内驱除‘鬼孩子’了。身体痛得要死，也虚脱了，但更觉得是一种解脱。我松了一口气，心想交给嬷嬷果然没错，接着就睡着了。”

“那怎么又醒了？”

“因为……”

月影姐忽然张望了一下房间。

“好像听到有人在呼唤我……”

“谁在呼唤你？”

“……不知道。”

“呼唤你的名字吗？”

“……不知道。有人在喊，喂……”

“在那个小屋里？”

“……嗯、嗯，是。”

小女的后脖颈瞬间爬满了鸡皮疙瘩。在嬷嬷和雪江离开后，又有谁会呼唤月影姐？

“我醒来后，感觉……人昏昏沉沉的，眼睛怎么都睁不开，迷迷糊糊的感觉。”

“就像眼前蒙了一层薄纱？”

听到这句，月影姐频频点头，“嗯嗯嗯，就是那种感觉。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走出小屋了。我经过本馆的走廊，爬上后梯……”

“你是想去别馆的三层吗？”

“怎么可能……不，怎么说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有人在召唤我，要我过去……”

“是不是走廊和楼梯能看到指路的印记？”

“啊！”

月影姐双眼圆睁叫了出来。

“对，没错……有液体拖拉的痕迹，延伸到走廊的尽头。”

小女想到了不久前自己的遭遇，不由得害怕起来。

“可是小樱，你怎么会……”

月影姐是想问小女怎么会知道得那么详细吧，不过她好像马上就觉察到了。就在不久之前，小女差点从那个房间跳下去。

小女和月影姐默默地互视对方，同时哆嗦起来。

“雏姐的话灵验了……”

对于这句轻声呢喃，小女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低下头去说了一句“小女会再来的”便离开了储藏室。

小町姐或许也是受到了某物的召唤……即便是收到了故乡的青梅竹马的来信，坚毅的小町姐就会跳楼自杀吗？未婚夫要结婚的消息足够令人震惊，甚至让她绝望地把信件撕毁，与千草结一起埋在了庭院的稻荷祠堂前。纵然小町姐的性情如何刚强，也遭受了重创，导致内心动摇，所以才被某物趁虚而入了……

小女可能也是这样。由于发现了小町姐自杀的真相，情绪变得低落，同感心引发了强烈的痛苦，所以同样被召唤了……

而月影姐是经历了异常残酷的驱鬼仪式，打掉“鬼孩子”，心里松了一口气是没错，但精神上还是受到了打击。而且，事后还要付给嬷嬷一笔钱，打点收容“鬼孩子”的寺院礼金，休息期间，交给青楼的罚款等，又增加了许多债务，情绪会变得消沉吧。所以就被“呼唤”了……

再次仔细地思考一番。

三个人都是从别馆三层跳下去的，或是差点跳下去。在此之前，我们都去过庭院东侧，而那里有暗小屋。

雏姐害怕别馆三层，但更忌讳庭院的小屋。而且，她还说过难以捉

摸的话。

“有什么东西穿梭在小屋与别馆三层之间。”

小女等三人难道是被那个东西附身的？所以才会循着相同的路线，像被引导似的从暗小屋走到别馆三层……

虽然这样的猜测毫无根据，但内心某处却又很想接受。被卖到青楼以后，小女一直深信世上没有神佛。尽管如此，现在竟然还在考虑这些怪力乱神般的解释，自己也感到讶异。但即使世上没有神佛，金瓶梅楼也一定潜伏着某种神秘未知的可怕东西。从青楼的工作性质来说，有那些东西也是正常的。

牡丹姐难得追问了嬷嬷，询问小女等三人跳楼的事。不过嬷嬷就以当时没在现场，不知详情的理由，支支吾吾地闪烁其词。

听到这件事后，小女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浮牡丹姐，浮牡丹姐默默地听完。

“我不知道世上是否真的有什么妖魔鬼怪，但如果有，我认为充满人类种种罪恶的青楼是其滋生的最好环境。这里，即使发生那种事也不奇怪，你不这么认为吗？”

得到她的赞同，比什么都令人宽慰，但她也不知道更多。即使是雏姐，也不会知道怎么做才能安全。

随时都有可能丧命……

待在这种地方，几条命都不够用。小女和月影姐能幸免一死，全是碰巧运气好。最好尽快离开这里。但是，转籍到其他青楼，可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就算是小女的意愿，老板娘能同意吗？如果强要转籍，就要扛起一大笔借款。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改换门庭吗？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了吗？

小女犹豫不决。尽管知道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却因不想增加借债而裹足不前。倒不是因为钱比命重要。但只要想到增加的债务，就忍不住否决了这个念头。也许只要是花魁，谁都会这么做。

不，不对。还有福寿姐！

曾经住在别馆三层的房间，听到雏姐的劝告，也完全不理会的那个花魁。然而不久，她就会在傍晚前拉上窗帘，而且还在窗框写上“南无阿弥陀佛”，几星期后突然转籍离开了。作为金瓶梅楼的头牌花魁宁愿再背上一大笔债务，也要离开这里。

福寿姐发生了什么事吗？

她看到了什么？

只是稍加想象，一股恶寒便沿着脊背往下爬。只是在脑中想象，那东西就会找到房间。

月影姐的风波稍微平息的某日，小女在本馆二层的走廊里遇到了雏姐，她说是有话要讲，便把小女带去公用房间。

说实话，小女本不想去，很想找个借口脱身，没想到雏姐说了意外的话。

“我看见了。”

“嗯？看见什么？”

“你没有阻止月影，眼睁睁地看她跳下去。我在纸门那边都看见了。”

小女整个人都傻了。吃惊的是原来雏姐当时也在别馆三层，但也意味着她没有伸出援手，只是冷眼旁观，事后还一声不吭地离去，小女顿时哑口无言。

然而雏姐为何用这种威胁的口吻呢？就算被看到又能怎么样？该惭愧的是雏姐嘛！小女坚信着自己的同时，不免有些心虚。她恶狠狠地盯着小女，仿佛过错在自己身上一样。

结果只能勉为其难地跟她来到公用房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问月影，也问不出结果。”

月影姐大概是害怕雏姐，所以才不跟她讲，小女可没傻到要告诉她。

“月影姐现在不舒服……”

“毕竟才驱了鬼，又做了那种事，也难怪迟迟恢复不过来。”

“所以暂时不要打扰她，让她静养吧。”

“不，我只是想帮助月影，还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小女犹豫之后，决定毫不保留地说出全部记得的事。如果不说，雏姐可能又会去骚扰月影姐。再说，我也对雏姐的看法有点好奇。

“像是拖拉般的点状痕迹……”

雏姐对这句话有了反应。

“其实月影姐也看见了同样的东西。”

“这样啊……那类似印记的东西，是从小屋延续到别馆三层窗户的。”

“那到底是什么？”

雏姐想了一下。

“你不是亲眼看到那是什么了吗？”

“咦？小女吗？”

小女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而雏姐却是满脸的确信。

“想想你变成绯樱的时候，遭遇过的恐怖体验。”

“绯樱……是吗？”

小女依旧疑惑之际，雏姐又给出了提示。

“那就想想跟你同样遭遇的人。”

“月影姐……还有小町姐……”

小女的脑中回想起了那个光景。

“小女好像明白了什么。”

“月影姐从暗小屋到别馆三层的行进途中，从身体中滴落的是驱赶鬼孩子用的秘药和血迹？”

“嗯，是的。滴落在走廊和楼上的点状物就是那个。”

“不过……小女见到的是……”

“在跳楼之前见到的吧。那也可以这么认为，绯樱，你拥有预知怪异事件的能力。”

“没有，我绝对没有这种能力！”

小女慌乱之中大声地喊了出来，雏姐只是面无表情地凝视小女。

“月影在跳楼之前也看到了同样的东西。”

“是的，是的。不仅只有小女看到了。”

“也就是说，月影和绯樱之前，甚至是通小町更往前，可能已经发生过相同的事件。”

“你是说有花魁在暗小屋驱赶‘鬼孩子’之后，从那里到别馆三层的一路上，流着滴滴答答的秘药和血，最后跳楼而亡？”

“可能在多年以前，什么季节不知道，不过也是清晨时分吧。”

对于雏姐的推论，小女不禁哆嗦起来。小女等三人也是在那个时间，经历过相同的体验，甚至就连阴郁的天气都差不多。

“……嬷嬷是知情的吧。”

“可能。而且老板娘也知道吧。只要在花街上长期工作的人，大家可能都会记得。但是，谁都没有提过吧。谈论这样的事，不会有什么好处，只会招来金瓶梅楼老板娘的怨恨。”

小女陷入极度晦涩的心情。雏姐就像打开了话匣子，继续追加说道：

“说到花魁的死，在花街上不是稀奇的事。陪爱上的客人殉情，作为第三者被爱慕的对象拉着殉情，因为痴情被杀，染上性病和肺病，然后工作过量死去，驱赶‘鬼孩子’失败离世等，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可是……我们又没有得罪过作祟的某物。”

小女想说跳楼坠亡的事也许不是作祟，而雏姐像是放弃一样说道：

“只要碰上就会招致不幸。即便我们不去招惹对方，但只要被缠上就不好了。”

“去祭祀试试呢？是不是就能解决？到暗小屋和那个房间做场法

事。”

小女口若悬河地说着，雏姐却摆出冷冰冰的样子。

“你来付钱吗？”

“……老板娘。”

“你认为那个人肯掏钱？”

假设老板娘愿意出钱，也一定会算到死去的花魁头上。再想下去，就要笑出来了。如果真的笑出来，脑袋恐怕就要崩坏了，恐惧感浮上心头。

“那到底怎么办才好？”

“没有办法。”

“怎么会这样……”

“你也要注意。被缠上过一次的人，哪怕仅是一个很小的机会，就有再次遭遇的危险。”

“没有办法断绝联系吗？”

“只有像福寿一样跳槽。”

“其他办法呢？”

“没有任何办法。”

之后小女无论说什么、问什么，答案都是一样的，小女就比雏姐早一步离开回屋。

果然，就算累加负债，也要离开这里。目前，还是不要靠近别馆三楼和庭院小屋比较安全吧。只有福寿姐的突然跳槽和雏姐的目击怪谈比较诡异吧。至少在小町姐跳楼之前，都还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像小女和月影姐遭遇过同样事件的人。自己安分点不要再去好奇，也就不会再出事了吧。

小女尚未摆脱烦恼的期间，金瓶梅楼像往常一样理所当然地继续营业。除了每月一天的定休，除非发生天大的事，青楼才会停止营业。忘记说了，店里新来了一个十四岁的姑娘。不是带小女来的山边先生，而

是另一个人贩子阿叔从××地方挖来的姑娘。小町姐轻生之后，老板娘找来补充的吧。

新人期间，按规定都会安排在别馆二层最里面的房间。因为那里住着不少已经能赚钱的花魁，嬷嬷也是打算让她们早点熟悉花街的气氛，从前辈那里学习。花费许多时间和经历培养的新人，小女很有可能是最后一个。

实际上，嬷嬷对老板娘颇有微词，小女也是偶然听到的，如今听了仍是心有余悸。

“半年就能接客当然是好，可哪是那么容易就能找到的？”

对于青楼来说，花魁的价值取决于晚上能赚多少钱。缺了再补上就是了。能从同行那里挖来红牌，当然是好。不过，跳槽本身也会缠上各种麻烦的事。反过来说，自己跑来的花魁，可能会有各种问题的情况。而人贩子阿叔带来的女孩，又不能马上派上用场。培育新人是有必要的，但又要花费时间和金钱。理想情况是找那些没有经验，但不需花费很多时间精力，长得好看、性格温顺，很快就能接客的妙龄少女。

怎么可能找得到嘛，不过是青楼的一厢情愿。不过，老板娘也是这个意思。可是现实环境却让她不住地叹气。

小女也不认为能找到，后来在化妆室见到嬷嬷带来打招呼的女孩子。如同牛蒡的肤色，病态般的纤瘦，只有眼睛挺大的，完全看不出是十四岁的乡下女孩。

小女仔细端详起毫无漂亮可言的女孩。

“某人第一次被带到这里的时候，呃……几乎一模一样啊。”

红姐浮现出猥琐的笑容，向着小女看过来。忽地反应过来，这个女孩就是三年半前的那个自己啊。

一无所知的乡下孩子，再过两年成为花魁之后，就要接客。日复一日地工作，赚取金钱。受到“色鬼”和“水獭”的虐待，受到嬷嬷的惩罚，受到嫉妒心深重的姐姐的欺凌，承担家人的追加借债，罹患性病，怀

上“鬼孩子”，这个女孩子只能不停地在花街上工作。不仅仅是身体，心灵也会被摧残凋零，没有还清巨大的负债之前，永远无法离开这里。

对于小女来说，这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那个女孩听到红姐的这句话，只是不禁愕然。

这是怎样的人生？

其实变成花魁以后，自己差不多已经想通了。虽然不知道这叫不叫随遇而安，但是，无可奈何的思绪总在劝说自己认命吧。不知何时就这么想了。

但是，无论如何，花魁依然是难以想象的艰苦工作。青楼确实是债主，但就该逼良为娼，强制性地让花魁去接客？难道没有超出债务的范围吗？

不，不，事到如今，说这些都没有用。如地狱般的花街，局部改善也是毫无用处。小女终于觉醒了，接下来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逃走！

十月×日

无论什么时候，逃跑在花街都是重罪。

如果逃跑的花魁被抓回来，将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有的青楼甚至会把人打得半死。而且，还会被罚很多的钱，并延长契约。因为要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因此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总之，逃跑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做好相当的觉悟，绝对不可轻易尝试。逃跑过程中最麻烦的是，不仅是自家青楼的人，整个花街都会来追捕逃跑的花魁。

小女还在见习的时候，从其他青楼跑来一个小厮，要见老板娘说是来送“紧急事件协议”。当时正好是小女接过来的，可是写的什么就不知道了。后来听说有个龙宫楼的花魁逃了，小女还吃了一惊。因为当时小女还以为花魁是一种轻松惬意的工作。

负责四处传达的是龙宫楼的小厮。他会跑遍花街上的所有青楼给老

板或老板娘递上通知书。相约两天后的下午一点，召开楼樱会，各家楼主都要聚集到花街管理事务所。所谓的楼樱会，就是花街上运营青楼的老板们的同盟协会。

逃走的花魁名叫小百合，在龙宫楼是少见的××人士。因此口音比其他花魁更加温柔，接待客人也就更显优雅，没过多久，小百合就成为当家花魁。就在这段时间，龙宫楼的客户层发生了变化。年轻的男客减少，四十岁到六十多岁的店铺当家和退隐老人相继增加。当然，他们都指名要小百合作陪。只要光顾过一次就会变成回头客。那些小百合的客人，平均四天就会来一次。托小百合的福，青楼多了不少身份显赫的客人。

龙宫楼的老板喜出望外，似乎找到了生财之道。于是，老板为了再买两个小百合家乡的女孩，就拿小百合做担保，向花街上的互助储金会借了资金。只要小百合红下去，既可以还清借款，又能挖来第二、第三个小百合，太划算了。

结果没想到小百合跑了。她不仅是店里的头牌花魁，还是至关重要的借款担保，居然逃了。

小百合的人气实在太高，几乎没有休息时间。除了去澡堂和高野，她就没出过二层的房间。吃饭都是叫外面送来，然后在房里匆忙解决，每月一次的医院检查是她唯一的外出时间。

直到最近，姐妹之间都抱怨说小百合占用高野的时间过长。当时有位女佣见到过刚从高野出来的小百合——双目肿胀、布满血丝，香粉从脸上剥落，露出疲惫不堪的脸。

“花魁，你没事吧？”

女佣担心小百合问了一句，小百合报以寂寞的笑颜。

“高野的气味不好闻，但可以一个人独处。那里只有我一个人，能让我平静下来。很奇怪吧……我明明有自己的房间。”

十天后，小百合从店里逃了出去。她是在生意最忙的时间段不见踪

影的，立刻就被断定为逃跑，接着老板派出人手追踪查找，不过，没有收获。后来，从她的故乡老家，乃至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挨家挨户地搜查。但是，依然徒劳无功。而且，小百合是如何从花街脱身的？也找不到头绪。这个问题困扰老板们好久。

花街的出入口有三处。大门指的就是北大门，人来人往最为繁华。大门边上是看守室，有人全天值守。接着是西中门，面向××川的河岸而建。这边也有看守室，不过比北大门的规模要小。第三个门是南小门，靠近桃苑医院的位置。从这里进出的差不多都是医院的相关人员，客人几乎不走这里。因此，看守室的守卫也仅仅只有一人。但是，附近人力车屋的生意很好，反而更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这三处的看守被聚集起来，一个接一个地询问当天的情形。但是，没人看到过小百合。想来也是，要是有人认出她来，一定会当场拦下。所以，问不出来什么也在意料之中，大家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

老板们仍旧不依不饶，让看守再说一遍。此时，北大门的男性看守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哦，说起来……有个工匠装扮的客人有点可疑。”

“从大门出去的吗？”

“是的。”

“这人有没有从大门进来？”

“呃……没，不，不记得了。”

“从大门出去的时候，看见脸了吗？”

龙宫楼的老板穷凶极恶地追问到底。

“那个人用手巾包着脑袋。可……可是手脚都很脏，脸上露在外面的部分也同样脏，可能是哪里的见习工匠……当时只是觉得有点古怪。不过，那时候周围还有其他的人，也就没能细看。”

男性看守结结巴巴地答着。

结果大家认为那人就是小百合。她将露出的脸部和手脚都弄脏，再

用手巾遮住脸部和头发，换装成工匠的衣物，瞄准客流量大的时间点，从大门光明正大地出逃。

关于小百合的逃亡原因，不仅雇主，所有人都觉得是因工作量大扛不住了。但是，半个月后，经常照顾花魁生意的熟客、药商老爷的入赘女婿勇治郎突然失踪，闹得满城风雨，世间的看法就又变了。

用来变装的工匠服饰，小百合是从哪里搞到的？莫非是早有预谋的私奔？

龙宫楼的老板马上着手清查账簿，发现小百合逃亡前接待的最后一位客人，正是药商的女婿勇治郎。小百合送他出楼后，就将自己的脸和手脚弄脏，按照计划换上他送来的衣物，偷偷摸摸地溜出青楼。然后在花街上的某处与勇治郎汇合，躲在他的身旁，穿过大门。挡在男性看守和她之间的，一定就是帮她逃跑的勇治郎。

楼樱会讨论之后，决定将追踪的矛头转向勇治郎。不再搜查花魁会去的地方，而是彻查药商女婿有可能藏匿她的场所。结果，在勇治郎的本家——她的奶妈家中找到了小百合。她马上就被带回了花街，勇治郎也交由药商处置。

随后，楼樱会和药商之间，还展开过一次协商。具体内容不得而知。自此之后，勇治郎再也没有出现在花街上，小百合也被追加了数额巨大的债务。她被施以的惩罚措施不甚清楚。毕竟她是头牌，当然越早接客越好，老板希望她能够早一点赚钱，所以才用债务代替惩罚。

这个事件的十四个月后，可能是大幅增加了接客数，小百合的身体彻底垮了。据说从三个月之前，女佣就发现从高野出来的她已经直不起腰，甚至都站不稳了。

小百合去医院里检查之后，就被丢到龙宫楼无人使用的被褥放置间，一周之后就过世了。

“那么多债务没还清呢……”

听到小百合死讯的老板，唉声叹气地说道。

小百合的遗体被送到××寺，葬在无名的孤冢。火葬和拾骨都无人在场。当然，药商勇治郎也没有出现。

“花魁逃跑的末路，差不多就是那样。”

嬷嬷对着小女说了这么一大段，最后以这句收尾。

就在想要出逃的关头，却想起了小百合的事，真是太不吉利了。不过，若是逃跑失败，就会落到那种境遇。不，因为她是青楼的头牌，才会免遭皮肉之苦，小女怕是没有这种待遇吧。可能会遭到更严厉的惩罚。就算勉强能逃过一劫，也会像被押回来的小百合一样，做牛做马地干活。没有选择地接待各种客人，直到身体完全被搞坏，最后死掉。没错，她不是病死的，是被龙宫楼杀死的。

如果小女逃跑，就会是同样的下场。只要想到这里，两腿就不住地发软。逃跑的决心也随之变弱。

但是，不逃的话，就只能继续作为花魁工作，终有一天也会像小百合那样病倒？也会像月影姐那样怀上“鬼孩子”，然后深陷驱赶“鬼孩子”的痛苦之中？也会像小町姐一样被现实逼得跳楼？小女早晚也会被金瓶梅楼杀死吧？

果然还是要逃离这里！

能够大摇大摆地走上花街，就只有一个月一次的休息日。不过，这个时间都是姐妹们结伴出行。至少要躲过三四个人的监视。即使小女独自外出，也有小厮或者女佣跟随。这种情况，反而更加难以逃脱。而且，迄今为止，小女还没有过一个人外出的经历，绝对会被怀疑。最关键的问题是就算逃脱成功，用不了几分钟就会败露。如此一来，追兵马上就会赶到。

如果不是休息日的话，靠近大门就会被怀疑。徘徊之间，马上就会遭到盘问。首先需要变装，要不到了街上也会被怀疑是花街上某楼的花魁，非常危险。就算休息日外出，很多人也能够轻易察觉小女的身份。装作普通女性不可能，举手投足之间就会暴露。总之，逃跑之前先要消

去花街的气息。

即使能够变装成功，也不能保证从青楼到大门的路上不被别人怀疑。而且要从大门逃出去又谈何容易呢？细想之下，小百合虽有勇治郎的相助，但她的伎俩也足以令人称道。

小百合那件事刚过去两年，小女故技重施行得通吗？相同的变装怎么可能骗得过那些守卫警惕的目光。

不，行不通。小女也搞不到男客的服饰。

中门怎么样呢？规模比大门要小，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还有，小女只进出过大门。也不知道中门那边是什么情况。所以，从那里逃跑过于冒险。

小门也……此时，忽然想起——医院例检。

每月一次，花魁都要接受桃苑医院的检查。检查一下身体，诊断下有没有患病。小女刚从见习变为花魁的时候，也就是接受嬷嬷的忍棒洗礼之前，曾被带到过这家医院，当时也是为了体检。虽说不知道处女为什么也要接受检查，但这里毕竟是被称为花街的场所。买来的女孩子只是商品而已。

小女讨厌医院的例检，但这次也许可以利用起来。通常去做检查的时候穿得比较朴素。不过有的花魁为了攀比，也会穿戴整齐奢华地打扮一番，不过也只是少数。小女原本就很低调，对于穿戴并不讲究。就照平时的打扮出门，也许不会引人注目。说不定会被当作是哪家店的仆人？

就从小门逃吧。那里只有一个看守，趁他去厕所或有事不在的时候，一口气溜出去。事实上，那个守卫也经常不见人影。不知是在偷懒，还是消极怠工，总之没有大门那边戒备森严。

但是，小门旁边有个车屋，人力车进进出出好不热闹。不过他们不会监视小门。只要看守室里没有人，车屋也许有办法混过去。

不过，通常去医院的时候，都是和姐妹一起。当然，少不了嬷嬷、

小厮，还有女佣同行。检查结束的时间有快有慢，所以，结束比较早的花魁会在其中一人的陪同下回楼。如果那个时候，小女谎称忘了东西，装作返回医院，接着一个人从小门逃出。

以上就是小女制定的脱逃计划。

越是反复推敲，就越觉得破绽百出，自身也不安起来。看守室里恰好没人，车屋刚好没人注意小门，返楼途中只放小女一人回去——所有条件全都满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个计划。

但是正因如此，若某个条件无法满足也能马上取消。在靠近小门前，可以仔细观察周围环境，只要稍有危险，就把计划延续至下一次。制定好了计划，就想尽快实行，但绝对不能操之过急。反正也不会等上几年。只需耐心等待时机，一个月一个月地等待。即便花上一年的时间也很值得。

再怎么说，这计划赌上了小女的一生……

十月×日

嬷嬷吩咐小女一起去内室，随后老板娘提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建议。

“绯樱，你已经是独当一面的花魁了。近些日子以来，你好像也不怎么挑剔客人了。”

逃跑计划执行之前，必须安分一点才好。心里是这么想着，表面上还要装作谦卑，默默地低下头去。

“所以啊，我呢，跟喜久代谈过了，想着也许别馆三层才配得上现在的绯樱呢？”

听到这话的瞬间，小女脑中一片空白。

“未来金瓶梅楼的头牌，非你莫属。”

嬷嬷赶紧点头称是。

“因此，你要搬进匹配身份的房间。”

“这可是你的福气啊。”

嬷嬷在旁边帮腔，小女却完全没有听进去。

“怎么样啊？你要是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搬到别馆三层，没有任何问题。”

说是建议，其实早就决定好了。比起生气，小女更多是害怕。所以急忙提出反对，仓促间没能想出更好的理由。

“可、可是，小町姐……”

“传言七十五天吧。”[20]

从小町姐跳楼那天，仅仅只过了一个月。不过，老板娘像是看穿了小女的心声，继续说道：

“不过呢，花街只适用一半。毕竟这里不同于俗世。”

“有些时候，负面传言更能吸引客人。俗世的那些常识在这里不管用。”

嬷嬷不失时机地表示赞同。

这两人在胡说什么？不过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小女见习三年，当上花魁七个月。根据个人经验判断，这里的确是不同于外界的魔窟。

“别馆三层就这样空着太浪费了。”

老板娘换了一种方式劝道。

“要是随便找个花魁搬进去，倘若花魁没有魅力，也会降低那间屋子的价值。”

“花魁有三六九等之分，青楼也有最高级别的房间。只有这家青楼的头牌花魁才能入住上等房间。所以，花魁的地位和房间的价值互相帮衬。若是让不匹配房间的花魁入住，再怎么上等的房间也会黯然失色。”

嬷嬷说着，投来锐利的目光，像是催促小女赶紧答应下来。

“要是你现在还是见习，我们肯定会让你承袭第二代通小町，住进贵宾室的。”

这话实在出乎意料。

“但……但是，小町姐和小女……”

“干这行的只要差不多就行。以前桃源楼的人气花魁被挖走了，就找了一个继任者，以新人姿态承袭了第二代，结果大获成功。可惜，现在我们楼的见习，还没有那种能力。所以说，让绩效出众的花魁入住那个房间是最好的。”

“那么，牡丹姐……”

小女想说牡丹姐比自己更合适。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让牡丹姐代替自己，自己就可以全身而退。就这样背叛牡丹姐换取自由吗？

就在小女陷入自我厌恶的时候，老板娘摇了摇头。

“要是从人气和盈利情况考虑，浮牡丹也有入住的资格。但是呢，那个孩子缺少毒性。”

“毒……”

小女呢喃一声，老板娘点头道：

“这没有什么贬义。要是普通姑娘，被说有毒当然不好，但花魁则不一样。浮牡丹吸引客人的是自内而外的气质和温柔。不过，不适合当作长期卖点。也就是说她太过无趣。浮牡丹的人气还是很高的，但当不了金瓶梅楼的头牌。她就是这样的定位。”

“在这一点上，通小町和绯樱，你们两人的毒性就非常能吸引客人。”

嬷嬷指出的这点，让小女颇为惊讶。小町姐肯定是有这样的毒性。见习期间的自己还不太懂，可是当上花魁之后，就能感觉得到。但是，小女也有毒性吗？开玩笑吧。刚想做出否定，嬷嬷抢先一步继续说道：

“长时间以来，老板娘经手了一批又一批的花魁。老板娘说的不会有错。”

“喜久代也这么想啊，我更有把握了。”

互相吹捧可真难看啊。虽说很想嘲讽她们几句，不过，现在无论说

什么都没有用。而且，要尽量回避争论，不要引起无谓的争端。

小女还在努力思考要怎么拒绝，只见老板娘从衣柜中取出几件华丽的和服，在小女面前展开。

“若是搬到别馆的三层，穿着方面也要匹配才行。怎么样？这可都是上等面料的和服。我专门为绯樱你准备的。”

“无论哪件都是价格昂贵的上品。快，还不好好看看。”

大概是见小女毫无反应，嬷嬷抄起一件和服，举在小女面前来回比划。

“喔唷，多合身啊。”

老板娘话中带赞美地说道。

“和服价格虽然很贵，不过，绯樱喜欢的话可以打折。要是你想多要几件，就再给你减点。”

小女以为是要送给自己，而且小女也没说想要，听到这话未免心里有点落空。但是，就在那个瞬间，小女忽然灵光乍现似的倒吸一口凉气。难道……可是，无论怎么考虑都不觉得有错。在那一刻，小女仿佛看到了不详的东西，差点冒出冷汗。

那些和服都是小町姐的……

其中至少有三件，小女见过好几次。其他和服的花纹样式，也都是小町姐喜欢的类型。

小町姐跳楼之后，那些贵重的和服全都落入了老板娘的手上。等到事态平息，大家忘得差不多的时候，再拿出来向姐妹们兜售。就是这么回事。

老板娘的行径让人气愤，然而小女更加唾弃她敲骨吸髓的丑恶嘴脸？即使我们死了，也要榨干我们最后的一滴油水吗？

就算作出以上的控诉，也一定会被如此反驳。

“通小町还有债务嘛。谁来偿还？你替她还？这样多少还能止损，哪里不好？”

因此，小女什么也没说。说了也没有用，根本无能为力。但是，小女不搬入那间屋室的决心更加坚定。小町姐的和服也一概不要，无论如何都要拒绝。

不过，没条件的拒绝肯定不行。老板娘和嬷嬷已经势在必行。估计金瓶梅楼的生意在下降。为了逆转颓势，才打算捧红小女入住别馆三层替代小町姐。

开什么玩笑……

好不容易决定要跑，要是住进那个房间，鬼知道会不会被那个不明正体的某物缠住索命。

但是，怎么才能拒绝……

这样下去会被逼住进去的。她们装作尊重小女的决定，其实早就想好不管小女如何回应，最后都会强制让小女搬入。在事态那样发展之前，要尽量找到不引起冲突的方法拒绝搬入。

穷途末路之际，突然想到了一个借口。

“……害怕。”

小女摆出弱势的姿态微声低语一句，老板娘和嬷嬷则是莫名其妙的表情。

“怕？你怕什么？”

果然，嬷嬷问道。小女尽量换成胆怯的口气说道：

“那个房间……”

“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嬷嬷苦笑起来，她是想说那房间没有任何问题吧。

“哎呀，毕竟你也遇到了那件事，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你是因为同情通小町，鬼迷心窍做出来的傻事。不用在意。”

“不是——”

“月影是因为驱赶‘鬼孩子’，弄得身心俱疲。所以，冷不防地着了魔。”

“不是——”

“这几件发生在店里的事，只是意外事故而已。而且，通小町跳楼的理由还是你自己查明的，没什么可怕的。”

“不……不是。”

小女再次否定，嬷嬷脸上浮现出惊讶的表情。

“你说的不是通小町跳楼，还有你和月影的事吗？”

“是的。”

即使列举出这些情况，当下也不起任何作用。小女深知不可能说得过嬷嬷。嬷嬷那种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口才无人能敌。因此，就要找其他方向击破她，忽地心生一计。

“两位姐姐的经历，以及自己的体验都很恐怖，不过都已经过去了。”

“就是啊。”

小女说着违心的话，嬷嬷找到机会就发起了追击。

“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小女看见过好几次不是店里的花魁……”

为了加强造势效果，小女停顿一下。

“从本馆走过通廊，向别馆三层走去……”

老板娘和嬷嬷当时的反应，真的值得一看。只见两人的脸色刷地变白，眼神相互交错后，又慌忙地避开。然后，两人同时凝视小女，像是计算好的一样。

“当然，小女起初也以为是店里的某位姐姐。为了给小町姐去上供，才去的那个房间。”

“……其实不是吗？”

嬷嬷罕见地语气踌躇。小女继续说道：

“当时小女很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因为在姐姐之中好像没有这样的人。”

“你不可能每个人都问了吧。”

“是的。”

小女简单地回了一句。嬷嬷的反应表示她已经相信了这番话。说多了会露出破绽，见好就收吧。

其实小女很想再追问一句老板娘和嬷嬷是不是有什么线索。但是，穷寇莫追，谎言不是为了别的，而是要阻止她们逼迫小女搬入那个房间。

结果，搬去别馆三层的话题就此打住。不过，也许用不了多久就会重新提起。

“那就观察几天，找个适当的时候吧。”

老板娘最后留下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会请××寺的和尚来做法事呢？还是请神社的神主来呢？小女不得而知。可是，老板娘都没有给小町姐举办葬礼，不可能在这方面花钱吧？每天早上都要在神龛前参拜，保佑生意兴隆，而不舍得在死者身上花一分钱。老板娘就是这样的人。

即使她们请人来了，小女还是会说不认识的花魁没有消失。只要老板娘和嬷嬷心中有鬼，谎言就有效果。

可是，这两人实在是可怕。一边试图隐藏过去的秘密，一边让花魁住进别馆三层。即使福寿姐突然转楼，即使小町姐轻生亡故，即使小女差一点跳楼，即使月影姐坠楼，依然还要继续使用那个房间。而且，还让作为当事人的小女住进去。

果然，这两人似乎也知道那间屋室的灵异现象，而且她们也对某物抱有恐惧。但是，即便如此她们也没有封印那个房间的打算，而是让小女再度利用起来继续赚钱。比起灵异更看重生意，金钱远比恐惧更加有用，她们眼里只有金钱。

这么说吧，没有比人性泯灭更恐怖的事了。比起盘踞在花街上的贪婪和欲望，无论多么恐怖的怪谈都像晨曦的露水般消逝殆尽……

十月×日

小女期盼着她们不要再提换房间的事，至少在机会出现之前，结果顺利地等到了去医院例检的日子。

这一天，包括小女在内有六名花魁要前往医院。午饭后，大家被嬷嬷逐个叫去，仔细检查身体。让当班医生诊断前，首先要在店里接受鸨母的检查，这也是花街约定俗成的规矩。

如果身体部位有伤，就用脱脂棉蘸或熬煮的茶叶擦拭，遮掩过去。要是被当班医生发现有伤，可能会强制让花魁休养，最坏的情况还会被要求住院。

白带异常的花魁，则要由见习用手掌使劲压住下腹部，嬷嬷再一次又一次地挤出来。接下来，在和纸做成的细纸绳一头撒上明矾粉，然后放入体内。花魁会在检查前，悄悄地将细纸绳拿出后处理掉。经过这样的应急处理，在例检中基本上都不会被查出毛病。真的很不可思议。

不懂医术的嬷嬷居然能够瞒过医生？起初小女非常惊讶，甚至觉得嬷嬷什么都会。不过，后来小女发现只不过是当班医生玩忽职守罢了。即便是营生手段，但是每天都要接连不断地诊察花魁，也会心生厌烦。检查期间敷衍了事，疏漏也很正常。嬷嬷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更突显出她的老奸巨猾。

顺便说下，有的花魁还会吞下符水，据说对于治疗非常灵验。不舒服的时候才求神佛保佑，小女可做不出来。

接受嬷嬷的检查之后，小女随即返回房间，将藏在梳妆台下的私房钱取出放入袖兜。虽说客人给的打赏钱都要上交，但姐妹都会悄悄地存下一些。钱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没有比她们更明白这点的。当然，钱也是防身的必备品。

所有人检查完毕，便与小厮和女佣八人同行前往医院。有的青楼离医院很近，也会叫人力车，彰显花魁的虚荣。不过，金瓶梅楼的人都是

步行。老板娘的吝啬好像会传染，以前红姐笑着打趣说道。

例检一行的花魁中，就有这位红姐，还有尚未康复的月影姐。随行的女佣不是雪江，而是友子，让小女松了一口气。关系亲近的雪江没来，莫非是一个吉兆。最让小女担心的是红姐，但只要不跟她一起回去就没问题。

在医院的候诊室内，还有其他楼的花魁。当班医生要是没在检查诊断书上盖上印章，花魁就不能在各自的店里营业。因此，这里的花魁们，表情都是一样的阴沉不安。

就算大家都是花魁，基本也不会有交流。花魁之间的见面，要么是每月一次的例行医检，要么就是休息日外出时的偶遇。但是，无论哪家青楼，都有好事的大嘴巴，喜欢打听别人家的事，有什么风吹草动，流言就会满天飞。小町姐的事如此，月影姐的遭遇也是如此。小女跳楼未遂幸好还没被泄漏出去。不过，也只是时间问题。

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轮到小女，进入诊察室，躺在检查台上。如今依然还是害怕，就像自己死了以后躺进棺材的感觉。

除了花魁自己，任何人都只能待在候诊室，但是，嬷嬷是个例外。不仅是医生和护士，她对整个医院都很熟悉。所以，随便出入病房都不会被骂。从这点也能看出嬷嬷的手腕。金瓶梅楼的嬷嬷更是出类拔萃。

“拜托您了。”

听到嬷嬷的话，当班医生回过头来，开始对小女进行检查。

“喔唷，赚得盆满钵满了吧。”

医生用手指检查的同时，嘴里吐出令人作呕的话语。伴随羞耻和愤怒的情绪，小女的身体颤抖起来。

“啊，啊，是的，托您的福，已经红了。”

而且，嬷嬷还顺着医生的话往下说。

“多亏您的帮忙，她们才能安心工作。感激不尽。”

小女讨厌检查不只因为过程羞耻。虽然的确令人作呕，但更难以接

受的是医生和护士根本就不把花魁当人。从他们的言行和眼神很容易就能读出来——花魁是做皮肉生意的下贱女人。他们根本毫不掩饰。

嬷嬷的小伎俩能够钻空子，可能不是因为医生偷懒，而是他们本就无心检查。这样的想法在脑中始终挥之不去。

总之，医院不是什么好地方。不过，这地方要是能助小女逃出花街，可是再好不过了。以讨厌的医院为中心制定出逃计划也是小女的得意之处。

“没什么问题。”

检查一通之后，当班医生如此告知。

“年纪尚轻，经历的也还少。就这样吧。”

“好的，那我们就放心了。万分感激。”

嬷嬷和蔼地表达谢意后，敦促着小女离开诊察室，暂时返回候诊室跟大家一起。

“接下来轮到你了。”

嬷嬷看向在那等候的月影姐。

“红千鸟和绯樱已经检查好了，友子陪她们先回去吧。其他两人交给小厮送回去，剩下的由我来负责。”

嬷嬷一口气就决定好了后面的安排。

小女能够听到自己强烈的心跳声。想到要跟红姐一起回去，简直快哭出来了。但是又不能当场拒绝。只有老老实实地服从安排。

“那我们就回去了哦。”

也许是例检顺利，又或是能早点回去，红姐心情舒畅，向着留下来的花魁打过招呼，迅速地走出医院。小女也慌忙丢下一句“先走了”，便跟在红姐身后。

出了医院，红姐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

“听说飞白屋的织介先生，后来也找过你。”

日记里还没记录，不过小町姐跳楼之后，织介先生偶尔也会到金瓶

梅楼点名小女。最初，他以慰问受到惊吓的小女为由。如今，用熟客形容他更好。

“……是的。”

小女嘴上回着，不免焦虑起来，这是要兴师问罪吗……要是聊起织介先生，可能会远离医院的。按照计划本打算走到看不到医院和小门的地方，告知同行的人要回医院取忘下的东西。但是，跟红姐聊起织介先生，还能不能找到打断脱身的机会呢？

小女悄悄地回头看了一眼，小门的看守室里似乎没有人。即使看守在里面，也不会透过窗子监视外面。

小女期待起来。第一关算是过了。

就在这时，似乎感觉有人投来视线，吓得小女赶紧看向旁边，正好对上女佣友子的眼神。她眼神直直地盯着小女。

被发现了？只是想想，小女的心脏就“噗通、噗通”地跳个不停。

“绯樱，你在听吗？”

红姐突然转身盯着小女。

“你这个偷腥猫，竟然还敢不理我。”

红姐絮絮叨叨地讥讽起了小女。

“……对不起。”

小女虽然嘴上道歉，心里却充满了懊悔，果然跟红姐一起准没好事，计划是没戏了。看守室里好不容易没有人，小女急得都要哭出来了。

前面的红姐一直絮絮叨叨地说着小女的坏话，后面又紧紧地跟着友子。难不成就这样回到金瓶梅楼？想到这里，小女实在是不甘心呢。

但是，快到雪月花楼的时候，小女打起精神心想不能轻易放弃这次机会。转过这家青楼的转角，医院和小门就不在视线范围之内。原计划就是在这个转角前，说出忘记东西的借口。距离预定地点已经越来越近。

“我……”

小女发声的同时停下脚步，已经做好了觉悟，再也不能回头了。

“医……我要回医院去。”

“什么？”

红姐略带惊讶地转过身来，满腹猜疑地看着小女。

“为什么？你回去干什么？”

红姐的猜疑让小女的胃有如针刺般的疼痛。

“忘了什么东西在那吗？”

不知何时友子站到了小女身前，那张脸差点贴到小女的鼻子。

被红姐和女佣友子两人注视着，小女越来越焦急。糟糕，忘记了什么东西还没想好呢。小女只得暗骂自己白痴。

“你到底要回去干嘛？”

红姐进一步逼问，小女蹦出了一句。

“月……我担心月影姐……”

“哼，是哦！”

听到红姐发出的蔑视嘲讽，小女稍微松了口气。

“所……所以，我想等到月影姐一起回去。”

“不想跟我一起走就直说吧。”

红姐的话就像是找茬儿。

“不是。我真的只是担心月影姐。”

小女轻施一礼，掉头就往回走。当时好怕友子说点什么，比如要跟小女一起回去。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她只是对着小女微微一笑。小女惊讶之余也急忙对她还礼，然后就踏上了折回医院的道路。

还没走几步，便明白了友子微笑的含义。她大概是认为小女难以忍受红姐的嘲讽，抬出月影姐当借口来摆脱红姐。那个微笑八成是同情和理解的意思。

小女的心情顿时晴朗起来，心底的豪情也涌现出来。想象着逃跑计

划成功的样子，小女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预感。

但是，如此亢奋的状态在接近医院和小门的时候，眨眼之间便消失殆尽。不可东张西望，必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虽然不断地告诫自己，但还是忍不住地窥视周围，走路的方式也变得僵硬不自然。

距离开门营业还有一点时间。因此，目前无论哪家楼都是万籁俱寂。不过有的小厮已经在做简单的清扫工作。每当跟他们对上视线的时候，小女都是慌张地急忙避开视线。

别看……向前走就好了……

虽然小女这么想，但还是担心被小厮看到。要是自己被他们怀疑上，可就要出事了。

此时，迎面过来三辆人力车，貌似载着正从医院返回店里的花魁。车夫和车上的花魁还没经过小女身边，就在远处打量着小女。

她一个人在晃荡什么？

看上去不是女佣。

见习吗？不是，是花魁吧。

注视着小女的六人，从她们十二只眼中仿佛传达出内心深处的声音，反而让小女无法挪开视线。

等着所有的人力车通过，时间竟是如此漫长。从那些好似盘问的眼神中逃脱之前，自己竟然没有叫出来，实在不可思议。

放下心来也只是瞬间，人力车经过在街道上扬起尘土，透过飞扬的灰尘，望见小门和看守室的那一刻，小女紧张得快要窒息。

小门左侧的看守室内，依然没有看守的影子。左手边的医院，右手边的人力车屋附近，两边都没有什么人，显得相当冷清。碰巧，从医院出来的花魁们，刚刚被车夫们载着离开，所以才形成了这样的景象。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小女瞄准医院和看守室之间，迈开步子。无论是看守回来、有人离开医院，还是人力车屋突发变故，小女都能马上转向医院玄关前进。也

许哪家青楼的小厮正在监视小女的背影。但是，没有办法确认，也根本束手无策，一切都听天由命吧。

小女扫视着医院的玄关、看守室和人力车屋，最后做出决断。

如果要返回医院，往前走一点左转。这样的话，被谁发现都不会出问题。这么走也合情合理，是很自然的行动。但是，如果往右手边走，沿着医院的西侧出去，前面就只剩下看守室和小门以及人力车屋，全是小女不会去的地方。所以，要是被发现了，基本上是不可能搪塞过去的。

关键时刻，要做出选择了，是逃跑，还是放弃？只有两个选项。无论小女选哪一项，今后的人生都会发生转变吧。放弃也是一样的。小女将会失去自我，变得不再是自己。是吉是凶？不管怎样，只有做了才会明白。

小女深深地吸了口气，脚朝着右边跨了出去，呼出了那口气。

这样就无法回头了……

稍稍加快脚步。明明加快步伐会显得过于引人注目，可就是抑制不住自己。好不容易控制住了想跑起来的冲动。脑中幻想着只要步行，即便被看守发现，也可以说找他有事……越想就越是瞻前顾后。那种借口怎么会行得通？人家肯定要问找他什么事？根本答不上来嘛。

左手边医院的窗户里闪动着人影，进入小女的眼帘。如果有人向窗外看一眼，就会发现小女。他们一定可以判断出这个正在接近小门的可疑女人就是花魁。医院西侧的窗户没有考虑进去，真是失策。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只能祈祷，但愿没有人会注意到窗户外。

终于，好不容易接近南小门的看守室了。

看守好像还是没有回来。抵达这里，接下来要看人力车屋那边了。就算有送完花魁的人力车回来，小女怕是已经穿过小门。即使有人要叫人力车，也是来不及的。问题是从人力车屋里出来的人。要是碰上的话，就只能接受盘问，就像遇到看守那样。如此一来，小女还是说不出

答案。万事休矣。

“请神保佑啊……”

瞬间，小女祈求的究竟是神还是佛？自己也说不清楚，结果很快就通过了人力车屋的玄关前，终于抵达了看守室。

眼前就是那扇小门。

明明是再普通不过的小门，隔开的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生存和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世界。

被隔断的另一边世界，已然是黄昏时刻。而这一边的世界，才是白夜降临的时候。互为镜像的两个世界，被小门隔开在了两端。

回到原来的世界！

脑中想起奶奶、父母、年幼的弟妹。但是，故乡的家是回不去的。追兵首先会找到那里。绫小姐的别墅呢？她会让小女藏身吧？她会跟小女一起商量以后的事吧？

正要穿过小门的柱子与柱子之间……

“喂！”

身后传来叫住小女的声音。小女的身体一震停下脚步，因为悚惧再也动弹不得。脑部急速充血，冷汗从背上悄然落下。

慢慢地，慢慢地，战战兢兢地回过头，看守室的守卫从窗户探出头，紧紧地盯着小女。

“你要去哪？”

脑中一片空白，没有任何的想法。

“你这家伙……是花魁吧。”

若是不赶紧辩解的话，这个场面该如何收场，小女万分焦急，却完全想不到应对的语言。

小女就像棒子一样杵在原地，看守走了出来。

“哪家楼的？”

此刻小女脑中想到的是被关在暗小屋里受尽凌辱的场景……在内室

被罚以巨大罚金的场景……在别馆的三层接客的场景……各种画面走马灯般切换。

“别以为我是小门的看守，就小看我……”

这位看守好像很享受现状。

“可没那么简单，我怎么可能放过你们这些青楼女？”

折磨小女似乎让他乐在其中。

“把你押送回去，可是大功一件，说不定还能晋升到中门呢。”

说着说着，他一个人笑了起来。

“到底是哪家楼的？叫什么？”

小女想要转身从小门逃走。

“快说。”

但是，马上就会被追上逮捕吧。

“快说！老实交代！”

万事休矣……失败了……就在认清现实的时候，小女几乎差点当场瘫倒。

“喂！”

看守走了过来，抓住小女的手腕。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想死……第一次有这种想法。即使在受忍棒屈辱的时候、卖初夜的时候、残酷工作的时候、被某物附身要跳楼的时候，哪怕一点都没有过这样的心情。此时此刻，山穷水尽的绝境迫使自己从心底如此祈愿。

“好了，还不说是哪家的！”

看守继续恐吓小女，并且步步逼近。

金瓶梅楼的绯樱……

就在小女将这句话放到嘴边的瞬间。

“啊，抱歉，久等了！”

从背后传来声音。

“嗯？”

回过头去，站在面对小门的方向，脸上挂着羞涩微笑的人竟然是飞白屋的织介先生。

小女顿时惊呆了。

“让你来这里接我，没关系吗？哎，我还是不太习惯这边的习俗。”

织介先生挠着头，十分过意不去地说。

“大爷，请……请问您是？”

看守显然是不知所措的样子。织介先生不怎么像花街的常客，不过从穿着和言行判断，他的家境相当殷实，所以不能做出失礼的举动。看守瞬间就拟好了对策。

“哦，啊，忘了自我介绍。”

织介先生报上名姓和家业后继续说道：

“啊啊，您是要送花魁回去吧。这里果然不允许花魁单独接送客人啊。哎呀呀，给你们添麻烦了。”

说着，织介先生转过身去，悄悄地捣鼓一会儿。转过身来的同时，他若无其事地递给看守一个纸包。

“这是一点心意。不要介意。”

“多……多谢大爷……”

织介先生的动作是那么自然，又多了几分强势。看守什么都没说，只是悄悄地接过纸包藏好。

“那，我们走吧。”

小女依然是不知所措，织介先生对着小女说完，再次转向看守。

“麻烦您，帮我们叫个车。”

“好嘞，现在就去。”

也许是摸到了纸包的厚度，看守快步奔向人力车屋。

坐上转眼就过来的人力车，织介先生习惯性地招呼车夫：

“走吧。”

讽刺的是，在看守的注视和目送下，小女回到了金瓶梅楼。逃跑计划失败也有预料，但没想到会被这种方式拯救。

回到楼前，面带惊讶表情出来迎接的是茶壶阿朝。但是，毕竟是身经百战，他的应变也是够快。

“这不是飞白屋的少爷嘛，欢迎，欢迎，今天来得可够早的。”

“是的。还请了绯樱小姐来接我。”

“啊，那可太好了。”

他对织介先生满面春风，而向小女只是一撇，眼神十分锐利。

“快请进，请进。”

现在的场合不方便审问小女，阿朝表现出待人亲切的一面，领着织介先生进楼。

嬷嬷还没有从医院回来。月影姐却回来了，幸好红姐和友子没有注意到小女没跟她一起回来。但是，如果嬷嬷在场，可能就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真的是千钧一发。

进入别馆小女的房间前，织介先生都没再说一句话。不，即使处在只有两人的房间里，他也没有提及刚才的事。

“您的胆子实在太大了。”

小女很钦佩地说……小女心里也确实是这么想的。

“只是情急之下解围而已。”

没有丝毫得意的样子，只是淡淡地说着。

“可是少爷您当时好像很了解小女的处境？”

“哦？是吗？”

“您在看守面前从没叫过小女的名字绯樱，即便坐上人力车，也没有说出金瓶梅楼的名字，就是最好的证据吧。”

“这个嘛，那个很凶的大哥，不停地追问你的住处名字。不过，绯樱小姐似乎并不想说。所以……我也就注意没有提起。”

“咱跟看守之间的事，您都看在眼里了吗？”

不经意间漏出了乡音，通常在客人面前，小女都只会讲普通话。

“起初没有认出是绯樱小姐。当时事态虽然相当紧急，但本想等到对话结束。可是，发现是绯樱小姐之后，情况也愈加危急，就考虑着如何介入。”

看来事情并不像织介先生所说是情急之下解围而已。

“打搅了。”

嬷嬷终于还是出现了。

“飞白屋的少爷，非常欢迎您的光顾，话说回来，我没能亲自迎接，非常抱歉。”

纸门大开，嬷嬷跪坐在走廊里，向着织介先生深鞠一躬，忽地向小女使了一个眼色，如同之前的茶壶一样锐利。

“当然，今晚也请您尽情地享受。”

不过，营业式的笑容很快回到她的脸上，她动作敏捷地接过织介先生从怀里掏出的钱，如往常一样会算计。结果，硬是让织介先生出了住宿钱，外送饭馆的酒饭钱，打赏嬷嬷和见习的钱等各种资费。

“请慢慢享受。”

小女坐等嬷嬷离开房间低头道谢。

“多亏了您。”

小女双手各伸出三根手指与头顶平行，抵在榻榻米上。如此郑重的跪谢，让织介先生很难为情。

“好啦，虽然还是黄昏，但要是不留宿的话，感觉心静不下来。”

“不是这事。”

“啊？”

“感谢您刚才在小门救了小女。”

“啊，哦……”

织介先生轻轻地点点头。

“能帮到你就好。”

一本正经地回答，反而让小女想笑。但是，他也没有追问下去，小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地问道：

“少爷，您不问吗？”

“呃……”

“为什么？”

“说实话呢，多少还是有点兴趣。”

果然，这很有织介先生的风格，小女又笑了起来。

“这样的话，请少爷您问小女吧。”

“可以吗？”

“您可是小女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对恩人有所隐瞒。”

“也没那么夸张吧……而且，我也不想硬逼绯樱小姐……”

“请勿多虑。”

“那么——”

织介先生有点装腔作势地说道：

“绯樱小姐是怎么一个人到那里去的？”

这问题让小女慌了手脚。通常都是问逃跑的理由吧。但是，织介先生感兴趣的是逃跑计划。

期望落空有点生气，心情难以形容，既然是自己让对方问的，就得照实回答。于是，小女就将怎么利用医院的例检，打算从小门逃走的经过说了一遍，织介先生不由得深感佩服。

“太了不起了。”

“……谢谢。”

总之，礼多人不怪嘛。

“就差那么一点就成功了。”

“是的，要是那个看守没有回来……”

小女心里还在悔恨不已的时候，织介先生说出的话让小女吃惊不已。

“那个人，可能从开始就没离开看守室。”

“啊？但是，没有看见他啊。”

“看守室里是什么样不得而知，那人也许是坐着的，不过坐着看不到外面。我猜那人是不是用了镜子监视外界。”

“可恶！”

小女不由得骂了一句。

“这样就可以伪装成无人看守，引诱想要从那脱身的花魁。”

“是这样吗？”

内心仍有疑惑，不过，仔细想想以那个看守的性格，十有八九做得出来。

“太卑鄙了……”

听了小女的嘟哝，织介先生表示赞同。

“按照绯樱小姐的计划，其实有个借口或许可以。”

小女再一次吃惊。

“什么借口？”

“帮月影姐叫人力车，怎么样？”

为什么小女就没想到呢，不禁感叹自己的愚蠢。

“当然，如果太接近小门，这个借口也是行不通的。但是可以这么做，先去张望一下看守室，如果看守不在就逃。如果看守在里面，就用刚才说的借口。实际上，人力车屋也不是一直都有人，没找到车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去找看守帮忙，也在情理之中。”

那个瞬间，小女心想要不要跟织介先生讨论一下新的计划。如果是这个人，也许可以帮小女制定出更完备的方案？如果拜托他帮忙，织介先生肯定会帮小女的。

但是，小女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脑中浮现出龙宫楼小百合的旧事。不过，织介先生是不是有点像对小百合见死不救的上门女婿勇治郎。虽然这两人完全不同。只是觉得有点不太吉利。而且，把织介先生

卷进去也不好吧。逃跑，还是得该靠自己的力量实现。

那天晚上，小女像往常一样，邀请织介先生上床。他作为客人是理所应当的，而且他还搭救了小女，这也是一种答谢的方式。所以，也许是与平日表达出的情绪不太一样。织介先生差一点就抱小女了。结果，他还是没有触碰小女，就这样睡下了。

这个夜晚，小女开始怀疑织介先生可能还没有经验。明明在此之前，小女都是无所谓的态度，来不来都随便。

如今胸中却有点痛。不知为何。

直到织介先生接受小女的那天，就不要强迫他了。

这天夜晚，因为有织介先生陪着小女，睡得很香。自打成为花魁以来，还是第一次睡得如此安心。小女很是意外。原来自己还能再度生出如此平静安详的情绪。

黎明到来，小女睡到自然醒，然后送织介先生回去。暴风雨即将来临，小女已经有了觉悟。

虽说没有透露金瓶梅楼，还有绯樱的名字。但是，茶壶阿朝难免会对小女与织介先生同乘人力车返回一事起疑。他肯定会告诉嬷嬷。察觉事有蹊跷的嬷嬷会去问红姐和女佣友子，得到小女折回了医院的情报。但是，谎言马上就会被拆穿。这对嬷嬷来说易如反掌。小女就会被打上逃跑未遂的烙印。

对手是老板娘和嬷嬷，小女这次还混得过去吗？

十一月×日

居然会有这样的事……

小女该如何是好呢？

逃跑失败的第二天，送走织介先生之后，很想睡个回笼觉却怎么也睡不着。虽然睡眠时间比平时还要充足，果然还是害怕被传唤吧。

“到内室来一下！”

光是想着嬷嬷气势汹汹地站在面前的景象，就让小女非常不安。

要说不安，织介先生打算回去的时候，他好像跟嬷嬷说了什么。小女倒不认为织介先生会透露小门发生的事。但是，为了帮助小女，他可能会说出多余的话。

“在下与绯樱小姐相约，请她在小门处接我。”

织介先生未谙花街风俗和规矩，如果只按自己的常识编出谎言，瞬间便会被嬷嬷识破，反而会被套出真相。就算织介先生有意庇护小女，在嬷嬷巧妙的诱导之下，不知不觉就会露出马脚。他们两人对话的场景，增添了小女内心的不安。

吃罢早饭，不出所料，嬷嬷果然来传唤小女去内室。

“有什么事？”

小女打算先探探虚实，假装不知情的样子问嬷嬷。

“你过来就知道了。”

不过，完全读不出嬷嬷脸上的表情。没办法了，只能鼓起勇气，跟在嬷嬷后面。

“打搅了。”

拉开纸门，老板娘已在里面等候，奇怪的氛围充斥着整个房间。

“有几句话要说，去那里坐下吧。”

小女随嬷嬷一起落座的同时，眼神瞥向了老板娘，想要试着从她脸上读出什么，不过依然没用。但是，既来之则安之，放马过来吧。

死咬织介先生的说法，就说是去接他。即便织介先生跟嬷嬷说的内容不是这样，小女也要坚挺到底，其他一概不知。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路能走。

小女端正姿势坐好，眼神直视着老板娘。现在可不能表现出胆怯。目前形势对小女极为不利，但至少气场上不能输。

不过，首先开口的是嬷嬷。

“昨天傍晚，飞白屋的大少爷让你去小门接他，有这回事吧。”

“……是，有的。”

小女本以为老板娘会亲自盘问，刚摆出了接招的架势，意料之外的攻击反而增加了小女的焦虑。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事先跟我汇报？”

“……忘了。”

“忘了？这可是跟客人之间的重要约定。”

“……是的。”

“你说忘了这个约定，那是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想起来的？”

“没错。”

“你不是跟红千鸟和友子说，因为担心月影才返回医院的吗？”

形势急转直下，比预计得要快很多。不过，小女马上发声辩驳：

“不是，折回医院的途中才想起来的。”

“是吗？”

嬷嬷像是看穿一切地附和一声。

“折回医院的途中，无意间看到了小门，猛地就想起了与飞白屋家少爷的约定。”

“是吗？”

“然后呢，就想着要不要给月影姐叫辆人力车，所以就靠近了人力车屋……”

昨晚织介先生教小女的理由，如今可算用上了。

“是啊。”

嬷嬷还在附和。自己听得出来嬷嬷没能相信，索性也就不再继续说话。

“你们是什么时候约好的？”

这次轮到老板娘发问。

“上次点名小女的时候。”

“要是那天约定的话，时间可够久了。”

嬷嬷不失时机地插上一句。她对织介先生光顾的日子简直是了如指掌。

“飞白屋家的少爷并不常来。”

“是啊。但是，你们约定的那天可是医院的例检之日，这个总该知道吧。当日很有可能通不过医生的检查，你们还选了那一天吗？”

“忘……忘了。”

“哦，又忘了啊。”

“而且，时间是飞白屋家的少爷定的，并非小女。”

“是啊，是这样啊，竟然会忘记跟客人的约定，这可不像绯樱的作风，嬷嬷很是意外啊。”

“没能跟嬷嬷打招呼，是小女的错。说起来客人提前预定好下次来的日期，花魁不可以去外面接客的吗？”

也许能够混过这次审判也说不定呢。虽说勉强，起码到目前为止小女都是对答如流。

“当然，出迎是完全可以的，而且从来不接受客人预约的绯樱，竟然有所转变，嬷嬷也很开心。”

满脸笑意的嬷嬷话锋一转。

“可是那么重要的事，你却忘得一干二净，实在是不可思议。而且，又是约在医院例检的日子。怎么看都是很容易记住的日子，按理说不可能轻易忘记吧？”

“但……但是……”

再说忘了她们也不会信。刚进来时候的气焰，在嬷嬷有如滔天巨浪的攻势下，逐渐熄灭。

“飞白屋家的少爷，送你们回来的车夫，还有小门看守，我已经跟他们了解过了。”

嬷嬷像是要做出最后宣判一样说道：

“绯樱，你所说的一切，到底还是无法说服我们！”

嬷嬷刚才那句话接着引出了老板娘的话，内室突然安静下来。

小女不知不觉地低下头。也许这时该抬起头来对视她们，却怎么也做不到。心里焦急地寻找反驳的语句，可是始终想不到借口。这样下去，自己逃跑未遂的罪名就要落实。完了，一切全都完了，小女已然束手无策。

“绯樱！”

老板娘叫到小女的名字，只得再次抬起头来。

“你既然干出了这样的事，已经知道会是什么后果了吧？你已经做好觉悟了吧？”

“小……小女做了什么？”

到了这个关头，自己居然还能继续装傻。

“喔，你这孩子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老板娘流露出愤怒与吃惊的表情。

“这孩子跟通小町不一样，顽固得很。”

嬷嬷如此回应，接着说出了小女心底最害怕的话。

“果然，还是早点送走这个麻烦比较好。”

“哎，都培养成这样了，有点可惜。”

“这部分就让对方用钱来补偿吧？”

“说得也是。”

她们两个在说什么，小女的不安情绪愈加强烈。难道要让小女跳槽，但是不是有点突然？还是杀鸡儆猴，要将小女赶去其他地方。难道，要将小女扔到末无下楼町？

“绯樱，有人要为你赎身。”

小女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忽地脑袋里乱作一团。

“赎身……是什么？”

“笨蛋啊！赎身不懂吗？”

在嬷嬷的怒斥下，终于想起还有“赎身”这个词汇，不过还是满头雾

水。

“小女……吗？”

“对啊，就是你。”

“谁会为小女赎身？”

“你是笨蛋吗？这不明摆着是飞白屋家的少爷啊！”

被嬷嬷吼了一句，小女往后歪了一下。当然不是因为嬷嬷的声波冲击力，而是对那番话实在过于震撼。

“骗……骗人。”

“我跟你可不一样，骗你有什么好处？不过还没有正式提出申请，他早上回去的时候刚跟我说的。”

织介先生找嬷嬷说的是这事。

“只是谈了一下，金瓶梅楼也不一定会接受。”

嬷嬷瞪大眼睛，怒视小女。

“对付你这刁蛮的丫头够费劲了。我也跟老板娘商量过了，就等对方提出申请吧。”

“要是小女拒绝的话……”

随意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没有什么其他意思。嬷嬷两眼圆睁，唾沫横飞地大骂起来。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有资格拒绝吗！你这不知好歹的玩意儿，要不是飞白屋家的少爷要你，你现在早就被打得奄奄一息了，你自己不知道吗！还敢拒绝，那你打算怎么收场？”

小女浑身颤抖，摇头乞怜，脑袋像拨浪鼓一样摇个不停。

“你现在应该好好祈祷吧，希望那位少爷不要变卦。”

接着，嬷嬷又恨恨地说道：

“如果，三天之内没有收到正式申请，你就做好准备干一辈子，弥补你没干成的好事吧。”

“这几天给我老实点儿。”

最后以老板娘的警告，结束了这次大起大落的传唤。

回到房间，小女根本无心午睡，脑中不断地回想起织介先生。他竟然要为小女赎身，是真的吧。还是因为逃跑未遂的事，他想帮助小女，随便说说而已。

要是后者，反倒会害苦小女，即便现在能逃过一劫，也不过稍微将惩罚和罚款延期而已。如果赎身的事没有成功，小女受到的责罚可能会更加严厉。

若是前者……但是，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怎么可能会有愿意迎娶青楼女的客人？而且他又没有妻室，无须纳个小妾。当然，迎娶花魁当正妻的事也听过几次，但是，怎么可能降临在小女头上呢？

这苦闷的烦恼仿佛将小女扔进了活地狱。如果说花街是地狱，那现在就是处于炼狱之中。徘徊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痛苦挣扎，心情怎么可能平复下来？想到像这样的状态还要持续三天，小女就快要疯掉了。

然而就在这天下午，自己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有位自称是飞白屋隐退老爷代理的人，向金瓶梅楼正式提出赎身的申请。

“对方说想在月末过来迎娶绯樱。”

再次被叫到内室，满面春风的老板娘向小女如此告知。

“你啊，世上没有比你运气再好的人啦。”

嬷嬷也是满脸堆笑。

“才当了七个多月的花魁，就遇见了贵人为你赎身，你可太走运了。”

看到她们显露出与上午相反的贪婪姿态，就知道飞白屋出了巨资为小女赎身。自己那股别扭的劲头儿又上来了。

“知道了，那小女就考虑一下吧。”

老板娘和嬷嬷听了这话，目瞪口呆，不敢相信。

“你疯了吧，说什么傻话呢！”

“听好了，绯樱，这种机会可没有下次了。”

“你敢拒绝试试，你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债务，还要还上多少年？”

“你以后只能更拼命地工作，接客到死。”

“飞白屋家的少爷家世清白，性格又好，有什么不满意的。我们也能安心地送你过去。”

“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干了这行那么久，这么好的赎身条件，还是第一次碰到。”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个不停。两人现在的样子，差点让小女笑出声了。

“想明白了。”

但是，小女还是摆出强硬的姿态。

“是吗？想明白了吗？”

“哦，太好了。”

“你们二位讲的小女听明白了。不过还是要认真地考虑一下。”

就在说出口的瞬间，她们的表情又阴沉下来。

“小女出去了。”

行了一礼，退出去的时候，看到那两个人面面相觑。

这种试图抵抗的渺小复仇毫无用处，开心也仅仅持续到了房间。

老板娘和嬷嬷只是担心赎身的礼金和红包，她们不想错过这笔巨款。绯樱这个花魁只要能够换回钱就行，其他都不重要。可是，小女还要挂心以后的事。从小出生在乡下穷苦农家，然后又在花街生活了几年，现在嫁入做正经生意的大户人家，到底能不能适应呢？即便织介先生能够接受小女，他的亲戚和店里的人，也不一定会接纳小女。

就在各种烦恼涌上心头之时，小女已然在考虑赎身之后的事。虽然嘴硬说了一句“考虑一下”，其实，早就已经决定好了。但是，为什么会接受赎身呢？

因为可以光明正大地离开花街。

因为可以成为商人少爷的妻子。

因为织介先生是个好人吗？

坦率地说，第一点和第三点各占一半吧。无论如何，就算有机会离开花街，若是对赎身之人没有好感，小女可能也会断然拒绝。即便嬷嬷骂小女不识好歹，小女依然还是会拒绝。

那小女喜欢织介先生吗？只能说是不讨厌。仅仅是这样就接受赎身，真的好吗？自己也很烦恼。其实，小女知道自己只是想利用他离开这里。不过，虽然有点为自己开脱之嫌，以后没准会喜欢上织介先生。

夕阳西下，青楼与往常一样开张迎客。即使已经有人提出赎身申请，但也不能停下工作。只要还是花魁就得赚钱，老板娘和嬷嬷打得什么主意，小女非常清楚，无非是能接一个算一个吧。

但是，至少从这一天起，客户阶层变化很大。“水獭”和“色鬼”没了，个性稳重的客人有所增加。不用说这是嬷嬷的安排，但小女不认为她是因为体谅自己。织介先生大概是给她赏钱了吧，让她多多关照小女。拜她所赐，工作略微轻松一点。不过，至关重要的织介先生却始终没有现身，小女不免担心起来。

赎身的事不会是做梦吧，在虚幻中结束了？

忍不住地往最坏的方向考虑，这是来花街以后养成的坏习惯。要是不做最坏的打算，就无法应对期望落空时的巨大心理反差，受到的伤只会更大。虽然悲哀，但也是自我保护的不二法门。

小女再次坠入了那个活地狱。

十一月×日

正式提出赎身的一周之后，终于盼来了织介先生。

“本来打算早点来的……抱歉。”

要劝满脸堆笑殷勤过度的嬷嬷出去可不是容易的事。她刚离开，织介先生就低头向小女致歉。

“少爷不必在意。”

其实，小女有很多想跟织介先生说的话，然而却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便没有再说出话。

“迎娶绯樱小姐之前，有各种各样的事要处理，因此晚了几天才来。”

“您说的是……”

小女非常在意这一点，赶紧追问下去。

“要你祖母和叔叔同意才行吧。”

“叔叔那边是这样没错……”

他的回答非常爽快，有种安心的感觉。

“祖母那边……”

小女更在意他家祖母的态度。

“嗯，祖母那边没问题。”

织介先生游刃有余地笑了起来，继续说道：

“从第一次说起绯樱小姐开始，祖母就很想见你。”

“怎么……可能……”

一时半会儿难以置信。仔细回想一下，织介先生好像是说过跟祖母提过小女的事。

“真的吗？”

“真的，说了很多绯樱小姐的事，祖母对你也是越来越感兴趣。我以前跟你说过妹妹嫁给了外县的同业者吧。”

“是的。”

虽然还不知道织介先生要说什么，但仍然点了点头。

“绯樱小姐跟我妹妹有点像。你年龄比她要小，不过差得不多。”

“跟您这个哥哥不像吗？”

若长得像皮肤白皙、五官端正的织介先生，那必是美人无疑，长得像小女也没用啊。

“啊，不好意思，我说的不是外貌，而是性格。”

织介先生的回答令人意外。

“……您祖母说的吗？”

“我也很清楚啊。妹妹是那种会从婚约者家里离家出走，然后又被抓回来的人。她跟我不一样，行事风格刚毅果断。”

“喔……”

“决定婚事的是叔叔他们。因此，妹妹并不满意这桩婚事。但是，她知道祖母也想早点见她嫁人的样子，反正早晚都要嫁出去，那就随了他们吧……”

“哎，不情愿的啊。”

小女震惊之余，织介先生开始挠头。

“我这个妹妹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我认为她就没有喜欢过男性，没想清楚就轻率地嫁出去了。”

小女突然担心起眼前的这位哥哥，不过他只是缺少异性体验。其他的几乎完全不同。

“她觉得祖母见证了自己出嫁，也还了叔叔他们的人情。对于夫家，也作为媳妇服侍了一年。所以觉得已经够了。”

“啊？”

估计织介先生的妹妹跟着喜欢的人私奔了，小女天马行空地放飞想象力。

“要是那样发展也是问题……不过可以理解。”

织介先生的苦笑之后，露出更加困惑的表情。

“祖母非常担心，生怕妹妹再做出同样的举动，下一次会不会离家出走再也不回来了。不过换个角度，她甚至觉得妹妹值得称赞。我的祖母有点奇特呢。”

“等，请等一下。”

织介先生的祖母，到底怎么看待绯樱这个花魁呢？小女很想知道答案。

也许是小女流露出了不安，织介先生忙不迭地说道：

“也许祖母是觉得你像妹妹，这句话没有恶意。大概是指女性特有的温柔体贴，遇到事情能够当机立断，祖母很欣赏你这一点。”

“这……”

小女正待否定，织介先生换回认真的表情，继续说道：

“其实这次赎身的事情，我第一个去商量的人正是祖母。”

“祖母怎么说呢？”

“祖母说如果我决心已定，而且已经做好终生守护你的觉悟，她会祝福我们的。”

小女一时无言以对，织介先生挠了挠头。

“不过，因为还要说服叔婶，所以花了一点时间……其实，我真的很想早点来见你。”

“他们同意了吗？

小女情不自禁地探出头来。

“嗯，最后祖母也对他们施加了一点压力，叔父他们也同意了。”

也许是见小女紧张的表情缓和下来，织介先生再次展露笑颜。但是，就在笑容映入眼瞳之际，小女再次感受到了不安。

“少爷您是什么时候想到要为小女赎身的？”

“这个嘛，大概第三次或是第四次来的时候。”

“为什么是小女？”

“因为……你是从小到大第一个能吸引我的女人。”

“可小女是花魁，是青楼里的人啊。”

“虽说若是在你成为花魁之前相遇就更好了。不过，也有可能会无缘相见。你在此间，而我来到此间，这才有了缘分。所以，我还要感谢你花魁的身份，我可没有任何偏见。”

“但、但是……”

“关键是祖母很中意你。哦，不。这样说有点奇怪。毕竟是我们两

个之间的事。但我是祖母带大的，还是要尊重她老人家的意见。”

“祖母她老人家一次也没有见过小女呀。”

“是，这是重点。”

织介先生展现出非常少见的兴奋。

“尽管如此，祖母仍然对绯樱小姐十分中意。我只不过是跟她说了我们两人的聊天内容，仅仅只是这样。也就是说，祖母听过你的事后便认可了你，可是相当的厉害呢。”

“她一定是看走眼……”

话刚出口就后悔了，这么说对他祖母不敬，小女便不再继续往下说。

“祖母若是看走眼，也是她的责任。祖母应该会接纳你的。”

说完这话，织介先生有点戏谑地笑了。

“祖母的事放在一边，重要的是我与绯樱小姐见了好几次，想要娶你为妻。这样不行吗？”

“不，不是，没有……”

“太好了，那么，我会办好这件事的。”

“……好的，拜托您了。”

注意到的时候，小女正低着头行礼，听他讲完了赎身的事宜。

后来，老板娘和那位飞白屋隐退老爷的代理人商量好了日期，定在本月下旬的黄道吉日，讨论从金瓶梅楼进行迎娶新娘的仪式和礼金。当然，小女的债务也圆满地谈妥了。

也写了信寄回老家，很快就收到了母亲的回信。信里说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尤其是奶奶，一直一边哭一边祭祖。不过，信里虽然没有写明，但父亲似乎已有转向织介先生借款的意图。这种死皮赖脸的索钱奴，小女绝对不会容忍，不过如今还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小樱，要幸福啊。”

总算又能接客的月影姐，像是喜事发生在她身上一样的开心。原本

她激动起来就会落泪，现在更是泪如雨下。小女想起了信中的奶奶，也忍不住跟着哭了。

“你的话，一定可以成为贤妻良母。”

牡丹姐送来了祝福。贤妻良母先放在一边。不过早晚会当母亲的，小女不由得羞红了脸。

其他姐妹也送给小女很多祝福的话，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诚心实意。有人嘴上说“恭喜”，眼神却冷冷的。或是背地里说小女“好日子长不了”，或是抱怨“凭什么只有绯樱……”总之，台上和台下都在议论纷纷。

但是，也许这就是命吧。就像嬷嬷说的小女只当了七个月的花魁，就遇到了赎身的人。已经干了很多年，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还清债务的姐妹，她们又怎么会发自内心送上祝福？换个角度，若是小女处在她们的立场，一定也会羡慕和嫉妒。

终于可以逃脱这个地狱。小女当时有点得意忘形。不仅通过赎身这个合法的手段离开，而且对象还是织介先生那样诚实温柔的客人。人家还是大店铺的少爷，貌似没有比这更好的赎身条件。自己果然被幸福冲昏了头脑，结果放松了警惕。终于……

这天也是午饭过后，像平时一样正在午睡之际，突然，腹部传来一阵熟悉的剧痛。惊恐之下睁开眼睛，红姐那张愤怒扭曲的脸近在眼前。犹如鬼女般的表情，叉腿站立，双眼直视小女，恐怖至极……

糟糕！还没来得及反应，腹部又被狠狠地踢了一脚，小女立刻在被窝里缩成一团。

“你这个不要脸的小偷！”

第三脚、第四脚，这次又踢中了腰部。

“飞白屋的少爷，原本是我的客人！然后，你把他偷走了，居然还让他给你赎身！”

红姐一边发怒，一边不停地踢小女的腰部。

“他本来是我的熟客，赎身也是给我赎身！都是因为你碍事，到头来只有你得到好处！”

就算没有小女，织介先生也不可能跟红姐亲密的。退一步来说，即使织介先生成了她的熟客，又有谁能保证最后他会为红姐赎身？正在琢磨如何反击，又转念一想还是不要火上浇油得好。所以，小女只得默默忍受。

“婊子还想成为飞白屋那种大店铺的少奶奶？痴人说梦！”

说完这句，红姐没那么暴戾了。

“嫁人容易。问题是嫁过去之后呢？”

红千鸟将声音调低，换成鄙夷的语气接着说道：

“十二三岁从村里面出来，在花街上当见习花魁，然后正式沦为青楼女，出卖身体赚取男人的钱。你这种货色进了大户人家的门——不，就算是去普通人家，你能干点什么？饭都不会做吧？打扫呢？针线活呢？”

红姐的话触碰到了小女的痛处。比刚才腹部和腰部受的疼痛更加强烈，直插心底。

“也许开始还行。拥有一位小娇妻，少爷也会沉醉于你的美色之中。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嫌弃原本是青楼出身的你，而且你什么都不会做。直到忍无可忍就会……”

胸口的痛感愈加强烈。

“就会变得没有人庇护你。给青楼女赎身的男人，差不多都是力排众议，不顾周围人的反对。要是唯一的支持者不再宠爱你，你就只能落得被抛弃的下场。”

无话可说，无法争辩。红姐说得没有错。

“绯樱，你可能不知道吧。有很多离开花街的青楼女，她们后来改变了容貌和性格，无一例外地又回到了这里。不仅仅是被赎身的，被男人休掉的，还有很多期满离去的青楼女，最后都重归于此。即使不再从

事以前的工作，也会在临近花街的地方开一家店，做跟青楼女有关的生意。”

红姐说完这句短暂地沉默一会儿，好像在等小女消化她的意思，给了小女充分的时间。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到底明不明白？只要沦入这条花街，就绝对走不出去。赎身也好，契约做满也好，逃跑也好，用这些方式都能出去。但是，浸淫过花街这个染缸里的人，已经无法适应外面世界的艰辛。结果，发现自己只能在这里生存，从而，只得无可奈何地再次回来。”

小女的身体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哆嗦。

“你也一定是那样的，绝对会是那样。”

红姐的话就像咒语，在小女的脑中奔走。

“回到不知在何处的花街，再次沦落青楼出卖身体。在姐妹们“回娘家”的嘲笑声中，再次开始身心俱疲的工作。也许……你回去的地方是末无下楼町也说不准呢。”

红姐开心地笑了出来。

“绯樱，别以为只有你一个人能幸福……”

接下来就是彻底击溃小女的致命一击，已经逃不掉了。

“红千鸟？”

就在这时，传来了牡丹姐的声音。两人说了几句，然后传来了红姐急促地离开房间的脚步声。

“你没事吧？”

随着问候的话音传来，小女从被窝里探出头来，牡丹姐担心地站在那里。见到牡丹姐的瞬间，小女哭了出来。直到如今，小女都没有在姐妹面前哭过，此时却嚎啕大哭起来。

“她都跟你说了什么？”

牡丹姐在被褥旁坐下，温柔地安慰小女。但是，小女只顾着哭泣，

话都不能好好说。牡丹姐没有催促，耐心等待小女开口。因此，虽然哭到哽咽，小女还是努力地讲了一遍。

“红千鸟的话是有点夸张，不过，也不完全是信口雌黄，随便说的。”

牡丹姐居然赞成了红姐一半的话。

“所以，绯樱，即使你嫁入飞白屋，也万万不可有半点骄纵。丈夫的事，他们家族的事、店内的事、都要重视起来，尽自己所能地帮助大家，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不要倦怠，这一点尤为重要。”

“嗯。我知道。”

小女哭着点点头，牡丹姐莞尔一笑。

“红千鸟的观点过于偏颇。说离开花街的一定都会回来，怎么可能？虽然有过不少回来的人，但是与花街彻底绝缘，在其他地方平稳生活的人也有很多啊。

“真，真的吗？”

小女似乎看到了希望。

“真的呀。赎身、契约做满、逃跑——这些不同经历的人，有很多都在花街之外活得很好。结婚生子，做生意，大家都过着自己的生活。”

牡丹姐端详了一会儿小女的表情，语重心长地说道：

“红千鸟有一点没说——只有被赎身的花魁才有的特征，就由我来告诉你吧。”

“什……什么？”

心脏紧张地跳个不停。牡丹姐绝对不会恶言相向。不过，小女对被赎身的花魁都有的特征这句话，充满了紧张的期待感。

“那就是她们都非常能吃苦。”

“啊……”

没能一下子理解这句话。不过，牡丹姐继续说了下去。

“沦落到花街的人，基本都出自乡下贫困的农家。因此，从小就体会过了辛劳。而且，大部分还是为了帮助家人被卖，为了亲人不辞辛劳地工作。这样的女人被娶进门，不只会对丈夫尽责，还会照顾好他的家人。夫家若是经商，同样也会照顾店里的帮工。当然，因人而异。但这也是男人愿意娶花魁的原因之一。”

原来如此……是这样啊，小女也这么认为。

“而且，绯樱，你才当了七个月的花魁，没有久经世故，没有沾染太多的青楼氛围也许是件好事。”

小女的心情有所恢复，变得稍稍愉悦几分。但是，又想起红姐所说的其他话，不安的情绪又复活了。

“但……但是……做饭、打扫，还有裁缝，小女什么都不会……”

“可以学啊。”

牡丹姐的表情非常温柔，语气却变得严厉起来。

“听说人家的祖母很中意你。这样的话，你就去向祖母请教，然后努力认真地去学！”

“……嗯，小女会试试看的。不，小女一定做到。”

眼看小女做出的决意，牡丹姐再次喜笑颜开。

“绯樱的话，一定会成为贤妻良母，这是我的真心话。”

经过牡丹姐的开导，小女被拯救了。但是红姐的危言耸听也并非白费。缺了任何一方都不行。正是因为听了两人的意见，小女才能认清从花魁变成妻子这种角色转换后的优势与不足。

离开花街从良，到底是怎么回事？终于，小女确确实实地理解了。

十一月×日

小女真是个笨蛋，十足的蠢货。

遭受了红千鸟那样的对待，竟然马上就原谅了她。而在事发之后，依然没有提高警惕。所以，漆田大吉说想要庆祝织介先生为小女赎身，

小女稀里糊涂地就信了他。

“你都要成为飞白屋家的少奶奶了，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不过呢，毕竟我也受过大少爷的关照，我要当面向绯樱小姐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另外，嬷嬷也说让小女作陪，小女便从外送饭馆点了酒和菜肴，毫无兴致地款待漆田。

“不愧是大少爷，果然眼光很高。不仅仅是外表，绯樱小姐的内在他也很清楚。”

漆田称赞织介先生的期间，也没忘了劝小女喝酒。他自己却不怎么喝，只是一个劲儿地给小女倒酒。看到小女疑惑的表情，漆田笑呵呵地说：

“今晚是给绯樱小姐庆贺，可不能就我一个人喝个痛快。来，请喝，请喝。”

被这么一说，就无法断然拒绝。小女只得奉陪。

不过，一点都不开心。漆田说的话让人恶心。织介先生决定为小女赎身之后，他的用语明显变得恭敬一些。而另一方面，喜欢偷窥的怪癖却根本没有变化。所以，小女断定这个男人不可信任。

即使这样，他是今晚的客人，小女也只能陪伴。而且，他好像只想灌小女喝酒而已。不过小女也不能傻傻地任他摆布，所以，他倒入的酒只喝下半杯，剩下的都暗中倒进了装垃圾的壶里。

不可思议的是，为何醉意来得如此之快。这种情况从来没有过……正在疑惑之间，意识已经越来越模糊。

睁开眼睛的时候，小女正躺在被褥上。长款和服被卷起，露出下半身，有人压在自己的大腿上面。搞清状况的瞬间，也感觉到了剧烈疼痛。小女不由得跳了起来。

“喔哟哟哟……”

要不是漆田闪躲及时，差一点就撞到他了。

“唉哟，已经醒啦！”

“……干……什么？”

小女想问他在干什么？然而却无法完整地说出。

“没办法，只完成了一半，这事可为难我了。”

只见漆田的一只手上，握着捆好的一把针。手巾上渗满了血一样的东西，填饱墨汁的笔，冲鼻的酒精臭味……扫到被褥旁边摆放着的这些物品的瞬间，钻心的疼痛再次从大腿部传来。

仔细看去，大腿上有一部分已经变为了黑色，像是文字一样的东西。不，实际就是一个能读出来的汉字。

“那是我的名字。”

漆田很自豪地说道。

“我刺了大吉的‘吉’字，才入墨呢，字有点小，如果下面刺上‘命’字的话，这个纹身就完美了。”

“什，什么！你说什么？”

“把喜欢的男人的名字刻在自己的身体上，你也很开心吧。”

小女眼前一黑，如同瞎了一样，瞬间什么都看不见了。

“还有一半就弄好了，不过即使叫你老实点，你也不会听的。”

漆田苦笑一声，伸手拿起酒壶和酒杯，递了过来。

“喝吧，可以减少一点痛苦。”

“……你放了什么东西？”

小女马上反应过来，他在酒里面混入了让小女致睡的药物。所以，他才会那样一个劲儿地劝酒。

“真是个敏锐的女人。虽说在青楼里卖，你们倒也不是蠢货。”

只见漆田嘲笑般地直勾勾盯着小女。

“小女什么时候喜欢过你？”

“哎哟喂，可真绝情啊。”

漆田好像很开心的样子，突然又叹了口气。

“现在再说什么‘心里只有你一个人’也没有用呢！只要世间……不，只要那个飞白屋家的白痴少爷相信就完了。”

“织介先生……”

“哪个蠢货会花大钱给腿上刺着心上人名字的青楼女赎身呢？”

“这、这、这都是你擅自……”

“这只是你的片面之词。”

“不、不，嬷嬷也一定……”

“要请求援助了吗？要是花魁里有人跳出来给我作证呢？”

“什么！”

小女大为吃惊，不过马上就察觉到了。

“红姐！是红千鸟唆使你这么做的。”

“女人真是恐怖啊！”

漆田只说了一句，不过小女知道幕后的指使者就是红千鸟。

“不巧，即使这么做也没有用。织介先生到底相信你，还是红千鸟，还是小女？”

“这话没错。”

漆田认可地点点头，表情一转，换成了那副邪恶的笑容。

“可是啊，虽说你腿上的字小了一点，不过，还是明显能看出是‘吉’。人啊，只会相信自己看到的事物。无论怎么辩驳，这个‘吉’字都会决定一切。”

“不可能！”

小女一边怒吼，一边担惊受怕。因为他说的是世间的常理。

“可惜，可惜，只能拿到一半的谢礼。”

漆田发着牢骚，迅速地收拾好东西，丢下一句“既然出来卖就不要痴心妄想，你就在青楼里做一辈子吧！”

然后，他转身离开了房间。

这天晚上，小女拒绝了所有的客人。就算嬷嬷铁青着脸也无法让小

女接客。大腿疼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不能让别人发现大腿的纹身。甚至不能给嬷嬷看到，绝对不行。

“吉”原本是一个寓意好兆头的字，对现在的小女来说，却是招来不幸的忌讳符号。

十一月×日

次日天明，小女派人告知织介先生，有急事需面会相谈！

傍晚，织介先生来到金瓶梅楼。像往常一样交付留宿钱，嬷嬷一番殷勤之后，他落座在小女的房间。比起熟客进入熟悉的花魁房间，更像是刚刚结束旅途回家，在起居室里放松休息的样子。

但就在小女将纹身的事情告知织介先生以后，他的脸色突然大变。

“无论谁怎么说，我当然相信绯樱小姐。”

虽然嘴上这么说，可是当小女露出大腿上的“吉”字时，他很明显地有了波动。虽然小女认为有这样的反应实属正常，但不安感已经到达顶端。

结果，织介先生没有留宿，而是早早地回去了。

“我要赶紧告诉祖母，让她也知道一下。”

这么说倒也说得过去，不过也不难瞧出端倪。因为明天再回去汇报不也没差多少。小女已经有了预感，预感再也见不到织介先生了，沉重的心情直坠而下跌至谷底。

从玄关目送织介先生远去的背影时，暗自想到也许是最后一次见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十一月×日

傍晚，织介先生来了。

从昨天傍晚稍早时分送他远去，至今还没有过去一天的时间，却已恍如隔世。

织介先生从进楼就一直低着头。嬷嬷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也低着头，直到进入小女的房间，他依然没有抬头。

“对不起，请原谅我。”

然后，他依然低着头，更深地低下头去。

“没事……”

小女，只能这么回答。权当是一场短暂的梦吧。感谢你们让小女像世间普通的女子一样，体验一次出嫁的美梦。

“我实在太没用了……”

“没有，没有。”

织介先生因为沮丧而深深地低着头的样子，又勾起了心头的痛，小女不由得转过头去。

“谢谢你。”

小女又将视线移回到他的身上，双手抵在榻榻米上低头行礼。

“谢谢少爷，赐给小女这样的人一场幸福……”

但是，也不知织介先生听没听到小女说的什么。

“祖母骂了我一顿。”

“嗯？少爷，您说什么？”

“祖母训斥在下，你不相信绯樱小姐，还指望有谁会相信她！”

“啊！”

说到这里，他终于抬起头来。

“绯樱小姐还愿意嫁给不中用的我吗？”

此刻，小女除了一个劲地点头，再无他念。

十一月×日

明天，小女就将成为织介先生的新娘。

这篇日记也将在今日划上句号。

虽有犹豫，不过，小女还是决定将这本日记放置在此。

被称为绯樱的花魁到今天为止。

从明天起，小畠樱子将回归世间。

不，涅槃之后的小女——名叫飞白樱子。

注释

1 花街的原文为游廓，“游”指游乐，“廓”指区域。日本以前的花街柳巷均为隔开的一片区域，游廓内除了青楼以外，还有各种商店、医院等配套设施。

2 华族是明治二年（1869年）授予以往的公爵和诸侯的族称。根据明治十七年（1884年）的《华族令》规定，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爵。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废除。

3 盂兰盆节是节期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的节日，也称盂兰盆会、中元节。需要注意，某种意义来说，中元节归属道教，盂兰盆节归属佛教，七月十五祭祖节归民间世俗。

4 此处是经日语训读后的文，《万叶集》第十六卷的原文是“虎尔乘 古屋”。正月即为一月。日本从元旦到7日为新年（松之内），15日前后称小正月。

5 嬷嬷原文为“遣り手”，专职调教姑娘，也叫调教嬷嬷。

6 玄关三合土是指屋内地面为泥地的地方。

7 夹和服是有衬衣的和服总称。初秋至初春时穿。

8 原文是在教导日语中的敬语，中文没有这样的句式。

9 茶壶原文为“妓夫太郎”。门房原文为“立番”。

10 小厮原文为“仲どん”，相当于中国青楼的杂役和最下等的男仆。

11 法被是日本传统服装，通常在开祭典的时候穿。在衣领或背后印有字号或名字的半截式外褂。以前是日本武家的仆役的服饰。

12 化妆肚子原文为“ぽんぽん腹”。ぽんぽん是象声词“嘭嘭”的声音。文中多次提到“嘭嘭”拍在脸颊上化妆的声音，这里是优子要性子，随便取了一个名

字。

13 狸子鼓腹是相传狸子在夜间模仿祭祀伴奏者打鼓，将自己的肚子当鼓打。文中是周作接下了优子的包袱。

14 叠，日本房间的计量单位，一叠等于1.62平方米。

15 高野指的就是便所。

16 印子钱是指每天收入的钱抵扣债务，直到最后还清债务。

17 涉纸是涂柿漆的黏合纸。结实，可以防水，多用作铺垫或包装纸。

18 鬼灯是酸浆果。初夏叶基开花，淡黄色。花谢后，内包有球形浆果并变红，长于山地，地下茎可入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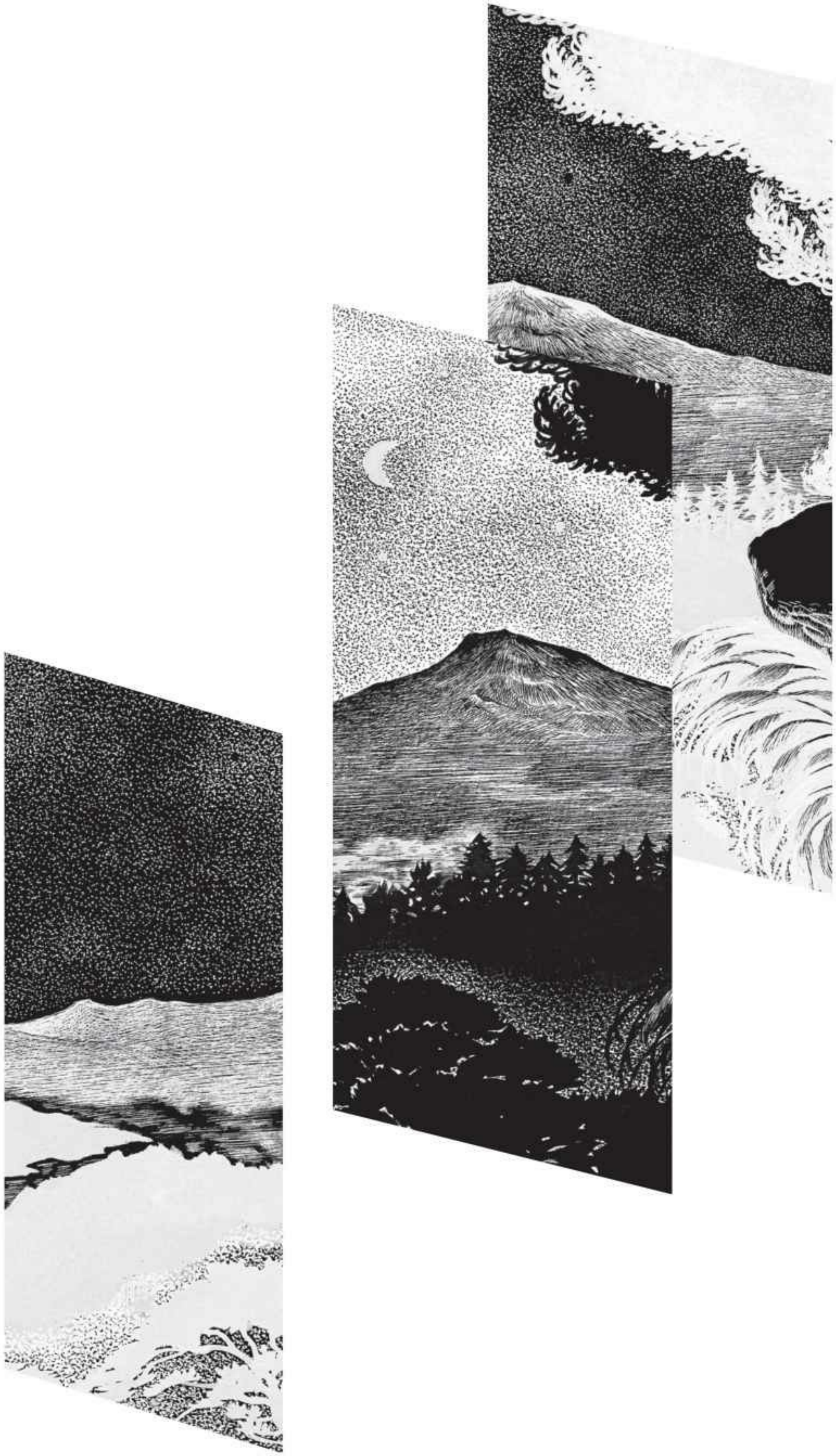
19 盘龙参是淡红色螺旋状小花。

20 传言七十五天的原文是“人の噂も七十五日”，意味传言很快就会消失。

第二部

领家

——半藤优子的叙述



没有一个人看她，没有一个人惦记她。——《羊脂球》

一

说起来，这是“梅游记楼”和第二代绯樱小姐的事。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平民百姓都差点被那场可憎的战争吞没。

但是，在此之前，还是要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桃苑的花街。为了避免混淆，我就称初代绯樱小姐为樱子吧，仅靠她的日记，还是无法全面了解整个花街的构成和制度。当然，刀城老师，我想您已经有所调查。

啊，这样啊？哦……这个嘛……您实在是厉害。您过谦了，老师，没有任何问题。

战前和战时，有不少父亲和老员工，都会带着没有经验的儿子和新员工到花街来吃花酒，花街上的人也都心照不宣，对于这样的客人，或是看上去没有经验的学生，鸨母通常会安排年龄较大、身材丰腴，如母亲般的花魁作陪。听起来有点大言不惭，不过帮助他们蜕变为男人，也是花街的职责所在。

当然，男人来花街玩也不都是为了初体验。一辈子没来过花街的人也是数不胜数。而且，那种情况已经是战前的事了，战后已经完全焕然一新。那种俗称为“赤线”[1]的特殊店铺，已是毫无风趣可言。因此，老师您大可不必感到羞耻……

您是要民俗采风？哦，就是取材，是吗？

是啊，想要了解不知道的世界，亲身投入其中，积累直观经验可能是最快的方法。可是，综合来看，我认为没有比花街更特殊的场所了。况且，就如同我刚才提到过的，即使去战后的赤线地区取材，也不会有太多的意义，对老师没有多大帮助。还有，就算以前那种花街得以保留，寻欢的男客们络绎不绝，还是有很多人不会去的，也不太好说……

不，我不觉得您是石部金吉[2]，而且您看起来也不像。恕我直言，我觉得您是属于那种非常认真、耿直的人。因此，就算您去花街和咖啡

馆取材，也会不自觉地过分尊重青楼女和女招待[3]，收不到任何成果。

啊，抱歉。我的措辞有不当之处还请见谅，竟然擅自评论起了您这位了不起的人物，我给您赔礼道歉。

呵呵……

啊，抱歉。比起向您道歉的我，老师您貌似还更慌张，我实在有点忍俊不禁。

如果花街的客人，都是老师您这样的，花魁也不会那么辛苦了。

唉！说到樱子，我就忍不住地叹气。

又失礼了。我说起话来老是颠三倒四的，还请您不要见怪。

桃苑花街是××地方最大的花街区域。据说建造这条街道的时候，参考了东京的吉原花街。毕竟吉原拥有从江户时期就开始经营的悠久历史，各方面水准也与其他花街有着天壤之别，因此经常成为其他花街所效仿的样本。采用“花魁”这个原属于吉原的特殊称呼也是同样的理由。所以，桃苑花街充其量就是冒牌的吉原……

吉原和其他花街不同的地方在于三项特殊服务，也就是指青楼出租房间的服务、客人前往房间之前的茶水服务，以及派遣艺妓和帮间[4]到茶水间表演的服务。三种服务有各自的工会，另外还有统管三个工会的机构，叫作三业工会。吉原花街从最初就组织起了一个合理的庞大体系，尽量减少花街只是男人和花魁游玩的花街柳巷的印象。

到访吉原的客人，首先会到茶水间，叫上艺妓和帮闲，吃饭喝酒，消遣一会儿。酒足饭饱之后，再去青楼的房间，挑选花魁进行会面。但是，初次到访的客人有所不同，称为“初会”。虽然也可以去花魁的房间玩，但不可能巫山云雨。第二次叫“翻面”，基本跟第一次一样。第三次才叫“熟客”，就可以过夜了。但是青楼从来不接待生客，必须要有一位相熟的介绍人。

若在以前，也就是大名或富甲一方的客人，才能在花街上消费得起。而这些贵客们，只会光顾大规模的青楼，称为大店。然而进入大店

之前，则要通过茶水间的介绍，吉原的规矩便是如此。所以，吉原花街可不只是找女人玩乐，而是要享受整套服务的地方。只有那些有钱又有闲情雅致的人才能享受，乃是当时人们所憧憬的至高娱乐。

青楼的规模不仅有大店，还有“张店”，也就是中店和小店。根据每家青楼养的花魁数量和品级，划分出三个等级。士农工商阶层的客人，消费不起大店，通常都是光顾中店或者小店。

所谓“张店”，是指青楼女坐在格子窗后，等候被客人点名的店。大正五年（1916年），基于人道和风纪的原因被废除，就改成了照片墙的形式。但照片也不能摆得过于明显，为了避免引发路上行人的注目，因此，店面的格子窗得以保留。

除了这三种店，其他的店都在齿黑沟的旁边，还有名为河岸店的青楼。所谓齿黑沟，就是围绕吉原挖的河渠的统称，目的是将吉原与外界完全隔绝。据说能有效地防止花魁逃跑，似乎还兼有围捕潜入吉原的犯罪者的功能。

河岸店位于齿黑沟边上，消费也是最低的。由此可见，吉原有着相当完善的体系。玩乐的人可以根据实际的身份与财力，选择相应的店家。

对了，继续说明之前，还要说下为何青楼现在称作租赁屋。

这些也是从书上学到的知识。明治五年（1872年），政府颁布了禁止人身买卖的条文“艺娼妓解放令”，但实际上只是有名无实，公娼并未完全废止。发布禁令倒是容易，可是却没有考虑对策。

刚发出公告的时候，大家都拍手叫好，认为可以回故乡了。据说还留下了她们争先恐后地跑出吉原大门的照片，足以说明当时反响有多大。但是，她们当初离开老家流落到花街，都有各自的理由。绝大部分是因为家中贫困主动签了卖身契，有些则是被卖进了青楼。那么，就算她们恢复了自由身还是没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话，回到家乡又能怎样，还是没有容身之处。只会让她们更加抬不起头。

结果，很多人都没能回到老家，倒在街头，或是沦为私娼。由于私娼不断地涌现，政府只得划开吉原、新宿等五个地区为公娼区域。虽然只是形式上，不过毕竟发过解放通告，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然后就发展成了她们向经营者租赁房间，自己招揽客人的方式。说来也是自欺欺人，以上便是青楼变为租赁屋的由来。

没错，“艺娼妓解放令”就是敷衍了事的面子工程，实际情况没有变化。

回到正题，三业工会的任务是主持和规范花街的经营，而且还会执行会计业务，虽然不是主要职能，三业工会要对花街的所有事情负责。三业工会的负责人称为“监督”，有权放逐在花街上惹是生非的人。据说是警察总监赋予的权限，夸张地说，吉原花街就像是一个小国家。

听说这样的组织体系，只存在于东京的吉原，以及福岛的白河花街。说是模仿，无非是形似而已。桃苑和吉原相比，无论是茶水间，还是从业人数、青楼数量都有很大差距。原因当然是客流量没那么大。而且就算模仿吉原，客人的阶层构成也不一样。桃苑可没有大名和富商，能尽情挥霍的通常是大渔船的渔夫们。

从××地驶来的大渔船进入××港后，渔夫们鱼贯而出冲入花街。他们刚从枯燥的船上生活中解放出来，而且兜里揣着大把的银子，因此，老师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会怎么挥霍。带去茶水间坐坐，然后悠闲地享受显然是行不通的。

不过，经营者和船长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又有不同。年长的人会包下整个房间，然后热闹地喧闹一番，但是年轻的渔夫们还是会买下花魁，而且仅仅一晚就会花光他们整年的收入，也被称作“一夜买笑”。

所以，要是遇到刚有房间的花魁，就会央求这些“一夜买笑”的人添置完备的家具和器皿。有的客人第二年还会光顾这名花魁的房间。也有可能再无下文。在××海域遇到海上风暴失踪，或是罹患西班牙流感[5]身亡。若是还能听到客人的小道消息，可是好事。

没错，樱子不一样，她拜托了好几位客人，不过主要还是鸨母喜久代与客人交涉周旋的结果，家具才悉数凑齐。樱子是运气不好没碰到“一夜买笑”的情况，还是喜久代从中作梗，现在已经无从知晓。

当时桃苑有很多其他花街无法想象的有钱客人，而且客户阶层跟吉原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我们的“金瓶梅楼”，不论是建筑规模、房间数量，还有花魁的数量和质量，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大店。因此，据说奶奶还是老板娘的时候，跟那些茶水间的关系就很密切，不过到了母亲这一代，关系也就淡了。而且客人的玩法也发生了变化，同时花魁轻而易举就能代替艺者。所以，听说花街上的青楼都会培训新人舞蹈、唱歌和弹三味线。如此一来，茶水间的功能逐渐就被青楼取代。

若是有吉原那样的三业工会，也许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但在桃苑花街，眨眼的工夫便扩散开来。所以我才说是徒有其表的吉原。小地方的花街都是如此。有些茶水间和艺者屋勉强存活下来，不过是因为有少量客人仍是喜欢传统娱乐，而且传统娱乐的方式很适合接待应酬。

粗略地说，“花魁”是个统称。通常也会蔑称青楼女是“女郎”。在“江户四宿”[6]——品川、板桥、千住和内藤新宿的花街上工作的女性，被称为“宿场女郎”或者“饭盛女”[7]。而与这些侮辱性称呼相对的，便是吉原的“花魁”。

据说以前在吉原能被称为花魁的，就只有高级的青楼女。然而不知何时所有的青楼女都被称呼为“花魁”了，也彰显了吉原的与众不同。青楼女统称为“花魁”以后，为了便于区分就将最高级的花魁称为“太夫”。事实上，即使达不到太夫的级别，吉原大店的高级花魁，歌舞音乐，茶道、花道、书法和香道[8]样样精通，因为教养和艺能的差别，她们与“青楼女”已经有本质的不同。

相比之下，桃苑花街，不，吉原与部分花街以外的地方，青楼女即便叫作“花魁”，也没有那等的教养和艺能。首先是那类培训非常困难，

更主要的还是客人不需要。我在书上读过，吉原的太夫和高级花魁的客人，除了当时的大名和富商，还有歌舞伎艺者和画师等捧场，俨然就是江户新文化的发源地。其他花街可就不敢奢求了。所以，同样是“青楼”，从最开始就完全不同。

事先声明，我绝无鄙视桃苑花街或在那里工作的花魁。为了帮助家人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反而让我为她们骄傲。

但是，梦想还是要有的。即便是青楼里的人，也不想被看作是低贱的女郎，而是幻想成为高级花魁。桃苑花街也是一样的。即使她们知道只不过是心理安慰，花魁的称呼对她们来说就是心灵支柱。

开场白有些冗长了。但是还有很多尚未讲明的地方，我就先进入正题吧，随时再补充吧。

樱子嫁作人妻之后的第二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战争的阴影开始逐渐影响我们的生活……

“停止铺张浪费”“义务工作”“死守后方”，国家发布了各种公告，称为“国民精神总动员”。如此一来，花街本该是最先受到冲击的对象，然而，事实完全相反。因为再怎么说，军队是男人的集团。补充一个后来的事，当我得知日本在海外殖民地，居然最先建造花街的时候，我大概就理解了战争的本质。

我敢说战争期间，花街对社会的贡献绝对不小。比如说，缠绕在士兵腰间的千人针。

千人针是用漂白后的布按照腰围长度剪切好，对折以后，内侧用红色木棉线打出一千个结而成。不过，一个女性只能打上一个结。一千个女性才能制出一千个结，因此就灌注了千人份的祈祷，围在腰腹就可以刀枪不入。因此，每条千人针都要倚仗千位女性的协力。有男人出征的人家，家里的女性就会拿着护腰站在街头，拜托路过的女人帮忙制作千人针，但是非常耗费时间。

女性的聚集地——比如女子学校就经常会收到大量的千人针制作委

托。花街也是一样。因为花街也是女性的聚集场所。

不仅是千人针，还有同样使用漂白布制成的慰问袋。袋子里装有干面包和水果糖、火柴、肥皂、铅笔、便签、信封、信纸等物品。而且，缝制方法也很特殊，从旁边拉开用线缝住口袋的红线头，就可以变成手帕。在花魁中，有很多人同情那些年纪轻轻就被派到战场上去的士兵。所以，她们比任何人都更认真地投入这项劳务工作。

但是，上一任老板娘的母亲却很厌恶。同样出生在明治年代的其他老板娘，经历过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就完全不排斥，唯独母亲非常厌恶。

不，该说比起厌恶战争，我认为她更讨厌士兵，而且痛恨那些高居官位、不可一世的士官们。

当时，军队是大主顾。而且，大人物出手更是阔绰。既然在花街上做生意，不能因为心存厌恶就闭门谢客。况且在那个时期，跟军队对着干会惹祸上身。

但是，母亲就是极其厌恶。虽然也忍耐了数年，不过，最终她还是忍无可忍了。

“从今往后，我不想再做那些品德败坏的士官的生意。”

她不顾场合地说出这样的话，喜久代经常安抚母亲，但她根本就听不进去。

“老板娘啊，您抱怨几句就算了，可不是随时都有这种赚大钱的机会。”

喜久代认准了母亲爱钱的性格，可这一次却无功而返。

“我们这里不是吉原，没有那样深厚的历史和规模，但我们同样能让客人尽兴而归。”

“士兵也是客人啊。”

“不，不一样的。我们金瓶梅楼的客人，大家花的都是自己赚来的钱，而他们这样的……”

“老板娘，赚钱不问出处啊。”

“就算一样是洒下汗水赚来的钱，那些不是靠自己的本事得来的钱，我不承认是好来的。而且，那些家伙依仗军队的势力……”

“等、老、老板娘，嘘，祸从口出啊！”

即使母亲是在内室说出的过激言论，却也吓得喜久代不知所措，经常向我投来求助的眼神。

是啊。如今回想起来，虽然是自己的母亲，但我那时才发现她是一个贯彻信念的人。花魁们暗地里都叫她“守财奴”“贪婪”“顽固”“吝啬鬼”“小气鬼”。但现在我能够理解，母亲非常清楚赚钱有多么不容易。

当然还有个原因，当时母亲的身体状况欠佳。她甚至说：“我啊，已经不想做了，楼关了吧。”

母亲的娘家过去也是经营青楼的。所以，知道夫家是同行之后就把她嫁了过来。在奶奶悉心地教导下，母亲继承了老板娘的位置。因此，对于金瓶梅楼的情感，她比任何人都要深厚。尽管如此，她居然说要停业，这让喜久代和我都慌张起来。

“老板娘，这也太突然了吧。太乱来了。还有那么多尚未完成契约的花魁，您打算怎么安排这些孩子？”

喜久代施以劝导的语气说道，不过，母亲根本不为所动。

“欠店里的钱，一笔勾销好了。然后，要么移籍，要么回乡，随她们去吧……”

“唔……这……”

喜久代发出惊叹后，一时语塞。母亲脸上则是若无其事、事不关己的表情，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母亲很在乎钱是没错。但是，只要是她认定的场合，一定毫不吝惜。同样如果无望得手，就会果断放弃。没有当机立断的决策能力，根本无法胜任花街的老板娘。然而就在此刻，她的个性让事情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

对于关店势在必行的母亲，以及拼死劝说母亲的喜久代仍在斗嘴……

“如果妈妈不想经营的话，那就由我来接手吧。”

自己意识到的瞬间，已经说出口了。其实，那个时候是怎样的心情，至今也还是想不明白，只能说有其母必有其女吧。

当我开始懂事的时候，跟父亲和哥哥三人一起生活在半藤家的别邸，家务全都交给女佣。这样的生活让我以为是理所当然的。虽然据哥哥周作所说，我们上小学前曾经跟父母住在金瓶梅楼的别馆一层，但我没有印象。对于平时不在家里，偶尔露脸的美丽女人，我理所当然地将她当作母亲看待，丝毫没有觉得奇怪。

在我能够走路之后，哥哥经常带着我去店里玩。母亲虽说不太愿意，但也不赶我们走，任凭我们待在店里。实际上，母亲根本无暇照顾我们。

花魁姐姐非常疼爱我们。而且，喜欢孩子的花魁也很多。本该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关爱，基本上都是姐姐们给的。所以，我就经常跑去店里。对于那时的我来说，金瓶梅楼充满了乐趣。这里是一个相当快乐的地方。

不久之后，我便进入普通小学[9]就读，随着升上高年级，背地里有人指手画脚地说我是“青楼女儿”，虽然我还年龄尚小，但也逐渐知道了那个意味。于是，我便尽量远离青楼。家里人也担心我被家业所累，专门送我去隔壁街道的小学就读。但是，无论哪里，到处都有拨弄是非的人。

但我绝没有讨厌花魁姐姐的想法。她们都是很温柔的好人，把我当作是自己的女儿或是年龄差距较大的妹妹来照顾和关心。但是，又长大了几岁之后，我渐渐明白了——那些温柔的姐姐时不时流露出的空虚表情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只要稍微懂得她们的痛苦，我就痛苦万分。儿时的回忆越快乐，越是想到花魁隐藏在背后的悲哀，情绪也会随之跌入谷

底。

当我进入女子学校以后，又开始出入青楼。随着对花街的理解加深，我意识到自己不能总是逃避青楼老板娘女儿的身份。那时可能是因为自己太年轻了，没能顾虑到周围的情况。

即使我又去那里玩了，姐姐们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欢迎我。当然，花魁的成员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过，还是有些熟悉的姐姐没有离开。可是，大家的反应却很古怪。是因为我不再是可爱的小孩子吗？起初我是这么想的，不久之后，我就发现自己错得离谱。

当时的我正值妙龄，估计让她们回想起了自己被卖到花街上的时候，或是她们作为花魁开始接客的不堪往事。

从那以后，我就算去店里也只是待在别馆一层。我跟抱持同样想法的哥哥只是去别馆打发时间。大概就在那个时候，我终于知道了花魁的工作。

哥哥嘛，嗯……毕竟是个男的，对于经营青楼的家业，肯定也有不同于我的痛苦。

不，我们兄妹没有谈论过这个话题。但是，哥哥和我都难免受到影响。

如同樱子的日记中所说，哥哥想成为老师。但至亲是青楼的经营者，不可能做到的吧。其实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有相同的想法，而且还定下了目标，最后只得含泪放弃，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经营青楼是何等的罪孽深重。

我吗？我十九岁就嫁人了。家里人觉得我是青楼之女，绝非良家，还是早点嫁人的好。母亲强硬地帮我决定了婚事。对方是餐馆的三男，说他将来会自己开店，我以后就是餐馆的老板娘。

嗯，是的，对方知道我家的生意，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娶我进门的，可是婚后我不仅受到公婆的轻视，就连他家的亲戚都在背后指指点点，信口开河地妄议我的家业、出身、环境什么的，所以一年之后我就离婚

回了娘家。

果敢的性格果然是遗传自母亲吧。

所以——嗯，总算说到关键了。我对于金瓶梅楼是有感情的。因此，母亲提出要停业的时候，我才会表示想要继承。当时我离婚已经两年，年满二十二岁了，这大概也推动了我的决断吧。

母亲非常开心，比我嫁人的时候更为喜悦，当场就拍板决定好了今后的所有安排。

哥哥大学毕业之后没有就业，而是选择去给家庭富裕的子弟做家教。他从小就体弱多病，征兵体检结果为二乙等，不需要服兵役。取得甲等资格的男子，为国家奉献生命是社会风潮。哥哥当时的处境可想而知……

母亲却很开心，直说哥哥幸运。她委任哥哥“监督”职责，处理金瓶梅楼的一切对外事务。这个头衔也是借鉴了吉原吧。

意外的是，对于母亲单方面的决定，哥哥居然爽快地答应了。受到家业拖累无法当上教师的哥哥，比我对金瓶梅楼的感情更为复杂。所以，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话说回来，多亏了哥哥的协助，继承了金瓶梅楼的我，才能集中力量处理内务。若是没有哥哥相助，没有任何经验的老板娘很难做到内外兼顾。

如此一来，我住进了本馆的内室，“监督”哥哥则在别馆一层办公，各自安排好工作的场地，我们继续经营起了青楼生意。

当然，仅有我们两人怎么可能撑得起青楼？表面上已经隐退的母亲，仍在幕后辅佐我们，加上喜久代也帮了大忙。受到经验丰富的两位老手的指导，我和哥哥才能勉强胜任“老板娘”和“监督”的工作。

别邸的父亲听到我的决定，似乎极其惊讶，不过，他既没反对也没赞成。

“老板娘换代的话，楼的名字也该起一个新的。”

说着，他便从砚盒里取出砚台，开始缓缓地磨墨。金瓶梅楼似乎也是在母亲接手之际，由父亲命名的。

老师您肯定知道，不必过多解释。金瓶梅楼的名字取自于中国古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这部作品围绕着富豪西门庆与他的六位夫人，还有其他女性展开的妖艳故事，想到书的内容，名字取得也是颇为巧妙。我想这次他也会取一个非常合适的名字，怀着给自己孩子取名的心情决定新的楼名。

但是，父亲为何总是拘泥于四大奇书[10]。说到这四本书，貌似也有很多说法。总之，父亲打算先排除《金瓶梅》，然后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聊斋志异》里面找出一个新的名称。可是，它们都不适合做青楼的名字。而且，当时处于侵华战争期间，取一个中国作品的名字，搞不好会被当局盯上。

父亲却很固执，无论如何都要把书名穿插进去，于是挥墨而就“梅游记楼”四个字。他将《西游记》的“西”字拿掉，换上了“梅”字。

“优子，你知道吗？《金瓶梅》指的是西门庆的相好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从她们三个人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构成了这本著作的名字。”

我点点头，父亲戏谑地笑着继续说道：

“还有啊，其实‘金’是指‘金钱’，‘瓶’是指‘酒’，而‘梅’则指‘色’。所以，作为青楼的名字，再适合不过了。”

父亲从来不干涉店内事务，只有给花魁命名这件事上另当别论。绯樱、浮牡丹、月影、通小町、雏云、红千鸟、福寿等名字，都是父亲取的，全部来自梅花品种。想到“梅”字的隐喻，风雅致趣。因此，他才会保留“梅”字，同《西游记》进行组合。当然说是黔驴技穷也行，我还是很佩服他的。

梅游记楼——

由我担任老板娘的楼名，就这么决定了，真的很不可思议。更换楼

名、母亲隐退，以及就任老板娘的所有事，就这样毫无波澜地推动起来。如果继续沿用“金瓶梅楼”这个名字，感觉不会有新的进展，然而随着新的名字诞生，原本停滞的一切全都焕然一新，当时我就是这样的感觉。

起名果然是门学问呢。因此，悔不该轻率地给新来的染子命名为“第二代绯樱”。

这个后边会提到的，巫妓雏云曾说过如下的话：

“继承绯樱这个名字，原本附在绯樱身上的不祥之物，也会传给第二代……”

然而，染子刚踏进梅游记楼，就发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当时跟她在一起的我，也不免被吓得直打寒颤。

二

我本来要说第二代绯樱的事，却绕了这么大一圈……

谢谢您，承蒙老师聆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不过，要向局外人说明花街那些事，可是会没完没了。咱们就从染子小姐说起吧，随时补充。

梅游记楼开张期间，有很多的事需要筹备。看起来只是换个名字、老板娘更替而已，但也并非如此。无论内外，要处理的问题都堆积如山。

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寻觅新的花魁。如今不同以往，从新人开始培育，过个几年才能接客的做法已经落伍，不如直接找一个能尽快开工的花魁。虽然有母亲和喜久代辅佐，但我还没有调教新人女孩的能力。

再说……根据当时的国家规定，年满十八岁才能接客。因此在吉原，未满十八岁的少女都是“下新”，负责打杂。但是，说来丢人，金瓶梅楼……不，整个桃苑花街，无论哪家青楼，花魁都是十五六岁就业。

因此不管别人怎样，在梅游记楼，我要彻底废除这样的违法行为。

还有，当时日本面临的形势，也逼得花街不得不这么做。商店里的物资迅速减少，味噌、酱油、煤炭和火柴等都改为凭票制，就连大米也在统一分配额度。青楼的大家都没有养闲人的余力。不过花街受到军队的优待，比起普通家庭已经好上太多。尽管如此，母亲和喜久代都认为要招到能很快工作的花魁，这点我也感同身受。

从中介狭川先生那里收到了好几个人的资料，其中就有糸衫染子。从照片上看她容貌上佳，二十三岁的年纪，曾是大店家少奶奶的经历，几乎挑不出任何毛病。

这份资料包含了本人的照片和户籍抄本，还有经历、家族关系与目前状况。如果对方是未成年人，那么还要在这份资料中加入父母的承诺书。如果在吉原的话，他们会认真地询问当地警察，调查资料中记录的内容是否属实，桃苑花街当然不会大费周章。只要确认父母的承诺书，搞清户籍抄本是不是伪造的，就没有其他的事了。像染子那样的成年人，经过她本人同意进入花街的，更是万无一失。

顺便说句，狭川先生是母亲和喜久代非常信赖的中介。狭川先生的眼力非常出众，能够看穿卖身姑娘是否隐瞒恶疾。比如梦游症、癫痫病、偷盗癖，还有夜尿症等。但他对于这些少女和女性也不会视而不见，而是积极地寻找她们与青楼之间的解决方法，所以取得了双方的信赖。另外，他有中介人员很少有的谦虚品格，即便是去规模很小的青楼，他也会避开正门，从厨房后门或者内玄关进来。若是他介绍的人，肯定没有问题，让人非常放心。

话说我会想起樱子，并不是因为看到了染子的照片。在樱子出嫁的一年半以前，我们就没再见过面，况且她已经嫁出去五年有余，我已经记不清她的长相。不过我记得很清楚她嫁给了××县和服家的少爷。然后，我发现染子的资料中，夫家写着××地方的和服批发商糸衫家。脑中自然想到了樱子，怀念的思绪泛起心头，忍不住地脱口而出她的名字。

当然，招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当时还不知道。

“樱子……绯樱吗？”

喜久代起初莫名其妙地盯着我。我给她看了染子的资料，又解释了一番。

“哦啊！虽然地方不一样。夫家做的生意是一样的。”

她恍然大悟，又再度自信地端详起照片。

染子的娘家是某偏远村落的贫困农家，因缘际会下嫁给了××地方的和服批发商——糸衫家长男。但是，嫁过去的一年后，夫家生意就一落千丈。而她的娘家也从夫家借去大量金钱。长此以往，两家会玉石俱焚。而且，如果她没有嫁到夫家，可能早就沦落花街。因此，染子觉得现在卖身去帮助两家还为时未晚。以上内容，被轻描淡写地记录在履历资料中。

这并不是草率的决定，而是做好了觉悟。看到写在最后的文字，我对仅比我大一岁的染子，有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

后来我才注意到，其实说出樱子名号的时候，我无意识中将自己与染子小姐重叠在了一起。青楼的女儿和贫农的女儿，分别嫁给了餐馆与和服商，结果一位从夫家逃走，另一位则是卖身救助两家人。我们两人走过的路截然不同，却让我不禁产生了某种特殊的感情。

因此，我决定见见她再说。

“叫作染子的这个人，没准是宝藏呢。”

送走中介狭川先生以后，喜久代在内室中说出了这句话，我就像自己受到称赞一般。

话说回来，无论她本人下定多大的决心，也不一定可以成为花魁。反而可能因为投入过度，导致悲惨的结果。不过，独具慧眼的喜久代只看照片和资料就认定是宝藏，再也没有比这更靠谱的。

但很快我就意识到了，她是基于鸨母的立场上做出的冷酷判断。

“喜久代觉得染子能行，是吗？”

“是，嗯，没错。”

喜久代不知为何有点心不在焉地回应。

“不只是因为她们的夫家做的生意相同，从某种角度来说，你不觉得她和绯樱有点相似？”

喜久代指着照片，多次向我寻求意见。

“怎么样？你和绯樱一起读过书吧。你对她的印象应该跟我们不一样。”

“都过去那么久了。再说，染子虽然也长着一张可爱的娃娃脸，不过，绯樱更加稚气一点。”

“是的，说得也是。”

姑且是得到了喜久代的认同。

“那个涉世不深的绯樱，嫁入商家以后是不是就会像染子这样呢？这么想来，照片上的容貌就差不多了吧？”

“嗯……说得也是。”

喜久代说得有理，我也不能否定。但我还是不知道喜久代想说什么。

“小姐也……啊，不，老板娘产生联想也很正常。”

说完，喜久代忽然切换回鸨母的表情，继续说道：

“我的意思是说绯樱以前的客人，会不会把染子误认为是已经出嫁的她又回来了？”

这话让我着实一惊。

“什……什么意思？”

“可以这么包装一下染子来吸引客人嘛。”

“可……可是……这种谎言……”

“不是你想得那样，那种谎言一下子就会被拆穿。”

喜久代满脸得意的笑容，缓缓地说出计划。

“让染子成为第二代绯樱。”

“啊……”

我还是没能明白，喜久代指着照片向我解释：

“这女人就算正常接客，也能做得很不错。但是，既然有料，没有不用的理由啊。”

“料……”

“是啊，夫家的生意一样，容貌相似。夫家的事是真的，至于是否像绯樱，那就交给客人自行判断。简单来讲，能够这样宣传就行。虽说是好几年前的事，桃源楼的红牌花魁赎身走了，他们就找来一个未经世事的女孩，让她承袭了第二代，结果大获成功。”

我终于明白了，但还是认为她的提议太荒唐了。

“年龄虚报两岁就完事了。”

“第二代绯樱，怎么可能……”

“绝对会引起轰动的。”

“对初代绯樱来说，是不是不太吉利？”

“那孩子在××县呢，怎么会知道呢？”

“但是，都是做和服生意的。要是传出什么流言……”

“往哪里传？糸衫家的媳妇沦落花街，他们藏着掖着还来不及呢。因此，就算同样是和服行业的，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说虽如此，真的就可以这么做吗？”

喜久代察觉到我的口气略有责备的意思，眼光也变得锐利起来。

“恕我直言，像您这样年轻又没经验的老板娘，很容易被轻视。即便周作少爷负责外务，管事的老板娘可是优子小姐。而且，周作少爷对于花街的事务，也是一个外行。不过，少爷是个男人，比起抛头露面的老板娘，受到的压力要小很多。虽然也还是相当的辛苦。”

喜久代说中了我最担心的问题。

“说到轻视，不仅仅是外务。梅游记楼也是一样。就说那些有经验的花魁吧，她们该用什么态度对待前老板娘的女儿？以后怎么打交道？

如今仍是捉摸不定。当然她们也不至于表面上跟你对着干。但也许在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跳出来戳你的脊梁骨。”

眼神锐利的喜久代说到这里，缓了一下。

“老板娘现在还没有建立起威信，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很麻烦。老板娘还是该趁现在抓住机会树立权威，比如做出能增加我们楼收益的措施。”

“推出第二代绯樱吗？”

“我想让她搬进别馆三层。”

感觉胸口紧了一下。这个时候的我，还不知道金瓶梅楼发生的那些怪奇事件的全貌。不过通小町跳楼自杀和月影的意外事故，我还是有所耳闻的。

“但是，那个染子会同意吗？”

当然，她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来我们这里，即使她到梅游记楼工作了，也有可能拒绝承袭第二代的花名。

我说出来自己的担心，只见喜久代笑了。

“要是如此，那就再想办法吧。”

换作母亲也会这样做的吧。我强烈地感觉到了在青楼环境下生存的女性们，到底有多么的坚强。

啊，竟然沉浸在感伤中了，不好意思。

染子最终决定到我们楼工作。起初是因为中介狭川先生没说清楚，让她面有难色，她说自己其实并不想来桃苑花街。但她得知自己会承袭第二代绯樱，反而有点跃跃欲试，果然她们还是有缘分吧。

喜久代在听过之后，露出了钦佩之意。

“不愧是大户人家的少奶奶。就算行业不同，生意的门路都是相通的。”

虽然嘴上没说，但喜久代一定认为染子可以教我许多东西。但我没有生气。比起老板娘的立场，我更想亲近一下染子。

通过中介狭川先生，梅游记楼买下了染子。写在字据上的金额相当可观，不仅仅是因为我对染子的期待，也有支持她的心情。喜久代自然是不愿意，我不得已拿出老板娘的权限决定下来。

听说她的卖身钱全部经由狭川先生之手送至夫家。此时我才体会到了自己继承的家业到底有多残酷。那时还没熟悉花街的工作，每天都患得患失。

送给中介狭川先生的鱿鱼干——在花街上记为“守留女”，我跟喜久代商量之后，决定给他四条。这是花街历来的规矩。数量越多就表示老板越满意中介的姑娘。通常会给三条左右，很少有给五条的。若是染子的话，我想是不是能给五条？喜久代坚持给四条，我也没有反对。

要说为什么写成“守留女”，大概是指“长期留在花街上守护花街”的意思吧。世人逢喜事之时，都会用鱿鱼干作为贺礼，花街上有新的女孩进来，对青楼而言也是喜事吧？

我还听过一种说法。该说是恶毒还是讥讽呢？说在青楼做得久了，女人味就会流失殆尽，最后就像鱿鱼干那样。

是的，立场不同看法也就不同。

狭川先生与喜久代的谈话还没结束，我就先带着染子去房间，给她安排了本馆二层最里面的房间。

走出内室，从正面楼梯走上二层，沿着走廊向里面走的时候，我被女佣安美叫住了。她说有事情找我，之前一直在等中介离开，见我和染子要上二层，赶紧从厨房追了上来。

谈论完菜单的事以后，安美与我在楼梯上道别，我回过头望向走廊的前方。

“啊！那边不能走哦。”

眼见染子正要拐向连廊转角，不自禁地叫住了她。

这条曾经连通本馆和别馆二层的走廊，几年前不知为何给堵上了，无法通行。虽然我决定在梅游记楼开业时再次打通，可是现在还没有

通。我本来想告诉她这件事。

嗯，是的。那个时候，我还没读过樱子的日记，所以并不知道走廊为何会禁止通行。因此我叫住染子，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但是——

“啊……”

转过头来的染子惊呼一声，显得非常吃惊，脸色都发白了。

“啊？不能走？”

“是的，这条走廊堵上了，过不去的。”

“可……可是……”

说到一半，她就戛然而止。

“怎么了？”

我向她走近，发现染子的身体在不停地颤抖。

“到底怎么了？”

我继续追问，她像是很在意背后的样子。

“可是……”

又只是说了开头，她还在关注着背后，惶惶不安的样子。

“怎么了？有什么东西吗？”

我望向染子的身后，什么也没有啊。只有向内延伸的走廊，以及通往连廊的转角。

她的样子非比寻常。我们谈话之间，她已经返回到了走廊，站在我的身旁。

“到底怎么回事？能不能好好解释清楚？”

再次向她发问，而她只是回以怀疑的眼神，似乎觉得我有什么隐瞒着她。无可奈何，我也只能回视她。过了一会儿，她轻声细语地开口道：

“……我看到了。”

“看到什么？”

“有人从那个转角走过去……”

顺着染子的视线前方，正是连廊的转角。还没反应过来，身上就已经打起寒颤。

“什么样的人啊？”

“背影，只是一晃而过……”

她的口吻好像知道什么一样。

“女人吗？”

“……像是。”

“穿什么衣服？”

“没看清……”

“感觉像什么？”

刹那的踌躇之后，染子开口说道：

“……花魁。”

我们两人走上二层的时候，已是日落时分。因为那天正值三月下旬的阴天，外面已经开始变得昏暗起来，但还不至于看不清屋里的人穿的衣物颜色和花纹。而且，染子的夫家就是和服批发商，她只需扫过一眼就能形容出来。

当时那个时段，梅游记楼的花魁全都挤在一层的化妆室，正忙着梳妆打扮，不太可能有人这么快就整装完毕。而且，无论是谁也不会去走不通的连廊。

“那个人穿着花魁的衣服吗？”

染子貌似没有自信，歪着头在思考。

“还是只穿着长衬衣服？”

她依然歪着头，没有自信地答道：

“我应该清楚地看到了……”

“但是我们楼的所有花魁都在化妆室啊。”

染子瞪大了眼睛。

“化妆室在一层吗？”

“差不多就在下面。”

她直勾勾地盯着地板。

“你先待在这里。”

说着，我慢慢地挪向连廊转角，当时非常惊恐不安，但是又不能表现出来。

只能暗自给自己打气——我可是这家店的老板娘，鼓起勇气，竭尽全力地迈开步子向前。

到了转角处，战战兢兢地向连廊窥视。就在连廊的正中位置竖着一块木板门，还被两根细长的木板钉上了“×”印记，完全被封住了。连廊左右有采光的窗户，也不是一片漆黑。所以，别说花魁，根本什么都没有。

“啊！”

从背后传来吸气的声音，我吓得转过身去，眼前是染子的那张苍白的脸。

“怎么了？”

“那个……怎么可能……”

她紧紧地凝视着封住连廊上的木板。

“走不通吗？”

“嗯，最近打算请工匠过来，拆了木板。”

“那……那么，刚才那个人……”

竟然穿过了无法通行的连廊。

“那个人在转弯之前，你见她经过走廊了吗？”

“老板娘被叫住的时候，我也回过头来。你们开始讨论菜单，我就又转了回去，然后就见有人转过去了……因为只有背影，就忍不住跟了上去……”

“那个人是正要转过去吗？”

“……是的。”

染子点头，脸上隐隐露出还好没有跟着过去的样子。

也就是说，那个疑似花魁的人物，不是比我们先到的，也不是从走廊的最深处走来的。如果从那里过来，我一定会注意到。那么，就是几秒前从连廊附近的某个房间里出来的。

但是，那个人在本馆二层的房间干什么？

花魁应该都在一层的化妆室，那个人到底是谁？

进入无法通过的连廊之后，那个人又消失去了哪里？

脑中瞬间浮现出三大疑问。就在我还没有展开思考之前，突然感觉有只冰冷的手触碰到了我的颈项，一股恶寒从背后传来……

等我反应过来，我与染子两个人面面相觑。即使她没有说，我也清楚她感受到了同样的疑问和恐怖。

已经忍耐不下去了，我下定决心走进连廊，动作迅速地打开窗户，俯视窗外。不过，正下方只有隔开本馆和别馆的围墙顶部，没有任何可以借力爬下去的支撑物。如果是猫的话，可以跳到围墙上面进行移动，但是人肯定做不到。何况还是花魁……

短暂的沉默在两人之间流逝。

“大概是我看错了吧。”

染子撤回前言，让我有点吃惊。

“可是……你说有个花魁转过去了，是吧？”

“呃，不，怎么说呢，我也不能肯定是不是花魁。”

“那你确实看到有人转过来了吧？”

“……我觉得是，但也有可能是看错了。”

她为何如今突然改口，我很奇怪。

“这里除了我们以外，没有任何人，怎么可能看错？”

“……很奇怪呢。”

“这也太……”

“……对不起，我可能是有点累了。”

谈话之间，我明白了她的顾虑。她今天是第一次造访，协商契约才刚谈妥，即将展开新的生活。染子是怕被奇怪的传言缠上吧。所以，虽说为时已晚，纵然牵强附会，她也坚持要说自己看错了。

察觉到了她的想法，我也就顺水推舟地不再过问。

“嗯，是的。看错的话，就没什么事了。”

我故意提高声音说道，然后带她去房间的途中，我们两人约好绝对不要告诉别人。

奇怪的是明明我们守口如瓶，染子遇到的可怕体验还是在梅游记楼中传开了。

三

染子在正式接客之前，喜久代对她严格地训练了十天，让她能够快点熟悉店内的生活起居和工作。

原本新人最少也需要一个月以上的训练才能开工。不过，梅游记楼开张在即，要尽快打出“第二代绯樱”的招牌，没有多余的时间。当然喜久代还有备选方案，如果染子没能受到客人的欢迎，她还有其他手段。幸好染子学得很快，就连喜久代都认为染子是她漫长的鸨母生涯中最聪明的一个，甚至创造了最快的接客记录。

“不愧是大户人家的少奶奶。虽然境遇差别很大，但我教她的东西很快就能学会。这孩子可是聪明得很。”

平日尖酸刻薄的喜久代竟然也会赞不绝口。

“但是啊……像这样什么都难不倒她，反而让我有点担心她会不会遭到其他人的嫉妒，受到欺负。”

喜久代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让我非常惊讶。随着她的年龄增长，性情也变得圆润了吗？还是说染子的才能就是那么突出？可能这两方面

的因素都有吧。

“老板娘，这样提拔新人染子肯定会招致其他花魁的不满，还是未雨绸缪比较好。”

即便没有喜久代的提醒，我也早就有所担心。染子只是初入青楼的新人，仅仅十天就住进了别馆三层。以承继第二代绯樱之名大肆宣传，如此破格的待遇，即便再怎么解释，哪个打拼多年的花魁能接受？就算想出什么临时的应对之策也没太大的作用。

没错，染子入住了梅游记楼的贵宾室。在她见习期还未过半时，喜久代就决定全力推广她。起初她还在观望，不过很快就信誓旦旦地打包票说绝对没问题。

为了平息其他花魁的不满，我对店内的收支做了一次改革。虽然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举措，但是对花魁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这次改革方案的发布也是为了减少大家对染子的关注。

即便如此，那阵子还是忙得热火朝天。梅游记楼开店之际，对外折冲全权交由哥哥周作负责，内务也有母亲和喜久代全力支持，但老板娘终归是我。店内大小事务都要我亲力亲为，那时候可是非常困难的。没有任何经验的二十二岁女子，握着至关重要的决策权。不，年轻就是潜力，我除了年轻也没其他优势，所以才能历尽艰辛渡过难关。那时的我可以说是倾尽一切。

尽管是那样的繁忙，有件事始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却让我莫名地耿耿于怀。说起来也是因为这事，让我怀疑起染子是不是具有某种异能？

当时我带着染子在参观别馆三层。那间屋子就要成为她生活起居和工作的房间，突然让人家住进去可能比较唐突，不如让她事先熟悉一下环境。

但是，我们从本馆二层迈进连廊的时候，放置在中央位置的木板已经全部撤掉。就在接近连廊的时候，她变得不对劲起来。我以为她是联

想到了上次的事件。不过，穿过连廊进入别馆以后，她的态度依然怪异。染子好像非常在意背后，频频地转过头去张望。

“怎么了？”

即使我这么问她，她也只是回答：

“没……没什么……”

她眼神慌张地回视前方，连忙摇头。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又在意起背后的情况。染子好像害怕背后有什么东西会跟过来……

从别馆二层的走廊往店面方向走去，登上通往三楼的阶梯，染子的样子越发怪异。从进楼的那天起，她无论碰到什么事情都会从容应对，而这时候的她完全像变了个人。要是放到初次见面的时候，我一定会拒绝她，请中介先生带走她。她的反应就是如此夸张。

“哪里不舒服吗？”

我停下上楼的脚步问她。

“没什么……”

她只是有气无力地摇着头，保持沉默。

自告奋勇承接青楼以来，算上这次，我只去过三次别馆三层。我第一次进入那个房间的时候，一个人还挺害怕的……

不过，什么都没有发生。虽然没事，但那个房间的氛围叫人不舒服，像是笼罩着某种不祥的气息。也许只是通小町和月影事件造成的心理压力吧。

诱使花魁跳楼的房间……

站在那扇发生事件的窗前，脑中浮现出不吉利的语句。窗框上还写着“南无阿弥陀佛”。我吓得赶紧就往外面的楼梯上跑。所以第二次去我就叫上了喜久代。

如今，初次造访这个房间的颤栗感再次涌上心头。我猜想染子是否也有相似的感觉？眼下即将进入的房间，曾经发生过两次花魁跳楼事故，我当然很清楚。染子她大概不知道吧。即便姐妹们告诉她，怕是也

要在她住进这间贵宾室以后吧。欺负新人的话，说些灵异的事吓她更有效果。

我害怕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染子不一样啊，而且，她走进三层的房间之前，靠近本馆和别馆的二层通道时，她就已经是非常害怕的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我困惑不解之际，有什么在脑中一闪而过。

难道这位染子与雏云的体质相似。

是的，没错。最早提出金瓶梅楼的别馆三层很恐怖的，正是那位巫妓。关于雏云口中的风闻，我早就有所耳闻。不过，我也是从哥哥周作那里听来的，就当作是花街上常有的怪谈吧。现在怎么可能当真？想到这里心里涌上了一股厌恶感。事到如今，也不能带着她掉头回去吧。

我无奈地登上三层，经过走廊，拉开房间的纸门。瞬间，我发现染子似乎在拼命忍住想要闭上眼睛的冲动。

我不禁踌躇起来还要不要进入房间。

“怎……怎么样？”

我原地杵在纸门的外面，厚着脸皮开始介绍房间。

“这房间还不错吧？”

“……嗯。”

“虽然被称为贵宾室，也不是说极尽奢华。上代老板娘在装修时，比较倾向于令人安心的内饰氛围。”

“嗯……嗯……”

“不过家具可都是高级货。”

“这样啊……”

即使我的话也不多，染子仍然逐一附和我。不过，她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就不得而知了。我注意到她大致扫视室内之后，便不断地望向那扇临楼的窗户。顺便说下，我第二次来的时候，贴在窗框上的“南无阿弥陀佛”就已经被涂掉了。估计是喜久代做的。

那扇窗户除了有花魁跳下去，还有什么吸引力，能让染子一直盯着？

介绍完毕以后，我觉得她一定不想住在里面，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然后盘算着到时要让她说出理由。可是，人家没有拒绝入住，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

我不知道染子究竟感知到了什么，还是发现了什么？不过，无论如何我都要劝自己说没有事。就像前面所说，当时要处理的业务堆积如山。

终于，要迎来那一天了。金瓶梅楼时期的结束，梅游记楼时期正式开幕。染子作为第二代绯樱接客的日子近在眼前。

走出店面一看，比平时更加华丽的纸罩烛灯在屋檐下一字排开，写着“梅游记楼”四个大字的崭新招牌挂在楼上。其他青楼送来的礼花装点门面。格子窗里的花魁照片绽放着耀眼的魅力，瞬间就能吸引众人的视线。就像是诱蛾灯，引诱着宛如飞蛾的客人。就连身为女人的我，只是盯着妖艳闪耀的青楼，就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亢奋。

当天傍晚，在化妆室内整装完毕的花魁全部聚集到了神龛之前，我做了简短的致辞。除去仪式性的内容，我只有两点重要声明发表。

首先，外送餐馆的手续费和客人的打赏钱，原来通通归店里所有。从今往后，接待客人的花魁同样也有分成。另外，去医院看病的费用，本来是由花魁全额负担，今后我会考虑更恰当的方式。总之，梅游记楼的两条新措施，分别是增加花魁的分成，以及减少她们的负担。

关于这个改革方案，我找母亲和喜久代商量过，但是遭到两人强烈的反对。她们的理由是经营青楼远比想象中费钱，这样是无法经营下去的。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于是，我把以前的账簿拿了出来，逐一作出反论。我甚至还给她们两人例举了具体数字，结论是账簿上体现出的较多盈余，返还一部分给花魁完全没有问题。

长期经营青楼的母亲当场就验算出了我的结果。但是直到最后，她

都没有赞成。

喜久代则是旁敲侧击。

“要是惯坏了花魁就麻烦了。她们慢慢地就会得意忘形。严厉一些其实是对她们自己好。”

喜久代的经验之谈，大致上不会有错，我也相信她说的话没有错。

我身为青楼老板娘的女儿，不愁吃穿地活了二十二年。富足的生活却源自压榨花魁的血汗，她们用血汗赚来的钱养大了我，从我认清家业的那一刻，就在内心的深处想着什么时候才能报恩。所以，当我提出继承青楼的时候，最先考虑的就是花魁们的待遇。

母亲也许理解了我的决意。

“既然你是老板娘，无论如何都要将青楼经营下去。”

说完这句她便不再说什么。

“果然是母女啊。”

喜久代貌似有点佩服地低声念叨，苦笑起来。与母亲相比，我还是经验尚浅的老板娘。不过，只要保持着坚持到底的那股顽固劲儿，谁会说我们不像？

“话说回来，如果没有这种志气，可是做不了青楼老板娘的。”

在喜久代鞭策般地激励下，改革措施定了下来。母亲认为既然她已经隐退，由我决定就好。而喜久代虽然提出忠告，但她也认为还是交给新任老板娘全权处理为好。

这项改革公布以后，花魁欢呼雀跃，甚至爆发出声势浩大的欢呼声。

“比起前代老板娘，简直是天壤之别。”

“乌鸦窝里出凤凰了。”

“这样的话就要更努力了。”

叽叽喳喳的声音从各处传来。

“哼，收买人心吗？”

虽然也有负面的声音，也不过只是少数，基本上所有人都为这项改革欣喜。

我不失时机地又发表了承袭第二代绯樱的事。刚说出口就听到了不满的声音，不过，比我预想得要少很多，可以忽略不计。我的权宜之计成功了吧。

染子转眼间就成了人气很高的花魁。如同喜久代的预期一样，她赚到的钱完全不辜负三层贵宾室的规格。

她会受到士兵的欢迎，主要还是豪商家的少奶奶为了还债不惜卖身花街的设定的功劳。当然，其中也有客人的共同癖好的原因，比起那些技术出众的青楼女，这个人妻出身的普通女性更具吸引力。

但是，境遇相近的人妻，又何止染子一人？家庭支柱的丈夫被征召入伍，留下女人照顾夫家公婆和孩子，只能依靠女人维持生计的家庭，当时究竟有多少？然而谎称去朋友开的军工厂里赚钱，实则在花街上卖身的女性又有多少？

那些花魁面对士兵，根本不会主动寻欢，甚至连寒暄的招呼都不打，只是僵硬地躺在那里。逛惯了花街的老兵会觉得新鲜。但是尽管如此，仍是远远达不到染子受欢迎的程度。毕竟能够配上梅游记楼别馆三层的花魁，一定还有什么更加特别的东西，很多客人都是意欲探求而来。

染子表现出的未经世故，一言一行中的羞耻感，招待客人时的热情，这些矛盾形成的鲜明反差才是她受欢迎的真正理由。

“她在不经意间表现出了商家交流时的状态吧。”

喜久代是这样说的，染子成为摇钱树指日可待。

不过，令人困扰的是由于染子比预想中要火，招来了姐妹的羡慕和嫉妒。虽然喜久代已经严密监视众人，但过于偏袒染子反而激化了矛盾，这是非常棘手的难题。

不过染子似乎自己搞定了这个难题。无论是富商的客人、花街的士

兵，还是嫉妒自己的姐妹，对染子来说没有区别。八面玲珑说的就是她这样的人吧。

没有听染子说过别馆三层的怪事。即便是有，因为忙碌可能也无暇顾及。

但是，她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每到傍晚，不管太阳是否还高悬空中，她都会早早地将窗帘拉上，而且只拉那扇临楼的窗户的窗帘。其他的窗帘在夜幕降临之后才拉上，唯独西侧这扇，夕阳西下之前，绝对拉得严严实实。

消息最初是从士兵们那里听来的，然后传到了花魁们的耳朵里，不久之后就传遍了店里。貌似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还是女佣雪江暗地里告诉我的。

“老板娘，您知道吗？”

她在一层的走廊上突然发问，我也是满脸疑惑。然后，她跟我说了染子的秘密。过了一段时间，我还在想为什么是雪江来告诉我，当时只是觉得不可思议。

我回到内室就传唤来了喜久代。

“喜久代，关于染子那个古怪的习惯，你知道吧。”

听了这话，她罕见地顿了一下。

“……哦，好像是有这事。不过，都是传言而已。”

“有的花魁可不认为是传言，到底是什么意思？”

见我不依不饶地追问，喜久代认真地否定起来。

“雏云说的吗？这个巫妓嘴里的话，您可不能相信啊。”

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儿。店内无论发生什么，哪怕是再小的事情，老板娘都要掌握，喜久代也是这样说的。但关于窗帘的事情却是另当别论。身为鸨母，她肯定知道客人之间的传闻。更何况在花魁们之间也都传开了，那个时候，在全员都已知晓的情况下，身为老板娘的我更应该知道才是。

她在故意对我隐瞒。

我只能这么认为。可是喜久代为何要这么做？转念一想，我差点就喊出了声。

她是不是知道别馆三层怪谈的详细内容？

但是出于某种理由，她又不想让别人知道。

金瓶梅楼资格最老的人，不用说便是喜久代。若是店里隐藏着什么秘密，她不可能不知情。要说她比母亲还要清楚店里的情况，我也一点不惊讶。

眼下继续追问也不会有结果，我又不愿意轻易放弃。如果不是在连廊和别馆三层亲眼目睹染子眼神的奇怪反应，我也不会拘泥于这件事。既然她的目光里流露出来恐惧，我也不能置之不理。作为梅游记楼的老板娘，不，出于个人意愿，我也很想知道自己所继承的这家青楼，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

我也想过直接去问染子本人，不过，估计她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问了也是白问。她只是感知到了某些不好的东西，却不知道前因后果。如果我冒失地打草惊蛇，只会增加她的恐惧，还很有可能让她产生换房间的想法。作为老板娘可不能冒险。

我就等着医院的例行体检日。喜久代陪伴其他花魁出门，我抓到了与雏云独处的机会，然后将这位巫妓请进了内室。

“雏云，你听说过第二代绯樱傍晚便会早早地拉上窗帘的事吗？”

因为时间紧迫，我就直奔主题。

“这么说来，大家最近都在谈论……”

“她为什么会这么做？你有什么想法吗？”

“您是在问我？”

出乎意料的迟钝反应，让我不知该如何追问下去。我认为只要在两个人独处的情况下，稍加试探，她就会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没想到对方口风很紧，让我颇感为难。

“那么作为巫妓，你知道什么吗？”

“老板娘要是这么问……”

雏云也困惑起来，她闪烁不定的眼神不时地瞄向我，像是强忍着想跟我说什么，又不敢说的矛盾心情，令我费解。

“嬷嬷去医院了吗？”

“嗯，陪花魁们去进行每个月的例行体检了。”

面对突然提问的雏云，我也自然地回了一句。话音刚落，我意识到她好像是担心谈话内容会传入喜久代的耳朵里。

“喜久代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

“哦……”

雏云虽在附和，能看出还在犹豫。

“也许你觉得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作为梅游记楼的老板娘，我有权利掌握一切。”

“哦……”

再次回应以后，雏云开始试探性地发问：

“嬷嬷什么都没说吗？”

“嗯，什么都没……起初还是雪江告诉我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看样子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这句一出，雏云明显有了反应。她的表情告诉我再使把劲，她就会把我想知道的说出来。

“我下面要说的话，你可别对任何人讲。我都没跟喜久代说。”

只见雏云猛地探出身来。

“事实上——”

于是，我把染子在连廊和别馆三层的怪异举止，一点不漏地全盘说出。我觉得如果我开诚布公地先说清楚，雏云一定会回应我的。

“差不多所有人都知道那个第二代绯樱遇到过这样的事了。”

然而，雏云如此轻描淡写地说着，着实让我一惊。顺带一提，花魁称染子是第二代绯樱。

“为什么？你们听谁说的？”

“老板娘，这种事是藏不住的，自然而然就会传播开来。”

面对追问的我，雏云却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口吻。

“那么，不提这事。她在贵宾室里做出的奇怪举动，再加上我刚才说的不正常反应。我担心其中是有什么隐情？”

“这也难怪。”

雏云没有反驳我的说法，我就不失时机地继续追问下去：

“无论什么事，只要你知道的，可以告诉我吗？”

“哎，既然老板娘这么说——”

雏云的表情还是没什么变化，然而她却滔滔不绝地讲述起发生在金瓶梅楼的各种令人颤栗的惊悚事件。

她曾经在那间贵宾室的正下方房间，目击过从窗外窥视室内，令人毛骨悚然的花魁脸。

其他花魁也说那间贵宾室正下方的房间十分阴冷。

以前有一位叫福寿的花魁，也在日落之前就要拉起那扇西面窗户的窗帘。

结局是福寿跳槽。

通小町从贵宾室的那扇窗户跳楼自尽。

初代绯樱差一点从同一扇窗户跳下。

月影在打掉“鬼孩子”之后，也是从那扇窗户纵身跳下，不过奇迹般地得救了。

有某些不知道正体的诡异之物从庭院里的暗小屋前往贵宾室。

听到一件接着一件的怪谈，内室的空气也变得越来越冷，我只觉得脊梁骨直冒寒气。

尤其是知道封堵本馆和别馆之间连廊的理由时，回忆起染子亲眼目

睹的景象，我差点哆嗦成了一团。

不仅如此，原以为是放置杂物的庭院小屋，竟然是花魁怀上“地狱肚”之后堕胎的场所，更是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关于这事，无论是母亲还是喜久代，从没跟我提过半个字。

随着我的低语，雏云别过视线。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前老板娘还有嬷嬷也觉得没有必要对您提起吧。”

很久以前吗？其实也就是几年前发生的事。我还以为自己对花街已经无所不知，此刻我才领悟到，我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但是，没有时间让我气馁。贵宾室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挡在我的眼前。

“求神祛灾，做场法事会不会好一点？”

我试着问她，雏云点点头却露出凝重的表情。

“倒是可以，但也不能突然就这么做。”

“为什么？”

“很快就会出现奇怪的流言。”

“但是，当时都发生了那么大的事，客人不还是络绎不绝吗？”

雏云猛地紧锁眉头，教诲般地说道：

“老板娘，这么说吧，青楼的客人喜欢凑热闹，跟在后面起哄的人居多。花魁逃跑、自杀、殉情、被杀……随便拿出一个就可以当成话题。比起赎身嫁人的喜事，越是煽情、猎奇的事件，越受欢迎。大家能够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还不是离不开前因后果。无论情节怎么凄惨，清楚全盘脉络之后，就会变成消遣娱乐。”

“娱乐吗？”

“要说这样的情况，可不只有花街如此。整个世间，只要事不关己，便可隔岸观火，把别人的悲剧当看喜剧消遣。”

虽然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情感上无法接受。不过，为了使谈话

可以继续下去，我选择了沉默。

“要是哪个青楼没事突然请来神主或是和尚，在不知情的客人面前举行祛灾仪式，那就完了。因为客人们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他们就会随意地往糟糕的方向去想。而且，短时间内传言就会在整条花街上传播开来。闹到那个程度，无论如何解释理由，也不会有人相信，本楼风评则会一落千丈，再也无法翻身。”

“要是对外公布店里有东西，需要做法事呢？”

“哪家店会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事啊？”

“可是……”

“其实在跳楼事件发生之后，马上找人作法也就是了。结果错过了那个最佳时机。”

“能不能拜托你呢？”

“啊……”

面对我的突发奇想，雏云似乎吃了一惊。

“如果巫妓能够暗中作法，外面也就不会传出奇怪的传言了。”

我还在窃喜之际，雏云却表情阴沉地摇了摇头。

“……办不到。”

“为什么？”

“我没有这样的力量……虽然我可以预知某事，或是感知到奇怪的东西，但要我作法祛除恶物，实在没有办法。”

“那么，到底……”

该如何是好呢？后半句话我硬是没说出来。结果，雏云再次试探性地问我：

“那事之后，第二代绯樱没说什么吗？”

“没啊，没说什么……”

“没有看到，或是感知到什么吗？”

“至少她没跟我说过。”

“那就是一切正常。”

雏云断定的口吻让我十分惊讶。她接着说：

“她没对老板娘说什么，是因为没有遭遇新的怪事。”

“为什么是我？”

“我们店里，唯一能让第二代绯樱敞开心扉的，就只有老板娘您了。”

雏云今天说出的话总是出人意料。

“……是这样吗？”

“即使我不是巫妓，这点还是看得出来。她不是从十四五岁的新人培养成的花魁，无法进入姐妹们的圈子。目前而言，她已经算是八面玲珑，但还是无法被姐妹接受吧。”

“浮牡丹也是吗？”

“她会尽量避开的。浮牡丹以前也是大户人家出身，很像第二代绯樱的夫家。能够勾起过去回忆的人，还是保持一些距离得好。远离红千鸟再过正常不过，月影整天哭丧着脸，而我则会唤起她内心的恐惧……”

雏云逐一列举出花魁的名号，然后分析染子不抗拒接触的，只有涉世未深的新人。

“喜久代怎么样呢？”

“嬷嬷是鸨母，当然会照顾第二代绯樱。可是嬷嬷原来也是花魁出身，大店的前少奶奶通常接触不到。”

说到这里，雏云眨巴着眼睛，盯着我看。

“不过，老板娘虽说是前老板娘的女儿，其实也是没有经验的外行。所以第二代绯樱不会抗拒接触您。嬷嬷大概也是这么想的。”

我尝试努力地挖掘记忆，好像真如雏云所说。虽说交流的次数不多，不过染子跟我还比较聊得来。

“但是，窗帘的事……”

暂时相信了雏云的我，又想起了那件怪异的事，不由得精神一振。

“福寿曾见到过的窗外某物，染子可能也见到了，所以才会拉上窗帘的吧？”

“呃……”

雏云低声沉吟了好一会儿，接着说道：

“如同老板娘您察觉到的，第二代绯樱也许具有巫妓的体质。”

“你是说她感知到窗户那边有什么异常，才会在恐怖之物出现以前，迅速地拉上窗帘，是吗？”

“恐怕如您所说。不过，我认为她还不具备我那种程度的能力。”

认同我的说法之后，她又换成了那种不屑的态度，大概是巫妓自视甚高吧。

“只是……”

话锋一转，她转而露出一副担忧的表情。

“关于继承绯樱这个名字，曾经附身在那个绯樱身上的神秘不祥之物，也许会传到第二代绯樱身上去呢……”

“怎……怎么可能？”

“而且她还住在别馆三层的房间。老板娘，小心为上啊。”

“你的意思是染子有危险？”

不经意间，我说漏了第二代绯樱的真名。不过，雏云完全没有在意。

“如果，绯樱……初代绯樱没有被赎身，搬进那间贵宾室的话，恐怕早就随通小町而去了。”

“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染子身上？”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但是相比初代绯樱，目前的她还处在刚刚踏进半步的阶段。所以，如果不再发生任何事情，第二代绯樱也没做什么多余的事，也许就会相安无事。”

“我明白了，我也会对染子提出一些忠告——”

“不，您最好不要刻意提起。她本人没有感知到什么异样，就这样静观其变最好。老板娘，您就别再……”

话说一半，雏云停了下来，做出了一个思考的动作。

“幽女……”

“啊？游女怎么了？”

“不是，在花街上玩乐的女人旧称“游女”，其实就是“青楼女”的另一种说法。而取幽灵的“幽”，加上“女”，写作“幽女”……我觉得店里被缠上的就是那种东西。”

雏云的眼神与其说是环视内室，不如说在扫视整座梅游记楼，实在是非常诡异。我甚至逐渐地能感觉到名为“幽女”的某物，正伫立在纸门外的走廊上，凝视我们，静静地偷听我们之间的对话。

“那么——”

我催促着她继续说下去，只见她一脸严肃地说：

“总之，老板娘万万不可刺激幽女，店内一切大小事务都要留意，但也不必做什么，当下顺其自然便可。不要去做多余的事，只要用心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会注意。”

我答应雏云的同时，也向自己许下坚定的誓言。然而数月之后，誓言就像薄纸片般被轻易地撕破了。

四

我心里想着要调查一下有关幽女的事情。

根据雏云的话进行推测，首先我觉得原因肯定出自庭院里的暗小屋。我知道询问喜久代会比较省事，但她一定会含糊其辞。问母亲也是一样。金瓶梅楼封印的黑暗记忆，恐怕就埋藏在那间小屋内……

不，莫非是更久远的事？金瓶梅楼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我祖母那代。

听说从明治到大正时期，都是祖母经营的。不过更多的事就不知道了。毕竟祖母和母亲都没告诉过我。那么，在祖母经营的时期，莫非就已经埋下了“因缘”？

总地来说，除母亲和喜久代之外，店里资格最老的人也就是茶壶朝永和女佣安美了。但是，我不认为他们知道店里的秘密，就算他们知道，也绝不会轻易地说出口吧。母亲早就对他们下了封口令，即使面对我这个老板娘。不，他们对我更不能透露。

而且直接去问朝永或安美的举动，马上就会传到喜久代那里。对我唯一有利的是母亲和喜久代还不知道我现在的疑问。换句话说，我需要暗中调查，不要引起别人注意。

首先，我花了一点时间调查账房和内室的橱柜，以及整理柜、抽屉里的箱子。祖母和母亲对于店内的收支和账目都记录得清清楚楚，留下来好几册账簿。记录在册的财政支出，应该能看出不少线索。

啊？哦，民俗采访也是一样吗？毕竟经济活动对人类生活必不可少嘛。

但是调查工作迟迟无法推进，原因在于店里的生意忙到令人应接不暇。

到了一周的休息日，士兵们便会前仆后继地涌进花街。他们得到所属部队的外出许可后，提出入店申请，就握着避孕道具排起队。士兵们带来的避孕套，陆军命名为“突击一番”，海军则叫“铁兜”。与普通避孕套不同的地方不仅仅体现在名字上，此类避孕套的前端没有精液储精囊，用花街的话来说，称为“少爷”。

以前，年轻士兵之间突然染上梅毒，事态严重到惊扰了高层，于是就向战地派遣军医。调查之后，发现染上梅毒的多是处世未深的年轻人，他们不知如何使用避孕工具，说来也算是咎由自取。他们使用时没有给精液储精囊留有余地，而是将避孕套的前端部分硬生生地套上。结果，避孕套就会破裂，被带病的娼妓感染性病。为了防止此类事故发

生，高层让工厂制作了“少爷”。从此以后，部队就只使用这一类的卫生避孕套。

哦哟，又扯远了。

情况就是这样，碰到他们的休息日，店里可是热闹非凡。就连平时负责泡茶的花魁，也因人手不足而大显身手。

“泡茶的花魁”是指没有客人点名而空闲的花魁。据说这个词来自于江户时期，太夫对奉行所[11]的服务。您知道啊？失敬！失敬！

对象是士兵们，非常不易。首先，只能收到平时一半的价格。当时所有花魁都认为这是在给国家奉献，毫无怨言，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军队的权威之大。不过由于花钱少，所以时间也短，花魁的接客数暴增。结果比起平时，反而进账更多。因此，也有花魁专门在等这种机会，不停接客，店里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也不能说没有困扰。对于经验老道的花魁也许是好事，不过，年轻的姑娘就有点无法承受。接待大量士兵的年轻花魁，事后肯定要去桃苑医院，我也想过让喜久代做些调整，但却非常难以拿捏……毕竟要是断了花魁的财路，势必会起冲突，所以当时相当困扰。

比起花魁们的辛劳，喜久代更是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警戒花魁与士兵之间产生感情。她对于普通客人也有同样的担心。花街上的女人与客人私奔，或者殉情什么的，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所以，喜久代的担心也是理所当然，按她所言，士兵的危险性更高。

世人只要听到花魁或青楼女，已然形成玩弄男人骗取金钱的印象，认为是群性格险恶的女人。当然，这样的人肯定是有的，我不否认。然而，绝大多数花魁，即便到了半老徐娘的年龄，她们心中依然残留着纯真的感情。

当她们碰到了即将奔赴战场、也许不会活着归来的男人，有可能产生特别的感情。刚参军的士兵，面对军队严格艰辛的生活，应该会满腹牢骚而抱怨吧。他们可能脱口而出想念故乡、父母姐妹之类的话。如此

一来，花魁从士兵那里萌生出了同病相怜的同理心，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事实上，我家店里就发生过。只是因为同乡，使用同种方言的理由，那个士兵就企图带着花魁逃跑或是殉情。虽然最后没能引发什么恶果，却让喜久代加强了戒备。

当时每片街区都有国防妇人会，组织名为“某某町国防妇人会”，她们从参加欢送出征士兵到迎接死者，都穿着白色围裙，手持小旗。花街上也有这样的组织。大家按顺序轮流参与，每家青楼需要派出三名花魁参与。

对于这些花魁组成的团体，花街外的良家妇人给她们取了诸如“花街食人会”“女郎街爱棒会”等侮辱性的外号。这些无谓的歧视对待，老师，您知道吗？

是啊，棒子历来就有那方面的意思。在我获悉这些歧视性的侮辱后，对于女性，不，对于人类的丑陋面目，感到十分的不快，甚至无比愤怒，她们根本不了解花魁。

此事屡次三番地发生以后，哪还有人愿意参加国防妇人会，青楼就被冲上了风口浪尖。因为是轮流制，就要派出规定的人数。要是人数不够或者没有人去，就会招来骂名，变得非常严重。但是，轮到哪家青楼的时候，那家店里的花魁准会以突然腹痛或其他疾病推辞，轮到谁谁就生病，着实让人头痛。

啊，我是说花魁对于士兵的心情，就像送至亲奔赴战场的母亲和姐姐，或是送别心爱之人那般。对年轻的士兵更是如此。而她们付出的感情也在精神层面上支撑着士兵。

“切不可战死沙场，我在这里等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这些话拯救了多少士兵呢？当然，这话不仅仅是对某一个士兵说的，而是对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都说了同样的话。

“女郎的真情，正方形的鸡蛋，有此两物，正月三十圆月出。”

这词出自《吉原雀》的长歌[12]。歌谣中提到花魁说的话没有真心诚意，大体上说得没错，不过，我相信与士兵的约定，一定是发自内心的。

呼……毕竟还是花街。要说“好玩”，有点不太恰当。不过在战时的青楼，流行着一些奇异的玩法。

就是花魁站着，士兵从花魁的双腿下面钻过去。是的，花魁不穿下衣，士兵在花魁胯下爬过来钻过去。要是身材矮小、腿短的花魁，就在两只脚下垫枕头，站在那个上面反正费点劲。据说这么做可以避开子弹，是从谁口中说出来的不得而知，只是当时在桃苑整条花街上甚是流行。

不仅是下级士兵，高阶官位的军官也会这么做。而且，其中还有些更特别的玩法。因此，这可以说是青楼独有的游戏之一。说到底就是给人壮胆。通过这种白痴一样的举动，缓解面对战争的恐惧心情。花魁就是配合他们忘记恐惧。

花魁的体毛作为护身符很受欢迎。士兵会把花魁的体毛随身携带。体毛稀疏的花魁最受欢迎。“无毛”也就是“不会受伤”[13]，取双关语之意。千人针不也是这么回事吗？只不过换成了花魁的体毛而已。

又说得岔题了。

异于传统青楼的状况，已成常态。因此，我完全无暇顾及调查过去的资料。而且，染子也没向我再提怪事。我每天都沉浸在忙碌之中，也没去管调查的事，任凭光阴流逝。

梅游记楼开业约三个月的时候，时值六月，那天异常闷热。我和喜久代被母亲找去，时过晌午，我们便一起到了别邸。父亲和哥哥都不在，母亲那边还有一个不曾认识的孕妇。

“她叫登和，我读女校时的朋友的女儿——”

母亲的这句说明，以及接下来说的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令我大为吃惊。

就任青楼老板娘以来，不管是否出于本意，我经历了许多令我震惊的体验，就算碰到再怎么非比寻常的事，我都试着以花街的特殊性为由说服自己。但母亲说的却是名门望族的上流社会，有些让人难以置信。

登和肚子里所怀的不是丈夫的孩子。她的丈夫是帝国陆军士官，一年多以前已经远赴国外就任。

母亲明显是在绕弯，她有意不透露任何一个具体名字，语气平淡地说着。

喜久代面不改色，专心致志地听着。此事虽与我无关，我却显得狼狈不堪。我无法正面端视登和，却又忍不住窥视两眼，甚至不知道该往哪里看才好。

登和本人的表情也很怪异。她看上去并非无地自容，也不是破罐子破摔地满不在乎，而是强忍着抑制自己的情绪。

我之所以会诧异，是因为完全不理解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后来才明白过来，喜久代见到登和的瞬间，就已经猜到了母亲的企图。

但是，母亲马上就做出了说明。

“因为某些理由，我想让登和秘密地住在我们店里，直到平安生产。”

“啊？在梅游记楼……吗？”

“没错。”

“可……可是，为什么？”

我勉强地提出了质疑，因为我是梅游记楼的老板娘。

“我刚才已经说过理由了。”

但是，母亲却不为所动没有理睬。

“为了让登和安心地养胎，我们店里再合适不过。”

“那是当然。”

前面未发一声，但却了然于心的喜久代点着头，结束了这场谈话。

“你大可不必挂心，交给喜久代，绝对没有问题。”

母亲向登和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让喜久代领着她回店里去了。

“给您添麻烦了。”

登和在离开房间之前，向我深深地行了一礼，但她的态度显然表里不一。就像我们硬要照顾她似的，她迫不得已才勉强同意。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两人离开之后，我立刻追问母亲。

“为什么我们非要照顾那个人？”

“要说我与登和的母亲敏子，在女校时期也不是关系很要好的朋友。”

母亲的话前后矛盾了。我更是忙不迭地抗议起来。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接纳关系一般的旧友的女儿？还有，她的母亲，那个敏子现在身在何处？”

“在你和喜久代过来之前，我请敏子回去了。”

“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听了她的请求，便请她把登和交给我，也没必要让敏子继续丢人现眼吧。”

“丢脸……也是丢的她女儿的脸……”

母亲制止了我厉声爆发出来的声音。

“关系是不怎么近，不过话说回来，敏子没有嫌弃我们家是开青楼的，也没有任何歧视。她像是接触其他孩子一样，同我交流。”

我能想象母亲当时有多么的开心。因此，听完母亲这番言论，我什么也说不出口了。

“即使从女校毕业之后，我和敏子之间每年也会通过贺年卡进行交流。像这种关系的旧友突然跟我联系，请我救救她的女儿。她肯定已经走投无路了，你可以理解了吧？”

尽管无法反驳，但也无法接受。因此，我依然沉默不语。此时，母亲的眼神突然变得严厉起来。

“你也站在敏子的立场上想想！仅凭女校同窗的关系，联系没什么交情的朋友，忍气吞声、低头哈腰地拜托旧友照顾莫名其妙怀孕的女儿。对她来说，有多艰辛、难受？”

“难！难道！”

因为我突发的惊呼，母亲吓了一跳。

“干什么！突然大呼小叫的——”

“莫非你想让喜久代处理登和肚子里的孩子……”

我回想起雏云告诉我的暗小屋，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你有没有听我说的话？”

母亲也转为略带吃惊的表情问道。

“我开始不就说了？协助登和平安生产。”

她确实说过。

“况且堕胎也是违法的，即使我们家经营青楼生意，敏子也不可能求我这么做。”

听完这话，我是多想追问母亲：“那暗小屋是干什么的？”母亲一定会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然后反过来追问我是从哪里听来的。

“安排登和住在别馆一层最里面的房间。那间的话，周作现在没有使用吧？”

母亲淡然地说着，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而且我也是在那里生下周作的。讨个好兆头。”

还扯出了连我都不知道的过去。

“关于生产的事，交给喜久代没有问题。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留意，不要让花魁和客人去打搅她。我原来还打算让你去陪她说说话，但可能会招来登和的嫌弃。她也做好心理准备了吧，所以，不要打扰她了。”

话已至此，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是谁？”

母亲先是沉默，然后凝视着我。这不是母亲面对女儿的眼神，而是

前老板娘测定新老板娘人品的眼神。

“绝对不可对任何人说！”

“是……明白。”

虽然她是我的母亲，但威严的口气有一种扣人心弦的力量。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可对别人说，你在这里发誓。”

“喜久代也不行？”

我在暗示让她知道也许更方便行事，话到嘴边却见母亲苦笑起来。

“人家啊，听我说的时候，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那……那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母亲持续地注视我半晌，说出了骇人听闻的话。

“她的公公。”

“啊……”

“登和丈夫的父亲，也就是她的公公。”

听完，我的脑袋嗡嗡作响，一片空白。

“当然，敏子不可能明说。不过只要听了她的描述，除非反应极其迟钝的人，通常都能猜出孩子的父亲是谁。”

“通常……都能？”

对于母亲的用词，我有种无法忍耐的恐惧。

“在敏子叙述中出现的男性，只有女儿的丈夫和她的公公。然后，登和本人又完全否认了与其他男性通奸。还有，她也没有通奸的机会。同时看她的样子，我就知道事情是在没有得到她允许的情况下发生的。”

我终于明白了，登和那奇怪的态度，其实是积攒了不可言说的愤怒，察觉到的同时就有股寒气围绕上来。

“登和的夫家是军人世家。”

“她那个公公也是？”

“据说是非常厉害的军官。”

通奸的事本来就是不可公之于众的丑闻。而登和的怀孕，更是必须严防死守保密到底的不幸祸事。

“与同样怀孕六个月的女性比较，登和的肚子还不引人注目，但总有一天会瞒不住周围的人，敏子估计急坏了，觉得差不多就快被别人看出来了。”

“因此，她联系了你……”

“她跟我仅有的那点交情，成了她最后的救命稻草。”

“孩子……孩子出生之后，怎么办？”

我惊声问了一句。母亲语带不屑地说了句“还能怎么办”。

“在花街上，花魁生下客人的孩子都见怪不怪了。找有门路的人自会寻找孩子的下家，你用不着去担心。总之，老老实实地按照我说的做就好了。”

我又听了一遍母亲说的注意事项，随后回到店里。登和的事让我的心情阴沉起来，像是背负起了一个巨大的负担。

登和入住别馆数日之后，我发现事情也并非如我想象得那么麻烦。说照顾她，其实也就是一日三餐和洗浴。嘱咐女佣安美多做一人份的饮食，让雪江送至别馆的最里间，顺便再烧一次洗澡水，也就是这种程度的工作量。增加了一些雪江的工作量，有点儿说不过去，不过她生性愚钝也并不在意。

需要喜久代亲自照顾，是临近生产的时候。即使我想接近，跟她说话，也如母亲预想的那样，被委婉地拒绝了。说好听点，她想尽量减少给我们带来的麻烦。说难听点，除了生孩子的必要接触，她不希望有人去打搅。总之，就是这样的感觉。

说到感觉……她真的只是来我们店里生孩子的吗？不，生孩子还不是很恰当，说得更确切一些——她想处理掉肚子里的孩子。她的愿望是把肚子里的孩子搞掉吧。其实她并不在意孩子出生后的死活吧。她的脑中可能只有让孩子从自己的身体剥离的想法。

对于距离生产还有数月的登和来说，肚子里的是令人忌讳的异物。毕竟她怀孕是出于那样的原因。所以我尽量不去打搅她。

我当时认为只要度过生产期就好，便放下心来……但并非如此顺利。因为有几个花魁产生了兴趣。

母亲担心的就是花魁和客人。那个时候的客人都是士兵，即便发生什么，搬出登和夫家的名号，事态就可以收拾。说出夫家是最后的底牌，只有关键时刻方可使用。但另一方面的花魁，发现有某种隐情的人妻搬进别馆，要让她们别放在心上，那才是不可能呢。而且，这位女性还身怀六甲，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此还是刺激到了她们。

我在收留登和的当天傍晚，开楼营业之前，对着花魁做了一番说明。

“从今天起，有个远房亲戚会寄宿在我们别馆。由于某些原因，在她生产之前都由我们照顾。她和我们店里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希望大家恪守自己的本分，别去打扰。”

远亲的说法怕是已经被几个花魁识破了。既不是在夫家或娘家，而是在青楼别馆等待生产，任谁都会猜测其中有什么复杂的隐情。所以，即便对方是良家，也会博得花魁的同情。同时，又让她们嗅到了事出有因的隐情吧。不过我认为尽管她们好奇，但还是会尽量避免去打扰她。

而且花魁也没有人会去别馆。即使有事找周作哥哥，也是通过我这个老板娘代为传达。要说例外的话，大概就只有花魁大姐头浮牡丹吧。因为这个职责，她偶尔也会去别馆拜访哥哥，但她是我最信任的花魁。所以，我丝毫不担心。在梅游记楼绝对不给我添麻烦，碰到事情，反而还能帮忙一起解决的人，也就只有她了。

然而，我没想到的是有好几个花魁与登和产生了联系。

五

最初扯上关系的人，正是我最信任的浮牡丹。说起来，浮牡丹与登和的关系在命运之轮的推动下是那样的偶然。

登和每天除了阅读我送过去的书和杂志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做。她留宿在梅游记楼仅仅是待产，不，对她而言是摆脱孩子，直到那天来临之前，她打算平淡安静地生活。但是，闲暇时光也许太多了。整天不活动对身体也不好。所以喜久代就提醒她，怀孕不是生病，要适当地活动一下。

后来登和有意或无意地也会去庭院里走走。因为本馆和别馆都是向东西两侧延伸的长方形建筑，所以从一层的后门出去，庭院也是长方形的。如果从左到右来回走走，正好可以当作是散步。

这样一来，别馆二层的人也有机会见到她。有次，从房里出来的浮牡丹，没有发现我也在走廊之中，她低语了一句。

“居然是登和小姐……”

浮牡丹似乎认识登和，让我大为吃惊。当然，我不知道她们是怎么认识的。但她们年龄相仿，从浮牡丹的出身考虑，她们可能是上流阶层的关系人。

有趣的是，一个沦落青楼，一个破戒有孕，如此身份的两个人竟然在此因缘际会。我想浮牡丹大概会装作不知情。现在只有浮牡丹注意到了对方，只要浮牡丹保持缄默，双方就可避免尴尬。

结果果然被我猜中。此后，浮牡丹没有让登和知道自己身在店内，而且士兵也都在传，说浮牡丹在天黑之前，就会早早地拉上窗帘。浮牡丹一定是故意为之，为了避免靠近窗户，被出来散步的登和看到。

对了，要是其他花魁在傍晚拉上窗帘，可能会被认为是模仿大受欢迎的染子，搞不好会遭到客人的嘲笑。但是，浮牡丹又是另一种情况了。不仅客人，就连姐妹，谁都没有追究下去。我觉得这是浮牡丹平时为人处事得当的结果。

红千鸟也是一样，她与登和产生联系可以说是巧合。不过以她那喜

欢凑热闹的秉性，以及窥探别人隐私的习惯来说，倒也不能说是巧合。她竟然会花时间去调查登和的身份。那么她是因何生疑的呢？即使稍有怀疑也不至于去调查吧。可是红千鸟居然还花钱雇人调查，非要查出两人之间的联系。

说到红千鸟和登和的关系，还有件事令我大为惊讶，登和的公公是红千鸟的熟客。在几年前，登和的公公经常出入金瓶梅楼。而且，母亲和喜久代都很清楚。当然，她们一定也都记得，只是对我三缄其口。也许她们认为我知不知情也无所谓，不过，我事后发现只有自己被蒙在鼓里，相当不是滋味。

我拐弯抹角地问过喜久代，说红千鸟的举动有些怪异。我委婉地试探一下，她没有正面承认，不过我的猜测没错。

话说回来，红千鸟是怎么知道以前的那位熟客就是登和的公公呢？红千鸟在金瓶梅楼时期接待他的时候，正值儿子要娶媳妇，那位公公口无遮拦地说出了新娘的家境和容貌吗？不管怎样，红千鸟敏锐地猜到了登和的身份。

话虽如此，红千鸟和浮牡丹一样没有举动。浮牡丹是不愿意多管闲事。红千鸟迟迟未动的理由就不得而知了。她费了那么大劲调查，却就此搁置不管了，非常奇怪。再想想红千鸟的性格，实在难以理解。

在金瓶梅楼时期，登和的公公吹嘘起自己儿子的婚事，令她十分羡慕。然后，她会想同样是女人，那边是受到恩宠的新娘，自己则是青楼女，嫉妒之心难免涌现出来。

虽然这样的推测与平时豪放不羁的红千鸟的形象不符，但凡放到任何一个花魁身上，都有过这样的怨怼。在读过樱子的日记之后，证明了红千鸟具有异常的嫉妒心，我才恍然大悟。

假设她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那么红千鸟接下来的反应，也就一望而知了。

躲在别馆生活的女性，莫非是曾经那位高官客人称赞不已的儿媳妇

儿？但是，那两人可是门当户对的名门望族之间的良缘，那位女性怎么会以怀孕的状态出现在这种地方？要真是她，虽然不知道有什么隐情，总之令人心情舒畅。

也就是说，红千鸟知道登和的秘密，令她产生一种扭曲的优越感，可以令她满足。因此她打算暂时静观其变，伺机行动。我是这么推测的。

而我能够读懂红千鸟的想法，是因为受她雇用的漆田大吉来找我的缘故。漆田也是她在金瓶梅楼时期的熟客之一。嗯嗯，是的，没错，他是飞白屋织介少爷曾经的酒肉朋友，差点将樱子赎身这件事搅黄的，正是这位漆田大吉。

当然，我那时还不知道这件事。某一天这个很难搞的男人突然来找我。惊讶的同时，心里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我也只是想敷衍一下他而已。漆田来找我的目的，就是关于登和。而且，他似乎已经查清了登和的来历，想要打听她在别馆的生活。但是，他没有开门见山，而是漫无目的、有意无意地随口问问，这马上就引起了我的怀疑，将计就计套他的话。

其实漆田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我虽然是老板娘，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个小姑娘。所以没让我费事，这个男人就松口坦白了。他口风很松，随便奉承几句，就能撬开他的嘴巴，再给他塞点小钱，嘴巴就关不上了，全都招出来了。然后他准备起身离开，却还摆出正经的表情，说出的话堪称杰作。

“在这里说的话，是我和老板娘之间的秘密。绝对不可以告诉红千鸟。”

他怕是也从红千鸟那里得到了一大笔钱，最终，却轻易背叛了她，还自作多情地叫我不要说出去。不过对我来说也是好事，所以，我跟他互相约定保守秘密。

不管怎么说，知道眼下红千鸟还不打算接触登和，是唯一让我宽心

的事。

月影和这两人不一样。她似乎不是对登和本人，而是对自己曾经怀孕的经历起了反应。她回想起了过去驱逐“鬼孩子”时的痛苦，越来越坐立不安。

但我实在摸不透月影的真意。她到底是想帮助登和，还是排斥登和？也许连她自己也不清楚。月影对登和的态度，主要表现在情绪不稳方面。所以她也就不会接近登和。表面上，她与浮牡丹和红千鸟是一样的。

最后是雏云，只有她见过登和，并且还实际交谈了。不过，说是交谈，更像是雏云一个人自言自语。登和说找我有事商量，我才得知雏云警告了她。

“绝对不可以在这里生孩子。”

“你们母子一定会遭遇灾难。你们不会有好下场。”

“若是你想平安生产，就赶紧离开梅游记楼。”

从雏云的嘴里说出的恐吓言辞，登和根本就听不进去，结果起到了反作用。

登和憎恨肚子里的孩子，正考虑怎样处理掉，又没指望生下来养育。对她来说，这可是真正的“鬼孩子”。她甚至认为只要能够葬送掉“鬼孩子”，即使牺牲部分身体机能都无所谓。

我说这话也不是没有根据，她问过我关于雏云的事情，得知巫妓的情况后如此说道：

“她说得准吗？那个人的预言都说准了是吗？”

登和饱含期待地问我，我点点头，她的脸上登时浮现出无法言喻的满足。

自此之后，登和变了。虽然是很微妙的变化，她比刚来的时候更开朗些。怕是那个无法顺利生产的预言让她有所欣慰。

这个微妙的变化，也被浮牡丹、红千鸟和月影所察觉。浮牡丹是诧

异，红千鸟是烦躁，月影则是不可思议。三人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反应。

我留意着花魁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在暗中观察哥哥。没错，自从登和入馆以来，哥哥不知为何有些异常，他好像很是在意登和。哥哥不可能认识登和，更别说她远在满洲的丈夫，或是她的公公。

莫非哥哥喜欢登和？我甚至这么猜过。对方虽是有孕在身的人妻，要是喜欢上的话，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无论我怎么观察，也没能发现端倪。我可能是想错了。那么，哥哥的异样又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看来，登和的生活起居没什么问题。始料未及的是花魁和哥哥都不太正常，那段时间简直令人身心俱疲。

说句题外话，除了经营梅游记楼的重任之外，年仅二十二岁的妙龄，以及青楼经营者的身份，已经足以招来不少的麻烦。

不，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比如，有人要求我像花魁那样服侍他们……是啊，就是那些帝国高官，他们会暗示我，或是直接提出要求。我只能一边装傻一边想办法拒绝。像这样的麻烦事数不胜数。不过也正是因此，经过锻炼的我越来越坚强和努力。所谓——

盛年不重来，
一日再难晨，
及时宜自勉，
岁月不待人。

对了，这段时期还有个事：金瓶梅楼的花魁飞梅回到了梅游记楼。飞梅本来已经期满回乡，据说被坏男人骗了，再次卖身。孩提时代被父母卖掉，长大成人又被男人出卖，她也是非常可怜……

不过，喜久代有不同的看法。

“孩子要报答生养她的父母理所应当，而为男人出卖自己就另当别论了。那叫心甘情愿。”

飞梅当初打算去其他地区的青楼。但是，那个男人通过中介朋友协调，打算送她来梅游记楼。飞梅觉得虽说还在桃苑，换家青楼也还好，但当她知道梅游记楼的前身就是金瓶梅楼的时候，非常惊讶。故地重游让她心生不愿，可她的意愿没有人听。也许她后来想通了，比起那些陌生的青楼，还是老东家更加熟悉。所以，她回到了金瓶梅楼，不，是梅游记楼。

花魁“回娘家”以后，首道难关就是会受欺凌。与欺负新人不一样，怎么说呢……该说纠缠不休，还是愈加强烈呢？说起原因，可能是花魁见到曾经脱离苦海的人又回来了，联想到以后的自己产生了绝望感吗？也可能是好不容易做到期满，赎身嫁到好人家的经历，引发了留在店内的花魁嫉恨？总之受到的欺凌程度不可同日而语，那种复杂的感情，只有当事者才能体会。

果不其然，飞梅遭到了严酷的欺凌。刚才我还说了，与欺凌新人的方式不一样，甚至可以说境遇还不如新人。无论以前多么风光，都不会被认同，一切从零开始。

“哦哟，飞什么梅呀。又飞回我们梅游记楼了嘛。”

语带讥讽的红千鸟，同那恰如鬼女般的表情，至今依然令人印象深刻。同为天涯沦落人，同为受苦受难的姐妹，怎么就不能体谅对方、互相帮助呢？不，其实不仅是红千鸟，其他的花魁也都很冷漠。庇护她的人只有浮牡丹，还有旁观的月影和染子。

啊，不好意思，又岔题了。

飞梅回巢只是插曲，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变化。登和的肚子一天天地变大。当时，花街以外的店里几乎已经看不到上品。不过，青楼的生活倒是毫无变化，因为军队会优先供给花街物资。

当时，普通人家的孕妇很难给腹中的孩子摄取足够的营养。而在那样的时局下，断定自己腹中是“鬼孩子”的登和，食物的供给却源源不断，说来也是莫大的讽刺。而且，她吃东西，绝对不是为了腹中胎儿着

想，而是想着尽快剥离这个忌讳之子。

想到这事，我的情绪也低落下来。我实在接受不了那种氛围，就不再去别馆拜访登和。所以，到了九月中旬，即便喜久代告诉我她可能会早产，我也只是全权交给了喜久代，不再多管。

喜久代迅速将自己房间的被褥搬去别馆。开店做生意的时候，她会派女佣雪江过去照看登和。然后，终于迎来了那一天。

那天我已经在内室里睡下了。天气还有些闷热，我就打开了庭院侧的玻璃窗，仍是辗转难眠。就在迷迷糊糊之间，又醒了过来。反反复复，似睡非睡，耳朵里不断传来毫无秩序的虫鸣声，让我越来越清醒。

忽然虫鸣声转换成了婴儿的啼哭声。刹那间，我还以为是登和的孩子出生了。即便凌晨时分寂静无声，别馆最里面房间的哭泣声，真的能传到我在本馆的房间吗？

啊，做梦了吧……我这么想着，继续躺在被窝里。接着，庭院深处传来异样的喧闹声，声音甚至传到了本馆，我察觉到事态不对劲，“哒、哒、哒”，奔上内梯的脚步声传入耳中。

怎么了？我稍微反应了一下，突然意识到有事发生，赶紧从被窝里一跃而起，向着走廊深处急奔而去。

没错。虽然不知道原因，我猜是喜久代正在暗小屋帮登和接生，结果登和突然冲出小屋，转而跑向别馆三层。

我犹如疾风般沿着走廊往店里跑，忽然想到从正面的楼梯过去更近一些，于是马上调转方向，脱兔般地继续奔跑。

跑到本馆二层的走廊，雪江刚好从里面出来。我比她先跑进连廊，沿着别馆二层的走廊继续奔跑，就在我拼命跑上三层的楼梯时，店门外传来“咚”的一声。一记沉闷的钝响，响彻店里。

“难……莫非……这……这……”

我的声音不知是不是也受到了冲击，颤抖起来，双膝不住地打颤。然后，我跟在雪江的后面，好不容易跑到三层的房间。

那里，被拉开的纸门边上站着雏云，房间里是红千鸟，她身前站着月影，再往里一点，呆立着浮牡丹和哥哥周作。然后，那扇青楼正面的窗户下方，瘫坐着一动不动的染子。

全员如同雕塑般，呈凝固的状态，只有雏云诡异的低吟声缭绕在众人心中。

“一模一样……和那个时候一模一样……为什么！为什么一模一样啊……”

是的。登和刚刚从这扇临街的窗户，一跃而下。

据说她折断了颈部，当场毙命。

六

找到梅游记楼的不只是××警察署的人。驻扎在桃苑花街的宪兵队，也派来了左右田上校和宪兵队员。

花街宪兵队具有行政和司法两种职能。穿着制服的时候，他们承担起了原本警察的工作，比如制止士兵醉酒闹事的暴力行为。而他们换上便服，便转为针对士兵的思想进行调查工作。换句话说，就是揭露和举报间谍活动。光顾花街的人通常都会放松警惕，难免口吐真言。所谓隔墙有耳，穿着便服的宪兵队私下干的就是这活。

此外，宪兵队还要提防士兵逃亡。就像前面说的，怎么也杜绝不了士兵带着花魁逃跑，或是花魁协助士兵脱逃的行为。

宪兵队的作用基本就是这些，跑到青楼调查花魁坠楼事件，算是极其特殊的情况。

没错，也许是因为登和的丈夫和公公都是军部高官的缘故。

啊？您的意思是收留登和的时候，她的公公已经跟宪兵队取得了联系，从那时起就让他们秘密监视？哦，原来如此……

要是这样的话，他一定早就知道敏子的行踪，才做出了上述安排。

不过实际情况如何就不知道了，宪兵队的人全权负责现场。左右田上校对登和的遗体进行尸检之后，好像叫现场勘验……交给了警察，然后将全体人员叫到本馆一层的客厅调查取证。

左右田上校是宪兵队的特高课长。在桃苑的花街上，包括我们店在内，他有三家经常光顾的青楼。他应该是属于吉原派的。可是桃苑花街也没有多少吉原风情的店，所以他才挑了几家像吉原的店光顾。

说到军衔，我认为他是上校，但不确定。说到特高[14]，就会想到特别高等警察，宪兵队的特高却不是那个意思。无论哪种特高，都是令人畏惧的存在。哦，对了，左右田课长并不可怕，其实两种特高经常被混为一谈，我也无法分清差别。

哦，宪兵队的特高课，主要工作是通缉左翼思想活动？嗯，揭发间谍活动。哦，我终于明白了。花街这种地方，的确流窜着各种各样的人。

回归主题。

最初被叫去的是我。左右田课长问了我登和的来历，以及留在梅游记楼的理由。因为隐瞒也没用，我便如实都说了出来。不过有关怀孕的情况，除了说她肚子里的孩子可能是违背伦理的私生子之外，其他我佯装什么都不知道。不过课长也没追问，他果然是知道什么。

在我之后，当时在别馆三层的人，还有喜久代和雪江，都分别被叫进去问话。最后，我再次被叫了进去。

“这是自杀事件吧。”

待我坐定，左右田课长仰起身子说道。

“您说登和是轻生跳楼？”

“嗯，根据鸨母喜久代的叙述，半夜的时候，登和突发阵痛，但样子很不寻常，鸨母觉得无法顺产，于是她叫来女佣雪江，两人一起抬着登和到了庭院的小屋内。后来的事相当痛苦，就不再赘述了。破晓时分，婴儿总算降生。喜久代和雪江都已精疲力尽，登和也同样疲惫不

堪。”

话到半晌，课长意味深长地停了下来。

“没料到登和猛地迅速起身，冷不防地从小屋飞奔出去。疲惫不堪的喜久代此时正在打盹，没能注意。是雪江忽然醒来，发现登和从小屋里消失了。”

“雪江反应过来的时候，登和应该已经跑上本馆后面的内梯了吧。我当时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然后才完全清醒过来。”

“其他人貌似也都是这个反应。本馆的月影和雏云，别馆的浮牡丹和红千鸟，她们都听到了走廊里响起很大的跑步声，疑惑不解期间，她们探头向外面观望，然后就有了不好的预感。所有人都害怕再次发生同样的事。”

“染子呢？第二代绯樱什么情况？”

“送走早上才回去的客人之后，染子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突然，登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入房间。而且，登和身上的和服敞开着，绝非正常的模样。染子一头雾水，惊吓之余，只见登和已经跑到窗户前，一口气打开窗帘和窗户，登上露台。染子见到登和要跳楼，慌忙上前阻止。此时其他花魁们也陆续跑进房间。不过，第二代绯樱没有看到花魁进来，她当时在拼命地阻止登和坠楼。”

我迟疑了一下，开口问道：

“关于，那间贵宾室的过去……”

“嗯，我听说了。每个人都说了，虽然程度上有所偏差。说得最起劲的是雏云。”

左右田课长露出苦笑，雏云大概又是充当巫妓，做出了贵宾室和暗小屋的预言。

“雏云曾经警告过登和，让她不要在这里生产，是吗？”

“是的，我听两个人说过。”

“但是，登和并不理会。”

“是的。”

“她可能只想在没人认识的地方生下孩子。”

课长的口吻明显就是知道内情。话虽如此，但我也不能表示同意。看到我有点困惑、手足无措的表情，左右田课长点了点头，像是表示理解我的立场。

但他的表情很快就切换回了严肃的模样。

“然而登和好不容易生下孩子，马上就自杀了？”

左右田课长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跟他说的“自杀”可是互相矛盾。

“您这话的意思是？”

不祥的预感令我胆怯。

“就是字面的意思。登和为什么会跳楼？我不明白她自杀的动机。”

出乎我的意料，课长也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我盘问了所有的人，结果还是没能找到线索。无论花魁还是佣人，都跟登和没有交流，也难怪谁都不知道。”

“照顾登和起居的是鸨母喜久代，以及负责一日三餐的女佣雪江呢？”

“那个雪江比较迟钝，派不上什么用场。喜久代说她虽不知道动机，但提出了一个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

左右田课长双手互抱说道：

“喜久代的说法大致是这样的。孕妇生产远超男人想象，无论是对肉体还是精神都会造成相当大的负担，登和的情况尤为特殊。很多孕妇本来就会突发神经质，而她又长时间住在青楼，最后还在庭院的小屋子里产下婴儿。尽管没人告诉她小屋是青楼女生产和堕胎用的，不过作为女人，很容易就察觉到小屋的用途。在如此异常的环境下生育之后，导致她的精神陷入错乱，才会一时冲动跳楼轻生。”

听了这话，我一时半会儿无言以对，不断地咽口水。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

从课长的表情来看，他相当中意喜久代的意见。

“但是——”

左右田课长探出身子说道：

“这个说法，无法说明登和为何冲出小屋之后，找到本馆的后门进入屋内，还能跑上内梯，穿过二层的走廊，再从别馆的二层跑上三楼，最后在贵宾室一跃而下。”

“喜久代怎么说？”

“她说登和在别馆住了近四个月，经常出入庭院。所以，突发冲动寻短见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从别馆三层跳下吧。”

“还挺有说服力的……”

我用尽量平稳的语气回答。课长接过话说：

“也许可以解释登和为何从别馆三层的贵宾室跳下。但是，登和从本馆后门跑到别馆三层的行动轨迹，老板娘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吗？她似乎根本没有踌躇。”

“这么说的话，是哦……”

“她好像早就知道怎么从庭院小屋到别馆贵宾室去。”

“嗯……”

想到这里我不禁后背一凉，只能保持着沉默。课长继续问道：

“老板娘，登和进没进过本馆？”

“不，她没有进过本馆。除了别馆的一层以外，登和并不熟悉梅游记楼。”

“看来是的。不过她有没有可能私下逛逛店里……”

“可是，她为什么这么做？”

“好奇啊，打发时间啊，理由要多少都有吧。”

“是，如您所言。”

也许见我不太接受的样子，课长再次苦笑着说：

“说起来雏云倒是说过一种能够解释一切的说明。”

“这……难道是……”

“啊，是啊，她说是幽女干的。关于这个幽女，老板娘也知道吗？”

“是的，略有耳闻。但源头好像是过去的事，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我完全不知道。我只是听雏云说过数年前金瓶梅楼发生过不可思议的连续坠楼事件。”

“那些我也听说了。我拜托雏云运用巫妓的能力，想要探寻根源，她反而闹起了情绪，说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低下头，向继续苦笑的左右田课长说了声抱歉。然后，鼓起勇气问道：

“那么，课长的结论是什么呢？”

“呃……”

课长马上收起了笑容。

“从登和的行动来看，只有可能是自杀。但是，在她坠楼的那间屋内，还有多达六个人。而且，接连跑来的这些人，蜂拥而至，乱作一团，那时候的现场也是混乱不堪。”

听完这话的我，当时相当诧异。左右田课长接着用坚定的口气说道：

“所以，就算有人故意将登和推下去，其他人也不一定能目击到。”

“啊！”

“没有人能预测到她今天黎明会跑上别馆三层吧。因此，若是他杀，就等于凶手是临时起意杀人，趁着天赐良机杀害了对方。凶手的反应也太快了吧。”

“这……”

“当然，只是说有这样的可能罢了。”

“但……但是，您都这么说了，就表明存在什么疑点……”

课长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除了那个房间的使用者第二代绯樱，还有其他五个人在场，这一点实在让人在意。”

“嗯。”

我思索的同时应了一句。那五个人大概不会主动对课长提及自己与登和的关系，当然，我也没有说的打算。但是，如果左右田课长盘问我的话，我能隐瞒多少就说不好了。毕竟对方是宪兵队的上校。

接下来，课长的话让我前所未有地惊讶起来。

“那五个人中，最可疑的其实是周作。”

“啊！为……为什么？”

我瞪大了眼睛问他，只见课长板起脸，非常严肃地说：

“其他的四个花魁，当时都在附近的房间，要么陪客，要么独处，或是跟其他花魁在一起。所以，她们听到登和从庭院小屋跑到别馆三层的脚步声，出去看看也在情理之中。以前金瓶梅楼发生坠楼事件的时候，现场并没有那么多人，所以这一点令人起疑。”

课长尖锐地指出疑问，我的胸口如同遭到重击，左右田课长继续说道：

“不过还算在能接受的范围吧。但是，住在别馆一层的周作，为何会知道本馆出事了？小屋是在隔着别馆庭院和本馆的另一侧。内梯在本馆的最深处。二楼走廊又贯穿着建筑物的正中央。如果他听到了登和的脚步声，那就是在登和通过连廊、跑到别馆二层走廊的时候吧。”

“我认为是这样的。”

“但如果是这样，他来不及赶到事发现场。要像穿起丸子般的花魁那样涌入贵宾室，就要更早地从别馆一层登上二层。”

“哥……哥哥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自己躺着睡不着，然后听到声响，觉得本馆那边有什么动静。”

“我其实也睡得很浅。”

我想支持哥哥的证词。不过，课长像是要让我放心似的。

“要说起来，我不认为是你哥哥把登和推下去的。”

“真，真的吗？”

“因为没有动机啊。”

我不禁连连点头。没错。哥哥没有杀死登和的理由。

“花魁也说了同样的话。”

经过瞬间的犹豫，我点点头。染子以外的四人，都跟登和有着某种关联。也许她们……虽然不愿深入去想，但她们也无法完全撇清关系。

左右田课长并没有察觉到我的迟疑。

“登和差不多是四个月前来的，这段时间足以让人产生杀人动机。但登和自闭孤立，与任何人都没有交流。而且什么样的关系，才能让她成为本案的被害者。我也不认为青楼这种地方能有她的旧识。”

“是的。”

这一次我毫不犹豫地答道，但没有指出课长的话未必正确。

“加上雏云目击到第二代绯樱拼了命似的抱住想要跳窗的登和，意图阻止事件的发生。不幸的是，半裸状态的登和身上很滑，并不能牢牢地抓住她。如果证言属实，那么有人要对登和下手的话，第二代绯樱一定会发现，并且引起骚动。雏云也会目击到吧。”

“对，就是说啊。”

面对忍不住表示赞同的我，课长的脸变得严肃起来。

“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巫妓作证，仅靠她的证言不太能靠得住。另外，第二代绯樱抱住的是登和的腰部。也就是说，即使有人推了登和的后背，第二代绯樱也可能注意不到。”

“但是，这样的话雏云就会——”

“嗯，会目击到。但是，当时在场的人里只有她说目击到了现场。”

“您的意思是……雏云有问题。”

此时，我的脑袋乱成一团。

“不，不仅是她，当时屋内的所有人都有嫌疑。只是嫌疑相当薄弱。根据喜久代的分析，登和无论精神还是肉体，都已达到极限状态。因此，没有动机的嫌疑人和被逼到绝境的被害者，从两者的关系判断，还是登和跳楼轻生比较合理。”

左右田课长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

“而且，关于这件事情的处理，要避免不必要的风波。所以，我打算上报事件的时候，就说登和是自杀的。”

课长毫不迟疑地暗示说道。

“是这样啊……

强烈的疲惫席卷而来，同时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我感觉就要虚脱了。

是啊，左右田课长从开始就说了是自杀事件吧。随着谈话的进行和深入，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不对劲，而且，哥哥还蒙上了嫌疑，着实让我忐忑不安。然后，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最初自杀的结论，老师您能理解我当时的复杂心情吧？

课长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心情。

“让老板娘徒增不必要的担心。请谅解。”

“没有的事。您别这么说……”

左右田课长向我行礼，我连忙摇头致意。

“我只要发现事件有矛盾，就会仔细考虑各种可能性。本次登和的坠楼事件，我认为是突发性质的自杀没错。但事件里还是留下了某些疑点。聚集在那间屋里的人与死者，也许存在只有他们才知道的因缘关系。要是还有什么无法解释的谜团，就只能认同雏云说的，把整件事归为幽女作祟。”

课长又对困惑的我说了下去。

“这是我的职业病，我比较倾向于逻辑性的考量。特高可不会这么做。你别传出去啊。但我也不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现象，都是能用人类的

智慧去说明的。”

“您是说幽……幽女真的在我们店里？”

“我可没有断定任何事！只是经过合理的逻辑思考，最后仍然留下未解之谜，那么就要扩张想象力去接受这样的解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哦……”

我明白左右田课长的用意，但却还是有所疑惑，然后他板起脸来严肃地说道：

“老板娘，就算不提幽女的事，今后也还请多加留意。”

“您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但有不好的预感。”

“什么……事情呢？”

“说不清楚。我可没有雏云那样的灵力。”

课长的话里没有丝毫玩笑的成分。

“登和的坠楼事件，我做了很多调查和思考。最终还是把事件判定为自杀。在这次的事件中出现了很多状况，但总体来说结论并没有错。但是这里残存的某物，不会随着登和的自杀告终。”

课长说着，环顾四周，不对，是在环顾整座梅游记楼，那动作令我背脊发凉。

傍晚前，所有的调查都将结束。我安慰着心绪不宁的花魁，喜久代则在旁鞭策着大家，虽然比平时开店的时间略晚一些，但仍会开门迎客。别馆三层是无法用了，除此之外，倒没有什么不同。即便是自家的生意，我还是不禁佩服起了店里所有人的韧性。

次日上午，我被左右田课长的警告触动，再次探索起账房和内室。想要找到幽女的线索，不停地在房间里翻箱倒柜。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从祖母和母亲几十年的存档中翻出了一本记录。我敢肯定这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当我翻开之后，顿时兴奋得不能自已。

那是初代绯樱，也就是樱子的日记。

七

我沉浸于樱子的日记之中，不断地遭到荒谬事件的冲击。倒不是因为别馆三层和庭院小屋的种种怪谈。那些已经听雏云说过，虽说足以令我颤栗，不过更恐怖的是降临在她身上的诸多噩梦般的怪事。而且，比起那些令人忌讳的事件，樱子遭遇的所有体验，委实更加恐怖。

一无所知的少女背井离乡，被卖到桃苑花街的金瓶梅楼，学习各种技艺和杂务，终于熬成花魁接客的那天，开始工作。说来简单，整个经历却是那么残酷、悲哀，令人痛心，让人无法忍受。另外，里面记录的还不只是樱子的个人体验，月影葬送“鬼孩子”的场面，同样让人久久无法平静……

我是金瓶梅楼东家的女儿，我现在是梅游记楼的老板娘，青楼内外的事，我以为自己全都知道。但是，现在看来，这只不过是我自以为是。不知不觉之间与樱子同化，读着她的日记，体会着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件，我愈加无法保持冷静。我本人从某种意义上认同青楼的存在价值，也接受它。但是长久以来的固有观念让自己感受更深——世间再没有比青楼更残酷的地狱了。

情绪跌落谷底许久。不过，日记的影响虽大，倒还不至于让我关掉青楼。经过时间的流逝，我逐渐冷静下来。

我的注意力逐步转移到日记里记录的怪事。虽然，里面记录的内容与雏云听来的一致，但视角不同，也许有助于发现更加详细的细节。但是，由于第一视角叙事的原因，读起来更加骇人，甚至有种噩梦缠身之感。

发生在金瓶梅楼的怪异，看似像是一种循环，其全貌却始终没有踪迹，只能解释为神秘的某物所为。这种难以解释的情况，异常诡异。以

至于我经过走廊，或是登上楼梯的时候，都会突然涌现出恐惧，渐渐成了新的苦恼。

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若不接受雏云的“幽女论”很难说通。不，如果不彻底查清幽女的正体，即便接受也没有意义。

那么试着分析一下吧。

月影是堕胎之后，而登和则是诞下弃子之后，两人都在黎明前后奔出小屋，冲进别馆三层，从贵宾室西侧的窗户跳下。

而当时阻止两人的分别是初代和第二代绯樱。区别在于月影当时全裸，而登和是半裸状态。两个绯樱都抱住了两人的腰部，却因为身上汗水湿滑，使不上劲儿导致无法抓牢，至此都是一样。

还有，两起坠楼事件的目击者都是雏云。

比较之后，相似度更令人害怕了。说是巧合也太奇怪了吧？

当然，月影和登和的人生境遇天差地别，不过，她们进入暗小屋的理由不尽相同。所以说，这一点才是关键吧？

初代绯樱的樱子，第二代绯樱的染子，境遇也完全不同，共同点就是她们的花名。正如之前雏云所说，染子继承绯樱之名的事，很有可能牵连了她。

雏云是两起坠楼事件的目击者，因为她是巫妓吗？但是，与其说她是目击者，不如说是旁观者。我深刻地体会到她这样的态度，就是表明了不想跟幽女产生关联，她的行为也让事件陷入深渊之中。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眼下找出了一些可怕的巧合，也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结果，读了樱子的日记，反而陷入了更深的混沌和恐惧之中。

在我日暮途穷之际，开始思索找谁去商量。但是，完全想不到可以商量的对象。

首先是母亲和喜久代，但金瓶梅楼过去发生坠楼事件的时候，两人都没有采取相应行动。我不认为她们能够提供有用的建议。接着想到的

是哥哥周作，他是合理主义者。只要说出“幽女”二字，恐怕就会引来他的嗤之以鼻。那么雏云呢？说起来还真是失礼，事实上她起不到任何作用。浮牡丹可能会静心聆听我的话，不过最后大概会扯到基督教的话题。虽然素日里没有表现，但她绝对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就像雏云一样，可能什么也解决不了。

梅游记楼找不到像样的对象吗？正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脑中闪现出了染子，对啊，她很适合。在她初次入店的时候，就目击到了疑似幽女的花魁。前往别馆三层的途中，又感应到某种东西。入住贵宾室以后，每到傍晚，她就会拉上那扇发生过怪事的窗户帘子。然后，发生了登和跳楼的事件。

左思右想，都觉得第二代绯樱——染子，有权利知晓初代绯樱遭遇的事件。虽然我也知道这只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是将我自己找她商量的想法合理化，但当时的我不会这样考虑。

登和坠楼事件的次日，我和喜久代两人找到染子，主要是为了请她继续以第二代绯樱的身份使用贵宾室。她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厌恶态度，当然也不可能是求之不得的样子，她只是冷淡地点头答应下我们的请求。

然后又隔一天，趁着花魁午睡的那一小段时间，我独自一人拜访了别馆三层。

“现在方便吗？我有些话想私底下跟你说。”

我稍微打开一个门缝，听到染子起身整装的声音，很快她便请我进入房间。

“对不起，打搅你休息了。”

“没事，打了个盹而已。”

简单的寒暄过后，我直接切入正题。

“我想问你点事。”

“……嗯，请说。”

染子的回答似乎早已有所戒备，不过我也顾不上那么多。

“听说每天傍晚，你都会拉上西面那扇窗户的窗帘，为什么呢？”

她闭上了双眼，慢慢调整呼吸，缓缓将气吐出，好像这个时刻迟早会来，她要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只见她缓缓地睁开双眼，声响犹如耳语般地回道：

“因为……我……害怕。”

“害怕什么？”

“窗外……”

“为什么？窗外有什么可怕的？”

染子犹豫了一小会儿。

“因为我看见了……”

“看见什么？”

“不……有人在看。”

话入耳畔的瞬间，双臂不由得打颤。

“有……有人在看？从窗外？”

“是的。”

我的脑中瞬间回想起了雏云的体验。就在别馆正下方的房间，她目击到的从窗外向室内窥视的上下颠倒的花魁的脸。

“那是……”

继续追问下去的同时，我的眼神不由自主地移向那扇窗户，什么话都说不出口。也许我的表情就像在催促她说话。染子尽管语带踌躇，仍然接着我的话说道：

“……是的，从那扇窗向里面窥视。”

“什么向里面窥视？”

我的视线仍旧停留在窗户上问道。

“……花魁。”

预想之中的回答。但是，别说让我安心，反而徒增了恐惧，我的视

线更离不开那扇窗户了。

“请详细告诉我。”

我鼓足一切勇气说了出来。要解决梅游记楼的怪事，就必须知道染子的体验。

“我搬进这个房间，没过多久的时候——”

不知我的决意是不是传递到了她心里。虽然叙述得断断续续，不过我算是听明白了。

“我看到了那个。其实我一直都能感知到什么。好像有什么往屋内窥视……好像被谁看着……始终都是很讨厌的感觉。起初我还以为有人从门外窥视。但我曾经突然拉开纸门，什么人也没有。别馆三层只有这一间，没有逃跑的地方。就算从走廊跑到楼梯下去，也可以看到背影，而且能听到脚步声。我也查过楼梯那边放置杂物的储藏室，同样没人躲在那里。我当时很是诧异。心想也许是心理作用。然后我逐渐发现那个视线不是来自纸门，而是对面的窗户……”

染子说到此处停了下来，我连连点头，像是鼓励她一般，让她继续说下去。

“我就时不时地注意窗外。客人经常问我在看什么？我也只能随口找几个适当的理由搪塞……那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红褐色的夕阳薄影好似墨汁般晕染开来。我那天接待的第一位客人是一位老主顾，我给他沏了茶。那时瞥一眼窗户已成了习惯，我很自然地就往窗户那里望去。”

说到这里，染子与我同时看向那扇窗户。

“接着，我发现窗框的下方，有什么东西慢慢地升上来……”

“啊？可是窗户的外面是露台吧？”

“是……看起来就是那样……”

染子有点支支吾吾不想说下去，我慌忙插上一句，催促她继续说。

“明白了，然后呢？”

“瞬间，我想到的是刺棘脱落之后的带刺栗子球。”

“咦？”

这古怪的比喻差点让我笑出声来。但是，在我想到带刺壳的栗子球是什么的瞬间，背脊一下子凉飕飕的。

“莫非……那是……插着簪子和笄的……花魁的……头……”

染子点了点头。

“那个东西浮在窗户下方，缓缓上升起来，然后停在玻璃窗的外面，慢慢地来回扫视房间。”

“客人呢？”

“客人是背向窗户……但就算客人面向窗户，我不知道他能否感知到那个东西。”

染子说得没错，我继续催促她往下说。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四目交接。”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染子注视着我。

“那个东西扫视着房间的时候，与我四目交接。其实在那之前，我很想错开脸去，但怎么都做不到……在那个东西发现我之前，我的视线根本无法从窗户抽离。因此，当那个东西盯住我的瞬间，全身都打起了寒颤，我当时只想尽快地移开视线，但就是做不到。所谓‘魂不附体’，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想起樱子日记中记录的，雏云也有过相同的遭遇。周围泛起了无法言表的恐怖。

“后来怎么样了？”

我纯粹是出于好奇心问的。

“我吓得直打哆嗦，那个东西笑了。呵……的嗤笑声。那个样子像在对我说……终于找到你了……在万分惊恐之后，我终于移开了目光，再次回看那里的时候，那个东西已经不见了。”

“所以，你才会……”

“是的，我开始拉上窗帘……有次我好像没有拉紧窗帘，那个东西的眼睛透过缝隙直向室内窥视。我慌忙沿着左边的墙壁靠近窗户，避免被她看到，再将窗帘完全合上。从此以后，我都会非常谨慎小心地拉上窗帘。”

等到染子说完，我又问道：

“从窗户外窥视的那张脸，跟你来梅游记楼的第一天，目击到的花魁是同一个人吗？”

“我不确定。”

染子略加思考，她也认为二者有什么关联。

“那么，登和坠楼的事件也许……不，原因就在她的身上。”

“什么意思？”

染子比起惊讶，更多的是不安。伴随着刚刚睡醒的花魁的喧闹声，我将打听来的金瓶梅楼的怪事，毫无保留地说给染子。当时别馆三层酝酿出的诡异氛围，就像只有我们两人参加的怪谈会。

在我说话之时，染子没有接一句话，叙述结束之后，她仅仅念叨了一句：

“天呐！”

这句话汇聚了她的各种感情。她也在控制着情绪。

“但是，老板娘，你为什么……”

她想问的是为什么要告诉她吧。

“染子，你和樱子就像是被卷进了怪异之中。所以，我认为你有权利知道全部的事。”

“谢谢老板娘。”

见她低头向我行礼道谢，我慌慌张张地继续说道：

“还有，其实我是来找你商量，如何处理才好的？”

“我？找我商量？”

“我想你是有办法的吧。”

这回轮到她慌张起来。

“不，不行。我可没有雏姐那种巫妓的能力。”

“但你不是看见幽女了？”

“是看到了，但也只是看到，什么也做不了。”

“像雏云一样。表示无能为力吗？我不是想让你们祛除幽女，只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建议。”

“我什么也——”

对着摇头的染子，我也同样摆了摆头说：

“不，我只有你能指望了。你已经知道了过去的所有事情——”

“那是老板娘告诉我的……”

“你没有否定这是怪异现象——”

“诶？”

“同时又是没有办法，但能冷静对待问题的人……”

“呜……”

“所以，只能靠你了。”

话音刚刚落下，她的脸上就出现了后悔的表情。难道是我擅作主张告诉她过去的事，反而令她为难。

但接着她有点犹豫地开口说道：

“雏姐说她没有办法吗？”

“是的。我开始就跟她说过，想拜托她帮忙求神佛驱邪。”

我把跟雏云说的话，以及为何求助于她的原因，都告诉了染子。

“但她觉得自己并不具有祛除恶物的能力，因此断然拒绝。”

“是吗？”

染子奇怪地附和让我有点在意，因此，我马上发起追问。

“你似乎不认同。”

“不，不是……”

染子否定。无论怎么看染子都在犹豫，所以我赶紧劝她安心。

“我不会告诉她的，如果你知道什么，请说说吧。”

“实际上……”

“什么？”

“我比较在意雏姐的话……而且有两句话……”

“请告诉我。”

“不过我不知道她这话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像是事先声明之后，染子告诉了我原委。

“我碰巧听到雏姐嘴里轻声念叨，还是要试着调查一下。”

“什么时候？”

“那个女的跳楼之后……姐姐们都跑进这个房间，那个场面十分混乱。我想去救那个女人，但是失败了……正在窗边茫然失措。回过神来，雏云姐就在我的旁边，发出轻声呢喃……”

“她想调查登和跳楼的事吗？”

“那就不知道了。”

“还是调查幽女的事情？”

“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染子这么说着，脑中回想起当时雏云轻声低吟的其他内容，还是更趋向于后者。

一模一样……跟那个时候一模一样……

目睹登和坠楼的雏云，一定想起了过去从贵宾室跳下的花魁，因而战栗不已。

为什么……为什么一模一样啊……

接着她是否对相似的悲剧又再次上演怀疑呢？当然，“幽女”这个正体不明的可怕之物始终笼罩着阴影。

还是要试着调查一下……

所以，雏云也是想独自搜查吧。从这层意思上来讲，我们目的相

同。但是，要问起能不能合作，就非常难了。

“那个，老板娘……”

当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的时候，染子客气地出声喊我。

“啊，对不起。”

“没事，只是恕我多嘴。我认为静观其变更好……”

“你是指对雏云？”

“正是。”

染子点了点头，但又用慌张的语调说道：

“我不知道雏姐到底想要查什么，但如果雏姐找到了什么线索，她顺藤摸瓜就会导出结果。”

“是，没错。”

我嘴上附和，心里却不认同。我根本就不知道雏云的用意。即使去问她本人，她也不可能告诉我吧。另外，关键是如果我这么做，就破坏了与染子的约定。

“或者，找家神社也好，寺庙也好，请人来作法驱邪。”

染子可能是发现我没什么反应，接着说道。

“不，还是再等三四天吧。如果雏姐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到时再去请人作法吧。”

虽然我对雏云没有任何期待，但内心的不安渐渐散了一些。总之，事情暂时有了着落，虽然也算不上成果，就是那种不上不下的心境吧。

“这样很好。不过……”

染子表示赞同，却欲言又止，她说雏云不小心透露的消息里有两句让人在意的话。

“你在意的是另外一句话吗？”

“……正是。”

“也是在那个时候说的？”

“是的。准确地说，是她要从窗边离开，却又向窗边转过身去……”

“她说了什么？”

“这次也会有三个人，跳下去吧……”

胸口受到一阵冲击，接着我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金瓶梅楼时期，从别馆三层坠落或是差点坠落的人，有通小町、绯樱和月影三人。

梅游记楼时期，登和已经一跃而下。如果她是第一个，雏云认为还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

就是因为这句话，染子才认为观察她三到四天比较妥当。她是担心观察时间过久，可能就会出现第二起、第三起坠楼事件。

但实际上，我们连一天的缓冲时间都没有。

就在次日清晨，当事人雏云就成为了第二个坠楼的牺牲者。

八

绯樱的一位熟客通常会在星期三的下午光顾，我便选在那天去贵宾室找染子。那位客人在某军需企业担任要职，虽然已是高层，可还非常年轻。中杉先生每周三的深夜都会光顾，然后第二天清晨离开，近几个月都是如此。

是的，中杉先生在雏云坠楼之后，还被卷进了杀人事件。实在是厄运缠身？不，不过他遇到的那起杀人事件和我们这里的坠楼事件完全无关。那是××市经营医院的上榊家的别邸发生的学生毒杀事件。不过，这起事件到底有没有解决，我已经记不得了。

总之，那天——次日星期四的清晨，中杉先生像往常一样准备回去，染子将他送至店门。本来鸨母喜久代也要出来送客，不过就在母亲隐退之前，喜久代的视力和听力已经衰退，甚至经常腰酸腿疼，因此，她早上需要休息。送中杉先生离开的任务，就交给了染子一个人。

“……可能是周围没有人，突然就着了魔吧。”

宪兵队的左右田课长在了解情况的时候，染子这么说道。

染子接着又说自己送完中杉先生之后，进入右手边的通道。然后，径直前往深处，绕过本馆的东边，很想去看一下庭院的暗小屋。

左右田课长问她理由，染子表示登和坠楼以后，她很好奇小屋是什么样的。不过，我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她大概是听了雏云的那番耳语，又听我说了那些怪异事件，激发起了她的好奇心。

她们的行动宛如命运的分岔道。对于雏云来说是夺命之路。对于染子来说却是救命之路。

“咚！”染子说她从暗小屋折回的途中，听到通道那边发出沉闷的巨响。她觉得声源来自于另一侧，便拔腿跑过通道，来到店门口，发现对面蓬莱楼的茶壶绷直着身体，凝视着梅游记楼的别馆，染子也跟着将目光转向那里，雏云就倒在别馆的正前方。以上就是事情经过。

据说染子送客的时候，曾碰到过蓬莱楼的茶壶，双方打过招呼。时过境迁，现在染子和茶壶只得四目相对，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他们同时尖叫起来，然后分别冲进各自店里。染子直接跑向内室，在纸门外就大声喊道：“老板娘！出大事了！”

“雏云姐……雏云姐，从贵宾室掉……下去了。”

睡意一扫而空，同时强烈的颤栗感袭来。

“她是自己跳下去的吗？”

我赶紧跳出被窝，拉开纸门。

“是的。不是的……”

染子点头，又马上摇头。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如同登和那时候一样，不止警察，宪兵队也来了，立即着手进行现场勘验和取证。等到调查结束，我请左右田课长到内室落座，请求他说出自己的想法。若是课长闭口不语，我会非常不安。

对了，课长向我说明，宪兵队再次出面是因为死去的雏云是登和坠楼事件的目击者之一。登和事件已断定为自杀结案，不可因为雏云的死

再起波澜。果然关系到登和的公公，所以，才需要交由宪兵队出面。

听到左右田课长向蓬莱楼的茶壶盘问，力图证实染子的证言时，我相当的震惊。

“您是在怀疑染子？”

“她就住在贵宾室啊。”

“可……可是，就凭这一点……”

“老板娘，别这么激动！第二代绯樱的嫌疑已经排除了。”

“真的吗？”

听完这话的我又喜逐颜开，课长再次苦笑起来说道：

“蓬莱楼的茶壶目击到了雏云坠落在别馆正门前，接着第二代绯樱从本馆和别馆之间的通道处飞奔出来。经过查证从坠楼到绯樱出现，也不过只有一分钟左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雏云从别馆三层推下，再跑到别馆二层，通过连廊奔向本馆，再跑下本馆一层，从厨房后门进入通道，奔到楼外。即便是腿脚灵活的男性，也绝无可能办到，何况你家第二代绯樱还穿着和服。”

“的确如您所言。”

“而且，要是那样，动静可不会小，绝对会吵醒几个在走廊附近房间内睡觉的花魁。跑到别馆的一层还会吵醒周作。登和那时不就是这样吗？可是花魁和周作，都没有听到走廊里有跑动声或上下楼梯的声音。”

“听您这么说，我可算放下心了。”

“而且我认为第二代绯樱根本没有杀害雏云的动机。确认她的不在场证明，只是因为她是贵宾室的主人。”

左右田课长的话让我很在意。染子被排除嫌疑的短暂欣喜过后，另一种不安又涌动了起来。

“请等一下。照您所说，好像其他人有杀害雏云的动机或机会……”

“每周三晚上都有一个叫中杉的光顾第二代绯樱吧，你们店内的人

不是都知道吗？”

“是的，他是贵客，因此所有人都知道。”

“也知道他会留宿一晚，次日清晨回去吗？”

“我想是的。”

“第二代绯樱会送他出来，并在门口聊上一会儿，大家也知道吗？”

“是的。不过因为登和事件的影响，中杉先生今早没有聊几句，很快就回去了。”

“所以，她才会去暗小屋看看。虽然早早地送走了中杉，却没有比平时更早地回到房间。”

“这……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左右田课长的意思。不，其实内心已经有所察觉，那背后的含义让人恐慌。

“就是说店内所有人都知道星期四的早上，别馆三层空无一人。”

“难道说……”

“事先找个理由叫雏云出来，趁第二代绯樱没有返回的时机碰面，就有可能瞅准机会将她推下楼。”

“可，但……但是……为何要选在贵宾室……”

“按理说是为了伪装跳楼自杀。不过选在梅游记楼的别馆三层，可能还有别的期待吧。”

“什么意思？”

“不只登和，从金瓶梅楼时期，那个房间就接连发生坠楼事件。只要不留下明显指向他杀的证据，大家就会觉得是怪异所为……不再深究。不过，要将被害人的死全都嫁祸给幽女肯定行不通，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伪装成与幽女有关的精神错乱。凶手如果是这么考虑的，也没什么奇怪的。”

这话听起来让人哆嗦。比起幽女作祟，有人企图利用这一点杀害雏云更加令人恐惧。

“谁……那会是谁……动，动机是什么？”

“问题就在这里。”

课长轻叹一声。

“有嫌疑的人，无非是登和坠楼那会儿，驻留在那间房里的人。”

“浮牡丹、红千鸟、月影，还有哥哥……这四个人吗？”

“没错。”

“为什么？为什么只锁定这四个人？”

我有点生气地问道。因为周作哥哥也被列为嫌疑人之一。

“雏云与登和不一样，她从金瓶梅楼时期就在店里工作。除了四人以外，她与很多人都有交集，也许就有着什么杀人动机，不是吗？”

“嗯。”

左右田课长姑且反应一下，接着说道：

“但是，登和坠楼是星期一，今天是星期四，已经不能按照单独的案件看待。也就是说，我认为雏云的死和登和坠楼难脱关系。”

“怎么会……”

“如果如老板娘说的，有人从金瓶梅楼时期就对雏云抱有杀意，那为何不早点对她下手？为什么要拖到现在？又该作何解释？”

“那个……”

我绞尽脑汁地在想。

“刚刚课长您说的，正好可以解释这一点。”

“我刚刚说的什么？”

“嗯，您说的凶手借用幽女怪谈来杀人，故意混淆案件，误导调查方向啊。”

“原来如此。凶手想除掉雏云，苦于没有下手的机会，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近期恰好发生了登和坠楼事件，凶手就决定利用这次机会，杀害雏云。”

左右田课长露出淡淡的微笑，接着说道：

“我很惊讶，哎呀，败给你了。”

“您客气了，我可担不起啊。”

“不必谦虚。这是非常锐利的切入点。通常情况下，在同一个场所连续出现死者，这一定会引起各种猜疑。这间贵宾室又相当特别。这次的情况，也有可能是凶手有意布置成由登和跳楼引发的连锁自杀事故。”

课长频频地点头，一脸佩服，不过很快他就换回严肃的表情。

“但是，老板娘，说来有点抱歉。登和坠楼的那天，居然有六人聚集在那个房间，我对于这个异状，始终无法释怀。”

“是吗？”

果然……我心里这么想着，但嘴上没有说。

“而这六个人的其中一人，在登和跳楼的三天后，以近乎完全相同的方式坠楼而死。那么，怀疑其他几个人也合情合理吧？啊，我不是强迫你同意我的观点。”

“不……您说得在理。但是动机是什么呢？”

“雏云目击到了杀害登和的凶手，并对凶手说了，这个动机怎么样？”

“您是说雏云勒索那个人了？”

我觉得这个推测不太可能。不过，左右田课长也摇了摇头。

“不一定。雏云可能是以巫妓的身份说了什么。然后，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断送了性命。”

“为了封住雏云的口……”

“没错。老板娘也听说了吧，在登和坠楼的现场，雏云曾经低声呢喃的那句。”

“她好像说要去调查什么？”

“是的。”

“是染子告诉您的吧。”

“嗯。可能没有染子听得清楚，但那句呢喃除了染子本人，可能也传到了其他人的耳朵里。这事如果在调查登和跳楼的期间告诉了我……”

“非常抱歉。”

我低下头来致歉，课长轻轻地点点头。

“也就是说雏云可能握有登和跳楼的线索。如果是这样的话，登和的死就是他杀，凶手就在那四人之中。”

内室之中一阵沉默。我又沏了一壶茶，想着怎么回答才好，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处境。但现在我焦虑也没用。除了倚仗左右田课长解决这个事件，别无办法。

“在登和遇难的时候，左右田课长就提醒过我今后要多加注意，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

我深深地低下头去，双手抵地进行道歉。

“我没有承担起老板娘的责任……”

“您没有必要道歉。快，把头抬起来。”

我抬眼窥看课长，他的脸上竟隐约浮现出羞涩的表情，令我大吃一惊。

“现场虽然还有很多疑点，但我们也不想将事情闹大。话说回来，当初是我认定登和的死是自杀，这点不会有错。所以，道歉的话……也该是我。”

“不，不，哪里的话。”

就在我准备再次低头行礼的时候，左右田课长立刻伸出一只手来阻止。

“还有，老板娘——”

课长露出颇为严肃的表情说道：

“几个嫌疑人与登和，真的没有任何关系吗？”

“啊？”

“其实老板娘有些线索吧？”

“没……”

想要否定，却被课长紧紧地盯着，心想瞒不过去了。对方已经看透了，也许搪塞不过去了。即便我再佯装不知，对方可是宪兵队的上校。他想调查的话，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查到。

于是，我决定向这位非常友善的左右田课长说出我的疑虑。

“非常抱歉。我也不是想隐瞒什么……”

“我没有这么想。”

他的语气很柔和，如此就更容易进行交谈。

“是我自己擅自揣测的，完全没有实据。”

事先声明了自己的立场。课长也点头认同，然后我便将自己的疑虑，按照次序告诉了他。

由于我曾经听浮牡丹说过“居然是登和小姐……”所以，我猜测她们好像认识。但是，浮牡丹与登和完全不像有交集的样子，她好像还有意地避开。登和直到最后应该都不知道有浮牡丹这么个人。

红千鸟则是发现她在金瓶梅楼时期的熟客，貌似是登和的公公。也许在那个时候，听那位熟客炫耀过儿媳妇，让她联想到了登和的身份。然后，她找到另一位熟客漆田大吉进行调查。漆田又跑来向我刺探。红千鸟和浮牡丹一样，没有与登和接触的迹象。红千鸟没去接触登和，可能是因为她那有点别扭的性格所致。

月影呢，对登和本人没有兴趣，而是对她怀孕的状况有了反应。不过，我不清楚她当时是怎么样的心情。但月影处理登和的话题时，情绪更加不稳定。还有，月影也没有接触过登和的迹象。

关于雏云，左右田课长也从她本人那里问过情况，我这里就省略不再阐述。

周作哥哥自从登和搬入以来，行为就变得古怪，但我想不到有什么理由。

我告诉了课长以上的内容。

“关系都很微妙啊。”

保持沉默、侧耳倾听的左右田课长，说出这样一句感想。我有点开心地继续说：

“以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都不足以构成杀害登和的动机吧。”

“如果是有计划地杀害登和的话……”

课长一脸凝重地说。

“您的意思是……”

“我之前也说过，如果登和是他杀，就是凶手抓住了突然降临的绝好机会，突发性地进行杀人。”

“因为事先没有人能预测登和会在那个时间坠楼。”

“嗯。从暗小屋到贵宾室，也是出于她本人的意志。”

说到这里，我不禁就想到了幽女……不过还是没敢提出。

“凶手无论怎么拟定计划，都无法掌握登和的行动。”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他有办法可以操纵那样的行动，也不可能预测到她会早产。”

“对了，据说前老板娘已经帮忙找好收养婴儿的人家了？”

“嗯，托您的福……”

他们连这个都认真调查过了，令我震惊的同时又有所畏惧。

“因此，若是他杀——”

左右田课长以平稳的口气回到正题。

“不仅是突发性杀人，还有可能是冲动杀人。”

“就像前些天课长您说的，因为眼前突然出现下手的好机会……所以就动手了，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如果有机会能杀死她，而且又不会被怀疑是凶手，便不惜下手杀人。就是这样的动机。”

完全想象不到。

“想要除掉登和，却又不想亲自动手被捕。刚好登和正欲跳楼，但第二代绯樱却要阻止。于是，凶手就装成帮忙救人的样子，实则将登和推落——”

我想象着那种场景，身体不禁颤抖一下。

“不巧的是，雏云目睹了这一幕。因此，凶手就利用每周三夜晚，中杉都会光顾贵宾室的习惯，计划杀害雏云。凶手对雏云说要谈有关登和之死的话题，在坠楼现场见面，然后约雏云到贵宾室，这也合情合理。”

“课长，那……您认为谁是凶手？”

虽然不想听到答案，但又不得不询问这样的问题。

“所有嫌疑人都有机会，也都有疑似的动机。但是，只从老板娘告诉我的内容考虑，机会和动机确实比较薄弱。除此之外，还要有其他的隐藏线索。”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发现别的线索，就无法认定谁才是凶手。”

“仅凭现有的线索，甚至都无法断定登和和雏云是他杀。”

我稍稍安心地叹了一口气。左右田课长并不认同她们两人是自杀，不过苦于没有证据，无法作为杀人事件来调查。”

“老板娘也不认为雏云会要挟别人。”

左右田课长继续问道，虽然我不明白他的用意，但马上就回答了。

“嗯。我想无论问母亲，还是喜久代或是其他花魁，都是相同的回答。”

“这样的话，凶手就没有必要马上解决掉雏云。”

“……没错。”

“那样一来，凶手是利用那个贵宾室的影响，试图借用特殊场所的异常力量将雏云杀死。可是时间距离登和之死也太近了，搞不好会让人们将雏云的死和登和坠楼联系起来，一般情况下凶手会尽量避免吧。”

“事实上，课长您刚才就是那样怀疑的。”

“中杉的习惯随时都可以利用。花街和外面的世界不同，传言很快就会消失。如果雏云的死发生在登和坠楼事件的一个月后，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聚集目光。凶手完全没必要如此焦急地上演连续死亡的戏码。”

“您说得有道理。”

我赞同课长意见的同时，却发现自己越来越糊涂。

“那到底要如何考虑呢？”

“老板娘，我们刚刚都在严肃地探讨两起案件，但我接下来要说的是另一种层面的考量。”

课长突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要将雏云的死作为他杀来调查，无论如何都会联想到登和的死。如此一来，跟前面提交的报告中的‘因为非自愿生产，造成突发精神混乱导致冲动坠楼自杀’的结论产生矛盾。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是的。”

也许是我的反应表现出了然于胸的态度，左右田课长压低声音，向我阐明了非常重要的事。

“老板娘，你也隐约察觉到情况的复杂了吧。登和如果不是自杀事故，可就相当棘手了。”

“我……我，这，这么重要的事……”

“当然，这话我只在这里说。我是信任你才说的。”

“可，可是……”

“而且，关于雏云的死，请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跟你说这些也是证明下我的诚意。”

对方是驻扎在花街驻所的宪兵队上校，本来只要断定雏云是自杀的就可结案。这位课长竟然还会参考区区一介青楼老板娘的意见，自己是何等的荣幸。

“等等！您的意思是雏云的死就这么草率地收场？”

事实确实如此。就像我前面说的，左右田课长竭尽所能地进行了各种探讨。即便如此，两人的死还是无法断定为他杀。

我的看法吗？这个怎么说呢……

登和的死就像课长报告书里写的那样。

雏云的话……果然还是幽女所为？就像初代绯樱那样，受到了某种负面的影响所致。

嗯，是的，雏云最后也以“自杀”结案。动机是青楼的生活让她疲惫不堪……也就解释为她从很早之前就厌世了，目睹登和坠楼以后，便想着要效仿同样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自杀效应。

这些都是左右田课长的想法，警察似乎也接受了。不，就算有什么异议，他们也不敢提出来。

课长回去之前，我提了一个问题。

“登和坠楼之后，课长曾忠告过我今后必须多加注意——”

“嗯，是的。”

“这么说有点对不住雏云。不过她去世后，是不是就没有必要担心了？”

左右田课长现出沉思的样子，接着说了他的想法。

“我想没事了。怎么也不可能像侦探小说那样，花魁一个接一个地不断死去。”

“课长，您还读那类小说吗？”

我很惊讶地问他，课长有点难为情地说：

“那类作品可是相当有趣。不过早已变成禁书了，所以就不能随便公开阅读啦。”

他一边苦笑着，一边又有点愉快的样子。对于登和和雏云的死，进行的种种推理，除了是他的职务所需，大概也是受到了喜欢的侦探小说的影响。

“不必担心，不会发展为连续杀人事件。”

课长再次恢复了严肃的表情。

“在登和之死的事件中，嫌疑人或多或少都有动机，当然，都是针对她一个人的。而当事人登和已经去世。雏云若是他杀，原因就在于她目睹了凶手杀害登和的过程，然而雏云也过世了。那么，随着雏云的离世，整个事件的帷幕就被拉上了。理论上不会再有人遇害。

“那雏云说的那句……”

我有点难以启齿地说了一半，左右田课长略显惊讶地看着我。

“要调查什么的那句吗？”

“不是，还有一句。”

“雏云还说了其他的话？”

眼见脸上写满惊讶的课长，我算是明白了，听到另一句的只有染子。

这次也会有三个人，跳下去吧……

我将这句话原原本本地告知左右田课长，他先是沉思了一会儿，才低声念叨：

“很像是巫妓会说的话。所以，染子才没有告诉我。”

“有可能。但让人放心不下……”

“老板娘的担忧理所当然。但是，即使登和与雏云皆为他杀，就像我刚刚说的，对于凶手来说，事件已经结束了。所以，不会再有杀人事件发生了。”

左右田课长说到此处停顿下来，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表情。

“但是，并非杀人事件的跳楼……且不说是不是自杀，我可不敢保证不会再发生。”

“就像以前的绯樱和月影……那样的吗？”

“雏云想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吧。”

左右田科长也不否定。他站在特高课长的立场上，能够说出这样的意见，我已经很感谢他了。

“我想让染子搬出贵宾室，再请人做一场法事。”

“那最好了。如果出现第三个坠楼的人，估计也是受了登和与雏云去世的恶劣影响，恐怕是突发性的冲动之举。为了驱除那些糟糕的想法，我认为作法会起到一定的效果。不是说病由心生嘛，大概就是这样。”

我深深地低下头行礼，谨慎地选择措辞。

“登和坠亡事件中，浮牡丹、红千鸟、月影，还有哥哥的那些动机，按您所说也会就此消失吧。”

“嗯，是的。”

“已经不用再去追究了吧？”

“嗯？”

左右田课长迟疑片刻，歪了一下头，有点恍惚地问我。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你在担心周作呀。”

“哥……不是，不是只担心哥哥。”

“这也难怪，很正常。”

说着，课长做出了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

“说实话，周作那种奇妙的态度，我也有了自己的看法——”

“真，真的吗？”

与我激动的声音相反的是课长冷漠的表情。

“我的解释没有任何根据，也可以说是我乱猜的。”

“没关系，请您赐教。”

“即使我说得不对，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课长先给自己找了个台阶，然后他揭示出了足以震撼全楼的推测。

“也许在登和搬进来之前，周作就在别馆最里面的房间，与你们这里的某位花魁密会！”

九

那天夜里，我像往常一样忙完各种事务之后上床就寝，然而辗转难眠。其中自然是有登和与雏云过世的原因，需要处理的问题堆积如山。无论是谁都会如此，花街则更为夸张，不能因为有人离世就停摆。

优先度最高的问题有三个：法事、染子，还有周作哥哥。

请人作法要是没有效果，后果不堪设想。到哪里找人来做呢？时间不多，必须要在两天内找到。最后，只能找母亲和喜久代商量了。

我找染子谈话之前，她就主动提出想搬离别馆三层。而且，她还说想暂时休息一段时间。喜久代同意她搬离那个房间。不过，提到休息的事喜久代还是会面露难色。喜久代最后说服了染子，让她搬到别馆二层之后继续接客。

但是，染子甚至害怕到不想继续留下，但我也不可能让她离开梅游记楼。最后我安排了别馆一层最里面的房间给她，让她暂且休息一段时间。这个房间本来是登和住过的，染子却不介意。只要能够离开贵宾室，搬到与花魁无关的房间，不管哪里都好。这样一来，雪江的工作又要增加，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哥哥的问题就非常棘手。我是梅游记楼的老板娘，哥哥只是监督，我对他没有任何畏缩的理由。店里的人与花魁发生关系绝对是禁忌，更别说密会花魁这样的羞耻行为，我反而该满腔怒气地质问他。

这么说来……我有印象。在金瓶梅楼时期，哥哥有段时间颇为怪异。莫非在那个时候，哥哥就已经偷偷密会花魁了。说难听点，要是上瘾的话……

不过，老师读过樱子的日记吧。哥哥就像我的老师，我实在没有办法面对他呢，而且也不能找母亲和喜久代商量。

各种事情交织在一起，我越来越苦恼，不过半梦半醒间好像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噩梦，梦见登和从暗小屋里脱身，从后门进入本馆，经由内梯冲上二层。熟悉的响声与那个时候一模一样，别馆那里响起了很大的动静，尽管声音有点模糊，像是很多人在走廊里跑动的脚步

声，“吧嗒吧嗒”响彻整个走廊。我才意识到这不是梦，而是现实。

我急急忙忙地起身，奔出房间，冲向贵宾室。当我踏上别馆三层的楼梯时，尤为恐怖。再往上走，脑中就像马灯似的浮现出即将映入眼中的光景。

这个恐怖的预感正中一半，幸好还有一半不对。我喘着粗气跑进贵宾室，只见红千鸟伫立在房间的正中央，面朝正面的窗户，浮牡丹和月影倒在地上，瘫坐在两人之间的染子则岿然不动。

“发生什么事了？没事吧！”

这时候，周作哥哥也跑了进来，说巧不巧，别馆三层凑齐了当时登和坠楼的所有在场人员。只是少了死去的雏云，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浮牡丹和月影成功阻止了正要往下跳的染子。

“刚才太危险了……”

随着月影发出恍惚的嘟哝声，浮牡丹也回应了一句能听清楚的话。

“是啊。”

不过，其他两人还陷入沉默之中。

“月影抱住双腿，要不是浮牡丹死命地拽住腰带，现在她已经倒栽葱坠下去了。”

只是旁观的红千鸟，用平淡到毫无感情的语调说着。我整个人也软绵绵地瘫坐在地。可能是吓得腿软了。

哥哥走近窗边的三人，在查看过她们各自的情况之后，对我轻轻点头，表示没有人受伤。

但是，浮牡丹和月影两人，以及染子所受的精神打击无法估量。最好让她们马上离开这里，到其他房间去缓一下，虽然这么想着，但不争气的我怎么也站不起来。

我想让哥哥来帮我一下。就在这个时候，染子突然开口说道：

“不……不知怎么，就突然……肚子觉得难受……”

“现在不要说话比较好。”

哥哥连忙阻止她说下去，但她还是开口往下说。

“而且，与普通的肚子痛不一样。好像有什么要从肚子里跑出来……是极其可怕的某种东西，要向外涌出来似的……在肚子之中的就是这种感觉……”

“呼……”的吞咽口水声，一种寒冷的气氛，充满了整个房间。

“我冷不防地产生一个念头——如果当时不去本馆庭院里的小屋……当我回过神的时候，已经在小屋门前……不过，门上了锁进不去。那个瞬间，我心想得救了。但是——”

低着头絮絮叨叨的染子，突然抬头，两手按住后脑勺。

“那一瞬间，背脊上有一股寒气袭来，莫名的恐惧从身后逼近。这股寒气上升到颈部，某样东西一点一点地滑动，从我的颈部，慢慢地、慢慢地进入了我的身体……不，是令人厌恶的感觉……当那股恶寒再次从背脊处传来的时候，我连草鞋都没有换就步履蹒跚地从后门进入本馆。”

染子的语速越来越快。

“明明能够瞧见眼前的景象，可就像透过一层薄纱……有种烟雾迷蒙的奇妙感觉。不仅仅是这些。走廊还有楼梯，到处都有可怕的点状物印记，就像在引导着自己往哪里走……”

我很害怕。我在樱子的日记里读到过，与她亲身体验的怪事极为相似。

“意识在无限度地增强，不走的话、不向前走的话……而另一种声音则告诉我不可以去，如果现在不转身回头的话……大概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步伐显得异常的沉重……”

听到这里，我意识到这不会有错。继承了第二代绯樱之名的染子，遭遇到了与初代绯樱樱子完全一样的事情。

“正因为此，你才捡回了一条命。”

红千鸟的声音在室内响起，同时还能听出些许遗憾。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回过神来向她问道。

“第二代绯樱受到某物的引诱，而她的内心在反抗。于是，脚步变得拖拖拉拉，当她在走廊里奔跑的时候，撞到了纸门还有柱子。所以，引起了我们注意，最后才能在千钧一发之际将她救下来。”

你貌似什么都没做吧。话到嘴边，我又硬生生地吞了下去。现在不是与红千鸟争论的场合。

我要所有人离开贵宾室，让哥哥照顾染子，自己则去叫醒还在睡觉的喜久代，将第二代绯樱跳楼未遂的事情告诉了她。喜久代听后惊恐万分，我告诉她最好今天就举行法事，她就马上叫茶壶动身去找神社。

也不能说是盛大吧，从这天下午到傍晚，××神社的神主来主持了法事。从庭院的暗小屋开始，从本馆的后门进入别馆，经过连廊，走过通往三层的走廊和楼梯，最后进入贵宾室。这样的距离还有耗费的时间都很漫长，总觉得这是一场很奇怪的法事。

“这样一来，就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吧。”

恭送神主离开之后，我向喜久代寻求认同。

“暂时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令我意外的是喜久代只给出了一个暧昧的答案。

“为什么只是暂时？”

“因为雏云担心的第三个人去跳了。”

“那、那么……”

“当人们对坠楼事件的议论逐渐消失的时候，只要通过某种契机，可能又会开始。”

我顿时张口结舌。

金瓶梅楼时期跳楼的三人是通小町、绯樱、月影……

梅游记楼时期跳楼的三人是登和、雏云、第二代绯樱……

根据这个说法，在未来的某天，如果再有人坠楼，就会出现第二

个，甚至第三个人，重复循环三次恐怖的悲剧。

就在此时，我发现在幽女源头的那起事件中有三人死亡……也就是说，这次的连续坠楼事件不是第二次，而已经是第三次了……

我想追问喜久代，但放弃了。首先她不会告诉我。其次我也不想在繁忙的非常时期与她发生冲突。

再次回到别馆一层最里面房间的染子，冷静下来，暂时将自己关在屋内，闭门不出。三餐和洗浴的时候她都是一个人，不和任何姐妹见面，安静地独自生活在别馆一隅。要是放在金瓶梅楼时期，当然不会允许花魁做出如此任性的事。老板娘即便同意，也要处以金额巨大的罚金。但是，我想让她休息，而且不处罚金。因为直到现在，染子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任性的话，只是默默地接客工作。像这种程度的自由权，就给她吧。

复工的染子入住了别馆二层的房间。喜久代主张让她回到已经做过法事的贵宾室，但被染子果断拒绝。“只是拉上窗帘，已经无济于事。我已经无法忍受。脑袋会坏掉的，实在是太恐怖了。”

如此之强的抵抗，即使是鸨母喜久代也无能为力。染子入住二层的开始阶段，平日里对染子赞不绝口的喜久代也会罕见地小声抱怨。不过，见到换房之后的染子，进账额度不降反升，她的态度直接来了一个大转弯。

“喔唷，也就只有第二代绯樱有这实力嘛。”

那态度变得着实好笑，教人忍俊不禁。不过，花街的鸨母嘛，这是理所当然的反应。花魁的收成如何，取决于喜久代的手腕。别馆三层是她发挥本领的道具之一。然而，如今那里被封印起来，喜久代担心染子的营业额能不能保持下去。

往来花街的士兵们依然很多，就在不久之后，战争陷入胶着，军部通过工会传达，要求增加随军女性。就像之前说过的，日本的军队在外面也造了花街，不过，随着战场扩大，各方需求都在增加。不仅是日本

人，遭到侵略的地区的当地女性也被列为了征召对象。即使这样还是不够，以吉原为首，连同其他地方上的花街，都接到了分配名额。

哦，是的，老师是问花魁是否会像国防妇人会那样排斥参加吗？

不是，完全相反。各家青楼都有不少花魁自愿参加。因为只要跟了过去，卖身契就会作废。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当然也不是所有花魁都自愿去战场。让士兵带走自己才是很多花魁的真意。有些井底之蛙，根本就不了解战争的实际情况，说难听点就是无知。但是，她们中的很多人，竟然想陪士兵一起战死沙场。只要奔赴前线就有死无生。

她们可以为了士兵们牺牲奉献，却没有人知道。好像也没有什么记录留存下来……战死疆场的士兵亲属还能得到抚恤金和物品……那多达十万的从军女性呢？政府至今仍然没有作为，不管不问，任其自生自灭……想到这里，我不禁替她们悲哀……

我们回到正题吧。

志愿从军的花魁离开后，我还要处理和填补她们离开后的空缺，这些异于平日的陌生事务，整天烦扰着我。所以，哥哥的那个难题，就被搁置下来了。不，该说是自己因为忙碌的理由，逃避了哥哥的事。没想到这件事居然会出乎意料地暴露出来——

能够取得进展要归功于喜久代。因为染子的复归，她好像很在意染子的情况。根据喜久代的经验，要确认花魁的状态如何，直接看她的裸体效果最好。观察裸体不仅能判断出身体情况，精神面貌也能显现。

“当然，没有我这种长年累月的经验积淀，可是办不到的。”

她自我夸赞两句之后切入正题。

“所以我在第二代绯樱洗浴的时候，不露声色地观察起她的裸体。我发现她的两腿之间有擦伤的痕迹。这是她正要跳楼的时候被两人救下的那一刻，碰到窗框留下的擦伤。那些伤差不多也快愈合了。我心里还庆幸没有留下疤痕。我还在瞧着那个伤痕的时候，你猜我发现了什

么……”

“什……什么？”

“刺青。”

“难道！”

我当时大惊失色。在大腿上刺青的花魁不在少数。但是，我不觉得染子会做这样的事。

“我也非常震惊，但更震惊的是她刺在腿上的字。”

“什么字？”

喜久代的眼神紧紧地盯着我，缓缓地将刺于染子大腿上的字吐出。

“绕花街一周的‘周’，农作物的‘作’。”

“啊……”

“因为她迅速地用毛巾遮了起来，我没能看见下面的第三个字。如果有的话，也许是‘命’，所以就是‘周作命’。”

莫非喜久代也发现了哥哥密会的事，我有点慌了手脚。

“哥哥的名字刺在了染子的身上……”

“第二代绯樱的客人里没有名字叫作‘周作’的客人。不过她与周作少爷，根本没有可能性。我也不可能忽视这一点。刺青的事是意外，虽然第二代绯樱有意隐藏，没让任何人看到，但我作为鸨母还是有失察之责。”

“她在客人面前隐藏得很好啊。”

“嗯，以第二代绯樱的本事，还是比较容易的。”

我很佩服第二代绯樱，但在喜久代眼里，似乎是理所当然。

“不过我没想到会是周作少爷……”

但是，喜久代不认同染子和哥哥有染。其实比起这点，我感觉她是不愿承认自己被蒙在鼓里。

因此，我将左右田课长的推测告诉了喜久代。

“两人在别馆一层的最里侧房间幽会……”

喜久代也许是难以接受，表现出拒绝相信的态度，不过稍微凝神思考之后，她说道：

“既然宪兵队的特高课长都这么说了，我们也不能无视这个问题。”

“喜久代认为课长说中了吗？”

“人家可是盘问的专家啊。”

虽说等于承认了自己的疏漏，但喜久代似乎更重视课长的推测。

“该怎么办才好呢？我直接追问哥哥吗？”

“这……”

喜久代思考半晌，说出了一句意外的话。

“这……这事就这么放着吧，反而可能会更好。”

“啊？”

“这种处理方式，作为鸨母是不称职的，哎，我可能是年纪大了吧。”

看着我一脸困惑，喜久代露出难为情的苦笑。

“不是，要放在和平年代，就算对方是周作少爷，我也绝对会摆出强硬态度来处置。但是，现在这个世道，谁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只要不妨碍我们店做生意，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了。”

对于她的决定，我有股茅塞顿开的感觉。我只想着要早点决断处理，却没想过根据世间局势的动荡，静观其变也是一种处理方式。

“那就这么办吧。今后，如果哥哥和染子有什么不能容忍的言行举止，就要严厉警告两人。”

哥哥的难题也算是暂时得以解决。我也像以前那样，全身心扑在梅游记楼的工作中，专心致志地打理店内事务。

但是，与青楼的生意兴隆相反，战局开始恶化。当然，像我这样的花街老板娘，不可能知道形势有多严重。不过，因为店里有许多与军部有关系的高官，他们察觉到了当时局势的端倪。这些从他们的嘴里漏出来是不可能的。该说是氛围吗？或是从客人没有过的举动和态度中间察

觉到了什么。然而，战局早在我不安的数年之前，就已经向着糟糕的方向发展了……

尽管局势如此，经历过幽女怪谈、登和生产、坠楼事件、哥哥幽会、征调从军的事宜，我像是被解放了一样，终于可以喘口气。我本想着梅游记楼会更加繁荣吧。花街上却接二连三地发生士兵和花魁殉情未遂、逃兵风波、暴力事件和逮捕思想犯的重大事件。不过幸好都跟我们店里无关。

但是，我们这里又发生了诡异的不可思议的事件。

幽女居然现身了，还在梅游记楼之中徘徊。

十

这天下午傍晚时分，我与哥哥以及花魁大姐头浮牡丹三人在别馆一层，进行每月一次的例会。会后我便回到本馆，碰到刚好进楼来的茶壶朝永，跟他聊了两句，然后照例去厨房向女佣安美确认菜单，再到化妆室视察一番已经聚集在一起的花魁，接着还想稍微去看下本馆和别馆二层的房间。

减员的花魁迟迟找不到新鲜血液来代替。然而另一方面，士兵客人却在增加，因此，除了花魁人数不足，房间不足的问题也凸显出来。

这么说他们也许不怎么好听，但当时的客人已经不再需要过去的那种娱乐，所有的客人都只追求那瞬间的体验。士兵更是如此。为了疏散人潮，急切地需要可供等待的房间。就算没有也要想办法增加房间的数量。最省事的方法就是在现有的房间里放置几张屏风，便可隔开几间。

啊，老师都不好意思听了，其实我也难以启齿。不过，这在青楼是稀松平常的事。若是只需要廉价的服务，那么房间只不过是摆设。大家装作没看见就好。不过，说起来也有客人喜欢这样的，甚至有些很有钱的客人，居然还特意指定这种房间。

哎呀，不好意思，又扯远了。抱歉，言归正传吧。

我本打算逐一查看所有的房间，进入的第一间是别馆二层最外侧的房间。从这间开始，走到本馆二层最里侧的房间，然后考虑该怎么改装，还能增加多少空间。

然而我刚进去，天花板上就传来声响，虽然极其微弱。当时别馆二层应该没有人，四周一片寂静。就算是针掉落的声音，我也会听到的吧。

咯噔……咯噔……好像是有人在走动的声响。但正上方的房间是贵宾室。自从××神社的人来作法之后，那个房间就没再用过。现在是被封闭的房间。

而且，现在店内所有的相关人员，我很清楚他们所在的位置。就在几分钟前，我无意间见过了所有的人。就算有人进行了移动，也不会登上别馆和本馆二层，更别说追过我走上别馆三层。

那么，在贵宾室的是……

我的思绪转到这个问题的瞬间，脑中迸发出的是马上撒腿跑回本馆一层的冲动，甚至强烈到想逃到姑娘们所在的化妆室。

现在就跟染子最初见到幽女时的情况一样——没有人存在的状况。

但我是梅游记楼的老板娘，遇事不能落荒而逃。

已经做过法事了，不会有事的……

在内心深处劝着自己，同时离开房间，走向通往三层的楼梯。

但是，贵宾室里要是有什么的话……

我在思考如何应对的瞬间，双腿因为恐惧止不住地颤抖。我后悔了，刚才该把喜久代喊来一起。但我已经走了一半。比起折返，干脆就上去吧，到时只要向前穿过走廊，悄悄地打开纸门，只需偷看一眼，马上折回就好……

心里打好了主意，于是，登上剩余的楼梯，顺着走廊往深处前行。我来到纸门前站定，却无论如何都下不了决心拉开纸门。手指扣住了纸

门的拉手，指尖不住地颤抖，纸门“喀哒喀哒”发出响声。因此我便将耳朵贴在纸隔扇上，探听室内的动静。

寂静……鸦雀无声。

室内什么动静也没有，没有任何屏息的声音。

我的指尖慢慢发力，一点点地拉开纸门。打开了一条缝隙，眼睛凑上去向室内窥视。

贵宾室的三扇窗户都已经拉上了窗帘，起初我的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反复多次眨眼之后，逐渐适应了光线，朦胧地确认室内情况，屋里面没有人。我壮着胆子拉得更开一点，最终，把头探进屋内扫视了一番，果然没人。

花魁使用的房间，起初入住的时候没有壁橱，因为有专门放置被褥的房间。贵宾室也是同样。虽然有豪华的衣橱和梳妆台，不过没有任何能够藏人之处。

但是，刚才有人在走动……

我刚刚在下面的房间的确听到了有人走动的声音。虽说微弱，但我绝对没有听错。

可是，房间里什么人也没有……

“啪”的一声，我用力拉上纸门，冲过走廊，跑下楼梯。原本想跑去大家都在的化妆室。好不容易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晃晃悠悠地回到内室。我不想在花魁面前表现出十分慌张的样子。

果然是我的错觉？

不，不是的。

我独自一人发闷，陷入苦恼的情绪中。但即使想破了脑袋，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为了查个水落石出，只能更深入地调查了。

从次日开始，我会在同样的时间登上别馆二层，监视贵宾室的情况。其实待在那个房间里等更好，可我实在无法做到。要是真的遇到幽女从楼梯上来，我便无路可逃……

坦率地说，我的心情非常矛盾，一方面想查出那个神秘脚步声的真相，却又不想遭遇幽女。也许我自己都不清楚要做什么。

即使这样，我有几天还会挑选不同的时段，神不知鬼不觉地监视贵宾室。当然也不可能每天都去，但只要我有空，都会去进行监视。

距离初次听到脚步声的三周后的某天傍晚，我从内室出来，爬上二楼，通过连廊，正要进入别馆，听到从三楼方向传来了脚步声……

这一天所有人的位置，我自认为都掌握了。没有人在贵宾室。那么，既然这样，谁走楼梯下来了呢？

我不由得僵在原地，拼命地克制不断涌出的恐惧，然后逃进身边最近的房间——别馆二层南侧的房间。

进入房间以后，我就软绵绵地瘫坐在地上。

咯噔……咯噔……咯噔……

令人恐惧的声音由远及近。神秘的脚步声踱下楼梯，经过二层走廊，逐渐向我所在的房间慢慢迫近。

讨厌……我不想看……

我虽然这样想着，但还是鼓起勇气，悄悄地扣住纸门的把手。屏住呼吸打开一个小缝，通过缝隙战战兢兢地窥视走廊的情况。

咯噔……咯噔……咯噔……

幽幽的脚步声，从左手边缓缓靠近。那个东西的气息逐渐清晰地传了过来。

不一会儿，淡桃色的和服长衬轻飘飘地从左向右掠过，我的身体已经忍不住地颤抖，恶寒沿着背脊从上往下传递开来。

幽女……

幽女又再次出现，我哆嗦个不停。发现那个东西的气息进入连廊以后，接着我竟然做出了连自己都无法相信的举动：我竟然起身追出房间，尾随其后。

啊，能得到老师您这等人物的赞誉，真是愧不敢当。人的心理有时

非常奇妙，明明怕得要死，却又无法抗拒想知道真相的好奇心。

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悄无声息地跟着来到连廊的转角窥视。和服长衬的下摆在通往本馆的右边转角处消失了。那个东西转过弯去，去了通向本馆深处的走廊。

这是要去暗小屋。

我瞬间这么想到。准确地说也许不是“去”，而是“回”也说不定。

因为通往本馆的走廊长度比连廊要长很多，如果照这样追上去，我就能清楚看到那个东西的背影。但想到的同时，脚却像灌了铅一样。

想看，却又不想看……

矛盾的心情依然在折磨着我。

怎么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我鼓励着自己，也像是在警告自己。

要是那个东西转过身来，怎么办？

要是脸对脸地对峙，我还能保持清醒不昏倒吗？这样的不安掠过心头挥之不去。

尽管自问自答也得不到答案。我从连廊本馆侧的转角探头往二层深处看时，那个东西已经走下内梯。

淡桃色的和服长衬再次进入视线。这次我能看清其背影和臀部的一部分，那不是我们店里任何一位花魁。老师是不是在想，就这样一瞥能判断出来吗？其实我当时有种强烈的感觉。

果然是幽女……

我决意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揭开那个东西的真面目，因此我不发出任何声响，尽可能地快步朝走廊深处走去。

咯噔……咯噔……咯……

蹑手蹑脚的我还没到内梯，二层的走廊上就传来那个东西走下台阶的声音。我想如果隔着楼梯扶手向下看，也许能从头顶上看到那个东西行至楼梯一半的身影。

此时，我已经不顾自己的脚步声，跑着穿过走廊，正待火速下楼。

咚……咚……咚……

然而就在此时，却又传来从一层登上楼梯的脚步声。

什么？她折回来了！

我全身战栗颤抖起来。我会被发现的。要是那样的话，我该怎么办呢？我会在彷徨中走回别馆，像冥冥之中安排好的那样登上三层，然后从贵宾室的窗户一跃而下吗？

要是不快点逃的话……

就在我急匆匆转身往回走，刚走上两三个台阶的时候。

“老板娘……”

身后传来呼喊声，声音极其微弱，有气无力的，阴柔的声音好似回荡在那个彼岸世界……

由于受到惊吓有点无法呼吸，我只得矗立原地，动弹不得。

咚、咚、咚咚……

脚步声慢慢地踱上楼梯，缓缓向我逼近，在我的正后方停了下来。

“老板娘……”

耳边传来轻声呼唤的瞬间，我的悲鸣终于响彻走廊。待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跑到了走廊的一半，停下脚步后才敢战战兢兢地回过头望了一眼。

这时，从后面内梯探出头的是浮牡丹和红千鸟。

“老板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听到浮牡丹儒雅的声音，我才发现原来只有她们两人登上楼梯而已，我感觉刚才可能是自己的错觉，整个身体却瘫软下去。浮牡丹的声音令人发怵，也许只是我的心理作用。

但是，幽女是从内梯下去的绝对没错。

“……刚刚没有人从楼梯下去吗？”

“您说我们上来之前吗？”

浮牡丹一边接着我的话，一边发出反问。

“嗯，就在前一秒。”

“没有，没有人下来。”

她转身往后看去，事不关己的红千鸟趾高气扬地点点头。

“你们也是刚上楼梯吧？”

在我的追问之下，浮牡丹很是困惑的样子。

“是的。但在上楼之前，我还在楼梯下面等了一会儿。”

“什么意思？”

“我从高野出来的时候，红千鸟正要进去，她说有话要讲。于是，我就在内玄关和楼梯边上等她。”

“后来你们一起上了内梯？”

“嗯，是的。”

也就是说，那个东西下楼之前，浮牡丹已经等在一层的走廊。而且，在那个东西下楼的时候，红千鸟已经从高野里出来了，两人一起走上内梯。尽管如此，她们没有遇到任何人。

幽女从内梯中消失了……

我只能如此考虑。不过，要是她们说谎就要另当别论，红千鸟不好说，浮牡丹绝对不会这么做。而且，她没有说谎的理由。不，要说没有理由说谎，红千鸟也是一样的。两人的说法一致，让我觉得她们的话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跟在连廊消失那时一样……

我也遭遇到了染子那般的怪异现象。那下一次她是不是要来召唤我了？引诱我去别馆三层，从那扇窗户跳下……我马上想到了那个情景，怕得全身上下直打寒颤。

“老板娘，您看到什么了？”

浮牡丹发现我不对劲，忧心忡忡地盯着我看。

“不，没有……大概是我的错觉。”

我慌张地否定，然后赶紧避开红千鸟想要继续深入追查到底的眼神，离开了那个现场。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观察过贵宾室的状况。遭遇那个东西的时候，我被非比寻常的恐怖气氛吓坏了，另一方面，因为好奇心的驱使，让我甘愿冒着危险尾随其后。但是，如果要我再次开启别馆三层的调查，就得另当别论了。我已经挤不出勇气了。

有可能会被逼迫跳楼……

只要我还怀有这样的恐惧，就不可能再与贵宾室有任何牵扯。我也意识到比起梅游记楼老板娘的职责，作为人类，不要接近那个房间比较好。

过了大约一周时间，我终于告诉了喜久代，因为我无论如何都无法独自忍受。

“老板娘都看到了那个东西……”

喜久代非常惊讶。然后，她也赞同浮牡丹和红千鸟两人没有说谎的观点。

“浮牡丹这个花魁，哪怕知道对自己不利，也绝对不会说半句谎话，好像跟她私下里信仰的基督教有一定的关系。”

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屡遭镇压。

“如果当时那里只有红千鸟一个人，她倒是可能会搞出性质恶劣的恶作剧，不过，浮牡丹也在的话就又另当别论了。那么，只能当老板娘看到的东西，从内梯当中消失了。”

“……是啊。”

我点点头，喜久代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奇妙的表情，她说出了令我动容的话。

“最近，我总觉得这里不对劲……”

“喜久代有什么预感吗？”

“不是，不是什么预感。”

“……你觉得哪里不对劲吗？”

喜久代难得说话吞吞吐吐，我赶忙加紧追问。

“呃，嗯，可是……毕竟之前我也忽略过周作少爷和第二代绯樱私会，我的感觉不一定准确。”

“没有的事。”

我抚慰着喜久代，想要问出她的预感是什么。

“什么时候，预感到了什么，哪里不对劲啊？”

“嗯，这事么——”

根据喜久代的回忆，大概从一个半月前，她就觉得梅游记楼有一种不协调的怪异感觉。

“是店里奇怪吗？”

“说不清楚，就是那样的感觉。”

“具体来说呢？”

“……不知道。奇妙……怪异……只能说全是这样的气氛。”

“是不是幽女从那个时候又开始出没的缘故？”

听我诚惶诚恐地问道，喜久代思考了片刻谨慎地说道：

“嗯，话虽如此，不是出现什么契机以后才会发生事件吗？还是说，要有像雏云和第二代绯樱那样的通灵能力就能触发……”

话说，很奇怪啊，我这种不具备能力的人，居然也目击到了幽女。那么，要说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件不太可能。

“可是，的确没发生什么事啊。”

我再次加以确认，喜久代满脸疑惑地说道：

“也有可能其实已经出了大事，只是梅游记楼的人还没发现而已。”

十一

自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幽女的影子，也没有人从贵宾室坠楼，

没有怪异现象发生。就这样岁月流逝。

但是，我偶然还是会感受到某物的气息，背脊一凉。虽然不太能够说明，就像有人是从内梯上方、连廊转角，或是纸门的缝隙盯着我。

我会突然惊觉回头，发现那里根本就没有人。但却残留着凝视者的气息。

有时我会杵在那里纹丝不动，观察经过的花魁和女佣，但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大家都像平常一样，如同那时的浮牡丹和红千鸟。因此，我更加确定她们当时没有说谎……

令人困惑的是，碰到这样的情况，我的表情似乎会相当狰狞……甚至还有被我这副表情惊吓，甚至发出悲鸣的人。

老板娘的样子很奇怪……

随着传言在梅游记楼散开，喜久代向我提出警告。

“不管发生什么，老板娘都要沉稳威严，就算装也要喜怒不形于色。如果老板娘自己都惊慌失措，怎么还能给其他人起到表率作用？”

“道理我都知道。但……就是害怕……”

“装作没看到就好了。那个东西非要惹你，另当别论，如果只是窥视什么的，就当作不知道好了。”

“无视吗？”

“那个东西要是知道我们发现了它，便会更加得寸进尺。”

“莫非？喜久代也……”

她的这种说辞，让我怀疑她是否也遭遇到了同样的事。不过，她并没有承认，只是教我如何才能做好老板娘。

我确信她也经历过相同的体验。只是她觉得害怕并不能帮我消除恐惧。老板娘的负面传言已经在店里传开。喜久代觉得如果我不振作起来，会对青楼的生意造成影响。

“嗯，说得没错。我很抱歉让她操心了。”

我对自己发誓，要再次建立起老板娘的自觉。不过，接下来发生了

几件事，严重到我无暇害怕幽女……

首先，征兵体检只是乙等遭到淘汰的哥哥，竟然接到了召集令。那个时候还留在花街上的男人，除了哥哥以外，都是年老体弱者，或是身体残缺的人。我不认为体弱多病的哥哥能够胜任军旅生活。仅仅接受军事训练，搞不好的话他就会死掉吧。但是无计可施。父母与我只能送他远去，比起武运长久，我还是祈祷他能够平安无事吧。

就在哥哥出征后不久，花街上开始实施灯火管制。打开电灯的时候，要在窗户上遮一块黑色的布，就像文字所述的那样，花街的喧嚣宛如熄火一般，飘散着寂静凄凉的氛围。

然后，实施建筑物疏散。众所周知，就是将房屋密集的区域进行拆除，隔开空间，遭受空袭的时候不至于延烧开来。仔细一想，没有比花街的建筑物密度更小的地方。

嗯，是的。说到拆除建筑物，很多人以为只在东京都实施过，其实在桃苑也同样实行过。

被拆除的青楼旧址上造起了防空壕。每当警报拉响的时候，就要迅速进入防空壕。警报解除，从防空壕里出来，回到青楼继续营业。尽管是如此令人恐慌的情况，生意依旧繁盛。

花魁的装扮也染上了战争时期的色彩，曾经的奢华荡然无存。头发也不再盘成日本结，而是采用垂髻和外卷形式，和服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的上衣和束脚裤，即所谓的二部式和服。当然，营业时候还是穿长衬，但已经谈不上有什么情趣。即使这样，客人依然络绎不绝，果然还是士兵比较多吧。

我当时已经萌生出不想继续经营青楼的想法了，可谓意兴阑珊。尽管梅游记楼的名字很雅致，生意内容却名不副实，我逐渐厌倦起来。

当时我也经常跟父母提及疏散的事情。父母早已远离故乡，因此我们就说索性在××地区附近的乡下买所宅子吧。刚好有人在报纸上刊登房屋出售信息，让我下定决心关闭梅游记楼。

母亲很是惊讶，还在极力劝阻我，不过父亲却很淡然。

“果然是你的女儿。当机立断。”

经过父亲的提示，母亲和我也意识到了。现在的情况就跟母亲说要关店歇业的时候如出一辙。想到这点，母亲也就同意了。

“我们家就在优子这一代结束青楼生意吧。”

与母亲商讨之后，我决定废弃所有花魁的契约。不过，就算出售青楼，短时间内也找不到买家。于是，我就把有意继续从业的花魁介绍给其他青楼。既然废弃了她们的契约，她们就是自由身。不过，即使如此，很多人也只能以接客为生。

有几个孩子返乡去了。染子也是其中一人。她替夫家还清了债务，可以风光地回去了。

在梅游记楼工作的茶壶、小厮和女佣，还有鸨母喜久代都留在了桃苑花街。有几个很快就被其他青楼雇佣。

但也有人想暂时考虑下今后的安身之计，因此我同意她们继续生活在梅游记楼，直到整栋出售之前。浮牡丹和其他数名花魁，还有雪江仍留在店里。她们大概住到了战争结束之前。

就在我和双亲搬到××的乡下之后，没过多久，花街遭到了空袭。

我听说整条花街被烧毁了一半，但梅游记楼平安无事……

不知道我说的这些对老师您是否有用。但我能提供给您的资料，也就只有以上这些内容而已。

注释

1 赤线又叫红线地区。日本二战后允许卖淫的公娼地区。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根据《卖春防治法》被取缔。词源来自于警察在地图上圈出的红线。

2 石部金吉用“石”和“金”组成，词如日本人名。指非常规矩的人。也指死脑

筋没有人情味的人。

3 女招待是指从明治时期开始，在西餐馆、酒馆和咖啡店服务和接待客人的女性。自咖啡馆成为社交场所的大正初期，语意开始改变。与客人同桌助兴，因为收入多依赖客人的赏钱，演变为更加露骨的服务，甚至部分女招待是卖春的私娼。战争时期被禁，战后又开始营业。

4 帮间是指宴会上助兴的男性艺人。

5 西班牙流感是指1918~1919年，发生于西班牙，蔓延至全世界的流行性感冒，据说造成1500万到2000万人丧生。

6 江户四宿，江户时期的交通手段几乎都是靠步行。要离开江户（东京）旅行，均以日本桥为起点，有五条主路同行，称五街道。四宿是指距离日本桥八千米以内的地方。

7 饭盛女也称饭卖女，属于私娼。1772年，限定人数。千住宿、板桥宿各150人，品川宿500人，内藤新宿250人。

8 香道是按照某些方式熏沉香木以供欣赏的技艺。

9 普通小学是指日本旧制实行义务教育的小学。满六岁以上入学。昭和十六年（1941年）改称国民学校。学制在明治四十年（1970年）改为小学六年。

10 四大奇书是指中国自元朝到明朝四部长篇小说的统称。四大奇书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不过，中国在清朝中叶以后，以《红楼梦》替换《金瓶梅》，称为四大名著。

11 奉行所也叫奉行衙门。从镰仓时期开始，经历室町时期，直到江户时期的武士执政体系下，各种在编政务人员执行公务的官署。

12 长歌是和歌的一种。五音和七音反复交替，最后以两个七音结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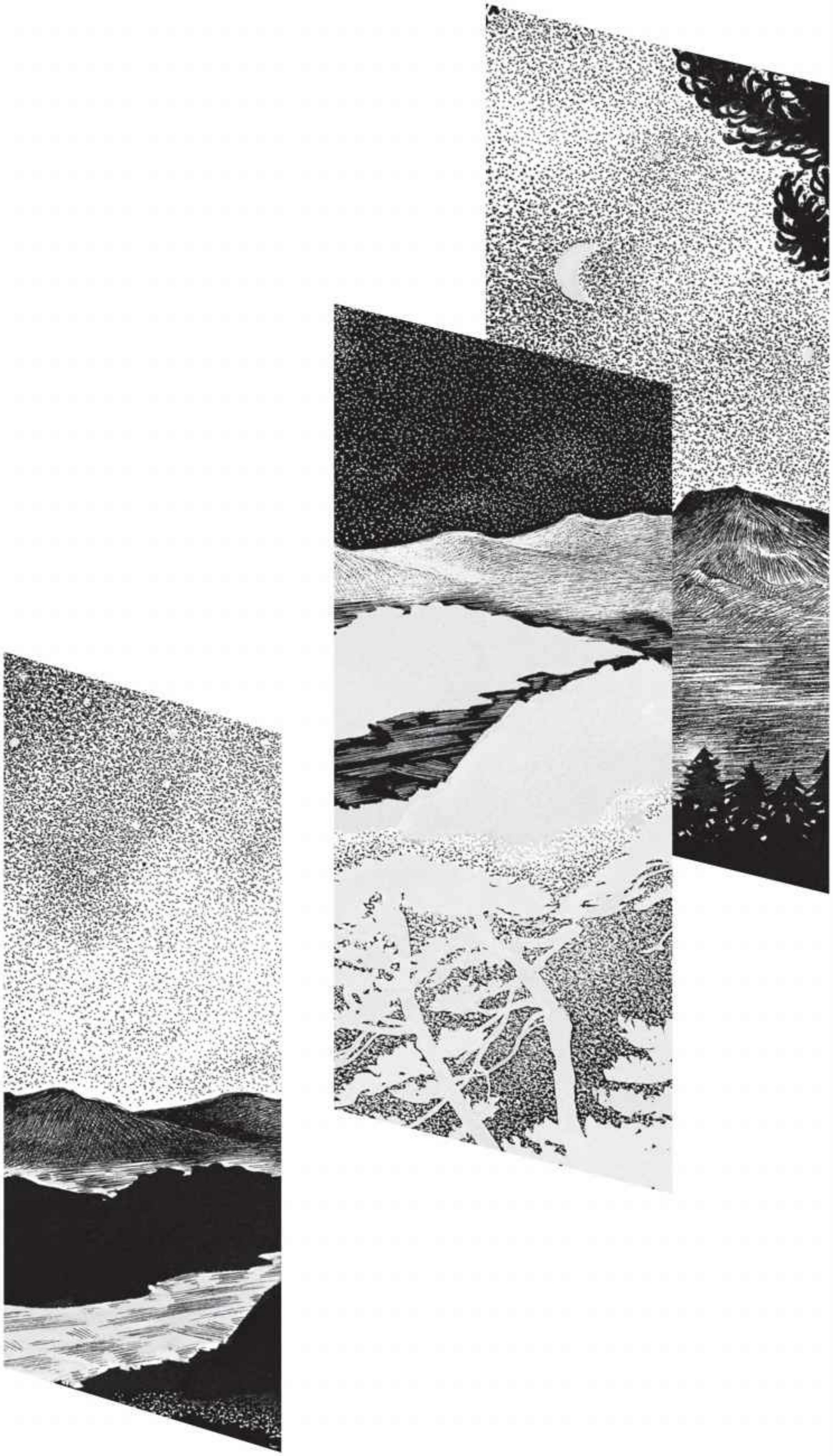
13 日语中无毛和不会受伤发音相近。

14 特高就是特别高等警察。日本从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至昭和二十年（1945年）由内务省直辖的压制思想和取缔社会活动的警察。

第三部

作家

——佐古庄介的原稿



贫穷不是最恶，而极贫就是一种罪恶。——《罪与罚》

连载第一回

一　所谓幽女之物

敬告本文的阅读者，拙文虽刊载于《书斋的尸体》，但《所谓幽女之物》并非是一部小说。本人确实曾用佐古庄介的笔名，写过一部怪奇短篇《路魔之路》，获得了杂志社的新人奖，因此得以出道。不过本文中绝对没有任何创作的痕迹，特在此声明。

那么，说起本文的体裁也不好划分。不像访谈那么正式，说是随笔，题材又未免有点沉重。本文是以现实中发生的事件为蓝本，经过取材整理再发表出来，从这层意思上来说，可以归纳为纪实文学。但是，通过缜密的取材挖掘核心本质，采取冷静客观的记述方式，绝非小说家佐古庄介的所长，毕竟我不是记者。

不，表现形式还是次要的，关键在于题材。无论多么出色的记者，去向不存于现世之物取材，也是手足无措呢。

在下平时就在执笔怪奇小说，如果从我的职业来判断文字的真实性，也许会造成误解。我喜欢怪谈的题材，但仅仅是喜欢其中的趣味性。因此，那些事情是否确有其事，我向来都不在意。怪谈最大的乐趣在于从别人那里听来，或是自己阅读的时候，瞬间体验到的恐惧、打颤，毛骨悚然的反应，令人兴奋。至少我自己是这样的。无论言谈还是文章，只要能够让人感觉煞有其事就已足够。也不奢求别人完全相信。

所以，我从心底厌倦那些遇到无法解释的事件，全都说是幽灵，或是先祖作祟的人。他们轻率地做出结论之前，就不能动脑子好好想想？

话虽如此，那些至死也不承认超自然事物的人，我也无法赞同。世上存在着很多无法合理解释的怪奇现象。难道那些就没有超越人智的现

象，谁也不敢断言吧。

我敬爱的作家东城雅哉，本名刀城言耶，在其发表的《民俗学中的怪异事象》中曾提到过——仅凭人类的智慧和常识，解释和断定世上的所有事象，这是人类的骄傲。认定世上一切不可思议之事都是怪异，这是人类的怠慢。

明明在阐述自己的想法，却不知羞耻地引用了其他作家的观点。但这两句话就是自己所想，也就只得借花献佛了。

刀城言耶想说的是对于怪异现象，追究其存在的合理性没有意义。生而为人，首先应当竭尽全力地思考，大部分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即便如此，仍然会有谜题遗留下来。所以，坦然地接受不合理的现象至关重要。这个世界并非泾渭分明，中间地带也在探讨范围之内，他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毫无疑问他是人气作家，坊间传闻他还是相当有名的侦探，可信度非常之高。若非如此，他也不可能在诸多的民俗采访地遭遇怪奇案件期间，担任侦探的角色。他每次都能出色地解决案件，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只是有时仍会留下无法解释的谜题。

其实，我与这位敬爱的前辈想法相近。我无法写出带有推理情节的侦探小说，也没有解决现实事件的侦探才能。我只能做到秉持理性的探讨精神，却又能不受限于理性思考，灵活地考虑各种问题。

但是，接下来要说的内容，已经不是人类的理性所能理解的。虽然刚才还在滔滔不绝地阐述主张，引用别人的话支持自己的观点，结果却是自相矛盾。然而，我却怎么样都无法摆脱不安的心情。

其实，作为地方作家多少有点自卑感，只要是编辑部的要求就会答应，比如这次还在取材过程中，突然就要连载刊行，也许这也增添了我的不安。能够连载几回？读者会觉得有趣吗？最后的结论又会如何呢？写小说时遇不到的情况接踵而至，不安也随之越发强烈。这些都是事实。但是，这次的事件也许并非如此。

幽女……越是了解这样的非人之物，越是难以理解。即便这个话题无论多么吸引我，然而直觉却告诉我切记不可与之扯上关系。说是了解，其实什么也还不知道。我只能通过取材去挖掘疑似由她引发的事件。即便如此，随着取材的深入，我更加警觉还是不要深入下去为好，到此为止的想法愈加强烈。写下这篇原稿的时候，自己仍在犹豫。

在开头部分否定怪异说法，其实并非谎言。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保持平常心，让原稿能够顺利地书写下去。但似乎没有什么效果。这样下去，也许很快就会搁笔，无法继续下去，连载也将变为一纸空谈。为了防止这样的事出现，就从事件的开端说起吧。

“据说梅园楼有幽灵哦。”

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从伯母淑子那里听来的话。差不多一个月以前的初春……那天，我回家吃完午饭回来……

当上作家以后，我就离开了家。已经自立的人不能老是待在家里，那是很可耻的事。于是，我便搬去了市内的某处。但是，早饭可以自己解决，午饭和晚饭还是回家去吃。仅靠稿费过活，还是有点困难，新的住处离家也就步行三十分钟的距离，正好可以散散步。

“你这样跟住家里有什么区别？”

母亲很不理解，不过，我向她解释说独居对于写作是必要的，母亲就接受了。于是，我就毫无顾忌地继续回家吃吃喝喝，大约过了一个月，母亲同样毫无顾忌地对我说：

“庄介，该交上个月的伙食费了吧。”

从此之后，母亲就以先吃后付的方式向我收取每个月的伙食费。当然，比起自己做饭便宜，但是好像上了母亲的当呢。不过，既然都交了伙食费，不回家吃饭可就亏大了。因此，我每天都必定会回家。

淑子伯母是父亲那支上面最大的姐姐。战前居住在桃苑花街附近，经营着一家叫“梅园”的小酒馆。可惜在空袭中被夷为平地。后来她被疏

散到乡村，直到战后才回来。没过几天，她不知怎么买下了花街上的青楼，开始经营起特殊饮食店，也就是赤线地区的咖啡店。战前经营铭酒屋 [1] 的业者，战后基本都转为经营特殊饮食店，但小酒馆的老板娘转行过来却不多见。

“那个人啊，也许当初在梅园已经在做那种生意了。”

母亲是这样判断的。淑子伯母这人不在乎什么风俗。我也赞同母亲。

铭酒屋也无须多做说明，表面上是喝酒的酒馆，其实是中介性质的风俗店。梅园比起普通的铭酒屋，可能还要更接近于饮食店的氛围。但是，该做的一点都没有少做。

反正，不管怎样，淑子伯母在前桃苑花街上开了一家咖啡店，取名“梅园楼”。那家店在花街时期，战前名叫“金瓶梅楼”，战时改为“梅游记楼”。无论哪家都有“梅”字。伯母就索性在自家店名后面加了一个“楼”字。梅园就变成了梅园楼。

梅园楼生意兴隆是能感受到的。店内比较空闲的晌午，淑子伯母经常会来佐古家，送给我们从美国兵那里得来的罐头还有点心什么的。母亲和她的关系绝对不算亲近，但谁都不会讨厌礼物吧。不过，她的心情想必也是相当复杂。梅园楼的那些背地里的生意，母亲也无法接受吧。

但是，伯母却是满不在乎的态度。

“战后的日本，最赚钱的生意就是咖啡店。”

实际上，也不是只有梅园楼生意兴隆。原桃苑花街被指定为赤线地区，满大街的咖啡店宾朋满座，人流络绎不绝。

话说，这些是本人近年才知道的。当初施行赤线政策的时候，我才不过十五岁。因此，不喜欢梅园楼的话题，当然那时的我并不知情。不，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变化。

“小庄啊，你想变成男人的时候，可以来梅园楼哦。我算你便宜点。”

我十八岁那年，伯母趁着母亲不在的时候，偷偷地私下跟我这样说。但是，她的引诱反而让我远离了赤线。再怎么说，经营咖啡店的人是我的伯母。我怎么可能说去就去。不过，我的朋友里有不少频繁出入赤线的人，我都是尽量避免接触。

然后，就回到了前面提及的淑子伯母的那句话，顿时引发了我的兴趣。当然，不是对于咖啡店，而是梅园楼。

“幽灵……怎么回事？”

伯母没有害怕，也不是要讨论幽灵是否存在，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向来不关心梅园楼的外甥，突然兴致勃勃地探出身子，反而让她惊讶一下。不过，伯母随后就接着聊了下去。

“小庄，你有兴趣？”

“我是作家。而且，还是写怪奇小说的。”

“啊，对的，对的。你是拿到杂志新人奖的作家老师。呃，那个叫什么《色魔的十字路》？”

“是《路魔之路》。”

“挺有趣的作品啊。”

我不认为伯母真的读了那篇小说。不过，至少淑子伯母还会去买刊登拙作的杂志。哪像我的父母都没进过书店，也没拿起过杂志。

“幽灵是怎么回事呢？”

幸好母亲准备好午饭之后便出去了。要打听梅园楼的事，现在时机正好。

“可能是发生在花街上的事吧，游女的‘游’变成了幽灵的‘幽’，而且好像本来就流传着什么‘幽女’的诡异传说。”

“也就是说不单单是幽灵，嗯……幽灵存不存在暂且不提。”

“幽女不就是幽灵吗？”

淑子伯母的表情似乎在说别较真了。但此时我的脑中已经有了疑问。

“这是最近发生的事吗？”

“我是上周听说的。”

“到那之前，梅园楼有人去世吗？”

“没有啊。大家都还在工作呢。”

“伯母经营梅园楼已经六年了吧，期间店里面也没有人暴毙，怎么会突然冒出幽灵的话题？”

“唉，店里新来了一个第三代绯樱，那个幽女可能又会出现。”

“第三代？”

“金瓶梅楼时期是初代，梅游记楼时期是第二代，到我的梅园楼不就是第三代嘛。”

“说起来也是啊……”

谈话进行得不太顺畅，伯母东拉西扯找不到重点，我略显烦躁起来。但是，想了一下，淑子伯母说话向来如此，没办法，我只能耐下心来继续追问。

“也就是说，从金瓶梅楼时期就有幽女的叫法，还跟绯樱有什么关系。啊，这么说来，绯樱是在青楼工作的女性吧。”

“在当时称为花魁。”

“那个花魁绯樱和幽女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怎么说呢？”

我疑惑地盯着伯母，仍然继续追问：

“伯母不是说因为来了第三代绯樱，梅园楼才有可能出现幽女吗？”

“我可没说出现了。我是说那玩意可能潜伏在店里，然后，因为第三代绯樱出现，她可能会再次现身。小庄，你这个作家的理解能力有问题啊。”

听了这话的我忍住了想要叹气的冲动。

“也就是说，那位花魁绯樱是关键人物咯。”

“现在没有人再用花魁的说法，是咖啡店女招待。”

我谦恭地接受了淑子伯母指出来的错误叫法，接着问道：

“不过，初代、二代、三代，这三位绯樱是不同的女性吧。”

我再次提出疑问。伯母却像看傻子一样，用怜悯的语气说道：

“这不是废话嘛！”

“也是呢。”

暂且附和一下吧，我接着说道：

“那么，幽女出没的契机，只跟绯樱这个名字存在关联？”

我浅显地指出了问题关键。话音刚落，淑子伯母就摆出莫名其妙的表情，理所当然地答道：

“要说原因，还是因为初代、二代还有三代，都曾住进过别馆的贵宾室吧。”

拜托！你压根就没说过。我硬是把这句到了嘴边的话吞了下去。

“梅园楼别馆的贵宾室，还有绯樱，当两个条件结合起来的时候，幽女就会出现吗？”

“有可能吧。”

突然，伯母故作姿态地小声说道。

“据说金瓶梅楼时期有三人，梅游记楼时期也有三人，都从贵宾室中跳下去了。”

“啊？是自杀吗？”

“有的花魁是跳楼自杀，不过，好像也有人怀疑她们是被推落下楼的。”

“绯樱与跳楼的三人是什么关系？”

“这个嘛……说起来，那三人中有一个就是绯樱。”

“请……请说得更详细一点。”

幽女的话题让我沉陷，几乎到了完全忘我的境界。

“还能说啥，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但是，伯母，你还是让第三代绯樱住进了那间贵宾室吧？”

“这孩子，说你傻还真傻啊。”

伯母再次投来了怜悯的眼神。

“要是知道幽女的事，再怎么样我也不会录用第三代绯樱。我雇佣她来做女招待，住进别馆贵宾室以后，我才听说了幽女的传言嘛。”

“伯母从谁那里听说的？”

“喜久代嬷嬷。她是金瓶梅楼时期，和梅游记楼时期的鸨母。所以，跳楼的事她还知道得挺多的。战后，她在桃苑开了间小酒吧，可能是听到了第三代绯樱的传闻，跑过来给我忠告呢。”

“那么，要是我去拜访喜久代嬷嬷，她会说得更翔实吧。”

比起听伯母唠叨，还是直接去问当事人更快一些。

“不是啊，喜久代嬷嬷说了，这是她最后一次提起幽女。”

“为什么？”

“她说不想再扯上关系。因为我接手了这家店，而她觉得自己应该尽到前任的责任。不过，说完之后，她像是放下了什么沉重的包袱，整个人都轻松了。”

“人家把散播怪谈的重任托付给伯母了？”

“我可不记得接下过！”

“可是，按您所说的话，我不就打听不到当时的情况了？”

沉默中含带不满的伯母，让我失望地沉下肩来。

“那倒不一定，小庄，你想要怎么做？”

只见伯母的脸上浮现出邪恶的笑容。

“您不是说喜久代嬷嬷不愿谈起了吗？”

“嗯啊，嬷嬷那边是不行了。不过，当年金瓶梅楼和梅游记楼的那些花魁尚在，她们虽然已经年近四十，不过要来我的梅园楼工作呢。”

“第三代绯樱过来之后？”

“是的。就是这么巧的事。”

虽然，伯母只是惊讶，但似乎有种无形的力量在驱动命运，我越来

越无法保持冷静。

“幽女的事，直接问那三个人就好。”

“话说，她们三个人为什么会回来？为什么会有第三代绯樱？伯母，请你告诉我吧。”

“喔唷，这些事情，你也一起问她们不就好了。”

“好，那么想请伯母……”

引荐一下她们，我正准备脱口而出的时候。

“你怎么说也算是作家，不要只想依赖我。虽然，我可以帮你提上一句，说你对幽女有兴趣。不过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

幽女的话题明明是淑子伯母说起来的，现在她竟然拒绝了我。

“这……伯母不给我介绍，我怎么才能问到她们？”

“有什么难的，你来梅园楼跟她们一起玩啊。”

伯母居然不惜用这样的方式引诱刚刚提出抱怨的我。

“然后，她们会在枕边跟你讲幽女的事，你不就能听到了？”

“那个……”

我彻底傻眼了。虽然知道伯母性格乖僻，不过，没想到她心眼会坏到如此程度。

“算了。”

“咦？你不是想知道更多幽女的事吗？”

伯母见我怄气的样子，随后露出令人不爽的笑容。

“我也没有闲工夫去调查。而且，梅园楼也没有出现关键的幽女。只是以前花街曾经有过这样一则怪谈。”

“以前存在的恐怖怪物，如今有可能第三次现身哦。”

“怎么说呢，从事件本身来说也没什么特别，不就是青楼里的女人跳楼自杀吗？而且，跳楼和幽女也并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说到底，幽女到底存不存在都不知道。”

“哎，这孩子还是那么没用。”

淑子伯母故意语气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打断了我的话。

“当作家的，不是好奇心比什么都大吗？”

“啊……”

“而且，佐古庄介写的还是怪奇作品吧。”

“因此，幽女的事，不更该全身心去投入吗？怪谈本来就是模棱两可的暧昧传闻。你打算什么都不做就放弃？”

淑子伯母像是在我耳边低声私语什么，其实当时的我已经在想怎么逃脱。幽女的话题的确非常有趣，毋庸置疑。但是，要自己去赤线地区取材，负担太重。如果只是走访喜久代嬷嬷的餐馆，倒是没有问题。不过，要以自己去当客人的代价换取情报，实在强人所难。

要说放弃是骗人的，不过，幽女的事充其量就是经常听到的鬼故事而已。

但是，伯母说出了接下来的话。

“听说战争末期，在那家店的庭院里发现了那个幽女的尸体。”

二　神秘的尸体

伯母闹起了情绪，不愿再说下去。不过，在我的努力下，让她说出了下面的话。

空袭愈演愈烈的前夕，梅游记楼的老板娘关了青楼，疏散去了××地方。那个时候，老板娘废除了店里所有人的契约，颇有气量。伯母就不会效仿这位老板娘。

喔唷，这么写可不行。不过，伯母应该也不会读这个连载，算了，算了，就这样吧。

言归正传，尽管那些青楼女恢复了自由之身，不过能够回乡的人很少。她们没了工作的地方，不知自己接下来该如何生活。即使有些前青楼女很想赶紧找到工作，但似乎也没那么容易。幸好梅游记楼找到买家

之前，依然允许前员工住在那里。这位老板娘果然大度。

话说回来，就算找到了工作，不是去桃苑的其他青楼，就是去其他城镇的青楼，基本只有这两种选择。结果，大部分人还是更愿意留在早已熟悉的花街上，由于梅游记楼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她们也不用急着去找落脚地。青楼也没有营业，大家就这样暂时住在一起，过着奇妙的生活。

但是，没过多久，接连不断的空袭警报拉响，燃烧弹的威力侵袭着花街。有超过一半的建筑遭到烧毁，或是沦为废墟，死于空袭的青楼女也不在少数。建筑物被烧毁后留下的空地，被挖成了新的防空壕。但是，有时即便在防空壕里避难，依然会被烧死，花街已经没有一处安全的场所。

尽管当时已经如此惨烈，但是，占地面积庞大的梅游记楼却奇迹般地毫发无损。不过，没人知道这种好运能持续到何时。但是，店里的人没有去避难。生也好死也好，反正除了桃苑也无处可去，当时店里的所有人差不多都这样想。

就在那个时候，有几颗燃烧弹落在了梅游记楼的本馆庭院，击中了建在庭院内角落里的置物间，整个置物间瞬间化为灰烬。当时留下来的花魁和杂务工赶紧组织灭火，结果幸运地控制住燃烧的势头，将本馆的损失降到最低。损毁的仅仅只有置物间和部分围墙而已，本该如此……

然而没想到从置物间的残垣断壁中，竟然冒出一具烧焦的尸体。

但是，留在梅游记楼的所有人全都平安无事。花魁和杂务工也不缺一人。就连赶来灭火的桃苑町的消防员们也是面面相觑。

那么，烧焦的尸体究竟是谁……

他们在整条花街上搜寻行踪不明的人员，不可思议的是居然没能找到匹配对象。而且，经历了高温燃烧，根本无从分辨这具焦尸的年龄和体貌特征，甚至都不知道性别，当时也没有专业的验尸官，所以没能确定死者的身份。

不过，既然不是梅游记楼的内部人员，也不是花街上的人，那么就只可能是外部人员。话说花街的出入管理本就非常严格。事实上，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发现，进入花街没出去的人一个也没有。

那是幽女的尸体……

不知不觉之间，花街流传起了恐怖的流言。梅游记楼的幽女，已是桃苑里无人不知的事。虽然不清楚详情，但是从金瓶梅楼时期，街头巷尾就在传着此类的怪谈。

宪兵队很快也出动了。但因空袭有增无减，而且越来越猛，他们也无法进行全面调查，就这样迎来了战争的结束。

以上就是淑子伯母东拉西扯的说明。

不明身份的神秘焦尸……

焦尸的正体是幽女……

如此劲爆的讯息，再次调动起了我的兴趣。我拿出软磨硬泡的本领，百般讨好伯母，她最后松了口，允许我去采访那些花魁，只是作为回报要我帮梅园楼工作。

采访不是免费，还要给好处费。好处费就相当于以前给花魁的花酒钱，女招待和店里四六分成。不过，伯母说可以给我打折，店里的六成只给四成就好。但是，我给店里干活，还收我的钱，怎么看都不合理，唉，谁让我摊上了这样的伯母呢？

“伯母，发生过这么多事的店，亏你也会买下来。”

谈判成功之后，我打趣地说道。

“我接手梅园楼以前，就是战争结束前夕到战后的过渡阶段，那里还开过一家叫“仙乡楼”的店。”

淑子伯母介绍说那家仙乡楼正好隔开了两个时期，能够起到祛除厄运的作用。

“那家仙乡楼只开了两三年的时间？”

“没错。”

“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很期待再听到什么趣闻，结果伯母轻易地否定了。

“没有，没听说那方面的传言。那个老板跟我说是受够了上面对于公娼制度的朝令夕改。干脆就不干了，仅此而已。”

为了慎重起见，我还做了一番调查，发现了很有趣的事实。

如果站在女性的立场来看，并不怎么有趣。战后日本政府和警察对待公娼制度的态度，确实荒唐可笑。既然话已至此，那不如就说说从江户时期延续至今的吉原花街的开端与变迁吧。

昭和二十年（1945年）三月的大空袭中，吉原被夷为平地。东京尚且一片火海，何况吉原。当时吉原大约有一千两百名青楼女，其中三分之一约四百人被烧死。据说也有跳入隅田川的，基本上都溺死了。

次日，拼命逃出吉原的人们再度返回，暂时住在烧剩下的废墟之中，比如吉原医院，讨论着今后的生计。即便国家灭亡，皮肉生意也不会从世界上消失吧。当时的幸存者相信这便是真理。

数日后，吉原接到了警察署的分散避难指令。这是无法再继续营业的信号。然而，政府当时已经无力供给食物，因此希望她们能去投靠亲属避难。这条通告等同于废娼宣言。吉原已经彻底完了是公认的事实。即使这样，那些无处可去的青楼女和杂务工，仍旧留在了东京。

但是，到了四月，警察那里又颁布了可以继续营业的命令。打着维持治安和发扬国威的名号，他们简直就是为所欲为。当时，很多男人都是让妻子去乡下避难，自己留在东京，也有不少军需工厂的雇员。因此，废墟残骸的暗处，每天都有性犯罪发生。长此以往，没有青楼的情况延续下去，不仅会让治安恶化，也无法提高军需产能。警察似乎就是这么想的。

话又说回来了，空袭造成的损害严重至极，哪有那么容易恢复。即使这样，大家还是尽力修整吉原的废墟建筑，改作青楼，联系疏散到全国各地的花魁，将她们悉数找回，费尽周折，终于可以勉强营业。结

果，接下来的连续几天，拥挤的声音混杂在一起，热闹非凡，客人排成了长队，盛况空前。

但是，战争很快就结束了，吉原的灯火再次熄灭。没过多久，恢复的速度更快，吉原再次开始营业。

八月十五日那天，日本的侵略战争以失败告终。同月二十六日，就正式成立了“特殊慰安设施协会”，英语称为“Recre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简称“RAA”。这个机构打着“重建日本以及守护全日本女性纯洁的基础事业”的旗号，却是提供“安抚关东地区美国驻军将校和一般士兵”服务。后来，改为“国际亲善协会”，简直就是国家级别的卖春组织。

当时，协会在银座大道那里设置了很大的广告牌，堂而皇之地公开募集慰安妇，广告词更是厉害。

“告知新日本女性，作为战后处理紧急设施之一，为了安抚进驻军的大事业，现征求新日本女性率先协力。”

“新日本女性”这个词用的，无论好坏，我都被他们的厚颜无耻所折服。而且，条件还是“年龄十八岁以上到二十五岁，提供宿舍、被褥和食物”，据说很快就有大批的应征者响应。此时，她们还不知道卖春的对象是美国兵。当听到工作内容之后，有些不愿意的女性离开了协会总部，不过大部分还是留了下来。因为没有其他途径赚取生活费，留下来的都是有所觉悟的。

顺带一提，警视厅当时给她们起了“特别挺身队员”的称号。这可远比新日本女性更具战时色彩，不过，考虑到她们担任的工作性质，倒也可以说更符合实际情况。

如此一来，随着第一家慰安所的开业，占领军士兵增加，不仅是慰安所，夜总会、舞厅、啤酒屋等娱乐场所如雨后春笋般激增。当然，东京以外地区也在推动慰安设施，美军士兵享有特别津贴，所以人来人往，呈现出格外繁荣、景气的样子。

但是，在慰安设施内工作的女性，她们承受的苦劳，远远超乎想象。尤其是在慰安所，虽然她们早就知道工作内容，但本来就不是从事风俗业的，相当于在遭受强暴，因此，她们的艰辛不难想象。原来听说有的专业人士一晚上能接待四十七位客人。但是，对于突然闯入这个世界的普通女性，不可能指望她们胜任这样的工作。供需关系一片混乱。

政府也发现了问题，就在当时全国一万三千名公娼里面，挑选了一万一千名供占领军享用。这个人数相当于战争时期公娼人数的三分之一。人数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派往军需工厂、避难，以及死于空袭。因为留在东京的青楼女所剩无几，所以从业者们才四处奔走寻找原来的那些人。

稍稍再补充一点，要说受欢迎程度，似乎艺者更胜一筹。这里指的不是日本传统的艺者，而是“艺者女孩（Geishya　Girl）”。在外国人眼中，“吉原的艺者女孩”甚至与“富士山”齐名。他们认为这两者就代表日本。所以，不管身着多么廉价的和服，摆出多么拙劣的表演，只要是“艺者女孩”便会大受欢迎。然而，真正精通这些技艺的艺者自不用说，对于慰安行为极度厌恶和鄙夷。

那些接待美国兵的娱乐设施，看上去相当红火。不过，终于爆发了严重的问题——性病开始蔓延。淋病和梅毒在女性和士兵之间迅速爆发开来。政府当即组织慰安所的全部人员体检，采取注射盘尼西林（青霉素）、使用卫生安全套等对策。进驻军也在慰安所附近设立了简易治疗站，帮助士兵们预防性病的发生。但是，说是如燎原之火也不为过，性病的传播依然在扩大。

然后，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的二月，从东京都卫生局给GHQ（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提交的报告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经过调查之后发现，RAA所属的慰安妇中，有百分之九十的女性携带性病病原体，而美国海军部队的某师团，百分之七十感染了性病。

结果，从第二个月开始就严禁美国士兵进入慰安所。但是，仍有无

视命令自由出入的士兵。于是，所有的慰安所前都立起了“禁止入内”的黄色警告牌。而且，据说牌子上还写有“梅毒地带”的警告。

实际上，在这场大规模的性病骚乱之前，GHQ就向日本政府提出过“日本公娼制度废止备忘录”，这是一月的事情。备忘录的主旨是“日本公娼的存续违背民主理想”，必须“废止一切公娼的存在形式，废止一切许可公娼的法律条文以及法规”，要求“签订的一切卖淫服务合同，以及一切含有预付金限制人身自由的合同无效”。

这是明治五年（1872年）颁布“艺妓娼妓解放令”以来，日本卖春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之一。不过，就像上次那样徒有其表，这次又是重蹈覆辙。

已经提前得知GHQ备忘录内容的警视厅，向从业者发出指示，让他们自发性地申请废娼。当然，这无非是表面工程。比如以前从事租屋的，直接改成“接待所”，青楼女改为服务员就可以了。简单来说，公娼制度是废止了，但是，私娼依然是被允许的。

这样的处理方式引起了GHQ方面的不满，还发生过将卖春业者送上军事法庭的闹剧。简单来说，就是“不得以借钱和其他理由束缚女性，让她们进行卖淫工作，但是，如果基于本人意愿，则不违反规定”。

在RAA，士兵不会直接付钱给慰安妇们。从他们那里收受金钱的行为，可能会让女性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卖身”，而非“为国效力”。据说正是因为“为守护日本女性贞操而牺牲自我”的精神寄托，很多人才愿意去做慰安妇。但是，她们的态度也加剧了从业者非人道的剥削，负面影响同样巨大。

新政实施以后，费用要通过女性转交给经营者。这样一来，压榨也就不复存在。但剥削就没有了吗？还是有的，而且直接变成了“卖春”行为，听起来很讽刺。我会这样认为是因为做过相应的调查，但也只限于知识层面，实际情况却不甚了解。

我似乎用了大量篇幅介绍，接下来就简单做出结论。

就在警视厅按照GHQ的意志行事的期间，卖春行业的增长势头逐步扩大。警视厅为了便于管理，又想搞集娼政策。但要是做过头了，又会引来GHQ的注意。处于两难之中的他们，只得再次使用苦肉计。接待所改为“特殊饮食店”，服务员则称作“员工”，特殊饮食店可以雇佣女性员工，也就是女招待，这就洗白成了正当行业，雇佣关系也被重新定义。另外，划分过去的集娼地带作为指定区域，为了方便区别，就用红笔在地图上圈起来，也就是现在的“赤线”。

从业者能够继续营业，都松了一口气。但是，他们又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新烦恼。既然是饮食店，不能只卖酒吧，是否需要厨房？客人用餐的桌子和椅子也得有吧？这才能给人留下自己做的不是皮肉生意的印象，那么要准备到什么程度才好？大家都处于摸索阶段。据说，很多业者都把店门口当成大厅，放置桌椅，尽可能装得更像饮食店一点。

以上所述，我也动用了各种人脉，才设法调查到花街在战争时期到战后时期是如何变迁的。

前面说到的仙乡楼就在这个混乱的时期停止了青楼的经营。特殊饮食店的转型手续过于繁琐，年事已高的经营者有感力不从心，因此，趁着这个机会便决定就此隐退。店铺被淑子伯母买下，开了这家梅园楼，时至今日。

在伯母去探店的时候，关于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在庭院里发现神秘焦尸的事，前面那位经营者也是知无不言。不过，说起怪谈衍生出的现象，仙乡楼是从未发生过。

话说好像只有一位青楼女，没有说明理由就跳槽去了其他青楼。当她还在仙乡楼的时候，有时会轻声自语。

“此处除了我们以外，好像还有其他的人……”

连载第二回

三　梅园楼

研究过花街和赤线的情况之后，终于要实地进入淑子伯母经营的梅园楼了，夸张地说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当然我也不会直接就去问三位女招待。要是以前，我也许还会犯下这种愚蠢的错误。不过，这回我已经进行过调查研究，对她们这种特殊职业人群有了初步的认识。所以，要花点时间慢慢接近她们。

她们通常会将人分为两类，可以信任的叫“自己人”，不能信任的叫“外人”。自己人就只有店内的老板和老板娘，以及杂务工和姐妹。外人则是客人和同业者。当然，即便是自己人也不能完全信任，外人也有熟悉之后变成自己人的情况。她们根据会所处的环境与接触对象随时变化。

现在咖啡店的女招待与以前的青楼女没有本质区别。虽然制度有所不同，但生意内容没有变化。两者的想法和心态也都差不多吧。而且，我想取材的三人曾经就是青楼女。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的立场。我是经营者的侄子，店里管经营者叫“干妈”，通常不叫“老板娘”。那么，我也算是内部人员。伯母经过商量之后，把我送进账房帮忙。账房有放置营业额的金库，除却经营者和女招待以外，任何人不得入内。咖啡店的老板和干妈外出的时候，交给信赖的亲戚看管店铺相当普遍。这么说来，我一开始就是自己人。

但是，就算我是经营者的侄子，毕竟资历尚浅，而且还是刚入行的新人。最主要的是伯母已经告知大家，我的本职工作是怪奇小说家，冲着幽女的怪谈而来。唉，她们更不会无所顾忌地对我这样的人打开话匣

子。

我这个外行都能预料到她们的反应。深入知晓青楼女所处的特殊世界以后，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不能操之过急，花上多一点时间，慎重地去打探消息还是有必要的。本期连载要是能有点新的素材就好了。不过要是在接触过程中，招致了女招待的逆反心理，就有可能前功尽弃，连载也就此打住。我要尽量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先来介绍一下梅园楼的布局和服务类别。

根据淑子伯母所述，从青楼变为特殊饮食店，最需要改建的部分是玄关。以前的花街时期，玄关是照片展示间。店内除了两扇玄关大门以外，有一排格子窗相连，屋里的三合土上，装饰着花魁的照片。现在，店内使用毛玻璃和彩色玻璃做隔离墙，屋内不仅没有三合土，就连摆放祭祀神龛的三夹板都拆掉了，整个玄关被改造成了大厅。大厅里设置了一个吧台，放入五组桌椅。吧台的陈列柜上则摆着许多的洋酒瓶，旁边的台座上放置着一台留声机，看上去有模有样。

从内饰上来看，完全就是漂亮的酒吧。但是，洋酒瓶里面是空的，座椅也不是给客人用餐的，这里只不过是与女招待交涉服务内容的场所。归根结底就是徒有其表而已。唯一真正有用途的，只有陪伴客人翩翩起舞的音乐，以及播放流行歌曲招揽客人进来的那台留声机而已。

客人和女招待在这奇妙的空间里交涉服务内容。赤线区域的服务大致分为三种，分别是“短时”“长时”和“留宿”。“短时”是在最短的时间完事，满足客人光顾的原始目的。“长时”则由客人与女招待交涉决定陪伴的时间，相处时间更为宽裕。“留宿”就是包夜，指的是在女招待的房间过上一夜，玩乐方式就更多了，但也有可能遇到“交换”，就是女招待同时去服务其他客人了。比如，将“留宿”的客人带到屋内，事尽之后，客人满足地沉沉睡下之后，她再返回大厅，寻找第二个“留宿”的客人，再进去别的房间，这就是所谓的“交换”。

顺便说句，服务费需要预付。与客人谈妥后，带领客人进入房间，

收取费用。然后，女招待会将收取来的费用带到账房，上交老板和干妈。账房会根据拆账份额，将双方的份额分开保存，称为“玉割”。从账房里回来的女招待则会端着茶水。虽然加上“特殊”二字，但怎么说也还是“饮食店”。所以，还是不能忘了上茶。不过又有多少客人会喝没味的茶呢？大部分客人可能都没碰过杯子吧。

既然要在梅园楼长期潜伏，那么知道多点也不是坏事。这些业内常识对于工作和调查都有帮助。不过另一方面，也让我有点胆怯。女招待们已经非常繁忙，要让她们空出时间讲幽女的事，也许会给她们增添不必要的麻烦。注意到此事的时候我不免烦恼起来。起初我想过给她们钱不就好了。不过，随着跟她们的接触加深，我逐渐不再愿意用钱去解决问题。

我本来是去淑子伯母的店里打杂的。然而，自从我去帮忙以后，伯母的外出变得频繁起来。

“你胡说什么啊？小庄，你又怎么知道以前是什么样子？”

我家伯母的装傻本领可不一般，不过她之前没有帮手倒是真的。

“即便伯母以前想出去，也不能离开账房。现在我过来了，你不就可以抓住机会了……”

“我这不是信任小庄嘛。话说回来，跟女招待再怎么亲近，也不能把账房交给她们。所以啊，交给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侄子我才放心呢。更何况，有您这位伟大的作家老师坐镇，小店也是蓬荜生辉啊。”

眼见局面对自己不利，就会马上吹捧对方，企图蒙混过关，这是我家伯母的惯用伎俩。

“话可不能这么说，要是干妈经常不在店里，那可就乱套了。”

“店内有那三位呢。就算有什么情况，浮牡丹也会处理好的。”

前后矛盾了吧，还是交给女招待了？

梅园楼开业至今，淑子伯母一定非常努力。所以，趁着我去帮忙的这段期间，她打算休养生息几天也无可厚非。只是，如此信任有经验的

青楼小姐和外行侄子，怎么说都不太对劲吧。

其实我也能看出伯母具有经营咖啡店的能力。普通的店只招募年轻漂亮的女招待，而伯母却雇佣了一位奇怪的二十八岁女性，试图让以前的花魁“复活”，就凭这点她已经很厉害了。

赤线区域的咖啡店名字，大致分为两类：使用日式词汇“花月”“喜乐”“藤”的店，以及使用外来语“ROMANCE”“STAR”“MONPARIS”的店。美军占领时期，还是前面日式的店名更多。但是，像梅园楼这样沿用战前青楼名字的例子，实在太少见了。就算店名是日式风格，女招待可不一定穿着和服。因此，店名和女招待没有任何关联。

淑子伯母似乎很早就留意到了。她会时不时地思考，如何运营梅园楼才更适合。可是战后不久，大多数客人跟美军一样，说到底只是想满足自己的性饥荒感。所以只要有女人就会生意兴隆，根本无须多此一举。但是时代是会改变的。东京的有乐町有了“日剧小剧场”。据说是跳脱衣舞的裸体剧场。那么，桃苑是不是也要尝试一些新的花样？

那位女性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因为不能暴露她的真实姓名，就称她为山田花子吧。她说家里有生病的丈夫，需要用钱，因此想在这里工作，就来应聘女招待了。

“其实我在战前，曾经在其他的花街干过。为了振兴丈夫不断下滑的家业，狠心闯进了这个世界。我对于这份工作比较熟悉，所以，请您雇佣我吧。”

花子完全不像二十八岁的样子，她显得更年轻一点。不过，也许是曾经在青楼做过的原因，她的身上有种说不出的落魄，偶尔会显露出超出年龄的老态。但那份独有的风韵，更受男人的追捧。

花子的户籍抄本上显示来自于××县××町。那是邻县受到空袭损失严重的区域。

“你的丈夫也来了吗？”

伯母同情地问道，她轻轻地摇了摇头。

“啊，也对。你也不方便去那边的咖啡店，所以才来桃苑的。”

要是她在老家的赤线区域活动，难免会碰到认识的人。为了避免尴尬，选了远一点的桃苑，伯母是这么想的。不过，花子再次摇摇头。

“不是？那是为什么？”

“实际上——”

接着，花子讲述了一段饶有趣味的话。

战时某段时期，身陷青楼的她，曾经碰到过一位客人说“你跟桃苑花街梅游记楼的花魁绯樱长得很像”。不过，这位花魁也是第二代，初代绯樱是梅游记楼的前身——金瓶梅楼的所属花魁。能够承继第二代，多半是跟前代长得像吧。当时第二代绯樱可是大受好评。不仅有初代绯樱的熟客，还有很多新客人也在增加，非常热闹。

“当我打算回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想到了一件事……因为，店名和经营者都发生了变化，也不知道同样的手法行得通吗？能否迎合时代的潮流？”

“你想承继第三代绯樱？”

“是的。”

花子点头称是，然后转换成柔弱的声音加以补充。

“我的想法是不是太天真了？”

“不，不，听起来不是很有意思吗？”

于是，第三代绯樱就此诞生。淑子伯母也借此良机，让梅园楼的女招待穿上和服，再现旧日花街风情。不过，话说也不可能原汁原味地再现，那都是要花钱的。像现在这样只是穿上和服，也不过是表面上还原而已。

但是，穿惯了洋服的年轻姑娘，经常会抱怨和服。还要效仿花魁那样的姿态，难为死她们了。原本能教她们的也就只有花子，也很难说她能教得好，这事从开始就有点勉为其难。

伯母正欲放弃的关头，从金瓶梅楼时期就在本店工作的浮牡丹、月

影、红千鸟几人突然到访。说是听闻第三代绯樱的传言，就想回曾经住过的老巢看看。三人前后脚到来，似乎只是巧合。伯母没有放过天赐良机。她暗中打探三人的情况，发现她们都在桃苑的其他咖啡店做女招待。伯母就邀请她们跳槽到梅园楼，三人也都没有异议。现在，早就没有契约什么的了，女招待随时可以跳槽去其他店。

就像追随着三人的步伐，名叫雪江的女性也来了。她从金瓶梅楼时期，就一直在做女佣。听说那些熟悉的姐妹纷纷回归老巢，想着自己是不是也能被雇佣就跟来了。伯母认为这是缘分，却否定是偶然的巧合，她认为其中一定有什么内在原因。因此，雪江也被雇佣了。

伯母将梅园楼的女招待分为和、洋两种。咖啡店路线依旧维持，然后又加上了花街风情。

在同行里没有什么反响，大家都在等着看淑子伯母的笑话。但是，此举大获成功。怀旧的客人们蜂拥而至。虽然玄关部分经过改建，但梅园楼的建筑本身，相比前面的两个时期，并没有什么变化，恐怕这也是造成轰动效果的原因之一。

那些瞧不起大龄业者的年轻女招待，也争先恐后地想穿和服。可是前青楼女依然抢手。毕竟，只是模仿外表，没有内涵，很难长时间保持人气。因此，客人点过一次冒牌货，下次就不会再点名这位姑娘。以前可不是这样，只要点名试过就会变成熟客延续下去。

结果，梅园楼就像伯母所想，在两种模式的运营下，直至今日，可谓是顺风顺水。但是，如果……如果没有那位担任过两楼鸨母的喜久代多嘴的话……

我进入梅园楼之前，曾造访过一次喜久代经营的小酒屋“梅菊”。帮忙管理账房后，也曾去过好几次。取前工作场所的“梅”，再将名字换成同音的“菊”，如此构成店名。

初次踏入狭小脏乱的店里，我喝着稀奇古怪像是洋酒一般的饮品，试探着打听金瓶梅楼和梅游记楼时期的事。不知道这算不算意外，喜久

代打开了话匣子，即使话题涉及战前的花街，她依然说得有声有色，甚至还会探出身子热忱地描述。

“以前的青楼女也有自尊和骄傲。固然因贫穷而卖身，但她们是为了家乡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怀着相当的觉悟和坚韧的意志出卖色相。战后呢？女招待只会发出些聒噪不堪的尖叫声，挽着美国兵的手腕，毫不忌惮其他人的眼光，只顾卖弄风骚，尽是没有骨气的女人，可悲啊。”

“战前的花街是怎样的呢？”

听到我试探性的提问，喜久代喜逐颜开。

“小哥，那可跟如今的咖啡店大相径庭。”

接着，喜久代讲述了她花魁时期的事，以及担任鸨母时的事迹，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讲到关键的地方，经历过花街生活的上了年纪的客人也会附和几句，店内的氛围越来越热闹，每一位客人都心情舒畅地醉了，除了伺机打听幽女的我……

我始终找不到插嘴的机会。别说插嘴，根本就没有引入幽女话题的机会，结果我越来越焦躁不安。

然而，似乎是熟客的中年男人生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道：

“对了，以前还叫金瓶梅楼的时候，最红的头牌通小町，从贵宾室跳楼摔死了吧。”

没想到他的话锋一转直奔那个话题。

“是自杀的吗？”

机不可失，我赶紧向他追问。

“据说是因为老家的结婚对象寄了封信给通小町，说要娶新娘了，所以……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传言。不过啊，说到花魁的身世，也不知有几分真假。”

生驹说着苦笑起来。不过，他很快又一本正经地继续说道：

“但是啊……通小町之后，绯樱，还有，呃……那个谁来着……月……月……月影！嗯，想起来了，是叫月影。这两人也步其后尘接连

跳楼。”

三人里居然有月影，我听后很是惊讶。也就是说她得救了？到底怎么回事？我很想继续追问生驹，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

“三人接连跳楼？”

我没有直接问月影的事，而是绕了个圈子。

“可能隔了些日子，不过三人都是从别馆三层跳下的。”

“跳下去还不都得死了？”

我继续若无其事地试探。

“……不，绯樱和月影没事。”

信息量比我想知道的还多。原来，初代绯樱最后也得救了。

“那两位又是因为什么跳楼啊？”

“那我就不清楚了。被什么召唤了……好像有这样的传言。”

“被召唤？被什么召唤？”

“生驹先生！”

还没等生驹回答，喜久代喊了他的名字。话说，自从生驹滔滔不绝地讲到现在，喜久代一直一语未发。

“你要是再聊那种不吉利的事，我可就要请你回去了。”

“啊……”

生驹闭嘴之后，似乎还想抗议。不过，见到对方的表情后就放弃了。他照喜久代说的付了钱，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梅菊。

我缩了缩头颈，不敢正视喜久代。要是被认为犯下同样的错误，就不能出入此店了。即使无法取得幽女的情报，与喜久代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是很有必要的。

万幸我没有被撵出店里，以后也还能继续光顾。但是，我再也没能听到过有关跳楼的话题。

不过，我有次正要踏入梅菊，店内只有一位客人，正是生驹。正在我犹豫再三的时候，听到店里传来谈话声。

“老板娘为什么讨厌提起金瓶梅楼时期的跳楼事件？”

“又不是什么好事。”

“呃，话是这样没错。但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不是啊。梅游记楼也发生过类似事件，生驹先生，你没忘吧？”

“好像是啊，不过是很多年以前了。”

喜久代没有接这句话，而是反问道：

“你知道金瓶梅楼和梅游记楼的继任者，开了一家什么样的店吗？”

“……呃，是叫仙乡楼吧。”

“不是那家，再后面，就是现在这家店。”

“啊，啊，梅园楼吧。说是重现过去的青楼风情，现在好评如潮。对了，对了，据说还有第三代绯樱，我心痒痒地也想去光顾一次。”

生驹开玩笑地说着。不过，喜久代的回话却令人惊恐。

“所以啊，过去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啊？什么意思？”

“初代绯樱和第二代绯樱都与各自时期的跳楼事件有关。”

“……咦？”

生驹满脸困惑的表情，突然明白了对方话里的意思。

“你是说……”

“梅园楼有了第三代绯樱，谁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发生跳楼事件？”

“这……”

生驹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随后，喜久代接着发出极其低沉的声音道：

“幽女还在那里啊。”

四　女招待

那位跳槽离开仙乡楼的青楼女曾说店里好像还有其他的人。喜久代

则说幽女还在那里。

我进入梅园楼以来，只取得了这两份幽女的情报。而且，前者是听淑子伯母转述，后者则是偶然偷听的结果。连载第一回时，我还说什么经过实地取材记述事件，现在想想可能要食言了。梅园楼也不是完全没有取材的机会，所以我才觉得自己没用，暗自深刻反省。

我每天都要跟女招待打几次照面。时间也相对固定，比如客人登门之前白天和傍晚的时段，她们都会到账房来。不过，似乎伯母一个人在账房的时候，她们来得更频繁。我到账房帮忙以后，女招待就不怎么来闲坐了。

不过，她们还是会来，因为账房里有一台收音机。大厅里放置的是留声机，如果想要听广播节目，就只能到账房来了。所以，我们并不缺少交流的机会。多聊上那么几次，距离也会逐步拉近。

经常跑到账房来听收音机的人也有浮牡丹、红千鸟和月影。不过，我跟她们还没有达到可以回溯过去的交情。而且，相较年轻的女招待，她们三位其实并不怎么常来，浮牡丹更是如此。既然如此，还是更加主动地去搭话比较好吧。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就是因为害羞做不到。

目前就是这样的僵局，不过我也有关系不错的女招待。不是那三个人，她叫幸子，今年二十岁。她属于梅园楼的洋装组，温柔和善，客人都很喜欢她，虽说还是新人却赚得可不少。

“老师您很像是我小时候邻居家的幸男大哥哥。”

自从幸子满脸笑容说出这番话后，我们就熟络起来。貌似幸子这个名字，也是出自那个幸男的“幸”字。我跟她说不用客气，结果换来了“哥哥老师”的外号。而且，这个外号还在洋装组的女招待中传开了，实在是让人难为情。

跟幸子聊天很开心。不过，每次聊完之后，我的情绪就会低落，质疑自己不务正业。我可不是为了跟可爱的女招待聊天才来咖啡店帮忙

的。虽然交到朋友很开心，不过开心之余，我也对自己毫无进展的近况担忧。

但是，与幸子聊天的时候，收获了意料之外的情报。

我前面也说过，青楼女和女招待都会区分“自己人”和“外人”。不过，即便是自己人也分许多类型。其中，最亲近的还是姐妹。无关背景和过去，大家都是出来卖的，长久以来形成了如同战友般的感情。与战友不同的是——今天的朋友也许就是明天的敌人，她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干这行的皆是以身体为资本的独狼。她们心里免不了潜藏着只能依靠自己的悲壮气概。

不过，平时姐妹之间还是会交流，但不会触碰过去的经历，这也算是约定俗成的规则。女人嘛，很少有不会说漏嘴的。不过，等她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开始互诉衷肠了。当然，其中也有不少谎言，但事实也有不少。

说回幸子，她不仅对客人好，对待姐妹也很好，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她。前花魁们经常向她虚心求教外面世界的事。因她非常惹人喜爱，因此，那三人也经常会跟她讲金瓶梅楼和梅游记楼的往事。

“哥哥老师也想听以前花街的事？”

“别这么叫我。”

正值梅雨季节某日的午后，乌云密布。账房里只有我和幸子两人。淑子伯母照例外出，其他的女招待不是午休，就是出门，梅园楼一片静寂。

“您是在调查过去的怪谈，然后将调查的内容写成书稿是吗？”

“嗯，可以这么说……”

其实，我已经把本稿内容，也就是连载于《书斋的尸体》中的《所谓幽女之物》拿给幸子阅读，只给她一个人看过。虽然伯母也买杂志，但她不会去读。据幸子说女招待里会阅读的人也就只有浮牡丹。

“您既然打算写这方面的内容，为何至今都不曾向姐姐们取材，所

以，我在考虑要不要替您去问呢。”

“可是……”

我从心底感谢她的心意。但是，同时我也会担心，如果她替我取材的事暴露了，那么幸子在梅园楼的处境会不会变糟呢？

“哦，怎么了？你优柔寡断的方面也跟幸男哥哥一样呢。果然是哥哥老师。”

“那个，幸子啊，毕竟……”

无法招架的我，只得和盘托出刚才内心的不安。幸子听了我的担忧之后，淡淡一笑。

“没关系啦。其实，姐姐们还在疑惑您怎么迟迟没有开口呢？”

“啊？真的吗？”

似乎跟预期的不一样呢。我本以为她们讨厌被问到关于幽女的事。如今，被幸子这么一说，犹如醍醐灌顶。

“您还指望姐姐们上门来跟您说吗？牡丹姐性格拘谨矜持，她不会这么做。红姐虽然像是会这么干的人，不过她有自己的小算盘，可能在等待时机。比如，接受您的采访以后，索要取材费什么的。”

“我跟伯母也说过，她说让我按照客人的标准付钱就好。”

“哦，那样的话，红姐那边就没问题了。牡丹姐可能不会收钱。不过，月影姐嘛，我觉得不是钱的问题。她好像在害怕什么……”

“毕竟她自己也曾跳下去过？”

此话一出，轮到幸子惊讶了。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将上次偷听到的话全部说给幸子听。

“您说的是鸨母喜久代嬷嬷的店吧。话说，只有月影姐偶然会去那家店呢。”

“诶，是这样吗？”

要是在店内碰到月影会怎么样呢？如果生驹也刚好在场……我忍不

住想象起了这样的场景。

“月影说过她跳楼的经过吗？”

“她说自己记不得了，但是……”

幸子说到这里欲言又止，她直勾勾地盯着我。

“但是，根据红姐的叙述，说月影姐在跳楼的前夕，刚在暗小屋里堕掉腹中的孩子……”

“暗小屋？”

听了幸子的说明，我的背脊阵阵发凉。那个小屋不就是战争结束之前，发现神秘焦尸的地方嘛。

幽女的尸体……

我的脑中好像突然想到什么，就像得到了某种暗示。

“您怎么了？”

无意之中表情凝重起来，幸子凑过脸来关心地问。于是，我就说出了神秘焦尸的事，幸子的脸色难看起来，但很快就转为困惑，因为那三个人从未说过这件事。

“也许发现焦尸的时候，她们已经都不在店里了。”

“不会啊，三个姐姐都留守到店被转手之前才离开。”

那么，她们为什么没有说过？比起幽女，尸体的话题更加现实吧。

我陷入沉思的时候，幸子说了一句奇妙的话。

“也许……庭院里面有什么。”

“什么？”

“月影姐在跳楼之前，曾在暗小屋待了一晚。而且，那位名叫通小町的花魁，貌似也在跳楼之前，去过那个祭祀稻荷大神的祠堂。”

暗小屋的那块区域现在是空地，附近杂草丛生，倒是旁边的稻荷大神的祠堂依旧保留着原来的风貌。

“通小町为何会去祠堂？”

“说是去埋葬从故乡婚约者那里收到的信。好可怜啊。”

生驹也是这么说的，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那么初代绯樱呢？她在跳楼之前也去过庭院？”

见我兴奋的样子，幸子略带歉意地说道：

“对不起，我还没问绯樱的事。”

“……啊，哦。不，不，是我太着急了。”

我不知不觉地把幸子当作了知晓全部事情的当事者，这点我也要深刻反省。

“请您等待几天，我找机会去向姐姐们打听。”

幸子马上又接了这么一句。

“谢谢。但是，千万不要勉强哦。而且，我也打算正式进行取材。”

这次谈话促使我做出决定，幸子充满活力地给我打气。

“那我更要帮老师了。如此一来，我就是作家老师的助手了。”

“呵呵，好啊。报酬嘛，也就只能请你吃顿饭。”

“真的吗？”

她开心得像个孩子，我反而更加难为情。

“那，算是约会吧？”

“嗯！”

我只是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她欢呼雀跃起来。幸子那天真无邪的样子，让人倍感欣慰。等到拿到稿费，我就去找家好吃的餐厅吧。但是，我可不知道哪家餐厅好吃。就算去找人问，也就只有伯母能帮上忙。不过，这个约定还是对她保密比较好。要是找她商谈这事，也不知会被她怎么说呢？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尽快展开取材。

到底该怎么跟那三人接触呢？不过，关于这点，幸子的话很关键。据她所述，我大概知道了那三个人的性格。

浮牡丹沉着冷静，知性聪明。虽然，她已经快四十岁了，但是浑身上下依然散发着宛如深闺小姐的风范。传言说她出自没落华族，也许是真的也说不定。她从战前就信仰基督教，非常虔诚，算是原教旨主义

吧。

她是由于无法抗拒的理由才沦落青楼吧，可是当她参照基督教教义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谋生之道，又是怎样看待的呢？说来我有点多管闲事。不过，有时候信仰越深，越会陷入自我矛盾的精神状态。但是，她会给人留下内心非常强大的印象，可能正是因为她的信仰。

红千鸟就像浮牡丹的反面。她好热闹，讲排场，穿着打扮完全看不出已经近四十岁了，该说是适合她吧。她的性格说好听点叫开朗，说得不好听就是没脑子。保持旺盛的好奇心是好事，不过，正常来说也不会去偷窥吧。她不考虑别人的想法，甚至无所顾忌地践踏别人，我行我素，与其他女招待经常发生摩擦，让人头疼不已。若是跟她关系好的话，足以令人放心。但如果投奔敌营，可就颇为麻烦。

而且，麻烦的不止她自己。有一位叫作漆田大吉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常常出入梅园楼。据淑子伯母的说法，他是红千鸟的相好。而且，从金瓶梅楼时期他们就保持着这样的关系，完全可以说是孽缘。有段时间他竟然堂而皇之地出入账房，据伯母说每次都会赶走他。说到底他只是小混混。可是一不留神，也许就会失窃，伯母再三叮嘱我要提防此人。

可他偷不成钱财就偷色。这个漆田大吉还会趁着女招待更衣、入浴，甚至如厕的时候，伺机偷窥，简直是不折不扣的变态。年轻的女招待还提出过强烈抗议，让我不得不去找红千鸟抱怨。

“哼，才多大点事就抱怨，所以说咖啡店的女招待就是不行啊。”

本以为她多少会为相好的变态偷窥癖感到羞耻，然而人家完全不在意。事实上，女招待中也有人怀疑漆田是不是红千鸟派来监视自己的“间谍”。红千鸟想要抓住大家的把柄，达成操控梅园楼所有女招待的野心。话虽如此，也没必要偷窥入浴和如厕，但这样的怀疑未必就不可信，因此也不能放松警惕。

于是，我再次向红千鸟申明，让她注意一点漆田。没想到她却突然

翻脸了。

“你找他说去不就好了？我又不是那家伙的妈妈。好吧，就算我是，他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

“当然，我会跟漆田沟通，但是，红千鸟你也要……”

“又不是我指使他做的，为什么让我去说？很奇怪吧，你不这么认为吗？是吧，老师？”

红千鸟毫不掩饰地露出满脸坏笑，我已经确信了。漆田的偷窥行为果然是她唆使的。偷窥入浴和如厕可能出于他的变态趣味。他最初的目标一定是搜寻女招待的房间，借以掌握把柄。但是，苦于没有证据，即使逼问漆田，他也不会老实招供。

没办法了，我只得抓住漆田本人，非常严厉地警告他——若是再有女招待提出抗议，从今往后就禁止他踏足梅园楼。那个时候，我们还会通报行业工会，可就不仅仅是梅园楼自家的问题了。

漆田听了这话，皮笑肉不笑，摆出令人厌恶的表情说道：

“喔唷，喔唷，老师，我知道了。别那么严肃嘛。那些春光我也欣赏得差不多了，不管什么看多了都会腻。正好，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就此收手。对了，我有个赚钱的买卖，老师，您有没有兴趣参与啊？”

接着，他说起了任谁听了都会生疑的投资话题。我当即断然拒绝，然而漆田没再纠缠我，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无论如何，红千鸟和漆田大吉两人，都是必须留意的人物。

月影比起另外两位前花魁，存在感就低太多了。即使放眼整个梅园楼，她也毫不起眼。但是，有的客人还就喜好这样的，所以，这个世界非常深奥。要是她是现代风格的打扮，恐怕就不会有客人了吧。她以传统花魁的形象亮相，就受到了客人的欢迎。而且，那种本该让人不喜的厌世性格，增添了花街时期的悲情花魁的气质。

总而言之，月影总是哭哭啼啼的，就像是刚被卖到花街来的幼小少女。她也不是嚎啕大哭，只是泪眼婆娑。她的泪腺非常脆弱。如此一

来，我倒是担心起别人会不会嫌弃她是鼻涕虫，不过是我杞人忧天了，月影反而招来了其他女招待的好感。月影会像亲人般聆听她们的遭遇，陪她们一起落泪。

我的取材对象就是这么三位个性迥异的人。其中难度最低的应该是浮牡丹吧。她绝对不会拒绝我，而且还会认真地聆听。不过，我感觉她不会告诉我幽女的事。果然，我的猜测中了。

与幸子聊过之后，又过了几天的午后，我叫住了很少来账房的浮牡丹，向她提出取材的请求。

“请说。”

她先低下头去，然后抬起头注视着我的脸。

“老师到底想调查什么事？”

“呃……可以说是……幽女的真面目。”

“……”

“如果不行的话，那能否说说两家青楼发生的跳楼事件的真相。”

“……”

“哪个都不行吗？”

我忍不住询问低头不语的浮牡丹，只见她轻轻地摇摇头。

“不是说不可以，只是说与不说都没有意义。”

“为什么？就算没用我也想知道。”

听到我的请求，浮牡丹的脸上划过片刻犹豫，但她已经答应接受采访，就将发生在两家青楼的六人坠楼事件，详尽地告诉了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屏气凝神，侧耳倾听她的叙述，叙述结束后的瞬间，我无意中喃喃自语。随着细节逐渐清晰起来，我有种说不出的古怪感觉。该说是厌恶吗？不，不是，要不然就是恐惧。总之，这种感觉难以形容，莫名其妙。

现在已经归属梅园楼的别馆的贵宾室，已经发生过六起坠楼事件，

无论怎么考虑，都不可能是意外。但是，又无法断定是杀人事件，更别说是往连续杀人事件的方向考虑。但是，全部以自杀和事故结案，其中也有很多令人不解之处。总之，这肯定不是普通的坠楼事故。好了，这次又回到了起点，还兜起了圈子。

关于六人的坠楼事件，其实该向读者详细地说明，不过，还请稍安勿躁。为了尽量秉持客观的记述，等我向三人取材之后，再行讲述比较妥当。

“我也觉得非常可怕。金瓶梅楼时期的三人坠楼之后，梅游记楼接着又发生了连续坠楼事件。当时的那种氛围只能让人觉得是非人之物所为。”

面对我的反应，浮牡丹使用了肯定的措词。

“但是，六个人跳楼的动机和原因，就像我刚才说的都很清楚。”

“是吗？那样能算清楚吗？”

浮牡丹接着又否定了自己的观点，我趁机提出了异议。她又说明起了几个事件的结论。

“在金瓶梅楼时期的连续坠楼事件中，通小町为自杀，绯樱和月影是突发性精神错乱的结果。梅游记楼的时期，T是自杀，巫妓雏云和第二代绯樱也是精神错乱。所以，全员都有动机。”

顺便说下，T来自普通人家，此处隐去真实姓名。为何普通女性会沦落梅游记楼？关于这点，我在详述六人坠楼事件的时候会进行说明。

我不敢苟同浮牡丹的观点。

“通小町的自杀事件尚有故乡婚约者的信作为证据，可以说是证据确凿。其他人呢？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证据，不是吗？”

“嗯，嗯，老师您说得对。”

她不否定，先是赞同我的意见，接着开口说道：

“不过，倒是有一个可以说明大家状况的证据。”

“幽女？”

我随即向她追问，她流露出一点点困惑的样子。

“原因是否归咎于此，暂且放在一边。绯樱对通小町的自杀产生了同理心，她受到情绪的感染，冲动地步其后尘。而月影呢，则是因为堕胎受到刺激。T也同样适用，因为她是被迫生产。”

“你是说深究当事人的心理状态，跳楼的原因就能够解释？”

“至少不是牵强附会。”

“那么，雏云和第二代绯樱怎么解释？她们两个又受到了什么刺激？”

浮牡丹的表情又增添了一层困惑。她不是无法解释，而是不知怎么说才能传达自己的想法。

“雏云……”

浮牡丹略微犹豫了一下，不过还是开口说道：

“我觉得是因为巫妓的身份。”

“所以，幽女会缠上她？”

“是的，不过……那种东西到底存不存在？我不清楚。但是，作为巫妓的雏云，能够感知到吧。她将那种东西当作现实存在之物，而且还会受到影响。”

她是受到巫妓身份的拖累。

“这种影响，从金瓶梅楼时期就一直存在。然后，发生了T的坠楼事件，雏云遭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

“也就是因为幽女……”

“不，只是雏云自己相信那个东西存在。同样，第二代绯樱也是一样。”

“就跟初代绯樱和月影一样，她们也是精神错乱。不同之处在于引起错乱的原因，雏云她们受到了超自然因素的影响。但是，幽女到底存不存在，无从考证，也可能毫无关系。没错吧？”

浮牡丹点点头。我绝没有瞧不起前花魁和女招待。原本在她们之

中，我一直觉得浮牡丹有点特别。不过我没想到，她竟然能如此客观地解释这些事件。

“但是……”

我硬着头皮提出反论。正因为对方是浮牡丹，我才会提出疑问。

“没错，你的假说可以说明所有的跳楼事件，不过，为何接连发生跳楼事件，依然还是谜。而且，金瓶梅楼和梅游记楼在更迭经营之后，仍然有跳楼事件发生。现场都是别馆三层的那间贵宾室，前后共计三人，甚至初代和第二代绯樱都卷入了跳楼事件，情况完全一致。”

“关于连续发生的问题，只能说前一次是下一次的诱因，才会产生连锁效应……”

“那其他的相同之处呢？”

“这个，我也……”

浮牡丹的声音变得柔弱下来，然后摇了摇头。

“你不认为是幽女作祟吗？”

“那个，怎么说呢？”

“你认为幽女不存在吧。”

“不……不好说。只是……”

话到一半，她没有继续说下去。不过，那表情不像是在踌躇。她突然严肃地注视着我，像在劝我一样说道：

“我觉得吧，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追究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别多管闲事，眼不见心不烦，无知者无畏，差不多就是这些意思。”

完全不认同幽女存在的浮牡丹，突然说出一长串的谚语，让我吃惊非小。

“你是觉得梅园楼出现了第三代绯樱，再提幽女的话题不吉利吗？”

“大致如此。”

“你认为还会再发生跳楼事件吗？”

“说不好……”

嘴上这么说着，却也没有完全否定发生的可能性。她脸上交替着困惑和不安的表情。

浮牡丹是不是知道幽女的什么……

这是我那个瞬间的预感。逻辑思维如此清晰的人，到了最后却含糊其词，怎么想都觉得奇怪。不过，就算直接问她，她也不会如实地回答。为了追求真相，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取材。

“我再调查看看吧……”在下挠着头说道。

“还是尽早收手为好。”浮牡丹对我毕恭毕敬地行了一礼，留下这句提醒之后走出账房。

说是调查下去，眼下能做的也就是去找红千鸟和月影两人。况且，月影没什么值得期待的，红千鸟又太过难缠，也不知道能不能问出什么……

对了，雪江那边怎么样呢？由于她的性格迟钝，至今都把她排除在取材对象之外，但她也是经历过两家青楼的知情者。女佣的身份让她掌握了什么线索也说不定。虽然希望渺茫，不过，取材对象越多越好。

啊，还有，还有漆田。他是编外人员，但这种人往往比内部人员知道的事更多。而且，这家伙见钱眼开，给他点好处就什么都说了。虽然，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才够，稍稍有点不安，不过，值得一试。

想到这里，取材大计似乎有了前进方向……就在此时，某个突发事件打乱了我的计划。

那位漆田大吉，从别馆的贵宾室坠楼死了。

连载第三回

五　第一位坠楼者

七月第一周的星期三，碰巧迎来了梅园楼的休息日。星期二的夜宿客人在星期三早上离去之后，直到星期四的傍晚才能再来光临，这段期间是女招待的休息日。时间长度约有一天半左右，平日工作繁忙积累下相当多的疲劳，因此睡上整天的人比较多。女招待中也不乏打扮得时尚靓丽去逛街的。总之，休息日的咖啡店相当寂静。

休息日的夜晚到第二天的早上更是如此。由于没有留宿的客人，万籁俱寂。无论是白天出游回来的人，还是留在店里休息的人，所有人都贪恋着属于她们自己的空间，安然入睡。

本人在紧邻账房的和式房间里铺好被褥睡下了。起初我还在租屋与店里之间往返。不过，随着淑子伯母外出频率的增加，我不知不觉就住了进来。顺便说下，伯母的私人住所在别馆的一层。我到这里之前，她也住在本馆的和室房间。因此，别馆一层差不多呈现封闭的状态。独自居住的话，实在有点太大。

星期四的早上七点，我被玄关处的敲门声吵醒，只好起身去开门，面前站着略显激动的年轻警官，他说有个男人倒在我们店的门口。

“怎……怎么了？”

我惊讶地问道，年轻警官指着倒在路上的男人。

“你认识吗？”

仔细一看，正是漆田大吉，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完全不知所措……

“我……我……我家的客人。”

没过多久，刑警们陆续赶到，开始现场勘验，我和伯母被安排在和

式房间进行问话。总之是手足无措。回想起那个时候，可是千载难逢地近距离观察警察办案的机会，可惜当时完全没有那样的从容。

没想到自称左右田的年轻刑警，居然是《书斋的尸体》的忠实读者，警察也会读那本杂志让我很是惊讶。

“老师的作品我全都读过。”

趁着其他前辈转身的空当，左右田刑警悄悄地对我说道：

由于这层关系，他还私下告诉了我警方秘密搜查的情况。不过，没有什么机密事项，汇总之后如下所记。

漆田大吉的死亡推定时间是星期四的早上五点到六点之间。

死因是头部受到强烈撞击导致的脑挫伤，应该是从梅园楼别馆三层的贵宾室坠落所致。

尸体的发现人是其他咖啡店的客人，返家途中，经过梅园楼前发现的。

很晚才被发现的原因，是因为从咖啡店返家的客人，虽然看到了尸体，不过，很多人都把尸体当作了醉酒的人，便没有去理会。

坠落现场的血迹被昨晚的降雨冲洗干净了。错将尸体当作是醉酒的人，也是因为被害人的周围没有发现血迹。

被害人生前曾摄入大量的酒精。有证言表示漆田大吉虽然饮酒，不过酒量绝对不好。

被害人是什么时候倒在店前的，无法确定。目击者不在少数，但在赤线区域，有人出来作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向附近的店家打听得知，有个人比较可疑。那人屡屡在阴雨天的早上，路过这里仰望梅园楼的别馆。调查的结果表明，那人正是在桃苑经营“梅菊”的增田喜久代。

警方就找来增田喜久代问询，她说只是散步路过。顺便说下，她以前曾是梅园楼的前身——金瓶梅楼和梅游记楼的鸨母。

当时，住在别馆三层的山田花子服用了安眠药在熟睡。因此，被害

人是什么时候入室，是否还有其他人一起，她根本一无所知。据她所说，她平时不怎么服用安眠药，但休息日会打乱作息时间，所以她偶尔也会服用。关于山田花子的习惯，梅园楼的所有人都知道。

贵宾室内的水壶里检出安眠药的成分。不过，根据花子所说，她不记得是不是将药直接放入水壶里饮用的。这里说上一句，花子服用的安眠药在黑市遍地都是。还有，如果女招待的服务对象是与医疗行业相关的客人，安眠药倒也不难得到。

星期三的夜晚到星期四的早上，梅园楼的一层会上锁。外部人员没有可能进出。

被害人坠落的那个时间，梅园楼除了我、淑子伯母、女招待、女佣、被害人，还有一位男性。那位男性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是金瓶梅楼老板娘的儿子，曾担任梅游记楼的监督——半藤周作。

他当时正在浮牡丹的房间。根据当事人浮牡丹所述，他们会选休店的日子在外头碰面。但是，她这一天刚好身体不适，因此周作才到店内留宿。两人发展成超出客人与女招待的关系，据说已经一年多了。

警察正从两个方面——梅园楼内部，以及被害人出入黑市的外部，调查漆田大吉的人际关系。

以上便是案件至今为止的梗概。

无论如何，我都没想到那个房间真的又有人坠楼……

事件带来的震惊，以及应付警方的盘查，让我毫无喘息之机。不过，随着事件逐步平稳，我的脑中又浮现出——这该不会是梅园楼版的不可思议的连续坠楼事件的序幕吧。

也就是说，漆田大吉是第一个，后面还有第二个人，甚至第三个人坠楼。

怎么可能……但是，过去在金瓶梅楼与梅游记楼，都有三个人从别馆的贵宾室跳下。而且，那两次都有名叫绯樱的花魁牵扯其中。如今的梅园楼是否也具备了触发事件的条件？

不过，话说回来，也有值得注意的新发现。这次第一个坠楼的是男性。以前坠楼事件中的被害人都是女性。而且，被害人都有跳楼的动机和原因。从过去的例子参考，漆田大吉并不符合呢。他的死跟过去的坠楼事件也许毫无关系。

事件过去数日的某个夜晚，左右田刑警上门拜访。我将账房交给沉着脸的淑子伯母，领着左右田刑警来到别馆。说起来伯母为何总对坚守账房面露难色呢？我早就想说她作为经营者太不负责任了。但是，话到嘴边又嫌麻烦，从来没有说出口。

在别馆一层的和室内坐下，左右田刑警诚惶诚恐地施礼。

“老师，没给您的工作带来不便吧？”

“没有，没有。店里的工作完全就是副业。”

我马上回复道，他苦笑了一下，显得很难为情。

“刑警才比较忙呢，有什么事吗？”

“嗯，其实这次拜访有一半也是为了工作。”

私下找我绝非为了搜查工作，他应该有什么特别的想法。看来我果然没有猜错。

再次寒暄之后，左右田刑警打开了话匣子。

“我想也就是这几天吧，漆田大吉的死亡会被判定为自杀。”

“是吗？”

我随便附和一句。放下心来的同时，又觉得如鲠在喉。

“警方曾考虑过漆田的偷窥癖是杀人动机，被他抓住把柄的某个女招待将被害人从贵宾室推落。但是，调查过所有的女招待以后，没有发现任何疑似动机的理由。当然，也没有人会犯傻自暴吧。侦讯她们的过程中，警方也逐渐发现漆田要是掌握了什么秘密，她们姐妹中间肯定有人会知情。”

“原来如此，有可能呢。咖啡店里的女招待很容易变成对手。不过，她们之间也有类似姐妹的情感。长时间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萌生出

了类似亲人的感情吧。”

左右田刑警对于我的说明连连点头，不过接着他又说出了令人吃惊的话。

“我们也问了漆田的相好红千鸟，她说漆田没有抓到任何人的把柄。”

“啊？她竟然承认了暗中打探的行为？”

“是的。她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前辈，掌握年轻人的生活情况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实际上就是偷窥狂嘛。”

说着，他又苦笑起来。我只是呆呆地望着他。

“但是，根据红千鸟所说，漆田也有可能掌握到了某些线索，只是没对她说。”

“吃独食吗？”

“是的，不过我也说了，我们警方也进行过详尽的侦讯，并没有发现这样的事实。另外，从外部的调查中得知，漆田大吉在黑市上惹了麻烦，正一筹莫展。”

“那么，他是走投无路了？”

“漆田没有解决麻烦的办法。这么下去他就惨了。他是一个平日坏事做尽，心术不正的小混混，遇到麻烦有如热锅上的蚂蚁无可奈何，最后就从情人的咖啡店顶层纵身一跃。”

“他会不会是被人寻仇推下去的呢？”

“那些人要干掉他，早就在黑市里解决了。事后把尸体处理掉，当成失踪人口，或是干脆把尸体遗弃到其他地方。而且，事件发生那晚，这里的一层可是锁着的，从外部进来费点劲呢。”

“啊！是哦。”

我挠挠头，问出了最在意的事。

“漆田在坠楼之前，见过红千鸟吗？”

“嗯，漆田好像在她房内。不过，红千鸟说她那晚睡到了天亮。漆

田大概是在黎明时分悄悄离开房间，独自去了贵宾室吧。”

“红千鸟是不是也被暗中下了安眠药？这样的话，在绯樱的水壶里投入安眠药的可能就是漆田？”

“警方也考虑过暗中投入安眠药的情况，不过，已经被否定了。”

“为什么？”

“从尸检来看，漆田生前摄入大量的酒精。但是红千鸟的证言是他们在就寝前没有大量饮酒，那么漆田是在红千鸟睡下后才开始独自饮酒，而醉酒状态也被当作是冲动自杀的证据之一。”

“也就是说，胆小怕事的漆田不会去做自杀的准备。那么，水壶里的安眠药是绯樱放的？”

“是的。漆田跑到绯樱房间的时候，并不在意绯樱是不是醒着。那时候他也没有余力考虑那些事情。这是警方的见解。”

左右田刑警的话音刚落，屋里传来了女招待娇柔的喘息声。漆田这才过世几天啊，这里那么快就恢复男欢女爱的行为了。自己似乎已经能欣然接受了，我不禁感到愕然。

“由此，结案。”

刑警像是在提醒沉默不语的我，用肯定的语气说道。

“但是……”

听闻此言，我也很自然地脱口而出。

“作为刑警，您是不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老师您怎么想？”

左右田刑警的反问非常犀利，不过我还是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也许我的说法有点奇怪，怎么说呢，幸好漆田有自杀的原因……”

“怎么回事？”

“如果没有女招待推他下去，那么就是自杀或者事故。但是，考虑到地点在贵宾室，时间又是早上五点到六点之间，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很

低。那么自杀的情况呢，要是找不到动机，他的死就会变成悬案。”

“无论真相如何，被当作自杀结案，反而是件好事？”

我顿时语塞，左右田刑警赶忙低头致歉。

“老师，不好意思，说过头了，请原谅我的失礼。”

“不，如您所说，我也是这么想的。虽然无法接受自杀的结论，但却像是松了口气。毕竟……”

说到这里，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左右田刑警接着我的话说了下去。

“如果否定了自杀的可能性，那么幽女又要出现了……是吗？”

“嗯……”

没错，这位左右田刑警是《书斋的尸体》的忠实读者。那么，他一定读过连载的《所谓幽女之物》。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问他，只见他摆出难以形容的表情。

“我拜读过老师的作品。但是，这篇文章的内容无法在搜查会议上提出……”

“不……不可能。”

我用力地摇头的时候，脑中闪过一个想法。对方可是刑警，怎么可能。即便是拙作的读者，也不可能混淆文章和现实。这可是现实发生的事件，现役刑警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内心极力否定，却怎么也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难道刑警先生，您觉得漆田的坠楼事件与幽女有关？”

左右田刑警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而是避开了我的视线。

“刑警先生，您这次非正式的来访，难道也是出于同样的疑虑？”

我感觉他微微地点了点头，却又犹豫不决的样子，我实在判断不出他此行的目的。

“我的父亲，曾经是宪兵队的特高课长。”

左右田刑警毫无征兆地开口了。

“啊，是吗？”

我暂且附和着他。如果曾在宪兵队任职，战后肯定会受到处理。父亲的身份对儿子就业没有影响吗？为什么他突然跟我说这些？尽管满腹疑问我却没有出声。

“父亲的工作场所就在这条街上，当时名为桃苑花街。”

啊！我差点就叫出了声。他接着说的话更加让我无比震惊。

“当时，宪兵队的驻地在此，父亲还跟梅游记楼的坠楼事件扯上了关系。”

“啊？”

“老师，您在连载中引用‘T’代替名字的女性。便是父亲办过的那起案子里的关联人物。”

我终于明白了。当时，T的丈夫是陆军士官，公公是军部高官。

“据说她是非自愿怀孕的……因为是公公造的孽，没有办法才去麻烦梅游记楼的老板娘。”

“老师，您果然知道啊。”

“这点我在连载中也说过了，等我取材完毕，就会详细介绍六起坠楼事件的主角。”

“上边受到T的公公施压，发下命令让家父多留意T的动态。”

“然而，最后T还是落得跳楼自杀的下场。当时她住在别馆一层，就算再怎么注意也……”

左右田刑警想说他的父亲没有直接责任。只见他缓缓举起右手。

“不，那件事对父亲的地位没有任何影响。”

“那不好吗？”

话说出口，我就对自己的冒昧感到羞耻。

“但是……父亲也要适当地处理T的坠楼事件。就算有什么疑点，也绝不可以公开。”

“因为他公公的原因吗？”

“正是。”

“难道，令尊怀疑是杀人事件？”

“当时也研究过这样的可能性，而且还锁定过嫌疑人，但始终找不出动机。”

“就是说令尊最后接受了自杀的结论？他提起过什么吗？”

“这个，呃，没有……父亲没有主动说过。我会知道梅游记楼的事件，源于父亲留下的记录。”

“类似日记那样的物品吗？”

“那是记录宪兵队时期，父亲参与过的案件的备忘录。当上警察之后，我也曾私下调查过部分事件。”

“令尊现在……”

“他在桃苑的空袭中遇难了。”

我行了一礼告慰亡者，左右田刑警也还以一礼。

“如果坠楼的人只有T，父亲也不会如此关注该事件。但没过多久紧接着发生了青楼女雏云的坠楼事件，又将父亲拉回了那次事件。”

“然后，第二起坠楼事件也被认定为自杀？”

“是的。但实际上，这起案件比起T的那个更像杀人事件。同样，也有锁定嫌疑对象，最后仍是找不到动机。”

“也当自杀处理了？”

“不是，这次略有不同。”

左右田刑警显得有点悲伤。

“父亲认为如果雏云是他杀，而T的坠楼同样也是杀人事件。父亲推测虽然T有自杀的想法，但不排除有人在背后推了一把。雏云正好目击到了这一幕，因此，雏云也被杀害了。”

“也就是说，如果把雏云的死当作杀人事件处理，就会波及T的坠楼事件。如此一来，就会启动重新调查的程序，T的公公不可能同意啊。”

“是啊，父亲当时就只能以自杀结案了。”

“……令尊一定很遗憾吧。”

“毕竟父亲不是警察，遗憾与否不得而知……从他留下的备忘录来看，梅游记楼的记录特别得多。他对于这个事件格外重视吧。”

“第二代绯樱也遭遇了坠楼事件？”

“嗯，此事备忘录里也有记载。虽然父亲没有亲赴梅游记楼现场调查取证，不过还是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那……金瓶梅楼的事件，令尊也记录了？”

“是的，全部汇总在备忘录里了。”

“令尊没有写下他的推测或者想法？”

左右田刑警顿了一下，才回答道：

“备忘录的最后留下了一句话。”

“什么？”

“不可思议。”

沉默降临在两人之间。也许左右田刑警回想起了去世的父亲。我再次分析起他此次来访的原因，心里不由得忐忑不安。

“那……那这么说的话……”

率先打破沉默的是我。

“刑警先生，您在怀疑这次的坠楼死亡事件，与过去的那些坠落事件有关？”

“……坦率地讲，我还不能确定。”

左右田刑警非常困惑。他突然探出身子。

“可是，有件事我很在意。金瓶梅楼、梅游记楼，还有梅园楼，三个时期的三起事件里，总有那几个人的事。金瓶梅楼老板娘的儿子，也是梅游记楼的监督——半藤周作，金瓶梅楼和梅游记楼的鸨母——增田喜久代，前花魁浮牡丹、红千鸟、月影，还有女佣雪江，以上六人。”

“莫非，其中有……”

“杀人犯吧。我也曾这么考虑。但是，金瓶梅楼的坠楼事件已经过去了十六年，梅游记楼的事件也是十一年前的事。如果这是连续杀人事

件，那杀人凶手实在太有耐心了。而且，六位坠楼的当事者，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被害人？被害的动机又是什么？解决了这些疑问答案就会浮出水面。不过我推测不出来。”

“要把这些事件当作是同一个凶手犯下的连续杀人案，未免太过牵强。”

“不过，我的刑警前辈曾经说过……”

“说过什么？”

“杀人是会上瘾的。”

“借由杀人解决问题的人，出现其他问题的时候，还会再次用杀人解决？”

“不愧是老师，理解能力好强。”

“没，没什么，让您见笑了……”

就在严肃的谈话当中，突然受到刑警的称赞，实在是让我消受不起。他却丝毫没有在意，继续说了下去。

“首先，在金瓶梅楼时期，凶手出于某种理由打算杀害三名被害人中的一人，或者两人，甚至三人。同样的事件再次发生在了梅游记楼时期。然后，时至今日，第三次再度上演。虽然每次的动机有所差异，不过凶手是同一个人。”

“杀人会上瘾……说得好啊。”

“从凶手的角度分析，比起连续杀人，称为同一凶手犯下的不连续杀人更为贴切。”

“说得有理。”

不知不觉中，我对事件逐渐丧失了实感，只是当作小说里描写的虚构事件。这样的心情是不是也传递到了左右田刑警那里？

“话说回来，这只是一种猜测而已。实际上有可能发生吗？太不可思议了吧？”

左右田刑警自嘲地说道。刚才探出的身体也缩了回去。

“如果发生在西方，倒是还有可能。荒郊野外的某处，住着杀人成瘾的精神异常者，长年诱拐经过此地的旅行者，杀害它们后再将尸体隐藏起来。那边就算发生这样的事件也不足为奇。”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芝加哥有一家名为“福尔摩斯城”的旅馆。旅馆的经营者名叫亨利·霍华德·福尔摩斯，他将留宿在这间旅馆的客人逐一杀害，并将尸体遗弃在秘密房间和地下室。”

“精神异常者？”

“他以前靠四处诈骗为生，还是靠女人吃软饭的家伙。犯过重婚罪。染指杀人也是在那个时候。但是，他的本领还是旅馆建成以后发挥出来的。根据本人自述，他杀害了足有二十七个人。”

“可以算是屠杀了吧。虽然还够不上可以称为屠杀的人数，不过，精神异常的类型也大不相同。那么，日本这个国家，而且还是在花街之中，有可能发生那种事件的翻版吗？”

“当然，没人可以断言说完全不可能。但是，连续坠楼事件，其中存在着无法解释的要素……”

“幽女吗？”

“可以算是。不过，幽女可以视为心理作用，但无法解释的谜题还有很多。比如花魁绯樱与这件事背后的关联，还有当事人一定会去本馆庭院的祠堂和暗小屋，然后前往别馆的贵宾室等，杀人狂的说法还是站不住脚。”

“如老师所言，漆田大吉的死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我无法释然的最大理由，正是这些无法解释的谜题。”

“请等一下。”

话已至此，我忽地想起一件事情。

“在漆田事件之前的坠楼者均为女性，但这次是男人。我想这是最大的不同。说起来漆田没去过庭院吧。那么，也就是说，他与过去的那些坠楼事件，完全没有关联……”

我还没有说完，只见左右田刑警摇了摇头。

“漆田去过庭院了。”

“啊……”

“庭院祠堂的附近发现了漆田大吉的钱包。准确地说，钱包掉落在曾经的暗小屋附近，我们的搜查员发现的。”

“啊……”

“至于他什么时候掉落的钱包，不得而知。根据红千鸟的证词，她曾在房间里见过那个钱包，也就是说是漆田出屋后才掉落的……”

“也不一定是去贵宾室前掉的吧。”

“没错。问题在于他去那种地方干什么？为什么钱包会掉在那里？”

“关于钱包的问题，警方是怎样考虑的？”

“与漆田有纠纷的人来梅园楼找他，他选在可以避人耳目的庭院会面。漆田掏出钱包打算拿钱解决，可是对方将他的钱包打落在地，不接受那点小钱。然后还威胁他准备一大笔钱，否则就干掉他。所以，陷入绝望的漆田，豪饮之后，借着酒劲跳楼自杀。”

“既然编出了这个情节，警方断定漆田是自杀咯。”

“所以说啊，面对如此具有现实感的假说，以前那些无法解释的坠楼事件，父亲备忘录里的相关记载，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更别说幽女的传言……”

“是啊！完全说不出口啊。”

我嘴上这么说着，内心却极度不安。因为，漆田大吉坠楼之前，同其他人一样，从本馆庭院的暗小屋旧址到别馆的贵宾室，走过了通往冥府之路，得知这个真相的瞬间，我其实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

不知不觉，我与左右田刑警两人都陷入沉默之中。

我们毫无疑问遇到了异常的事件，但真相仍在五里雾中。尽管如此，警方还是结案了。但是，其实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因此，我很担心如此恐怖的事还会不会继续。

左右田刑警也同样感到了不安和恐惧。还有，我们两人都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啊呀，已经这么晚了，不小心坐太久了。”

因为左右田刑警冷不防地起身，我慌忙上前阻拦。

“怎么突然就要走吗？不是才要谈正题吗？”

“嗯……”

左右田刑警维持着弯腰的动作，回了一句。然后，他又坐了回去，语带绝望地说道：

“老师，您有何见解？”

“啊……”

“我拜访您，本意是想跟您一起探讨这个事件。但再次回顾这些事件，我认为再怎么试图寻找真相也不会有结果。”

“怎么会呢……”

“唉，我真是没用。只会徒增老师的不安，什么忙都没帮上……”

左右田刑警深深地低下头行礼，待他再次起身，我赶紧抓住机会问道：

“你有……有什么建议吗？无论是以警察的身份，还是作为令尊备忘录继承者的身份。什么立场都可以。”

听闻此言，左右田刑警稍稍地考虑了一下便说：

“有没有根据不好说。但是，回顾过去的坠楼事件，第三代绯樱可能会有危险。”

六　第三代绯樱

关于漆田大吉之死——不，该说是发生在别馆贵宾室的第七起坠楼事件，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左右田刑警留下那句忠告就回去了。他特地赶来就是打算跟我肆无忌惮地交流案件，但结果并不理想。

他是警方人员，私下接触我难免遭人非议。要是有人在背后借题发挥，也许对他今后的工作和升迁都有影响。变成那样的话，那位留下备忘录的父亲，九泉之下也不会安息吧。

虽然只有瞬间，我为找到了战友而欢欣雀跃，但转瞬之间却又失望，回归孤军奋战的状态，心头涌起莫名的惆怅。不过，第二天的早上就没事了。

“早上好，老师。”

幸子的声音将我拉回了现实世界。

“对哦，我还有一个助手嘛。”

跑到账房来的幸子，或多或少拯救了我。

“侦探老师的助手——岛崎早苗前来报道。”

听到她突然自报本名，让我稍显惊讶。在此声明，“岛崎早苗”依然是化名。

“不过哦，幸子毕竟是店里的名字。担任先生助手的不是幸子，而是岛崎早苗。因此，只要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叫我早苗就好。”

“……嗯，好，明白了。”

“奖励的约会，约我也是岛崎早苗哦。”

“明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

早苗紧紧地盯着我，我有点儿没反应过来，显得呆愣。她又改换成严肃的语气说道：

“那么，老师，您有任务交给助手处理的吗？”

“请你留意第三代绯樱。”

由于时间关系，我将昨晚的对话简明扼要地说了一遍。

“绯樱姐会成为第二位被害人……”

“不，还不确定，但是可能性很高。换句话说，现阶段除了她之外没有值得留意的对象。”

“什么意思？”

“如果其他人是第二个，她就有可能是第三个。目前无法准确地预判出顺序，所以只能多加留意第三代绯樱。”

“啊，原来如此，不愧是老师啊。”

听到早苗发自内心地表示佩服，我尽力掩饰起自己的虚荣与羞愧。

“取材进展得怎么样了？”

接下来她问起了最关键的部分。

“我跟浮牡丹谈过了，她建议我不要再挖掘尘封的旧事了。”

“嗯，很符合牡丹姐的风格。”

“红千鸟和月影尚未接触。”

“如今要向这二位取材有点难度。”

根据早苗所述，因为漆田大吉的死，红千鸟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倒不是感情的原因，而是作恶多端的搭档的死亡方式过于怪异。这次事件似乎很像金瓶梅楼和梅游记楼发生的连续坠楼事件，让她惶惶不安。

月影那边则是惊恐。别说本馆庭院，她甚至不在一层如厕。她好像打算跳槽换家店，还叫上浮牡丹一起走。

“牡丹姐没有答应，说是在等一起事件。”

为什么要等呢？

她想亲眼见证第二个和第三个人跳楼之后再离开吗？

但是，浮牡丹是怎么想的？

屏气凝神集中精神思考的时候，早苗又说出了我差点忘了的人。

“雪江的口风可紧了。”

“喔唷，对了，还有她呢。”

“老师，您是不是把她忘了？虽说她以前话就不多，不过漆田事件以来，只要触及以前的坠楼事件，她更是绝口不提。”

“也许只是害怕吧。”

“不好说呢。她不怎么表露感情。”

“对了，说起漏掉的对象，还有半藤周作。”

“牡丹姐的相好吧。我后来才知道他的身份，吃了一惊呢。”

“他是金瓶梅楼老板娘的儿子，还有一个妹妹，也就是梅游记楼的老板娘。他担任起了梅游记楼的监督。”

“老师，您要去取材吗？”

“周作现在是客人，取材的话，还要再找机会。”

“况且，他还是牡丹姐的客人呢。”

“是啊，我认为他已经从浮牡丹那里听说过我的事情。正面突破只会引起对方的警觉。而且，他当时的工作内容和性质也不一样，也不知道了解多少？”

“老师的意思是不能抱有太多期待？”

“目前还不好断言，如果可以，我想把他留到最后。”

即便希望渺茫，我还是试着去问了三位女性。首先找红千鸟取材的时候，我以为只要付给她取材费就不会有问题，没想到完全不是这样。

“我没什么好说的。老师！他才刚死，您就来挖掘过去的事，作家的脑子是不是都有问题啊！”

拜访红千鸟的时候，我遭到当头一棒，被拒绝了。但我察觉到她是在虚张声势。红千鸟好像在畏惧什么。以前发生的那些不可思议的坠楼事件，说白了都跟自己无关，而这次却发生在她相好的身上。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饱受折磨也说不定。

“我不想谈论过去的事情。还有，坠楼的事也不要再问我。”

月影只是不停地说着同样的话。没有任何线索。就在我准备放弃，转身离开月影的房间的时候，她提出了想要换店的想法，我让她自己去找淑子伯母商量。不过，她似乎又不想独自离开。

其实，胆小的她怎么可能想回到这个留下可怕回忆的地方，估计是浮牡丹和红千鸟当初决定跳槽的时候强拉她来的。她不愿意经历恐怖的体验，但更害怕孤伶伶的一个人。

然后说说雪江，我们完全无法沟通。

“啥啊，早就忘了，昨天的事我都不怎么记得。”

无论我怎么问，雪江都是如此回应。她似乎真的不记得了，但又像在装傻，更为棘手。我甚至都觉得她比红千鸟的演技更高，这未免又太高估她了。

深感束手无策的我，只得去拜访第三代绯樱。非当事人的她也不会知道多少以前坠楼事件的情报，而且还会徒增她的恐惧。要是最终导致她跳槽，伯母那边可就不好交代了。所以我换了一种思路，就是尽量不触及过去的事件，只问问她现在的感受，以及她对贵宾室的看法。

“哇，老师就是厉害！”

要是告诉早苗的话，她又会钦佩不已地猛夸我一顿。因此，我鼓起勇气向贵宾室进发。

但是，寒暄之后我突然语塞。第三代绯樱，呃，名字略微长了一点，后边简称花子好了。花子与其他前花魁不同，她没有参与过去的事件，谈不上什么体验。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掌握了何种程度的信息。虽然我想谈当下的事，但要怎么切入话题呢？好为难啊。

我还在后悔没有准备周全再来的时候。

“您是来问……幽女……的事吗？”

花子反客为主地问了出来。

“你果然知道。”

“红千鸟说的，她告诉我你会来。”

“哦，难怪。”

这很像红千鸟的风格，所有人基本都有共识。

“那么，知道漆田大吉坠楼的时候，你是否也受到了打击？”

“是的。”

花子低下头去，身体不住地颤抖，我赶紧慌忙地说道：

“对不起。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没事。”

花子微微地摇了摇头，接着，又像是下定决心似的抬起头来。

“那个漆田的死……果然跟……名为幽女的可怕之物有关吗？”

“我也不是很清楚。”

“哦，是吗？”

花子在失望之余透露出些许的安心。她的心情似乎相当复杂。

“你听红千鸟说了什么吗？”

“她说这里的前身叫作金瓶梅楼，那个时期有三人坠楼。后来改为梅游记楼，也有三人坠楼，而且都是从这个房间的窗户跳下去的。”

“说得没错。”

“而且，无论哪个时期，初代和第二代绯樱都会被牵扯进去……”

“所以，她来提醒你了？”

只见花子再次微微地摇了摇头。

“她说，不管是承继第三代的花名，还是住在这间屋子，她都绝对不会做的。其实我也不愿意啊，当初我跟干妈说过的。后来才知道屋子里曾经发生的事，那时候生意越来越火，要是突然中止的话……如果干妈明明知道以前的事，还故意对我隐瞒，又另当别论，但她又没有这样做。”

伯母好像没有说神秘焦尸的事情，那我也没有必要告诉她。

“你知道那些事情之后，有没有觉得害怕？”

“当然害怕。直到现在我也还是恐惧。”

这个问题问得没有意义。怎么可能有人不害怕？可是花子要给生病的丈夫治病，她要赚钱。所以，即便害怕，她也不能放弃收入明显好于其他女招待的第三代绯樱的角色。

“非常抱歉，我失言了。”

虽然同情花子的心情，不过我还是提出了那个问题。

“你住的这个房间可有什么异常？”

“让我想想……”

原以为花子要么生气要么发呆，她居然愿意认真地回想。

“被老师这么一问，我试着想了一下，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或事情。”

“没有感知到什么气息吗？”

“至少在红千鸟过来之前，也就是我尚未得知坠楼事件和幽女话题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觉得房间奇怪。”

“那……聊了之后，有什么异样的现象？”

面对咬文嚼字的我，花子报以苦笑，说道：

“我也是个普通女人。听说了那样的事，就算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也会害怕，但您要说是不是幽女的原因倒也未必……”

她是理性主义者的事实让我安心不少。即使幽女真的存在，她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她满脸严肃地回应。

“幽女是不是存在，又跟坠楼事件有什么关联，我完全不清楚。倘若真有幽女，完全感知不到的我也许能毫发无损呢！”

“这么说也没错吧。”

我先是安抚花子，让她安心，随后为了以防万一向她提出忠告。

“不过，请你尽量不要去本馆的庭院，尤其是东侧祠堂的周边更不要接近。”

“为什么？不能去参拜祠堂吗？”

“你已经参拜过了？”

见到焦急起来的我，她淡淡地加以否定。

“没有，还没去过。战争结束以后，我还没有去拜过神佛。”

“呼，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接着，我告诉她——坠楼事件里的所有人，都是沿着本馆庭院至别馆贵宾室的路线通往冥府。

“通往冥府……”

“是的。只要走过这条路，就会被死亡缠身。”

“好像这条路上有路魔伺机出动……好恐怖啊。”

“啊，不，这只是一个比喻。”

花子好不容易剔除了自身对幽女的恐惧，然而我却又多此一举平添她的烦恼。我迟早会为自己的轻率付出代价。

“迄今为止，你也走过上述路线的走廊和楼梯吧。”

“是、是的。”

“不过，没有碰到过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没有。”

“那样的话，你应该不会有事。”

“嗯，是的。”

花子终于再次相信自己会安然无恙。

“从你刚才说的判断，我想你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但如果发现了怪异现象，哪怕只有一点征兆，请你马上通知我。”

“好的，那个时候，还请老师多多帮忙。”

刚进房间取材的时候，那种异常的紧张感，现在已经松弛了很多。即使她主观地认为自己不会有事，但是没有他人的保证也是枉然。我的安慰虽然对于取材没有帮助，至少减轻了她的心理压力。

开店的时间即将到来，我正准备告辞，雪江送来了一封书信。

“刚刚有个男人叫我把这封信交给绯樱。”

信封上没有邮票，也没邮戳，不知是哪位客人写的情书。我的内心暗暗觉得好笑，如今还有如此复古的人。但是，我也不能让绯樱把信拿来给我看看。

“差不多该去做准备了。不好意思，耽误了你开工前的宝贵时间。谢谢！”

向对方表达谢意之后，我和雪江一起走出贵宾室。

时至今日，我都非常后悔……那个时候，就算失礼也好，要是能够

提出借阅那封信件……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有用。即便读了信件的内容，也不见得就能阻止事件发生。

次日早晨，花子竟然从贵宾室纵身跃下……

连载第四回

七　模拟体验的实验

现在盘踞在脑中的只有对自己的疏忽大意的后悔，以及对于意外的错愕。承继第三代绯樱的花子，虽然我早就预见到了她的危险。可是，与其交谈之后，我误以为她能够回避危险。但她还是跳楼了。开头说的疏忽大意和错愕就在于此。

幸运的是花子捡回了一条命。上一篇结尾处写得好像花子已经跳楼身亡，那只是行文习惯，还请读者见谅。事实上花子得以活命，仰赖于早苗的大显身手，她阻止了花子跳楼。接下来且听我慢慢说。

我拜托早苗留意第三代绯樱，她听说花子收到书信时，似乎就有不好的预感。因为，这类书信大部分都没什么好事。女招待不知道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直觉？

次日清晨，心情忐忑不安的早苗，从厕所出来后就去本馆的庭院巡视一圈。她发现祠堂旁边的地上，就是以前暗小屋的附近地上插了一支香，而且只有一支香，缭绕的烟雾正不断地缓缓上升。

坏了！早苗赶紧从内梯跑到本馆的二层，穿过连廊，进入别馆，似乎有人登上了三层的贵宾室，早苗赶紧跑过走廊，冲上楼梯，用力打开贵宾室的纸门。

房间中央躺着睡相不雅的客人，而另一边则是第三代绯樱正在打开那扇正面西侧的窗户，准备跨到露台上去。

“绯樱姐！不可以！”

早苗大喊一声，冲进房内，伸手想将花子拽回房间。但是，花子却以巨大的力量摆脱了她。早苗急忙抱住花子的腰部，不过这样撑不了太

久，力气用尽之后她就无法阻止花子跳楼。

早苗绝望地都快哭出来了。危急时刻，留宿的客人被早苗的哭喊惊醒，将两人拉回了房间里。

向客人言谢和赔礼，然后安抚其他受到惊吓的女招待，淑子伯母叫上我和浮牡丹，三人一起去询问花子事情经过。起因果然是那封信，信里说她久病的丈夫已然过世。失去了生存意义的第三代绯樱，打算追随丈夫而去。在庭院里上的香，也是为了亡故的丈夫而为。

但是，失魂落魄的花子，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

“也……也是为了祭拜以前坠楼的那些人。我是这么想的。”

话音刚落，我的脖颈泛起一层鸡皮疙瘩。这个绯樱宛如另一个人。

“你在说什么鬼话！”

伯母怒气未熄的怒吼惊醒了我。

“就算你要追随丈夫而去，也要精心吊唁一番，尽到妻子的责任。有空在院子里上香，还不如快点回去陪伴活着的人！”

乱七八糟的逻辑，不过，伯母的心意传达给了花子。面无表情、呐呐而言的花子，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姜还是老的辣。

结果，第三代绯樱的招牌被撤下，花子要暂时休养。坠楼风波以来，都是浮牡丹负责照顾她。早苗说浮牡丹很早以前就很关心花子，像她这样的好人实在难得。

早苗不仅受到梅园楼所有人的赞扬，那个吝啬的淑子伯母还发了红包给她。

“早苗，谢谢你，多亏了你发觉得早。”

“我可是老师的助手呀。”

我发自内心的感谢，竟然让她罕见地害羞了。

“花子去庭院是偶然吗？”

“什么意思？”

接下来我说出的话，让早苗收起了笑容。

“丈夫病死对她的打击很大，甚至彻底击垮了她。她想追随丈夫而去也是真心的。但是，庭院里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加剧了她的悲观情绪……”

“加剧？”

“没错，就是提升了她跳楼的欲望。”

“老师，别再说了。”

“而且，就像以前那些坠楼事件一样，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时间……”

“老师，好可怕啊。”

“而且，就像以前那些坠楼事件一样，同样的天气，那天早上也是乌云密布的阴天。”

“老师，请您别说了。”

“所以……”

“老师！！！”

她的脸上早已经全无笑意。

“啊……抱歉！”

我向她道歉的同时，说出了刚想到的两个计划中的一个。而另一个不能对她言明，因为她一定会反对。

“我想调查这里过去的历史。”

“金瓶梅楼时期吗？”

“不是，更早。这栋建筑刚刚建起，当作青楼营业的时期。只有追溯到那个时期，也许才能掌握到幽女的全貌。”

“哦，我明白了。”

早苗像是茅塞顿开，双手在胸前一拍。不过，她的脸色马上阴沉下来。

“估计是以前有个名叫绯樱的青楼女，曾在庭院的暗小屋堕胎。那个时候遇到了什么情况……致使她从别馆三层坠楼自杀。”

“那就是幽女的本体，一切事情的起源吗？”

“不是吗？”

“不是，我觉得你的推测很有道理。”

我摆出一本正经的态度附和说道。但是，我相信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没有证据，但我知道自己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所以，请你吃饭的事情，请再等等。”

“是约会呀！”

早苗最后留下了一抹笑容，转身离去。梅园楼休息日的第二天清晨——也就是在后天，我决定实施另一个计划。最快也只能是那天了。取材走进死胡同的当下，就要换种角度试试。顺便说句，虽然与案件无关，不过，母亲有点不耐烦了，她会时不时地唠叨我还要在店里待上多久？

关于第一个计划，不在梅园楼也能进行。其实，离开梅园楼反而更加方便。但是，另一个计划只能在此进行。

无论如何，我都希望通过这个计划让事情能有进展。如果我写的是小说，即可发挥无穷的想象力。可惜现实之中难以实现。那么，就只有豁出自己了。

另一个计划大致如此：首先，清早我进入梅园楼本馆的庭院，在祠堂的周围绕几圈散步，充分融入那里的氛围。然后，从后门进入本馆，沿着那些坠楼之人的相同路线，途经走廊，登上楼梯，最后抵达别馆三层的贵宾室。进入房间，打开正面西侧的窗户，跨上露台。尽量探出身子看看正下方，但是不是有做到这一步的胆量，只有到时候才知道了。

关键的是，我要尽可能地体验他们的经历。也许尝试之后，就能知道什么，发现什么线索。至少能够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心灵感受。再怎么说，我都是一位作家。

实施这场模拟实验之后……

※

启事

本稿作者佐古庄介老师突然离世。本连载的第四回稿件便是老师的绝笔。经过与家属商讨之后，决定将老师的稿件全文刊登。

鉴于诸多事宜，连载就此中止，还望读者见谅。

最后，愿佐古庄介老师安息。

编辑部

注释

1 铭酒屋是以贩卖名酒的酒馆为幌子的妓院。明治二十年（1887年）前后首次出现在东京浅草，后来发展到全日本各地。一直延续到大正年代。

第四部

侦探

——刀城言耶的解释



阿崎婆，她们全都背向日本，长眠在那里……《望乡》

一

“久疏问候。”

刀城言耶走进客厅，落座之后，行礼致歉。

“您客气了。”

半藤优子低下头还礼，言耶接着又行一礼。

“老师，繁文缛节就不必了，这样下去，寒暄会没完没了的。”

优子说着忍不住笑出了声。

“嗯，不过以前我也说过不用叫我老师……”

“您过谦了。像您这样了不起的作家，毋庸置疑就是老师。”

“啊，我没有您说得那么了不起？”

优子俏皮地默默聆听着言耶的辩解。言耶越是认真，优子的笑意越浓。

“老师您的意思，我明白啦。”

“不、不，所以……”

优子丢下还想接着辩解的言耶，离席去外边泡茶了。

“唉，没有办法。”

言耶叹了口气，视线转向窗外的庭院，外面是颇为讲究的葫芦形的池塘。池塘周边的茂密草木随着春风摇曳，围墙外面，远处是连绵起伏的丘陵。这里是一片恬静的风景。

言耶不禁被眼前的景致深深地吸引，优子这时端着托盘回到了席上。

“希望合老师的口味。”

优子熟练地招呼言耶喝茶和享用茶点，然后回到位子上坐好。

“那么，老师，我开门见山地问了，调查是不是已经有结果了？”

“……啊，嗯，不……是啊。”

瞬间，刀城言耶本来放松的表情，变得阴沉下来。

这里是半藤优子在某县某所的住家。她在市内开了一家名为“梅花”的小店，不过居所还是建在市外的田园区域。正值春季，住所周围的樱花树上盛开着漂亮的樱花。来访的言耶穿着牛仔裤。迎接访客的优子，则穿着飞白花纹的平纹粗绸和服，很符合料理店老板娘的英姿。这次已经是言耶第三次来访了。

初次拜访是来向半藤优子借阅日记——也就是战前桃苑花街“金瓶梅楼”的花魁、初代绯樱的日记。第二次则是向战时担任“梅游记楼”老板娘的半藤优子求教往事。而第三次拜访则是来说明某家青楼和佐古庄介坠楼事件的调查结果，以及提出发生在三家青楼的不可思议的连续坠楼事件的解释……事实上，这部分的进展并不顺利。

事件的开端是这样的。

距今七年前，怪想舍出版发行的侦探小说专刊《书斋的尸体》七月号到十月号，其中有一篇怪奇小说家佐古庄介执笔的《所谓幽女之物》，这是一篇风格怪异的连载，说不上是随笔，也不太像采访。内容是他伯母经营的咖啡店，疑似有被称为“幽女”的某物，作者试图去查证真伪。不幸的是，因为连载作者的突然离世，连载不久后再无下文，而佐古庄介的离世也显得诡异至极。

怪想舍当时计划围绕着这位怪奇小说家的死因做上一期特集。但不是因为想博取读者眼球，单纯只是为了悼念该社出道的新人作家佐古庄介。但是遭到了家属的强烈反对，这个企划只得中断。另外，由于作者没有什么代表作，佐古庄介的名字很快就被读者淡忘，怪想舍的编辑之间也不怎么提及他的名字了。

时间荏苒到了今年，怪想舍打算推出《书斋的尸体》新人赏作家特集，于是多年以后，佐古庄介的作品又在编辑部里出现了。某位编辑重读佐古庄介的绝笔《所谓幽女之物》之后，便产生了想请其他作家撰写《解决篇》的企划。这位编辑不是别人，正是言耶的责任编辑——祖父

江偲。因此，她想委托谁来撰写昭然若揭了。

刀城言耶，笔名东城雅哉，专门执笔怪奇小说和变格侦探小说的作家。然而，他因为兴趣和实际效益的关系，探访各地收集怪异奇谈的时候，总会遇到当地的怪奇传说引发的诡异神秘事件，然后他常常不经意间担任起了业务侦探的角色，结果解决了很多起事件。不知从何时起，在某部分圈子，比起“作家东城雅哉”，“侦探刀城言耶”似乎更加有名。怪想舍编辑部正是考虑到他的这层身份，想出了补写疑案结局的企划。

不过企划在萌芽阶段就戛然而止。倒不是刀城言耶拒绝，他反而很有干劲地全身心投入其中。而是编辑部当初对于解决篇的内容与截稿日期思虑不周。随着言耶取材的深入，发现事情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言耶根本赶不上杂志的截稿日期，推导不出结论或者解决办法。没有办法，只得从特集中抽出本次取材的事件，作为独立企划执行，让言耶继续取材。

刀城言耶最初拜访的是佐古庄介的家。本来已经做好被他父母拒之门外的心理准备，令他意外的是对方没有拒绝。他们说言耶是儿子最敬爱的作家。

“刀城老师莅临寒舍，如果他泉下有知一定会开心的。”

言耶在佛坛前上过香后，听到庄介的母亲带着哭腔说道。因此，言耶也尽可能地多说了些他对作家佐古庄介的回忆。在佐古家做客期间，比起母亲提供的信息，言耶说的种种轶事似乎更多，但言耶觉得这些轶事能够安抚两人，因此也不在意。

拜访佐古家之后，言耶接着就去拜访庄介的伯母——以前在桃苑的赤线区域经营“梅园楼”咖啡店的佐古淑子。不过，这里也没能得到更有用的信息。

因此，言耶便将取材对象转为曾在梅园楼工作的女招待们。特别是浮牡丹、红千鸟、月影这三位前花魁，以及与庄介比较亲近的幸子（岛崎早苗），遗憾的是言耶费尽心思依然无法找到其中任何一人。

由于昭和三十二年（1957年）和昭和三十三年（1958年），通过两个阶段施行的《卖春防治法》，赤线区域的灯火已然熄灭。原来的女招待们或是从良，或是跳槽到其他风俗场所维持生计，各谋出路。有人很轻松就找到了新的工作地点，有人就此下落不明。不巧的是，言耶要找的那四位，都属于后面的情况。

于是，言耶就决定去拜访至今还在桃苑前赤线区域营业的“梅菊”。目标是在桃苑花街时期的金瓶梅楼和梅游记楼担任鸨母的增田喜久代。从庄介原稿的描述来看，言耶知道她不愿意提到幽女的话题。但纵然多花点时间，他也要磨出一些情报。

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言耶在与增田喜久代的交流之中，得到了时任金瓶梅楼老板娘的女儿，也是梅游记楼的老板娘半藤优子的居住地。虽然已经不怎么联系，喜久代每年仍会寄新年贺卡给她。

随后，刀城言耶才来拜访半藤优子，请她读了连载着佐古庄介文章的《书斋的尸体》，拜托她协助调查幽女之谜。起初，优子还是犹豫的态度，得知增田喜久代给佐古淑子的忠告之后，她更是面露难色。

“不要跟那个扯上关系比较好……”

言耶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来说服面露恐惧的她。结果，优子同意接受取材，不过提出了一个也是唯一的条件。

“如果，老师能够解开幽女之谜的话……”

言耶听了这个条件，赶忙摇头，嘴里念叨“做不到，做不到”。当然，如果能够得到优子的取材协助，就有可能取得进展。他无法轻易地应下没把握的事。而且，如果那是对方开出的条件，更是不能满口应允。

“我也不是一定要老师解开所有的谜题。只是，老师经过调查之后，说说您的推理就可以了。”

言耶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被说服的是自己。

结果这天言耶借走了初代绯樱的日记，将《书斋的尸体》的七月号

到十月号留给优子。相互交换日记和杂志之后，他们约定择日再约探讨。

此后，刀城言耶在另行约好的日子再度登门拜访，半藤优子已经决定全盘说出。她详细地讲述了梅游记楼时期的经历。

原梅游记楼老板娘漫长的叙述结束后，言耶惊讶地说道：

“战前、战时、战后的三个时期；金瓶梅楼、梅游记楼、梅园楼这三家店；名为初代、第二代、第三代的三位绯樱。还有，横跨各个时期发生在贵宾室的三起连续坠楼事件……简直就像被‘三’这个数字缠上了呢。”

优子向言耶请教今后的调查方向，言耶说调查焦点将会集中于两个问题。

“首先是佐古庄介老师的坠楼事件。在九起坠楼事件中，只有这起事件不知详情，因此，我想尽办法去查明当时的状况。另一点则是金瓶梅楼以前的店。所谓幽女，或说是幽女的传闻，到底从何而来。如果能够调查清楚，可能会有新的突破。初代绯樱的日记、老板娘的叙述、佐古庄介老师的原稿，所欠缺的，就是我刚刚提出的这两个方面。”

如今，刀城言耶是第三次拜访半藤优子，但在对方问起的时候，言耶却前言不搭后语地支吾起来。

“老师，调查进展不顺利吗？”

面对优子略显忧虑的提问，言耶微微行礼说道：

“也不是，有些成果。”

“但没得到有用的情报？”

优子疑惑地问道，言耶再次行礼说道：

“我认为是我的能力不足。如果单以结论而言。”

“老师……请你不要这么说。”

言耶委婉地做了一个手势阻止优子。

“首先，我要向您报告佐古庄介老师的坠亡事件。我拜托警界的朋

友，也是管辖原来桃苑赤线地区的当地警方，查阅了当时的侦办资料，可说是完全真实可信。但是——”

“……嗯。”

优子屏气凝神。

“警方的结论是意外死亡。”

“不慎从露台跌落吗？”

“坠亡的时间是半夜，当时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因此，坠落现场的露台相当湿滑。再加上建筑物已经老旧，似乎也不稳固。”

“露台其实也不宽敞，空间狭小到容不下一个人。”

“庄介大概就像原稿里写的那样，把身子探了出去。结果，手脚打滑，身体失去平衡，从露台摔了下去。因此警方的解释是没有任何犯罪嫌疑。”

“老师的判断呢？”

“……我也持相同意见。”

时间瞬间凝固了。言耶的结论是，如果要追求合理的解释，佐古庄介老师的死只能是意外事故。

“哦，意外身亡虽然让人遗憾……坦白说，我稍稍地松了一口气。”

“我明白您的心情，毕竟不是自杀和他杀。”

“老师既然这么说，让我安心多了。”

眼前的优子毕恭毕敬地行了一礼，言耶脸上浮现出无法言喻的表情。

“不过，我们这些知情人还是觉得有无法释怀的部分。”

“嗯……”

“感觉事件始终都伴随着幽女的影子。”

“但，但是警察……”

“嗯，警方不可能承认的。即使承认这种东西，也不可能当作杀人事件搜查。”

“所以，老师才会去调查幽女的过去。就像佐古庄介老师写的那样，金瓶梅楼出现以前，有位名叫绯樱的青楼女在庭院的暗小屋内堕胎，当时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逼迫她从别馆三层跳楼。老师，您也希望找到这样的前因吗？”

“话虽没错……”

言耶两肩一沉，像是打起了精神。

“江户时期的桃苑之地，隶属××藩领地，禁止在城下町经营花街。似乎因为在历史上发生过青楼引发的事件，这里对于花街根本就是敬而远之。不过，与本次事件无关，省略不谈。客人要找青楼姑娘寻欢作乐，就要跑到路途遥远的白锅花街。知道这些就足够了。”

“母亲和我经营的那个年代，白锅花街还在营业。不过，规模比桃苑花街要小一些。”

“桃苑花街的繁盛是从进入明治时期以后。商业嗅觉敏感的白锅花街的青楼老板，争先恐后地纷纷向地理位置更优越的桃苑进发。到了明治中期，白锅花街的衰落反衬出桃苑的繁荣。不过，即使如此，白锅花街也没消失，是因为那里还有需求吧。”

“那是从江户时期持续至今的花街，很受部分客人的喜爱。”

“接下来就是金瓶梅楼那栋建筑……”

言耶严肃起来，优子也稍稍端正坐姿。

“本馆是明治中期建成的，正是桃苑刚开始繁荣的时期。当时叫作“梅花楼”，据说是桃苑最大的青楼。”

“……梅花楼？跟我现在的店一样呀。”

优子有些兴奋，不过言耶只是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梅花楼前后经营了十几年，然后转手更名为“梅林楼”。别馆是在那个时期落成的。顺带一提，这两任经营者并无特殊关系。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人。也就是说，梅花楼和梅林楼，仅仅只是青楼的店名相似，并无其他共同之处。”

“起名字的时候刚好相似。或是转手以后，参考以前的店名稍作改动。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正是如此。无论哪个时期都有一个“梅”字，就像是某种暗示……”

“嗯，老师所言极是。”

言耶凝视优子片刻，继续说了下去。

“不过，梅林楼也没经营很久便关门歇业，好像是因为老板投资其他事业失败，详细原因不得而知。总之，青楼被出售了，而接下来的买家就是您的祖母半藤知穗女士。”

“祖母买下以后，店名叫什么？说来惭愧，我完全不知道过去的事……”

“叫三梅楼。”

“啊……”

“因为是继梅花楼和梅林楼之后的第三家店，所以起了这个店名。”

“也就是说三梅楼没有特别的含义？”

“……是的，没有。”

“可是三番两次使用‘梅’字，不觉得有点可怕吗？而且，后来的店名也都有‘梅’字……”

优子投来寻求认同的眼神，但见言耶沉默不语，马上致歉。

“啊，老师，非常抱歉，打断了您的话。”

“不，没关系……”

“明明老师正要进入重点，我却胡乱插嘴。我不会再打断您了，请老师继续说下去。”

其实，比起过意不去而行礼的优子，言耶不知为何更加惶恐，他难以启齿地说道：

“不管是梅花楼还是梅林楼，我都找不到老板或从业人员，就连那些姑娘们也……”

“这个行业，人员流动相当的快，不追究她们的过去是业内行规，所以找起人来非常困难。况且还隔了一场战争。”

“是的。”

“如果母亲在世，还能介绍三梅楼时期的人给老师，这点非常遗憾。母亲好像在等赤线的灯火熄灭一样，突然就离世了。”

“没能拜见令堂甚是无缘。不过，令堂可能也会像增田喜久代一样，即使知道什么，也不愿对我透露。”

“也许吧……”

优子满脸沉思的表情。

“以前我店里的那些姑娘，有的还会寄新年贺卡给我。但是，我家祖母和母亲的个性都很冷漠，她们卸下老板娘的职务后，很有可能和青楼的人就断绝了往来。”

“哦，这么说也没错。”

“而且我自己也是，我和樱子……哦，不好意思，我是说初代绯樱，我也只知道她婚后五年左右的情况而已。她祖母离世的那次，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络。那些姑娘们主动联络我还好，不过反过来我去问她们的近况，可能会给别人添麻烦。”

“老板娘的顾虑没有错。”

“那么，结果……”

结果是以前的事什么都没查到吗？优子想这么问的吧。不过，她又顾忌言耶没法直接问出口。所以，优子就变得含糊其辞起来。

“不是……”

言耶摇了摇头，优子看似有点惊讶地说道：

“呃，莫非老师找到取材对象了？”

“我判断找不到青楼的相关人士以后，便转为搜寻花街的客人。”

“啊！客人！”

“我断定去桃苑周边地区打听，总能遇到以前的客人。那些频繁光

顾桃苑的客人，战后也还会住在当地。”

“老师，您果然厉害。梅花楼、梅林楼还有三梅楼的客人，您是怎么打听到的？请教了什么人吗？”

优子饶有兴趣地发问，言耶看似尴尬地挠了挠头。

“起初，我选在了喜久代的店。佐古庄介老师的原稿里提到有个叫生驹的客人，他知道以前的花街。”

“那您是在‘梅菊’问的？”

“在那家店里不方便与客人交谈。只能瞧准时机将我认准的客人约出去。然后，我报出三家青楼的名，提出取材要求。”

“还顺利吗？”

“在找到第一个人之前，花了不少时间，后面就轻松许多。请他们再介绍朋友和熟人，循环几次，取材对象就会丰富起来。我最后问了近二十个人。”

“哇，厉害，这么多呢！”

看着惊讶的优子，言耶会心一笑。

“对于那些接受取材的男性而言，花街是他们的青春回忆之地。因此，所有的取材对象都非常愿意配合。只需稍微问上一句，他们就会滔滔不绝地叙述出来。因此，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倘若我取材的对象是青楼经营者、从业人员或是原花魁，他们能否也会像这些客人一样，肆无忌惮地跟我畅所欲言？”

“或许就像老师说的，而且要谈的还是有关幽女的话题。”

“说到这个幽女……”

忽然，言耶脸上的笑容一扫而空。

“从梅林楼时期似乎就有了诡异的传闻，但不清楚是不是指幽女作祟。只是客人从陪客的姑娘那里听来的，都是没有具体内容，像怪谈一样的传闻，比如‘这里好像有幽灵’‘有人看到过奇怪的东西’‘某间屋子在夏天也很阴冷’。”

“暗小屋呢？”

“没有人提到这个名字。但是，提起‘体罚屋子’和‘堕胎小屋’的人，倒是有好几个。不过，他们只是嘴上说说，没有人亲眼目睹过。”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关系再怎么密切的老主顾，也不可能如此深入青楼内部。最多也就是跟姑娘熟识以后，从她们的嘴里听到些许内幕。”

“漆田大吉是很特殊的一个人。”

从言耶嘴里蹦出这人名字的瞬间，优子的表情变得扭曲，然后，她愤愤不平地说道：

“那种男人到哪里都是一样。”

“也许下场都很相近吧。”

言耶指出以后，优子似乎才想起来，漆田大吉也是神秘坠楼事件的牺牲者，不由得浑身打颤。

“言归正传，实际上从梅花楼时期，就已经有青楼的怪谈。可以说是在梅林楼时期，内容逐步发展为‘幽女’作祟，但也不能认定幽女就起始于梅花楼时期。”

“这是因为您无法从客人们那边打听到具体内容吗？”

“也不是。”

言耶干脆地摇了摇头，语气沉重地说道：

“大家都传言说有人不堪责打或因堕胎失败而离世。说得还相当具体。什么受到酷刑的姑娘，诅咒青楼而亡，却没有被像样的祭拜。从梅花楼到三梅楼，这样的例子多少都发生过。”

“那么，他们说的花魁指的是绯樱的原型吗？她死于非命以后？”

“……变成了幽女？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

“咦？难道不是吗？”

优子的眼神中流露出困惑，言耶注视着她的眼睛作出结论。

“但是，经我多方打听下来，根本就没有叫作绯樱的青楼女。”

二

“没有叫绯樱的姑娘啊……”

半藤优子目瞪口呆，哑然无语。刀城言耶略带担心地继续说道：

“刚开始有人说不知道什么绯樱，也没有太在意。但是，随着打听的人数的增加，我逐渐变得焦虑起来。他们的反应完全超乎我的意料，令人难以置信。那时候，我觉得很快就会有人念叨‘啊，你说绯樱啊’这样的话……”

“结果一个人都没有。”

“正是。我反而碰到了三名完全否定绯樱的男子。”

“老师，请等一下，就算再怎么常来花街的客人，要记住所有姑娘的名字也未免……”

“是啊，他们不一定记得。但是，绯樱不仅只是以前的某个青楼女，而是抱着极其强烈的怨念而死，不是吗？那么，既然是怀恨而死的姑娘，不可能没有人记得吧。”

“若是青楼隐藏了绯樱的死讯呢？”

“那么，要是某位熟客经常点名的姑娘突然从青楼里消失了，不会引起客人的怀疑吗？如此一来，就会流出传言，反而会加深客人的印象。”

“……您说得对。”

伴随着微弱的附和声，优子低下头去。不过，她很快又抬起头来。

“那么，幽女到底是什么？”

说到一半，只见优子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

“在佐古庄介老师的原稿中——”

言耶拿起《书斋的尸体》十月号，放在自己和优子的中间，视线落在翻开的那页。

“岛崎早苗对于幽女有过推测，曾经有位名为绯樱的姑娘，在庭院的暗小屋内堕胎，那时发生了骇人的事情，于是她就从别馆三楼纵身跳下，形成了整个事件的导火线。庄介赞同她的推测的同时，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要想深入了解就要做好觉悟。”这是庄介作为作家的第六感，但却完美地说中目标。”

“那就没有办法了吗？”

“遗憾的是，关于这件事的调查，无法更进一步了。不，越是深入谜团就越增多。以前就从未存在过什么绯樱，那为什么从初代到第三代绯樱，都跟不可思议的坠楼事件有关？”

“完全搞不清楚……”

“事到如今，除了找到三家青楼的工作人员，从他们那里取得突破，否则就束手无策了。”

“老师也解不开谜题吗？”

言耶露出困惑的表情

“……说来，我自己也没有把握。”

“什么意思？”

“调查陷入僵局，看不到新的希望，都是事实。”

“嗯。”

“不过，虽然没有证据，但事实上，我们需要的资料和素材已经搜集齐全了。”

“啊？请老师快快道来。”

“其实现在已经可以试着解读了。”

“但是，本次事件的核心部分，与以往不同吧。”

“诶？”

言耶略显惊讶地注视着优子。

“老师，本次的幽女事件，是不是出现了您在解决其他案件中没有碰到过的要素呢？”

“说来惭愧，我没有解决什么事件啊——”

“您就别谦虚啦。虽然有点失礼，我当初很想知道老师解决的那几起事件，就联系了东京的怪想舍，接电话的女性编辑非常热情地推荐我阅读您的著作，说是只要读过就能了解刀城言耶老师的名侦探事迹。”

“您说的是祖父江偲吧。”

言耶苦笑起来。

“没错，没错，正是那位。提到老师，她简直说个没完。后来，我还收到了她寄来的信，也是厚厚的一叠。”

“好吧，她是我的责编。”

“可是老师，要说她的狂热程度，比起责编，更像是您的忠实读者。不，甚至像是……”

说到一半，优子忽地支支吾吾，话锋一转。

“总之，我已经非常清楚老师您是一位名侦探。如此厉害的您，已经搜集到了所有线索，却在解谜阶段犹豫不决，证明了本次的幽女事件与您以前碰到过的所有事件有着决定性的不同吗？”

“老板娘的慧眼，我实在佩服啊。”

言耶深深地低下头去，又缓缓地抬起。

“且不说我是不是名侦探。目前为止，我在民俗采访的当地，遭遇过很多不可思议的怪奇事件，也是事实。另外，围绕案件展开调查的时候，误打误撞地找到了真相。但是，我充当侦探的角色都是偶然，而且也没能解开所有缠绕在事件中的谜题。特别是当地流传的怪异事物引发的奇怪现象，最后仍然还是谜。我大概只能解开人为引起的事件而已。”

言耶讷讷地说着，优子只是安静聆听。

“啊……也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好像只要是人类有计划的犯罪，无论多么困难的案件，我都能够解决。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

言耶慌忙地辩解，优子只是报以浅浅的微笑。不久，言耶又恢复常

态。

“不好意思。回归正题，其实至今所遭遇的事件中，也存在超过人智的不明之物。而且，那种东西与事件纠缠在一起的例子也不少。然而，若是杀人事件，就必定会出现被害者。像什么密室犯罪现场、异样尸体装饰、疑似模仿杀人、凶器消失之谜、嫌疑人全体有不在场证明等等的现实问题会不断地涌现出来。话说回来，需要解决的问题，难易度也是各不相同，有些案件的线索是很明确的，所以即便是业余侦探的我，也能将之解开。”

言耶说完，停顿了一下。

“但是，这次的幽女事件则完全不同。发生在三个时期，分别发生在三家青楼，涉及三名同样叫作绯樱的花魁，正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出现的坠楼谜团，模糊了现实案件与非现实怪异之间的边界，让事情变得扑朔迷离。”

言耶说完做出投降的姿势。

“被她打败了呢。”

虽然听来像是开玩笑，不过言耶的表情没有丝毫笑意。

“更叫人无可奈何的是九起坠楼事件，全都还有像模像样的解释。”

“……这么说来，是啊。”

优子小声嘀咕起来，好像在逐一回忆起每一起坠楼事件的样子。

“金瓶梅楼的初代绯樱，呃，为了避免混淆，就称她为小畠樱子。她还是新人的时候，攀爬过别馆庭院中的李子树，还窥视过贵宾室，目睹过通小町读信流泪的场面。另外，根据月影所述，通小町曾经做过千草结。从这些证言来看，通小町有意瞒着别人，私底下惦记着家乡的婚约者。正因如此，收到未婚夫的婚姻函时，她才会想不开从贵宾室纵身跳下。警方最后的判断也是基于这点。实际上，樱子在日记上也记录了千草结上的男性名字，与寄信人的未婚夫姓名相同。”

“通小町系自杀……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

“第二个坠楼的是樱子自己。发生于金瓶梅楼时期的事件中，她的坠楼是最不可理解的。不过，她的日记里保留了本人详细的证言。内容非常神秘，但毋庸置疑是她自己记录的，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质疑。若是强行解释的话，可以视作她受到通小町自杀的影响，一时冲动地追随姐妹跳楼而去。不过换作别人就不一定了，樱子幼年的时候就被卖身，成为日思夜盼的花魁以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击垮了她。也就是说，若是没有跟她相同的经历，大概也不会跟着跳楼吧。”

“也可以认为是……处于那种精神状态的樱子，心里产生了缝隙，让幽女给缠上了？”

“若是追求合理解释以外的真相，这样的判断或许可行。而樱子日记的内容，也可以说是佐证。”

“是啊……”

“但是，樱子的坠楼已经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没有必要再搬幽女出来了。”

优子欣然接受了言耶的解释。不过，她依然显得不安。言耶的推理基本上说得过去，但难道就没有受到一点幽女的影响？

“第三个坠楼者是月影……”

言耶没有停顿，继续说了下去。

“她本来就是悲观主义者。怀孕在她们之中被当作是一种耻辱，然而她还真的怀上了。而且，她还试图自己进行堕胎，结果失败，损害了身体。这才有了后边喜久代在那间暗小屋堕胎的事，然后月影陷入精神错乱状态，冲动之下纵身跳下。这个行为也在情理之中吧。”

“比起樱子的事件，月影的冲动原因更加真实。”

优子用沉重的语气，以非常熟悉当事人的老板娘口吻说道。

“接下来是梅游记楼时期。其实登和的坠楼，疑点最多。”

“为什么呢？”

“公公趁其丈夫不在，强行导致其怀孕，对她来说，肚子里的孩子

毫无疑问是‘鬼孩子’。登和的意愿是尽快剥离掉‘鬼孩子’。总而言之，这是她当时唯一的愿望吧。”

“没错。虽然当时没有什么机会跟她交谈，不过，她内心的想法正如老师您所说的。”

“既然这样，顺利生产，愿望达成以后，她为什么还会跳楼呢？矛盾啊。”

“宪兵队的左右田课长也是因为找不到跳楼动机而苦恼。”

“是啊，没错。不过，那个时候左右田先生所转述的喜久代的解释，也非常有说服力。孕妇生产的困难远超男人的预期，无论从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更何况，登和的情况还另有隐情。在那种精神状态下，她生活在青楼的一隅，在庭院的暗小屋内诞下婴儿。恶劣的环境对于登和内心深处的影响不可估量。因此，诞下婴儿不久，她精神错乱，冲动地做出跳楼的行为，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因为我没有生育经验，不太清楚。不过，能够做出这样的解释和分析，很有说服力啊。”

“我也没生过孩子，也不能说自己好像有这方面的经验，不过，我认为喜久代说的话可信。”

“月影与登和的处境大不不同，不过，她们跳楼时的精神状态，大概极其相似吧。”

“嗯，没错。可是登和的坠楼……”

“是的。她坠楼前的最后一刻，有人可能从身后推了她一把。”

“左右田课长将浮牡丹、红千鸟、月影、雏云，还有周作哥哥列入嫌疑对象。其中，嫌疑最大的是我的哥哥。”

“但是，这五个人中无论谁是凶手，动机都太过薄弱。我也持相同意见。”

“不过，第二个坠楼的是雏云……”

“所以，登和是他杀的可能性再次被提及，但左右田先生当时的立

场，无法推翻前面提出的登和自杀的结论。”

“左右田先生是一位认真负责的课长。他的内心很有可能充满了愧疚。”

优子像是回忆起什么似的。

“鉴于事件的经过，貌似还有重新审视两人的坠楼真相的余地。就如同左右田先生指出的，某人趁机杀害登和的那一刻，被雏云所目击。因此，雏云就被伪装成了第二个坠楼的牺牲者。事件也就变成了连续杀人。”

“还是动机的问题。”

“是啊。就算有人侥幸逮到机会完成杀人，那么，谁有明显的杀人动机呢？”

“所以，果然登和还是自杀，那么，雏云到底是……”

“雏云和第三个坠楼者——也就是第二代绯樱，为了分辨，以下就用糸杉染子称呼。这两起事件必须要跟前面的坠楼事件分开讨论。”

“为什么呢？”

“因为雏云是巫妓，而且，染子也被当作是具有相似能力的人。”

“染子在连廊，以及透过贵宾室的窗户……看到过幽女吗？”

言耶点头认同。

“这种情况下，幽女是否存在已经无关紧要。问题在于雏云和染子认同幽女的存在。”

“也就是说，她们两人的坠楼是因为妄想？”

“不是，对于她们两人来说，梅游记楼发生的怪异现象，无疑是现实的。因此，她们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却又无法逃离其中。所以，雏云和染子的坠楼可以归为幽女所导致的结果。但是，幽女本身并不存在，根本没有必要认同幽女。”

“不管有没有涉及幽女，结果不都是一样的吗？”

优子的思路有点混乱。言耶和颜悦色地说道：

“我们分成两种情况，其中一种是自身属于灵异体质，受到影响跳楼；另一种是陷入自认为是灵异体质的妄想，受到影响跳楼。实际上两种情况截然不同。但对于我们社会的法律来说没有区别，都是死于意外。虽然，染子并未死去。”

“意外……”

“就算是受到幽女的蛊惑跳楼，也是出于她们的自身意志。她们不能算作自杀，两人也完全没有自杀的动机。所以，最恰当的解释就是意外。从这层意思上来说，樱子也好，月影也好，都是无限接近于意外坠楼。更准确地说，她们都是看似自杀的意外死亡。”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对于其中含糊不清的地方，优子仍然有所胆怯。

“那么，最后我们来说梅园楼时期。漆田大吉无力解决在黑市里引发的纠纷，他怕遭到残酷的报复，甚至夜不能寐，导致他自我了断。然后是第三代绯樱山田花子应聘女招待，为了给生病的丈夫赚取医药费，没想到丈夫撒手人寰，她一时想不开纵身跳下。最后，佐古庄介老师打算调查幽女，在被雨淋湿的狭窄露台上，不慎坠落致死。比起前面两个时期的坠楼事件，梅园楼时期的事件原因更为清晰。”

“嗯，您说得是。”

“根据以上所述，九起坠楼事件都有现实的解释。虽说还残留了某种程度的不可思议和恐怖的要素，但对于部分坠楼事件的解说，也不是轻易能推翻的。”

“是的。”

“一般来说，如果某人的死因成谜，但却能做出合理的解释，那么，事件就算解决了，也不会留下什么问题。但是……”

“呃……”

言耶停顿片刻，两人四目相接。

“关于这次的幽女事件，我不认为已经结束了。尽管九起坠楼事件

的解释都能说通，但是放眼全局，就会感觉事实并非如此。如果问我到底哪里不对劲，却又答不上来，只是有种不可言说的违和感。”

“果然……很不自然吧。如同老师您说的，关于三个时期、三家青楼、三位绯樱，以及循环上演三次的死掉三人的事件。”

“要说金瓶梅楼时期的三起坠楼事件，算是偶然。那么，加上梅游记楼和梅园楼各有一人跳楼，勉强可以说是那个建筑物本身有问题……别馆的贵宾室很可怕什么的。但是，接二连三上演坠楼的戏码，实在难以说是偶然，或是因缘巧合吧。然而，却又逼着人如此解释，不断地循环往复。”

“我……觉得有点冷。”

优子因为惶恐不安打起寒颤，言耶则直接抛出了新的观点。

“不仅如此，还有人目击到了幽女。”

“……是啊。”

“自不用说，关于这个幽女，毫无疑问是这一连串坠楼事件的最大谜团。”

“嗯，细数接近过幽女的人——有金瓶梅楼时期的福寿和雏云，梅游记楼时期的染子和我，还有以前从仙乡楼跳槽的姑娘。”

“不，只有您的目击证言比较关键。”

“诶……为何？”

言耶的回答让优子从心底里感到惊讶。

“福寿的说法不是出自本人的证言。雏云本来就被当是巫妓，染子似乎也有灵视能力。那个从仙乡楼跳槽的姑娘不过是传言。因此，只有您一人的目击情报有可信度。”

“我？只有我吗？那么，从别馆三层和二层的窗户外面窥视室内的花魁的说法，都是谎话？”

“我没这么说。就像刚才说的，对于雏云和染子来说这是事实。但是，如果相信这样的目击情报，那么，就会阻碍我们做出合理的解释。

所以，反而该排除这些情报。”

“因为我没有那种灵异能力吗？”

“正是。您在二层的房间，听到过正上方的贵宾室有谁的脚步声。还跑到贵宾室去打探情况，但室内却空无一人。还有，您在别的时间，还目击到有人从贵宾室里出来。可是，那个人影在下内梯途中消失了。这不都是您的切身体验吗？虽然难以定论，但染子进入连廊时所见——也就是那个神秘的花魁目击事件也放进来比较好，因为，老板娘您当时也正好在场。”

“但……但是老师……”

优子的表情变得既困惑又恐惧。

“幽女所致的坠楼事件，大体上都有了解释。您要解释幽女本身了吗？”

“我要解释事件全部。”

“诶……”

“我要解释发生在三个时期，三家青楼发生的全部的不可思议之事！”

“可、可、可是……”

“当然，解开所有的谜团我也办不到。即使请来受到大家传颂的昭和名侦探冬城牙城，他也无法办到。”

“那位名侦探也办不到……”

“不过，对于这些违和感十足且又不可思议的现象，若是投以明光也许可以照亮黑暗的真实。”

“即使解不开所有谜题，但也能说明八成吗？”

“几成我可说不好，不过只要有一个突破点，便可打通其他关节，就算留下一些疑点也无关紧要，其他部分可以用偶然和因缘巧合来解释。”

“只要有一个突破点……”

“是的。只要发现那个事实，自然而然就会得出解答。”

“哪个事实？”

优子不由得探出身子来，言耶摆出一本正经的表情答道：

“只需要一句话便可说明的极简事实——”

三

“请您告诉我！”

半藤优子战战兢兢地应了一声，刀城言耶点了点头说道：

“在此之前，我要揭晓幽女的真面目。”

“啊？什么？”

“不是，并非真的幽女，而是老板娘您见到的是假幽女。”

“假幽女？我见到的？什么意思？”

优子满脸疑惑。

“老板娘，您从别馆的贵宾室开始追逐的那个东西，在通向本馆的内梯途中消失了。浮牡丹和红千鸟也有佐证，我认为她们两人不会合谋骗您。首先，老板娘后来又感受到了好几次那个气息。而且，那个东西消失的方向，若无其事的花魁和女佣经常路过。所以，您才会认为那个东西是超越人智之物，也就是所谓的幽女。”

“不、不是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解释？”

“很简单啊。只要认为所有人都在撒谎，装作不知就好。”

“……啊？为……为什么？”

“藏匿逃兵……”

“啊！”

优子的嘴巴微张，半天说不出话来。

“老板娘您也说过。花魁中的很多人，同情那些年纪轻轻就奔赴战场的士兵。有不少想陪着士兵同赴战场，从军出发。老板娘还提到过，

你察觉到梅游记楼的幽女出现之前，桃苑花街曾发生过逃兵风波。”

“……嗯，我记得啊。”

“痴心于年轻士兵的花魁，如果发现了逃兵，她们会怎么做呢？”

“当然是藏起来。但要藏在哪里？”

“这只是我的推测，本馆内梯的后面，还有进入内玄关的右手边，恐怕也有可供藏匿的暗间。”

“不可能有这样的……”

“这栋建筑物始建于明治中期。当时，四面八方而来的三教九流聚集于此，打着喝花酒的名义，实则暗中赌博，警察为了取缔他们，时不时会现场突查。那个时候，青楼为了藏匿这些人建造了暗间。”

“母亲和喜久代知道吗？”

“我认为是知道的。不过，逃兵的事她们可能不知情。藏匿逃兵需要所有花魁与女佣串通。逃兵也要吃饭，所以瞒不住女佣。虽然干的工作不同，但大家都是来奔生活的，花魁很容易就能说服女佣。她们都是女性相对方便，所以绝对不会去找茶壶和门房帮忙。”

“说得有理。但是，为什么逃兵会跑到贵宾室？”

“如果是藏在内梯下的房间，那是非常狭小的吧。长时间躲着有可能窒息，同时还会运动不足。她们便瞄准全店人员休息的午后时间，从花魁提供的藏匿处出来活动一下，呼吸外面的空气。话虽如此，随意在店里走动也不太现实。当时，贵宾室被封闭了，没人使用，逃兵就顺理成章地躲进了贵宾室。”

“原来那个声音是士兵发出来的。但是，我跑去贵宾室查看，没有发现什么逃兵啊。”

“他躲在了窗外的露台上。再拉上窗帘的话，只在外面窥看室内的老板娘是发现不了他的。正面的窗户比较惹人注目，他当时是躲藏在庭院那侧的露台吧。”

“要是让本馆那边不知情的人发现，还不引起骚动？”

“该说是运气好吗？别馆庭院里不是有樱子曾经爬过的李子树嘛，枝头正好伸到贵宾室的窗户边。树枝上的枝叶恰巧遮住了他的身影。”

“逃兵穿着花魁的和服，毕竟他也没有其他衣物，即使被发现了，也可以说是花魁混淆视线。”

“是的。但没想到却让您误会了。她们庇护逃兵的谎言，让您以为幽女现身了。”

“如果只有红千鸟，我会存疑，但我没想到浮牡丹也会说谎，完全没有想到。”

“信仰基督教的她，说谎是很严重的禁忌吧。不过，作为烟花女子，她跟其他花魁对待逃兵的态度没什么不同吧。”

“话说回来，逃兵后来怎么样了？”

言耶的脸色凝重起来。

“这也是我的推测。战时被燃烧弹焚毁的暗小屋里，发现的神秘焦尸，大概就是那个逃兵的尸体。”

优子停顿了一拍回道：

“……有道理啊。”

“老板娘她们离开梅游记楼之后，也许士兵就住进了暗小屋。那个小屋可是藏身的绝佳场所。”

“嗯，没错。”

“出入花街的审查非常严格，警方还是没能查明那具焦尸的身份，大概是因为战争快要结束的原因吧。而且，出入花街的人员，只能追溯到一个月前的名单，如果逃兵在那之前逃跑并藏匿起来，那就查不到了。”

“就算如此，当时的驻军怎么会轻易放走逃兵？”

“我也注意到了这点，才去调查了一番，结果发现花街上藏匿逃兵的事例，还有几例。其中，甚至还有青楼老板知情不报的例子。而且，直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有人藏了超过一年以上，实在惊人。”

“真的？”

“那个逃兵藏在梅游记楼的时间，我认为还不到两个月。因为，喜久代好像察觉到了些许异样……”

“是吗？”

“老板娘和喜久代交流了遇到幽女的事之后，喜久代说从一个半月前她就觉得店里有什么怪异。”

“不愧为喜久代。她凭直觉就知道了店里的氛围变得不同以往。”

优子对于鸨母喜久代非常钦佩。

“想想那个时期，敢于藏匿逃兵的那位青楼老板和梅游记楼的花魁，实在是勇气可嘉。”

优子甚至称赞起素不相识的青楼老板。但是，她又转为悲伤的口吻道：

“不过，被藏在梅游记楼的士兵，最终还是在空袭中丧生。”

“说起来很是遗憾。但是，他如果没做逃兵，而是奔赴战场，也有可能埋骨他乡。那么，在花魁的照顾下落叶归根，也许还算不错。”

“这么说也可以，他本人的在天之灵也能瞑目了吧。”

话至一半，优子轻唤一声。

“啊！那么，染子在连廊里看到的花魁也是……”

“应该不是。”

“为什么？”

“因为时间对不上啊。从其他青楼的例子分析，即使藏匿时间再长，差不多也就是从战争结束前的一年左右开始。”

“……说得也是。”

优子接纳了这种说法。不过，她突然像是被吓了一跳。

“那……那个花魁，难……难道是幽女？”

“要这么认为也可以。但是，同样也有简单合理的解释。”

“真的吗？”

“为什么会形成那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其实怎么解释都行。”

“不可能的！”

“犯人——暂且这么称呼他，躲在本馆二层连廊附近的房间。那时候老板娘和染子正好上楼，犯人便在房间窥探情况，刚好女佣安美叫住了老板娘。于是，犯人趁着被染子发现之前，迅速躲进别馆的连廊，只留下了背影给染子。犯人推测好奇的染子会转入连廊的转角处。即使染子没有转入连廊，只要见到花魁从自己的眼前消失，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就好。”

“确实，当时我很害怕，那犯人是如何从无法通行的连廊逃走的？又是从哪儿离开，去了哪里呢？”

“打开连廊采光的窗户，俯视窗外，正下方是隔开本馆和别馆的围墙顶部。犯人翻窗跳到围墙之上，再跳到狭窄的通道，从厨房的后门逃至本馆。”

“只有猫咪才做得到。”

“倘若沦落花街之前，她曾经在马戏团做过表演走钢丝和跳火圈的儿童杂技演员呢？”

“……”

老板娘差点再次沉默，忽然，她猛烈地进行反驳。

“不可能的。月影那时跟其他的花魁聚集在一层的化妆间。怎么会躲在二层的房间呢？”

“是吗？”

“那可是一层和二层的区别啊。”

“问题不是场所，而是月影的不在场证明。您能断言她当时在一层的化妆间吗？”

“喔唷，这……可是……”

优子突然吞吞吐吐起来。

“用喜久代的话说月影的存在感很低，她即便是在化妆室，也很难

被察觉到。”

“……确实如此。”

优子暂且认同了这点，但很快她又拔高了音量。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月影到底想干什么？细想一下，老师，您不觉得奇怪吗？”

“是的。她完全没有这么做的动机。”

“啊？”

言耶轻而易举地相信了优子说的话，令优子困惑不已。

“从可能性的角度考虑，要让人消失的方法有很多。但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也就是动机的问题。”

“那个花魁为什么要消失呢？”

言耶重重地点了点头。

“关于这起连廊事件，其实我很困惑，想着要不要做出合理的解释。老板娘没能亲眼目睹，染子似乎具有某种能力。这两点让我一直很在意。您的叙述很有张力，起码让人觉得染子她一定是看到了什么，认清现实。”

“……是啊，那个时候的染子很害怕。我绝对不会看错。”

“其实，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只想抓住这个接连出现在连廊的幽女，只要解开幽女之谜，就能找到突破口。”

“那么，您找到突破口了。”

优子说的不是问句，而是在寻求确认。

“我认为是的。”

“洗耳恭听。”

“染子目击到的花魁，也就是在无法通行的连廊里忽然消失的花魁，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的！”

“啊？”

“因为她撒了谎。”

“等等，请等一下。”

优子明显地焦急起来，言耶也不管她，继续说下去。

“那么问题来了。她为何要撒谎呢？那是因为老板娘给提了个醒，您说不能走那边。染子当时非常吃惊，甚至脸色都发白了。现在回想起那时的情况，她的反应似乎有点过头。”

“啊……”

“正是因为超过她自己预期的反应，接下来为了挽回无意间的失策举动，她撒了谎。”

“失策？”

“当她正要进入连廊的时候，被您叫住说不能走，通常情况，她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但是，染子错乱中谎称连廊有人，主张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听说连廊被禁止通行的时候，染子无奈地感叹了一句。”

“我……老师，我不懂您的意思……”

“染子是为了掩饰她的失策！”

“为什么？”

“因为她害怕被识破。事实上，她不是第一次到梅游记楼。”

“啊？”

“因为她害怕被发现糸杉染子就是小畠樱子。”

“啊……”

“其实三名绯樱全都是同一个人。无论是第二代糸杉染子，还是第三代山田花子，其实都是初代小畠樱子。”

四

“这、这……这太荒唐了！”

半藤优子说完，第三次哑口无言。

“樱子日记里记载过按规定新人的房间会被安排在别馆二层的最里

面。因此听说您要带她去房间时，她不自觉地就会拐过去转入本馆二层的连廊。”

刀城言耶从包里拿出取材笔记，继续说了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老板娘叫住了她。通常听到有人说那边过不去，只要回应一句就行，最多也就是问句为什么。但是，樱子当时相当慌乱，她顿觉没有人引路自己却直奔连廊的行为会被怀疑，然后又听说了金瓶梅楼时期还能通行的路线走不通，才有了那句下意识的惊呼。脱口而出的这句，更是让她意识到自己是在自掘坟墓，不禁发出疑惑的感叹，后面就没再说话。她的心里难免会紧张，然后就谎称看到有人在那边转过弯角，自己因为好奇就跟了过去。但实际上，没有人会往死胡同走吧，她的说法存在矛盾。只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她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言耶停顿了一下，继续说：

“当时樱子的解决方法就是全都嫁祸给幽女。所以，她才在您的贵宾室里，故意装出害怕的样子，像是能够感知到什么。那是在误导您认同她的灵异能力。你们两人不是还约定不对其他人提起，当作是两个人之间的秘密？尽管如此，樱子还是有意无意地将此事透露出去，转眼间就传遍了整座青楼。樱子也如愿地被冠以“巫妓”的名号，借此隐藏真实的面目。顺带一提，她在担任初代绯樱的时候也曾说过相似的谎。她要被安排进贵宾室的时候，就曾说见到过陌生的花魁从本馆经过连廊直奔别馆三层而去。如今成了第二代绯樱，她还想故技重施来摆脱危机。”

言耶注视着沉默不语的优子。

“如果糸杉染子——方便起见暂用糸杉染子和山田花子称呼吧。换句话说，如果她真的具有灵力，那么引荐染子的中介屋狭川怎么可能会不知情？那些人贩子可是以眼光尖锐著称。据说他能够看穿卖身女的各种疾患。

“呃……”

优子依然保持沉默，只在此时有了反应。

“而且，对于初来乍到的染子来说，她怎么会知道转入连廊的是花魁？老板娘问她对方体貌特征的时候，她只是沉默不语，又是怎么判断出那人是花魁的呢？如果那次是她初入梅游记楼，应该还没见过花魁的照片墙。因为，低调的中介屋狭川总是习惯避开正门，从厨房的后门或是内玄关进店。既然是狭川领来的，那么她没见过照片墙的可能性比较大。即便见过，也只是透过格子撇过一眼。”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染子在入住贵宾室后也说过差不多的话。她为了展示自己的灵异体质，说窗外有像是什么栗子似的东西，也就是变相地说目击到了插着簪子和笄的花魁。可是，就连公认的巫妓雏云都没说过如此详尽的目击情报，你不觉得奇怪吗？那是染子为了增加她那灵异体质的可信度，再一次编造的谎言。”

“……”

“喜久代也表示绯樱以前的客人见到染子没有陌生感，还说她学习能力强，那可是素日里尖酸刻薄的鸨母罕见的赞美。而老板娘也评价染子虽然未经世故却上手很快，以及游刃有余地妥善处理姐妹的嫉妒问题。实际上，这不正是初代绯樱时期积累下的经验吗？”

“呃……”

“老板娘与染子只接触过很短的时间，另当别论。为何喜久代和女佣都没有认出染子呢？红千鸟曾对出嫁前的樱子说过离开花街的人都会改头换面后回来，而且当作噱头的第二代绯樱，正好成了掩盖身份的烟雾弹。第二代嘛，就算很像初代绯樱也属正常，这种想法甚至影响到了人们的判断，蒙蔽了所有人的眼睛。但是喜久代不一样。提出第二代绯樱计划前，她曾看过染子的照片。而且，她作为优秀的鸨母，不可能忘记初代绯樱的长相。关于这点，起初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翻了好几遍老板娘的陈述笔记以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喜久代在您母亲隐退之

前，眼睛、耳朵，还有腰、脚都出了问题。当时，在老板娘指出糸杉染子和小畠樱子长得相像以前，喜久代根本就没有察觉，说明她的视力恐怕退化得相当严重。”

“户……户籍。”

优子终于发声，说了一句像是挤出来的话。

“您是指糸杉染子的户籍抄本是如假包换的吧。”

言耶马上就明白了优子要说什么，而优子表示认同地点了点头。

“也该试着整理一下小畠樱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这纯属我的推测。”

“……嗯，明白。”

“樱子与飞白织介婚后四年，飞白屋的生意每况愈下。就如她在履历中所说的一样，又过了一年左右，夫家的生意迅速衰退。婚后五年的时候，对她甚是疼爱的织介祖母撒手人寰。”

“啊……”

“我认为一定是这样。我有预感如果那位祖母仍在，樱子恐怕不会再度坠入苦海。飞白屋的经营恶化，祖母也已不在人世。当时，织介的叔婶是不是又开始煽风点火，怂恿她回到花街，赚取起死回生的救命钱。”

“太过分了。”

“当然，织介会反对吧，但是，奈何他的叔婶独断专行。最后，也许是樱子主动提出回到花街的吧。”

“大概……就是这样吧。”

优子以难以忍受的口吻附声说道。

“但是，樱子无论如何都不想回桃苑花街。因为赎身之前，红千鸟说过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话。”

“即使没有红千鸟说的那些话，不想吃回头草的心情也是能理解的。事实上，回归梅游记楼的那位飞梅就遭到了严重的欺凌。”

“可是就算去其他花街，她也不愿意使用飞白樱子的身份。因此，她便借用了嫁给其他县的和服批发商的织介妹妹——糸杉染子的户籍。”

“飞白屋少爷的妹妹？”

“织介是祖母养大的，他的名字也是祖母取的。织介源于“织絣”，取编织出花纹之意。飞白则指的是部分染色的丝线编织出的碎白花纹。织出花纹的形式称为“织絣”，而染出花纹的形式则叫“染絣”。祖母便给哥哥取名织介，妹妹则叫染子。”

“那么染子去哪了呢？随意使用别人的户籍，不会给本人造成麻烦吗？”

“织介说过她家妹妹从夫家离家出走了，祖母非常担心。她怕妹妹再做出同样的举动，下次可能就回不来了。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

“樱子就是利用这一点……”

“老板娘说过跑到花街卖身的女子，如果是未成年人则需要取得父母的承诺书，但只要户籍抄本是真的就没问题。染子小姐已然是成年人，又是本人自愿卖身，更是如此。樱子以前从新人做到花魁，深谙其中的道理。所以她就打算借用糸杉染子的户籍，决定前往其他花街重操旧业。

“那怎么又回到了桃苑？”

“中介屋狭川那里出了差错吧。”

“啊！好像是哦……”

优子似乎想起了什么，目瞪口呆。

“老板娘曾说过中介屋狭川先生好像没有说清楚，染子本来不想来桃苑花街，当时还面有难色。直到讲了第二代绯樱的计划，她才转变了态度。樱子起初是想让狭川介绍她去其他花街。但是，没想到回到了桃苑，樱子本来是打算拒绝的，但听说了第二代绯樱的计划，她想即便隐藏身份去其他花街，也不是没有暴露的可能，还不如顺势扮演第二代绯

樱，这样一来，起码不会被识破是初代绯樱。相似点越多反而越好，甚至完全不用扮演。”

“她真的很聪明……”

她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像是回想起了以前在别馆的一层，周作哥哥指导樱子学习的场景。

“至于山田花子的户籍，说实话没有查明。不过，佐古庄介老师的原稿里写明她来自于××县××町，那里正是遭到空袭最严重的区域。那个战后的混乱时期，只要去公务所提出申报，很容易就能取得户籍。可能是未雨绸缪，樱子取得了假的户籍。也就是说，她提前做好了第三次回归花街的准备，如果是这样的话……”

言耶欲言又止地低声说道：

“可以看作是前花魁的求生本能吧。”

“山田花子初入梅园楼的时候，她说是为了帮助丈夫振兴生意，曾在其他青楼做过，说的就是作为糸杉染子在梅游记楼工作的事。”

“没必要说谎的地方，她都尽可能地说了真话。所以，她说丈夫抱病，穷困潦倒的事情，实际上是指织介卧床不起。”

“飞白屋呢？家业被叔婶给强占了吧。她被迫以糸杉染子的身份进入梅游记楼，使用第二代绯樱的名号拼命赚钱，足以说明问题。”

“为了生病的丈夫，她第三次投身苦海。即使不是叔婶的原因，那家店可能也早已转手他人。”

两人之间陷入沉默。

“庄介在原稿中——”

言耶打起了精神，继续说道：

“他说花子的外貌比户籍上的年轻。但也许是从事过青楼行业，略显疲惫什么的。喜久代眼中的染子不也是这样吗？”

“是啊，染子那时多报了两岁，花子的时候少报了四岁，虽然在两个时间点她都虚报了年龄，但完全没有不自然的地方。她本来就是娃娃

脸，再加上有曾做过花魁的经验。”

说到这里，优子惊呼了一声。

“对了，那个漆田大吉曾在樱子的大腿上刺过一个‘吉’字。但染子的大腿上则刺了哥哥的名字，到底是……”

“樱子在回归花街之前，为了隐藏身份做了充足的准备，包括刺青的事。假如大腿上刺着“吉”字的事传开了，有可能会暴露她的身份。于是，她便在“吉”字的周围，加上一个同字框。”

言耶在笔记本的留白处写上了“冂”，在同字框中写了一个“吉”。

“如此一来，她请刺青师写成了像是‘周’的文字。”

“不可思议……”

“根据樱子的日记，漆田大吉说他刺的字有点小。那么，即便给‘吉’字加上框，也没有什么不自然。不过，樱子还是不怎么放心，便在‘周’字下面又刺了一个‘作’字。这是她灵光一现的点子，借用了您兄长的名字。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她回去的地方居然是原金瓶梅楼改名的梅游记楼。”

“那么，哥哥和染子的密会？”

“不可能的。如果两人有那种关系，也只能是染子入住梅游记楼以后的事。可是染子的生意那么好，她哪有去刺青的时间？”

“那哥哥的对象是？”

“浮牡丹啊。”

“呃？”

“我推测他们从金瓶梅楼时期就彼此爱慕。”

“呃……”

“金瓶梅楼更名梅游记楼的时候，前老板娘任命周作出任监督的时候，您还对他的答应感到非常意外。他就任梅游记楼的监督以后，就能顺理成章地见到浮牡丹。”

“哥哥他……”

“实际上，浮牡丹是花魁大姐头，她偶尔也会去别馆找周作先生。但是，由于登和突然住进别馆，两人暂时就无法约会了。因此，周作先生焦躁起来，以至于让您误以为令兄的行为举止变得奇怪。”

“那么在梅园楼，哥哥去浮牡丹的房间也是……”

“我认为他们从金瓶梅楼时期就产生了关系，但是他们顾虑周围的看法，就把交往时间改到一年前蒙混过去。”

“樱子作为山田花子工作的时候，刺青倒是没被人发现。”

“喜久代发现染子刺青的时候，为时已晚。她还叹息自己作为鸨母的失职。那时，老板娘还夸染子隐藏得好。喜久代则表示第二代绯樱的手腕高明。也就是说，樱子冒充花子的时候，也会非常谨慎地隐瞒刺青。”

“呃！”

优子重重地叹了口气。

随着言耶揭开三位绯樱的秘密，优子首先是非常惊愕。而樱子沦落至如此境地，自己的心情也是相当复杂。然而，优子心里不仅充斥着悲哀、愤怒、难过的心情，还交织着感叹与称赞。樱子骗过了店里所有的人，还包括几百位客人。这让优子深感佩服。

“那么……”

优子刚准备开口，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初代绯樱之前，并不存在花魁绯樱的谜题，可以算是解决了吧。”

“嗯，没错。”

“……”

“但是，三家青楼在不同时期的坠楼事件，为何都跟绯樱有关？樱子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果然，还是避不开这个问题。”

优子默默地低下头去，时间仿佛凝固一般。

“请告诉我，樱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优子缓缓地抬起头，以做好了觉悟的坚定语气说道。

“金瓶梅楼时期的坠楼事件，就是我解释的那么回事。”

如同回应优子的觉悟，言耶立刻开始说道。

“而且，无须挖掘其中的犯罪成分。另外，梅游记楼时期的登和坠楼，喜久代的判断也大抵正确。至少没有需要提出异议的地方。但是，登和的坠楼是开端。”

“登和？她不是自杀的吗？”

“宪兵队的左右田先生曾做出过推理。他认为登和企图自杀的时候，有人在背后推了她。然而，那个瞬间被雏云目击到了，凶手为了封口，想办法将雏云从贵宾室推了下去。”

“如您所说，如果登和是自杀，那左右田课长的推理不就错了吗？”

“没有，他的推理说中了一半。”

“一半？”

“雏云目击到的不是登和被推下去，而是恰恰相反的行为。”

“相反……”

优子满脸困惑，言耶面带沉痛地说道：

“雏云当时目击到的是染子试图救助登和的场景。”

“啊？”

“雏云当时说的一模一样，是指初代绯樱拼死阻止想跳楼的月影，与第二代绯樱想要阻止登和的场景相像。”

“我不明白。”

“雏云是觉得初代和二代绯樱阻拦跳楼的姿势——抱住两人腰部的动作简直就是一模一样。所以，她才会自言自语。”

“呃……”

“仅仅一瞬之间，她还不至于看穿染子的伪装。但是，至少雏云有了怀疑。所以，雏云才说要去调查什么。其实她是要去调查染子的来历。”

“呃……”

“后来，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时至今日已无从调查。雏云到底是套话，还是旁敲侧击？总而言之，雏云最后调查出了染子就是樱子。”

“不过，就算这样，雏云也不可能胁迫染子……”

优子一脸难以置信，言耶摇了摇头说道：

“雏云并没有胁迫染子。”

“诶？她从贵宾室坠落是……”

言耶又摇了摇头。

“不，是染子推下去的。”

“可……可是老师您刚才还说……”

“染子的动机并非是受到了雏云的胁迫。我觉得雏云反而跟她约定帮她保守秘密。”

“既然这样，为何雏云还会坠楼？”

“染子不相信对方，她认为雏云早晚会说出去。金瓶梅楼时期的雏云，作为巫妓受到姐妹重视。但大家又很怕她，不敢过于接近。因为，雏云经常不经意地泄露别人对她倾诉的烦恼和秘密。”

言耶的眼神再次落在摘抄在笔记上的初代绯樱日记，做出以上解释。

“樱子是担心雏云会不经意间透露秘密呀。”

“说实话，我没有自信理解这个动机。即便有红千鸟说的那番话作为铺垫……但是，花街环境的独特性，青楼女之间的特殊关系，实在是过于奇特。”

“我也曾是青楼的人，跟老师是同样的心情。”

优子有气无力地回应。

“等，请等一下。”

她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注视言耶。

“根据左右田课长的解释，染子好像有什么……对了，不在场证

明。雏云从别馆贵宾室坠落的时候，染子正在本馆的庭院中。也就是说，她不可能把雏云推下去，不是吗？”

优子眼中瞬间浮现出希望的光芒。即使优子认同了三位绯樱的秘密，也不愿意相信染子杀过人的事实。

但是，言耶的表情毫无变化，刚才那丝光芒也随之烟消云散。

“难道不是吗？”

“第二代绯樱如果是糸杉染子本人，不在场证明得以成立。但是，染子其实是小畠樱子，不在场证明也就不成立了。”

“为何？”

“杀害雏云是有计划的犯罪。”

“怎么可能……”

“登和坠楼以后，雏云不只是说过那句话吧。”

“是的，除了那句，还说过这次也会是三个人吧。”

“经过左右田先生的调查取证，我们得知前面那句还有别人听到过。但是，后面那句只有染子一人听见。”

“……她说谎了？”

“我认为她是情急之下想到的，为了让雏云变成第二个坠楼的人，就要附加上某种必然性。”

“实在是……”

“证据就是她向您提出找人给贵宾室做法事，却拐弯抹角地拖延时日。因为，雏云坠楼之前，房间就被做了法事，不利于她的解释。那样会降低诡异事件的可信度。”

“呃……”

“关于此事，她料定您不会去问雏云，所以并不担心谎言会被揭穿。不过，她还是谨慎地找到雏云约定不要说出去，再谎称那是雏云的话。”

“不在场证明呢？您说糸杉染子就可以，小畠樱子则不行，到底是

什么意思？”

“家境宽裕的环境下长大的糸杉染子做不到，但是，小畠樱子可以爬上别馆庭院里的李子树。”

话音刚落，优子像是没有即刻理解。

“诶……”

但是她马上惊叫起来。

“那棵李子树的树枝能够伸到别馆三层的贵宾室，可以攀爬登上南侧窗户的露台，初代绯樱的日记里写得很清楚。同时，日记里也写过樱子以前曾经轻松地攀爬过好多次。”

“……”

“那位叫中衫的客人离开以后，染子就让雏云到贵宾室等她。然后，她巧妙地引诱雏云至临街窗户那边，找准时机推她下去。由于对方是巫妓，诓骗她去发生过怪奇坠楼事件的现场并非难事。将雏云推下楼后，染子赶紧爬上南侧露台，撩起和服掖在腰带里，从李子树上滑下来，进入本馆那侧的通道，佯装是从里面跑到梅游记楼外面的样子。”

“……”

“后来，她主动跟您提出要搬离贵宾室，主要是不想住在自己亲手杀过人的房间吧。而提出暂停营业，大概是滑下李子树的时候，脚上受了擦伤。她又说不想住在青楼，老板娘给她安排了别馆一层的房间。那段时间的饮食和入浴，都只有她一个人。而在独居的期间，大部分的伤都已愈合，不过，还是被喜久代发现了没有痊愈的部分。”

“……”

“幸运的是那些伤痕，被误认为是染子自己跳楼时留下的伤。但在当时，令兄周作先生说过，阻止她跳楼的浮牡丹和月影，毫发无伤。”

“呃……”

“跳楼未遂会擦伤大腿吗？若是平时还会留有疑问，但是，当时喜久代满脑子都是染子大腿上刺的‘周作’。所以，没能注意到那个方面也

就可以理解了。”

“那照您的意思，染子的跳楼也是……”

“她的自导自演。”

“呃……”

“染子谎称雏云预言这次也会跳下去三个人……如果她当时已经设计好了自己跳楼的戏码，简直是太高明了。不管怎样，她打算自己扮演第三个人，以此拉上第二次连续坠楼事件的帷幕。”

“……老师说她是自导自演，场面可不像假的。虽然我没有直接见到坠楼现场，但我冲进贵宾室的瞬间，那股紧张和压迫交错的氛围，相当强烈。”

优子一口气反驳道。

“如果是装作跳楼，就必须要有人阻止吧。她那时刚好被浮牡丹和月影发现……”

言耶轻轻地摇摇头，优子自然也不再说什么。

“其实那并不是偶然。我们可以参考红千鸟的话，她说第二代绯樱的脚步晃晃悠悠，撞到了拉门和柱子。所以才引起了她们的注意，最后救下了她。虽然救人的是浮牡丹和月影，但是红千鸟的证言是关键。”

“染子故意制造出了动静？”

“从暗小屋到贵宾室还有段距离。所以，染子算准了途中会有人醒来去救她。她有可能参考了月影和登和的经历。两人都发出了声响，才被樱子和其他姐妹注意到的。”

“但……但是，要是出个意外……”

“染子杀了人，是为了隐瞒犯罪事实，怎么也要冒点风险。然而，她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特殊的环境与局势，巧妙地隐藏犯罪手法。本来不该称赞凶手，但是相当厉害。”

“……也许吧。”

优子似乎还没完全接受。

“染子为什么会跳楼？当时老板娘听了染子的解释，也是大为震惊。”

“呃？”

“您说染子的体验与樱子日记写到的情况相似。樱子跳楼未遂的原因可能是真的。但是，染子只不过是在模仿自己过去的体验。”

“呃……”

“而且，染子还有补救措施。”

“补救？”

“初代绯樱的日记里有这样的描述。”

言耶将视线落在取材笔记上。

“关于青楼女腰带的叙述。花魁的腰带不会打结，只在腰间缠了一块布，然后塞进腹部位置。这样的腰带能有效防止客人拉着花魁殉情，即使被客人抓住，也可以转动身体逃脱。染子自导自演之前，其实替换了这款腰带，而且牢牢地绑紧打结，生怕别人抓不住她，腰带脱离身体。”

“老师……就像您亲眼目睹过一样呢……”

“当然，我依然只是推测。不过，差不多就是这样。因为染子替换腰带，浮牡丹最后把她拽了回来，让她怀疑起了染子是不是在自导自演。”

“什……什么？”

“浮牡丹是因为腰带的问题怀疑上的染子。”

“浮牡丹识破了第二代绯樱的本来面目？”

“什么时候，又是怎么识破的，我还无法确定。但时，浮牡丹至少是发现了什么。所以，她听闻梅园楼出现第三代绯樱之后，便决定返回老巢。”

“浮牡丹回巢的原因是樱子？”

“她听到第三代绯樱的传言，想到了可能是樱子。月影呢，大概是

敬仰这位曾经的花魁大姐头吧。另外，红千鸟回巢的动机不明，可能是受到了两人的影响。”

“女佣雪江差不多也是同样的理由。”

“我推测浮牡丹知道三名绯樱的秘密，源自佐古庄介老师的原稿。庄介当时醉心幽女的调查，但浮牡丹并不认可。而且，她很有逻辑性地合理解释了过去的坠楼事件。另一方面，她还间接地反对庄介调查幽女，接连说了好几句劝他打消念头的俗语。逻辑清晰的解释与不认可的态度，浮牡丹的反差让庄介心生奇怪。”

“樱子，不，浮牡丹是担心山田花子的身份暴露，才不想让庄介继续调查下去的吗？”

“是的。不过，阻碍她的人不是庄介，而是另有其人。”

“……您是说漆田大吉？”

“没错。”

询问的优子也好，回复的言耶也罢，两人的语气都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又为何？漆田到底发现了什么？”

“他发现了金瓶梅楼时期，自己刻在花子大腿上的刺青。”

“啊……”

“他向来偷窥成癖，他大概是在澡堂或者厕所，瞄到了花子的大腿。当然，原本的‘吉’已经变成了‘周’，而且还变成了‘周作’。但是，漆田大吉一定察觉到了。”

“那种男人……”

“庄介也提到过。红千鸟表示漆田发现到了女招待的秘密，却没有告诉她。”

“那种男人……”

优子又重复了一句。

“漆田大吉去勒索花子了吧。”

“他大概是说目前只有自己知道什么的，要求花子给她封口费。”

“花子就……”

“杀人会上瘾。”

听到言耶的回答，优子不由得避开视线。

“花子跟他约在黎明前的贵宾室见面，首先用酒菜招待了他，然后就把他从那扇窗户推了下去。她巧妙地往房间的水壶之中混入安眠药，然后装作不知情的样子。如果漆田大吉被怀疑是他杀，她也可以蒙混过关。”

“她果然很聪明。”

“漆田大吉的钱包掉落在暗小屋周边，也是花子做的。钱包既可以当作被害人曾被叫去过庭院的误导，还能引出幽女作祟的怪谈，简直是一箭双雕。要是警察判断是他杀，就不会是幽女所为。可是，同样的事发生过了那么多次，只要是似有似无的状况，就是相当有用的烟雾弹。花子一心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份，才费尽心思地制定了全盘计划。”

“月影考虑跳槽离开梅园楼的时候，浮牡丹让她再等等，也是担心花子吧。”

“该说是担心、不安和害怕吧？”

“害怕？”

“浮牡丹害怕继续下去，还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坠楼的人？”

“是，因为花子……”

“杀人上瘾。”

“……”

“我不是说花子是杀人狂魔。浮牡丹是担心如果再出现察觉到花子身份的人，她可能会犯下同样的罪行。”

“所以，浮牡丹想阻止她？”

“是的。漆田大吉坠楼死之后，庄介与花子有过一段谈话。说是从本馆庭院到别馆贵宾室的路径，就像通往冥府之路。花子听完之后提到

了路魔。其实是花子无意之间，想到了佐古庄介老师的《路魔之路》。”

“此时出现路魔这样的词略显唐突呢。”

“庄介听到幸子，也就是岛崎早苗说过在《书斋的尸体》上连载的‘所谓幽女之物’，只有浮牡丹有可能会读。也就是说他认为花子根本就没有读过。”

“实际上，其实她已经读了一遍。花子想知道佐古庄介老师调查到哪一步了。”

“结果，她的丈夫去世了。”

“飞白织介……”

“万念俱灰的花子，这一次是真的想跳楼。”

“跳楼前去庭院上香，果然……”

“她说自己也许是在祭拜以前跳楼的那些人，她应该是发自内心说的真话。她对雏云的那份罪恶感尤其强烈。”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

优子祈祷般地低吟道。

“樱子为了帮助家乡的祖母、父母和年幼的弟妹，被卖到了金瓶梅楼。嫁入飞白屋后，又为重振飞白屋的经营，再次投身苦海。最后，为了赚取生病丈夫的医药费，她第三次卖身到了梅园楼。诚然杀人不是什么好事，但她也有想要保护的东西。这份艰辛我也可以理解……我……我……”

优子一口气说完，哽咽并且沉默。那个樱子，曾经跟她一起学习的樱子，那个形同姐妹一起玩耍的樱子，如同跑马灯般再现眼前，让她百感交集。

“那，接着……”

优子还是战战兢兢地开口。

“佐古庄介老师的坠亡，是因为……”

“我认为是事故，没有其他的解释。”

言耶的语气没那么自信。

“……也是哦。”

但是，优子像是强迫自己接受似的，僵硬地点了点头。她突然好像忘了什么大事般说道：

“花、花子——不，樱子现在怎么样了？您知道她的下落吗？”

“这个……”

言耶还没回答之前，优子回想起来，言耶说过他这次取材并未找到任何从业人员或是前花魁。

“是啊，您说过没找到她的下落呢。”

“不过，我猜樱子和浮牡丹在一起。”

“诶？”

“庄介在原稿中说浮牡丹以前就很关注花子。据此可以推测浮牡丹早就发现了花子的真面目。”

“樱子和浮牡丹在一起……”

“她们是不是还在从事夜间工作，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预感她们两人会彼此扶持一起生活下去。”

其实，言耶除了安慰优子，他自己也是如此希望的。

“不。”

没想到优子否定了。

“她们应该已经不会从事那个工作了。”

“诶？何以见得？”

面对言耶的提问，优子稍稍显得有点犹豫。

“老师，我非常信赖您。所以不妨就告诉老师吧。”

“嗯。请说。”

优子看着言耶正襟危坐、洗耳恭听的态度，露出略显滑稽的笑容。

“差不多一年前，我收到过哥哥周作的信。哥哥似乎跟浮牡丹在一

起生活。”

“是这样啊。”

“信上没有提到他们现在住在哪里，又过着怎样的生活。信封上也没有留下住址，也只能从邮戳推测出他们的住处。不过，他有提到浮牡丹的情况。因此，我乐观地认为两人同居了。如果真的像老师推理的那样，那么樱子一定也住在一起，或许就住在附近。”

“一定是这样，没错。”

优子的脸上忽地现出安心的表情。

“老师。”

不过，她又变得严肃起来。

“您刻意没有去飞白屋，以及织介妹妹的糸杉家取材，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优子说完深深地低下头去。

“呃，不，碰巧……”

“像老师这样的人，不可能存在碰巧的事。我虽然做不来侦探工作，但也知道想要调查三代绯樱的身世，掌握证据，就要去那两家探访取材。但是，若是找上门去，难免会给樱子带来麻烦，或是揭开她的痛苦回忆。因此，老师才没有去飞白屋和糸杉家。”

“哎呀，我果然不适合做侦探，总是在关键时刻差一步。”

言耶难为情地苦笑着挠挠头。

“不，老师这样的人才适合做侦探。对于杀人凶手，老师会缜密地思考犯罪动机，反复推敲，不会为了收集破案的证据影响凶手的人生，而是从其他角度寻找事件真相。您有善心，也有肩负侦探职责的担当，实在是了不起。”

“您过誉了。”

言耶低下头去，优子回礼以后，两人心平气和地寒暄一番，直到笑逐颜开。

优子站起身来换茶，言耶眺望着窗外的庭院。春风吹拂，池塘里的草木摇摇曳曳。言耶仿佛听到，哪里传来了可爱的少女的嗓音。

嘭、嘭、嘭……往脸上扑粉的声音。

季节还是春天。据说在夏天盂兰盆节的时候才会盛开的合欢木，部分地区被称为绣球花的淡桃色花朵，已经围绕着池塘的周围尽情地开放……

刀城言耶沉浸在幻视之中，心驰神往地想起那位曾经的青楼女子。

追记

第四部总算告结，加上前面的“序言”和三个部分，全文整理记录完成，差不多用了十年的时间。其实这份记录本该由我亲手封存，直到可以发表的那天。不过，我想在这里附上一份“追记”。

前些日子，我偶然读到专攻风俗研究的尾上櫂的《花街放浪日记》。其中，有不少令我非常在意的记述。本书是作者四年前的花街探访纪实，翔实地记录下了实地到访游玩的战前花街的情况，依照地区不同分章介绍青楼概况。文中亦有提及青楼女的病死、殉情以及自杀，以下这段文字让我愕然许久。

（前略）另有桃园梅林楼的HISAKURA，卖身不久便遭遇不幸，其存在也被埋葬于黑暗的青楼女。

上文提及的“桃园”莫不是“桃苑”的错误写法？“梅林楼”的HISAKURA写作汉字，是否就是“绯樱”？

本想找到尾上老师见面详谈，没曾想作者已于去年秋天驾鹤西去。虽然幸运地联系到了本书的责任编辑。不过，编辑也只是知道本书的内容，其他一概不知。

以前我向花街客人取材的时候，并非问的假名HISAKURA，而是汉字的发音“绯樱”，所以，大家才会摇头否认？或是她卖身不久便遭不幸，所以才没有人记得。不，我最初苦苦寻觅的“真正的初代绯樱”，也许就是这个“HISAKURA”也说不定。

所谓幽女之物到底……

如果以后能够找到新的情报，我将会以“追记”的方式加入本篇记录之中。

参考文献

竹内智惠子——《昭和游女考》（未来社）

竹内智惠子——《驱鬼 续 昭和游女考》（未来社）

竹内智惠子——《鬼灯火的果实是红色的　　游女口述花街往昔》（未来社）

森光子——《吉原花魁日记 萌芽发出光明之日》（朝日文库）

森光子——《春驹日记 吉原花魁的日常》（朝日文库）

福田利子——《吉原是这样的地方》（筑摩文库）

冈崎柾男——《洲崎花街物语》（青蛙房）

日比恒明——《玉之井 花街柳巷的社会与生活》（自由国民社）

前田丰——《过去有一条称为玉之井的街》（立风书房）

小林大治郎/村濑明——《无人知晓的国家卖春命令》（雄山阁）

藤野丰——《性的国家管理 买卖春的近现代史》（不二出版）

下山耿史/林宏树——《探花街》（筑摩书房）

上村敏彦——《花街·色街艳街 色街篇》（街与生活社）

木村聪——《循迹赤线 探访消失的梦幻之街》（筑摩文库）

广冈敬一——《战后性风俗大系我的女神们》（小学馆文库）

永井良和——《风俗营业监督》（讲谈社选书METIER）

加藤政洋——《花街异空间的都市史》（朝日新闻出版）

吉村平吉——《吉原糜烂生活》（筑摩文库）

上原荣子——《新篇黄金时代的路口》（时事通信社）

今西一——《游女的社会史从岛原、吉原的历史到殖民地的“公娼”制度》（有志舍）

克劳斯（FriedrichSalomonKrauss）——《风俗原典研究会编译”名著绘题性风俗的日本史”》（河出文库）


SHINZO MITSUDA
如水魑沉没之物
[日]三津田信三 著
张舟 译
屡次入围各大推理奖项
民俗派推理大师
三津田信三
首部加冕之作
◆第10届本格推理大奖
◆2011年本格推理BEST 10第3名
◆2011年“这本推理小说好想读！”第5名
◆2011年“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第7名
将朴素民俗置于本格迷雾中
『水魑大人』终将吞没一切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阿武隈川乌闲话水魑大人
第二章　祖父江偲惧怕一只眼仓
第三章　记忆
第四章　归乡
第五章　刀城言耶访波美之地
第六章　牢狱
第七章　秘密
第八章　鬼女
第九章　水使龙玺怒发冲天
第十章　神男命丧水魑大人之仪
第十一章　沈深湖化为密室
第十二章　一只眼仓现出原形
第十三章　替代
第十四章　水魑大人的新娘消失无踪
第十五章　神男连环杀人案终于爆发
第十六章　因人仓吞噬人质
第十七章　幽禁
第十八章　神男连环杀人案愈演愈烈
第十九章　刀城言耶试解案情
第二十章　水魑大人吞没一切
终章

解说
返回总目录

◇前言
PREFACE

文库，原本是指收纳书物的仓库和书库，也指收纳书与记事簿，以及不常用物品的小箱子。以前者为例，京浜急行线的“金泽文库站”就是以前镰仓时代北条氏用来收藏汉书用的，“金泽文库”名字的由来便是如此。东京都的世田谷区也存在着收集着珍贵汉书的“静嘉堂文库”。后者则更多地被称为“手文库”。

江户时代以来，可以放入袖袂的小开本书籍逐渐流行起来，被称为“袖珍本”。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富山房发行了小开本的丛书，起名“袖珍名著文库”。随后，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讲述战国时代的猿飞佐助和雾隐才藏系列故事的讲谈社“立川文库”发行出版。讲谈是日本民间艺术，以口语化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而“立川文库”则是将讲谈收录成册集中出版的丛书，据统计，当时刊行量为200册左右。从那时起，文库就脱离了原本的释意，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类书集丛。

文库说法借鉴了日本出版业界的传统说法。而千本樱源自日本奈良县吉野山樱花盛开的奇景，世人皆称“一目千本樱”来形容樱花美景。千本樱文库的纳入作品皆为日系作品，题材包括推理、悬疑、幻想、青春、文化等类型，正如千本樱满山盛开的绝景。

现代日本，以“文库”命名刊行的丛书系列有200种以上，所谓“文库本”只不过是统称而已。日本传统的“文库本”常用的是A6尺寸的148mm×105mm，也叫“A6判”。千本樱文库的所有书籍将在“文库本”的基础上提升，达到148mm×210mm的开本标准。追求还原的前提下，力

图带给读者更清晰的阅读体验。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日系推理小说逐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随着时代更替，涌现出了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家。日系推理能够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设立的各种新人奖，这些新人奖能为日本文坛输送新鲜血液，不断地创作优秀作品。但是，新人出道的条件并非只有获奖这一条途径。多样的文学新人奖具备相当完善的审查机制，即便是没能获奖的作家，也有机会出道。比如东京创元社的“鲇川哲也奖”，有不少作家在当届没能获得大奖，只是止步候选阶段，后来却都成为了人气作家。另外，不急于出道的作家也是有的。1994年，东京创元社创立了“创元推理短篇奖”，第一届的赛事中收到了123篇投稿作品，其中名为《子喰鬼缘起》的作品晋级到了最终候选阶段。同年，由光文社公募投稿作品进行出版，鲇川哲也主编的《本格推理3　迷宫的杀人者们》中也收录了一篇名为《雾之馆》的作品。而这两部投稿作品都出自一人之手——三津田信三。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三津田信三的投稿作品就已经被刊登在出版物上，也可以视为出道。但普遍被认为是出道的标志作品，还要等上七年。2001年，讲谈社出版了三津田信三的第一本书，他的作家人生正式起步。出道作即为“作家三部曲”的第一作《恐怖小说作家栖息的家》，该系列被归为怪奇小说，作者的独特风格已经初见端倪。“作家系列”完结之后，三津田信三便打破常规，创作出了怪异谭式的推理小说“刀城言耶系列”。该作是以作家刀城言耶为主角，解决各种不可思议的犯罪事件的故事。作者巧妙地将乡土民俗学，本格推理写作技巧，以及惊悚恐怖氛围相乘组合，辅以二战前后的独特时代背景加以呈现。创造出了前所未有，无与伦比的文学魅力。“刀城言耶系列”在日本是由原书房和讲谈社两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因此引进整个系列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今后，千本樱文库将陆续出版整个系列的全部作品，还请各位读者尽情感受“刀城言耶”的怪异之谜。

千本樱文库编辑部

主要登场人物

五月夜村的人们

水使龙玺　水使神社的宫司[1]

　　汩子　龙玺之妻

　　龙一　长子

　　龙三　次子

　　八重　龙三的第三任妻子

　　重藏　水使神社的仆人

　　留子　水使家的女仆主管

宫本左雾　水使家的养女

　　鹤子　长女

　　小夜子　次女

　　正一　长子

　　青柳富子　原村长家的女儿

　　清水悟郎　酒铺的入赘女婿

　　久保　青年团代表

　　高岛　村里的医生

　　坪束　村里的派驻巡警

物种村的人们

水内龙吉朗　水内神社的宫司

世路　四子
芥路　世路的长子

佐保村的人们

水庭流虎　水庭神社的宫司
游魔　养子
甘木　村里的派驻巡警

青田村的人们

水分辰男　水分神社的上代宫司
辰卅　长子，现任宫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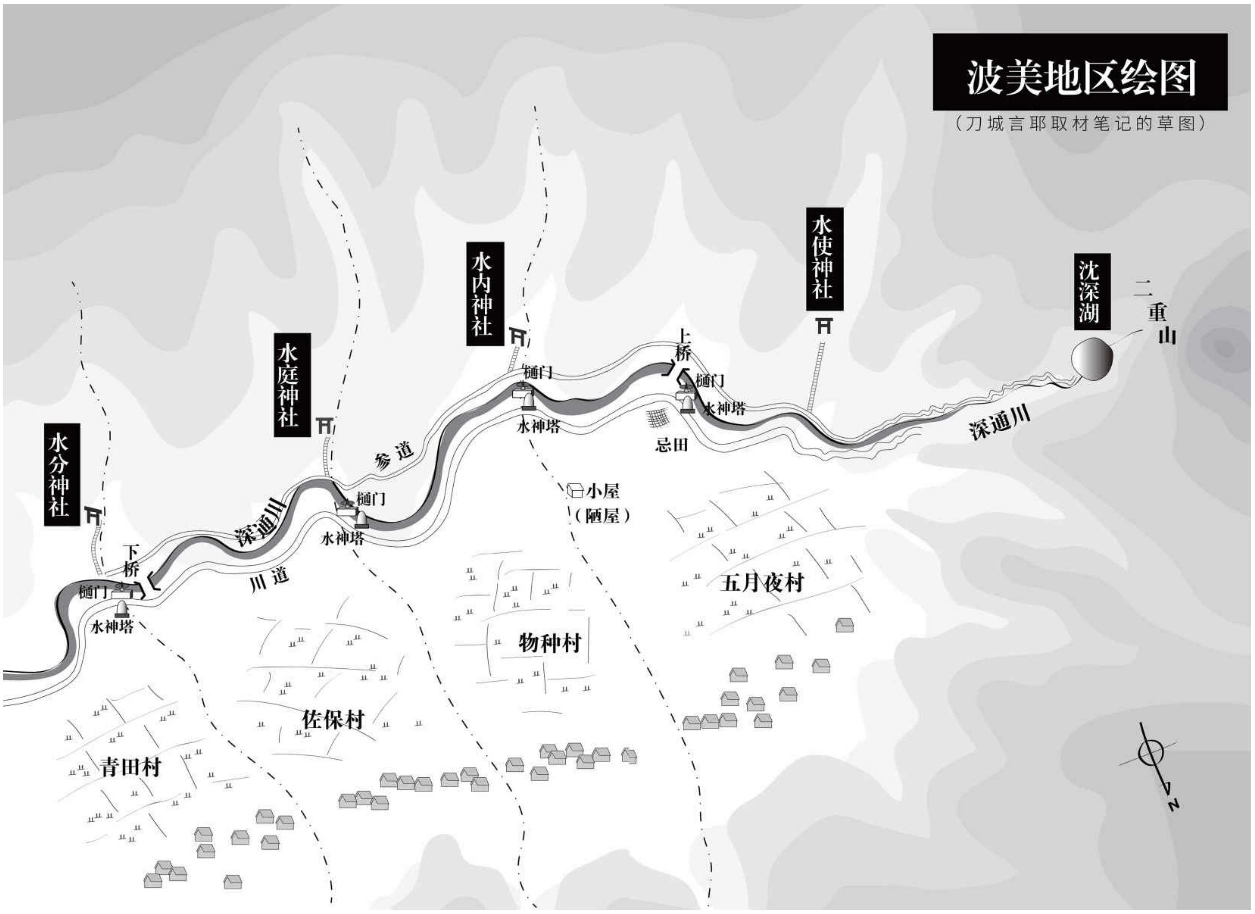
其他人等

樽味市郎　大阪的酒铺的长子，清水悟郎的哥哥
刀城言耶　怪奇幻想作家，笔名东城雅哉
阿武隈川乌　市井民俗学者
祖父江偲　怪想舍的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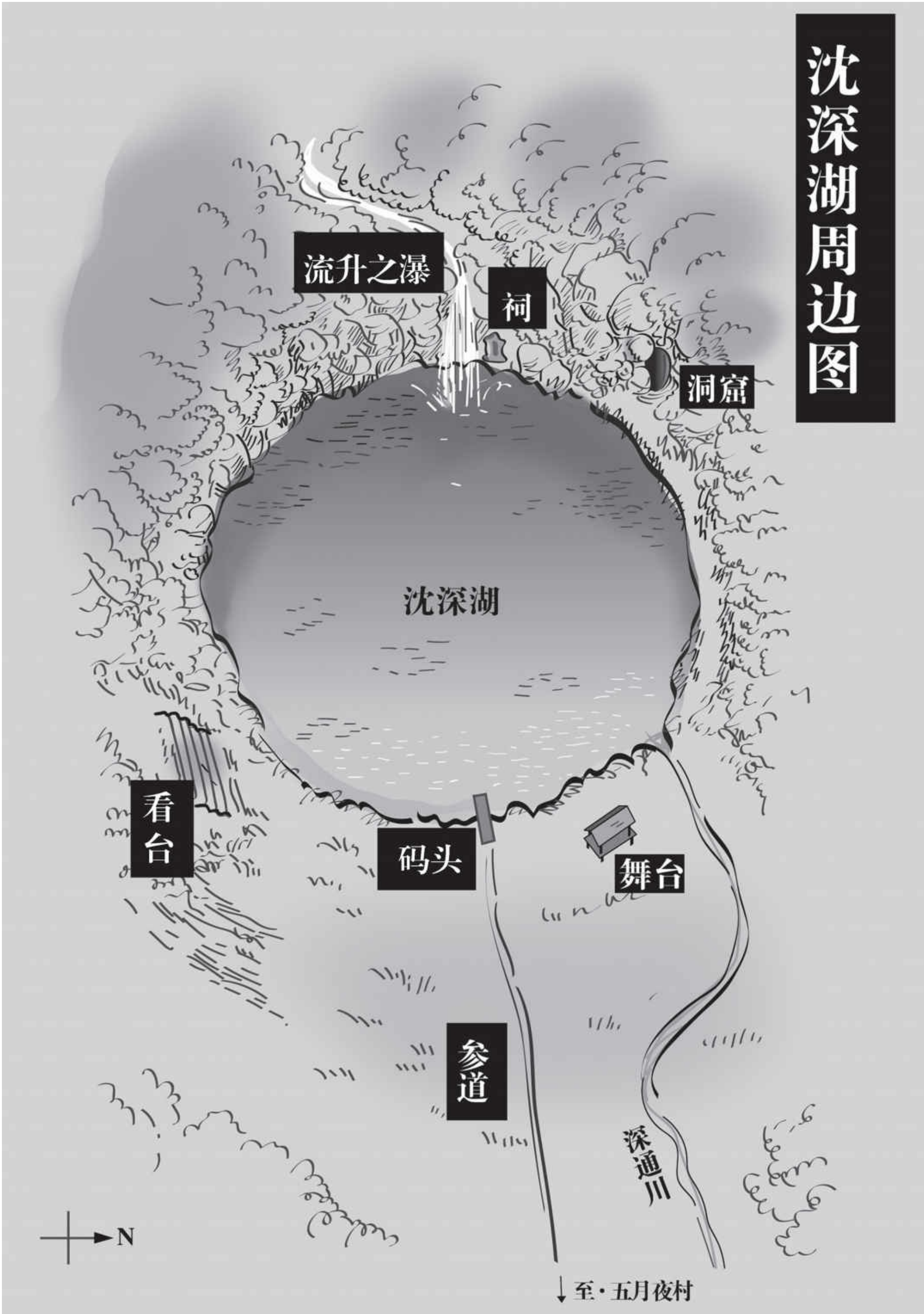
注释

1 宫司，神职名。神社之长，总管社内的所有神职人员及巫女。

波美地区绘图


波美地区绘图
（刀城言耶取材笔记的草图）
水分神社
水庭神社
水内神社
水使神社
沈深湖
二重山
上桥
下桥
樋门
樋门
樋门
樋门
水神塔
水神塔
水神塔
水神塔
参道
川道
深通川
深通川
忌田
小屋
（陋屋）
五月夜村
物种村
佐保村
青田村
N

沈深湖周边图



沈深湖周边图
流升之瀑
祠
洞窟
沈深湖
看台
码头
舞台
参道
深通川
N
↓至·五月夜村

前言

战争结束已近十载的某年六月，奈良县蛇迁郡的波美地区发生了神男连环杀人案。记录本案时，我决定基本采取以本人视点为轴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然而文内表述中，也存在微妙的、以旁人视点进行描写的地方。就这层意义而言，或许该说是不太严谨的自我视点第三人称吧。

不过，取材自宫木正一先生的那部分，分量既多，而且怎么也无法编入主线的记载，于是我尝试了基于他自身视点的第三人称记叙。由此，我想预作声明：相关章节虽以取材笔记为底，但也掺杂了本人的大量想象——其中还包括“这两项记录未必会按时间序列构成”这一事实。

又及，采用与正一先生相同手法描写的人物还有一位（且只有一位），我很自负，对此人鲜活姿态的刻画比正一先生尤佳吧。

昭和某年皋月[1]　东城雅哉　即刀城言耶　手记

注释

1 .皋月，阴历五月的别称，读作“さつき”。阴历五月是种稻时节，古语“さ”有耕作之意，“つき”为月，合起来即“种稻之月”。汉字“皋”则有“献给神的稻”的意思。

第一章

阿武隈川乌闲话水魑大人

“奈良有个山村好像事隔多年又要举行那个祈雨仪式了，听说曾经非常离奇地死过人呢。”

在京都河原町接连吃过西式餐厅的咖喱、中式餐厅的炒饭和日式快餐店的亲子盖饭后，阿武隈川乌还去咖啡屋点了烤饼，然后回到西式餐厅。这次他舔着圣代，扫平了豆沙水果凉粉，最后坐在第二家咖啡屋续了第三杯咖啡，这才又开尊口。

“这些真的能报销吗？”

刀城言耶忧心忡忡地问道。

他身旁的编辑祖父江偲露出满不在乎的表情。

“比起田卷先生的酒钱来，这点东西简直少得可怜。”

这可真是……言耶心道：田卷总编与人气作家喝酒吃饭，其结果给怪想舍的侦探小说杂志《书斋的尸体》带来了长篇连载，因为有实绩才被认可。而你的对象阿武隈川乌前辈，他说的根本就是不知有几分可信的闲话，值不值咖啡里加的那一勺糖都令人怀疑。虽说如此，毕竟不能在本人面前说出口，更别说自己也沾了光，撕烂嘴也不能质问她。

环游六家店期间，言耶只点过咖喱和咖啡，祖父江偲则要了咖啡、中华馒头、烤饼，以及红茶、咖啡各一杯。尽管她嘴上说着什么都不点不太好，可怎么看都觉得她吃得很开心。

“不提那个了，老师，我一直在说——”这时，祖父江偲似乎不满地突然转向言耶，“请你不要每次见面都这么客气。老师外出民俗采风，过着晓行夜宿的旅居生活，我们很久才能见上一次，但也不能因此就疏远吧。”

“就是就是。你小子从前就是一个冷淡的家伙。”

阿武隈川插了句稍微有点驴唇不对马嘴的话。这人有个扭曲的嗜好

——大学那会儿，学弟言耶要是被人捉弄、被说坏话、受到欺负，他就会幸灾乐祸，对方若是女性则更是兴高采烈。

“刚觉着总算融洽起来，能亲密地交谈了，老师就会马上动身去下一个目的地。回来以后，又用起生分的说话方式，从头再来。这样子反反复复，人家实在是厌了啦。”

“非常抱歉。实在是让您为难了——”

“你看你看！又是这样的说话方式！”

“哎……非常抱……啊不，对不起……不不，对不住？”

“对啦。这样就很好。”

“不过，祖父江小姐啊。”言耶难得地摆出了反击的架式，“每次碰头时，我都拜托你不要再叫我老师了，你不也一点都没听进去吗？”

“说是这么说，可老师就是老师啊。”

“你看，被称作老师的人应该是经验更丰富的权威作家，像我这样——”

“乳臭未干、卖不出价的落魄文人，最终下场就跟茶沫子一样的可怜孩子，怎么着也不能称老师吧。”阿武隈川当即接口道。这种时候，他的嘴皮子确实利索。

“黑哥，连我都没把自己贬成那样啊。”

“你呀，尾巴翘上了天可不行！”

顺带一提，所谓的“黑哥”，是根据阿武隈川的“乌”这一怪名而起的绰号。

阿武隈川乌的老家在京都某个颇有来头的神社。这等出身，以他本人那讨厌品性实难想象，可以说他只有这一点很了不起。只是他没有继承家业，毕业后仍在不断地继续进行，从学生时代就没停过的民俗采风，足迹遍布全国。不过，对于地方上的奇怪礼仪，以及奇妙风俗却异常精通。此外，或许是因为有老家这个知者自知、源流正统的著名神社做后盾，总之他交游甚广，什么地方都去。拜其所赐，如今他已成了彻

头彻尾的市井民俗学家。

另一边的刀城言耶，是以笔名东城雅哉发表怪奇幻想小说和变格侦探小说的作家。言耶向来痴迷怪谈奇闻，不知从何时起，他基于兴趣亦为兼顾生计，开始起劲地收集怪异故事，因此不断周游日本各地。以致原稿创作都几乎在旅行所到之处进行，被编辑们称为“流浪中的怪奇小说家”。

祖父江偲便是编辑之一，她是刀城言耶在怪想舍的负责人。怪想舍是战后创立的新兴出版社，推出了一本名为《书斋的尸体》的侦探小说专业月刊。出版社始终不忘制作内容丰富的杂志，比如出道自《宝石》杂志的知名作家江川兰子的连载等，在业内专业杂志不断休刊的景况下，依旧维持着稳定的发行量。

三个人会约在京都见面，主要是阿武隈川乌了解到，在自己难得回老家神社的期间，祖父江偲也因法事回了大阪的老家，而言耶则刚好途经关西。既然都在附近就聚一聚吧。另外，阿武隈川还说有别的事商量，二人就赶到了京都。现在他的样子很是奇怪。不，他的怪样也没少见，只是特意把人叫来了，又迟迟不说正事。

言耶还在想着为什么呢，就见阿武隈川在吃饱喝足的瞬间，终于势利地开了口。失望之余，不免担心这饭钱真的能报销吗。然后，祖父江偲又拿奇怪的事刁难起自己，话题越来越偏离正轨。阿武隈川又兴奋过头，所以情形更加不妙。

果然不该让前辈和祖父江小姐同席啊。

言耶后悔了，明明从以前的经历中得到过教训……而且再一琢磨，光是面对其中的任何一位就很头痛。同时对付两个简直太失策了。他反省道，须得更善待自己才行啊。

后知后觉的言耶思绪万千，就在这时——

“对了，黑前辈，那个祈雨仪式好玩吗？够不够作小说的题材？”

祖父江偲突然把话题扯了回来。到底是编辑。她请阿武隈川吃喝，

目的也是为了从他那里套出言耶感兴趣的民俗学方面的怪异故事，进而再根据所需请言耶赴当地取材，随后在《书斋的尸体》上连载长篇新作。

“啊啊，叫我阿武隈川老师也没关系的，不必客气。”

说起来，他一向就跟言耶相反，不管对方是谁，都想让人家称自己“老师”。诚然，他对民俗学领域的怪异事物知之甚详，尊称一声老师倒也无妨。只是其人品阻碍了他。若没有尊崇之心，则很难称呼对方为“老师”。而无尊崇之心却又满不在乎地叫“老师”的家伙，多半是心怀鬼胎吧。譬如接下来的祖父江偲。

“阿武隈川老师，请您务必告知详情。”

“哦，是这样啊。”

阿武隈川一脸喜悦。只怕他原本就不清楚自己的恶评吧，抑或是一心以为旁人不可能说自己的坏话。所以，即便对方露骨地拿愚弄的语气叫一声“阿武隈川大师”，他也绝不会察觉。说不清这种性格是赔了还是赚了呢。

“啊，说给偲妹子听，当然没有问题。”

好像能听到要紧事了，言耶刚安下一半心，阿武隈川就开始说起怪话。

“可是啊……”

“黑哥你等等，怎么就像我犯了什么过错，而你又没法说出来似的？”

“叫我阿武隈川老师！”

“乌大明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看你看，装傻啊，这家伙总来这一套！”

阿武隈川对着祖父江偲，装出一副笨拙得连蹩脚演员都挺难做到的哭脸。

“刀城老师，你真的毫无头绪吗？”

“唔……没有。”

祖父江偲瞪了一眼断然否定的言耶，脸上浮起关键时刻才会露出的笑容。

“阿武隈川老师，乌大明神，此刻请您务必看在我的薄面上，酌情处置。”

“也是啊。好吧，如果这家伙说好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也不是不能考虑。”

“明白了。绝对不再犯，不让他再犯。信守约定，我会让他信守约定的。”

都没搞清错在哪了，祖父江偲便当即应承下来。就连阿武隈川也对这份轻言易诺感到不可信吧，疑神疑鬼地看着她。

“前辈，到底是什么事，请明示。”如此下去解决不了问题，于是言耶郑重相询。

“光从咱这里打探信息，接下来的好处就只你一人独享。总之，你给我少干这种坏事！”

“哎……我几时做过那样过分的事？”

“啊，又装傻！”

“所以我才问是什么时候？”

“这个么……说起来是去年秋天吧。”

“那段时间……我和前辈想去奥多摩更深处的媛首村，结果却到了神户地区的奥户，莫非是那个时候？”

“你看，不都记得吗？”

“听你说是去年秋天，才联想到了。更多的就——”

“还不明白吗！在去媛首村的火车上，不是有个舍不得拿吃的东西出来的派驻巡警就坐在我们对面吗。”

顺带一提，阿武隈川从此人那儿拿到了一个橘子和整整一袋脆饼。准确地说，阿武隈川只得到半个橘子，而另一半是他趁对方说着“请

吃”递给言耶时，从旁掠走的。也亏他能把那样的人说成舍不得拿吃的出来，不过为了推进话题，言耶只当没听见。

“他讲了淡首大人的事呢。”

“没错没错。不过，问题出在后面。”

“后面的话……是指山魔的事吗？”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本来嘛，关于山魔的事，启发那个小气巡警的人不就是我吗？”

“所以，我们两个就在中途下车，然后一起去了奥户，对吧？”

“只有那个时候啦。”

“哎？”

“少装蒜！什么‘哎’——两个月前，你不是一个人去奥户了吗？”

“那是因为祖父江小姐给我看了乡木靖美先生的原稿——”

“既然读到了导致你再次去奥户的有趣原稿，应该也通知我一下吧。”

“我想通知，可黑哥不也过着四处旅行的生活吗。更何况，你又不像我，基本会定期和出版社互相联络，真就是一个随心所欲的旅乌[1]。谁都不知道你在哪里啊。”

“你这家伙，我动不动就出门旅行，名字又是乌，所以你就把这两个搁一块儿说成‘旅乌’，自以为表达能力出众，得意得很是吧。对这种玩意儿，我可佩服不起来。”

“那个——谁也没这么想啊。”

这人真是麻烦，或者说是纠缠不清。

“而且，只是为了抢功去奥户也就算了，可你还在那里碰上了奇怪的案子！”

的确，言耶在那里卷入了一桩与村落自古流传的六地藏童谣相关的比拟连环杀人案。

“黑哥，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说我从前辈那里打探信息，独自享乐

吧。那可是杀人案啊！倒不如说是我倒了大霉——”

“行啦，少胡扯了。一家人从山里的孤宅消失、密室中的无面尸、比拟杀人、金山之谜……不都是很有意思的案子嘛。这些都让你独占啦！”

“什么乱七八糟的……”

“本来嘛，要是那时没中途下火车，咱们就会在媛首村遇到无头连环杀人案呢。”

“是那桩蒙面作家江川兰子偶然去村子拜访合作伙伴时遇到的案件吧。”

兰子基于那段经历，从今年一月期开始，在《书斋的尸体》上连载了长篇《血婚舍的新娘》。

“对啊！如果直接去了媛首村，也许就能知道兰子的真容了。”

“你这家伙，说什么呢！还有，蒙面作家之类的，大多是对自己的长相没信心，却又自恋得很的那种货色。所以啊，实际一见面，多半都是丑女。会很失望的哟。”

“你和蒙面作家见过面？”

“没有。”

“……”

“这事不用见面也知道吧——这些话先一边去。本来嘛，现实中的杀人案什么的，江川兰子可解决不了，所以才搞得扑朔迷离。如果我去了那村子，凭借快刀斩乱麻的卓越推理，一转眼就能解开各种谜团，作为名侦探阿武隈川乌，如今已是名震江湖啦。这些全被你搅黄了！”

被找碴到这等地步，就连已经习惯阿武隈川乌胡言乱语的言耶也无言以对。在无言以对之前，实则已丧失了回话的气力。他脑中一片空白，只是在想，学生时代似乎也遭遇过类似的刁难……也因此，言耶一时间没能理解祖父江偲之后的话。

“话说，黑哥这次也一起去那个奈良深山的村子不就好了吗？”

“你说什么？”

“刀城老师收集怪谈，所到之处经常会被卷进奇怪的现象或不可思议的案子。不，就连只是打算走一趟的媛首村也发生了恐怖的无头杀人案，由此可见概率高得惊人。”

“祖父江小姐，你在说什么——”

“也就是说，只要跟着刀城老师一起参加那个祈雨仪式，就有可能被卷入了不得的大案——”

“原来如此，这敢情好！为什么咱以前就没意识到呢。”

“哎？等、等一下。”

言耶慌了神。不知不觉中，竟变成自己要跟前辈结伴同行。

“当然啦，人家也要一起去！”

“什、什么？”

而且祖父江偲还在落井下石。她一旦自称“人家”，多半就没什么好事。

“你有工作，不回东京不行吧。”

“陪同我负责的作家老师一起取材，可是名正言顺的工作哦。”

“还没有决定去呢？”

“我们要不要去，不是取决于乌前辈说的仪式那事吗？对吧，阿武隈川老师？”

“当然啦。咱和祖父江偲妹子就是这么打算的。可你呢，尽说些乱七八糟无关紧要的话，结果兜了好大一个圈子。”

至此两人已是彻底的臭味相投。言耶只觉得正身处噩梦的深渊。他毅然发誓，今后绝不在这两人同席的时候露面。

“奈良的深山里呢，有个叫波美的地方。”

阿武隈川终于开始进入正题。

“在四面环山、东西狭长的盆地里，有四座村庄。最里面的，即西端的五月夜村 [2] 第一个被开拓，接着向东依次开拓了物种村、佐保村和

青田村。”

“村里的主要产业为农业，而且还是水稻种植，对吗？”确认了村名的汉字后，言耶问道。

“嗯。向南北延伸的土地上，水田和住宅主要集中在北侧的五分之四，神社和寺院则位于南侧的五分之一内。”

“刀城老师为什么知道是以水稻种植为主？”

祖父江偲的发问令言耶滔滔不绝起来。

“根据村名，我想是这样吧。五月夜村的五月是插秧时节，物种村的物种含有春季播种的意思。佐保村的佐保让人联想起春之神——佐保姬，而青田村的青田，不用说，指的就是水田因水稻生长变得绿油油的状态。顺便说一句，物种和佐保姬分别是四月和三月的季语。换言之，随村庄被开拓的顺序，季节从五月向四月、三月回溯。第四个村子的青田为六月的季语，大概是因为二月的话就成冬天了吧。”

“喔，好有趣啊。不过既然如此，把第一个村取名为青田村，就能顺顺当当地从六月排到三月了嘛。”

听了祖父江偲理所当然的意见，言耶笑道：“想必五月夜村的人们没想到在自己之后，还会有人迁来此地建设村庄吧。”

“原来如此。对了，老师，水田在北面的话不就照不到太阳了吗？”

“波美地区四面环山，所以如果在南侧，会受山的阻挡，出现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吧。而北侧的话，自然就能全方位地接受太阳的照射。”

“是这么一回事啊。”

“另外，如果把神社和寺院所在的南侧看作圣域，那么村民营生的北侧就成了俗界。换言之，也能看成是有意识地将‘圣’与‘俗’划分开来了。”

“啊，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的。”

“喂喂，你们到底想不想听我说！”

言耶和祖父江偲两人只是单独说了会儿话，阿武隈川就闹起别扭

来。

“当然想啦，阿武隈川老师！我的疑问、刀城老师的回答，不都是因为有乌大明神您的话在先吗？”

祖父江偲立即奉上高帽，阿武隈川摆出一副“你们知道就好”的态度，继续道：

“北侧村庄的空间与南侧神社寺庙之间，自西向东、婉延曲折地流淌着一条名曰深通川的大河。这河里的水被引入水田，又是村子的生活用水，所以对波美四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母亲河，不过呢，给村里带来洪水与干旱灾难的也是这条深通川。”

“所以就要说到祈雨仪式的事了？”

“且慢。不管怎么说，也不能一下子扯到那里去。波美地区有一个番水惯例。”

“什么意思？”

“所谓番水，是指在水田种植水稻期间遇到干旱，农业用水怎么也无法遍及全部田地时，以村或地区为单位，规定好时间，按顺序灌溉的机制。换句话说，就是为避免争夺水资源，使围绕着灌溉产生的不公行径无以盛行而想出来的一种方法啦。”

“为实施番水——”阿武隈川觉得自己又要被晾在一边了，急忙开口道，“就必须有一个组织。可以说，不进行统一管理的话，这种事是干不成的。在县级水利合作社里，农家成不了社员，而是由市町村的职员兼任。不过，由于平时什么活都没有，说是兼任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工作。在波美地区这边呢，水利合作社是由各村的神社组织的，此例在全国也属罕见。”

“噢……”

言耶发出了奇妙的声音，也不知是附和、感慨还是叹息。在祖父江偲看来，宛如预示着什么的征兆。

“至于各村的神社，”阿武隈川自然是没注意到后辈的这种微妙变

化，“五月夜村是水使神社，物种村是水内神社，佐保村是水庭神社，青田村是水分神社，如此这般全都带一个‘水’字，很是讲究。”

“汉字的表意也相当有趣啊。”

“这方面的解释以后再说！而且啊，更耐人寻味的是四家神社的神体。”

“难道祭祀神不是水神‘弥都波能卖神’或守护田地土壤的‘波迩夜须毗卖神’吗？”

“供奉的神还是这些。我说的是神体本身啦。不间断地变化，却又永远不会改变之物，这里的神体啊——”

“就像猜谜语一样嘛。”祖父江偲看看言耶，像是在说这真叫人摸不着头脑，“你们在说什么啊？”

言耶低语道：“水吧。”

“哎？水……”

“莫非是四家神社都把深通川的水引到了本殿？”

言耶一猜即中，令阿武隈川摆出了一脸无趣相：“就是这么回事。不过，引来的水又放回了河里，所以本殿的水也不见得有多特别。”

“可这简直就是在祭祀水神大人吧？”

“表面上啦。”

阿武隈川的措辞意味深长，随即言耶忽地一探身，道：“去地方上的神社走一走，就能见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即表面上祭祀与《古事记》或《日本书纪》的皇室家谱有关联的神，其实却另有祭祀神。波美的神社也是如此吗？”

“这话稍后再说，关于水利合作社的说明还只讲到一半呢。”

阿武隈川逗人着急似的，稍稍将话题拉回了一点。

“四家神社位于深通川的南侧。除了最里面的五月夜村的水使神社外，其他三家都建在村界上。换言之就是西端啦。在神社附近的河岸上设有樋门——”

“所谓樋门，是指农业用水的取水口。”

言耶早已察觉祖父江偲想要发问，就在不打断阿武隈川话题的情况下插嘴补充说道。只是，这个说明很成问题。

“在西日本叫岩樋，在东日本有时被称为穴堰。从山中涌出的河川进入平原时，经流之处扇状地形十分发达，在扇形顶部通常能见到小小的石山。由于石山紧迫河川，水流自然平稳。于是人们就凿岩开洞，从中取水。因此才有了岩樋和穴堰之类的名字。这种樋门也不易受洪水的影响，所以作为农业用水的取水口是最合适不过的——”

言耶没完没了地说，眼见阿武隈川面露不快。祖父江偲看在眼里，心里捏了一把汗，但也没打算制止言耶，反倒听得很认真。

“嗯，感谢刀城言耶老师。好了，阿武隈川大师，让您久等了。”了解樋门的来龙去脉后，祖父江偲“忽”地封上言耶的口，“蹭”地撬开了阿武隈川的嘴。三人当中最不好惹的其实是这位祖父江偲吧。

“干旱时，会定下时日，平等地依次执行番水，不过——”

阿武隈川再度愉快地开了口，令言耶佩服地——不，还不如说是心怀畏惧地看着祖父江偲。

“任谁都能看得出来，最上游的五月夜村最有利。”

“他们是第一个来拓村的，占这么一点优势又怎么了？”

“不不，这样的话，番水可就失去意义了。最重要的是，如果认可这种特例，就会变成村与村之间争斗的火种。”

“啊，说的也是啊。”

“不过话虽如此，也只是流于表面而已。”

“又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吗？”

言耶似有不安地问，只见阿武隈川露出“你这话真幼稚”的表情。

“如果只是因为村子的地段和历史问题，也许就形不成波美地区水利合作社内部的这种力量关系了。”

“还存在其他的问题是吧？”

祖父江偲插了一句，而言耶则低声嘟哝道：“番水的组织主体是神社，恐怕在这一方面有些什么——”

“我说你呀，听别人说话的时候，能不能抱着一颗更坦诚的心，竖起耳朵好好听啊？”

“果然是这样啊！”

“喂喂，我可还什么都没说呢。”

“但是，四家神社的神体应该是一样的，都是从深通川引入的水。如果说会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祭祀神了。但话说回来，我又有点难以想象，水神或田神竟能影响到各神社的力量对比。”

“我都说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这种抢风头的行为！”

“是是，对不起。这么说，四家神社真正祭祀的神——不，是那个祭祀方法、祭祀力量之间，可能存在明显的差距是吗？”

面对已半沉溺于自我思考中的言耶，阿武隈川大加挖苦：“偲妹子，这家伙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其实是个性情乖张的人吧。”

“刀城老师听到自己不知道的怪谈时也是如此，像这样只要开始解释说明，往往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要怎么才能阻止啊？”

阿武隈川提了个胡搅蛮缠的问题，不料祖父江偲却干脆地答道：“就是赶在刀城老师之前，先说出正确的解释吧。”

“波美的四家神社，真正祭祀的——”事不宜迟，阿武隈川打算迅速推进话题。他想赶紧说完令言耶着急上火的核心部分，然后再对波美地区的民俗做一番演讲。

“是名为水魑[3]的神啦。”

然而——

“水魑？是写成水之灵的那个‘水灵’吗？”

“不对。是写成水和‘魑魅魍魉’的‘魑’，合起来叫水魑。这东西的真面目我也不是很清楚，就是一种龙神吧——”

“什、什、什么！真相不明的神，名字是写成‘魑魅魍魉’的‘魑’的水魑！”

“笨蛋！别突然叫得这么大声！吓了我一跳——”

阿武隈川的牢骚发了一半，而言耶已是充耳不闻。

“关于水魑，从前《仁德纪》中有记载说‘尝有水魑苦民’。”言耶的口吻明显异于先前，“该生物似蛇却有四足，口喷毒气因而有害。原本是读清音的‘水魑’，‘mi’表水，‘zu’为助词，‘chi’乃灵之意，正是水之精灵啊。汉字写作‘蛟’，在中国被认为是龙的前身。也就是说，升天成龙之前，栖息在水中的就是蛟。”

“喂——”阿武隈川想说句话，但根本无隙可趁。

“龙在中国是四瑞之一、与凤、麒、龟一同被视作神灵。人们认为它常能呼云唤雨，因此水之灵的水魑被说成是龙的前身倒也能接受。此外又有一说，所谓蛟龙是指有鳞的龙。不过，可以这么说吧，相比中国的神龙思想，日本的水魑概念有点含糊不清。水神这东西，当佛教传入时就成了引发水灾的邪神，有时又被拿来称呼同为水灵的河童，着实变化多端。”

“我说你——”

“还有一种说法，有人认为八岐大蛇是大规模洪水，把除掉它的素戋呜尊视为水神，即大蛇与龙的对决。也有人说素戋呜尊是风雨之神，所以当成龙神来看也未必不合情理。只是——”

“喂！你要说到什么——”

“对了对了。《万叶集》第十六卷中，有一首境部王同时诵咏多个事物的歌，‘我要是有骑猛虎越古宅，入青渊擒蛟龙的利刃，那该多好。’。”[4]

“我说……小言？”

阿武隈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启动了刀城言耶不可触碰的开关，虽说为时已晚。如此一来，即便是阿武隈川，也无法制止言耶。只能一味

化解，不断抚慰。

“你的高论让我受益匪浅，我们这就——”

“啊啊！”

“这、这、这次又要干吗？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阿武隈川吓了一跳，同时脸上露出了些许厌烦之色。

“波美这个地名里，原本就藏有线索！”

“这话怎么说？”

尽管阿武隈川使眼色让祖父江偲别搭理言耶，可她还是不管不顾地问道。

“《和名抄》里，蛇的和名是倍美，蝮的和名是波美。也就是说，地名本身就含有蛇的意思。”

“这个是牵强附会啦。说起来，波美原本不就是蝮蛇吗？”

阿武隈川立刻追究道。当然，言耶是不会在意的。

“在《善庵随笔》里，说到在水中捕杀人类之物，列举了河童、鳖和水蛇。蛊惑并加害人类的水蛇也被称为‘水魑’。一想到河童拥有同样的称呼，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嗯？说起名字，那条重要的河不就叫深通川吗？”

“这又怎么了？”

阿武隈川摇着头示意“别理他”，祖父江偲再次视若无睹。

“因为深通川的‘深’与蛇的‘巳’有共通之处。换言之，就是蛇通行的河。很像是八岐大蛇被解释成水灾的说法。不，深通川的话，大概是河的上游有着什么关键之物。”

“关键之物？”

“那就是水魑啊。”

终于，言耶直视阿武隈川的脸，然而，对方早已赌气地把头扭向一边，不愿回话。

“咦？不对吗？”

言耶的表情像在说“这怎么可能”。

“既然四家神社的神体是深通川的流水，其源头祭祀的就该是主体神。换言之，我是这么想的，各个神社就是一种若宫[5]吧——”

阿武隈川假装一无所知。

“我说，黑哥？”

“……”

“怎么啦，前辈？”

祖父江偲早就看出阿武隈川似乎在闹情绪。

“与刀城老师一起遭遇匪夷所思的案件，凭快刀斩乱麻的出色推理破解谜团，阿武隈川乌老师作为伟大的名侦探流芳百世——难道不是您的预定计划？”

“喔，可不是嘛！”

阿武隈川的态度转瞬即变。这男人虽有种种烦人之处，骨子里倒是极其单纯。

“逆深通川而上，可进入波美西端的一座山——二重山[6]。”阿武隈川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延续了话题。

“水源就在那山里吧？”

言耶也照常回应。说到底，这两个人没准是同一类人。

“那里有个叫沈深湖的大池子，名字里写有‘湖’字，听说其实也就跟上野的不忍池差不多大。”

“山中的湖……”

“不是那个湖哦。”[7]

“黑哥……请不要讲这种荤段子。而且无聊透顶。”

祖父江偲也理所当然地没有理会。

“湖的西侧有‘流升之瀑’，瀑布旁的岩石平台上供奉着石头祠堂。趁你又要自以为是地放出说明之前，我先说一句，流升之瀑的‘流’不用说，与‘龙’的读音差不多。”

“并非信仰流升之瀑吧？”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了修验道[8]吧。”

“我也这么想。顺便说一句，沈深湖的‘深’字可能也有‘巳’的意思。只是……‘沈深’这个词本身就表示深水的意思，所以——”

“事实上，水好像挺深的，但没人测量过。然后，不是像鲤鱼跳过龙门那样，而是说水魑大人会从沈深湖的深邃湖底浮出，经流升之瀑入天，化身为雨龙降雨。反正就是这么说的。”

“呼……”祖父江偲沉重地叹了口气，“终于要说到那个重要的祈雨仪式了吗？”

“还真是的。拜这家伙所赐，兜了好大一个圈子呢。”

阿武隈川瞪着言耶表示赞同，只是祖父江偲的眼神中却明显流露出“你也有份”的意思。

“是什么样的仪式呢？”

言耶也不管这两位，只顾催促下文。

“对哭闹的孩子和被怪谈附体的你，我是没辙的。不不，如果是哭闹的孩子，只要等眼泪流干就行，而你呢，就更难对付了。”

阿武隈川说完有婴儿的母亲听了怕是会晕倒的举例，然后继续讲述。

“据说水魑大人的仪式在村子开拓之始就有了。那个时候呀，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干旱。仪式的原型就是由此诞生的吧。”

“历史相当悠久呢。”

“比起那些掌故，如今的水魑大人之仪更有趣，其有趣之处在于是那个水利合作社在起作用。换句话说，和决定番水的次序一样，仪式的执行也由四个神社轮流担当。”

“咦，我还以为一定是五月夜村的水使神社在主持呢。”

“为什么？”

“黑哥的话让人感觉，虽然存在水利合作社，但四个村里，五月夜

村似乎受番水的恩惠最多。你又暗示地位不取决于开拓历史与地理位置。那样一来，莫不是神社的级别不同——”

“嗯嗯，是这样的。祭祀力量最强大的就是五月夜村的水使神社。”

“你所说的力量，自然也跟祈雨仪式有关吧。”

“所以嘛，番水的不平等只是一点点的话，自然会得到默许。”

“祈雨，真的就会下雨吗？”

与其说祖父江偲半信半疑，还不如说她心里存着九分怀疑。

“尽管不可思议，但据说水使神社的仪式从没失灵过……嗯，很厉害。”

“可是，这样的话——”祖父江偲侧首道，“水使神社为什么不主持祈雨仪式呢？”

“只有五月夜村的时候，应该是会主持的吧。随着迁入者逐渐增加、新的村庄向东扩展，神社也被分社，不久就成立了水利合作社。那时，水魑大人的仪式也自然而然地被导入了番水机制。总之，双方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啊。”

“原来如此。”

“不过呢，另有真正的理由。不，我刚才的说明也是对的。由于村子的发展和神社的分社化，诞生了现在的这个组织体系。这应该是没错的。”

“但除了此种自然发生的原因以外，另有更为深刻的原因，是这样吗？”言耶一脸的兴致勃勃。

“嗯，是的。原因呢，就是纯粹的恐惧。”

“哎？”

“对水魑大人的强烈的畏惧之念。”

“唔……的确，说到祭神，原本就是可怕之物。因为在祭神仪礼中，通常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比如稍有疏忽便会招来神灵无垠的怒火。然而在佛教的佛事里却没有这种情况。不过话虽如此，想一想当代日本

又有多少仪式，会让人产生像黑哥所说的‘纯粹的恐惧’和‘强烈的畏惧之念’如此深切的不安呢，我就——”

“觉得这话不可信吧。但是，在波美地区有。其象征也许就是被称为水魑大人之神器的七件宝物。”

“不是三件神器，而是比三件的翻倍还多的七件？”

“有水魑大人的角、髭、齿、鳞、骨、尾梢、雷，由主持仪式的神社祭祀。决定办下一场仪式时，就会交接给下一个承办神社。如此这般在四个神社间流转。”

“那些是真家伙吗？”祖父江偲的表情里充斥着好奇。

“据见过的人说，大多就跟象牙似的……”

“可是骨头什么的……水魑大人是死了吗？”

“怎么说呢，就像是‘龙骨’那样的东西吧。”

“还有‘雷’什么的……不是物品吧？”

“嗯。别的也就算了，这个雷呀，好像是件铁制品。”

阿武隈川苦笑道，祖父江偲也随即面露苦笑。只有言耶保持一脸严肃。

“所谓对水魑大人的纯粹恐惧，究竟是什么呢？事实上有过死人的前例，是这样吗？”

“现在我就给你们讲讲当年那件难以言喻、匪夷所思、奇妙而又恐怖的怪事吧。”

注释

1 .旅乌，无固定住处，流浪外乡的人。

2 .五月夜村，村子读音分别是五月夜（さよ），物种（ものだね），佐保（さほ），青田（あおた）。

3 .水魑，罗马音为mizuchi，原文用的是假名ミヅチ，正如后文所说，古籍

中ミヅチ拥有多种身份，虽然译作“水魑”，但不局限于单一解释。

4 .此处是经日语训读后的文字，《万叶集》第十六卷的原文是“虎尔乘　古屋乎越而　青淵尔　鮫龍取将来　劒刀毛我”。中文可译成：我要是有骑猛虎越古宅、入青渊擒蛟龙的利刃，那该多好。这首歌咏诵了数种令人畏惧之物，即虎、古屋、青渊、蛟龙、剑刀。

5 .若宫，供奉祭神之子的神社。

6 .二重山，读作“ふたえやま”。

7 .沈深，原文是“ちんちん”，男性生殖器的意思。沈深湖的“沈深”读作“ちんしん”，读音十分相似。

8 .修验道，将日本传统的山岳信仰与佛教或道教等融合而成的宗教派系。修验者闭于山中，经过严酷的修行修得验力。

第二章

祖父江偲惧怕一只眼仓

阿武隈川环视店内，续了一杯咖啡。倘若其他顾客在吃什么好吃的，他自然也要给自己点一份。然而，或许是因为早过了中午时分，一大半顾客都在喝咖啡。

“呼……”他像个孩子似的哼了一下，无奈地开始了讲述。“水魑大人的仪式有两种。平息深通川泛滥的减仪，以及与之相反滋润干旱的增仪。减仪期间，沈深湖和流升之瀑的水势都很汹涌，仪式做起来非常辛苦。据说仪式是这样的，被称为‘刈女’的巫女在湖东岸的舞台上跳舞，然后被称为‘神男’的宫司必须从舞台边上的码头出发，乘坐一种近似游船的特别船只到瀑布前，一边把供品和几只装有供物的樽投入湖面，一边念诵祝词。”

“刈女和神男吗？”[1]

阿武隈川向侧头不解的祖父江偲说明汉字后，又道：“听说神男也好、刈女也罢，原本是写成‘假男’和‘假女’的。后来嘛，前者变化了读音，后者变化了汉字。”[2]

刀城言耶听后问道：

“最初的‘假’，意指仪式中的宫司和巫女只是应急性质的吗？”

阿武隈川嫌弃地点点头：“大概是吧。毕竟水魑大人才是主体，不就是这个意思嘛？”

“可是，连执行仪式的宫司也是假的，这就……”

“所以才改成了符合宫司身份的‘神男’吧？顺便呢，又从水稻种植发起联想，取了‘刈女’这一称号。”

“应该是这样没错。顺便问一句，供品有哪些？”

“南瓜、萝卜等摘自田里的东西，加上野猪的肝、鲍鱼、裙带菜之类的山珍海味，怎么说呢，也不是什么特别稀罕的东西。唯一说得上有

特色的就是大个的葫芦。”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葫芦这玩意儿可是很有趣的。因为有延伸性，所以被视为连接天地之物。你瞧，就跟西洋的那个‘杰克和豆茎’的故事一样。”

言耶向面有疑色的祖父江偲说道。

“啊，原来如此。”

“向天伸展的感觉，也与升天降雨的龙神相通。进而，葫芦还象征着不老不死所代表的永久性，以及我们这个世界与冥界的交界性，等等。”

“噢，是这样啊。”

“就算葫芦里空空如也，这无一物的状态——”

“喂喂，别把话题岔远了！”

阿武隈川一声怒吼。看来他不打算让言耶再说下去了。

“啊啊，抱歉。”言耶老老实实地道歉之后，随之提高语速地对祖父江偲继续解释，“而且，葫芦和龙、蛇，以及水神也有关联，所以被放进水魑大人的供品也不奇怪。只是——”

“要不就由你来说水魑大人的事？”

“不、不是吧……黑哥，这我可办不到。”

“那还——”

“阿武隈川老师！供物的樽里有些什么？”

祖父江偲刚像小学生一样举手提问，就见阿武隈川满脸堆笑。

“有六个樽啦，依次是酒樽、米樽、海樽、地樽、山樽、宝樽。酒樽顾名思义放的是酒，米樽里不光有米还有谷物，海樽放取自和歌山渔村的鱼虾贝类，地樽放田里采摘下来的蔬菜，山樽放从附近村落采购的猎物的肉和山菜，宝樽里的则是从执行仪式的神社所在村庄的村民那儿汇集来的供品。不过，说是宝樽，并不是里头真有村子的宝贝。听说几乎都是连夜编制出来的草鞋、斗笠、衣服之类的村民的日常生活用

品。”

“结果，所谓的供品，就是从这些樽里各取一点东西拼凑起来的？”

“噢噢！祖父江偲妹子好厉害啊！”阿武隈川夸张地叫道，“唉，我都没注意到这一点。你也是吧？”

他虽在征求言耶的赞同，但没等言耶回应，就已擅自这样认定了。

“还有一个问题。”受到夸奖的祖父江偲也是一脸得意，“神男是自己划船吗？”

“不，船另有船夫在操纵。不过，减仪的时候，要在水波汹涌的湖面上祭奉供品，所以神男的工作也很不妙。”

“这个有生命危险吧。”

祖父江偲略显夸张地表示理解，大概是想拉回话题。接着，阿武隈川这回面露讥笑地说道：“但是呢，真正可怕的好像是增仪哦。”

“咦？是这样吗？”

“同在奈良，但跟雨量丰沛的大台原不同，那么厉害的暴雨在波美地区原本就很少见。就算有也不会长久持续。基本上在执行减仪前，雨就停了。所以，减仪极少举行。”

“相比之下，增仪较多对吧。”

“但话说回来，也不是每年都做。不管是减仪还是增仪，据说只有在这一年情况实在反常的时候才会做。也就是说，水魑大人之仪轻易是不会举行的。”

“这个我知道，可是增仪的时候，水量不是很少吗？沈深湖也好，流升之瀑也好，都很平静吧？为什么又可怕了呢？”

“减仪时就危险多了，诸如激烈的风雨、狂暴的湖面、耀眼的闪电等实际上是自然所引发的恐怖现象。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水魑大人在发怒，但神男和船夫需要留意的是怎么不让船倾覆，以及避免落入湖中。实际上落水的人以前也有过，但大多数人都靠自己的力量爬上船保住了命。也就是说，只要小心自然现象，就能平安地完成仪式。”

阿武隈川意味深长地顿了一下，看了一眼言耶与祖父江偲，继续说道：“接下来我要正话反说了。减仪时水魑大人已经发怒，所以只要别做太过失礼的举动，就不会惹来更大的怒火。更何况，既然把雷雨看作水魑大人之所为，那么它就不在湖里而是在天上。但增仪时，水魑大人可说是以平常之态伏于湖底。这时，人类故意侵入企图纠缠。换言之，不就像是在多此一举地干涉普通状态下的神吗。人间久旱不雨气候异常，但这种事和神没关系。你看，好好想想的话，是很可怕吧。”

“听你这么一说……”

大概是做了一番具体想象吧，祖父江偲看起来有些不安。而另一边的言耶像是想到了什么，频频点头道：“不是有这样一种仪式吗，枯渔的时候，渔夫首领把老婆载上平时禁止女人上去的船，向船灵大人展示她的下体，祈祷丰渔。其中含有一个目的，即硬是在同为女性的船灵大人面前，暴露同性的下体，以此失礼之举引其怒火。简而言之，就是企图借船灵大人的愤怒，召唤丰渔。祈雨仪式中也常做一样的事。面对龙神栖息的池子，拿耕田的锄摆出砍杀的样子，更直接的例子则是把污物扔入池中，如此这般故意做出触怒龙神的行为，唤来雷雨。水魑大人之仪的增仪为人所期待的，正是这同样的效果吧。”

“我最初也这么想。”然而，阿武隈川的回答却是否定的，“但是错了。增仪只是诚挚地向水魑大人祈愿，恳请它降雨而已。”

“拙劣地激发怒火，只会让干旱持续得更久吗？”

“嗯，就是这么回事。虽说增仪时所做的和减仪基本相同——巫女在沈深湖码头的舞台上起舞的期间，宫司乘上载有供物樽的船，向流升之瀑进发，但是要恐怖几十倍……”

“火辣阳光照射下的、明亮且又风平浪静的水面，恐怕要比视线昏暗，狂风巨浪的湖面更可怕……那种情境本身就相当恐怖。”

“是啊。然后，仪式上用的船，形状也相当古怪。就像是缩小了的游览船。”

“有屋顶，四周被围着吗？”

“对。而且，船底中央还开着一个大洞。”

“这样不会沉下去吗？”

“考虑到这一点了吧。洞用来把供品和供物樽投进沈深湖。正如湖名一般，要深深地投下去，直达盘踞于湖底的水魑大人那边。”

“我不知道至今为止做过多少次仪式，但是既然跟不忍池差不多，那湖底已经堆积了大量供物樽吧。不不，不说这个，难道樽里的供物就没腐烂放出气体，噗噗地直往上冒吗？”祖父江偲冷不防地冒昧发问。

“没有没有。浮上来的樽，堆在湖底的樽，一个也没有。”

“为什么？”

“当然是被水魑大人吃掉啦。”

“……”

阿武隈川凝视着哑口无言的祖父江偲。由于他神情严肃，祖父江偲也不知作何表情，难掩心头不安。

全然看在眼里的言耶，用责备前辈似的口吻说道：“黑哥，莫非流升之瀑的正下方，有通往地下水道的暗流？”

“啊啊，真是的！你这家伙，好没情趣啊！”

“怎么回事？”

祖父江偲一惊，求助似的看着言耶。

“既然要献给盘踞湖底的水魑大人供品，就该在湖中央把樽投下去吧。但实际上，却特意把船开到流升之瀑旁边投放。瀑布位于沈深湖的西端。码头在反方向的东侧。增仪也就罢了，减仪时去瀑布那边可是很困难的。即便如此还要接近瀑布，大概是在利用下落水流的力量，让樽沉入湖底吧。不过，只是这样的话，就如祖父江小姐所言，哪一天就会浮上来。可是，前辈却说不只没有浮上来的樽，就连堆在湖底的樽也一个都没有。换言之，只能认为樽从沈深湖移到了别处。但我又不觉得是流入了深通川。要是村民发现给水魑大人的供品晃晃悠悠地往下游漂

去，那也太无趣啦。话说回来，逆流升之瀑而上也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话，原因就只能出在湖本身了。我就想起了在各地池潭听说的通底传说，沈深湖也许就是这样的构造——”

“果不其然。不愧是刀城言耶老师！”

祖父江偲高兴得近乎手舞足蹈，阿武隈川却摆出一副苦闷表情，憎恨地瞪着言耶。然而，当事人并没注意到两人的态度，还在继续说明。

“……比较有名的要数福井县若狭‘鹈之濑’的送水式吧。这个仪式必会在奈良东大寺的取水式之前进行。因为人们耳口相传，此处潭下的洞穴和东大寺的若狭井相连。据说以前在秋收后的某天，有个年轻人去帮忙别人家给稻谷脱壳，他要向那家的女儿证明传言是骗人的，就往鹈之濑扔了大量稻皮。不久，脱壳工作完成，到了十二月年轻人去东大寺参拜时，竟有稻皮从若狭井浮起。后来，那年轻人就发狂死了，这个故事——”

“无关紧要的话，要说到啥时才算完啊！”阿武隈川终于发怒了。

“啊？啊，实在抱歉……不过，黑哥，也不是无关的——”

“吵死啦！就像你说的那样，流升之瀑正下方有个注入地下的洞穴。实际见过的人有限，所以接近传言……不过，都说供物樽是被那个洞吸走的，怎么说呢，应该有吧。”

“那地方就是水魑大人的嘴吧。”

“据潜到洞穴附近的宫司说，那个洞口位于水深二十米到三十米之间的地方，有好多看着又像齿又像獠牙的细长石，就像是从洞的上下两端长出来似的，往外突着。”

“在水魑大人的仪式上，还要潜水进沈深湖？”言耶诧异地问。

“不，一般不会。因为在减仪期间，压根就是自杀行为嘛。”

“这么说，是在做什么特殊仪式的时候吗？”

“不，是在樽怎么也沉不下去的时候。供物樽沉不下去的情况被视作水魑大人的拒绝。这不叫人大伤脑筋吗？对于执行仪式的神社来说，

可是关乎信誉的大事啊。”

“原来如此。减仪时流升之瀑的水流也急，所以樽轻易就能沉下去吧。但增仪时由于水流失势，樽偶尔就会浮起来。于是宫司亲自潜入湖底，将樽送入洞穴。这事做起来可够费劲的。”

“是啊。毕竟水深二十米到三十米，平时不做练习，没有习惯的话，直接上阵可潜不到这么深的距离。”

“的确是冒着生命危险呢。”

“至今为止，有失手被吸进洞去的人吗？”祖父江偲接过言耶的话头问道。

“很久以前的暂且不提，近几十年好像就有过。”

“啊？果然啊……”

“说是二十三年前，也就是昭和初期。水分神社的上代宫司辰男，好久也不见回船。船夫觉得奇怪，但他被吩咐过，要是窥视正在进行仪式的舱内，眼睛就会瞎掉，所以不敢确认。不久，水使神社当时的宫司判断有异，从湖岸指手画脚地吩咐船夫检查舱内。尽管船夫不愿意，但他无法违抗水使神社的宫司。于是战战兢兢地往里一看，结果一个人也没有。装上船的樽全都不见了，舱底洞穴的周围浸了水。如实汇报了状况之后，大家决定再等等看。然而，总不见辰男浮上来。如果是潜水进了沈深湖，现在早该续不上气了。大家慌忙从码头驾小舟来到流升之瀑，其他神社的宫司有几个下了水，可是哪都没有水分辰男的身影。”

“根据这个情况，判定他不小心被吸进了水魑大人的口中？”

“是的。不过，比起悼念之意或同情的声音，当时的水分神社更多是被投以轻蔑、愤怒和冷笑的目光。”

“怎么会……太过分了……”

祖父江偲愤慨地露出痛心的表情。言耶则冷静地说道：“相比辰男的生死，人们认为仪式失败的问题更大吧。顺便问句，那时下雨了吗？”

“没有。”

“这下就更别提了。四家神社中就数水分神社资历最浅。作为神职人员，还很稚嫩，以至于毁了波美民众非常重视的仪式。这罪责究竟该如何偿还？由谁来负责？当时的村民们就是这么想的吧。”

“简直是岂有此理嘛！无视替村子送命的宫司，只关心自己的事，实在是太过分啦！”

祖父江偲的怒火被点燃了。不过矛头却是对着言耶，所以阿武隈川也就一脸坏笑，乐呵呵地观望。

“话是这么说，但对村民们来说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

“宫司先生可是死了啊！”

“嗯。我也没说因此就可以轻视辰男先生的死。只是，与这一片土地紧密相连的宗教人士，存在形式早已超越家庭、家族和个人的范畴，彻底化作地域的一部分，就像大自然一样。正是因此，人们敬之又畏之。所以，若是犯下类似普通人的失误，大家就会产生遭到背叛的强烈感觉。岂止丧失作为宗教人士的权威，还会有更严重的问题凸现出来。土著宗教[3]的意味越浓厚，此种倾向就越是——”

然而，祖父江偲没听言耶的说明。

“人家以前都不知道，刀城老师竟是这样冷漠的人。”

“我说，祖父江小姐……”

“就是嘛，这家伙真的很过分！”

言耶总觉得同一件事在不断地重复上演，不禁产生一阵轻度眩晕。只要是三个人在交谈，无论过多久也不会有进展吧。

言耶即将走投无路之际。

“——那么，阿武隈川老师，您说祈雨仪式中死了人，指的就是这位宫司吗？”祖父江偲发泄一通之后神清气爽许多，轻描淡写地拉回话题。

“嗯？啊，我说的不是这个——”

就这么完啦……阿武隈川沮丧不已，似乎有些遗憾。不过，他在祖父江偲的催促下还是开了口，虽然还是不情不愿的态度。

“十三年前，举行过一次水魑大人的增仪。主持仪式的是水使神社。宫司是个五十岁出头名叫龙玺的男人，他年轻时就在担当前任的代理，身为神职人员拥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只是，此人不但吝啬还好色，更是酒鬼。听说还有耍酒疯的习性，所以人品不值得赞扬。不过，祭祀水魑大人的力量确是非同小可，谁都敬他三分。”

“身为水使神社的宫司，拥有与其身份相符的能力，所以个人作风方面，大家都是睁一眼闭一只眼。”

话到关键部分，言耶当即插了一句。

“算是吧。龙玺有两个儿子，名叫龙一和龙三。当时，长子三十岁左右，次子二十岁出头。”

“明明是次子，名字却叫龙三？”

“因为父亲是龙玺[4]嘛。如果取名叫龙二，读起来不是容易混淆吗？”

“确实。”

“长子龙一是继承人，不过比起父亲，他不怎么靠得住。所以，龙玺决定把那次增仪交由龙一来做，也是为了让他积累经验。”

“龙玺先生不在意水分神社的失败吗？”

“担忧让经验尚浅的儿子做，万一失败水使神社会有失体面吗？”

“是的。顺便问下，从二十三年前的水分神社，到十三年前的水使神社为止，其间举行过几次增仪？”

“两次。前一次由水庭神社，后一次由水内神社主持。”

“这两次仪式情况如何？”

“圆满成功，也降了雨。只是，比起水庭神社的那会儿，水内神社遭遇的旱情可要严酷多了，增仪也是相当险恶。听说当时水内神社的宫司龙吉朗已年过七旬，却也出色地完成了仪式。”

“如此一来，不就更要顾忌了吗？说起来水内神社可是第二大势力啊。若是水使神社铸成大错，一不留神双方的地位就有可能互换。”

“我也这么认为。虽说汉字不同，但‘水内’与‘水魑’读法一样[5]。他们反倒比水使神社更适合祭祀水神。不过，水内神社的读音有浊音，家姓那边的读法也就变了。更像是对水魑大人的避讳，或者是出于惶恐吧。”

“如此避讳，也能体现出身为神职人员的谦逊，比水使家的龙玺更能博得好感。”

“只是无论人有多好，不管如何受村民敬慕，波美地区最看重的还是宫司的能力——能够圆满祭祀水魑大人的力量。只要可以完美达成，即便人品有所缺失，大家也只当没看见。”

“唔……龙玺这个人如此厉害啊。”

“话说回来，龙吉朗的力量也绝不逊色。”

阿武隈川的话令言耶吃了一惊。

“水使神社与水内神社的差距，并不在于龙玺先生与龙吉朗先生的力量差异吗？”

“差异大概有吧，不过个人力量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且，龙玺的儿子龙一和龙吉朗压根就没得比。”

“啊，是这样啊。那么，龙玺先生为什么还要托付给长子龙一，究竟是为什么呢？哪里来的自信呢？”

“其实啊……”

阿武隈川突然压低声音，硕大的身躯猛地往前凑近。言耶和祖父江偲受他吸引，也不由自主地向前探了探身。

“关于这个事嘛……”

“嗯？”

“我也不大清楚。”

“什么？”

“我是说啊，我并不非常清楚，水使神社的龙玺对水魑大人之仪持有的绝对自信是从何而来的。”

阿武隈川最讨厌承认自己的不足之处，无论是以何种形式。不过，这一次也许是无可奈何。因为不是他自己探访得来的东西。

然而——

“什么嘛，黑哥也有不知道的事啊。”

祖父江偲过于率直的话语，扑哧一下把阿武隈川扎了个透心凉。

“祖、祖父江小姐，从未到访当地却能知道如此之多的事，足以让人钦佩了吧。就算有那么点不知道的事，也很正常。”

这样下去，阿武隈川就会耍性子不说话。念及此节的言耶，千方百计地想让祖父江偲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

“话是这么说，不过黑前辈自己承认不知道，还挺新鲜……”

“啊，原来如此。说的也是，像黑哥这样的……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还要断言‘这个是怎么怎么回事’的人，也挺少见的呢。”

“就是就是。不过，他说了不知道呢，所以——”

“前辈是真的不知道吗？”

“嗯嗯，肯定是不知道啦。”

“就连前辈也不知道啊，这么说……”

“阿武隈川老师也有不知道的事啊。”

“哇啊啊啊！少把‘不知道不知道’挂嘴上！我又不是一点也不知道。”

“到底是被黑哥猜到了。”

“现在怎么说都晚啦！”

“阿武隈川老师，请务必让我们聆听您的推测。”

“刚才你们两个在串通一气地捉弄我吧！”

“哪有此事。”

“人家我们……不，是人家我，看上去像是坏心眼的人吗？”

祖父江偲润泽的双眸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阿武隈川。瞬间，他恼怒的脸孔上突然浮起了不安之色。

“不、不……只有偲妹子你，不会是那种人啦……”

“太好了……人家一直在想，要是被阿武隈川老师讨厌了，那该如何是好……”

阿武隈川在假泣的祖父江偲面前一下子惊慌失措起来。言耶看在眼里，差点叹出一口气，甚而担心阿武隈川会在不久的将来被女人骗得大吃苦头。当然言耶还没发现，他的担忧也同样用于自身。

“阿武隈川老师的意思是……”

祖父江偲表情一变，从哭脸转为平常之态。然而，阿武隈川并未注意到这戏剧性的变化，喜滋滋地开了口。

“水使家是乡里的世家，所以拥有好几个仓。据说其中也有带禁闭室的，包括这样的仓在内，各个仓的用途划分相当明确。但是，只有一座土仓，孤零零地建在偏远的、位于宅基地一角的地方。而且，谁也不知道这个仓是干什么用的。不，就算在村民和家仆中，似乎也只是很少一部分人知道。另外，据说在知情人之间，对此仓也是避而不谈的态度。也不知是谁起的头，就叫成了‘水使神社的一只眼仓’，背地里都很害怕，至于详情却不甚清楚，就是这么一座古怪的仓。”

“水使神社的一只眼仓……”

祖父江偲心里发毛似的低语着，一旁的言耶则问道：“龙玺先生不会不知道吧？”

“那是。顺便提个醒，前面说的那些内容，波美的村民们也是略有所知，但是关于这个土仓可就另当别论了。”

“是黑哥的独家信息来源吗？”

“我家的神社，确实会从全国各地涌来各式各样的宗教相关人士。其中有几个人对水魑大人很感兴趣，过去曾在水使家或水内家待过一阵

子。那些人都很在意这个一只眼仓。”

“比水魑大人之仪还在意？不，比重中之重的深通川、沈深湖或流升之瀑还在意吗？”

“是啊。我问的都是具备相当能耐的宗教人士。那些人无一例外地有所反应，由此可见不可能只是一座没用的仓。”

“是什么样的土仓？有什么醒目的特征吗？”

“外观上没有。但是有一点，好像一直在往里面引水……”

“就像本殿一样，是从深通川引来的吗？”

“这个还没证实。恐怕是这样的。”

“确实能勾起兴趣呢。”

“不光是水的事。更有人说啊，仓里是有什么东西吧……”

“哎……”

祖父江偲和言耶同时叫了起来。不过，前者是出于恐惧，后者则是受了极强好奇心的驱使。

“搞、搞什么嘛，瘆得人心慌。”

“水使神社的这座一只眼仓，水利合作社是否了解实际状况呢？”

“知道有这么个东西，但应该不清楚仓的秘密吧。”

“有一座仓和神社的本殿一样，从深通川引水，水利合作社却不清楚它的功能……”

“有意思吧。”

“也就是说，龙玺先生在独自——说着好听，其实就是水使神社擅自在搞特殊吧。”

“喂——”祖父江偲侧首道，“现在的这个一只眼仓，跟说到一半被打断的十三年前的仪式有什么关联呢？”

对此言耶答道：“水使神社的龙玺先生对水魑大人之仪抱有自信，似乎并不源于他的个人能力。这一点从他儿子龙一的所为也能看出来吧？”

“没错。”

“如此一来，有一项推测便可成立，因为水使神社拥有其他三家神社没有的、某种类似特权一样的东西。”

“就是一只眼仓？”

“我是这么认为的。说起来前辈也有相同的推断。”

“我可是先说的，你落后啦。”阿武隈川说了句不必特意指出大家也心知肚明的话。简直就像是小孩子。

“可是，这个仓到底有什么力量……”

“黑哥，莫非……”

“果然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那么，向前辈言明一只眼仓之事的宗教人士也是这样想的吗？”

“有几个是这么看的，而且我的意见也相同。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只是看起来像是那样。”

“终究只是从情况证据中导出的解释啊。”

“不过，配合得天衣无缝呢。”

“够了！到底是怎么回事？”祖父江偲大吼一声，可能是不耐烦了。

“说着只有你们两个才懂的话，把人家当外人……太过分了！”

说着，祖父江偲展示了精湛技艺，向阿武隈川装出一副假哭相，对言耶则露出生气的表情。向双方分别采取最为见效的反应，似乎是导致两种不同行为的原因。

“不、不是……偲妹子……哪有这种事。”

言耶同情地望了一眼手忙脚乱的阿武隈川，语气平静地说道：“既然是从深通川引来了水，那么可以说，这仓就是一件宗教性质的装置。不过，各家神社的本殿一直都在被正式祭祀，一只眼仓却不同，反倒是遮遮掩掩的。变成了决不能抛头露面、不能公开之物。从这一点切入，可以做出如下解释，虽说只是一个大胆的假说——一只眼仓的本体作为咒术装置在发挥作用，给水使神社主导的仪式带来了某种影响。”

“虽不中亦不远矣。”

阿武隈川郑重地回应，祖父江偲则神情困惑：“老师说的话，总觉得似懂非懂……”

“没办法啊。现在很难做出更深入的解释啊。”

“真的吗？”

祖父江偲从下方窥探，频频抬头打量言耶的脸。

“怎、怎么了？”

“我想说啊……都推演到那个程度了，可还是抽象得不行啊。”

“所以我不是说了吗，当前阶段——”

“是，这个我明白。不过，因为是老师嘛，就算没把握，其实也已经得出了某种结论，是吧？”

“真的吗，你这家伙？”阿武隈川也紧追不放。

“不，不是什么结论。只是单纯的——”

“你看这不是有吗。光让别人说，自己却藏着掖着？”

“绝无此……”

“那行，快说！”

“这可叫人为难了……”

“我们这边才叫为难吧。还不快说！”

“说是想象吧，其实近乎于空想——”

“空想！这有什么。本来嘛，什么名侦探的推理，大多都是空想啦。”阿武隈川举例说道。

“啊，对了，我这么说，不代表我就承认你是名侦探哦。”

“是，我明白。”

“那么，你要说啥？”

“水魑大人是近乎龙神的存在，同时其真面目又不为人所知？”

“嗯，是啊。”

“龙神的话，是神同时又是一种叫龙的生物。当然，龙是想象出来

的生物，不过在凭依物中也可见到这样的例子。”

“犬神呀、管狐呀，说穿了也是这么一回事。”

“没准水魑大人也拥有那样的生物形象。也许他们正在一只眼仓饲养近乎于神——名叫水魑的生物。”

“……”

祖父江偲看来是吃惊过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阿武隈川好像已被震惊得目瞪口呆。

“你傻啊！”

“所以我才不想说嘛。”

“这个不是空想，是妄想！”

“可能是吧，不过——”

“不是可能，而是就是！”

“不过，黑前辈——”祖父江偲插嘴道，“日本各地不是有大量既非幽灵，也非妖怪，就像生物一样的怪物传说吗？黑前辈也搜集了不少吧。那些东西都是妄想吗？”

“唔……这个嘛，不去一个个查证的话，也不好一概而论。”

“既然如此，刀城老师说是想象——”

“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言耶主动中止话题，以严肃的语气说道，“那么黑哥，就请你给我们说说那次增仪中发生的不可思议的怪死吧。”

“啊啊……终于抵达正题啦……”祖父江偲叹了好一大口气，小声嘀咕。

“祖父江小姐，在这种世界观极其特殊的土地上发生的事，听之前，最好还是稍微了解下当地人所共有的思想、习惯、生态比较好哦。就算做了充足准备，我们对于当地民众视若常识的即发现象，究竟能够理解到何种程度，实在是毫无把握。”

“我知道啊，只是……你们两位都太能岔话，而且说得也太多啦！”

眼见势头不妙，言耶打算催促阿武隈川，好在阿武隈川已发现祖父江偲的变化，慌忙开了尊口。

“这事刚好发生在十三年前的六月。波美地区遭遇了严重的干梅雨[6]。于是经水利合作社协商，决定举行增仪。承办者是水使神社，所以其他三家神社和村民们都放了心。谁知，龙玺提出不由自己，而是让长子龙一执行。当然这在合作社内部也被视为问题。因为大家有默契，神男一般都由那家神社的宫司担任。但是，并没有明文规定。对于谁来担任神男，承办仪式的神社宫司握有最终决定权。”

“更何况，对方是水使神社的龙玺先生，水利合作协也没法违抗吧。”

“不过啊，龙玺要是没有自信的话，也不会挑在大旱时节的重要仪式上起用他儿子吧。”

“有点道理。”

“从执行增仪的一周前，神男就进入了祓禊。虽说必须尽快让雨降下来，但祓禊还是要的。一周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吧。”

“其间，龙一先生的情况如何？”

“据说看上去相当镇静。说是祓禊，又不是待在哪里闭门不出，日常生活还像平常一样。简要地说，就是斋戒禁欲等，遵守各种各样的规矩，涤净身心。那段时间，水内神社龙吉朗的四子，抱着慰问之意，拜访过龙一两次。他叫世路，与龙一年岁相仿，当时还没有继承神社的安排，所以跟他们的父辈不同，两人有些交情。世路打算去给龙一鼓劲，就去找他。”

“恐怕在祓禊期间，龙一先生始终抱有一种特殊的紧张感吧。”

言耶的语气像是在说“这也难怪”，阿武隈川却摇了摇头。

“这个嘛，据说似乎是在害怕。”

“害怕……”

“龙一是初次在增仪上担任神男。不过，他有减仪的经验，以前祓

禊时他可是泰然自若，所以就连世路都觉得奇怪。”

“黑前辈，这个——”祖父江偲插了一句，“刚才不是说过增仪时的水魑大人比减仪时更可怕，这不就刚好对上了吗？”

“嗯嗯，这是确凿无疑的。不过，通常都是经历过后才有憎恶的反应，也就是在船驶向沈深湖之后。据说到了那时候，才会第一次领悟到，增仪时宁静的水面要比减仪时狂暴的湖面可怕得多。”

“可是，龙一还没有增仪的经验……”

“正是。当然，他之前只是从父亲和其他宫司那边听说了增仪的可怕吧。但是，怕成那样也是很不寻常。来慰问的要是别人，龙一可能还会蒙混过去。但对方是世路，所以不知不觉就透露了真心话吧。”

“那位世路先生是怎么想的呢？”

“其实……”明明是言耶提问，阿武隈川却忽然压低声音，面对祖父江偲说道：“我不是说过吗，二十三年前，水分神社的上代宫司执行增仪时，在沈深湖里失踪了。”

“是。失手被水魑大人的嘴吞没的人……好像叫辰男先生吧。”

“对。后来，水庭神社和水内神社举行过增仪。”

“黑前辈说两次都成功了，莫非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现在要说的，是长久以来始终只在四家神社的相关人员之间流传的话。世路也是直接从父亲龙吉朗那里听来的。”

“是什……什么样的事？”

话是问出口了，但心里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吧，祖父江偲有点往回缩的意思。

“水内神社执行增仪时，有两个樽没能完全沉下去。于是，年过七旬的龙吉朗老爷子，潜入沈深湖把樽推进了水魑大人的嘴。听说这时，突然从那些看起来像齿又像獠牙的石头间，‘蹭’地伸出一只白手，老爷子差点被它拽了进去。”

“唔……”

祖父江偲的上臂惊起了一阵鸡皮疙瘩。回过神时，她已经不知不觉地把身子靠向了言耶。

“当时，第二个樽正好被吸入洞中，于是龙吉朗就急忙浮了上来。所以老爷子只看到了白色的手。”

“龙吉朗先生清清楚楚地目击到了白手吗？”

阿武隈川对言耶的问题耸耸肩。

“据他所说，那绝对是一只想把自己往洞里拖的手。不过，等上了船继续完成仪式以后，返回神社见到儿子们，好像自信就没了一大半。当时，世路上头的几个哥哥还活着。”

“那么，另一边的水庭神社呢？”

就像在等言耶发问似的，阿武隈川注视着两人继续说道：

“水庭神社的增仪上，樽顺利地沉下去了。只是，听说宫司经由船洞把最后一只樽扔下去后，窥探情况的时候，从那洞中可见的湖里，看到了一个摇摇晃晃、白乎乎的玩意儿。”

“唔……”

“就像在等候宫司潜入沈深湖似的。”

“不是白色的手，而是白乎乎的某物吗？”

言耶一边躲避搂上身来的祖父江偲，一边确认道。

“嗯。水庭神社的宫司凭着印象说，那东西看上去呈人形……”

“人形……”

“而且还裸着呢。”

“这么说，是水分神社的上代宫司……是辰男先生他……在召唤同伴吗？”

“讨厌啦！老师……”

望着越搂越紧的祖父江偲和几呈格斗之势的言耶，阿武隈川脸色复杂，看上去既像乐在其中，又像嫉妒。

“听闻这件事的村中故老们，都在谈论‘膨物出现了’。”

“膨、膨物……是、是、是什么呀——”

“给我打住！”赶在言耶变脸前，阿武隈川大喝一声迅速地实施预防措施。

“词源我不清楚，不过在水里待久的尸体不是会膨涨吗。所以有一种说法，说是膨胀之物的意思。就跟死后没成佛的迷离者变为玛莫顿[7]一个样。”

阿武隈川语速飞快地做出说明。也许是此举颇为奏效，言耶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说：“村里想必是闹翻天了吧。”

“不，当时除了部分故老，只限于在水利合作社内部谈论。”

“但龙一先生当然是听说过的吧？所以他——”

“世路也这么想呢。但他怕到那种程度也很反常。问他怎么啦，他也只说‘可怕……真是可怕……’”

“龙一先生的性格多半不是那么胆小的吧。世路先生也清楚这一点。但对方异乎寻常地恐惧，所以才令他心下难解。”

“世路的疑虑也许是一种预感吧。”

“请告诉我那次仪式的情况。”

阿武隈川在椅中抖动着硕大的身躯，也许是终于摆到舒适的姿势，他徐徐开始了讲述。

“增仪是在上午举行的。啊，对了，首先简单说明湖的情况。湖面可以说基本呈圆形，东侧有码头，东北侧是巫女舞蹈的舞台，看台则在南侧，流升之瀑位于西侧。”

“有看台啊？”

“就是水利合作社的人坐在那里，用箫、横笛、鼓、钲等为刈女的舞蹈伴奏的地方啦。同时也是守望游船的场所。看台恰到好处地造成了阶梯形。说起来就是观众席啦。”

“连接深通川的水道呢？”

“从东北切口涌出的水，曲曲折折地沿山而下，水流自西向东化为

了深通川。顺便说一句，从山脚处可以上攀下行的山道，就在这股水流的南侧，也就是沈深湖那边恰好在码头附近冒头的那条路。”

“位置关系我已经清楚了。”

“水利合作社一行，抵达沈深湖是在九点左右，做完装樽入船的准备后，当即把来帮工的村民打发走了。身着格衣[8]的龙一与船夫刚坐进船，水使神社的巫女就登上了舞台，水利合作社的众人则在看台就坐。船启动的同时，宫司们开始伴奏，巫女之刈女跳起舞蹈。那巫女原是个村姑。四家神社都是从自己村挑选最合适的姑娘做巫女。不过，如果年过二十，或是已选定婆家，就必须换其他姑娘。如此反复操作的期间，不知不觉中，各村提供巫女的家族都被限定下来。那次也是，仍由五月夜村历代出过好几位巫女的原村长青柳家的女儿担当。”

“船夫是什么情况？”

“我正要说这事呢。这个也是代代由父子或兄弟任职的家族。在五月夜村，则是一家叫清水的酒铺。”

“巫女青柳和船夫清水，以前参加过水魑大人的仪式吗？”

“船夫老头减仪和增仪都经历过，巫女是第一次。说起来，女孩子若是有过别的‘初次体验’，就不能以巫女的身份完成使命了。所以巫女都很年轻，很多情况下只经历一次仪式，就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可不是吗。”

言耶附和一声，心想祖父江偲会不会问什么是“别的初次体验”呢，不过她好像已解其意。

“这次来的宫司有水使神社的龙玺，水内神社的龙吉朗，水庭神社的流虎，水分神社的辰卅四人。年龄方面，龙玺五十有余，龙吉朗七十上下，流虎六十来岁，辰卅四十出头。只有辰卅比其他三人年轻得多，那是因为上代宫司——其父辰男被水魑大人吞没后，身为长子的他继承了神社。顺便说一声，宫司们都穿着小忌衣[9]。其实神男也想穿吧，只是考虑到场所和仪式内容，所以才决定使用最简便的装束。”

“能坐在看台上的只有各家神社的宫司吗？”

“不，这倒不是。因为水利合作社原本就是由各神社的相关人员构成的。不过，几乎都是儿子或亲属那帮人。这次也是一样，龙吉朗的长子龙壱朗就在。也是因父亲上了年纪，身为接班人的他为了将来能有个参考，才加入进来的吧。”

“名字里多用‘龙’或‘辰’字，此外读音一样的也很多。果然，大家都认为水魑大人的真身就是龙神。”[10]

“是啊。而且，水使神社和水内神社用了‘龙’字，但水庭神社的流虎并非‘龙虎’而是‘流’，水分神社的辰卅也是一个‘辰’字。光看名字，就能明白神社之间的力量对比。”

“流虎先生那边，如果用上‘龙’和‘虎’，在名字上就是最强大的了。”

“毕竟不妥啊，所以换成了‘流’字。”

“如此想来，反倒是水内神社的四子世路先生，名字可谓特殊。”

“好像是因为长子龙壱朗之下，已有次子龙次朗，三子龙三朗，龙吉朗的意思是第四个儿子就叫他望尘世走四方吧，所以取名世路，只是——”

“难不成……”

“长子和次子战死，三子病死。听说如今是世路在代理宫司一职。”

“往深了说的话，也可以想成是因为硬安上了‘龙’这个强劲的名字……关于波美地区的事，知道得越多就越会这么想。”

“嗯嗯。本来嘛，取名这玩意儿——”

“名字的问题，二位要说到什么时候啊？”

与其说是不耐烦，祖父江偲更像是无可奈何。

“都是因为你要问那些不知所谓的话！”

阿武隈川对言耶发完火，急忙将中断的话题续上。

“神男龙一进了船，船夫划船入湖。宫司们开始伴奏，巫女之刈女

开始舞蹈。仪式开始是在九点半左右。伴奏止于外行水平，与之相同，刈女的舞蹈也极为质朴，动作也很简单。不久，船在流升之瀑附近停住，神男开始向湖中投下供品和樽。当然，从看台和舞台均无法瞧见他的举动，连船夫也看不到。不过，虽说是在瀑布边上，但扔下樽时船毕竟会摇晃起来，所以能够察知。”

“湖面波澜起伏的减仪时不行，但风平浪静的增仪时就能看得很清楚吧。”

“没多久，可能是供品和所有的樽都放下去了吧，船停止了晃动。这时需等上一会儿，一边静观是否有樽上浮，一边念诵祝词。不可思议的是，据说如果有没下沉的樽，必定会在祝词念完前浮上来。”

“但浮上来的樽也不会总是回流到船洞来吧？也有浮到离船较远的湖面上的情况吧。这种时候，游船内的神男究竟是如何知道的呢？”

“我是说过四周都被围着，但那全是格子墙。神男能看到外面。不过看台和舞台离得太远，看不见船内，而船夫呢，说是会瞎眼所以绝不会去偷看。”

“透过格子，确认有樽浮起的话，神男就会从船底的洞进入湖中吗？那身装束怎么处理呢？”

“肯定要脱掉啦！会淹死人的。下湖时候只穿为仪式订做的兜裆裤！”

就像在说自己的事似的，阿武隈川挺了挺胸，致使言耶险些去想象前辈穿上兜裆裤时的模样，不由大为着慌。

“话说，当时有一个樽浮了上来。由于在船北侧，从看台方向看不太清。不过，船夫和刈女的确见到了浮起的樽，也目睹了龙一为让樽沉底在湖中现身的光景。”

“原来如此。”

“不料，神男似乎已沉下那樽，却怎么也不见船动。船夫的样子也很奇怪，频频窥视看台方向，好似在求助一般。时刻即将指向十点半，

一般情况下已是仪式完成的时候。因为巫女的舞蹈也都结束了。”

“大约一个小时吗。”

“这时，龙吉朗说了十年前水分神社辰男的事。他担心啊，是不是发生了同样的事故。听完，龙玺就直奔码头赶去。表面上没显出来，心里还是挂念着儿子吧。龙吉朗也想跟去，龙玺则说由他一人去即可，独自驾船而出。”

“然后呢——”

即将进入核心部分，所以言耶和祖父江偲都微微向前探出了身。

“龙玺的小舟刚靠近游船，就见船夫满脸困惑地说，总觉得神男好像没从湖里回来。要是从船底的洞爬上来，会发出相应的动静，之后也会念诵一度中断的祝词。但船夫却心惊胆战地说，既无迹象也听不见声音。”

“也就是说，还在沈深湖里喽？”

“龙玺转入游船，进了舱内。但不见龙一。瞧了瞧船底的洞，只见有个人面朝下方浮在那里。慌忙拉上来的时候，船夫也进来了，可是龙一已然气绝身亡。”

“死因是溺死吗？”

“是心脏病突发。不过呢，那模样甚是凄厉……就像见到了十分骇人的东西一样，圆睁双目。那张脸能把人吓死……”

“不是单纯的事故？”

“令他心脏停止跳动的某物，恐惧源头的那玩意儿，正栖息在沈深湖的水中——我也只能这么说吧。”

“但是，仪式期间在湖中的应该只有龙一先生……”

“是啊，没有其他任何人。说起来，从仪式举行前开始，就一直在湖里等神男潜入水中也不可能啊。”

“动机也很费解，不是吗。如果对龙一先生怀有杀意，理应能选择别的机会，要多少有多少。”

“为谨慎起见，我把话说在前面，龙一的尸体被发现后，偷偷从湖中上岸的人也是一个都没有。”

“唔……”

“当时，有个流言顺其自然地在波美地区传播开来。说是十年前在沈深湖失踪的水分辰男的膨物把龙一召唤去啦。”

“莫不是水内神社的龙吉朗先生和水庭神社的流虎先生的言辞泄露，让村民知道了？”

“嗯，据说那些事反倒是后来才传开的。”

“龙一先生究竟在沈深湖里见到了什么？”静听二人交谈的祖父江偲，胆战心惊地吐出了这么一句话。

注释

1 .刈与神，刈读作“かり”，神读作“かみ”。

2 .假男与假女，原文是“仮”，读作“かり”。“刈”与“仮”读音相同，“神”与“仮”读音相近。

3 .土著宗教，与土地、民族固有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的宗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等有教典、教祖且布教广泛的宗教不同。

4 .玺的日文读作“じ”，和“二”的音读发音“じ”相同。

5 .水内，与水魑都可读成“ミヅチ”。用于水内神社时，其中“す”会浊化为“ず”，用于姓氏时候读作“みずうち”。

6 .干梅雨，不下雨的梅雨期。

7 .玛莫顿，作者笔下的专有名词，指的是没能成佛，弥留在世间的怪异。

8 .格衣，祭神仪式、典礼时的着装之一。由于是最简易的一种装束，常用于奠基仪式等。

9 .小忌衣，在大尝祭、新尝祭等仪式上奉职的小忌人或祭官披挂的上衣，规格极高。小忌人，特指身穿小忌衣从事大尝祭、新尝祭等大祭活动的官员。

10 .龙在日语中通常汉字有两种表音方式——音读和训读。龙和流的音读都是“りゅう”，而龙和辰的训读都是“たつ”。

第三章

记忆

归国船抵达舞鹤港的数天前，宫木正一在海上迎来了六岁生日。也正是因此，他没有什么在出生地满洲 [1] 生活过的记忆。只有三件事残留在脑中，每一件都印象鲜明。这或许是因为，那些记忆以每日起居的家中为舞台展现，还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呢。

正一在和室玩耍时，传来一阵“吧嗒吧嗒”的慌乱脚步声，“哗啦”一声纸门开了，他突然就被仰面推倒了。他不怎么抗拒，保持姿势一动不动，不久，“嗡嗡嗡……”，不祥的轰鸣声由远及近。他猛地探出脸，抬头看向天花板，就在这一瞬间，房间上空连续响起了“嗒嗒嗒嗒……”的声音。与此同时，天花板上瞬间现出无数洞孔。他越过母亲的肩头望着这一幕。不可思议的是，他并不觉得恐惧。母亲守护着自己，所以才能安心吧。

不，不只是那些。每凿出一个洞孔就会有一道阳光射入晦暗室内，实如梦幻一般。狭长的光线中，浮尘的微粒熠熠生辉，唯美至极。当时，他觉得自己平生第一次见到了非俗世之物的异界风景。比起现实的恐惧，幻视般的美感更让他难以自拔。

第二项记忆也始于同一个房间。正一当时在读绘本，就听身后传来“咯叽咯叽”的奇妙声响。他回头一看，吃了一惊。只见和室中央立着梯凳，母亲正爬在上面揭开天花板。接着，母亲唤来两个姐姐，吩咐正一把梯凳藏去隔壁房间，然后三人径直上了阁楼。

梯凳对当时的他来说过于沉重了。即便如此，他还是拼命地搬往邻室，好不容易藏到了窗帘背后。做完这些事花了不少时间。

这场奇妙的捉迷藏游戏中的“鬼”是谁呢？

如果是自己，那母亲和姐姐们的藏身之处已然暴露。正一侧头不解。

片刻过后，“嗒、嗒、笃、笃”，几个沉重的脚步声向这边靠近，一听便知是军靴。顿时，住宅区陷入了一片嘈杂，年轻女子的惊叫声此起彼伏。

没多久，正一家门前也热闹起来。很快，玄关门就被毁坏，两个大兵不脱鞋就闯了进来。是露西亚人[2]的扫荡！

“Madam，Dabai……”

露西亚人反复叫着同一句话。当时正一不解其意，后来才知道说的是“把女人交出来”，那时他才终于悟出母亲和姐姐们躲起来的理由。不过，准确理解其真正含义，则是在他年纪更大的时候。

那时的他，只是害怕得直打哆嗦。这也难怪，因为在战斗机的机枪下挺身护卫自己的母亲，此时已将他抛弃。为什么不让我上阁楼？为什么扔下我？正一的感觉糟透了，简直无法用任何语言表达。遭受的冲击太过强烈，以至于连哭都忘了。

两个大兵只瞥了他一眼，开始在家中翻找。检查完所有房间，壁橱和柜子也都瞧了个遍。正一保持距离跟着两人四处游走。因为他不知道除此还能做什么。

不久，红脸膛的年轻大兵将目光停留在窗帘背后的梯凳上。凝神注视了片刻，突然仰面扫视起顶棚的每一寸角落。虽然那里是母亲等人藏身的和室阁楼的邻室，但正一还是慌了神。既然对方发现梯凳借以盯上顶棚，那么母亲她们被发现也许只是时间问题。

年轻大兵猛然向正一转过脸，随即露出恶心的坏笑，同时投以探寻式的目光。他发出与闯入时的吼声截然不同的媚声，缓缓向这边靠近。说了些什么还是全然不知，但能想象出大概的意思。

好想回头仰望母亲和姐姐们躲藏的阁楼。

刹那间，正一竟生出了如此难以置信的冲动。

他自然是拼命压制。然而，越是正面抵受年轻大兵那意味深长的视线，他就越情不自禁地想别过脸去，仰视隔壁和室的顶棚。

不行……绝对不行……

正一眼珠不动地凝视大兵，以致双目生痛，泪水盈眶。可是，总觉得自己会不自觉地做出违背本意的举动，正一对这样的自己恐惧万分。

如果母亲她们被露西亚人发现了，就再也见不到了。

明明心里明白，却险险做出相反的事。是因为这样就能轻松一些吗？是觉得自己此刻所背负的沉重压迫感会一下子云消雾散吗？

可是，这么做……母亲她们就……

正一与恶魔的低语殊死搏斗时，眼前突然晃出一根右手食指。他猛一后退，心里不禁大叫一声。

要杀我了！

然而，红脸大兵手指所向是他身后的和室。大兵满脸笑容着实猥琐，语速飞快，开心地说着什么。即使语言不通，眼前的大兵说了什么，正一也能马上察知。

一开始你是在隔壁的房间。

恐怕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大兵从窗帘后取出梯凳，无情地推开伫立在两间屋子交界处的正一，大致在隔壁和室的中央摆定，他们果然发现了。那里正是露西亚人闯入时，正一坐着的地方。

年轻大兵嘲笑似的蔑视正一，夸耀般慢悠悠地爬上了梯凳。随后攀登到梯子一半的位置，向天花板伸出右手，开始四处推顶。恰好就在母亲与姐姐们藏身的附近。

完了……要被发现了……

听天由命的正一自然而然地垂下了头。就在这时——

家中回响起另一个露西亚人的叫声。像是在里间招呼同伴，反复说着同一个词。

得救了……

正一萌生出微弱的希望。然而，梯凳上的大兵嘴里应着，却仍对和室的顶棚眷恋不已。现在他正用双手疯狂地触摸头上的板。已经顽固得

近乎偏执，不管怎样都想剥开天花板。

不过幸运的是，天花板丝毫不见松脱的迹象。男人的双掌屡屡上推的，确实是母亲用手扒过的地方。然而他却完全顶不起来。

正一觉得不可思议，但想到可能是因为母亲她们就在上面吧。于是再度燃起能得救的希望。

然而红脸大兵毫无罢手之意，反倒针对某一处开始推顶。而且，那里正是母亲动过的那块天花板……

仔细瞧去，板子稍稍地动了。大兵的双臂使力，板就会微微抬起。随后之所以回落，则是因为母亲她们在上面。恐怕男人透过掌心触感察觉到了不自然。

被发现了……

难以名状的绝望包围着正一。他脑中清晰地浮现出母亲和姐姐们被露西亚人拽下阁楼带走的光景。当然，他还不知道凌辱这个词汇，也不懂其意，但可以确信三人会受尽苦难。

年轻大兵在梯凳上调整好姿势，双臂贴住天花板，赤色脸膛涨得愈发通红，开始发力。板一下子被抬起，露出了阁楼内漆黑一片的暗部。与此同时，传来了姐姐们“啊啊”的惊叫声。

女声入耳的瞬间，大兵的双眸闪烁出淫邪之光。他的模样明显透着兴奋，开始动手剥起天花板。

这下完了……

绝望的正一欲冲向梯凳。按当时的说法，他也算是军国少年。刹那间，脑海中便浮现出人肉炸弹。

他放低身形，正要朝梯凳脚下直扑过去——另一个大兵的叫声再次传来。比先前更加响亮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同一句话。而且，不管过了多久，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或许是这非比寻常的状况也引发了年轻大兵的兴趣，他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抬头望着顶棚，终于爬下梯凳出了和室。

很快，两个大兵便在里屋欢呼起来。发出了那种找着宝贝似的欢叫声。像是在不停地翻箱倒柜，不久就响起了后门开闭的声音，家中霎时重归寂静。

正一从玄关和后门探了探附近的情况，确认露西亚人已无踪影后，回到和室告诉阁楼上的母亲。只见天花板的一部分被徐徐揭开，现出黑乎乎的缝隙，从中“簌……”地伸出一个人头。

从此，正一时常会做噩梦。半夜在被窝中不意惊醒，只见头顶上的天花板开始一点一点地横移。接着从阁楼暗处出现女人的头颅，径直降落到他眼前……就是这样的骇人噩梦。

女人的脸是母亲，但并非真正的母亲，而是怪物。那脸全无表情，忽儿就垂到他的眼前。“扑噜噜噜噜”地伸过来。那一瞬间的恐怖，无法用任何语言表达。他脸上顿时没了血色，心脏紧紧缩成一团，汗水一齐从全身毛孔喷出。身子犹如染了疟疾，“咯咯”抖个不停。

也许该说幸运吧。每次他和女人的头颅刚一照面，就会立刻从梦中醒来。只是，他又不禁觉得不久后将会经历这梦的后续。因为在惊醒的前一刻，怪物的嘴总是欲张未张，好像要说什么。想必自己迟早会听到那不祥头颅所说的话。正一如此想到。

满洲的家里，从和室阁楼探出脸的自然是真的母亲。从梯凳下来的母亲紧紧搂住了他。

“我一直在想，只有正一才能做到。”

仅此一言，有那么一会儿，母亲没有放开他的意思。后来他理解了母亲的想法。在那迫不得已的紧要关头，母亲恐怕是认为即便是露西亚人也不会拿一个幼小的男童怎么样。虽然不能保证，但当时已无他法。所以把一切都托付给了他。而且也只能这么做。

梯凳旁，小夜子仰望顶棚，频频唤道：“鹤姐，现在可以下来啦。”

抬头一看，鹤子还留在阁楼里。似乎是妹妹都说安全了，也怕得不敢下来。母亲助阵也全无效果，正一说明露西亚人已经撤离，这才终于

现了身。

长女鹤子时年十一岁，次女小夜子八岁。凡事斯文稳重的鹤子肤白如雪，容貌气质与“大家闺秀”一词正合。另一边的小夜子肤色黝黑，似在彰显其人的活泼性格，就是个野丫头。鹤子叫妹妹“小夜儿”，叫弟弟“阿正”，小夜子则直呼其名，叫姐姐“鹤姐”，叫弟弟“正一”。此外，她还常跟姐姐弟弟说“叫我小夜就行啦”。说是“小夜儿”“姐姐”“小姐姐”什么的，甜甜腻腻的讨人厌。她似乎对“小夜子”和带“子”字的称呼都不怎么喜欢。如此对照鲜明的两姐妹大概也很罕见。

这两位还有一个共通点，都对弟弟疼爱有加。日本战败，居住满洲的日本国民冒死返乡时，正一深切感受到了两个姐姐对自己的爱有多深。

事实上，战败后的经历对正一来说印象最为鲜明。与父母和姐姐们一起在自家度过的日子已记不得半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严酷旅途中的点点滴滴却有不少留在脑中。唯一值得留念的也就只有同鹤子和小夜子共享的那些甜酸苦辣吧。

话题移至宫木家返乡之前，还须提及残留于正一脑中的第三幕情景。其现实感比机枪扫射的记忆更为稀薄，宛如海市蜃楼，以淡然虚无之姿，始终在他脑中摇曳不定。

伴随着玄关门“嘎吱嘎吱”的开启声，户外的光线突然照进室内。一个背身伫立在三和土[3]上的男子的身影，如同被那光芒吸走一般逝去——

仅此而已。他知道背影是自己的军人父亲。只是，无论如何也涌不起现实感。即使听了姐姐们的话，也不过是更添混乱，正一心中的父亲形象总是被生生划为两半。

鹤子提及父亲会眼里含泪道：“父亲是为国捐躯啊。”

然而，小夜子不同。

“那家伙抛妻弃子，结果送了命。”

说到父亲的事，小夜子总是感情外露。听说她和一个原籍关西，常在满洲的家里出入的商人很亲。满口关西腔似乎也是受他的影响。也许姐姐从那商人身上看到了她心目中的父亲形象。

母亲什么也没说。问及父亲的事，她也只是凄然一笑，始终保持沉默。正一不愿意看母亲那样的表情，不久也就不再打听了。

两位姐姐的话里有一点相同，父亲是个平日里就不顾家的男人。鹤子的理解是为国效劳，小夜子则将其解释为抛弃家庭。至今他仍不清楚，哪个才是真实的父亲。

父亲离家似乎是在那两个露西亚人闯入宅内的数日前。但在正一的记忆里却总是排在第三位。不知为何，他一心以为，父亲消失了所以他们才离开了家。

对弟弟的奇异误解，鹤子是这么想的：

“阿正是想和父亲一起回日本吧，被这个愿望催化后的结果。”

小夜子则是对姐姐的话全盘否定：

“我们才不会追随那个人离家呢。磨磨蹭蹭的话，就会被那些最后关头参战的露西亚人杀掉。”

事实上对他们这些人来说，日本战败以后，被称作“王道乐土”的满洲大地已化为地狱。政府说是武装移民输送来的在乡军人，到各地招募农家的次子和三子集体迁来的分村移民，只有普通的开拓团还不满意，他们还以“满洲开拓青年义勇队”之名将十六至十九岁的青年送入训练所或寄宿学校，其实就在那一刻，此地便已沦为禁忌之地。

无论是学生还是移民，危险常伴左右。而且，原以为是乐土的大地一入冬便冻至零下二十度，开拓艰辛一言难尽。进而，随着战局的恶化，下至十七岁上到四十五岁的男子纷纷被征召。在满洲生活长达十数年，因战败而归国者捧回的唯一物品不过是家人的遗骨或遗发，这样的例子决非罕见。当时，只要能活着踏上日本的土地，就已经欢天喜地了。

正一他们也是如此，辗转抵达归国船出港口附近的收容所之前，当真是艰难困苦连绵不绝。母亲还带着三个孩子，想必十分辛劳。不过，周围与他们相似，身背乳儿、手携幼子的母子很多，所以并非只有宫木家情况特殊。

途中，几度与日本军队擦肩而过。每一次，母亲们都会不住地低下头请求“当兵的大哥，请救救我们吧”，“只救这孩子也行……拜托了”。然而，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回答只有一句——“请努力坚持”。

日军的目的是要迎击突然参战的苏军，只是能从这项任务活下来的又有几人呢？

不只遇到日本士兵。还有……立场各异的势力接二连三地在他们的归途中出现。

最坏的还是露西亚人，虽说这不过是正一的个人印象。总之，从牛马羊、粮食，到贵金属及日用品，那些家伙不由分说就把眼前的东西一抢而光。而且，还对女人欲求旺盛。因此，妙龄女子和年轻已婚妇女都故意弄脏衣服，也不洗脸，导致疥疮和斑疹伤寒蔓延开来。相比露西亚人，中国共产党则军纪严明。求取物品时，也会提出用适当的价格交换。那位只有十来岁而已，穿藏青色棉衣的八路军革命战士的凛然身姿，正一至今都记得真切。

不过对小夜子来说，完全没有区别。即使在长大后说起满洲的事，她也总是啐道军人和战争的残酷。

正一虽然觉得姐姐的意见大体没错，但有一个场景让他不能忘怀。

在没有路的道上走着走着，就见一支日军小分队分乘三辆破卡车，沿视野良好的军用公路行驶，从后边超过了他们。前方能看见无数队伍，军服上沾有泥污的是八路军。卡车一放慢速度，就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兵纵身跳了上去。他接近日本兵时心怀什么想法，已不得而知。但至少看不出有敌意。

不料，有个看起来三十不到的日本兵，突然打了那个中国共产党的

少年兵一巴掌。少年的身后，挤满了他的无数同伴。那个日本兵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正一屏气凝息注视着这一幕，就见那少年兵说了什么。态度十分平和。下一个瞬间，日本兵身子突然一紧，立刻面露愧色，一言不发地取出烟递给对方。少年兵似乎想还说点什么，最终还是微微一笑，摆摆手下了卡车。

那时少年兵对日本兵说了什么，实已无从知晓。但正一想，他的话中肯定含有此意——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年轻一代不必再互相仇视了。

小夜子一定会数落他“说什么天真话呢”。正一在路上倒是见过除了八路军以外的其他势力向逃亡的败军索要金银的事。所以觉得姐姐的一概而论倒有几分道理。但他坚信，至少留存在记忆中的那两位少年不同。

在烈日下行进十分辛苦。即便结伴而行，只要稍稍落后队列，立时脚上的鞋子就会被难民抢去。此外，每次被其他势力叫住，大家就商量着送些礼物。反复多次以后，身上的携带品少了，同伴之间就开始疑心生暗鬼——是不是有人还藏着什么东西吧？

“宫木夫人，你家应该有更多值钱的东西吧。”

母亲不止一次被一个像是同乡的老妇责难过。由于纠缠过甚，小夜子终于怒吼道：“都被露西亚人拿走啦！”

途中若有人死去，年轻人会在地上挖坑掩埋。随即就有难民掘出，顷刻间剥走死者的衣物。此情此景诉说了一个事实——因战争受害的永远都是普遍民众，即使是战胜国的国民。

到了晚上还会坐上货车。每当四周山里闪出机枪扫射的火舌时，就得停车，但用不着走路还是很开心的。只是，车内拥挤不堪，闷热得简直能让人昏死过去，婴儿的啼声接连不断，不是一个能好好休息的处所。尤其是在门的附近和车钩一带，总是飘荡着屎尿的恶臭，让呼吸都困难起来。

总之，离家以后，对正一而言，过于刺激的体验接踵而来。即便如

此，一步步向故国行进的他们，或许还是幸运的。因为别说归国了，还有逃出开拓村之前就被卷入战乱，即便自卫也几乎招募不到男子，因分村移民团团长的一言决定，全村约一百五十口人用炸药集体自尽的例子。当初自夸精锐的关东军此时也悄悄南下，招募开拓民完全成了对他们的补充。许多男子连自己的家人都无法守护就死了。

此外，在艰难到达收容所前，有大量儿童因营养不良导致的衰竭而夭亡。当妈妈的也是。随处可见抱住倒毙的母亲的胸、背、手臂的幼儿。

明天也许就会轮到我……

受到如此恐惧的纠缠。尽管受着母亲和姐姐们的保护，正一始终感到害怕。难怪，懵懂渐开之际，展现在眼前的却是一个被暴力、恐怖、死亡支配的世界。他能保持心智正常，完全得益于姐姐们的付出。

“我们能努力起来，也许是因为有母亲在。”

有一次，小夜子突然这么咕哝道，正一问她是什么意思。

“唔……怎么说好呢？”姐姐侧着头继续道，“那时的母亲好像大彻大悟了一样。露西亚人闯进来，躲到阁楼里的时候也是。我和鹤姐都觉得坏了，母亲却不可思议地冷静，就好像有得救的自信似的……”

话至此处，小夜子少有地支吾起来：“其实啊，从离开满洲的家到抵达日本的期间，母亲……尤其让我害怕得不行。”

如此说来，母亲的样子是有些反常。但是，正一对满洲家中的事没有像样的记忆，所以无法拿日常生活中的母亲做比较。而且，考虑到是在战祸残存的异国他乡，带着三个孩子逃难，多少有那么一点异常言行亦属自然。更何况，小夜子本人也承认，母亲并没做出什么可疑的举动。

“可是，母亲是很怪啊。”

从“怪”的意义上来说，正一其实也有过一段难以释怀的回忆。母亲一边在祈祷孩子们平安无事，另一方面却对离开满洲犹豫不决——好几

次涌出了这样的感觉。话说回来，也不觉得母亲对那方水土特别眷恋。既然如此，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不管怎样，有一点毋庸置疑，宫木家四口能一个不缺地登上归国船，这事近乎奇迹。那时离战争结束已有两年。

归国用货轮的所有空间都被细细分隔，直到船底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终于能回到日本的兴奋，令船内的气氛异常高涨。然而，一旦启航开始漫长的海上旅途，船内立刻显露出阴暗沉郁的气息。因为恶劣的环境和匮乏的伙食，加之关于故国的种种飞短流长，渐渐夺走了人们的希望。

“听说日本被投下新型炸弹，全都毁灭了。”

最为震悚人心的传言是原子弹投放的事。只是，消息极其暧昧，有人说毁灭的是两个地方城市，也有人坚称大半国土都化为了灰烬，无人不忧心故国的安危。

划给正一他们的是最下方船舱的一角。即便是这等场所，想到是自己一家人的生活空间，就不由得能松上一口气。在他看来，这狭长的区域倒比满洲的家更像自己真正的家。

他们和隔壁的佐用一家很快就熟稔起来，想必是缘于亲切感吧，因为母亲很高兴，他们和自己的一位故人名字相同，而且年轻的佐用夫人也是一人带着四个男孩。母亲在方方面面都悉心照料，甚至有几次忍着自己不吃，也要从贫乏的食物中拿出给四个孩子吃的份。

船中也陆续有人死亡。很多是病故，由坐上归国船之前所经受的，而且仍在持续中的严酷环境所致。好不容易登上得以回国的船却又死去的人，该有多遗憾啊。若要说好的方面，那就是船上的亡者均为水葬，所以不必担心死后衣物被扒个精光吧。

然而，海上的死并不只有病故一种。正一偶然中得知，另外还存在着更为可怕的死法。

那天晚上，小夜子带他去甲板上的厕所。就在面对摇晃的便池解完

手，睡眼惺松地出来时——

“啊，不许看！”

突然被姐姐紧紧地抱住了。正一条件反射似的一拧身，瞧见了她不想让自己看到的某物，虽然只是一瞬间。

漆黑的山，比船更高。明明在海上，却有一座黑乎乎的大山突兀地耸立在海面上。面对那黑色的山，一个女人正向前伸出双手。看她的姿态，既像在迎接从海上来的巨大黑山，又像在恳求对方把自己带走，这景象着实奇妙。而且，那山——

“不要看！”小夜子用低沉而又严厉有力的语声呵斥他。

“回去了。好了，快点！”她立刻紧握正一的手用力拉拽，慌慌张张地离开了甲板。

回到船舱的分配区域，小夜子带着一股兴奋劲，跟母亲耳语了几句。母亲静静地听着，不久以同样方式在姐姐耳边低声回话，就见小夜子身子猛地一颤，随后露出悲伤的表情。

自己看到的是什么？正一想问，但当时的气氛让他问不出口。当晚他一夜都没合眼。

翌日午后，小夜子把他拉到空无一人的甲板角落处，说起了前一晚的事。

“我不知道你看到了多少，总之那女人是佐用阿姨。”

“在做什么呢？”

“往海里扔婴儿。”

“哎……”

“母亲说了。阿姨因为营养不良，奶水出不来。”

说起来，最小的宝宝几乎都没哭。也就是说，已衰弱得连哭的力气都没了。因为从妈妈那里得不到充足的母乳。

“以前不是流传过日本被投下新型炸弹的说法吗。阿姨好像跟母亲说过，至少也要让上面几个孩子回到故国。”

“那么，那宝宝……”

小夜子轻轻摇头后告诉他，有大批父母在辗转抵达收容所和归国船之前，就遗弃了自己的孩子。

漆黑如粘汁一样的东西，瞬间充斥了正一的内心。许多父母并不是为了让自己获救而弃子的吧。她们想着就这么带走只枉送孩子的命，才哭着留下孩子的吧。即便如此，孩子仍是被抛弃了，念及彼时彼刻父母和孩子的心情，正一就觉得如坐针毡。他又细品了如今与母亲和姐姐们在一起的幸福。

“对佐用阿姨和男孩子们都得和气相待哦。”

小夜子教诲似的说完这话，正一见她要走，就问了那个比女人更让自己在意的东西：“那座黑色的，奇怪的山是什么？”

“山？”

“就在船的边上……在海上……大大的……黑漆漆的山……”

“正一，海里是不会有山的。”姐姐发出愕然的语声。

“可是，真的有座奇怪的山……”

“日本还在很前面很前面。就算经过了什么岛，也不会在有可能触礁的地方行驶吧。”

“不是岛啦。那个是山……唔，像山一样的……”

“正一，我说你啊——”

“可不能吵架哟！”

这时，一个年长的男子上来搭话，似乎是在他们没注意的时候来的甲板。男子催促正一，让他说说目击到奇异大山的事。正一跳过佐用夫人的事，只说有一座山耸立在海上。

“啊啊，那个是波浪啦。”

“哎？比船还大的？”在正一吃惊前，小夜子率先做出反应。

“可不能小看浪涛。而且船一摇，看上去就比实际的大。”男子的口吻就像告诉孩子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而且又是晚上见到的，就会觉得

更大了。小家伙乘船出海，这是头一次吧。”

正一点了点头，男子笑道：“这样的话，觉得更大也不奇怪啊。”

“呼……就是这样了。”小夜子似已接受，但正一还是无法信服。

“那个大大的波浪，会跟着船一起动？”

“你说什么？”男子微笑着反问。

“一直在船的边上，所以……”

“哎……”

“就像跟着似的，不离船的旁边……”

“这个是波涛接二连三在船的旁边翻卷吧。也就是浪的活动偶然与船行进的方向一致了。”

“不是，大浪没动。像山一样形状不变，保持着那个样子一直贴在船的边上，而且——”

男子脸上已没了笑容，反倒毛骨悚然似的打量正一。因此，正一猛地把下半句咽了回去。而且，山的上方还有一只大眼睛——

“哈……哈哈，你一定是睡迷糊啦。”

男子勉强挤出一声笑，匆忙从两人身前走开了。

“你真的看到了？”

小夜子问得认真，正一也表情严肃地点点头。

“这样啊……”

姐姐就像心里有谱似的，凝神沉思着。

“正一，你以前也见过类似的东西吗？”

“类似的东西……”

“不完全一样也行，就是像这样的怪东西。”

其实见过。对母亲和姐姐都没提过，有好几次走在广袤的大地上，到了傍晚他就会看到一种浑身黑得像炭，头小肚涨手脚细长，如婴儿般大小的东西，在道边的草丛和沟里，深邃森林的入口处，河滩的水边翻滚蠕动。越往前走，见着那东西的频率就越高，同时那东西的数量也增

加了。特别是在战死的士兵和开拓民的尸体旁边，简直可以说必然会出现那东西的身影。在货运火车的车钩暗部瞧见那东西时，正一甚至忍不住背心一凉差点叫出声来。

和盘托出后，一时之间小夜子显出沉思的模样，随后道："总之，不管是母亲还是鹤姐，这些怪事全都得瞒着，知道了吗？"

当然不打算说。其实也没想说给小夜子听。因为总觉得一旦对谁说起，那东西就会立刻察知自己已发现它的存在，正一可不愿这样。

话都挑明到这份上了，说多说少一个样，正一就把这想法告诉了姐姐。

"也许你说得对。"

干脆的肯定，让他一激灵打了个冷战。

不知是否受到那玩意儿的影响，正一的身子突然垮了。其实该说来得太迟了，至今没卧床不起简直令人称奇。就像是呼应他似的，鹤子也病倒了。

从那时起，长姐一点一点地染上了精神疾病。过于苛酷，凄惨的旅途造成的影响，加之如此境况下一心要保护弟弟的勇猛似已反噬其身，使她的心开始渐渐遭受侵蚀。万幸的是，言行中未见有大的变化。因此，外表看来还是以前那个娴静温柔的姐姐。然而，"她的自我"变得越来越稀薄。不断失去"自我"，陷入了无法自主思考事物的状态。

女儿的变化令母亲悲伤，可又觉得她已淡然接受。仿佛母亲最初就已明了，命运该当如此……

大概是心想连鹤子的那一份也要担着，小夜子越发变得性格顽强。一边协助母亲，一边护理姐弟。然而，毕竟是操劳过度了吧，终于连她也倒下了。

也许是受了宫木家的毒害，佐用家的三个孩子也接连病倒。然后佐用夫人也一病不起，正一的母亲就不得不一个人照看所有人。阴森的气氛瞬时笼罩了横跨两个家庭的空间。正一觉得黑暗沉郁的空气中无疑透

出了死亡的气息。

母亲依然不惜减少自己的食物，照顾佐用家的孩子们。然而，起先是佐用家的三子亡故。两天后是次子，四天后是长子相继过世。反倒是宫木家的三人一点点地康复起来。结果两家一明一暗，泾渭分明，直叫人唏嘘不已。

佐用夫人在甲板水葬了捱到最后的长子，她瞧向自家这边的眼神，令正一惊恐莫名。

那天晚上，他突然惊醒，耳边传来奇妙的声音，惺松睡眼移视侧旁，没有一个人。他半撑起身环视四周，只见佐用夫人站在廊下，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这边。如能面[4]一般空无表情的脸庞，只是一味地凝望着他。不久她举起右手，开始缓缓地，反复地召唤他到这里来，到这里来……

犹如冷水从脖颈流入一般，一阵战栗掠过了正一的背脊。然而，他的目光离不开佐用夫人。想着不能看，但视线怎么也无法从她的右手腕挪开。而且，凝视着那徐徐摆动的手掌，其间——

啊，必须去……

他竟被这想法所困，回过神时已然站起身子，摇摇晃晃地迈开了步子。

这时，佐用夫人笑了。不，是看起来在笑。因为她嘴唇两端突然上扬，双颊现出了酒窝。当时的正一，平生第一次见到那明明挂着笑容却只会令人忌讳不已的表情。

讨厌……不想去……

内心拼命抗争，脚却一步步地向前走。“母亲！小夜！鹤子姐姐！”明明在喊却全然不成声。

夫人出了船舱，开始攀爬陡急狭窄的楼梯。正一跟在后面，握着扶手的双手却灌满了力，想勉力站住。然而，眼看要成功时，夫人必会回头。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凝望过来。每一次，两臂的力量都会散失，心里

想不好好跟着的话……

和阿姨一起去……登上甲板……然后……

会怎样，他不知道。只是，非常害怕，总觉得有骇人之极的某物，正等着自己……不，是他们两个人。

不久，他看到了通往甲板的门。夫人打开门固定住，等待他从手底下通过。他心想从那个门出去就完了，但另一方面又觉得便能求得安乐。无论如何，他已没有选择的余地。

“哐啷”……门扉被关闭的重音在他背后阴森地响起。那极其令人厌恶的回响，使人联想到断头台的巨大刀刃落下的瞬间。

正一被推着后背催促着，重新迈开步子。一直低着头所以看不清周围，但知道正在靠近甲板的扶拦。扶拦的另一边是一片漆黑的海面。目标是货轮的一头。自己正朝着与佐用夫人十天前抛婴处相同的地点进发。

“……”

正后方传来了奇妙的声音，也不知是惊呼，恸哭还是欢叫，就在这时佐用夫人的双臂挽住了正一的身体。

“啊……”

这一刹那，他恢复了神智，就像附体之物突然脱落一般。

正一胡乱地挣扎，想解脱对方的双手，但被抱得结结实实无法动弹。于是，他两脚蹬住甲板，即便身后被推也抗拒着不往前去。这一招奏效了。夫人想把他的身子整个抱起，也被他放低重心拼命抵住。

深夜，归国船的甲板上，上演了一出女子与男孩的奇异对决。对正一而言，这实是一场殊死搏斗。

正一持续蹬地，夫人毕竟也累了吧，眼看双臂的气力开始松弛。他心想逃走就在这一刻了。故意让自己的身体也不使劲，然后一下子挣脱，就能逃走。如此盘算的他，正欲悄然准备之际——

才发现那东西就在他们眼前……

那像山一样大而漆黑的东西，从海面陡然耸起。睁开巨大的独眼，一动不动地俯瞰这边。

感觉是这样的，他并没有抬脸确认。心里想着绝不能去看。也许夫人已经面对面地看到了。所以手臂才没了力气——

“正一！”

小夜子的喊声在甲板回响的同时，他一口气挣脱了佐用夫人的双手，旋即如脱兔一般奔向舱门侧的姐姐。瞬间，他想回头看——

“不能看！”

又被姐姐紧紧抱住转身不得。他挣扎着回头时，甲板上已不见佐用夫人的踪影，连同那漆黑如山一样的东西也消失了。

“阿姨呢？”

还用问么。姐姐默默地注视着甲板扶拦的对面，那阴森森翻卷着波浪的漆黑海面。

“看到了？”

正一问的当然是那东西。但这么问会被误解为佐用夫人的最后一刻。念及此节正一刚想更正，小夜子用力握住了他的右手。从门口拉入船内后，一口气沿楼梯下到了船舱。

小夜子也看到了……

然而，她承认这项事实，则是在归国船抵达舞鹤港，自己的双脚已坚实地踏上大地之后。不过，姐姐没看到巨大的独眼。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她似乎认为那只是一个巨大的浪涛。

“那个阿姨精神失常了。”

佐用夫人牺牲婴儿，想跟长子等三人回到日本。不料接连失去了三个孩子。同样卧床不起的隔壁宫木家的孩子们却得以生还。这种反差让她发了疯。姐姐似乎是这么认为的。

正一也基本持相同意见，但觉得不止如此。那东西一定参与其中。在甲板丢弃婴儿的那一刻，抑或是早些时候，夫人已经被海中的魔物附

体了吧。也许三个孩子的死也缘于此。

事情发生的翌日，正一年满六岁。那时小夜子若不出现，他无疑会永远停留在五岁，在大洋中漂流。

几天后的黄昏，“是日本”“看得到日本啦”的呼声瞬间在船内四处奔涌。无人不喜极而泣，但也有数人于故国即在眼前之时陨命。艰辛至此才回到家，却……正一打心底里觉得可怜，不过他决定换种想法，能把遗骨埋在故乡，仅此就比命丧别国，骨朽他乡的同伴强了。

归国者们刚走下栈桥，便欢声雷动。同时就被人墙团团围住。厚生省舞鹤归国援护局的职工则对此加以疏导，将归国者引至援护局。队列走得十分缓慢，那是因为归国者和迎接者都睁大眼睛，互相搜寻亲人吧。不一会儿，欣喜重逢，落泪相拥在一起的母子，兄弟姐妹，夫妇的身影便随处可见。

人群之中，也有好些妇女像举名牌一样举着写有姓名的宽幅纸。仔细一看，名字边上还写着“满洲××部队”“××小队”的字样，或是记有“昭和某年生人，某年从某地入伍”之类的信息。人们常说的“岸壁之母”和“崖壁之妻”们，寻找被征召遣往满洲的儿子或丈夫来了。

“知道××××的消息吗”，“有哪位在××的第××部队待过”，“你知道××××吧”。

她们的声音接连传来。然而无人作答，那些问话就这样缥缈而逝的景况，令正一心痛如绞。最终，她们中间有多少母亲或妻子能与自己的孩子或丈夫相会呢？

离援护局只有数十米之遥。去了那里之后又会怎样，他自是不知。不过此刻，他的心头终于涌起了与母亲和姐姐平安抵达日本的实感。

这时，耳中听到奇妙的呼唤声。这一带，被寻者、寻人者，人山人海人挤人，唤人声此起彼伏。然而，那个声音在其中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呼唤方式明显透着奇异。

左雾大小姐——

不管找的是谁，周围附上敬语喊人的一个也没有。然而却有人呼唤“大小姐”。

正一刚要循声相向之前，母亲猛地站住了。宛如暗夜独行时，突然有人从身后直呼自己的名字一般，吓得浑身一哆嗦……

就在此后，他得知母亲的名字其实叫“左雾”。

注释

1 .满洲，旧时指中国东北一带，清末日俄势力入侵，其称东三省为满洲。

2 .露西亚，日本以前对俄罗斯的称呼。

3 .三和土，由泥土、石灰和水混合夯实而成。因混合了三种材料，故名三和土。文中是指用三和土浇筑而成的“土间”。日本传统民宅中，人们的生活空间分为两部分：高于地面、铺设木板的部分和与地面等高的部分。后者即为土间，通常位于室内与户外的交界处。过去土间是处理家庭内杂务或进行炊事的场所，因此相当宽敞。但在现代民居中，土间变得狭小起来，成为单纯的脱换鞋场地，即我们常说的玄关部分。

4 .能面，日本传统曲艺“能乐”中使用的假面具。常用来形容人面无表情。

第四章

归乡

呼唤母亲的是个五短身材的老头。个子之矮，简直会被误认作孩子。不过，他的肌肉发达，隔着衣服都能看出来。因此，看脸的话已年近七十，但头部以下说是三四十岁也没问题，外貌上的扭曲感实在令人发怵。

“左雾大小姐……”

然而，呼唤母亲名字时的语气却十分温柔。能从中觉出他发自内心的敬意，尊崇，以及些许畏惧之念。

“重藏先生……”

另一边，母亲说出老人的名字，表情稍有困惑。似乎不能理解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倒开始惶恐起来。像是渐渐萌生了警觉心。

“你怎么在这里……”母亲察觉到了什么，“是来接五月夜村的哪个人的吗？”

重藏摇摇头道：“自打听说满洲的归国船会来这个港口，我就一直在等您。您要回来的话势必在此地登陆。”

“这是——”

“是的，龙玺老爷的意思。”

老人如是答道，表情显得十分复杂。迎接到母亲的喜悦之余，似乎又对龙玺其人的指示心存不满。

“是吗。”

“今后您可有安身之所？”

“嗯……”

尽管是肯定的回答，但母亲的口吻中明显含着犹豫。

“恕我失礼，可以的话能否告诉我？”

“我丈夫的老家……”

“这不行！”重藏的脸色一下子严厉起来，“既然如此，还不如回水使家方便，不是吗？不管怎么说，那也是养育了左雾大小姐的娘家啊。”

“唔……”

母亲低下头，沉默地思考着什么。重藏也不再多言，静候母亲做出决断。这时，小夜子上前拉了拉老爷子的上衣袖子。

重藏微微一笑，随即把正一等人带到稍远处，逐个问了名字和年纪。恐怕是不想打扰母亲吧。

小夜子代表三人说了各自的情况，重藏很快就察觉到鹤子的异样。老爷子当时的反应，竟与母亲一般无二。痛心地注视着长姐，却又无可奈何地接受下来。就是这样的感觉。

“追来了呀……”他还小声嘀咕了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重藏的言行着实不可思议，但小夜子似乎更在意母亲老家的事，问老爷子娘家是在何处。

“奈良蛇迂郡的深山里啊，有个叫波美的地方。那里有四个村子，最早开拓的五月夜村就是你们母亲的老家。”

“很远吗？”

“是啊。不过跟满洲比起来，日本可小得多，稍微忍耐一会儿就到啦。”

“父亲的老家在哪里？”

小夜子的再度发问令重藏的脸色骤变。

“京都。只是……去那里……”

估计是想说“到底是吉是凶啊”。老爷子瞥向母亲的眼神里流露出忧虑之色。

“我们也不想去什么父亲的老家。”

小夜子挑明了自己的本意，老爷子一脸震惊。

“也是，毕竟他自己都被断了关系——”话到此处慌忙住了口。

“咦？父亲是被老家扫地出门了？”

“不，不是……”

“所以说，五月夜村还算好的？”

“啊啊，不……对了，你是从哪里学来的关西腔？完全不像是满洲出生的嘛。”

“不去父亲的老家比较好？”

“哎呀，我说了不该说的话。这个……怎么说呢，我的意思是……你们回父亲的老家可能不太方便。”

然而，这番掩饰没有糊弄住小夜子。

“母亲和父亲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唔……我说，小夜子小姐挺精神啊。”重藏一副感佩的样子，颇觉有所依靠似的望着这个年仅十岁的孩子。

“叫小夜就行了，‘小姐’和‘儿’什么的都用不着。”

“哦，哦。真是跟你母亲小时候一模一样啊。”

这话让小夜子都吃了一惊。

“骗人……鹤姐才比较像吧。”

“不是啊。等你慢慢长大了，也一定会像你母亲一样美丽端庄。”

老爷子眼中流露出疼爱自家孙女一般的目光。

“那么，母亲的老家到底啥样啊？”难得害羞的小夜子，故意用粗鲁的语调问道。

“水使神社在五月夜村也是渊源正统的世家。”

“哦？母亲是在神社出生的呀。”

小夜子惊讶地嚷起来，相形之下重藏则是面色沉重语焉不详。不用想也知道，母亲的身世另有隐情。且由此可知，老爷子是面对孩子也没法撒谎的性格。

“不是吗？”

小夜子问个不停，就在重藏百般无奈之际，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让你久等了。对不起，重藏先生，能否护送我们去村子？”

“啊啊，要回家吗？”老爷子露出安心的表情，“是的，我觉得回村子对孩子们更好一些。”

当晚众人在舞鹤住了一夜，翌日一早就赶往京都，换乘火车向奈良进发了。

比起在满洲广袤原野上狂奔的严酷逃亡生活，从没受过空袭的京都出发，前往奈良的旅途宛如梦幻一般。当然，火车十分拥挤，食物状况也很糟糕，但至少不用担心有生命危险。更重要的是，所到之处映入眼帘的日本自然风光，拯救了正一他们荒瘠的心灵。

刚进入奈良盆地，便下火车转乘巴士。翻越几重山岳到了蛇迂郡。从这一带开始，正一渐渐为周围山野与森林的浓烈色调所倾倒。以前只是贪恋大自然的美好绚丽，色泽娇艳，现在则给人一种分外鲜活的感觉。即便同是树木之绿，却又觉得其中潜伏着别的，根源迥异的某物。前边经过的山野，洋溢着能解放自我精神，委身其中的气息。而如今，自己一行人侵入的这片空间，却荡漾着令人不得不心怀警戒，不得不恐惧畏缩的气氛。虽说都是本国的自然风光，其实已截然不同。

正一突然害怕起来。

还未经历变幻融入自然的“某物”，恐怕还残存在此地的山岳、森林与河川中。人类不可侵犯的原始之物，蕴含原始威胁的真实之物，便是这个“某物”。他的本能嗅到了自然奥秘，却也无能为力。毕竟是唯心之物，即使向小夜子吐露，也极难解释清楚。更何况，对方是大自然。人类原本就不可能与之抗衡。

汽车抵达它邑町时，已有马车在那里等着。在车板上摇摇晃晃，继续翻山越岭，这才终于辗转抵达波美地区。

“这地方是波美的最东头，叫青田村。”

旅途中，重藏不只是对母亲温柔体贴，他对正一他们也是照顾有

加。由此，正一也逐渐跟老爷子熟络起来。小夜子从舞鹤港相会那天起，就已经放开了，如今两人对青田村的人们指指点点，谈笑风生。而鹤子也极其自然地接纳了他。

马车行驶在蜿蜒流淌的大河的北侧道路。这条泥土路沿着河走，所以被单纯地称为“川道”。

“这条河叫深通川，给波美的稻谷带来了恩泽之水，可宝贵了。”

听这么一说，他们才发现不止青田村，所经的各个村落都有连片的水田。河的北侧均为田园。从面积来看，稻米产量一定相当可观。

“不过，深通川不光带来恩泽，也会给村子降下灾祸。”

如此接上一句后，重藏讲述了泛滥的河流给各村带来的水灾有多可怕。这是一条关乎波美居民生死的河。

“这也好那也好，都是因为深通川源头的沈深湖里有水魑大人坐镇。”

“水魑大人？”

“啊，就是水神啦。你看，正前方不是有座山吗。那山叫二重山，是波美的山神，山腹里汇聚出一个叫沈深湖的大池子，水魑大人就栖息在那里。”

“这么说，河水是从那边流过来的？”

顺着眼前的这条大河往上游寻去就能抵达山中湖，不只是小夜子，正一也怎么都无法相信。

两人的反应令重藏展颜一笑：“水不是从沈深湖涌出来的。那里有座流升之瀑，逆瀑布上去的话，能走到山里更深的地方。就算源头是岩间流出的一泓清水，到下游也能化作大江，怎么说呢，这就是所谓的水流啊。”

“难不成祭祀水魑大人的就是现在要去的水使神社？”

面对小夜子的询问，重藏默默点头。似乎后悔最初提起了水魑大人的话题，尽管为时已晚。他的顾虑多半是母亲吧。

“那边的是水神塔——”老爷子略显突兀地指着前方的石碑，“祭祀着水天大人和辩才天女之类的水神，还是村界的标志呢。到水神塔跟前为止是青田村，再往前就是佐保村了。”

过了佐保村，下一个是物种村。不过，虽然村名变了，风景却基本相同。每个村子的田园都非常辽阔，连绵不绝。整片种植的无数稻穗迎风飘扬。奇怪的是，明明是初入眼帘的光景，却让人深感怀念。此处已经没有途中感受到的那种出于原始自然的恐惧。也许是正一对于整齐划一，列队成行的水稻怀有亦可称之为“人工自然美”的感慨。

一个长身男子站立在水田的中央。穿着严严实实的西服，看起来就像是在迎接正一他们。然而，男子距离川道有相当的距离。若是在等马车，似乎靠得更近一些才好吧。

不过，这个约莫三十出头的男子，早就在盯着正一他们了。不，不光是视线，他还配合马车的行进，确确实实地调整方向。任谁见了，都会认为是在迎接宫木一家的返乡。

“……”

突然，母亲身子一震，似在屏气凝息。正一转眼看去，见她身子略微前倾，专注地凝视着男子。

“那个人……”

小夜子也发现了，话刚出口，重藏便向赶车人打声招呼。瞬间，马车放缓了速度。以相当于步行的速率，通过了男子身前。这时，母亲缓缓低下头，对方也悄然还礼。

正一回头望去，男子在目送他们。母亲微微垂首的姿势，像是在拼命按捺回头的冲动。小夜子看看男子又看看母亲，想问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因为当前气氛让人难以开口。

然而，坐上马车以后便一言不发的鹤子突然站起身，向远去的男子欢喜地叫道：“父亲！”

重藏慌忙抱住差点坠车的长姐，母亲也劝慰起兴奋不已的女儿，正

一和小夜子则面面相觑。

怎么回事……

鹤子是在满洲出生的。而且，别说这个地方，就连日本也是第一次来。跟刚才的男子恐怕也是初次照面吧。可却叫他父亲……

此时，后知后觉的正一意识到某个事实。无论那名男子是谁，来自何方，都是唯一迎接他们的村民。迄今为止，有在川道擦身而过的，有在田埂或村道上站住观望马车的。但每个人都在一瞥之后就转开了脸。最初以为是乡村人特有的腼腆，但总觉得不对。就像是出于好奇心看上一眼，然后当即后悔，赶紧慌忙挪开了视线。

我们不受欢迎……

这里不是母亲的故乡吗？还是说，因为经过的是青田村，佐保村和物种村，到了母亲出生的村庄就会不同？

“看，已经到五月夜村啦！”

重藏说出了关键的村名。

“最早开拓波美地区的，就是五月夜村的列位先祖。”

大概是想拂去笼罩在马车上的异样气氛，他故意爽朗地大声说道。

正一转身向前，马车正好通过村界的水神塔，进入了波美地区最西端的五月夜村。在深通川南边，即前方的西南侧，能够看见鸟居。

“那个就是水使神社？”

小夜子顺势提问，重藏点头。说起来，青田村、佐保村、物种村的神社都贴着西侧的村界，位于一河之隔的南侧。正一提及此事后——

“亏小少爷还能注意到这个！神社确实都在深通川的南侧。”老爷子感慨之后，介绍起四家神社的事。不过对于关键的水使神社，只说是水魑大人的本宫，同样也是顾忌母亲吧。顺带一提，在深通川南侧沿河而行的道路被称为“参道”。

马车驶过村子一半左右的时候，正一的视线停留在了一片怪异的农田上。只有那里，四周围着一圈木桩，分割出小小的一块地来。木桩之

外，甚至看得到田埂，与其他庄稼地一样也种着水稻。然而，只有那一块地兀突地十分扭曲。

那片小小的土地，孤零零地混杂在广袤的农田里。同为田园，然而彼处明显被异质的气息所笼罩。唯有那片空间成了异界。

为什么会这样呢？

正一觉得不可思议，这时马车开始放慢速度。田园的前面有座桥，似乎是要从那里过。

啊……

马车从川道拐入桥的瞬间，他看见小水田的稻穗中伫立着一个脸蒙布巾，身穿和服的女子。她全身泥污，像在插秧。可是，应该早就过了节气。

那女子究竟是……

正一忍不住从马车上回头张望，发现女子的个头异常矮小。不，根本就没有身高，她的下半身貌似埋在了土里。而且，蒙面的布巾内漆黑一团。并非被太阳晒黑了脸，而是只有乌黑的一片暗影。

正一慌忙转身向前，上臂激起了一阵寒战。总觉得马车渡桥期间，那女子一直在盯视自己，不由得背心一凉。

“怎么了？”小夜子问道，大概是注意到了他的变化。

“没，什么事也没有。”

正一如是回答，重藏也担心地看着他。也许老爷子知道那里是不祥之地。

看到了令人厌恶的东西……

当他受困于抑郁的情绪时，一直行驶于深通川南侧道路的马车转向左侧，不久便停在了水使神社的大鸟居前。

母亲稍作犹豫后，带着正一他们走上了境内的参道。接着进入拜殿，一起做了参拜。

其间，从拜殿深处不断传来涓涓的流水声。倾听这奇异音色的过程

中，正一感受到了涤净心灵的惬意，差点毫无滞殆地陷入熟睡。他知道包裹着自己的阴郁气息，已倏然散去。

然而就在下一刻，正一的脖子一阵发冷。尽管心情舒畅起来，却似有什么不明来历之物拖拖曳曳，正欲从颈后钻入，这异常的厌恶感向他侵袭而来。过于鲜活的感触使得正一发出了“咿咿”的轻呼，急忙用双手猛烈地拍拂颈后。

“正一！”

小夜子大吃一惊，却不知如何是好，一阵手忙脚乱。这时，母亲拉住正一的手，迅速把他带出拜殿，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大概和母亲一样，跟这里的神明合不来。”

“怎么回事？”

小夜子抢在正一之前问道，而母亲则摇头道：“刚才的事要保密。特别是对接下来要见的人……绝对不能对你们的外祖父说起。明白了吗？”

语气平和，但母亲的措辞中含着不容分说的坚定态度。两人也都慌忙起誓守口如瓶。

在第二鸟居等候的重藏，待正一他们回来后，将他们引入了水使家的正房。不知为何，没走正面的玄关，而是迂回从侧门进入。他打开那里的木门，客客气气地朝里头唤了两声。

不一会儿，走来个年轻女佣。不料她认出是重藏之后，突然惊慌失措起来。老爷子托她“请给龙玺老爷传个话”，可不管吩咐了多少遍也毫无用处。不久，大概是听到了喧哗，一个年长女佣露面了。

然而，见到母亲的瞬间，她也大为慌乱。不过，或许是姜还是老的辣，很快她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端坐在地，深深叩首。见她如此应对，年轻女佣轻叫一声，也急忙跪坐施礼，额头都快擦到木板地上了。几近伏地谢罪的姿态让正一和小夜子都是目瞪口呆。

母亲对女佣们的举止不置一词，十分自然地承接下来。虽然轻还一

礼，向年长女佣问候了一声“好久没见了呢”，态度却极为淡漠。

此处，正一他们与重藏分开，被带往别栋的一间屋子。途中，得知年长女子叫“留子”，很久以前就在水使家做工，现在当上了女佣领班。这是留子自己说的。只是，她始终说个不停，直到进入别栋的房间。仿佛沉默一旦降临，哪怕只有片刻，也会觉得恐惧难耐似的。

正一等人在别栋和室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此置而不理，以至于他们打心眼里担心自己是否已被人遗忘。

小夜子没有放过这个机会。由于在舞鹤港时重藏的过度反应，直到现在小夜子还没有问过母亲有关五月夜村和水使神社的具体情况。她极少这么消停，也许是断定时至今日已无大碍，她逐步试探起母亲。

母亲予以回答的问题屈指可数。只说她在刚懂事的年纪，被这家收为了养女。她和养父难以相处，夺门而出地嫁到了京都的宫木家，后来怀上了鹤子，就这么去了满洲，直到今天也没再回过老家。接着——

“那么，母亲是在哪里出生的？”

面对小夜子的问题，母亲一动不动地沉思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她目光凝视着远方，只是答道：“苍龙乡的神神栉村……”

他们还被迫立下誓言，绝不能把这个地名告诉任何人。

“可是，为什么要送给别人家当养女呢？”

到了此时，小夜子已恢复成往常的她。母亲倒也说了一些事，所以她就顺势接着往深了问。

“还有，收养的人家为什么是这个神社？”她连珠炮似的发问。

然而母亲只是寂寥地微微一笑，不打算再说一个字。看母亲那满脸愁容的表情，仿佛是在思考正一他们的未来，而非自己的过去。离开满洲归国时有所迟疑，可能也是母亲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最终被难以抗拒的力量拉回波美之地，五月夜村，水使家的命运。

这时，隔扇突然被粗暴地拉开，进来了一个六十五岁左右的清瘦男人。不只是瘦，而是给人赘肉尽消，历经锤炼的感觉。其锐利的眼神中

也有所体现。光是这么一瞥，正一就忽觉心惊胆战。

男人背对壁龛坐下，母亲随即两手撑席垂首道："久疏问候。"

"是啊。"

男人悠然点头，只是发出沉吟似的声音。相隔十数载的父女重逢，寒暄仅止于此便草草结束。进而，男人也不正眼看女儿，却将视线转向外孙和外孙女，而且主要是鹤子。

"是你的女儿吗？"

"是……"母亲如是回答，不知为何口吻中略带一丝踌躇。

"多大了？"

"长女鹤子十三，次女小夜子十岁，另外长子正一六岁。"

然而，这次不同。母亲仿佛下了重大决心一般，无所顾忌地说出了孩子的名字和年龄，如同像在挑战眼前的这个男人。

男人的表情因瞬时的惊讶而扭曲。此前他面无表情，让人难以接近。正是因此，可知他现在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

"这位是你们的外祖父。"母亲对养父的态度漠不关心，向正一他们介绍外祖父，"侍奉水魑大人的水使神社的宫司，就是你们的外祖父。"

"在这里我就是神。"

惊愕之情还残留脸上，龙玺已然口出不逊之言。正一原以为"这里"是说水使家，后来才明白指的是波美地区。

"初次见面，我是小夜子。"

"噢。"

"您……您好……我是正一。"

正一也连忙问候道，谁知外祖父瞧都没瞧他一眼。依然只是盯着鹤子。

"父亲。"

母亲的唤声终于让龙玺回过神来，他突然恶狠狠地瞪住女儿。

"你……"

“不是的。”

“但是——”

“啊，不用说，我丝毫没有那种念头。”

“……”

刹那间，外祖父脸上呈现出困惑之意。然而，他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原来如此，是这样啊。”

“是的。”

“算啦，姑且好好想想，没了神的庇佑会怎样，你们现在的处境如何，好好掂量一下吧。”

当天晚上，宫木家数月来第一次吃上了正规的晚餐，在气派的桧木浴盆泡完澡，睡进了松松软软的被窝。最初他们被请入的别栋，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的房间。

水使家除了外祖父龙玺外，只有三人。龙玺的妻子汩子，儿子龙三和儿媳八重。显然，在神社做工的，以及留子、重藏等佣人数量更多。

外祖母汩子和丈夫没差几岁，却已经有些痴呆。所以，她是否识得已还乡的母亲，着实叫人心里没底。三十五岁前后的龙三和父亲相反，是个温文尔雅的男人，他对相当于是义姐的母亲，以及正一他们也常显出牵挂之意。年轻十余岁的八重，好像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据说前两任因为生不出孩子，竟被龙玺无情地下了离婚令。

这些情况，都是手段高超的小夜子从重藏或留子那里打听来的。喜爱她的老爷子也就罢了，跟刚见面不久的女佣领班都能熟络起来，让正一吃惊不小。

“舅父好像在龙玺面前抬不起头。”

顺带一提，除去龙三，小夜子对其余三人都是毫不犹豫地直呼其名。

据她所说，龙三和最初的妻子十分美满。但没有孩子。龙玺一

句“养不出继承人的女人就是废物”，于是不敢违逆父亲的他就哭哭啼啼地离了婚。被遣回娘家的夫人伤心过度坏了身子，没多久就病死了。第二任妻子怀是怀上了，却是死胎。龙玺当即下了离婚令。这回龙三终于也反抗了，但被父亲的一声吼断了念头。之后，第二位夫人自杀了。

“太过分了，简直不敢相信！”也难怪小夜子愤慨不已，“为什么母亲和龙玺处不好就离开了家，我也能理解啦。没有血缘关系，不是咱们真正的外祖父真是太好了。”

她莫名厌恶龙玺，而正一则是害怕。话虽如此，其实他们的意见根本就无人理睬。从一开始，外祖父感兴趣的就只有鹤子。

“那家伙看着鹤姐的眼神……不觉得有点瘆人吗？”

正一也有同感，不过内容有所差异。还是孩子的小夜子，敏锐地觉察出外祖父双眸中蕴含的好色之念。这正是年方十岁，但为人老成的小夜子才具备的观察力。而另一边的正一，则认为那淫邪目光的深处，隐藏着更为可怕的企图。不清楚是“什么”。但这“什么”阴森得叫人汗毛直竖。

然而，鹤子本人却满不在乎。从龙玺那里得到漂亮的和服或小礼品时，也显得非常高兴。如果贯以冷静且公平的态度来看，水使家的生活给长姐的精神层面带来了正面影响。只要没意识到外祖父邪恶的视线，只要不具体表现出来，此处绝对是适合她疗养的地方。

不过当时，正一比起外祖父更怕外祖母。龙玺的傲慢、自我为中心、冷漠，汨子一概没有。由于开始痴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本来就欠缺诸如此类的人性一面。

“那么呆的婆婆，有啥好怕的？”

小夜子全然不当回事。她认定龙玺就是万恶之源。当然这是对的。不过，畏惧外祖父是缘于正一本人的性格，相比之下他对外祖母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

“阿正……”

在主屋晦暗的走廊里，冷不防传来一声轻唤。回头看，一个人也没有。刚以为是听错了，却见外祖母正从走廊转角目不转睛地窥视自己，一瞬间背脊就挺直了。

这种事发生过好几回。无数次的相同遭遇，然而绝无可能习以为常。没多久，正一只是在走廊上走动就提心吊胆的。

某日，外祖母忽然现出了全身。由于每日三餐也只有她一人是在自己房间吃，所以见到外祖母的尊容，这还是第一次。自此，正一战战兢兢地跟外祖母说上了话。

“阿正……你是阿正啰。”

正一不太理解“啰”的意思。像是确认“你是阿正吗”，又像是肯定“你是阿正”。而且，外祖母的方言浓重，话很难懂，这种时候通常都是回答一句——

“是，是的……”

外祖母就会说道：“果然是啊。阿正[1]……写成树木的‘松’，加一二的‘一’，松一……”

“哎……”

“好啦，阿正……”

“不，不，不是的。我的名字是‘正确’的‘正’加一，正一。”

“正确……不对吧。你是‘松’加一，松一啊。”

“唔……”

与外祖母的交谈就是这样的南辕北辙。心想也许是有一个很像自己，名字叫“松一”的孩子吧，于是问了重藏，但据他所知波美没有这样一个人。

“阿松，你是三只眼[2]啰。”

“眼睛只有两只啦。”

“呵呵……至少不是一只眼啰。”

简直像谜语一样，但不觉得外祖母知道答案。

“阿松，你要更好地吃饭才行。”

难得说了一句像是外祖母会说的挂念话，谁知——

“身子骨这么贫弱，可当不了侍候水魑大人的觋子[3]哦。”

结果却是一脸认真地说着胡话。听说过去汨子自己就是巫女，可是要考虑候选人，也该是鹤子或小夜子吧。关键是就算正一有这个心，外祖父也不会认可。

即使把外祖母的事告诉小夜子，她也只是拿食指在脑边画圈圈说：“这里有问题，所以别往心里去就行啦。”

然而正一却认为，外祖母并非如大家所说的是痴呆，打个比方的话，就是有一半的身子踏入异界，而那非人的半身有时会突然冒出来。不知为何，这一点面对自己时表现得尤为显著，对此正一已经欣然接受。

“到底是神社，就像极乐世界啊。”

也许是想起了满洲的生活，小夜子常把这话挂在嘴边。极乐世界虽是佛教的概念，但能明白她想说的。在这据说饿死了一千万人的战后乱世，不干活也能衣食无忧，倒算是极乐世界。

不过，小夜子必定会加上这么一句：“可是家业明明这么大，衣服没漂亮的，饭菜又不好吃，别栋也住着不舒服，都是因为龙玺太小气啦。”

事实上，外祖父的守财奴性格，给生活在水使家的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烙下了阴影。

“他可不是一般的小气。拿生不出孩子为由，赶走了龙三舅父的两个前妻，说穿了都是源自这家伙的冷酷无情——不要对自己没用的人。这人肯定是地狱鬼转世。”

正一对她的比喻心有戚戚，同时又想那么外祖母也许就是半妖。

然而意外的是，小夜子和她憎恶的地狱之鬼，正一和他讨厌的异界半妖很快就分开了。因为母亲离开了家。不，准确地说是被龙玺撵走

的。

两人之间是怎样谈的，小夜子和正一都不知情。照例由姐姐去打听，但具体情况母亲一句也没说，只是笑道：“这下就能从外祖父的咒缚中解脱出来啦。”

他们在水使家的别栋仅生活了短短两周。

外祖父为何赶走已然一度接纳的女儿和外孙？是否如他所说的“姑且先好好想想”有关？母亲给出了回答，不合外祖父之意，结果就变成了这样？养父女之间究竟有过怎样一番对话呢？

疑问无穷无尽，但小夜子和正一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如此一来，一家四口就能过上没有外人的日子了。不过，两人忘了一个关键问题。离开水使家，就没了栖身之所。而且，该如何糊口度日呢。转眼间他们就会陷入没有生计的境遇。

小夜子从未像现在这样露出过懊恼之色。也许她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自己多坚强也终究是个孩子。

经过重藏斡旋，四人移居到了建在五月夜村与物种村交界处的简陋小屋。位于从深通川向北稍走几步路的地方，冷冷清清，周围一户人家也没有。不，说起来小屋本身就难以称之为家。当真就只是个能避风雨的陋室。如果说水使家是建于极乐世界的府邸，那么小窝棚看起来就像夺衣婆[4]在三途河上的住所。

“真是抱歉。左雾大小姐，我能做的只有这些……”

老爷子颓然地低下了头，与之相对的母亲则面露开朗的笑容说：“哪儿的话，要没有重藏先生出手相助，现在我们母子四人已经走投无路了。”

“我说了，过不了多久我会再想办法……这短短一段时间里，请你们务必忍耐……”

话虽如此，正一也明白，这事不是身为佣人的他靠各种手段就能解决的。假如龙玺不许女儿和外孙们住在这间小屋，想必很快就会有人暗

中布置。此时的小夜子和正一都隐隐悟到，外祖父在波美地区全域都拥有这样的权势。

小屋附近时不时能见到一个戴着眼镜，名叫“久保”的男人，可谓明证吧。此人经常出入水使家，常与龙玺秘谈。身为五月夜村青年团代表的久保，恐怕就是外祖父的间谍。

从那天起，母亲开始出门做工。走访村里人家，接揽一切杂务。然而，村民们十分冷漠。首先，就是不给母亲活干。偶尔托点事，也不是什么像样的工作，薪金也压得极低。即便如此，母亲还是在村里四处奔走，主动找活，找到就干，一刻不停。只是这些行为全被视作母亲的擅自之举，大家都只愿支付比底薪更低的酬金。

大概是见不得母亲辛劳，不久小夜子也外出打工了。从小学放学后，努力到深夜。因为比起母亲来，她还能多拿到一点活。上小学后，正一也工作了。不知为何，他比母亲和姐姐更有事做。由于他是男孩，最初交给他的就是农活。

清晨五点起床，就钻进大豆地的垄里割杂草。完工时，衣服已被叶子上积聚的露水打得透湿，变得沉甸甸的。急急忙忙吞下早饭上学去。放学后既不玩耍，也不回家，径直赶去侍弄庄稼。到吃晚饭的时候，已是累得精疲力竭。常常右手拿着筷子，左手端着饭碗，就这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晚上，则是打稻草捻绳子编草袋，这是用来装交售米的。田间的劳作异常辛苦。特别是拿平地机平整土地时，常被人吼“不能推得再平一点吗”，可一个孩子怎么也用不圆熟。把手比肩还高，无论如何都使不上劲。他不想哭，但眼泪自然而然地就会从脸颊滚落。村里同样年纪的孩子也无法操作自如，正一更是难以胜任。话虽如此，眼见十多岁左右的少年背着重达数十公斤的米袋，攀上仓库最高处的身姿，他就琢磨自己到那个年纪时能背动同样的袋子吗，感觉绝无可能。果然，农村孩子的身体构造原本就不同啊。

暗中相助三人劳作的是重藏。他与村里人家几乎都有来往，非常了

解各户的情况。他活用这一身份，为了尽可能地让收入丰厚的工作惠顾宫木家，费尽心机。如果没有他，三人能到手的工作量和酬金无疑都会变少。

重藏是少数站在宫木家一边的人。他对母亲的忠诚心要远胜于龙玺。话虽如此，他毕竟长年在水使神社供职。如今也无法违逆龙玺。即使想帮母亲也不好公开行动，此外暗中救济也有限度。他常常叹息自己的无能为力。但母亲一直很感激这位老爷子。

这么一想，他们的关系还真奇妙。随时间与场合不同，时而是主仆，时而是孙女和外祖父，时而是女儿和父亲，时而是妹妹和年岁相差较大的哥哥，时而又像一个女人和倾心于他的男人，关系着实不可思议。

正一干砸了村子的活，或是没派上用场时，常被人背地里骂“外道的孩子啊……”。“孩子”指的是自己，所以“外道”当然是说父母。不，恐怕不是父亲而是母亲吧。

“外道是什么意思？”

问了重藏，他的脸色忽然骤变。然而老爷子的解释却很普通。

“是做下违背人道之事的人，不过在我们这里专指外乡人，所以他们是把小少爷当外乡人看待了吧。”

这时，正一觉得重藏是在掩护母亲，即便是在孩子面前。“外道指的不就是母亲吗？”这句话他怎么也问不出口。于是，代之以其他问题。平时经常吆五喝六的成年壮男，为什么说到“外道的孩子”时，几乎都在嘀嘀咕咕，声音若有若无的，那举止就像是怕让正一听见似的，又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他们对小少爷——”话到一半支吾起来，随后重藏继续道，“……其实对小少爷愧疚啊。所以嘛，小少爷不必往心里去。当它是耳旁风就好。”

“嗯，知道了。”

尽管顺从地点了头，但正一明白重藏本打算说的是“那是因为他们对小少爷怕得很啊”。可是，村里的大人惧怕自己是毫无道理的。如此说来，难道他们从正一的背后看到了母亲的影子，因此才惧怕的吧。所以重藏才语焉不详，搪塞了事？

其实，小夜子也受过这种奇妙的对待。而且，据说在她那边大家更是小心谨慎，就跟挤脓包似的。

“既然如此，最初就别说那种话不就好了！”

姐姐依然彪悍。事实上，她学习工作两不误，有点空闲也会找关系亲密的朋友玩耍。像猴子一样在野山四处乱窜，如河童一般入瀑潭和江河游泳，还常在寺院里玩捉迷藏或躲猫猫。别说交上朋友了，无论怎么做都会受人欺侮的正一，好生羡慕这样的姐姐。

“要硬碰硬地来！得让对方明白，我们这边也不会忍气吞声，是会反击的。起先是会受到疯狂的报复，但只能毫不示弱地硬扛。要让他们见识到我们的骨气！”

“嗯，嗯……可是，母亲的事……”

“啊，他们也说。不过呢，没有人知道详情。全都从祖上父母那里听来的捕风捉影的传言，那么一说罢了。所以，他们不像大人们带有恶意。”

听她这么一说，还真是的。正一再次钦佩起姐姐的头脑。

“不过呢……”此处，小夜子的声调急转而下，“依我看来，母亲有段我们不知道的过去。不愿让我们知道的过去……可能是因为回到了五月夜村，这段过去一点点地复苏，对方方面面产生了影响。”

“以前母亲离家，跟这次又被赶出来，都是因为这段过去？”

“大概是……虽然我不认为只有这一个原因，但总觉得是源头没错。”

关于此事，两人决定不再触及，并达成了共识——等到母亲亲自告诉自己。虽然颇为担心好奇心旺盛的小夜子能否忍住，不过在那之后她

信守了两人的约定。

如此这般，离开水使家之后，正一他们也勉强得以维持生计。只是，问题在于鹤子。虽然也帮忙干些母亲或妹妹带回家做的临工，但恶劣的环境显然给她的精神带来了不良影响。在水使家刚有所好转的病情再度恶化，因此有段时间母亲为此烦恼不已。不过，也没有回到养父篱下的打算。其中似乎有着什么正一他们无法窥知的重大纠葛。

宫木家的生活非常艰苦，但不可思议的是只要没有奢侈欲望，在吃饭方面并不怎么发愁。因为夜间在小屋门外，有人会悄悄地放上瓜果蔬菜。小夜子最初以为是重藏的厚意。但若是他，就会像平常一样拿过来。况且他本人也否认说不是自己。正一认为是村里的一些好心人偷偷送来的，但被姐姐一口否定。

“正一，那种人咱村里一个都没有！”

开始工作后，正一也深切地体会到姐姐所言不虚。

“难不成是水内家的叔叔？”

所谓水内，是指历代在物种村的水内神社任神官一职的家族。如今的宫司是年过八旬的龙吉朗，但事实上，从几年前起就已由四子世路在掌管。顺带一提，他的三个哥哥全都因病去世或战死沙场了。

这个水内世路不是别人，正是正一他们从满洲归来，辗转抵达波美之地，坐马车从青田村去往五月夜村的途中经过物种村时，站在稻田中央迎接他们的那位。

世路也来过水使家，只有一次。在正一全家移居陋室后，便开始频繁露面。每次他都会带来罐头，衣服或日用品之类的小礼物。大家出门上学工作，不在家时，也总会拿点什么过来放上。

“不对，我想不是叔叔。”

“为什么？”

“叔叔拿来的都是村里不太容易到手的罐头之类的保存食品。可晚上放的尽是些村里采摘得到的蔬菜。”

“听你这么一说……”

小夜子敏锐依旧。

“而且呢，好像不是同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

“哎……那么，果然还是村里人……”

断然摇头的小夜子，又一次彻底否定了这个可能。但无论送者何人，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这神秘的馈赠给宫木家带来了帮助。

最初母亲感恩戴德地接受了世路的好意。然而，次数多了，尽是一味地获取，母亲开始过意不去，予以谢绝。

“是我率性而为，请你别放在心上。”

相反，世路好像还嫌不够。不过，察觉母亲是当真于心不安时，就减少了携带礼物前来的次数，从每回都带礼物变为每来几回才带一次。只是他增加了单次拿来的量，所以结果没有变化。

“我想水内叔叔以前一定很喜欢母亲。”

不用小夜子说，正一也意识到了。但并不觉得讨厌。因为世路为人爽朗。

“能够再次见到母亲，好像很开心呢。”

这一点母亲也一样。起早贪黑，工作连轴转的母亲，唯一能舒口气的就是与世路短暂交谈的那一刻吧。

“总觉得母亲好像变年轻了。”

相比在水使家生活的时候，相比刚移居到小窝棚的时候，母亲确实显得容光焕发。

正一他们也对世路的来访大为欢迎。说实话，最初是为了礼物，而世路见孩子们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己带来的食物，也是面露狂喜之色。那笑容看在眼里，正一他们也是心里暖洋洋的。也多亏有他在，才抑止了鹤子精神状态的彻底恶化。

“父亲。”

长姐每这么唤一声，母亲和世路的脸上都会浮起难以言喻的表情。

有时还几度互望对方的脸，然后慌忙别过头去。尽管如此，两人也不加责备，随她高兴。是因为顾虑鹤子的心病，还是出于别的理由，正一自然不知。

尽管每周只有短短的几十分钟，但正一在狭小粗陋的屋中，感受到了拥有父亲般温暖的家庭氛围。能有这番体验，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母亲能跟叔叔结婚就好了。”

然而，小夜子不同。她看得更加长远。

“叔叔的夫人几年前病死了吧。我们家的那个是战死，所以没有任何阻碍。”

战死的“我们家的那个”指的是正一他们的父亲。

“叔叔有个儿子，他不也需要母亲吗。”

世路有个十一岁的名叫“芥路”的孩子。他曾讲过，自己是芥川龙之介的忠实读者，所以给孩子取了这个名。

芥路只来过一次陋室，由父亲带着。是个皮肤白净，老实巴交的少年，相貌端正像他的父亲。母亲虽多方攀谈，但也许是因为害羞不怎么说话。所以，他想要母亲什么的，只是姐姐个人的独断解读。

回过神时，个性略显畏缩的芥路却已跟正一他们打成一片。鹤子也难得地加入进来，由此正一觉得孩子们之间决非不投缘。

意外的是，问题出在关键人物母亲的身上。

“听着像是我多事，能不能让我来提供住处呢？”

第一次来小屋时，世路提出建议，结果遭到母亲拒绝。此后也提过很多次，但母亲总是摇头。

世路的措辞不是断定句，阐述个人意见时候也会征询对方意愿。只有那一次，他坚定不移地说：“希望由我来照顾你和孩子们。”

当时也是巧了，正一他们就在小屋外面。然后，只有正一听到了世路的这句话，以及母亲接下来的回答：

“谢谢你。但是这样的话，水内神社就会覆灭。”

正一不懂“覆灭”的意思，就去问了姐姐，说是指崩坏或毁灭。小夜子问他为什么问这个，他就把刚才的对话告诉了姐姐。

“正一大笨蛋！为什么不早说！”

小夜子急忙贴紧小屋的外壁，竖起耳朵听里面的动静，但两人的交谈好像已经结束了。

从这天起，小夜子常常逮着机会就找母亲说世路的事。

“如果是那样的父亲，我们也很想要呢。”

有时还会说出非常露骨的话。然而，母亲只是报以寂寥微笑，一句不答。

“奇怪啊……我觉得这不是水内叔叔的单相思，母亲这边也是一样的心思。”

正一也有所察觉，正如小夜子推测的那样。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拒绝呢。而且，理由也未免太奇怪了。

不久，母亲开始委婉地回避世路的来访。只是对世路毫无作用，他仍是频繁地上门。原本可见面的机会就少，对方只能在来访次数上做文章。世路就是这么盘算的吧。

此后又有一次交谈，这回被小夜子偶然偷听到了。

“你是水内神社的继承人。出入这种地方，会落下流言蜚语……不，两个村的村民已经开始说各种闲话了。”

“村里人，向来就是这样。我不在意的。”

“这不只是你个人的问题。”

“那时我也这么想，但是我错了。”

“……”

“代价就是，我失去了你，左雾。同样的错误我不想再犯第二次。”

“很高兴你有这份心。可是……与全村人为敌后，你打算怎么生活下去？”

“这个嘛——”

“而且，这问题恐怕不是一个物种村就能解决的。你一定会被整个波美地区彻底孤立。芥路君该如何是好？”

“那你的孩子呢？你自己呢？”

“我们没问题的。村里人又没跟我们完全断绝往来。”

“谁说的，差不多就是——”

“而且，我们其实很坚强，出乎你的意料。”

“左雾……”

“你应该明白的。当时也好，现在也罢，不可能的事终究是不可能的……”

打那以后，世路略微来得少了。事实上，当时关于世路和母亲的恶语流言甚至还传入了正一他们耳中。小夜子不露声色地向重藏刺探情况，方知在物种村里已渐渐酿成重大问题。

“不过，叔叔来得少了不是因为这个。”

“是因为母亲？”

“嗯。知道母亲决心已定，所以……”

“会不会就这样以后不来了？”

“谁知道呢……希望叔叔再努力一把，不过情况好像很复杂啊。”

那段时间，但凡两人独处，小夜子和正一就会一个劲地说母亲和世路的事。

“可以肯定，原因不在于我们是从满洲回来的归国者。”

“问题出在更早以前的事情上啊。”

“就是母亲在水使神社……和水内叔叔情投意合的时候……”

“因为什么分开的？”

“我想一定是被拆散的……被那个龙玺。”

小夜子所料不差。这点她从重藏那里得到了证实。只是无论怎么逼问，对方坚决不肯说明理由。

“因为龙玺老爷觉得水内家的人不好。”

正一能看破的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内部必有更深层的原因。内心很想知道，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还是不知道为妙。因为他有预感，要是知道了自己会无比后悔。

既然母亲不愿说……

或许就不该惊扰她。主动刺探的行为，岂非愚不可及？

直到母亲想对我们说为止……

不该向任何人打听，无论是重藏还是水内世路。强行这么做只会让母亲悲伤。

正一如实道出自己感想。小夜子似有不满，但同意在母亲不愿坦白的期间尊重她的想法。姐姐当然也不愿令母亲徒增苦楚。最终两人决定暂观其变直至时机到来。

然而，这机会永远没能到来。

藏于心中的情衷还未及向孩子们诉说，母亲便溘然长逝了。

注释

1 .阿正，原文并非汉字，而是平假名的“しょうちゃん”，为“正一”的昵称读法。松一的“松”在日文中与“正”均可音读为“しょう”。

2 .三只眼，原文是“三つ目”，既有“三只眼”的意思，也有“第三个”的意思。下文的“一只眼”亦同。此处正一取的是前一种意思。

3 .觋子，是祭祀神，以及侍奉神的人，女性称“巫”，男性称“觋”。

4 .夺衣婆，据说是守在三途河对岸的老太婆，传说中夺取罪人衣服的恶鬼。

第五章

刀城言耶访波美之地

从京都驶向奈良的火车上，祖父江偲始终情绪高涨。

“这次要一直和老师在一起啦。”

原因之一是她如愿陪同刀城言耶同赴民俗采风之旅。

“乌前辈不能来真是太遗憾了。”

孤身留守京都的阿武隈川乌，在开往奈良的火车发车站上怨怼地送别两人，则是原因之二。

当然，阿武隈川当初也是满心想去，所以才会在咖啡馆说了一大堆水魑大人的事。然而，在集合地点现身的他全无精神，只是没好气地说了句“我不方便”，就取消了行程。

“哎？怎么会……”

与颇为遗憾的口吻相反，转眼间祖父江偲的脸上就乐开了花。阿武隈川沉着脸看她，言耶则陷入了顾此失彼的窘境。

“不过，能让乌前辈抑制住自我欲念的‘不方便’，到底是什么呢？”

火车启动以后，阿武隈川的身影从视线中彻底消失。最初只是觉着高兴的祖父江偲，似乎也开始关心起那个“不方便”来了。

“大概是神社的事。”

言耶淡然答道，其实很久以前他就对阿武隈川抱有怀疑。即言耶推测阿武隈川家有一个让他抬不起头来的人物。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到旁若无人的家伙，只对那人的话绝不敢违逆。言耶直觉，那人既非父亲也非母亲，倒像是外祖母。恐怕这次也是，外祖母对欢天喜地正要出门的他说了什么。可能就是关于神社的事。

“别老是到处乱窜，至少在家的时候给我干点神社的正事！”

被外祖母这么一顿训，所以才哭哭啼啼断了去波美的念头吧。想归想，言耶没把他的假说告诉祖父江偲。倘若是事实，这也许就是阿武隈

川唯一的弱点。提示给她的结果难以判断，最后决定暂且不说，这倒不是出于什么武士道精神。

黑哥也是难啊。

作为醉心于民俗采风的同行，言耶很同情他。不过另一方面，当听说他不参加波美之旅时，说实话心里松了口气。再怎么安宁的土地，只要有阿武隈川在就会出乱子。不，是他捅乱子。而且，给他善后的又都是言耶。从学生时代起有过好多次类似的经历，所以对于这次同行言耶是坐立不安。自己对水魑大人感兴趣，所以为了让他开口也只好妥协。的确有种临出发时得救了的感觉。

不过，那东西是什么呀……

道别时，阿武隈川突然递了个竹筒给言耶。

“是饯别礼吗？”言耶心存疑虑就问了一句。

“凭什么我一定要给你饯别礼？”

“可不是嘛。”

“好了，你拿着吧。也许有用。”

竹筒一头的断面上有开孔，塞了个木片栓。里面好像装着液体，就像年代久远的水壶。

那个可能是……

正在言耶思考收进包里的竹筒到底是什么时——

“啊，应该在京都买好站台便当的！”坐在对面的祖父江偲发出了冒失的叫声。

对啦，还有问题没解决呢……

看着祖父江偲活蹦乱跳的样子，言耶偷偷叹了口气。作为编辑，祖父江偲很优秀，言耶也受了她很多方面的照顾。但是，言耶过去好几次因她的缘故，被抛入了奇案怪案的旋涡。祖父江偲说言耶被卷进案子的概率惊人，却一点也没意识到概率提升的原因之一就是她自己。

不过，比起黑哥来……

倒不担心她会惹出乱七八糟的麻烦。感觉是这样的，言耶竟忍不住怀疑起自己的判断。

“祖父江小姐，现在就兴奋过头的话，后半程可就坚持不住啦。”

“没关系。我会好好照顾老师的！”

然而，火车抵达奈良站后，两人一刻不停地坐上巴士翻山越岭辗转来到了蛇迁郡它邑町，当祖父江偲被告知接下来要转乘水利合作社派来接人的车时，就立马叫起苦来。

“这也太急行军了吧……早知如此该在奈良住一晚的。”

“明明天色尚早。再说，水魑大人之仪就在明天上午举行，所以——”

“人家明明生在大阪，却连大佛也没好好看上一眼。”

“啊？不，大佛什么的——”

“现在要不要回去？”

“我说祖父江小姐——”

两人对话驴唇不对马嘴，此时有人客气地上前来搭话了。

“是阿武隈川老师吗？”

言耶回头，就见一个穿着齐整的西装，四十岁出头，相貌端正的高个男子站在身后。

“啊啊。我们是阿武隈川乌这边的人。您是从波美来的吗？”

只听阿武隈川说过，四家神社中的某个人会开车到它邑町的巴士站。至于参观水魑大人之仪的事宜，已获得波美水利合作社的特别许可。这多亏了阿武隈川本家神社的威望。

“我是物种村水内神社的水内世路，谨代表波美水利合作社来迎接各位。”

“不好意思劳您费心了。非常感谢。其实，阿武隈川他——”

“这次蒙诸位应允我等甚为无理之要求，真是感激不尽。我是刀城言耶老师的责任编辑，身属东京一家名为怪想舍的出版社，名叫祖父江

偲。”

言耶一边叙礼，一边正要解释阿武隈川之事，这时祖父江偲突然介绍起了言耶和她自己。

“唔……刀城言耶老师和编辑祖父江偲……”

世路理所当然地似有些不知所措，怔怔发呆。

“是。阿武隈川老师因为有急事来不了，就拜求他本人置以全盘信任的刀城言耶老师，请他务必代自己前往。所以尽管忙得不可开交，刀城老师还是应允，一口应承了下来。”

“啊，是这样的情况啊……”

“恕我直言，刀城言耶先生在民俗学方面的造诣可比阿武隈川老师深多了，而且民俗采风的经验也很丰富，正适合这样的场合！”

“刀城老师也是民间的民俗学者吗？”

“不不，老师的本行是作家。作品多采用民俗学方面的题材，因为有此偏好，所以像这样只要有机会，就会竭尽所能地前去观摩珍贵的仪式。”

“是这样啊。那我真是失礼了。”世路向言耶再度寒暄后说道，“不过，由刀城老师这样的人物代阿武隈川老师大驾光临，真是太好了。阿武隈川老师提过要带两个还在修行的助手过来，说他们是一点也派不上用场的废物，帮不上什么忙的半吊子，所以我就在想要是那两位的话可怎么办哟……”

大概是真的松了口气，话至末尾措辞也不怎么拘礼了。

“请等一下！”祖父江偲间不容发地问道，“那个……阿武隈川是这么说的吗？”

“对。确实说的是‘两个助手’……”

“哦，是这样啊。”

听着祖父江偲阴森回荡的语声，言耶再三叮嘱自己，从波美回来的归途上，切不可与她一起去拜访京都的阿武隈川。

“不光是刀城老师，连祖父江小姐这样的美女编辑都请到了，我等前来迎接也算是没白跑一趟。”

“哎呀呀，哪里哪里……”

祖父江偲态度骤变。话又出自美男子世路之口，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身为女性，却能这般陪同作家老师行走四方，您自己是否也会做些采访？”

“不，不一定。只是刀城老师情况特殊。老师说了，如果没有和他心有灵犀的我跟在身边，就什么也做不成啊。没错，我就相当于是老师的经纪人。另外还是侦探助手，有时也是监护人什么的。自从我当上老师的责任编辑——”

蹬鼻子上脸的祖父江偲开始失控，于是言耶慌忙改换了话题。

“明天就是仪式，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从迎接我们开始，可要给你们添不少麻烦了。”

“不不，哪里的话。”

这时，世路似乎意识到还有重要的礼节未行。

“原本水使神社的宫司会来迎接，但他还有明天的准备要做，就由我当代理，虽然觉得很失礼——”

世路的斜后方，站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脸上浮满了讥诮的笑容。看他的眼睛，像是在说——就算没有仪式的准备工作，水使神社的宫司也不可能前来相迎。

与世路全然不同的感觉，却也俊朗异常。能够察觉到那微笑带着一丝阴翳，就像电影里的个性派男星。只是身高不够，外貌方面略有缺失。旁边又有身材修长的世路，所以更显出他的个子矮小。

大概是注意到了言耶的视线，世路突然背过身去。

“他是佐保村水庭神社的水庭游魔。”

水内神社与水庭神社的现任宫司是龙吉朗和流虎，鉴于此项事实，

波美水利合作社这次为迎接言耶等人，派出的是第二大和第三大神社各自的继任者。

当然，如此待遇并未让言耶感觉不快。不过，自己是否真受欢迎，抑或是不速之客，对方的迎接态度也是摸清这一点的标志之一。如今，很难通过对方的态度做出判断。

“水魑大人之仪有趣的话，就能当小说的题材？”

游魔冷不防地用生硬的口吻问道。

“是啊。不过，也不会照原样写下来。从此处展开构思，进行各种润色，所以等看到完成品时，可能已大不相同。”

“哦，是这样啊。”

附和的人是世路。大概是觉得游魔言语无礼。然而，游魔本人却满不在乎。

“那如果发生的是可怕到无法修改的案子，就只能照实写喽？唔，会落入非解开谜团不可的情况吧。”

“好了，游魔君，这就出发吧。请车上坐。”

世路拍拍游魔的肩头催促一声后，为言耶和祖父江偲打开了后车座的门。

“老师，刚才水庭游魔先生的话，说的是去世的水使龙一先生吗？”坐上车后，只有两人的时候，祖父江偲低声问道。

“只能这么认为——”

“然后呢？”

“也可以理解成是在预示今后将要发生的案子。”

“哎……不会吧——”

这时，游魔坐进了驾驶室，车很快就驶离了它邑町。

在乡间的道路上行驶片刻后，车开始进入深山。一转眼，从车窗望见的风景就已变为郁郁葱葱的茂密树林。

副驾驶席上的水内世路朝后半转身，不停地找言耶等人攀谈。似乎

是因为水庭游魔一声不吭，更让他觉得自己必须陪着对方。

或许是自称言耶经纪人的缘故吧，祖父江偲应答十分认真。被誉为美女编辑或许也起了些作用，她挺直腰杆，看起来又像在扮演一个颇有才干的女性，不禁令人会心一笑。然而，伴随着蜿蜒蛇行的山道，车内嘎吱嘎吱地不断左摇右晃，其间祖父江偲的话渐渐少了。不一会儿她就靠上了言耶的肩膀，接着，几乎瘫倒在他的膝头“人家，已经不行了。不成了……”

“喂喂，没问题吗，祖父江小姐？”

“啊，是晕车了吗？”

世路喊停车，可游魔却说没有用，毫无仁慈心地继续开着车。

“这种时候，别平躺着比较好。”

言耶将祖父江偲的身子推回，想让她的身体倚靠在车门上。这当然是为她着想，哪知——

“老师……大恶魔……”竟被嘟囔了这么一句。

瞬间，车内鸦雀无声。这回世路也几乎不再说话，想是出于对祖父江偲的顾忌。

“车开得很棒啊。”

言耶向前方的游魔搭话。虽说是因为已习以为常，但他操纵方向盘的技艺足可登堂入室。看似粗暴，却给人奇妙的安心感。不知为何，就觉得只要交给他就能平安无事地翻过山岭。

“游魔君喜欢摆弄机械。”回答的人是世路。

“波美地区的产业以种稻为主，所以就有了番水制度——啊，这部分情况您已经……”

“是的，从阿武隈川那里听说了。”

“既然如此，我想您也知道樋门的事，游魔君啊，正在考虑能不能把那个更进一步机械化。”

“能配合番水自动流出水来的话可就方便啦。”

“虽然水利合作社的头——那些宫司们声称，按以前的方法就足够了……”

看来，五十至八十多岁的宫司水使龙玺、水内龙吉朗、水庭流虎、水分辰卅，与他们三四十岁左右的儿子们之间，存在着各种争执。

“世路先生和游魔先生都会继承现在的宫司之位吗？”

“会的。水使神社将由次子龙三继任。我家水内神社的继承人原是长子龙壱朗，可是他战死了。次子龙次朗也是战死，三子龙三朗向来体弱多病，征兵体检也没能通过，就那样在战时病亡……”

“接连失去了兄长啊。”

“在当时，这也不是什么特别罕见的事……所以，水内神社就由本不在顺位中的四子我继承。水庭神社也是，长子和次子死于战场。所以战后就认了游魔君做养子。”

“原来如此。”

“至于水分神社，因为辰卅宫司不过五十来岁，还未提及这些事。宫司没有嫡子，所以我想他迟早会把侄儿收为养子。”

听着世路的话，言耶想虽然同为宫司，但水分辰卅也许尚属后辈。

“明明没能刮起神风——”游魔突然开口道，“我却偏偏成了神社的养子，竟要当那个侍奉神明的宫司，这世界还真是叫人看不懂。”

语气依然讥诮，但并未让人感到不快。相反，言耶却对他的虚无态度产生了兴趣。

“是说太平洋战争中本应刮起的神风吗？”

“‘二战’时，游魔君曾在海军工程学校就读。”

回答的又是世路，游魔则补充道：

“是特攻队的幸存者。不对不对，是还没到那个程度的稚嫩练习生。”

“特攻队什么的，是驾驶战斗机的吧？”

祖父江偲意外地也加入了对话。

“祖父江小姐，你没事吧。”

言耶关切地问了一句，可祖父江偲却一脸气哼哼地不予理会，多半是还在生他刚才的气。

“开战斗机撞毁敌舰的神风特攻队，是挺有名的。”游魔顺势解释道，“陆海空都是有特攻队。好吧，神风特攻队看起来最光鲜，所以受人关注也是没办法的事。可是，身为编辑，你竟然不知道其他特攻队的事？”

“不知道。”

“呼……干脆承认倒也好。”

原以为游魔会显露不快，不料他似乎来了兴致。

“同样是撞机，还有一种叫‘剑’的战斗机。这机子啊，起飞的同时轮子就掉了。换言之，就是专门用来撞机的飞机，由于无法再着陆，所以只能冲向敌人。然后有一种叫‘樱花’的。这东西是让人坐在炸弹里，然后安进战斗机的肚子，靠近敌人就投下去。”

“为什么人要坐在炸弹里？”

“单是扔下炸弹，不一定击得中敌人。但是，如果有人来操纵这个炸弹会怎么样？”

“啊……”

“这个的海军版叫‘回天’。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人体鱼雷啦。”

“啊……”

游魔继续向无言以对的祖父江偲做进一步说明。只是，相比先前给人悠然自得之感的口吻，从此处开始他的语气突然沉重起来。

“是啊，不光是神风特攻队，剑也好，樱花也好，回天也好，至少还算风光。”

“风光……这种事……”

不理会发出反驳的祖父江偲，游魔继续说道：

“你知道伏龙特攻队吗？”

“不知道。”

祖父江偲摇摇头，向言耶那边瞧了一眼。于是——

“就是装备有潜水服和压缩空气罐的水中特攻队吧。”

“不愧是被称为老师的人呢。”

“游魔先生是那个特攻队的候补人员？”

“嗯……”似低吟又似叹息的附和过后，游魔继续道，“看这位女编辑不知道的样子，我就做个说明吧，正如那边的老师所言，穿上潜水服背上压缩空气罐的队员，手拿二米长，前端装着水雷的棒子，大约十几号人就以这样的状态在水里待机。所以个子矮小的我也能当上候补员。顺便说一句，潜水装备体积很大，而且身上和脚上还要附加重物。所以啊，每次训练都会产生一种沉入海底就再也浮不上来的，无比郁闷的情绪。在实战中就这样待机，静等敌船到头顶来，把棒子戳向船底，引爆水雷击沉敌人。伏龙特攻队的任务就是这样。”

“在陆军里，有让人抱着地雷冲击敌军战车履带的特攻队，叫肉搏攻击队。”

言耶举出其他例子，正欲向祖父江偲解说之际——

“够了。”游魔语声清晰地否定道，“我不想对其他特攻队说三道四。大家豁出自己的性命，白白地去送死，从这层意义来讲哪个都一样。但是呢，没有比伏龙更不起眼，更痛苦，更凄惨的自杀行为。在自己身上加重物，只是一动不动地在水里等敌人的登陆舰到头顶来。不能像其他特攻队一样自己冲过去，身姿也不会被其他队员看到。哪有这么悲惨的特攻队？而且，像我一样的候补队员，在训练中因为气罐事故死了一个又一个……死得毫无价值啊。”

车内再次沉寂下来。比先前的寂静沉重得多的空气笼罩此间。言耶想着必须说些什么转换气氛时——

“还好，据说是没赶上实战……只是，这么一来，那些训练中的事故死亡就显得越发可笑了。”与之前判若两人，游魔以压抑着情感的淡

然口吻说道。

随后他又低声吐出一句“我能活着回来，果然是拜名字所赐啊。”

“此话怎讲？”言耶探问理由。

“这一带从前就有故意给孩子取不祥的名字，反以此来祛除灾难的风俗。我也是，本来该把‘坂本竜马’的‘竜’变一变，取名叫‘龍马’的，听说是外祖父改成了现在的汉字。”

“您是在这里出生的？”言耶谨慎地问道，同时心想明明是养子嘛。

“嗯。不过出生以后就跟母亲一起离开了村子。”

似乎有什么隐情。不过，这是个人隐私，而且言耶感同身受地明白世路比游魔本人更想转换话题，所以也不好再行追究。

“不过游魔君，‘游’字含有游泳之意，所以作为祭祀水神的神社继承人，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不是吗。”

果不其然，世路回到了名字的话题上。

“话虽如此，但是世路先生，下面的字可是‘魔’啊。这就没什么说服力了。通常不会在自家孩子身上用‘魔’这种字吧。”游魔觉着好笑似的回嘴道。就在车内的沉闷气息稍有缓和之际——

“所以，我和龙三君正在考虑，要不要请游魔君利用他在海军工程学校时的经验，解决波美的水利问题。”世路略显突兀地勉强做出总结，此时最后一座山也快翻过去了。马上就要抵达波美之地。

不久山道平坦起来，眼前风光一览无余，接着前方出现了一架马车。没有顶蓬，呈长方形的巨大箱式马车颇为简朴。车旁站着一个矮小得让人吃惊的老人。只是，远远望去也能看出，他的体格十分健壮，与其短小身材并不协调。

车在马车前停住，言耶和祖父江偲一下车，老人便直直凝视两人的脸，然后深深施了一礼。世路当即做了引见。

“这位是长年在水使神社奉职的重藏先生。与家父龙吉朗一样，是波美地区的活字典。”

“没有的事。说我跟龙吉朗宫司一样什么的，可是要遭天遣的。”

“好啦好啦……”世路劝慰着严词否认的重藏，又介绍了言耶等人。

“来我们这么远的地方，很是辛苦吧。好了，请上车。”

“给您添麻烦了。还请多多关照。”

言耶叙完礼正要坐入马车，祖父江偲的脸上现出了莫名的不安表情。

“从这里到村子，不能开车吗？这路不是马车就没法走吗？”

“不是的，青田村的话，就在那边。”

“哎？”

“战后，五月夜村也通汽车了，不过他们说沿深通川的川道走的话，还是马车比较好——”

“哪个说的？”

“那个……是我……”

世路惶恐地上前，然而见到祖父江偲的脸又道：

“不不，也不全是我的意见。是阿武隈川老师说，好不容易来一次，想看看深通川和樋门，所以……不过，还是就这样用车送你们去比较——”

“不，就坐马车吧。”赶在祖父江偲回应前言耶即刻答复。

“而且祖父江小姐还是在马车上吹吹风比较好，想必还能治好她的晕车症。”

“这个嘛……好吧……也许吧……”

算是接受现实了吧，在言耶的催促下祖父江偲也上了马车。世路背向坐在前部，言耶和祖父江偲则面对行进方向坐在后部。游魔仍旧开他的车。

“好了吗？那出发喽。”

重藏从驭手座招呼一声，仅是轻轻一甩缰绳便启动了马车。

“真是心旷神怡啊。”

一走入所谓的“川道”，言耶故意地做了个夸张的深呼吸，瞬间就被高高扬起的尘土包围了。

“对不起。河的水位再高点的话，空气真的会很清爽。可是旱到这个程度，就是这样子了。”

世路之所以频频致歉，是因为祖父江偲“吭吭”地咳得厉害。然而她那怨怼的眼神，毫不含糊地指向了言耶。

“但是，比坐汽车要——”话到一半言耶支吾起来。

伴随着蜿蜒折行的深通川，土道也是七拐八弯。马车就在上面行进，所以车内的颠簸也是非同小可。可能更甚于刚才乘坐汽车走的盘山路。

行驶片刻，从后方传来喇叭声。回头只见游魔的车转眼就超过了马车。飞扬着漫天的尘土，瞬间远去。

又一次咳嗽起来的祖父江偲，恋恋不舍似的注视着汽车。

“这、这一带，啊，是青田村吗？”望着在右手边蔓延开去的田地，言耶叫道。

“是的。其实哪个村都一样，全都是这副光景……啊，那边能看到的那个是水分神社。”

往世路手指的另一侧——左侧定睛一看，就在离深通川不远的地方瞧见了鸟居。

“这么近的话，发大水时最先受灾的不就是神社了吗？”

“不，神社建在一个比看上去要高的高地上，所以没问题的。”

听这么一说才发现，相比平坦的北侧，河的南面是一片似从山麓延伸而来的，稍稍隆起的土地。不怎么适合开拓村庄。

马车接近神社，设于河沿的樋门便出现了。樋门旁有座石碑，一名男子正在热心地参拜。

“那里的人是……请等一下！”

世路向重藏招呼一声，马车就在前面停下，向那男子的身侧走去，

不一会儿两人一起走了过来，并做了介绍。

“这位是水分神社的辰卅宫司。”

二十三年前被水魑大人之口吞噬的辰男的长子。他是四家神社中年纪最轻的宫司，且与下一代的世路等人辈分相近的，即是此人。

然而，辰卅对世路并未显出亲昵之态，只是向言耶和祖父江偲殷情寒暄后，立刻坐进了马车。

“刚才宫司参拜的石碑是水神塔吗？”言耶向自己身前就坐的辰卅发问。

“嗯，一直供奉在樋门旁边。”

“各个村的樋门附近都祭祀有水神塔。不过水神塔的历史更悠久……”世路从旁插话，给少言寡语的辰卅做补充说明。

“是为了供奉在洪灾中死去的人吗？”

“也有这个作用，不过原本是村界的标志。当然现在一样有效。”

“原来如此。”

“所以说，现在马车已经进了佐保村。”

倘若无人指出，怎么也不会发现已移至别村。正如世路所言，无论到哪里，都是连绵不绝的相同景色。换言之，这或许就是一项证据，证明此地富有广阔的农田。

没过多久，这次是水庭神社的鸟居从左前方迫来。就在背身而坐的世路告知此事之时，此前始终一言不发的辰卅，突然盯住言耶的脸。

“听水庭的游魔说……你……是侦探？”

“哎……”

“听他说，在一个叫什么来着的杂志上，看到过关于你的报道。”

“什么样的杂志？”

“不知道。”

自己抛出的话题，态度却是大大咧咧，但言耶还是和蔼可亲地问道：

“里面写了我的事是吧？”

“嗯，他是这么说的。”

“写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到这里那里的乡下，就一头扎进跟那些地方上的传说牵扯不清的恐怖杀人案，好管闲事地搞侦查——”

“老师！肯定是《猎奇人》啦！”自坐上马车就没吭过一声的祖父江偲突然叫道。

“宫司先生，那种杂志的报道，基本上都是编造的。”随后她的视线对着辰卅，热心地解释起来，“刀城老师在造访的地方上遭遇奇妙而不可思议的案子是事实，完美地解决案件也是真的。不过，到那些地方去的目的是民俗采风，也是工作。介入偶然被牵扯进去的案子，大部分是为了帮助曾经照顾过自己的人。《猎奇人》极尽煽情地大书特书，把老师当杂耍的取乐，那是一本低级透顶的杂志——”

祖父江偲大加贬损的《猎奇人》，是战后迅疾创刊的糟粕杂志，找些情色血腥的真人真事当卖点。不过，所谓的“真人真事”徒有其名，大体是以任意杜撰的故事为主。但是，如果像这次的刀城言耶一样，推出有真名实姓的人物，再略微添加些实际发生的事，那可就不得了了。因为报道内容明明无凭无据，很多读者也会轻易相信。

顺带一提，所谓“糟粕杂志”，跟人称饮三合 [1] 就会烂醉如泥的糟粕酒有些关联，乃是对因纸张粗陋不堪，版面制作低俗，事实上多半刊出三期即告倒闭的此类杂志的蔑称。

自己被写得像个名侦探，言耶本人深感羞臊，但反过来又有点高兴，心情委实复杂。说给祖父江偲听时，祖父江偲总是大发雷霆：“说什么呢？里面明明还写了老师晚上摸进村姑闺房的场面！”诚然，这种假话让人伤脑筋……

然而，不知不觉中祖父江偲的解说已转为对刀城言耶侦探事迹的夸耀，要说伤脑筋，现在的她就像说书人似的做着热情洋溢的发言，也是

个问题。

“那个，关于您从游魔先生那里听到的事——”

言耶一边委婉地打断祖父江偲的话头，一边向辰卅搭话，好在对方的视线马上就从祖父江偲移向了他。

“什么？”

“您是何时何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听到的？”

“就在刚才啊。我刚从村子回来，他就开车打我旁边过去了。当时他跟我说，有个著名侦探代替那个叫什么阿武隈川的民俗学家来了。”

“我一点也不著名，而且也不是什么侦探。”

“但是，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的杂志报道，再加上刚才这个女娃子说的，别的怎么不一样我是不知道，总之你是侦探这件事，两边可都对上了。”

“这……这个嘛……”

言耶哑口无言，但随之道出了一个心里在意的疑问：

“姑且算我是侦探……那又如何呢？”

这回轮到辰卅哑口无言了。

难不成事到如今还想说“请你调查二十三年前上代宫司的案子”吗？言耶侧头不解。但他忽然又想到水分辰卅的这种令人难以接近的态度，是否早有苦衷呢？

如果说游魔的生硬态度缘于悲惨的特攻队生涯，那么辰卅则是因为上代宫司的失败，以及村民们的恶劣对待吧。即便在经过了漫长岁月的如今，芥蒂仍留在他心中没有消逝，常想试图做些什么，并为此而苦恼。在他看来，游魔口中的这个名叫刀城言耶的怪男人似乎能帮上忙，所以才抢先一步上了马车。

不单是游魔的话，辰卅还听到了祖父江偲的说法，明白了案子越是与当地特有的怪异有关，他眼前的这个男人似乎就越能发挥出侦探才能。也许辰卅已坚信刀城言耶正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才上前攀谈，问

他是不是侦探。只是后来没有机会谈起具体事宜。言耶瞬间做出了如上分析。

那我该怎么办呢？

还是别主动提起辰男的案子为好。这里还有世路。又有在水使家奉职的重藏听着。话说回来，等辰卅自己开口，也一定不会有结果。只能到时找个机会和他单独交谈。

话说游魔为何要特意将自己的情况告知辰卅呢？

由四家神社的宫司及继任者组成的水利合作社，其实已纵横着数道肉眼难见的裂缝，一旦出现某个契机，就会轰然崩塌。言耶不禁预感到这样的危险存在。

“那是水庭神社。就要进入物种村了。”

世路谨慎的话语让言耶抬起了脸，这时马车正要经过村界的水神塔。已经到了波美地区的中段。

“好辽阔啊。”言耶再次将目光投至东西方向叹道。

“幸运的是，每个村的土地都很肥沃，非常适合种植水稻。所以说，干旱造成的枯水期是个严重问题。”

“水魑大人之仪，尤以增仪为人所重视吧。”

“是的。我等水利合作社也是责任重大——”

这时辰卅突然吐出一句“只是，失败了就会下地狱……”

他的父亲——当时的宫司辰男在沈深湖消失后，水分神社遭遇了怎样的对待，都被“地狱”一词涵盖了。想必水分神社在波美地区、水利合作社、青田村的处境顿时恶化，尝到了人间冷暖的滋味。

因为是神社，所以不必担心被村民孤立吧。然而，被忽视也许还能轻松一些。受着非难，却又被要求挽回声誉，处于那种困境的艰辛唯有当事人才会知晓。

话虽如此——

要说水分辰男的失踪能不能立案，还真不好判断。在执行增仪的过

程中潜入沈深湖的人只有他一个。无论过了多久也不见浮上来，所以鉴于当时的情况，最终推测是他失手被吸进了水魑大人之口。换言之，是事故。这个解释可谓稳妥。此后辰男一直下落不明，很遗憾。即使从这一点分析也只能视作他是被冲入了地下水道。

如果后来什么事也没发生，也许时间就能解决一切。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数年后，水内神社的龙吉朗与水庭神社的流虎分别举行增仪时，在水魑大人之口和游船的洞孔下发现了蠢动的可怖之物。因被传为溺死的水分辰男的膨物，兹事体大。仪式成功所以还算好，如果两次中哪怕失败了一次，没能降雨，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原宫司的膨物妨碍仪式的流言传播开来，水分神社会被逼入绝境。

多亏降了雨，那令人恐惧的经历才只在水利合作社内部被谈及，没有扩散至波美地区的每个角落。但是，由于此事，水分神社的处境再度恶化。尽管只限于水利合作社内部，但无论怎样掩盖，发生变故的事实也会传扬到村民们之间。也可能只对内容一知半解，才生出了莫须有的流言。

然后，十三年前，水使龙一在增仪中死亡。死因是心脏病突发，但他死时的面容，就像是见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东西。当然，水利合作社众人想到的，必定是在沈深湖失踪的辰男的膨物。即便如此，他们仍要想方设法力图止于内部谈论。

但是，要是有人死了，从过去的事故到怪异现象，顷刻间就会被村民们所知晓。含糊暧昧的风言风语也带上了现实意味，开始流传。

当时，辰卅也许是这样想的。假如龙一的死并非事故，那自己的父亲莫非也不是？如果龙一的事得以解决，那么水分辰男的污名不也会被洗刷吗？

然而最终，龙一匪夷所思的死成为一个谜，留存至今。进而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背地里所有人都认为是辰男的膨物所为。

如果言耶的推断没错，辰卅又相信游魔和祖父江偲的话，那么刀城言耶的登场对他来说也许是求之不得的事。

“那是我家的水内神社。过了那座水神塔，就是五月夜村了。”

大概是见言耶完全陷入了沉思默想的状态，世路低声向祖父江偲做出说明。

“说起来，至今为止只见到过一座桥。”

正如祖父江偲所指出的，只有佐保村东端架着一座桥。

“我们本想在每个村各建一座坚固的桥，但在预算和修桥的选址方面出了些问题……”

“啊，是以前因为涨水被冲走了的原因吗？”

“简易桥倒是搭了好几个。我们这里虽然旱天多，但时不时来个滔天洪水，可就惨了。五月夜村的中央有座桥，所以物种村的人都用那边，而刚才路过的桥是佐保村和青田村的。简而言之，只有在村里人去神社寺庙办事，以及从我们这里去村子的时候才会有所不便，也不是什么非常紧迫的问题，所以就往后拖了。”

两人持续交谈的期间，左前方现出了第二座桥。据说人们简单地称这座桥为“上桥”，另一座桥称为“下桥”。

马车在“上桥”入口的前面放缓了速度。这时，言耶看到了一件颇为奇妙的事物。面向川道的庄稼地里，最外侧的一块田，不知为何被木桩围了一圈。划出一个小小的四角形，却又好端端地种着水稻，甚至还有田埂。从这一点来看，与其他水田没什么两样。只是异常地狭窄。由于左侧紧贴着一棵大松树，更显得小。

“那里是怎么回事？”赶在马车左转开始渡桥前，言耶慌忙用手指着问道。

“嗯？啊……那个呀……”出声应答的世路，脸色沉了下来。然而，也许是敌不过言耶那充满好奇的目光，他苦笑道：“传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五月夜村开拓后没多久的时候……那里就被划成这样了。”

“看来有些来头啊。”

言耶稍稍探身，祖父江偲就在旁边摆出了严阵以待的架式。

“就是各地随处可见的古老传言——”世路惊讶地看着两人，但还是继续说道，“说那里有一种叫泥女的怪物出没——”

“你是说泥、泥、泥女？”

言耶当下大叫一声，同时忽然在马车上站起身，想要回头观望。对面的世路像是吓了一跳，他本人也不由得惊呼一声，身子将起未起，恐怕是想摁住言耶让他坐下吧。

然而，不止一人，而是两人同时在行驶的马车上站起，未免太过危险。以至于沉默寡言的辰卅也猛地大吼一声“傻子！还不快坐下来”！

这三位突然发出的怪声，惊得驭手座的重藏差点蹦了起来。结果，操纵缰绳的手一哆嗦，马的前进方向朝桥栏杆偏了过去。幸好在千钧一发之际，重藏勒住了马，险些就此坠入深通川。

混乱之中，唯有祖父江偲十分冷静。言耶起身一半时，她就立刻搭住了他的一只胳膊。

“好了好了，老师，先冷静一下吧。”祖父江偲强行让言耶坐下，口气就像哄孩子似的，温柔却又给人一种不容分说的感觉。

“呼……”

马车伴着一声马嘶在桥栏前停住，世路，辰卅，重藏齐声吁了口气。

“您怎、怎么了……”

世路小心搭话，就见言耶一脸呆滞的表情：“哎……咦？我们是要在这里看深通川吗？”

驴唇不对马嘴的回话，令对方脸部一僵。到目前为止，至少世路对这位名叫刀城言耶的青年抱有好感，然而如今这好感已切实变得岌岌可危。辰卅等人则露骨地用一种面对可疑分子的眼神瞪着他。

在颇为不善的奇妙气氛下，祖父江偲深深垂首致歉。

“实在是太过失礼。刀城老师有个恶习，听到自己不知道的怪谈，就会变得异常兴奋，浑然忘我——这也是他身为才气作家的证据吧，我们编辑是心领神会的，不过第一次见到的人还是会很吃惊啦。”

“是，是这样啊……”

老好人世路似已接受祖父江偲的解释，而辰卅则越发疑心重重地注视着言耶。

“所以，刚才察觉到老师有乱来倾向的我，赶紧加以阻止了。不过如此一来，老师会出现暂时性的混乱。原因就在于面对未知怪谈时涌起的兴趣被强行压制了，怎么说呢，今后我还要反复研究，尝试各种方法来解决。”

“那……那就辛苦你了。”世路也不知该如何作答，嘴上说着相当不合时宜的话，鞠了一躬。

“哪里哪里，这也是责任编辑的本分嘛。我自己说这话不太合适，不过嘛，我们这行规模虽然不小，但能够管住这位刀城言耶作家的，也就只有我——”

“对不起。给各位添麻烦了。”恢复如常的言耶郑重地向世路、辰卅、重藏一一致歉。

“我没事了，重藏先生，能否请您驾起马车。那么世路先生，关于泥女——”

“我说老师，人家现在正要打听这个事呢——”

“嗯，那就一起听吧。”

言耶一语堵上了祖父江偲的嘴，向世路投以满怀期待的目光。

“唔……这故事能不能让老师满意，我不大有底……”

看来世路仍对言耶怀有戒心。只说出“泥女”两个字就招来一场大乱，也难怪他会犹豫。

“这一点请不必挂心。好了，请说。”言耶当然是一心想听。

“呃……说出来比较好吗？”

"是的。务请告知。啊，我真的没有问题了。"

"由责任编辑的我作保。"

祖父江偲颇为自信的样子，终于令世路有了开口之意。

"唔……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五月夜村某户人家来了个外乡媳妇，名字叫鹤。然后很快就到了插秧的季节，这家的婆婆张口提了个无理要求，说不管怎么样你也要在今天给我干完插秧的活。而且还命令媳妇一个人做。媳妇哭哭啼啼地开始插秧，可是一大片田只有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完的。但因为是婆婆的吩咐，媳妇干得很卖命。不久日头开始倾斜。周围渐渐暗下来，如此下去这一天就完不成了。媳妇拼了。当她终于插完秧直起腰，太阳就忽地沉了下去。原来是老天见媳妇这么努力，一直在等她。啊，终于结束了……媳妇这么想着，从地里上来正要去深通川清洗手脚时，突然倒地而亡。正好就在有大松树的那块地方。媳妇迟迟不归，出来找人的丈夫在松树根下发现了气绝身亡的她，一时冲动就打算悬梁自尽。顺便说句，机缘巧合的是丈夫的名字就叫松。不过，由于挂上松枝的绳子断了，自缢不成，所以就直接跳进了深通川追随于地下。打那以后，从外乡嫁来的女子一干插秧活，就会被地里泥中伸出的手抓住脚脖，逃跑的话则又会被深通川里出来的淹死鬼拽下河……这种事频繁发生，于是大家就在那媳妇去世的地里建了供养碑，只把那一块用木桩围起来祭祀。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也许您还没注意到，桥畔的水神塔就是为供养跳河的丈夫而祭祀的。另外，要是有人在松树前弄断了草鞋或木屐的带子，就会担心家人会遭遇不幸。认为是上吊失败的丈夫作祟呢。然后，被称为膨物的……啊……不……"

世路似乎还想言及膨物，但急忙又憋了回去。他是怕说出言耶不知道的名字，又会惹出一场大麻烦吧。

"我知道膨物。"为让对方安心似的，言耶微微一笑，"膨物这一怪物的传说莫非就始自那个投深通川自尽的丈夫？"

"我想恐怕是这样吧……"

“泥女可算是典型的媳田传说了。”

“啊，别的地方也有类似的故事吗？”

“被婆婆命令一天内插好秧，总算做完的媳妇不幸死去的故事，别处也能见到。跟媳妇有关的传说相当多，并不局限于这一类。”

“噢，为什么呢？”

“媳妇被视作一个劳动力，现在也是如此。而且大多是从外部，外乡来的异人。”

“哦……”世路似懂非懂地附和着。

“只是，媳妇化身为怪异泥女，其他地方倒是没有的。”

这一点令言耶兴高采烈，大为满足。

“您能满意，真是再好不过了。”世路姑且中规中矩地应和道。

此时从驭手台传来了重藏的声音“快到水使神社了”。

面向前方的言耶，眸中映出的是鸟居、神社、以及庞大宅院和无数仓房行将扑面而来的光景。

“以水利合作社社员及刚才的游魔君为首的所有相关人员，想必已经汇聚一堂，等待老师们的光临。”也许是猛然想起了自己的职责，世路语气郑重地宣布道。

“非常抱歉，在仪式前一天，诸位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还好，水利合作社迟早也会聚集，请别往心里去。集合归集合，其实大家什么也不会做。只是礼节性的事宜。”

马车停在了水使神社前。由世路引路，言耶和祖父江偲迈进了水使家的宅院。这时，突然传来一声女子的惊叫。

叫声响彻了此刻将要前往的水使家。

注释

1 .合，容积单位。一合为0.1升。日语中“合”读作“ごう”。三期的原文为“三

号”，日语中称杂志的“期”为“号”。“号”读作“ごう”，与上文的“合”发音相同。

第六章

牢狱

正一他们被撵出水使家，住进简陋窝棚后过了一年有余。某日清晨，一度起身的母亲倒下后再也没能起来。

“直到身子复原为止，都给我好好休息。”

“再说了，就算只有我和正一，也能挣不少呢。”小夜子要兼顾上学和做工，还要空出时间照料母亲。这么说是不想让母亲过于担心。

实际上，且不说小夜子姐姐，正一挣的那点钱可谓杯水车薪。姐姐是打算连母亲的那份工作也扛上。

“谢谢你。这样的话我就能稍微歇口气了。”

母亲的脸色疲倦之极，不过那微微浮现的笑容背后，像是打心里觉得高兴。

“只要鹤子、小夜子和正一都在，妈妈就好幸福。”

只有这时，母亲不知为何用起了关西腔。也许是说话时意识已处于半朦胧状态。直到傍晚她也没睁开眼，所以三人也没有叫醒她。

次日天明，又薄又硬的棉被中，母亲的身子已经凉透。大家急忙通知重藏和水内家后，老爷子领着五月夜村的巫婆，世路带着物种村的医生双双赶到，但为时已晚。

“左雾大小姐……”重藏唤了一声母亲的名字，就垂着头一动也不动了。

“如果我能来得更勤快一点，就能早点注意到你们母亲的情况……”世路向正一姐弟深深地低下头，默默垂泪。

眼见两人的悲伤表情，正一切身感受到母亲真的死了。刹那间他回想起了昨晚的噩梦。不，那真的只是一场梦吗。从梦魇中醒来，就见破屋子的天花板上现出一个洞，从那里扑簌簌吊下一个女人的头颅，直垂到他面前。接着，意识渐行渐远之前，那头颅这般低语道：“妈妈，

死……”

也许是太可怕了，正一把这一切当作梦来处理，并打算到早上就忘掉它。头颅的恐怖与对母亲的哀思，使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无法止歇，不知不觉中已出声呜咽起来。

也许该说令人意外，水使家竟主持了母亲的葬礼。就此事，龙玺和世路之间似乎发生了不小的争执。不过，无论水使家以前对待女儿如何恶劣，也无法改变母亲是家中长女的事实。因此，由本家筹办丧事是理所当然的。龙玺这一主张，让终究是外人的世路无计可施。

被简化的葬礼着实凄凉。在村里生活的这段时间，正一见过好几次村民的葬礼。值得一提的是，就算不是议员、村长、原村长或地主等有权势的人家，村里的葬礼也是相当铺张。在农村的地域性社会中，尚保留着互帮互助的传统，因此即便家境贫寒也能办个像样的葬礼。

要说水使神社，显然属于五月夜村中最有权势的人家，但母亲的殡仪实在过于朴素，简直无法想象这是本家长女的葬礼。到入土为安为止，全程陪同的只有正一姐弟三人、水内世路和芥路父子以及重藏。水使家的人仅列席葬礼就回去了。龙三有想要留到最后的意思，但似乎对龙玺有所顾忌，只得作罢。古怪的是女佣领班留子。诵经时也好，埋葬时也好，她都一直躲在远处窥视，就像害怕母亲的遗体随时都会起身似的。

葬礼后，水内世路和水使龙玺再度争执起来。因为双方都主张领养正一姐弟。而且还是在当事人面前。

然而，这一次也是龙玺占尽了理。法律上，孩子们是他的外孙和外孙女。由水使家抚养天经地义。任谁听了都是常理，因此世路才束手无策。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监护权都在对方手上。即便如此，他仍然试图做最后的抗争。

“也听听孩子们的意见吧。”

“你说的什么蠢话……要是想去你的地方，他们早在住那间破屋子

的时候，就该来投靠你了。”

龙玺如同赶苍蝇似的挥挥手，就像在说我和你无话可讲。

“这个……当时……是尊重左雾小姐的想法……”

“噢。也就是说，他们的母亲左雾不愿把孩子送到你那里去嘛。”

“不，不是那样……”

“以前，你从我这里抢走了左雾。现在就连外孙和外孙女也要抢吗！”

“不是的。是你从我身边夺走了她。”

世路语气平和，但从话中能感觉出他对母亲的炽热情感。

“一派胡言！区区水内神社的小学徒，竟敢在水使神社的宫司面前撒野……”

“你没自信吗？”

“什、什么？”

“交由孩子们决定是来外祖父家，还是一介外人的我家，你实际上没有把握吧。”

“胡说八道。问题不在这里。”龙玺答得淡然，但似乎是被戳中了痛脚。

“既然如此，听一听孩子们的意见又何妨？”

“我都说了，根本就没必要做这种荒唐事——”

“你想逃避？”

“你说什么！”龙玺忍不住站起身，随后又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也罢。孩子们要是选了水使家，你得保证今后不再靠近他们。”

“哎……”

“怎么了？没自信了？”龙玺脸上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

“明白了。这个自然没问题。”

“好嘞。你们几个，给我好好想想。”龙玺轮番打量着鹤子、小夜子、正一，“你们母亲的心愿是什么？她真正期望的是什么？好好想一

下吧。”

这天晚上，正一姐弟三人在水使家的别栋过夜。鹤子也参与了讨论，但终究还是由小夜子和正一两人推进话题。

“母亲不愿意让龙玺抚养我们。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嗯，可不是嘛。”

“另一方面，我觉得母亲喜欢水内叔叔，但也知道接受对方照顾，就会给他家带来麻烦。所以才拒绝了叔叔的提议。”

“也就是说，哪一边都行不通？”

“就是这样。”

“可是，终归要挑一个的。”

“如果只考虑我们自己的情况，自然是该去叔叔那边了。”

“嗯……”

“但是，如果给叔叔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母亲会伤心的吧。”

“是啊……对了，龙玺所说的母亲的心愿，指的不就是这个吗？”

“哎？什么意思？”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母亲不希望我们去叔叔那里给他惹祸，那家伙就是想说这个。”

“所以，就是说让我们去他那边吧。”

“那种说法，是在诱导我们按母亲的决定行事，去不成叔叔家。好可恨的家伙！”

“可是啊……”

“是啊。虽然对不起母亲……但我不认为龙玺会规规矩矩地抚养我们……”

“嗯……”

“我们”也包括正一和小夜子，但小夜子担心的其实是鹤子。正一也有同样的担心。

“这样的话——”

“我们的去处就是——”

两人正要下结论的时候，鹤子罕见地插嘴说道：

“最开始的那几天，我们在那边不也过得很开心吗？”

“唔，也是，虽然可能只有姐姐是这样。”

“是吗？”

长姐对小夜子的讥诮措辞，报以微微一笑，接着说了一句令人难以置信的话：“外祖父呀，曾说他想让我们幸福。”

“骗人的吧……”

“不是不是，真的。”

“跟姐姐说的？”

“不，是跟母亲啦。我从外祖父房门前走过的时候，听到了一点。然后就一直听下去了。”

羞涩道出实情的鹤子，宛如童女一样。

“如果我们在那里生活，就能永远幸福。他就是那么说的。”

“又不是在讲童话故事。”

小夜子发出惊愕的声音，而鹤子却始终笑盈盈的。

“外祖父说了，如果我们在水使神社长大，就能一直陪伴神灵一起生活，所以不会遭受任何灾祸，不会罹患任何疾病，能够一直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尽说些好听的，总觉得很可疑啊。”

“可是呢，外祖父向母亲确认的时候，母亲也没有否认。”

“哎……”

“她回答说明白了。”

“不会吧……”

“然后，母亲说了‘那几个孩子能过上一般的幸福生活就好，我没有更多的奢望’。”

对话相当怪异。但又觉得鹤子没有撒谎。话说回来，陋室里的生活不可能是母亲说的一般的幸福生活。

“鹤姐想说，那个龙玺居然会考虑我们的幸福，反倒是被母亲拒绝了？”

“不是的。当初母亲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回波美来了。外祖父也接纳了女儿和外孙儿。但我们还是离开了家，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睦……”

也不知从何时起，正一自以为鹤子已不太能理解身边的事。然而，这也许是个巨大的错误。不过，她的状态也没有像在水使家时那样好过，所以也可认为是短时间的康复。

三人讨论下来，最终决定留在水使家生活，静观其变。他们并没有听信鹤子的话，就此相信外祖父，而是打算暂且观望对方的态度。

如此决定的背后，也有不想给世路添麻烦的原因。小夜子回忆起母亲与世路的对话，她认为去那边会发生超乎自己想象的风波，这点也是决断的重要依据。就算没起波澜，想必龙玺也会动点歪脑筋吧。正一也赞同小夜子姐姐的观点。

翌日，正一姐弟说出了自己的决定，龙玺得意地笑了，世路则是失魂落魄。

“可爱的外孙和外孙女们在外祖父家生活，理所当然嘛。”

“不过，要是没能得到公正的待遇，我们就会走人。”小夜子随后又加上一句，像是要拦下外祖父自鸣得意的势头。

“你这个臭丫头！”龙玺的脸当即因暴怒而扭曲，“说什么大话呢！你以为光凭你们几个就能活下去吗！”

“水使宫司，到那个时候——”世路迅速插话进来，“我会照顾这些孩子。”

“你忘了昨天的约定吗？这几个小毛孩一旦选了我，从今往后你就不能跟他们再有联系，不是吗！”

“一码归一码——”

“没什么不同，都一样！”

“不，不一样。”

“你小子，真想领养这些孩子？”

龙玺的语气骤然一变。像是心里早就有此疑问……之前饱含傲慢与怒色的脸上，也转变为难以理解的表情。

“要这么做，你们水内神社就完了。”

“呃……”

“不用我说，你也知道的吧。”

“呃……”

“还是说怎么着？不管水内神社变成啥样，你都要跟我为仇作对，妄想一雪多年前的仇怨吗？”

就在龙玺再度发怒之际——

“外祖父，”鹤子稳重的语声响起，“承蒙您的收留，所以还请多多关照。”

“啊……嗯嗯，就是。哼，就是这么回事。”

长姐一语使事态得以平息。龙玺就像尘埃已定似的，匆匆离开了客厅。世路则留下一句“有事的话希望你们不要客气，来找我商量”后，恋恋不舍地回去了。

最初几日，正一姐弟在水使家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当然，居住环境和饮食生活变化显著，但小夜子所忧虑的龙玺的干涉则一概没有。倒不如说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

然而没过多久，水使家只给鹤子安置了正房的房间，衣食也渐渐变得极尽奢华。三人中只有长姐受到了露骨的优待。说一句想要，什么东西都会买给她。即便是不合理的请求，只要她有这个意愿就能实现。

“龙玺终于露出本性了。”

小夜子立刻警惕起来，开始暗中保护鹤子。晚上特意跑到姐姐的屋

里睡觉。不知起没起到作用，不过外祖父偷偷摸进外孙女卧房的恶心事始终没有发生。

不过，小夜子似乎难以安心。她常常思索着有没有需要留意的线索，沉思的次数越来越多。

“怎么了？”

“正一，你有没有注意到龙玺的口头禅？”

突然被这么一问，一下子也想不出来。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家伙不称自己是‘神’吗。”

“啊，是这个呀。他现在也时不时地这么说，不就是想抖抖威风表示自己像神一样了不起吗。”

“只是龙玺表现傲慢的方式也就算了……我放心不下的是鹤姐听来的，母亲跟那家伙的谈话。”

“在这里生活就能获得幸福吗？”

“对。原因不就是因为能陪伴神的左右，跟神一起生活。我原以为神说的是水魑大人。水魑大人会保护我们，所以灾祸和疾病都不会靠近。可是，那句话要是说的龙玺自己呢……”

“怎么说？”

“说要照顾我们，听着好听，其实就是想把控我们。当然首要目标是鹤姐吧。”

“那么外祖父为什么不只领养鹤姐，把小夜子和我交给世路叔叔呢？”

“我们是人质啊。”

“啊？”

“别看鹤姐那样，毕竟不会无缘无故就听龙玺摆布吧。可是，如果用我们来要挟鹤姐，你不觉得她就会轻易服从吗？”

“我觉得会……”

小夜子说“我们”，但毫无疑问鹤子会优先考虑弟弟的未来。

“龙玺恐怕也说过类似的话。换句话说，就是在我这个神的手下过活，就什么也不用担心了。”

看似脑子有点迟钝，但很多时候，长姐对周围的情况了然于胸。不过，由于缺乏自主性的性格，鹤子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便如此，她偶尔也会罕见地提一些主张。该选水使神社还是水内家的时候，就是如此。那时鹤子就已明白，只需自己对外祖父言听计从，弟妹今后就能衣食无忧。所以才说了那样的话。

他把这话对小夜子一说，姐姐脸上浮起了刮目相看的表情。

“正一也长大了呢。母亲要是见到你现在的样子，该多高兴啊……”

“……说鹤子姐姐的事啦。”

受到姐姐夸奖时的害羞以及想起母亲的痛楚，使正一品尝到了难以言喻的滋味。

“如果她本人决定为我们牺牲自己，也就是说当龙玺的供品……就算我们再怎么小心，可能也无济于事。”

“不会吧……”

“归根结底，我们只能比以往更关心鹤姐的情况。”

不过，也许是天道酬勤，长姐并没有遇到危险。小夜子断定两人的努力起了效果。

然而，正一还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也说不清道不明，因而无法向姐姐解释，这令正一坐立不安，焦躁感日甚一日地折磨他。

再不做点什么的话……

他认为小夜子的对策没有问题，但能做点什么是最好的。可是要怎么做却毫无头绪。正一唯有干着急。

不久，女佣领班留子开始支使两人干活。

“为什么是我们？”

“龙玺老爷亲口把你们托付给我了。说是为了管教孙辈，叫我安排你们好好做事。再说，常言道‘不干活的人就没饭吃’。”

“鹤姐不也是孙辈吗？”

“那位小姐情况特殊，跟你们不一样。”

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小夜子对正一说道：

“龙玺是在故意报复我们看护鹤姐的事，虽然那家伙本来就很小气也是原因。”

换言之，吝啬的外祖父为了不让两人吃白食，同时作为他们死缠鹤子不放的报复手段，想出了这么个一石二鸟之计。

“怎么办呢？”

“不用担心。你忘了在那个破屋子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活过来的？做一点家务事就喊苦，那他可把我们想错了。”

正如小夜子所言。以前在村子里的艰苦生活帮了大忙，不管什么样的工作都能忍耐。不过，如今并非因为人手不足才被委派工作。从某种意义来说更像是虐待。眼前的事实令正一痛苦万分。留子常说的那些话无疑是在找碴，而他却无力反抗。

“正一是男孩子，要更坚强才行！”

小夜子毫不在意。不，她内心的真实想法不得而知。至少在弟弟面前，她一直显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龙三本想尽力庇护小夜子和正一，但被留子说了一句“这是龙玺老爷的吩咐”，再也无能为力。只是愧疚地望着没有血缘关系的外甥和外甥女。恐怕龙三那段时间也是如坐针毡。正因为理解舅父的处境，正一姐弟的心里更是难受。

两人能够切实地体会到龙玺的确是水使家的“神”。尽管只是难以通行世间，仅限于一个狭小空间的神，但正一姐弟既已属于这个“世界”，那龙玺就是他们决无可能逃避的凶神恶煞。

龙三的夫人八重基本不关心此事。也许她以为正一姐弟真是佣人，但没有压榨过他们。因为从不搭话，根本就没建立起交往，说不上是好是坏。不过，八重对鹤子则是另眼相看，有时投以异常冰冷的目光，一

动不动地盯视她。然而，要说瞳孔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情感，小夜子也解读不出来，完全是一个谜。

至于汩子，压根就不知道正一他们曾被赶出家门，然后又回来的事。以为他们一直住在水使家，只是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没能见面。当然，她也不可能知道外孙三人的现状。

就在姐弟觉得劳役逃不过去的时候，却以意外的方式结束了。后知后觉的鹤子，吃惊之下告知外祖父。长姐以为是留子的擅作主张。龙玺装模作样地训斥女佣领班，留子也像个蹩脚演员似的谢罪，这一幕令小夜子苦笑不已。从此两人的活少了，留子的虐待也不见了踪影。

这一刻，正一再次生出了以往的焦躁。必须做点什么，但又不知该做什么。他苦恼地在家中、神社的境内和附近一带徘徊。小夜子惊诧莫名，正一也觉得滑稽。自己不知道要找什么，心里却又着急要快点找出来。

到底是要我找什么……

几乎没有需要找的地方了。从龙玺的客厅和卧室，到佣人的房间，都已偷偷瞧过。就连神社的本殿也心怀畏念地走了一圈。

搜遍了水使家的神社与房宅，正一的足迹延伸向物种村的水内神社、佐保村的水庭神社和青田村的水分神社。如果调查其他神社也无收获，那么接下来就只能把范围扩大到各个村庄。如此这般，正一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是，肯定不在村里……

他有这样的预感。他觉得要能找到，也是在神社寺庙聚集地的某处，而且还是跟神社息息相关的地方。

在水内神社，正一深受世路的欢迎。回想起来，自母亲的葬礼后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面。虽然世路其实不必严守与龙玺的约定，但也不太方便上水使家来。正一他们担心鹤子的安危无法脱身。况且，他们本来也没打算去水内家，自然而然就疏远了。

他们在物种村做工时，曾跟世路的父亲龙吉朗打过几次照面。其中有次被村里的孩子欺负时，龙吉朗曾经不形于色地帮着解过围。另有一次，他当面委托了一项简易工作，给的脚力钱却多得离谱。龙吉朗自然知道儿子在周济正一的母亲吧，对于此事，龙吉朗却什么也没说。

老人见他就像亲孙儿来玩似的开心，正一忽然想到如果母亲接受了世路叔叔的提议……

龙吉朗会怎么做呢？接受我们？还是就像母亲担心的那样，念及神社的将来而拒绝呢？

世路的儿子芥路已是初中生。尽管如此还是常在一起玩耍，所以调查水内神社和水内家比较容易。当然待上一整天还是不行，正一决定隔几天去一次，多走几趟。不知不觉间，正一开始叫起“芥路哥”，经常玩得忘了原来的目的。他们能玩到一起，可能也是因为两人都没有兄弟。

正一回去时，芥路总会留下同样的话：“下次要是能把鹤子姐姐和小夜子也一起带来就好了。”

鹤子长芥路两岁，小夜子小他一岁。问题在于，正一不能随便带鹤子出来，而守护长姐的小夜子也一样出不了门。

在搜寻的最后一天，虽然没能明说，但还是婉转地传达了姐姐们现在的处境。而芥路看上去并不吃惊，倒更像是有所领悟。

“芥路哥是不是知道什么？”

“不，这倒没有……”

正一忍不住发问，就见芥路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什么样的事都行，告诉我啦。”

正一还在一个劲地刨根问底。只因他预感到自己会有意外收获。

“我只是偶然听见外祖父和父亲谈论，具体情况一概不知……”

开场白过后，芥路告诉正一：“他们说你家母亲，对于水使神社的龙玺宫司来说非常特殊，而现在这个特殊人物变成了女儿鹤子。”

“特殊人物？”

“不好意思。我也想了又想，但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母亲和鹤子姐姐……”

“纯属个人的感觉，龙玺宫司从母女身上看出了相同的价值，或者说啊，话不太中听。嗯……也就是说，是一样重要的吧。”

所谓母亲和鹤子一样，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意味着什么？正一也全然不解。但与芥路不同的是，正一觉得如果追究到底，怕是会有可怖之极的秘密显露出来，现在还是不要多想为好。

但是，也不能丢下鹤子不管。母亲摆脱了水使家的牢狱，而长姐却主动走了进去。只为保护弟妹。

正一告诉小夜子后，她的脸色突然变了。

“怎么啦？小夜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母亲好像是在京都怀上鹤姐的吧。”

“嗯，是的。毕竟跟父亲成亲了——”

“不过，如果是在之前怀上的，也没什么不可能。”

“之前……在这个村吗？”

“鹤姐叫世路叔叔——父亲。”

“叔叔和母亲互相喜欢对方，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分开。没错吧？”

“在分手前，母亲可能已经有了鹤姐。”

女人为什么会怀孕，正一还不太明白。只是大致知道双方所做的某种行为的结果。

“如此一来，鹤子姐姐不就能在水内家生活了吗？”

即使自己和小夜子不得不留在水使家，长姐要是能去水内家，倒也不错。正一如此想到。

然而，小夜子却一言不发，脸色十分严峻，陷入沉思。

“不对吗？难道不是这样？世路叔叔可是——”

“如果真是生父，的确可以。可是……”

望着姐姐的神情，正一不敢再问。只是，如此七上八下的状态也很

烦人。

“……可是什么？”

“要说龙玺对母亲和鹤姐两人是一视同仁……那家伙现在瞄上了鹤姐……那么很久以前，那家伙对母亲……”

“呃……”

正一不解其意。不久之后，小夜子欲说还休的可怕推测骤然闪现在脑中。

“你是说鹤子姐姐的父亲可能是外、外、外祖父……”

小夜子点点头。

“这……这么一来，鹤子姐姐就是外祖父的女儿……哎？外祖父还要对鹤子姐姐……”

这份猜测早已超出他所能理解的范围。

“正一。”

然而，小夜子似乎还想说出什么更具冲击性的话。从呼唤自己名字的口吻中，正一觉察到了这一点。

“我要说的，是从留子那里听来的……”

女佣领班留子喜欢背地里嚼舌根的程度远超想象，内容越是八卦她说得越欢。龙三与第一任和第二任妻子离异的事，小夜子也是拜她的恶习所赐才知道的。由此看来，倒是颇为宝贵的信息来源。只要能够中伤别人，即便是龙玺的秘密，留子也会毫不犹豫地抖搂出来。

“唔，虽然她似乎也是看人说话。”

据小夜子观察，百折不挠的留子只会选择那些决不会向被中伤者告发的人。从她嘴里套取到的鹤子信息，姐姐又是难以启齿的样子，正一还没听便觉得心情沉重。

“留子也没有明说，其实龙三舅父的两个前妻会被龙玺赶走——”

“不是因为生不了孩子吗。”

“这是表面上的说辞，其实有不可告人的内幕……”

“不可告人？”

“说是龙玺染指了儿媳，赶人出门是为了隐藏这个秘密……”

“……”

怎么也不像是孩子之间的对话。但如果是事实，他们就有知晓的必要。

“也就是说，龙玺已经跨越了喜好女色的范畴，像是怪物一样。”

如此劲爆的爆料打得正一措手不及，他顿时无言以对。

“就因为这个老家伙还以为自己是神呢。”皱起眉头，彻底发泄了一通对龙玺的憎恶后，小夜子换上了一副严肃的脸孔，“真的太可怕了……”

“怎、怎么办？”

然而，两人能做的无非是如往常一样守护鹤子。正一则觉得更要找出那“东西”。自己依旧是不明所以，不知找到什么才算结束，但就是觉得焦躁无比。

无法说明原因，在这份焦躁的煎熬下，正一把心事告诉了小夜子。意外的是，小夜子没有反对。她让正一继续去余下的神社搜寻，说长姐就交给她了。

翌日，正一来到佐保村的水庭神社，不料在鸟居前突然迷惘起来。他与宫司流虎有过一面之缘。流虎尽管沉默寡言但人不坏。不过话虽如此，像在水内神社一样随处自由走动也不可能。只在境内溜达，可能还没关系。但要潜入水庭家可就难了。

赶在被人盘问之前，正一漫步在神社之内，瞅瞅本殿和拜殿，又看看像是宝物库的仓库，目光不经意地停在了一间奇怪的小屋，位于境内与水庭家的正房之间，起初还以为是厕所，造在这地方未免有点可疑。上前一看，发现原来根本称不上是小屋。四周的墙只是零碎木板拼结而成，上方没有屋顶。而且，墙外还围了一圈注连绳[1]。

这是什么呀……

正一歪着脑袋，继续走近的时候。

啊……

一直寻找的东西就在眼前！正一霎时兴奋起来，但很快希望就落空了。

“不是这个……”正因坚信不疑，才会大为沮丧。在叹气的同时，沮丧化作否定的言辞说出了口。

“在找什么呢？”

这时，从板壁的右方现出了游魔的身影。刚才的嘀咕似是被他听到了。

“不，不是的……”正一吃惊之下即刻否认，再无后话。

村民们在背后都叫游魔“落魄特攻员”。大家对于原属于特攻队员却苟活于世的他抱有轻蔑之情，同时，他毕竟在鬼门关走过一糟，惹火了他不知会做出什么事，因此大家又很怕他。轻蔑之情和惧怕之意，各自掺半地混杂在对他的称呼中。不过，游魔还是候补队员的时候，战争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准确地说他并不是原特攻队员。

本是水庭神社继承者的长子和次子相继战死，所以游魔战后被水庭家认领做了养子。母亲出身佐保村，而他自己也在这个村降生。只是出生后很快就离开了波美，因而所受的对待完全与外乡人一般无二。“另有内情的外人来继任宫司之位啊”，听说不光是佐保村，别的村也视其有问题。然而，这背后其实有着复杂的隐情。

据说，他现在的养父流虎的父亲——即上代宫司，当年和手下打杂的女佣私通，生下的孩子就是游魔。这段事实犹如公开的秘密，波美的村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换言之，其继承人的血统毋庸质疑。

流虎想把年岁相差较大的“弟弟”认作“儿子”时，起过小小的骚动，但又顺其自然地平息了，其关键就在于游魔的出身。话虽如此，要问村民们是否接纳了他，似乎又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你是来玩的吧。”游魔对低着头的正一说了句出人意料的话。正一

立刻点头，就见对方面露嗤笑。想来他已看出正一是说谎，但并没有生气的样子。

“要不要看看里面？”

游魔指着眼前的板壁招了招手，于是正一跟着转到了背面。那边的墙上有扇木门。游魔向内侧推开门，眼前出现一口覆着青苔，被石头封死的井。

“现在不用了吗？”

“嗯，尽管还能打上水来。”

“为什么要把它这样……”

围起来呢……正一以眼神发问，只见游魔表情严肃。

“因为我在梦里接到了谕示……”

“哎？”

“我成为这里的养子没多久，睡觉梦见了水魑大人。它说啊，这井里面的水很特别，就算深通川干了也不会枯竭，所以要好好供奉着。而且还叫我一个人来做。最初打算造个祠堂，可我怎么干得了木工活呢？充其量只能拿木板墙将四周围上，然后舀出井里的水清扫干净罢了。不过我再没做过相同的梦，想必这样就够了。”

如此说来，曾听过这样的传言。说游魔在祭祀只属于他的神。村民们的反应自是很坏。暗中都说他是为了主张自己具备水庭神社宫司的资格，胡乱编了个梦的故事。

是真心的吗？

望着井和周围的板壁，正一心里疑惑起来。梦的谕示真也好假也罢，就这样祭祀方式未免也太敷衍了吧。

游魔是个奇妙的男人。在佐保村做工时见过他几次，记得他每次都会若无其事地上来打招呼，不过，并不特别亲近。他见到正一被村里的孩子欺负，也不会像龙吉朗那样过来帮忙。总是一声不吭地旁观，目不转睛地注视，直到最后只剩下正一留在当场才会离去。奇怪的是他从来

没有生气。因为正一知道，游魔无意偏袒任何一方，无论是村里的孩子还是自己。

讨论祭祀方式之前，首先要说的是，梦的谕示也好捏造也好，无论哪样都跟似已看破红尘的游魔搭不上界，有种很不谐调的感觉。

游魔将木门合至原位转过身来，发现正一意味深长的视线后，反而露出了讥诮的笑容。刹那间，正一想着这是玩笑吧。然而，当他认出水井近旁的石碑，顿时就对自己的判断失去了自信。

“是在祭祀水魑大人吗？”

“我想就这样的话，怎么说也太……”游魔指着身后的板壁，“就建了个像模像样的碑。怎么样，拜一个吧。”

正一被催促着合起双掌，当下就觉得自己像在祭拜某人的墓碑。为什么呢，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才会害怕。

参拜完毕，正一静静地伫立原地，游魔突然扯出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你姐姐还挺好看的。”

“是说鹤子姐姐？”

“是啊。虽说小夜子长大了也是美人……啊啊，因为她很强悍嘛。”

眼见他就要说“小夜子可能会骑在男人头上作威作福”，正一差点笑出声来，刚才的惊悚滋味已经全然忘记。

“与她相比，鹤子文文静静的，多好。而且刚到村里来的时候就很好看啦。”

“我会告诉姐姐的。”

“哦哦，请一定要传达。不不，不要说给小夜子听。”

正一终于忍不住笑了，游魔也欢快地咧着嘴。那笑容天真烂漫，简直令人惊讶他还能显露出如此表情。

然而笑容转瞬即逝，他随即说道：“你是男人，必须好好保护姐姐。唔，小夜子好歹能自己照顾自己，鹤子可就没那么强了。”

“什、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泛泛而谈罢了。”话至此处，游魔见正一满脸认真，似乎又改了主意，“我不想隐瞒，也不是故弄玄虚才这么说的。其实我也不太明白。不过，水使神社是有秘密的。”

嘴上说着不明白却又断定有秘密，怕也是因为龙玺的日常中透出的不可思议言行就是这么惹眼。

“你听说过一只眼仓吗？”

“没有。”

正一摇摇头险些“啊”了一声。汨子曾对他说“你是三只眼啰”，回答“眼睛只有两只啦”后，她说了一句“至少不是一只眼啰”。所谓的“一只眼”，那时指的就是这个仓吧。

“这个一只眼仓在哪里？”

“不就在你家吗。”

“我家？”

“果然不知道啊。就是个仓，氛围和别的仓不一样，孤零零地造在偏远地区之类的，你没有印象吗？”

“……没有。”

“这么说……既不在境内也不在生活起居的范围内，是在不会有人靠近的地方啊。”

“南面的山附近……”

那是正一等人最初住的别栋的所在。更深处另有别栋，但完全没人使用，南侧是一片竹林，即使白天也很昏暗。想来谁也不会去那里办事。就算有事，说实话也不想走得太近吧。正一记得自己也曾在竹林前的半路折回。

“那一带很可疑。”游魔默默地听完，随之确信无疑地说。

“要是找到了一只眼仓，又该怎么办呢？”

“嘿，这我就不知道了。”

“哎？可是……”

“所以我说，我什么也不知道。知道的话早告诉你了。”

游魔的性格就是如此吧。暗示自己一只眼仓存在，也是出于他的个人好意。只是他并不打算做更多的事。

“好了，要是有什么有趣的发现，到时再来玩就是了。”说着，游魔匆匆抽身往正房走去。

“好……”虽然应了一声，但正一心不在焉。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要找的不就是被称为一只眼仓的东西吗。所以，即使无法调查水庭家也不必在意。他打算马上返回水使家。

但正一又改变了主意，再调查一下水分神社的境内吧，还是这样比较好。也许能像游魔的井那样，遇上一些奇妙的东西。说不定能从中获取新的信息。他好不容易来一趟佐保村，就想再去青田村走走。

后来，他去了青田村的水分神社，遗憾的是没有任何收获。窥视本殿的时候，还被辰卅宫司发现后吓唬了一通，徒然多了桩心事——不知对方会不会把自己的可疑举动告知龙玺。

他逃离水分神社，只顾往水使家跑。奔过佐保村前，早已喘不上气来，速度一下子放慢了。虽然已经累得东倒西歪，即便如此还是继续快步向前，因为日头已经渐渐西斜。偏偏赶在薄暮时分侵入那片竹林啊，正一只是想象，颈后就不由得竖起汗毛。

他越过村界的水神塔进入物种村，速度已经降到步行的程度，唯有精神在不断地向前。太阳在正面的二重山上方。还不要紧，暂时没有沉落的迹象，还是那么明亮。不久，他穿过水内神社终于回到了五月夜村。但这里是村的东头。漫长的参道一直延伸到位于西端的水使神社。

他奋起余勇狂奔起来。速度倒是算不上是奔跑，不过比走路强。他脚底一边打晃，一边想着尽量多走一点，只是奔至“上桥”时已是强弩之末，不由自主地在桥头蹲下身来，不歇会儿的话，就迈不开步子了。

正一倚着桥栏杆调整呼吸。临近黄昏的参道上空无一人，要是重藏

驾马车经过还能请他捎一程，可是哪里会这么凑巧。他在等急促的喘息渐渐平复，此时迎面突然感受到一阵带着土腥气的风。从桥的另一头吹来的。正一向那边望去，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因为“那块田”就在那里。

与母亲和姐姐住在破屋的时候，正一坚决不靠近“忌田”。如果要途经五月夜村的川道去东面，就算兜个圈子也要避开那块田。岂止如此，正一还留意着尽可能不让那地方进入自己的视野。

他还在水使家的时候，就听重藏讲过泥女的故事。在马车上曾看到的女人无疑就是她。知道了那女人的真面目后，就再也不想见到第二次。当时坐着马车还好，若是在田边走着走着碰上了，会怎样呢？结局难以预料。

而且，竖在田左侧的松树也很可怕。因为树大，无论如何都会进入视野。甚至有几次还见到挂着粗枝上吊的人。慌忙通知附近的村民，转眼间悬着的人又不见了。大家都骂正一是说谎的小兔崽子，但三番五次以后就害怕起他本人来了。听重藏说，过去在那颗松树上自缢的人少说也有三个。而且都是动机不怎么清楚，一时冲动寻的短见。

泥女本名“鹤”，因此小夜子和正一常被村里的孩子鼓噪说“鹤子也马上就要变成泥女啦”。当然小夜子不予理会，正一也直接无视。事实上，比起泥女与鹤子的名字相似，另有一事更让正一挂怀。那就是汨子叫他“松一”而非“正一”。莫不是“松一”的“松”与忌田的松树有关吧？这么一想，他更是不会靠近那一带了。

自从回归水使家，他原以为不必再去村子，因而淡忘了这件事。虽说那块田、那棵松树跟他还隔着一座桥，但如今已进入视线之内。

不能看……必须离开这里……

正一这样想着站起身来，刹那间就见忌田的稻穗摇曳起来。周围地里的稻子也在随风飘摆，但怎么看动得都不一样。其他的田顺着自然的风，全都齐刷刷地往同一个方向倒去。唯有忌讳之田的稻穗，好似有什么要从地里出来一样，杂乱无章地蠢动着。

不好……不快点逃走的话……

他心急如焚挪转视线，那颗松树就此进入眼中。向着忌田方向刺出的粗枝上，晃晃悠悠、晃晃悠悠……飘荡着一具缢死的尸体。明明不想看的，正一的双眼却跟着悬浮的影子晃动起来，不久他的头开始左右振荡。吊尸划着弧线，随弧线的扩张，头的摇晃也慢慢变得激烈，不一会儿就连上半身也左右摇摆起来。“嗡”的一声，自左向右一波更为猛烈的振动过后，吊尸忽然不见了踪影。正一视线的前方再次出现了忌田。

从稻穗之间伸出了一只涂满泥浆的手，像是正欲拍某人的肩膀，突如其来地伸展着。那手缓缓地、轻快地上下舞动，召唤着他。

是在叫我……

走过“上桥”，正一似乎产生了既视感。记得那次也是这样，有人伸手召唤自己。他想去却被不凑趣地阻拦了。但这一回，没准能踏踏实实地抵达“那一边”了。并非召唤者那边，而是进入到召唤者所栖息的世界。就此一脚踏入那一边了。

去那一边吗……

如果这么做会怎样呢？正一如此想到，突然打了个寒战，脚步自然而然地迟缓下来，站在桥的中段驻足不前。然而，当那只召唤的泥手进入眼帘，他又被“必须过去”的强烈意识所驱使。

在叫我……在呼唤我……被召唤着……

如上次一样，他再次渡起“上桥”。深通川在脚下流淌，微弱的潺潺水声听来就像是在耳边私语一般。泥女？还是膨物？也许是水魑大人吧。缠绕耳廓的奇妙旋律令人心旷神怡，同时又感到一丝不明就里的不快。每每脚底会滞涩起来，但在招手与私语的诱惑下最终还是在不停地向前走。

不久，渡过整个桥面到了川道。正一仍然无法将目光从忌田移开，从他左右伸展开去的道上，没有任何人影。周边庄稼地的田埂上隐约可见村民的身影，然而谁都没注意到他，即便认出是他也不会有人理睬。

黄昏将近，伫立在忌田与松树前的正一，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从忌田的稻穗中伸出的泥手，忽地缩回了半分。如同被这变故所牵引一般，正一的身子猛地越过了半个川道。手再次回收，他又向前走。不知何时能从稻间瞧见手腕了，而他也已抵达忌田的领域，险险站到了边缘处，只差一步就会陷入眼前的田里。

突然，脚下田里的土中毫无征兆地现出了另一只泥手，拖拖曳曳地从泥中伸出，眼看就要来抓正一的脚踝。一口气将他拽入忌田，裹上泥巴吞噬掉，然后带到“那一边”……

“正一，吃饭啦。”

此时，从桥的另一头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知道啦。”

当下应了一句，正一随即掉转身，从忌田前离去。

穿过川道来到“上桥”的桥头时，他猛地清醒过来，慌忙凝目桥的对面，根本没有母亲的影子。他战战兢兢地回头一看，两只泥手还在不停地召唤自己。他急忙闭住眼睛，就这样对着桥的方向。

睁眼时，桥的另一头正站着母亲——他抱着浅浅的期待，缓缓张开眼睑。可惜没有一个人，也听不到母亲的声音。

母亲啊……

这不可能是幻听。母亲绝对来救自己了。这么说来，正一记得听重藏说过类似的事。

从前，有个村民染病，高烧严重。村医说今晚很危险。患者本人被烧得迷迷糊糊，正彷徨在似梦非梦的世界里。不过，枕边医生的这句话倒是听得明白，也知道照看他的妻子做好了心理准备，只是怎么也说不出话来。以为总算能说话了，却是在梦里。循环往复的期间，连他也搞不清自己是醒着还是睡着，回过神时，有人坐在他脚边。似乎日已将暮，屋子里十分昏暗。那人也就像是一个黑影。接着，黑影保持坐姿，只有上半身忽地朝他伸来。影子一下就从脚底整个蔓延至脸前。下一个

瞬间，影子“啪”地掉下，包住了他的全身。与自我意志背道而驰，他竟站起身来，不知何时走出了门，行进在漆黑一片的土道。影子就在身前，似乎离自己还远。他想着那就回去吧，又好奇这是要去哪呢。他打算观望片刻，就见前面有条宽阔的大河。河上架着桥，影子开始渡桥。他不想去对面，可那影子却回头招起手来。受此引诱，正要跨步上桥之际，听妻子在背后呼喊“孩子他爸，你忘拿盒饭了”。这人心想“啊，可不是吗……”转过身来，就在被窝里睁开了眼睛。枕边是说着“已经过了鬼门关”的医生和喜极而泣的妻子。

重藏解释说那就是三途之河，若是过桥村民就会死。不过，妻子并没有在枕边说过“你忘拿盒饭了”。人们都说是她不愿失去丈夫的强烈意念唤回了已半入地府的他。闻听黑影就是死神一样的东西，正一的上臂不禁激起一阵寒战。

在那个故事里，是活着的妻子救了半死状态的丈夫。而现在，是已不在人世的母亲救了活着的正一。

母亲……

正一不愿让泪水从脸上划过，他低下头，吧嗒吧嗒吧嗒……大滴的飞沫顷刻间在桥头溅散开去。与此同时，余光中映出一样奇妙的东西。他急忙用双手抹泪，向栏杆的下部望去。那里霍然出现了胳膊似的东西。因长期浸泡在水中已一度鼓胀，又像被鱼类啃过而腐烂一般，这只惨不忍睹的手臂，正欲沿河岸的斜面向上匍匐。

膨物……

刚逃离泥女，弹指间下一个怪异又迫近了。从深通川里到“上桥”下面，那东西不断地往岸上爬着。想来已不能指望母亲的救援。再这么磨磨蹭蹭下去，就该看到它的全身了。

正一如脱兔般冲了出去。飞奔渡过“上桥”时，他很担心那东西比他更早到达对面，可是就算折回，忌田里也还有泥女。相比川道，参道要安全得多。而且，如果不冲出这里就回不了水使家。

他鼓足一切可用的力量越过“上桥”，继而又顺势跑上参道，尽量远离桥。然而，在奔赴水使家尚不到半程的时候，他就已经喘不上气了，很快就一步也前进不得，只好停下来休息。他犹豫了片刻，心惊胆战地回过头。既无泥女也无膨物，唯有挂人的松枝在傍晚的风中摇曳。

最终，正一呆立在簇生于水使家南端的竹林前时，太阳已经渐入二重山，正式拉起黄昏的帷幕。

注释

1 .注连绳，秸秆编成的草绳，挂在鸟居门上，表示神界的意思。

第七章

秘密

正一回到水使家，就去找小夜子商量一只眼仓的事，打算两人一起去找。此时，猛然间想起了小夜子的希望——要更坚强一些。

自己总是一味地依赖小夜子。

姐姐因为担心鹤子，本来就忙不过来了。搜索地点基本已能锁定，就该自己去找仓。于是，正一改变主意，独自往水使家的南端走去。

正一他们曾住过的别栋的更深处，另有两幢别栋。从他们居住的时候，就散发着久未使用的气息。现在也是一样，并无朽坏之处，但看上去却像废宅。论荒芜的气息，第三幢别栋尤较第二幢为甚，不免会让人陷入建造地点远离正房的错觉。至少绝难想象是在同一个宅基内。

转至第三幢别栋的背后，郁郁葱葱的繁茂竹林便呈现在眼前。

正一瞬间就后悔了。果然应该把小夜子约来。竹林中已是一片晦暗。想到要独自进去，还是会害怕的。求助似的回头，那里当然没有姐姐的身影。他拼命忍住想要回去的念头。

我不会逃。一个人也可以。绝对没有问题。

如念咒般在心里反复说着，正一踏入了竹丛。视野顿时暗淡下来。光线比林外所见更暗。姑且用双手摸着竹子前进。不久眼睛适应了黑暗，已能辨认出赤黑色和由竹间漏入的夕阳余辉。那光线太微弱了，眼看就会消逝而去。

不快点穿过去的话……

可是，怎么走竹林都不见尽头。无论哪里都是连绵不绝的竹丛，无论怎样前进也脱不出竹的空间。

好奇怪啊……

在逃离“上桥”途中的参道上，望见水使家南面的这片竹林时，并未显得如此深邃。只不过是簇生在山前而已，看上去不费吹灰之力便可穿

过。所以正一才会下定决心独自前往。

明明都能走到后山了……

莫非看似要直线前进，其实是在绕圈子？自己在竹林里不停地团团打转吗？

可是，奇怪啊……

这是在广袤森林才可能发生的现象，这片竹林还不至于吧？除非正一自己有意为之，否则基本没有可能。

故意的？

当然不是指他的本愿。但如果是某物所致，如果有某个肉眼不可见的机关，又当如何呢？

正一站住身，随之鼓起勇气合上双眼。抑制着涌上心头的恐惧，尽可能稳住心神。无人教过，奇怪的是却自然而然地做了起来。最初是漆黑一团。然而，不久黑暗中开始现出一根赤线。这根奇妙的线在他四周，似乎是将整个竹林都包围起来了。

霍然睁开眼，正一往前后左右观望。视线越过重叠交错的竹枝，他隐隐窥见了别栋的一角。然后便往相反的方向疾行，竟然难以置信地钻了出来。

不但察觉到了布满竹林的阴森赤线，甚至还能避开其存在，正一也是既惊讶又惶恐。然而，也只是那个瞬间。

当他走出竹林后，眼前就是一座破旧的土仓。从一楼到二楼，外部都砌着厚厚的土墙白灰泥。一楼正面是看起来很坚固的土门，二楼同一位置则是对开式的铁窗。他瞅了瞅左右侧的墙，只是铺着平坦的白灰泥，此外再无一物。

一只眼仓……

正一摇摇晃晃地走近土门。他预感到这正是自己一直在找的某物，但还是想求得确凿的证据。然而，门栓上落着硕大的挂锁。恐怕钥匙在龙玺手上。而且，二楼的窗户也在外侧加了挂锁。就像是要防止关在里

面的某物逃脱一般……

手摸到土门，瞬间觉得凉凉的甚是受用，但很快就被冷飕飕的阴森寒气所袭。急忙挪开手，可又想设法打探内部的情况。然而，似乎没有可供窥视的地方。接下来只能竖起耳朵听听了。

讨厌……想归想，双手刚刚撑住门扉。顿时上臂就起了鸡皮疙瘩。他拼命忍耐着，将脸埋入掌间，贴上一只耳朵。战栗从脸颊窜向了整个面部，背心一阵发凉。即便如此他仍然一动不动地维持着动作，凝神细听里面的动静。

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有微弱的流水声传来。一年零数月前，与母亲她们刚进水使神社进行初次参拜时，曾听到拜殿深处荡漾着不可思议的音色，总觉得很像那个。

这个仓里也有，为什么……

游魔口中的水使神社的秘密，就是它吗？如果是，其中究竟又有何含意呢？

啊，不是……

此时，正一突然产生了某种感觉，一只眼仓不是自己所寻之物。

无限接近……但不是它。

说实话很沮丧。但这也绝非普通的仓。不只是因为特地造在避人耳目的地方，还在于竹林中竟设有奇异的机关致使任何人都不能靠近。村里人似乎不知道仓的存在，这一点也很奇怪。倘若知道必有流言传出。无论多隐密的事，都会在背地里被偷偷议论。如此一来，正一也就罢了，但不可能逃过小夜子的耳朵。

只有神社的人才知道啊。

看游魔的态度，当真是水使神社的独家秘密吧。不过，毕竟还是被其他神社的人察觉到了。只是无人知晓详情。而游魔甚至不清楚所在地。至于仓的真面目就更是谜。

“会被吃掉的哟。”

背后响起了人声。正一吓得浑身一哆嗦。

有、有人……

正值太阳落山之际，理应绝对不会有人靠近的场所，却有人说着堵心的话。

脖颈阵阵发寒。不敢往后看。然而背对着某人更是可怕。

虽然犹豫，正一还是一点一点地缓缓回过头去，人影赫然就站立在他的面前。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何时近身，那影子就在他的正后方。

“嘶……”他不由自主地挤出一声虚弱的惊呼。

“会被吃掉的哟。”

那人影二度开口，径直走上前来。正一下意识地想要后退，后背却被土门阻挡。若要逃跑，唯有左右两条路。迅速查探侧方，再度转回正面时，眼前就出现了一张脸。

……咿咿咿

尖叫声在喉头的深处回荡。然而瞬息过后，正一放下了心。他发现对面的人原来是汨子。

“别、别、别吓唬……人……”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提起抗议，汨子自是不予理会。岂止如此，她又凑前一步说道：“会被吃掉的哟。”

“被什么吃掉？”正一身形转动向侧方躲闪，同时问道。

汨子的手扒上了仓的土门：“御仓大人。”

“哎？”

正一莫名其妙，当下从仓前离开。也许是通过直觉意识到汨子所言不虚吧，总之他不想再触碰仓了。

“被仓吃掉，怎么说？”

即便如此，他仍觉得不能错过迫近秘密的好机会。嫁入水使家，身为龙玺之妻的外祖母，知道什么也不奇怪。

“这个是御仓大人？与一只眼仓不是一回事吗？”

“一只眼仓……”老婆子抬头看了一眼仓，目光似在眺望远方，“啊，是龙吉朗宫司取的名吧。竟敢不知死活地用这种名字称呼御仓大人……”

正一猜测唯有神社相关人员才知道的想法没错。不过，龙吉朗与游魔在理解程度的层面上存在着巨大差异。

“御仓大人是神？”为避免过度刺激汩子，正一兜着圈发问。

“御仓大人就是御仓大人。”

“它在做什么？”

“在这里坐镇。”

“这么说……是在这座仓里？”

“傻瓜，你这孩子……这座仓就是御仓大人！”

正一向来不愿意跟外祖母说话。不只是无法沟通，而且不一会儿他就会尝到自己的脑子变得一团糟的滋味。但是今天不同。为了救鹤子，即使理解不了也得尽可能地套她的话。

“鹤子很好啊。”然而，汩子就像读出了他的心思，突然说出了姐姐的名字，“那么受重视……扮巫女的样子……”

最近，龙玺经常叫鹤子穿上巫女的装束，还偶尔让她涉足神社的仪式。小夜子认为这是一种做给外人看的幌子，但是正一却觉得外祖父似乎另有企图，心里不由得一阵害怕。

“外祖父是打算让鹤子姐姐做巫女吗？”

话题偏离了一只眼仓，但这个问题也很重要。

“老身我呀……曾经也是。”

汩子的目光再次投向远方——这次像在眺望更远的地方。

“外祖母以前也是巫女吧。”

“正是，正是！”汩子高兴得直点头。

“鹤子姐姐也会成为巫女？”

“那个孩子啊，将来会做神的妻子，幸福着呢！”

“哎……”

“老妇我也是呢，当初身为神的妻子——”

“请、请、请等一下！”正一慌慌张张地走近外祖母，盯着对方的眼睛，“外祖母说的神指谁？”

“你这孩子真傻！”汨子表情愕然，“神就是神，哪还有别的神？”

“可、可是——”

“光宗耀祖的事哟。我要是还年轻，也想再来一次……”

从此处开始，越来越语焉不详。

天早已经黑了。虽有月光照射，但颇有由来的仓的周围，仍被浓重的黑暗所盘踞。此时此刻，与近乎疯女的外祖母持续着不解其意的交谈，正一渐渐陷入了脑髓行将溶化的错觉。

再不回去的话……

现在小夜子也许正在找自己。不能让姐姐操心。

“我，先回去了。”

有点薄情啊。但又觉得该尽量避免让龙玺或留子见到自己和汨子在一起。那两人势必会问外祖母都说了什么。虽然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还是该避开不必要的危险。

不同于来的时候，正一顺利地穿过竹林，若无其事地回了住处。

“我说正一，你刚才去哪了？”

小夜子很快就发现了他，靠上前来。只是，马上就要吃晚饭了。

“回头再说。”

姐姐似乎从他的表情和语气中察觉到了什么，顺从地点了点头。

水使家总是在一间较小的客厅用膳。龙玺和鹤子坐上座，此后的顺序是龙三和八重，以及小夜子和正一。汨子在自己房间用餐，所以没有出席这天的晚餐也不奇怪。

开饭前，留子进来后对龙玺耳语了几句。接着就遭到龙玺呵斥，留

子低头谢罪的场面，从漏出的口风看，说的好像是汩子不见人影的事。

还在一只眼仓啊。

差点叫出声来，慌忙又咽了回去。要是说了，龙玺就会知道自己去过那里。虽然汩子也可能说出来，但至少能装糊涂。

但是，如果我不说的话……

外祖母就会一直待在那里，谁也找不到吧。这么想来就觉得她很可怜。就没有通知大家的良策吗，还在想着，龙玺猛地起身出了客厅。在外祖父回来之前，正一等人自然不能动筷子。

过了一会儿，龙玺再次就席，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

“母亲她？”

龙三一问之下，龙玺只是理所当然似的应了一声，就此开始用餐。从出去到回来的时间来看，他大概是直接从客厅去了一只眼仓。

换言之，外祖母会经常去那个仓。可能趁留子等人稍不注意就会晃晃悠悠地去那边。只是，途中竹林有那个赤线机关，所以除龙玺外怕是没人能带她回来吧。

会被御仓大人吃掉……

做神的妻子……

究竟是什么意思？虽说痴呆，但汩子为何要去一只眼仓？想要尽快跟小夜子商量的正一，快速地吃完了晚饭。但是，在龙玺离开客厅之前，谁都不许随意离席。就算先吃完，也必须等外祖父退席。

正着急上火的时候，小夜子叫他喝茶。他觉得这也未免太悠哉了，不过姐姐似乎是要他沉住气。如果被人看出自己神色有异，当然不是好事。本来两人的言行就已备受龙玺的注目。

不愧是小夜子。

正一顺从地将手伸向茶碗。一边呼呼吹气让热茶凉下来，一边啜饮着，心神确实自然而然地平稳了下来。

终于，龙玺用完饭站了起来。正一抑制住想起身的冲动，等待龙三

和八重离开客厅。接着，两人把鹤子送回屋后，回了别栋。

正一首先讲述了一只眼仓的事。小夜子对此似乎也吃惊不小。不过当转达完与汩子的对话后，她关心的重点忽然又转向了这边。

“汩子，说了那样的话……”

“嗯。说鹤子姐姐将来会做神的妻子。”

“然后，汩子自己以前也是神的妻子——”

“就是说嫁到这里，嫁到这个家吧？但是，她现在不还是妻子吗？那鹤子姐姐绝对不可能当妻子的。”

“如果神指的是龙玺，倒是没错啦。”

“如果是水魑大人的话？”

“不就是做巫女的意思吗。”

汩子曾是巫女，又是龙玺的妻子。两种解释都能套上。

“不过呢，”小夜子还是拘泥于神指的是龙玺的观点，“若是站在汩子的立场，我觉得多少还能理解。”

“什么意思？”

“龙玺不止一次，而是竟有两次，可能都有三次向儿媳下手。不光如此，这次就连外孙女也要……现在她的脑子又开始迷糊了。如果痴呆也是因为龙玺的倒行逆施，又怎么样呢？自己身为妻子的意识会不会被一扫而空呢？”

正一虽然觉得有点难，但还是能理解小夜子的说法。只是，无论如何他都很在意一只眼仓。说出自己的疑虑以后——

“话虽如此，那个也不是正一要找的东西吧？”

“嗯……但是很像，或者说是接近吧。”

“你觉得跟鹤姐有什么关系？”

“嗯……”

“跟龙玺呢？”

“跟他绝对有关系啊！”

“也是。”小夜子突然做出沉思的样子，“正一，你似乎有一种奇妙的力量。”

“哎？”

“大概母亲身上也有吧。最近我常在想，也许就是因为这种能力，我们才能从满洲逃出来吧。然后，鹤姐与你都继承了力量。”

“鹤子姐姐也是？”

“不过鹤姐输给了那个力量。被影响了，或者说是没承受住吧。结果就变成了那样子。”

鹤子和自己一样，看到过世上不存在的异形之物吧。所以精神失常了。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她见到的东西也许比自己所见更为触目惊心。正一想着，不由得恐惧起来。

“你多半没鹤姐那么强的力量。”

也许是敏锐地觉察到了弟弟的恐慌，小夜子加了一句。但正一马上就明白了，这是在安慰他。

“不过，我没有这种力量，但你的能力能够派上用场。”

“怎么用？”

“像现在这样就行。反常啦、怪异啦……有这样的感觉，就去查找原因。虽然还不太明白，但我总觉得在水使神社里，能让正一产生‘奇怪’反应的东西，过不多久就会跟鹤姐扯上关系。”

“唔……”

“但是呢，不能因此就疏于监视龙玺。毫无疑问，他对鹤姐的执念异常强烈。”

两人又交谈了一会，但想不出什么新的方案。无非是再次认识到，除了继续看护鹤姐别无他法。

关于一只眼仓，则由正一谨慎地进行侦查。话虽如此，但全然不知该如何行动。无奈之下他去了水内神社。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分别向龙吉朗、世路、芥路三人吐露了“奇妙仓房的存在”。

芥路只是感到不适，而世路和龙吉朗像是知道什么。不过，世路委婉地告诫他“别再靠近那种地方，否则……”，相比之下龙吉朗的态度则不同。

“你听好了。如果鹤子突然不见了，你要马上通知我！”

冷不防冒出了长姐的名字，正一惊讶之余打了个寒战。龙吉朗没再多说一句话，但显然是在惦念鹤子的安危。

果然有关联。一只眼仓和鹤子姐姐……

正一接下来去的是水庭神社。心里怀着期待。如果向游魔说明，也许能知道更多吧。

“真的有啊！”

然而，听到对方的第一反应，正一无语了。暗示一只眼仓存在的不正是游魔吗。看来这趟是白费工夫啊……就在他大失所望的时候——

“问题可能在于你听到的流水声。”游魔凝视着正一，表情严肃得让人吃惊。

“那里头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比如，那个仓也在祭祀水魑大人什么的？那个跟我在拜殿……准确地说是在本殿听到的声音很像。”

“四家神社都从深通川引水到本殿。不过，通常传不出那样的水声。更别说在是拜殿听得到了。”

“哎？可是——”

“啊，你好像能听见。”游魔饶有兴趣地凝视正一，“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你才能靠近一只眼仓。”

他似是已猜到有阻碍的口气，正一明明还没说竹林赤线的事呢。

“你还跟谁提过仓的事？”

照实回答以后，游魔非常想知道龙吉朗的反应。于是正一如实相告。

“果然啊！那个老爷子狡猾得很。”

“他是好人哦。”

“不是这个意思。我想那个老爷子以他的方式嗅出了一只眼仓，也对真相做过一番推测吧，只是没有任何证据。”

“仓的真相……”

正一害怕地嘀咕着，游魔突兀地说起了一段奇妙的往事。

“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两个香客，母亲和她十四岁左右的女儿。听说跟乞丐没什么两样，而照看她们的就是水使神社的龙玺。”

就外祖父的吝啬程度而言，这事还真稀奇了。

“不过呢，母亲和女儿都是美人。”大概是注意到了正一的疑惑，游魔脸上露出讥诮的笑容，“那个女儿啊，正处在越长越漂亮的年纪。所以村里人心领神会，想着是好色的龙玺又犯瘾了吧。而且，母女很快就没了踪影，大家都以为是发现龙玺的真面目后逃走了。”

“不对吗？”

“几年后啊，”游魔不答正一的问话，自顾自地说道，“村里出现了两个香客，老婆子和一个小鬼。两人饥渴难耐，眼看快要饿死了，样子相当诡异反常。没过多久，村民之间传出奇妙的谣言，说这两人不就是几年前来村子的那对母女吗？”

“是……是这样吗？”

“谁知道呢。听说她们很快就去了别的地方，没能经过证实。况且，才过了几年，那对漂亮母女就面目全非了？当然，村里也有很多人认为是别人。”

“唔……”

“这个事是以前听世路说的，我最感兴趣的是两人在模样上的反常。”

“怎么反常了？”

“与其说是没吃的饿瘦了，还不如说是失魂落魄，所以看上去毫无生气，身子衰弱……”

“啊……难不成外祖父一直把她们关在一只眼仓里……”

正一随之做出了可怕联想，说出了口。然而，游魔未加否定，反倒露出一脸认可的表情，提了个意味深长的问题：

“如果就像你说的那样，那么一只眼仓的目的是什么？”

要是知道的话就不用烦恼啦。这么想着，正一觉得自己听到了一个讨厌的故事。漂亮母女会跟鹤子重叠在一起。他告诉游魔后——

“听说龙三以前的两个媳妇也很好看呢。”

“……也就是说，这个……”

“虽然现在说这话有点晚。不过，你们保护姐姐的做法没有错。”游魔一脸得意扬扬，最后还向来找自己商量的正一提出要求，“又有了什么发现，要来告诉我啊。”

正一回去以后，将水内神社三人与水庭游魔的事告知小夜子，姐姐的表情极其复杂。

“龙玺染指儿媳是事实。但是背后的意义完全不同吗？”

“可是，这样的话，留子说的那些呢？”

“留子是水使家的佣人，不过我想她内心很厌恶龙玺。话虽如此，她也不想站在我们这边。简单地说，就是盼着两方能互相撕咬，家里一旦折腾起来就有好戏看啦。”

“好过分！”

“她还喜欢嚼舌根，龙三舅父的那两位夫人的事，她忍不住地想说。只是，要是说了实话，就会涉及水使神社不可触碰的部分。”

“一只眼仓的秘密……”

“嗯。当然，留子也有可能一无所知。她推测龙玺和两位夫人之间出了问题，但并不了解具体情况。于是就拿自己胡思乱想的东西，说得像真的一样，暗示给我。龙玺也不是笨蛋，才不会那么信任留子吧。”

“也就是说，没告诉她关键的内容？”

“可能吧。不过，因为是游魔说的嘛。”

小夜子不像村民蔑视地称游魔是“落魄特攻员”，同时又惧怕他。但她对游魔的评价也不高。所以不太愿意相信他吧。

但是，就算不提游魔，龙吉朗的话总不能不放在心上。自己预料之外的另一种危险，随时会降临到鹤子身上。正一明白姐姐已在考虑其他的可能性。

然而，从那以后平安无事地过了一年，不久，第二个年头也已逝去。出落成了美丽少女的鹤子，没遭龙玺的毒手，也没被幽禁在一只眼仓。其间，龙玺依旧对她厚待有加。照样让她学做巫女。但也仅止于此。

唯一的大事是在水内神社举行的增仪上，鹤子担任了刈女一职。小夜子从留子那里听说了，水使神社的龙一在以前的增仪上去世的事。因此，鹤子涉入仪式让她们担心不已。以至于两人还结伴跑到水内神社，来找世路商量。龙吉朗告诉她们刈女不会有任何危险，仪式期间他和儿子会盯紧鹤子舞蹈的舞台。就算出了什么事，龙吉朗等人也能即刻发现。反倒被劝慰了一番。

即便如此，直到增仪结束，两人都是坐卧不宁。由于被禁止参加仪式，他们只能焦急地在水使家等候。最终，如龙吉朗所言，没有发生什么变故。至于鹤子，因为能穿着巫女的装束在舞台上跳舞，很是心满意足。增仪圆满成功，没多久就招来了雨水。

不过，后来听世路说发生过一场小小的骚动。虽然只有以各神社宫司为首的少数几人能出席仪式，但为了把供品等运到二重山的沈深湖，村里的年轻人和相关人员曾在水内神社集结。据说当时有不少人都对鹤子一见钟情。龙玺就不乐意了，于是便上演了像赶苍蝇似的从鹤子身边轰开村里年轻人的一幕。

不过也就那么点事。此后，鹤子的待遇也没变。在旁人看来，无非是外祖父在照料心爱的外孙女吧。要说不同的地方，无非就是龙玺瞪大眼睛，防备那些因为鹤子的美貌而垂涎三尺的年轻人。按理说，他自己

也该按捺不住色相了，可是不知为何却一点也感受不到。至少小夜子如此认为。

“我和小夜是不是想多了？”正一时而歪头发问。

“可是……”小夜子露出冥思苦想的表情，“观察龙玺的期间，我开始怀疑这家伙莫非是要再现《源氏物语》里的光源氏。”

“你在说什么？”

“你不知道《源氏物语》吗？”

“当、当然知道啦。书名的话……”

“我也没读过。只是听母亲讲过。”

“什么嘛。还不是跟我一样。”

“笨蛋，哪里一样啦。我可是知道内容的。”

“好，好，知道啦。小夜你赢了。然后呢？”正一为推进话题，干脆地认了输。

“光源氏喜欢上了一个叫‘藤壶’的女人，但这人是他的后母。”

“啊……”

“不过只相差五岁，再说又是后母，所以没有血缘关系。”

“话是这么说……”

“嗯，虽说是名义上的，但毕竟是母亲，还是不行吧。然后发生了很多事，他就领养了藤壶的侄女‘紫上’，放在身边抚养。”

“因为那侄女和藤壶很像？”

“对的对的。所以光源氏想把紫上培育成自己喜好的女性。”

“哎……也就是说，外祖父是光源氏，鹤子姐姐是紫上喽？”

“怎么说呢，就算鹤姐是合适人选，龙玺也不会是那个角色。而且这么一来，母亲就成了‘藤壶’。”

“唔……”

鹤子的父亲是水使龙玺——如同恶梦一般的疑惑在脑中苏醒了。小夜子似乎已看出正一的想法，摇头说道：“那个传闻就不要提了。我们

要考虑今后的对策。”

小夜子预感到未来几年最为关键。虽然不知龙玺何时、做到什么程度才会满意，但直到成人的期间也许是重要阶段。

一年的岁月流逝，又度过了两年光阴。然而，鹤子在水使家中的处境毫无变化。小夜子与正一仍在监视长姐周边的情况，但说实话，已经比当初要懈怠得多。四年以来没有任何变化，警惕心自然而然地松弛下来亦属无奈。

说到变化，也就是水内神社举行增仪的两年后，鹤子在水分神社的减仪上担任了刈女。与增仪不同，天气十分恶劣，所以两人非常担忧鹤子的安全。不过这次仪式也顺利告终。只是，小夜子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

“我是听世路叔叔说的，担任刈女的人，通常都是主持仪式的神社所在的村子里，代代出巫女的人家的女儿。”

“五月夜村的话，就是像青柳家那样的？”

“嗯。也就是说，上次水内神社的增仪本该让物种村的姑娘当刈女。这次水分神社的减仪就是青田村的姑娘。但这两次都是鹤姐在做。”

“是因为外祖父拜托他们了？”

“好像是的。”

“果然是想叫鹤子姐姐当巫女吗？”

“这样的话，不就该让她再多做点修行吗？”

正如小夜子所言。龙玺仅限于把鹤子扮作巫女的模样，偶尔涉足神社的活动。让她担当增仪和减仪的刈女，恐怕已是最重的任务。

“可游魔先生又说，鹤子姐姐的舞蹈比新手还差。”

“那种事谁来都一样。只要是年轻漂亮的黄花大闺女，谁都能当刈女啊。”

“倒是芥路哥说跳得很好……”

“碍着你的面子，随意夸夸而已。”

芥路也参加了水分神社的减仪。这是因为他将来要接世路之位吧。

“这么说，从开始就不是什么重要角色？”

“他们说就像添头一样。也就是说鹤姐也能凑合着用，可要这么说的话，村里的姑娘不也行吗？龙玺为什么要拜托他们用鹤姐呢？”

游魔也想不通这点。他似乎认为龙玺有什么不良企图，但据说鹤子只是在按流程跳舞，并无反常的地方。结果还是如以前一样，这持久不变的岁月也将一直持续下去。

然而，从这一年的夏天起，鹤子本人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她突然就会消失不见。而且经常是在龙玺外出时，常常踪影皆无。小夜子起初认为是龙玺所为，但发现不是这样。外祖父反倒不知情。就连那个目光敏锐的留子，也都还没察觉长姐的奇异举动。小夜子与正一能够发现，毕竟是因为有着血缘关系吧。

消失次数还不频繁，所以龙玺和留子才没有发觉，但这事相当出人意料。“自我”意识稀薄的鹤子，凭自己的意志去了某处。即使小夜子问她，也只是答一句“散步啊”。说句“我也一起去”，她就会顺从地带小夜子同行。但是，还是有一个人不见的时候。

鹤子来到波美地区之后，已经逐渐失去了体感。回归水使家以来更是如此，没有肉体上的辛劳，也不会被随意使唤，缺乏实感的现象越发严重。也许她只是觉得如今的生活，远比以前那间陋室舒适，欣喜妹妹和弟弟不用再做苦工。

然而在正一眼里，鹤子是身陷牢狱。哪都能去，也能吃上喜欢的饭菜，想要的东西都能到手，但是仔细一看，周围尽是透明的栅栏，将她禁锢于其中。封住了她的灵魂。只是她没有感觉到，至少过去是这样——

夏日之后的鹤子，从那透明牢狱的栅栏间轻巧穿过，前往只属于她自己的秘密场所度过光阴，然后归来，轻盈地回到栏中。如此往复循

环。

“只要没有龙玺掺合，随鹤姐高兴也行，不过……”

正一也清楚小夜子的困惑。自满洲时起，作为妹妹的她就很坚强。而在归国船中，鹤子的内心被渐渐侵蚀，姐妹的立场完全颠倒了。自来波美地区以来，两人的关系始终没变。而且水使家的环境非同寻常，她担惊受怕也在情理之中。

“要不跟去看看？”

小夜子没有马上同意正一的提议，她的心里还有一个念头——不到万不得已还是想尊重鹤子的选择。然而还有一点，她无法预判长姐何时会去“散步”。这比保护她不落入龙玺的魔掌难多了。

令人忐忑不安的微妙时光一天天地过去。就在晚秋的某日黄昏，正一目睹到难以置信的一幕。

那便是从背面竹林里钻出来的鹤子的身影。

第八章

鬼女

鹤子姐姐为什么……

正一情急之下躲入别栋背后，小心隐藏，悄悄观察。

很显然，直到经过正一藏身的最里处，以及中间的别栋，鹤子都没有任何戒备。不过，抵达他们居住的第一幢别栋前面，她稍有留意周围的动静，随之快步消失在正房中。

难道……她要去一只眼仓？

只能这么认为。正一总共去过那仓三次。基本一年一次，想着没准又有了什么变化。不过那里始终维持着原样。其中有次差点撞见汩子，幸好早就有所戒备才得以顺利逃脱。要说有什么事也就只有这件了。顺带一提，今年还没去过。

可是，鹤姐究竟为什么要去一只眼仓……

将她与仓联系起来，源于正一的个人直觉、龙吉朗的忠告，以及游魔的那些话。不过，其中有龙玺的介入。鹤子与一只眼仓之间，毋庸置疑有外祖父参与。

然而，鹤子如今却独自一人，凭自己的意志，甚至提防着不让任何人知道，去了一只眼仓。

正一急步穿越竹林。鹤子也能通过，恐怕就如以前小夜子说的，继承自母亲的力量起作用了吧。

钻出竹林，阴气森森的仓便赫然出现在眼前。虽然能从竹间隐约窥见，可是到了仓的正面，总会有一种骇人的压迫感。整体映入眼帘的刹那，就会被不祥的险恶气息震慑。

正一稍稍保持着距离，游走在一只眼仓周围。不见有何异常之处。正面一楼部分的土门也好，二楼部分的对开门也罢，如往常一样悬着牢固的挂锁。仓呈长方形，两侧唯有平坦的白灰泥墙，光无一物。背面的

二楼部分有窗，对开型窗扇最初就是开着的。不过那里镶着铁格和铁网，再怎么抬头观看，仓内也只是漆黑的一团暗影。

正一回到正面，稍作犹豫后，把耳朵贴上土门。于是战栗即刻从面颊传到了四肢百骸。他忍耐着竖起耳朵静听。

没有人……

感觉不到仓里有任何动静。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只传出了流水之音，再也听不到其他响声。

不过，也许未必是人……

仓内栖息着某物。这么一想，脑中就赫然闪现出那玩意儿在土门另一侧，如自己一般窥视户外的光景。

“呜哇！”

他忍不住叫出了声，飞身从土门前退开。全身戒备起来，生怕里面会响起“咚咚咚”的敲门声。

没有一丝声音。寂静得可怕。

假如里面栖息着某物，那么鹤子姐姐是来见它的吗？

虽然想离开此地，能早一点就早一点，正一却又侧头困惑起来。那玩意儿是什么？长姐为什么要见它？她有挂锁的钥匙？换言之，龙玺已经认可了吗？

不，毫无疑问在瞒着外祖父。

小夜子也持同样的观点。这么说是偷偷从龙玺房里拿的？若是鹤子的话，倒是不缺机会。

好吧。就在别栋附近继续监视吧。

耐心等待，只要鹤子去了竹林，就悄悄跟在她身后。如果她进了一只眼仓，自己也跟着潜入内部。

正一回到屋里找小夜子商量，马上就得到了认同。小夜子说也要轮班监视，不过听正一说过竹林的机关后，虽然半信半疑但还是听从了。一只眼仓的事，姑且就托付给正一去办了。

然而，鹤子始终也没来。出门也都是在水使家外，根本就不接近背面的竹林。如今，长姐出去散步，小夜子必会尾随其后。似乎只是散步，但也跟丢过几次。从鹤子优哉游哉的样子，无法判断是不是被她刻意甩掉的。不久，时至初冬，天气慢慢冷下来后，长姐的外出也随之减少。正一问她原因，回答也是普普通通的一句“阿正，外边很冷不是吗？”。诚如所言，雪花纷飞伊始，鹤子的外出便戛然而止了。

“当真是去散步吗？”小夜子也彻底被长姐不可理喻的行为耍得团团转。所以，当她老实窝在家里的时候，小夜子的表情也舒缓了下来。

“唔，可能……”

其实从不久以前开始，正一就已顾不上鹤子。目睹她从竹林里出来，他的兴趣就转移到了一只眼仓。知道即使在别栋旁监视也毫无意义以后，正一就经常去仓那边。当然，他没办法调查内部。所以很自然地热衷于在仓的附近散步。

一只眼仓背后是岩石林立的山。找不到像样的路，有一条勉强算是兽径的窄道，几乎没有人进去过的痕迹。就在这样的地方，正一却发现了奇妙的东西。那是一根长长的竹筒，穿梭于山脚下缓坡的山白竹中。

那是什么呀？

他最初以为只是竹子倒了。但仔细一看，显然是人为所致。而且，那竹筒中途又连上了其他竹筒，向前延伸看不到尽头。他追逐着竹筒，溜下山白竹的斜坡，进入平地，竹筒便没入地面不见了。他猛地一抬头，原来正面就是一只眼仓背后的墙。

怎么回事啊？

“咚咚咚”的心跳声骤然响起，简直能把人吵死。正一预感接下来自己会有惊人的发现。

由于兴奋过度，脚都颤抖起来。他双手敲打两腿给自己鼓气，然后顺着竹筒开始攀登斜坡。脚下瞬时就被山白竹所淹没，竹筒就藏在其中。任凭怎么低头搜寻，也不见踪影。他从此处开始，时而用鞋侧触碰

竹筒确认位置，谨慎前行。

不久，左手边就能看见从山脚延伸上来的兽道。爬上斜坡的轨迹差不多与竹筒平行。刚以为会在某处相交，一会儿就又分作两股，远离而去。竹筒绕过一棵大树，又向巨石背后转去。接着，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洞穴。

咦……

竹筒径直钻入了咧开大嘴的洞穴。洞口的宽度和高度足以让一个成年人屈身进入。

怎么办呢……

他小心翼翼地朝洞内张望一眼。走个五六步进去试了试，转眼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正一想了片刻。好不容易走到这里，不能什么都不查就打道回府吧。但话说回来，就这么随意地踏入暗无天日的洞穴，也值得商榷。再过一个小时天就要黑了吧。也许该等下一次。大概是被小夜子磨炼出来了，正一的判断相当冷静。就在这时——

咯咯……

从洞穴深处回荡出异常古怪的声音。

啊……呜呜呜……

既像在笑，又像在哭，既像呻吟，又像呼喊，相当奇妙的声音，听不出来是什么。

啊哈……嘶……

极度的惊悚让正一瞬间起了层层鸡皮疙瘩，接着背脊就被一阵寒流划过。

他转过身，如脱兔般逃出洞穴。绕过奇形怪状的巨岩和大树，进入白山竹的斜坡便找出兽道，一口气狂奔下去。他一边斜眼望着一只眼仓，一边冲入竹林，回到别栋才放慢了脚步。

刚才是鬼女的嗤笑吧……

脑中赫然想起重藏说的波美地区的恐怖传说。

这个地方自古以种植水稻为主，因而没有狩猎者。只是，人们不愿进山其实另有原因——水魑大人坐镇的沈深湖就在二重山中。与其说是孤立的山，倒不如说它与左右两侧的山脉联手环卫着波美地区。由此，无论去哪一座山打猎，都是对二重山的亵渎。所以，决不会有人在山里杀生。

然而，有一年天气大旱。增仪也不幸失败，稻田全毁。有四个年轻人为解燃眉之急，背起猎枪进了山。他们如愿以偿地打到了猎物，就在心满意足时，遇到了一只大野猪。其中一个开枪却没打中，大家就一起追赶，那头野猪顺势逃进了洞穴。他们就在洞口堆起松叶点上火，打算用烟把它熏出来。其中两人将腾腾升起的烟雾送入洞穴，另外两个则端好猎枪只等野猪冲出来时给它一击。

这时，从洞中传出了奇妙的声音。不像哭声、不像笑声、不像怒吼、不像呻吟，这怪声就像疯女人的嚎叫，回荡在洞穴之中。而且，声音还一点一点地向这边靠近，眼看就要从洞里出来了。

不久，烟雾中现出了一个蠕动的身影。不是野猪，而是双脚直立的东西。就在那个刹那，其中一个持枪者突然嗤笑起来。那不是笑，是嗤！其余三个慌了神，架起嗤笑男，弃下所有猎物逃走了。

嗤笑男回村子后还是嗤笑不止。第二天，另一个持枪者也嗤笑起来，翌日第三个人也开始嗤笑了。第一个男人嗤了整整三天三夜后不幸身亡。当时，剩下的那个人用火箸自刺双耳，又用烙铁塞住了两个耳孔。幸亏如此才好歹捡了一条命。

听村中老人说，那是山之女神发怒化为鬼女现身了。据说看上一眼，就会当即发狂而死。嗤笑声出于鬼女，人会不断地听着自己的嗤笑声，最终在那过程中死去。第四个男人能够得救，是因为他发自本能地悟到了这一点吧……就是这样的故事。

后来的三天三夜，是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他不知何时自己也会嗤

笑起来，是不是该把耳朵塞起来呢。却又怎么也下不了手。小夜子问他“你最近晚上一直哼哼，没问题吗？”，正一答说“没什么”，但姐姐好像不相信。

幸好平安无事地迎来了第四天的早晨。正一刚松了口气，小夜子突然听说了一则可怕的流言。

“好像村里的年轻人私底下在传水使神社的后山有鬼出没。”

“这……这不就是重藏爷爷给我们讲过的鬼女吗？”

“啊，是在山里出没吗？可是深通川的水还没见底，有人会像故事里说的那样进山打猎去吗？”

“嗤笑死的人呢？”

“没，现在看来还没有。不过大家都挺害怕的，一把年纪了也不害臊。”

小夜子目不转睛地盯住正一。

“你没藏着什么事吧？”

“没什么……”

“又是‘没什么’啊……好吧，无所谓啦。”

正一想找小夜子商量，想让她陪自己去洞穴。但他还是下定决心独自承担。因为不能总是依赖姐姐。

不过，正一再度前往洞穴已是翌年夏天。在夯实探险决心的这段时间，天气渐寒，步入了降雪季节。所以只好等来年开春。只是迎来春天以后，他想等暖一些吧。做着“还早”“还不到时候”的判断，转眼就到了梅雨季节。如此这般一拖再拖，雨季过后终于没借口了。

这天从早晨开始就是晴天。正一等到午后，备好木制手电、蜡烛、火柴盒、缠在竹筒上的风筝线，把它们包进油纸，向后山进发了。因为总觉得小夜子在看自己，所以没从别栋出发。尽管要绕远路，但他还是选择了出水使家正门，沿参道向东稍走几步，再向南折回往后山去的路线。

正一抵达山脚下就搜寻起兽道，可怎么也找不着。不久，他发现了一条窄道，姑且顺道爬上去试试。很快就在右方发现了簇生的白山竹。心想可能是这里，往里一扒就触到了那竹筒。接着，他沿连绵延展的竹筒继续攀爬，成功抵达了印象中的大树和巨岩。

转到背后一看，那洞穴果然还在。就像是为了吞食正一，只顾张嘴等待一般，呈现出一团漆黑的暗部。白天就已是十足的阴森。也许是位于一只眼仓后山的缘故，愈发让人心生此感。

正一将手电接到右手，深深吸了口气进入洞穴。前行五六步后，外界的光已无法照到。又前进两三步便打开手电。刹那间，左右石壁和洞顶便陡然压迫过来。这是因为洞穴被照亮后，就能体会到周围岩面的距离感了。走路不至于困难，但依然相当憋屈。身子自然而然地就会缩起来。有幽闭恐惧症的人怕是不大能忍受。

从一只眼仓背后的地面钻出的竹筒，进入洞穴后仍一直向深处延伸。在追踪的过程中，洞穴逐渐九曲八弯，不知不觉中化为了一道缓坡。应该还没走太远，却感觉已经深入内部。话虽如此，幸好洞穴没往地底沉降。然而他刚这么想着，脚底却突如其来地开始向下倾斜。虽然预感到不好，但还是迈开了步子。很快地势又平坦起来，到达略为宽敞的空间。他姑且伸手踢脚，放松一下筋骨，又开始心生不安，不知洞穴会通往何处，于是照了几下前方。

然而，光线中只映现出穴壁。整整一面都是石壁。到尽头了。而且，“屋”的深处有积水，竹筒消失在了水中。他又照照四周，只见洞顶垂吊着钟乳石，地面有石笋拱出。周遭的世界仿佛发生剧变，突然从单纯的洞穴转变成了如假包换的洞窟。

他将手电指向四面八方，终于在左边的石壁找到了一个洞。想方设法爬到了一半，就再也动弹不得。凭他的身高颇有难度。找找是否还有别的，但人类能够钻入的洞一个也没有。

到此为止了吗……

就在正一灰心丧气，当场蹲下身子的时候——

啊啊哦哦……呜呜咕咕咕……

听到了鬼女那阴气森森的声音。他能感觉出声音是从水中，从左上方洞穴的深处，从眼前石壁的彼方，从各个角度各个方位传来。比在洞外听到的声音大几倍、几十倍，“嗡嗡”地回响着。

出、出、出现啦……

正一猛地起身，拼死忍住想就此逃之夭夭的冲动。

可、可是可怕……讨、讨厌归讨厌……但是如果无法调查到底的话……

一边摇摆于矛盾的心情，一边尽力站定脚跟。母亲、鹤子、小夜子的脸一张张地在脑中掠过。他正在下意识地寻求帮助吧。

不，我一个人就行。

正一本人没能意识到，此时的他已迷失了首要目标。他已不知自己为何要去洞穴的深处，被“我要独立完成”的强迫观念所驱使了。

不过，如果让重藏说的话，一定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在召唤你啊”。

正一取出蜡烛，安置在合适的地方，拿火柴点着。随后从竹筒上解下风筝线，绑在水滩旁的石笋上。接着他用油纸包好手电准备完毕，脱掉衣服让全身赤裸。

这是为了潜入水中摸查对面的情况。

想到这个疯狂的方法时，正一几乎未作犹豫，反倒自鸣得意地觉得这主意不错。他没考虑过没有对岸的情况，也没想过水下洞窟深不见底的可能性。能够听见鬼女的嗤笑，所以对面就一定有形同的空间。

他在陋室生活的时候，曾跟小夜子学过游泳。她非常热衷于教正一凫水，简直到了执拗的程度。也许是源于归国船中看到的那次海上异象。虽说在波美的山区生活，小夜子却始终认为海怪会来抓走弟弟。说实话，正一并不认为游泳好玩，不过潜水倒是很有趣。比起在水面上划水前进，他更喜欢待在水下。姐姐笑他古怪，可这是实话，又有什么办

法呢？

没想到今天在这种地方派上了用处……

试水的一瞬间，他浑身激灵打个冷战。终究是有些犹豫。水好冷。虽说是夏天，但因为在洞窟里，水温谈不上舒适。

即便如此，正一也只胆怯了几秒钟。充分濡湿全身后，慢慢地下水。接着他狠吸一口气，随即纵身钻了下去。

啊……

不等举起手电照射水中，前方闪烁的亮光便映入了他的眼。仿佛就在五六米远的水面上。

也许能从那里出水……

水道貌似很短，太好了呢。正高兴着呢，转眼亮光突然不见了。犹如被人掩去了重要道标一般，希望之火陡然熄灭了。

正一立刻陷入了强烈的不安。但那也只是短短一刻，他很快就往闪过亮光的方向游去。听说水下洞窟都不会太长，凭借这唯一的依据向前游去。一边释放竹筒上的风筝线，一边潜向水的深处。

然而，无论潜了多长距离，头上始终都是石壁。洞穴本身较大，大人也能轻松自在地游走。这一点倒是非常幸运，只是头上的粘滑岩壁连绵不绝。中间也没有能换气的地方。满满的全是水，直抵洞顶。

正一渐渐开始焦急，要往回走只能趁现在。倘若再游下去，归途中就会续不上气。他心里明白却没有回头。寄托于最初见到的光，果断地向洞穴的深处前进。

没多久，鼻子刺痛起来。这是行将气绝的前兆。不一会儿，头也开始嗡嗡轻响。危险信号已然亮起。拼命摸索洞顶，触手仍是岩石的感觉。只要有一块方寸之地，就能在那里换气。然而，洞顶没有穷尽，到处都充斥着水。

完了……要淹死了……

从心底涌起深深的战栗，满脑子都是追悔莫及的念头，正一感到了

恐惧，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

他在这个洞穴里的事，自是无人知晓。即使就这么溺水而死，也没人会发现遗体。他的尸体将永远漂流在黑暗冰冷的水下洞窟。

小夜子会担心吧……

脑海中鲜明地浮现出姐姐拼命搜寻自己的情景。鹤子的精神状态也一定会比现在更糟。

对不起……

气息已尽。哪怕吐出一口气，接下来就会下意识地吸气。大量的水就会涌入口腔，一眨眼的工夫就会淹死吧。

母亲……

他闭上眼睛的瞬间，眼睑内映出了母亲的脸庞。母亲在微笑，不知为何微微地摇着头，正低语着什么。凑上前去想听个明白，就在这时正一的脸一下子窜出了水面。

嗬嗬、嗬嗬、嗬嗬、嗬嗬……

一时之间，急剧的喘息声在漆黑的洞穴中回响。似乎是在千钧一发之际逃出生天。光是调整气息就已经竭尽全力，怎么也缓不过来。随着呼吸慢慢平复，安心感才一点一点地渗入胸中荡漾开去。

他举着手电照着周围，终于有精力观察自己所在的地方了。

正一冒头之处是水下洞窟的洞顶上开启的一个小孔。眼前平坦的岩石地面如梯田一般自左向右层层递进。共有五层，而顶层最为宽阔，像是浑然天成的。照向左斜后方，那里有个貌似人能通过的洞。从刚才所在的空间钻那个洞，多半就能到这里来。与这洞大致相对的另一侧，即左斜前方又有别的洞门户大开。看来洞窟还将一环连着一环。

正一姑且从水里出来，打算在岩架上小憩片刻。考虑是否要再往前走。这么盘算的时候，就听前方有声音传来。像在通往更深处的洞穴附近有一点动静。当即用手电一照——

鬼女……

她从黑暗中歘地探出脸，凝视着这边。

正一慌忙潜回水里，但身子一旋，突然就搞不清方向了。即便如此他仍想划水逃跑，不料洞窟竟渐渐地变窄。身子再也过不去了，正一才明白自己正在往深处走。

风筝线！

为了以防万一，正一是牵着风筝线潜进来的。只要扯着线走，就能安心地回到出发地。不过，屏气无法坚持那么久。需要再浮上来一次，吸入足够的空气。

借由手电的光找到洞顶的穴，正一从那里伸出头。然而没等吸气，他就停止了吐气。

鬼女就在头顶上打量自己……

眼睛对上了眼睛……的感觉。对方一动不动地俯视着他，尽管双眸黑洞洞的，看得并不真切。

吐出憋在胸中的气，正一几乎陷入半狂乱状态。口中溢出了不知是哀号还是惊叫的声音。眼看鬼女就会嗤笑起来，想到这里就有一种湿发根根倒立的恐怖感。他一个劲地喊叫，只为不听到那嗤笑声。

这时鬼女动了动，脸凑得更近，从左右方向伸出手，想要抓他。正一猛然醒过神来。他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扯着风筝线迅速潜入水下洞窟。与来时不同，回去倒是挺快。距离也相当的短。为了慎重起见事先点上的烛火，很快就出现在了眼前。

刚从水里出来，他就当场瘫倒在地。闭住的气还有剩余，但心跳得很快。精神冲击实在太大。在山里碰到鬼女已经够可怕了，更别说是在那样的洞窟，又是在那样的状况下遇袭，稍不留神都能吓出心脏病来。不过她没有下水跟过来，真是太好了……

要是鬼女入水来追，恐怕小命不保。想必现在已经被拽下水下洞窟，活活淹死在那里，要么就是被拖回对面的空间饱受折磨吧。

当真是危险之至。

正一切身体会到了绝处逢生的滋味，就在这时他感觉听到了什么。侧耳细听，果然有声音从深处传来。竖起耳朵静听，发现那声音正渐渐向这边靠拢。

鬼女追过来啦！

正一迅速地把衣服套上湿漉漉的身体，抓起手电就往外逃。只需顺着原路跑回即可，所以不必担心迷路。他留意着脚下别绊蒜，从来时的洞穴疾步往回走。这样就不用担心被追上了。如此这般，就在他刚安下心的时候——

正一、一、一、一……

从黑暗的洞穴深处响起了阴森无比的呼唤声。正一的背心瞬时一凉，当场停下了脚步。

她知、知道我是谁……

既然鬼女是山神的化身，知道这么点事也许是理所应当。只是正一受到的冲击无可估量，险些破罐子破摔，觉得自己的一切都被洞悉，怎么也不可能逃脱了。就在思前想后的时候，那“东西”的气息已从背后的洞穴深处悄然靠近。那东西向久久伫立的他追过来了。

好笑的是，反而让正一恢复了理智。因为逼迫而来的恐惧感可比胡思乱想更加可怕。他再度动身，快步前进直到出了洞穴。然后，刚出洞外就狂奔起来。从白山竹的斜坡跑向兽道，一口气溜了下去。总之就是想尽快离开鬼女的领地——后山。

从山脚下的灌木丛出来时，正一放慢了速度。他一边走一边回头。山在看他，后山正俯视着他。也许由于自己没在山中狩猎，所以才能逃出性命，鬼女才没有嗤笑。正一如是想。

正一塌着肩膀，脚底打晃地回到水使家，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他提防着不让小夜子和留子发现，进了浴室，脱下贴在皮肤上的衣服，刚擦着身子的时候，偏偏就被鹤子发现了。

“啊……这个嘛……”

怎么也想不出来托词，正一脑中一片空白。

“咦，正一是热了要冲凉吗？”

长姐自己随意做了解释。外衣和内衣都湿了，按理会觉得奇怪。现在倒好，还给自己拿来了替换的衣服。对于长姐来说，似乎照料弟弟是再开心不过的事。事实上，鹤子的举止让他想起了患上精神疾病之前的长姐。

他暂时没向小夜子提起洞中的冒险。因为怕她会怒斥自己不许做危险的事！不找姐姐商量就是因为想让她认可自己是大人，但如今这个想法已然烟消云散。总之，现在正一只怕被骂。但也不能一直隐瞒下去。大约一周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说了出来。

“我就觉得当时你的样子很奇怪……”

小夜子在生气之前像是早已知晓一切。只是，她很快就换上了一副严厉的面孔。

“不过正一啊，不管是仓还是后山，都不要再去的好。”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会被抓走啊。”

“……”

“你还看到过别的怪东西吧！”

在小夜子的注视下，正一讲述了从青田村水分神社回来时，在忌田和“上桥”遭遇泥女和膨物的经历。

“果然啊。我说过鹤姐和正一继承了母亲的力量。而正一呢，能看到那一类的怪东西。”

“哦……”

“只是看到还不打紧。不过呢，要是跟那种东西扯上关系，我担心你会受波及，没多久就会被对方召唤。”

“要是跟着走的话？”

“恐怕你就再也回不来了。就算回来，也不再是以前的正一……大

概吧。”

她的想法似乎承继母亲。又加入了重藏说的各种怪谈，被进一步补充完善。

正一保证不会靠近一只眼仓和后山。不说洞穴，正一觉得鹤子和仓绝对有关，但目前还是打算避而远之。其实，暂时不想踏入水使家第一幢别栋以南的区域，才是他的真心话。

正一瞒着小夜子，告诉了水庭神社的游魔。自从知道一只眼仓的事，正一就常来找他，两人自然而然地熟稔起来。说是父亲稍嫌年轻，说是兄长岁数又相差太大，两人倒是格外合得来。可谓天造地设的一对怪友。

“后山水下洞窟什么的，好厉害！不过，也亏你能在那种地方潜水。”

能让游魔佩服，正一很是得意。此时的心情就像在向同龄孩子炫耀一样。

“那个地下水，是从二重山的沈深湖流过来的吗？”

“不会错的。因为龙玺特地把那水引到一只眼仓来了。”

“果然是我家外祖父……”

“不是他还有谁？唔，龙一可能知道。现在的龙三也是。”

“可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我想是为了悄悄祭祀水魑大人。除了本殿另有祭祀。所以水使神社才会比其他三家神社力量更强吧，我是这么怀疑的。”

“难不成龙吉朗宫司也知道？”

“那个老爷子啊，看得可就更深远了。”

“所以知道一只眼仓是怎么回事？”

提及这个问题，游魔总是语焉不详。因为游魔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但缺少支持它的证据。他打算万事俱备以后，再来声讨水使龙玺。事实上，告诉正一仓的事，也是因为觉得如果顺利，或许就能从中获取一些

线索。

正一并未因此生气，反倒有心助他一臂之力。起初当然是被利用了，但现在他们已是真正的朋友。而且游魔好像喜欢姐姐，尽管本人总装作开玩笑的样子。最初只是鹤子，如今对小夜子也动了心。正一估摸着自己的推测不会有错。

“鹤子今年十九啦。”

“小夜子也十六了嘛。就差三岁，娶谁当新娘都不奇怪啦。”

“笨、笨蛋！我说的又不是这个！”

平时板着面孔的游魔，说到姐姐们的事，表情就会丰富起来。不过，这次似乎是有要紧事。

“小夜子和你住在水使家的期间，一直在担心鹤子的人身安全，不过今后两年你们要特别注意。”

“有什么不同的？”

“担任刈女的巫女，只能是二十岁以下的黄花闺女。我也说不清这个思路有没有错，总之鹤子身上要发生点什么事，恐怕就是在二十一岁之前。”

“意思是外祖父他……”

“恐怕是的。”

游魔这个类似预言的忠告，在翌年六月得到了验证。只是其内容相当意外，简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然，连游魔本人也大为惊骇。

游魔发表预言的十个月后，某日在晚餐席上龙玺突然公布了此事。

“鹤子的夫家定了。是一个和我们有来往的神社，离此很远。因为家规森严，嫁过去就不能再回水使家。算是真的永别了。”

“唔……”

小夜子和正一全都张口结舌。长姐也没提过半句。不，她自己也才是第一次听说吧。

“请等一下！”小夜子提出抗议，“我们都是第一次听说，而且关键

的是鹤姐本人——”

“鹤子已经应允了一切。”露出满意笑容的龙玺，说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话。

“怎么会……”

小夜子和正一不由自主地打量鹤子，只见她温柔地微笑道：“不好意思啊，瞒着你们两个。不过这门亲事，其实七年前就定了。母亲虽然反对，但我觉得不错。”

两人当晚就对鹤子进行了百般审问。然而，问她“嫁的是哪里的哪家神社，那男人什么样？”，长姐也答不周全。质问她后，她惨笑道“是以前就定好的”。弟弟妹妹却并不认可，说了一句“龙玺强拧的婚事不作数”。鹤子就回应说“我也是知情的呀”。即使再讥讽她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可就怪了”，她就会岔开话题。

“以前不都这样吗。全凭父母做主，新娘自己在结婚典礼的那一天才能见到新郎的面——”

“这种没有道理的事，我们绝对不认可！”小夜子终于怒了，“鹤姐，如果你打算为了我们牺牲自己的话——”

“不是的。”鹤子缓缓摇头，“小夜儿、阿正，你们都不用担心。嗯，可能会有点辛苦，不过我会幸福的。”

“哎……”

说实话，两人都吃了一惊。她绝不像说谎，也不像是随口安慰。说起来长姐本来就不会这一套。

“鹤子姐姐是要做神的新娘吗？”正一忍不住说出了直指核心的疑问。

“会吧……不过，还是不太一样吧。”

“什么意思？”

“这种艰深的事，我是不懂的……”

“知道一只眼仓吗？”

“名字听起来很吓人，不过我不知道。”

“嫁到很远的神社都是骗人的，其实是被关到仓里去，对不对？”

“唔，阿正是担心这个啊。不过你怎么会想到什么仓的……就跟惩罚不听话的小孩一样嘛。”

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但也不觉得鹤子在装傻。她是真的不知道啊。换言之，正一的质询完全没问到点子上。龙吉朗、游魔和正一各有各的忧虑，结果只是妄想吗。

鹤子完全不谈具体细节，始终没有进展。小夜子似乎也不能理解长姐的诡异态度。只是她不知道再逼问下去合不合适。当夜色更深之时，两人无奈地离开了长姐的房间。

也许是成功避免了最糟事态的发生，但也不能就这样一声不吭地听之任之。这就是小夜子和正一的结论。听说婚事放在三天后。似乎没做任何准备，要让鹤子只身一人出嫁。果然还是太奇怪。两人决心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姐姐。

这天晚上，正一被梦魇惊醒。好像是梦到了满洲，但完全不记得内容。总之，非常可怕。所以才会醒来吧。

为了再度入眠，他刚打算合眼，注意力就被引向了顶棚。他觉得哪里有古怪。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在动。感觉像是大个的蜘蛛，但似乎不是。并非是某物在顶棚蠢动，而是顶棚自身正在变幻？醒悟的一瞬间，眼前就是突然开裂的洞孔。有一块板错开了，现出了正方形的孔。

一个人头赫然从洞里伸出。女人的头颅俯瞰着正一。突然，那人头落了下来。不，准确地说是拖拉下来的。扑簌簌簌……从顶棚的洞孔一下伸到正一的面前。

人头贴近的过程中，四目始终相对。所以从中途开始，有那么一刻正一在想：这不是人的瞳孔，而是爬虫的眼睛吧。然而，在证实之前他就失去了知觉。不过，在意识朦胧淡去之际，他勉强听懂了降至眼前的女人头颅所发出的低语。

姐姐，死……

第九章

水使龙玺怒发冲天

“啊，老师！”

惊叫声刚从水使家中传出，刀城言耶便急跑过去，祖父江偲连阻拦的时间也没有。

“恕我失礼！”

言耶大声打着招呼，刚进正房玄关就脱掉鞋，往叫声传来的方向再度飞奔起来。

途中，有个年轻女佣翻起白眼，注视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陌生男子。

“你知道惊叫声是从哪个屋子传来的吗？”言耶镇静地向她打听过后，冲向名叫鹤子的女子所居住的房间。

言耶转过廊角很快就到了那屋门洞开的隔扇前，那里有三个人，他们当即齐刷刷地看向言耶，同时吓了一跳。然而，大惊失色的却是言耶。

屋子中央，一个十八岁左右肤白如雪，楚楚动人地装着和服的少女侧身躺倒在地上。身旁有位老者叉腿站立，揪着她散乱的长发不放。此人年纪六十五岁左右，目光凌厉，身材虽然瘦削却给人一种赘肉尽消，受过历练的感觉。看这情形，老者正扯住少女的发髻拖着她在房里打转。

屋子的右角倒着一个年轻人，他与少女一般大小吧。从眼前的情形判断，恐怕是他想上前搭救，趁着老者对少女动手之际扑了过去，却被轻易撞开，无功而返。

进而，老者身后还有一位少女，像是少女的姐妹，以及十二岁左右的少年——貌似是她们的弟弟，两人相拥着倒在地上。由于老者的阻挡，最初并未看见他们。

眼前的一幕仿佛是戏剧里的场景，男女老少五人就像各自摆好姿势登台亮相一般。

“干、干、干什么，你？”

老者仍未从惊讶中恢复过来，但还是喝问了一声。

“初次见面，我是刀城言耶。不经指引就擅自闯入，实在抱歉。请恕我失礼，您是水使神社的龙玺宫司吗？”

“啊……是啊。”

“在事关重大的水魑大人的增仪前，还能得以谒见，当真是感激不尽。刚才，在拜访府上之前，我已细致入微地观赏了波美地区美妙的田园风光——啊，这样站着说话未免失礼，请随意。”

说着言耶跨入和室屈身坐下，龙玺“唔唔”低吟数声，终于放开了少女的发髻，随后条件反射式地原地落座。倒在地上的年轻人也慌忙起身，端坐于旁。那少女看在眼里，也不紧不慢地打理好凌乱的和服，重新坐正。另一名少女和少年也是如此。

“唔……对了——”

接下来该如何应付这一棘手事态呢？言耶的脑筋连轴转地活动起来。然而还没等他说出下一句话——

“喂！你们在看什么呢！”

龙玺冷不防怒喝了一声。言耶回头一看，廊下站着祖父江偲，世路和辰卅。他们身后跟着其他神社的宫司和相关人员，每个人都饶有兴味地窥视着屋内。

“你小子！喂，你小子！”

言耶回过头，才发现龙玺满脸怒容地瞪着自己。

“啊？是说我……我吗？”

“不是你是谁！冷不防地差点被你混过去。我说，你小子是谁啊？”

言耶发动奇袭之际，听见惊叫声的这群人也趁机挤进走廊来了。龙玺见到之后瞬间恢复了常态。

“那个……唔——……我嘛……”言耶瞬间没词了。

“宫、宫司，这位是——”站在廊下的世路提心吊胆地介绍了刀城言耶和祖父江偲，还将两人到来的前因后果也做了说明。

“啊，是那个呀。”龙玺似乎终于明白了，但对言耶的态度丝毫没变。可见原本就没怎么把阿武隈川的申请当回事。看来阿武隈川老家神社的威势都对龙玺不起作用。

不过，龙玺倒是对祖父江偲很感兴趣。色眯眯的眼神飘忽不定，以至于祖父江偲顿时觉得颈后一冷。不过，那也只是一瞬间。

“我现在正忙着呢。”

“但是宫司……两位是从东京——”

“喂，世路，现在是你说这些事的时候吗。”

“哎？”

“你家小子闯的祸，打算怎么收拾？”

和室里的青年似乎是世路的儿子。只是有隔扇挡着，世路人在走廊，正巧看不见他吧。

“啊，这不是芥路吗。你在这里干什么……”靠近隔扇前的世路瞧了一眼屋内，发出了惊诧的声音。

“芥路也在啊。”

这时，一位老者也走上前来，走廊的人群里属他岁数最大。于是，言耶借着给二人让位的机会，退回走廊。老者大概是世路的父亲，水内神社的宫司龙吉朗。

龙吉朗郑重地向言耶垂首致意后，正对龙玺端坐下来。只是他的脸却朝着坐在右手边的芥路。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龙吉朗先生，你家孙子啊，做事还真了得——”

“不好意思，我是在问孩子。”措辞平和，但其中却有能令龙玺闭嘴的气势。

“好了，让我听听你的说辞吧。”

芥路望着外祖父的脸，时而又胆怯地看看龙玺，还向父亲投去求助的眼神。

“鹤、鹤子小姐……”

鹤子是那个被龙玺揪住头发的少女，这里是她的房间不会有错了。

“喔，鹤子小姐怎么了？”

“我是来救、救、救她的……”

“唔……”

龙吉朗一声沉吟，抬头看着屋顶。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姿态，龙玺好像不耐烦了。

“你孙子抢我家鹤子来了。还故意赶在出嫁的前一天呢。”

“真的吗，芥路？”

龙吉朗询问之下，年轻人摇头道：“不是的……我们要私奔。”

“什么狗屁私奔！小毛孩子说得好听！你小子就是想把鹤子拐走！”

“鹤子小姐，你怎么说？”不同于暴躁的龙玺，始终心平气和的龙吉朗打算听一听另一位当事人的话。然而，鹤子的模样就像丢了魂似的，她神情寡淡地坐在那里，根本没有答话的意思。

言耶观察了片刻，与其说是因为刚才的风波所带来的冲击，还不如说可能原本精神方面就有些许不成熟之处。

龙吉朗反复询问，比对待孙子的时候更有耐心。

“我想跟芥路一起……”鹤子这才终于低语了一句，接着满脸羞红，以双袖掩面。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约好了要私奔嘛。”

龙吉朗此言一出，龙玺当即反击道：“这种话，你觉得我会信吗？”

“就是所谓的自由恋爱吧？”被龙吉朗冷不防地甩过来一句，言耶吃了一惊。从年过八旬的老人嘴中听到“自由恋爱”这种词也是他惊讶的原因之一。

“是……是呢……如果两方互相有意，就属于相亲相爱，所以……”

“嗯嗯，原来如此。”

“什么自由恋爱！明明是你家孙子想瞒过我把鹤子带走。”

“好啦好啦，”龙吉朗劝解还在紧咬不放的龙玺，“私奔这种手段也许不值得赞赏。不过，鹤子是养在深闺里的千金小姐，其他的法子也行不通，不是吗。”

言耶心里“咦”了一声。因为他感觉龙吉朗说“养在深闺里的千金小姐”时的口吻中，含有某种耐人寻味的东西。而屋子里的少女和少年明确地表示肯定，也令言耶介怀。似乎别有隐情啊。

“龙玺先生，你生气是当然的。不过，年轻人血气方刚犯下的错误，这里就——”

“那个臭小子都把鹤子给玷污了！”

“又说得那么夸张……”

“哪里夸张啦！鹤子都嫁不出去了！”

龙吉朗和世路似乎都倒抽了一口冷气。和室与廊下顿时鸦雀无声，气氛尴尬之极。

看来龙玺震怒的原因多半在此。比起相亲相爱，比起企图私奔的事实，最不可原谅的就是鹤子被玷污了。诚然，倘若明天就是出嫁之日，也难怪他会这样。不过，鹤子本人是否认可这门亲事呢。不，如果认可的话，那么私奔之事也就不必谈了。对于这桩婚姻，言耶从开始就觉得很蹊跷。

而此时龙吉朗正好谈起了这件事。

“明天鹤子小姐就要出阁，我们也是昨天才知道。再怎么说也太急了吧？”

“这事早在几年前就说定了，日子是亲家根据情况选的。”

“所谓亲家，是哪里的神社，叫什么名字？”

“这个不能告诉你。那个神社情况有点特殊。”

“对我们水利合作社的人也不能说吗？”

“啊，对不住啦。”

龙玺姑且摆出道歉的架式。其实几乎等同于爱搭不理。

“但是呢，过去怎样暂且不管，如今这个年代我们必须优先尊重本人的意愿，对不对？”

“龙吉朗先生，你是想给你孙子的行为洗白吗？”

“哪里哪里，甭管孩子做了什么，鹤子小姐答应私奔才是最重要的吧？换句话说，鹤子小姐不愿意明天出嫁。”

“对我的收养之恩，你就是这么报答的！”龙玺恶狠狠地瞪了鹤子一眼。

“好啦，别说这样的话了，现在也听听他们本人的说法——”

“还不止这些。本来鹤子出嫁前，要在明天的增仪上担任刈女。但现在已经做不成啦！”

“就跟以前一样，拜托青柳家如何？”

根据阿武隈川的说明，青柳家原是五月夜村的村长，代代提供在水魑大人之仪上舞蹈的巫女。

“哼。我才不要那种冒牌巫女。”

“这话又奇怪了。”龙吉朗的口吻再度起了变化，“青柳家的姑娘历来在水魑大人的仪式上担当刈女之职，可谓出身正统。说成冒牌——”

“冒牌就是冒牌。那家的姑娘就没做过像样的巫女修行。”

“噢，你的意思是鹤子小姐修行过？”

“……”

龙玺哑口无言。看来鹤子也一样。这回，那少年和少女在摇头，像是想要作证。既然如此，鹤子为何比青柳家的姑娘更适合做巫女呢？

“龙玺先生。”伴随着意味深长的语调，龙吉朗探了探身，“首先，鹤子小姐出阁的日子偏偏选在举行水魑大人之仪的当天，就算是以婆家的安排为准，也未免令人费解。而且，在出嫁前命她担任刈女，不也很

奇怪吗。你希望鹤子小姐做的，不是新娘或刈女，而是别的什么任务吧？”

啊……言耶险些叫出声来。在水魑大人之仪方面，水使神社比其他三社更具优势。龙吉朗现在要说的话，不正与这根源相关吗？

这么说是一只眼仓……

鹤子计划要在那座仓内承担某项重要任务。换言之，婚事是伪装。这项任务内容极为特殊，以至于不能托付给青柳家的姑娘。不可轻易替代，所以龙玺才勃然大怒。不过，也许是因为不能说出真正的理由，所以焦躁之气更盛，怎么也压不住火。

一只眼仓为何而存在，连水利合作社也不知其中的秘密。虽然隐约有所察觉，但对方可是水使神社的龙玺，难以追根问底吧。

然而，竟然让自己的女儿来……

担负这项任务……想到这里，言耶推测龙玺和鹤子莫非不是亲生父女，而是更远一层的其他关系？

“总之，这事没你们说话的份。”龙玺迅速恢复了气势，“由哪个神社承办仪式，决定权在水利合作社，后面的就是那家神社自己的事了。如何取悦水魑大人，想方设法搞出点创意来，难道不是波美地方神社的职责吗？”

“话是这么说——”

“别说努力创新了，最重要的宫司本人都不成器，还把重要的仪式搞砸了。这么想想，不断试验反复摸索倒是应该受到赞扬吧。”

“我说龙玺先生——”

龙吉朗想说些什么，就听背后有人把牙咬得咯咯直响。回头一看，原来是水分辰卅正紧闭双唇，横眉竖眼地怒视着龙玺。

然而，龙玺本人却佯装不知。岂止如此，他还进一步出语伤人。

“仪式倒是顺利了，可又嚷嚷着说什么水魑大人的嘴里伸出只白手啦，湖里有膨物啦。像这样的，被人说是生手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廊下另有一位老者，年纪七十五左右，像是游魔的父亲水庭流虎。本以为他一定会生气，哪知反而羞愧似的低下了头。他与水分辰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背对这边的龙吉朗看不到两人的反应。此刻他不改悠然之色：“怎么说呢，不管到多大年纪，我们也是要继续修行下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一辈子都是生手。”

龙吉朗正面回击龙玺的责难。他的语气忽然严肃起来：“不过呢，但也不是说为了让仪式成功就可以不择手段。”

“各家神社自行判断就是了。”

“不，某些情况下必须交由水利合作社磋商。”

“觉得有必要大家商量，神社自会提交议题。”

“做不到这一点，只顾自己任意妄为的话，合作社也不能坐视不理吧。”

“这是干涉内政！”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之际，就听辰卅一声轻咳。

“死在仪式上的神男，并非只有我家的……”

龙吉朗与龙玺的对话中断了，众人一齐看向辰卅。

“据文献记载，过去的仪式里也有过在沈深湖失踪，或是仪式结束神男死亡的例子。”话至此处，辰卅再次瞪视龙玺，“最近的不就是您家龙一吗。”

“少啰唆！那一次好端端地降下了雨。仪式是成功的！而你父亲却销声匿迹，仪式也失败了。哪是什么仪式中的一次事故，被吸进了水魑大人的嘴，其实只是害怕得逃跑了吧！”

“你说什、什、什么……”

也许是怒火中烧，辰卅的身子开始簌簌发颤。而此时，龙玺则愈加发狠地说道：“拜你家所赐，害得咱村里人大热天的，整整一个星期都得戴着斗笠和面巾，还要穿上灯心草的蓑衣一起求雨。也不知道我们为

啥要祭祀水魑大人呢。”

“就因为失败了这么一，一次……”

“行啦，作为波美地区的神社，你们那边本来就——”

“你们两个还不给我打住——”

龙吉朗刚一介入，龙玺的矛头就瞬时指向了老人。

“开头可是在说芥路。看起来是小毛孩，干的勾当倒跟大人似的。对了，龙吉朗先生，府上是不是有一条对咱家闺女下手的祖传家训啊？”

“说、说什么蠢话呢……”

出言否认的龙吉朗脸上也挂不住了。身旁的世路则是面色一变。这么说来，芥路的父亲世路年轻时也曾跟水使家的姑娘坠入爱河，考虑过私奔？鹤子竟是龙玺步入晚年后生下的女儿？

言耶预感自己会愈来愈深陷于眼前的风波，不知如何是好。似乎增仪不成功的话，村民们就要穿戴斗笠、面巾和草蓑祈雨。言耶知道后颇感兴趣，只是这气氛叫人怎么也没法讨问详情。必须想方设法制止争吵的局面。

抓到一根稻草也是好的，言耶抱着这样的念头向四周环视了一圈，眼睛停在了一个四十出头的男子身上。游魔正以讥讽的目光注视和室里的众人，而那男子就在游魔身边。

这是龙三先生吧……

相关人员中还没见过面的只有他了。仅从年纪来看，此人是水使龙三的可能性很大。

可是，为什么呢？

言耶感觉他的表情相当古怪。脸上隐隐含笑。虽然不知他如何看待这场骚动，但是应该没有什么引人发笑的场面。然而，不知为何他却开心似的微笑着。

这时，那位可能是龙三的男子背后，闪出一个老妇的身影。说是水

使家的族人吧，倒更像是佣人。恐怕是找人有事，比如龙玺。

尽管那难解其意的笑容令人介怀，但言耶思忖如今当以收拾局面为先，于是故作大声向那妇人招呼道：“怎么了？找哪位有事吗？”

众人一齐转目向走廊后方看去，顿时惊得那妇人哆嗦一下，不过她很快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用没有起伏的语调道：“老爷，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这一句话使得围绕着鹤子发生的风波暂时落下了帷幕。后来才知道那妇人是女佣领班留子。

在言耶看来，龙玺的怒火并未完全平息，但他也不想让人探究“一只眼仓”，所以才顺着留子的话，姑且让事情告一段落。

“嗯，好吧，吃饭去了。”

尽管龙玺简慢无礼，但在他的催促下众人还是移步去了大厅。途中，龙玺在走廊里和那个先前一直在笑的男子说了什么。根据两人的神态，言耶再次确信男子就是龙玺的次子龙三。

由世路指引，言耶和祖父江偲在大厅的中段落座。很快手捧豪华套餐的妇人们便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她们熟练地在众人面前摆上饭菜，转眼就备好了宴席，不过居于上座的龙玺身边却是空的。正想着那是不是夫人坐的，就听下座传来嘈杂之声。

当时，大厅的上座坐着各神社的宫司水使龙玺、水内龙吉朗、水庭流虎、水分辰卅四人，接着是刀城言耶和祖父江偲二人，随后是世路当场引见的水使龙三——那个在走廊里笑个不停的男子、水内世路、水庭游魔三个晚辈，而和室里的那对少男少女，以及鹤子与芥路的身影则出现在最后面。人声嘈杂的原因是正要给鹤子和芥路安排座位。

见此情景言耶顿时恍然大悟。龙玺身侧原本是鹤子的座位。换言之，他对这位鹤子姑娘曾经是如此看重。

转而看向龙玺，只见他一动不动地观望着下座的情况。眼神锐利，直让人提心吊胆他是否就要发怒。然而不可思议的是，龙玺只是在静

观。不，并非默默注视，投向鹤子等人的目光中似乎藏有什么企图。

言耶不露声色地观察着，坐在旁边的祖父江偲轻声道："那个叫龙玺的人，盯得人家直打寒战。"

"刚才的风波不会就这么完了。"

"还会再起冲突吗？"

"不，看来不会……"

否则龙玺早该乱骂一通了。

下座终于设好了两个新座位，由世路带头举杯，言耶与祖父江偲的欢迎会开场了。只是，完全没有气氛的宴会还真是少见。只有世路和言耶会扯点话题聊聊，余下能说几句的也就是龙吉朗和祖父江偲。换言之，差不多所有的交谈都是在水内神社的父子与言耶和祖父江偲之间展开的。

不过，众人的模样各不相同。水使龙玺绷着脸，但又时不时地瞥上几眼鹤子等人的方位。这举动让言耶感到了极大的不安。不瞧下座的时候，他常常目不转睛地盯着祖父江偲。也许是因为明天就是仪式，龙玺没有喝自己酷爱的酒，但他那投向祖父江偲的恍惚眼神，却始终是好色猥琐的感觉。以至于祖父江偲也明显流露了嫌恶之色。

水庭流虎和水分辰卅几乎不开口，但流虎还会注意倾听言耶等人说话，要紧的地方附和几声，相比之下辰卅的态度就是漠不关心。同样的寡言少语，却也是相映成趣。

要说对照鲜明，龙三与游魔也是如此。两人都不作声，但龙三是耷拉着脑袋陷入了自我世界，而游魔则是跟父亲一起听别人说话，不同的是他只是冷眼旁观，完全不会参与交谈。

龙三先生到底怎么了？

直到刚才为止，他脸上还挂着笑容。现在却像血气衰败一般脸色发青，全然感觉不到生机。也不怎么动筷子，耷拉着头。这急剧的变化到底是出于什么理由？他的样子为什么会突然大变呢？

此时，言耶忽然忆起阿武隈川曾提过龙一在仪式前的状态，于是想到了一种可能。

明天主持增仪的不是龙玺，而是其子龙三吧。

话说刚才离开鹤子的房间，前往大厅的途中，龙玺还对龙三讲了什么。如果他是在交付执行仪式的重任……

所以龙三也像龙一似的，在害怕着什么……

前后对上了。这关键的“什么”是不是水魑大人尚不清楚，但可以解释龙三的突变。只是，他在走廊里露出的笑容有何深意，仍是未解之谜。

下座那边，芥路不停地找鹤子攀谈。就像在唱独角戏。不过，鹤子的妹妹——少女小夜子正替姐姐代为应答。那名少年叫正一，是三人中的弟弟。鹤子二十岁，小夜子十七岁，正一十三岁。鹤子显得比实际年纪幼小，毕竟她有那么一点异于常人之处吧。也许是强迫自己坚强起来，才能弥补长姐的缺失，小夜子倒是一副大人的模样。

姐弟三人的母亲叫左雾，似已故去。她算是龙一和龙三的姐姐，不过据说是养女，所以没有血缘关系。只有在谈到她的时候，世路会略显痛苦之色。听说战前左雾和京都的男子宫木结婚去了满洲，莫非她与世路有过恋爱关系？从龙玺的话和世路的态度，能够做出以上想象。换言之，对龙玺来说鹤子等人虽然不是血亲，但也算是他的外孙和外孙女。

如此还要让鹤子进一只眼仓吗……

母亲左雾的情况令言耶挂心。为了继承神社，收男孩为养子还好理解。可龙玺却招来了一个女孩。这究竟是为什么？总觉得这个秘密一旦揭晓，鹤子和一只眼仓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宴会期间，言耶不露声色地观察了所有的人，其间与正一对视过好几次。言耶起初是想也许是乡下很少能看到外地人，而且作家这类人又不常见，而且还穿着牛仔裤，所以对方才会注视自己。然而，没多久他就注意到少年的目光里蕴含着一种奇妙的期待。怎么看都像是有事相求

的样子。

什么事呢？为什么要向素不相识的人求助？

言耶踏入波美之地不过数小时，各种疑问、疑惑、疑惧却早已在脑中团团打转。

这一晚，水使家给言耶和祖父江偲在别栋各安排了一个房间，乃是建于正房南侧的那三幢别栋的中间那一幢。龙玺显然不欢迎他们，但也不愿把东京来的稀客让给其他神社。这点小肚鸡肠一眼就能看透。

名不副实的欢迎晚宴结束，等到龙吉朗一行人告退，龙玺和龙三就没了踪影。鹤子等人也走了，这让打算找正一寻求对话机会的言耶略有失望。如果少年有什么为难之事，自己是很想帮他的。

洗过澡，言耶出门纳凉，顺便进了庭院。入浴对于恢复长途跋涉后的疲惫身躯效果最好，只是刚从浴盆出来，汗就止不住地往外冒。据说在干旱的梅雨时节，此地会接连出现高温闷热的天气。眼下夜夜难眠的情况将持续一段时间。

“啊，有夜风。呼……泡完澡出来散个步真是舒服啊。”

蹬上女佣领班留子拿来的草屐，言耶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悠闲地在别栋和正房之间溜达。嘴上说的倒不是假话，听起来有那么一点辩解的味道，实则是为了借此化解被人发现时的尴尬，装腔作势罢了。因为他别有目的。

一只眼仓……

只是不太清楚在哪里。抵达水使家时言耶就已看出，正房背后即西面有成群的仓。不过，一只眼仓名为仓，却不是普通的储物仓，而是极为特殊的建筑。不可能跟其他仓挤在一起。既然能像神社一样从深通川引水，那么建在神社与正房之间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但是，这么一来会很显眼吧。

去神社也好，到正房办事也好，中间有那么一座仓，来访者即使不想看也会看到吧。选址再怎么深僻也无区别。

这么说是在反方向？

言耶掉头，踏步向别栋后方，南面的山疾行。如此一来，他想趁正房里的人看到自己之前，快点躲入别栋的阴影。

路过自己的房间，顿时就没了灯光。要说幸运，那就是今晚月明当空，所以不用畏惧黑暗。不过原本就有阴天的话，也用不着举行水魑大人之仪。得蒙月光惠顾，可谓顺理成章。

言耶转至第三幢别栋的背后，苍翠的茂密竹林便出现了。刹那间他的心里有一种被拒之门外的感觉。事实上，此处也散发出“前方禁止入内”的气息。即便是喜好怪异的言耶，若只是散步的话也许已经打道回府了。然而，不管怎么说，眼前的景象都透着诡异。他强烈地想去里头调查一番。

他注意着脚下步入竹林。视野顿时阴暗下来。他伫足片刻等着眼睛适应环境，随后向深处行进。然而，无论过了多久也没能从另一侧穿出。以为终于出来了，却是原先的第三幢别栋的背后。不知为何回到了出发地。

奇怪……有什么机关的吧。

此地恐怕设下了结界一样的东西。虽然这么判断，但言耶没有驱除它的能力。如果知道结界的种类或手法，还能想想对策，但这不是能轻易辨别出来的。

“这可如何是好……”

好不容易找到了可疑的地方……第三次回到别栋背后的时候，言耶深感遗憾。虽然要耗些时间，但也只好改日找到设置的机关奥秘，找出破解之法了。

他心下沮丧，没精打采地返回别栋，途中好几次回头看那竹林。如此三步一回头的期间，言耶想起了一件东西。他不禁“啊”了一声。急忙回房打开包，取出阿武隈川在京都站交给自己的竹筒。

竹筒一侧的断面上有孔，塞着木片栓。里面有液体，看起来就像陈

年的水壶。他预感到这东西能派上用场。

言耶端着竹筒再次赶赴竹林，第四次发起了挑战。结果，竟然顺利地来到了对面。

筒里果然——

是沈深湖的水。毫无疑问，要么就是封装着流升之瀑或更上游的源流之水吧。

言耶想得出神，但也只在片刻之间。他刚穿过竹林，一座老旧的仓便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一只眼仓……

或许是心里在这么想，他慢慢地觉得被关上的二楼窗户的对开门恍若一只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自己。建在距离神社、正房都如此之远的地方，是因为筑造伊始就有什么可怕的目的吗？或是将原先另有用途的仓改造成了这样的咒术装置？

水从何而来？

如果阿武隈川的话没错，那么水是从深通川引至一只眼仓的。仓差不多位于南面的山侧，离河相当得远。环顾地面，目之所及没有发现像是管道一样的东西。

可能是埋在地下了。

艰难的工程，不过考虑到仓的秘密，可以说也是理所当然。况且神社与村子隔着一条河，所以这么一点小动作肯定能做到隐密行事。

慢慢靠近一只眼仓的言耶忽然有个想法，里面没有人吧……他怀疑龙玺曾经打算把鹤子关进去配合明天的增仪，那么现在仓里想必无人。然而，“求求你放我出来……”的吼声，“咚咚咚”敲打土门的闷响，“咯吱咯吱”抓挠墙壁的杂音，似乎就要从仓里传出来了。

在月光的照射下，妖异无比，浮掠出微污白壁的仓被难以言喻的惊悚气息缠绕。乌黑沉郁的某物在仓内日积月累，一点一点地侵入墙中向外渗漏，不知不觉中已绽满整个外壁——给人这样一种不祥之感。

他走到土门前，就见那里插着硕大的铁闩，铁环上悬着坚固的挂锁。他耳朵贴住门扉凝神静听，身子一动也不动，片刻后隐隐地能听到“哗啦哗啦”的流水声了。

不，不是……

水声太过微弱，以至于言耶难以做出判断。只是觉得有水声。可能是幻听吧。他知道从深通川引水一事，也许是先入为主的观念所致，才让脑中擅自回响起了水流的声音吧。

他继续竖起耳朵极力倾听，有别的声音传来。喀沙……喳喳……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动。

仓里有人！

他的上臂激起一阵鸡皮疙瘩。不是没有人吗？要说里面有什么，只可能是水魑大人啊！

哪有这么荒唐的……

明明是自己的想象，却又没法一下子相信。但身体已做出不同的反应，眼看就要转身逃跑。

耳朵不由自主地离开了土门，不过还是驻留在了当场。

好想瞧一瞧里面的情况……

他喜好怪异的癖性涌了上来。不能就这样逃走。这么想的时候，他觉察到一个奇妙的现象。仓内仍在作响，他耳朵明明没贴着门，却听得真真切切，而且还来自背后的竹林，喀沙……喳喳……声音越来越近。

咦？不是一只眼仓里的声音啊。

他的注意力似乎过分集中在仓内，引发了错觉。这么一来，从背后走来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他颈后寒毛直竖。无论关在仓里的是什么都还安全。但要是从背后的竹林靠过来的，却是无处可逃啊。

他战战兢兢回头一看，那玩意儿就在竹子之间的阴影处。朦朦胧胧，白乎乎的某物突兀地伫立着，一动不动地窥视这边。最初以为是幽

灵，他吓得一哆嗦。不一会儿，就见影子“嘶啦嘶啦”地从竹林现形，他不禁战栗起来，莫非是从墓地里爬出来的尸人？很快，那东西的全身沐浴在了月光底下，言耶终于认出好像是位老婆婆。话虽如此，却还是放不下心。因为她明显异于常人，头发蓬松不堪，衣衫不整杂乱无章，甚至还赤着脚，而那双目中蕴含的暗光，可以说正是证明她是疯女的最大凭据。

言耶凝视着一步步逼上前来的老婆子，心想她是不是龙玺的母亲呢。说是吧，觉得稍显年轻。也可能是妻子，但又未免上了点年纪。无论是哪种身份，此时……出现在这种地方……言耶都不想跟她打交道，而且还是两人独处。

“晚、晚上好……”

姑且问候一句。幸好，老婆子马上就停下了脚步。

“你……是什么人？”

“我、我么……”

“在山里迷路了？”老婆子认定言耶是从南面的山里出来的。大概误以为他是一个迷路至此的旅客。

现在的言耶倒也像是行路的客人。

也不知做上一番自我介绍，她到底能不能听明白。还是顺水推舟这么回应更好些呢。他正自犹豫该如何回答，老婆子“蹭”地一声突然逼近。

“逃啊！”

“啊……”

“我不会害你的。快从这里逃走。”

“为……为什么？”

事出莫名不免有些恐惧，但言耶对理由更加介意。

“因为你会被吃掉。被吃得一干二净。”

“是……是说被水魑大人吗？”

老婆子圆睁的双目顿时眯成了一条缝。

“你怎么会知道水魑大人的名字？”

眸中的暗光里，射出了一抹锐利的光芒。

“哎……”

“不是一般的外乡人啊。你……是什么人？”

他觉着对方是疯女人，完全放松了警惕，发现不妙时已经晚了。

“不，不，是这样的，水魑大人在这里可是非常有名的。”即便如此，言耶仍出语掩饰，只见老婆子满腹狐疑的眼神略有动摇。

“当真？”

“是的。我还听说由水使神社主持的水魑大人的增仪尤其灵验无比。”

“可不是吗，可不是吗！”

老婆子开怀一笑，突然当场跳起舞来。甚至还用鼻子哼曲伴奏。以郁郁葱葱的竹林为背景，在月光的掩映下翩翩起舞的疯女，这一幕着实诡异。如此阴森恐怖，足可称之为恶梦中的一幅场景。然而，目睹了眼前光景的言耶不禁陡然清醒。

这女人难道曾经以刈女的身份参加过仪式？

“对、对不起。”

言耶慌忙向舞得兴起的老婆子招呼一声。假如此人原为刈女，因这层缘份嫁入了水使家，那么她也许会知道什么，比如……瞒着其他神社的秘密。

“怎么了？”

况且，从她那惺忪双目中透出的混浊，也能明白她的状态有异。老婆子很可能会泄漏原本绝不会说出口的秘事，虽然这么做不够光明正大。

“您说不逃离此地就会被水魑大人吃掉，是吗？”

“哦……是这样吗？”

“是的。您是这么忠告我的。”

“不对，我说的是御仓大人。”

“啊……”

所谓御仓大人，是指这个一只眼仓吗？不过，说出“一只眼仓”到底行不行呢？言耶很是困惑，担心又会打草惊蛇。对话还是稳妥地进行下去比较好。

“跟水魑大人不一样？”

“什么一样不一样的，水魑大人吃的是……一只——”

喀沙、喀沙……从竹林那边传来了新的动静。有人在林间行走，而且那声音正渐渐往这里靠近。

“嘘……”言耶急忙向老婆子做了个在唇前竖起食指的动作，示意她别出声——同时也有另一层意思，即不要说出自己的事。随后他敏捷地躲进了一只眼仓的左侧。那里照不到月光，不在竹林中来人的视线范围内。

脚步声径直到了老婆子面前。

“又溜出来了，下次我要把你关进禁闭室！”

言耶听到了龙玺那半是焦躁半是认命的声音。棘手之时，偏偏来的又是棘手之人。倘若被他发现，一定会被赶出水使家吧。

“而且我都说了不许来这里！”

“刚才……有一个行路的年轻人。”

“什么？”

老婆子干脆说出了口，言耶的愿望落空了。

“那是一个好得很的男人……”

言耶一阵心惊肉跳。要是问起具体长相，龙玺肯定会想到自己，然后搜查四周。绝对会去查看仓的侧面和背面。这么一来，就要藏不住了。只能往山里走，但身着浴衣的自己又能逃到哪去呢？最关键的是，就算策划了这样一起逃亡，只要查下别栋就全完了。

“所以呢，我就想怎么也要留住他。”

老婆子的话和实际情况相反。莫非已经忘了自己所说的话，还是因为当着龙玺的面要做一番掩饰呢？

“男人不行。这个你也……”

应该知道……龙玺说了一半就住了口。也许是认为现在的老婆子理解不了。

“好了，那男的怎么了？”

“我想留住他。请他到我们家来，等到什么时候——”

“话说那个男的是从哪里来的？”

“……从御山。”

听着两人的对话，言耶轻手轻脚往后退，他打算姑且移到一只眼仓的背后。如果龙玺搜查仓的左侧，自己就能趁机从右侧逃进竹林。不过无法预测老婆子那时的行动和反应，所以着实没有把握。但总比什么也不做要好。

“从山里？在这时候？”

“旅客嘛，在翻山的路上迷了路。”

“去哪了？”

“仓的对面。”

听见老婆子微弱的回答声时，言耶正好来到仓的拐角。只能不管不顾地绕过仓的背面，冲进竹林了。

就在躲进仓背面的同时，龙玺像是瞥了一眼左侧。

“那家伙是什么装束？”

“啊……和服。”

“和服？”

“像浴衣一样的……睡衣一样的……”

“哪个傻瓜会穿着浴衣进山！”

龙玺似乎至此才断定不过是疯女人的胡言乱语。老婆子还想说些什

么，龙玺时而劝解，时而发火，好说歹说劝她回了正房。

“呼……好险！”

言耶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从仓背后窥视了一会儿竹林。这是为了以防万一，龙玺没准会独自折返。有点警惕心还是好的。

言耶判断没有风险后，急步赶回别栋。由于距离主屋有段距离，言耶没被任何人发现回了房间。刚刚安下心来，还没等他开灯，隔壁的门就“刷”地一声被打开，一条人影冲了进来。

见鬼！被人抢先了一步！

钦佩对方技高一筹的同时，言耶拼命思索着该怎么搪塞过去。就在此时——

“搞什么嘛！你到哪里去了？”是祖父江偲的声音，“洗完澡回来，就发现屋子里空空的。”

“是祖……祖父江小姐？”

背对着灯光浮掠出的人影，的确是女子的形态。言耶慌忙打开房灯，就看到了祖父江偲担心而又恼怒的脸庞。

“不是我还有谁？还是说有人约好入夜以后就会摸进这里来啊？”

“怎、怎、怎么可能嘛！”

“哼。但是《猎奇人》里不是说你有过好多这样的事吗？”

“我说你……说那个报道不可信的人不就是你吗？”

“人家当然是相信老师的。”

“呃，这可多谢你了……不，不是这个事，其实……”

言耶讲述了夜探一只眼仓的经历，祖父江偲抱怨了一通为什么不叫上自己后，告诉他那老婆子是龙玺的妻子汩子。祖父江偲说是她在宴会后帮忙收拾的时候，从水使家的女佣和村里来打下手的媳妇们那里打探来的消息。汩子是原村长青柳家的女儿，果然做过刈女。

“传言当时龙玺说她会成为超越刈女的存在，最后把她娶进了门。”

“感觉她有点痴呆……”

“好像很久以前就开始啦。所以不是岁数的关系，而是因为在这个神社长期操劳的缘故吧。”

“多半是的。作为过去的刈女，龙玺的妻子，多半是知道了不少秘密。”

“嫁入了一个可怕的家啊。”祖父江偲打从心底这么想着，只见她继续说道，“听说最近她的痴呆情况很严重，一直被关在仓里什么的。”

说起来，龙玺好像是威胁过下次要把汩子关进禁闭室。言耶道出此事后，祖父江偲更加在意起那座仓。

“那么，难道是一只眼仓里……”

“不，我觉得里面没人。只是……从汩子夫人的言行举止推测，那仓里藏着惊人的秘密是不会错的。”

“明天的仪式……没问题吗？”

祖父江偲不是担心仪式成功与否，而是如同预感般的有另一种恐惧——也许会发生什么不祥之事的恐惧。

祖父江偲软磨硬泡，说一个人睡害怕。言耶好不容易把她打发回隔壁的屋子，立刻钻进了被窝。然而，睡意迟迟没能到来。每隔五分钟隔壁就会传出祖父江偲的声音“老师你还在吧？”，但即便没有这一因素，他也是辗转难眠。

不久，祖父江偲问话的间隔变长了，直到彻底变为“老师，稿子呢？”“老师，你好过分！”之类的梦呓，言耶仍然神智清醒。

并非因为邻屋的吵闹。而是他自己也有预感——明日水魑大人的增仪怕是不会风平浪静。

第十章

神男命丧水魑大人之仪

“老师！有案子啦！”

次日清晨，刀城言耶被邻屋的吼声惊醒。

“什、什么！”

言耶想也没想就一跃而起，拉开隔扇，原来是祖父江偲正在被窝里叫唤。

“服了你了……”

言耶洗漱完毕，溜达着去了神社。今晨的天空也是晴空万里征兆的模样。重藏正在境内打扫，就找他谈了几句。这才知道仪式前水利合作社的人会聚在一起吃早饭，便不由得担心别大清早就发生什么冲突。

言耶在周围随意走走就回到房间，祖父江偲仍在酣睡。见此情景，言耶悄悄坐到她的枕边，耳语一般说起了怪谈故事。

“三叉岳上，有一个关于怪物‘追踪小僧’的故事。”

没多久，祖父江偲嘴里漏出了“唔唔……”的哼哼声。发觉她有醒转的迹象，言耶就迅速回到邻屋，隔着隔扇若无其事地呼喝道：“祖父江小姐，天已经亮啦。”

“唔……哎？老师已经起来了吗？”

“早就起来了。”

“啊，那我也起来了。昨晚明明觉得会怕得睡不着，可是不知不觉地就睡过去了。老师睡得好吗？”

“唔……马马虎虎。”

“我好像睡得挺沉的。而且好像还做了挺好玩的梦……”

“还不错。”

“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今天早上……做了个很可怕的梦，不，是有人在梦里说话，好像……”

“噢，很有趣的体验嘛。”

“一点也不有趣，被小孩子似的怪物追着跑……”

言耶苦苦忍笑，打了声招呼说自己要先赴早餐的会席，就此离开了别栋。

“早上好。”

他步入昨晚的那间大客厅，只见全体人员都已经到齐。

“啊啊，早上好，睡得好吗？”

“早上好。昨天让您受了不少累。”

水内父子——龙吉朗与世路马上亲切地打声招呼。但其他人都保持着沉默。不过，流虎微微一笑还礼，游魔则面无表情地以他独特的收下巴方式回以问候，当场有半数以上的人给了回应。

会场没有见到鹤子等人。大概是与昨天的晚宴不同，今晨是水利合作社的聚会吧。话虽如此，大家却也不怎么交谈，只是默默地用着早饭。

言耶不露声色地观察龙三，他的脸色还是很差。估计没怎么睡好觉。然而，奇怪的是没有人在意他的模样。全都没放在心上。世路问过一次“你还好吗？”，但也只有很平常的对话。

增仪不是由龙三先生执行？

言耶侧头不解，莫非是自己推测错了？就在这时——

“早上好！”祖父江偲精神抖擞地进了大客厅。不过跟她打招呼的果然只有龙吉朗和世路。

众人用完早餐的时候，龙玺缓缓地开了口。祖父江偲还在吃，不过龙玺根本就没有在意她。

“这次的水魑大人增仪，将由龙三主持。”

瞬间全场哗然。言耶心道“果然如此……”，但其他人都明显流露出了震惊之色。换言之，直到前一刻为止，水利合作社都不知情。

“胡闹！”昨日发生争端时也岿然不动的龙吉朗，有点着慌，“到了

当天早上，才突然说这样的话，再怎么说也太乱来了吧。”

“以前聚会时，你好像一句都没……”

世路接着叙述意见，但话到一半龙玺就以不容分说的态度道：“水使神社承办今天的增仪是水利合作社正式决定的。我们不是已经接受下来了吗？”

“话虽如此，随便更换神男会让我们很难办。”

“为什么不提前说呢？”

“我是昨天晚上突然决定的。”龙玺也应了世路的质询，只是他的回复未免太目中无人。

“怎么能……”

“总之，龙三将担任神男。”抛下这句如同宣布“此事已定”，龙玺匆匆地离席而去了。

“龙三君，这么突然地变更人选，你可知情？”

世路质问当事人。虽说龙三是水使神社的继任人，但比自己年少，因此更好开口。

“没问题的。我已经正式做过祓禊。”

“哎？也就是说……”

“别看父亲那么说，其实决定由我家主持增仪后没过多久，他就说了由我来担任神男。”

“为什么不在聚会的时候告诉我们知道？”

龙吉朗一问之下，就见龙三面露为难之色。

“这次的旱情非同小可，增仪必须成功。父亲很早以前就在等待这样的机会。他想趁严重干旱的时候硬让我来担任神男，让我立功，接下所有人都认可的水使神社的下任宫司……只是，因为哥哥龙一的那件事。”

“是怕水利合作社反对啊。”

“是的……大家都觉得这次无论如何也得父亲出马吧……”

“那是自然，深通川都已经是那样的情况了。”

“同样的机会，不知道要等到几时了。”

“话虽如此……”龙吉朗长叹一声，“水魑大人之仪为何而举行？龙玺已经迷失了最重要的东西。既不是为了承办仪式的神社的成长，也不是为了让神男积累经验。一切都是为了波美地区的安宁和丰登不是吗？”

“如您所言……”龙三深深垂首。但无论如何也不认为他会因此卸下神男之职，由龙玺代为执行增仪。

“唔……”想必龙吉朗等人也明白这一点。水利合作社的众人虽然绷着脸，但已呈现出不得不接受龙玺擅自决定的氛围。

“没有意义了！”这时游魔突然啐道，“都已经忘了仪式本来的意义，只拘泥一个形式，这种增仪还能指望它有多大效果？”

“话是这么说，但不能不做啊。”

“说起来，我们这个水利合作社早就不起作用了。”

“喂，怎么跟龙吉朗宫司说话的？”沉默寡言，看上去为人温和的流虎，口气严厉地责备起儿子。

“哪里哪里，流虎先生。游魔的指摘也十分在理。今后的时代，古老陈规将会变得难以通行吧。这一点我等也必须多做思考，另外还得请下一代的他们也多多努力。不过呢，如今最大的问题是眼前的这场增仪该怎么办。”

最后的话，龙吉朗是对着游魔说的。然而这位当事人却突然站起身来：“我要退出。”

“你……你在说什么……”

面对吃惊的流虎，游魔举起右手，像是在说还有话要讲：“我不是要退出水利合作社。番水制度是有必要的。但我没有兴趣参加一个形同虚设，或者说是私物化的仪式。”

“等一下！番水制度和水魑大人之仪可是藕断丝连的关系，所以

——”

“这话没错。可我们却在藐视仪式原本的意义。这样的仪式究竟还有多少价值？”

游魔将疑问抛给所有人，正要走出大客厅。

“等、等一下，游魔……”

刚到走廊，游魔回过身来。但这决不是对于父亲的反应。只见他望着世路：“我去看看鹤子的情况。芥路一定也很担心她吧。”

“啊啊，是吧。拜托了……”

“明白了。”游魔向垂首的世路点了点头，消失在门外。

“龙吉朗宫司……”

流虎似乎就要下跪谢罪，龙吉朗宽慰他说没什么。随后又道：“不说这些了，流虎先生，辰卅先生，这次就交给龙三吧，你们以为如何？他也不是一个完全没经验的生手嘛。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流虎和辰卅不约而同地看着龙三。而龙三本人则依旧脸色不佳，略微低着头一声不吭。

“没问题吗……”流虎低语道，听口气也不知是在问龙三，还是在问在场的所有人。

“龙玺宫司好像很自信呢……”相比龙三的态度，辰卅似乎更关心龙玺的反应。

“确实啊。不过，归根结底还是要看龙三本人的意愿。”

“我没有跟流虎先生唱对台戏的意思。但我还是认为这是水使神社的问题。”说出此话的辰卅，脑中浮现出的也许是在二十三年前的增仪上误入水魑大人之口的父亲辰男。

“唔……总之你的想法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听到龙吉朗的问话，龙三缓缓地抬起了头：“说实话，我很不安，也有犹豫。其实祓禊期间还在烦恼。但是……这原本就是我们水使神社渊源流长的重要仪式。所以我必须去做——不，就由我来做！”

最后的话斩钉截铁，仿佛是要摆脱直到当日都残留不尽的迷茫。但言耶却忍不住觉得，在这决心的背后，龙玺更为强大的意念所起的作用，较他本人的意志更多。

然而，听了龙三的表态，龙吉朗似乎心下略安：“好吧，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办了。仪式结束之前都不要放松，好好干！”

此时，重藏露面了。说是快到村里人搬来水魑大人的供品的时候了。

“我也同行可以吗？”

言耶提出申请，龙吉朗爽快地答应了。

出了正房，一行人前往建在拜殿侧的形似工场的小屋。奇怪的地方就会有奇怪的建筑呢，言耶觉得不可思议，瞥了一眼内部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里面正在制作用于仪式的樽。

“这里是……”

就在他感慨地环视屋内时——

“工房殿。”冷不防从樽背后冒出来的龙玺得意扬扬地答道。与之前的他相比，气质上像是换了个人。

“很辛苦啊。全都是手工制作的吗？”

“那是当然。沈深湖的舞台、看台、码头，还有游船，所有东西最初都是在我们水使神社做的。”

“啊，是这样啊。”

“我们就是如此重视水魑大人的仪式。”

“这么说，大家也都是——”他的目光扫向其他宫司，只见龙吉朗在苦笑，流虎低着头，辰卅则把头扭向一边。看这反应，言耶觉得自己问了不该问的话题。

“不，水内神社光是制樽就已经耗尽全力了，其余东西都是托这里办的。”龙吉朗满不在乎地道出了实话。

“水庭神社没有这等程度的设备。”流虎自嘲似的嘀咕了一句。

唯有辰卅揶揄道："远在十多年之前，水使神社就没法再向其他神社的仪式提供樽了。"

"你说什么呢！"龙玺当即反击道，"你家明明都集不齐樽，全是依赖的我们！"

"久已有之的传统罢了。能自力更生备好樽的水内神社另当别论，做不到的水庭神社和我家则要以高价从你那里买樽，就是这么规定的。其实请村里的工匠，还能更便宜一点呢。"

"这樽不一般，不是谁都做得出来的。堂堂一个宫司，难道不晓得制樽本身就是仪式的一部分吗？"

"既然如此，如果不妥善供应这些重要的樽，我们可就难办了。还是说光顾着做酒樽了，完全没时间制作米樽、海樽、地樽、山樽、宝樽？"

辰卅嘴里这句"光顾着做酒樽了"，恐怕是对龙玺嗜酒如命，好耍酒疯的一种讽刺。

"你……你……你在胡扯什么！"龙玺勃然大怒。刚进门时感受到的"不一样之人"的气质，已然完全淡去。

水使龙玺与水分辰卅二人，多半平日里就是冤家对头。不仅因为两家在水利合作社中的地位有高低之别，想必以往还有过什么芥蒂。大概还是辰男的那件事。

"你们两个差不多就行了？这可是在重要的仪式之前！"

临时担任起仲裁的龙吉朗也表现出难以应付的样子。也许是想马上进行准备，转移二人的注意力，他向重藏问道："村里人还没到吗？"

不久，满载水魑大人供品的拉车，开始一辆接一辆地来到工房殿前。从清酒到谷物、蔬菜、野味、山菜、鱼虾，以及村民们的手制生活用品，摆得车上满满当当，从中再次窥见了人们对水魑大人的信仰之深。

龙玺一样一样地确认，进行拣选工作。酒分几种，他仔细地品尝一

番。至于蔬菜和鱼虾，则要检查新鲜度和破损情况。其中经过严选出来的东西，被收在一个带盖子的，像长匣一样的箱子里。蔬菜里重点挑选的是南瓜和萝卜，鱼介类则是鲍鱼和海蕴，言耶心想这些就是神馔吧。

此时，龙吉朗开始干涉，多嘴多舌起来。

“南瓜太小了，没看见芜菁的根大小不一吗？”

“裙带菜少了点啊。”

“萝卜的根都太细了，必须挑更粗的过来。”

“葫芦是越大越好，但这个色泽不佳。”

意外的是，龙玺没有发火说“吵死啦”。他就按龙吉朗的指示，老老实实地重新挑选神馔。话虽如此，要说因为是经验丰富，年纪最长的宫司提的意见，所以才对其敬重有加，却也不是这么回事。总给人一种不负责任的感觉。

难道神馔没有放在樽里的供品重要？

言耶侧头不解。热心尝酒也许是因为他好饮。但含进嘴里的酒，可都好端端地吐出来了。自己又不是神男，不能喝下去是理所应当的。五个樽里的物品，似乎都做了严格的筛选。然而对待最关键的神馔，他的态度就像全权委托给了龙吉朗似的，这究竟是为什么？

反过来说，龙吉朗为何要强势干涉呢？

猛一回神，言耶发现重藏在工房殿的角落里一动不动地守望着两位宫司。说起来，昨夜风波之时，老爷子也是不知不觉就站在了走廊的一角，静观一切。决不出头生事，但对水使家发生的一切都了若指掌。也许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长匣装满以后，龙玺指示村民从酒樽到宝樽的顺序，将另行分拣出来的供品放入其中。待六个樽被充分填满后，由他自己钉上了盖子。接着龙玺把村民分成两人一组，一组分配一樽，让他们小心翼翼地运入拜殿。

拜殿的大祭坛前，村民们先在中央一右一左放下酒樽和米樽；随后

在酒樽的右边摆上海樽，米樽的左边摆上地樽；进而又在海樽的右边安置山樽，地樽的左边安置宝樽。向神纳贡时有这样一种礼法：贡品数量若为奇数，就把最顶级的置于正中央，次一级的置于在神看来的左侧，更次一级的置于顶级贡品的右侧，如此这般交替摆放；若为偶数，则把最顶级的置于在神看来的左侧，次一级的置于右侧，更次一级的置于顶级贡品的左边，如此这般轮番纳贡。此处看来也遵循了同样的礼法。

六只樽全部安置完毕后，樽前摆上了龙玺自己搬来的长匣。匣盖被慢慢地打开。感觉那盖子就像釜盖或锅盖，附有两个细长的把手。因此，倒过来一放，把手就成了支撑腿，正好变为一张状况良好的置物台。

从匣中取出的神馔被细心地置于台上，蔬菜有粗细各一的两根白萝卜，一只大南瓜，形状圆溜溜整齐划一的两个芜菁根，鱼介类则有大量的裙带菜，一把海蕴和优质鲍鱼，山珍则有猪肝，以及村民做的巨型葫芦瓢。最后还供上了高脚食案，其上摆着一合清酒的酒壶，米按照定量堆作山形，另外还有装盛盐的盘子。龙三则捧着一把大菜刀坐在高脚食案前。

到目前为止都允许参观，但接下来将由宫司和神男诵咏祝词，言耶等人被请出门外。

“别看龙玺那样，每逢仪式上就大不相同。”龙吉朗感概说道，也不知是对谁说的。

于是言耶接下话说道：“是因为精于此道吗？”

“啊啊，就是如此。气质跟平时完全不同呢。”

听对方这么说倒是如此。在工房殿遇见龙玺时，浑身都散发出威严感。尽管后来跟辰卅吵了几句，又变回相当鄙俗的状态，但毫无疑问，他与龙三闭关之前，又恢复了那种独特的气质。

“相比之下，龙三先生好点了吗？”

“唔……到了挑选神馔和供品的具体场面，一下子紧张起来了吧。”

“说到那个神馔，比起供品，龙玺先生挑的时候，唔……有一点……”

“马虎吗？”

“不，不，当然还没到那个程度——”

“刀城言耶先生……你是叫这个名字吧。”

“是，是的……”

龙吉朗凝视着言耶，微微一笑：“年纪轻轻，观察力倒是很敏锐啊！”

“哎……不，没有……啊哈哈，谢谢您的夸奖。”

“哈哈哈，你是个老实人啊。”

见龙吉朗笑得开怀，刚才没有出声，似乎还没睡醒的祖父江偲突然要开讲言耶的侦探故事。

“正是正是。凭借那敏锐的观察力，刀城老师——”

“祖父江小姐，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完美地解决了形形色色的疑案。”

“我都说啦，不要说这个话题……”

“在好多好多的案件中，我个人推荐——”

“好多是多少啊？再说，你哪有知道那么多，还能给别人推荐？”

“啊，这么说，老师你还有没说过的案子吧？”

“呃……”

“嘻嘻嘻……真是不打自招啊，刀城言耶！”

“你是在学谁啊？”

“那我就在今天晚上，听你细细分解吧。然后，如果故事有趣，就在《书斋的尸体》上开始连载，请您多多关照啦！”

“我说你……”

龙吉朗呆呆地望着拌嘴的两人，再度愉快地笑出声来。

“听说这闺女是编辑，唉呀呀，明明是个姑娘，倒是很能干啊。”

“哪里哪里，还没到那个——”

“您别太夸她了。这人会蹬鼻子上脸。”

“老师，你刚才说什么呢？”

“……呃，不是……”

“啊哈哈哈！”龙吉朗开怀大笑，这次轮到言耶和祖父江偲发愣了。

“简直就像小两口说相声嘛。”

龙吉朗的话一出口，祖父江偲就满脸通红低下了头，嘴里说了几句托词，当即转身离去。

“你怎么啦？”言耶望着祖父江偲的背影摇头不解，接着他猛一回神，再度面向龙吉朗，“抱歉啊。这人突然就跑了……啊，我想肯定是上厕所去了。”

这推测实在是驴唇不对马嘴，祖父江偲要听见会不假思索地痛殴他一顿。

“呼……”龙吉朗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这位刀城言耶。

“那姑娘也够辛苦的啊。”

“嗯？您说什么？”

“啊，是说我们这边的事。”此时，龙吉朗的表情转为严肃，“你在民俗学上似乎颇有造诣，那是否对波美地区也做过调查？”

“我没有自己研究，而是当初预定要来此地的阿武隈川前辈告诉我的。前辈似乎也是从经常见面的宗教人士那里听来的。”

“哦，那个京都神社的后人啊。”

“您知道阿武隈川乌？”

“啊，我不认识。他是通过中介人和水利合作社交涉的。”

得知对方与阿武隈川并无私交，言耶姑且是放下了心。

“强人所难了，实在抱歉。如此事关重大的仪式，我们这些毫不相干的外人却要来参观——”

“哪里的话，没关系的。偶尔有外人观摩，我们也能受到些启发。”

“越是代代传承下来的仪式，就越可能流于形式。您是这个意思吗？

“从远古流传下来的陈规，各有各的意义。当然，随时代的变迁，也会有一些不得不做出改变的部分。但是，藐视原来的规矩，任意妄为的话，就不是本末倒置那么简单的了。”

很抽象的说法，但多少能听出他在警告水使神社的一只眼仓。那么接下来该如何打探情况呢？言耶正盘算着，龙吉朗已迅速转换了话题，大概是觉得刚才起的话头不太妙。

“你可知道，执行水魑大人之仪的神社是由水利合作社决定的？”

“知道，我听说是轮流担当。”

“不过，四家神社并非公平友好地依次轮流。而是根据当时所要求的增仪或减仪的内容，决定最合适的神社来承办仪式。水使神社可以说是本社，为什么本社的宫司不代表大家来担任神男一职呢？对此你没有疑问吗？”

“最初我是觉得奇怪。四个村有四家神社，掌管番水制度的水利合作社又介入其中，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分担制，这一点我能理解。然后——”言耶吞吞吐吐起来，龙吉朗则点点头，像是在鼓励他“没关系说下去”。

“我想，莫非是水魑大人之仪也存在一定的生命危险，所以才会有此用心，不让危险集中于一家神社……”

“你说的是有时要在暴风雨中执行的减仪吗？”

“我听说，减仪时是自然的威胁，增仪时则是来自超自然的恐怖……”

“噢，你连这个也知道啊。”

龙吉朗的眼神锐利起来。八十来岁的年纪，加之慈祥老爷爷的气质，四位宫司中属龙吉朗最令人亲切。但毫无疑问，他毕竟是“那边”的人。

从黑哥那里得来的信息还是别说太多的好。

言耶反省了自己的疏忽大意。不只是阿武隈川说的那些，根据到此之后所见所闻的各种事情，也足以觉察出四家神社之间有隙。

自己要更谨慎一些啊。

他正这么想着，龙吉朗表情略显凝重的脸上忽然绽放出笑容：“水魑大人之仪一直做下去的话，身子会吃不消，的确是有这样的理由。不过吃不消的不只是身体，还有家产。”

“嗯？这是什么意思？”

“如你所见，那六只樽很大吧。”

“是啊。能放好几十升的酒。”

“不过，酒量超大的龙玺，不用一个月就能喝完。”

“喔，好厉害！”本想问“听说他酒后无德会耍点酒疯吧”，瞬间又咽了回去。

“这酒产自滋贺有名的藏元，另外鱼介类来自和歌山的渔夫镇，山菜和兽肉来自邻近山村，全都是专门从外面采购来的。米和蔬菜是波美的，但也反复进行了精挑细选，可是很吃力的。”

“啊，出这个费用的莫非是……”

“正是，举行水魑大人之仪的神社必须负担所有的费用。”

到底要多少钱呢？况且，物品数目不止那六只樽的容量。仅是粗眼一瞧，就能发现拉车运来的东西比实际的供品多出一倍。如果这些也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开销一定不菲。

“当然啦，四个村子也会有捐赠。但神社方面的负担还是很大。”

“那么大的量，质量又要很好的话——”

又不是要言耶付帐，可他却害怕起知道开销额度。

“不是所有东西都会作为供品奉上，所以剩下来的可用于日常生活。但是如同一次性买回来很多东西一样，怎么吃都吃不完。结果，差不多都会分给村里人。”

“也就是说神社留不下多少喽？”

“也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所以呢，就变成了由水利合作社商议决定每一次由哪家神社来执行仪式。”龙吉朗轻叹一声，“以前啊，只有神馔，没有什么樽里的供品。”

“与时俱进变得奢华起来了吗？”

“怎么说呢，也有各种内情吧，不过是有点多了。”

颇有现实感的隐情都告诉了自己，言耶十分欣喜有了新收获。而另一方面，对方高明地避开了不方便谈的问题，则又令他不满。

被对方巧妙地控制着节奏？

感觉如此，但奇怪的是自己并不生气。大概是龙吉朗的品德吧。况且，四位宫司中最为配合的人就是他，也只有他。如果找流虎攀谈，他也一定会回应，只是那沉默寡言的样子似乎很难打听出有用的信息。

这时，龙玺从拜殿现身了。

“已准备就绪。”

龙玺看上去都有些紧张。不过，在重新将待命的村民两两分组，指示众人把长匣和六只樽搬出拜殿的期间，他又恢复了傲慢之态。

言耶与龙吉朗交谈的期间，有位年轻姑娘和三十多岁左右的男子走来。龙玺正要叫那两人过来，结果稍稍有些异常。

“你小子为什么在这里！”

“岳丈他也快上年纪了，所以想让他退隐江湖——”

“我可什么都没听说！”

“不好意思。老人家好像落枕了，今早一个劲地说脖子痛，所以就由我来代替了。”

“喂，突然去干船夫的活……”

“您的担心理所当然，不过一点也没问题。我想岳丈的活迟早是要接的，所以相应的练习已经做了很多。务请您多多关照。”

男子深深垂首，龙玺脸色虽有不满，但也许是一时间无语以对，罕

见地支吾起来。

“那两位是？”

言耶一问之下，龙吉朗答道：“那姑娘是青柳家的富子，这次担任刈女。青柳家呢，是以前的村长。家里的姑娘代代出任刈女。男的是村里经营酒铺的清水家的赘婿，名叫悟郎。这家的男人呢，代代负责船夫之职。本来该由他岳父出面，看来是换代了。”

“龙玺先生好像不太满意啊。”

“事先没接到通知让他很不愉快吧。而且呢，还是那个男人。”

“悟郎先生有何不妥吗？”

“啊，不……不过现在再因船夫的人选掐架，让仪式延迟是不行的，都准备到这个地步了。”

龙吉朗的措辞令人介怀，不过情况正如他指出的那样。

龙玺一脸不痛快地让青柳富子和清水悟郎列于身侧，又指使两个村民抱起长匣排在后面。其后又有一个两人组，手上抱着别的匣，言耶问道：

“那里面是什么？”

“水利合作社演奏用的各种乐器。”

在那六人队列之后，龙玺从酒樽开始，依次排好分别被装在一辆拉车上的六只樽。然后，龙玺本人和龙三在前方领头，水内龙吉朗与水庭流虎跟随，接着是水分辰卅与水内世路，各自两两并行。

言耶跟在最末尾载有宝樽的拉车后面，祖父江偲忽地冒了出来，也不知是何时回来的。

水利合作社六人、刈女和船夫、手持神馔长匣和乐匣的四人，六辆拉车两人一辆，言耶和祖父江偲，一行共计二十六人离开神社，开始逆深通川而行。

走在曲折重重的河沿小道上，二重山的山貌逐渐变得清晰可见。奈良的三笠山正如其名“三笠”一般，叠了三层山。然而二重山却不见此特

征。从这层意义而言，就是一座普通的山。不过，险峻的山体表面满是凹凸不平、粗糙不堪的岩场，这景象轻易就制造出了一种令人望而却步的独特氛围。从不久便在深通川上游出现的如屏风般耸立的数块巨型奇岩，就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奇石所在之地是河的终点。再往前便化为了沿山斜面而下的急流，而山道则向川流的左方继续延伸着。

“这个……可不好办啊。”仰望着浮于眼前的陡峭山道，言耶不由自主地嘀咕道。

“第一个酒樽，一定要留神注意！”上坡没有多久，龙玺便特意回头提醒道。

同行人中最受累的应该就是两人一组运樽的那十二位村民吧。如果头一个樽滚下来，其余五个樽也难保。搬运人员中自然也会出现伤者。

“如果是减仪，可就更要当心了。”

“减仪的时候，多半都是在下暴雨吧。”也许是想象出了具体的场面，祖父江偲的脸上现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想必从沈深湖里溢出的水量也非同小可，搞不好水流还可能蔓延到这条山道来。”

“在那种状况下还要搬这样的樽……简直是不太正常……”

“喂喂……”

尽管两人拖在后面，但也可能被抬宝樽的村民听见这话。言耶慌忙责备祖父江偲，祖父江偲则压低了声音：“说起来，黑前辈曾经讲过增仪比减仪还可怕。”

“嗯。不过，终究是站在神男立场上来看的吧。对于抬着匣和樽上山的村民来说，情况相反。”

“说的也是。”

“小心起见，还是稍稍拉开点距离比较好。”

然而，由于其他原因，言耶的不安变成杞人忧天。

起初还跟言耶搭话的祖父江偲，不久便陷入沉默，一点点地掉队。言耶等她赶上来后再接着往上走，但渐渐地间隔也长了起来。换言之，就算不故意远离樽，两人也是不断地被越甩越远。

“老师……我已经……”

也不知是在第几次，等祖父江偲爬上来后，言耶刚要迈步，就听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发火了。

“人家好不容易才跟上来……老师就又要往上走了……真是太过分啦……”

“哎？说是那么说，要是一起在这里休息，就永远也爬不到顶啦。”

“老……老师……”

“怎……怎么啦？”

从祖父江偲的表情和语气，言耶预感她会说出耸人听闻的话，当即摆好了临战的架式。

“人家比那个樽要轻吧？”

“不……不行的！背着你往上爬什么的……”

“啊，老师果然是这么想的呀。”

“哪……哪有……”

“不是都已经爬完一半了吗？”

“既然如此，后面也就一半路程了，加油加油。”

“哎……”

“祖父江小姐，这可是采访旅行。是工作吧？”

“但不包括这样的登山活动！”

言耶叹了口气，仰望山道。队首的龙玺等人已经越过了三分之二的地方。如此下去会被越拉越远。

“那好，你就在这里等着怎么样？”

“唔……”

“那些村民不参加仪式，很快就会下来。你说明下情况跟着他们一

起下山，不就放心了吗。”

“可……可是，在村里人下来之前……”

“再拖拉下去，可就不太好办了。”

“在这……这么荒凉……”

“等赶到沈深湖那边，仪式可能都已经开始了。”

“恐怖的地方……”

“无论如何我都不想错过。”

“我一个人……”

“如果不从仪式开始就参加，到这里来就没意义了。”

“不得不这样等着……”

“好了，就这样了。我去去就来。”

言耶举了举手，向祖父江偲微微一笑后，精神抖擞地沿山道飞奔直上。

“刀城言耶大蠢驴！不是人！大恶鬼！”

身后响起了怒吼声，但言耶几乎充耳不闻。他的大半意识已然投向了水魑大人之仪。

他攀完陡峭的山道，眼前豁然开朗，现出了如湛满浓绿水体的沼泽一般的沈深湖。他进入的地方刚好对着码头，正在往游船上装最后的宝樽。

“赶上了……”

刚要径直向船走去，就被指挥载樽的龙玺逮个正着，他轻轻一扬下巴，像是在说“你给我那边去”。

放眼寻找龙吉朗等人，发现所有人都已抵达看台，而刈女则端坐在舞台上。船侧除龙玺外还有船夫，稍远处可见龙三伫立的身影。

“就要开始了呢。”言耶若无其事地开口道，就见龙三的双肩猛地一颤。看来直到上前搭话为止，龙三都没有注意到言耶的存在。

“嗯……”

“像这种仪式就算再有经验，也还是会紧张的吧。”

在水利合作社里，只有跟龙三没怎么交谈过。在水使家的时候，倒也不是没有说话的闲暇，但由于这人神经太过敏感，多少有点顾虑。即使是现在，其实也没多大变化。只是，言耶不愿放过在仪式前能找他说上话的唯一机会。

“不过，像祭神仪式这种事，始终就该怀揣初心，而不是用已经习惯的心态来面对呢。”

“水魑大人之仪，更是如此。”龙三语气冷淡地低声道。

“我听说增仪比减仪更可怕——”

“这次的增仪尤是如此。”

“因为深通川的枯水期很严重啊。据说跟往年的干旱相比，今年也算是非常严重的……”

然而龙三没在听言耶讲话。

“性命攸关……”

“哎……”

“这场增仪……”

“所谓性命攸关，其中是否有什么比‘增仪中的水魑大人很可怕’更为深层的意义？”

“嗯，以我的命——”

“龙三！你在干什么！”这时传来了龙玺的呵斥声。言耶转眼望去，见龙玺正在游船前瞪自己。

“神馔和供品已经准备就绪，身为神男在这种时候磨磨蹭蹭的，还做不做事了！”

“是。我这就去。”

龙三轻施一礼，急步向船走去。

“你听好了。仪式流程什么的，现在已经没必要再说了——”龙玺催儿子上船，一边对他说起话来。趁此期间，言耶打算找船夫攀谈几句，

不料对方明显流露出嫌烦的表情，迅速地从船侧逃开了。

“好了。可以了吗？给我好好干！”

不一会儿龙玺从船上下来，船夫像是与他换位一般，上船去了。

“你还在这里闲逛啊！”

龙玺看到言耶，好像有些气结。接着，他神情无奈地抬抬下巴，好像在说“你跟我来”，然后走向设于沈深湖南侧的看台。

阶梯状看台的前排坐着水内龙吉朗和水庭流虎，中排则是水分辰卅和水内世路。见龙玺在龙吉朗身边就坐，言耶正要往世路旁边坐，龙玺头也不回地说了句“给我去最后一排”。

如此对待外来人员也算正常吧。

言耶挠着头刚在第三排坐下，水利合作社众人就奏起了各自的乐器，就像在等待这一刻似的。龙玺弄箫，龙吉朗吹横笛，流虎打鼓，辰卅击钲，世路则弹响了马尾琴。言耶心想如果水庭游魔在此，不知会负责哪件乐器。但他在不在似乎都对演奏没有影响。

老实说，即便是献上恭维之词，水利合作社演奏的曲调也难称优秀。而且，伴随曲子在台上起舞的刈女的舞姿也十分业余，让人看不下去。然而，就在如此怪异的乐声和舞蹈下启航的游船始行于湖面之上，就忽然化作了一幅难实言喻的奇妙风景画——不，宛如电影中的场景，映入了言耶的瞳孔。他已迷失在只顾欣赏眼前景色的心境里。

建于沈深湖东侧的舞台和码头，从那里出发在浓绿色湖面上滑行的游船，在行驶前方等候的流升之瀑——眺望奇景的绝佳场所莫过于看台。况且，言耶位于最高一阶，所以视野非常地好。

若有人俯瞰包括看台在内的沈深湖全景，眼前必然是悠闲宁静，田园诗般的画面。事实上，不知何时言耶竟也产生了悠哉的心情。相比粗鄙的二重山给人的印象，藏于山中的沈深湖则有着世外桃源般的氛围，愈发使人陷入那样的感觉。

然而，这平静的湖面下却栖息着水魑大人……

虽说水量少了，但船板下仍是深邃的湖。不透明的绿色，粘稠到紧紧贴着肌肤的水，满满当当地充盈其间。不仅是观感方面，还要感受着船的摇晃，嗅着淡水湖独有的腥气，向流升之瀑前进。一边心无旁骛地思考仪式的事，一边接近水魑大人。

言耶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正乘坐于湖面上行进的船中，在脑海中让自己彻底进入神男的角色。刹那之间，他感觉到了湖中某个庞然大物。某个巨型物正从深之又深的地方悄然注视着自己。识出此物的下一个瞬间，恶寒“嘶嘶嘶……”地从脚底匍匐上来。与此同时又觉得连船也要一起被湖所吞噬，不由得陷入了无尽的恐惧。

呜哇哇哇！

言耶的心里发出了惊叫，他急忙睁开眼，拼命地确认自己所在的地方。没错，这里是看台的最高一阶。然而言耶仍是忐忑不安，以至于怀疑那水是否正在向看台底下涌来。

刚才是怎……怎么回事啊……

是水魑大人带来的幻象吗？仅仅身处湖岸就已是如此，要是在湖面上或潜入湖中的时候，天知道会遇上什么事。

增仪更可怕……

总觉得此中真意，已经窥探到了些许。

言耶从恶梦般的世界中醒来，正是游船抵达流升之瀑前的时候。可以看到船夫已停止划桨，多次试图让船安定下来。此举甚是奏效，虽然前面就是瀑布的流水，但船停得十分稳当。

这样的状态持续片刻，船突然剧烈地晃动起来。四周的湖面波纹起伏，不久水波平息下来，但很快船又摇了起来。如此循环往复。

是在投放供品樽吧。

想必龙三正从船底的洞穴，把六个樽一只一只地抛入湖中。虽说是在舱内操作，但扔的可是塞满东西，分量不轻的樽，所以无论如何都会掀起波澜吧。

言耶留心计数，船总共晃了六回。从酒樽到宝樽，龙三多半已抛完全部供品。接下来就只管静观会不会浮起来了。如果言耶担任神男的话，大概会拼命祈祷樽别浮上来吧。因为涉及要不要潜水入湖……

格外响亮的击钲声过后，水利合作社的演奏戛然而止。舞台上的刈女也随之停下舞蹈，面对流升之瀑端坐下来。

周围急速安静下来，显得十分凄凉。也许是因为合奏的曲调消失了，映入视野边际的舞姿不见了，眼前的风景也变得虚幻了。浮于沈深湖流升之瀑前的游船，恍若无声电影里的分镜头。

“差不多可以了吧。”龙吉朗轻声道。似乎想说花这么多时间观望樽的情况已经足够。

“再等一会儿。”

然而，龙玺却唱起了反调，就差没说“再怎么谨慎都不为过”。当然，游船上的龙三是怎么也不可能听到他们的对话。

就在这时，船看起来稍有摇晃。

“嗯？神男潜水了？”

言耶从龙吉朗的话中得知，龙三可能经由船底的洞穴跳进了湖。

“樽浮到船的北面去了。”

这一点无须龙玺指明。另外三个方向的湖面不见一物，所以假如有樽浮上来，神男潜入了湖中，只能认为是在言耶等人视野死角的船的另一侧。

此后，时间再一次静静地流逝。船已不再摇晃，众人只是安静地等待着神男归来。

“那个……”言耶谨慎地开了口，世路闻言转过头来。

“神男回船里来的时候，也一样会摇晃吗？”

也许是想回答却又没自信，世路有些不知所措。

“要看回来时的情况。”龙吉朗做出了回应，“如果从湖里上来时，找不到船底的洞，就会大动干戈地摇船。要是一下子回了洞口，就能轻

松上船。”

“原来如此。不过沈深湖里的能见度好像很差啊——”

“不不，跟我们从这里看的不一样，实际潜下去试试，就会发现视野还算清晰。要不，这仪式怎么做得成？”

这么说倒也没错。换言之，龙三多半没有迷失方向，好好地从船底的洞穴回来了。

然而，游船一直没动。所有仪礼应该都已经结束了，可是船仍逗留在流升之瀑前面。从刚才开始，船夫清水悟郎便频频转头望着看台，又回首望着湖面。其实是想确认舱内的情况吧，但他曾被告知“瞧了会瞎眼”，所以怕得不敢看吧。

“这是在干什么？”龙吉朗疑心地侧了下头。

“会不会是……还在湖里？”

言耶一问之下，龙吉朗摇了摇歪着的脑袋。

“不可能吧。再怎么说气也接不上了。”

“回船以后，还有什么要做的仪礼吗？”

“最后要念诵祝词，可是很快就能完事。”

“这么说，老早以前……”

“增仪就结束了。”

“啊！”龙玺冷不防站起身，随即喝道：“干什么呢！”

言耶将视线移回游船，恰好看到了悟郎的身影在船内消失的那一幕。

“发生什么事了？”想着船夫悟郎是不是觉出了什么异变，就见他慌里慌张地冲出来了。

“不、不、不好啦！神……神男他……死、死、死了！”

第十一章

沈深湖化为密室

水使龙玺向码头奔去，刀城言耶紧跟其后。接着，从背后传来了水内世路的声音。

“难不成像龙一先生一样？”

“还不清楚。不过情况很像吧？”言耶一边回头一边反问，就见世路微微点头：“一模一样。”

龙玺到达码头，解开拴在短栈桥上的小船的缆绳，想径直撑船出湖。

“请等一等。这种场合有外人在场的话会比较——”

“吵死了！快放手！”

龙玺回过桨作势要打扶着小船的言耶。

“龙玺先生，危险！请住手！”世路拼命呼喝，但完全不被理睬。

“喀……”这时，三人背后突然响起大声呵斥的声音，三人一下怔住了。

“蠢货！都什么时候了，你们在干什么呢？”同样赶到的水内龙吉朗，怒喝着走上前来，“龙玺先生，不如带这个人一起去吧。”

“不，这个……”

“那边船里发生了什么，根本无从知晓。而且又有龙一那桩事，虽然我不想说这话。听说这人经历过一些奇妙的案子，关键时刻也许能派上用场。”

“可是……”

“我觉得就算为今后考虑，也是有个局外人在现场比较好。”

从这话里，言耶明白龙吉朗已对未来的事态有所预见，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

“好了，我们走吧。由我来划桨。”言耶赶在龙玺反驳前，将小船推

入湖中，身手敏捷地跳了上去，“您不必担心。操作船桨这点事我还是行的。”

他在小船启航的同时说了这句话，但龙玺只是面向游船，沉默不语。

湖中船上，悟郎频频招着手。脸部时不时地向后一晃，可能是透过格子板在窥探仓内的情况。

划过大约半程时，言耶瞧了瞧码头，龙吉朗和世路正专注地往这边张望，舞台上已结束刈女任务的青柳富子则在呆然伫立。另一边的看台上，留在那里的水庭流虎和水分辰卅视线分别投向了游船和小船。流虎看来心平气和，相比之下辰卅则显得很兴奋，大概是想起了二十三年前父亲的事吧。

言耶划着船望着湖面。突然，在看台时体验到的恐怖差点复苏。他慌忙挪转视线盯着游船。然而，不知为何自然而然地就俯视起水面来，而且，眼睛对上水面，就会一直凝视下去。他静静地注视着，不久就觉得要被从头到脚吸入其中了。不，是自己想这么做，想跳进去。

荒唐……你在想什么呢……

如今自己正向发生怪事的现场靠近。据说那里死了人。可我为什么要关心湖呢？意识为什么飘向湖里去呢？

是因为水魑大人吗……

尽管难以理解，但只能这么认为。不过言耶转念一想，自己还算是好的。明明觉得必须尽快赶去游船，但回过神时却已被湖蛊惑。如果精神上没有任何束缚，就这么独自驾船来这沈深湖上，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难怪神男会畏惧增仪……

推己及人，他明白了，没有过硬的精神力是当不了神男的。

“喂！快给我划！”

龙玺一声大喝，令言耶醒过神来。他握桨的手似乎不自觉地开起了

小差。

“啊，非常抱歉。”

他强迫自己抬头不看湖面，视线锁定前方游船，一瞬间，他吃了一惊。

“这，什么时候就……”

从早晨起就很晴朗的天空，云层翻卷。而且还是黑压压，犹如在墨汁中浸过似的云，就要瞬时布满整个苍穹——苍穹之上展现的正是这样的画面。

“增仪成功啦。”

的确像是快要下雨的样子。

“也就是说龙三先生圆满完成了神男的重大使命，是吧？”

“嗯。”

其结果就是有什么事降临到他身上了。言耶心里这么想，嘴上没说。

不久，到了停泊的游船旁，言耶把小船的缆绳抛给悟郎。然而，也许是出于发现神男尸体后的惊恐，悟郎异常亢奋，几次都没接住。

“干什么呢，赶快！”

“没关系的。请镇静。”

悟郎一边受到龙玺的催促，一边向宽慰自己的言耶点头致意，总算抓住缆绳，牢牢地绑上了船尾。

“龙、龙三先生他……”

龙玺刚乘上游船，毫不理会正欲解释的悟郎，反倒推开他立刻进了仓内。

“您可受累啦。”言耶虽然搭了句话，但也径直随龙玺鱼贯而入。

“喂，你不能进来！”也许是察觉背后有动静，龙玺回头的同时话也出了口。

“可能还有救。”言耶回完话，迅速向倒在船仓中央的男子身侧靠

近。

“你小子——”

“现在不是拌嘴的时候。”

一个身着神男装束，疑似水使龙三的人俯躺在二人眼前，上半身倒入了船底的洞穴，几乎没到腹部一带。

“您能不能扶住另一侧？”

在洞穴右侧蹲下身的言耶，抱住了神男的右肋。似是被他的行为所带动，龙玺在左侧也依样画葫芦。于是话音刚落，两人就把神男架了起来。

“啊……”龙玺张口结舌。

“这究竟是……”

神男是龙三没错，但他的左胸插着一件奇怪之物。如兽角般，细细长长的圆锥形棒状物，深深地嵌入了他的胸膛，还被他的双手紧紧握着。

“没想到龙三都能成水魑大人的活祭……”

“哎？”言耶差点儿想追问龙玺这句话的意思。听起来就像他从多少开始就预见到了儿子的死。只是，就在同时言耶想起了别的事，便先说了出来：

“莫非这……就是水魑大人的角吧？”

“你怎么知道的？”

相比发现儿子尸体时的打击，言耶察知凶器真身一事似乎令龙玺更为震惊。

“来这之前，我就听说过七种神器。”

“……”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

究竟是怎么回事——言耶说到一半，就见龙玺突然从尸体上松开手站了起来。

“不、不好……”拜其所赐，尸身险些掉进洞里，言耶大为慌乱。不过，他在察觉龙玺打算做什么的一刹那，更是慌了神。

“不、不能这样！还什么都没弄清楚呢！”

言耶拼命拉起正往洞中滑落的龙三尸体，把尸体恢复到发现时的状态，然后急忙赶向船尾。

“为什么要杀他？”

“哎……不、不、不是我。”

“除了你，还能有谁？”

“您这、这么说，我也……”

正如言耶担心的那样，龙玺怀疑儿子是被船夫清水悟郎所杀，不，是完全认定了。

“龙玺先生，请等一下，现在还没有一条证据能证明他就是凶手。”

“蠢货！上这条船的只有神男龙三和船夫悟郎两个人。谁看了，都会明白是这家伙干的！”

“特地选在这种在谁看来都是显而易见的情况下杀人？”

“……”

“仪式中，游船一直处在水利合作社众人与刈女富子小姐的视野内。对这一事实认识最深的不就是划船的他吗？”

“这家伙是头一次当船夫。不可能了解到那个程度——”

“也许开始不知道吧。可实际划起船，恐怕就会深切地感受到大家的视线。做个假设啊，要是他事先就打算在仪式中杀人，但在认清形势的那一刻就会中止计划，不是吗？”

“唔……”

龙玺沉默不语，他身边的悟郎则频频摇头：“我……我没有这样的计划……”

“啊，对不起。我只是打个比方。”

“喂！”龙玺发出低沉的声音，“那你说龙三到底是谁害死的？这个

凶手藏在船上的哪个角落？”

“比如说，凶手一直躲在某个樽里……”

龙玺张大了嘴，片刻之后：“你是傻子吗？”

“啊……”

“樽里放了很多供品，你也见到了吧？”

“是……我见到了。”

“后来在拜殿做仪礼时，樽就一直摆在我和龙三面前。接着村里人把所有的樽都运到了沈深湖。”

“我在后面也看得一清二楚。”

“那我问你，凶手是什么时候躲到樽里去的？好吧，就算我一不小心看漏了，那么凶手从樽里出来杀掉龙三以后，又逃哪里去了？”

要说能从游船逃去的地方，也就只有沈深湖里了。可若是潜入水里，迟早都得浮出湖面呼吸。要是这么做，必然会被看台上的人或舞台上的刈女发现，早就引起骚动了。

“这个么……我不知道。”

“你……你小子……”

“这事以后警方会调查。现在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尽量不搅乱现场，赶紧去报警。但话说回来，就现在这个样子也不行。我想让船回码头，可以吗？”

言耶征求许可，龙玺以哼声作答。言耶视其为默许，请悟郎驶动船只。

游船在流升之瀑前缓缓掉头。由于瀑布水量减少，祀于侧旁岩架上的石祠堂清晰可见。只是，不单祠堂本身，就连里面的石像也因长年不断地受水花冲刷，损耗殆尽，水魑大人的刻像已相当模糊。

随着游船远离流升之瀑，大颗的雨滴开始“嗒嗒嗒”地往下落，抵达码头的瞬间已然化为暴雨，仿佛老天爷的底子被揭开了似的。

言耶简短讲述了在船中所见到的龙三的情况，引得龙吉朗等人一片

哗然，刈女富子则低声惊呼起来。言耶说希望赶快联络村里的派驻警察，于是龙吉朗当下就想派遣船夫悟郎去做。然而，龙玺早已面授机宜，悟郎没有理会龙吉朗的吩咐，只朝水使神社的宫司微微颔首，便向山道奔去。

言耶看着清水悟郎的背影，有种不祥的预感。也不知龙玺给了什么指示，想到这里就觉得忧心忡忡。

“待在这里只会被淋得透湿。不如去舞台下面。”

在龙吉朗的催促下，众人往舞台地板下躲去。龙玺也顺从地跟在后面。舞台上虽有顶棚，但风雨一大似乎就不怎么管用了。

“水魑大人的七种神器如今是由水使神社在祭祀吗？”言耶问话时交互打量着龙玺和龙吉朗，虽被龙玺无视，但龙吉朗替他回答了：“应该被安放在本殿。”

“偷出来不难吗？”

“是在说凶器啊……”

“容易。”龙玺满不在乎地承认了。但龙吉朗较为谨慎：“话虽如此，也不是谁都能轻易办到的吧。”

“是通晓神社内部情况的人？”

“是吧。”

“水使神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祭祀七种神器的？”

“水利合作社决定由水使神社承办这次增仪是在九天前。第二天就从几年前举行减仪的水分神社接过了神器。”

“这么说来，直到下次需要办减仪或增仪为止，都由最后执行过仪式的神社掌管？”

“是的。水分神社之前，我家办过增仪，一直在祭祀神器。再往前也是，对了对了，就在水使神社，所以——”此处龙吉朗大概想到了什么，突然支吾起来，不过很快就若无其事地续道，“唔，说穿了，就是转着圈地在四家神社的手中传递。”

“七种神器上一回在水使神社的时候，不就是十三年前吗？”言耶抓着老人含糊不清的地方不放。

“啊，是这样……”

“是龙一先生去世的那次仪式吧。”

“你想说什么！”龙玺插嘴道。

“当时，七种神器有没有被妥善地供奉在水使神社里？”

“那还用说！归根结底，龙一是死于心脏病突发。跟水魑大人的神器一点关系也没有。”

“刚才你见到龙三先生的遗体时，脱口说了一句‘没想到龙三都能成水魑大人的活祭’，这话是什么意思？”

“哥哥之后，连弟弟也在增仪执行过程中死了。我发出这样的感慨有什么好奇怪的？”

“可不是嘛，非常抱歉。”言耶坦然认了错，但仍显出沉思的模样。

“难不成你的意思是……”这时，龙吉朗以难以置信的语气说道，“龙三的死和十三年前龙一的死有关联？”

“不，还不好说……”

“唔……”

在龙吉朗的沉吟声中，言耶向沉着脸的龙玺提了个关键的问题。

“你早上是否去过本殿？”

“嗯，这是每天的惯例。”

“那时七种神器——水魑大人的角还在吗？”

“……在。是的，在。”

“仪式准备完毕后呢？”

“……呃，当时我在拜殿念祝词，没有特地去本殿。”

龙吉朗听着二人的对话插言道：“也就是说，水魑大人的角是龙玺今早从本殿出来后被偷的？”

“恐怕是的。而且我认为是在准备仪式之前。因为一旦开始准备，

就会有相当多的人出出进进。尽管大家不会靠近本殿，但应该会聚集在工房殿和拜殿周围。”

“在这种状况下进入本殿，绝对会被人发现吧。不过呢……”龙吉朗露出疑惑的表情，“最近这一周的时间，七种神器就供奉在水使神社的本殿，直到今天早上也没有下手，是怕被龙玺发现吧。也就是说，凶手知道他每天的习惯。不，不必知道他的情况。只要知道波美的神社每天都在做什么参拜就行了。”

“是的。”

“换言之，你是想说凶手在我们这几个相关人员当中？”

骤然鸦雀无声的舞台下，急雨击打头顶地板时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格外响亮。

“怎么会……”世路嘴张了一半，再无后续。

“我们是嫌疑人啊。”辰卅讥讽似的咕哝道。

龙吉朗则始终语气严肃：“而且还跟十三年前龙一的死有关？”

“现在当然还无法断定。只是情况太过相似了。”

“……”

龙吉朗哑口无言，这时辰卅态度大变，换上了一副认真的模样：“这样的话，二十三年前水分辰男的事，不就也跟龙一与龙三的死有关了吗？那父亲就不是因为仪式失败……”

“你是想说被人害死的？”一脸惊愕的龙吉朗发出质询，“然后这凶手又杀了龙一和龙三吗。”

“唔……”

“有什么必要花上整整二十三年干这种事？最关键的是，这期间主持过仪式的我们几个为什么没被盯上？”

“唔……”

“辰卅先生，你心里的苦我很清楚，但我想辰男先生还是事故。至于龙一，是事故的可能性也很大啊。好吧，光看死因，也许属于病故的

一种。但龙三可是被杀害的，对不对？”

“啊，如果不是自戕的话——”

“你……你说什么？”

不光是龙吉朗，所有人都被言耶的话吓了一跳。

“刚才所说的嫌疑人，当然也包括龙三先生自己。”

“没有神男会偏偏选在仪式上自杀！”龙吉朗气鼓鼓地回应道，精神上似乎受了不小的打击。不过他细细打量言耶后，突然改换了语调，“还是说你心里有数？”

“是刚才说话之间想起来的。我跟上游船之前的龙三先生稍微谈过几句，当时他说要豁出自己的命。”

“这个啊，意思——”

“嗯，我知道您想说不是那个意思。减仪是受的自然的威胁，增仪则是受制于超自然的恐怖，所以担任神男的人要冒生命危险——原本是这个意思吧。”

“嗯，怎么说呢，虽然是你个人的理解，但也差不多吧。”

“换言之，生命会受到威胁，但不是自己豁出命来。”

“你……”

“但是，听龙三先生当时的口气，可以理解为是性命攸关。虽然没能深谈，但他还说过一句‘以我的命——’。”

“你想说他不是自杀，而是为了让增仪成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龙三先生最近的情况如何？”言耶想与其问龙玺不如问别人，便向世路打听。

“我不知道他要担任神男，所以也没去阵前慰问……现在回想起来，做祓禊的那一个星期，样子确实有些奇怪。”

“啊啊，是真的吗？你可不能张口就来啊。”龙吉朗吃惊之余，给儿子提了醒。

“是真的。那样子……可能是在烦恼什么。”

“如此一来，那件奇妙的凶器也就好理解了。因为那可是水魑大人的七种神器。”

“嗯。”

“是否跟水分辰男先生的事有关，说实话现在还不清楚。不过，龙一在增仪过程中死去，可能构成了一股相当执拗的强迫观念。”

“龙玺先生你怎么看？”龙吉朗试探道。

龙玺摆出难以言喻的惊异表情打量言耶：“本来觉得你这男人十分古怪……不过跟印象里的不一样，你其实是个很可怕的家伙呢。”

“可……可怕……”

“这里说的‘可怕’是指‘优秀’或‘能干’之类的意思。”世路给不知所措的言耶做了补充说明。

“哪，哪里，我什么都没……”

这时，先前跑下山道的悟郎回来了，还带着年纪四十多岁的坪束巡警和六十岁左右的村医高岛，言耶姑且是安下了心。

“听说龙三在游船里去世了，真的吗？”尽管淋在雨里，坪束仍是直挺挺地站着，看看龙玺又看看龙吉朗。

“啊，正要请你确认。龙吉朗先生也来一下好吗？”

龙玺与龙吉朗从舞台下钻出，催着坪束和高岛正要往游船去。这时龙玺突然一回头：“你也过来。”

最初不知他在对谁说话，不过视线显然是盯住了言耶。

“哎……我……我吗？”

“除了你还有谁！”

“是……”

“快点过来！”

被呵斥的言耶从舞台下跳了出来，冒着倾盆大雨向游船奔去。

最先上船的是龙玺，但他在船尾站定后，首先让坪束和高岛入舱，随后再让龙吉朗和言耶进去。

船的房形舱入口是对开的门，里面是长方形的空间，左右是像座位一样的长板，两板之间则是通道般的船底。仅此而已的话，也许就像可以对坐的渡船。然而，其中如同通道一样的船底近中央处，围着一个四四方方形似浴桶的木架子。从那里望去，能透过长方体的开孔，看见底下的湖面。

“两侧的长板部分，是放供品樽的吗？”言耶小声问道，龙吉朗点点头。

如果从左右两条板的最里处开始一个紧挨一个地放上樽，少说也能摆十只。当然现在一只也没剩下。唯有放置神馔的长匣还在洞右侧的板上。保险起见查看了下内部，里面收着已完成使命的一合酒壶、一合枡、高脚食案和菜刀。

坪束和高岛来到船舱深处，分别在洞穴木架与左右两板之间的狭小场地蹲下身，一边向龙玺打听案发时的情况，一边检视起龙三的尸体。

“呃，我们曾将遗体拉上来过，但又恢复了原样……”言耶觉得还是慎重为好，补充了一句，就见坪束一脸怒气。

“你这外行竟敢如此任意妄为！”

“对不起。如果人还有救的话，我是想救一救的，所以——”

“都这个样子了，救不了啦。”仔细观察尸体胸口附近的高岛淡淡地回应道。

“你给我听好了，保持现场是搜查的铁律——”

“我也帮着一起弄了。”

“什么……”

龙玺一语止住了坪束的势头。

“我当时跟他一起托住了龙三。有人倒在船上，想去看看也没问题吧，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正……正如您所说。”坪束当即予以肯定，他目视着言耶，满脸惊疑交加的表情，“话说，这男人究竟是……”

“我家的客人。”

“啊，是水使神社的贵客啊。”

龙玺能称自己是客人已令言耶诧异，而坪束的态度因此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让他吃惊不小。

“这可太失礼了。有劳您发现了遗体。”

“哪……哪里……”

您太客气了。话到一半没说下去。因为实在太不合时宜了。

“这位先生名叫刀城言耶。”也许是看不过眼，龙吉朗帮忙做了介绍，“他从东京过来观摩水魑大人之仪，是一位民俗学造诣很深的作家。同时还是名侦探的奇男子。”

“名、名、名侦探吗？”

“不是的。”言耶赶紧向眼珠乱转的坪束澄清。除了水分辰卅，游魔还把错误的“刀城言耶人设”告诉了别人。

船内流淌着无比微妙的空气。不过，只要龙玺和龙吉朗二人认可言耶同席，坪束似乎就不会有怨言。另一方面，高岛一开始就只对尸体感兴趣，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态度也没有丝毫变化。

坪束以龙三的尸体为中心，拍了几张现场照片后，与高岛合力把尸体从洞里拉出，使其横躺在船底上。

“这可是一击直指心脏啊。刺得相当深。”

“这么说，医生，凶手是男人吗？”

高岛连眼睛都没离开尸体的胸部，回答了坪束的问题：“是啊，要想造成这样的刺伤，需要一定的力气。”

“也就是说是成年男性了？”

“不过呢……”说到这里，高岛终于抬起脸，“问题在于人是在哪儿被刺的。”

“你的意思是？”

坪束继续寻求解释，然而高岛的意识似乎又一次移向了尸体，仔细

观察着胸部的伤口。

“你给坪束巡警说明一下怎么样？”

龙玺冷不防地丢来这么一句，把言耶吓了一跳。

“我……我吗？”

“是啊，把你的想法告诉人家就行。”

“恳请赐教。”坪束也乖乖低下了头，不过这是因为龙玺的意思。

“呃，或许只有我留意到……”

“这样就行。”

“这个……龙三先生被一击刺中心脏。也许凶器发挥了栓的作用，根据伤口推测，似乎流了不少血。但是，出入口侧的通道上看不到任何血迹，由此可知不是在入口遇刺的。”

“是这样。”

“而且，在出入口侧被刺的话，假设凶手当时位于对开门和被害者之间，那么龙三先生就是刻意转身回到舱内，倒在了那个洞穴上。”

“不过，若是这样，他大概是想逃离凶手——”

“粗看之下可以这么认为，但考虑到这艘船的特殊情况，反倒显得不自然了。对开门外面就是船夫清水悟郎。更重要的是，能求救的对象只有他。我怎么也想不通，龙三先生会往救星的反方向逃去。”

“慌不择路的可能呢？”

“当然有，但不是应该会呼救吗？”

“啊，还真是的。”

“不过，悟郎先生本人就是凶手的话则又另当别论。”

“你、你说什么？”

“我们从湖岸亲眼看到他进过一次船舱，然后出来大叫‘神男死了’。如果那时悟郎先生在舱内实施了瞬间杀人又当如何？突然冲入刺杀了惊讶的龙三先生。被害者向凶手的反方向逃去。然后凶手马上回到船尾，大声通知我们。”

“完全能说通嘛。”看坪束的势头，没准真会冲出船去逮捕悟郎。

“不，只是能解释舱内的情况而已。”

“而已……什么意思？”

“就凭这套说辞完全解释不了动机，最关键的动机。这里的动机不是指悟郎先生为什么对龙三先生怀有杀意，而是他为什么要特地在正举行水魑大人之仪的游船中，在多名目击者的注视下，明知自己会背负最大的嫌疑，还要杀人呢？动机完全没法解释。”

“唔……是这样啊。”坪束认可言耶指出的问题，不过看他的表情像是在想：清水悟郎要是凶手，不就能结案了。

尽管如此，言耶还是接着往下说：“放在如下场合也同样适用，无论凶手在出入口侧的通道、被害者与船底洞穴之间都差不多。”

坪束也赶紧参与进来：“因为这样的话，被害者就会转身从对开门逃走了。不可能去凶手所在的洞穴方向。另外，我也不认为凶手会闪开身让他通过。”

“但话又说回来，根据被害者的姿态，这场惨剧也不可能发生在出入口相反一侧的通道。”

“因为那样的话，就相当于是凶手把被害者移到了洞穴的另一侧。毫无意义嘛。”

“首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被害者站在出入口侧的通道上，面朝洞穴方向，凶手在另一侧隔着洞穴刺击。紧接着，凶手放开了凶器，然而，由于是在握着凶器的状态下缩回的手，龙三先生向前倒了下去。呼救声也闷在洞穴里传不出来。”

“噢……”

坪束发出了钦佩的声音，使得言耶慌忙摇头道：“可如此一来，我想凶器就不会刺进去这么深。”

“嗯？”

“凶器长约三十厘米左右吧。洞穴从这头到另一侧的远端有八十厘

米。算上凶手的臂长，隔穴行凶是可能的。不过无法刺得那样深。”

“大夫，这位先生说的对吗？”

坪束一问之下，高岛仍然没有移开眼神，头也不抬地答道：“我也正想说一样的话呢。”

“那被害者到底是在哪里遇刺的呢？”坪束的视线从医生移回言耶身上，同时脸上浮起了一筹莫展的表情。

“如果说可能性的话，还有一种解释，即在船尾遇刺的被害者逃进船舱，走到洞穴处倒下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凶手就又变成了清水悟郎先生。但是，以龙吉朗先生为首的我们都能证明他没有刺杀被害者。说起来龙三先生就没从船舱出来过。而且，被刺中心脏的龙三先生也不可能走那么长的路。”

“那就不予考虑了。”

“我认为刚才提到的动机问题若得不到解决，‘悟郎先生是凶手的假设’就只能搁置一旁。”

“可是，被害者遇刺的现场既不在舱内通道这一边，又不在那一边，舱外的船尾也不是。这样的话……就没别的地方了。”

“不，还剩下唯一的一处。”

“哪儿？”

“那个洞穴里。”

“什么！”

言耶指了一下船底的洞穴，于是不光坪束，龙玺和龙吉朗以及沉迷于尸体的高岛都将目光投向了那个洞。

“所谓的‘洞穴里’是指在沈深湖的水里吗？”

“哪都没有龙三先生潜过水的痕迹。”言耶出言否定。

高岛一边检查尸体的头发一边说道：“从湿润程度来看，我不认为他下过湖。肯定是把樽扔下去的时候沾了点水吧。”

“这么说，是凶手从洞里……出来的……”

“当然，只是说可能性，现在还不好否定。不过想想事发当时游船的状况，我们就明白了，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可是刚才你还……”坪束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

“我是说凶器是从这个洞里刺入被害者胸口的。”

“……”

“也就是说，龙三先生两手捧着水魑大人的角，然后探身到洞穴上方戳自己的胸口。其结果，由于他本人的体重使得凶器深深地刺了进去。”

“自、自杀……”

言耶讲述了曾在舞台下提过的假说，接着就听龙玺道：“我还当你要说什么呢，如果只是为了导出那个结论，完全没有意义！”语气中半是恼怒，半是愕然。

看来他极少会这么耐心地听别人说话。

“龙玺宫司也认为龙三先生是自杀？”

面对坪束的问话，龙玺默然点头，接着派驻巡警又瞧了一眼龙吉朗，于是老人若有所思地答道：

“我啊，一下子很难相信。不过呢，听了不可能是他杀的分析之后，然后又明白了水魑大人的角扎得很深的原因，我也开始觉得真相可能就是这样。”

“医生，你怎么说？”坪束征求意见。

“这个解释不坏。”高岛爽快地表态支持言耶。

由于水使神社宫司——被害人之父龙玺、长老级别的龙吉朗，以及医生高岛都接受了言耶的解释，坪束似乎也没有任何不满。

“不过，我有点在意的是，为什么要在洞里做这样的事？”

“只是我的想象啊，龙三先生是想把自己的血注入沈深湖吧。”

“为、为什么？”

“祈雨仪式各地都有，其中有一种方法是故意弄脏龙神栖息的水

池，激其发怒而降雨。在民俗宗教中，血常被视为污秽之物。在奉神馔与供品给水魑大人的洞穴里，自刺胸膛流出鲜血，献出生命的行为本身，同时也会触怒水魑大人，这可是一举两得啊。”

“噢，原来是这样。”坪束终于是完全释然的样子，频频表示钦佩。

“那个……可能是我多管闲事了，要不要通知县警？”

就在言耶向派驻巡警询问时——

“坪束巡警，高岛医生，现在可以让村里那些小伙子进来了吧？”龙玺的问话十分奇妙。

“医生，可以了吗？”

坪束向高岛确认完后出了门，不一会儿就领着两个年轻人回来了。看来是悟郎叫派驻巡警和医生的时候带回来的。

“哎？请、请等一下！”

船内因突然多了几个人而变得狭小，言耶这么慌张也是理所当然。小伙子们竟然在龙玺的指示下，用毛毯包住龙三的尸体正要往船外搬。

“在县警来之前，该尽可能地把现场——”

“话是没错，不过就像你说的那样，这是自杀啊。”坪束已完全认定了。

“不不，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测。就算是再明显不过的自杀，县警也不会怠慢搜查工作。”

“不要紧的。”

“可是……无论如何，巡警先生都会是第一个被斥责的人啊。”

“没关系的。”

“可是……”

“我们没通知县警，所以没又问题。”意外的话，出自龙玺之口。

“哎？没通知吗？”言耶不由自主地追问道。

“是啊，没通知。”坪束理所当然地承认道。

“为……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听了龙玺宫司的话，说是没那个必要。”

“……”

“龙三先生是自杀，可见宫司的判断很正确呢。”

言耶脑中一片混乱。在游船里和龙玺一起查看龙三的尸体时，宫司曾觉得悟郎是凶手。换言之，他认为儿子是他杀。尽管言耶说悟郎不可能是凶手，平息了当场的事态，但他可不认为龙玺会改变想法。现在想法变了是因为言耶在舞台下试着做出的推理。然而，在此之前龙玺就已经派出了悟郎。谁知他是去让坪束巡警不要联络县警，还让悟郎带村里的小伙子来搬走龙三的尸体。

儿子被害身亡的事就这样结束了吗……

只能这么认为了。起初他就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这么说来，他紧咬悟郎不放又是为什么呢？

自相矛盾……

全然不懂龙玺的想法，有何打算。不过，言耶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一件事：龙玺似乎对他的龙三自杀说十分“推崇”。甚至把先前不屑一顾的言耶叫进游船，则是为了让他把自杀论说给坪束和高岛。所以，龙玺才没插一句话。

总之，不管他杀还是自杀，都打算偷偷抹杀儿子的死吗？

可是究竟是为什么……就在言耶左思右想之际，被裹入毛毯的龙三尸体已被那两个年轻人抬出了游船。龙玺陪伴在侧，坪束和高岛也一起同行。

“龙吉朗先生，这样可不太好吧。”

能对水使神社宫司提意见的，只有这位老人。这么想着，言耶赶在对方出舱前说了一句。

“是啊，我也觉得不好。不过，龙三为了村子，还有水使神社，已经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托他的福仪式成功了，如你所见也下了雨。”

“嗯，话是这么说……但在世间看来，龙三先生可是自杀。但凡不

是病死或自然死亡，不管何种死法都该向警方申报。”

“问题就在这里。”龙吉朗边叹息边道，“如果通知警方，龙三的崇高之死就会降格为单纯的自杀。对于所谓的波美地区的功勋，怎能如此残忍相待呢？”

“这个和那个——”

“所谓这个和那个不是一回事，只是村子外界的看法。当然，波美地区也是日本的一部分，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不过呢，向政府机关通报说龙三是病死的，又能为难得了谁？毫无不妥之处不是吗？”

“高岛医生会写那样的诊断书吧。”

“刀城先生，你是否能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别看龙玺人那样，作为水利合作社的代表，水使神社的宫司，神男的父亲，他希望龙三能这样安静地睡去，不暴露在世人好奇的目光下。这份心情我也感同身受。事情就是这样。”

望着深深颔首的龙吉朗，言耶再次痛感到，此处存在着这边世界独有的“规矩”。今日的事可不是随便就能解决的。讨厌的预感正“突突”地从他的心底涌起来。

“如果龙三先生的死是他杀，又会怎样？”

“……”

“难道也要说一句因为仪式成功了，当病故处理吗？”

“你说什么呢。”龙吉朗难解其意的样子，“假设又有何用。这话对龙三就很失礼。”

“不，说是假设，还不如说是假说。其实——”言耶当下讲述了自己的想法。

“呃……”龙吉朗一阵沉吟后，“是很奇妙啊。”

“我只能认为，龙玺先生是打算秘密处理龙三先生的死。”

“而且还不是因为我说的理由吗？”

“是的。注意到这个疑点再回过头来想想，就觉得龙玺先生对龙三

先生之死的反应难以理解。”

“是怎样的反应？”

“初见遗体时非常吃惊，这个反应是真的。但后来他马上就……也不知是接受了现实，还是做好了心理准备，认为发生这样的事态也是有可能的……可能正是因此，他才会脱口说出‘没想到龙三都能成水魑大人的活祭……’这样的话。”

“你是说，龙玺预测出连龙三也可能步哥哥龙一的后尘，在仪式中死去？”

“这个地方还需探讨……这么讲吧，他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预感到龙三参加仪式可能会死，倒不如说是见到龙三的死状后，再次认识到还真的会有这样的命运存在。”

“你想说的意思我理解了，可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意味着一件事实，即龙一先生的死恐怕不是单纯的事故。”

“龙玺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对龙三的死也轻易接受了……是这样吗？”

“这么一想就于理相合了。当然，我不清楚两人的死是怎么回事，而龙玺先生的态度么，也……”

“至于后者，应该能预想到吧。”

“此话怎讲？”

“跟我刚才说的基本是一个意思。龙玺重视水使神社的体面高于一切。他想的大概是，儿子们死亡的真相一旦公布于众，会给神社带来伤害吧。”

“怎么会……，死的可是自己的孩子啊！”言耶忍不住叫起来，“即使同在日本，根据地方或村落不同，自会衍生出当地独有的文化和习俗，并被传承下去。而且代代将其守护下去也是很有必要的吧。结果就是，独特的世界观被建立，也不知是好是坏，当地的居民也会受到影响。我想这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凡事总要有个限度不是吗？”

“是这个理，但刀城先生——”与亢奋的言耶正相反，龙吉朗语气淡然，“即使父亲儿子死了，兄弟手足丧了命，也不哀叹悲伤，还高兴地说一句‘为国捐躯可是好样的’，这难道不是前不久的事吗？”

“唔……”

“从心里高兴的家人，自然是没有的。但是，当时的风气是不这么说不行。不，或说是建立起了那样的世界观。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就是一个被可怖而又愚昧的风俗禁锢的大村子。”

“……”

“龙玺的所作所为，也不好说是如何特别如何异常吧。”

“但是……”

“正如战时疯狂的日本一样，波美地区也有一些奇特之处吧。不过呢，这个才体现了度的问题。我刚才也说了，并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相反的，这地方若能由此而大治，又何必硬行声张呢。”

“战时的日本没有‘个人’的概念。”

“啊，可不是吗。”言耶措辞唐突，但龙吉朗受之泰然。

“这样下去，龙一先生和龙三先生的‘个人’会被无视。如果两人是自愿向水魑大人献出生命，那么我个人可能也会赞同龙玺先生那套事后处理的方式。但如果是被第三者，并非出于本人意愿地夺去性命，我还是不能置而不问。”

“这个么……”龙吉朗略有为难之色，“我也承认龙玺的态度很奇怪。但因此就说龙三的死并非自杀，还认为龙一的死也有疑点，怎么说呢，我觉得没什么不妥当。”

“太好了……最关键的部分就在这里！”

“不，你等一下。”龙吉朗的神情越发显得为难，他凝视着刚要放宽心的言耶，“如果你的担忧是对的，那么水使神社的兄弟究竟是怎么被害的呢？两次增仪，都只有神男和船夫两个人在沈深湖上。一般会认为凶手是船夫。但龙一那时候，我们都看到了，船夫一步也没离开过船

尾。而且我们知道龙一似乎是死在湖里的。至于另一边的龙三，悟郎倒是进过船舱。但他今天早上能否偷到水魑大人的角？就算有可能吧，那为什么要在增仪的过程中杀人呢？更何况，如果悟郎是凶手，那杀害龙一的就另有其人了。”

“为什么？”

“那个叫悟郎的男人大约是七年前从外地入赘到清水家的。也就是说，十三年前龙一死的时候，他还不在这里。”

“这么一来，他离嫌疑圈是越来越远了。”

“凶手毕竟不是同一个人吧……”

“现在我们没有任何凭据。还不敢说这两人的死是不是相隔十三年之久的神男连环杀人案。不过，接连发生了两起情况相似的命案，可以说各存有一名凶手的考虑反倒不自然。”

“确实啊。不过……”

“是的。事发当时，游船——不，沈深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密室。谁都无法出入。不解开这个谜，一切都是枉然。”

第十二章

一只眼仓现出原形

刀城言耶和水内龙吉朗离开游船回到舞台下，那里只有水内世路，水庭流虎和担任刈女的青柳富子三人。

“大家都下山了吗？”

“是的，与龙三君的遗体一起。听说今晚会办临时守夜，龙玺先生好像打算明天就举行正式葬礼……”

世路一边回答，一边等着父亲的态度，脸上的表情仿佛在问“如此率性而为没问题吗”。

“呼。不过也不好阻拦他啊。”

“你们在游船里说了些什么？龙三君是自杀，然后坪束巡警也接受了，是吗？即便如此，随便搬动遗体，甚至还要出殡，我想即便是水使家，这事也不妙吧……”

“这些事以后再说吧。跟刀城先生说好的事，以后还要在水利合作社内部进行讨论。”

龙吉朗所说的两人说好的事是指由龙吉朗全力调查龙一和龙三的死，并不加隐瞒地告知言耶。然后两人视情况，寻求水利合作社其他人员的协助，努力查明真相。若有证据能判明他的死有问题，水利合作社就要负责处置。离开游船前，两人就达成了共识。

“知道了。”

世路似已察觉另有隐情，他应过一声后，流虎也点头表示明白了。

“难为你一直留在这里，”随后龙吉朗又跟富子说起话来，“你没跟大家一道走吗？”

“唔……与遗体一起下去，觉得有点害怕……啊，虽然这么说很对不起龙三先生……”

“哪里哪里，女孩儿家的也难怪，不用这么上心。”龙吉朗语出柔

和，让她放心，“对了，水使家到你们那里商量刈女的事，是在什么时候？”

“八天前。重藏先生受龙玺宫司的指派，光临寒舍，说水利合作社已决定举行增仪。”

“然后就定下让你来了？”

“是的。虽说这项任务的重要程度不比神男，但刈女也要自发地做祓禊，所以还是要赶在一周前决定下来。”

当时龙玺说由鹤子担当刈女一职，果然是信口开河。

“原来是这样的。真是辛苦你了。那么说说今天的事，你在舞台上时，一直都看着游船那边吗？”

“是……是的。跳舞时，有时会面向侧方，有时会背着身，不过也只有瞬间，所以……”富子神情诧异，但还是顺从地回答了问题。

“游船一直都在视野范围内吗？”言耶问道。

“是的。”

“不光是船，四周的湖面也是如此吗？”

“哎……啊，我想是这样的。”

富子不安地盯着龙吉朗，老人介绍说言耶是前来采风的作家，希望她被问到什么就答什么。

“只有船头的方向看不到吗。也就是流升之瀑和船之间的那段距离。”

“是，那里确实……”

“但我们看得非常清楚。”言耶确认之下，见龙吉朗，世路与流虎全都用力点了点头，接着马不停蹄地继续提问，“那么在仪式过程中，有东西漂在湖面上，或是从湖里出来吗，哪怕只是一眨眼的工夫。”

“是说樽吗？”

“当然也包括樽，不过其他东西也行，什么都行。总之就请你回忆下，你在湖面上看到的所有东西。”

“没有……”

“慢慢来也没关系，所以请你好好回忆。不用着急。”

言耶的口吻就像催眠师，而富子也真的闭起眼睛，然后她歪下头，保持着这样的姿势良久未动。

“不，我什么也没看见。”不久她睁开眼睛，清晰地断言道，“问的是仪式期间，但其实从开始前到游船返回为止，我一直有看沈深湖。可是，浮在湖面上的东西，或是从湖里出现的东西一概没有。”

“是这样啊。再请教一个问题。在舞台北侧，有一个从湖中流出水的地方吧。经二重山而下，变成深通川之水流的源头——”

“对，有的。”

“那地方也在视野范围内吗？”

“嗯，能看见的。不过，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

“要是有什么东西从那里侵入湖中，你会看到吗？”

“我不敢说绝对能，但差不多能知道吧。”

“多谢。”

言耶谢过富子，似乎是为保险起见，又向龙吉朗等人提了同样的问题。

“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也是。”

龙吉朗和世路予以否定，旁边的流虎也摇了摇头。

“我也是。跟着龙玺先生坐小船向游船进发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时，船的北侧也已进入视野，但未见异常。换句话说，从仪式开始前到结束后，湖面上不存在死角，而且没有一个人目击到任何东西。”

言耶对案发当时的现场情况做了一番小结，这时世路小心翼翼地问道：“刚才的问话是为了确认‘本次增仪中不存在与我们毫不相关的第三者’吗？”

意识到富子在场，所以才这么绕着弯地说话吧。或许他是在想，富

子回村以后，要是传出了什么奇怪的风言风语可就难办了。

“嗯，算是吧。”

由于龙吉朗也没做具体回应，言耶正想着不如姑且告一段落，就听富子直截了当地问道：“您是说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既没有人进入沈深湖，也没有人从那里离开，绝对没有……是吗？”

“是的，我想确认这一点。”

“这么说来，龙三先生还是自杀……”

“是啊。”

就这样让富子以为龙三是自杀比较好吧——言耶如是判断。然而，她的思考并未停留在这一步。

“要么就是被湖里出来的东西害了……”

“你说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膨物。”富子稍事犹豫后低声道，“什么都没看到是千真万确的，不过船好像微微摇了一下……”

“是什么时候的事？”

“六只樽被抛下去之后。”

言耶想起自己当时也有同样的感觉。他向龙吉朗求证。

“这么说来……”不光是龙吉朗，连流虎也承认有这事。

“那时可能是膨物从湖里……”

富子正要往下说，世路朝她猛地摇头：“不会，不会，再怎么说也是不可能的吧。”

“可是……”

“船晃过可能是真的。但一下子扯到膨物就太乱来了。”

世路全盘否定。另一边的龙吉朗与流虎则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两人保持沉默，着实给人一种阴森之感。

“可是，听说担任过神男的宫司亲眼见过……”

富子知道她说的宫司就是眼前的这两位吗？言耶瞬间有些怀疑，不

过从她的态度完全看不出那种迹象。本该秘而不宣的目击证词不知何时已在村民间传开，这是确凿无疑的了。

“那……那个——”

世路大概想说“不是看错了就是幻觉”。不过，面对着当事人，他终究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如果是膨物干的，那么他哥哥龙一先生遇难时肯定也发生了同样的事。”

“是啊，龙一君的死相当诡异，就像在湖里和膨物碰到似的。龙三君这边是心脏被水魑大人的角扎了一下。就算存在膨物，又怎么会使用凶器呢？”

“这倒也是……”富子似乎是无法回应世路的指摘，低下了头。

“仪式前后及执行期间，没有一个人潜入过沈深湖。说是膨物干的又很牵强，如此看来龙三的死只能是自杀吧。”世路的脸转向父亲龙吉朗和言耶，语气中含着“不可能有其他解释”的意思。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我们来湖之前，已经有人潜伏在下面了？”言耶问道。

“你……你说什么？”世路看来十分震惊，比富子提出膨物时更加强烈，“但……但是，这样会接不上气吧？为了换气就要一次又一次地把头伸出湖面，这样的话倒有可能会被人发现。”

“无装备潜水的话，有可能是这样的。”

这时，言耶脑中已有某物的存在。而听了他的话，世路的脑海里多半也浮出了同一件事物。不过，不能在这里详谈。世路似乎也明白这一点，两人只是对了一眼就完成了沟通。

“就快晌午了。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大概是已经觉察到言耶与世路之间的无声交流，龙吉朗说着站起身来，“刀城先生，方便的话到我家来吃饭吧。水使家正乱着呢，回那边去也不一定能吃上饭。”

“多谢多谢。不过，我有点挂念举行仪式的期间，神社那边有没有发生什么怪事，所以——”

“对啊，还有鹤子的那桩事。”

“关于她的事，待会儿我有话跟您说。”

言耶打算直截了当地问龙吉朗一只眼仓的事。再怎么说两人已经达成协议，但龙吉朗毕竟是波美地区的人，还是水利合作社的长老级人物，身为水内神社宫司的他究竟能配合到什么程度呢？言耶非常不安。

他认为那座仓的秘密不可能与仪式无关。

言耶甚至觉得不止龙三，就连龙一的死亡之谜也跟一只眼仓息息相关。既然指望不上龙玺的协助，就只能依赖龙吉朗。不过，倘若言辞不当，只怕他什么都不会说。

言耶寻思着如何在归途中开口，直起身站了起来。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个弱如蚊鸣的声音。

“老师……”

抬眼一看，只见全身湿透的祖父江偲正站在舞台外。

“祖……祖父江小姐……你怎么会在这里？”言耶慌忙把她接到舞台下面，吃惊地问道。

“还说呢……搬樽的村民完全忽略了我……跟他们一起下山是没啥指望了……刚想着一个人爬山很害怕，就见船夫小哥气势汹汹地跑下来。问他怎么了，说是神男死了……后来船夫小哥带着四个男的上来了，哪知这回又带着包在毛毯里的尸体一起下来了……每次我问他们老师的情况，没一次回答清楚的，所以人家就担心起来啦……再说，一个人待在那种地方，不知怎么都很害怕……所以人家就……”

“对了，祖父江小姐，除了最初下山的村民，通过这个山道的是不是只有后来下山的船夫清水悟郎，以及随他一起上来的四个男人，还有水使龙玺先生，水分辰卅先生和毛毯里的遗体？”

“……嗯，是没错啦……”

“刀城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龙吉朗一问之下，言耶略显兴奋地答道：“仪式开始前留在山腰的她，碰巧起到了监视的作用。”

“也就是说，根本就没人上过二重山，更别提潜入沈深湖了？”

“是的。保险起见我问一声——”言耶再次面对祖父江偲，“你也没见到什么人顺着流下来的湖水逆流而上吧？”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就那点不上不下的水量，根本无法潜水，不能潜水就没法藏身。不对，就算能潜水，那么陡的坡度怎么上得去？”

“嗯。光是爬个山就够累人了，何况还有水从上面流下来……不过可能性还是有的，所以你的证言非常关键。谢了。”

“看来人家是立大功啦。”

“不愧是祖父江小姐，出人意料地一锤定音。”

“不、不，哪里……”

“好了，我们走吧。”

“哎？走什么，要去哪里啊？”

“还用说当然是水使神社了。”

“什……什么！人、人家……才刚爬山上来……”

“具体情况待会儿再讲——”话音刚落言耶就跟龙吉朗从舞台底下出来往山下走去。

“死鬼……不是人……恶魔……没人味……就知道跟怪物好……冷血动物……”

从背后传来祖父江偲的骂声，无精打采却唯有满满的恨意饱含其中，不过因为雨声而没能迫近他的耳边。

“不要紧吗？我们慢慢往下走吧。”

祖父江偲听着世路的软语温言，在富子的搀扶下，无奈地再次从舞台下走入雨中，随后由流虎前头带路，开始移步向山下进发。

早于四人出发的言耶和龙吉朗已开始沿山道下行。

“丢下那位编辑大小姐没问题吗？”

“哎？祖父江小姐吗。没事，别看她那样其实人很坚强。”

没等言耶开口提一只眼仓，走在他前面的龙吉朗倒先担心起祖父江偲。

“不过，这山道她走不惯吧。再加上这瓢泼大雨的。你真的不担心吗？”

“但要是陪她下来，女孩子会自然聚在一起，富子姑娘可能也会跟我们同路。富子姑娘目前还认为龙三先生是自杀。如果我们在下山途中说些凶险的话让她听去了，她会一下子变得疑神疑鬼吧。”

“于是，风言风语不光在五月夜村，还会波及整个波美地区吧。”

“像这次这样的案子，带有迷信或风俗特色的流言往往会阻碍我们逼近真相。”

“原来如此。是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到的吗？你还真是个名侦探呢。”

“不不，我真的不是！”言耶当即否认。

龙吉朗好笑似的莞尔道：“说是经验丰富，但你还很年轻，却已能审时度势作出应对，了不起啊，了不起！”

“多、多谢夸奖。”

“不过呢，我觉得你的洞察力啊，别光用在案子上，最好也多关注下身边的人吧。”

“呃……怎么说？”

“啊啊，我多管闲事了。看来对方已经十二分地了解刀城先生，所以才会那么顺利吧。”

“对方？”

言耶纳闷不知这话在说谁呢，而龙吉朗此时却显得异常欢快，于是言耶判断要提及一只眼仓的话题就得趁现在。

“我有一事相询。”

“什么事啊？”

“在水使神社的南端，不是有那么一座孤零零的，离得比较远的仓吗。那个仓到底是派什么用的呢？”

只能望见后背，因此无法窥知龙吉朗的表情，即便如此言耶仍能看出刚才还很欢快的状态，转眼已经消逝殆尽。

“看来你已经知道这个事了。”

“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我也不清楚，不过我想至少是在龙玺的上一代或上上代吧。”

“大家都管那个叫一只眼仓吗？”

“唔……你已经知道那么多了吗？其实是我这么叫的。”

龙吉朗此言令言耶大为振奋，他一口气说出了从阿武隈川那里听来的话，以及自己的想法。

“咒术性的装置啊……我对那个仓也有类似的判断。”

“水利合作社并没把它当问题？”言耶刚说出口就发现这话听着像责备，瞬间意识到糟了。

不料龙吉朗却语气淡然地反问道：“关于这个咒术性的装置，你具体是怎么想的？”

“在拜访这里之前，唔……”

言耶犹犹豫豫地说明了自己当初的见解。比如仓内饲养着被当作水魑大人对待的生物。

“噢！你果然是个很有趣的人呢。”

言耶心想他是不是在取笑自己呢，不过龙吉朗的精神倒是略有恢复了。

“那么亲眼见到一只眼仓后，想法是不是变了呢？”

“是的。不过在实际见到仓之前，我在鹤子小姐的屋里听到龙吉朗先生和龙玺先生的对话时，有了更为现实的想法。”

龙吉朗沉默不语，背影再度凝重起来。

“如果一只眼仓和本殿一样是从深通川引的水，那无疑就是一件宗教性的装置。可是有人却声称仓里有东西，此话显然透着怪异。如果是人，很可能一直就生活在仓里。如果这是真的，那就如同在本殿里住人一样，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刀城先生才曾经猜测是动物化的水魑大人。”

“然而，果真如此的话，讨论是否真有其物之前，首先要说的是波美理应有关于此种生物的传说，就如犬神和管狐一样。”

“嗯。就我所知，没有。”

“那好，假设仓里的是人，而且从开始就是坚信不疑地进入，或是被放入其中的话，又当如何呢？我倒是想到了一种可能。”

“什么？”

“取名‘一只眼仓’不会是毫无理由的吧？如此一来，就显现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暗合。”

“此话怎讲？”

“不就是祭品吗。”

“唔……”

“活人祭祀。”

“嗯……”

“龙玺先生对鹤子小姐失身的事大为光火，难道不是因为只有黄花闺女才有活祭的资格吗？”

“唔……”

“大正六年，柳田国男老师在《东京日日新闻》上连载了题为《独眼小僧》的论文。老师在文中做了大胆而有趣的考察，认为远古时期曾有过‘一次祭典杀一名神官的风俗’。”

“论文的题目为什么会是《独眼小僧》？”

“日本传说中经常出现一只眼的神或妖怪，而柳田老师认为这是‘过去曾有被毁去一只眼睛的人们’的事实流传下来的残影。至于为何要弄

坏一只眼睛，是因为他们是神的代理人——神官，也是为了甄别。”

“这样就跟‘一次祭典杀一名神官的风俗’的观点联系起来了吧。”

“嗯。不过呢，以上说明其实是不需要的。您当然知道‘独眼小僧’，也意识到了水使神社那座怪仓的秘密与此相关，但又不能公开谈论这个话题。于是您援引曾经读过的《独眼小僧》，把仓命名为一只眼仓。然后这个名字自然而然地就在水利合作社内传开了。不是吗？”

“也就是说，每次水使家执行减仪或增仪时，都会有一个人被关进一只眼仓作为水魑大人的活祭，然后被杀喽？”

“难道不是？”

“说是每次仪式也太困难了吧。水使神社在波美地区的权势再大，也是隐瞒不住的。最关键的是，这活祭要从何处筹备？结束使命的尸体又该如何处理？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是吗？”

“话虽如此——”

“原本，使用活祭的仪式是否真的存在，都很难下结论啊。”

“柳田国男老师在写出《独眼小僧》的第二年，发表了《关于农耕的民俗》，进一步考察了农耕仪礼与献祭的关系。估计当时柳田老师曾确信活人祭祀的存在。然而，不久他就渐渐走向了相反的立场。其中有当时的——啊，果然这事您知道的，对吧！”

言耶出言抗议，龙吉朗则一声坏笑。不过，他立刻正色道：“问题在于本地是否有过这样的风俗，不是吗？”

“突然就认为这风俗是从水使神社而来，确实有点武断。那么，有没有诸如这样的传说呢？”

“到这里的途中，有没有经过上桥？”

“经过了。从川道进入参道的时候渡过桥。除了五月夜村的那座桥，似乎就只有架在佐保村东头的下桥了——”

“其实，那个上桥过去好像也一直没能造起来。”

“因为会被水冲走吗？”

“所以呢，传说后来立了个人柱。”

“啊……”

“啊啊，其实有没有立我也不清楚。上桥的桥畔不是有座水神塔吗。有人说这是为泥女之夫的膨物造的，但有民间传言说其实是为了祭祀人柱。其他的水神塔同时又是村界的标识，只有这一座显得特立独行。”

“既然有这样的历史背景——”

“虽然缺乏确凿证据。不过我想一只眼仓是向水魑大人献活祭的场所，这一点至少没错。”龙吉朗说话有些吞吞吐吐。

“有些地方不一样是吗？”

“普通的……这么说有点奇怪啦，应该说是跟我心里想的那种活祭不太一样，称为‘缓慢的活祭’比较好吧。”

这通奇妙表述令言耶侧头不解，这时龙吉朗突然讲起了一桩奇事。

很久以前，有对漂亮的母女香客出现在波美地区。两人形同乞丐，而龙玺却很照顾她们，于是村里人认为他又犯了色心。然而，没多久两人就不见了，大家都偷着乐，说她们是逃离了好色的龙玺。数年后，又来了一对老婆子和小鬼的香客组合，那模样就像快要饿死了似的。当时有个可怕的流言在村民间传开了。说是那对漂亮的母女就是现在的老婆子和小鬼……

“所谓‘缓慢的活祭’……就是这个意思吗？”

“这下你明白了吧。”

“水使神社当时的宫司，把一只眼仓给母女当住处用了？”

“差不多在上一代的时候。”

“而且还提供伙食和衣物吧。不过条件是绝不能出仓，与外部的接触也一律禁止。想必母女一直都是以行乞的方式行走全国，虽说是土仓，但我想衣食无忧的生活对她们来说一定很具吸引力。所以应承了下来。其结果就成了面目全非的老婆子和小鬼。”

“恐怕是这样的。”

“没能证实吗？”

“人很快就去了别处，所以最后没能搞清楚。而且，才几年那对漂亮的母女就完全变了样，也有不少村民认为是别人。这也难怪。就连知道有一只眼仓这回事的我，当时也没能把两者联系在一起。”

“所谓两人模样奇特，是怎样的感觉呢？”

“与其说是饿得骨瘦如柴，不如说就像三魂七魄被抽走了，所以毫无生气，衰弱至极。”

“唔……”

“你认识龙玺的妻子汩子吗？”

“嗯。见过一次，说过几句话……”

“汩子叫一只眼仓‘御仓大人’。也就是说，她从这座仓身上感受到了神格。”

“整理一下，就是这么回事吧。住进一只眼仓里的人，与水魑大人之仪没有关系，平日就充当着祭品。日复一日，被水魑大人一点点地吞食。仓则是达成这个结果的装置。当然，此处的‘吞食’是一种比喻。并非古老故事或传说里说的那样，当真被吃掉了。成为祭品的人，怕是某种精神方面的，我们肉眼难见的东西，每天都被水魑大人吸走了一点点吧。水使神社对增仪和减仪握有绝对的自信，大概就是因为有这个一只眼仓的机能。因为除了神馔和樽的供物，他们平时就一直在供奉更有价值的祭品。而完成媒介功能的则是深通川的水。”

“我怀疑引进仓内的水不是深通川的水，而是直接取自沈深湖。或者也可能来自更上游的地方。”

“啊，原来如此。这样倒是更直接了。可是，太残酷了，一点一点地把人整得半死不活。”

“确实。”

“龙吉朗宫司——”

也许是从言耶的语气中察知他要说什么，龙吉朗的后背一滞。

“没有证据。一切都只是想象。这些我懂。但是，既然已经如此迫近一只眼仓的秘密，您和水利合作社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吗？”

“水利合作社的各位什么也不知道。不，说什么也不知道可能言过其实，但至少没我那么疑心。水庭神社的游魔充其量也只是独自在调查。当然，龙一和龙三也知道吧，大概是龙玺找了个时机告诉他们了吧……”

“可您不是觉察到了吗？”

“虽然听着像借口，但正如刀城先生所言，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即使查明那对母女曾在仓里住过的事实，也会如你之前所言，人家只要答一句‘我是给她们提供住处’，便无话可说。况且这十多年来，一只眼仓似乎从没被使用过。”

“不能因为这样就——”

“是啊，不能因此就置之不理。你要是指责我‘最后还不是睁一眼闭一眼’，我也无话可说。”

言耶明白龙吉朗的这番话相当直率，发自肺腑。然而，他心中还是涌出了一个疑问，假如被关入一只眼仓的不是外乡人，而是波美地区的哪个人，想必龙吉朗也不会保持沉默。不过，就这样逼问他是不妥当的。

“您知道什么时候使用过仓吗？比如，从哪年哪月到何时为止，这个期间有没有用过什么的。”

“啊，这个可就难了。女佣领班留子，负责准备饭菜，可能更清楚这方面的事。”

“就算问了，她也不会告诉我吧？”

“是吧。不过那女人性格比较别扭，说起龙玺的坏话来满不在乎。”

“这么说，只要问得巧妙，就有可能打听出来？”

“是吧。不过她自己也有参与其中，还是会有戒心吧。问题在于那

个女人对仓的秘密了解到何种程度……”

“没有觉察到与仪式有关吗？”

“就我看来，龙玺像是在故意误导。简而言之，让人以为他在仓里——”

龙吉朗一下子支吾起来，言耶当即接过话头道：“让人以为他在仓里藏着女人。所以留子女士对准备伙食的事并不起疑。因为她深知龙玺先生是何等好色。”

“你……不会真的开了一家侦探事务所吧？”

“为……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收集信息的能力很不一般。”

“啊啊，不是我能力强，而是告诉我水魑大人之仪的阿武隈川前辈的力量——其实也不是啦，靠的是他老家神社的威力。”

“唔，了不起。”龙吉朗一个劲地表示钦佩，突然他又侧首道，“不过呢，龙玺也许做过几件无法那样遮遮掩掩的事。”

“哎……”

“我不是说过担任船夫的悟郎是清水家的上门女婿吗。”

“是的，听您说了。”冷不防地也不知对方在说什么，但言耶还是老实地应了一句。

“那人是七年前来的波美。老家是在大阪一个名叫‘樽味’的酒铺。名字跟他家的生意很般配，长兄市郎继承了樽味家，但听说‘二战’时他曾为躲避兵役逃走了。”

“啊啊！这可是大事啊！”

“家属自然也被当局盯上了，还被左邻右舍视为非国民，遭了不少的罪。幸好哥哥没被抓住，逃哪去了连家人也不清楚。不久战争结束，再次经营老家酒铺的时候，他们开始寻找长兄。追着传闻走访四方，悟郎最终抵达的地方就是我们波美。”

“是收集到了什么情报吗？”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沈深湖的西北角有个洞窟。战后，那里发现了一具尸蜡化的男尸。”

“那人是……”

“根据遗留物判断多半是个逃兵役的人，于是悟郎闻风而来。虽然最后那人并不是他的哥哥。”

“悟郎先生的兄长市郎先生是何时离家出走的？”

“悟郎来五月夜村的时候说是在六年前。”

“换言之是十三年前……也就是说，跟龙一先生执行增仪的时期相重合了。”

“是这样呢。”

“你说市郎先生当时住在一只眼仓？”

“没有什么证据啊。而且村里谁也没见他出入过水使神社。就算有人看到了，光凭这一点又能如何？”

“但是，无论时期、人选、事件，还是证据方面都合得上。因为如果是逃避兵役的人，反而会主动往仓里躲吧。”

“确实呢。”

“顺便问一句，男人也可以当一只眼仓的活祭吗？”

“你问我，我也答不上来。不过我想龙玺做过试验吧，趁着眼前恰好有合适的材料。”

“啊！”言耶突然大吼一声，使得龙吉朗停下脚步。

“怎么啦，可把我吓着了。”

“不……不好意思。不，其实是这样的——”

于是，言耶把昨晚在一只眼仓的经历说了一遍。

“你和泪子谈了那些事啊……那个龙玺，时不时地就会想出恶魔一样的荒唐主意。十三年前逃到此地的市郎大概就不幸遇到了这个恶魔。”

“然而，龙一先生却在仪式过程中不可思议地死去……对啦，龙玺

先生牢牢抓着鹤子不放，我多少有点明白理由了。”

“哦，是吗。”

“男人何止不适合当一只眼仓的活祭，简直完全是不合格。这一点从市郎身上就能判明。从过去就拿女子做试验。但龙玺并不满足，始终在追求更完美的活祭。于是他就再次尝试，研究更适合担当活祭的人应该具备的新条件。结果他想出来了，与神职相关的处女不就是最高级的素材吗。”

“你果然不是等闲之辈！”

言耶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解释中，以至于都没听到龙吉朗的赞美之词。

“而且他认为这活祭若是自家人，便会更增威力。”

“所以就把自己的外孙女……”

“这里有个问题，即鹤子小姐的血统。听世路先生说，她的母亲左雾女士是养女。也就是说，与龙玺先生并无血缘关系。心里不免会涌起疑问，她也适合当活祭？不过相比之下，有一个疑问更大，即龙玺先生为何要领养左雾女士，而不是收一个能成为继承人的养子呢？”

“龙玺一直在隐瞒左雾的出身。”

“不管怎么说也是出身知名神社，是因为这个吗？”

“倒不如说是正相反吧。”

“正相反……”

“如果是正统神社的姑娘，龙玺那样的人，还不大肆炫耀？不过呢，从那种地方招养女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也许对方有不得已的苦衷。”

“就算如此，也至少会对我们公布神社的名字，绝对会炫耀一番，这才像龙玺的样子。”

“甚至都没告诉水利合作社和龙吉朗先生？”

“嗯。所以说是正相反。最初我猜测左雾莫非来自民间的某个来路

可疑，却又拥有莫大权势的修行者家族。”

“是这个意思啊。”言耶释然的同时，对左雾的出身在意起来，“详细情况至今未明吗？”

“也不是。没多久啊，我多少也有点明白了。如果把一般民间信仰也包括进来，侍奉神佛之人的世界其实相当宽广。也正因此，信息才得以传递。就算短时间不行，过了几年，几十年，也终有一天会变成传闻流入耳中。”

汇集于阿武隈川老家的大量信息也许就是证据。

“刀城先生知道苍龙乡一个叫神神栉村的地方吗？”

“请等一下！好像听说过……”

“唔，如果是你的话，自然是听说过。那地方有一个异类附体家族，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似乎在那个圈子里非常受人忌惮。”

“听你一说，好像还有个别名叫附体村……”

“嗯，听说有各种各样的叫法。然后，那个家族代代都会生出双胞胎的女孩。而且全部被取名为‘左雾’。”[1]

“那么左雾女士……”

“不过呢，双胞胎的任何一个都是那个家族重要的继承人。”

“双胞胎不吉利，所以要把其中的一个送到外面去，这是地方上的世家常见的风俗。您的意思是并不是因为这个才送给人家当养女？”

“肯定是有其他的特殊情况吧。不过，左雾生来就具备特殊力量，无论如何是不会改变的。”

“什么样的力量？”

“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详情，而且左雾也不是在那里长大的。”龙吉朗的措辞意味深长。

“此话怎讲？”

“如果是在那家长大的，身为继承人自会接受相应的教育。在那个过程中，不光是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恐怕还会学习驾驭之法吧。因为

那家人很了解两个女孩所持力量的本质。”

“然而，由于左雾女士成长的地方是五月夜村，所以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培育她的力量，是吗？”

此处，龙吉朗突然说起了左雾一家在满洲的生活，以及归国时的情况。似乎不是从本人那里听来的，而是小夜子和正一偶然告诉世路后，世路再转述给龙吉朗的内容。

“比如说，在家中遭机枪扫射，被露西亚人侵袭之前，左雾表现出来的行为就像能预知未来。而这力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我想是在归国途中。尤其是在归国船上，鹤子、小夜子、正一这几个孩子相继病倒的时候……不，在这之前左雾肯定已经使用了自己的力量。”

“难道说……”此时，言耶产生了一个骇人的想象，“隔壁那位佐用夫人……除婴儿之外的三个孩子……”

“正是。我怀疑她已事先给那三个孩子设下某种类似咒术的机关，以备自己的孩子遭遇生命危险时能拿他们当替身。在食物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不给自家孩子，而是分给别人的娃，怎么想这行为都很反常，不是吗？”

“嗯……”

“不过，左雾有多少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自发性去做这件事的，我并不清楚。也许是自然而然，或者说是出于本能的行为。”

“因为……她没有受过任何指导吗？但她知道自己拥有奇妙的力量。说起来龙玺先生所关注的也是这一点吧。”

“嗯。”

“但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龙玺为什么偏偏要领养这种家庭的女儿呢？”

“现在你心里有一个可怕的想法是不是？”

“是的……”

言耶才刚作答，龙吉朗便站住身回过头来。

“能否告知一二？”

“想必龙玺先生在紧盯鹤子小姐之前，早就想到一个极为可怕的企图。他的计划是在自己身边……从零开始培养一只眼仓的活祭……”

注释

1 .左雾，“さぎり”的汉字写法，原文是假名。关于神神栉村异类附体家族之事，请参见刀城言耶系列之一《如厌魅附体之物》。

第十三章

替代

小夜子不见了。

正一找着姐姐，心里乱成了一锅粥。

难道说……

一个极其不祥的念头浮现在他脑中挥之不去。

吃过早饭后，为了不让大人们发现，正一躲进暗处，窥视正在工房殿内进行的水魑大人之仪的准备工作。

无论是增仪还是减仪，离上一次水使神社执行仪式已有十三年之久。听说在上一次仪式中龙一死了。死因是心脏病发作，所以多半是意外事故。但是村民们至今还在背地里传，说是被二十三年前在沈深湖失踪的水分辰男的膨物召唤走的。

他自从在此生活，就听说了各种各样有关仪式的故事。因此，不知从何时开始也产生了非比寻常的兴趣。四年前水内神社执行了增仪，两年前水分神社也办了减仪。但是，别说仪式，他连准备过程都没能见着。所以，这次水使神社的增仪使他格外兴奋。不过最大原因并不在此。

想必龙玺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

一只眼仓终将启动，鹤子会以某种形式与仪式发生联系吧。

正一和小夜子都有这样的想法。就像是为了证实两人的猜测，即将举行仪式的三天前，龙玺在晚餐时突然提了鹤子出嫁的事。这显然很反常，极度可疑。然而令人诧异的是，鹤子本人却接受了。无论正一他们怎么逼问，她只是一个劲地说不要紧，完全没法沟通。

昨日傍晚，事态竟有了惊天动地的发展。水内芥路企图与鹤子私奔。小夜子和正一，还有龙玺，以及所有人都很震惊。因为没有一个人发觉他们的计划。不，甚至都无人知晓他们之间的关系。

据说是女佣领班留子敏锐地发现了潜入水使家正房的芥路，觉得可疑就报告了龙玺。龙玺与世路素有芥蒂自不待言。所以芥路也很少在水使家露面。这次又是遮遮掩掩地侵入私宅，留子觉得古怪也是理所当然吧。龙玺当即来到鹤子的房间，与其说是第六感驱使，还不如说是因为仪式就在明天，鹤子比什么都重要，仅此而已。

听到长姐的惊呼，小夜子和正一赶紧奔赴现场，只见龙玺凶神恶煞般抓着鹤子的头发，拖着她在榻榻米上打转。两人想上前阻止，却被一把甩开。芥路倒在屋子的角落里，像是受了同样的待遇。最初完全不明就里，听了龙玺和芥路的对话后，才总算看出了一些端倪。

芥路被父亲世路带着到访那间陋室时，就对鹤子一见钟情。当时，女孩十三，男孩十一。岁月流逝，而芥路始终抱着那份心意，不久鹤子等人搬到水使神社生活，两人相见较之以往更为不易。据说，芥路下定决心是在鹤子出任水分神社减仪刈女的时候。在前去帮忙准备仪式时，芥路瞧见巫女装扮的鹤子，又一次醉心于她。

减仪之后，芥路为了见鹤子索性偷偷摸进水使家。他得偿所愿以后，听说又溜进过三回。不过，由于险些被留子发现，遂决定约鹤子去外面。这就是长姐从去年夏天开始频繁外出的原因，后知后觉的小夜子和正一释然了。只是，听说两人约会的地点后，正一顿时张大了嘴，呆了半晌。

原来芥路和鹤子是在水使家后山的洞穴里私会。此外，据说是为了被村民发现的时候留个后手，两人都戴上了鬼面具。从村里的年轻人吵吵“有鬼女出没”也能看出，这招奏效了。那次，鹤子决不是想吓唬正一。感觉有人进入了洞穴深处，所以戴上鬼面具躲了起来，很快就有个人从水里冒出来，把她吓了一跳。芥路刚想确认来者何人，鹤子就认出是正一。于是想叫住他，不料正一飞也似地逃走了。鹤子心下不安，回家探查情况，看见弟弟正在浴室。人没受什么伤，似乎也没发现她们的身份。话虽如此，两人还是减少了幽会的次数，不久冬天到了，天下起

雪来。无奈之下只好等到今年开春。

结婚的事当然认真考虑过，但想到两家的关系，也就是龙玺和世路的恩怨，就觉得很绝望。不过，他们还是打算从长计议。就在要找外祖父龙吉朗商量的时候，哪知突然爆发出了鹤子嫁人这档子事，不免大为着慌。鹤子被告知此事是在仪式的四天前。她即刻通知了芥路，但时间所剩不多。芥路决定在仪式前一日的午后接鹤子出来，两人姑且先私奔再说。各种事情费了不少工夫，等他赶到水使家已是薄暮时分。而且还被留子发觉，紧急报告了龙玺。结果就引发了那场风波。

婚事公布的当晚，鹤子之所以对弟妹说“别担心”“没问题的”“会有点辛苦但我能幸福”，就是因为她已决定跟着芥路一起私奔。正一问她“鹤子姐姐是要做神的新娘吗？”，当时鹤子答道“会吧……不过，还是不一样吧。”，则是出于长姐对水内神社继承人妻子身份的个人理解。

关于鹤子与芥路的事，会由龙吉朗介入两家——龙玺和世路之间，设法斡旋。由于宫司是水内家那边的人，大家认为这事很不好办。但是，又没有合适的人选。关键的是，在这波美之地能向龙玺提意见的，找遍所有角落也只有龙吉朗一人。

小夜子和正一暂时松了口气。不过，唯一的好消息是龙玺对鹤子的异常念想已然云消雾散。基本可以判明，龙玺多年以来一直照顾长姐，只不过是为了在执行特殊的増仪之际，让她担负某种使命。然而，已非完璧的鹤子如今已经做不到了。况且，水使家究竟何时再能主办像今天这样的増仪，谁也无法预测。龙玺心里在想什么，至今不明，但这样的机会恐怕不会再有第二次吧。换言之，龙玺的图谋已然彻底破产。得出这个结论的小夜子和正一非常高兴。

然而，小夜子不见了。就在仪式将要举行的清晨，没了踪影。

起初正一按部就班地搜找，但渐渐地也开始着急了。不在正房也不在别栋。保险起见看了拜殿和本殿，也都不见人。参加仪式的一行人早

已出发，但小夜子不会跟着一起去。她原本就对水魑大人之仪不感兴趣。只是因为鹤子一会儿被扮成巫女的样子，一会儿又去当刈女，才会有所关注。如今长姐安然无忧，她不太可能还会在意这个事。

我们可能低估外祖父了……

正一后悔了。鹤子不成，找小夜子替代就行了。龙玺像是会这么打算的人。为什么事先就没想到呢？即使是水使神社，也不能擅自执行水魑大人之仪。一旦错失这次机会，下一次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鹤子的替代品倒是不难找，眼下就有她的妹妹小夜子。

姐姐，死……

拜私奔风波所赐，他把那句谕示忘了一干二净，莫非指的不是鹤子而是小夜子？

正一匆匆赶往覆盖别栋后方的竹林，同时因极度的恐惧而颤抖。

小夜子会死什么的……

如果这事真的发生了，他会产生比母亲去世时更为强烈的丧失感。光是想象，身体的颤动就剧烈起来。他来到竹林跟前，颤动戛然而止。因为有两个村里的年轻壮汉，像在把守关卡一样站在那里。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怎么看都像是来当看守的。自然是龙玺指派的吧。如此说来，就像正一猜测的那样，小夜子作为鹤子的替代品，被关在一只眼仓里的可能性极大。

“没事的话，赶紧给我回去。”

正一被两人轮番恐吓，掉头就跑。他并不是逃走。而是从水使家宅院外进入后山，经由那个山白竹丛生的地方潜入一只眼仓。

不料后山的山脚也有两名看守。他在附近走走转转，寻找潜入的机会，可惜哪都进不去。没多久其中一个看守发现了正一，气势汹汹地把他撵走了。恐怕他们是受了龙玺的严令，绝对不能放任何人进山。

怎么办……

逃到上桥附近的时候，正一止步思索起来。龙吉朗和世路参加水魑大人之仪，不在这里。要是等他们在增仪结束后下山，肯定就迟了。现在必须马上救小夜子出来！

啊，芥路哥哥——

芥路没参加仪式。正一刚要高兴，就想起他连龙玺都敌不过。根本不是村里年轻人的对手，更何况还有两个。找鹤子说吧，又只会让她担忧。他正在束手无策之际，脑中浮起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游魔先生！

今天早上，水利合作社的早餐过后，他还去看望过鹤子。鹤子跟芥路私奔的事，就连他也吃了一惊。没准伤心了一小下也不一定。不过，游魔坦然认可了两人的关系，这还真像他的作风。对鹤子也是言语温柔，说要是有话嘱咐芥路就跟他说。记得他当时说过不参加增仪。

正一撒腿向佐保村的水庭神社奔去。总之现在只能靠他了。游魔可能会来一句“跟我没关系”而拒绝帮助。不过，不只是对鹤子，他对小夜子也是很关心的。而且，游魔还厌恶龙玺。只要说明情况，他不会坐视不理。

抵达水庭家之前，希望与不安始终不断地占据着正一的内心。如果游魔的助阵指望不上，那就独自一人去面对吧。他已经抱定了这样的决心。

然而，一切都是杞人忧天。

“小夜找不到了。”只说了这么一句，游魔就冲出了水庭家。

“我也糊涂了！”

“怎……怎么说？”正一问道。他没有停下歇息就不得不跟着原路折回，为了不被游魔拉下而奔跑，大口喘着粗气。

“鹤子不行了，目标就会转向小夜子。龙玺会这么做，至少这一点我们应该能预计到啊！”

“果然是这样啊。”

正一想说四个看守的事，但必须停下脚步才说得出口。他拼命喊住游魔，尽可能简短地做了说明。

只见游魔稍作思考。

“要突破的话，就是竹林那边了。”

“为什么？”

“上次你说过，竹林里有奇妙的机关。”

“啊，是那个呀。”

“那两个人交给我对付，你趁机往竹林里冲。要是我不小心放跑了一个，这个人来追你的话，搞不好我会被另一个人缠住，抽不出手来。这个时候，竹林里的机关不就能帮上忙了？”

“因为我穿得过去，但村里的男人可能不行？”

“也许吧。要这样的话，对龙玺来说可真是讽刺啊。”

“要是在竹林被抓了的话？”

“笨蛋，你就不能豁出命跑吗！”

“嗯，我知道了。”

“保险起见我问一句，从竹林到一只眼仓的距离，与后山到仓的距离，哪个近？”

“那当然是竹林到仓了。后山的看守距离仓有点远。”

“果然啊。这样的话就更好了。就算在仓门前闹起来，后山的看守恐怕也不会注意到，但反过来就不同了。”

正一点了点头，游魔随即再次飞奔起来。不过，在跑到能望见水使神社鸟居的时候，他去了一次后山。说是为了确认谁在监视。因为那边的看守不好对付，而这边的容易撂倒的可能也是有的。听他这么一说，正一心里很是佩服。

正一到了水使家，就被吩咐去准备绳子和手巾。找的时候，游魔去探查一番竹林前的看守。两人在第一幢别栋前会合后，游魔告诉他，看守的强壮程度和后山的两个差不多，所以就按原计划行事。

“你就躲在最后那幢别栋的背阴处。我呢，会一边跟那两人搭腔一边找机会，抓住时机就把他们打趴下，这时你要马上冲进竹林，跑到一只眼仓那里去。”

“可是，仓的门上有锁——”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锁，但估计很难撬开，而且也没那个时间啊。这样，你听好了，首先核实小夜子的位置。看看她是不是被关起来了。只要能确认这一点，我们就方便行动了。现在只是怀疑小夜子可能被幽禁在仓内。如果对方装糊涂就没辙了。但要是搞清楚了，而且她也在向我们求救的话，闹个天翻地覆也没关系。”

最好还是不要把事情闹大……但很快正一就改变了主意，觉得现在可不是慢条斯理的时候。

从三幢别栋的背后穿过，正一来到约定好的地方待命。然后，几乎没怎么等，就响起了游魔的声音。

“啊，你们辛苦啦。”

“游、游魔先生……”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两个看守明显有些疑惑。

“咦？你没听龙玺宫司说吗？”

“嗯？他说什么了……嘿！”

“你……你干嘛……呜哇……”

说是边搭话边找机会，其实是上来就打。游魔先是照右边男人的股间抬起一脚，接着就给左边那位的脸上捣了一拳。随后他用绳子把男人们的手脚捆上。叫他们动弹不得后，又拿手巾堵住了两人的嘴。

“喂！你还在等什么！”

游魔熟练的手法把正一都看呆了，被这么一吼，他才慌忙从别栋的背阴处蹦了出来。

虽说是白天，但在昏暗的竹林里奔走，总要被那赤线的结界挡个一

两次吧。本来是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不料却干净利落地穿过竹林。然而，才刚松下口气就发生了变故。当他走近一只眼仓时，从仓的侧面冒出另外两名看守的身影。

“哈，这不是那个‘外道’的小毛孩吗。”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相比竹林和后山的看守，眼前这两个男人更是低俗鄙陋，而且看起来还很厉害。

“喂，趁我还没动手之前快滚！”

被胡子脸的男人一唬，正一吓得浑身哆嗦。但他还是勇敢地答道：“我是来救小……小夜的……”

“小夜？你姐姐吗？现在可是大美女啦，以前谁能想得到啊。”

听了胡子脸的话，另一个秃顶男脸上浮出了猥琐的笑容。

“反正宫司迷恋鹤子，要能把小夜子转给我们，那该多好。”

“可不是吗。他心情好的时候，顺势求求看吧。”

小夜子要是听了多半会勃然大怒，而两人的这番对话则令正一有些疑惑。

“小夜是在这里吧？”

“啥？是说在这仓里吗？”

“所以外祖父才要你们看着不是吗。”

男人们显然是吃了一惊。看来他们也不知道详情，只是听从龙玺的吩咐，执行看管一只眼仓的任务。

“不是鹤子吗？”

“可能是换人了。”

“不过小夜子是不会听话的，所以就把她关进去了吧。”

两人压低了声音，气氛热烈地交换各自的想法。

“啊，你们辛苦啦。”

就在这时游魔来了。右肩上担着一根趁手的竹竿，大概是从竹林里

搞到的。他能轻而易举地穿过来，恐怕是因为龙玺考虑到要让看守进出，事先解除了竹林的结界吧。

“佐保村水庭神社的人，到这里来干吗？”

“今早不是要办水魑大人之仪吗。放着那边的事不管，你这是在干吗？”

从竹林前的看守身上，还能觉出他们对游魔的畏惧之心。或许是对“水庭神社继承人”和“落魄特攻员”这两种不同的身份抱有的复杂思绪吧。然而，胡子脸和秃头男不同。他们本就不认同游魔，甚至憎恶，至今仍把他当外人拒绝接受……这些负面情感一阵阵地奔涌而出。

“巡视啊。”不过游魔本人倒是满不在乎。

“为什么你要来水使家的宅院巡视？”

“还不是为了监督你们有没有好好守着仓？”

“嗯……”

两人迅速对视一眼，不过胡子脸很快就一瞪眼。

“是谁托你办这事的？”

“喂喂，除了龙玺宫司还会有谁？”

“宫司请谁不好偏来请你？不可能！”

“是吗？那好，你们知道这仓里有什么吗？知道自己在看管什么吗？”

“嗯……”

胡子男一下子说不上话来。秃顶男似乎也没法回答。

“你看，还不是什么都不知道。”游魔夸张地端起了架子，“在五月夜村的小混混里头，你们几个也算是格外受龙玺关照的人吧。但他什么也没告诉你们。就是因为你们还不可靠啦。”

“你说什么！”秃顶男上前逼近一步。

“对我生气有什么用？实话实说吧，巡视还是次要的。宫司委托我的最大目的是仓里的东西。”

“仓里……”向游魔询问着实叫人窝火，胡子脸语气犹豫，“真的关着小夜子？”

“唔……挺想告诉你的。可是宫司吩咐过不许说。”

“你也参与了？”

“算是吧，我不方便细说。好了，这里已经没事了，跟后山的几个家伙一起回去吧。竹林的那两个，我早就打发他们走了，所以没问题。啊，对了，虽然被这小子探到了他姐姐的下落，不过我会处理的，你们不用担心。”

“可……可是……”

与其说是半信半疑，不如说胡子脸根本不相信游魔的话。只是游魔的态度太自然了，也不好说一句你撒谎，断然抗拒。万一是真的，恐怕会招来龙玺的一顿臭骂。

“喂，喂喂……那边……”

这时，秃顶男指了指正一等人的背后。回过头去，只见本来被游魔捆住的那两个男人和青年团代表久保，正好从竹林里出来。

“久保先生，怎么回事？”胡子脸搭话道。

“你们两个不是回去了吗？”秃顶男问竹林看守。

“被游魔摆了一道……”

“后来我就来了。”

“想不到还真有来巡视的人——”听久保讲完两人倒在竹林前的事，胡子脸和秃顶男顿时一脸凶相地怒视游魔，发出了语不成声的低吼。

然而，游魔倒是对久保的登场表示了由衷的钦佩：“不愧是龙玺嘛。也好，正好说明他对你们几个就是那么不信任。可惜啊，大胡子和这个秃头挺蠢的，差一点就骗成了。”

“说什么呢……你这个落魄特攻员！”

秃顶男上来就打，但游魔更快，抡起竹竿砸中了对方的脑门。接着，他屈身躲过猛扑上来的胡子脸，旋即一变竹竿的握法，狠狠击打男

人的颈项。如此这般，游魔频频出棍，接二连三地攻击对方的胸部和腹部。另一边，爬起来的秃顶男正欲加入战团。

“还不给我住手！”久保吼道。

三人虽然停了手，但满是马上就想重新开打的架式。不过，竹竿已折，估计是派不上用场了。若是徒手搏斗，看起来一挑二对游魔不利。更何况，身后还有两个曾被他突袭得手的男人。

正一非常不安，甚至还下定了决心。一旦形势吃紧，自己只好冲进竹林，找根能当武器用的东西，助游魔一臂之力。然而，久保阻止了争斗。他是龙玺那边的人，所以不可掉以轻心，不过似乎很冷静的样子，或许还有希望。

“同伴栽了，我们要报仇！”

“就是！不能就这么放过他。”

胡子脸和秃顶男嘴上说着话，视线始终没离开游魔。

“龙玺宫司的命令是不让任何人接近这座仓。可没说要跟这个人打架。”

“你们两个是突然被游魔揍了吧。”胡子脸向那两名竹林看守证实后，瞅了久保一眼，“都这样了，你还叫我们住手？”

“我们已经把他逼得走投无路了，这就够了。”

“谁说的，不打回去怎么行！”

“笨蛋！你想对水利合作社的人动手？”久保的表情阴沉下来。

“这家伙不是外乡人吗？”

“就算以前……可现在他是水庭家正式的养子。将来还会成为流虎宫司的继任者。”

“不不，这家伙可不是什么外乡人。”秃顶男脸露坏笑，“听说他母亲是佐保村的人。水庭神社上一代宫司的——”

游魔的拳头嵌入了秃顶男的面门。与此同时，胡子脸从侧旁扑来，两人在地上扭作一团撕打起来。

“两个人都给我住手！”

久保亲手摁住滴滴答答流着鼻血，爬起身来的秃顶男，一边指示身后的两人强行把游魔和胡子脸拉开。

“你到底是帮哪边的！”

胡子脸怒喝连连，而久保则以平淡的语气道：“这事要传入龙玺宫司的耳朵，他会大发雷霆，呵斥你们没能好好完成任务。”

“这……这两位才是吧。”胡子脸朝竹林看守努了努嘴。说什么给同伴报仇，看来只是借口。

“宫司说的是不让任何人接近仓。所以你们也一样。”

“你说什……什么！”

“百忙之中打扰一下。”游魔轻巧地插了进来，“既然如此，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这就成交吧。”

“混，混蛋……”

胡子脸满脸通红，秃顶男也摆出要重燃战火的架式。

“我也赞成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不过游魔先生，我也不好就这么让你打道回府。”

“哦，为什么啊？”

“因为在龙玺宫司回来之前，我们必须看住你，不让你再任意妄为。”

“唔，你的意思是不让我回去？”

“姑且请你老实地待在这里。”

“如果我说不行，要回家会怎样？”

“我们这边有五个人。你再厉害也敌不住。而且，如果你还要保护他的话。”久保说着，目光投向了正一。

“话说，你知不知道仓里——”

“一概不知。倘若需要我知道，宫司应该会事先告诉我。所以呢，我只是奉命行事罢了。”

久保也许早就看出了游魔精神上的动摇，他坦率承认自己并不知情。

“好吧好吧！本来嘛，尽是笨蛋的话我也乐得轻松，只是没想到还有你这家伙。”

“游魔先生，请不要说这种挑起争端的话。虽然也许是你的战术，想在吵架的时候趁机逃跑。”

“丢开这个少年自己逃吗？”

“你是打算带着援兵回来吧。”

“波美地区可没人支持我。”

“啊啊，可不是吗。谁会对你这种出身下贱的外乡人——”胡子脸立刻对游魔的话做出了反应。

“没有这回事。”久保自然地接下话茬，“就算这样，一旦你拿出从军时的手枪，人再多我们也赢不了。”

“哈，你是说我有那种东西？”

“以前你跟五月夜村的人起纠纷的时候，曾经暗示自己有手枪。”

“什么时候的事？好吧，无所谓了。那么，你要绑我？”

“能否允许我这么做呢？”

话音刚落，久保就用曾经让看守动弹不得的绳子把他反绑了起来。

“待在仓旁边不太好，我们回竹林前吧。啊不，你们是这里的看守。不能擅离职守。”

久保呵斥正要一起动身的胡子脸和秃顶男，命令他们继续看管一只眼仓。

穿过竹林来到别栋背后，久保在附近挑了一棵结实的竹子，把绑游魔的绳子的一头系在上面。他吩咐原先的两名看守去中间那幢别栋守卫，于是竹林前就剩下了游魔、久保与正一他们三人。

“你家和水使神社是有什么深交吗？”游魔倚在被绑的竹杆上，闲聊似的开口道。

“要说关系，几乎每一家都是这样吧。你们佐保村不也是？有跟水庭神社没关系的家族吗？”

“话虽如此，但问题在于程度。五月夜村的青柳家，女儿代代都出任水魑大人之仪的刈女。同样，清水家的男人代代担当游船船夫一职。这些跟水使神社的联系要比其他人家深。而另一方面，看守仓的那群蠢驴就不是神社和家族的关系，他们跟龙玺只是私人交情。上一代和上上代宫司恐怕没用过那些人吧。”

“没错。因为当时是久保家的人在做事。”

“听起来就像德川吉宗[1]家的护院嘛。”

“可能差不多。”

“不过，照这么说的话，不是还有重藏吗？”

“听说水使神社上上代宫司在某地捡来个人，就是当时还是孩子的重藏先生。从那以后，他就一直为水使家做事。”

“还立誓效忠过吧。不过因为左雾的出现发生了动摇……”

“哎？”正一不由得叫出声来。话中突然出现母亲的名字让他吃了一惊。

“没问题吗？在他面前说这些？”

所谓的“他”当然是指正一。

“没事，他不是小孩子了。再说这小子也已经隐隐有所了解。”

“是吗？”

在久保的注视下，正一迅速点了点头。

确实，随着在村里生活的时日渐长，他开始听到各种关于母亲的传言。例如，母亲的出身含有某项重大秘密，某个有名的异类附体家族似乎与之相关，母亲拥有与生俱来的特殊能力，所以龙玺才希望收她当养女。

现在想来，村民厌恶母亲就是因为这个关于异类附体家族的流言。然而，要彻底断绝来往又犹豫不决。因为害怕报复。某些附体异类常常

不按本人的意志，就带去灾祸。换言之，即使受村民虐待的母亲自己无怨恨之意，附身物也会擅自展开复仇。出于这种恐惧，他们才把工作给母亲的吧，虽然都是零碎的活。至于小夜子和正一，则是觉得孩子会好一些。即便如此，大家仍断定孩子们继承了这股力量。尤其是同为女性的小夜子，似乎被误认为深受母亲的影响。

偷偷给小屋送食物的，其实是不固定的多位村民吧。不知从何时起，正一有了这样的想法。并非出于亲切心或罪恶感。而是对自己的诸多行为，譬如对母亲恶语相加、冷酷对待、阻扰工作、糊弄酬金……的赎罪方式。害怕遭报复，害怕被作祟或是附体，所以才私下送东西过来。

既然如此，从开始就别差别对待不就好了……

正一懵懂间悟出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吃惊之余便是愕然。然而，随着在波美生活日久，多少也能够理解。

村里人怎么可能去搭理被龙玺赶出水使家的养女和孩子们。然而，母亲似乎出身于一个极为强势的异类附体家族。彻底孤立她而被怨上的话，天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恐怕村民们都陷入了这种复杂的心境吧。

正一正要陷于回忆，突然醒觉现在不是时候。小夜子的事令他心急如焚。然而如此情况下，自己又能做什么呢？游魔自嘲说没有支持自己的人，同样的话也适用于正一。不，他孤立无援的程度岂是游魔可比。

在世路叔叔回来之前，什么都干不了吗……

如果是龙吉朗和世路，一定能设法为自己做些什么。要等到仪式结束为止，这可着实叫人不安，但好像只能把一切都托付给他们了。

“你们在说……什么呢？”正一先是看看游魔，接着把脸转向久保问道。

“确切情况我也不清楚，似乎他们是同乡。对重藏老爷子来说，左雾大小姐的娘家想必是个让人畏惧的地方——我父亲是这么推测的。”

“母亲知道这件事吗？”

“谁知道呢……不过重藏先生自己是不会说的吧。左雾大小姐出生时，他早就在水使家安家落户了，所以她不可能知道。”

游魔接过久保的话继续道：“不过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就形成了主仆一样的关系。不管怎么说，重藏对水使神社上上代和上代宫司还是忠心不二的。但到了龙玺这代就比较微妙了，或者说有时好像更尊重左雾的想法。”

“游魔先生知道得很清楚嘛。”

“外乡人要想平平安安地活下去，就得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吧。碰到波美这种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

“不愧是要继承流虎宫司衣钵的人啊。”

“嘿，能不能老老实实地继承还不知道呢。”游魔发出惯有的讥笑后，凝视着久保的脸，“简而言之，台面上的事由重藏处理，背地里的工作由久保家负责，是这样吧？”

“听起来就好像我家是个犯罪团伙。”

“做出这么粗暴的事，还敢说不是！”

“依我看来，实施暴力的好像只有游魔先生你一个。”

“你要是没来，现在我会是这个样子？”

“就算久保家干的是水使家护院性质的差事，可也没沾过犯罪的事。至少我就——”

“算了吧，你爷爷和你老爹不是一路干过来的吗。”

“以前的事我不清楚。”

“原来如此。摆个‘不知道’的立场就好办了吧。一只眼仓的事也是，你什么都没听说，所以才当得了这个看守。就是这样一套理论吧。没准你比那几个蠢蛋性质还恶劣！”

“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关系，子孙也必须传承下去。只是也要与时俱进。特别是战后，日本变化很大。像波美这样的乡村也一样。就说前

面你话里出现过的青柳家吧，不光派出刈女，听说还要嫁入水使家。随着这样的例子不断减少，巫女的作用也渐渐形式化。而青柳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盼望着与水使家结亲。但话虽如此，两者间的关系是无法完全割断的。”

“你想说久保家也一样？所以你们从开始就不去听那些最好别知道的话，而龙玺也就没必要说出口，是吧？”

“随你怎么解释。”

“呸，真叫人恶心。”

“我想在我这一代做个了结。这个想法是真的。”

“现在就做个了结如何？”

“这可不行。不过在今天早晨的增仪上，清水家当船夫的是悟郎先生，倒让我有点吃惊。龙玺宫司好像并不认可，但似乎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

“你说的变化就是这个？”

“悟郎先生原本也是外乡人。这样的人参与水魑大人之仪，而且还是水使神社主办的仪式。这事在战前是无法想象的吧。”

“要是离了青柳家和清水家，水使神社增仪和减仪都做不成。”

“总有一天水魑大人之仪本身……”大概是觉得自己说漏了嘴，久保突然语调一变，“青柳家那边，现在的汩子一旦去世，两家可能会自然而然地疏远。但清水家无法与水使家彻底绝缘。”

“为什么？”

游魔受好奇心的驱使这么一问，就见久保对他微微一笑，答道：“因为是大主顾的关系。已经持续好几十年了，水使家每月都付给清水家数额不小的酒钱。”

“你们家连帐目上的事都知道？”

“金钱流动是很重要的事。”

“既然这个都知道，为什么不叫他更注意养生……”

“游魔先生也是知道的吧，宫司从不听人劝。而且还酒量惊人。”

“不止呢，他还会耍酒疯。”

“不过，唯有举行水魑大人之仪的那一年六月除外。这次也——”

“喂，等一下。”游魔举起一只手拦住话头，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歪着脑袋，“水使神社上一次举行仪式是在十三年前吧？”

“嗯，就是龙一先生去世的那次。所以我说宫司会在这个月，也就这一个月戒他嗜好的酒——”

“不对啊，我记得听父亲说过。龙一死后，水利合作社聚会，地点就在水使家。当时龙玺喝过酒，喝得比平时还多，都醉得头痛脑热的。”

“这不可能……”

“是啊，如果照你说的那样，当然不可能。也就是说，有人偷偷给他酒喝——只能这么想了。”

“目的是什么……”

“在那种时候让好饮的龙玺醉酒，怎么想目的都只有一个吧。”

“跟龙一的死有关是吗？”

“很多耍酒疯的，不会留下喝酒时的记忆。至于龙玺嘛，听说对喝酒前做的事，说的话都能犯迷糊。也就是说，越让他喝，就越能从他的记忆中抹消对某人很不利的情况。”

“不会吧……”

“果然，龙一的死可能不是单纯的事故。”

“你是说宫司本人也清楚这一点？”

久保深受冲击，这时空中“吧嗒吧嗒”地掉下了几点雨滴。只一会儿，就突然化为了倾盆大雨。

“看来增仪是成功了！”

久保的表情里还残留着吃惊之色，但同时也能从中窥见欣喜和安心。他当即吩咐看守中的一个去水使家去借与人数相同的斗笠和蓑衣，

又道："总之能下雨真是太好了。"

"我们要在雨里待着？"相形之下，游魔则发出了不耐烦的声音。

"请你忍耐，等到龙玺宫司回来。仪式好像已经结束，再坚持一会儿就是了。"

然而，无论等了多久也不见一个人回来。

"奇怪啊……发生什么事了吗？"

"肯定是雨太大，游船翻了。"游魔说着俏皮话，毫不理会忧心忡忡的久保。但又过了一段时间，连他也频频歪起了脑袋。

"都下雨了，人还不回来。肯定是出了什么事。"

不久，浑身湿透的清水悟郎出现在他们眼前，告知有异变发生。

"久……久保先生，我找得你好苦。大事不好。龙……龙三先生他……被人杀了。"

注释

1 .德川吉宗，德川幕府的第八代将军。

第十四章

水魑大人的新娘消失无踪

刀城言耶与水内龙吉朗才回水使家，就爆发了新的风波。

正房宽敞的客厅里已支起祭坛，摆好崭新的白木棺材，差不多已完成守夜的准备，而坛前水使龙玺和水庭游魔正怒目相视。两人之间剑拔弩张，这气氛让人难以接近。不过，屋里只有袖手旁观的水分辰卅，以及焦虑万分的正一。

“怎么了？”

龙吉朗刚开口，好不容易见到他的正一便抢先叫道：“小夜不见了！”

接着游魔讲述了今晨发生的事。

“这是真的吗，龙玺先生？”龙吉朗神情严峻地问道。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龙玺答得装腔作势。

“那你为什么要派人守着？”

“从去年开始，不知怎么搞的，有人老是偷偷地往仓那边跑。我这也是为了安全防范嘛。”

“这不是很奇怪吗？去年就出了这个事，为什么现在才管？而且还是在举行水魑大人之仪的当天。”

“碰巧罢了。”

“龙玺先生，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仓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一座仓而已。”

“话说当初为什么要造在那种偏僻的地方？”

“砍掉竹林可是很难的，所以就造在竹林那一边了。龙吉朗宫司，在我家宅基上的什么地方造点什么，是我的个人自由吧？”

“是的，只要别在里面关着什么人的就行。”龙吉朗口气严厉地说完这句话，催促言耶讲述关于一只眼仓的解释。

“我……我来讲吗？”

“大部分都是你的想法不是吗。”

“不不，宫司您也——”

“我就算了。而且在这种场合下，你这种毫无关系的第三者才能做到客观陈述不是吗？”

“哦……”

这时，水内世路、水庭流虎以及祖父江偲也回来了。青柳富子据说已经回家了。

“正好大家也都到齐了。有请刀城先生——”

言耶被赶鸭子上架地开始阐述一只眼仓的真相。

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水庭流虎和水分辰卅可能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丝毫不见动摇。不过，他们两人都是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实际情况如何无从知晓。只要是言耶说的话，游魔和正一都会频频点头。貌似他们也是这么推理的，但没能完成最后一击，如今终于是明白了。世路和祖父江偲则不停地发出惊叹、嫌恶、恐惧的声音。祖父江偲也就算了，世路对一只眼仓如此一无所知，可有点说不过去。

中心人物龙玺听得有滋有味。虽说时不时地脸上会浮出吃惊、恼怒、嗤笑的表情，总体来说还是在安安静静地听。

龙吉朗抬眼观看各人的反应，同时想到了什么，也会以不打断言耶话头的程度适当地补充说明。

“那座仓作为这样一种咒术性装置，一直在发挥作用。”

言耶正在犯难是否该结束说明。接下来就要说到左雾的出身了。他还是有些犹豫，不知这事该不该让正一听。

“不是还有那个……鹤子为什么会被选中的原因吗？”龙吉朗理所当然似的催促道。

“嗯，可是……”

“不必顾虑。这孩子也该知道真相了，而且他好像已经悟出了不少

事实，比我们想象的还多吧。正一，你听好了。下面就要说到你的母亲了，放平心态好好听着。”

听了龙吉朗的话，正一用力地点点头，直视着言耶。

“明白了。首先关于左雾女士的出身——”

在对其出身地和娘家的特殊性进行说明的前提下，言耶还阐述了龙玺把左雾收作水使家养女的可怕理由。

“左雾女士渐渐成长以后，意识到了养父如恶魔一般的企图。所以——”

“不，错了。”世路插嘴道，尽管语声轻如呢喃。

“什么地方错了？”

“正如刀城老师所言，左雾小姐成为水使家养女后，一直受其教化，只为做水魑大人的活祭。但她本人是知道的。”

“你……你说什么！”

“当时年纪尚幼的她，天真地相信自己会成为水魑大人的妻子。”

“被洗脑了……”

“以这种方式被养育，就算长大成人，想法也很难再有改变了。更何况是在这种乡村，几乎就是不出闺门半步的状态。”

“那么，左雾女士改变想法是？”

“是因为我……她跟我有了恋爱关系。”

正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世路。

“她很烦恼。幼年被灌输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清除的。即便如此，她终于还是决心跟我一起离开波美。”

龙玺恶狠狠地瞪了世路一眼：“当初我要是早一点发现他们的关系……”

龙吉朗看着儿子，眼神中蕴含着难以言喻的哀怜之色。

“然而，只有左雾女士离开了村子？”

“是的。我学生时代有个友人叫宫木，老家住在京都。我们原本打

算一起投奔他，但后来暂时让她一个人先去了。”

“鹤……鹤子姐姐她……”

正一不由自主似的半张开口。然而，也许是被当场的紧张气氛震住了，语气立刻含糊起来。

但世路做出了回应：“大概是我的女儿……不过被左雾否定了……”

龙玺的双目愈加凶恶，龙吉朗的眸中则又抹上了一丝哀愁。

“她一离村，龙玺宫司就派出了追兵。尽管他不知道宫木家，但只要追踪她的去向，迟早都会找到。当时，宫木正好要去满洲……所以她也……”

“对世路先生也好，对左雾女士也好，想必都是苦涩的决定吧。”

“我要是知道左雾怀着你的孩子，才不会特意派人去抓她。”

言耶言辞恳切，相比之下龙玺的话就像恶狠狠吐出来似的。他是想说不是处女的左雾已无任何价值了吧。

“听说左雾女士要回来时，你很吃惊吧。”

“是的，我想她为什么要回来呢，仔细想想，她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但是当我第一眼见到鹤子，就担心起来了……这下要糟。”

“因为存在这样的危险，即龙玺先生可能会把鹤子小姐变成第二个左雾女士，对吗？至于龙玺先生这边呢，在养女领着外孙和外孙女回来的时候，你曾因某个误会而欣喜不已吧。”

“你指什么？”

“听了外孙和外孙女的名字，你展开了毫无根据的想象。”

“嗯……”

“到底是怎么回事？”龙玺不加理会，世路探身代为问道。

“我想你应该知道人柱的传说——”

“建了好几次桥，但每次下雨都会被冲走。于是就把还活着的人埋下去，通过这种咒术一样的力量，终于得以建成了一座牢固的桥。是这种故事吧？五月夜村的‘上桥’也存在同样的传闻。”

“嗯，我从龙吉朗宫司那里听说了。这种故事比较著名的有《神道集》[1] 中关于桥姬明神的记载，说的是这样一则故事：长柄桥的架桥工事十分艰难，于是大家认为需要人柱。这时有个男人，身穿由白布拼凑起来的裙裤，与妻子路过此地。当时，他见到鸣叫的雉鸡被射落的情形，自言自语道‘雉若不鸣亦不受击’。接着他看到桥的模样，一不留神说了句‘以身着白布拼凑而成之裙裤者为人柱即可’。桥奉行[2] 闻听此言，意识到他本人就符合条件，就将他捉来做了人柱。男人的妻子背着孩子，追随丈夫投水时，口中吟道：‘夫一言遂成长柄桥柱，雉不鸣则不为人所捕。’这女子就是后来的桥姬明神。”

“你的意思是水使神社的一只眼仓参考了那个人柱？可是，且不管桥姬明神的源起和上桥的传说，就说人柱吧，是否当真有过呢？”

“大正十四年，皇居就出过人柱风波。”

龙吉朗吐出这么一句话，言耶顺其自然地接道：“是这么一个事件，为两年前的关东大地震做修复工程的时候，人们在皇居的二重橹下发现了好几具人骨。而且人骨均呈站立姿态。更有甚者，每具人骨的头上都放着一枚古钱。”

“宛如魔咒一般的场景，那些就是人柱吗？”

听世路这么一问，言耶摇头道：“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这么想。但是，宫内省托人做了正式调查，结果被断然否定。不过，这个调查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刀城先生，你不会是想就人柱问题做一番演讲吧？”

“是，老师正有此意。”祖父江偲当即予以肯定。

“哎……那个……”

“是我不小心举了皇居的例子把事情搞糟了吗？”

“不是的不是的，老师一有机会，不管什么情况都会变成这样子。”

祖父江偲安慰正自我反省的龙吉朗，说不必放在心上。

“那个……说起皇居嘛，昭和九年在坂下门附近也有人骨出土，和

古钱一起——”然而，言耶不知悔改，还想继续往下说。于是——

“老师，现在说的是鹤子他们的名字，不是人柱！”祖父江偲措辞严厉地责备道。

“唔……不过，也并非与人柱没关系。不，考虑到是名为水魑大人的神的活祭，举人柱的例子是有点不合适……”

“乱七八糟地说些什么呀！”

“所……所以我说了嘛，所谓活祭终究是一种献给神明的东西，而人柱则不是。”

“跟献给水神的活祭不同吗？”

“嗯。人柱是借助被埋者的灵力或者说是魂魄的力量，进行所谓的桥梁支撑。所以不光是桥，堤坝等常常会被汹涌水流冲毁的场所也会留有传说。但无论是哪种，都具备牺牲人命的共通之处，所以我想左雾女士就在这一点上留心了。”

“请讲得更通俗……更清楚一点。”

“也……也就是说，在传说里成为人柱的人，女孩子多取名‘鹤’或‘小夜’，男孩子则常用‘松’或‘一’[3] 啦。另外，还多会出现母子。”

接着说明汉字以后，正一惊呼一声露出了震惊的表情。不知是不是想起了什么。

不过言耶并未吐露“小夜”也可记作“佐用”的事实。[4] 因为归国船中住在正一家隔壁的正是佐用夫人。虽说纯属偶然，但左雾想必从中感受到了某种命运——那母子四人会成为他们的人柱……

“左雾女士为什么给自己的孩子取这种名字？”祖父江偲一边担心正一，一边直言不讳地问道。

“我想龙玺先生也很吃惊。也许他还以为女儿虽离家出走，但还是接纳了自己的理念，所以才给孩子们取了这样的名字。”

众人窥探龙玺的神态，本人则摆出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当然左雾女士毫无此意。倒不如说是想保护孩子们。”

“可是——”

“昨天在它邑町前往波美的车上，游魔先生告诉我这一带流传着古老而非常有趣的风俗。”

“嗯？”

“他说这个地方过去有故意给孩子起个不好的名字，反以此来祛除灾难的习俗。”

“是……是这样吗？”

“你当时晕车没听着。”

祖父江偲被一句话打发了，气呼呼地鼓起腮帮子。

“即使知道将远渡重洋前往满洲，左雾女士还是很不安吧。所投奔的世路先生的友人，最后成了她的丈夫，而他的名字叫‘宫木’[5]。这就让人联想到了‘供仪’。尽管牵强附会，但当时左雾女士也许觉得这是可怕的暗合。即使已在那边生活，恐惧仍不能消除。所以她也按同样的方式给小夜子姑娘取了名。到正一时，可能是终于有所缓和。不过，她仍取了与‘松’发音相同的‘正’，把假名的‘一’变为汉字的‘一’，取名‘正一’，可见还是很担心啊。”

“左雾小姐离开了曾一度回归的水使家，果然是……”世路的脸色变了。

“我想是因为龙玺先生挑明了，等鹤子小姐及笄后就让她做水魑大人的妻子。”

众人看向龙玺的眼神越发锐利起来。

“到了那时，就给我去那座仓之类的——”

“有趣有趣。”然而龙玺没有丝毫的动摇，若无其事道：“到底是作家，很有想象力啊。”

“一切都是我的胡思乱想吗？”

“当然。不过，拿这个写小说我倒是没怨言。”

“不，要说的不是这个问题——”

“龙玺先生。”龙吉朗切入对话，“如果刚才说的那些并非事实，那就让我们参观一下仓内如何？”

“为什么要这样？”

“既然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看一眼也不会有问题吧。”

“好没道理！要这么说的话，岂不是所有地方都要被你们入室查一个遍了？”

诚如龙玺所言，说的确实是正论。然而，没人会认可的氛围笼罩着整个客厅。

“不是入室搜查。我这是在请求。”龙吉朗的态度急转谦逊，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也请想想这边正一的感受。这孩子不见了姐姐，担心得不得了。查查那座仓的里面，就能稍微减轻他的不安。我也求你了，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眼仓内呢？”

龙吉朗低下头去，龙玺一动不动地凝视了他片刻后：“唔，很难办啊。事已至此我就直说了吧，作家大师的解释有一半是真的。”

“你说什么？”

“那个仓在用有别于本殿的方法祭祀沈深湖的水魑大人。不过，我可没用什么活祭。”

“那用的是什么？”

“这个保密。你就想成水使家的祖传家宝好了。所以我不能让你们看仓内。”

龙玺这个男人果然不好对付。只承认言耶的一半解释，多半是想借此封杀最为关键的活人祭祀问题。

言耶心想如此下去可不会有什么进展。除了展示决定性的证据别无他法。但他也十分清楚，没有这样的证据。如今手牌就只剩下留子的证词了。要是她能说出自己曾给仓里的人备过三餐……可是，如果送膳食

去的是龙玺，那就毫无意义了。最后说几句敷衍了事的托词就完了。总之，需要的是物证。

相当困难啊。

这事本该和警察商量，但派驻巡警坪束靠不住。既已如此，是否应该出村子回它邑町，往警察那里跑呢？言耶正自烦恼时——

“龙玺先生。”耳边传来了龙吉朗凝重的声音，“你说出这种敷衍了事的话来，让我很为难。”

“什……什么叫敷衍了事！”

“刀城先生是从案件证据的层面来做的解释。不过，案件背景，我可是相当了解的，这一点你也承认吧。”

“好吧，这个嘛……”

“就我看来，刀城先生的解释很可信。至少在我听说小夜子失踪后，产生了想要探查一番仓内的想法。”

“是吗？”

“是的。所以，如果你还不肯配合，我也有我的打算。”

“你要干什么？”

“回村子召集人手，然后直接奔仓那边去。”

“……”

龙玺哑口无言。不，不只他一个，世路也大吃了一惊。水庭流虎、游魔父子和水分辰卅似乎也不例外。

言耶也是。他没想到任何时候都和和气气的龙吉朗竟能甩出这样的话。而且并非单纯的威胁，看得出是要来真的。若龙吉朗在物种村登高一呼，即使知道对手是水使神社的龙玺，想必也有无数人会追随他而去。也许还会有从其他村子赶来的人。

这一点龙玺也明白吧。起初他横眉怒瞪龙吉朗，现在则挪开视线显出一副沉思的模样。

“龙吉朗宫司。”不久龙玺一正坐姿，令人难以置信地垂首施礼

道，“失礼之至，深表歉意。不过，本人倒是有个请求。”

“什么请求？”

“希望你们务必等到龙三的葬礼结束。”

“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让儿子安稳地入土。在此之前不愿惹出什么风波。”

“不不，我并不想把事情闹大。只要把小夜子从那座仓放出来就行了。”

“所以我才请求你们，希望你们能等一段时间。”

“喂，难不成——”游魔插话进来，“小夜子的人身安全出了什么问题？”

“唔……”

“听这口气，就像你知道现在放她出来会引起骚动似的。”

“原来如此。”

不止龙吉朗，其余众人也都理解了，游魔为何如此挂念小夜子。

“龙玺先生，是这样吗？”

“哪有这样的事。”

“这家伙说的话能信吗！”

“慢来慢来。”龙吉朗柔和地制止正欲发作的游魔，“小夜子平安无事是吧？”

“没问题。现在可能有点衰弱……”

“你说啥！”

游魔语声凄厉，而龙玺则立刻摇头道：“不过已经没问题了。因为水魑大人之仪已经结束了嘛。”

“既然如此，马上就可以放她出来啊！”

“考虑到小夜子的身体状况……现在就放出来不太好。”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座仓的里面是一种异界。活人一旦入内，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出

来的。就算出来，也需要花上一定的时间。”

“你对小夜子做了什么？”

“唔……”

游魔眼看就要扑过去，龙玺却不理不睬决定沉默到底，龙吉朗一脸思索状陷入冥想，现场气氛就这么胶着在了一起。

“要等到什么时候？”过了一会儿，龙吉朗开口问道。

“居然盲目相信这种人说的话！”

游魔极力抗拒，而龙吉朗只以动作委婉劝解住他，视线则始终对着龙玺。

“今晚是龙三的守灵夜，明天我打算举行正式的葬礼。葬礼后立刻入土，等到后天早晨，再将小夜子……”

“我们等不了这么久。”龙吉朗断然拒绝。

“但是，在这之前守夜和葬礼——”

“对不起龙三了，现如今比起已死之人，应该优先考虑活着的人吧？”

“你是要命令我把吊唁龙三的事往后挪吗？”

龙玺当即大怒，但龙吉朗没有丝毫动摇：“说起来把无辜的小夜子关进仓的人不就是你龙玺嘛。龙三因担任神男的缘故，也是知道这件事的吧。”

“所以龙三先生才会脸色难看。”

听罢言耶的嘀咕，世路恍然大悟似的点了点头。

“……那好，明天怎么样？”

“明天的什么时候？”

“早上……”

“唔……”

“再早可就难了。”

众人全都屏气凝息地关注着龙玺与龙吉朗的来言去语。

“与其现在马上让小夜子出仓，先做些治疗明早再放出来，对她会比较好是吗？”

“正是。”

“你信吗？”

龙玺凝视着跟龙吉朗较上劲的游魔：“也罢，你的意思是现在就放，然后小夜子一旦发生了什么变故，你来负责？”

“你说啥……”

尽管在瞪视对方，但游魔的话中缺少气势。既然不知一只眼仓咒术方面的机关，也就无法做出任何言之凿凿的表态。

沉默笼罩了整个客厅，片刻之后龙吉朗回应道：“明白了。但是，在那之前你要好好照顾小夜子。务必让她得到充分的治疗。”

“当然。接下来马上会送午饭过去。我们也会毫无纰漏地做好请她出仓的准备。”

游魔似有不满，但已不再表示异议。看来他已打算听从龙吉朗的判断。正一似乎也信赖这位老爷子，当宫司转脸看他时，做出了点头应承的姿态。

几乎所有人都谢绝在水使家用午餐。只有正一不得不留在这里，于是龙吉朗问他是否愿意来水内家。但正一摇头说，想和姐姐们待在一起。

龙吉朗、世路、言耶、祖父江偲、水庭流虎、游魔、水分辰卅七人先行告辞离开水使家，顶着狂风暴雨向水内家进发。

“仪式成功是不错，但下得稍微有点猛了。”

“这个雨再持续下去，这回就该担心发生相反的情况了。”

言耶和龙吉朗并肩走在前头，五人跟随其后，如此这般一行人沿着参道向东行。

“神男的血流入了沈深湖，可能不是好事。”

“是指过分惹怒了水魑大人吗？”

“……”龙吉朗一言不发，表情阴沉地望着天空。

“对了，说到小夜子姑娘的事，虽说是关到明天早上为止，可还是放不下心啊。”

“嗯。现在已经顾不上调查龙一和龙三的死了。”宫司尽管不再关注天气，但未改严峻脸色。

“我想现在当然要以营救她为第一要旨。不过——”

“不过什么？”

“倘若今晨龙玺将小夜子关入一只眼仓，想让她成为活祭，以及水魑大人的妻子是事实，那么龙三先生自杀说就站不住脚了。”

“是因为他说的‘命’的含义将随之变化吗？”

“是的。我们有必要把这个‘命’看作小夜子姑娘的命，而不是他的命。换言之，龙三先生面对水魑大人之仪时，罩着一件极具效用的护身符，那就是小夜子姑娘的生命。他握有我们决计看不到，也无从知晓的杀手锏，以占尽优势的状态执行了增仪。身处如此优越的环境，还会献出自己的生命吗？”

“不可能啊。”

“也就是说，由于小夜子姑娘的问题，龙三先生的死是他杀的可能性越高了。”

“等小夜子从仓里出来，我打算带着她，还有鹤子和正一去我家。”

这话实在太过突然，言耶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这时，就听世路从背后问道：“真的吗？”

“嗯。”龙吉朗头也不回地应了一声，又向言耶道，“而且呢，我正想阻止掩埋龙三。”

“哎……”

“我已经把各种情由都告诉你了，而且我的想法至今也没变，但是龙玺的行为让人忍无可忍。通过小夜子这件事，我痛感到这样下去真的不行。”

“那要联络警方喽？”

“我想这么做，虽然没法跟你约定。”

“什么意思？”

“还是得先说服龙玺。我擅自叫警察来，令他的态度更加强硬可不是上上之策。”

言耶心道人都死了，还有可能是他杀，还说说服和擅自什么的，有什么用吗？不过，他什么也没说。龙吉朗能转变想法就已经是进步了。而且，言耶预感龙吉朗虽然会与龙玺发生冲突，但最终一定会去联络警方。

在水内家吃过午饭后，雨势依旧不减。然而，言耶却请求游魔，希望他带自己去看看正一家曾生活过的小屋。对方虽然一脸诧异，但还是答应了。

祖父江偲想同去，言耶只好拜托她留在龙吉朗等人的身边。因为需要有人参加水利合作社的讨论会，把握内容。而祖父江偲同席的事已获得龙吉朗的批准。听完吩咐，祖父江偲是满脸的不高兴。不过，当言耶说难得这次有个优秀的侦探助手，需要合理安排行动，她的态度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听说龙三在增仪过程中死了，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刚出水内家的门，游魔便开口相询。他也问过流虎和世路，但被告知最了解情况的是进过游船的龙玺与言耶。于是，言耶把自己知道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和龙一不完全一样嘛。”

“哥哥被发现时漂浮在船底的洞里，死因是心脏病突发。龙三先生则是在船内，发现时上半身在洞穴中。而且他的胸口插着七种神器之一的水魑大人的角。”

“龙三有入过沈深湖的痕迹吗？”

“因为要经由洞口把樽扔下去，他自己身上也被溅湿了。但是头发

的湿度不上不下。如果他曾经下过湖，应该会湿得更透。”

“看起来像，其实是天差地别啊。”

“嗯？”

若是不把音量提高一些，顷刻间说话声便会消逝在雨声里。

“我是说龙一和龙三的死似是而非。”

“就死因和死亡地点而言，的确如此。不过，两人周遭的情况实在太过相似了。”

“你是说没有一个人接近过他们，而且原本就没有靠近的可能……”

“正是。如果只有龙一，怎么考虑都该判断为意外事故。然而，这次却在极其相似的情况下，弟弟又被杀了。如此一来，就有必要对哥哥的死投以质疑的目光。”

“说起来，龙一死后的面容好像很不平常呢。”

谈着关于龙一和龙三事件的话，两人已沿参道回到上桥，过桥后又顺着川道来到了东边的村境。

“大概是这场雨的关系吧，几乎没有村民出来走动嘛。”

“龙三的死讯转眼就传开啦。所以谁也不想外出。快来快来，你看那边。”

游魔突然举右手指了指前方。言耶定睛观看，只见被雨水遮蔽的对面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那是……”刚辨认出来，就像云消雾散一般再也看不见了。

“可能是戴着斗笠穿着灯心草蓑衣的村民。不过雨下这么大，就看不大真切了。再加上大家都一个打扮，一下子也分不清是哪家的谁。说不定根本就不是人。”

“原来如此。”

“所以说呢，这种日子最好是别出门。更何况还死了人。”

“那么，刚才的那位是……”

“要么是泥女……要么是膨物……又或者是……”

“又或者是？”

“啊，就是村民啦。人影在村境附近不见了，所以不是得了龙三的讯息回来的物种村人，就是准备去其他村散布不良流言的五月夜村的好事之徒——”

说话间，村境的水神塔已进入视野。游魔说就快到了。正如他所言，从那里离开参道，向北走一段路，他们的目的地——那间陋室便赫然在雨中出现了。

“就是这个。”

就像一直住在这里似的，游魔费劲地打开咯吱作响的木门，随即快步走进了小屋。言耶也紧随其后。

“糟糕透顶的地方。村里最穷的人住的也比这个好一点。”

如他所言，无论外部还是内部，小屋都是一副被废弃的模样。进门处是土间，细细窄窄地向左边延伸，中段部分有个用土做成的炉灶，越过里面的屏风可望见浴桶。右侧是铺设木板的居住部分，前面砌着一个地炉，从天棚垂下来的吊钩上挂着一口摇摇晃晃的锅子。再往里，铺有灯心草席的地上堆着破破烂烂，又薄又硬的棉被。

“虽然有世路和重藏多方援助，似乎还过得下去。但说真的，母子四人就算是饿死了也不奇怪。”

“今晚，我想向正一君打听一些事。”

“你的意思是，那家伙的母亲和两个姐姐与龙三的死有关？”

“这个还不清楚。不过，若是回溯整个事件，我总觉得会绕回到左雾女士的养女问题上来。或者说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吗？”

“也许是……不过你也够异想天开的。竟然会关注这种破房子，还特意冒着大雨过来看。”

“我没空去满洲或苍龙乡，但这里的话一走就到。而且，我还想问游魔先生一件事。”

“哦，看来是一件不好在水内家问的事。”游魔脸上浮出惯有的讥讽

笑容，“没问题啊。”

“谢谢你。也许不必如此避开旁人。不过，要是有人偶然听到了，匆忙中做出误判，使得无谓的流言在村里传开，那也是很伤脑筋的。”

“这么一说我可来了兴趣，你要问什么？”

“那我就单刀直入了。你在伏龙特攻队时用过的潜水服和空气压缩瓶等装备，在战后去哪了？”

“唔……”

“不会是带回来了吧？”

即使在小屋里，雨声仍大得令人心烦。两人这一缄口，屋内便只有击打屋顶的雨声在回响了。

“刀城言耶果然是名侦探啊。”

“啊？”

一副快活样的游魔笑道：“也就是说，看见龙三的尸体时，你第一个就想到了我。你想到只要有潜水服和空气压缩瓶，不就能轻而易举地接近游船了吗。”

“不不，我也不是马上就想到的。再说，潜水装备的问题世路先生好像也注意到了，光靠我的话——”

“世路能想到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和他有一定的交往啊。”

“那么，回答呢？”

“啊啊，正如你明察秋毫的那样。趁着战争结束时的那股乱劲，别说潜水装备了，水雷我都拿回来了。”

“收……收在哪里了呢？”

“我家仓库里。”游魔二话没说就把具体位置告诉了言耶。

“我想确认一下东西是否还在仓里，如果还在，是不是有使用过的痕迹。”

“可以啊……你是不是在想，我用伏龙特攻队的潜水装备杀了龙三？”

“不，我并没断定你是凶手。凡是知道装备的人，都是嫌疑人。”

“对啊……如果是神社相关人员，知道也不奇怪。”

“能把嫌疑圈缩得更小吗？”

“啊，我很遗憾。对了，凶手为何一定要在增仪过程中，利用潜水装备杀死龙三呢？”

“思路反了。”

“嗯？”

“为了在那种情况下杀掉龙三先生，有什么可用的方法呢？反复探讨的结果，就想到了你的那套潜水装备。就是这样。”

“是这样啊。”

“所以，就算判明潜水服和空气压缩瓶被用过，也不过是知道了杀人手法，至于杀人的动机仍都是谜……不，也许谜团反而更深了。”

“杀人手法也没得到彻底解决，不是吗。”

“啊，是指下水场所的问题吗？”

“了不起！这么说你已经意识到啦。”

“就算用过潜水装备，可是该从哪里进入沈深湖呢。简而言之，对凶手来说，作案期间的那湖完全就是一个密室。”

此处，言耶介绍了自己从看台目击到的情况，刈女青柳富子关于舞台上所见之景象的证词，以及无意中在二重山的山道上扮演了监控者角色的祖父江偲所说的话。

“作为回报，我就说个挺有意思的少年冒险故事给你听吧。”言毕，游魔讲述了正一在水使家后山洞穴遭遇的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这么说，那个水中洞窟和沈深湖是通的？”

“大概不会有错。你解开了一只眼仓的真面目，而这个发现不正补充了你的解释吗。”

“也就是说，如果沿着这个水中洞窟下去——”

“不不，这不可能。”

“为什么？”

“听正一说，洞穴往前就变窄了，连他也过不去。”

“有别的水中洞窟吗？”

“洞穴只有一条道，最后是个死胡同。水流也就只有正一潜水的那段。这个事我向芥路核实过，所以不会有错。他说自己和鹤子潜水的地方再往里去一点，洞穴就到头了。”

“没准左雾女士和世路先生也是在那洞窟里一次又一次地约会。”

“父子两代视若珍宝的洞穴呢。”

“是啊。不过这样的话，就说明还存在其他洞穴，有通往沈深湖的水系？”

“唔，怎么说呢……龙吉朗老爷子也许知道，不过……”

“希望渺茫是吗？因为必须要有人能够通过的宽度啊。”

“如果有那样的洞穴，大家早就传开了。”

“倘若在其他神社的后山或村子周围，恐怕是会这样。但要是同在水使家的后山，想必没人会知道。”

“的确如你所言。不过这样的话，知道那洞穴存在的人不就非常有限了吗？”

“知道洞穴的存在，还能从水庭神社的仓库盗走潜水装备的人，就是杀害龙三先生的最大嫌疑人。”

“我的嫌疑能洗清了吗？”

“很遗憾，还不能……”

“为什么？”

“因为听了正一君的经历，我发现到今天早上为止，你有足够的时间在水使家的后山游逛。”

“噢，这个都考虑进去啦。”

“说到底只是可能性的问题。”

“佩服佩服！不这么考虑问题，很难胜任名侦探的工作吧。”

从游魔的神色中看不出这是真心话还是嘲讽。然而当他提出下一个问题时，语气中明显带着讥诮的意味。

“不过呢，十三年前龙一去世时，根本就不存在潜水装备之类的东西。因为当时连我都还没来村子。”

“正是。这个地方比较麻烦……”

“你说过要考虑龙一之死也是他杀的可能性。如此一来就变成了，龙三是被杀害其兄长的同一个凶手干掉的。”

“虽然还不能断定……”

“既然如此，当时还不在村里的我不就完全摆脱嫌疑了吗？”

“水使家两兄弟的死符合以下组合中的一个。”

言耶不直接回答游魔的问题，而是对两起死亡事件进行归纳：

“一、龙一先生事故死亡，龙三先生自杀。

二、龙一先生事故死亡，龙三先生他杀。

三、龙一先生他杀，龙三先生自杀。

四、龙一先生和龙三先生均为他杀。”

“原来如此。没错，是这样的，不过首先要消去第三项。”原以为被岔开问题的游魔会发火，不料他却顺势加入了讨论。

“嗯，总觉得是最没可能的一种组合。不过也不是光凭这个理由才否定的。还因为从小夜子姑娘的情况来看，完全无法想象龙三先生会是自杀。这么一来，第一项也就自动消失了。”

“那就剩下了‘龙一先生事故死亡，龙三先生他杀’和‘龙一先生和龙三先生均为他杀’这两项……啊，原来是这样！如果是第二项，那么我还是嫌疑人——”

“正是。然后，刚才谈到的‘为何要在仪式过程中杀人’的谜虽然还是个问题，但也许能做出解释。”

“哦？怎么解释？”

“倘若龙三先生是在与龙一先生相同的状况下死去的，就能像当时

的哥哥那样蒙混过关——如果凶手是这么想的，会如何呢？”

“所以就利用了潜水装备？怎么说呢，很疯狂的思路，不过倒也符合脑子失常者的逻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致力于解决此案时，‘龙一先生事故死亡，龙三先生他杀’还算是省心的——说省心不太妥当，还算是容易解释的一种组合。”

“省心什么的，不就因为是真相所以才省心吗？”游魔提出了尖锐的看法。

“复杂诡异的现象，真相往往是极其单纯的。不过，从开头就采取这种思维方式，可能是因为出于规避困难问题的考虑，或有意无意地选择了省力的那一个。”

“你是受虐狂吗？”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因为这个解释很省心就做出判断不仅错误，而且最终恐怕会导致在抵达真相和结论前走上一段漫长的弯路。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

“好好，我明白了。开个玩笑了。”

言耶忍不住叹了一口气，不过很快就重新打起了精神：“但实际上，我很难相信凶手会循着这样的思路。”

“怎么说？”

“若要照着龙一先生死时的情况来，至少得伪装成意外事故。最理想的就是溺死吧。然而凶手却选择七种神器中的一个作为凶器。换言之，从一开始就是有预谋的杀人。”

“有了潜水装备，很容易就能在湖里制造事故吧。因为就算没有樽浮上来，自己推上湖面就行了。这样龙三就会下水，趁此机会发动袭击淹死他。然后把尸体搬到游船船底的洞穴里，几近完美不是吗。”

“尽管心脏病突发和溺死不同，但谁都会认为是接连发生了不幸的意外吧。”

“是膨物所为的流言会立时传开。”

“由于两人死时的情况一模一样，人们完全有可能下意识地承认，超自然力量在其中起了作用。”

“然而，凶手偏偏杀了龙三……”

“除非凶手必须让龙三在增仪中被杀，否则毫无意义。”

“可不是吗。”

“既然已分析到这一步，本该做出‘两个案子从头至尾没有一点关系’的解释。但这一次恐怕不行。虽说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哪里，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么多，当然其中也包括你的推理，以此为依据，我看谁都不敢说两人的死毫无关系吧。”

“我也有强烈的预感。”

“我再给你爆个料。”

游魔告诉言耶执行水魑大人之仪的当月本该禁酒的龙玺，在龙一出事后，喝了不知是哪位给的酒。

“不知道酒是从哪里来的吗？”

“久保也不知道，所以追查起来会很棘手。”

“让龙玺先生喝酒的人……就是凶手？”

“是吧。”

“可是，这样的话，龙玺先生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再怎么嗜酒，被灌醉前还是会觉得奇怪吧？不过，好这一口的人就算这样也会照喝不误，对不对？”

“听你这么一说……啊，又或许这个人虽然不是凶手，但知道龙一先生之死的真相。只是因为另有隐情不愿公布于众。但是，龙玺先生恐怕已在案发现场见到了某些与真相关系重大的东西。出事以后，他一个人最先进的游船。不过幸运的是，龙玺本人似乎还未察觉。如果这个人趁机把他灌醉，让他忘掉那些事的话——”

“不愧是作家啊。”这次好像是发自内心的钦佩，“总之，就剩下‘龙

一先生和龙三先生均为他杀’这个最为棘手，也是最不可能的组合了。”

“而游魔先生也能脱离嫌疑人范围了。”

“不要说得满遗憾似的。”

两人有气无力地笑了，然后言耶表情严肃地说道：“假设这是时隔十三年之久的神男连环杀人案，那么我们可以说，比起龙三先生的命案，解开龙一先生被害之谜要困难得多。”

“保险起见我问一句，关于杀害龙一的方法你怎么看？”

“迷雾重重。”

“可不是吗……不过，如果是连环杀人案，大概能锁定嫌疑人啊。”

“要说十三年前也在波美，且以某种形式与水魑大人之仪相关联的人物，那还得是水利合作社里的人。但是，无论是在哪件案子里，他们中的所有人都在看台上，拥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唔……”

“然后比杀人手法更难解的谜是动机。为什么要在水魑大人之仪进行的过程中杀人？想杀的是神男这一类人，还是龙一先生和龙三先生这样的个体？为什么两人的死之间横亘了十三年的岁月？如果答案是为了等待水使家执行增仪，那么就又回到了最初的疑问。即为什么要执意在仪式中杀人？”

“完全搞不懂啊。比起世路或龙三，我差不多就是个冒牌继承人，但也算是水利合作社里的人。波美地区的情况也好，水魑大人之仪也好，自认为还是有个大致了解的。可我根本就看不出凶手的意图。”

在陋室中又讨论一会儿案情后，言耶和游魔分别回了水使家和水内家。言耶托游魔给祖父江偲传话，要她问一问龙吉朗，波美地区还有没有像鹤子和芥路利用过的那种洞穴。

虽然觉得多半是白费工夫，但言耶还是在水使家向龙玺提了相同的问题。果不其然，得到了“不知道”“没有那种东西”的回答，不过听完理由后倒也理解了。

“要是找得到，我就会在那里造一个与那座仓功能一样的祠堂。哪还有必要辛辛苦苦地从洞窟引水进仓？”

诚如所言。这次的仪式用的也是一只眼仓，可见要么不存在符合条件的水中洞窟，要么就是龙玺不知道。既然龙玺都没能发现，很难想象其他人能找得到。

果然不存在那样的洞穴吗……

言耶不免有些意志消沉，接着他顺势问了关于供酒者的事，也就是那个从游魔处得来的情报。

“为什么你要在意这种事？”

“故意让处于禁酒期的宫司喝酒——”

言耶字斟句酌地向满脸狐疑的龙玺说明了游魔和自己的想法，然而——

“啊……”龙玺突然轻叫一声，就此不再言语。

“是不是有什……什么头绪了？”

言耶不由得精神大振，可是之后任凭他怎么请求，最终还是没能让龙玺开口。

何人？为何要给自己酒喝？龙玺一定是想起来了……

然而他不打算说。是在保护那个人吗？或是龙玺本人唯恐自己知道的某些事曝光？

言耶正为新的谜团烦恼之际，祖父江偲回来了。

据说在水利合作社的会谈上进行了以下交流：首先，确保小夜子的人身安全是第一要务；其次，要让龙玺接受警方的介入，如若拒绝，合作社也将不得不就水使神社的未来进行讨论。这几点是主要议题。

“只是就我看来，有一点让人不太放心，我感觉龙吉朗是在一个人孤军奋战。”

“其他人不如宫司那么热心？”

“他的儿子世路和水庭流虎基本是赞成的。不过他们的想法是，应

该尽可能避免造成水使神社和水利合作社的对立态势。其最大理由是这样会全面影响番水制度。”

“是啊。水分辰卅呢？”

“那个人啊，反正就是讨厌水使神社，讨厌龙玺。不过他说要是把警察招来会玷污神圣的仪式，相当地不情愿。他本人好像是烦恼这一点。”

“为了逼得龙玺先生走投无路，他愿意叫警方来。但是警察来了，一旦开始各种搜查，又会玷污水魑大人之仪。恐怕辰卅先生担心的是沈深湖会泛滥成灾。结果让他陷入了两难境地。”

“不过龙吉朗宫司立场坚定，所以其他人还不至于持完全反对的态度。”

“这就好。对了，洞窟的事怎么样？”

“我也问了水庭流虎先生和水分辰卅，他们回答说没有。龙吉朗也说要有多半也是在水使家的后山——”

言耶说了与龙玺的一席交谈，祖父江偲思索了一会儿也理解了。

“老师好不容易注意到了潜水装备，可惜二重山和沈深湖自身就处在密室状态的话，就无计可施了。”

“话又说回来，要问有没有其他能接近龙三先生的方法——”

“老师！”

“你……你吓了我一跳。”

相比吃惊的言耶，祖父江偲却是脸上带着笑：“从龙三先生的命案着手思考，会陷入死胡同的吧。”

“是因为十三年前没有潜水装备吗？”

“正是。如果这是神男连环杀人案，凶手是一个人的话，这次本该采取与十三年前一样的方法。”

“也就是说，该以龙一先生的命案为中心进行思考？”

“不对吗？”

“祖父江小姐好敏锐！”

瞬间，笑容布满了祖父江偲的脸庞。

“这样的话，最大的谜就是凶手为何刺杀了龙三先生——一切都归结于此。”

言耶从头到尾，将在陋室中与游魔交流过的推理告诉了祖父江偲。

“什么嘛，老师都已经想到这一步啦。”

祖父江偲转眼又显出了沮丧之色。

“不不，我说的是思考方式的问题，而不是思考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首先探讨龙一先生命案的意见十分宝贵。”

“真的吗？果然是因为跟着老师碰到了各种各样的案子，人家的推理能力也自然而然地长进起来啦。啊，说不定是原来就有的才能，受了大量刺激后，一点点地开始觉醒啦——老师？你眼睛在往哪看啊？”

言耶对祖父江偲的话漠不关心，透过别栋的窗目不转睛地看着外面。

“我说老师！”

“嘘……”

言耶将食指竖在唇前让祖父江偲闭嘴，随后蹑手蹑脚地走近稍稍打开着的窗户，从那里向外张望。祖父江偲也慌忙跟在后面，越过他的肩膀向外观看。

“看见什么了吗？”

“龙玺先生提着像布包一样的东西，往竹林方向去了。”

“是小夜子小姐的晚饭吧。”

“嗯，大概吧。姑且算是遵守了和龙吉朗宫司的约定。”

没多久，龙玺从竹林那边回来了，手里只拿着伞。之后，很快就有年轻女佣来通知他们晚餐时间到了。

太阳一下山，龙三的守夜就开始了。但露面的只有水利合作社的人、各村的村长、医生高岛、青柳家和清水家的代表、派驻巡警坪束、

以及其他寥寥数人。因为龙玺最初就关照过，尽量少叫人来。此外，又是临时安排的守夜，结果凄凉的气氛始终不曾消散。

守夜祭拜已毕，言耶和祖父江偲在别栋向正一问话。最初是问对母亲的回忆以及陋室的生活，水使家的生活，等等。不久话题回溯到了满洲时期。夸张一点说，就感觉是对少年过去的人生做了一次走马观灯式的温习。谈到一半时，言耶和正一入浴洗澡。正一有点害羞，但还是并肩进浴池泡了澡，在淋浴所还互相浇洗背部。由于洗澡时话也没断，祖父江偲也想一起进来，自然是被言耶一口否决。要是开玩笑说一句“行啊”，照她的禀性还真有可能进来。若是发生这种事，即使是不拘小节的言耶也受不了。

听完正一的话，已是深更半夜。言耶向一个劲打哈欠的正一致谢后，由祖父江偲带正一到前一幢别栋让他睡下了。

独自一人时，言耶再次想到继承了左雾女士力量的人，不是鹤子也不是小夜子，而是正一君啊。鹤子也受了影响，可惜的是她没能承受住。小夜子根本就是零。但是，龙玺的脑子里有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即左雾娘家历代都会生出拥有特殊能力的双生女。所以，正一没有被正视。龙玺过去曾把清水悟郎那个为躲兵役而逃到波美的哥哥市郎关进了一只眼仓，但是没能顺利做成水魑大人的活祭。也许是那次的经验让他自动排除了男性。

如果受到母亲和两位姐姐的保护，也是缘自他所拥有的与生俱来的力量……

要是正一知道因为自己，母亲死了，长姐得了精神疾病，如今另一个姐姐又危在旦夕的话，一定会受不了。

命运……

不愿轻易使用的词，但这一次言耶感到其中蕴含着极为沉重的振音。

“阿正已经睡下啦。”

过了一会儿祖父江偲回来了。看来他们已经完全打成一片了。

“说了那么多话，结果进了被窝还在兴奋，怎么也睡不着的样子。不过到底是孩子啊。我讲了一个以前的老故事，他就忽地睡过去了。”

这么说你的故事是催眠剂了？刚想说这句话，言耶立马又咽了回去。

一不小心就会遭她白眼，还会遭上一句“哟，也就是说我讲的故事不好玩了？”，没准就得在枕边没完没了地听她的那些老故事，直到自己彻底进入梦乡。

无功无过地道一声“晚安”后，言耶上床就寝。然而睡意始终不曾袭来。不由得认真考虑起是否要请祖父江偲给自己讲故事。身体想要休息，脑子却还想活动。想要思考案件的方方面面。

排空头脑……以舒畅的心情……

如此动用意念后，这回是迟迟未曾留意的雨声入耳来了。自增仪后降雨以来，就一直没有止歇的迹象。

隐隐听到了从后山方向传来的野狗的吠声，夹杂在雨声之中。昨晚明明很安静。不会是对雨水起了什么反应吧。想着想着，不禁产生了令人厌恶的幻想。

被水魑大人吸去精华，形同木乃伊的小夜子……

把虚弱的她抬出一只眼仓，抛至后山的龙玺……

聚集在小夜子尸体身旁，你争我夺抢食的野狗群……

种种场景如幻灯片一般映入脑中。鲜活的影像接二连三地闪过。言耶此时已然入睡，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他觉得自己正在热心地搜查一只眼仓到后山的每一处角落——他做了这样的梦。

拜其所赐，翌日清晨猛然醒转的言耶觉得疲劳一齐向他涌来。

然而——

奔入别栋的水内世路带来的消息，足以令他的疲劳顷刻间化为灰烬。

“刀城老师！父……父亲他……龙吉朗他……被、被杀了……”

注释

1 .《神道集》，日本中世的民间故事集。作者不详，相传成书于日本南北朝时代（1336—1392）的中期。全书分10卷，共50则故事。

2 .桥奉行，奉上司命令行事即为“奉行”，桥奉行即负责桥梁事务的人。

3 .一，日语中的“一”读作“いち”。原文此处是平假名，不特指某个汉字。

4 .小夜，与佐用在日语中均读作“さよ”。

5 .宫木，日语中宫木读作“くき”，供仪读作“くぎ”，发音相近。

第十五章

神男连环杀人案终于爆发

“什……什……什么！”刀城言耶从被窝中一跃而起，扶起眼前放声大哭的水内世路，紧紧盯住对方的眼睛确认道，“你是说龙吉朗宫司被杀了吗？”

“在拜殿里……我家神社的拜殿里……是我发现的。”

“我收拾一下就去。”脱下浴衣换上外出服期间，言耶没有停止问话，“叫医生了吗？”

“父亲已经咽气了……”

“坪束巡警呢？”

世路摇头道：“还没人知道这事。一发现我就跑到这儿来了。”

“这……”

言耶顿时语塞。与其说是自己被信任，倒不如认为世路其实没有其他可依赖的人吧。

“物种村有医生吗？”

“没有，请的是五月夜村的高岛医生。”

“必须通知坪束巡警和高岛医生，以及水利合作社的所有人。”

“是吗？可我想先请老师一个人——”

言耶心想可能是有什么隐情，暂且应下说道：“明白了。我跟你一起去府上，然后赶紧派人通知相关人员，行吗？这样我们也能在大家赶到之前调查遗体。”

世路点头应允，言耶便留心不让任何人发现，从水使家绕了出来。世路则是直接到了外面。两人会合之后，冒着倾盆大雨匆匆赶赴水内神社。

遵照言耶的建议，他们没有直奔拜殿，而是在水内家的正房仔细地擦拭了湿透的衣服。如此小心是想尽可能地不破坏现场。

他们穿过正房延伸出去的走廊，从拜殿的侧门进去。龙吉朗倒在祭坛前的身影就映在了言耶的眼中。言耶慢慢地靠近，首先合掌默哀。即使尸体就在眼前，还是觉得难以置信。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有某人从正门侵入的痕迹。”

从面向境内的拜殿大门到龙吉朗正后方的地面上湿淋淋的，犹如有巨型蛞蝓爬过一般。

“是凶手……”

“恐怕是的。雨声这么大，有点声音也会被遮盖。而且，宫司是在做晨间参拜吧。”

“是的。我稍稍晚了片刻……然后过来一看，就……”

“太遗憾了。非常抱歉，我本该先表示哀悼的。可我——”

“不，请不必介意。多亏你如此冷静地应对，我们才能推测出凶手的行动。一般情况都会从正门冲进去，差一点就破坏了凶手难得留下的痕迹。”

虽然父亲被害的事实让他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世路还是表现得很坚强。

“你这么说真是太好了……”言耶深施一礼后，接近尸体，“总之现在要检查一下现场的情况。时间长了，就怎么也——”

龙吉朗横卧在祭坛前，身子的左半边在下，脊背上有个奇怪的突起部分。

“这……这个……莫非是……”

“嗯，没错。是水魑大人的髭。”

刺入龙吉朗背部的是人称水魑大人之神器的七种宝物中的一个——细长如锥子般的水魑大人之髭。

“原本是祭祀在水使神社本殿里的——”话到一半，言耶不禁追悔莫及，“昨天从二重山下来的时候，应该去看一看本殿的。”

“被偷走的不只是杀害龙三君的角，还有这个髭吗？”

“其他神器也可能不见了。”

“哎？这究竟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龙三先生是第一个被害人，凶手从一开始就企图杀害多名神男，还选择了水魑大人的神器作为凶器。”

“怎么可能……”世路目瞪口呆。

“我疏忽了。如果发现神器失窃，就能预测到连环杀人。也就能提醒大家注意，可是……我竟然放跑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瞄准的对象是水利合作社的人吗？”

“从龙一先生，龙三先生，龙吉朗宫司的身份推断，我想是这样的。”

“龙一先生也包括在内吗？你是说案件早在十三年前就发生了？”

“事到如今，理应将他考虑在内。”

言耶提纲挈领地把与游魔交谈的内容，告诉了世路，结果见他突然惊慌起来：“芥……芥路呢？那孩子也是被害候选人之一吗？”

“他有过神男的经验吗？”

“没有。水魑大人之仪倒是参加过，但还不是水利合作社的成员。”

“虽然不敢肯定，但应该没问题。”

这时，正门突然洞开。晦暗的外走廊上站着一人，手握湿伞，正是龙玺。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还没派人通知任何地方，但看龙玺的样子，像是过来之前就已知道水内神社本殿发生的事。

“龙吉朗宫司……”

龙玺当场丢下雨伞，向祭坛走近。

“啊，不能从那边进来！”

言耶慌忙提醒道，然而对方可不是听劝的人。就见他大摇大摆，毫无顾忌地踏入殿内，转眼已经站在了尸体旁边。

“现场被破坏的话可就麻烦了。你刚才把凶手的——”

“啊，这个是……”凝视着龙吉朗的背部，龙玺的身形凝住了。

“你知道这个？”言耶姑且已将现场的状况记入脑中，而且又是面对龙玺，即使抗议也全无用处。他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情绪。

“水魑大人的髭？嗯，没错就是它。”

“昨天增仪结束后，你去看过供奉在本殿的七种神器吗？”

“没有。根本顾不上这个事。”

“也是啊。换句话说，水魑大人的髭是和角一起被盗的，不过是不是在龙三先生的命案发生后被盗的，已经无从知晓了。”

言耶望着世路，满脸遗憾之色，这时龙玺突然说道：“是在增仪结束后啦。”

“水魑大人的髭被偷走的时间吗？”

“嗯。”

“为什么？”

“……”

“你是说凶手起初只拿走了水魑大人的角，用它杀害了龙三先生，然后又偷了髭？”

“嗯……”

“但是，这么一来就能得出结论。凶手在增仪之后生出了杀害龙吉朗先生的动机，然后又费了一番同样的工夫。”

“难……难道说……”世路苍白的面庞如今更无血色，如同看到怪物似的凝视着龙玺，“父亲因为小夜子的事把你逼急了，你……你就……”

“你想说是我杀了龙吉朗宫司？就为了那么一个小女娃？荒唐透顶！”

“不光有小夜子的安危问题。还有龙三的事，父亲也想查个水落石出。他正打算去说服你。”

“宫司的想法，我怎么能知道？”

“呃……”

“你父亲大概会跟水利合作社的成员谈起那些事。我姑且还能预料到，但我会因为这种理由杀人吗？”

“呃……”

“龙玺先生，为什么会来这里？”言耶取代哑口无言的世路，开口问道。

“哪有什么为什么……”

“是因为——龙吉朗宫司被害了吧。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发现父亲的遗体后，世路就马上跑到我这里来了。然后我们一起奔赴现场。路上既没碰见一个人，也没跟谁说过话。知道有命案发生的人应该只有我们两个。可你却到这里来了。为什么？”

游魔在陋室里提到水使家后山的洞窟时，谈到过有个叫久保的男人。

“你是水使神社的宫司，有独家的信息来源对不对？”

“久保家啊……”看来世路也知道。只是在言耶指出之前，似乎一直没能在意。大概是因为久保平日里的行动极其隐秘。

“就算是久保，也不会知道龙吉朗宫司在想什么。”然而龙玺却一口否认，脸上浮出不怀好意的表情，“还是说怎么着，水内神社里有久保的间谍？”

“我们家的人才不会——”

“那我就不可能知道了。还有，最重要的是，假如是我拿水魑大人的鬣刺了龙吉朗宫司，那么使用神器的角刺杀龙三的人也是我了。我为什么非要杀我儿子不可？还是在进行仪式的时候？”

言耶倒是觉得可能性十足。龙玺对水魑大人之仪可谓狂热，听其言观其行，总觉得他能干出牺牲自家亲子的举动。相较之下，更大的问题是案发时龙玺人在看台，有不在场证明。

“我们还是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言耶认为如今在这里谴责龙玺也是无济于事，盘算着这次要尽快联络警方。

“世路先生，物种村有没有派出所？”

“没有。波美只有两处，分别在五月夜村和佐保村。”

“那好，能否请你派个报信的人去佐保村的派出所？同时我还想通知水庭神社和水分神社。”

“明白了。我马上派人——”

“我已经派人去通知流虎和辰卅了。”龙玺插嘴道。

“坪束巡警那边也通知了？”言耶问道。

“是啊。顺便还叫上了佐保村的甘木巡警和高岛医生。”

正如龙玺所言。没多久，这些人物便陆陆续续地现身了。

首先抵达现场的是五月夜村的派驻巡警坪束和高岛医生，从佐保村赶来的水庭神社的流虎、游魔、甘木巡警，以及青田村水分神社的辰卅。不过坪束刚到，就被龙玺拉去私聊，随即不知去向。

甘木和高岛姑且靠近尸体，龙玺则站立一旁，像在监督二人。余者暂时聚集在拜殿一角，其实就是在窥视调查过程。

“听到消息后把我惊坏了。”游魔很快就找言耶搭上了话，“可是为什么有人……”

非要杀害龙吉朗宫司呢——游魔的语气中饱含着惊诧。不过，在场的每个人恐怕都是同样的心情。除了凶手以外，如果那人就在其中的话。

“其实……”世路略显迟疑地复述了他与龙玺，还有言耶之间的对话。

“可是，龙玺先生怎么也不会对龙吉朗宫司……”

流虎持否定的口吻。而游魔正相反。

“不，一旦关系到水魑大人和水使神社，这个人会做出什么事来，难道你不知道？其实是他觉得小夜子一个还不够，就把龙三也送出去当

活祭了——就算事实如此，我也不会意外！”

“我也有类似的看法。”

言耶表示赞同，再次发言：“只不过龙玺先生无法杀害龙三先生。”

流虎“唔”地沉吟了一声，显得很为难的样子。

“随口就说是龙玺先生对儿子下的手，未免武断了吧？”

流虎表示不满后，言耶老老实实地致以歉意。但游魔沉不住气了。

“刀城先生不是都说了龙玺不可能杀害龙三。”

“这我知道。可是，明明在那种情况下绝无可能作案，刀城老师和你还是怀疑有能够做到的方法，不是吗？”

“哦……如你所说。不，至少我是——”

“我也是。”

“话虽如此，但我并不认为神男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就是水使龙玺先生。”

言耶的表述令流虎和辰卅的脸上现出了诧异之色。

“你说‘神男连环杀人案’？这是刀城老师的想法吗？”

“被……被害者都有谁？”至今一言未发的辰卅稍显焦躁地问道。

“该把龙一先生还是龙三先生视为第一个被害者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认为应该从龙一先生算起。”

“家父……水分辰男……不算在内吗？”

言耶怜悯地望着沮丧的辰卅，摇头说道：“水分辰男先生的失踪毕竟是意外事故吧。辰卅先生不也曾说过吗？据文献记载，过去的仪式里也有过在沈深湖失踪，或仪式结束后神男死亡的例子。”

“那是真事。可是，既然龙一包括在内，那么家父也……”

“这两人之间最大的差异是有没有遗体。如果辰男先生是遇害后被抛入了沈深湖的水下洞窟，那么凶手为何不对龙一先生也如法炮制呢？据说他死时脸上带着极为恐惧的表情。凶手完全能预料到尸体就这样被发现的话，肯定会引发种种流言。换言之，凶手就没想过隐藏尸体。既

然如此，凶手会让辰男先生也漂浮在湖面上，不是吗？”

“可……可能是有什么隐情吧。”

“当然，我们无法排除这个可能性。只是，如果以此作为前提进行推理，就收不住脚了。我们现在必须从已知的事实出发进行解释。不过，辰男先生的事发生在二十三年前，龙一先生则是十三年前。从物证和案情证据这两方面入手已无可能，因此只能以案情证据为主。如此这样，我们就会发现龙一先生与龙三先生的死状极为相似。然而，此二人的相似点与辰男氏作比较，则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这不是刀城先生的个人感觉，我也是一样的想法。”游魔不是为言耶解围，而是他确实也有同感吧。

“那是一起不幸的事故。”流虎语气沉稳地对彻底不吭声的辰卅说道，“由于辰男先生的事，你受了不少苦，我也算是略有了解吧。不过，在这个事情上请允许我固执地说一句。知道自己的父亲并非为人所害而是意外死于仪式中，不也是件好事吗？”

“唔……”

“再说了，判明你父亲是什么神男连环杀人案的第一被害者，对水分神社来说也没有好处。所以……啊，唔，这下可好，说了得罪人的话了。”

也许是想起第三个被害人龙吉朗的儿子就在旁边，流虎赶忙向世路垂首致歉。

“没关系。家父应该没有招人恨的地方。毫无疑问凶手是疯了。”

“可以这么说。”

游魔点头赞成世路，这时龙玺、高岛、甘木三人来到他们面前。

“宫司被人从背后刺中了心脏。”环视众人已毕，高岛自言自语似的阐述起自己的见解，“犯案时间是今天早上。他坐着念诵祝词的时候，被人从背后袭击了。”

“当场死亡吗？”世路问。

“因为伤到心脏啊。就算没有马上死亡，我想宫司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了知觉。没有受什么罪。”

高岛检视龙三的尸体时，言耶感觉他只是出于职业上的兴趣，但这次稍显不同，不免吃了一惊。这也体现了水内龙吉朗的德望吧。

“问题是凶手当时人在哪里……”

言耶当下说明了发现尸体时拜殿的情况，以及对凶手行动的推测。

“原来如此。这么说宫司甚至都不知道凶手在背后。那他是毫不知情地，一下子就往生极乐去了吧。”

眼见世路的表情稍稍柔和下来。

“坪束巡警是不是联络县警去了？”

言耶问站在高岛身后的龙玺，不知为何他的视线离开了言耶。

“我托他办一点事，马上就会回来。”

如龙玺所言，没多久坪束就再次现身，带来了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眼镜男。

“他就是久保。”游魔小声告诉言耶。

顿时，言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而事实上，这个名叫久保的男人既不管龙吉朗的尸体，也不看言耶等人。他和龙玺走到拜殿的另一个角落，说起了悄悄话。那模样明显透着蹊跷。流虎也投之以怀疑的目光。

不久话说完了，龙玺独自一人向这边走来。

“水魑大人的神器一个没留，全被偷走了。”

“什么……”

“我派人去本殿查看，结果好像一个也没剩下。”

“是不是今天早上被盗的，这一点不清楚吧？”

“嗯，我刚才就是这么说的。”

“不不，龙玺先生说的是，应该是昨天增仪结束后被盗的。”

“为什么？”游魔立刻质问道。

然而龙玺却无视他的存在，对着世路：“你要是不介意的话，龙吉

朗宫司的守夜和葬礼，就跟我家一起办吧。作为水利合作社的葬礼，我们也能减轻不少负担。”

“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但是，现在我们得尽快报警，抓捕凶手——”

“没那个必要。”

“啊？”

“不通知警察也可以。”

“你说什么？我父亲可是被人杀了！龙三那会儿还可能是自杀。但父亲肯定有人下的手。是这样吧，医生？”

世路求证似的一问，高岛便答道：“连外行人也看得出是他杀。”摆出“那还用说”的态度。

“宫司还要坚持不叫警察来吗？”

“正是。不能让那些人来玷污水魑大人。”

“增仪已经结束了呀。”

“结束了也一样。”

“是不是因为警察一来，龙三的案子也会被调查？那就说他是在仪式中暴毙的，就跟龙一先生一样死于突发性心脏病，如何？我知道刀城老师会不满，不过这种时候做一点让步也是——”

“跟龙三还有龙吉朗宫司都没关系。总之我不会联络警方。”

拜殿内鸦雀无声。即使今后神男连环杀人案持续下去，也决不允许警方的介入——龙玺这个强烈的意志传向了众人。

“这是你作为水利合作社首领的意见吗？”世路以强压情感的语气问道。

“是啊。”

“但是宫司，这是杀人案。与水利合作社无关。”

“在波美祭祀水魑大人的人，怎么可能跟水利合作社毫无关系！”

“明白了。我会以个人身份，作为被害者的儿子，向警方报案。”

“不行！”

“你没有这个权力。”

“小夜子回不来也无所谓吗？”

“你……”

“等一下！不是说好今早要把小夜子送出仓的吗？”游魔像是突然想起了要紧事，“你怎么没有放人回来？”

“因为龙吉朗宫司的事，现在哪顾得过来。”

“那好，我们现在就去仓那里——”

“这是我和龙吉朗宫司的约定，所以现在已经作废了。”

“你……你说什么！”

眼看游魔就要猛扑上去，却被言耶死命地拦住。

“不光是小夜子，连正一也会回不来。”

“这话怎么讲？”言耶先于世路和游魔问道。

“我呢，让正一也进了仓。”

“难……难道说……”

“啊，不是一只眼仓啦。很早以前呢，就有那么一个仓，用来关押不好处置的病人和疯子。也不知是哪个起的名，就叫成了囚人仓。”

言耶心道这就是阿武隈川提到的带禁闭室的仓吧。想想被关在那种地方的正一是何等的孤苦，就不免黯然神伤。

“那座仓附近都被雷击中过两次了，所以也就不再当普通的仓用了。”

“关在那么危险的地方——不对，你为什么要关正一？是为了不让我们叫警察来吗？”

“不光是为这个。因为我已经知道，继承左雾力量的人不是鹤子也不是小夜子，而是正一。”

啊……言耶差点叫出声来。因为他意识到了昨晚与正一的谈话被人偷听去了。肯定就是竹林看守中的其中一人。今天早上大概也是如此。

世路冲入别栋讲述龙吉朗的情况时，怕是隔墙有耳。所以明明没派人通报，龙玺也出现在了水内神社的拜殿中。

“你还打算用一只眼仓吗？”

“下次增仪也不知是哪年哪月的事了，不过到时我会亲自主持。”

“不会被允许的吧。”

“没你这个外人插嘴的份！”

“我反对。”世路当即宣布，随后他来回扫视水庭流虎、游魔以及水分辰卅的脸，“作为水利合作社，也会坚决予以反对吧？”

“那是当然。”不仅游魔响应，就连流虎和辰卅也点头称是。

“你们就不顾及波美的情况？”

“你考虑的不就只有你的水使神社吗！”游魔针锋相对，“啊，没准神社也是可以忽略的。你想做个试验。只是试试在水魑大人之仪上怎么做才能有效果，能够做到何种程度而已。所以就算有人死了，你也不会有任何感觉吧。你太肮脏了！没有主持水魑大人之仪的资格！”

“龙玺先生，”流虎语气温和地说，“总之能否请你把孩子们放出来呢。至于报警的问题，接下来大家一起商量——”

“流虎宫司，你怎么能……”

世路忍不住要抗议，流虎一边摆手劝解一边道：“世路，如果现在不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无论过多久也不会有进展。”

“可……可是——”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报警。”龙玺仿佛结论已定似的公开表示，“如果擅自联络，不管是小夜子还是正一，都别想回来了。”

“不，要报警。”游魔亮出右手食指，“就说你拐骗和幽禁孩子，让警察来砸仓。”

“哈，要做到这一步需要正式的搜查令。只是为了教训调皮的外孙和外孙女，把他们关仓里的话，警方怎么也不会出动啊。”

“这种程度的谎话，只要我们作证说不是的——”

“我可是认识不少县警高层。要不咱们试试，对方会相信谁说的话？反之，你们输了可就没退路了。小夜子和正一一辈子都要在仓里度过了。”

“请等一下。”言耶插话进来，“我们认为，如今发生的是一桩神男连环杀人案。”

“唔……”

龙玺一言不发，听言耶讲了一番自己的看法，随后他说：“原来如此。虽然还不清楚龙一是不是第一个受害者，但神男连环杀人的说法怕是没错。你小子还挺行的嘛。”

“既然你认可这一点，就请允许我联络警方。要查明凶手抓住真凶，无论如何都需要警方的调查。”

“不行。”

“就这么下去也不知真凶是谁，然后出现下一个被害者也没关系吗？”

“那可不行。”

“你也在被害人候选之列啊。”

“应该是吧。所以更得想点办法才行。”

“所以说嘛——”

“就委托你吧。”

“啊？”言耶一时之间不明其意。

“听说你是名侦探。凶手躲在哪里什么的，还不是马上就能推断出来？”

“这……这话说的——”

“不必担心，抓捕工作我会让村里的年轻人去干。你只要用这里就行了。”龙玺说着，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不行！这也太乱来了。因为某些情况导致交通受阻，想叫警察也来不了的话，也就算了。只图自己方便委托外行执行侦探工作，警方是

绝对不会容忍的。”

“不行也好，乱来也罢，你也只能干了。”

“为什么？”

“你不干的话，就再也见不到那个女编辑了。”

第十六章

囚人仓吞噬人质

“请……请等一下！”刀城言耶大吃一惊，同时背心一凉，“你到底把祖父江小姐怎么了？难……难道是像小夜子姑娘一样……”

“看来你比我还想往一只眼仓放新的活祭嘛。”

龙玺挖苦嘲笑，而言耶则满脸阴沉地向他逼近。

“请回答我的问题。你对祖父江小姐做了什么？现在她在哪里？”

“不用担心。女编辑嘛，我把她和正一关进了同一座仓。”

“真的吗？”

“是啊，我才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说谎呢。”

言耶姑且放下了心，也要稍稍往好的方向去想——如此正一也就不会无依无靠了吧。当然，高兴是不可能的。

“请你放祖父江小姐出来。她与此事毫无关系。”

“完全不相干的人却对我们的重大仪式横插一杠，原本就很奇怪。”

“我们事先得到了许可——不对，现在不谈这个，我们只谈放她出来的事。”

“所以说嘛，只要你发挥出名侦探的能力，问题就解决了。”

从此处开始，世路、游魔、流虎、辰卅也加入了战团，大家争论不休，可惜毫无进展。世路最挂念的是被幽禁在仓内的三人的人身安全。游魔主张不管怎样先把警察叫来，然后诉诸于强制手段即可。流虎感情上站在世路这边，但仍在尽力探索和解之路。辰卅对龙玺大加指责，可又反对警方介入。

顺带一提，约莫五十来岁的佐保村派驻巡警甘木，看龙玺脸色行事尤甚过坪束，毫无作为。高岛医生则完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要这样闹到几时才算完？”龙玺毫不掩饰焦躁的情绪，“只会白白浪费时间，结果谁也出不了仓。”

“那先让我见见小夜子姑娘，正一君，还有祖父江小姐。”言耶提议道。

“我不是说了吗，小夜子不行。”

“你说好今天早上会放她出仓的！”

游魔高声怒喝，但龙玺视若无睹，只是看着言耶：“什么措施也不做就放出来，要是落下个后遗症我可不管。”

“需要一些治疗是吧？”

“嗯，是的。”

“那就请你实施治疗。”

“我拒绝。”

“呃……”

“现在嘛，小夜子也是阻止警方的交易筹码。”

“至少请允许我见见正一君和祖父江小姐。”

“不行。”

龙玺摇了摇头。不过，久保不知在他耳边说了什么，只见他思考了片刻后勉勉强强地答应了。久保可能是说也得做点让步才行。

言耶与世路商量过后，决定暂且用毛毯盖住龙吉朗的尸体，暂不要动。二人意见一致，要尽量保存好现场。

以龙玺为首，水庭流虎、游魔、水内世路、刀城言耶一行五人，冒着从昨天开始就下个不停的雨，向水使家进发。水分辰卅说要祭拜水神大人，在上桥就与众人分开了。他似乎是想参拜所有的沿参道被供奉的水神塔。

“这个时候单独行动会很危险。”

言耶慌忙阻拦，但辰卅不听规劝。增仪成功降下甘霖是好事，可是照这个势头下去反倒要做减仪了。辰卅认为要避免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现在就该去祈求水神大人。他也问过龙玺和流虎，对方觉得如此定论还为时尚早，众人的意见产生了分歧。然而，辰卅坚持要前往祭拜。

最终，众人决定由甘木和坪束这两位巡警中的一人陪同辰卅。两位巡警没有去水使家，或许是因为若是目睹有人被监禁的事实，就不好佯装不知了。高岛医生大概是没有兴趣，就没跟来。至于久保，不知何时已没了踪影。

龙三的葬礼看来已暂时延期。这事极为稀罕，说明龙吉朗的死对龙玺也是一个莫大的冲击。

神社与水使家之间建有几座仓，而那个囚人仓位于更西端的地方。显然与其他仓离得很远，虽然不比一只眼仓更偏僻。从外观看不出特征，但散发着极其阴郁的气息。隐隐给人一种感觉，此处并非只是存放物品的仓。

胡子脸和秃顶男正在仓门前放哨。龙玺递过钥匙，胡子脸解下挂锁将门稍稍打开，与秃顶男一起紧贴门前站立。

“又是这几个家伙啊。”

游魔语声中透着厌烦。言耶忙问原因，才知道他们昨天在看守一只眼仓。

“不许靠得再近了。”言耶和世路刚想走到门前，龙玺立刻警告道。

“可是，不再凑近一点——”

“这个地方也能说话。”封杀了世路的抗议后，龙玺向囚人仓中喊话，“正一！回话。”

过了一段时间。

“在……”

刚传出一个微弱的声音，就听见一个大嗓门吼得震天响。

“喂，臭老头！现在马上把这孩子放出去！把小孩子关进这么可怕的地方，你脑子有病啊？到底在想什么呢！”

祖父江偲气势恢宏，铿锵有力地说着。

“我说的没错吧，两个人都好好的。”

龙玺示意要关上土门，言耶慌了神。

“请等一下。正一君！不要紧吧！你还好吧！有没有觉得不舒服？”

“咦？是老师吗？”然而回复的却是祖父江偲的声音，“老师该不会是听到了……刚……刚才人家说的那套犀利的话吧……”

“说得不赖啊。”

“……”

“祖父江小姐？”

“……”

“祖父江小姐！”

“在……我在……大家都在这里吗？”

“不，水分神社的辰卅宫司因为要去祭拜水神塔——”言耶解释到一半时，才意识到祖父江偲还不知道水内龙吉朗遇害的事。

“龙吉朗宫司在吗？”果不其然，她想向宫司求助。

“祖父江小姐，其实——”

“怎么会……”

听言耶简短讲述了事情始末，祖父江偲不由得张口结舌。想必正一也是大为震惊。

“祖父江小姐，仓里的情况如何？”

“你是说……禁闭室……吗？”

“你怎么被关进去的？”

“他们说我不老实……就把我关进来了。”

言耶怒视龙玺，却见对方面露可憎的笑容：“这里其实是我老婆汩子的地方，特意为这两个人腾出来的。”

“正一君情况如何？”言耶不加理会，继续问道。

“刚开始很害怕的样子，现在没事了。不管怎么说也是男孩子嘛。”

“你呢……你不要紧吗？”

“老师——”

“嗯？”

“你会救我们的吧？”

“当然了。”

“那个老头说，如果老师能抓到案犯，就放我跟正一君——”

“嗯，听他说了。”

“我还以为指的肯定是龙三先生的案子。”

“啊，我认为也包括他在内。”

“是连环杀人吗？”

“而且还是神男连环杀人案。”

“这下可了不得啦。”

“是啊。”

“我本来该以老师助手的身份，帮着做好些事，谁知……”

“这种事你不用操心。”

“可是……”

“比这更重要的是，祖父江小姐，如果你在仓里受了什么罪——”

“不会有问题的！”

“可你被关在禁闭室——”

“错了错了。不是说我，我是说老师你不会有问题的。”

“哎？”

“无论什么案子，只要刀城言耶出马，就一定能解决。人家可是坚信不移的。”

言耶一时之间无言以对。眼前，土门被无情地关上，再次落下了挂锁。

“好了，该名侦探出场了。”

龙玺的话听着像玩笑，但似乎是认真的。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他和祖父江偲一样显得信心十足，认为只要委托言耶就一定能抓到凶手。

“龙玺先生。”

“嗯？”

“查明凶手还需你的协助。”

“这个没问题。”

“请你说出所有你知道的事。”

“嘿。在这种地方站着说话也不是个事啊。”

吩咐胡子脸和秃顶男仔细看管仓后，龙玺独自一人匆匆向水使家的正房走去。言耶等人也紧跟其后，世路则频频回头望着仓。言耶也是牵肠挂肚，但硬是忍住了。

现在不是回顾身后的时候。必须向前，向着眼前龙玺的背影进发。

“好了，你想问什么？”众人在和式客厅安坐，龙玺嫌烦似的开了口。

“关于水使神社一直以来祭祀水魑大人时，独自进行的仪式。”

“怎么说？”对于言耶直截了当的提问，龙玺厚着脸皮装起傻来。

“也就是关于一只眼仓的事。”

“我们家可没有名字这么古怪的仓。”

“就是位于别栋旁边那片竹林南侧的仓。”

另一方的言耶始终保持着冷静，然而还没怎样游魔就发火了。

“事到如今还要装糊涂！刀城先生的解释你不是已经认可了吗！”

“一半而已。”

“不对，你把小夜子关起来也好，马上放她出来会有麻烦也好，都是在那之后你自己说出口的。”

“哦，是这样吗？”

“这个混蛋，趁龙吉朗宫司去世的机会，想装蒜装到底！”

游魔望着言耶，眼神似乎在说“怎么办？”。然而，言耶未及回应，流虎便以告诫与劝解的口吻道：“龙玺先生，现在还是协助刀城老师为好。如果只有龙三君的那件事，我就什么话也不说了。但是，现在龙吉朗宫司出了事，事态即将演变成神男连环杀人事件的当下，这也关系到水利合作社的生死存亡。”

“这个么，我也是这么想的……”

流虎虽不比龙吉朗，但被年长的他心平气和地这么一说，龙玺倒也有了一点听人劝的意思。

“你的双肩不仅有水使神社和五月夜村，还担负着波美地区的未来啊。”

“所以啊，我——不，上一代和上上代也是，一直都在认真思考，怎么才能让水魑大人之仪办得更为成功。”

“嗯嗯，很了不起。”也许是觉察到游魔有动口的迹象，流虎急忙赶在儿子之前开口道，“不过呢，你的这些努力未必就有回报，而且有时也会引发始料不及的意外变故。”

“还真是的……”也许是想到了具体事例，龙玺的回应给人一种沉重之感。

“刀城老师想知道的多半也是这方面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完全看不出动机。”龙玺问得严肃，言耶也答得认真。

“嗯？”

“凡是杀人案件，通常都能从被害者周围找到某种动机。以动机为基础，接下来自然会出现嫌疑人。即使最初动机难寻，在排查相关人员的过程中也会显露出来。另外，就算怎么也摸不着可疑人物，只要能看出几个动机来，嫌疑人不久也就会浮出水面了。”

“原来是这样啊。”

“然而，这次的案子不同。完全看不出动机。为什么必须在增仪中杀害龙一先生和龙三先生？希望杀死这两人的凶手，究竟为何目的？然后，为什么要接着去杀害龙吉朗宫司呢？”

“猜都没法猜。”游魔低语道，世路也默默点头。

“而且，水魑大人的七种神器被盗，继龙三先生后又用在了龙吉朗先生身上，由此可以认为凶手打算继续杀人。龙一先生和龙三先生都是

以现任神男之身遇害的。可是，凶手为什么要接连杀害神男？只要是神男，谁都可以吗？或是想把神男全部杀光？为什么要选神男下手？”

“原因是围绕番水的纠纷吗……不会不会。”流虎提出看法，但马上又被自己否定了。

“诚然，受害者出自位于深通川上游的水使神社和水内神社。而相比其他三个村，五月夜村更受番水之恩惠也是事实吧。但是，物种村并不是这样吧？”

流虎点头说道：“况且，五月夜村受的恩惠说来也只有一小点，没有人当回事。”

“这次的干旱也是，雨都下成这样了，我不觉得会起纷争。”

“这么一来，就没其他杀害神男的理由了。”

“个人方面的动机呢？”游魔看着父亲和言耶，“凶手对龙一和龙三，以及龙吉朗宫司怀有不同的动机——唔，这个不可能吧。三人的共通点毕竟还是水利合作社、水魑大人之仪、神男这些方面。”

“光是龙一先生和龙三先生的话，也许还能找出共通的动机。但加上龙吉朗宫司后，动机的搜索范围就变得相当狭小。”

“你说得对。”世路当即对言耶指出的问题表示赞同。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此时我们应该关注神器的问题。”

“何时被盗的问题吗？”

“假如七种神器是在昨日清晨一齐被盗的话，可以认为凶手从一开始就计划以龙三先生为第一被害人，犯下神男连环杀人案。”

“拿神器当凶器啊。”

“不知诸位是否已注意到，水利合作社由水使龙玺先生和龙三先生、水内龙吉朗先生、世路先生、水庭流虎先生、游魔先生、水分辰卅七人组成。与七种神器的数目一致。”

“呃……”

众人哑口无言，面面相觑。

“假如——”世路显出若有所思的表情，“昨天凶手在增仪之前只偷了水魑大人的角，那又怎么说？”

“那么凶手只想杀害龙三先生的可能性就变大了。事实上，我一直认为这个比较接近真相。”

“为什么？”

“因为对龙一先生没有使用七种神器。”

“呃……”

“换言之，凶手是想在水魑大人之仪的过程中杀掉神男。唔，此处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断言吧。而且还是要在水使家的增仪上。理由不明，但目的在此。只要能在水使家举办的增仪上杀死神男，什么样的手法都行。”

“那你的意思是，龙一先生死于心脏病突发只是偶然？凶手当时可能已备好用作凶器的神器了？”

“是的。当时已无必要在龙一先生身上使用。但轮到龙三先生的时候则不得不用。这么思考的话，凶器的谜团就能解释通了。”

“这么说——”这回是游魔边思索边道，“十三年前光是杀了个神男就完事了，但这次发展成神男连环杀人案了？”

“恐怕是——”

“为什么呢？”

“因为十三年前的增仪后没发生过的事，发生在这次的增仪后了吧。或是相反，十三年前发生过某事，这次却未发生。”

“呃……”

“这个‘某事’的差异，就是凶手打算实施神男连环杀人案的动机。”

流虎、世路、游魔三人各抒己见讨论开了。

“十三年前和这次有什么不同呢？”

“两次增仪都成功了，降了雨。”

“龙一死时，有流言说是膨物干的……辰男宫司作祟什么。而龙三这边，现在普遍的说法是自杀。”

“那是因为凶手用了凶器。”

“我觉得是更大的变化吧。与水利合作社，各家神社或村子息息相关的……”

“有那种东西吗？”

世路和游魔紧盯着流虎。因为龙吉朗亡故后，水利合作社就数他年纪最长。

“如今我能想到的两次增仪的最大不同点就是龙吉朗宫司的死。”

世路喃喃自语仰天叹息，游魔则毫不留情地挖苦了一句：“现在探讨的不就是害死宫司的动机吗。”

“刀城老师，说句不害臊的话，我猜都猜不出来。”流虎满脸愧疚地向言耶低下头去。

“哪里哪里，如果是一下子就能明白的事，早就该在你们之间流传开了。不过我的想法是，鉴于整个事件的各种形势和样态，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定动机的种类。”

“比如说有什么？”

“宗教方面的动机。”

“也就是说与水魑大人的……”

“某个方面相关，我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我才想询问龙玺先生。”

“但是呢，”龙玺本尊面无表情，“首先龙一的死是事故，啊，应该说就跟病死差不多。然后嘛，龙三是自杀啊。”

“事到如今，你……你还说这样的话！”游魔深感愕然，更甚于愤怒，“你身为人父，觉得一切都无所谓吗？明明儿子可能是被人害的，你可倒好，居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太奇怪了！亏你这种人还能当宫司——”

“还不住口！”流虎慌忙制止，但游魔已经停不下来了。

“这家伙，重视神社的体面胜过一切。在波美要当老大，在水利合作社里也要坐头把交椅，他就是执着于这种地位。二十三年前水分神社的辰男宫司在仪式中下落不明，增仪也失败了，水分神社因此失势。他一路看下来，生怕自家也会如此，不想让自家也变成那样。所以就——”

“游魔先生，我们现在该讨论案情，而不是说这些。”

“哎……啊，可不是嘛。”

游魔小声地说了句“抱歉”，言耶朝他轻轻点头，再次开始询问。

“十三年前的六月，在增仪开始前，樽味市郎先生来到了五月夜村。准确地说是为逃避兵役，从大阪老家的酒铺逃过来的。”

“悟郎的哥哥吗？”

“是的。正是此次增仪任船夫的清水悟郎先生的长兄。你让他住进了一只眼仓对吧？”

“唔……”

“我想问的是结果。对龙一先生的增仪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另外，樽味市郎先生后来怎么样了？”

“唔……”

“顺便说句，龙吉朗宫司也提出了相近的假设，即市郎先生和一只眼仓有牵连。”

“唔……”

“能不能告诉我呢？”

“增仪成功了。”

“嗯。也就是说有效果？”

“有吧。”

“那么，关于龙一先生的死，你有何想法？”

“我都说是意外了。如果你说是杀人案，那好，查明凶手不正是你

的职责吗？”

“不，此处与事故还是杀人无关。别管原因是什么，我想问的是你对龙一先生的死有何看法。”

“这个么——”只此再无后话。

“你是这么想的吧，一只眼仓的活祭产生了不良影响，拜其所赐龙一先生死了。”

“呃……”

“你把原因归结为使用男性当作活祭。于是决定在下一次增仪时使用女性。你想方设法力图寻找曾经列入计划的左雾女士的替代者。可惜没那么顺利。”

“但是——”游魔精神大振，“六年后，左雾带着鹤子她们回来了。”

“正是。不过，在说她们的事之前——”言耶再度注视龙玺，“增仪过后你究竟把樽味市郎先生怎么了？藏起来了，还是让他逃往别处了？又或是……”

“我哪知道。”

“你不可能不知道。”

“战后在沈深湖旁的洞窟里发现了一具男尸，说是逃兵役的人。多半就是那位酒铺的老兄吧。”

“也就是说，你放市郎出了一只眼仓？”

“是啊。”

“但是，由于洞里的遗体已经尸蜡化，能够辨识出容貌。其弟悟郎先生确认过，发现那不是他哥哥。”

“这……这家伙……”游魔手指龙玺，悚然道，“一定是把那个叫樽味市郎的男人解决了。”

“喂——”流虎忍不住要出言阻止，但只喝了一声便再无后续，这也许是因为他也抱有一样的疑惑。

“雨下来了，龙一死了，成功了一半失败了一半。但儿子的死毕竟

不可饶恕吧。所以增仪后，他一定会去杀仓里那个虚弱的男人，抛进沈深湖的水下洞窟。”

“你有证……证据吗！”

“你说不出那男人的去向，就是最大的证据！”

“这些逃兵役的外乡人去了哪里，原本就跟我没关系！”

“要说把外乡人关进仓的原本不就是你吗？”

“人走了以后的事谁还知道！”

“那男的要是出了仓，怎么说也该有几个村民见过。”

“蠢货，当时也在下着跟现在差不多大的雨。是不是，流虎先生？”

“唔……确实是这样。”

“换句话说，村里基本没人外出。就算外乡人大声唱着歌离开村子，也不会有人注意到。”

龙玺自鸣得意的样子，让游魔懊恼似的直咬牙。

“这种混蛋，问他再多也没意义。对自己不利的事，他就没有打算回答半个字。浪费时间！”游魔放完狠话，一拂袖出了和室。

“啊，吵吵闹闹的人不在了，这下可清静了。”

望着喜悦溢于言表的龙玺，言耶心想要是生气可就输啦。

现在就算耗点时间，就算对方闪烁其词，也只能孜孜不倦地反复质疑应对。在此过程中必会产生矛盾点，露出破绽。要在尖锐地向对方刨根问底的同时，用这些桩桩件件作为推理的材料。在完全指望不上警方介入的如今，再无其他寻找真相的办法。

“明白了。关于樽味市郎后来的事，暂时放在一边——”言耶决定姑且推进话题，“自十三年前水使神社的增仪以来，在水魑大人之仪上发生异变的，这次还是头一回吧？”

龙玺和流虎同时点头。

“然后七年前，左雾女士带着三个孩子一起返乡。你见到了鹤子，断定她适合当一只眼仓的活祭。”

“唔……”

龙玺依然三缄其口，不过感觉此时“不否定即为肯定”已成双方共识。

“然而，水魑大人之仪不是你想办就能办的。你想的是就算做了增仪或减仪，如果干旱或水涝的规模不怎么大，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活祭的神力，也就没意义了。”

“唔……”

“四年前水内神社，两年前水分神社各举行了一次增仪和减仪，当时的旱情和涝情如何？”

“算是一般程度吧。”流虎答道。

“这次的干旱可就严重多了吧？”

“是的。”

“所以，龙玺先生无论如何也想让水使神社来执行本次的增仪。”

“事实上——”龙玺一脸认真，“这么严重的干旱也就我这边能处理了。就算是龙吉朗宫司也会大伤脑筋。”

“又不是你家水使神社的力量，”世路难得如此感情毕露，“而是拜一只眼仓的活祭所赐吧！”

“嘿，琢磨出这点子的可是我家神社。算我的功劳有何不可？”

“你……”世路还想说点什么，但瞧了瞧言耶后不作声了。恐怕是觉得打扰他问话了。

“在这次增仪前，也就是四年前的增仪和两年前的减仪上，你让鹤子小姐当刈女了对吧。刈女本该由主办仪式的神社所在村子的年轻姑娘担任，而你却请求由鹤子小姐来。为什么？”

“展示呗。”

“也就是说，将未来的活祭展示给沈深湖的水魑大人？”

见龙玺重重点头，世路咕哝了一句“疯了……”。

“鹤子小姐知道吗？”

“知道啊，她可是个懂事的孩子。”

“一五一十地全都详细告诉她了？”

龙玺脸上现出怒色：“怎么可能？像左雾那样从小教育的也就罢了……好吧，就算是这样也没能成功。不过好在鹤子这里有点问题。”

他用食指敲了敲自己的脑袋，说道：“可能是因为这个，导致自我意识很淡薄。怎么说呢，就是很容易说服吧。”

“用那套‘当神的新娘’的说辞吗？”

“是啊。”

“你是不是说这么做的话，水使家就会继续照料小夜子姑娘和正一君？”

“啊，是这样啊。”

“没想到，她却打算跟水内芥路君私奔。”

“那个臭小子把一切都搞砸了！”龙玺说着瞪了一眼世路，而世路也回以怒视。从他身上已看不到从前那种对龙玺敬让三分的态度。

“而我则在私奔风波的最高潮时来到了水使家——当时龙三先生的变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是指增仪前不知为什么事而烦恼的模样吧？”世路确认似的补充道。

“是的。听说几天前，龙三先生也有过类似迹象。然而在风波发生时，他的脸上却浮现出了笑容。那是因为鹤子小姐失去活祭的资格，令他不由得喜笑颜开了。”

“但是，那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好像没什么精神……”

“你注意到啦？过于急剧的变化也让我疑念丛生。不过，当我想起龙玺先生走出鹤子小姐的房间，跟龙三先生耳语的那一幕时，就明白了。那时恐怕说的是‘我会让小夜子当新的活祭，所以你不用担心’。”

言耶与世路看着龙玺，只见他傲慢地点点头。

“所以龙三先生的样子才又变得古怪。但是……”言耶语声一顿，直

视龙玺，“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龙三先生的反应太夸张了。”

“他是有点软弱。”

“也许是这样。不过，仪式即将开始之前，我跟他说过话。当时他完全豁出去了。下定决心就算赔上小夜子姑娘的命，也要让仪式成功。”

“刀城老师，龙三君知道鹤子和小夜子将成为活祭，所以才烦恼不是吗？”世路略显犹疑，但仍提出了异议，“反应太夸张了什么的，怎么说呢？就算最终下了决断，可是，但凡有一颗普通人的心，那些烦恼不都是很正常的吗？”

“如你所说，我起初也是这么想的。然而，在关注一只眼仓的功能时，我总觉得不能契合到一块儿……”

“契合？什么？”

“龙三先生的心理状态与一只眼仓的秘密，两者之间……”

“此话怎讲？”

言耶不只望着世路一人，也转脸看向龙玺和流虎：“关于一只眼仓的作用，我已说过。龙吉朗宫司把被囚入仓内的人表述为‘缓慢的活祭’。以前那对美貌的母女乞丐可谓最佳例证。”

“真是让人心酸啊。”流虎目光低垂，喃喃自语。

“是的，同时也让人惊骇。不过，在仓内生活时日尚浅的话，还有希望恢复原状。那母女由于在仓内生活了数年之久，容貌变化之巨已然面目全非。”

“事实可能就是这样吧。”世路附和道。

“换句话说，一只眼仓的活人祭祀正是这个‘缓慢的活祭’。其本质是，平时就向水魑大人点点滴滴地奉献活祭，跟是不是增仪或减仪无关。”

“呃……嗯？好像有点奇怪啊。”

“就是这个道理！鹤子小姐的私奔风波发生在这次增仪的前一天。

按说她早该被关到仓里去了。我也是随便一猜，从神男祓禊的第一日，也就是仪式的一周前开始较为妥当吧。”

“嗯，差不多吧。”

“可是，从小夜子姑娘失踪的时点推断，似乎仪式当日执行也没问题。”

“很奇怪不是吗？”

“顺便问句，你对小夜子姑娘说了什么？”言耶向龙玺发出了关键一问，“叫她承担姐姐鹤子的责任，她一定会严词拒绝吧。就算拿照料鹤子小姐和正一君做交易，我也很难想象她会轻易答应。”

“哼。对那种不懂当水魑大人新娘有啥好处的家伙，我自有一套办法。”

“不……不会是用毒……”

“蠢货！用不着杀人？不过是让她小睡一会而已。”

“此话当真？”

世路忍不住逼问上来，龙玺嫌烦，对他不予理会。

“考虑到小夜子姑娘的性格和承担的任务，也只有让她昏睡了。”

好在言耶轻声说了这么一句，世路似乎也稍稍放下了心：“这么说，鹤子也是在仪式当天才会被送进仓吗？”

“嗯，是的。由此可见，龙三先生的反应就有问题了。仪式当天入仓，结束后出仓。仅是如此的话，他会那么烦恼吗？”

“如果真如父亲所说的是‘缓慢的活祭’，那么的确有些奇妙。”

“假如龙三先生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完的……”

“什……什么意思？”

“假如一只眼仓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

“呃……”

“是不是从十三年前起，尚不清楚，但想到下落不明的樽味市郎先生，我就觉得极有可能。”

“那……那么小夜子她……”

“也许处于想放出仓却放不出来的状态。”

“龙玺先生！”

世路正要起身上前，只听“嗒嗒嗒……”传来一阵急步从走廊向这边奔来的声响。

几个人刹那间停下动作，随即纸门“刷”地一声被拉开，之前决然离去的游魔心慌意乱地冲了进来。

“水分神社的辰……辰卅宫司他……在参道的半路上被人杀了！”

第十七章

幽禁

黑暗中，祖父江偲坐在禁闭室的出入口前。决不回头，只是将身子倚住格子门。

屋里有油灯和火柴，但她不想点。刚被关进来的时候，悬挂于禁闭室外侧的灯亮亮堂堂。火光下，她与正一隔着格子门的两侧面面相觑。

两人都因对方的存在而获得了慰藉。当然祖父江偲想的是自己必须保护少年。她首先描绘了一番刀城言耶的名侦探形象，让正一放心。只要言耶出马就一定能破案，所以不用担心。然后，她还贴心地硬是扯了些与案子无关的有趣话题。

然而，正一那边似乎也在考虑自己得帮祖父江偲。在他看来，自己是当事人也就算了，但不幸受牵连的祖父江偲就很可怜了。他在以自己的方式关心着祖父江偲，想方设法要给她鼓劲。

如此这般，意志刚强的两人，互相挂念着对方，任凭时间流逝。渐渐地，话变少了，但互相注视的目光仍是暖意洋洋。

不久，仓门略微开启，户外的光瞬时从那细缝中照了进来。

能出去啦……

祖父江偲欣喜也只在片刻之间。

“正一！回话。”

龙玺可憎的声音传至仓内，令祖父江偲大为沮丧。但下一个瞬间，她的愤怒便喷涌而起。

“喂，臭老头！”

回过神时，祖父江偲已大吼起来。哪怕只让正一出去也好啊，无论如何也想让他出去。说实话，正一要不在了，自己一个人怕是很难坚持下去。但她还是想把少年送出仓外。这份心意更为强烈。

这时，从仓外传来了一个令人极度怀念的声音。自土门狭缝而入的

那声音，总觉得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听过了。

是刀城老师！

与言耶的对话顿时为祖父江偲带来了勇气。刀城言耶绝对能救出自己。只凭这一个念头，她就觉得在禁闭室中待几天都行。

她与正一的对话也恢复了往日的开朗。她的话发自内心，而非虚张声势，仅此就已颇具说服力。然而，正一却渐渐显出消沉的模样。无论怎么鼓劲打气，反应都是那么滞怠。

再怎么故作镇静，毕竟还只是个孩子。被囚禁在这种地方所造成的影响正在一点一点地显现？

祖父江偲很担心，然而不久就发现情况有异。正一不仅对祖父江偲的话显得心不在焉，而且还不时做出往她身后窥探的举动。祖父江偲一搭话，正一就面朝着她。可视线却总是投向她的背后。

祖父江偲也回头看了好几次。

什么也没有……

禁闭室基本呈正方形，四隅的角落有扇格子门。从那里向后转，可望到对角线上的另一侧角落。不，其实看不见。因为油灯的火光至多只能照亮禁闭室的一半。而且，只有格子门附近被照得较为清晰，哪怕只是再往里去一点儿，昏暗度都会猛增。

越过祖父江偲的肩头，正一频频眺望起那漆黑一片，理应不见一物的角落。

“怎么了？”

问他，他也只是哆嗦着直摇头，一句不答。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正一抬头的次数少了下来。即便祖父江偲和他说话，他也就这么低着头应答。

总觉得有点怪……

祖父江偲大惑不解，这时正一提出要在仓内走一圈转转。祖父江偲警告说里面黑很危险，可正一却说仓里也许有派得上用场的东西。要他

带上油灯，他却说了句奇妙的话：

“嗯……这里不点灯可能会好些……”

祖父江偲问是什么意思，正一面露怯色。

“你在那儿别动，绝对不能靠近对面那个角落哦。”

“哎？”

虽然不明就里，但祖父江偲的上臂瞬时激起了鸡皮疙瘩。

“我说——”

然而，祖父江偲还没来得及阻止，正一的身影便消失在了仓中的黑暗里。

过了一会儿，才从各处传出声响。可能在等眼睛适应黑暗吧。正一四处游走的动静传来后，祖父江偲得以稍稍安心。因为黑暗中“吧嗒吧嗒”的回荡之音，听来就如生活中极为平常的声响。

然而，祖父江偲听惯了正一发出的声响后，便渐渐在意起自己的身后了。禁闭室另一侧的角落……

正一为什么一个劲地望着那个方向？

他为什么要说不可靠近那边呢？

出入口那边不点灯也许会好些，又是为什么？

落单的祖父江偲考虑再三，不由得害怕起来。与此同时，之前没怎么留意的气味突然扑鼻而来。

被关进仓时，祖父江偲首先闻到的是空气不畅导致的腐气与霉味。只是，由于受到监禁而有的恐惧、愤怒、不安，嗅觉很快就几乎不起作用了。即使周围洋溢着异样的气味，祖父江偲本人也已无暇分辨。

然而现在，湿漉漉……黏乎乎……滑溜溜……汗涔涔……这诸多味道混杂在一处，与直冲鼻腔的粪尿的臭气一起，从另一侧角落飘来了。

呜哇……

祖父江偲不由自主地用双手掩住口鼻，一边战战兢兢地回头看去。

什么也没有……

唯有如泼墨般的黑暗盘踞其间。但是，足以令人呕吐的味道显然是从那个方向飘来的。

这莫非是……

人的气味？祖父江偲意识到了。如果像动物一样被囚禁在狭小的空间里，不能好好洗个澡，不得不在原地大小解，或许就会发出这样的味道……正在这么想的时候——

黑暗中有某物在蠢动。

嘶……

祖父江偲的喉间回荡起不成声的喊叫。

那某物就像一个人形的影子。比仓内更黑暗，更浓烈的影子化作人形，伫立在禁闭室的一角。

那……那是……什么？

并非眼睛的错觉。这不已经略微向前突出来了。一点一点地从暗处凸现，向这边靠来呢。

这里不点灯可能会好些……

正一的话突然在脑中闪现，祖父江偲慌忙吹灭油灯。之后，她面对格子门，抱住双膝坐了下来。

过去被幽禁在禁闭室中发狂而死的人……

祖父江偲脑中忽然浮现出这样一个形象。当然她什么也不知道。以前这里曾关过谁？后来怎么样了？这样的人是否有好几位？她一概不知情。可又觉得八九不离十。此间的氛围正在讲述……正在诉说……

啊，正一君看得见那东西？

所以才会不时地注目她的身后。不一会儿就怕得埋下了头。没多久他就不堪忍受从禁闭室前走开了。

和我说一声不好吗……

但就算告诉自己那个东西的存在，自己就会相信吗？那可不一定。想必正一也有此忧虑。说吧，祖父江偲可能看不见。而且就算说了，祖

父江偲又没法从禁闭室脱身。与其把对方逼入此等境地，还不如一无所知的好。这或许就是他的判断。

然而，现在祖父江偲已经注意到了。唯一能指望的就是熄灯的效果。那东西因此而迷失了目标便好。若能回归原来的黑暗之处，那就更称心了。

祖父江偲倚着格子门，一心屏气凝息。身形静止，凝固不动，想竭力制造出与自己被关入禁闭室前一样的状态。

为了让那东西消失……

禁闭室漆黑一团。仓也是如此，不过二楼那里似乎开着窗。只是户外阴雨连绵，一定非常昏暗。但即便如此，也应该比仓内亮堂许多，没准正一就在二楼的窗边。从刚才开始，整座仓便鸦雀无声。如她所愿，禁闭室被黑暗与寂静所笼罩了。

时不时响起的“簌簌”声，多半是正一走动时发出的声音。那东西会不会对此有所反应呢，害怕忧虑的同时，少年也让她有了依靠。正一就在仓里的某处，这么一想便能稍稍安下心来。

不过，还是稍微静一静的好……

正在这么想的时候，祖父江偲终于发现那声音是从自己身后传来的。

哧……哧……

听到了。如同有人从背后，从对角线上的角落里，脚蹭着榻榻米前行一般向这边走来的声音。

那东西要过来了……

颈后顿时一凉，一阵战栗的恶寒顺着脊背直窜而下。

没有消失……

明明禁闭室已重归黑暗与寂静，那东西却依然存在。

是因为发现了人……发现了人家我？

没准是那东西识别出室内有人的气息，因而开始了搜索。

要是被它搜到了，会怎么样……

深究下去，她险些因这个太可怕的念头而大叫起来。

不行！要镇静！

祖父江偲很恐惧，现在若是发出声音怕是会一直狂呼不止。要是陷入那样的状态，就会让那东西知晓自己的所在。

自己的所在？

祖父江偲急切而又安静地徐徐起身。随后，她左手贴住禁闭室的格子壁，就这么沿着墙开始向别的角落移动。在她的右后方，响起了拖着腿发出的可怕的“哧哧”声。能听得见脚步声，正径直向她刚才还坐着的角落而去。

祖父江偲来到另一个角落，似乎就在同时，那东西也抵达了格子门那边的角落。因为在她摸出格子壁的转角，松了口气还没多久，就从先前自己所在的方位传来了奇妙的动静。

那声音是那么不祥，同时还叫人不快，倘若入耳甚至能逼疯人，根本无法用拟声词来形容。不清楚那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但祖父江偲马上就明白了它的目的。

是在找我……

她险些再一次叫出声，赶紧用双手捂着嘴，拼命忍耐，即便如此，仍感到喉咙深处“唔唔”作响，不由得焦虑万分。

哧……哧……

那东西又动了起来。祖父江偲侧耳细听它打算去哪里。细听之下，她发现那东西好像跟她一样，正沿着格子墙行进，不过是向她所在位置的对角，也就是说，向离她最远的地方去了。

然而，还没等松口气，祖父江偲就再次觉察到那东西在搜寻她的动静。那东西发现这里没有要找的人，便向祖父江偲所在的角落，“哧……哧……”地拖开了步子。

不逃不行了……

黑暗中的捉迷藏仍在持续。祖父江偲马不停蹄，从这个角落逃到那个角落，那东西也不断地来回追赶。拖着腿未免迟钝，因此祖父江偲姑且不必担心被抓。只是，听着那擦地的“哧哧”声，以及找人时发出的骇人响动，渐渐地祖父江偲产生了大脑即将扭曲的恐惧感。总觉得那些讨厌的响声自耳而入，传至大脑，搅了个天翻地覆。

眼看就要用双手捂住两耳，自暴自弃地往地上一蹲……

当然，如此一来，迟早会被那东西捉住。恐惧在全身上下不停地游走。

这怎么行……讨厌……

就在祖父江偲竭尽全力准备逃往其他角落时。

嚓……嚓……

传来了一个陌生的声音。

咦？

没错，像之前一样出自榻榻米上，但不是拖步声，而是别的声音。

这个是……

刹那间，祖父江偲的脑海中浮出了诡异的景象——那东西匍匐在地，张开两臂，手掌搓着榻榻米四处爬行。与之前不同的是，这种方法显然扩大了搜寻范围。那东西的行动甚至也有了变化。不再从角落到角落，而是大幅左右晃动，还能突然变向。换言之，那东西已在禁闭室的榻榻米上，自在地纵情游走起来了。

祖父江偲急了。从容不迫地躲闪是行不通了。要捕捉对方的动态，向全然相反的位置移动。但是，那东西的动向完全无法预判。没有任何法则，只是无序地，杂乱无章地爬行。

没过多久，祖父江偲的精神和肉体都已疲惫不堪。即便如此，她仍觉得还能逃。

然而，捉迷藏又持续了一阵后——

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

榻榻米的摩擦声开始猛增。

怎、怎么回事……

仿佛有好多个“那东西”，正匍匐着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地搜寻她。这样的气息充盈了整座禁闭室，宛如所有在此发疯而死的人，正从黑暗中纷至沓来一般……

禁闭室内的气氛渐渐沾染上了疯狂的味道，而且还不一样。数种各不相同的狂乱之气，从四面八方涌来。它们缠住祖父江偲，不只鼻子，还会刺激她裸露的肌肤。

这……这下……可逃不掉啦……

祖父江偲背靠格子壁，只是呆立不动，陷入绝望。

第十八章

神男连环杀人案愈演愈烈

过了架设于佐保村东端的“下桥”，稍行几步，离开川道，步下深通川岸边的斜坡，大约在半程处，躺着水分辰卅的尸体。

“是水魑大人的牙……”见被害者背后突起的凶器，水庭流虎低声道。

“看来辰卅先生在川道遇袭后，不是直接滚下斜坡，就是被凶手推下来的。”刀城言耶从川道处俯视现场，似乎就是那么回事。

“因为只有辰卅先生滑落下去的痕迹？”游魔确认道。

言耶点头说道：“雨下成这样，痕迹只有一点点的话会被冲掉。不过，辰卅先生从斜坡滚落的痕迹留了下来。也就是说，如果凶手去过下面，也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这么说来，发现的人连宫司是生是死都没确认一下啊。”

水使龙玺出言讽刺，游魔立刻回击道：“一看就知道人已经死了。”

“哈，你是医生？”

“就算还有口气，被刺成那样也很难生还。”

“不就是见死不救嘛。”

“说……说什么呢！你还有资格谈人命？”

眼看游魔气得要出言顶撞，言耶不禁咦了一声。因为他觉得没有检查尸体似乎有别的理由。

“我一个人先下去瞧瞧宫司的情况吧。”

言耶的提议也有息事宁人的意味。水内世路和流虎当即表示赞成。这时，龙玺遣人召来的高岛医生和两名派驻巡警正好赶到。

“你们中的一个不是陪辰卅先生一起走的吗？”言耶忍不住质问起坪束和甘木来。

“啊，唔……本来是打算这样的……可宫司说会打扰他……”

坪束低垂着头，甘木则浑身不自在的伫立在旁边。

“这次轮到辰卅宫司了吗……”不轻易流露情感的高岛脸上，竟也浮现出吃惊与胆怯之色。

“能否与我同去呢？”

“哦……”高岛对言耶的问话也是心不在焉，步履蹒跚地往河岸的斜坡下走。

“两位都要小心了。”流虎忙不迭地提醒道，“因为这个雨，深通川正在涨水，要是掉进河里，一眨眼就会被冲跑。”

言耶来波美时，深通川的枯水情况极为严重。才过了一天多，河里就已翻腾起惊人的水量。

说是祈雨成功，倒像是水魑大人生气了吧……

望着如怒涛般奔流不息的河面，不由自主地就会这么想。甚至会想投身入川，以平息水魑大人的愤怒。牺牲自己一个就能……这念头突如其来地攫住了言耶。

是被膨物……召唤了？

言耶打了个冷战，慌忙将视线挪离狂暴的河面。

“没刺中心脏呢。”

耳中传来高岛的语声，他正在检视尸体。

“是故意的吗？”

“龙吉朗宫司是坐着的，但辰卅宫司却在行走。而且雨又是这么大。可能是手一抖偏了。总之是从背后给胃这里来了一下。”

“从出水内神社到‘上桥’为止，大家还在一起吧？”

“嗯，然后我和辰卅先生，还有两位巡警过了‘上桥’。我呢，回了五月夜村的医院，甘木巡警应该是去坪束巡警的派出所了。离别之前他们提出要与辰卅宫司结伴同行，但好像被断然拒绝了。怎么说呢，哪个村都没人敢违逆神社的宫司，责备巡警可能有点苛刻。”

“可是，处在巡警位置上的人——”

“在我们这种乡下，巡警都没见过像样的案子。”这口气像在说指望这两位警察大显身手是没用的。

“……那么结论就是，辰卅先生打算一边巡视村界上的水神塔，一边返回水分神社，然后在归途上被袭击了？”

“恐怕是的。只是被雨淋成这样，死亡推定时间也会出现误差。”

“把已回家的辰卅先生叫出来再行凶也不是没有可能。换句话说，遇刺的时间也许就在短短几分钟前？”

“正是。”

此后，言耶、游魔、巡警一行四人把尸体抬上了川道。甘木赶赴水分神社报告，尸体也被运往了水分家。

水分家乱成一团自不待言。大家都听说了水使龙三与水内龙吉朗身死之事，但却没听辰卅说起过半点详情。谁也不曾想到，连环杀人案还在上演，这回自家宫司竟成了被害者。造成惊慌失措的局面也是情有可原。

然而，却被龙玺的一声断喝给平息了。

“我们正在调查，你们稍安勿躁。葬礼就去我那边，跟龙吉朗宫司一起办了。什么都不用担心。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龙玺信誓旦旦地做出单方面宣言，没想到竟然很有说服力。就连言耶都有此感，也难怪水分家的人会唯唯诺诺地听从。

龙玺当即决定在翌日午后，由水使神社举行龙三、龙吉朗、辰卅的联合葬礼。所以，今晚就要为龙吉朗和辰卅守夜。龙三的葬礼则顺延一日。

辰卅的尸体暂且被安置在客厅，不过高岛和言耶都没什么要查的。不，准确地说是没办法查。坪東和甘木这两位巡警似乎就没打算做什么。他们已经放弃了派驻巡警的职守，除非有龙玺的指示。波美已彻底沦为治外法权之地。

水分家的客厅里，游魔讲述了发现水分辰卅尸体的来龙去脉。

从水使家夺门而出的游魔，准备直接返回水庭神社。但他想起辰卅没来参与，就打算找他谈谈。尽管敌视龙玺，但由于辰卅不愿警方介入，反倒成了支持龙玺的势力。游魔想让他认清现实，说服他站到己方这一边来。

辰卅说过要祭拜水神塔，于是游魔就渡过“上桥”，进入川道向东找去。途中，顺道去了物种村与五月夜村，以及佐保村之间的水神塔，但都不见辰卅的人影。想必他正在往佐保村与青田村的村界那边去吧，游魔加快了步伐。

不久就望见了“下桥”。经过那里，再走一会儿就能进入青田村。离水神塔也近。没准参拜已毕的辰卅为了回水分神社，还会再次经过“下桥”。他这么想着，凝目看向前方。就在这时——

阻挡着视野的雨幕中，隐约映出一个人影。那东西正一点点地向这边靠近。

“喂，是辰卅宫司吗？”

游魔大声叫着，快步上前。他觉得如果能在“下桥”前碰上，就能顺势一起回水分神社。

然而，对面人影的动作似已戛然而止。因为下雨，不敢说得那么肯定，但好像是当场站住了。

“喂，我是水庭的游魔！”想来对方是没看清自己的身份起了疑心，于是游魔大声地自报家门。

对方始终伫立不动，只有游魔在挪动脚步，不知不觉中就过了“下桥”。既然如此，只好走到跟前让对方看清楚脸。虽说麻烦，但也没办法。游魔暗自埋怨，突然有什么东西闯入视野的右侧。转眼一瞧，深通川河岸的斜坡上倒着一个人。心里一惊，是哪个村民吗？细细观察衣物后，不禁骇然。难道是水分辰卅！那么，前方的人影是何方神圣……

回过神时，游魔也已停住了脚步。右下方辰卅的尸体背后插着凶器，像是水魑大人的牙齿。而那阴森可怖的人影则久久地伫立在瓢泼雨

水的另一侧。游魔俯看着尸体，与那人影对峙，全身动弹不得。

这时，前方的影子一晃。正以为是在摇来摆去，就见对方已向这边迈出了步子。啊，在游魔看来是这样。

“你……你是谁？”游魔当即喝问，但对方毫无反应。

“喂！你倒是回答呀！”

细想一下，就算那人影是从青田村而来，肯定也瞧见倒地的辰卅了。然而对方既不求助也不嚷嚷。完全没有反应，这不是很奇怪吗？

那人到底是谁……

游魔聚拢目光凝视雨幕的另一侧，没多久，一个穿着蓑笠的人影便赫然现身雨中。对方似乎戴着面巾，脸部看不分明。然而，当那东西默默靠近，映入眼帘的瞬间，一股恶寒窜过了游魔的脊梁。他的背心早已被雨打湿，如今更似有冰水流入一般，簌簌地直发抖。

情急之下，他转身往来路折返。总之先回水使家，通知言耶等人。他的脑中只剩下这一个念头。

过了“下桥”回头一看，人影还在雨幕的那一边。游魔急步前行，只想赶紧离开，直到看不见那东西。他脚下走得更快，然后回头。人影还在。而且身形几乎没有变化。

跟着来了……

觉察出那东西正在追自己，游魔突然跑了起来。途中，他多次确认后方。回过头，暂时不见影子。然而没多久就会隐隐绰绰现出一个黑影。那东西以一定的速率，恬静淡然而又平稳地跟着游魔。

随后，游魔几步一回头，如此循环往复，但结果还是一个样。那东西走哪跟哪。川道上只有他们两个，连一个过路的人也没有。捉迷藏在无止境地持续着。

不知过了多久，那东西终于不再跟着……大概是回到“上桥”的时候。

“可能是放弃了吧。觉得我过了‘上桥’进入参道后，多半会一口气跑

到水使神社吧。”游魔结束了他的讲述。

“那人影就是杀害辰卅宫司的凶手？”

游魔对流虎的问话点头道：“说不定是刚杀完人后让我给撞见了。”

“多好的机会，为什么不把凶手拿住？”龙玺当即指责道，“老大不小的，难不成是害怕了？”

“嗯……是很害怕啊。”想着游魔就快勃然大怒了，哪知他不但自己承认了，更向龙玺坦言道，“那玩意儿是不是人，想破了头也搞不明白。不过……那玩意儿绝对是不祥之物。可以说怀着强烈的恶意，就算是如此程度的暴雨也绝对冲不走，就是那么可怕的存在。”

“蠢话。”

龙玺一语撇之。完全听不进去的态度。不过，否定之词只此一句，反倒成了他在意游魔这段经历的证据。

言耶应游魔的邀请，在水庭家与流虎一起吃了午餐。接着，在前往潜水装备收纳仓的途中，他又去了正一说的那口井，听游魔讲了梦中谕示之事。正因为有了刚才那段经历，故事的可信度大幅增强。

仓位于神社北侧。由于距离参道不远，谁都能够轻易出入，而不会被水庭家的人发现。况且，土门还没上锁。

“平时就这么开着吗？”

“波美没有上锁的仓。唔，也就一只眼仓和现在的囚人仓会加锁。”

游魔打开门刚要进去，就站住了。

“有人进来过！”

言耶从旁窥探，只见点点泥脚印从入口向着里面延伸过去。

“痕迹很淡，但的确是人留下的痕迹。会不会是家里人？”

“不，只有我会来这里。”

“跟着这痕迹走走看。”言耶催着游魔，两人一起进了仓。

“是直直往里走的。”

走到一半，脚印更是淡得找不着了，不过游魔继续前进，在置于墙

沿的大柜子前站住了。

“就是这个。吾辈青春时代的懵懂回忆，都被装在这儿了。”

“一直都没有锁吗？”

“当然了。这种东西谁想要啊？”

说着讥诮话，游魔略显粗暴地打开了柜盖。

柜子里收纳着海军工程学校的制帽、制服、鞋子、教科书、皮箱等。跟他嘴上说的全无价值的言行相反，每一样东西都受到了细心安置。不过，只有柜子左半边如此，右侧则明显有点脏乱，而且还留着个大空当。

“莫非是放在这里的？”

“嗯，原本放着潜水服和压缩空气罐。”

“也就是说有人想要这些东西。”

“没想到真的被偷了……”

“你有潜水装备这件事，只要是神社的相关人员就都知道？”

“是的。”

“但是，知道在仓里……在这柜子里的人应该不多，不是吗。”

“嗯……这里差不多就是我的专用仓。就算问我谁知道这个……”

“比如说啊，鹤子小姐和小夜子姑娘，汩子夫人和龙三先生的妻子八重夫人，还有水使家的女佣领班留子女士之类的人，都是不知道的吧。”

“应该是吧。女人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

“能不能就像这样，缩小范围呢？”

“那还得是水利合作社里的人……可能还要包括他们周边的人。”

“是指船夫清水悟郎先生，还有作为龙玺先生左膀右臂的久保先生等人吗？”

“无论如何都会落到这些人身上。”

“他们中的谁像是会知道柜子的事？”

“啊，恐怕一个也没有。不过，其实不用知道那么多。里里外外地把仓里可疑的地方搜一遍就行。”游魔指着地面上痕迹中断之处，“脚印在这里变淡了，不能当作凶手是直接向柜子那边去的证据。”

“确实是这样，不过……”另一边，言耶转而关注起从入口延伸进来的点点痕迹，“照这么说的话，到脚印中断为止的部分，找不到中途站住，或是去开其他柜子、柳条包、木箱的形迹，可就太反常了。”

“嗯？”

“至少到脚印开始变淡的地方为止，此人都是毫不犹豫地从入口往里面去的。”

“原来如此……”

“从门到里处柜子的约五分之二左右吧，这段没去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人知道要找的东西就在剩下的五分之三的空间里。”

“调查做的也太不专业了吧。只是知道柜子的存在，或是大致方位吧？”

“嗯。对了——”言耶抬起望着地面的脸，“我不是说过吗，就算用了潜水装备，又会出现新的谜题。就是凶手何时，从何处才能进入沈深湖。”

“嗯，在那间小破屋里说的。”

“我忘了其实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假说——”

“什么假说？”

“套上潜水装备的凶手，在增仪开始前预先潜入沈深湖，杀死龙三先生。然后在湖里等着，直到所有人都走了，再光明正大地上岸逃走。换句话说，只要在沈深湖化为密室前和解除密室状态后，就能毫无阻碍地自由出入。”

“嗯……”

“问题在于潜水时间。伏龙的装备究竟能潜多长时间？”

“六小时。”

“这么长啊……那就大有可能了。”

“你的推理如果没错，不就可以大大缩小凶手范围了吗。”

“在参加仪式的那堆人从水使神社出发前就抢先登上二重山，等到世路先生和祖父江小姐他们下山后再离开的人——就是凶手。”

“呃……”

“但是——”

“这不就没嫌疑人了吗？”

“嗯，可不是吗。没有这种不在场证明的人，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如果只是前半部分，倒有个人正好符合条件。”

“谁？”

“就是游魔先生你。”

“……原来如此。在水使家吃早餐时，只有我一个提前打道回府，说是不想参加这种私物化的仪式。”

“是的。你可以折回水庭家，拿起潜水装备登上二重山，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沈深湖。”

“是能做到。”

“不过，龙玺先生等人下山前，你已经在水庭神社了。”

“正一是证人啦。”

“后来发生了那些事，一只眼仓的看守和久保先生，都是你的证人。”

“这可要谢谢他们了。”游魔的笑带着股讽刺味。

“要比龙玺先生他们先下山，就只有在我们还在湖边的时候，从沈深湖里上岸。但是，谁都没目击到那样的人，祖父江小姐也没见过从山上下来的可疑分子。”

“也就是说，无法脱身。”

“当时你人在这里？”

“虽说在家里，可也没碰着谁，所以要证明这一点很难。”

“正一君来找你是稍后的事吧。”

“与其说是早上，不如说已经接近晌午。”

“到那时为止，你没见过任何人吗？”

“喂喂！”也许是觉出言耶话里有话，游魔慌了，“你不是说仅凭后半部分的不在场证明就够了吗？再说，如果人在二重山附近也就罢了，但我本人可是在这边啊，怎么也不可能赶超龙玺他们，从沈深湖回佐保村的水庭神社吧？”

“假如正一君来访时，你在水庭家的这个事实，恰是你从沈深湖秘密潜回的证据，又当如何？”

“哦……我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通过流升之瀑的地下水道，从水庭神社境内的井里出来。”

“唔……”

“正一君心系鹤子小姐，找寻那某物时，想到了两处地点。一处是水庭神社的井，另一处则是一只眼仓。这两个地方都跟水有关呢。但是呢，他在调查水使神社、水内神社、水庭神社的拜殿和本殿时，毫无感觉。其中的差异就在于水源上吧。各神社的本殿都从深通川引水，而从水下洞窟引入一只眼仓的水，其源流则是沈深湖。于是我有了一个想法，这里的井也一样吧，所以正一才会起反应吧。”

“这么说正一要找的东西是？”

“沈深湖。说得更准确一点，是坐镇其中的水魑大人吧。”

“正一预知鹤子会在一只眼仓里成为水魑大人的活祭？”

“似乎他也没那么清晰的认识，而是接近更为混沌的不安。但是，他怎么也坐不住——”

“所谓名侦探的推理，只是将暧昧的感觉拿来做证据吗？”

“说起来我本就不是什么侦探——”

两人亦非怒目相视，而是重新打量对方。片刻后——

“好吧，无所谓了。”游魔抿嘴一笑，“你是说我通过地下水道，从

沈深湖到了神社的井对吧。”

“当然，最初可能是反过来的。”

“所谓的‘最初’是？”

“就是你在梦里收到谕示，祭祀那井的时候。”

“哦……”

“战后你成了水庭神社的养子，但对水利合作社与水使神社抱有别的看法。某日，你听说了沈深湖有地下水道，就猜测可能与神社的井相通。要问你为什么会那么想是因为——

“你觉得倘若能自由出入沈深湖，就有可能打破这个形同虚设的传统仪式？

“难道不是？”

“还真像我会有的想法。”

“你开车来接我们时说过一些话，就像在预示今后将要发生的事。另外，你还把我是侦探的事一一告诉了水分辰卅等相关人员。这全是因为你长久以来就盼着水利合作社能出点事才好，不是吗？”

“好吧，我不否认。不过现在要说的不是井吗？”

“你担心自己探寻秘密的事会被发现，就在井的四周垒起围墙，在无人得见的情况下开始探查。结果证明你的推测没错。”

“有趣有趣。你这人果然古怪。”

“呃……”

言耶不知说什么好，游魔则出人意料地承认道：“不过呢，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就得穿上潜水装备下井，从那里沿地下水道不断地往沈深湖摸索。嗯，如果我事先知道两头相连，并有足够让人通过的宽度，倒也能冒下风险。但是通常来说，只凭猜想就会去做吗？有一件事要说清楚，就算顺利抵达中途，但要是在哪里卡住就完蛋了。你不知道也不怪你，那装备体积不小。稍不小心就会动弹不得，当场用完氧气，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死掉。”

“确实可以这么说呢。”

“还有你也说了，我有什么理由做到那个程度，为了在水魑大人之仪上杀害龙三？只想扰乱仪式的话，其他方法要多少就能想出多少。”

“制造某些怪异现象，伪装成是膨物所为也是可能的。”

“就是，完全没必要杀人嘛。”

“有些道理。”

“而且，我说了，十三年前我还没有潜水装备呢。井倒是已经有了，但就算与沈深湖相连，没装备潜水怎么说也是不可能的。”

“说到底还是动机。”

“嗯？”

“杀害龙一先生和龙三先生的手法还没完全搞清楚，但我觉得后者的案件已经初见端倪。”

“还是在说潜水装备吗？”

“正是。虽然尚有谜团，但这是一条重大线索吧。不过，就算杀害两人的手法全解开了，仍然还有动机的问题。”

“唔……”

“凶手为什么要在仪式上杀死神男？为什么要进行神男连环杀人呢？”

“是……宗教方面的动机吗？”

“我是这么怀疑的，但是——”

“这么说我还得接着当嫌疑人？”游魔一边催言耶出仓一边道，并未显出生气的模样。

“请你再陪我一会儿。”

“这倒没什么。刀城老师——”

“怎么了？”

“你真的能解决这个案子吧？”

“不知道。”

游魔“扑哧”一声笑了，笑得软绵无力：“比起那些徒有自信的傲慢名侦探，我个人更欣赏刀城言耶这样的。”

“呃……”

“发生连环杀人案死了好多人后，才总算破了案。但却要坚持说我早就知道谁是凶手了。比起那种名侦探，坦率地承认不知道的你，倒更令人信赖。”

“不过我觉得知道还是要比不知道强……”

游魔再次被言耶的话逗乐了，但随后他的表情严肃起来：“不过这一次关系到小夜子、正一，还有那位女编辑的性命，你要不努力可就麻烦了。”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没找出凶手，龙玺先生当真会加害他们？”

“不会乱伤人吧，但首先他不会把人放出来。一只眼仓的小夜子就不用说了，被关进囚人仓禁闭室的女编辑也一样，时间拖得越长，身体和精神方面受到的伤害也就越大。汩子被关进禁闭室是因为精神不正常。自从她在那里生活以来，精神问题愈加严重，环境带来的不好影响想必也是原因。普通人待在那种地方，怎么想都是很危险的事。”

“谨记在心，总之我会努力的。”

“请务必如此。”

“也不算是回敬吧，请你一定留意流虎先生的人身安全。”

游魔闻言在土门前停下脚步。

“下一个目标果然是我父亲吗？”

“根据水魑大人的七种神器和水利合作社的七人，我认为你们都是被害候选人。而且还有龙一先生和龙三先生遇害的事，我想这个推测不会错的——”

“龙吉朗宫司之后，辰卅宫司也步了他的后尘。”

“这两位均为现任宫司，属于游魔先生等人的父辈。也许凶手打算先拿这一代的四人祭旗。”

“我差点儿被盯上，是因为目击到了辰卅遇害的现场，只是偶然？”

“我想多半是这样。而且似乎也不是真要袭击你，只是一种恫吓。”

“原来如此，然后经我的口传达给龙玺和父亲。”

“是的。凶手企图达成这样的效果，也不奇怪。”

“可是，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杀掉龙玺呢？如此一来，就不会造成这么复杂的局面了。”

“嗯……你也是这样的感觉吗？”

“当然。凶手的动机还是一个谜，但既然水利合作社的人被卷入了连环杀人案，任谁都觉得原因出在龙玺身上。认为是那帮人连累了大家。然而那些家伙却不是第一个被杀的，这太不可思议了，或者说是难以理解吧。”

“龙三先生之后是龙吉朗先生，原本就不可思议。如果我是凶手的话，首先会选择还没有提高警惕的人下手吧。”

“从我开始吗？”

“对，然后是世路先生、辰卅先生、流虎先生……如此这般，我想我会按照年龄大小的顺序动手。”

“可是凶手却从年长者杀起？而且还跳过了龙玺？”

“要说这个顺序是不是有什么深意……”

言耶和游魔在仓前道别后，来到水内家与世路会合，向他讲述了案情。此后，他赶赴五月夜村的青柳家，与昨日在增仪上任刈女的富子面谈，接着又顺路造访清水家，向担任船夫的悟郎也打听了一番。但是没能获得新的情报。

言耶回到水使家时，天都快黑了。不过，由于一整天雨哗哗地下个不停，天色灰暗，有一种始终在黄昏里的感觉。

晚餐时，言耶先是悄然观察有没有给两座仓送饭。结果发现，给囚人仓的祖父江偲和正一送餐的是女佣领班留子，一只眼仓的小夜子则是由龙玺亲自送去的。

言耶比往常更早地洗完澡，坐到别栋的案子前。接着，他打开总是随身携带的采访笔记本，将龙一命案、龙三命案，还有神男连环杀人案中的疑点加以整理，并开始记录在本子上。

说实话，现在完全是如堕烟海。言耶这边，但凡能找到推理的头绪，哪怕一丝也好，就可以从该处着手，反复验证，不断摸索，一个推理接着一个推理，不久就能抵达真相。

然而这次，那丝头绪是什么竟全然不知……

如此一来，剩下的方法就只能是列举疑点、问题点，以及矛盾点。以俯瞰之态理解把握全局，在此基础上寻求可说明一切现象的解释。

可是啊……

这需要倚靠直觉。若不能期盼灵光乍现的瞬间，总览案件全貌就无法实现。可以说这正是名侦探才会有的“特技”。

换作冬城牙城的话，恐怕——

只瞄一眼言耶在笔记本上写下的所有条目，就能立刻看破真相吧。如果是他，早在龙三遇害的时候，就能迅速破案，阻止其后发生的神男连环杀人。

……现在的事跟父亲有什么关系？

自己在逃避案情。言耶陷入了恐惧。在必须解救小夜子、正一以及祖父江偲的关键时刻，自己却胆怯了。既然灵光不至，就该一次次地反复查看笔记。决不放弃，不断地挑战就是了。这不正是名侦探没有，也不屑去做的业余侦探的强项吗？

言耶踏踏实实地从头研读写在笔记本上的条目。一项一项地过目，同时留意尽可能地关注案件的全貌。一旦过分拘泥于个别疑点，就会进入思维的死胡同。若能成为推理的突破口倒也行，但在感觉不到效果的现在，必须尝试依靠直觉推理。

如此这般，也不知盯了多久的笔记本。与昨晚一样，从后山传来了阴惨惨的犬吠声。瞬间，脑中闪过了野狗刨出被龙玺掩埋的小夜子的尸

身，狼吞虎咽的一幕。言耶不由得心乱如麻。

翌日清晨，言耶没睡足就睁开了眼睛。想招呼一声隔壁的祖父江偲，突然又咽了回去。他去正房洗漱完毕，回别栋换了衣服。

雨势丝毫不见减弱，依然凶猛。

今天从午后开始，将在水使神社举行龙三、龙吉朗和辰卅的共同葬礼。然后就该把相关人员聚集一堂解决谜案了，虽然没有人这么对他说过。但言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若不能趁现在一口气做个了结，葬礼还会拖拖拉拉地没完。

然而，很快就发生了无法轻易了结的事态。

“被摆了一道……”

游魔突然闯进了别栋——

“父亲被人刺了。”

“哎？这……这么说——”

“不不，好像没刺中要害，估计还有救。现在我正叫家人用车送他到它邑町的医院。”

“游魔先生不跟着去没关系吗？”

“我待在旁边也起不到什么作用。父亲也说，你就留下给刀城先生打下手！”

“究竟是什么情况？”

“父亲是在上拜殿诵完早祝词，回房的途中遇袭的。前往拜殿念祝词时，父亲和我都有戒备，但结束以后就松懈了……我在拜殿干了点活，其间让父亲先回去，结果就出事了。”

“凶手一直在某处等待流虎宫司落单的机会吧。”

“多半是的。不过，父亲毕竟也是多加小心了吧。被袭的时候，好像情急之下一扭身，结果腰这里被凶器刺到了。”

“是水魑大人的神器之一吗？”

“是尾梢。”

“凶手的样子呢？”

“父亲没有见到。他是从身后被袭击的。我听见叫声冲出拜殿，隐约看到一个戴着斗笠穿着草蓑的人影消失在雨里……我马上就顾着父亲那边去了，眼睁睁地放跑了凶手。”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然后，对不住了，我准备报警。”

“呃……”

“父亲一旦被送进医院，警方也迟早会知道。再怎么说，父亲的腰间可是插着水魑大人的尾梢。”

“医生也会询问情况吧，然后医院就会通知警方。”

“我现在就找龙玺说去。”

“我陪你去。”

来到正房问了留子，才知道龙玺还没从拜殿回来。

“难不成……”

两人当即互望一眼，如脱兔一般冒雨向拜殿奔去。

“龙玺先生！”

言耶一边呼喊一边打开木门，游魔率先冲了进去。晦暗的室内只有烛火。言耶看到那光亮中的异样之物，猛地吃了一惊。游魔似乎也有相同的反应，当下就从身旁传来了他屏息的声音。

映入他们眼中的是龙玺手持脱鞘的日本刀，就要砍杀过来的异态。

“什么呀，是你们啊！”龙玺放刀归鞘，脸上恢复了常态，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

“怎么回事？”

“你在做什么？”

两人尝到了险些被砍杀的恐怖滋味，几乎同时向龙玺发出了质问。

“看了还不明白？哪个傻瓜明知随时有可能被攻击，还不带武器的？”

“不好意思，我就是那个不带武器的笨蛋。”

游魔说着，告知了父亲的事。只听龙玺“唔”地一声低吟，不再言语。脸上的神情十分严峻。然而，当他接着听说已将人送至它邑町的医院，突然发起火来。

“哪个叫你这么做的！”

“送医院是理所当然的事！”游魔当然也不会示弱。

“这不就让警察知道了吗！”

“你是要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死？”

“往高岛医院送就行了！既然没伤到要害，找那个医生足够了。”

“这种事谁知道！不管怎么说，已经迟啦。我呢，现在就回家报警。”

“我也会马上去打电话，找那边的大人物聊聊。就说是有个被特攻队刷下来的，在村里臭名昭著的家伙开了几句玩笑，你们没必要当真。”

“你以为谎言能骗到什么时候——”

“不是谎言。有身份的人说出来的话，就是真的。就算实际上是白的，我说是黑的，那就是黑的。”

“你说什么！”

“不管是流虎先生还是你，只要让我知道你们通知警察了，仓里的三位一辈子就那样了。”

“我会舍命救他们出来！”

“哈，有本事你就试试。到时你再因轻视水使神社的力量而后悔也迟啦！”

“你那神社算什么？”

“混帐东西！最早开拓波美这地方的就是五月夜村。治理村子的就是我们水使神社。跟你们的比起来，从历史上说就——”

“最早啊、第一个啊什么的，有那么了不起吗？你想威风到何时

——”

“要没有五月夜村，什么物种村、佐保村、青田村统统不会有！这样的话，水内神社、水庭神社、水分神社也都不可能建起来。这么简单的道理你还不明白？”

“不是这个问题——”

“怎么不是！就因为当初我的先祖老老实实地祭祀了水魑大人，才有了今天的波美。被你们感谢还来不及呢，哪有受指责的道理——”

此时，言耶突然插了一句。

“我懂了。现在就能破案。”

第十九章

刀城言耶试解案情

刀城言耶把自己关进别栋，再次摊开笔记本整理完疑点，返回了正房的里厅。

“让你们久等了。”

这里已聚集了三人，水使龙玺和水庭游魔，以及遣人去水内家唤来的世路。

“案子解决了吗？”即刻迎向言耶的是世路那混杂着期待与不安的表情。

“说实话，我还不是很明白。”

见言耶摇头，世路不解地表示出惊讶：“可是，你叫我过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流虎宫司的事你知道了吗？”

“我已经说过了。”游魔粗鲁地答道。

“真是太可怕了……听说没有大碍，总算松了口气……”

“鉴于当前情况，现在没有多少时间了。就算仓促上阵，也必须解开这桩谜案。形势就是这么危急。”

“这个我懂……可是没有明确的……我说的是要以什么为中心进行推理吧。如果没有这个，还是不太行吧……”

“如你所说。不过，我不是名侦探。所以唯有反复探究，采用多次建立推理再推翻的方式，追近真相，除此别无他法。”

“这一点可以相信。”游魔插嘴道，“至今为止我已听他做过好几次推理。一会儿进一会儿退是没错，不过总体来说是稳步前进的。”

“不不，我也没怀疑老师的侦探才能——”

“你的担心没有错。”言耶宽慰着了慌的世路继续说下去，“在没有抓住案件本质的情况下，再怎么层层推理，最终也会陷入死循环。若不

能逼近本质，至少也得抓个线索。必须明辨什么才是头绪。”

“莫非老师——”

“是的。就在刚才……被我抓到了。其实在更早的时候……不，虽然曾经意识到过，但未加深思——”

“喂喂，你说刚才……”游魔一脸震惊。

“是的。听了你和龙玺先生的对话，我想可能漏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而且我有预感，如果对其追根究底，这一连串命案的本质就会现出原形。”

不单是游魔，连龙玺也闻言探出了身子。

“这个所谓的头绪是……是什么？”

言耶向着急催促的游魔亮出笔记本。

“我在上面列举了本案疑点，包括这个头绪在内。我现在就念，希望能根据其中内容，与大家一道逼近真相。以及，我省略了尊称，还请诸位谅解。”

声明过后，言耶翻开笔记本念了起来。

“疑点分为六大项。

“关于波美地区：

“（一）四座村庄的名字，承最初开拓的五月夜村，其后分别为物种村、佐保村、青田村。那么，最初的村庄为何要取名为五月夜村？

“（二）能够推测深通川、沈深湖、流升之瀑的命名由来。但二重山为何会被如此称呼？

“关于水魑大人之仪：

“（一）神男和刈女原本是假男和假女，这其中有何含义？

“（二）给水魑大人献祭，为何除了神馔还要准备装供品的樽呢？

“（三）增仪由水使龙三主持，可龙玺为何对神馔的拣选很马虎？为何水内

龙吉朗反倒十分热心？

“（四）水使龙玺对水魑大人之仪十分自信，是因为有一只眼仓吗？

“关于水使家的一只眼仓：

“（一）造仓是为了向水魑大人贡献‘缓慢的活祭’吗？

“（二）所谓成为水魑大人的新娘，是指被幽禁在一只眼仓里吗？

“（三）如果第一、二条正确，那么与龙玺对左雾所说的‘如果在水使神社长大，就能一直和神灵一起生活，所以不会遭受任何灾祸，不会罹患任何疾病，能够一直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地过日子’岂不矛盾了？

“（四）如果第一、三条正确，为何宫木鹤子直到仪式前一天，以及小夜子直到当天为止都没被关进仓内呢？

“（五）汨子口中的‘御仓大人’是指水魑大人吗？

“（六）在十三年前水使龙一主持的增仪上，樽味市郎（清水悟郎的兄长）是否被迫充当了一只眼仓的活祭？倘若为真，仪式后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七）在水使龙三主持的增仪上，宫木小夜子是否被迫充当了一只眼仓的活祭？倘若为真，如今她究竟是何状况？为何不能立刻放她出仓？

“（八）听闻龙玺曾对担任刈女的青柳汨子说过一句‘她会成为超越刈女的存在’。此中有何深意？仅是指配作自己的妻子吗？

“关于水使龙一命案：

“（一）在水魑大人之仪前，他在惧怕何事？

“（二）龙一为何会在仪式过程中被杀？

“（三）杀害龙一的动机为何？

“（四）水魑大人之仪中，龙一在沈深湖中看到了何物以至于心脏病突发？

“（五）引发心脏病的某物是经由何处出入沈深湖的？又是何时出入的？

“（六）龙玺为仪式而戒酒，是何人故意拿酒给他喝的？且动机为何？

“关于水使龙三命案：

“（一）在水魑大人之仪前，他又是在惧怕何事？

“（二）龙三为何会在仪式过程中被杀？

“（三）杀害龙三的动机为何？

“（四）第一至三条的谜团，其解答是否与其兄长龙一的第一至三条完全相同？

“（五）为何在所有的樽被投下后，游船看上去又晃了一下？明明一只樽都没有浮上来，龙三也未从船底的洞穴潜入湖中。

“（六）水魑大人的角为何被当成了凶器？

“（七）龙三是在何处被刺的？是在游船底的洞穴中吗？

“（八）凶手犯案是否用到了水庭游魔的潜水装备？

“（九）倘若如上条所述，那么凶手是如何得知放置潜水装备的仓库及收纳场所（长柜）的呢？

“（十）凶手是经由何处出入沈深湖的？又是何时出入的？

“（十一）龙玺说的‘没想到龙三都能成水魑大人的活祭……’其中究竟有何含义？

“（十二）龙玺为何一边说着上一条的那句话，一边又怀疑清水悟郎是杀害龙三的凶手呢？

“（十三）有上条与上上条之言的龙玺，为何轻易就接受了龙三自杀的假说？

“关于神男连环杀人案：

“（一）龙一命案与龙三命案是同一凶手犯下的神男连环杀人案吗？

“（二）倘若第一条正确，那么凶手究竟是谁？动机为何？

“（三）倘若第一条错误，那么龙一命案与龙三命案为何会有如此多的相似点？此外，各自的凶手是谁？动机为何？

“（四）倘若第一条正确，那么这一次之后为何又发生了神男连环杀人案呢？

“（五）神男连环杀人的动机为何？

“（六）凶手先是偷了水魑大人的角，然后又盗走了其余六种神器吗？理由为何？何时窃走的？

“（七）为何龙玺能断言杀害龙吉朗的凶器——水魑大人之髭是‘增仪后’被盗的？

“（八）神男连环杀人的被害者范围是水利合作社的七人——水使龙玺和龙三，水内龙吉朗和世路，水庭流虎和游魔，以及水分辰卅吗？

“（九）龙三遇害以后，水内龙吉朗、水分辰卅、水庭流虎依次被袭，这顺序有何意义？为何不先以有了戒备便难以下手的年轻一代为目标呢？此外，为何只有水使龙玺被跳过了？

“（十）神男连环杀人还会继续下去吗？

“完毕。”

言耶慢悠悠地念完所有条目后，客厅里瞬间鸦雀无声。三人形态各异，似乎都在咀嚼为数众多的谜团。

不久，世路小心翼翼地开口道：“第一项关于波美地区的部分，与案子有关吗？对了，下一项的关于水魑大人之仪也是。”

“啊，对了。”言耶未及回答，游魔先搭了茬，“话说，刚才我还对那家伙说了，最早开拓的五月夜村和水使神社有那么了不起吗。”

“那家伙”指的自然是龙玺。

“听了他们的对话后，老师就抓到了头绪？”

“是的。来这之前，阿武隈川已经给我讲了一遍波美地区和水魑大人之仪的情况。当时我应祖父江小姐的提问解释道，随着被开拓的顺序，季节从五月向四月，三月回溯，村庄也由此得名。我还猜测，第四个村子的青田为六月的季语，大概是因为回溯到二月的话，就是冬天

了。”

“我认为事实正如你所说的那样。”

“然后祖父江小姐回了一句，把第一个村取名为青田村不就能顺顺当当地从六月排到三月了吗。对此我的回答是想必五月夜村的人们没想到在自己之后，还会有人迁来此地建设村庄吧。不过——”

“嗯？”

“既然如此，我更要问了为什么是‘五月夜村’？诚然，五月是插秧时节。作为擅长种植水稻的波美地区的村名，也许是相当合适的。但是，考虑到刚迁入不久的村民的心境，比起插秧的季节，他们理应更关注种植以后，因为水稻的顺利成长，而使得田地变成一片青翠的季节吧？要么就是收获的季节。”

“听你这么说还真是这么回事。”

“命名为五月夜村也不能说奇怪。只是，选这个名字是另有理由吧。”

“什么理由？”

言耶没有直接回应世路的提问，又加入了新的疑点：“水魑大人之仪上的假男和假女也是，仔细一想还真奇怪。如果说在舞台上跳舞的巫女和主持仪式的宫司都是假的，那他们到底是什么东西的假借物？原本的本体到底是什么呢？”

“假借物和本体……吗？”

“除神馔外，为何还要准备六个上好的樽充当供物呢？那些樽莫非也是某物的假借？”

“供物樽是假借物……”

“二重山怎么看都不是一座层叠的山。山脚部分虽与左右山体相连，但毕竟只是一座山。既然如此，为何要叫二重山呢？”

“请等一下。这些都是有关联的吗？”

世路一脸茫然失措的表情，游魔也不遑多让。

“还有呢。龙吉朗宫司对拣选神馔非常执着的原因也是……不，这些事象不只是互相关联的问题，案件的本质其实就隐藏在其中。”

“哎……是啊，别的神社主持仪式，挑选神馔，父亲经常指指点点……可我一直觉得这是出于他的长老身份，以为这是一种什么仪式……”

“我也是。”

“你说这里面暗藏玄机。究竟是什么呢？”

“现如今，对于神馔的解释恐怕是最浅显易懂的。”

预作声明后，言耶将笔记本翻到空白页，一边画图一边开始说明。

“大个的南瓜是头部，大量的裙带菜是头发，大而色泽鲜艳的葫芦是躯干，较细的两根白萝卜是双臂，圆圆的、形状整齐划一的两个芜菁根是双乳，猪肝是内脏，鲍是女性器官，一把海蕴是毛发，较大的两根白萝卜是双腿——如此这般，那神馔体现的是活祭少女的身体。”

“什……”

“呃……”

世路和游魔目瞪口呆。

“装神馔的长匣的盖子有点釜盖或锅盖的意思，附着两个细长的把手。所以倒过来一放，把手就成了支撑腿。那不就像一块大砧板吗。神馔的材料加上米、盐、菜刀，被放在形似砧板的板上。我们可将其视为过去神明调理活祭，也就是将活祭品保持原形做成菜肴的行为，即一种旧时习俗的残余。”

“也……也就是说所谓的水魑大人之仪是……”

“我听说，村庄开拓伊始曾因严酷的旱天引发了枯水，增仪的起源就是在那时产生的。”

“嗯，确实如你所说……”

“我想当时恐怕有过活人祭祀。”

“呃……”

“或许上桥的人柱也真实存在过”

“……”

“五月夜村的意义并不在于季节，而是与小夜子姑娘的‘小夜’一样，在于读音。同样也可以用在二重山。想必原本是叫贽山，后来改为二重山，最后又变成了训读的二重山。”[1]

“那么假男和假女呢？”

“仪式的主角归根结底还是活祭。这个可怕的风俗随着时代的变迁已被废止，仪式开始由宫司和巫女来主持。但他们只是临时的替代品，所以被称为假男和假女。然后，活祭既已不复存在，神馔便应运而生。只是，虽说还保留下了形状，但作为供物实在太过贫弱。估计樽就是为此而准备的，其内容与数量与时俱增，渐渐变得奢华，直到今天。”

“父亲他……龙吉朗……知道活祭的事吗？”世路已面无血色。

“应该知道。当然，也许是当成了与水魑大人之仪相关的传说。但他明白神馔的意义。所以才会出言干预吧。”

“为了彻底地严守传统……”

“是的。然而，偏偏有人让这个可怕的风俗复兴了。”

言耶的目光直指位于上座的龙玺。然而，龙玺本人却完全不见动摇，反倒回瞪了他一眼。

“十三年前龙一举行增仪的时候吗？”

“可是，恢复原先的活祭不就跟一只眼仓的活祭重叠了吗？”

言耶对游魔的问话点点头，对世路的疑问摇摇头，随后他再次注视着龙玺。

“龙吉朗宫司说过，水使神社的一只眼仓大致建于上一代或上上代的时期。听说那对美貌母女来讨饭的事也发生在上一代。换言之，龙玺先生参与仪式之时，一只眼仓早就在发挥功能了。”

“应该是吧。”世路附和道。

“但是那仓里的活祭不过是‘缓慢的活祭’。把重要的增仪交给经验尚

浅的龙一先生，仅凭这东西真的足以令龙玺先生胸有成竹吗？”

“觉得凭一只眼仓还不够，所以就复兴了原先的活祭……”

“是的。这次龙三先生的仪式也一样。龙玺先生因此才抱有绝对的自信。对关键的神馔拣选等闲视之，因为他已备好了真正的活祭，而非那些伪物。”

“那……那个活祭是……”

“不会吧……”

世路与游魔的语气中含着难以抑止的悲怆感。

“是的……为躲兵役而逃来波美的樽味市郎和充当宫木鹤子小姐替身的小夜子姑娘。”

“怎么会……”

“如果小夜子姑娘不行，应该会用正一君代替。据说汩子夫人曾对他说，你是第三个[2]。还说要好好吃饭什么的。恐怕是因为她已认识到，正一君是活祭的第三人选。”

“呃……”

“龙一先生和龙三先生是命案的被害者，但同时也是加害者。龙一先生杀了樽味市郎先生，龙三先生杀了小夜子姑娘——”

“这……这么说，市郎先生和小夜子是在增仪过程中被神男杀害的？”

“是的。”

“究竟是怎么……”

“塞进樽沉入沈深湖。”

“你……你说什么……”

“这……这……”游魔脸色惨白，“难道是像神馔一样切开身体，把碎尸塞进六只樽里？”

“不是的，你这么想也情有可原，不过并不是真的动手杀人。因为活祭不始终保持活着的状态，就没有价值了。”

“活着的……”

“可这事是在什么地方做的……”

“装填供物的六只樽曾被搬进了拜殿。那时龙玺先生和龙三先生换上了已放入活祭的樽。”

“啊！在工房殿里，预备用的樽……”

“想造多少就能造多少。”

“跟哪……哪只樽换了？”

“当然是第一只樽了。于是原本用来做供物的那樽酒就原封不动地留下来了。好酒如命，人又吝啬的龙玺先生舍不得把特意从滋贺的仓库里搞来的酒处理掉。所以就自己喝了。”

“这家伙喝的酒原来是这个啊！”游魔惊讶得合不拢嘴。

“去沈深湖的时候，龙玺先生为什么要提醒村民特别注意第一只樽呢？虽然它是六只樽里的最前头是一个理由，但更重要的是万一樽掉下来摔坏了，里面的东西就暴露了。”

“把酒樽搬进拜殿，然后又装上拉车的村民就没觉出可疑来吗？我想抬樽的时候会觉察出不对劲。”世路的指摘合情合理。

“这方面也没疏漏。搬入拜殿和搬出拜殿时，龙玺先生准确无误地变换了两人一队的村民组合。”

“竟然做得如此小心……”

“我和汩子夫人在一只眼仓旁聊天时，她说到了御仓大人。由于之前的话里出现过‘被吃掉’这个词，我就问她与水魑大人有什么不同，结果她只说了‘水魑大人吃的是……一只[3]——’话到一半没了。我想那个‘一只’指的是‘第一只樽’。换言之，就是指水魑大人吃的是放在第一只樽里的活祭。至于御仓大人是指一只眼仓。我与龙吉朗宫司都误以为御仓大人即水魑大人。”

“水魑大人的新娘指的是……”

“成为活祭。被神吞食即与神融为一体，所以能永远幸福地生活，

超越人的境界长生不死。汩子夫人，左雾女士，以及鹤子小姐就是这么被灌输的。”

“那么小夜子现在并不在一只眼仓里……”

“很遗憾……如果在，还能留点希望……”

“只是伪装成她在仓里……”

“拿吃的过去是为了让我们深信不疑。我想饭菜多半是被扔到后山去了。结果招来了野狗。第一天晚上我在别栋也没听到一点吠声。到后两天时就有了，所以觉得很奇怪。”

“是这样啊……”世路沮丧地垂下肩，随后又扯着嗓子问道，“两次增仪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说过龙一先生和龙三先生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同样的事实也能套在樽味市郎先生身上。”

“哎？”

“遗憾的是……也不知该不该这么说，小夜子姑娘不是。她只承担了被害者的角色。此二人不同的处境，造就了两次增仪命案相似，却又相异的奇妙状态。”

“也……也就是说……”

“被迫充当活祭的樽味市郎先生正是杀害神男龙一先生的凶手。”

“神男被活祭所杀？”

“准确地说，也许该视作意外。酒樽是第一个被装上游船的，所以放在里头。因此把活祭抛入沈深湖就在最后。由于是仪式的关键，按此顺序反倒合适吧。不曾想，关键的酒樽没沉下去却浮上来了。于是龙一先生下湖，想把樽送入地下水道的洞穴。就在这时，樽的盖子开了，市郎先生从里头出来了。因猝不及防的变故大吃一惊的龙一先生心脏病突发。而市郎先生则被顺势卷入了地下水道。我想十三年前发生的事大致如此。”

“竟然……”

“神男和活祭无意中各自分别扮演了加害者和被害者的两种角色，由此在不可理喻的情况下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杀人案。”

“这么说来，龙一的案子在发生的同时，其实就已经结束了？”游魔的表述十分精准。

“是的。而你想必已经悟出了真相吧。”言耶再度紧紧盯住龙玺。

“是啊，我想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吧。”

“然而你却死不悔改。反倒在考虑换成更弱小的少女做活祭。是不是！”

“当时我就这么想了。神馔怎么说表现的也是女人的身体嘛。不过，赶巧正好来了一个逃兵役的，我就想哪能放着不用呢。”

“你……你这个混蛋……”

言耶一边举手制止勃然大怒的游魔，一边说道：“由于降雨，仪式算是成功了吧，可是神男死了，所以还是失败了。你就打算在下一次增仪用少女做活祭。那以后发生了战争，又迎来了战争的结束。你听说有人从满洲归国，就派重藏去了舞鹤。因为你考虑到左雾女士可能会携孩子一起回来。结果正如你所预料的，她把鹤子小姐等人带回来了。初见长女的面，你就决定让她当活祭。而且就像在养鱼笼里培育供品似的，对待鹤子小姐有如水使家的千金小姐。你想把她当作活祭品来喂养的吧。”

“魔鬼……”世路喃喃低语，在他看来，眼前的老者早已不是人类。

“然而，最后关头鹤子小姐丧失了活祭资格。你就盯上了小夜子姑娘。不过她没姐姐那么好骗。所以最后你下药把她蒙翻，装进了樽。是不是！”

言耶的语调渐渐严厉起来，与之相反龙玺则淡然答道：“我是这么向小夜子解释的，鹤子出嫁的事是编的，其实是要请她协助仪式。在这基础上，我们约定由小夜子代替她姐姐打下手。条件是答应鹤子和芥路的婚事。哪知道这孩子疑心很重。所以最后就像你说的那样，把她弄睡

了。”

“小夜子……”

“混蛋！”

世路的低语饱含哀惜之念，游魔的咒骂则满腔憎恶之情。

“龙三先生被害时——”即便如此言耶也没有情绪波动，还在继续解释案情，“你不小心漏出一句‘没想到龙三都能成水魑大人的活祭……’这并非是没想到龙三都能成为水魑大人的活祭，而是没想到龙三都能成水魑大人的活祭的受害者。龙一先生的死，可以说是樽味市郎的反戈一击。已有如此想法的你，误以为龙三先生也是受小夜子姑娘的反击而死的。”

“我是这么想的。”

“正是因此，你才会突然装出怀疑船夫清水悟郎先生的样子。”

“是因为怕刀城言耶老师发觉活祭的事吗？”

言耶对世路指出的问题点头称是。

“当时，稍微思考一下，就能明白最大嫌疑人就是悟郎先生。而龙玺先生特意向我展示了这一理所当然的反应。”

“原来如此。”

“不过，说悟郎先生是凶手实在太过勉强。就在龙玺先生也这么想的时候，我搬出了自杀假说，他就像捞到救命稻草似的迎合。然后打算尽早埋葬龙三先生的遗体，把一切都抹杀掉。”

此时，言耶再次扫视三人，说道：“然而，水内龙吉朗又接着遇害了。满以为龙三先生和小夜子姑娘已然玉石俱焚的龙玺先生大吃一惊。回想起来，龙三先生和龙一先生不同，他是在船内被杀的。也没有他潜入进湖的痕迹。既然如此，那就是小夜子姑娘从樽内脱身后上了船。至于水魑大人的角，可以认为是她无法完全信任龙玺先生，偷偷把那东西带在身上。虽然不知要怎么协助仪式，但直接面对水魑大人之仪是确凿无疑的事。如果是七种神器，就算有危险也能派上用场。她可能是抱着

这样的念头才偷出来的。不过，假如小夜子姑娘用角刺了龙三先生，那她可就完全无法脱身了。在船中或湖面上的话，按理说一定会有人发现。换句话说，很遗憾，事实上小夜子姑娘被关在樽里就这么……”

言耶自然而然地垂下了头。世路与游魔亦然。

“那么，龙三先生是被谁杀的呢？这个凶手也杀害了龙吉朗先生吗？”言耶忽地仰起脸，“龙玺先生意识到自己错估了事实真相，但又不能报警，因为会暴露活祭的事。他就使了个苦肉计，命令我当侦探。”

“案件的状况很相似，但两件案子的真相却全然不同吗？”同样抬起脸来的世路，侧头不解。

“龙一先生一案，正如游魔先生巧妙表述的那样，在发生的同时已然结束。可以说是极其特殊的个例。至于龙三先生一案，其实也具备非常怪异的特征。”

“什么特征？”

“即凶手去沈深湖原本不是为了杀害龙三先生。”

“哎……那……那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救出小夜子。”

“把她从活祭……从樽里解救出来？”

“是。只是没能赶上。”

“呃……”

“此时凶手才由生出对龙三先生的杀意。”

“动机是复仇……”

“神男连环杀人的动机也是这个。不，准确地说，应该是宫司连环杀人。”

“你的意思是，对象仅限于宫司？”

“凶手杀掉龙三先生后，认为复兴活祭的对象是水利合作社的一干宫司。”

“所以就杀了一个又一个……”

“我猜测凶手携带水魑大人的角，是充当辟邪物的替代品，解救小夜子姑娘用的。没承想却用作了凶器。”

“原来如此。”

“龙玺先生之所以断定杀害龙吉朗先生的凶器——水魑大人的髭是在增仪后被盗的，是因为他意识到了凶手连续作案的动机。”

“光是龙三君还不算完……”

“所以偷走了七种神器。从某种意义上说，凶手可能也借此坚定了连续杀人的决心。当然凶手多半认为，主谋肯定是龙玺先生。所以才决定放到最后袭击他。这是为了在犯下连环杀人案的期间，让他充分品尝到恐怖的滋味。”

“嘿。”龙玺对言耶的说明嗤之以鼻。是逞强，还是忍俊不禁，从表情中看不出丝毫端倪。

“难……难不成……父亲也……龙吉朗也……知道复兴活祭的事……”世路一脸愕然之色，睁大眼睛死死盯住言耶。

“不，应该不知道吧。”

“真……真的吗？”

“是。凶手完全误会了。”

“是这样啊……”世路似乎略微松了口气，但又疑惑似的问道，“可是，凶手是怎么发现活祭的呢？惭愧的是，我身为水利合作社的一员却完全……”

此处，言耶突然对游魔的潜水装备被盗事件做了一番说明。

“啊，果然是这样啊。”

话题一下子被岔开似乎令世路有些不知所措。不过，也许他也曾起过同样的疑心吧，神色之间显示了对这桩窃案的理解。

“从各种意义上说，龙三先生被害只能说是极为特殊的案子。无法指望警方调查期间考虑到这种异常情况，因此特殊性更深了一层。”

听了言耶的话，世路和游魔点了点头，而龙玺则脸露讥笑。

“所以，收集物证与案情证据放在一起探讨，从而推理出凶手的手段已不能用。而我也很怀疑自己能否掌控得了……好吧，先不提这个……不过，由于案件太过匪夷所思，我们需要放弃‘谁为凶手’的思考方式，采取‘只有谁可能会是凶手’的限定性思维模式。”

“是指……凶手的条件吗？”

“是的。现列举如下——

“（一）有可能知道水魑大人之仪的活祭已复兴。

“（二）有可能知道原定由鹤子小姐做活祭，后被小夜子姑娘取而代之。

“（三）有可能知道活祭被装在樽里。

“（四）一旦知道小夜子姑娘做了仪式的活祭，此事便有可能转化动机。

“（五）有可能知道游魔先生的潜水装备放在哪座仓库的哪个长柜里。

“（六）穿上上一条的潜水装备后，能够活动。

“（七）有可能知道出入沈深湖的方法。

“完毕。”

仔细考虑过后，世路说道：“一至三条，除了水利合作社的人，或是水使神社宫司的亲信之人，都不可能吧。”

“不过，我觉得像你这样什么都没察觉到的人反倒是多数。”言耶回应道。

“实在惭愧……”

“啊，我不是在责怪你。我的意思是很正常。”

“你能这么说真是……”

“第五、第六条比一到三范围更窄。”

“确实。然后在第四条上范围被进一步缩小，到了第七条甚至就能锁定对象了……”

“关于一到三，还有第五条，很难证明是否有谁知道。只把这四条看成补充条件比较好。这七条当中，首先要关注的是第四条吧。”

“为小夜子复仇……”

“是的。像是会毫不犹豫就去做的人，除水内世路先生和水庭游魔先生你们，没有第三人选。”

刹那间两人互相望了一眼，不过很快便各自表了态。

“没错，这一点我不打算否认。”

“我也是。这动机再充分不过了。”

“谢谢二位。”言耶分别向双方点头示意后，说道，“但是，世路先生完全不知道活祭的事吧。”

“怎……怎么说呢，说不知道的话就像自我申诉呢。”

“可是，就连一只眼仓的秘密都让你显得非常吃惊啊。”

“啊，那个另当别论。更何况，家父龙吉朗在水利合作社中也是年纪最长的——”

游魔突然笑出声来。

“喂喂，世路先生。你好像很不愿意自己被排除在凶手候选名单之外嘛。”

“哎？”

“你挂念左雾女士的孩子们，怎么说呢，这心思我也不是不明白。不过现在我们得协助刀城先生才是。”

“啊，啊啊……可不是吗。”

“如果世路先生知道活祭的事——”言耶接上言继续道，“从一开始就会阻止水魑大人之仪。至少不会坐在看台上，一边伴奏一边观看仪式。就算是在知晓的情况下参加仪式……啊，不好意思，措辞恐有不当……你也不可能杀掉龙三先生。因为你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呃……”

见世路不再吭声后，游魔缓缓地开了口：“这么说凶手只能是我了？”

“是啊。知晓一只眼仓的存在，始终在探究其秘密的你，能察觉活

祭复兴也不奇怪。也可以这么想，‘龙玺为何特别优待鹤子小姐’的疑问是你看破真相的契机。”

“而且我当然知道潜水装备在哪里，用起来更是得心应手啊。”

“你完全符合凶手条件的第一至六条。装出被偷走的样子，自然是为了造成凶手另有其人的印象。”

“但问题是第七条。”

“从何处出入沈深湖。”

“进去没问题吧。因为在仪式队伍到达湖之前，我有时间潜水。”

“不，如今既知动机是为了给小夜子报仇，那就不可能了。如果事先知道她是被装在樽里的活祭，你会阻止仪式本身的举行。虽然我推断不出你是何时察觉的，但最早也是在一行人在水使神社做准备时，或离开神社去往二重山之后吧。”

“如果是这样，我为什么不跑过去制止呢？”

“游魔先生，恕我失礼。你要去阻止，就算再怎么拼命揭发活祭的问题，可能也只会被视为找碴或骚扰。很可能龙玺先生一声令下，你就被村民们制伏了。这一点，你自己也想到了。”

“嘿，确实是这样。”游魔讥诮似的一笑，“如此一来，就只有出入沈深湖的问题了……”

“是的。除非能解决这一点，否则牢固的不在场证明对你也同样成立。”

“可是，这问题很难解吧？”

“正是因此，我做出了最直观的推断。”

“什么样的推断？”

“即水庭神社的那口井与沈深湖相连，你利用潜水装备在地下水道中走了个来回。”

“这个怎么说呢——”游魔脸上浮出越发讥诮的笑容，“就算是我，也不会凭着这种不靠谱的推测就往井下潜啊。”

“所以我认为你有确凿的证据。足能让你毫不犹豫地就从井向沈深湖进发的……决定性的证据……”

“到底是什么呀？”

“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实——在龙一先生主持的增仪上被迫充当活祭，被水魑大人之口吞没的樽味市郎先生的尸身，漂到了那口井中。”

“呃……”

“井旁的石碑其实就是樽味市郎先生的墓碑，不是吗。”

“正一君曾经说过，向那石碑合掌时就觉得自己像是在祭拜某人的墓碑。”

“可……可是老师——”世路慌了神，“龙一先生的增仪是在十三年前。而游魔君到水庭神社是七年前左右。六年都过去了，尸身还能漂过来，实在有点难以想象。就算有这事，应该也早就化成白骨，谁都认不出来了吧。这样的话，从哪里漂过来的都……”

“我想尸身恐怕已经尸蜡化了。”

“哎？”

“我听龙吉朗宫司说，战后在沈深湖西北角的洞窟里发现了一具尸蜡化的男尸，根据遗物推测似乎是一个逃兵。”

“对，是有这么回事。”

“市郎先生被水魑大人吞没，其遗体在地下水道中漂流时，可能在某处被推上了没有水的地下河岸。然后尸蜡化的情况同样也发生在了他的身上。之后，偶然遇到水量增长的时候，又再次被冲走，最后到了水庭神社的那口井。由于已尸蜡化，所以能辨认容貌。游魔先生发现，刚好来波美找哥哥的悟郎先生与尸体长得很像。于是——”

“等一下！”游魔举手拦住言耶的话头，“如果事实如刀城先生所说，那么我当时就已经知道龙一在增仪中使用了活祭。既然如此，让龙三主持增仪的时候，我就该挂念鹤子的安危，采取某些措施才对。直到仪式都要开始的关头还什么事都不做，这不是很奇怪吗？”

“是啊。”世路低声附和，似已接受了这个说辞。

“在井下发现了市郎先生尸蜡化的遗体，并不代表你会马上发现水魑大人之仪使用活祭的事。”

“这就怪了。要是没察觉活祭的事，一般人哪能想到井和沈深湖是通的？”

“我想当时是这样没错。”

“呃……”

“遗体是从哪里漂来的，为什么会是悟郎先生的兄长，对你来说都是谜。而你最近才开始有所领悟。得知一只眼仓的存在，开始逼近仓的秘密时，你终于明白了。”

“噢，明白什么？”

“你认为龙玺先生在龙一先生的增仪上，把被迫充当一只眼仓活祭的樽味市郎的遗体弃入了沈深湖。”

“嗯……”

“在我追问龙玺先生有关樽味市郎先生之后的情况时，你有过如下言论。雨下了但龙一死了，所以算是成功了一半失败了一半。但儿子的死毕竟不可饶恕。所以增仪后龙玺一定是在一只眼仓里杀了那个虚弱的男人，把尸体抛进了沈深湖的水下洞窟。”

“啊，我是说过。”

“如果是在一只眼仓杀的人，通常想到的是埋进后山吧。啊，别的法子也行，但至少不会想到沈深湖，还要冲入地下水道这种费劲的弃尸方法吧。你这么想是因为你碰到过什么事，让你误以为应该是这样。”

“就是在那井里发现樽味市郎的事吗？尸蜡化尸体的……”

“是的。尸体既然能认出容貌，说明并无多大损伤。根据这个情况，你确信存在一条具备一定口径的地下水道。”

“是这样啊。”

“在凶手的条件中，最关键的可能是第六条，即‘穿上潜水装备后能

够活动’。”

“怎么说？”

“虽说有足以让尸体通过的宽度，但要套上鼓鼓囊囊的潜水装备，在一无所知的地下水道中游走。像世路先生这样的高个子是很难做到的吧。”

“你的意思是，个头像我这么矮的话正合适？”

“是的，更符合条件。”

“我在伏龙特攻队受的训练，又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了吗？”

“龙三先生的增仪行将结束时，游船摇了一次，就一次。那是因为你从湖里浮到了船底。”

“唔……”

“龙三先生听到声音后，查看船底的洞穴。与此同时，你冒出湖面从下方刺出水魑大人的角。龙三先生情急之下用双手握住角，就这样凶器因自身的重量直穿到后心。这就是龙三先生被害的真相。”

“可神男连环杀人的时候，他父亲也遇袭了呀，虽说只是养父。”

“所以才是未遂，毕竟下不了手吧。至于辰卅宫司，他有足够的时间沿川道追赶，并在下桥附近赶上。而且他也有空设计出身穿斗笠和草蓑的嫌犯形象。”

“游魔君他……”

世路凝视着对方，极度困惑。龙玺依然默不作声，只是瞪眼似的望着游魔。

“不过，只有一点说不通。”言耶抱起胳膊，右手摸着下巴轻声道。

“嗯？是哪一点？”世路当即疑惑地问道。

“游魔先生究竟是何时从水使神社的本殿偷走水魑大人的角呢？”

“这个么……那天早上吃过早饭，只有他跑出了水使家，那时候——”

“如果是那时偷的，说明游魔先生当时既了解活祭之事，也知道小

夜子姑娘失踪了。那么，由于仪式还没开始准备，他会搜寻小夜子姑娘，调查工房殿或拜殿内部，没准已经把人给保护起来了。”

“啊，可不是吗。”

“但实际情况是，他觉得事到如今已无力阻止仪式，便穿上潜水装备从井底往沈深湖赶。也就是说，只能认为游魔先生曾一度返回水庭家，在增仪队伍离开水使家后，再次回到水使神社，偷出了水魑大人的角。”

“可是，这也……”

“是的，也未免太悠哉了。水魑大人的角也许能成为‘小夜子姑娘救援记’的辟邪符，可就算是这样，游魔先生会不惜在水庭神社和水使神社之间跑个来回也要拿到手吗？怎么也无法想象他会在这种事上浪费时间。”

“他会放弃七种神器，带别的东西过去吧。他家也是神社，总该有几件派得上用场的东西。”

“可话又说回来，不回水使神社，游魔先生就不可能拿到水魑大人的角。”

“这是怎么回事？”

“也许……游魔先生并不是凶手。”

“喂喂，你没问题吧？”

“你的意思是……真……真凶另有其人？”

不止游魔本人，世路也探了探身。

“（八）拥有从水使神社本殿盗出水魑大人之角的时间。凶手条件中要加上这么一项。”

“加这条之前就已经没有候选人了，不是吗。”世路满脸不安之色，“立足于老师目前为止所做的说明，然后还要满足全部的条件，我认为已经找不出这样的人了……”

“如你所言。”

爽快地予以肯定后，言耶仍在不断地思索。

“但是，肯定还有处于我们盲点中的人物。”

“说是这么说……”

“实施神男连环杀人的人——”

“可是……”

“不是水利合作社的相关人员，但又离得很近——”

“已经没有嫌疑人了。”

“不，还有那唯一的一个人！”

“是……是谁？”

“水使神社的重藏先生。”

“怎么可能……”

世路咄咄逼人，而游魔却低下了头。

“莫非游魔先生一直在怀疑重藏先生？”

“说啥好呢。”游魔答得暧昧，语气中则已没了神采。

“重藏先生他……”

“他长年侍奉水使神社，几十年来一直在背后支持龙玺先生，也知道水魑大人之仪原先用过活祭的传说吧。而且，本能地察觉到活祭被复兴了也是完全可能的事。”

“因为他与家父龙吉朗一样，是本地活字典一样的人物……是吧。”

“另一方面，我听说他对左雾女士抱有深切的敬爱之情。所以，当水使家收养了孩子们以后，只有鹤子受到特别对待，重藏先生会产生危机感也在情理之中。”

“就像小夜子和正一一样，他也在担心鹤子的安危吧。”

“不过，他在水使家也有自己的立场。谨言慎行是必须的。他只能在暗中看护。”

“龙一先生主持增仪时，他还没意识到吗？”

“如果能把龙吉朗宫司和重藏先生的知识和见识合在一起，或有可

能更早地知道活祭复兴一事——”

“唔……”

“我想，重藏先生觉察要出事是在龙三先生主持增仪的那天早上，就在他看见正一君寻找小夜子姑娘的瞬间。”

“所以就——”

“急忙从本殿拿走水魑大人的角，匆匆赶到了水庭神社。正一君说，不只五月夜村，重藏先生对整个波美地区都了如指掌，也十分熟悉各村各家的情况。就算知道游魔先生放潜水装备的地方，以及井的秘密，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当然，动机方面也是不能再合理了。”

“是的……”

“如此想来，可能还是奔着神男连环杀人去的，而非宫司连环杀人。”

“他认为水利合作社里的所有人都有责任？”

“因为水魑大人的神器，一共七种全被盗走了呀。只是，他认定龙吉朗宫司这代人比世路先生这代人罪责更深倒是真的。所以最初尽盯着宫司下手。

“一边作案一边观察局势吗？”

“他无法舍弃复兴活祭只是宫司所为的想法。重藏先生应该知道水利合作社的两代人在思想上是断裂的。”

“确实……”

“但是，他对小夜子姑娘的爱再怎么深厚，要杀死一直侍奉至今的龙玺先生，还是会感到犹豫。龙玺宫司没有第一个被袭，原因就在于此。”

“哦……”世路沉吟一声低下头去，也许是因为他十分理解重藏的心情吧。虽然父亲龙吉朗被害，动机又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误会”，但他可能还是觉得其中有所谓的酌情处理的余地。

“游魔先生。”言耶招呼道。

自言耶指出真凶后，游魔就始终低头不语。

“你在自己被怀疑时，却一直硬着头皮奉陪。你从某些方面注意到了重藏先生的嫌疑，多少也能猜出动机。所以没有告发他。反倒任由怀疑指向自己。是这样吧。”

“谁知道呢。”

“但是，重藏先生若是真凶，实际上就有一个不太好解决的问题。”

“你……你说什么？”

游魔猛地抬起头。世路也是，他目露惊疑之色看着言耶。

“重藏先生也很矮，所以符合第六条‘穿上潜水装备后能够活动’。”

“嗯，没错。”

“但是跟游魔不同，重藏先生有一副非常粗壮的体格，简直难以想象他已是高龄老人。”

“唔……”

“游魔先生说过，潜水服和压缩空气罐体积不小。由于穿着，背着那些装备，重藏先生会变成鼓鼓囊囊的一团。这样子真的能在井和沈深湖的地下水道里走个来回吗？”

“呃……”

“游魔先生，你怎么看？”

“唔……”游魔轻轻摇了摇头，“不试一下谁知道……不过基本上不可能。”

“请……请等一下。”世路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慌乱，“游魔君不是凶手，重藏先生也不是犯人，那么……不，应该说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可是，真凶到底是谁呢？”

“烂到渣的蹩脚侦探！”龙玺啐道，“看破水魑大人之仪活祭真相的时候，我还想你不愧是被称为名侦探的人，说实话还挺佩服。哪晓得，一会儿游魔是犯人，一会儿重藏是真凶，开始没头没脑地乱撞，这样子还不如一开始就别找你办事——”

“你没有批评刀城老师的资格！”世路斩钉截铁地说。

“你对自己干过的事，自己犯下的罪，还没有自觉吗！”

面对世路进一步的质问，龙玺表情冷淡，不予理睬。

“这家伙哪会有那种罪恶感，”游魔怒视龙玺，随后盯着世路与言耶说道，“光是揭露活祭的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得尽快通知警方，把刀城先生之前做的推理一一说明，下面的事交给警方就行了。”

“但是游魔君，这么下去的话，在警察赶来之前没准还会出现新的牺牲者。想想增仪后的雨量，警察能顺利地从它邑町赶到波美吗……”

“是担心山崩和崖塌吗？”

“完全有可能。”

“可是，就像世路先生刚才说的那样，已经没有嫌疑人了呀。”

这时龙玺插嘴道：“再让这个蹩脚侦探办案也是白搭。而且我也绝不会让你们报警！”

“吵什么！没人在问你的意见。”

“你以为你是谁——”

“都别说了——”

“别在这种时候吵架——”

龙玺与游魔你来我往的叫骂声中夹杂着世路劝阻的话语，这时只听言耶喃喃低语道：“可疑人物的话，还是有的。”

三人顿时沉默下来。言耶貌似没在听任何人说话，只顾一个人专心致志地沉思着。

“比如清水悟郎先生，如果知道长兄樽味市郎先生被迫当了活祭，那么他对加害者龙一先生的弟弟龙三先生产生杀意也不奇怪，而且之后的神男连环杀人也可以理解。”

“说起来当时他进了——”世路审慎地开口道。

“是的。进了游船，虽说只有那么一小会儿。”言耶坦然如常地答

道。

“那时可以实施瞬间杀人。”

“凶手的八个条件，全都没关系了。”

“他应该也能盗出水魑大人的角。在早上的仪式准备之前。”

“之后在我们面前露一下脸就行了。”

“考虑到是给因充当增仪的活祭而被害死的哥哥报仇，我们也就很好理解他为何要在增仪中杀掉龙三先生了。”

“倒不如说，是在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啊。”

“就算冒着自己头一个被怀疑的危险，也要在增仪中实施神男杀人计划。”

“合情合理。”

“不过，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心理层面上难以解释的问题。”

“清水悟郎的心理吗？”世路讶然道。

“问题是他明明知道活祭的事，为何不去搭救小夜子姑娘呢？当然，他不可能知道谁在樽里。但是站在他的位置，应当察知有人就像他长兄一样，被关在樽里。”

“既已查明哥哥死亡的真相，应该能察觉到吧。”

“断然实施复仇，不惜把毫不相关的人也牵扯进来，牺牲她的性命，满不在乎地看着她死——他会这么做吗？”

“不，这应该……”

“仅考虑复仇的动机，我敢说这种心理是非常矛盾的。”

“难以想象他能眼睁睁看着新的活祭出现啊。”

“而且，就算能成功地在增仪中杀掉神男，之后的神男连环杀人实行起来也会变得困难。此处，他最想杀的人仍是龙玺先生，所以不得不说这么做是本末倒置。”

“离龙三先生比谁都近的清水悟郎不是真凶的话，就真的没有可怀疑的人了。”

世路发出了走投无路的语声，这时目光一直凝视着某处的言耶开口道：“还有一个人曾靠近过龙三先生。”

“是……是谁？”

“龙玺先生。”

“哎？”

“我进船的时候，宫司貌似还在去往被害者身旁的途中。如果那是刚完成瞬间杀人，匆匆离开遗体后的情景，又当如何呢？”

“动……动机是什么？”

“如果龙玺先生的那句‘没想到龙三都能成水魑大人的活祭……’指的是‘没想到龙三都能成水魑大人的活祭啊’——”

“把神……神……神男当活祭……”

“这不正是极致的活人祭祀吗？说起来柳田国男先生曾在《独眼小僧》中做过大胆而有趣的考察，说神明享用的活祭原本就是由神官来充当的，因此倒也称得上自然。”

“唔……”

目瞪口呆的世路忌惮地看着龙玺。就在这时，龙玺本人突然放声大笑。

“啊哈哈哈！这真是太可笑啦。”

“难道不是？”

“啊啊，很遗憾，我离那个境界还远。”龙玺回应言耶的质询时，语声中透出了一股子奇妙的快活劲。

“哦……”

“拿神男当活祭的思路相当了不起啊。”

“哎……”

感觉像是赞美之词，这让言耶的心情变得十分怪异。

“最初，我是觉得误入村子来讨饭的人就行。”

“是说上一代的时候来村里的那对母女吗？”

“啊，就是那些人。没多久我就想到，路过的人里头，要数香客更好。跟普通人不一样，他们一直在修行，而且有些人还具备相当强的力量。”

“也就是说更适合当活祭？”

“是啊，所以也考虑过从刈女中挑选。”

“是说汩子夫人吧？”

“嗯嗯，她也是候选人之一。不过，她毕竟是外行。”

“所以就挑上了左雾女士那样的人……”

“那个真是可惜了。”

“呃……”

“不过，看到鹤子的时候，我又觉得收养左雾也值了。”

“没觉得她是自己可爱的外孙女吗？”

“说什么呢！不就是忘了我的养育之恩，擅自离家出走的女儿生下的一个孩子吗。”

“你收左雾女士做养女的理由，就有很大的问题吧？”言耶口气平和，但语声中含着强烈的怒意。

然而对龙玺完全无效，他还显得很遗憾：“但是，没想到正一竟比鹤子继承了更多左雾的力量。我都没有发觉。还有，小夜子身上好像一点力量也没有。早知道这样，一开始我就选正一了。虽说女娃子更好，但如果是还没冒出男人味的男娃，怎么也能当替代品用。那样的话，也就没现在这档子事了——”

“这种自私自利的混帐话你还想说多久！”游魔怒喝一声，举右手食指点向龙玺，“为了仪式你把亲生儿子都杀了！”

“我都说了——”龙玺脸上顿时现出厌烦之色，“我还没达到那个境界。”

“听起来就像在说，将来倒是有可能——”言耶感到难以置信，不由得开口问道。

只听龙玺再次乐呵呵地笑道：“从现在开始我要努力生孩子了。”

此话入耳，游魔和世路便同时喝了一声。

“恶心！”

“疯了……彻底疯了！”

然而，这回龙玺脸上又露出了令人憎恶的笑容：“哈，要这么说，刀城烂探也一样疯了。拿神男当活祭的想法可是他说的。再说，这里明显含有‘拿亲子做活祭才能彰显意义’的思想。”

“我不否认。但是我能做出这种构想和解释，正是基于你狂热信从的言行举止。”

言耶承认之余也进行了反击。但龙玺那恶心的笑容眼看就要布满他的整张脸孔：“这下可得像汨子一样，把你也关进囚人仓的禁闭室。”

“喂，快把正一和女编辑放出来！”游魔紧逼上来，那意思像是在说险些忘了重要之事。

“蠢货，这个蹩脚侦探不是失败了吗？”

“他揭穿了活祭的存在！”

“说好的是找出犯人——”

“说到凶手，你不就是凶手吗！你杀了樽味市郎和小夜子。还不止，以前你肯定也在一只眼仓弄死过不少人。”

“我可没杀人。那是给水魑大人的供品，是尊贵的活祭。”

“好吧，那你就试试，看这种瞎话能不能过警察那道关。”

“实际杀人的凶手可是龙一和龙三啊。”

“混蛋！卑鄙无耻！”

这时，只听言耶低声道：“汨子夫人曾被关在囚人仓里……”

“你……你在说什么？”游魔一脸茫然地问道。

“没什么，我终于知道真凶是谁了。”

“真……真的吗？”

不只游魔，世路与龙玺也都死死地盯视着言耶。

“你说，真凶是谁？”

“正一君。”

“呃……”

世路嘴张了一半，发出不成声的叫喊后就此僵住。游魔再一次垂头，一动也不动。

“游魔先生一直在庇护的人其实是正一君吧？”

面对言耶的问话，游魔毫无回答之意。

“老……老师……再怎么说正一他……这……这也太牵强了。”世路像是终于能发声似的抗议道。

“请你冷静地思考一下。正一君完全符合八项凶手条件。”

“不会吧……”

“他在水使家生活，一边守护鹤子小姐的人身安全，一边试图查明即将降临在长姐身上的真正威胁。在这一过程中，他知道了一只眼仓的存在。想必只要开口请求，重藏先生就会把各种各样的事情告诉他。一些好说不好听的事实还是会语焉不详吧。但是，由于身边有个几乎不会说谎的知识库——尤其是对左雾女士的孩子们，他已非常接近水魑大人之仪的秘密，远在我等想象之上。另外我听说他还得到游魔先生的不少帮助。然后最重要的是，他拥有从左雾女士那里继承过来的力量。”

“唔……”世路闷哼一声不再说话，恐怕是因为无力反驳吧。

“至于动机，就不必解释了。”

“唔……”

“复兴活祭的只是一干宫司，还是水利合作社的全体人员，就算是正一君也无法判断吧。所以为了保险起见，他把其余六种神器都偷走了。当然，最初他也有充足的时间盗出水魑大人之角。”

“游魔君的潜水装备这件事……”

“听说两人的关系类似忘年交。在交往过程中，游魔先生从没展示过潜水装备这类男孩子最有兴趣的东西，反倒不自然了。”

“可……可是井的事，他无论如何也是不知道吧？还是说游魔君告诉过正一井连着沈深湖？”

游魔黯然摇头。而当世路看到言耶做出同样的动作时，脸上已然浮起绝望的表情。

“我想是正一君自己发觉了这个事实。在一只眼仓感受到的东西，他在水庭神社的井那边也觉察到了。引入仓内的水来自后山的水中洞窟，可以认为是沈深湖的水。由此他认识到，井也一样。只是我不清楚，他是否连井边的石碑是樽味市郎先生的墓碑都注意到了。”

“既然如此，就说明他并不确定下井后能否到达沈深湖，在那么不清不楚的情况下……”

“请站在正一的角度想想。就算情况不明，但倘若只有这么做才能救小夜子姑娘，又当如何？”

“呃……”

“如果是正一君，当会毫不犹豫地行动。”

“可……可是，他还是个孩子啊。穿上潜水装备，从井底进入地下水道这种连大人都害怕的行为，他真能做得出来？”

“世路先生，正一君曾在水使神社后山洞穴的水中洞窟里潜过水。”

“啊……”世路轻呼一声，就此低下了头。

“由于是趁龙吉朗宫司坐着的时候下手，凶器才得以刺中心脏。但辰卅先生和流虎先生遇袭时都是站着的。所以只能刺中胃一带和腰部。因为正一君是小孩子。”

“的确，正一……”这时游魔缓缓地开了口，“也许能杀死龙三。可是，龙吉朗宫司被害的那天早上，那小子不是跟女编辑一起被关在囚人仓里吗？换句话说，你刚才讲到的辰卅宫司也好，我父亲流虎也好，都不可能是他下的手。”

“对、对啊，游魔君！”世路一下子兴奋起来，“正一无法实施神男连环杀人！没错吧，老师？”

“错了。”言耶的回答令二人哑口无言。

“刚才龙玺先生说最好把我也关进囚人仓的禁闭室时，我想起了一件关于汩子夫人的事。”

“……什么事？”

“是祖父江小姐在水使家打听到的情况。说是最近汩子夫人的痴呆状况很严重，一直被关在仓里。”

“这事我也略有察觉……”

“在她告诉我之前，我曾悄悄跑去过一只眼仓，结果在仓边碰上了汩子夫人。遗憾的是，没聊几句龙玺先生就来了，所以我就躲到仓背后去了。”

“原来是你？”

言耶无视龙玺惊愕的目光，继续说道：“龙玺先生看到汩子夫人后，威胁说再溜出来下次就把她关进禁闭室。也就是说，那时已被关入囚人仓的汩子夫人偷跑出来，来到了一只眼仓。所以龙玺先生才会说下次要把她关进禁闭室。”

“那座仓有破口……”

“我不认为当初就有。龙玺先生曾经解释过，仓附近都被雷击中过两次了，所以不再当普通的仓使用了。”

“啊，我记得说过。”

“没准当时附近的树什么的倒了，弄坏了仓背面的一部分。”

“不当仓库用了，所以临时做了点修补就完了……很有可能啊。”

“由于汩子夫人有点痴呆，这样的仓也已经足够了吧。只是，她偶尔会突然恢复正常，然后就从破口溜出来，去一只眼仓那边。”

“所以才会说，一而再……再而三的话下次就关禁闭室……”

“恐怕正一君已经发现这个破口。由于祖父江小姐被关了禁闭室，就算正一溜出仓她也不会知道。事后正一说句我在二楼睡觉，她也不会起疑心吧。而且她压根就想不到仓里会有破口。”

“话虽如此，可时间太长也不行吧？流虎宫司遇袭是早晨参拜之后的事，也许正一还能计算时间。但辰卅宫司那时，是一边参拜水神塔，一边沿川道往东走。刚巧等在那里动手，也未免太顺风顺水了。”

“对不起。这是我的过失。”

“哎……这话怎么说？”

“我在囚人仓前问两人是否平安时，祖父江小姐问我‘大家都在这里吗？’，我回答说‘不，水分神社的辰卅宫司因为要去祭拜水神塔——’。”

“说起来是有这么——”

“所以，当时正一君知道辰卅宫司人在哪里。他以作案的难易度实施了神男连环杀人。”

世路陷入了沉默。

“考虑动机的话，难道没有酌情处理的余地吗？”游魔抬头直视言耶。

“用不着，以他的年龄不但警方无法逮捕他，法院也不能量刑。”

“真……真的吗？”世路问话的劲头就像马上要扑过来似的。

接着，游魔也是一脸吃惊，再三确认似的问道：“真的？到几岁为止没问题？”

毫无疑问，此时两人脸上浮起的是一缕希望之光，尽管十分微弱。

然而——

“你们傻啊！哪能就这么算了！”龙玺吼道，“喂，你这个蹩脚侦探，想说的是不是都说完了？”

“还……还没——”言耶连忙摇头。然而，对方问了话却又对他的回答置若罔闻。

“既已如此，我这就把正一从仓里拖出来，吊到忌田旁边的松树上去。”

“这怎么可以……”

“当然可以了！就因为你不起作用——”

“我不会再让你动正一的一根指头！”游魔怒火中烧，大吼一声。

接着，世路以极为冷静的口吻宣布道：“我要把你开除出水利合作社。当然还要取消你的代表资格。有我、流虎宫司和游魔的赞成，不会有任何问题。然后，我们还会把你送交警方。”

“你们这帮小兔崽子，说……说……说什么大话……”

刹那间，龙玺眼角倒挂，脸被染成了朱色。他好像是气过了头，说不出一句整话来，身子也一个劲地哆嗦。

就在这时。

“砰……”的一声枪响从身后传来。

就在言耶立刻回头望去的那一瞬间，砰……砰……砰……爆破音连续响起。眼前，龙玺的身子随之跃动起来。

声音戛然而止，胸膛溅血的龙玺横尸当场。

注释

1 .二重山和贽山，日语假名都可记作“にえやま”。“贽”的日文汉字是“贄”，意为供品或牺牲品，读作“にえ”。二重山的训读为“ふたえやま”。

2 .第三个，参见第四章《归乡》的注释。当时汩子所说的“三つ目”当取第二种意思，即“第三个”。

3 .一只，原文为“一つ目”。此处与前文的“三只眼”“第三个”一样，是一词多义的误导。

第二十章

水魑大人吞没一切

“被枪击……击中了……”

刹那间，刀城言耶不明白眼前发生了什么。

战争时期，他见过美军战斗机用机枪把人扫成蜂窝的场面。但在战后，很少再有机会看到人被枪击的瞬间。更何况，现在他们正在水使家的里厅讨论案情。当事人竟在这种时候突然被射杀……

不过，言耶也只在片刻之间愣了一下。他瞧了一眼龙玺，确认他已死亡，随后起身打算奔向走廊。最后一声枪响过后，言耶听到了“哒哒哒……”往外跑的脚步声。

然而，水庭游魔挡在了他的身前。

“等一下。”

“让我过去！”

面朝走廊的隔扇稍稍拉开了道缝隙。正一肯定是从那里用手枪瞄准射击的。通常会成为阻碍的隔扇，在少年手下反倒起了固定手枪的作用。

“放他走吧。”

“不只是潜水装备，连手枪也被偷了。你隐瞒了这一点吗？”

言耶想起来了，在水庭家的仓库里检查长柜时，手枪已经不在那里了。游魔对他指出的问题不作回答。唯有世路的屏息声在散发出血腥气的和室内虚无缥缈地回响着。

“要继续报仇的话，总会有水魑大人的神器发挥不了作用的场合。”

“你让他罪上加罪，以后怎么收场？”

“动机值得同情。”

“难道杀人就是对的吗？而且，龙吉朗宫司和辰卅宫司还是冤死的呢。”

“这……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宫司们与活祭的复兴无关。”

“也没有证据能说明彼此有所关联。只是因为他们是各个神社的宫司，以及水利合作社的长者，就把四人视为同罪了——如此而已。”

“反正事情已经完了。由于最终目标是龙玺，现在一切都已结束。”

“有必要保护他吗？”

“我都说了，你就放他一马吧。”

“我问你，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以后他一个人能去哪里？怎么活下去？”

“老师，现在不是与游魔君争论的时候——”

世路一语惊醒了言耶。

“可不是吗。多谢。”

言耶迈步向前，游魔闪身让开了位置。想必是因为争取到的时间已足以让正一逃走。

拉开隔扇时，就见全身湿透的祖父江偲正从走廊向这边走来，言耶慌忙跑上前去。

“祖父江小姐！你不要紧吧？”

“老师……人家我……”

“你是怎么从禁闭室出来的？”

“是重藏先生救了我。出来之前我只能待在格子墙上，人家拼命地忍着……”

言耶不太明白祖父江偲在说什么，似乎是重藏用掺了蒙汗药的慰问酒解决掉了看守，放走了她和正一。

“那……那正一君呢？”

“重藏先生给了我禁闭室的钥匙，人家就自己开门出来了，当时哪里都没有见到他们的人影——”

“别说这个家了，早跑出波美了吧。”游魔轻叹一口气，低声道。

“姑且先报个警吧。”

言耶点头赞成世路的建议，嘱咐祖父江偲换身衣服再来，随后在附近找了间空屋打算向游魔问话。

然而，问完后他也只明白了一件事。游魔不知从何时起怀疑上了正一，既没有什么证据，也说不上原因。

“重藏先生大概也在某个时刻察觉到了。”

“那是自然。连我都在怀疑嘛。还有，我呢，也就是袖手旁观了，那老爷子没准还在暗中帮忙呢。”

“我觉得他只是在暗地里助威罢了，算不上正一君的共犯。”

“考虑到老爷子的身份，倒也是。正一恐怕也不知道竟然有人在守护自己。”

“是啊。”

这时，世路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找到了正在别室的他们。

“电话打不通！”

“什么……”

“不光是水使家，波美地区的电话线可能都断了。外面风雨很大，一点也没有要停的迹象。再继续下去，这里变成陆上孤岛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能开车吗？”

言耶一问之下，游魔脸上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在这种天气开车？”

“除了直接去警察那里，还有其他办法吗？”

“这个么……”

“听世路先生的描述，恐怕继续等着情况会越来越恶化。”

“可是，就算我们能开到它邑町的警局，那时可能也已经赶不回来了。”

“倒是有这个可能，但只要我们能到那边，等天气好转后警方就可

以马上出动。即便到时途中已有路面断裂，发现之后也能立刻着手解决。而留在这里的话，就算终于能出发了，怕是途中也会受到外出禁令的管制。如果碰上那样的事，与警方取得联系就更要往后推了。”

“原来如此。那好……现在就走。”

一旦领会，游魔的行动便十分迅速。他很快就做好了安排，从水使家派人把水庭家的车开过来。

“高岛医生、五月夜村的坪束巡警和佐保村的甘木巡警怎么办？出发前是不是要通知他们一声？”

世路这么一问，言耶有些拿不定主意。

“如今龙玺先生已死，我想不会再有人乱来了……”

“什么！那老头也被杀了吗！”

祖父江偲一头冲进了屋子，看来她换完衣服后就一直在寻找言耶等人。

“嘘……声音太大啦。”

“嗯？这么说家里的人还……”

“没人知道。我们想在乱起来之前离开这里，虽然这么做不太合适。”

“这样比较好呢。”世路点点头，不过仍是神色不宁，“只是，托那两位巡警留守可不怎么让人放心。我是不是该留下来呢？”

“不，世路先生必须一起去，作为水利合作社的负责人代理。”

“我留下肯定只会闹出更大的风波。”

游魔露出了讪诮的笑容，言耶立刻摇头道：“游魔先生担负着开车的重任，你不去也不成。”

“而到时又需要老师来解释案情。”

世路接过话头刚说到此。

“人……人……人家我是绝对不会留在这里的！”祖父江偲一脸被逼无奈的表情，突然做出表态。

“怎么可能把你留在这里呢？”

“我不相信老师，因为你有前科！”言耶愕然的语声刚落，祖父江偲就回了一句嘴。

“呃……”

最终，众人决定离开波美之前，由世路顺道去水内家传达当前指示，包括联络村长、医生和巡警等事宜。不过，案子的真相要隐瞒。否则只怕有人会去追捕重藏和正一，抓到的话恐会动用私刑。

趁游魔的车还没到，言耶和祖父江偲去别栋的房间收拾好了行李。

“案子的真相……老师果然还是解开了吗？”

“嗯，算是吧。这些话到车里再说。”

分割房间的隔扇一直开着，言耶望着正往箱子里塞衣服的祖父江偲，姑且将水分辰卅命案和水庭流虎杀人未遂案说给她听。

“这不就成水利合作社连环杀人案了吗？”祖父江偲的脸紧张起来。

“现在来看，应该叫宫司连环杀人案——”

“啊，可不是吗。嗯……这么说，可能还会波及世路先生和游魔先生？”

“不，我想此事已尘埃落定。不会再发生新的案件。”

“那老头是最后一个啊。太好了！”

“祖父江小姐，不管被害者是什么样的人，如同肯定杀人行为的话——”

“对不起……”

见祖父江偲不由自主地垂下了头，言耶似乎是想打破尴尬的气氛。

“对了对了，你说重藏先生救你之前，你只能一直待在禁闭室的格子墙上，这话是什么意思？”

“啊，那个呀。”

祖父江偲抬起头，满脸“就等你问”的表情，可转眼又打消了说的念头。此时此刻，讲述禁闭室的怪谈故事，没准又会引出言耶的恶习闹得

无法收场，妨碍众人动身。

“这个就留到回去的火车上再供你消遣吧。”

“哎？为什么？你没说要拿案子的真相做交换吧？”

“那是。”

“既然如此——”

“不行不行。”

“啊，难不成你在那座仓里——”

这时，车已抵达的通知到了，两人赶紧奔向玄关。从离开别栋到坐上车，言耶一直在追问祖父江偲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怪异的经历。

“啊呀，真是的！你又不是小孩子，听点话好不好？回去的火车上我会好好说给你听的，在这之前你要忍耐。知道了吗？”

结果，最后几乎成了恐吓式的叮咛。

与迎接时一样，游魔驾车，世路坐副驾驶座，后排座位右边是言耶，左边是祖父江偲。一行人离开了水使家。

屋外下着瓢泼大雨，早已越过了甘霖的界线。倒不如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惊人的雨量正渐渐地转为威胁。波美之地到处都是水，以至于让人觉得必须立刻执行减仪。短短两天前的大旱犹如一场骗局。

“从旱得可怕的缺水变成现在这样的暴雨。这种两头极端的情况，毫无疑问是波美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车刚进入参道，望着五月夜村方向的世路便大声说道。雨点击打车顶的声音太过嘈杂，像平常那样说话根本什么也听不见。

言耶隔着祖父江偲观察河的状况问道：“深通川有没有泛滥的危险？”

只听游魔以惯常的讥诮口吻答道：“再这么下去，川道也得照字面上说的那样，变成川之道了。”

“游魔君，小心别看丢了路，掉河里头。”世路当下提醒了一声。

“现在还不要紧啦。挑这时候出门可能真就对了。”

大量的雨滴击打在挡风玻璃上，即使已开动雨刷似乎也很难看清前方。

姑且安全地抵达了水内神社后，众人先放世路下车，原地等了一会儿。说好等他回来就马上出发。

然而，跑到车前的世路说他还是要留下。

“可……可是世路先生——”

“刀城老师一个人应付警察没问题的。”

“不不，我是外乡人。至于游魔先生，也不知人家能对他相信多少……”

“喂喂，你这话也说得太直白了吧。”

“对不起。因为现在不是讲究措辞的时候——”

“呼，好吧，随你。”

听着两人的对话，世路苦笑起来：“游魔君确实有点让人不放心，不过我想水庭神社继承人的身份肯定能起到作用。当然我也去的话就更好了吧，可我怎么也没法放着这天气不管。作为水利合作社的一员，现在我应该留下来担负起这个责任。”

“难……难不成世路先生打算一个人去执行减仪？”

听言耶这么一说，游魔不由得大声叫道：“这可不行！要做的话也得有旁人在场，否则也太乱来了吧！”

“我还没决定做减仪。首先要找各村的村长商量才行。”

“我也留下！”

“别说傻话！游魔君，你要把老师和祖父江小姐顺利地送到警察那边。这事只有你能办到。好好干，拜托了。刀城老师，请您费心了。祖父江小姐，希望你不会晕车。”

世路深施一礼，挥了挥手。在他的目送下，载着三人的汽车沿参道向东进发了。

“世路先生是想扛起所有的事吧。”祖父江偲一边回头张望，一边悲

壮地说。

“水利合作社只剩下流虎宫司、游魔先生，以及世路先生了。如今，三人当中能在波美有所作为的，怎么想也只有他了。”

言耶冷静作答后，专注前方的游魔边开车边道：“由各村村长组织的村长会，能做好深通川泛滥的应对措施以及危急时的避难疏散。只是，主导这些工作的是水利合作社，所以无论如何负担都会压在世路先生身上。”

“如此看来，可以说他留下来是正确的。”

“算是吧……问题在于水利合作社被要求举行减仪的时候。”

“大家若知道世路先生只有一个人，也不会提那么乱来的要求吧。”

“呃……”

游魔不作声了，同时沉郁的空气笼罩着车厢。

“不过老师——”祖父江偲小心翼翼地开口，“在京都的时候你不是说过吗，与这一片土地紧密相连的宗教人士，其存在通常超越家庭、家族、个人意义，彻底化作地域的一分子。如今世路先生不正处在这个位置上吗？”

“呃……”

这回又轮到言耶不说话了。

汽车沿参道向东行驶，不久便渡过“下桥”进入川道，继续跑了一阵子离开波美之地后，开始走上艰难的山道。

“游魔先生，有劳了。”

不习惯此处地段的人即使平时也无法开车通过，更何况是在这么恶劣的天气。可以说真的只能仰仗游魔的本领了。

“包在我身上！进山后有一点很好，就是树能挡雨。所以能看得清楚前面。不过，地面还是松松垮垮的，所以必须小心驾驶。”

正是因此，也不能胡乱提速。即使开得慢慢吞吞，也要坚持贯彻安全第一的原则向前行驶。

“比走路还费时间呢。”

“老师，给我说说案子的真相吧。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祖父江偲现在没有晕车。还是趁她精神好的时候把所有事情都说一遍吧。击打车顶的雨声也小了，没必要扯着嗓子大声叫喊。如此盘算的言耶，讲述了自己的推理，内容与对龙玺等三人说的一样。

“什……什么！”

言及复兴水魑大人之活祭的时候，祖父江偲大叫一声惊呆了，音量比先前更高了一分。之后，她被不断发生逆转的真凶弄得晕头转向，好不容易才跟上了节奏。

然而，当正一被指为真凶的瞬间，言耶只觉祖父江偲突然气息一滞，之前还大呼小叫的她立时安静了下来。

“恐怕正一君现在正跟重藏先生一起翻山越岭吧。”

“至少能确定一点，嗯，他们没往我们前往的方向跑。”先前未插一句话的游魔补充道。

“有重藏在，所以我想不用担心他们会遇难……”

“但愿如此。”

就在车内即将被沉郁的空气再度充盈的时候。

“可是，老师……”祖父江偲的脸上露出了难以释怀的表情，“正一君应该一直就在仓里。”

意想不到的发言。

“你说什……什么？”

“那座仓有没有破口我不清楚，可我觉得他一直就在仓里没出去过。”

“但是你关的是禁闭室。换句话说，并不是每时每刻都能见到正一君的身影，不是吗？”

“是这样没错。那个孩子去一楼，或是上二楼的时候，我是完全看不到的。”

“既然如此——”

“但我听到了声音。”

“呃……”

“当然不是一直有响声。不过，我回忆了下仓内的情况，差不多就在辰卅宫司和流虎宫司被袭击的那段时间，我好像有听到那孩子的动静。至少不存在几十分钟都没出声的情况，以至于能让他去作案。”

“嗯……”

“所以说，正一君不是真凶。”

“嗯……”

言耶摆出了完全陷入沉思的姿态。

相比之下，游魔则兴奋得差点回头。他再次向祖父江偲确认：“你说的是真……真……真的吗？”

“……是真的。我想了想，当时在那座仓里，只有正一君的声息是我唯一的心灵支柱。所以基本不会有错。”

说这话时祖父江偲尽量压低了声音。因为在言耶捉住头绪开口之前，她想尽可能地不打扰他。

游魔听了她的回答，之后便专心致志地只管开车。不过，同时似乎又十分在意身后言耶的情况，这份心绪自他的背脊层层传递而来。

不久——

“本案的凶手，要么是作案时从沈深湖外进来的，要么是原本就在沈深湖内。”言耶打开了话闸，“外来的情况下，符合先前所列八大条件的有水庭游魔先生、重藏先生和正一君三人。而原本就在湖内的情况下，能成为嫌疑犯的是清水悟郎先生和水使龙玺先生。”

“嗯，是啊。”祖父江偲应和道。

“但是这五个人都被否定了。更何况，龙玺先生不但自己也成了被害人，而且原本就没有发动宫司连环杀人的动机，因此可以完全排除。”

“清水悟郎先生有杀害龙三先生的动机和机会，这个在谋杀宫司的事情上也讲得通，不过对活祭小夜子小姐见死不救的心理，总让人觉得不对劲不是吗。”

“本身他的动机就来自于此，很难想象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事。”

这时突然从驾驶席传来了游魔的语声：“清水悟郎是凶手的话，说明他只从仓库里偷走了我的手枪。但是那家伙不可能知道枪放在哪里。”

“就是就是。最重要的是，那仓库不是还失窃了关键的潜水装备吗？”

“也就是说，凶手来自沈深湖外。但是，三名嫌疑人各有各的否定要素。”

“其他还有谁符合凶手的条件？”

“没了。”

“这么说……”

“剩下的可能，就只有嫌疑人的排列组合了。”

“共犯吗？”

“正一君察知姐姐身处危机，情急之下拿出水魑大人之角，正要往沈深湖赶。但转念一想会有人拦阻自己，于是向游魔先生求助。”

“所以游魔先生能用上水魑大人的角！”

“又或者，他知道已是成年人的自己毕竟没法穿着潜水装备下井。可能是因此，就由正一君去救小夜子姑娘了。”

“也就是说，几乎是在一瞬间两人建立了共犯关系吗？”

“杀掉龙三先生后，正一君打算着手发动宫司连环杀人。不想却被龙玺先生幽禁在囚人仓。所以此后便由游魔先生接班，犯下了宫司非连续杀人案。”

“合情合理嘛。”游魔以淡然的口吻道。

“嗯，很合逻辑。不过不是这么回事吧？”

“我本人再怎么否认，也不能当证据啊。”

“我总觉得，假如这是真相你会痛痛快快地承认。”

“信任一个嫌疑犯没问题吗？”

“当然也要看人。”

“嗯……”

“那再来看剩下的组合，是正一君和重藏先生合伙作案吗？”

祖父江偲一问之下，言耶摇头道：“如果是这种情况，有一件事便怎么也无法理解，那就是流虎先生的杀人未遂。”

“为什么？”

“凭重藏先生那样的体格，我想就算最初的一击不中，也必能补上致命的一击。啊，在游魔先生面前说这种话，真是对不起……”

“没关系。因为我也有同感。要这么说的话，‘我是凶手，虽然是养父，但毕竟下不了手’的推理，倒还更干净利落些。”

“又或者，真凶还是正一？”

“是吧。”

“你始终怀疑正一是凶手。这真的没错吗？”

“没错吧。就说你想出来的那个凶手的八大条件吧，能完全符合的就只有他一个。就算把相关人员的脸在脑子里过一遍，就算再怎么找，除了正一已经没有其他可以成为凶手的人了。”

“仓里的那些声响……难道是我的幻听？”

一副战战兢兢模样的祖父江偲刚开口，言耶就立刻回答道：“说实话，我也这么想过。但是，当我听说正一君存在的迹象是你心灵的支柱时，又觉得不太可能。既然是那么重要的声响，你的神经应该都集中在耳朵上了。连续幽禁个三四天的话，注意力多半也会丧失吧。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倒是有这个自信的……”

“那你就不该轻易说是什么幻听。”

“可……可是……”

“你知不知道在这种案子里证词有多重要？”

“我都说了……”

“好啦好啦，两位就此打住吧。”游魔插话进来，“说起来，只要检查囚人仓就能弄清正一能不能从仓里出来了。就算之后做过隐蔽工作，仓内应该也会留下痕迹。”

“出发前就该检查那座仓的。”

“因为着急了，没顾得上那么多啦。”

祖父江偲安慰垂头丧气的言耶。不料，他的样子突然变得有些怪异，一边喃喃低语着什么，一边开始专注地思考起来。

“等一下，仓内留下的痕迹……”

“这么简单的事竟然……对啊，其实是后来发生的。”

“潜水装备在哪里……不，先得问到底是什么时候？在哪儿？”

“难不成……不会吧……莫非……”

由于言耶的样子越来越奇怪，祖父江偲忍不住招呼道：“老师，你怎么了？你要挺住啊！”

“这回我真的知道谁是凶手啦！”

“哎……是……是谁？”

“小夜子姑娘——”

“什么？”

“胡说八道……”

祖父江偲大吃一惊，游魔则呆若木鸡，两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可是她被塞进酒樽……”

“沉入沈深湖了，但这时发生了与樽味市郎先生一样的事。”

“是指樽下沉的过程中盖子开了，人到湖里去了？”

“嗯。不过，龙三先生与龙一先生不同，他没有下湖。也就是说，她浮上游船，通过船底的洞由下而上刺中了正在观察湖面的龙三先

生。”

“这个关于杀人场面的解释，前面我也听过了，没什么问题，不过……”祖父江偲露出了匪夷所思的表情，“就小夜子小姐的情况，由于她不可能逃离现场，已被认为生还无望了不是吗？”

“所以我才会想到能在湖中潜水的潜水装备啊。”

“可不是吗。”

“但事实上，潜水装备压根就没被用过。”

“真的吗？”

“游魔先生，你还记得吗？那座仓库从门口到里处留着一排脚印。”

“嗯嗯，有这回事。”始终集中注意眼望前方的游魔诧异地答道。

“如果凶手是在增仪开始前盗走潜水装备的，不就不会留下那种泥脚印了吗？”

“啊……”

“那脚印指出了一项事实，即凶手是在下雨后侵入的仓库。我居然看漏了如此简单的一条线索……真是太难为情了。”

“为、为什么要偷呢？”

“伪装。为了让大家以为潜水装备被使用过，把我们的目光从真相上引开，凶手制造了失窃的既成事实。”

“那么老师，小夜子小姐究竟是怎么从沈深湖脱身的呢？”

“回酒樽啊。”

“啊？”

“和樽味市郎一样，小夜子姑娘也从樽里出来了。不过，唯有一处大不相同。樽盖开启时，市郎先生恐怕是头先出来的，而小夜子姑娘想必是脚先挣脱出来了。也就是说樽倒了。所以她的樽里还保留着原有的空气。”

“啊……”

“小夜子姑娘上半身杵在樽里，跟着樽一起浮上来，后来撞到了游

船的船底。所以船才稍微晃了晃。她一度从樽里出来杀死龙三先生后，再次回樽潜入湖面下，只等我们离开沈深湖。”

“可是，有那么多空气能让她支撑到所有人都下山吗？”

“没必要等那么久。因为很快就下大雨啦。下那么猛的雨，就算小夜子姑娘从湖面探出头察看周围的情况，又有谁会注意到呢？而且当时我们正在舞台底下。她一定是瞅准机会，往樽里放水让它下沉，流入地下水道，接着找了个藏身的地方，恐怕就是位于沈深湖西北处的那座洞窟。然后，她在她认为安全的时候下山去了。”

“不对，小夜子不可能知道潜水装备的事啊。”静心听言耶推理的游魔，在此处做了反驳。

“会不会是听正一君说的？”

祖父江偲刚提出自己的看法，游魔便摇头道：“仓什么的可能听说过，但正一不会说出具体在什么地方，被收在哪件容器里吧？”

“这个嘛……”

“嗯，我认为小夜子姑娘最初是不知情的。”

言耶一语令二人流露出震惊之色。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夜子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在左雾女士等人住过的小屋里，我和游魔先生谈论过案情，当时小夜子姑娘也在那里。”

“哎？”

游魔险些忍不住回头，车子瞬间“吱”的一声向山道的悬崖一侧滑去。

“呜哇！”

车内回荡起祖父江偲短促的尖叫声，游魔忙将注意力集中在驾驶上。饱含着紧张感的空气短暂滞留后，游魔轻轻吐出了一句：“那时小夜子她……”

“我们去小屋前，在附近见到过一个穿着斗笠和灯心草蓑衣的人，我想那个人就是小夜子姑娘。”

“你、你说什么？”

“她也许是为了休息一下才去的小屋。正好我们来了。她无路可逃，情急之下就躲到浴室屏风的背面去了吧。”

“躲那里去啦。”

“我们在那间小屋讨论案情，当时也说到了你的潜水装备。”

“还详细地说明过东西被收在哪里。”

“这些都被她听去了。”

“小夜子小姐把小屋当成了自己的藏身之所吗？”祖父江偲问道。

“没其他可去的地方也是原因之一，不过主要是那里还存有当年世路先生作为礼品带来的罐头吧。”

“她没去找重藏求助吗？”

“是不想连累老人家吧。而且，她也怕一旦接近水使家，会被龙玺先生和留子女士发觉。尤其是对清楚她是凶手的龙玺先生，毕竟不想离得太近——”

“什……什么！”游魔差点又要回头，好容易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你的意思是龙玺知道小夜子是凶手？”

“我在水使家里厅解释案情时，曾做过以下说明——已察知龙一先生死亡真相的龙玺先生，对龙三先生的案子也做了同样的思考，结果对小夜子姑娘起了疑心。但是到龙吉朗宫司被害时，他又改变了想法，认为真凶另有其人，于是委托我来破案。”

“是这样的。”

“我的这项推理，前半部分没错，但后半部分错了。由于发生了连环杀人案，反倒加深了他对小夜子姑娘的怀疑。”

“为什么？”

“如今本人已死，真实情况已不可考。或许是因为他和我做出了相

同的推理，发现了樽内留有空气的可能性。另外也可以认为，虽然他不明白小夜子姑娘是如何从沈深湖生还的，但已直觉地悟出一切缘于她的复仇。”

“刀城先生是怎么知道的？”

“龙玺先生硬要我当侦探的时候，曾说过一句颇有深意的话——既然是名侦探，凶手躲在哪里这种事，还不是马上就能推断出来。”

“嗯，是说过那样的话。”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该说‘既然是名侦探，谁是凶手之类的，还不是马上就能推断出来’吗？这句‘凶手躲在哪里’，听起来就像在说我知道凶手是谁，所以你把藏身地点给我找出来就行。”

“还真是的。”

“之后龙玺先生还说‘实际抓捕我会让村里的年轻人去干’，所以多半是推断出凶手是谁了。”

“但是却又不能说出名字。”

“是的。另外，刚才他说我是蹩脚侦探——”

“什么！这种诽谤中伤的话，到底是哪个蠢驴——”

言耶一边劝慰情绪激昂的祖父江偲，一边继续往下说：“那是因为我迟迟没能指出真凶，让龙玺先生又是生气又是惊讶。还有，他说如果让正一君而不是小夜子姑娘当活祭，就不会发生现在这样的事，指的就是她犯下的龙三先生命案和神男连环杀人案。然后他说要把正一君拖出仓吊到忌田旁边的松树上去，则是因为他想借示众逼出小夜子姑娘。”

“浑蛋！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龙玺这老头，还真是个没人性的家伙！”祖父江偲大为愤慨，但马上又显出担心的模样，“小夜子小姐现在怎么样了？”

“可能由重藏先生带着，跟正一君逃走了吧。”

“那样的话倒还好……”

“这毕竟还是宫司连环杀人，而不是神男连环杀人吧？也就是说，

可以认为她的作案行动已经终止了？”

“继水魑大人之角后，其余六种神器也被盗了。这项事实也使我感到，她最初的企图是神男连环杀人。可是冷静地想一想，那么挂念孩子们的世路先生，与正一君关系亲密的游魔先生，可能会拿鹤子小姐和自己当活祭吗？如此这般，小夜子姑娘有可能转变了想法。另外也可以认为，在杀害龙玺先生前后，重藏先生对她进行了劝诫。”

“重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发觉是小夜子干的了。”

“多半是的……不过，她现身是在杀害龙玺前后吧。”

“就算是在龙玺死前现身，重藏大概也不会拒绝帮忙。”

“嗯。小夜子姑娘只是拜托重藏务必救出正一君，然后潜入水使家，查明龙玺先生人在里厅后，透过走廊的隔扇缝隙开了枪。”

“她想达成原来的目的吧。”

“小夜子姑娘从背后刺杀几位宫司，可能也不是单纯的作案，而是因为她从神社宫司这一类人身上感受到了父性。”

“父性？什么意思？”

“就是她所憎恨的，给家人空留下一个背影后出走的生父。”

这时，车内突然变得鸦雀无声。唯有雨水从树缝间注落的“哗哗”声和汽车行走在未经修整的山道上发出的“嘎嗒”声入耳而来，吵得人心烦意乱。

“已经过半程了吧？”

许是感觉气氛有异，祖父江偲扬起了快活的语声。然而，言耶并未看她，而是静静地将目光投注在游魔的背影上。

“老师你……”

“游魔先生，你在想什么？”

“唔……”

“我说老师，你到底是——”

“祖父江小姐，后半程恐怕会有点麻烦。”

“哎？”

“刀城言耶不愧是名侦探啊。可是啊，你这能力为什么不早点发挥出来呢？哪怕在增仪开始之前意识到水魑大人的活祭……”

“我很惭愧。总是处处落人一步……”

“怎么能这么说呢……老师你可是作家啊。又不是侦探。”

看来祖父江偲完全忘了自己曾得意扬扬地宣传过名侦探言耶的事迹。

“不过，你们两个都怎么了？总觉得怪怪的。”

“我的想法好像被刀城先生看破了。”

“游魔先生的想法？”

“嗯，我在想啊，只要往悬崖那边一转方向盘，这个世上就再也没有人知道真凶是小夜子了。”

“啊……哎？什么？”

祖父江偲吓得往后仰身，顺势就想搂住言耶。言耶则轻巧闪过，面向游魔道：“不过你打消了主意。”

“世路先生认为正一是真凶。就算现在我带你们‘一起上路’，那人可是很认真的，警察到了以后他肯定会说出刀城先生的推理。正一遭到通缉，还是小夜子被追捕，对我来说都一样。”

“一……一……一起上路什么的……”

祖父江偲一阵大呼小叫，言耶边安慰她边道：“那能不能送我们到目的地呢？”

“行啊，而且世路先生也是这么交代的。不过，我不会开到警察局门口。就在郊外停车放人，后面就请你们自己走吧。”

“明白了。没问题啊。”

此后，三人没再说过一句话。言耶和游魔似乎在思索着什么，祖父江偲则全神戒备驾驶席，同时又不断地向旁边投去担忧的目光。不开口是因为她不想打扰言耶。

结果，直到汽车驶下面对它邑町的山坡，已能望见镇上街市的时候，仍是一样的状态。

“到了。”

“非常感谢。到这里就行了。”

“翻山的那段时间，雨倒也小了不少。”

“但是波美那边的雨势可能一点儿也没减弱。”

“是吧。”

“你这就回去吗？”

“嗯。”

“是为了找小夜子姑娘他们吗？你有头绪？”

“是。挺不好意思的，村里的事都丢给世路先生了。”

“请务必小心。对了，我和祖父江小姐都饿了，所以想找个地方好好吃顿饭。”

“老……老师，你在说什么呀——”

“所以嘛，要吃完后再去警局。因为是早饭午饭放一块儿吃，少说也要花一小时以上吧。”

“原来如此。”

在游魔讥诮笑容的欢送下，言耶和祖父江偲下了车。

“回去的山道上，最好什么事也没有。”

“可能刚刚好。”

“哎？也就是说，游魔能回去，但警察——”

这时游魔已调转车头的方向，鸣响喇叭。

“现在就让我们祝愿游魔先生平安无事吧。”

说着言耶施了一礼，祖父江偲也慌忙学样。游魔对着两人举举手抿嘴一笑，随后迅猛地沿来时的道路飞驰而去。

事后言耶得知，就在这个时候，就在波美之地，几乎所有村落都被滔天的洪水吞没了。

终章

波美之地损失惨重。所幸大部分村民事先已进入周围的山岭避难，得以生还。然而，几乎所有的田园和庄稼地都被冲走，绝大多数房屋都倒塌了。

水魑大人发怒了……

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不，是切身感受到了。所有村民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涌自心底的畏惧。

洪水退后，相当一部分村民离开了波美之地。与其说是因为难以复兴，还不如说是过于恐惧水魑大人。再度镇住水魑大人，复行祭祀之礼，众人怕想都不敢想吧。

小夜子、正一和重藏被视为下落不明。警方判断他们已被洪水卷走。祖父江偲觉得是刀城言耶的说明造成了这样的认识。

说到下落不明，水内世路也是。某村民说见到世路一个人往二重山方向去了。至于他到底有没有执行减仪，无人知晓。

最终，留守波美的人只有往年的四分之一。比原先五月夜村的人口还要略少一些。水内芥路和鹤子，水庭流虎和游魔也在其中。他们在五月夜村的原址上开拓了新的村庄。不久，水内家和水庭家还重建了神社，水魑大人再次受到祭祀。

数年后，水内芥路和鹤子举行了婚礼，与此同时游魔也迎娶了新娘。上了年纪的村民都说这妻子就像年轻时的左雾。不过，也只传了一阵子。因为这个名叫正子的妻子开朗温和，十分能干，很快就融入了村庄。因为对公公流虎尤其尽心尽责，大家都夸她是好媳妇。除去丈夫和公公，她与芥路的妻子鹤子最是亲密。据说关系好得就像亲姐妹一样。

姐姐，死……

正一听到的这句谕示，是指小夜子会从世间消失吗？还是说，谕示这种东西，会因当事者本人的情况而做无限的变化呢？

刀城言耶不明就里。他只能在远方的天空下，姑且为两对夫妇祈福，并衷心祝愿新波美之地再次兴旺起来。

言耶一心一意，反复不断地祈祷。

往事勿要醒来，亦勿要引发新的惨剧。

解说

村落民俗的杀戮盛宴

一、关于小说

《如水魑沉没之物》（以下简称为《水魑》）是民俗侦探刀城言耶系列的第六部长篇小说，荣获了第10届本格推理大奖，使作家三津田信三真正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本作的伏线与解谜一如既往地精巧绵密，此外还加强了情节的趣味性，篇幅极长却并不沉闷。故事娓娓道来，少女和少年的命运像悬案的真相一样令人牵挂，苦难中的浪漫色彩，绝境中的满腔挚情，以及最终席卷村落的滔天洪流，竟好似领先一步问世的《天气之子》，且更残酷、更深邃、更丰饶。

这些年来，三津田信三以其独树一帜的才气，创作了多部小说，屡屡入围各大推理奖项：

1994年，《食子鬼缘起》，第1届创元推理短篇奖候补。

2008年，《如首无作祟之物》，第61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长篇及连作短篇集部门）候补和第8届本格推理大奖（小说部门）候补。

2009年，《如山魔嗤笑之物》，第9届本格推理大奖（小说部门）候补。

2010年，《如水魑沉没之物》，第10届本格推理大奖（小说部门）获奖。

2013年，《如幽女怨怼之物》，第66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长篇及连作短篇集部门）候补。

2019年，《如碆灵供祭之物》，第72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长篇及连作短篇集部门）候补和第19届本格推理大奖（小说部门）候补。

《水魑》能够获奖，对于钟爱刀城言耶系列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桩喜事，这个系列的古怪与精彩，终于得到了更大范围的认可。在三津田信三的创作历程中，显然也占据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

这部作品的时间定位，大约是二战结束的十年后，紧跟在《如山魔嗤笑之物》之后；舞台则被安排在奈良的深山里，名曰波美地区。作家设计了一些地名、一些传闻，各书互通，搭建起了一个几可乱真的虚拟世界，供年轻的刀城言耶和同伴们东奔西走。

比如，本作中的重要女性角色左雾，出身于苍龙乡神神栉村，正是《如厌魅附体之物》中发生命案的神神栉村。那么，左雾（日语读音为さぎり）拥有玄妙的力量也就不足为奇了（《如厌魅附体之物》中名唤さぎり的女子有六名之多，再加上本书中的左雾，使这个名字——确切地说是读音——俨然成为了一种象征）。

民俗、战时战后的村落众生态、恐怖、本格推理，可以说是刀城言耶系列的四大要素。在系列的每一部作品中，作家都怀着殷切之情，极为自然地将四大要素融合在一起。战时日本，扎根于地方乡土的信仰、祭祀、供奉、仪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以至于战后修复时不得不掺入捏造的元素，进行表面化的补全。探寻乡土民俗的本来面貌，也就成了爱好者们倾注心血的努力方向。在当时，移风易俗造成的破坏是不容置疑的。当时日本政府不允许国民表现出受到了战争伤害，不允许表现出痛苦、不解、抵触和逃避。真情流露，就可能立即被定性为“非国民”而遭受厄运。于是，畏惧带来了深重的压抑，使人精神异化，使人不择手段，导致了一桩桩恐怖命案的发生。在刀城言耶系列中，装死、替身、幽闭、自残、精神失常抑或超脱、大彻大悟的非国民们，以一种毫不造作的姿态，游荡在形形色色的杀人计划中，并制造出一个个匪夷所思的

谜团，供智慧超群的侦探推理。

对战争进行反思和控诉，在战后成了大受欢迎的题材，相关的影视动漫和文学作品比比皆是。由于太容易畅销，难免会出现一些作品刻意迎合、卖弄苦情，一味地着力渲染战败后的世人之苦。比起一些倾力描绘世情的反战作品，致力于悬念与解谜的推理作家，反而以其恬淡的笔触和理性主导的思绪，为广大读者真实地复刻了战时画卷的疮痍一角，这也是《水魑》的难能可贵之处。

在本作中，祭祀“水魑”的祈雨仪式“增仪”和抗涝仪式“减仪”，借着波美地处偏僻之利，顺利越过二战，原汁原味地延续了下来。而其中为首的五月夜（さよ）村——村名与女主角小夜子（さよこ）的名字谐音——主持祭祀的成功率凌驾于众村之上，其秘诀就在于仪式原汁原味的程度极为彻底。它越过的不仅是战争时期的民俗破坏，还有悠久的文明进化过程。五月夜村实行着最古老的仪式，遗憾的是，“古老”往往与“人道”背道而驰，意味着惨无人道。

中日两国的古老文化有互通之处，传统糟粕倒也如出一辙，作家精心酿制的作品犹如味噌，带着浓郁的日本风味，却让人一看就想起了老家的黄豆酱，异国风情里透着乡土的亲切。

因此，这是一部特别适合中国读者阅读的推理小说。每一个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中国人，都具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能在真相揭晓前有所预感。换言之，此处不需要民俗爱好者钻研什么特殊知识，但凡具备普通人的常识，就足以享受到抽丝剥茧、触摸真相的乐趣。

古老仪式总是有着繁琐的讲究，环境、布置、器物、人，方方面面都有既定之规。于是，一个严丝合缝、伏线密布的场子就在情节的自然推进中搭建起来了。场内怎么也不可能实现杀戮后的脱身，陆续发生的死亡事件也就显出了不可思议的色彩。《水魑》不是一部带有民俗元素的推理小说，也不是一部带有推理情节的民俗小说，每一次的杀戮，每一滴血，走向真相的每一步，都深深地嵌在“仪式”里。民俗与推理、仪

式与杀戮，双双对对密不可分、浑然一体。

为了让村子幸存下来，村里的头领决心杀人以祭鬼神；为了让孩子幸存下来，母亲决心借鬼神之力杀人；为了让自己幸存下来，孩子决心杀人，不牵涉鬼神。

因为世道艰难，就有权为了活下去而滥杀无辜吗？杀戮之后到来的并不是幸福美好的生活。杀人犯必定受尽煎熬，以后的人生也绝不会一帆风顺。《水魑》中的“超自然”现象含量之高，描写力度之大，在刀城言耶系列里也是首屈一指的。然而，这部作品却揭示了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徘徊在人心中的杀意，比起喜怒都很纯粹的鬼神来，恐怖程度更甚。

二、关于新版

与《如首无作祟之物》（以下简称为《首无》）一样，这次的新版《水魑》也以讲谈社文库本版为底本，做了修订。不过，老版不存在影响推理或真相的错误，因此更改之处远少于《首无》。文库本版只对鹤子和芥路的“奇异”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救。

此外，《水魑》中有一部分解谜的线索与日语发音有关，普通读者不太可能意识到。因此，为了使本作显得更公平一些，我在很多貌似毫无必要的地方加了注释。进而，为了让注释的真正意图不会被轻易看穿，有时还采取了“藏木于林”的手法，比如那条与四村名的日语发音有关的注释。如果读者诸君在阅读过程中，对这些注释感到困惑，并猜出这可能是重要的线索，我会感到无上的荣幸。

张舟

2020年5月30日


SHINZO MITSUDA
如首作祟之物
[日] 三津田信三 著
张舟 译
本格推理史上
真正的
无冕之王
◆第8届本格推理大奖入围作品
◆第61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入围作品
◆2008年本格推理BEST 10第2名
◆2008年“这本推理小说好想读！”第3名
◆2008年“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第5名
◆2007年《周刊文春》推理小说BEST 10第5名
间隔十年的四起杀人事件
只要发现1个事实，
37个谜题都能迎刃而解！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十三夜参礼
第二章　高屋敷巡警
第三章　媛首山
第四章　东鸟居口
第五章　媛神堂
第六章　十三夜参礼相关人员的活动
第七章　从井中……
第八章　四重密室
幕间（一）
第九章　《怪诞》
第十章　旅行二人组
第十一章　三个新娘候选人
第十二章　媛首山杀人案
第十三章　首无
第十四章　密室山
第十五章　秘守家的人们
第十六章　搜查会议
幕间（二）
第十七章　指名仪式
第十八章　第三桩命案
第十九章　淡首大人的意思

第二十章　四颗人头
第二十一章　无头尸的分类
第二十二章　无头悬案
幕间（三）
第二十三章　来自读者投稿的推理
第二十四章　刀城言耶先生的推理
幕间（四）
尾声
解说
返回总目录

◇前言
PREFACE

文库，原本是指收纳书物的仓库和书库，也指收纳书与记事簿，以及不常用物品的小箱子。以前者为例，京浜急行线的“金泽文库站”就是以前镰仓时代北条氏用来收藏汉书用的，“金泽文库”名字的由来便是如此。东京都的世田谷区也存在着收集着珍贵汉书的“静嘉堂文库”。后者则更多地被称为“手文库”。

江户时代以来，可以放入袖袂的小开本书籍逐渐流行起来，被称为“袖珍本”。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富山房发行了小开本的丛书，起名“袖珍名著文库”。随后，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讲述战国时代的猿飞佐助和雾隐才藏系列故事的讲谈社“立川文库”发行出版。讲谈是日本民间艺术，以口语化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而“立川文库”则是将讲谈收录成册集中出版的丛书，据统计，当时刊行量为200册左右。从那时起，文库就脱离了原本的释意，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类书集丛。

文库说法借鉴了日本出版业界的传统说法。而千本樱源自日本奈良县吉野山樱花盛开的奇景，世人皆称“一目千本樱”来形容樱花美景。千本樱文库的纳入作品皆为日系作品，题材包括推理、悬疑、幻想、青春、文化等类型，正如千本樱满山盛开的绝景。

现代日本，以“文库”命名刊行的丛书系列有200种以上，所谓“文库本”只不过是统称而已。日本传统的“文库本”常用的是A6尺寸的148mm×105mm，也叫“A6判”。千本樱文库的所有书籍将在“文库本”的基础上提升，达到148mm×210mm的开本标准。追求还原的前提下，力

图带给读者更清晰的阅读体验。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日系推理小说逐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随着时代更替，涌现出了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家。日系推理能够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设立的各种新人奖，这些新人奖能为日本文坛输送新鲜血液，不断地创作优秀作品。但是，新人出道的条件并非只有获奖这一条途径。多样的文学新人奖具备相当完善的审查机制，即便是没能获奖的作家，也有机会出道。比如东京创元社的“鲇川哲也奖”，有不少作家在当届没能获得大奖，只是止步候选阶段，后来却都成为了人气作家。另外，不急于出道的作家也是有的。1994年，东京创元社创立了“创元推理短篇奖”，第一届的赛事中收到了123篇投稿作品，其中名为《子喰鬼缘起》的作品晋级到了最终候选阶段。同年，由光文社公募投稿作品进行出版，鲇川哲也主编的《本格推理3 迷宫的杀人者们》中也收录了一篇名为《雾之馆》的作品。而这两部投稿作品都出自一人之手——三津田信三。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三津田信三的投稿作品就已经被刊登在出版物上，也可以视为出道。但普遍被认为是出道的标志作品，还要等上七年。2001年，讲谈社出版了三津田信三的第一本书，他的作家人生正式起步。出道作即为“作家三部曲”的第一作《恐怖小说作家栖息的家》，该系列被归为怪奇小说，作者的独特风格已经初见端倪。“作家系列”完结之后，三津田信三便打破常规，创作出了怪异谭式的推理小说“刀城言耶系列”。该作是以作家刀城言耶为主角，解决各种不可思议的犯罪事件的故事。作者巧妙地将乡土民俗学，本格推理写作技巧，以及惊悚恐怖氛围相乘组合，辅以二战前后的独特时代背景加以呈现。创造出了前所未有，无与伦比的文学魅力。“刀城言耶系列”在日本是由原书房和讲谈社两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因此引进整个系列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今后，千本樱文库将陆续出版整个系列的全部作品，还请各位读者尽情感受“刀城言耶”的怪异之谜。

千本樱文库编辑部

谨以此书献给先父三津田八幡男

编者按：

下文以媛之森妙元早年发表于《迷宫草子》的作品——《媛首山惨剧》原稿为基础，由编者结合其后加笔修正之遗稿整编而成。因此本文得以成书问世，无疑应归功于作者本人——虽有部分章节出自文中的登场人物江川兰子氏之手。编者并无贡献，特此声明。

昭和某年正月 东城雅哉 即刀城言耶 手记

主要登场人物

秘守家的人们

一守家

富堂　秘守全族之长
兵堂　一守家现任户主，富堂的三子
富贵　兵堂之妻
长寿郎　长子，双胞胎中的哥哥
妃女子　长女，双胞胎中的妹妹
藏田甲子　双胞胎的乳母
佥鸟郁子　双胞胎的家庭教师
斧高　一守家用人
铃江　同上

二守家

一枝　二守婆婆，富堂的姐姐
纮达　二守家现任户主，一枝的长子
笛子　纮达之妻
纮弌　长子
纮式　次子
竹子　长女，长寿郎的相亲对象

三守家

二枝　富堂的大妹

克棋　三守家现任户主，二枝的长子
绫子　克棋之妻
华子　次女，长寿郎的相亲对象

秘守家的远亲

古里家

三枝　富堂的二妹
毬子　三枝的孙女，长寿郎的相亲对象

派出所的人们

高屋敷元　一守派出所巡警

妙子　高屋敷元之妻
二见　二守派出所巡查长
佐伯　三守派出所巡警

其他登场人物

江川兰子　推理作家
丝波小陆　在同人志上发表作品的耽美作家

大江田真八　终下市警署的刑警队长[1]

岩槻　终下市警署的刑警
刀城言耶　怪奇幻想作家，笔名东城雅哉

阿武隈川乌　民间的民俗学者

历史上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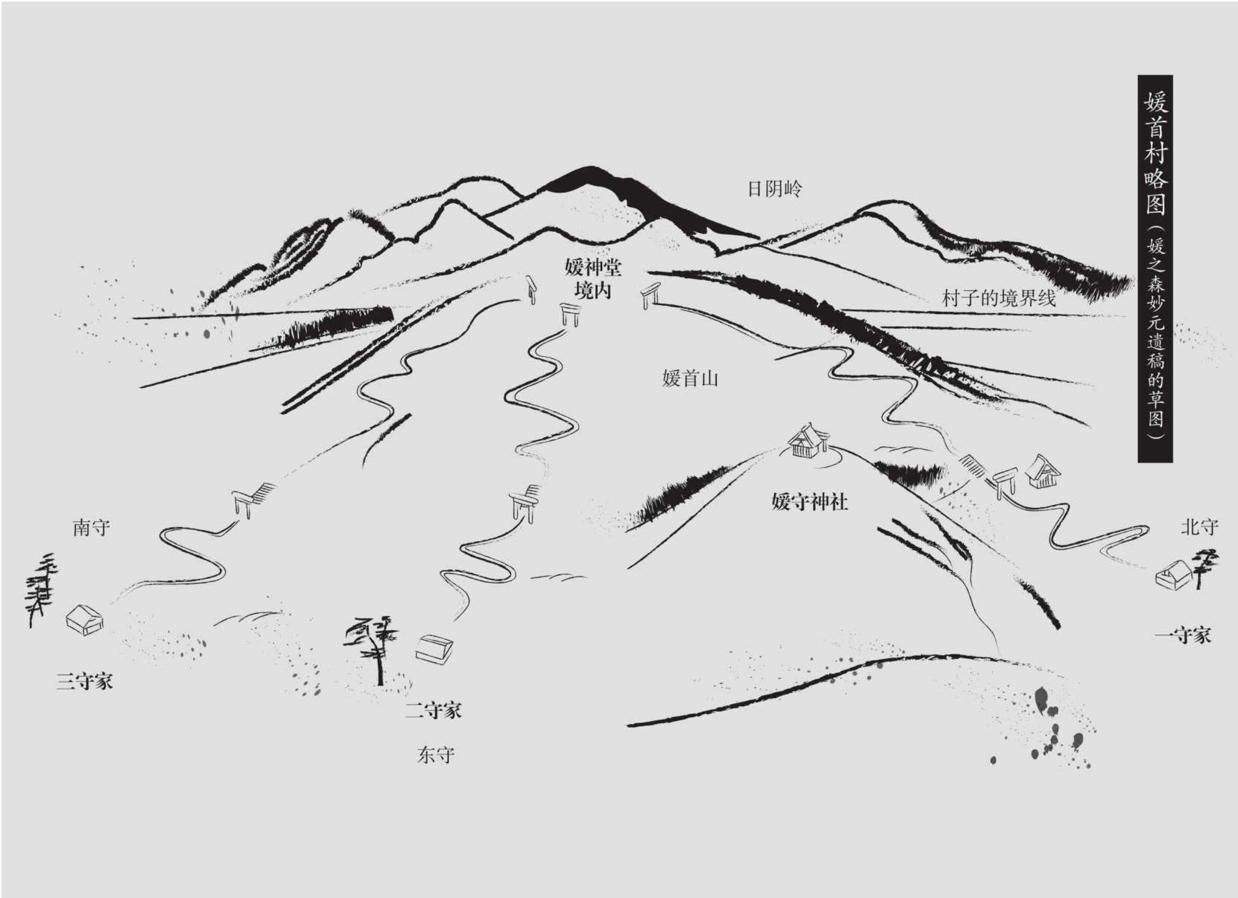
淡媛　被丰臣兵斩首之女
阿淡　昔日一守家户主之妻，被其夫斩首

首无　原形不明的怪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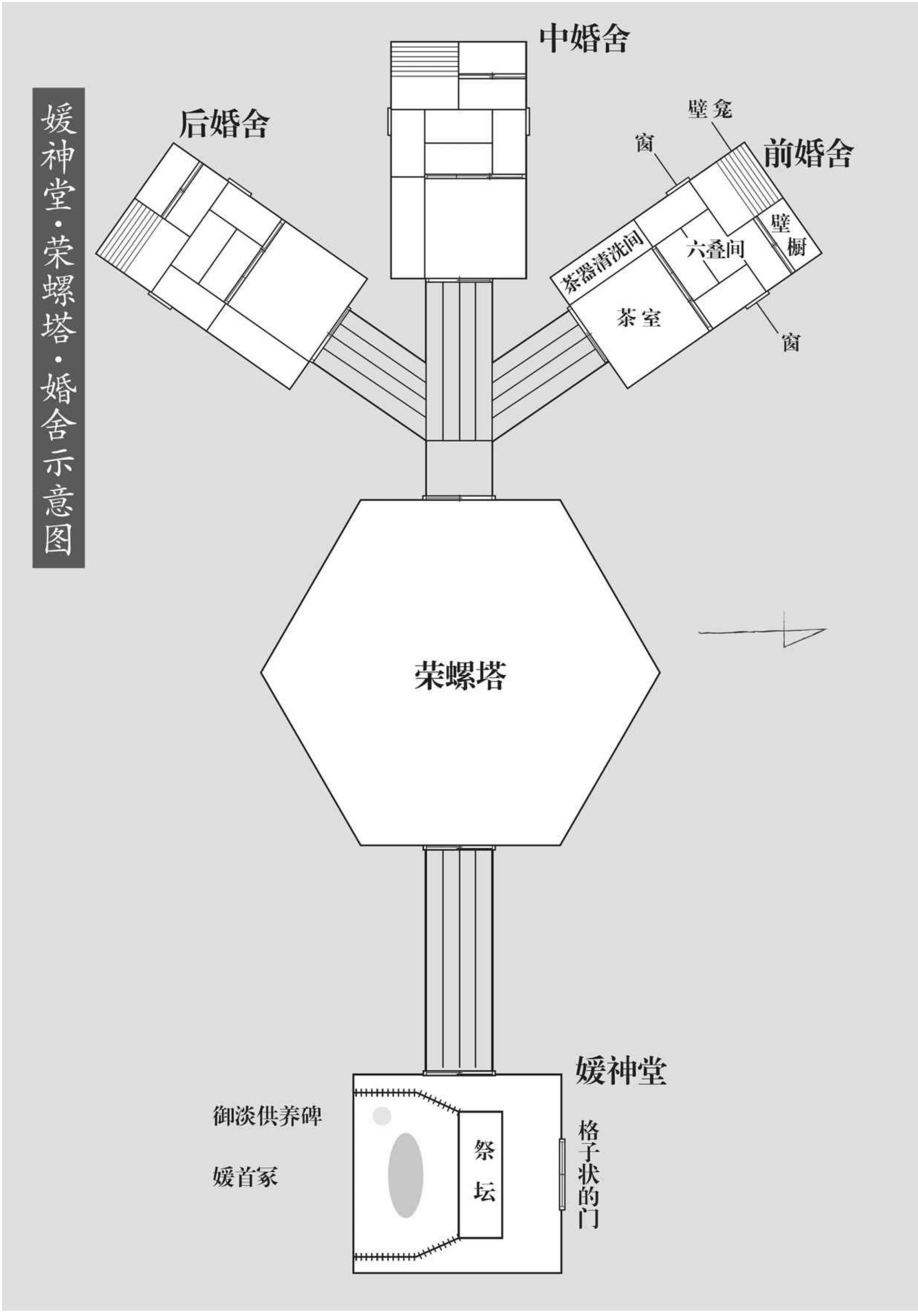
注释

1 队长：日文原词为“警部补”。日本警察阶级之一，居警视总监、警视监、警视长、警视正、警视、警部之后列第七位，主要负责现场监督工作。本文中大江田的职务类似中国的刑警队长。

媛首村略图


媛首村略图
（媛之森妙元遗稿的草图）
日阴岭
媛神堂
境内
村子的境界线
媛首山
媛守神社
南守
北守
三守家
二守家
一守家
东守

媛神堂·荣螺塔·婚舍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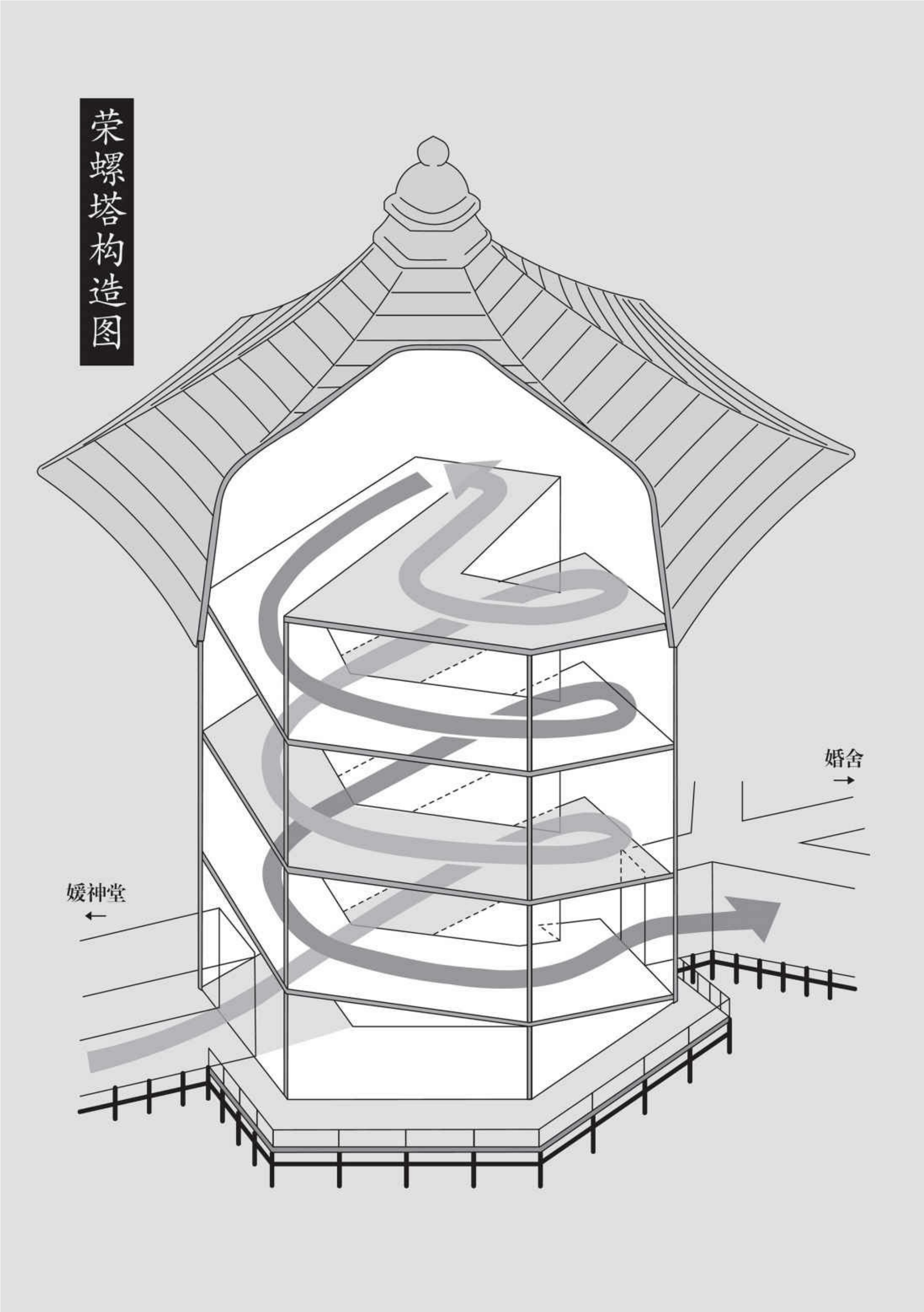


媛神堂·荣螺塔·婚舍示意图
中婚舍
后婚舍
前婚舍
壁龛
窗
六叠间
壁橱
茶器清洗间
茶室
窗
荣螺塔
媛神堂
御淡供养碑
媛首冢
祭坛
格子状的门

参道示意图


参道示意图
一守家
祭祀堂
北守
森林
石板参道
森林
马头观音像
境内（玉砂利）
格子门
手水舍
马头观音的祠堂
婚舍
石板参道
←日阴岭
荣螺塔
媛神堂
→东守（二守家）
手水舍
石板参道
↓南守（三守家）

荣螺塔构造图



荣螺塔构造图
婚舍
→
媛神堂
←

赢了真高兴呀～花一钱[1]
输了真不甘呀～花一钱
秘守家的少爷　来一下哟
弱不禁风呀来不了
秘守家的媳妇　来一下哟
首灵怕怕呀来不了
算啦　算啦　你要哪个娃
要男娃
男娃活不长啊　女娃好不好
女娃是强壮啊　一守家难保
算啦　算啦　你要哪个娃
要男娃
男娃死得快啊　女娃好不好
女娃是长寿啊　一守家绝后
算啦算啦　你要哪个娃
商量商量吧　问问首灵大人吧
就这么办吧

——选自閇美山犹稔《藏于童谣的隐秘传承》（知层社出版）

注释

1 花一钱：日文原词为“花一匁”。“匁”为重量单位，约等于3.75克，这里用作买花时的单位。“花一匁”是一种儿童游戏，孩子们分成两组一边歌唱一边进行人员互换。歌中描绘了卖方被迫让价因而悲伤，买方占到便宜因而欣喜的模样。日本各地传唱的歌词虽不尽相同，但结构基本一致。有说法称，这里的“花”指艺妓，买卖花其实是指买卖艺妓。另有一说，此歌描绘的是贫穷人家

卖儿鬻女的悲惨景象。文中的这首童谣模仿了“花一匁”歌的歌词。

前言

面对纯白稿纸的这一刻，我感到了始料未及的困惑。难道是因为我打算以本名高屋敷妙子，而非作家媛之森妙元的名义来动笔的缘故吗？

不，应该不是吧。我已决定以小说的形式来撰写本文。换言之，我打算完全从一个作家的视角出发，力图解决战中及战后发生的两桩案子。但棘手的是，我不知究竟该从“什么”说起，又该从“哪里”说起。

近三十年前，我曾应战后诞生的侦探小说专刊《宝石》的公开征稿，创作处女作《首灵怕怕呀来不了》。那种为如何起笔而深深困扰的感觉，如今又再度出现。

是的，我想先在此阐明撰写本文的理由。

诱因之一是我突然想到自己年事已高。几年后昭和治世将满五十周年，而我今年就会迎来六十岁生日，令人羞愧的是，我对这一发现还颇觉惊讶。古人云：人生五十载——但我已远超这一年限，约有十年之距啰。当然，最近年抵花甲仍不服老，有心享受第二春的人也不在少数。

只是，如今我会来这媛首村北守郊外，悄悄寻觅终老之所，还决意在此撰写本文，想必是因为我内心自认余日无多了吧。现在不写，今后恐怕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这种如坐针毡的焦灼感，确实让我饱受折磨。

此外，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几桩偶然事件的同时发生，也是促成这次起稿的因素。

首先，想到自己的年龄，我就对都市生活感到了厌倦，兴起在乡间度过余生的念头。其次，创作过多部本格推理名作的江川兰子氏，近日推出了第六十本著作，真是可喜可贺。而这部名为《昔日幻想逍遥》的

随笔集提到了二十年前的那桩命案。另外，此书也对同人志《迷宫草子》有所提及。这本在关西发行的同人志月刊向我约稿，希望我能撰写一篇风格独特的连载小说。然后最重要的是，在整理长年从事创作的过程中堆积起来的资料与书信时，我发现了亡夫——北守派出所巡警高屋敷元留下的笔记，里面记载了一守家怪案的调查情况。

我总觉得是这种种事由浑然一体，把我推到了本文案前。

又及：《迷宫草子》堪称怪奇幻想类同人志之翘楚，发行量甚至超过了某些策划欠佳的文艺杂志。从推出被人遗忘的耽美作家丝波小陆的特集（本文也会涉及此人），到发掘江户川乱步和横沟正史隐秘的两地书，这本刊物常有极具魅力的企划，连文坛之中都隐藏着一批忠实读者。

不过，回到昔日和丈夫共同生活过的媛首村，又一次深切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独特的气息，才是我提笔写文的最大动机吧。

开拓于奥多摩深处的这片沃土，古称“媛神乡”，现记作“媛首村”、读法为“HIMEKAMIMURA”。

大体成书于文化（1804—1818年）至文政（1818—1830年）年间的《新编武藏风土记稿》载有“媛神村”之名。进入明治时期后，改名为“媛上村”，并划入韮山县。之后又在明治七年时归神奈川县、明治二十九年时归东京府管辖，直至今日。虽说历经变迁，但从江户时代以来，村庄的边界线就从未改动过，因此对祖祖辈辈居住在此的人们来说，可能完全不会意识到村庄的一次次变动。

地名由“媛上”变成“媛首”似乎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但不可思议的是，关于改名的细节竟不曾留下任何资料，连传说也没有。根据村里的古老文献，可以推知演变发生的大致年代，然而究竟是谁、为何改名仍是一个巨大的谜。不过就村民而言，接受“上”至“首”的转变是极为容易的事吧。因为——

停！个中缘由还是留待正文再表。因为不管怎么说，“首”字都是串

联这片土地与这个村庄、秘守家与一守家、战中与战后两桩奇案的要因。

在此，我先向各位介绍一下当地的历史和地理。

据说媛神的祖先是藤原氏或橘氏，当然这不过是传说罢了。

和铜元年（708年），县犬养宿祢三千代被赐姓为橘，而后这位才貌双全的女杰迅速加强了和皇室及藤原氏之间的联系。不久，三千代之子葛城王长大成人，自称橘诸兄，橘氏的势力日益扩张。不料藤原氏东山再起，又导致诸兄失势。诸兄之子奈良麻吕企图打倒藤原氏，反被擒获，身遭幽禁之苦。但即便如此，由于橘氏势力并未完全衰落，奈良麻吕得以勉强保住性命。不过，相传在诸兄死去后，奈良麻吕随即被处死——两人同年而卒，所以才会有此说法吧。

身处权谋旋涡中的少将橘高清，决心在引火烧身之前逃离是非之地。他远走高飞，来到东国的深山幽谷，在那里筑起媛神城，从吉野山迎请安闲天皇之灵，开设了媛守神社——这便是神社的传承。不过，有一项事实值得我们重视，那就是橘家本家的族谱中并不存在高清这个人名。换言之，这只是神社起源的传说、村中流传的掌故罢了。

媛首村东西宽十七点五公里，南北长十一点三公里，呈椭圆状。总面积达一百零二平方公里，东西走向的“媛首山”横亘在南北的中心地带。名为山，其实却是一片如圆坟般隆起的广袤森林，若从空中俯瞰，即可知“媛首山”和村庄一样，整体轮廓呈椭圆状。

媛首山的北侧、东侧和南侧分别被称为北守、东守和南守。媛首村便由这三个区域构成。此外，山的西侧人称“日阴岭”，恰与村界重合，所以并无“西守”一说。

稍稍扯远一点，“媛首村”的“首”读作“KAMI”，而“媛首山”的“首”则读成“KUBI”。很久以前我就深有所感，“首”字的不同发音似乎正暗示着“媛首山”的可怕之处……

停！还是言归正传，让我们回到村庄的话题吧。

从前村民主要以养蚕和烧炭为生，顶多再从事一点农业、林业和狩猎活动。至于养蚕业是在什么年代，经由怎样的途径传入村中的，已无从知晓。但村庄的主要出入口“东守大门”还祭祀着少说也有两百年历史的蚕神“马鸣地藏”，所以能肯定的是，很久以前村里就已开始养蚕。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是养蚕业的鼎盛时期，此后不久，由于受到中心城市大资本家的挤压，蚕业的繁荣景象渐渐蒙上了阴影。即便如此，媛首村也没有像近邻的村庄那样衰败下去。我知道，直到后来人们都在说，这是因为有秘守家的存在。

秘守家是村里的头号地主，历代治理此地。秘守一族在村内共有三家，人们常说的“本家”被称为一守家，然后是二守家和三守家。顺带一提，一守家和二守家的“守”浊音化为“GAMI”，唯独三守家读成清音的“KAMI”。事实上，这只是屋号，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姓氏，而且仅在村内使用。历史上秘守三家共同守护着这座村庄，一守家、二守家和三守家分别统治北守、东守和南守。相传他们本姓“媛神”，不知何时变成了“秘守”。如果把这个姓氏解读为“秘密守护”村庄，或许就能理解为何有此传闻了。

然而讽刺的是，必须得到某种保护——不，应该说是神佛保佑的，正是这个秘守家。因为即使过去了数百年，可怖的淡首大人仍在不断地给秘守家制造灾祸。尤其是对一守家继承人，也就是日后会成为秘守族长的男子……

写到这里，想来读者会斥责我道：媛之森妙元虽是怪奇推理小说家，但至少一直在创作追求合理解答的作品，居然还相信“作祟”这套封建迷信的玩意儿？

但是，仅以这媛首村发生的种种事件而论，关键之处似乎总有全然无法以常理度之的某物突露尊容。毛骨悚然的感觉牢牢地束缚着我。虽然觉得很愚蠢，觉得不可能，偏偏时常又会感到，确实有某股不明力量参与其间。

我决定以小说的形式撰写本文，却不知为何在起笔时迷惘不已，或许原因就在于我无法完全拂去这种不安的思绪。

好了好了，再喋喋不休地唠叨下去也于事无补，所以开场白到此为止。下面我只想对本文的整体构成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故事不采取第一人称。最初我也考虑过这种叙述方法，但很快就放弃了。虽说是巡警之妻，但我自己无疑和案件本身毫无关联。通过高屋敷妙子的视角，无论如何也无法描述战时与战后的两桩案件。

我也想过，要不就从北守派出所的负责人——高屋敷元巡警的立场出发展开记述？若是以我的警官丈夫为视点人物，就能自然地进行案件的叙述，而且对于在媛首村做了一辈子派驻巡警的丈夫来说，战时的怪事可以精准地表述为“高屋敷元巡警的第一案”，而战后的案子则是“高屋敷元巡警的最后一案”。

可惜我刚开始动笔，就发现这样的叙述方式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虽然身居派出所巡警之职，但丈夫毕竟是个外人。换言之，无论如何叙述，都只能从外围观望案情而无法融入其中。假如就这样写下去，可想而知，小说的情节进展会多么无趣。

再三思考后，我想到了一个全新的结构，即在高屋敷元巡警的视点外，安排一个熟知一守家内部情况的人物，以便从案情的内外两个方面加以叙述。能想出这个法子，当然是因为有几多斧高这一合适人选的存在。他是战中奇案发生的前一年，被一守家收养的那个五岁男孩，同时也是所有事件的重要目击者。斧高虽是外人，却又称得上是一守家的成员，如此微妙的立场，正适合成为与高屋敷元相对的另一视角。

况且细想下来，我还发现两人和我之间的关系十分相似。首先是我的丈夫，他为了梳理头脑中的思路，经常和我说一些和案件有关的事，所以我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各种信息。另一方的斧高，由于屡次赴派出所接受问讯，不知不觉中与我们夫妇变得亲密无间，之后也时常来做客。当时我常有机会听他说起一守家的内情。可以说，在无心插柳的状况

下，我从他俩身上获得了撰写本文所需的充足知识与信息。这么一想，通过高屋敷元与几多斧高的视点来描述两起案件，实乃必然之举呢。

只有一事令人担忧，那就是斧高恐怕持有特殊的性取向。我也不知这是天性使然，还是在一守家遇见长寿郎后才生的根，发的芽。但我确实渐渐感到，他跟普通男孩似有不同。战时我还对此浑然不觉，直到战后，随着他长大成人，再听他说起长寿郎的事，我才逐步认清了斧高的特殊嗜好。我十分犹豫，不知该不该把这些事写入本文。

不过当时我已确信，斧高的视点对这部小说的成立不可或缺。事已至此，放弃既定的结构、改用别的叙述方式是难以想象的。若有人说这只是你为了贪图方便，我也无言以对，但鉴于斧高的性取向只限于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情，我决心不加掩饰地描述出来。因为如果不这么做，他的言行举止——特别是关于长寿郎的那些，会显得很不自然。

现在，我只能祈祷上述的判断并无差错。

这个“前言”是连载的第一回，第二回将包括以几多斧高的视点描写的“第一章”和高屋敷元视点的“第二章”。第三回也是一人一章……就这样，采用一回连载发表两章，如有需要就单设“幕间休息”之章的结构。从执笔到和读者见面，其间约有两个月的延迟，对于本文来说，这个时间差真是理想之极。

这是因为我创作《媛首山惨剧》，目的就是想解开战时和战后一守家两桩奇案的真相。虽说是以小说的形式再现案情，但终究写的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未解之谜，所以最终能否给出令读者满意的真相，我只能不无遗憾地说，目前还无可奉告。最坏的结果大概是只留下一堆对案件的记录吧。所以我恳请各位读者一同参与解谜。如上文所述，从执笔到杂志刊登之间会有一段空隙，因此连载期间有充分的思考时间。而且我也会适时表明意图，请读者予以理解，在此先拜托诸位了。

另外，或许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有关方言的处理我要事先做个说明。原本我打算忠实地再现每个人的语言，但这么一来毕竟会出现大量

难解其意的内容，所以我决定基本改为标准语。不过，倘若把全部对白都做这样的处理，我又担心会造成人物个性的单一化。因此我擅自决定采用贴近各人物形象的措辞。这些仅仅出自我个人的印象，还请多多包涵。

且容我再说两句。如今，案件相关人士似乎多已辞世，抑或移居别处。即便如此，我——昔日北守派出所巡警高屋敷元之妻，还是向村民们隐瞒了重归故地的事实。租房时我委托城市的不动产公司做中介，要求尽可能租借村外的房子。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丝毫未暴露身份就顺利地搬进了这幢配有后院，适合独居的宅子。为了避免意想不到的窥探，我事先请不动产公司放出风声，说搬来的好像是一个不爱跟人交往、性情古怪的作家。为了演好这个角色，顺便在写作时换换心情，我正考虑在后院开荒造田，这样多少也能自给自足。

做了这么一番说明后，也许读者们会问：且慢，此文一旦开始连载，这些辛劳不就白费了吗？不过应该没关系。虽说我曾经用过媛之森妙元这个笔名，但多年来我一直以媛首村的大量传说为素材从事创作，却从未有村民注意到此事。现在我只恳请诸位读者稍安勿躁，静静关注本文的进展，直至连载结束。

前言真是过于冗长了。

这就请各位走进这个以媛首村为舞台的世界吧。首先是战时，一守家十三夜参礼的当晚，在形成四重密室的媛首山中发生的奇案；接着是战后，二十三夜参礼的三天后发生的不可思议的无头杀人案，以及由此引发的可怕命案。

对了，在此之前，我还想对那些有“侦探小说狂”之称的读者说一句话。

出于苦心，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们吧。因本文并未采用“我＝高屋敷妙子”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而怀疑这一连串命案的真凶就是作者本人的思路，是完全错误且徒劳无益的。

好了，欢迎各位进入这个不无惊悚而又令我难以忘怀的故事世界……

昭和某年霜月[1]

媛之森妙元　即高屋敷妙子　手记

（效仿敬爱的东城雅哉氏之笔法）

注释

[1] 霜月：日本对旧历11月的别称。

第一章

十三夜参礼

刚满六岁时的那年中秋，秘守家举行了一场被称为“十三夜参礼”的奇妙仪式，斧高对媛首村的记忆便是从这里开始的。

当时日本深陷大东亚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旋涡，局势日益恶化。不过幸运的是，简称“学徒出阵”[1]的《在学征集延期临时特例》并未颁布，旨在疏散学童的《学童疏散促进要纲》和《帝都学童集团疏散实施要领》也还没进行内阁审议，更别说对本土的空袭了，一般人连做梦都想不到。

所以，治理村庄的秘守族长——一守家的富堂翁为何不顾非常时期仍执意举行十三夜参礼，也就不难理解了。考虑到村子又地处关东奥多摩的深山幽谷，此举更显顺理成章。因为和都市相比，这里的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不易感受到战时的气氛。

不过，正逢战乱时节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明治维新后，政府确立了祭政一致的国家神道[2]，致使《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与皇家族谱有关联的神，取代了神社历来的祭祀神。因此各地的氏神信仰和民间信仰被一律禁止，参拜媛神堂原本就极为困难。

况且，虽说媛首村尚未完全被不断逼近的战争阴影所笼罩，但当时自命神国的日本正欲构建“大东亚共荣圈”。再看看周遭，村里亦有不少男子已入伍出征。

能在那种状况下执行十三夜参礼，当归功于仪式本身的特殊性。秘守家的仪式统称“三三夜参礼”，需配合全族子嗣的成长，每隔十年才举行一次。倘若这是针对某种信仰的仪式，而且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举行的话，恐怕就办不成了。

不过，以上种种外界状况其实与富堂翁毫无干系。因为对他来说，自家能否在秘守一族中维持一守家的地位，比什么都要紧。

“把一守家的荣耀世世代代传于子孙，是咱的责任。”

富堂翁醉酒后，嘴里必定会冒出这句话。

一年前，一守家从八王子的几多家领来了五岁的斧高。如今回想起来，那其实是斧高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机。

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

斧高五岁生日那天，白天还很晴朗，天气丝毫没有变坏的迹象，然而从傍晚开始突然下起了雨。雨中的夜晚罕有地来了一位访客。明明下着雨，对方却未撑伞，全身似乎都已湿透。母亲发出了惊讶似的喊声。奇怪的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不知为何母亲却只在门口接待客人。所以斧高没能看到来客的模样，但根据漏出的丝微语声猜测，客人多半是位女性。

客人回去后，大哥问母亲是谁来了。可母亲只是歪着头，不知所云地嘟哝道“不太清楚”。斧高对哥哥说“是个女人哦”，哥哥却反驳道：“不对，我从窗户瞄了一眼，那可是个男的。好看得教人心里发毛，就像娈童……”

结果，直到最后也不知来访者是何方神圣。

全家睡下没多久，斧高被一阵异动惊醒。只见睡在身边的母亲起身坐在被褥上，注视着房间的一角。斧高觉得奇怪，凝神望去，可什么也看不见。然而母亲依然一动不动地盯着那片黑暗。

母亲不寻常的模样让斧高有些害怕，但他还是开口问道：“妈妈，你怎么了？”

“你爸爸，回来了……”

母亲的意思是本应在南方从军的父亲竟然在深夜回了家。随后，她的态度突然变得十分奇怪。

不久，睡在隔壁房间的两个哥哥和姐姐起身过来。大哥问母亲“怎么了”，二哥和姐姐问斧高“出了什么事”。

但母亲还是重复着同一句话：“你爸爸，回来了……”

斧高则身子簌簌发抖，一味摇头，完全不知所措。当时三人想必是一愁莫展。

两个哥哥和姐姐无可奈何，朝母亲所凝视的房间一隅再三细看。但他们和斧高一样，哪里都看不到父亲的身影——三人面面相觑，脸上浮现出惊惧的表情。

然而，母亲指着房间的黑暗处说道："看不见吗？你们看，爸爸就在那儿啊，没了头的爸爸……"

说完，她微微一笑。

斧高第一次见到母亲这惨不忍睹的笑容。

几天后，传来了父亲战死的消息。或许是早有心理准备吧，不过在斧高看来，更接近麻木不仁——总之母亲完全不为所动。以至于四邻纷纷赞扬：真不愧是前线将士的遗孀，令人肃然起敬。然而，母亲的举止让斧高产生了一种奇妙的生疏感。躯壳是母亲没错，但内中似已成别物……

翌日，邻家主妇发现了母亲和三个孩子的遗体。四人皆为镰刀割断喉咙而死，众人推断是母亲带着孩子全家自杀。除了丈夫战死之外想不出别的动机，但熟识母亲的邻居们似乎还心存疑惑。但是，很快这件事就被视为"非国民" [3] 之举，当局担忧会给民众带来不良影响，迅速遮掩了真相。而称赞过母亲的左邻右舍也翻脸无情，向几多家投去鄙夷的目光。

不知为何，在这桩诡异的集体自杀案中，只有幼子斧高幸免于难。听说当时母亲、两个哥哥和姐姐浑身是血，横尸于被褥，而斧高则抱着双膝蹲在房间的角落里。任谁问他发生了什么，他都紧闭双唇，一声不吭。

大人们把这归结为打击过度而引发的自我封闭，其实不然。那时斧高的大脑完全被一个疑问所占据。这疑问好似旋涡在他的心中不停盘绕。

（那天晚上来访的是什么……）

斧高感到那是一切灾祸的开端，是元凶。不是“什么人”而是“什么”，它的到来令几多家陷入了悲剧。

最终，斧高没有把神秘来客的事告诉任何人。因为他无可抑制地相信，如果说出口，下一次灾祸会决不容情地降临到自己身上。每念及此，他就背脊发凉，浑身战栗，这种感觉直到如今还记忆犹新。

事情过后，大人们之间谈了些什么，斧高一概不知。他既没有被父亲或母亲那边的亲戚收养，也没有被送往孤儿院，回过神的时候，他已转乘火车和木炭巴士 [4] ，稀里糊涂地坐上了一辆颠簸摇晃的马车。目的地是媛首村的秘守家，还是同宗的头号地主一守家。

据照管斧高，人称甲子婆的藏田甲子所言，一守家和几多家原为主仆，因这层关系才把斧高领养过来。

如此这般，斧高来到媛首村后，过去了将近一年。

当然，斧高并非完全不记得这一年在秘守家度过的日子。只是因为年纪才五六岁，加之从八王子的几多家迁至媛首村的一守家所带来的环境变化，或许还有父亲战死、母亲与兄姐离奇死亡的影响吧，那些记忆犹如蒙上了薄薄的皮膜，变得朦胧不清。反倒是八王子老家的那段懵懂时光，还历历在目。

对斧高来说，日常的记忆就是如此淡漠，唯独十三夜参礼中发生的变故，化作异常鲜明的影像，深深地印入了他的脑海。就像斧高的自我意识在那一晚终于苏醒了似的。

原本是祭拜中秋名月的大好时节，那一晚却是一个罕见的月黑之夜。或许是甲子婆感到这对即将举行的仪式来说绝非吉兆，她屡屡停下仪式的筹备，仰望天空低声念叨：

“这阴天真讨厌！再这样下去今晚看来是不会出月亮了……月神啊，您就不能露个脸吗？一会儿也行啊。”

不久甲子婆的恐慌也影响到了年幼的斧高。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

吧？仪式能不能顺利完成呢？会像传说的那样有灾祸降临到一守家的继承人长寿郎身上吗？不祥的念头接二连三地向斧高袭来。

此外，昨天突然告假外出的女佣铃江讲述过的一段匪夷所思的“经历”，也令斧高不安。他完全不懂其中的含义和原委，但当时却产生了某种强烈的畏惧感，仿佛被告知他一向敬若神明的对象，其实是一个不祥的妖魔。

正是因此，斧高想要保护长寿郎。虽然他做不了什么，但还是希望能有所助益。在这个家里，唯一对他亲切的人就是长寿郎。长寿郎一有空，就会给斧高讲各种有趣的故事。其中尤以少年侦探团[5]的事迹最让斧高心潮起伏。虽然名侦探明智小五郎也时有登场，但对斧高来说，少年侦探团团长小林芳雄才是英雄。可能在他的心目中，有着苹果般红润脸蛋的少年小林，已不知不觉地和长寿郎的形象重叠在了一起。虽然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团长和团员的关系，而是主仆关系，长寿郎是斧高的主人之一……

长寿郎和妃女子，这对外貌与性格截然不同的孪生兄妹，就是小斧高的主人。在旁人看来，这两位主人也正当稚龄，但在斧高看来，他俩已是像模像样的兄姐了。而且甲子婆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斧高，这对兄妹——不，是哥哥长寿郎——对一守家有多重要，所以斧高怎么也没法把他们当孩子看待。

六岁起就在一守家工作的铃江说，双胞胎出生前，家中充斥着难以言喻的紧张气氛。

据说在进一守家之前，铃江是以八王子为据点的天升杂技团的成员，是一个捡来的孩子。虽然从小接受走钢丝、人体大炮等技艺的训练，但身为团长的养父断定她缺乏才能，早早将她送来别家帮佣。也许是因为羞于启齿，她不怎么愿意提起老家的事。斧高也是听年长的女佣管家谈到，才知道有天升杂技团这回事。

压根儿没想到自己的身世已然暴露的铃江，略显得意地告诉斧

高："当时，二守家已经有两个可当继承人的男孩。纮弌少爷和纮弍两兄弟，一个七岁，一个五岁。"

这些事想必她是从资深女佣那儿听来的。

"相比之下，一守家还没有一个男孩呢。"

所以，当得知儿子兵堂的媳妇富贵终于第二次怀孕时，富堂翁欣喜若狂。

"可生出来的不一定是男孩啊。而且，也有可能像第一次那样，好不容易生下一个男孩却死了。对了，富贵夫人是十九岁时过的门，很快就生了个男孩，可没到一岁就死了。而二守家的长子已经出生了，所以原本喜气洋洋的一守家乐极生悲……"

说到这里，她用略带慌张的口吻叮嘱斧高绝不能在兵堂和富贵面前说漏嘴。

"所以呢，老太爷就特地从关西把接生过自家三个儿子的产婆，后来又把给老爷带得有模有样的奶妈甲子婆叫回来了。"

富堂翁对藏田甲子就是那么的信赖。而且对兵堂来说，妻子生产时有自己儿时的乳母在旁照应，一定是倍感放心。

"在关西也做产婆的甲子婆，据说当时就赶来了。"

至于重归一守家的甲子婆如何干劲十足，铃江已经说过好几回，但斧高每次都听得很入迷。因为其中包含着与情节奇妙的童话或传说类似的趣味性。

甲子婆回到一守家后，在别栋里特意挑选了一间又小又简陋的屋子做产房，接着又施行了生育所必需的种种咒术——主要是念咒。至于那是什么样的法术，斧高在甲子婆心情舒畅的时候，从本人口中也听到过一些。当她说起自己是怎样彻底驱除世世代代降于秘守家的灾祸时，语调中蕴含着平日所没有的热情。和听铃江讲述相比，别有一番乐趣。总之，甲子婆万事俱备，只等富贵的产期。

"别栋呢，只有甲子婆才能进去。老太爷不愧是老太爷，坐在客厅

那边稳如泰山，可老爷就不行了，在别栋前的走廊上来回折腾，就是静不下心来。不过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本来家里的气氛就和往常不一样。”

看来当时尚在幼年的铃江，也切实感受到了那种如箭上弦的紧张空气。

“经甲子婆鉴定，得知夫人怀的是双胞胎。所以，没准一下子就能得到两个男孩。这么一来，就能抗衡二守家的两兄弟了。当然也可能两个都是女孩。老太爷也好，老爷也好，想必都很焦虑吧。”

当时铃江还悄悄地从主屋窥视别栋。其实不只是她，很多用人都在偷窥别栋的动静。

“没多久，传来了夫人开始阵痛的迹象。又过了一会儿，从别栋里传来了甲子婆的喊叫声‘女孩！’。”每次说到这里，铃江总会叹上一口气，“就连我这个小孩都觉得遗憾，怎么是女孩呢？双胞胎多半性别相同啊，对吧？所以我也觉得这下完了，第二个肯定还是女孩。总之我结论下得太早，以为一守家又该鸡犬不宁了。但是啊，甲子婆婆毕竟不是一般人哦。过了一会儿，就传来了她沉着镇静，不带丝毫慌乱的声音——第二个是男孩。”

换言之，长寿郎直到出生的前一刻为止，都在折磨着一守家众人的神经。

“男婴一洗完澡，马上就被送到在主屋特意备好的婴儿房。而女婴就一直留在别栋里……”

接着遵照双胞胎出生时的惯例，后出生的男孩为兄，取名长寿郎。名字的含义不用说，自然是期望他能平安长大继承一守家。先出生的女孩是妹妹，取名妃女子。

主屋的特制婴儿房和简陋的别栋，瞧瞧这两个婴儿各自的房间就能明白，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兄妹之间便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两人性格迥异，不就是因为从小受到了一守家大人们的差别对待

吗？）

斧高来到一守家后，最初感到奇怪的就是这对双胞胎日常生活的差异。哥哥长寿郎在主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妹妹妃女子却体面全无地蜗居在狭小的别栋里。她的身子确实虚弱，但并未患上什么特殊疾病，以至于必须和家人分居，仅仅是身子不够强壮罢了。不过，这句话也可以用在长寿郎身上。而且正因为是男孩，身体羸弱的现状也许比妃女子更醒目。

（明明是差不多同时出生的……）

在媛首山北鸟居口侧旁的祭祀堂中做完准备工作时，斧高望着两人，心中再次浮起了这样的念头。

“这里没你的事了，先回去吧。”甲子婆道。

此后，一守家户主兵堂、乳母甲子婆、双胞胎的家庭教师佥鸟郁子，以及仪式的主角长寿郎和妃女子五个人留在了堂内。顺带一提，特意自费雇一位教书先生，是因为富堂翁不准一守家的子嗣上村童就读的学校，认为无此必要。

“是，那我先退下了。”

斧高跪坐着先向兵堂深叩一头，前额几乎蹭到了榻榻米，接着又向双胞胎施了一礼。刚从几多家过来时斧高很不习惯，也有些不知所措，但是一年后，他已经能自然地完成各项礼仪了。

“小斧，你听好了，不干活的人就没饭吃。”

最初斧高只是哭泣，吩咐下来的活也做不好，屡屡受到甲子婆的训斥。这可不是嘴上说说的，真不给饭吃的时候多得不计其数，虽然不情愿但斧高还是学会了干活。同时，甲子婆还在应接秘守一族时的礼仪礼法上，对他进行了严格而彻底的调教。

“辛苦了，你可帮了不少忙呢。”

然而，会这么慰劳斧高的只有长寿郎。兵堂也好，妃女子也好，从一开始就对他视若无睹。在他们的意识里，斧高只是一个被安置在家中

当用人的孩子而已。

一守家户主兵堂的态度和他的父亲——秘守一族之长富堂翁一般无二。不过，富堂翁虽然疾病缠身，至少还具备合乎身份的威严气度。而如今的户主身上却没有，他只是在依样画葫芦地拼命模仿父亲。正因为和父亲一样身子柔弱，看着他那虚张声势的样子，就觉得可怜。而且在他心中，对时刻压在自己头上的父亲，唯有反抗的念头沸腾不止。这一点连斧高也明白。要问富堂翁没有，但兵堂有的品性，值得一提的大概就只有他的好色成性了。所以也没什么可气愤的。

然而，还是个孩子的妃女子，也用那样的态度对待自己，这让斧高尝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既凄凉又懊恼的滋味。就算是我的主人……

但斧高对妃女子的这种情绪，也可以认为是他对长寿郎所持情感的另一种表露。小主人确实对身为下人的斧高也很亲切，但是他对自己的双胞胎妹妹显出了更多的牵挂。难道是因为两人的待遇相差太过悬殊，让长寿郎感到愧对妹妹吗？然而，妹妹对哥哥的反应却是极为冷淡。这也让斧高心神不宁。

（如果没有妃女子小姐，也许长寿郎少爷还会更偏向自己……）

斧高偶尔会产生这样的大胆念头。

原本就是异卵龙凤双胞胎的缘故吧，兄妹俩几乎没有相似之处。长寿郎皮肤白皙，容颜中透出典雅之美，声音温柔而不失冷静，堪称美少年。并不是说妃女子就姿色平平。她那长长垂落的黑发显出了少女的魅力，容貌虽与哥哥不同，但一样眉清目秀，通常情况下盛赞她是一个美人也不为过。只是一旦和长寿郎站在一起，总觉得她处处略逊一筹。不得不说，这种反衬真是妃女子的不幸。

两人的相异之处不仅限于外表，在性格上也有所体现。长寿郎谨慎文静，相比之下妃女子泼辣大胆、心浮气躁。正因为两人体型都很纤细，所以前者就如外表看起来的那样讨人喜欢，后者则给人留下神经兮兮又脾气暴戾的印象。

“如果不是兄妹而是姐弟的话，倒还能好上那么一点。”

用人以及不少村民，常在背地里窃窃私语。

然而，这种男孩柔弱、女孩刚强的性格差异，正是显现于历代秘守家，尤其是一守家的不祥特征。因此必须为男孩取名长寿郎，以驱除这种灾祸。而为女孩取名妃女子，其背后的目的恐怕是想让淡首大人的作祟集中到她身上。如果把“妃女”当作“媛”字来看[6]，这解释未必不是一种真知灼见。

也就是说，过度期盼身为继承人的哥哥能健康平安地长大，于是想到把原本针对他而作祟的淡首大人的注意力，尽可能地引向妹妹。村民们也都隐隐感到“妃女子”之名所包含的真意就在于此。

事实上，人们认为妃女子体弱多病就是拜这个名字所赐。因为一守家男子柔弱、女子刚强的性格差异，同样反映在身体方面。然而妃女子并没有健康的体魄，那是因为长寿郎本应承受的大量病痛，都由她代为承担了吧。简言之，以上事实证明，“妃女子”之名作为一件咒术装置，运转得相当出色。而这些想法和思虑，伴随着两人的成长，也自然而然地在村子里传播开去，直到今天。

“好了，趁天还没黑下来，早点回去吧。”

斧高久久注视着长寿郎温柔微笑的脸庞，怔怔出神，这时甲子婆开始催促他了。再这么磨蹭下去，少不了要吃她一拳。

慌乱之中，斧高再次向长寿郎一人深施一礼，走出了祭祀堂。但他并没有听从吩咐，而是潜入北鸟居左侧的大石碑后，目不转睛地监视起祭祀堂来。

倘若如甲子婆所说，今晚是月黑之夜，那么就算是尾随长寿郎，应该也能借助黑暗轻易地做到。

斧高正这么想着，北守派出所的高屋敷巡警出现了。看来他明白今晚的十三夜参礼非常重要，所以前来探视情况。但高屋敷只在祭祀堂逗留了片刻，出来后便开始在鸟居周围转悠。

（巡警先生不早点回家吗？）

藏身于碑后的斧高忐忑不安，总觉得自己快要被发现了。对当时的孩子来说，警察原本就是一种可怕的存在，更何况现在秘守的一守家最为重要的仪式即将开始，绝对不能被人发觉，拿自己当可疑分子。再想到甲子婆的惩罚之严厉，斧高更害怕了。

（不会就这么赖着不走吧……）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如此一来，自己就不能跟在长寿郎身后了。幸好，斧高只是杞人忧天。高屋敷在周围巡视一圈后，便匆匆地离去了。那时他也向石碑后瞧过一眼，但斧高已察知巡警到了跟前，急忙绕过石碑朝相反的方向移动，才算躲过一劫。

斧高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暗道“好险”，这时他才意识到四周已急速地暗下来。片刻工夫，微弱的余晖也消逝在厚云密布的天空中，鸟羽玉[7]一般的漆黑夜幕笼罩了整座村庄。

（长寿郎少爷也太慢了吧……）

临出祭祀堂时，甲子婆一定会对长寿郎再三念咒。总之，每逢长寿郎人生中的大坎，甲子婆都会审时度势地念一些特别的咒语，以进一步加固守护的力量，不然她就无法安心。

（今晚是十三夜参礼，所以时间会特别长吧……）

就在斧高微微松懈之际——

祭祀堂的玄关处现出了一个人影。身穿白色衣服和茶色裙裤，手上提着一盏点着的灯笼。

（是长寿郎少爷。）

男女一起执行十三夜参礼时，以男子优先。即使一守家参加仪式的是女孩，二守家是男孩，也必须遵守。也就是说，在三三夜参礼时以性别为大，一守家、二守家、三守家的等级差别则不予考虑。因此，仪式参加者中最受瞩目的自然是一守家的嫡子。因为他是未来的秘守一族之长。而这一回担当此任的是长寿郎。

长寿郎在北鸟居前行了一礼后，登上了石阶，斧高的视线追随着灯笼的亮光，同时在心中盘算。

（马上跟过去好呢？还是再等一会儿呢……）

问题在于斧高不清楚，向供奉于媛首山中心的媛神堂走去的长寿郎，会和身后的妃女子拉开多少距离。

斧高当然想立刻跟在长寿郎身后。他想一路守护长寿郎完成十三夜参礼，目送他登上石阶走过参道，到附近的井边洗完身子，赴媛神堂执行仪式，最后经由荣螺塔进入婚舍。

斧高帮忙准备十三夜参礼时，曾伺机向甲子婆询问过仪式的相关事宜。

“你没必要知道得那么详细！”

他的提问太细致了，以至于甲子婆大为恼火，当时的气氛也使得斧高无法再追问下去。

（怎么办啊……）

斧高望着沿石阶渐行渐远的灯火，心中犹豫不决。就这么跟上去呢，还是等妃女子出来后跟着她呢？

（只是，这样就不能守护长寿郎少爷了……）

想到这里，斧高终于惴惴不安地迈步向石阶登去。途中他频频回头，边走边留意妃女子是否已从祭祀堂中现身。

走到石阶的尽头时，他看见前方有一盏灯笼正摇曳着徐徐远去，只在黑暗中留下了一簇闪烁不定的朦胧亮光，仿佛暗夜起舞的鬼火。铺着石板的参道在林间蜿蜒穿梭，由于两侧树木的遮挡，灯火时而会突然消失。

除了模糊的灯光，四周已被彻底的黑暗所充盈。登上石阶之前，尚能依靠鸟居两侧的石灯笼射出的微弱光芒和祭祀堂中漏出的温暖灯火，勉强辨识周围的情况。

但是一踏进媛首山，呈现在面前的却是一个完全隔绝尘世灯光，犹

如漆墨一般的暗黑世界，而且到处充斥着不祥的气息。

（这……这么黑啊……）

眼看前方墨汁般浓厚的黑暗沉沉压来，斧高也不得不止住了脚步。但在他停下的时候，灯笼仍不断地远去。他和长寿郎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了。

只依靠前方的些许亮光，投身于这暗夜中的媛首山吗——

若在平时，仅是这么一想，斧高一定会掉头就走。但此时他正盼着能为长寿郎做点什么。正是这份心愿让他决心去挑战可怕而又阴暗的漫漫前路。

不祥的媛首山，祭祀着两位横死的女性。由于她们的作祟，直到今天人们还持有畏惧之心。斧高怀着悲壮的决心，踏进了媛首山的深处……

注释

1 .学徒出阵：一九四三年，日本政府为弥补兵力不足，征召二十岁以上、高等教育机关在籍的文科系学生（包括农业经济学科等一部分理科系学生）入伍，派往战场。

2 .国家神道：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政府“神道国教化政策”的推行下建立起来的国家宗教。国家神道将天皇奉为现人神，并与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结合，成为天皇统治制的思想支柱。一九四五年十月，联合国最高司令部向日本政府发布了确立宗教自由、废止国家神道的“神道指令”，国家神道终告解体。

3 .非国民：原意指不守国民义务、不服从国家政策和体制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该词则被用来称呼不服从战时体制、不协助战争、反对战争的人。

4 .木炭巴士：以木炭气发生装置产生的一氧化碳和微量氢气为燃料的公共

汽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国内因原油缺乏而使用了这种汽车。

5 .少年侦探团：江户川乱步“少年侦探团系列作品”中的人物。在《怪人二十面相》一书中首次登场亮相，结团时为十人，后增至二十三人，团长即乱步笔下名侦探明智小五郎的弟子小林芳雄。

6 .妃女、媛：日语中，“妃女”和“媛”发音相同，均为“HIME”。

7 .乌羽玉：日语中专门用来形容黑色事物的词汇，比如黑夜、黑发、黑暗、梦等。

第二章

高屋敷巡警

十三夜参礼当日的傍晚六点五十分，北守派出所的高屋敷巡警拜访了北鸟居口前的祭祀堂。之前他就知道仪式会在当晚七点开始，所以前来巡视有无异常情况。出于个人的某种考量，他认为今晚必须做好警戒工作。

不巧的是，似乎只有他一人抱有这种想法，在祭祀堂中他感到自己不怎么受欢迎。结果中心人物——那对孪生兄妹由于换装没能见着，一守家户主兵堂还对他这个外人的介入显示出露骨的厌恶之情。或许是因为忙于照顾兄妹俩，平日里和蔼可亲的藏田甲子甚至不曾露面。而家庭教师佥鸟郁子那张美丽的脸，戴着一贯的冰冷而缺乏表情的面具，就连兵堂敷衍着应酬高屋敷时，她也对他俩视若无睹，摆出了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

到此探视本是出于好意，万万没料到竟会受到这番怠慢。

即便如此，高屋敷还是着重巡查了祭祀堂和鸟居之间的区域，然后略显仓促地跨上自行车向东守派出所飞驰而去。

（二见巡查长如果能认真巡逻就好了……）

其实高屋敷觉得自己不该离开北鸟居口前。只是他很担忧，不知负责东鸟居口的二见是否当真听从了自己的请求。幸好祭祀堂中有兵堂、藏田甲子和佥鸟郁子，送双胞胎出门时，三人的注意力自然会转向堂外。有鉴于此，他才决定先去瞧瞧东守派出所的情况。

媛首村的地形像一个以东西向为长轴的椭圆，媛首山则位于南北向的中心地带。山的最西端是日阴岭，和村界接壤，所以村里的土地大致可分为山之北侧、东侧和南侧三块区域。各区域依次被称为北守、东守和南守，分别由村中代代相传的地主秘守一族掌管。北侧是一守家，东侧是二守家，南侧是三守家。

配合着村庄的区域划分，各区各有一派出所。高屋敷巡警、二见巡查长和佐伯巡警分别在北守派出所、东守派出所和南守派出所任职。虽说三个派出所都归警视厅终下市警察署管辖，级别也相同，但三人的警阶不同，这一点常常成为问题发生的根源。

（凡是我提出的请求，二见巡查长总是不太肯听，所以……）

高屋敷一边留意时间，一边拼命蹬着自行车。

二见确实是巡查长。不过，并非因为他立下过什么像样的功绩，只是由于常年在派驻巡警的岗位上辛勤工作，上级念其劳苦才有此晋升。在谁看来这都是一目了然的事。而且考虑到他的年纪，这次晋升恐怕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哎，这倒是无关紧要……）

三个派出所在警察机构内部完全不存在上下级关系，只要二见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好。然而他却执着于自己是巡查长、高屋敷和佐伯只是巡警的现状。他还请村里的木匠特别打造了一根警棍——要比普通警棍粗得多，将它挂在腰间。这也是为了彰显他和其他二人有所不同吧？孩童般任性的心态真是毕露无遗。私制警棍肯定违反了警察的服务规章，但高屋敷和佐伯完全没有汇报上级机关、扩大事态的打算。

（二见的辖区由秘守一族中位居第二的二守家掌管，这一事实想必也令他颇为不满吧。）

换言之，二见一直认为自己身为巡查长，理应管辖一守家治下的北守地区。像高屋敷这种一年前才赴任的小巡警怎么配……可以说现在他还只是个外人。

（而且，二见还有一个梦想，不，称之为毫无意义的野心更恰当吧。那就是身为巡查长，统领村里的三个派出所。）

高屋敷元巡警事先通知了各派出所，请求他们在晚上七点即十三夜参礼开始前夕，赶往各自的管辖区域，对媛首山出入口的鸟居地带实施充分的警戒。

当然他担心的不是淡首大人作祟。有人会伺机加害一守家的长寿郎——这一更具现实意义的威胁，才让他真切地感到恐惧。三三夜参礼表面上是祈望秘守家子嗣健康成长的仪式，其实是守护继承者平安就任一族之长的工具。也就是说，这种貌似祭神的仪式无非是老式家族继承权争夺战的一环罢了。

（对一守家来说，这是祝愿长寿郎顺利成长的仪式。但是，若站在二守家和三守家的立场上看，没准他们正盼望着仪式最好能出点岔子……）

二见笑他多心多虑，但他如此担心绝非空穴来风。

事实上，明治初期发生过一桩“意外”，身为一守家继承人的男孩，在执行十三夜参礼时落入井中，颈骨折断而死。当时的村民相信那是淡首大人作祟，而如今高屋敷则推断是二守家或三守家的某人犯下的命案。不过，后来死者同父异母的弟弟继承了家业，因此一守家的地位依旧稳如泰山。总之，作祟也好，杀人也罢，都没能撼动现状分毫。

（不过，罪犯也可能是某个和同父异母弟弟相关的一守家内部人士……果真如此那可就意味深长了。）

明知查出真相也不会算入自己的功劳簿，但热衷调查陈年旧案的高屋敷不知从何时起开始沉迷于那些想法。罪犯就在一守家中——侦探小说似的构想，让他体味到了难以形容的乐趣。

（啊，不行！现在不是纠缠陈年旧案的时候。）

不知不觉中自行车的速度减慢了，高屋敷急忙猛踩两下脚踏板，重振精神赶赴东守。

东守位于媛首村的中心地带，是村内最发达的地区。话虽如此，村里唯一可称商业街的这条马路，也不过是村公所、消防局、派出所、邮局、日用杂货店、旅馆、餐厅的简单汇集罢了，换个角度来看，大概会感叹这里真冷清吧。

出人意料的是，二见不在。听夫人说七点过后他就往媛首山东鸟居

口的方向去了。从派出所出发的时间虽然晚了些，但姑且算是理会了高屋敷的请求。

（看来是我误会了……）

高屋敷一边暗自反省，一边沿村路向东鸟居口行进。就在这时，前方手电筒摇曳不定的光映入了他的眼帘。走到近前一看，原来是二见本尊正站在路边与二守家的纮弌闲聊。

“二、二见警官，你怎么在这里？出什么事了？”

“哦哦，是高屋敷巡警啊。啊，是这样的，我刚想去东鸟居口，纮弌就从对面过来了。我正在问他有没有异常情况。”

无论二见如何振振有词，现在也已是七点二十分。假设二见离开派出所是在七点之后，那么他至少在这里和人闲聊了将近十分钟。

高屋敷忍耐着不去埋怨他，向纮弌问道：“在那边有注意到什么情况吗？”

既然这位青年是秘守家的人，说话就必须客客气气。而且和长寿郎一样，纮弌在秘守一族男性中是少见的知书达理之人，高屋敷对他素有好感。

今年才迎来成人仪式[1]的二守家长子稍加思考后，爽快而沉稳地答道：“啊，我觉得……没什么特别情况。”

“是吗？那我现在去东鸟居口了。”

高屋敷竭力保持冷静的态度，向二见走形式似的敬完礼，匆忙跨上自行车。

“好吧，辛苦了。我也马上就到！”

二见自以为是的语声迅速从身后传来。高屋敷当然是头也不回，就这么飞驰而去了。

（见鬼！果然从一开始二见就没打算去东鸟居口巡逻。）

高屋敷对一度以为错怪了二见的自己也大为光火。

没多久，前方的黑暗中现出了朦胧的东鸟居。与此同时，他望见石

阶下伫立着一个人影。

“谁？谁在那里？”

他立刻靠上前去，迅猛地跳下车挡住那人影，防止对方逃走，同时抬起手电筒。

“嗯？这不是纮式吗？”

被灯光晃得眯起双眼的是二守家的次子纮式。他比纮式小两岁。

“你在这干什么？”

“散步……”和哥哥不同，纮式的语声很粗鲁。

“在这个时间散步？还是在这么怪异的地方？”

“出门的时候天还亮着呢，我这不正在往回赶嘛！”

“你去了什么地方？”

“……南、南守的马吞池附近啊。”

“那你回家不该走这条路吧？”

“这、这……我绕个道难、难道有问题吗？再说了，又不是只有我一个，我哥刚才还在这一带转悠呢。”

就在这时，二见出人意料地早早赶到了。

“怎么啦？啊，这不是纮式吗？”

得知纮式正要回家，二见居然没和高屋敷商量，爽快地放行了。

“多谢。嘿……”

纮式向二见微微点头致意，随后一边对高屋敷发出轻蔑的笑声，一边迅速离去。

高屋敷怒视着纮式，等他转过身去后，立刻向二见提出了抗议：“二见巡查长！”

“怎么了？”二见毫无愧疚之色，反而向激动的高屋敷投去冰冷的目光。

“为什么就这样把可疑分子放回去了？”

“可疑分子？喂喂，村里的人可都知道，今晚一守家的孪生兄妹要

举行十三夜参礼。谁都有可能在散步的时候，打鸟居旁通过对吧？那哥俩又是二守家的，就更正常了。”

“你都盘问了哥哥，是不是也该查查弟弟呢？”高屋敷知道二见只是在和纮弌聊天，但还是这么问道。

“纮弌说了，什么异常情况也没有。这不就行了吗？”

“今晚的十三夜参礼和村里每年举行的祭祀活动不一样啊。”

“那又怎么样？说到底，二守家的兄弟也是堂堂正正的仪式相关人员。”

“是的。正是因此，我才说必须格外加强戒备。二见警官你也很清楚吧？今晚的仪式对秘守家的继承问题至关重要。”

“这个我知道。那又怎样？难道你想说二守家的兄弟俩为了干掉一守家的长寿郎，在东鸟居口附近晃荡？”

“不……我也没想这么断言。只是我觉得继承权争夺可能会引发某些变故。”

“说的还不是一回事！你这家伙，无凭无据就怀疑二守家的继承人，小心吃不了兜着走！”

“你对一守家继承人的人身安全漠不关心，也不好交代吧？”高屋敷忍不住逼问道。

二见脸上渐渐浮出可憎的笑容：“噢对了，阁下在布置今晚的警备工作之前，想来一定是通过正当渠道获得了相应的许可是吧？”

“这，这个嘛……”被戳到痛处的高屋敷一下子支吾起来。

在世人看来，十三夜参礼的仪式无疑是一种迷信。而且还要在非常时期举行，简直是无法无天，就算被指为非国民，受到严厉处罚也无话可说。而担任仪式警备工作的居然是现役的巡警，这可是个大问题。高屋敷非常清楚这一点。

不过，和在城镇派出所上班不同，像他们这种拖家带口移居派驻地的警察，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必须融入当地的生活。不，先化身为

本地人才是当务之急。他们的立场就是那么特殊。如果是在城镇派出所，赴任后大概只要埋头苦干就行。但在媛首村，受环境所迫，首先得努力让自己成为村民中的一员，否则还真胜任不了这份工作。

换言之，村庄的要事也就是自身的要事。关于这一点，二见本人肯定比谁都明白。假如一守家没有可当继承人的男子，而二守家有，且二守家的十三夜参礼在今晚举行，想必二见也会像高屋敷一样对同僚提出请求——不，因为是二见，所以应该是命令吧。

但现在再做这样的假设又有何用，二见只要否认即可。况且他说的也不是不在理。

“算了算了。年轻人总有些急功近利嘛。”

二见用故作宽大的语气安抚沉默不语的高屋敷。虽说年轻，高屋敷也三十有一了，怎么说也是个有经验的警官，实在不应该对他说这样的话。

紧接着，二见又拿出了老师训诫学生的态度，口无遮拦地说了一通大话：“话说回来，年纪轻轻难免会犯点差错，这时就得请经验丰富的老前辈提提意见，尽快改正才是！要是不做这种交流，你可听好啰，再过多少年你都不可能在工作中有长进。今天的事我就秘而不宣了。不过今后你要尽量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对了，忠厚的佐伯巡警还在一无所知地忙活吧，我去看看他。”随后他又丢下这句让人气恼的话，蹬着自行车向南鸟居口进发了。

“呼……”高屋敷忍不住叹了口气，像是要把先前憋在心中的愤懑一扫而空。

（二见明白得很，秘守家——尤其是一守家在村里的势力有多强，为什么就是不肯好好协助我呢？）

其实高屋敷心里明白，虽然很无聊，但根本原因恐怕就是他和佐伯不同，没有对二见显示额外的敬意。这次的事也是，如果高屋敷在发出请求通知前能和二见谈谈，煞有介事地摆出征求对方允许的姿态，想必

他也不会过来找茬。只要能给足这位巡查长的面子就成。

（这个我也知道，但……按那人的思路，我就知道会这样……）

高屋敷知道每逢盂兰盆[2]、岁末或其他节日，二见都会收到二守家赠送的礼品。只是，就算是二守家的死党，也不该轻视对秘守全族而言极为重要的十三夜参礼啊，这态度着实让他费解。

不过只对高屋敷挖苦几句就罢休了，肯定是因为二见也怕他阻挠十三夜参礼巡逻的事，万一传入富堂翁耳中可就不妙了。

（换言之，他十分敬畏一守家，对十三夜参礼却不太感兴趣。抑或他是有意躲避，不愿牵扯其中……）

思前想后的高屋敷脑中突然浮现出一个不着边际的可怕念头。

（不，慢着，莫非二见巡查长其实是在暗暗期待十三夜参礼的过程中发生什么变故？）

最大的变故当然是以前也曾发生过的继承人离奇死亡事件。假如那样的灾祸降临在长寿郎身上——

（二守家的纮弌会成为秘守家的继承人，二守家也会自动升格为一守家。而二见巡查长将成为村中最高权力者管辖区域下的派驻警察……）

这联想太过可怕，高屋敷慌忙摇了摇自己的头。

（不，不会……绝对不可能。警察绝不会有这种愚蠢的想法，二见巡查长也不至于……）

否定的同时，漆黑的不安情绪却不知不觉地在高屋敷的胸中扩散开来。

就某种意义而言，高屋敷的忧虑不幸成了真。只是即将发生的那场骇人听闻的变故，与他所想的迥然不同。

注释

1 .成人仪式：年满二十周岁时举行的庆祝仪式。

2 .盂兰盆：盂兰盆会。指阴历七月十五日举行的一系列祭祖仪式。日本采用阳历后，在阳历七月十五日或八月十五日进行祭祖仪式的人们也开始多起来。

第三章

媛首山

媛首山名为山，其实是一座巨大的丘陵。椭圆的外形犹如向左右（即东西）延伸开去的高耸龟背，而且整个儿都被郁郁葱葱的树木覆盖着，所以还不如说成是广袤的森林地带。

从地表隆起的媛首山，庄严地坐落在村庄的正中央。

在接近山的中心处，人们供奉着媛神堂。通往媛神堂的道路有三条，第一条路在一守家对门的山之北侧，那里有一座祭神用的祭祀堂，人称北鸟居口；第二条路位于山的东侧，与二守家遥遥相望，叫作东鸟居口；第三条路则在与三守家对峙的南侧，叫作南鸟居口。

无论选择哪座鸟居，都必须先登上石阶，然后埋头走过一条蜿蜒曲折的石板参道。不久就会看到一口井——但仅限于走北侧参道时。

东与南则设置着神社中常见的手水舍[1]。不管是井还是手水舍，一旁都有祭祀祓户神[2]的祠堂。参拜者在此洗尽污秽后，再穿过前方的小鸟居。

穿过第二座鸟居就到了铺满玉砂利[3]的媛神堂境内，北侧配有格子门的媛神堂坐镇中心。堂内祭祀着相传是媛首冢的大石碑，和位于其后方的一座名为“御淡供养碑”的小石塔。

两尊祭祀神正是那位可怖的淡首大人的原型，世世代代守护着秘守家，又不断作祟。

媛首冢最早的传说可以追溯到天正十八年（1590年）。据说是年七月，建造在媛神乡的媛神城遭到了丰臣氏的攻击。最终城主氏秀自尽，其子氏定越过媛鞍山，经由西侧的日阴岭，总算逃到了邻国。但紧随氏定逃亡的淡媛，却在山中被丰臣军追兵的弓箭射中头部跌倒，随即被斩首而亡。

关于淡媛此人，历来就有种种奇妙传言。譬如恣意虐杀侍女，生食

鸟兽的肉，热衷奇异秘术，只要是男人就拉入卧房——云云。因此，村民为氏定的平安逃脱而高兴时，似乎没人对淡媛的惨死表示哀悼。

然而，媛神城破不久，就开始有人遭遇可怕的事情。

有个烧炭人，在窑场用媛鞍山的原木烧炭时，总觉得窑的情况有些古怪。他心下生疑，透过小窗向窑内凝神望去，见那原木竟似人骨的模样，周围甚至飘起了炙烧人肉的恶臭。

烧炭人吓得几乎瘫倒，这时突然下起了小雨，无边无际的恶寒向他阵阵袭来。他心惊胆战地一回头，只见身后站着一名身披烂甲、满身血污的落难武士——还向他扬起了下巴，像是要他再去瞧瞧窑的内部。因恐惧而浑身颤抖的烧炭人，再次向窑内窥去，眼前顿时出现了惨绝人寰的一幕：一颗女人的头颅被裹在烈焰里，龇牙咧嘴，面带可怕的笑容，在吱吱作响的怪声中渐渐焦烂。

烧炭人惨叫着撇开脸，本应在身后的落难武者已然消失，一个上身鲜血淋漓的无头女正向他逼近。他险险保住性命逃回村庄，但从此高烧一病不起，数日后就去世了。

还有一件事。一个村民在如烟似雾的细雨中赶路，打算自北向南翻越媛鞍山。不知从何时起，他发觉前方有个装束奇异的陌生女子，只有一长串繁复的衣物披在她肩上——这一刻明明无风，衣物却轻飘飘地鼓着。

在山里碰上这种事还真奇怪，村民想着，惧意丛生，遂决定折返而回。不料朝后转身就看到，后方竟也有一个打扮诡谲的女子。头上倒是戴了草帽和头巾，但下面只穿着薄薄的长衬衣，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

村民慌忙再转身向前……前方女子的衣物正轻轻扬起……然而衣下空空如也，只有一颗人头浮在半空。那人头正缓缓地把脸转向他，他回身想往后逃，就在此时，身后女子的草帽与头巾刚巧滑脱……其下竟也空无一物，仅存身躯行在半路。前有无躯头，后有无头躯，不断地紧逼过来。

据说当时村民急中生智，迎着向自己扑来的人头猛冲，在撞中人头前的一刹那，从正下方迅速钻出，飞也似的逃到山的南侧，好歹捡回了一条命。只是打那以后，每天晚上他都会不停梦呓“人头从山里来，从山里来”，一个月后就突然失踪了。

村里陆续有人发生类似的奇异经历。相传村民有心亡羊补牢，找到淡媛的尸首准备安葬时，发现躯干被野兽啃食过，且腐烂不堪，唯独头颅毫发无伤，保存完好。

事已至此，胆战心惊的村民只得厚葬淡媛的尸骨，并竖起石碑，敬其为媛神大人。不知从何时起，媛鞍山被改称为媛首山，没多久，“媛神大人”也自然而然地被记载为“媛首大人”了。

再说另一个御淡供养碑的故事，比淡媛的传说晚了两百年左右。

大约在宝历年间（1751—1763年），趁秘守家的户主德之真有事外出之际，半年前才娶进门的填房阿淡和男仆私奔了。两人从东方出发，穿越媛鞍山逃往西边的日阴岭，正好与二百年前淡媛想走却没能走成的逃亡路线一致，这还真是个诡异的巧合。

不过，阿淡倒是成功翻过了山岭。她和情人手牵着手，从媛首村、秘守家……从丈夫身边逃脱了。

回家后得知妻子与仆人私通的德之真自然怒火中烧。他一掷千金，向四面八方派出人员追查两人的下落，此举果然见效，区区数月便查明了两人的落脚点。然而，或许是因为时过境迁，德之真的心情也发生了变化。他没有把两人强行抓回，反而托人捎话说：既往不咎，总之先回来再说吧。似乎不打算追究两人的丑事。

德之真的口信让二人吃了一惊。商量一番后，最终决定让阿淡独自回去。男仆大概是因为叛主夺妻，觉得事到如今已无颜见主人。

数周后，阿淡乘坐的轿子抵达秘守家。轿子停在正门后，阿淡正要下来。这时，一直藏身暗处的德之真突然举起日本刀，想在阿淡探头出轿的一瞬间，就让她身首异处。

但德之真挥出的刀砍中了阿淡的发饰，没能一击斩落她的头颅。刀身陷入脖颈，阿淡在痛苦中辗转翻滚，直至气绝身亡。

据说满地打滚的阿淡，疯了似的吼叫着："我一定会降灾于你，到你的孙辈……不，到第七代……"

在德之真的授意下，饱尝痛苦而死的阿淡被葬在了村里的乱坟堆。埋葬尸骨时在场的只有无量寺的僧人和小沙弥。

没过多久，德之真和前妻生下的长子德太郎被橡饼哽住喉咙窒息而死，接着次子德次郎被马蜂蜇中颈项后猝死。此后德之真和新娶的妻子接连生下两个无脑儿，夫人很快就发疯自尽了。此外，家中还不断有人诉说自己的颈部、手腕或脚踝不适[4]。

德之真彻底陷入了恐惧，他从乱坟堆里挖出阿淡的遗体，厚葬于秘守家的祖传墓地。但怪异现象仍不平息，最后德之真只好在媛神堂内为阿淡修建了供养碑。之所以这么做，或许是因为他已察觉阿淡和淡媛之间非比寻常的因缘，譬如她俩的名字里都有一个"淡"字。据说此后不久，席卷秘守家的恐慌之潮便渐渐平息了。

最初，人们称淡媛（AO HIME）为媛首（HIME KAMI）大人，所以把淡首（EN KAMI）大人的称号给了阿淡（O EN）。但由于发音不顺口，且两人虽然身份有别却都受着供奉，使人萌生了两者同为神灵的意识。于是村民们自然而然地开始把两人合称为淡首（AO KUBI）大人。汉字采用"淡"，多半是因为两人的名字里都有这个字。至于"淡"的读音为什么会选"AO"舍"EN"，除了后者发音不易外，还有两人地位悬殊的缘故吧。

虽说已被奉为神明，但直到现在村民们仍然认为，淡首大人还在不断地给秘守家——尤其是一守家带来灾祸。淡媛头部中箭后被斩下头颅一事，大约发生在四百年前；而阿淡惨遭刀劈距今也有二百年了。然而，任凭岁月如何流淌，关于淡首大人作祟和降灾的传说却从未中止过。

很久以前在媛首村流传的游戏儿歌里，就有这么一首奇妙的童谣：

赢了真高兴呀～花一钱
输了真不甘呀～花一钱
秘守家的少爷　来一下哟
疲惫不堪呀来不了
秘守家的媳妇　来一下哟
脖子痛痛呀来不了
算啦　算啦　你要哪个娃
要男娃
男娃去得快啊　女娃好不好
女娃是强壮啊　一守家难保
算啦　算啦　你要哪个娃
要男娃
男娃来不早啊　女娃好不好
女娃是长寿啊　一守家绝后
算啦算啦　你要哪个娃
商量商量吧　问问那个孩子吧
就这么办吧

孩子们一边唱童谣一边做“花一钱”式的游戏。他们把“男娃”和“女娃”替换成小伙伴的名字，分成两组玩换人游戏。

细观歌词，可以看出秘守家的女孩比男孩强壮长寿的意思。只是男孩“去得快”“来不早”这些词语义模糊，教人摸不着头脑。据说其实是因为原先的歌词被改掉了。在原来的歌词里，“去得快”是“活不长”，“来不早”是“死得快”。另外，“疲惫不堪呀来不了”的原词是“弱不禁风呀来不了”，“脖子痛痛呀来不了”的原词是“首灵怕怕呀来不了”，至于“问问

那个孩子吧”，原词则是“问问首灵大人吧”。当然此处的“首灵”指的都是淡首大人。但这么一来，毕竟对神明有所冒犯，所以自然演变成了如今的歌词。

媛首村人的这种想法——不，应该说是畏惧吧，绝非无凭无据。村里人都知道一个不争的事实，即秘守家的男孩很少能平安长大。所以这首让人毛骨悚然的童谣，才会在孩子之间无意识地传唱开来。

秘守家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由当代户主的嫡长子继承家业，延续家族香火。虽然后来分为三家，各使用一守家、二守家、三守家作为屋号，但依旧遵循这个规矩。“一守家的长子会成为秘守一族之长”是秘守家传下的不成文规定。

然而，处于风口浪尖的一守家偏偏养不出男孩。男孩大多都在幼儿时期夭亡。即便能长成少年或青年，也会疾病缠身或不断受伤。偶尔出一个可以始终健康成长的男子，也照样消除不了弱不禁风的形象。倒是女孩，据说就算放任不管也能平安长大。可见用人们在暗地里针对长寿郎和妃女子嚼的舌根，还有村民的那些关于妃女子命名的说法，绝非单纯的揶揄、戏言或信口开河。

假如一守家生养不出男孩，就要在二守家和三守家的长子中挑选继承人。一旦大权落入二守家之手，两家的关系就会完全逆转。换言之，过去的二守家将使用一守屋号，而原来的一守家则降格为二守。三守家之子若能成为族长，亦如此。

但事实上在秘守家族的漫长历史中，权力宝座替换的好戏一次都没上演过。虽然多次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但每次都如履薄冰地保住了一守的地位。体弱多病但依然健在的富堂翁也许就是最好的证据。当然兵堂也是。

为把一守的权位世世代代平稳地传于嫡子，有一样“工具”起了很大作用，那就是被称为“三三夜参礼”的一系列仪式。

这是秘守家独有的仪式。孩子出生，以及满三岁、十三岁，成年以

后满二十三、三十三岁时的中秋，需祭拜媛神堂，祈祷自己能够平安长大。仪式对象没有男女之别，二守家和三守家的孩子也同样要参加。所以就某种意义而言，这是全族共有的仪式。不过受恩惠最多——或者说最需要恩惠的，无疑是一守家的嫡子。仅凭下述事实就能清楚地证明这一点：女子大多只举行三夜参礼和十三夜参礼；二守家和三守家的长子也只到二十三夜参礼就结束了；唯有一守家的继承人必须执行三十三夜参礼，完成整套仪式。

然而，即便对淡首大人礼至于此，也难保一守家的男子不会在哪天突然暴毙。明明在二十三夜参礼举行的那一刻，就已自动完成了家业的继承，为何又有三十三夜参礼呢？可想而知，历代继承人对于突然而又不可理喻的死亡，抱有怎样充满现实感的恐惧。他们内心的战栗可谓历历在目。

三三夜参礼中，被视为从少年向青年过渡的十三夜参礼格外重要。而这正是今晚长寿郎将要执行的仪式。

（长寿郎少爷不害怕吗……）

斧高拼命鼓励自己，不可因为过度恐惧，在漆黑的参道上屡屡止步。他还把自己的胆怯心绪转换成长寿郎的感受。如果不这么做，他随时都可能哭出来，并坐倒在石板上一蹶不振。

这时斧高才深切地体会到，夜间的媛首山比想象中的更可怕。白天他来过好多次，而且从北鸟居到媛神堂不过是一条没有岔道的路，他觉得自己闭着眼睛也能走到，所以有点掉以轻心，认为黑夜也不足为惧。

然而日落后媛首山的氛围会变得极为不同，面对这座山必须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把这里设想为别的地方。

至少对年幼的孩童来说，夜晚的媛首山不是一个可以随便独闯的空间。

问题还不止于此。夜晚的媛首山十分寂静，走在石板上，无论怎样小心都会回荡起脚步声。因此为了不被发觉，斧高必须和前面的人拉开

一定的距离。然而，或许是因为十三夜参礼这个特别的仪式让长寿郎很兴奋，他的步履似乎比平常快了许多。登上石阶也好，走过参道也好，都与平时的稳重步伐大相径庭。原本就显得朦朦胧胧的灯笼光，一不留神已离得越来越远。弄不好会被孤零零地抛弃在一团漆黑里……斧高陷入了这样的恐惧。

但即便焦虑至此，他也不曾加快步伐，只是以勉强看得见灯笼的速度，在后面追随。虽然最初也曾盼望离长寿郎更近一些，至少把距离缩短到能看清他的背影……

斧高没那么做，是因为紧盯着前方的模糊亮光，在泼墨般的黑暗中行进的时候，心里突然掠过一个念头：那真是灯笼的火光吗？要说是灯笼……会不会太圆了？是不是太模糊了？

斧高细想下去便无法再挪步了，他总觉得在前方的黑暗中摇摆的那玩意儿，随时都会骤然停滞，旋即向他回转过来。

（莫非是“首无”……）

媛首村中最可怕的自然是淡首大人。不过在这个旧称“媛神乡”的地方，自古就有许多村民深为忌惮的异类，譬如位牌山 [5] 或山魔等。而其中最令当地人厌恶的就是被称为“首无”的怪物。

（哈，哈……不会吧……）

斧高试图强作笑脸，但嘴角僵硬，怎么也笑不出来。

众所周知，只要对淡首大人礼数周全，村里人就不会遭受灾祸。但“首无”不一样，只要遇到它或被它附体，就再也不能逃脱，直给人一种压倒一切的恐惧感。

“首无”究竟是什么？形态如何？为什么在这里出没？这些问题其实无人能答。如此惧怕却谁也不能对它的真面目做出圆满的解释。

从“首无”这一称谓出发，有人联系上了淡媛与阿淡的怪异故事，还留下了这样的传说——和主人淡媛一样被斩首的随身侍童，才是首无的原形，至今仍在淡媛身边。此外，很多年事已高的人倾向于将首无和淡

首大人视为一体。

众说纷纭，但一切终究是一个谜。“很久以前就有首无的传说”“留下了好几个怪谈”“我爷爷认识的人曾经见过”——这就是首无，如此这般成了媛首村的一部分，彻底融入了村民的生活。其证据是，直到现在，发生了什么不可解的怪事，人们还多半会风传“一定是首无干的哟”。

在某某地遇见、擦肩而过或被附体之类的传闻，现在是不太能听到了，但也不好说绝对没有。换言之，连成年人都那么害怕，置身于黑暗之中开始疑神疑鬼的孩子感到惊恐也不奇怪。

而且，那圆而模糊的东西又突然停下，开始左右摇晃起来，立刻令斧高感到背心一寒。

想到前方那玩意儿随时可能向这边飞扑过来，斧高就禁不住打算掉头逃跑。但他还是用尽所有的勇气，好歹坚持住了。凝神望去，片刻之后，那停下后兀自摇个不停的东西，静悄悄地向右侧移去。

（对啊，已经到井的所在了。）

斧高总算看清了那个圆而模糊的东西确实是灯笼。原来火光的奇妙摇曳是长寿郎在确认周围的情况。

他不由自主地长舒了一口气，把脚步放得更轻，谨慎缓慢地走完了参道的剩余部分。记得在离井不远的石板左侧，应该有一块足以藏身的大石碑，不一会儿他就找到了。躲藏之前他无意间朝井的方向瞥了一眼，顿时吃了一惊。因为长寿郎全裸的背影，突然映入了他的眼帘。

灯笼被放置在井边，火光中朦胧地浮现出一具不着寸缕的裸体……

（为、为……为什么？）

斧高担心主人是不是对仪式过于紧张，精神失常了。但他立刻想到主人是要用水洒身洁净躯体。单纯的参拜只要洗手即可，但十三夜参礼毕竟有所不同吧。

虽然领悟到了这一点，但斧高怎么也无法从瞥到长寿郎裸体时遭受

的冲击中恢复过来。并不是因为目击到裸体才震动，而是因为那裸体竟意外地粗壮，令他大受打击。

相比平日帮家里干活的村童，长寿郎的身子只能说是纤瘦。但这一幕让人充分意识到了长寿郎是男性的事实，斧高一直以来对他持有的印象——既非男性，自然亦非女性，有着所谓的中性的魅力——于一夜间轰然崩溃。

（但今天是十三夜参礼，所以很正常……）

斧高感到，从少年成为青年的仪式所蕴含的意义，如今已然清晰地呈现在自己的眼前。现在连他也充分理解了，这对秘守的一守家继承人而言的确是至关重要的通行仪式。但一想到长寿郎就这样长成了凡夫俗子，而且可能会变成他父亲兵堂那样的无聊男人，斧高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

对斧高来说，长寿郎是一个极度不可思议的存在。从世俗的眼光来看，长寿郎是主人，斧高是侍候他的用人。斧高非常清楚这一点，也不会对自己的职责有丝毫懈怠。不仅是长寿郎，对妃女子也一样，因为这是在一守家食宿无忧的代价。初来乍到时，甲子婆就三令五申地把这个道理灌输给了他。

不过只要把该做的事做完，对某人抱有什么样的心意还不是个人的自由？斧高虽然年幼，却也有这样的想法。这大概是因为他那特殊的境遇吧。

抛开主仆这层关系，长寿郎可以说是一守家，不，整个媛首村里唯一让他感到亲近的人。这并不意味着斧高把他看作年岁相差颇大的哥哥，更不是父亲……当然亦非母亲或姐姐。和朋友也有所不同。如果硬要用言语来形容，那就是各种亲友的混合？但这么说就简直等于什么也没说。

随着斧高不断成长，自幼对长寿郎抱有的心意越发难以处理。处于青春期的他回忆起那种初恋一般的情怀时，总是感到十分烦恼。不过六

岁的他当然不会明白自己此刻的复杂情感。他只知道对自己来说，长寿郎是无比重要的人，仅此而已。

正是因此，斧高才会独自来到这里，他才会在目睹最心爱的长寿郎身上所起的些许变化时，感到痛苦不堪。

（长寿郎会变成大人……）

他的父亲兵堂傲慢无礼的神态及其祖父富堂翁自高自大的模样，又一次在斧高的脑海中浮现，和长寿郎的身影重叠在了一起。

（不，不会的！只有长寿郎少爷绝对不会变成那样！）

斧高马上加以否定，这种联想无异于亵渎长寿郎。然而，再看那个身影那具裸体，也让他难以忍受。

（或许我压根儿就没有守护少爷的必要……）

虽然在心里这样嘟囔，但斧高还是决定躲到石碑后面去。就在这时，他好像不小心踢到了散落在参道上的碎石，四周迅速回荡起圆砾石滚过石板的干涩声响。

“谁啊！”

长寿郎的喝问声当即响彻神堂，紧接着，斧高听到了向这里走来的脚步声。

强有力的呼喝和脚步声，使斧高感到他已不是自己所熟知的长寿郎，而是一个能独当一面，充分意识到自己是一守家的继承人，且不久就会成为秘守族长的男子。

直到此刻，斧高才认识到自己正在妨碍一场极为重要的仪式，而如今的长寿郎也决不会饶恕这种行为吧。

（怎、怎么办……）

大脑一片空白的斧高，猛地闪到近旁的树木背后。原先他打算藏身在石碑后，但怎么也来不及了。

幸运的是，提着灯笼搜索四周的长寿郎走向了石碑。稍加思索就能明白，在参道的尽头处最有可能藏人的地方就是这座石碑。

（还、还好……没躲在那里。）

刚松了一口气，斧高马上又想到，眼下藏身的这棵树岂非同样令人生疑。

不过，或许是长寿郎查完石碑背后就放心了，借助灯笼的亮光张望片刻后，他回到了井边。想来和高屋敷一样，他没想到这里会躲着一个六岁的孩子，所以才没特意去检查成年人不可能藏身的树后。

长寿郎没有检查树后的理由，斧高自然是一无所知，他只是单纯地庆幸自己未被发现。可惜就在斧高稍稍探头，想要目送通过树旁回到井边的长寿郎时，刚刚产生的安心感又瞬间荡然无存了。

先前长寿郎将手巾随意缠在腰间，此时他的下腹部突然出现在斧高的眼前。

这一冲击比目击裸露的背部更为深重。斧高甚至忘记了长寿郎年仅十三的事实。长大后的长寿郎继承了一守家，转眼间就像父亲兵堂、祖父富堂翁那样，蜕变成一个傲慢、自大、好色的丑恶男人……此时此刻的斧高，脑海中闪现的尽是这些情景。

（不……我不要少爷变成这样……）

没多久，哗哗地浇淋井水的声音传了过来。

但斧高蹲下身子以两手掩耳，不让自己听到。也许他以为只要听不到这些声音，长寿郎就能永远不变样。

当初那份希望守护长寿郎完成仪式的心意，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片刻之后，耳际又传来脚踩碎石产生的细微声响。斧高猜想这是长寿郎在向媛神堂走去。就在这一刹那——

（啊，如果不一直守护到堂内……）

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斧高深为吃惊。他不得不承认，无论外表如何变化，自己还是最喜欢长寿郎。

讽刺的是，虽然他好不容易改变了想法，却很清楚不可能再往前行进了。他放开捂住耳朵的双手，就听到了嚓嚓簌簌的响亮脚步声。

要走到媛神堂，必须踩过铺满此境的玉砂利。在境内行走而不发出任何声音，多半是不可能的。一旦靠近神堂，就会马上被长寿郎发觉。

（只能到此为止了吗……）

怅然若失的斧高在树后蹲下身。就这样别无他事的话，也许他会在这里待到翌日清晨。

然而——

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声响，心想是不是长寿郎从媛神堂出来了，但声音却是从相反的方向传来的——

（啊，妃女子小姐！）

他只顾长寿郎，全然忘却了妃女子的存在。

（要是被发现可不得了……）

斧高哆嗦起来，自知此事非同小可。总之，他只能期盼妃女子尽早进入媛神堂。

不一会儿，灯笼的朦胧亮光自右侧的参道徐徐而来。虽然斧高明白被发现可就糟了，却还是想去瞧一眼。他匍匐在地面上，在对方通过之前的一瞬间，从树后探出脸。

妃女子的赤红裙裤正好从眼前一闪而过。斧高慌忙缩回头。

（被、被看到了吗？）

他感到心跳得厉害，但凝神屏息了片刻后，又忍不住好奇心，想仔细瞧瞧妃女子的模样。这次他从树的左侧向外望去。

（啊……）

映入眼帘的竟是妃女子的裸体。想想井边的祓禊[6]仪式，完全应该能预料到如此场景。但斧高还是被吓坏了。而且，他遭受了比窥视长寿郎时更为剧烈的震撼。

那是因为——

（真、真美啊……）

他在长寿郎的裸体上感受到了突如其来的男性特征，因而瞠目结

舌。同样，从未有过意识的妃女子身上的女性特征，也让他大吃一惊。

在井边灯笼的朦胧亮光下，妃女子的裸体隐约可见，散发着难以言喻的梦幻之美。

尽管身姿尚未完全绽放，但那略带弹性感的纤腰，微微隆起的双乳，还有那唯美之极，细腻得近乎妖冶的肌肤……斧高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她的美，甚至改变了长久以来对她的看法，一时之间竟看得入迷。

然而，斧高看见的其实不是她的全身。在他意识到这一点的瞬间，嘴里迸发出了压抑的惨呼。

“啊啊……”

朦胧的火光下，是异常白皙的裸足，稚嫩却又妩媚的腰与胸，还有完全无意遮掩娇躯的双臂，然后是，暗夜一般漆黑，空空如也的颈……

是的，她没有头。

注释

1 .手水舍：供水给参拜者洁身之用的设施。大多安置在神社、寺院的参道边或社殿的侧旁。通常只有四方柱一屋顶，柱间无墙，中央放置水盘。过去参拜者需洗净全身，现在已化繁为简，用长柄勺取水盘之水浇手或漱口即可。

2 .祓户神：在祓禊执行场所祭祀的神。祓户神共四位：濑织津比咩神、速开都比咩神、气吹户主神、速佐须良比咩神。

3 .玉砂利：大颗粒圆沙。“玉”有魂魄之意，神社参道和境内铺上玉砂利，有洗涤参拜者心灵之意。

4 .日语中，颈部为“首”，手腕为“手首”，脚踝为“足首”，都带一个“首”字。

5 .位牌山：地界形状像灵牌的山。据说其所有者或于山中伐木者家里会有死人出现，因而为人们所忌讳。

6 .祓禊：在举行重大仪式前以水清洗身体，拂除污秽与不祥。

第四章

东鸟居口

高屋敷埋头思索二见的真实意图，突然想起自己赶赴东鸟居口的初衷，慌忙环顾起四周来。

（南鸟居口交给佐伯巡警应该没问题吧。）

北鸟居口有三个一守家的人。他们都是当事者家人，不会放松警惕。

（果然还是这里会出问题。）

二见不起作用也就罢了，偏偏东鸟居口还正对着二守家。南鸟居口有佐伯在，更重要的是，三守家眼下没有能当继承人的男孩，就算企图争夺继承权也无计可施。换言之，三个鸟居出入口中最需要警惕的就是这里。

事实上，二守家的兄弟俩都曾行迹可疑地在鸟居附近徘徊。纮弌大概不会胡来，但纮弍不可不防。哥哥坦然承认来过，而就在这一带接受盘问的弟弟却存心装傻，此乃明证。

（但二见巡查长他——）

眼看又要想到巡查长的事，高屋敷急忙甩甩头。

（别，别，先从石碑后面查起吧——）

在手电筒光的照射下，鸟居左右现出数枚石板。

绕媛首村走一圈，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各种石碑和马头观音像。石碑多为板碑，即人们常说的供养塔，就是在平坦如板的石头表面，用梵文雕上阿弥陀如来等佛名，而后再刻上戒名、卒年，以及先人的事迹等。

村里现存的板碑，大都被视为关东武士之物——不是有身份的武士，只是农兵或乡兵而已。如果连供养塔什么的都留不下来，他们的存在就会湮没于历史的暗流，不禁令人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哀。

不过此刻的高屋敷没有闲心抒情感慨。虽然他也觉得有人要是有空

躲在这种地方，早就会去媛神堂了，但仍然仔细检查了石碑的后面——说不定可疑者看到自行车灯光会慌不择路地躲过来，出乎意料的伏兵事先潜藏于此的可能性也很大。

检查完鸟居周遭，他登上石阶……到达顶端时回头望去。

只见东守村沉浸在浓重的黑暗中。他不禁轻声嘀咕道：“今晚还真是黑得让人发毛呢……”

但他此时凝望的不是村庄的风景，而是二守家宏伟的宅邸。不管被笼罩在怎样的黑暗中，宅邸始终拥有压倒一切的存在感。

（站在一枝夫人的立场，会竭力让自己的孙子纮弌继承秘守家族长之位吧。她很可能为达到目的而做些稍稍出格的事。）

如今人称二守婆婆的一枝夫人，是富堂翁唯一的亲姐姐，也是他在村里唯一忌惮的人。而且，这位夫人对自己的弟弟，甚至对一守家本身，都抱有极度的憎恨。

（一守家本是憎恨的对象，她却一心要让自己钟爱的孙子去做这屋号的主人……真是微妙的因果循环。）

追本溯源，是一守家的习俗造就了这一切。作为继承人的男子享受极为优厚的待遇，女子则完全被忽略，男尊女卑的陋习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长寿郎和妃女子身上。

一枝在一守家成长的岁月中，不知不觉对仅仅因为是男子就大可为所欲为的弟弟，产生了强烈的嫉妒和由衷的憎恶。而富堂迷失于得天独厚的环境，面对年长的姐姐，言行也无所顾忌，使她怨恨更深。后来一枝嫁入了二守家，不再有顾忌，便放言总有一天会为夫家夺取一守的屋号。事实上她还亲口宣称，她是抱着这样的人生目标才活到现在的。委实令人骇异。

（明明是亲兄妹……）

高屋敷得知这骇人的姐弟关系时，不禁为老式家族特有的复杂纠葛而感到震惊。

富堂翁有三个儿子，长子国堂、次子强堂和三子兵堂。都是富堂翁取的名字，接在他的名字后面，能排成富国强兵。可以说这反映了日本当年的世风，同时又蕴含着父亲期盼儿子茁壮成长的愿望。然而先是国堂在七岁时病故，接着，强堂五岁时也因病而死。

这莫非是一枝夫人的执念所致？据说当时，唯有当时，村民在谈论淡首大人的作祟问题前，会不无惶恐地思索这一可能性。因为很多村民都亲眼见到了她前往媛神堂祭拜的热情身影。人们在想，她究竟祈求了些什么……

富堂翁听说姐姐的不轨举动后，命令乳母藏田甲子无论如何也要让兵堂活下来，而后者也用身家性命担保，发誓保护婴儿，抚养他长大成人。据熟知掌故的老人所言，她俩还上演了一场斗法似的激烈交锋，这绝非笑谈……由此可见，当时是甲子婆的守护法力占了上风。

虽然兵堂像历代继承人一样，接二连三地患病、受伤，但一直没丢掉性命。他平安长大，执行了十三夜参礼和二十三夜参礼，成功继承了一守家。不但如此，九年前他还圆满完成了三十三夜参礼。作为一守家的男子，兵堂继富堂翁后，终于步入了能让人姑且放心的人生阶段。

（一枝夫人肯定很郁闷吧。）

不论她是否曾在媛神堂祈求三兄弟死去，至少在国堂和强堂两人夭折时，她一定在盼望着兵堂也步入后尘……

（不，像她这样的人，恐怕一开始祈求的就是三兄弟的死……）

想到这里，高屋敷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他甚至感到能对抗淡首大人作祟的，其实不就是一枝夫人吗？听说藏田甲子的力量终究只限于守护，一枝夫人拥有的却是攻击力。果真如此，秘守一族只要团结起来齐心协力，也许就能斩断历代延续下来的首灵作祟之链。

（算了，这是不可能的。）

事到如今，怎么也无法想象他们有和好的可能。所有村民也一定会这么说。

（而且话说回来，作祟什么的，又不可能真的存在……）

虽然心里这么想，但当他踏入媛首山的东鸟居口，从那里眺望沉睡在暗夜中的二守家时，突然觉得只要在媛首村，似乎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

（荒唐……）

他一边暗自否定道，一边转过身，背对二守家沿参道继续走去。

顺带一提，富堂翁除了姐姐之外，还有两个妹妹。当然也有弟弟——无须多言，都早夭了，一个也没活下来。

两个妹妹，二枝嫁到了三守家，三枝嫁进了秘守家的远亲古里家。或许因为二枝只是妹妹，或许三守家没男孩也是原因之一，总之她和一枝夫人不同，无论是对富堂翁还是对一守家，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情绪。但传言渐起，说一枝夫人觉得这样的妹妹太不中用，因此经常暗地里找二枝煽风点火。

（事已至此，三家再想和气地平分家产也已经不可能了吧。）

高屋敷走在石板参道上，打心眼儿里庆幸自己没有生在这种老式大家族。北守派出所虽然简陋，但他感到自己拥有这个家已经心满意足了。

没多久右侧就出现了马头观音的大祠堂。估计已走过参道的三分之二。慎重起见，高屋敷检查了祠堂的外围和内部。

村庄内外有无数马头观音，因为在当地，马匹对人类的交通以及大量物资的运输来说不可或缺。事实上，还曾有过一段马比人类更受重视的历史。如此重要的马要是遇难而死，人们会就地祭祀马头观音。另外，村民也会在通行艰难的地方奉起马头观音，祈祷人与马的安全。媛首山中所见的马头观音，恐怕同时含有这双重意义。

（好了，我该巡逻到哪里为止呢？）

走过祠堂，高屋敷犹豫起来，因为再往前就直通媛神堂了。

（我也不能贸然露面，妨碍仪式举行啊。）

十三夜参礼具体是怎样的仪式，高屋敷全然不知。他也曾考虑不靠近媛神堂，只在第二鸟居观望，但这种行为对仪式而言可能也是十分失礼的。现在不能轻举妄动。

（我的职责就是注意不让可疑分子从东鸟居口侵入。）

高屋敷辨认出黑乎乎盘踞在参道前方的媛神堂之影后，决定老老实实就此折回。当然，他仍像先前一样目光如炬地扫视着四周。

就在这时，他忽然感到有人声入耳。停下来侧首倾听，却什么也没听到。再次迈开脚步……又觉得确实有人在说话。

（是从媛神堂境内传来的吗？）

高屋敷明白了这一点，不免就有些在意，但随即想起这可能是长寿郎或妃女子在为仪式念诵祈祷文。然而他还是有一种奇妙的不安感，总觉得境内正在发生某种异变……

怕只怕万一妨碍了十三夜参礼……有鉴于此，高屋敷不能直奔入境。而且棘手的是，仪式的特殊性并非唯一难题。今晚的巡逻是他偏离本职工作，仅凭个人判断而做的决定，一守家的人又不欢迎他。这才是他寸步难行的根本原因。

（就只巡逻到参道为止吧……）

直到最后，高屋敷都在为这一判断而感到后悔，当时自己若是赶赴现场……

第五章

媛神堂

（首、首无……不、不是，是淡首大人……）

斧高又一次缩回树后，抱住头颤抖起来。

（不……那、那是……首无……不，还、还是淡……）

先前所见究竟是淡首大人还是妖物首无？这疑问始终萦绕在斧高的心头。

（是淡首大人？……是首无？……淡首……首无……首无……首无……）

然而没多久，脑海中就只浮现出“首无”二字了。

就在这时，踢哒踢哒踢哒哒……

无头躯似乎正从井边向斧高的藏身处逼近，他顿觉一阵战栗窜过了脊背。

（啊……不、不要啊……不要过来！去那边！别过来……）

斧高拼命抑制着大喊大叫的冲动。或许那玩意儿尚未发现自己躲在树后，何必自投罗网暴露踪迹——他冷静地做出了判断。然而……

踢哒踢哒踢哒踢哒踢哒哒……

那玩意儿来得更近了。浑身发抖的斧高再度捂住双耳，试图拒绝外界的所有声响，身子也在原地蜷成一团，越蜷越小。

窜过脊背的恶寒此刻已遍及四肢百骸，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疙疙瘩瘩的皮肤很快就会一块块脱落下来吧。斧高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恐惧。而且，明明捂着耳朵，应该听不见任何声音，但是……踢哒踢哒踢哒……踢哒哒，不知为何，他还是能察觉到那玩意儿走到了树的另一侧，然后，一动不动地窥视着这边的情形。

（去那边！别过来！去那边……别过来啊……）

斧高像念咒一样，在心里不断呼喊着同一句话，突然，他感到那玩

意儿倏地探了出来，像要径直窥探树的里侧，无颜、无首，空空如也的那玩意儿……

（哇啊……）

斧高发出无声的惨叫，想借此驱除一切不祥之物。就算不行，至少也要驱除后背所能感到的险恶气息，还有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视线。为此他让自己的叫喊充斥了头脑。

然而，那玩意儿的存在感并没有消失……

时间过了多久呢？不知何时压着嗓子啜泣起来的斧高，突然感到有动静。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声响。他战战兢兢地放下捂住耳朵的双手。

（咦……）

他随即发现，背后那咄咄逼人的气息，已然消失无踪。

（得、得救了……？）

在他疑惑是否可以安心时，耳际传来人类清晰的咳嗽声。而且，咳嗽的人正从参道右方朝这里走来。

（是、是谁？）

油然而生的好奇心，战胜了之前掌控全盘的恐惧。身份不明的来者走过树旁的一刹那，斧高候住良机向参道窥去。

他顿时产生了强烈的既视感——以前，不，就在片刻之前，他看到过同样的场景。这种感觉虽然真实，却实在是匪夷所思，使他的头脑变得极度混乱。

因为赤红的裙裤伴随灯笼的亮光，在他眼前一闪而过。

（这怎么可能……）

他不由自主翻了个身，从树后偷眼望出去。

白衣赤裤的妃女子，背影映入了他的眼帘。她手举灯笼打量四周的状况。也许是为了避免在井边做祓禊时弄湿长长的黑发吧，她的头上缠着手巾似的东西。

她似乎很快就找到了目标物——井，慢慢远离了参道。

（妃女子小姐是现、现在才来的？那、那刚才来的是……）

斧高呆立片刻后，脱力似的坐倒在原地。眼前一片黑暗，只有妃女子的身影在井边灯笼的映照下隐约浮现着。斧高凝视着她的一举一动，除了凝视，还是凝视……

她解下衣物，汲取井水浇洗身体的声音在四周回响起来，祓禊仪式已经开始，然而事实上斧高眼前映现的却是另一个裸体——那美丽而又妖冶，神圣而又诡异的无头裸体。

（错了！那不是妃女子小姐……）

斧高心存否定之念，然而在他的眼中，无头少女的裸体透出越来越浓郁的妖艳色彩，让人不敢相信她还未成年。他还发现，自己竟然认为那可怖的无头异形妖物洋溢着唯美气息，至于是不是妃女子，早已无关紧要。不，岂止如此，记忆中的身影不知不觉地与井边的少女重叠了起来，他甚至觉得不必劳神区别。

与恍惚的斧高相反，结束祓禊的妃女子手脚十分麻利。她擦干身子，迅速穿上白衣和赤红裙裤，很快就装束齐整了。

踩踏玉砂利的声响随即在境内扬起。斧高也总算回过了神。

恐惧与混乱，兴奋与虚脱——就像要拂去今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种种事情似的，他勉力站起身，打算目送妃女子离开，作为守护十三夜参礼的最后一程。诚然，他是挂念长寿郎才走进媛首山的，但如今却衷心祈祷两人平安无事地完成仪式。

他悄悄从树后出来。黑暗之中，灯笼的朦胧亮光映出了妃女子向媛神堂走去的身影。白衣赤裤看起来几乎是近半融入了暗夜，根据衣服和灯笼的位置判断，可知提灯笼的是右手。

（那是什么……？）

然而，她的左手也提着某样物品。虽然夜色暗淡，那玩意儿怎么也看不真切，但好像是个黑乎乎的球体，没错，好像是——

（人、人头……）

——被她提着，垂在她身侧。她在向前走。

（怎、怎么可能……）

心里想着不可能，但方才斧高虽然自始至终都在凝视她，却一直神思恍惚。换言之，就算井的背面事先藏有人头，妃女子又提头出发，他也肯定视而不见。因为唯一的光源就是那个朦胧的灯笼。

（呃……她拿的是谁的头？）

这么一想，斧高猛然想到可能是先前的首无又出现了，几乎当场瘫软下来。

（如、如果是淡首大人或首无，那么提的就是它自、自己的头……）

一瞬间，斧高想一路狂奔从参道逃走。不过他凝神细看，只见那渐行渐远的人影头上似乎缠着白色的手巾。光线太暗看不清楚，但至少不像没有头。

（有、有头，脖、脖、脖子的上面……还有……）

这时人影已至媛神堂。她打开了对开型的格子门，进入堂内。灯火忽明忽暗闪烁不定，想必是灯笼正在纸糊格子的另一侧移动。

斧高鼓足勇气总算留在了现场，不一会儿，夜风中传来了一种微弱的声音。侧耳倾听，他很快就明白了，那是诵经的调子。现在少女一定是面对着祭坛。

（毕竟是妃女子小姐……）

想归想，斧高却不能完全放心。一个可怕的设想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也许在某地，在祓禊仪式过程中的某一时刻，妃女子被首无替换掉了。人类和人类办不到，但如果对方是妖魔，替换压根儿就不难吧。

妃女子已经进入媛神堂，不管怎么说，他也不必再傻站在这里了。虽然心存此念，但斧高的脚却动弹不得，没多久身子就轻轻哆嗦起来。

而另一方面，媛神堂中的灯笼光开始向神堂的右侧（即西方）移动。那里有一座奇异无比的建筑，名曰荣螺塔。再向西，是婚舍的三幢

建筑，从北至南依次为前婚舍、中婚舍和后婚舍。今晚长寿郎将在其中的前婚舍度过，妃女子则在中婚舍过夜。

那些奇妙的建筑斧高只进去过一次，是今年春天的时候，长寿郎带他来的，还笑呵呵地嘱咐他说："别让任何人知道哟！"

从北侧的对开型格子门进入媛神堂，正面就是祭坛，在祭坛后方能望见媛首冢。媛首冢右侧略靠里的地方祭祀着御淡供养塔。

摆放各种供品的祭坛右边有一扇拉门，穿过这扇门便会踏上一条短走廊。行至走廊尽头，打开眼前的拉门，里面就是荣螺塔了。这幢建筑的妙处就在于它的古怪构造。塔内，由木板密密铺就的通道，以螺旋形的曲线向左上方陡峭地斜伸开去。沿通道层层攀升，刚想着总算到了塔顶，却又马上反向旋转而下。换言之，特意登上去却必须立刻下来。塔下也有一扇拉门，门内是朝三个方向延伸出去的三条短走廊。右走廊通往前婚舍，中间的可抵中婚舍，左边的则直通后婚舍。三套婚舍结构相同，入口处是茶室，有四叠[1]半大；里面是六叠大的房间，颇具小型住宅的风格。顺带一提，厕所位于中婚舍的背后，但要解手就必须走回媛神堂，然后再到外面去。无论如何，那些建筑里最有趣的莫过于荣螺塔的上下行构造。假如斧高从媛神堂出发，长寿郎从婚舍出发，同时上塔，在登顶之前两人绝对不会相遇。因为荣螺塔是双重螺旋结构。

"你能明白吗？两条路就是像这样，交错着往上升。"长寿郎快活地看着双眼圆瞪、满脸惊讶的斧高，细心讲解。

"但是，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要造出这么奇怪的东西呢？"

长寿郎说过，两人独处时措辞就不必郑重其事了。但斧高还不能灵活区分场合，所以不经意间语气就变得恭敬起来。

"这个嘛，因为在这个旋梯里行走可以驱除邪魔嘛。"

斧高稍显拘谨的见外措辞，令长寿郎苦笑不已。不过，他还是把荣螺塔的惊人作用告诉了斧高。

人们都说淡首大人总是对秘守家的男子，尤其是一守家的继承人作

祟。那女孩是不是完全不会遭殃呢？这个问题也难以定论。一守家出生的女孩里，偶尔会有疯疯癫癫的狂女。日常生活倒是与常人无异，但言行中时常显露狂乱迹象。由于和传说中特立独行、举止怪异的淡媛有重合之处，不知何时起，这种现象也被认为是淡首大人施加了影响。用人及村民之所以向妃女子投去奇异的目光，她本人的粗野固然是因素之一，但主要也是拜家族代代出狂女的现象所赐。虽然谁也不认为她当真精神失常，但人们常常心怀恐惧，认为她随时可能发疯。

如果说狂女的出现是对一守家内部的影响，那么对族外的影响则容易应验在新娘身上。当然这里的新娘是指嫁给继承人的女人。辩证地来思考淡首大人对继承人作祟的负面感情，或许也能这样看待：其中含有极度扭曲的爱情。也就是说，婚礼意味着本该被咒死的人，心被别的女性夺走了，所以淡首大人会发怒。一守家流传下来的一个故事，使人们全盘接受了这种观点。

宽政年间（1789—1800年），一守家继承人从外地娶来的新娘对媛神堂疏于参拜。遵照以往的惯例，新娘在婚礼前需用煤灰涂脸，披戴头巾，穿上粗陋的衣物，说穿了，就是要在掩去本来面目的状态下，姑且先做一次参拜。等全部仪式完成后，再以一守家明媒正娶的少夫人身份，举行一次盛大的参拜。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婚礼至初夜期间，即新娘由外人转化为秘守家人的期间，最容易被淡首大人作祟。但这位新娘却对此不屑一顾。

两人在一守家别栋度过了初夜，天亮时新郎发觉床上不见新娘踪影。他吃了一惊，忙在家中搜寻，终于在储藏室门边找到了面目全非，早已气绝身亡的新娘。不知为何木门的正中央被打破，她的头深陷其中。

从此，即使新娘前往媛神堂参拜，也照样会有异象发生，后来的一守家户主在请教多位宗教人士后，紧挨着媛神堂建造了荣螺塔和婚舍。此后秘守一族的男子娶亲，初夜一定会使用婚舍。不知何时起，三三夜

参礼也采用了这套风俗。顺便说一句，婚舍有三幢之多，据说是为了迷惑淡首大人而设的机关。

从用途来看也一目了然，婚舍可谓是秘守一族的夫家婚舍。不过婚舍的存在及威力在圈内闻名遐迩，某些地方还流传这样的奇谈：无论如何都想从历代有异类附体的家族中娶女子为妻时，若能在媛首山的媛神堂度过初夜，即可驱除任何附体物。所以偶尔会有人私下前来相询。只要对方身家清白来历明晰，一守家通常不会拒绝提供婚舍。这是因为他们同样受困于棘手的灾厄，彼此有同病相怜之感吧。

（啊，到顶部了。）

斧高沉浸在和长寿郎独处的回忆中，这时灯笼的亮光螺旋上升，最终抵达了荣螺塔顶。

然而——

（咦……）

不知何故，灯火突然消失了。

由于上下通道是双重螺旋结构，就算妃女子从顶端走进下塔的斜道，也应该能看见亮光。当她走到对斧高来说是塔背面的南侧时，亮光自然无从得见，但螺旋会让她一次次绕回北侧。然而，墙上的格子窗里丝毫没有亮光透出，只能认为灯笼已在塔顶熄灭。

（但是……为什么？）

今晚的风并不是那么大，何况她还在建筑内部。

（不会是她吹熄的……）

从铺着木板的斜道走下塔，无疑比上塔更难。难以想象她会特意熄灭灯笼下来。

斧高左思右想，产生了难以名状的不安。

（啊！）

前婚舍的茶室中亮起了灯。接着，看似灯笼的火光，沿着短走廊从婚舍移向荣螺塔，随即沿塔的斜道开始上升。

（那是长寿郎少爷？）

先一步进入前婚舍的他，不知为何又出来了。在查看中婚舍和后婚舍后，看起来是要前往荣螺塔。斧高疑惑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亮光抵达荣螺塔顶后，忽右忽左地摇晃起来，仿佛在寻找什么……

不久，灯火开始沿荣螺塔的斜道向下降落，掠过通往媛神堂的短走廊，直接进入了堂内，一度呈现出四处移动的迹象。

（难、难道是……他打算出来？这、这样的话我会被发现……）

斧高虽然心中焦急，却挪不动双腿，就像脚底往参道的石缝里扎下了根似的，无法逃离现场。六神无主之际，灯火已接近格子门，终于，正面的门被打开，晃出了一个人影。

人影环顾了一下周围，径直朝参道走来。

（是长寿郎少爷……没错吧？）

感觉不会错，但他的心还是被一缕不安所缠绕。他拼命眯起眼，但灯笼仅仅照出了腰部至脚的部分，看不清最关键的脸。

（不过，有没有……头？）

暗夜中依稀可见那圆圆的头……看着像头。人影渐渐靠近，慢条斯理地朝这边走来，走至中途，灯笼突然猛力前推。斧高一时之间不解其意，但心里明白对方多半已察觉到自己。

一瞬间，人影停滞不前，仿佛吃惊不小，但猛踩玉砂利的脚步声骤然响起，一口气迫至斧高近前。

斧高始终盯着那黑乎乎的脸部。这自然是为了尽早确认对方的真面目。

“小斧儿……”

黑暗中浮现出长寿郎目瞪口呆的脸。斧高刚松了一口气，又立刻畏缩起来，少爷该不会大发雷霆吧？

小斧儿的叫法是长寿郎听甲子婆把“斧高”简称为“小斧”后，按他自己的喜好给斧高起的昵称。不过家人在场时，在用人名字后面加

个“儿”字会被斥责，所以长寿郎只在两人独处时这么称呼他。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惊讶之余，长寿郎露出怀疑的表情，细细审视着斧高的脸庞。但他见斧高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只有身子不断轻颤，神色又转为不安。

“不要紧吗？还认得出我吧？什么也不用怕，不用担心，好不好？”

听到温柔的话语，斧高才勉强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你是偷偷跟来的。”

斧高再次点头。原以为一定会被痛斥，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可长寿郎只是脸露苦笑。见到这样的笑容，斧高不禁安下心来。

“果然那时候少爷没有发现我吧？”

问完斧高就后悔了，因为这无异于特地告知长寿郎，他看到了他的裸体。

（糟啦……）

长寿郎耿耿于怀的就是身体孱弱，虽为男子，却只有弱不禁风的体格。果然他神情大震，浮现狼狈之色。

“啊！但、但是……我、我没看。因为我马上就把眼睛移开了……”斧高惊慌失措地否认道。

长寿郎脸上泛起些许笑容：“好了，没关系。我只是没想到旁边藏着人，而且还是你，所以有点吃惊……”

“真是太对不起了。”斧高深深地低下头，道了歉。

这时，长寿郎用稍显焦急的语气问道：“别管这些了，你有没有看到妃女子？她应该到这儿了……”

“看到了，是在长寿郎少爷你后面来的。”

“我就说嘛。那么她在井那里做完祓禊后，进媛神堂了吗？”

“我并……并没有一……一直盯着。”

斧高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因为他怎么也不愿让长寿郎意识到，自己偷窥了他俩的祓禊过程，也就是他俩的裸体。

“嗯，这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们俩才跟来的，对吧？”

斧高想说不是两人，他只担心长寿郎一个人，不过还是柔顺地点了点头。

“这么说，妃女子确实进了媛神堂，对吧？”

“是的。可、可是……”

“可是？”

“出现了……首、首无！”

“什么……”

前言不搭后语的斧高，开始以亢奋的语气描述第一个“妃女子”化为“首无”的情景。

“等、等一下，你的话我不太明白。你再缓一缓神，好好按顺序说，不然……嗯，怎么办呢？这样吧，你能不能从离开祭祀堂的时候说起呢？做了什么，看到了什么，边回忆边告诉我，不要慌，慢慢地想。”

在长寿郎的谆谆善诱下，斧高从躲到北鸟居边的石碑后开始，讲述了自己的活动和亲眼所见的一幕幕。说到长寿郎祓禊那一段时他支吾起来，不过长寿郎百般鼓励，还提了一些推动话题的问题，好歹让他过了这一关。

“原来是这样，你就躲在那棵树的后面啊。”

长寿郎的语气中毫无责怪之意，他的脸上浮出苦笑，就像是哥哥发现了年幼弟弟的恶作剧。但是说到第一个妃女子，也就是首无时，他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嗯……你会不会在树后没留神睡着啦？”

“没……没有！”长寿郎的话外之音在暗示这是他睡迷糊时做的一场梦，斧高当即予以否认，“我清楚地……不、不……也许是模模糊糊看到的，但我确实看、看见了首无……我是说，一个没有头的女人。”

“那人还裸着身子？”

“是、是的……”

长寿郎沉吟片刻，说“第一个妃女子姑且不管”，催促斧高讲述第二个妃女子的情况。

（少爷不信我的话……）

愕然的同时，斧高感到无比寂寥。不过，总之现在还是先来讲讲进入媛神堂的妃女子吧。因为他自己也承认，两者相较而言，第二个恐怕才是真正的妃女子。

“也就是说，小斧儿确实看到妃女子提着灯笼进了媛神堂啊。”斧高原原本本说完后，长寿郎自言自语似的轻声嘀咕。

“如果那个不是首无……啊不、不是淡首大人的话……”

斧高觉得第二个是妃女子没错，但还是不能不把这个残留在心中的可怕疑念说出来。

然而，沉着脸似乎正在思考斧高所言的长寿郎，此刻再次苦笑起来：“我想不会。”

“为什么呢？”

“如果是淡首大人，进了媛神堂就一定会返回媛首冢吧？”

“啊，对啊……但、但是，会不会是首无？”

“也不会。因为你看，不管是淡首大人还是首无，都进不了那座荣螺塔。”

长寿郎曾经对他说过，塔是驱魔的工具。先前他还在回忆这段往事呢，却一时疏忽忘得一干二净了。

不过，长寿郎否认之余还是沉吟起来：“或许它们可以登上荣螺塔？但不能下塔走到婚舍。所以荣螺塔能够消除灾厄。这么想的话，灯笼光在塔顶消失也……”

长寿郎的语气像是在自问自答，他的视线也投向了问题的焦点：荣螺塔。

“长寿郎少爷……”

“啊，对不起。这件事还是搁一搁吧，问问甲子婆会比较好。而

且，听了你刚才说的这些，我明白了，从你注意到妃女子从参道过来，直到她在井边完成祓禊礼向媛神堂走去，视线始终没有离开她。是了，虽说你确实可能处在恍惚状态，但如果途中妃女子和某人——姑且不论是淡首大人还是首无——互相替换，你无论如何也会注意到，对吧？”

“嗯……是的，没错。”

斧高心想，若是淡首大人或首无，或许能瞒过自己和妃女子互相替换……不过他没吭声。

“也就是说，把走进媛神堂登上荣螺塔的人看成妃女子，我想不会错。”

“那个……长寿郎少爷为什么会……”

“嗯？啊，你想问为什么我会出来吗？我在前婚舍的里屋——”说着，长寿郎回头指向亮着灯的前婚舍，“从这里望过去，正好被那棵大树挡住了。我在里屋等妃女子，她会在中婚舍过夜，因为睡觉时间还早，我想找她说说话。这时我听到了踩着玉砂利的脚步声，你看，夜里境内不是很安静吗？虽然声音不太清晰，但完全能让人察觉到。”

斧高抚胸暗想，幸好没去偷看御堂。

“我仔细听了一会儿，不久就有声音从荣螺塔那里传来。我就想是妃女子来啦。但总觉得很奇怪……”

“因为有上塔的声音，却一直没听到下来的……对吗？”

“是，就是啊。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就走到荣螺塔下，向上面呼唤了几声。但没有任何回音。我想这还真是奇怪，就上了塔顶，结果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盏熄灭的灯笼孤零零地滚落在地上……啊。”

听到最后的“啊”字，斧高无端打了个寒战。

“我想她不会是忘了拿什么东西，所以回媛神堂去了吧？可这样的话，按理会听到从对面下去的动静啊。但是我只听到她上来时的声响，而且，扔掉灯笼下塔绝对不正常。再说了，她应该有火柴，就算是火灭了也能点着。”

“是啊。”

“为慎重起见，我还是去媛神堂看了一眼，不过那里也没人。我想这样就只好上境内找了。正打算先去井那边，就看见参道上有个人影，可把我吓到了。”说到这里，长寿郎频频打量着斧高，“因为压根儿就没想到会是小斧儿，说实话，我还很害怕呢。怎么看影子都小小的不是吗？所以我想该不会是淡媛的随身侍童，跟淡媛一样被斩首处死的那个……就是有些人说是首无原形的那个出现了……”

“对、对不起。”

“好了，没关系。目前的情形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多亏有你在，我胆气也足了。”

六岁小孩的在场究竟能带来多少慰藉还是个疑问，不过长寿郎的话让斧高满心喜悦。他真的好开心，虽然心里害怕，但还是跟到了这里，一直坚持着没逃走，实在是太好了。

这么一想，期盼为长寿郎效力的情绪越发高涨了。

“妃女子小姐是从哪里的窗子出去了吧？”

“窗子？是说荣螺塔或媛神堂的吗？”

“嗯。”

“呃……这不可能哦。”

斧高刚在心里自夸这想法还真有见地，就被长寿郎一口否决了。

“从荣螺塔顶下来，穿过走廊直到媛神堂，根本没有人可以出入的窗子，全都安装着木格。从荣螺塔到婚舍也一样。换句话说，从媛神堂到婚舍，整座建筑群的出入口只有一个，就是媛神堂正面的那扇对开型格子门。

“……”

“从妃女子进入媛神堂到我出来为止，你一直盯着御堂正面？”

“是、是的，不会有错。”

“那么妃女子就是在那座建筑里消失的。说得更准确一点，是在荣

螺塔顶……”

“说到荣螺塔的顶部，那里的窗子好像没有木格……”

斧高指出的这一事实，让长寿郎不由自主地抬头向塔望去。不过他马上再次面对斧高，说道：“嗯，北侧和南侧有窗，两边确实都没有格子。但是从那么高的地方翻出窗，然后该怎么做呢？”

螺旋梯那歪斜的顶棚配合内部的斜道，在塔的外围蜿蜒而下，使塔犹如被蛇缠身。因此乍眼望去，从斜道上端的窗口翻出，沿顶棚攀下地面也似乎可行。但顶棚不宽，而且向外侧倾斜得厉害，可想而知，由此攀爬而下不是易事。

长寿郎用斧高也能理解的话做了如上说明，又续道：“还有一个可能，妃女子发现了你的存在，知道从北侧窗口出来会被你看到，于是选择从南侧窗户出去。可就算是这样，因为顶棚是围着塔身绕圈而下的，所以她绝不可能不在北侧现身。要是有人在螺旋梯的顶上走动，天色再怎么黑，站在这里面对媛神堂的你，应该也不可能看漏吧？”

“那么别的婚舍呢？如果妃女子小姐脚下不出声，从荣螺塔顶悄悄下来，躲进了中婚舍或后婚舍的话？”

“以防万一，我两个地方都去看过，但都没有人。”

“可是，假如妃女子小姐在后婚舍，趁长寿郎少爷进入中婚舍的当口转移到前婚舍，她就能避开你。再说了，妃女子小姐也会想到吧，长寿郎少爷从中婚舍出来，检查完后婚舍后，会直接走上荣螺塔。”

“小斧儿，你真的很聪明。我在你这样的年纪时，不可能想到这些哟。”

“不、不……我哪有……”

斧高害臊起来，长寿郎微笑着对他说：“可是呢，就算妃女子能在御堂里避开我，也有办法从御堂脱身，但她走在玉砂利上还想悄无声息是不可能的吧？”

“啊……”

“在我出来之前，有过那样的脚步声吗？”

斧高用力地摇着头：“起先是长寿郎少爷你去了媛神堂，然后妃女子小姐也去了媛神堂。我只听到了这两次脚步声。”

“也就是说，妃女子要从那个建筑出去，就必须突破小斧儿的目光和玉砂利的双重封锁。”长寿郎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只是，他随即沉吟道，“啊，这么一来，搜查境内不就有点奇怪了吗？可是……”

长寿郎说这话也许是因为他虽然觉得不可能，但要是不承认妃女子已离开建筑，又能怎么想呢？

这时，斧高揣摩着长寿郎难以释怀的心情，试探着问道：“少爷打算怎么做呢？要不我们俩这次从媛神堂走到荣螺塔，再搜索一遍？如果两个人，还能完整检查三套婚舍。”

斧高知道自己陷入了奇诡无比的境况，也感到莫名的恐怖，但一想到将和长寿郎一起走进御堂，只有他们两个人，心里就怦怦直跳。

“不，还是先搜查一下境内吧。也许会有疏漏，但御堂和塔我都大致看过了，而且正面的格子门也从外面上了锁，谁也不能进出，等会儿再查也没问题。”

然而长寿郎的回应让他很是沮丧。虽然自己也觉得这样未免失之轻率，但就是无法自欺欺人。

“那么从哪儿开始找呢？”不过斧高迅速调整了心情，考虑到长寿郎在十三夜参礼中的立场，必须尽快找到妃女子。

“从井开始吧。我想应该不会……但以前毕竟发生过那样的意外……”

长寿郎告诉斧高，明治初年，身为继承人的男孩在十三夜参礼的进程中坠井，折颈而死。

“当然妃女子被禊完毕后直接往媛神堂去了，所以不存在这个可能，不过还是看一眼吧。”长寿郎微微摇着头，但仍朝井的方向走去，斧高也慌忙跟进。

“那边湿了，我们从这边走。”

长寿郎避开两人浇过水的井北侧，从东面靠近，就在他把灯笼探向深井中的一瞬间——

“别看！”他当即收回灯笼，大声喝止。

然而，虽然只是匆匆一瞥，在他身边一起向井里窥探的斧高还是看到了。

井狭长幽暗，两条白皙的腿从井底积存的水中向上方孤零零地伸展着……

注释

1 .叠：日文为“畳”。计算榻榻米数量、表示房间大小的量词。

第六章

十三夜参礼相关人员的活动

一守家的妃女子在十三夜参礼中不幸坠井身亡——高屋敷接到这一惊人消息，已是仪式翌日午后的事。

一瞬间，强烈的悔意向他袭来。昨晚从东鸟居口走上参道的途中，心中曾感不安，果然当时应该去境内探探情况。

然而自责不已的高屋敷赶到一守家后，等待他的却是让人错愕的一幕，以至于身为警官而产生的愧念，顷刻间就被抛到了脑后。因为他们已经在为尸骨未寒的妃女子操办葬礼了，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一问才知道，昨晚临时守夜结束，今天就是正式的葬礼。即使死在盛夏，通常也不会这么早下葬。何况眼下只是仲秋，从最近的气候来看，遗体多放一两天也不至于腐败。对了，最重要的问题是，妃女子明显死得不明不白啊。

“请、请等一下。下葬之前必须查明死因。”

高屋敷被引入备有桶墩[1]的客厅，面对这极为反常的一幕他怔立片刻，随即恢复了常态，要求中止葬礼。

然而——

“有什么好查的？妃女子是坠井而死，也就是意外死亡！”

富堂翁一声喝问，就轻而易举地断了他的念想。当然了，高屋敷告诉他，是不是意外死亡必须经过验尸才能判定，不能跳过这道程序擅自出殡，但富堂翁一点也听不进去：“你不用操这个心。终下市警署那头我会好好解释的，这总没问题了吧？”

不过，高屋敷还是不肯罢休，于是富堂翁烦不胜烦似的摆出了驱赶苍蝇的手势。

“但就算您这么说……”

这种不合情理的事搁在秘守的一守家，无疑是行得通的。然而想来

想去，他毕竟是负责媛首村北守的派出所巡警，全面了解本地发生的案件是他的职责，哪能放任自流。

他斟酌着措辞，开始解释非验尸不可的理由。但刚开口，富堂翁夹杂着咳嗽声的怒吼，就气势十足地响彻了客厅。

“我才不会听你、你这个小喽啰的指、指示！有什么不、不满的话，把你们署长叫来！”

高屋敷环视着鸦雀无声的室内，不无迟钝地发现这里只有一守家的几位主要成员。匪夷所思的妃女子葬礼让他吃惊过度，所以没留意在场者的身份。

（二守家和三守家谁也没来，恐怕是故意没通知他们。这、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他愣愣地注视着一守家的众人，这时藏田甲子语带哽咽地开了口：

“巡警先生，这是昨晚上的事，妃女子小姐遭飞来横祸，老太爷也为这事悲伤不已。当然老爷和夫人也是。而且，事情本身就够叫人伤心的了，偏偏还发生在十三夜参礼上。”

“是啊，这件事真让人痛心，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哀悼……不过，由于是意外死亡……”

事已至此，高屋敷便想说服对富堂翁颇具影响力的甲子婆。然而，也不知甲子婆有没有听进他的话，她只是继续说道：

“对对，就是说啊！十三夜参礼竟发生了这样的不幸，所以老太爷，还有老爷和夫人想尽早吊唁妃女子小姐。我想好心肠的高屋敷先生非常能体谅这种心情吧。”

“当然，我能理解，不过——”

“真是感激不尽！老太爷您瞧，毕竟是守护咱们北守的巡警先生，多为咱一守家着想啊。”

“啊，不，我……”

之后，藏田甲子用滔滔不绝的言语和哀泣战术，彻底堵住了高屋敷

的嘴。更过分的是，无量寺的住持刚念完经，他们就慌忙出殡了。趁着这势头，当天日落前遗体即告火化，连骨灰坛都被送了回来，整个过程完成得干净利落。

（怎么看都很奇怪……）

高屋敷起先对一守家的态度愤愤不平，没多久也渐渐感到心里发毛。

的确，当事人在十三夜参礼中坠井而死，一定会引发大骚动。特别是二守家和三守家会借机生事，说出种种讽刺挖苦的话来吧。所以站在一守家的立场来看，采取近乎密葬的形式可谓顺理成章。高屋敷也能理解。

（但话虽如此……）

这也太反常了吧！看上去他们就是想尽快把遗体送出家门火化掉。

（对了，为什么是火葬？）

这一带盛行土葬。死于传染病的患者遗体才会被送去火葬吧。不，还有一种情形，就是那些被认为是因异类附体、作祟或诅咒而死，直接安葬会祸及亲族的死者……

（不、不会吧……）

高屋敷念及一守家众人恐惧的是什么，陷入了极度的不安。

（不过，只是因为这个……）

他刚要否定，却又忆起十三夜参礼的本来意义，于是不再多想。况且，最关键的遗体已被火化，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没用了。

（现在自己能做的就是查明仪式中发生了什么事。）

葬礼翌日高屋敷再度前往一守家，胸中唯有这一决心依然清晰。他怎么也不能视若无睹、安之若素，不然就是在否定北守派出所巡警的存在意义。

话虽如此，对方可是富堂翁，所以他心情颇为忐忑。因为富堂翁一声令下，就能让他卷铺盖走人。但他仍想尽忠职守，故此奔赴一守家

时，抱着相当悲壮的决心。

然而，总和高屋敷针锋相对的富堂翁却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啊，这个没问题。尽管查吧，直到你满意为止。我呢，也会吩咐大家协助你。”

拉开架式准备迎接恫吓的高屋敷一阵失落，同时，难以言喻的寒意也油然而生。

“多、多谢了。”

但他还是郑重地道了谢，随即对十三夜参礼当晚发生的事，从兵堂、长寿郎、藏田甲子、佥鸟郁子到躲在现场附近的意外目击者斧高，乃至把妃女子尸体从井里打捞出来的用人们，一一进行了询问。此外，又添上南守派出所佐伯巡警的证词和他本人在东守遇到二见巡查长与二守兄弟时的谈话记录。

最后，他归纳整理了十三夜参礼主要相关人员的活动，列表如下：

十三夜参礼相关人员活动

六点半

一守家的兵堂、长寿郎、妃女子、藏田甲子、佥鸟郁子和斧高，进入北鸟居口旁的祭祀堂。

六点五十分

高屋敷拜访祭祀堂。

佐伯从南守派出所出发前往南鸟居口。

六点五十五分

高屋敷巡视北鸟居口一带。

七点

高屋敷前往东守派出所。

七点到九点

佐伯从南鸟居口进入媛首山，巡视至参道途中再返回石阶，如此这般往复巡逻。

七点多

长寿郎离开祭祀堂，进入媛首山。

斧高尾随长寿郎，进入媛首山。

二见从东守派出所出发前往东鸟居口。

七点十分

高屋敷来到东守派出所，确认二见不在后，前往东鸟居口。

七点十五分

长寿郎来到井边，进行祓禊仪式。

斧高藏身在境内入口处前的树后。妃女子离开祭祀堂，进入媛首山。

金鸟郁子通过祭祀堂的窗户开始监视北鸟居口。

七点二十分

长寿郎进入媛神堂。

高屋敷赶赴东鸟居口的途中，遇到二见和二守家的纮弌。

七点三十分

高屋敷在东鸟居口遇见二守家的纮弌。不久二见赶到。

妃女子（第一个）来到水井边，但片刻后消失。

七点三十五分

妃女子（第二个）来到水井边，进行祓禊仪式。

七点四十分

高屋敷从东鸟居口进入媛首山。

妃女子进入媛神堂。

七点四十五分

婚舍里的长寿郎觉察到有人正走上荣螺塔。

七点五十分

长寿郎登上荣螺塔顶。

七点五十五分

长寿郎从荣螺塔走入媛神堂。

八点前

长寿郎检查完媛神堂。

八点多

长寿郎走出媛神堂，遇见斧高。

高屋敷在境内听到动静，像是人声。

八点十分多

长寿郎和斧高发现了落井的妃女子。

八点二十分

斧高返回祭祀堂，把妃女子的事故告诉众人。

八点四十五分

兵堂、长寿郎、藏田甲子、佥鸟郁子和一守家的两个用人——溜吉和宅造赶到井边。

九点多

捞起妃女子的尸体。

谁也不会经常看表，所以只是粗略的时间。为了尽量直观易懂，以五分钟为单位记录，没想到整理得那么顺利，高屋敷十分满意。不过越看这张亲手制作的时间表，他就越是烦恼，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展开思考，也不知道媛首山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葬礼后的第三天傍晚，高屋敷结束例行巡逻回到派出所，先写完日志，然后抽时间浏览了晚报，再与妻子妙子共进晚餐。到这里为止，和平日的生活别无二致。不同的是，之后他就在矮桌上摊开“十三夜参礼相关人员活动”时间表，专心致志地思索起来。

妙子看到丈夫的样子，一边在矮桌上摆好茶碗，一边不动声色地讲述村里的气氛：“村民们好像还是一点也不安心。”

顺带一提，关于十三夜参礼中发生的意外，她已听高屋敷说了一遍。

有些派驻巡警，譬如二见，从来不对家人——哪怕是自己的妻子讲述工作方面的事，而高屋敷正相反。他当然不会什么都说，但只要是不妨碍公务的内容，他愿意积极找妻子谈论。因为迄今为止有不止一件事，让他感到妙子比他更好地融入了村庄的生活。换言之，一年来的经验让他意识到，绝不能小瞧妻子提供的家长里短。

“这也难怪。因为对村里人来说，这事发生在十三夜参礼就已经很可怕了，妃女子的葬礼又搞成那样。”

“死的真是妃女子小姐吗？”

妙子小心翼翼地在矮桌旁坐下。

虽说高屋敷常对她讲工作上的事，但她从未主动探听过，只是在丈夫开口时侧耳倾听。这大概是因为她对派驻巡警之妻的立场，有独到的理解。

“我想不会有错。”妻子罕见的发问令高屋敷吃了一惊。不过他现在特别想谈论案子的事。他怀有一种强烈的期盼，如果通过讨论可以得到破解这桩怪案的头绪，那就太好了。

“如果他们嘴上说死的是妃女子，但同时连长寿郎君也踪影皆无的话，我想富堂翁和兵堂等人的证词也就不能立刻采信了。”

“呃……因为也可能其实是长寿郎少爷死了，但为了隐瞒这一事实就说死的是妃女子小姐，以此欺骗村里人，特别是二守家和三守家的人，是吗？”

“嗯。因为无论如何，秘守家的继承问题对历代一守家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事。他们会想方设法争取时间商议对策吧？”

“是啊。不过，两人虽说是双胞胎，但长得不算很像，妃女子小姐要假扮长寿郎少爷，可有点难——”

“而且长寿郎君从一开始就现了身，只有妃女子不见了。”

“死的果然还是妃女子小姐吧——”

“没错，可是……”

“还是想不通？”

“只有一守家的人——不，其实只有兵堂先生和甲子婆两人见过尸体，这一点很蹊跷。”

听了高屋敷的话，妙子露出诧异之色：“你是说，把遗体从井里打捞出来的那两位，什么都没看到吗？”

“下井的是溜吉，他只是把绳子绑在了死者的脚踝上，没看到脸。话说回来，只有膝盖以下的部分伸出水外，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井里确认尸体的身份。”

“但是捞上来的话，就算不想看也会看到啊。”

“似乎是宅造和溜吉用井那边的吊桶拉绳时，被兵堂先生怒斥说不许看他女儿的裸体。所以那段时间他俩一直闭着眼。据说被告之可以睁眼的时候，尸体已经包在席子里了。”

“兵堂先生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这个地方……确实。但他们不报警还急着办葬礼，怎么看都很可疑。”

“你是指……不让任何人见到尸体的理由吧？”

高屋敷挽起双臂，仰望着天花板说道：“我设想了一个，妃女子之死不是意外，是谋杀，所以一旦见到尸体就会明白她是被害的。不过，一守家身为被害者亲属却要隐瞒此事，不是很奇怪吗？这里又出现了新的疑问。”

“而且，长寿郎少爷的话倒是能理解，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杀害妃女子小姐的动机。”

“我想过，会不会是因为那天晚上很黑，凶手把两人搞错了，但还是说不通。即使不清楚十三夜参礼的详细内容，但只要是村里人，谁都知道先执行仪式的是男孩。换言之，如果目标是长寿郎君，凶手只要事

先埋伏，袭击最早来的人就行。”

“那么搞错人的设想是不可能了？”

“是啊……而且被害者当时全裸，显然凶手知道那是妃女子才杀的人。”

“果然是谋杀吗？”

妙子的提问，令一直仰着头的高屋敷把目光移回至矮桌：“但是呢……至少秘守家的人都有不在场证明。”

“啊……？”

“不仅没有嫌疑人，连妃女子被杀的动机也毫无头绪。但是话说回来，疑点这么多，实在无法认为是意外。”高屋敷向妙子露出了束手无策的表情，“而且，就像你所喜爱的侦探小说里常见的那样，现场呈现出一种密室状态……”

注释

1 .桶墩：日文原词为“座桶”，圆凳的一种，也有八角形。我国古代的鼓墩由于外形似鼓而得名，因此把外形似桶、有盖空心可盛杂物的“座桶”译为桶墩。中文的“座桶”为汽车用品。

第七章

从井中……

斧高拿着长寿郎的字条冲进祭祀堂的一瞬间，兵堂和甲子婆张口结舌，只是一脸诧异地盯着他。就连一向冷静，凡事无动于衷的佥鸟郁子，也微微吃惊似的瞪大了眼睛。

率先恢复镇定的果然还是甲子婆。

“哎呀……这孩子，怎么回这里来了？”

她用责备的目光瞪视斧高。不过，也许是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异常情况，若在平时，她一定会大声呵斥斧高，命令他回一守家，而此刻的她只是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斧高。

“唔，这个……是从长寿郎少爷那里……”

斧高也怕惹怒甲子婆，被她轰出去，急忙把长寿郎给他的纸片递了上去。这张写给父亲与乳母的便条，是爱好文学的长寿郎用身边常备的笔记本和钢笔完成的。

“长寿郎少爷——？”

甲子婆慌忙从斧高手中抢过笔记本的纸片，打开后和兵堂一起看。郁子也立刻站到两人身后看了起来。

妃女子落井。我让小斧儿给你们捎信。这不是谎话也不是玩笑。

长寿郎

纸片记载的内容如上。多半是长寿郎考虑到斧高突然在祭祀堂露面会显得不自然，所以在仓促之间想出了这些话。为了万无一失地让众人明白斧高绝对没恶作剧，他一定绞尽脑汁地想过如何传话为好。

“啊呀呀呀……”先是甲子婆惨叫起来。

“掉……掉井里了……还、还是妃女子……”紧接着，兵堂脸色变得

苍白，嘴唇开始发颤。

“看来在顺利完成十三夜参礼前，发生了一直让人担心的事啊。”只有郁子的口吻中不含任何情感，像是淡然接受了长寿郎传来的信息。

祭祀堂被寂静所包围。甲子婆无力地瘫坐着，兵堂处于茫然若失的状态，郁子则用近乎冰冷的目光注视着他俩。只有斧高依次窥探着三人的模样。

“是不是带几个年轻人去井那边比较好啊？想想长寿郎少爷还一个人留在山里——”不久郁子平静地提出建议，也不知这话是对兵堂还是甲子婆说的。

“哎？啊，对、对呀老爷。长、长寿郎少爷还在呢。”

“嗯？长寿郎……”兵堂的反应有气无力，就像第一次听到一守家继承人的名字，不过一转眼他就一跃而起，“对、对啊，长寿郎没事。好、好吧，总之必须先把妃女子从井里捞出来。让溜吉和宅造准备一下。”

“明白了。小斧听好，你现在马上回一守家——”

斧高遵从甲子婆的指示一一照办，最终溜吉和宅造两人带着灯、绳和水桶等物赶到祭祀堂后，一行人向媛首山的水井进发了。

只有心不甘情不愿的斧高被甲子婆喝令老实回家待着。当然他只是佯装听命，其实一直悄悄跟在众人身后。每个人都只关注在参道行进的方向，所以尾随其后非常容易。走到水井附近时，斧高躲到最初打算藏身的石碑后，以便窥视众人。

长寿郎迎接这一行人，似乎先是向兵堂和甲子婆说明了情况。随后包括郁子在内的四人向井里张望了片刻。接着，甲子婆从带来的包袱里取出线香、蜡烛、念珠，甚至还有三具足[1]和拂尘之类的物品，当场完成了简单的超度。

兵堂等甲子婆念完经，叫来了溜吉和宅造，像是在命令他们下井用绳子绑住妃女子的双腿后再拉上来。

宅造给溜吉系上救生索。准备完毕后，围在井边的四人后退，换由他俩上前。先是溜吉跨坐到井沿，宅造再用双脚内侧抵住井外壁和地面的交界处，摆出着力叉腿站立的姿势。溜吉看着宅造的动作，等他一点头，便握紧绳子，双脚探入井中。接着，宅造一点一点地松开绳索，溜吉也缓缓地向井中降去。随着这样的反复操作，溜吉的身影逐渐隐没在井中。

过了一会儿……

“哇啊啊！”

井底扬起了溜吉的叫声。那叫喊在水井的细长内壁中回响着，化为毛骨悚然的声音传入了斧高的耳中。

“怎、怎么了？”

宅造不禁回喝一声。他看看手中的救生索，把目光移向兵堂，摇了摇头，像是在说能感觉到绳子那头确实有人。

“喂，阿溜，你怎么啦？不要紧吧？”

宅造继续发问，然而井下毫无回应。

“老、老爷……”

宅造像是在犹豫要不要拉起救生索，请求兵堂的指示。而他的主人听到溜吉可怕的惨叫声后，就像撞了邪似的，只顾盯着水井发愣。由此可见，谁都不想靠近水井，更不想往里面看。

“啊，把我拉上去！快、快把我拉上去！”

井下传出溜吉的叫声，语声中满是焦躁、恐惧与厌恶，似乎一心想尽快逃离现在身处的地方。

“知、知道了！马上就拉。可、可以拉了吧？”

同伴不同寻常的反应让宅造吃惊，但他恐怕也感到了事态不一般，竭尽全力拽起了绳。

不一会儿，只见从井沿伸出一只手，随即溜吉只靠腕力就爬了出来。他连爬带滚似的趴倒在地，呼哧呼哧直喘粗气。

“喂，喂喂，阿溜……这究竟是……”

宅造连声呼问，但对方只是脱力似的摇着头，说不出话。即便如此，他还是想起身，就在双手撑地、上半身坐起的一瞬间——

“呀呀呀！”溜吉发出女人一样的尖叫声，双手胡乱地敲打、摩擦、挥舞起来。

“怎、怎、怎么了呀……喂，阿溜！快给我振作起来！”

宅造抓住溜吉的双肩，使劲摇晃陷入狂乱的他。于是，好似附体异类被驱除一般，溜吉恢复了平静，就地坐下。

“怎么了，嗯？出什么事了？”

“毛、毛、毛……”

“毛？什么意思？”

“毛、毛发……是头发……而、而且还是女人的……长、长头发……”

“女人的头发？”

“嗯……我看到井水表面黑压压的一片，所以就伸手、手一探，结果数、数不清的长头发密、密麻麻地粘住了我、我的手……”

与溜吉视线相接的宅造，看来也发怵了。不过，也许是因为兵堂在旁不便吵嚷，宅造继续问道：“那……那么有没有拿绳子绑住两个脚踝……”

“啊，那、那个已经牢牢绑好了。没、没问题的。不会有事。”

溜吉晃晃悠悠站起身，又向兵堂报告了一遍情况。

然后，他们让捆绑在尸体脚踝上的绳索的另一端穿过井边的滑车，完成了打捞的准备。

“如果是在祓禊过程中掉下去的，妃女子很可能没穿衣服。你们两个，给我闭上眼睛！直到我说行了为止，知道吗？”

兵堂傲慢地下达命令后，动动身子示意两人拉绳。

被要求闭眼的明明是宅造和溜吉，然而只因命令出自兵堂之口，就

让斧高情不自禁地感到自己也必须遵从。这也许是雇工心理在作怪，因为他小小年纪——不，是自幼就替人打杂干活了。

不过，唯独此刻另当别论。斧高反而没有闭眼。这并不是因为他有意违抗兵堂，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心，而且还是一种想要窥探恐怖事物的心理。然而，随着绳索一点点地被拉上来，他又胆怯起来。啊，不行啊，不行了不行了，不快点闭眼的话，天知道会看到什么东西……

在祭祀堂时冷静如常的郁子，也和他有着相同的感受吧，中途就把脸背过去了。兵堂似乎也不想看到尸体，姿态僵硬地欲从井边离开。直面现实的只有用双手铺席的甲子婆。

没多久，井中出现了垂吊在绳端的脚踝。两旁的柱上各悬挂着一盏油灯，在火光的照耀下，脚踝呈现出令人遍体生寒的惨白色。小腿、膝盖、大腿、臀部依次出现的时候，斧高不由自主地转开了视线。因为尸体的皮肤上密密麻麻地粘着长发，就像被无数诡异的吸血虫吸附在身上一样。

（那……那是什么玩意儿……）

这一幕让人心惊肉跳，斧高甚至感到恶心。

（那是从妃女子小姐头上脱落下来的吗？）

自然脱落的话，量未免太多。但话又说回来，很难想象是她自己剪下来的。

（是被别人剪下来的？可是，为什么要剪头发呢……）

想到这里，斧高的脑海中浮起了一个荒唐的念头。

（不是剪掉头发……没准是因为砍头时连带着把头发也切断了……）

斧高在石碑后正打着哆嗦，井那边传来了嘈杂的人声。抬眼一看，原来尸体已被包入席中，搬运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

（不先一步赶回家，就真的要被甲子婆责罚了！）

一念及此，斧高的战栗平息了下来。在众人走上参道前，他敏捷地

离开石碑，蹑手蹑脚地回到石板路上。就这样压着脚步声，直到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确信没问题以后，才如脱兔一般撒腿飞奔而去。

这一夜，斧高在梦中走上了媛首山的参道。婚舍里应该有长寿郎在等他。因此，虽说是在暗夜的深山中行进，他的步履依然轻快。忽觉身后似有异动，他打了个寒战，与此同时，那玩意儿踢哒踢哒踢哒地……逼近前来。他猛一回头，只见一个浑身长满黑发的无头裸女，双手探在身前，正向他冲过来。她全身湿漉漉的，好像刚刚浇过水。斧高自然是慌慌张张地飞奔起来，但不管跑了多久，就是跑不到媛神堂。眼前只有连绵不绝的石板路。右侧不时闪过井的影子，然而前方没有第二鸟居，也望不见满是玉砂利的境内。只有石板铺就的参道一望无际地延伸开去。而且，斧高不知为何总觉得那口井绝对不能靠近，所以无数次视若无睹。但持续的奔跑使他渐渐疲倦，不一会儿就觉得口干舌燥，越来越难以忍受。当又一口井出现时，他忍不住跑了过去，然后向井中窥去——

之后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似乎有什么玩意儿从井底冒了出来……他好像被那玩意儿拖下了井……不，身体确实还残留着类似的感触，但他强迫自己别去回想。

（可为什么是妃女子小姐……）

翌日，斧高协助甲子婆匆忙准备葬礼的时候，只有这一个疑问在他的脑中盘旋。虽然从首无出现，到妃女子消失在荣螺塔又被人在井底发现，都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异象，但最大的谜还是死者并非长寿郎而是妃女子的事实吧。

（当然长寿郎少爷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可是……）

模模糊糊漆黑一片的什么，在斧高心中滋生、逐渐壮大，几乎盖过了庆幸的心情。

（果然铃江说的那些怪话和这次的事……）

有关系！事到如今斧高才意识到这一点。

那是在十三夜参礼的前一天，吃完午饭，斧高被铃江叫到宅后的别栋仓库——又名不启仓。名副其实，那只是一座孤零零的旧仓库，家里人和用人一般都不会接近。

“我啊，今天开始就不在这里做了。”

可能是因为铃江那满不在乎的语气，斧高过了好久才理解话里的意思。然后他渐渐惊讶起来，问她是不是要回八王子的老家。

“有个从前常常出入一守家的人邀请我，问我要不要跟着他做事。所以我就打算去他那里。”

如果斧高年龄再大一点，也许就会询问对方是哪里人，做什么工作了。但当时的他光是接受铃江即将辞职离去的事实，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啊，这件事你可不能说出去啊。我对一守家的人说的是我要回老家。”

听铃江这样一叮嘱，他更不敢多问了。

“待在这里我已经烦透了！”铃江皱起眉头，对斧高的脸注视片刻，说道，“你是男孩，所以大概不要紧，这家的老爷……兵堂啊……”

铃江突然直呼老爷的名字，让斧高大为震惊。因为以前她即使在背地里说人坏话，也未曾直呼过秘守家的人名，除了妃女子和纮弌。

“那人就是个色鬼，最近我也老是被他骚扰……听说过去有很多女仆都选择忍气吞声，我可不干！我偏要走人给他瞧瞧。当然了，该我拿的东西我还是要拿的！”

生性好强的铃江情绪激昂，开始了一场热烈的演说。这在别的用人身上是不可想象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你也在想我怎么可以反抗老爷呢，是吧？但谁都会有弱点，要说兵堂的话，当然就是富贵夫人了……表面上他是一守家户主，这个先不提，总之他一回家就只能对夫人俯首帖耳，而且老太爷也把他管得死死的。兵堂表面恭顺，其实对老太爷可是一肚子不满呢。不过他绝对不能

违抗老太爷，你懂了吧？老爷这人，没啥好怕的。”

为什么她要对自己说这些话？斧高觉得匪夷所思。这一年来，铃江时不时就会把他拉到暗处，告诉他秘守一族或一守家的种种是非。不过斧高感到与其说这是对新人的亲切，还不如说她只是个话痨罢了，何况只有斧高才会对她掌握的情报表示出坦率的惊讶。他没有为此而讨厌她，虽然谈不上喜欢，但铃江也算是他为数不多的自己人之一。

（但她刚才的话和以前说的有些不同……）

似乎是察觉到了斧高的疑惑，铃江突然闭上嘴，目不转睛地注视了他一会儿：“你喜欢长寿郎少爷对吗？”

出人意料的话立刻让斧高感到自己双颊发烫。

“嗯，你是在那种情况下进了这个家，又是在甲子婆那种干练的老婆子手下做牛做马，难怪会仰慕长寿郎少爷那样的人……”

（不！才不是呢！）

一瞬间，斧高差点这样喊出口。同时他又很疑惑，如果不是，那么自己对长寿郎的这份感情究竟是什么……斧高扪心自问，却无法作答。

“你脸红什么？我话里又没什么奇怪的意思——好了好了，不管怎么说，这种事说给你听还嫌太早。”

铃江轻笑起来，兴致勃勃地观看斧高的模样。虽然没有受欺负的感觉，但有时斧高总觉得铃江是在戏耍自己。没错，就像现在这样。

不过，铃江随即露出少有的正经表情：“一守家在秘守一族中处于什么地位，还有继承一守家的男子有多重要，以前我都告诉过你吧？”

神态和声音的变化让斧高有点吃惊，但他还是柔顺地点了点头。

“所以长寿郎少爷将来也会当上一守家户主，然后成为秘守一族之长——你大概是这么想的吧？可到了那时，秘守三家也许会突然发生意想不到的大事哟。”

恭听完毕的斧高仍然一头雾水，只能呆望着铃江的脸。于是，虽然周围别无他人，但铃江还是压低了声音：“我告诉过你，兵堂是个色鬼

对吧？那家伙找谁不好，居然还和二守家的笛子夫人有一腿，好像很久以前就开始了。那边年纪大些，但也就差三岁左右，所以……你看，纮式少爷和纮式明明是兄弟，可仔细一瞧，你不觉得他们长得不太像吗？当然不光是长相，性格也是哦。纮式少爷绅士风度十足，像二守的大当家，也就是纮达老爷。你再看纮式……哈，小小年纪就追在女人的屁股后面到处跑，你不觉得这德行和某人一模一样吗？”

骇人听闻的爆炸性消息。但对斧高来说，铃江的表述有点委婉过度，某些地方他还不能马上领会。即便如此，他也明白有些话是自己不该听到的。

“和后来生长寿郎少爷他们的时候一样，富贵夫人生下长子后，恢复得不好，所以变得体弱多病，夜里那种事也一定是……”说到这里铃江的话语突然含糊起来，大概是想到了斧高的年龄。不过她马上又继续道，“嘿，就算这样也生出了长寿郎少爷他们，证明兵堂骨子里就是一个淫棍啊。”

讥讽过后铃江又说：“你不是一直在夫人那里受虐待吗？自家老婆的性格变成那样的话，大部分当丈夫的都会倒向外面的女人哟。”

铃江采用了斧高也能理解的说话方式。

（她知道啊……）

比起兵堂厌倦富贵、和二守家的笛子通奸这些事，更让斧高吃惊的是铃江知道他遭受富贵的歹毒对待，却一直袖手旁观。

（但这也算正常吧……）

她也不过是个用人，非但无法警告富贵，连找人商量都困难。不，就算找人商量也是白费功夫，搞不好还会落个引火烧身的下场吧。

斧高的心理活动，铃江当然不可能知道。

“在这个家生活了十三年，我也明白了不少事。当然了，迷迷糊糊过日子可不行，而且有些事就算当时不懂里面的意思，后来也会想通。所以嘛，要是我觉得什么事有古怪，就会先记着再说。”

真是一段意味深长的开场白。紧接着，铃江开始述说一件更令人吃惊的往事。

“我不是详细地说过长寿郎少爷和妃女子出生那天的事吗？富贵夫人和甲子婆在别栋，兵堂在外面，我一直在暗地里张望。其实啊，当时我看到了一件很奇妙的事……不，应该说是让人心里发毛的事。”

“什、什么事？”

从她的说话方式中斧高嗅到了不祥的气息，不由得紧张起来。

“一开始妃女子出生，甲子婆通知说是女孩，但兵堂却笑了。那满脸的笑容真教人不舒服……你说是不是很反常啊？”

铃江死盯着他眼睛的行为，还有问出“你说是不是很反常啊？”时语声里透出的异样，令他的上臂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这位一守家户主本该一心盼望能生出继承家业的男孩，可他倒好，一听生下的是女孩居然笑了哎。”

斧高总觉得入耳的这些事他绝不该知道。不过，铃江话里话外透出的不可思议，斧高也能理解。甲子婆也爱唠叨秘守家继承人的重要性，听得他耳朵里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我啊，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可再怎么看，都觉得兵堂是在笑……然后长寿郎少爷出生了，甲子婆刚一通知是男孩，他的笑容唰地一下就没了。我呀，正在思量自己是否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顿时就打了个寒战。后来我想可别被兵堂逮着，才慌忙逃走了。”

铃江的身子颤抖着，看来是想起了那一刻的情景。

“兵堂的反应意味着什么呢？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嗯……就算现在我也不是很明白……但我觉得至少能肯定一点，那就是这件事给一守家的继承问题投下了巨大阴影。我想会不会是兵堂打算暗中对抗老太爷呢？当然还连带背叛富贵夫人。而且最近我还听说兵堂正和老太爷商量，将来要把妃女子嫁给纮弍。你可理解这个姻缘的恐怖之处？”

遗憾的是，斧高理解不了。不过或许是出于本能吧，他多少可以悟

到这是极为可怕的事。

“据说每当大家快淡忘的时候，这个家就会有狂女出生。可兵堂脑子也不正常。他要做的事，简直和禽兽一样啊！”

铃江狠狠地抛出了这些话。她的眼神让斧高害怕。斧高不禁觉得铃江倒是有点精神失常。

“听好啦，这些事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说到这里铃江突然把脸凑过来，“因为你好像很看重长寿郎少爷，还有，今后你肯定要在一守家生活下去的。所以呢，我才决定告诉你这些事。明白了吗？光看表面可不行。凡事必然有另一面。特别是在这种老式家族，这种又夸张又烦人的家规代代相传的地方，将来有一天，那些规矩突然一垮——”

铃江猛地闭上嘴。斧高抬头一看，只见她脸色苍白地凝视着自己的身后。他回过头，惊慌一瞥间，似乎看到有个人影消失在了仓房后。

“你还……还是快走的好。要是甲子婆找你就糟了。我过些时候再回去。啊，这是护身符，送给你。刚才的话你就算不懂意思也要记住啊。等你长大了，自然就会明白。好了，那就多保重啦。”

铃江把装有护身符的小袋子递给斧高，匆匆说完一番话后，推搡着催他回主屋。

才过了一小时不到，铃江就在几个和她要好的用人的目送下离开了一守家。可能是斧高的胡思乱想，铃江最后似乎朝他这边瞧了一眼，但不知为何，斧高忽然感到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翌日，十三夜参礼中妃女子坠井而死……

说是偶然也行，但斧高觉得其中存在着可怕的巧合。为什么死的是妃女子？斧高不禁感到，铃江的话里，不，是在那些话背后的背后，隐藏着令人恐惧的答案。

斧高甚至还预感到，妃女子之死其实是今后将会发生的真正灾难的开端，不久，他最喜欢的长寿郎也会被卷入其中，一场弥天大祸，将会笼罩整个秘守家。

幸运的是，他的忧虑并未马上成真。

然而十三夜参礼的怪事发生之后，斧高亲眼看到了甲子婆不知何故悄悄送饭菜到不启仓的可疑举动。不，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那个可怕的玩意儿……

注释

1 .三具足：供在佛前的香炉、花瓶和烛台的总称。

第八章

四重密室

北守派出所的里室，与妻子隔矮桌相对的高屋敷因思路受阻而陷入了沉默。于是妙子确认似的问道：

“也就是说，可谓和一守家、二守家、三守家相关的那些人，在十三夜参礼期间一直都有不在场证明是吗？”

妙子的目的是借提问激励丈夫，再次开启他停滞不前的思路。高屋敷了解这一点，心下感激，于是决定配合她的意图。

“你听我说。假如真有罪犯存在，就意味着此人是从北面，或东面，或南面的某个鸟居口进的媛首山。而且，说到进山的时刻——”高屋敷一边把时间表指给妙子看，一边说道，“如果走北路，可能性最大的首先是一守家一行人进入祭祀堂的六点半之前，或六点半到我拜访祭祀堂的六点五十分之间。我在鸟居附近巡查，长寿郎君和斧高进入媛首山的七点前后，到妃女子离开祭祀堂、佥鸟郁子开始监视鸟居口的七点十五分之间也有可能，不过我觉得这段时间内众人的活动过多，对罪犯来说有点危险。”

“是啊。不过可以确定一点，假如罪犯利用的是北鸟居口，最晚也不会超过七点十五分。”

“是的。再看东鸟居口，我到达那里的七点三十分是最后时限。顺便说一句，这也是斧高目击到第一个妃女子的时间。至于南鸟居口，佐伯从七点起就守在那边了，所以罪犯必须在七点之前进山。”

“换言之，从六点半之前到七点三十分期间，所有人的不在场证明都成立是吗？”

“嗯，不光是这些。我们还要考虑什么时候罪犯能走出媛首山。就某种意义而言，北面从七点起，斧高就一直在‘监视’参道了。对了，有段时间他躲在树后了，所以是不完全监视，但他本人声称有谁经过他不

会不知道。而且从七点十五分起佥鸟郁子就已开始监视鸟居口，八点后长寿郎君又跟斧高会合了。而到从井里捞出妃女子尸体的九点为止，参道侧旁有六人之多。东面是我，南面有佐伯，各自巡逻参道直到九点。这样一来，罪犯从媛首山脱身的时刻，自然是在九点过后了。”

“但九点过后，每个人都有不在场证明？”

“是的。倒是七点三十分在东鸟居口被放走的纮式等人，直到九点多为止都没有不在场证明。这期间正是作案时间——”

“但讽刺的是，这段时间他们不可能进入媛首山……”

“对。按你喜欢的侦探小说的讲法，媛首山曾处于一种密室状态。”

“如果穿过日阴岭走西路呢？”

“那里确实没人监视。但不管打哪儿走都得绕个大圈子，而且那险峻的地形，哪是说过就能过的。”

“反而要费更多时间呢。而且多耗费的那部分时间，恐怕也弄不到不在场证明。”

“而且说不清好几个小时自己身在何处的人，一个也没有。所以应该认为罪犯没走西路吧。”

“从森林中穿过去是否可行呢？”

面对妙子的发问，高屋敷露出微微得意的表情：

“如果罪犯是从外面潜入山里的，自然很难确定进入的地点。但是呢，不管是谁最后总得走参道。根据我和佐伯调查的结果来看，参道上压根儿没有相应的痕迹。而斧高藏身的树后则清晰地留下了斧高的痕迹。”

“你调查的是秘守家的那些人吧？如果把嫌疑范围扩大到村里的所有人，又得另当别论了吧？”

“嗯，话是没错……”

“但这样一来就更找不到动机了。”妙子随即否定了自己刚提出的看法，“因为秘守家的孩子们和村民交流非常少，尤其是长寿郎少爷和妃

女子小姐，他俩和别人的交往应该没有密切到会导致杀人的程度。”

“我也这么想。我一度怀疑，会不会是某个受二守家荫庇的村里人——不过我改变了想法，发展到杀人毕竟还是不合情理。”

“我说……”一脸谨慎的妙子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什么？注意到什么的话，就尽管说出来。什么事都行。”

“我是在想，假设媛首山在推定作案时间内处于密室状态，那么首先要怀疑的就是当时正在山里的人……”

“啊……？”

“三个派出所的巡警在媛首山的三个鸟居口巡逻，这种事谁都不知道对吧？”

“对啊……”

“所以山里的人多半以为这里可以自由出入，想着就算警方看出这是一桩杀人案，也会认为罪犯是从外面来的……”

“等一下，要说在山里的人，只有长寿郎君和妃女子，还有斧高啊。”

“妃女子小姐是被害者。斧高也不太可能杀人，不是吗？”

“那么，是长寿郎君……”高屋敷面露惊愕之色。

“我当然也不想说对妃女子小姐下毒手的人是他。不过，探讨了这一连串的情况后，怎么看都对他很不利，不是吗？”

顺带一提，斧高接受问话时，高屋敷曾数次把他带进派出所。因为一守家有藏田甲子的严密监控，他无法畅所欲言地发问，斧高也似乎难以启齿。就在那段期间，妙子好像彻底喜欢上了这孩子。

“我没把详细情况告诉你，其实……”

高屋敷讲述了进入媛神堂的妃女子在荣螺塔顶消失的事。

“如果这只是长寿郎君的一面之词，也许我反倒会怀疑他。可是有斧高做旁证。长寿郎君确实能在媛神堂、荣螺塔或婚舍内杀害妃女子。可之后他就在斧高面前现了身，而且直到发现井里的妃女子为止，他俩

都在一起，所以把尸体推下井的不可能是他。”

“长寿郎少爷姑且进入婚舍，留意着不被小斧高发现，偷偷出来躲在井边。然后杀害随后到来的妃女子小姐，把尸体抛入井中——”

“喂喂，这也太牵强啦。首先境内铺着玉砂利，再怎么轻手轻脚地走路，也一定会发出响声。而斧高只听到过两次声音，分别是在长寿郎君和妃女子向媛神堂走去的时候。而第三次是长寿郎君走出媛神堂，出现在斧高面前的那次。”

“换言之，长寿郎少爷有‘人在婚舍’这个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而且，从妃女子在井边进行祓禊直到她进入媛神堂，斧高的视线就没移开过。”

“进入媛神堂的妃女子小姐，就那样从荣螺塔顶消失了？”

“嗯。当时的媛神堂、荣螺塔和婚舍也构成了一种密室状态。长寿郎君不可能作案。”

“是啊，建筑物还有小斧高的监视，加上包围着四周的玉砂利，御堂建筑群处于三重密室状态……如果考虑外来的罪犯，还得加入媛首山本身，这就成了四重密室。”

“啊，等一下，就算情况是这样，可你究竟为什么要说长寿郎君可能是罪犯呢——当然我知道，媛首山处于密室状态，所以疑点指向了长寿郎君。但他不是没动机吗？”

“长寿郎少爷倒是……”

有感于妙子意味深长的语调，高屋敷惊讶似的反问道：“嗯？怎么回事？”

“我在想，妃女子小姐可是有动机的……”妙子出语惊人。

“啊？你说什么？”

“不是长寿郎少爷想杀妃女子小姐，而是他险遭妃女子小姐毒手。换言之，长寿郎少爷出于正当防卫不幸杀死了妃女子小姐。慌乱中他想起了从前发生过的意外事故，也就是进行十三夜参礼的男子落井而死的

那件事。于是他急中生智把尸体遗弃在井里，心想就算人们知道是杀人案，也会认为罪犯是从外面来的。”

“原来是这样。道理上能讲通，可是妃女子的动机呢？”

“看着富堂翁和一枝夫人，我就忍不住把他俩的关系和将来的长寿郎少爷与妃女子小姐重叠在一起。当然我觉得长寿郎少爷和富堂翁不同，他不会对妃女子小姐采取冷酷无情的态度。可妃女子小姐会对一守家严重至极的男尊女卑产生愤恨，不是吗？”

“愤怒在十三夜参礼之夜不由自主地爆发了——嗯，不是没这个可能。”

“这样一来，被杀的为什么是妃女子小姐，也就能说通了。”

“你是说，动机不是一守家的继承问题，而是别的问题？”

“只有男子受优待就是因为他们能继承家业，这么一想，也不能说是别的问题了。”

“是啊……不过，这样的真相也解释不了他们不给任何人看尸体这种不自然的态度啊。”

高屋敷回到了最初的大问题。

妙子窥探着丈夫的脸色道：“关于那具尸体，村里传出了一个让人心里发毛的流言，你知道吗？”

“啊，其实是无头尸什么的……对吧？我向富堂翁求证时，他大发雷霆，最后还要我去搜查逮捕传播谣言的人。所以我就没告诉他，据说这流言正是出自一守家。”

“是溜吉先生或宅造先生偷看到了吗？”

“我是这么认为的，也问了他俩，但都答说绝对没偷看。不过，就算他俩真看到了什么，也不会傻到承认吧。”

妙子发现茶杯空了，急忙往茶壶里注入热水。

“小斧高说，他看到的第一个妃女子小姐是首无，关于这一点……”

“他终究是个六岁的孩子，心里害怕所以看到了幻象吧。”

“你不觉得他年纪虽小，但其他部分的证词都一清二楚吗？”

“嗯？这个嘛，确实……那又怎样，难道你想说首无当真出现过？”

妙子轻轻摇晃茶壶，随后斟上茶，把茶杯递给丈夫，反问道：“小斧高说的第二个妃女子小姐，你认为确实是她本人？”

“大概不会错。因为她没做什么可疑的事，而且，至少脖子上面还有头。相较而言，第一个——好吧，假设真是有那么一个人——不但没有头，最后还消失不见了。要问哪个是妃女子，自然是第二个吧。”

“说的也是。不过，既然认定第二个人是妃女子小姐，那么第一个人与其说是首无或小斧高的幻觉，还不如理解为一个身份不明者比较好吧。”

“什、什么？你是说真的还、还有一个人？”

“从尾随长寿郎少爷的小斧高进入媛首山，到妃女子小姐离开祭祀堂的十几分钟里，有人通过北鸟居口进了山。这么想的话，大致能说通。”

“假设斧高、某人、妃女子依次在参道上走过，那么确实和斧高的目击证词一致……但是，真有这么一个人吗？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会是谁呢？”

“听起来可能有些轻描淡写，但我也认为以秘守家的人为对象开展搜查是正确的。”

“啊？哦哦……”

“只是，我认为搜查对象还应该包括秘守家的几个用人——”

“用人——难、难道是铃江吗？”

“据我所知，在十三夜参礼前后出过村子的年轻女子，只有一守家的铃江。况且她还是在仪式前一天请辞的。还有，她已经十九岁了，个子却很矮小。”

“也、也就是说，不知怎地……落井身亡的不是妃女子而是铃江。兵堂先生和藏田甲子谎称是妃女子死了。但一旦有人见到尸体，谎言就

会被揭穿，所以才不给任何人看——你是这意思？”

“那样的话，逻辑上大致能讲通。”

“嗯……但是，他们有什么必要谎称铃江是妃女子呢？不，首先我想问的是，铃江为什么会闯入十三夜参礼的现场？还装扮成妃女子的模样？”

“我不知道。”

妙子干脆地一摇头，令高屋敷有点失望。或许这是因为他虽然难为情，但下意识里还是期盼妻子能发表一些他自己完全没想到的看法……

但一瞬间，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种解释：

“假设井里的尸体是铃江，那么妃女子可能就是罪犯。如果他们为了隐瞒这件事，最终把妃女子扮成了被害者……”

“你是说，兵堂先生等人在包庇妃女子小姐？但是，也许他们相信那具尸体真是妃女子小姐啊。”

“此话怎讲？”

“尸体没有头——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可能是妃女子小姐杀害了铃江作为自己的替身。换言之，是伪装成她自己被杀。当然我不明白动机是什么。难道是她不惜抹杀自身的存在，也要逃出一守家……”

“这不就是侦探小说里常见的加害者和被害者的替换吗？”

“嗯，这是无头尸模式里最基本的一种。”

意外的进展让高屋敷感到了疑惑，突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但是，假如第一个妃女子是铃江，那么她到达井边时，妃女子不是正走在参道的途中吗？而长寿郎君已进入婚舍。也就是说，当时只有铃江一个人。要把她推下井，那才叫谁都做不成呢。”

“可不是嘛。更何况，如果采信小斧高的证词，那么她不但没有头，还消失了……”

“消失嘛，可以看成是人掉进了井里。但这么一来，就只能认为是意外了。而且她还全身赤裸，在进行祓禊仪式，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真奇怪。”

“啊，说起来她去参加十三夜参礼这件事本身不就很奇怪吗？”

“我说……关于你那个消失是因为人掉井里的设想——”

“嗯，怎么？”

“假设铃江落井是在小斧高视线游移的间隙，那么之后来到井边的妃女子小姐应该会发现吧。在她自己进行祓禊的时候。”

“对啊……她得用吊桶打水，所以如果有两条腿直愣愣地突出水面，光线再暗也会发现情况有异……这么一来，无论尸体是妃女子还是铃江，坠井或被抛入井中的时间才是问题之所在。”

“小斧高目送妃女子小姐时，光顾着看从媛神堂移向荣螺塔的灯笼光……可能就是这个间隙吧。”

“那时长寿郎君和妃女子可都在建筑中。你想说那天晚上媛首山里另有一个新人物，这个人才是真凶？”

“但是，相关人员都有不在场证明。所以不可能存在那样一个人。没错吧？”

“啊啊，完全搞不懂了！”

眼看高屋敷就要往后倒下，横躺在榻榻米上。不过，他勉强忍住了。

“对了，斧高的证词里说到过吧，尸体上粘满了湿漉漉的长发。”

“嗯，就是你没能在溜吉先生和宅造先生那里问出的那件令人恶心的事。”

“他俩只是最低限度地说了些情况。”

“幸亏有小斧高这个目击者啊。”

“不过我们正为不可思议的情形头痛，也是托了他的福。”

“这……你要怪那孩子就太过分了。还是先说头发的事吧，后来怎么样了？”

“这个嘛，我一听说这件事就去检查了井的四周。查下来，确实找

到了长头发，像是女人的。”

“啊……”

“怎么了？”

“铃江小姐的头发并不长。”

“那么，果然还是妃女子吗……”

“那么遗体也……”

“不过，头发明显是被剪断的。”

“换言之，也可以这么想吧，妃女子小姐为了伪装成自己被杀，切断了铃江的头，还剪下自己的头发撒入井中，想强调尸体是一守家的妃女子。”

“当然也能看成被害者是妃女子，头颅被割时连同头发也被切断了。”说到这里，高屋敷深深地叹了口气，“总之明天我去探探铃江的音信。”

“对啊，只要确认她平安无事，尸体就基本能确定是妃女子小姐了。”

“这样也许还能解释十三夜参礼中发生了什么。”

高屋敷特意把话说得强劲有力，其实他已经束手无策。不管井里的尸体是妃女子还是铃江，有一点不会变，那就是这桩离奇死亡事件充满了不解之谜。

为调查铃江在八王子的老家——天升杂技团，高屋敷发出了查询请求，三天后得到了当地警方的回音。事实上铃江并没有回去，也没跟任何人联系过。

等候回音的期间，高屋敷调查了媛首村主要出入口——东守大门近十天来的人员出入情况。结果查明没有一个像铃江的人出过村子。但这是否属实也很难说，因为只要她有意隐藏本来面目，就完全可以在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下离开村庄。

高屋敷再度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话，同时也在多方打探铃江的下落。

但是，前者得不到新的信息，后者也是收获全无，因为所有人都回答说，除了回老家，想不出她还有别的地方可去。

事到如今，高屋敷已无计可施。由于此案被视为事故死亡处理，因此无法做任何正式搜查。而他也真切地感到，富堂翁对第二次问话十分不悦。如果他还要在一守家内外到处活动，恐怕富堂翁一定会向终下市警局的局长投诉。

（那样的话，我会不会被踢到某个更偏僻更小的村子呢？）

高屋敷并不害怕这一点。如果四处活动能获得新的线索，再怎么惹富堂翁生气，多半他也会独自调查下去。

（不过，就到此为止吧……）

高屋敷有一种奇妙的把握——有关本案的种种状况皆已明了。不过，由于“北守派出所巡警的职权范围内”这一条件的存在，他自然不会有什么成就感。他反倒觉得，某些事实自己还未能探明，只有铃江和斧高这种既身在一守家又是外来者的人才会明白……

晚饭后在矮桌上摊开“十三夜参礼中相关人员活动”表，一味沉思，已经成了高屋敷的例行功课。起初他也向妙子征求意见，但渐渐地，他把自己禁锢在了单独思考的世界里。

不久，高屋敷也接到了来自村公所军委会的征兵通知。

他慌忙走访以秘守家为首的村中主要人物，寒暄道别。在举行媛首村全村出征仪式的前一晚，他拜访了东守派出所的二见。由于南守的佐伯也被征调，留在村里的派驻巡警就只有二见一人了。光从年龄来看，通知的红纸[1]也到不了二见那里，所以高屋敷打算把今后的事托付给他。可以的话，十三夜参礼的那桩案子也——

以前高屋敷总觉得说了也没用，因此从未向二见提过。如今他把详细的调查结果和种种谜团，原原本本做了说明。二见作为同村的派驻巡警，即便北守不是他的辖区，也不可能对这件不可思议的案子漠不关心。高屋敷对此下了赌注。

然而，二见并未显出关心之色。他一边抽烟一边呆望着半空，也不知到底在不在听。

（果然托付给他是不可能的吗……）

虽然高屋敷早已充分预见到了这一幕，但还是沮丧不已。

就在这时。

“这案子实在太奇妙了！”意外的是，二见居然饶有兴致地回答道。

“可、可不是嘛。作为意外死亡处理的话，不觉得难解之处也未免太多了吗？”

“怎么说呢，因为其中也牵涉到政治上的考量嘛。以我们的立场，实在是什么也做不了的。”

这回应与二见的做派完全相符，令高屋敷的喜悦只持续了片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二见和平日有所不同，于是继续问道：

“巡查长认为那天晚上媛首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你会感到奇怪，是因为你盲目地相信每个人的证词吧。”

“此话怎讲？”

“既然被视为妃女子落井的那段时间内，没有人在山里，那么无论怎么想，这都是意外死亡。”

“但、但是，斧高看到的——”

“无头女和消失的妃女子吗？那当然是小孩编的瞎话啦。十三夜参礼中他偷偷地跟过去被发现，为了转移大家的视线好让自己不受责骂，就胡扯了一通。”

“不是的，不光斧高，连长寿郎君也听到了有人在境内玉砂利上行走的脚步声，以及登上荣螺塔的动静。根据事发前后的状况，那应该就是妃女子。至于她在塔顶消失的事，从两人的证词来看，可以说也是确凿无疑——”

“那个嘛，是因为仪式的紧张气氛让长寿郎产生了幻听呗。在那样的山里，那样的奇异建筑里等待妹妹的到来，然后觉得自己听到了什么

动静，这也不奇怪吧？”

“嗯，也对……可、可是，斧高不像是会说谎的孩子——”

“那就是梦或幻觉吧。行了行了，斧高不就是个六岁的小孩嘛，在黑乎乎的山里还能保持神智清醒，那才叫奇怪呢。”

高屋敷终于认识到，对二见来说这根本就不算什么案子。不过让他略感惊讶的是，这绝非出于对秘守家的顾忌，而是二见作为警官所做出的判断。

（可以说这倒很像他一贯的作风。）

所以高屋敷也没感到特别不高兴。当然他认为不由分说就断定是谎言或幻觉的措辞有欠妥当，但二见以合理单纯的分析方式对案件所做出的解释，远比叫嚣“首无出现了，人消失了，现场处于密室状态”来得现实，所以也不能轻易否定。

既然如此，再寒暄两句，就早早告辞吧。高屋敷正想着，二见像是有话要说似的：“只是呢……”

“啊？”

“没什么，只是……我这种想法高屋敷巡警没有考虑过吧？”

“啊……我认为这确实是最现实的解释，不过完全视长寿郎君和斧高的证词为无物，我有点接受不了——”

“哈，何必顾虑那么多。明白地说一句‘你的解释就是得过且过主义泛滥’也无妨啊。这才像高屋敷巡警的作风嘛。”

“不、不是，我怎么会……”

高屋敷不解二见的真意，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如果接受不了别人的意见，自己去调查去思考不就行了吗？”

“啊？”

“我是说啊，不用像现在这样把后事托付给我，高屋敷巡警你就活着回到媛首村，对这个案子再来一次努力调查就是了。”

“……”

“本来嘛我应该说，既然身为警察，你更得为国捐躯、壮烈牺牲……不过还是算了，有一个像你小子这么奇怪的巡警，这世界也会变得有趣一点。”

“啊？”

“所以，你一定要给我活着回来！”

“遵、遵命！”

二见第一次把高屋敷送到派出所门外。在那里，二见向敬了最后一礼的对方缓缓地回礼：“这种案子对我来说负担太重了。但是呢，我在媛首村当了这么多年派驻警察，也不是白当的。”

“是。”

“所以啊，我总有一种感觉，将来会发生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而十三夜参礼的这件怪案就是序幕。”

“……”

“我总觉得只有你活着回来，解开缠绕在十三夜参礼中的谜，才能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

“明白了，我一定会活着回来，解决这个案子。”

然而，高屋敷成功信守的约定只有一个。

为三年后高屋敷的复员由衷地感到高兴的二见，还没看到这位后辈解开十三夜参礼事件的真相，就在年内去世了。他把那根特制的警棍留给了高屋敷当纪念。出于男孩的天性，斧高常常显出想要的意思，但是高屋敷当然不能给他。因此，警棍一直被珍藏在北守派出所的置物架深处。

令人吃惊的是，据说当年已退休的二见一直留在村里进行私人性的搜查工作。虽然表面上回绝了，但他可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牵挂着高屋敷向他托付后事的事实。不过二见并没有获得什么新线索，果然他就是那样的人啊。

七年后，即十三夜参礼的十年后，原巡查长二见的担忧在媛首山得

到了华丽的应验。

首先拉开帷幕的是一桩极为诡异的无头杀人案。被害者的身份一开始就已判明，不知为何尸体的头颅却被切断，消失无踪了。

注释

1 .红纸：因征兵通知令的底色为红色，故称“红纸”。

幕间（一）

再次移居此地后，我打算彻底放弃深夜写作的习惯，改为白昼写作。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日出而作打开稿纸，日落而息搁笔休憩的生活在如此乡间最为合适。虽然起初也曾有过不安，不知自己能否轻易抛却积习。

于是在动笔起稿的那天清晨，我从北鸟居口步入媛首山，经由石板参道走到了媛神堂。从战时和丈夫一起来媛首村定居，到十年前离开这里，我几乎没有在那期间涉足这座山的记忆。对我来说，这称得上是一次胆战心惊的体验。不过，也许正是因此，我才能在回家后开始撰写第一章吧。步行在参道上时，我甚至感到自己不知不觉与三十年前潜入一守家十三夜参礼的斧高化为了一体……

然而在境内走动时，我被玉砂利绊了一下，险些跌倒。暗笑自己笨拙的同时，心里还是有点在意。因为这个小小的事故弄伤了我的右脚踝。脚踝……不，恐怕是我思虑过度了。假如我撰写这份文稿因而惹恼了淡首大人，遭殃的也一定是我的头。只伤了脚踝就慌里慌张的，真是又傻又教人害臊。

这样想着，我进展到了前一章……其实在《幕间（一）》开写前，我也是为了转换心情，决定去开垦后院。当我抡起铁锹时，这次是左手……是，是的，我伤了左手腕……当然了，我明白这是因为自己干不惯农活，但坦率地说，我总觉得瘆得慌。

话说德之真当年斩杀阿淡后，和前妻所生的两个孩子相继暴亡，新娶的妻子又接连生下两个无脑儿，本人也发狂而死。当时不光是颈部，家中还不断有人诉说自己的手腕或脚踝不适。

不光是颈部，手腕和脚踝也……

我竟然用这样怪异的段落作了开头。我在户外走了十分钟左右，现在刚把心绪稳定下来。不起眼的小伤就不提了，我要继续原先的话题。

战后数年，在美军占领下的混乱时期据说饿死了一千万人。而我的丈夫高屋敷元不仅安然复员，还能继续当他的北守派出所巡警。回顾那个饥荒肆虐的年代，就觉得实乃幸事，时至今日我仍心存感激。以服国民兵役的三守家户主克棋先生和由于学徒出阵制而被征兵的二守家纮弍少爷为首，村里的不少男子死于战场，每念及此我就格外庆幸。尤其是纮弍少爷，十三夜参礼过后没几天他就出征了。所以我总觉得，身为秘守家继承人候补之一的他，仿佛就在那件怪案的阴影笼罩下奔赴了战场。听到他战死的消息时，我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受。

只是对高屋敷元来说，这真是一件好事吗？这个问题我总是无法回答。当然我不是指他从战场生还的事，而是指他再度就任这个村庄的派驻巡警。

复员不久，生活稳定下来后，我时常见丈夫入迷地研究一本笔记。那笔记汇总了战时一守家十三夜参礼事件中所有相关人员的证词，还贴有他制作的“十三夜参礼中相关人员活动”时间表。最初他只是晚饭后在矮桌上摆开，没过多久，就连工作时间也偶尔能看到这种举动。东守派出所的二见巡查长去世后，他那痴迷的劲头更是水涨船高。

当时，我的丈夫还不知道斧高从铃江处听来的关于妃女子的种种奇事。所以那个问题——死者为何不是长寿郎而是妃女子，令他头痛不已。他想不通的事数不胜数，譬如现场的密室状态和相关人员的不在场证明等，但最让他不解的还是被害者的选择这一点。

酒量不太好的丈夫一喝醉，常常会说这样的话：

“就算十三夜参礼事件是杀人案，就算承认是作祟，但为什么死的不是长寿郎君而是妃女子呢……也许一味地考虑秘守家争夺一守家继承权的因素，是绝无可能解决这桩案子的。”

然而他没有再往前展开推理。战后他一度打算再次搜查一守家，结果触怒了富堂翁，从此高屋敷再也没表露过对十三夜参礼事件的关心。无法获取新的情报和证据，推理停滞不前也是情有可原的。为了丈夫的名誉我得补充一句，我想他若是单身汉，想必会和富堂翁对抗到底，坚持搜查。就此放弃是因为他不想因失业给我带来麻烦吧。

不过当时，对我们夫妇——不，战后主要是对我——敬慕有加的斧高经常出入派出所，所以一守家的事不管多少应该都能从他那里打听到。不过我觉得，膝下无子的丈夫问完十三夜参礼当晚的情形后，除了把斧高视如己出之外，完全没有别的想法。他不会想到去向斧高刨根问底，打探一守家的情况。其实他不用那么顾虑，也可以像我一样，听斧高讲述他在一守家的生活，权当闲话家常嘛。

我常从斧高处听到乡下的老式家族独有的种种趣事。不过其中最有趣的，毕竟还是藏田甲子婆婆对双胞胎施行的各种咒术。媛首村当然也有一些源远流长的习俗，但富堂翁认为就凭村里的那些老一套，不可能抵挡淡首大人。他看中了甲子婆昔日的实绩，把她召来。换言之，她是接生和育儿的行家里手，对一守家来说，无异于守护长寿郎少爷的贴身侍卫。

斧高似乎对一守家的男尊女卑现象很吃惊，但以前到处都是这样。在近畿某地，假如出生的是男孩，人们会说“赚啦赚啦”；发现是女孩则会懊恼地说“赔钱货”。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甲子婆从给新生儿第一次洗澡开始就男女有别了。给长寿郎少爷洗澡时，她拿热水沾湿的刀具贴住脖颈，进行第一次驱魔。相比之下，对妃女子小姐却只是拿热水洗了一下。在意脖颈自然是因为淡首大人的存在吧。洗澡水也不例外，给女孩的是单纯的热水，而给男孩的水里据说浸着用火箸夹来的炭火，还放入了漆树叶。连我都知道前者是为了防止烫伤，后者是用来驱魔的，但这些举措只对长寿郎少爷实施，使我不得不叹服“做得够彻底”。另外，关于漆树叶，有些地

区放的是艾蒿或菖蒲。

甲子婆好像还施行过其他形形色色的咒术。譬如把媛神堂境内的玉砂利放在妃女子小姐枕边，却根本不近长寿郎少爷的身；很久以前她就给女孩准备了漂亮的红色襁褓，给男孩穿的却是她在产前一周随意订制的黄色褴褛衣；第一次把孩子带出门时，妃女子小姐的额头很干净，而长寿郎少爷的额头则被锅底的煤黑画上了叉叉——等等。

以上种种依我所见可做如下解释：玉砂利存在于境内，可视为媛神堂所属之物，所以甲子婆是想把淡首大人的注意力引向女孩一人。这和给女孩取名妃女子一样，是一种保护男孩的把戏。襁褓也是，一般给孩子穿上临产前缝制的褴褛衣是理所当然的，早早准备则被视为不吉。而且衣服漂亮的话，只会引来妖魔关注，所以人们多有忌讳。外出时弄脏额头的做法被称为“阿也都古”，说穿了，这也是保护婴儿之身免受鬼怪作祟的咒术。

也就是说，甲子婆不仅设置了守护长寿郎少爷的多重机关，还利用妃女子小姐充当他的替身。这些手段相当过分。妃女子小姐身为一守家的女孩却体弱多病，长大后言行举止也有点古怪，我觉得都能理解。虽说儿时的记忆难以留存，可做得如此彻底必然会对她产生某些影响。

这种行为在双胞胎第一次迎来三三夜参礼——也就是三夜参礼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唯有那天，甲子婆把他俩做了交换。她把长寿郎少爷装成女孩的模样，把妃女子小姐扮作男孩。人们认为此举多半是出于以下考虑：万一淡首大人作祟，也会针对女孩而不是身为未来继承者的男孩。从仪式完毕后就恢复原样这一点也能看出，此判断不会有错。

如此这般，每逢有事发生，甲子婆就会设法守护长寿郎少爷。另一方面，她必然会让妃女子小姐承受本该殃及一守家继承人的灾厄。从双胞胎呱呱坠地、第一次洗身以来，这些事就贯穿于他们成长的全过程——

如今回想往事，我不禁感到，一守家这种过激的男尊女卑的现象里，蕴含着解开妃女子小姐之死以及后来那桩恐怖的无头杀人案之谜的关键。

然而斧高所述之事，当年丈夫只听到了一半，他一如既往地只顾盯着他的笔记本。

丈夫的模样令我忧心，但那段时间也是我开始创作侦探小说，一点一点地朝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的时期。所以像战时那样，委婉地与丈夫讨论案情的闲暇日益稀少。我的目光完全移向了村外的世界。

战后，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创刊热潮，涌现出了一批侦探小说杂志。

早在昭和二十一年三月，筑波书林和岩谷书店就分别创办了《ROCK》和《宝石》杂志。以此为发端，是年五月TOP社创办了《TOP》，七月京都PROFILE社创办了《PROFILE》，十一月新日本社推出了《侦探读物》作为《新日本》的附刊。

翌年的昭和二十二年，四月有EVENING·STAR社的《黑猫》、侦探公论社的《真珠》、新侦探小说社的《新侦探小说》，五月有海鸥书房的《小说》，七月有ALLROMANCE社的《妖奇》、侦探新闻社的《侦探新闻》，十月有G-man社的《G-man》，十一月有犯罪科学研究所的《Who Done It》、极东出版社的《Windmill》，可谓盛况空前。

到了昭和二十三年，以东京PROFILE社创刊的《假面》为契机，同人志和研究性质的杂志也陆续诞生，对于经历过禁止发行侦探小说的战前和战中时期的我来说，真是迎来了一个梦幻般的时代。

然而由于数量庞大，这些杂志确实良莠不齐。其中我最关注的是《宝石》和《ROCK》。因为横沟正史先生从前者的创刊号开始连载《本阵杀人事件》，从后者的第三期开始连载了《蝴蝶杀人事件》。说起横沟正史，从前我有一种强烈的印象，那是一位浑身洋溢着妖气，颇具诗之美感的作家。《仓中》和《蜃楼物语》的唯美，《鬼火》的奇诡正是他的代表风格。由于先生突然致力于本格侦探小说的创作，我作为

一介读者在关注他的同时，自身的创作欲望也受到了激发。

结果，我以媛之森妙元的名义，成功地在《宝石》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比江川兰子氏的出道作品晚了两年。笔名中，“媛之森”的创意来自媛首山，“妙元”则糅合了丈夫和我自己的名字。

丈夫很为我高兴。他似乎对含有自己名字的笔名也颇为感动。以出道为契机，我重新拾起了阅读侦探小说这个在婚后一度中断的爱好。如果没有发生新的案子，丈夫一定会自然而然地置身于十三夜参礼事件之外，不久就会将它埋入记忆深处吧。

但是，正如斧高幼小的心灵曾被不安所充斥一般，又如二见巡查长凭警察的直觉所预言的那样，十年岁月匆匆流逝，一守家再次遭受了灾厄的袭击。

从下一章开始，我打算转而记述战后发生的案子。

对了，在这之前，我要再度对素有“侦探小说狂”之称的那部分读者说一句。

采用无限接近第一人称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以小说体裁撰写本文，其实是为隐藏“一连串命案的真凶即高屋敷元”这一真相所设下的机关吧——如果你们怀有这样的疑虑，哪怕只有少许，也是大错特错。

我这么一写，或许有读者会感到纳闷：虽然你是他的妻子，但毕竟不是他本人，何以能下此断言呢？

然而这是事实。不是因为我相信丈夫，而是因为我知道他真的不是凶手。

顺便声明，前文表述中不存在任何叙述性诡计。即便如此还有读者要怀疑的话，我只能对你们说：

虽说归根结底夫妇不过是法律确立的一种男女关系，但长年相伴的夫妇本该相知如此——

第九章

《怪诞》

“来晚了，我是斧高。”

斧高敲过门，在走廊禀告一声后，就听一个简短而又让人感到温暖的声音回应道：“请进”。

“打扰了。”

斧高打开连一守家也不多见的西式房门，施了一礼，走进长寿郎的房间。

“怎么了？又被甲子婆缠着脱不开身吗？”

长寿郎脸上露出半是苦笑半是困扰的表情。他在木纹理都格外漂亮的书桌前半转过身，看着斧高。

“现在好像完全是小斧儿在照料甲子婆呢。”

“我来这个家之后，一直蒙婆婆关照，做这点事是应该的。”

对方的微笑让斧高产生了难以言喻的心疼感，但他还是认真回了话。一想到明天这个特别的日子，他更是心如刀绞。

“你真是纯朴啊。”长寿郎的语气里含有赞赏斧高品性的意思，同时也透露了焦切之情。甲子婆对待斧高绝谈不上和善，正因为过去见得多了，所以长寿郎心里恐怕有着种种想法。

“照料她的话，也可以请别人来做的。”

“不、不要紧，而且我想如果不是我来做的话，恐怕会有麻烦。那是互相的……”

“啊，原来如此。”

“对、对不起，我本来是侍奉长寿郎少爷——”

“不，这倒是无所谓。我只是在想，照顾甲子婆对你来说或许是一件苦差事——仅此而已。”

“谢谢少爷。我真的没关系。要是能好好地报恩，我简直高兴还还

不及呢。”

“是吗？那就好。”

其实斧高很感谢甲子婆。遭受甲子婆的责打和惩罚当然是家常便饭，但斧高却把它们理解为管教。首先，甲子婆虽然牙尖嘴利，但真到了处罚的当口，往往会突然顾忌起什么来。与对待其他用人的态度作比较，也能看出她对斧高总是酌情宽容。

其实长寿郎的母亲富贵比甲子婆可怕得多。富贵生下双胞胎后，好像得了所谓的产后恢复不良症，据说她因此常年体弱多病。也许是病人特有的心理状态的一种表露，斧高屡屡遭到她骇人听闻的恶毒对待。

擦完长长的走廊刚松一口气，就受到了女佣管家的严厉申斥。说是最初擦过的走廊上沾有斑斑点点的污泥脚印。慌忙过去一看，还真有。脚印从雨后的庭院步上了长廊，其尽头是富贵的房间。当然斧高认为这只是偶然。但没多久他就发现富贵似是有意为之。那一刻斧高醒悟到，自己到一守家后所犯的各种错误里，肯定有她暗中做的手脚。

富贵似乎知道斧高已经察觉，此后更是露骨地施展恶毒手段，直至今日。严重的时候，甚至还发生过把针放入斧高饭里的事。当然她应该是命令心腹女佣做的，而非亲自下手。斧高一度以为她妒忌独子长寿郎善待用人，所以才会拿自己撒气。但即便如此，在饭里放针也实在是太离谱了。斧高不禁想到，妃女子的狂女之象时隐时现，正是因为她身上流淌着母亲的血液吧。

斧高也怕佥鸟郁子，虽然程度比富贵略轻。郁子有时会拿珍稀的糕点给他，温柔体贴，但突然又会态度大变，变得冷淡无情。斧高完全不明缘由。起初他还以为是自己无意的言行惹恼了对方，便时刻注意在郁子面前保持格外的谨慎。然而不久他就发现那纯属无缘无故。简言之，她就是喜怒无常。郁子对斧高是温柔还是冷酷，端看某一日、某一时的心情。

比起不断施加毒手的富贵、态度反复无常的郁子和露骨地轻侮他的

妃女子——甲子婆看起来简直是个活菩萨。

不过斧高认为甲子婆之所以酌情宽大，并不是因为她可怜年仅五岁就被一守家收容的孩子，也不是因为同情他遭受了三个女人的苛酷对待。斧高的想法很现实，这无非是因为甲子婆明白他的正主是长寿郎和妃女子。

妃女子死后，斧高的杂务渐渐减少，侍候长寿郎的工作相应增多——应该说这些变化就是证据。斧高把它理解为一守家要求自己在明里暗里悄悄守护长寿郎。因为甲子婆只要知道他有关于长寿郎的活儿要干，就一定会礼让。此后，斧高渐渐成了长寿郎的专属仆从。

然而，也许是出生以来的惯性使然，长寿郎的日常生活仍由甲子婆打点。现在她已经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却还坚持要照管长寿郎。

正如预想的那样，长寿郎长成了充满中性魅力的美男子。斧高一边望着他，一边在心中低语。

（痛苦也好，嫌恶也好，和照料长寿郎少爷的幸福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无论多苦我都能忍受。）

他真想大声告白，但毕竟说不出口。虽然他认为长寿郎准会高兴，但他害怕自己的真心被看破。

（我的真实心意……）

“啊，我也没什么急事。《怪诞》的最新刊到了，我想给你。”长寿郎的右手递出了一本名为《怪诞》的怪奇幻想类同人志，A5尺寸，活版印刷。

年纪渐长后，斧高对长寿郎抱有的心意在不知不觉中变得难以处理了。而决定性的一刻正是他最初阅读这本杂志的时候。夸张点说，通过《怪诞》，他不仅对自己的性取向第一次有了认知，还产生了兴趣、疑问和畏惧……

《怪诞》是同人季刊，由作家江川兰子发行，古里毬子主编，据说在业内的评价也很高。

江川兰子在战后创办的侦探小说专刊《宝石》的公开征稿中崭露头角，一跃成为当红作家。相传此人与众不同，因为性格孤僻，所以从不抛头露面。有传言道，江川兰子本是贵族出身，与因为战后废除贵族制度而日趋没落的许多同族相比，此人至今仍有相当数目的财产，可惜家属都死于空袭，唯余一人形单影只。

“假如生逢其时，据说能当个侯爵。所以江川兰子本来可以继战前的滨尾四郎之后，成为又一个贵族侦探小说家。不过，我觉得江川兰子多半是笔名。《新青年》从昭和五年九月到第二年的二月，分六期连载的小说就叫《江川兰子》。那可是由六位作家合写的作品。”长寿郎一边给斧高看《怪诞》的创刊号，一边做介绍，“六人的阵容非常强大。第一回由江户川乱步起头，然后是横沟正史、甲贺三郎、大下宇陀儿、梦野久作、森下雨村，尽是当代的知名作家。”

“江川兰子这个名字和江户川乱步有点相似，不是吗？”[1]

“对，小斧儿脑子很灵嘛。”

长寿郎快活地笑了，随即从书架上取出博文馆在昭和六年出版的《江川兰子》。

“负责第一回的江户川乱步取了篇名——《江川兰子》。然后正史写了《绞刑架》，甲贺写了《踏浪起舞的魔女》，大下写了《砂丘怪人》，久作写了《超恶魔》，雨村写了《飞天魔女》，如此这般，每一位都给自己执笔的文章命了名。换言之，只凭乱步一人之意，就决定了整本合集的书名。编辑部无论如何都希望乱步赐文的心情可见一斑。因为即使在长篇通俗小说的领域里，乱步高明的开篇手法也得到了一致肯定。”

“是吗？果然了不起。”

“顺便说一句，乱步的《恐怖王》和系列作品《恶灵物语》中，出现过一个名叫‘大江兰堂’的侦探小说家。另外，《阴兽》里登场的‘大江春泥’，《绿衣鬼》里登场的‘大江白虹’，也是侦探小说家。不但如此，

《人间豹》里把‘江川兰子’，《盲兽》里把‘水木兰子’用在了被害者的名字上。乱步很喜欢用‘大江’作姓，在名里带上‘兰’字吧。”

“这个江川兰子因为是乱步的书迷，就从乱步喜欢的姓名中，选择了看似适合自己的笔名？”

“基本不会错。读一下刊登在创刊号上的短篇《影法师》，也能看出这位作家深受乱步风格的影响，而且还把同人志的刊名取为《怪诞》。”

“这也和乱步有关系？”

“嗯。乱步在成为作家之前，于大正九年和朋友发起了‘智力小说刊行会’，计划发行一本名为《怪诞》的杂志。这个梦想自然没有实现。不光是笔名，江川兰子还借用了杂志名呢。”长寿郎兴高采烈地解说道。

“又当作家又出同人志，这么活跃的女性为什么讨厌抛头露面呢？”斧高突然感到了疑惑，侧着头表示不解。

“她本是贵族，在战争中失去了所有家人……想必是这样的境遇让她变得不爱跟人打交道了。至于都说她拥有财富，也是因为她出于个人爱好创办了那样的同人志……因为忌妒吧。”长寿郎用透着寂寥的声音答道，脸上浮现出难以名状的表情。

（可能是长寿郎少爷觉得，这人和他自己有几分相似之处……）

不过长寿郎并非因此才对江川兰子这位作家十分了解。至少兰子的个人信息是从《怪诞》的编辑古里毬子那里得来的，也正是由于她的存在，长寿郎才开始订阅这份杂志。对了，不光是订阅，他也成了同道中人，甚至还在进行少量投资。

最初的缘分要从长寿郎请《宝石》杂志编辑部转交一封信给江川兰子说起。兰子的作品令长寿郎深受感动，于是他寄去了一篇详细的书评。当然他并不指望回信，因为归根结底这只是一种感谢，感谢对方将自己引入了精彩纷呈的怪奇幻想世界。

不料没过多久回信来了。但回复者不是本人，而是一个名叫古里毬子的人……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奇遇吧。

富堂翁的第二个妹妹三枝所嫁的秘守家远亲，就是古里家。据说毬子是那家的孙女。一问家人才知道古里家确实有个叫毬子的女孩，算是长寿郎的远房表妹。只是古里家不属于秘守一族，毬子十六岁时又离家出走，加入东京的业余剧团，迷上了演戏，据说因此被秘守家视为不值一提的蠢货。可谓人人嫌恶的对象。

演戏时她有缘结识了江川兰子。据说最初兰子是演员毬子的仰慕者，后来毬子对文艺活动萌生兴趣，当上了《怪诞》杂志的编辑，于是这回毬子成了作家兰子的仰慕者。其结果，她居然又和一守家的继承人开始了往来，实在是有趣得紧。

毬子在回信里写道：她和江川兰子住在一起，被委以秘书性质的工作，也照料兰子的生活起居，譬如做饭、洗衣和清扫。如今她正计划创办一个名为《怪诞》的同人志，可以的话希望长寿郎也加入……云云。她还一再恳求长寿郎别把自己的事告诉秘守家和古里家。

从此长寿郎和毬子开始了信件往来，同时又对《怪诞》杂志不断给予资助。听说毬子劝长寿郎也进行创作，但或许是他对这方面缺乏兴趣吧，目前写过的东西仍仅限于书评。不过长寿郎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打算写一部从多种角度研究侦探小说的论述性文章，因此不久之后他可能会以一个业余评论家的身份活跃在文坛。

一直这样下去，什么事都不发生的话，江川兰子、古里毬子和秘守长寿郎三人会以《怪诞》为纽带，永远延续作家、编辑和书评家的关系吧。又或者，稍后加入的丝波小陆令长寿郎独自离去，从此《怪诞》杂志与秘守家再无瓜葛，继续发行直到迎来停刊的那一天。然而数月前古里家查到了毬子的住所，结果暴露了她和长寿郎的关系。

对了，在转而讲述这些事之前，有必要先说一说斧高与《怪诞》杂志的邂逅。

在长寿郎和高屋敷妙子的影响下，斧高不知不觉也喜欢上了侦探小说。两人各自拥有藏书——长寿郎的尤为丰富，所以斧高完全不愁没书看。倒是两人说着“这本有趣”“那本厉害”推荐给他看的那些书，要消化掉还不容易呢。当然对斧高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

这种幸福的读书体验不断地累积着，直到数年前……

“嗯，给小斧儿看是不是有点早呢……”

长寿郎犹豫再三递出的就是《怪诞》杂志的创刊号。

“忌泽银三的这篇《买魂》和笼池小豆的《目视恐怖的女人》，还有减门七味的《猫婆》是怪奇短篇，这个天山天云的《疯癫病院杀人事件》是中篇侦探小说，四篇都很有趣，可以看一下哦。特别是《疯癫病院》，你会被那个异想天开的诡计震撼到的。啊对了，除此以外的耽美系作品你要是不喜欢，就不用看了。”

斧高先看了长寿郎推荐的三个短篇和那个中篇，如他所言，读来很是享受。别的作品没什么了不起，他甚至觉得长寿郎执笔的话，一定能写出更精彩的小说。然而有一篇作品让他受到了巨大冲击，击溃了他读书时的愉悦心情和个人的空想，那就是古里毬子的《闺房的阴影》。因为这篇小说让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了同性恋的存在。

对当时的十来岁少年来说，关于性的一切都是神秘莫测的禁忌话题。更不消说斧高这种幼年就进入乡下的老式家族当用人，近乎不谙世事地生活着的人了，不知道同性恋也理所当然。

（女人和女人，做这种事……）

作品中的两位女性，被设定为老式家族的表姐妹——她俩的形象与江川兰子和古里毬子重叠在了一起，似乎又映射了长寿郎和自己。

（不、不是的！那种想法我……）

——虽然想大叫“没有”，但斧高觉得，让他自幼饱受折磨的那种不明就里、朦朦胧胧的情感突然被赋予了一个称谓，倒也令人安心。

（我喜欢长寿郎少爷？）

斧高再次扪心自问。当然他立刻能回答“喜欢”，但这是不是《闺房的阴影》中所描写的那种同性恋，真是想破头也搞不明白。可以确定的是，他绝不是喜欢男性甚于女性，而是只喜欢长寿郎一人。

（可是，如果这种感情源于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性取向……）

那么自己无疑就是同性恋。

（如果长寿郎少爷知道了这件事——）

他会不会讨厌自己从而疏远自己呢？斧高很担心。

从那以后，斧高提醒自己对待长寿郎要比过去更恭敬。无论对方多么熟不拘礼，就算自己偶尔想撒一撒娇，也时刻注意严以律己，恪守一个用人的本分。说实话，这样很痛苦，然而没过多久，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伴随着痛楚的甜蜜感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第一次感受到的这种扭曲的情绪波动是什么呢？斧高下意识地从《怪诞》中得到了答案。这本杂志的存在，好像就是为了给予他成人所需的各种知识——还是违背道德的知识。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长寿郎完全没有意识到斧高的变化。也许是因为他自幼就看惯了斧高的诚实得体吧。反倒是斧高迷上《怪诞》，还对古里毬子的作品颇有兴趣的模样，让长寿郎更为惊讶。对于让斧高接触同人志的事，他甚至表露了些许悔意。

斧高总是焦急地盼望新刊的到来，耐心等待长寿郎通读一遍后再拿来细细品味。年轻的主人知道后，不但集齐了创刊号至最新刊的所有杂志送给他，还为他办理了订阅手续，以便从下一期开始连他的那份也一并接收。

古里毬子创作含有怪奇内容和推理成分的作品时，题材也大多偏向于女性之间的恋情。不过她会避开露骨的情欲描写，笔下的爱情关系多是柏拉图式的。《闺房的阴影》反倒是一个例外。长寿郎多半也是因此改变了主意，认为尺度尚可容忍，给斧高看也不要紧。

然而大约在一年前，一个名叫丝波小陆的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长

寿郎再次担忧起杂志对斧高的影响来。因为小陆的大部分作品和《闺房的阴影》相似，是以描写肉体性爱为主的耽美小说。其中有不少作品赤裸裸地描绘了女性师生间的关系，譬如女校老师和学生，在避暑地度过夏季的千金小姐和家庭教师，钢琴或小提琴导师和徒弟等。几乎所有的描写都让斧高读时不得不羞红了脸。而且那些作品显然不是怪奇或侦探小说，首先这一点就让长寿郎感到不满。

事实上，由于丝波小陆的出现，长寿郎一度认真地考虑过退出《怪诞》的同人圈。这里可能也有斧高的因素，但杂志内容过分偏离怪奇幻想和侦探小说的范畴，想必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兰子和毬子两人也在《怪诞》上发表耽美系作品，但说到最初的志向，兰子是怪奇幻想小说，毬子是本格侦探小说。然而也许是被小陆的过火作品激发了，近来，尤其是毬子的作品风格——虽然还勉强保持着侦探小说的体裁——但正在接近那个调调儿。长寿郎为此叹息不已。

如果《怪诞》杂志的内容不断地这样变化下去，长寿郎由于厌倦而退出同人圈，与古里毬子断绝往来，也许那桩案子就不会发生了。但命运却不肯让两人分开。

如前所述，数月前古里家查到了离家出走的毬子的下落。但这不是热心寻访的结果，据说只是机缘巧合偶然找到的。不过既然发现了住所，鉴于亲戚之间的面子问题，哪怕在她脖子上拴根绳子，也得把她拖回去。然而毬子却提出了条件，说一定要把同住的怪作家一起带去，同时要求家里为她经办的那份不正经杂志置备编辑室，甚至还宣布，今后她也会以一个作家的身份立足于世。

不消说，以三枝为首的古里家众人自然是勃然大怒，但这仅限于他们得知一守家的继承人也是不正经杂志的同好之前。此后古里家态度骤变：不愿意就别回家，可以和江川兰子同住；打听下来都说她原来还是个贵族呢；那个叫什么来着的杂志，可以继续办下去；想当作家是你的自由。总之，一切都由毬子自己做主了。

顺带一提，这场风波的详细经过都在毬子写给长寿郎的一封措辞滑稽的信里。

古里家接受了毬子的全部主张，但提出了唯一条件，那就是她要以古里家之女的身份参加一守家的婚舍集会。集会将在长寿郎举行二十三夜参礼的三天之后举行。

所谓婚舍集会就是相亲，旨在决定一守家继承人的新娘。也许在新娘候选人看来，集会就是战场，她们将为秘守一族最高首领之妻的宝座展开争夺。

不管怎样，令斧高难以平静的日子已迫在眉睫，就在明天。不过，说到无法保持平常心，命中注定全村人都不能例外。

因为压根儿就没有人能预料到，竟会发生那么血腥恐怖的惨剧……

注释

1 .江川兰子的日语读法为“EGAWARANKO”，江户川乱步为“EDOGAWARANPO”，两者非常相似。

第十章

旅行二人组

高屋敷元坐火车从终下市警署回家，途中他思绪万千地想着明天就要举行的一守家婚舍集会。

前面的座位上坐着两个男人，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谈论艰深的话题。其中一个肥胖魁梧，外表好似探险队员；另一个则身段修长，称得上是俊美青年——不过，他穿着一条奇怪的裤子，就像西部片里牛仔们常穿的那种。起初高屋敷还以为是专事坑蒙拐骗的小商贩，后来根据对话的内容，转念认为他俩应该是大学相关机构的研究人员。只是他俩的交谈内容说可疑也好，说可怕也好……总之就是不同寻常。

（好奇怪的两个人。）

高屋敷警觉起来，不过观察片刻之后，他断定这两人清白无害，便继续思考起明天的事情来。

（二十三夜参礼平安结束，姑且让人安了心，但是……）

两天前长寿郎举行二十三夜参礼时，他也委托了东守和南守的派出所，从仪式开始的三小时前就在媛首山的三个出入口展开了巡逻。其结果令高屋敷颇为自得——没有出现任何引发问题的异状，一守家的继承人圆满地完成了二十三夜参礼。

然而安心也只在一时之间，明天就将迎来婚舍集会。当然和代代延续的秘守家继承人之争相比，婚舍集会不过是为了让三个争夺新娘之位的女人与长寿郎相亲，所以高屋敷预计不会发生多大的事。很难想象几个女人会扭作一团大吵大闹。

（不过，这份候选人名单可谓问题多多啊。）

早早入围候选阵容的第一位是二守家的竹子。她是纮达和笛子所生的长女，纮弌和纮弍的妹妹。竹子比长寿郎年长一岁，这也是当地普遍看好的年龄差。村中已流言四起，说这位姑娘传承了二守婆婆的血统，

没准很快就会骑到丈夫头上作威作福。

一枝夫人无疑也怀有野心，那就是靠孙女牢牢钳制住长寿郎，而她自己则身在二守家同时又掌控一守家。被寄予厚望的纮式战死，纮式品行日益不端，对二守婆婆来说，对抗富堂翁的最后一个棋子就是竹子了。

（话说，纮式为什么开始接近长寿郎了？）

战后，时常可见二守家的纮式对一守家的长寿郎亲热有加。一枝夫人自是怒火中烧，而纮式本人却只是嘿嘿傻笑，脸露轻浮之色。他对长寿郎的谄媚态度始终如一，也不管目睹此情此景的村民们如何暗笑他这个二守家的次子。

“难道他现在就想讨好秘守族未来的族长？”

村里人口耳相传的流言，想拦也拦不住，不久便传入一枝夫人的耳中，导致她彻底放弃了纮式。也就是说，战后二守家陷入了只能将未来寄托于竹子的窘境。

虽说不是当面讥讽和鄙薄，但程度极甚。然而即便如此，纮式也似乎无动于衷。放在以前的话，他马上就会和人吵起来。不过，据说他和村民聚众喝酒时，有一次，只有一次，在醉后说过一句奇妙的话：

“啊，等着瞧吧。看谁会笑到最后！”

对此有所耳闻的高屋敷，想起了十年前在东鸟居口和纮式对峙的情形。

（难不成他当时看到了什么……而且是对一守家，对长寿郎很不利的那种——）

由此高屋敷对纮式展开了调查，这才知道纮式接近长寿郎并非始于战后，而是在哥哥纮式出征后就开始了。只是战时他还遮遮掩掩，战后才变得堂而皇之起来。

果然在十三夜参礼那晚……高屋敷想沿着这个思路推演下去，但立刻被一项事实挡住了去路——那晚无论是谁都不可能进入媛首山。更让

高屋敷不解的是，假如纮式握有长寿郎的把柄，那他的态度不是颠倒了吗？像他这种人，采取更强硬、更盛气凌人的态度才合乎情理。

（要说能想到的理由，就是他本人也意识到他毕竟不是当一把手的料吧。）

换言之，虽然登上秘守家之长的权力宝座对纮式有着十足的吸引力，但由此而自然产生的种种义务、责任和重压烦不胜烦，他实在是不愿承担。想必这就是纮式的心态。就这层意义而言，他一定梦想过那样的生活：战死的哥哥纮弌如愿当上族长，他作为二把手只管捞好处占便宜。

（莫非那家伙预见到纮弌可能战死，为保险起见才去接近长寿郎——）

一瞬间，高屋敷的脑中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这个令人不快的设想。但他一想到纮式的为人，就觉得未必没有可能。这让他又害怕而又难以忍受。

（不管怎么说，那家伙的样子实在是叫人心里发毛……）

二十三夜参礼结束后高屋敷一度放宽了心情，此时又霍然一惊。

（明天可能还得去媛首山周围巡逻。为了让妹妹竹子当上长寿郎的新娘，纮式未必不会对碍事的三守家华子和古里家毬子下毒手。）

纮式怀柔长寿郎的举动，也可视作一种障眼法，只为麻痹一守家和高屋敷等人以便日后实施恶行。

（假如二十三夜参礼的平安结束也是他安抚人心的手段……假如他真正的目标是这场婚舍集会……说、说不定，这都是二守婆婆的阴谋——）

总之，纮式接近长寿郎也好，一枝夫人对此事震怒也好，都是惺惺作态。为了让竹子嫁给长寿郎，为了让二守婆婆代掌秘守一族，他们布下了宏大的计划，而每一出戏恐怕都是计划的一部分。

（嗯……那位婆婆很有可能这么做。）

这么一想，高屋敷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信赖。

顺带一提，长寿郎的第二位新娘候选人是三守家的次女华子。战死的克棋和绫子生下了铃子、华子和桃子，都是女儿。其中铃子已嫁到村外，桃子又刚满十九岁，所以才选中了小长寿郎一岁的华子吧。想来三守家自有打算，即使这次婚舍集会不顺利，至少手里还有桃子这张牌。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在这次婚舍集会中，没有男孩的三守家形势优于二守家，还真是有趣。

至于第三位的古里毬子，则是区区数月前新冒头的候选人，这事也让村民大吃一惊。

说起历代继承人的新娘，惯例是从二守家、三守家，以及秘守家的“远亲团”中各挑一名候选人。这或许是因为婚舍一共建了前、中、后三间的缘故。当然各家都会推举合乎自家利益的姑娘，试图把自家或受自家荫庇之人的女儿送往本家。偶尔一守家也会主动点名，但这种行为会在秘守一族中播下不满的火种，所以向来很少发生。

且看这次的长寿郎，据说关于新娘问题一守家早已有所动作。有迹象表明，一守家知道会惹出风波但仍打算亲自物色继承人的新娘。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想在长寿郎这一代，与二守家和三守家划清界限。

当然这立刻遭到了一枝夫人的干涉。其结果，风向开始转为从二守家和三守家最终锁定两位候选人。按惯例本应推出第三名候选人的众远亲，并没有遣人参与。村民们都说，这多半是二守婆婆为了减少竞争对手，哪怕是一个也好，在暗中做了手脚。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第三位新娘候选人登场亮相了，而且还是秘守家远亲古里家的姑娘，所以出身无可挑剔。不过问题在于毬子的品行，听说一枝夫人请东京的侦探做过调查，她率先提出反对，说毬子不配当一守家的媳妇。但这番异议所招致的后果让她始料不及，而且竟然是出自长寿郎之口：

“我想请古里毬子小姐正式参加婚舍集会。”

虽说一切准备都是身边的人负责，但实际挑选新娘时还是由新郎做主。当然，届时富堂翁和户主兵堂会详加嘱咐，做孙子做儿子的自然也会洗耳恭听，但不管怎么说决定权还是在本人手中。因此，出现意外的逆转也不是不可能。

（二守婆婆肯定也在担惊受怕吧。）

高屋敷想象着她的那副模样，嘴角的线条微微松弛下来。

不过据斧高所言，长寿郎会不会选毬子做新娘，可以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因素。或许他只是打算以同人志《怪诞》合伙人的身份邀请毬子，新娘候选人云云，说白了就是一种掩饰。听说那个叫江川兰子的怪作家也会来，不知这能否作为判断的依据。

（看来明天村里会聚集一堆怪人。）

让高屋敷烦恼的是，身为北守派出所的巡警，自己对此事应介入到何种程度。富堂翁和兵堂至少对二十三夜参礼那晚的巡逻都表示出了喜悦之情。鉴于十年前的“意外”，这种态度也是理所当然的，但说实话他自己也觉得很愉快。

（但是在喜庆的相亲场所周围，有个警察转来转去，这真的好吗？）

高屋敷举棋不定，他想起包里还有出门时妻子让他带上路的橘子，便取出来开始剥皮。他打算排空头脑中的种种思绪，休息片刻。

就在这时，他察觉了来自前方的视线。

猛一抬头，就见那个肥胖魁梧的男人正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他的手，就像在看某种闻所未闻的食物……

（嗯……怎么了？是在看橘子？）

他不由得视线下移，看向橘子。可剥了一半皮的橘子并无异样。

“我说前辈……你别这样啊！”

旁边的美男子用劝诫的口吻小声数落胖子。然而胖子充耳不闻，依旧目不转睛地盯着橘子。

“给、给你……”

看着对方那难以言喻的眼神，高屋敷下意识地把橘子掰成两半，将剥好皮的那一半递了过去。

“啊，啊呀……太感谢了。”

话音未落，胖男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过橘子，一把塞进嘴里。

“啊啊，真是难为情！”见同伴这副模样，身材修长的青年无地自容地叹息道。

随后他把头转向了高屋敷，白皙的脸庞看上去很有教养。他立刻低下头，说道：“对、对不起。这人眼前一有食物就会起这种异常反应……不，不，怎么说呢，别看他那样，其实也不是什么危险的坏家伙——”

“那还用说？”胖男人立马抬起扛来。

“呃……啊，你也来一点如何？”

奇妙的氛围使高屋敷向青年递去了剩下的那一半。

“不、不行，这怎么可以。这么一来你就没得吃——”

“哎呀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

胖男人横插一扛，语声盖过了后辈的话，与此同时橘子已经离开高屋敷的手，到了对方嘴里。高屋敷错愕不已地怀疑他是否连皮也一块吃下去了。不过橘子皮倒还留在胖子的手上，也不知他是什么时候剥下来的。

“啊啊，所以我才讨厌和黑哥一起旅行。”

身材修长的青年与其说惊诧，还不如说是在嫌弃对方。

“你们是在旅行吗？这一带的话，只能爬爬山，或是到小溪那里去钓鱼吧。”

高屋敷感觉这是一个好机会，打算探一探两人的来历。

被称为黑哥的男人，一身打扮倒像是来登山的。同行青年的穿着也

可视为钓鱼之用。不过高屋敷的警察本能告诉他，从两人散发的气质来看，旅游不会是此行的目的。既然如此，他们到关东郊外来干什么？高屋敷准备拐弯抹角刺探虚实。

然而，胖子已满脸堆笑地说开了：

“这家伙叫刀城言耶，怪人一个，尽写些怪奇小说和变格侦探小说，一副出不了头的穷酸样。我呢，名叫阿武隈川乌，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我是京都某神社前途似锦、身份尊贵的继承人。我家的神社就算在京都也称得上历史悠久，不管是谁听了名号，都会‘喔喔’地表示敬仰。”

话语内容虽然别扭，倒也干脆利落地做了自我介绍。

“原来如此。您的名字叫乌，所以外号是黑哥啊。”[1] 心慌意乱的高屋敷把脑海中突然闪过的念头说出了口。

“喔！很敏锐嘛。莫非是警界人士？”

这回应让人无法置之不理，高屋敷一下就提高了警惕。

（这家伙可不是寻常人物……）

然而阿武隈川的下一句话就让他的警惕心烟消云散了。

“我说，你包里还有橘子吧？”

“我们对民俗学非常感兴趣——”可能是刀城判断不能再任由师兄胡闹下去，他开始讲述此行的目的。

从刀城的话里得知，他俩正在进行民俗采风，寻找日本各地流传的怪异传承和风俗以及不可思议的传说和旧习俗等。

“平时我们几乎是各走各的，但这次师兄提出同行——”

“是你说‘一个人害怕，拜托你啦，陪我一起去吧’，不是吗？”

“谁、谁、谁说害怕了——”

“还是个写怪奇小说的呢，真没出息，你说是吧？”

虽然阿武隈川向他寻求支持，但高屋敷不想就这样点头。因为怎么看，也是刀城言耶更像个正经人，毫无疑问。

“你们说到了害怕，莫非说的是淡首大人？”高屋敷无视阿武隈川的存在，向刀城转过脸。

“正、正是！”

刀城突然两眼放光。阿武隈川发现了后辈的变化，脸上露出像是在说“喂喂，你又来了”的表情。不过在高屋敷看来，刀城的表情很给人好感，就像面对着一张能让自己的脸部肌肉也不禁松弛下来的孩子般的笑脸。

“看来你也略有所知，所谓淡首大人——”

受到笑容的感召，高屋敷一反常态，从淡首大人的传承，直讲到村民们至今仍相信淡首大人还在继续对秘守家作祟。当然他只是把它们当作刀城喜闻乐见的怪谈故事来讲。而有些事，譬如提到十年前的十三夜参礼事件时，他没说自己认为这是一桩刑事案件。

“我可以记录下来吗？”

刀城得到许可后，着手把高屋敷所说的种种故事记了下来。那模样看起来就像一个用功读书的学生，让人不禁会心一笑。

这时，高屋敷发现一脸淘气顽童相的阿武隈川正瞪视着后辈，像是在嫉妒自己无法融入这其乐融融的氛围，眼看就要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了。

（哎呀……不把这位哄住可不行。）

他犹豫片刻，还是无奈地从包里取出装有脆饼的袋子。这本来是买给妻子的土特产。他把袋子递给对方后，又和刀城回到了前面的话题。脆饼似乎威力巨大，阿武隈川从此一言不发，只顾一个劲地吃脆饼，发出“咯吱咯吱”“咔嗤咔嗤”的声音。

刀城听得入迷，待高屋敷的讲述告一段落后，他缓缓地开了口：“听了你的指教，我觉得这位淡首大人也可以说是秘守家的镇宅神。”

“哦？即使不在宅邸里祭祀？”

“是的，虽然都叫‘镇宅神’，但还是分成好几种的。一种是在村落中，只有特定的老式家族或本家进行祭祀。以媛首村为例，目前是一守家。第二种是同一家族祭祀一个镇宅神，以贵村为例的话，就是由一守家、二守家、三守家组成的秘守一族来祭祀。而第三种情况则是村里的家家户户都祭祀着各自的镇宅神。”

“原来如此。在媛首村里，第二种的意味最浓厚，但换个角度来看的话，又属于第一种。甚至还能这么看，村里人也都信仰。”

“好像是的。我总觉得这恐怕和媛神堂的选址有关系。”

“啊啊……是因为从三家的方位来看，媛首山的御堂正位于中央吗？”

“祭祀镇宅神的场所可以是宅邸内的一角、与宅基相连的一片土地、宅基的后山、离宅基稍远的自留山或自留田附近。离宅基近则只有这一家或这一族祭祀，离宅基越远则越可能出现全村人祭祀的情况——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未必不存在这样的倾向。就这层意义而言，媛首山的媛神堂在村中所处的位置也可谓是绝妙之极。”

“不好意思，我想顺便问一声，你对淡首大人有什么看法？”

高屋敷对眼前的青年抱有彻底的好感，刚见面不久就已亲近起来，以至于不假思索地从口中冒出了这样的问题。

“在大多数情况下，镇宅神祭祀的是祖先或历代已故者等与家族息息相关的人。当然，祭祀自然神和一般神的地方也不少，不过我认为在考察镇宅神的形成时，祖灵信仰仍是其中的关键。”

也许是刀城想答谢从对方那里听到了怪谈故事，对高屋敷元的提问没有露出丝毫嫌恶之色。

“确实，阿淡相当于一守家的祖先……但是，虽说人们也供了淡媛，可这个村的镇宅神也未免太会作祟——”

“是啊。说到镇宅神的特性，最主要的还是起守护作用。但另一方面，激烈作祟也是显著特征之一。”

“哦？这是全国性的倾向吗？”

“是的。祭祀方法不良或有所怠慢自不必说，也有因改建宅基、砍伐周围树木而引发的厄运。总之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注意的事情很多。”

“但不管怎么说，淡首大人是淡媛和阿淡的——”

“是啊。这可能是一种若宫信仰吧。啊，所谓若宫，是指把那些会带来灾祸的凶暴怨灵，置于更高级、更庞大的神格之下进行祭祀，以平息其怒火。不过，媛神堂是否具备这至关紧要的高级神格，我是不太清楚……”

奇怪的是，从未把淡首大人作祟一事放在心上，也从不相信的高屋敷，听刀城这么一说后竟不安起来。

“祭祀怨灵，原本是将激烈作祟的愤怒导向外部，并期待内部受到恩惠。向外引导的力量是防御，指望通过郑重的祭祀让内部得到幸运。至于媛神堂，我感觉它并未有效地发挥机能……”

“所以会有灾祸，你是这个意思？”

“如果从民俗学角度来解释作祟现象，那就是这样。不过由于荣螺塔和婚舍的存在，也可看成淡首大人的力量是在那里被削弱或被吸收的。”

“嗯。那是一座很奇妙的塔。”

“其原型恐怕可以追溯到荣螺堂。荣螺堂是一座把观音圣地的本尊的复制品汇集一处的御堂，只要在堂内绕一周就可以一举完成所有的参拜，其实就是用作巡礼的设施。”

“原来这个是宗教性质的建筑啊。”

“是的。不过有人把它作为截断作祟的装置做了改良——那个人可不简单啊。”

“我好像听说过造塔人的名字……但就是想不起来。”

“所谓巡礼并非只做一次，要反复进行才有意义。所以荣螺堂的双

重螺旋可以说是最理想不过的。而且，其中还含有模拟体验胎内回归和轮回转世的意味。也就是返璞归真和永生不息。对含恨而终的人来说，可能是最好的安魂形式。”

“啊，原来如此……竟然还有这种意义……”

“当然，这也是一种迷惑对方，让对方来回绕圈子的机关吧。总之都做得很出色。”

“婚舍那边又有什么讲究呢？”

刀城言耶虽然年轻得多，但高屋敷对他不仅有好感，更有一股近乎尊敬的情绪油然而生，语气也不由得郑重起来。

“考虑到婚舍的特性，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为选择配偶而提供的相亲场地。第二类是在得到村里的青年团等同辈青年认可和家长允准后，两人用来生活起居的地方。第三类则是正式入赘或正式出嫁后使用的场所。”

“那媛神堂的婚舍呢？”

“从你刚才的话来看，婚舍是用来相亲的，所以接近第一类。不过考虑到相亲对象是事先定好的，得承认其中也含有第二类的要素。”

“是这样啊。”

“另外，根据婚舍所在地，可以分为女方婚舍、男方婚舍和寝宿婚舍。因为入赘时得利用女方婚舍，出嫁时得利用男方婚舍。至于寝宿婚舍，大多为村庄公有，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可使用。换言之，媛神堂的婚舍是典型的男方婚舍。不过在特殊情况下，譬如与异类附体家族的人结婚时，谁都可以使用，从这一特性看，也能算寝宿婚舍。”

“以媛神堂为首的这些设施果然很特别啊。”

“也许可以这么说，一切都是为继承一守家的男孩而存在的。”

“哪里的人都希望得到继承家业的男孩，那种老式家族就更不用说了吧——”

“从各地传唱的拍球歌里也能看出，生下来的是男还是女，往往会

有巨大差异。在滋贺的歌词里，如果是男孩，就是‘让他上京去求学’，女孩则是‘丢去河边吧’；在爱知，男孩就唱‘放在地上也不行’，女孩则唱‘乞丐的一路货’；在富山，男孩甚至成了‘玉之子’，女孩却要‘往死里踩’。”

“啊？那么过分的事都……”

“当然实际上不会真干，而且毕竟是少数特定地区流传的儿歌。”

“但是就算和那些例子比，一守家的情况也太夸张了吧。而且男尊女卑的现象可以说比别的家庭更严重。”

“为了平安养大孩子而实施各种咒术，这在从前是家常便饭。那位叫藏田甲子的婆婆巧妙地——这么说也许有点不妥——把男尊女卑结合进去了。”

“你是说，就算不存在淡首大人这种特别令人忌讳的对象，也免不了要对孩子施行咒术？”

高屋敷常常想，针对秘守家继承人的种种习俗，怎么说也太反常了。但这也是因为此地有淡首大人而别处没有——这是他个人的理解。

“嗯。人们认为，从刚出生到懂事前后为止，就算没有那种邪恶的对象，孩子也很容易成为妖魔的饵食。有些地方是到七八岁，也有到十几岁为止的，形形色色各不相同。”

“因为孩子的死亡率历来就高居不下。”

“生孩子也很辛苦。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孩子，一转眼就死了，为人父母者毕竟是难以忍受的，对吧。所以，人们会向刚出生的婴儿破口大骂，比如‘生了这么一堆粪’‘这个狗娘养的孩子’‘生了个讨人厌的娃哟’等。他们担心孩子从来到人世的一瞬间，就被邪恶的东西缠住——”

“嗯？请、请等一下。‘所以’后面的那段话——我不太明白……”

“啊，我的意思是通过不赞反贬的做法，保护婴儿不受妖魔伤害。换言之，就是宣布——这孩子不是可爱的人类婴儿。”

“啊，原来如此。不过，就算是这样也——”

“是啊，想想母亲的心情，我也觉得不太好。但是在自古就有这种风俗的地方，不骂一下反倒会心里不安。”

“唔，这些事还真是挺有趣，挺深奥的呢。”

“可不是嘛。对了，我有点感兴趣的是——”

“那个，被叫作什么来着？”

就在这时，阿武隈川突然插了一句话。高屋敷的视线不禁从刀城身上移开。只见阿武隈川正盯着他看。继续下移的视线前方，是一个空荡荡的脆饼袋子。

（已、已经吃完啦……而且是一个人吃完的……）

虽然被极为不祥的预感所包围，但出于阿武隈川那特有的与刀城言耶截然不同的吸引力，高屋敷随即回应道：“‘那个’是指……什么？”

“就是大家都说的在这一带的山里出没的妖怪，笑声让人毛骨悚然的——”

“啊啊，是山魔吗？”

高屋敷条件反射式地答道。就在这时——

“山、山、山、山魔！那是什、什、什么？”

高屋敷还以为是哪个素不相识的无礼之徒突然从旁插嘴，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居然是刀城言耶先生。

“啊？不，这……”

高屋敷被这过于急剧的态度转变吓了一跳，一时讷讷不成语。而刀城则噌地探出了身：

“由于是在山林出没，这种妖怪才会写成‘山之魔’，读作‘YAMANMA’吧。话说山这一存在，自古就是人类信仰的对象。譬如祖灵信仰认为人死后会回归于山；还有，春季来临时神下山入村，化为田神，秋收结束后再回山化为山神；等等，类似的传说全国都有。而在那些信仰中，人们认为川神河童会以春秋分的前后七日为界化为山神，抑或认为山神原本就是天狗的别称，总之与妖怪也有深厚的联系。这跟

狼、猿、蛇等动物被视为山神的使者或山神自身，是一样的道理。当然这也和山姥、山地乳、山爷、山童、山兔、山男、山女、黑坊等栖息山林的妖魔鬼怪有关，然而山魔这一称呼，我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刚才你的话里，一次也没出现过山魔吧。这是为什么？那么稀罕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提呢？嗯，我没法理解啊。不、等一下，也许对于这一带的人来说，山魔实在太普通了吧——”

“不、不是……没有这回事……而且关于山、山魔，我也没什、什么了解，那、那个，只知道是一种栖息在山里的妖怪——”

慑于刀城犹如怒涛一般涌来的迫力，高屋敷做出了判断：要从这奇特的攻击中逃脱，首先要做的是，赶紧让对方明白自己没有山魔方面的知识。

“啊，前辈！山魔的事你竟然瞒着我！”

看来高屋敷的想法没错，刀城的矛头转向了阿武隈川。

但阿武隈川本人却显得满不在乎，完全无视后辈的责难。他看向高屋敷，脸上浮现出可憎的浅笑：

“唉，对不起啊。这家伙有个怪癖很教人伤脑筋，只要闻所未闻的怪谈一入耳，他就会不顾身边的情况，立刻狂飙突进一般冲向发话者。哎呀，所以我才讨厌和你一起旅行啊。真丢人！”

说虽如此，他却丝毫没有难为情的样子。从那露骨的表情里看得出来，眼前的风波让他乐不可支。

不过，也许是刀城棋高一着。因为他完全没把阿武隈川的挖苦当回事，反而就山魔一事连连追问。

“这些都不重要，黑哥！究竟哪里有关于山魔的传说啊？”

“啊啊，烦死人啦。难道你不知道，我正在为你的无礼行为向人家道歉吗？”

“道歉的话，待会儿要我道几次歉都行。先别管这种事——”

“知道了知道了。见鬼，哎……”

虽说是自己燃起的火种，但后果很严重，阿武隈川脸上流露了些许后悔之色，拿出地图开始说明。

（搞什、什么嘛……这两个家伙。）

高屋敷后悔地想，果然最初的印象才是正确的。

（不过刀城总算比阿武隈川强些，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毕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

高屋敷战战兢兢地偷眼看着两人，考虑是不是要换个座位。就在这时火车开始减速，看来是快到下一站了。

“前辈，我要下车。”

刀城突然站起身，随即动手从行李架上取下行李。

“哎？还没到终点吧？”

“从这里下车的话，好像离山魔传说中心地的山会更近一点。”

“什么！喂喂，媛首村怎么办啊？”

“当然是以后再去了。”

“以后……这样计划不就乱套了吗？小言，你这么任性可不行哦。”

阿武隈川发出了令人反胃的肉麻声音，以至于高屋敷的双臂都起了鸡皮疙瘩。

“计划虽说也很重要，但随机应变地行动起来，才是民俗采风的生命之所在。”

“但、但是啊……”

“好啦，这是前辈你的行李——请拿好。”

“我说，鸟杯岛我们不是还没去吗？你也说过以后还想去神神栉村的，对吧？总之啊，别的还有很多——”

“一码归一码。未知的怪异就在眼前，怎么可以视而不见呢？好了，已经到站啦。啊，刚才真、真是太失礼了。”这时，刀城突然把脸转向高屋敷，“我、我们要在这里下车了……前面多有失礼之处，深感抱歉。谢谢您的橘子和脆饼，就此别过，祝您一路顺风。”

他深深地低头敬了一礼，拍拍还在嘟囔着牢骚话的阿武隈川的臀部，把他撵到车门口。下车前阿武隈川回过头，脸上露出乞怜般的表情，于是高屋敷满脸春风地挥了挥手。

（嘿，这就叫自作自受啊！）

没多久，火车便缓缓启动了。

这时，在站台上目送火车的刀城言耶，突然奔向高屋敷的座位窗边。

“话说，淡媛的头为什么会被砍下来呢？”

他追着火车一边跑，一边喊。喊完之后，又向目瞪口呆的高屋敷挥手道别。

注释

1 .阿武隈川：日本河流名，此处作为姓氏，因此他单名为“乌”。

第十一章

三个新娘候选人

“各位候选人都到齐了。”

二守家的竹子和三守家的华子，以及晚来的古里家的毬子，由女佣引路在各自的房间安顿下来后，斧高向富堂翁、兵堂和富贵报告了情况。

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对斧高的禀告“嗯”了一声大方点头的是秘守家之长；说着“噢，啊”跑去偷窥三人样貌的，则是年过半百依然好色的一守家户主。一般来说，在长寿郎挑选新娘期间，一守家的人不会和姑娘们见面。这是出于一守家特有的傲慢，也就是说，只有实际娶进门的姑娘才值得重视，别的候选人压根儿不屑一顾。

不管怎么说，这两位能有回应已经不错了。因为富贵一如既往地冷眼瞪视斧高，一声不吭，只是盯着他的脸，全无表情，也全无反应……

（我想无论长寿郎少爷和谁结婚，夫人都不会对媳妇满意。而且，来通知新娘候选人到齐的偏偏又是我，她哪里乐得起来。）

为了逃避富贵令人遍体生寒的冰冷视线，斧高行过一礼后急忙离开了她的房间。

“听说新娘们总算都到齐了。”

斧高正要去甲子婆的房间请示下一步的工作，被佥鸟郁子叫住了。年近四十的她，看起来还是那么年轻美丽。但冰凉剔透的气质也毫无变化，让斧高感受到了和富贵截然不同的寒意。

“是的，就在刚才，古里家的毬子小姐到了。”

一守家的自备车刚从滑万尾车站把毬子接来。为了遮挡村里人好奇的目光，车上一直拉着窗帘。

“所以，我刚才把这事禀告了老太爷、老爷和夫人——”

斧高不知道郁子向自己问话时心里在想什么，但他始终以礼相待，和对待秘守族人没什么两样。

“噢。那么，假如你要和三人中的某一位结婚，你会选谁？”对方提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

“哎……是说我、我吗？”

“对，就是在问你。你也到了对女人十足感兴趣的年纪了，不是吗？”

“……”

莫非是在影射长寿郎的事？斧高心里动摇起来。但是，他完全没有曾被郁子看穿过心意的印象。因为两人之间联系极少，除非对方心血来潮主动前来接触。

“老、老师，别逗我了。那几位小姐可是长寿郎少爷的相亲对象，我这种人怎么可能配得上她们。”

“一样的话，也能安在那三个姑娘身上。”

斧高小心应对，试图安稳地躲过她的刁难，然而郁子却抛下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拂袖而去。

（不单单是富贵夫人，郁子老师也对长寿郎少爷的婚事十分不悦……）

妃女子亡故后，郁子的学生就只有长寿郎了。所以她把身为教师的所有感情倾注给了长寿郎一人。事实上她以自己的学生为荣，对他非常慈爱，这一点就连斧高也知道。据说从双胞胎幼年时起，富贵就对他俩不闻不问，相较而言，郁子倒更像母亲，又像年长的姐姐，有时简直还像恋人一般，始终照料着长寿郎。

斧高也曾听传言说，从很久以前开始，郁子就悄悄地频繁前往媛神堂参拜。起先他还纳闷这是为什么，现在看来，准是为了祈祷长寿郎能平安长大。

（不管谁成为长寿郎少爷的新娘，似乎都会很辛苦。）

仔细想想，郁子在学生顺利成人后，就算被辞退也不奇怪。之所以至今还把她留在家中，想必也和甲子婆一样，是为了奖励她长年工作、劳苦功高吧。这不是什么坏事，但站在新娘的立场来看，岂不是变成有富贵和郁子两个婆婆啦？

（想想就觉得恐怖……）

斧高对那三个原本绝不可能让他抱有好感的姑娘，也产生了同情心。

和佥鸟郁子说话似乎耗费了太多时间。

“你都干什么去了！”刚进甲子婆的房间，就迎来了劈头盖脸的责备声，“给老太爷们传话，要传到几时才算完？”

甲子婆近来明显衰老了，但今天显出了少有的好精神。也许是她自觉婚舍集会中的种种惯例必须由她来妥善处理吧。

“那长寿郎少爷……”

“他早就在祭祀堂更衣完毕了，正在等三位小姐。”

甲子婆仍有点气喘吁吁。看来她在照料完长寿郎后，立刻赶回了本家这里。

（不要紧吧？）

稍后她还必须伺候三人更衣。但斧高心里明白，如果表露出对甲子婆身体的担忧，她就会怒喝道：“我的心态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可不一样！”

“好了，现在你带三位小姐去祭祀堂。”甲子婆当然不可能知道斧高对她的关切之情，马上做出了指示，“不能从正门出去，给我记住啊小斧，你要把三位小姐的鞋子搬到后面的走廊，从那里招呼她们出来。”

“是，我明白了。”

“带人过去的顺序千万别弄错啊。”

“是，首先是二守的竹子小姐，接着是三守的华子小姐，最后是古里的毬子小姐——对吧？”

“对。”

“那甲子婆婆您呢？”

“我在走廊等候三位小姐。”

斧高一边按吩咐行事，一边回想着几个月来持续不断的新娘候选人选拔风波。

二守家的竹子和三守家的华子早早就已决定，有争议的无非是要不要把三守家的桃子也列入候选。当然，这被二守婆婆即一枝夫人阻止了。理由是她绝对不能容忍“二守家一人，三守家二人”这种不平等的对待。对此，三守家自然也不得不勉强顺从。如此这般不出意外的话，新娘选拔就是二守家和三守家的一对一竞争。

然而，谁都没想到古里家发话了。还说要推举毬子为候选人。这立刻引起了秘守家族的骚动。第一个反对的就是二守婆婆，富堂翁和兵堂的脸色也不好看。他们恼火的是，古里家固然是远亲，但毕竟还是门不当户不对。

本来嘛，闹成这样毬子就该消失才对，但长寿郎却表示希望她参加。不仅如此，他还拉拢郁子说服了祖父、父亲乃至甲子婆。这么一来，就连一枝夫人也无法干涉了。最后新娘候选人和以往一样，变成了三个。

（长寿郎少爷对毬子如此执着，不会是出于他对婚舍集会的反抗心理吧？）

也就是说，长寿郎从一开始就毫无请毬子做新娘候选人的念头，只是托她前来扰乱仪式……斧高甚至有了这样的怀疑。

（长寿郎少爷显然对婚舍集会不感兴趣。自从决定让毬子小姐参加后，他就显出了奇妙的欢愉之色。话说回来，斧高也不认为他真会决定让素未谋面的毬子小姐做自己的新娘。这么说，难道他俩想合力把婚舍集会弄个稀巴烂……）

这个想法让斧高心潮澎湃。但他也明白，即使起了那样的风波，也

只能让婚事暂缓。只要长寿郎还是一守家的继承人，一守家就绝不会容许他轻慢婚舍集会。

（难道长寿郎少爷有喜欢的人……）

他立刻打消了这个在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并非出于个人的愿望，而是因为周遭没有可能成为候选人的对象。要说有，能想到的也就是二守家的竹子或三守家的华子和桃子。至于村里人的可能性，只消看看长寿郎的日常生活，就可以率先排除，且不会有错。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和谁一见钟情的机会。

（不不，一定是少爷对结婚本身还提不起兴趣吧。）

经常陪伴长寿郎的斧高，总有这样的感觉。

“让各位久等了，请这边走——”

搬完三人的鞋子后，斧高从竹子开始，依次把她们引到甲子婆嘱咐的后走廊。

被带往后院已是意外，还要接受一个怪婆子的锐利目光的审视。或许是因为吃惊不小，三人的脸上都浮现出吓了一跳的表情。不过，竹子当即用鄙夷的眼神还以颜色，华子害羞似的迅速低下了头，而毬子倒显得兴致勃勃，屡屡打量甲子婆。正可谓三人三态。

不愧是长寿郎的新娘候选人，三位姑娘容貌都很美，不过给人的感觉却截然不同。竹子是一个刚毅性格溢于言表的漂亮女孩，华子身上散发着温婉的美，而毬子则具有女明星似的靓丽风采。

不过如果只关注外表，就又会形成二对一的态势。“二”是竹子和华子，“一”是毬子。因为毬子身着洋装，其余二人却穿着和服。只是比起略施薄粉的华子来，浓妆艳抹的竹子身上甚至还有香水味，手上又涂着指甲油——这玩意儿斧高也是第一次见到。他对女性的化妆一窍不通，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认为竹子的打扮与这身和服般配。也许是她对来自都市的毬子燃起的对抗心，以浓妆的形式表露了出来。因此，虽说都穿着和服，但在容貌的差异之外，竹子和华子给人的印象也完全不同。

不过，这毕竟不像和服与洋装的差异那么明显，总之三个人还是分成了二和一。况且毬子的洋装有着艳丽的颜色和花纹，可想而知，当她走下滑万尾终点站时，就已是令人瞩目的对象。除了衣着，对女孩来说太短的头发，舞台演员似的异于竹子的浓妆，熠熠生辉的两个硕大耳环，想必都让她格外醒目吧。不管是谁都会觉得，她这套装束强烈地散发着挑衅村民的意味。

（不，也许她真有此意。）

恐怕毬子自幼就在古里家听过无数以一守家为首的媛首村秘守一族的事。而且当所有亲戚会聚一堂时，古里家在族中所处的地位想必也让她不得不感到面上无光。由于还是个孩子，那些情绪会化作难以忘怀的芥蒂，永远残留在她的心里。毬子的祖母，嫁入古里家的三枝，是否也像一枝夫人那样对富堂翁及一守家恶言相向呢？这一点虽然不得而知，但也无法想象她会说出赞美之词。显然她至少一直抱有野心——有机会就把自家的姑娘嫁给一守家的继承人。毬子来参加这次的婚舍集会，就是最好的证明。

（对此毬子小姐不可能没有抵触。）

当然，斧高对她没有直接的了解。但通过长寿郎和《怪诞》杂志的活动，他总觉得自己多少有点了解毬子的性情。

（虽是女性却富有行动力，固执己见，热衷于怪奇与幻想类的事物和侦探小说，尤其钟爱耽美系。）

就这个意义而言，也许她和高屋敷妙子比较像。在斧高发誓绝不外传后，妙子把她正用“媛之森妙元”这个笔名写小说的事告诉了他。两人的文风或有不同，但自主女性的形象是一样的。不过妙子是小心地藏于心底，而毬子则是锋芒毕露，近乎有意为之。

（一个在媛首村，一个在东京；一个是派驻巡警的妻子，一个是离家出走的姑娘。居住环境和身份也有差异……）

但斧高觉得，这毕竟还是因为她俩与生俱来的性格就有差异。

“喂，小斧，你在干吗？还不快点过来！”

斧高想着毬子的事，不知不觉地就入了神，以至于脚步迟缓下来，落到了所有人后面。被甲子婆斥责后，他慌忙小跑起来。

竹子和华子走着路，对斧高不屑一顾，只有毬子回过头饶有兴致地看着他。斧高有很多话想说，看来对方也是如此。但在婚舍集会结束之前这是不可能的。就连长寿郎和三人会面，也得在她们分别进入各自的婚舍后。斧高决不可能先主人一步，随便和新娘候选人交谈。

（竹子小姐和华子小姐，完全就是秘守族人的做派啊。）

凝视着背对自己，默默行走的二人，斧高又一次产生了这种念头。可能对她俩来说用人的言行无关紧要，需要时能在身边听命，迅速地完成任务即可，其他时候则直接当空气无视之。事实上，两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简直一模一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俩性格也相同。不，总觉得其实是正相反吧。

（也许是因为继承了二守婆婆的血统，竹子小姐极为争强好胜，村里无人不知。现在她还会装装样子，但要是和长寿郎少爷结了婚——）

就像村里人窃窃私语的那样，她准会骑到丈夫头上作威作福吧。

（相比之下，华子小姐貌似极为温顺。不过——）

完全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不知为何总给人一种阴险的感觉。用“清丽的良家女子”来形容华子明明是很合适的，斧高却总觉得那是她的假面具。

（华子小姐和长寿郎少爷结婚后，某一天她突然脱掉假面具——）

会不会露出令人惊骇的真面目呢？斧高甚至展开了这样的想象。

（不，也许是我故意把她俩想得太坏了。）

因为是长寿郎的相亲对象，所以难免会戴上有色眼镜。但斧高倒是觉得，被公认为素行不端的毬子是三人中最靠谱的一个，往好里说也可视作表里如一的竹子位居第二，华子则排在末席。

（和村里人的评价完全反了。）

关于谁最有可能被选为新娘，村里预测的顺序是华子、竹子和毬子。不过这预测中包含着村民的愿望，同时也能看出华子和竹子之间仅存微小的差距。换言之，人们认为长寿郎会选择华子，但竹子也许会凭借天生的强悍夺走新娘之位。至于毬子，似乎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讨论对象之外。

（因为村里人不太清楚长寿郎少爷和毬子小姐的关系。）

就算听说过他俩和某本杂志有关，也不可能知道那是同人志《怪诞》，且两人通过作品和评论保持着亲密的交流。

斧高扫视着三位姑娘的背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

“好了，到了。这里是祭祀堂。请你们进去准备。”甲子婆扬声道。她的气息还是有点紊乱。

斧高一惊之下，猛然回过神，慌忙跑到四人身前打开了祭祀堂的正门。甲子婆率先进门，目送竹子、华子和毬子进入之后，斧高也跟了进去。

站在三和土 [1] 上时，可以看到十叠大的外间左侧有一座屏风，与墙壁隔开了一段距离，放置得很不自然。

（放的地方好奇怪啊。）

但疑惑也只持续了片刻，很快斧高就发现屏风后面坐着长寿郎。

按照规矩，婚舍集会开始前，男方不得与身为新娘候选人的姑娘见面。动身去婚舍也得在三人出发之后。所以到姑娘们更衣完毕离开祭祀堂为止，他会一直如此藏身。

三人似乎在途中听甲子婆说过此事，在进入八叠大的里间时，尽可能不去看自己的左侧。

“你就在这里待命。”

甲子婆一边拉上里间的拉门，一边指着面前的榻榻米说道。大概是因为斧高不能在年轻姑娘更衣时和她们同处一室，也不能和长寿郎说话，所以甲子婆才发出了这样的命令。

斧高面向纸门，端坐在榻榻米上。他朝屏风的方向瞅了一眼，勉强能辨别出同样端坐着的长寿郎的右手和右脚膝盖。看着那纹丝不动的手脚，斧高特别想知道现在他究竟在想什么。

就在这时，从里间传出了竹子怒喝似的声音：“竟然要我换上这样的衣服？”

“哎？简直就跟囚衣一样。真土！”然后是毬子的声音，语气中透着一股乐呵劲。

“如果穿上漂亮的和服去媛神堂参拜，淡首大人立刻就会降灾于你们。”

“啊啊，原来如此。这是在说淡媛和阿淡的作祟故事吧。”又是毬子在兴致勃勃地回应甲子婆的解说。

“就算是这样，也不用穿这种……”听竹子的口气，她还是不能接受递到眼前的衣服。

“今天请忍耐一下。谁要是被长寿郎少爷看中，就能穿上华丽的新娘礼服……对吧？”

甲子婆劝解的措辞里似乎含着某种挑衅的意味，就像在说“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资格”。

“我说……颜色只有这些了吗？”

然而有人轻松躲过了甲子婆的讥讽。令人意外的是，问话的人好像是华子。

“啊……噢，没错。灰色、藏青色、黑色、茶色、紫色……就是这些。”

短暂的犹疑过后，甲子婆如实做了回答。紧接着，怒气依然冲天的竹子，拿华子开起刀来：

“我说，这不是颜色的问题吧。当然，颜色确实都很老土。”

“我觉得要看颜色怎么搭配了，搭配得好还是可以上身的。”

“什么叫可以上身？你——”

“因为我们终究要穿这身衣服和长寿郎少爷见面啊。”

“……”

华子的回答让竹子哑口无言。淡然接受囚衣似的服装也就罢了，更让她吃惊的是，她发现华子竟还在思考如何妥善着装，以便给长寿郎留下好印象。

（果然，华子小姐不像是单纯的温顺。）

隔着拉门听两人对话的斧高，心中一动。

“真是的，这种衣服，我究竟怎么穿才会好看嘛！”

没多久就传来了竹子发火的声音，但很快又听到甲子婆一边劝慰一边帮她穿上衣服的动静。必须同时照看三个人，甲子婆似乎也很辛苦。

然而，就在八叠间也总算安静下来，一度只微微透出衣物摩擦的响声时——

“什、什、什么啊，这是？”

竹子又叫了起来。这一回，与其说她是在发怒，还不如说是惊呆了。

“哎呀呀，这样一来就更像囚犯啦。”

“那个，在长寿郎少爷面前也要一直……”

在毬子和华子陆续作出反应之后，甲子婆终于高声喝道：

“不戴的人，决不允许踏入媛首山一步！”

里间顿时鸦雀无声。

“好了，希望你们快一点。”甲子婆继续以不悦的语气催促道。

“听好了小斧，现在打开拉门。”

紧接着甲子婆又发出了指令。斧高慌忙拿右手扳住把手，将拉门横向打开——

“啊……”

从里间走出三人，斧高看到她们的模样，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第一位全身藏青色，第二位灰色，最后一位则是茶色。虽然颜色不

同，但每个人都穿着土得掉渣的和服。正如毬子所言，她们简直就像即将被带走的囚犯。而且，由于各自披着只能窥到双眼的奇怪头巾，所以一瞬间判断不出哪个颜色是哪个人。从现身的顺序来看，感觉藏青色是竹子，灰色是华子，茶色是毬子。想是这么想，但究竟如何其实并不清楚。

“现在就请各位按照藏青色、灰色和茶色的顺序，依次走向媛神堂。”

从十叠间里侧的拉门到玄关，搁着一列座垫，三个姑娘坐在上面。甲子婆则在长寿郎的反侧坐下，面向她们发出了指示。

“其间，你们一句话也不能说，当然也不能把头巾取下来。到了井边，请洗手然后参拜祓户神。接着进御堂，礼拜祭坛，用你们各自的方式就可以。不过别忘了，你们要抱着谦虚的心态，绝不能对淡首大人做出失礼之举。只有这一点必须格外小心。如果轻视这个仪式就会遭到意想不到的报应。老早以前就有一种讲法，说淡首大人最讨厌一守家继承人的新娘。”

也许是甲子婆有点激动，话至中途竟用起了关西方言。

“呵……”大概她自己也注意到了，于是呼出一口长气，又续道，“参拜完媛神堂，请你们登上荣螺塔再下去，进入婚舍。那时请摘下头巾，悬挂在自己即将进入的婚舍门前。各位出发后长寿郎少爷也会动身，所以进入婚舍后请你们静静等候。”

甲子婆逐渐恢复到标准语，继续向三人进行说明，最后语气沉稳地结束了发言。

祭祀堂的挂钟指向三点十五分时，第一个人率先动身前往媛神堂，五分钟后第二个，又过了五分钟第三个人也出发了。从这里到御堂大约需要走十五分钟。长寿郎终于从屏风后现身是在三点四十分左右，这时最后一位姑娘应该也已抵达媛神堂。

盛装的长寿郎穿着外褂和裙裤，威风凛凛，斧高发现自己心跳如

鼓。长寿郎手里捧着一个淡紫色包袱，看起来就像一个带着艰深的学术书籍出席开学典礼的学生。这样的形象非常适合他，斧高甚至感到了自豪。

但是，这激昂的情绪没能长久持续下去。因为他马上想到长寿郎和三位姑娘在装束上的差异如此悬殊，心中隐隐升起了莫名的寒意。也许直到此刻，这扭曲得匪夷所思的相亲景象才让斧高感到害怕了。

长寿郎默默地向甲子婆施了一礼，对斧高也轻轻点了点头，离开了祭祀堂。斧高和甲子婆一起在正门口目送他穿过北鸟居登上石阶，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参道尽头。

“竟然能走到这一步……”望着长寿郎的背影，甲子婆深有感慨似的低语道。从昔日以产婆的身份接生长寿郎直到今天，发生过的种种事情此刻正在她的脑海中回旋吧。

不久长寿郎的身影消失了，或许是完成使命后的安心感催生了倦意，甲子婆在十叠间排好座垫躺下后，立马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该不该跟在后面呢？）

十年前十三夜参礼当晚发生的事，突然浮现在斧高的脑海中。顺带一提，长寿郎吩咐过不必担心二十三夜参礼，所以他才留在了祭祀堂。况且当时还有富堂翁、兵堂和甲子婆等人的睽睽众目，根本不可能跟过去。

但现在的话，就没有任何障碍了。不过问题在于斧高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想目送长寿郎到媛神堂，还是想去看一眼婚舍内部。

（但是，既然十三夜参礼时有过危险，那么婚舍集会也……）

看来最终就会变成以保护长寿郎为名尾随其后。斧高感到这是自欺欺人，但他别无选择。

（好啦，如果情况有变，御堂里面——）

也进去看看吧——斧高这样想。他留心着不吵醒甲子婆，蹑手蹑脚地走出了祭祀堂。

然而在鸟居前行过一礼，登上石阶，步入参道……来到境内时，斧高突然止步不前了。他的视线从眼前的媛神堂移到荣螺塔，再游移到婚舍，脚却一步也向前不得。

（婚舍集会……）

正因为知道这仪式对一守家，对长寿郎来说有多重要，不知不觉中，不可妨碍仪式的想法压过了守护长寿郎的念头。而且刚才斧高完全忘了，面前的境内铺着玉砂利。相比夜晚，白天时的森林十分吵闹，就算发出轻微的脚步声大概也不要紧。当然话虽如此，谁都不能保证绝对不会暴露行藏。

斧高无可奈何地转身，开始沿参道往回走。但是当走到石阶顶端，重见鸟居的时候，他又向境内奔去。不过他绝不尝试踏上玉砂利。此后他反复做着同样的事。如此往复多次后，就在他又一次回到石阶时……

“喂，斧高！”

突然被人喊了一声名字，斧高吃了一惊。由于声音从下方传来，所以他低头看去

“巡、巡警先生……”从石碑后现出了高屋敷的身影。巧的是，那里正是十年前斧高藏身的地方。

“您是在巡视吗？”

“是啊，和二十三夜参礼的时候一样，入间巡警和佐伯巡警分别在东鸟居口和南鸟居口巡逻。”

入间是今年春天二见巡查长的继任被调离后，新来东守派出所任职的巡警。佐伯和高屋敷一样，战后仍在南守派出所工作。当警察的，调职本是常事，但斧高好几次听妙子说，他俩每次照面都会叹息一句“看来我们是要长眠于此了”。

“那你呢？是不是又在守护长寿郎君？”高屋敷沿石阶走了上来，问道。

“不、不是，唔……”斧高支吾着低下了头，尽管对方的口吻中绝对

没有咄咄逼人的质问之意。

“你的担心我能理解，但我们正在三个鸟居口巡视，所以不用担心哪个冒失鬼会偷偷潜入这里。不会有问题的。再说婚舍集会毕竟是相亲，所以……嗯，也就是说，你可不能去妨碍人家哦。”

虽然斧高认为高屋敷的话里没有那种意思，但还是觉得自己想要窥探婚舍的念头已被看穿，不禁涨红了脸。还好他面朝下方，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不过嘛，在参道上来回巡逻之类的，没问题。”

“啊……”

斧高刚吃惊地抬起头，高屋敷就笑着催促起他来。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能与警察同行，多少还是有点迟疑。

“来吧，我们走。”高屋敷说着，以极为舒缓的步伐率先走上了参道，因此局面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斧高也跟在他后面。

“怎么样，在斧高看来谁会夺魁？三个人里，哪个看起来适合做新娘？”

“不、不知道。”

他已经能和妙子无拘无束地交谈，但面对高屋敷时总会变得拘谨起来。恐怕是因为警察这一职业让他有所顾忌吧。

“村里好像分成了竹子派和华子派。东守村民当然是竹子派，南守是华子派。”

“北守好像是华子小姐一派的。”

“那是自然。如果竹子进了一守家，一旦今后遇到什么事，二守婆婆肯定会横插一杠进来。不留神的话，一守家很可能被二守家鸠占鹊巢。同时这也会在北守和东守两地之间造成问题。”

“我想富堂翁健在的时候不会有问题。”

“嗯。不过从几年前开始二守婆婆的身子骨就不太好了，不是吗？”

“是啊，我在一守家也听到了这个传言。”

“虽说比富堂翁大三岁，但女人通常比较长寿。当然这一点在秘守家尤其显著。不过，也没准一枝夫人会比体弱多病的弟弟先死。”

“所以二守婆婆会采取某些强横手段？”

“为此，竹子必须嫁入一守家。”

“总而言之，会有风波发生是吗？”

“是的。会不会发生需要我们介入的事姑且不论，族内纷争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

“对了，听说毬子的熟人，一位和长寿郎君也进行过交流的作家要来。”

“……啊，没错，是江川兰子老师，和毬子小姐一起办同人志《怪诞》的那位。长寿郎少爷也加入了这个同人圈。”

“也就是说，风波的种子可能会来自外部吗。”

“啊？是说兰子老师吗？”

“听说那是一个孤僻而又难缠的怪人。”

“嗯，是啊……对了，长寿郎少爷说——”

“什么？”高屋敷不禁停下脚步看向斧高。

“不、不，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毬子小姐在信上说，兰子老师的到访怕是会引发种种惊奇。”

“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少爷说她根本没写具体的内容。”

“唔……这位怪作家其实是个大美女啦，本以为是成年人，其实是个早熟的美少女啦，什么的？”高屋敷似乎正在脑海中自说自话地描绘着江川兰子的形象，“但这样一来，没准会有预料之外的进展。”

“是什么？”

“啊，我是说如果是大美女，搞不好长寿郎君的注意力会从三位新娘候选人身上转移到她那里去——”

“长寿郎少爷不是那种人！”明白过来的斧高以强硬的语气打断了高屋敷的话，以至于话一出口连他自己也立刻吃了一惊。

“对、对不起……”

“没什么，是我说了不该说的话。你不用道歉。”

高屋敷爽快地回应道。就在这时，参道右侧出现了一座小型的马头观音像，那里大致位于参道的中间地带。

“都已经到这里啦？看来走得太快的话，就得像你一样来回跑上好几次了。”

高屋敷轻轻嘀咕了一句，把步伐放得更慢了些。此后，他特别留意着前方的情况，踏上了余下的参道。

（那种话不该说出来的。）

斧高并不认为高屋敷凭那句话就能觉察他对长寿郎的心意，但还是后悔不该把一时的感情吐露出来。

（可能已经被妙子阿姨发觉了。）

去派出所串门时，斧高会时不时地对她说一些在一守家的生活琐事。仔细想来，大多和长寿郎的言行有关，譬如说过这些话、告诉过他这些事、持有这样或那样的想法等。只要妙子不提别的话题，他就会没完没了地说长寿郎的事。

（毕竟还是很奇怪吧？）

高屋敷也在默默前行，似乎毫不在意身边低着头完全陷入沉默的斧高。

不久，两人转过了蜿蜒参道的一个弯，前方豁然开朗起来。一抬头就能看到媛神堂坐镇在铺满玉砂利的境内正中央。

高屋敷站住了脚，向御堂凝视片刻。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折回吧。”他一边说，一边迈步从参道原路返回。两人自然而然地再度交谈起来。斧高有意识地试图避开长寿郎的话题，但他的担心毫无必要，因为高层敷对毬子和兰子进而又对《怪诞》

的内容显示了兴趣。妻子当了作家，他毕竟还是不能不关心吧。况且不管怎么说，兰子和妙子都是在《宝石》杂志出道的。

“用不了多久，斧高也会开始写小说吧？”

由于走路悠哉悠哉，他俩此时还没离境内太远。就在高屋敷问完这句话时，身后传来了人声——

“谁？为什么会在境内？”高屋敷当即做出了反应。

“所有人应该都在婚舍里，我们快去看看吧。”

斧高生怕受到阻拦，立刻转身全力向境内跑去。但高屋敷不仅没让他停下，反而迅速紧随其后。

“啊，是竹子小姐和华子小姐……还有……”

媛神堂前站着三个人，除了身穿藏青色粗陋和服的竹子与穿着灰色同款和服的华子，还有一个西装革履的陌生男人。

“你们——”

高屋敷刚要上前问话，看到他的竹子就叫喊着跑了过来：

“巡……巡警大人！出、出大事了！毬、毬子姑娘被、被杀了！”

“你说什、什、什么？”

在参道终点和媛神堂的中间地带，在境内，竹子几乎抱住了高屋敷：

“婚、婚舍……中婚舍……里、里间……”

“你是说毬子被杀了？”

竹子激烈地点头。

“长寿郎君呢？难道他也……”

这回她则是大摇其头。

“那么他，长寿郎君在哪里？”

然而面对高屋敷的反复追问，竹子只是一个劲地摇头。

“怎么回事？人不见了吗？”

高屋敷无法了解情况，看上去十分焦躁，他径直向媛神堂走去。竹

子搂着他似的纠缠不放：

“毬、毬、毬、毬子姑娘的……脑、脑、脑袋没了……”

注释

1 .三和土：中文记为“三合土”，由泥土、石灰和水混合夯实而成。因混合了三种材料，故名“三和土”。文中是指用三和土浇筑而成的土间。日本传统民宅中，人们的生活空间分为两部分：高于地面、铺设木板的部分和与地面等高的部分。后者即为“土间”，通常位于室内与户外的交界处。过去土间是从事家庭内杂务或炊事的场所，因而相当宽敞。但在现代民居中，土间变得狭小，成为单纯的脱换鞋场地，即我们常说的玄关部分。

第十二章

媛首山杀人案

“什、什么！”正向媛神堂走去的高屋敷不由得回转身，逼近竹子，“头、头没了？那、那你怎么知道那具无头尸是毬子？”

“御堂里不是只有我们三个人吗？”

一度惊慌失措的竹子，似乎飞快地冷静了下来。也许是天生的傲慢又冒了头，她的语气中透着讥讽。

“呃，好吧，话是没错……”

高屋敷也差点被她的声势压倒。

“不过呢，现阶段还不能妄下断言。”

但他还是勉力进行了反驳。然而竹子之后的发言，让他大吃了一惊。

“我说，你躲在那种石碑后面，怎么可能保护我们的安全嘛。”

（哎？我暴露了吗……）

这句话最终并未说出口，但高屋敷的脸色也许已有变化。

“华子姑娘也发现了吧，是不是？”

竹子发问是为了追加一道保证，但华子却表情暧昧，不肯定也不否定。然而这种态度看来就像是在认同竹子的话。

高屋敷心想再这么下去可不妙，于是问道：“你是说有情况发生，威胁到了你们的人身安全吗？”

“当然！不是有淡首大人的作祟吗？”

“什么嘛，是那个呀。荒谬！”

高屋敷觉着形势顷刻间逆转了。但是——

“哪里荒谬啦！现在毬子姑娘不是成无头尸了吗？”

被这么一反驳，高屋敷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喂，你是谁？怎么到村里来的？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

多少也是为了在掩饰窘境，高屋敷突然盘问起那个先前就很在意的男人来。那人穿着西装，头上俏皮地戴着一顶软帽。

男人一直饶有兴致地观望两人的交谈，他的装束完全是都市化的，有着和“青年绅士”一词相称的仪表。然而他的美貌与长寿郎又不尽相同，五官非常端正，似乎脱下西装换上女装都没什么不合适。

（总觉得这家伙不靠谱。）

浑身透出所谓的贵族气质，这形象让高屋敷有点不舒服。在这种场所，而且还是在可能已发生杀人案的情况下，男人的一切自然都显得可疑。

（这家伙真的很奇怪。）

这张脸从未在媛首村见过，而且从服装和搁在脚边的大旅行包来看，此人显然是从外地来的，毫无疑问。

“喂，我在问你呢！”

然而男人没有看高屋敷，只顾盯着别处。高屋敷怒气冲冲地走上前，打算站到这家伙的正面去——眼睛无意中沿着他的视线一看，意外地看到了斧高的身影。

（这家伙为什么看斧高？）

高屋敷看着斧高，好像在问他俩是否相识。想来疑问已成功地传递过去，只见斧高带着不知所措的表情摇了摇头。

（果然不是嘛。）

高屋敷完全不明就里，正要再次面向那个男人时，对方开口了：

“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我是江川兰子。”

“什……”

虽然语声低沉，但这句话让高屋敷发现对方是女人。原来不是适合女装，正相反，这是一个穿上男装也像模像样的女人。

（原来如此……是女扮男装啊！）

兰子来了会让大家吃惊，原来毬子说的就是这个。既然如此，虽然

没见过面，但兰子应该知道斧高的存在。

这么想着，高屋敷看了斧高一眼，这回轮到少年目不转睛盯着兰子了。对方的真实身份似乎让他大为震惊。他的头脑中大概从未有过女扮男装这种概念，因此格外惊讶。

“我在一个叫喉佛口的终点站下了公共汽车——”

因为兰子接了话，所以高屋敷重新把脸转向了她。看来她正打算回答第二个问题，即她是从何处进入此间的。

“我穿过村界东守大门，沿着一条路，大概是村里的商业街吧，一路走到被称为东鸟居口的媛首山入口处，这时一位巡警先生叫住了我。不过，我把受秘守长寿郎邀请的事向他说明后，他就爽快地让我通过了，所以——”

一个进村还只有半年多的巡警，一听是长寿郎的客人就做出不会有问题的判断，也算情有可原。高屋敷虽然这么想，但还是很懊恼。

（真见鬼！应该事先对他严加提醒，告诉他绝不能放任何人进来。）

考虑到对方缺乏经验，高屋敷认为事先进行指导以弥补这份欠缺，是自己这个做前辈的职责。

不过，他马上从兰子的说明中发现了疑点。

“等一下，这么说，是长寿郎君指示你在婚舍集会进行的过程中来媛神堂的吗？”

“不是。”素面朝天的兰子脸上浮起了微笑，“这是毬子姑娘的主意。她叫我突然现身，好让正在相亲的长寿郎少爷吃一惊……”

“那么，你和毬子——”

兰子的笑容顿时消失了：

“还没见上。御堂刚出现在眼前，我就遇到了这两位姑娘。后来她们说有人被杀了，没有头什么的，我也是因为事出突然……然后巡警先生你就大驾光临了——”

“你并没有见到尸体？”

兰子慌忙摇头。这时竹子开始吵闹起来，说现在不是在这里慢条斯理讨论的时候！

“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就去确认。”高屋敷走到媛神堂的格子门前，又回头吩咐斧高，“你也和大家一起留在这里。”

这是在悄悄委托斧高监视三人。幸运的是，少年似乎领会了他的弦外之音，对他点点头，眼里露出意味深长的目光。

“你们也是，在我回来前绝对不要四处走动。”

为慎重起见，高屋敷对三位女性也发布了命令，然后踏进了媛神堂。

（好暗啊。）

虽然祭坛上点着蜡烛，但是和外面的亮度相比，实在是太微弱了。窗户是格子构造的，而且数量很少，射进来的阳光好像还不到普通住房的一半。

（而且还有这么多……）

祭坛前和左右两侧杂乱无章地摆放、排列、堆积着各种物品，真是一派混沌景象。

即便如此，凝目望去仍可识别出，其中供奉着很多对于村民的营生和日常生活来说不可或缺的机械和工具。譬如养蚕用的竹制网框式蚕箔、织丝纺车，还有烧炭必备的工具——杆秤、竹箕和救火钩，以及背架、蓑衣等日常生活用品。

在杂乱的祭坛对面，建有媛首冢和御淡供养碑。

（在这种时候看到，果然会毛骨悚然啊……）

迄今为止，高屋敷进媛神堂的次数简直屈指可数。当然他也没有机会像现在这样细看两座冢碑，所以感觉尤为惊悚。

（不行，现在可不是在这里滞留的时候。）

他慌忙打开右侧的拉门，走过短走廊，经由走廊尽头的同款拉门进

入了荣螺塔。

走廊也好，塔内也好，完全没有灯火。不过，因为间隔甚宽的格子窗在走廊两侧连绵不绝，所以感觉比御堂明亮。相比之下，塔内的窗户就像在左壁攀爬似的向斜上方延续，格子又小形状又不方正，只有几缕细长的阳光能从那里勉强射入。地点一变，明暗差也有巨变。这种不完善的采光方式，令视野更加模糊不清。

（就像胎内潜行[1]一样！）

向上延伸的通道和窗户保持着相同的倾斜度。步行其间，高屋敷莫名地想起了深入地下，在黑暗中潜行的情景。他很久没进过荣螺塔了。

（不管什么时候来看，这都是一座奇妙之极的建筑。）

一圈又一圈地回旋着攀登，终于到达塔顶时，立刻又要反向回旋下行。所以说到徒劳无益，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徒劳无益的建筑了。

（也对，驱邪什么的，尽是些不实用的行为嘛。）

到达塔顶时，高屋敷的视线自然而然地越过北侧的无格窗，投向了水井。在两者的正中间只有左侧的一棵像塔一样高的杉树，此外别无遮挡视线之物。

（十年前，妃女子究竟是如何从这里移动到水井去的呢？）

一瞬间，仅仅是一瞬间，高屋敷忘记了自己身处荣螺塔的目的。只有十三夜参礼的那桩怪案在脑中苏醒了……

（不、不行！）

他随即回过神来，一口气跑完了下坡的斜道。铺有木板的斜道表面横着一道道木条，虽然有所助益，但一不留神仍有可能失足滚落下去。高屋敷为反省自己先前那一瞬间的松懈，甚至忘记了危险。

高屋敷一路向下跑到塔的另一侧，打开眼前的拉门，首先出现的是一个正方形的狭窄空间，里面朝三个方向各自延伸着一条短走廊。

（从御堂正面，隔着荣螺塔能在右边看到的婚舍应该是前婚舍。只是一圈圈地回旋而方向不变，所以右侧走廊的尽头就是前婚舍了。换言

之，中间的是中婚舍，左边的是后婚舍。而毬子在中婚舍……）

成了一具无头尸，这是竹子说的。高屋敷窥探中间的走廊，发现有什么东西掉在了走廊尽头的木门前。看上去像是一块灰布。他马上对其余两处也进行了确认，右和左的木门把手上分别挂着藏青色和茶色的同一种布。

（这是什么记号吗？）

高屋敷一边想，一边顺着中间的短廊向里面走。打开木门前，他捡起那块布看了看，才知道是一块只在两眼处开口的头巾。

（对啊，从祭祀堂走到这里来的时候，她们就戴着这个东西。）

高屋敷在北鸟居口旁的石碑后目送走上石阶的姑娘们时，亲眼看到三个人都戴着头巾。

然而，明明事实清晰，不知为何却让他感到蹊跷，无论如何也无法释怀。这是为什么呢？高屋敷险些陷入了沉思。

（不，这个以后再说吧。总之必须先去确认现场。）

说实在的，都已经到了这里，高屋敷还是半信半疑。虽然不至于认为竹子在说谎，但毬子是否真的成了无头尸，不亲眼所见的话怎么也没法相信。

高屋敷把手搭在拉门上，做了个深呼吸。等到心绪稳定下来后，他一鼓作气打开了门——

里面什么也没有。映入眼帘的只是一间四叠半的茶室。

（对、对了……竹子好像是说在里间……）

一瞬间的松懈反而加剧了紧张感。高屋敷踏入外间，缓缓地朝分隔里外间的拉门走去，途中心神再度平静了下来。他的手指轻轻扣住拉门的把手，这次也是一口气拉开——

“唔……”

里间确实有一具无头女尸。不过，竹子有件事忘了说，那就是尸体全裸。

六叠大小的里间构造简陋。打开拉门进去，只见门对面的墙壁左侧有壁龛，右侧配置着壁橱。左右墙上分别只有一扇纸窗，外侧安装着木格。拿这种房间当相亲的场所，实在是煞风景。

无头尸横躺在地，失去头颅的颈部对着壁龛和壁橱之间的细柱，双脚甩放在出入口的拉门前。不过，可能该说幸运的是，尸体下半身居然盖着一块淡紫色的包袱布。只是，在斩下尸体头颅这一残忍行为的映衬下，掩饰女性器官的审慎态度让人感觉极不自然，也进一步彰显了无头尸的诡异。

“慢着，包袱布可能是竹子她们盖上的，这个要做一下确认。”

高屋敷特意说出了声，在脑海中做下备忘，他从壁龛那一侧靠近尸体，蹲下身，首先检查了颈部的切面。

“这……肯定是拿斧子之类的东西砍了好多次！”

柱子和颈部的切面之间，正好隔着一个头的距离。此外，被砍掉的头颅下面的榻榻米上，能看到一些像被大型刀具扎过数次的痕迹。榻榻米表面的蔺草被劈开，露出了里面的稻草，粘血飞溅在林立的一根根稻草上，这景象实在惨绝人寰。

“一定是用了媛神堂祭坛处供奉的斧头或柴刀之类的工具。”

高屋敷推断，那十之八九就是斩首刀具的来源。

“身体部分……没有伤口。”

高屋敷仅靠目测对尸体做了一番检查，不曾发现殴打或刺伤的痕迹。为保险起见，他稍稍抬起尸体又看了看后背，还是找不到那样的痕迹。

“这么说，可能是头部被袭击了。”

高屋敷意识到自从进了这间屋子，自己就一直在自言自语地嘟哝，但要是不说出声音来，他又会觉得无法在这里待下去。

“有必要确认身份，但这具尸体是毬子的应该不会有错。不过，假如她是被害者，那么杀死她的——”

就是长寿郎了。想到这里，高屋敷又摇了摇头。

“不，只有他——是绝对不可能的吧。而且动机……”

高屋敷正要断言长寿郎没有动机，就想起了维系着他和毬子的同人志《怪诞》。也没准其中隐藏着意想不到的动机。况且，竹子和华子都在，唯独长寿郎不知所踪，只能说这的确非常可疑。

“现在暂时能做的只有这些吧。”

高屋敷检视完壁橱，最后环视了一遍六叠里间，又检查了四叠半茶室和茶器清洗间，然后离开了中婚舍。也是为慎重起见，之后他又到前婚舍和后婚舍走了一趟，然而别说长寿郎的身影了，就连像样的线索都没找到。

高屋敷返回媛神堂，粗略地看了一下供奉品。

“果然找不到斧子。”

当然他并不清楚最初究竟有没有斧子，但村里人一直从事烧炭和林业，所以他认为一把斧子也没有是很不自然的。

他打开格子门来到堂外，只见竹子和华子在媛神堂和通往北守的参道之间互相倚偎着。不，与其说是互相，还不如说是华子单方面紧紧搂着竹子。

（斧高和兰子呢……）

高屋敷慌忙在御堂四周转了一圈，发现斧高正在东守的参道附近，忽南忽北地张望着。再向南看去，只见兰子正在那里信步闲逛，这才姑且放了心。

“为什么不四个人待在一起？”高屋敷朝发现自己的斧高招招手，问道。斧高抱怨说，这是因为竹子、华子两人和兰子一人各自为营，不肯统一行动。

（二守和三守的大小姐，与东京来的男装丽人，哎，怎么可能合得来嘛！）

高屋敷把斧高带进媛神堂，对现场的情况做了简单说明。少年自然

是大为惊骇。不过或许是因为立刻想到了自己的使命，他没有叫喊而是安静地侧耳倾听。等他大致了解了案情之后，高屋敷发出了一连串指令，还让他复述了一遍。斧高要做的是把此事通知给正在南鸟居口巡逻的佐伯巡警；转告佐伯，请他联络终下市警署；再请佐伯联系伊势桥医生，经由东鸟居口来媛神堂；佐伯一离开岗位，斧高就代为监控南鸟居口，不过，他还要拜托佐伯向青年团寻求支援，一旦有人来了就和斧高换班，好让他先回来；另外，他还要让佐伯派人去监视北鸟居口。

“那……长寿郎少爷他……”像是一直在等待高屋敷传达完所有指示似的，斧高谨慎而诚惶诚恐地问道，语气中透出了渴望知道所有信息的欲求。

“御堂和婚舍，当然荣螺塔也是，都没有他的踪影。”

“噢，是已经出山了吗？”

“大概是，也不排除还躲在某处的可能性——”

“这么说，是长寿郎少爷杀、杀害了毬、毬子小姐……”

“不……这个还没确定——不做进一步调查的话……”

——就没办法弄明白。高屋敷话到中途又咽了回去。因为就现状而言，无论怎么想都只能认为他就是罪犯。

“我去了。”斧高突兀地说完这句话，就奔出了御堂。

“……拜、拜托啦！”

高屋敷对着斧高的背影喊道。鉴于少年此刻的心境，他本想再说些别的话，但是传话的任务除了斧高无人可托。

（接下来——）

他沉思片刻后走出媛神堂，首先询问兰子从车站到此地大约耗时多久。其结果，他姑且做出了判断：虽然细节部分还需要讨论，但目前看来，她似乎没有作案可能。

“好了各位，我有事想拜托你们。”

他把三人聚到一起，请竹子和华子分别监视通往北守及南守的参

道，请兰子以媛神堂的出入口为中心对荣螺塔和婚舍进行全面监控。竹子和华子当然不好说完全清白，但现状如此也只能向她俩求助。

“要、要是看见了什么人……”大概是有感于硬被摊派了一项意外之极的任务，竹子的口吻中失去了强悍之气。

“我、我们不、不会有事吧？”至于华子，已经害怕到了极点。

“巡警先生你要做什么？”似乎只有兰子一人头脑冷静。仔细一想，唯有她没见过全裸的无头尸，所以也算是理所当然。

“刚才我已经打发那孩子去我同事那里了。终下市警署马上就会得到消息，支援的人就快到了。”

对于发生在村里的案件，本地的派出所有查案结案的权限。不过遇到今天这种极其不可思议的诡异杀人案，自然是另当别论。

“你的意思难道是要我们等在这里，直到警署的人过来？现在你就应该立刻负责把我们平安送回去啊！”

竹子随即显出一副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样子，手指高屋敷，激烈地抗议起来。看来她又恢复了元气。

（可恶，这女人真麻烦！）

不过幸运的是，当竹子发现戳向高屋敷的指尖上涂抹的指甲油，眼看就要悲惨地脱落时，突然安静了下来，似乎是被转移了注意力。

兰子见缝插针地问道：“那巡警先生你呢？”

她一直很在意自己提出的疑问，想要推动整个话题的进展。

“我要去东守——对了，那里不是有个你也见过的巡警吗？”

“啊啊，是那位年轻的巡警先生啊。”

“他是入间巡警，我这就去叫他。等我们俩回来，就让入间护送你们回一守家。在那里——”

“为什么要去一守家？拜托送我回二守家。华子小姐也想回三守家对吧？”竹子对着高屋敷大发牢骚，又向华子寻求支持。

“我、我、我嘛……只要能离开这、这里，什么地方都……”对华子

来说，去哪里似乎只是次要问题。

“我很想这样做，但入间一个人很难办到，而且稍后我还会对你们进行单独询问，为此也得请你们暂时待在一个地方。”

“明白了。那么就请早去早回，我们在这里等你。”

也许是想避免竹子再次插嘴横生枝节，兰子一边说，一边配合地做出目送高屋敷离去的姿态。

“啊、啊啊……那好，我尽量早点回来。”

一瞬间，高屋敷莫名地差点对兰子敬了礼，不由得心中一慌。虽然他以相当不自然的体态挥动着已抬起一半的右手，进行了掩饰，但结果不但是兰子，连她身后的二人也显出了惊讶之色。

（不知为何有一种讨厌的预感，那个名叫江川兰子的女人会让我们方寸大乱。）

高屋敷一边在参道上疾步前行，一边为今天的事感到困惑。就在这时，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昨天在火车上邂逅旅行两人组的情形，顿觉疲惫不堪。

（说起来，那个叫什么刀城言耶的男人也是作家。果然在爬格子的物种里，怪人大概特别多，全都一个德行。）

高屋敷为自己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至于自家贤妻也是其中一员就只好先不管了。

（如果不尽早回来——）

虽说是女人，但有三个，所以高屋敷认为不必担心会有人袭击她们。不过把她们留在案发现场附近，还是让他极为牵挂。

（不对，什么“有人”啊——从现状来看，无论如何都只能认为长寿郎是罪犯。可就算如此，他究竟从御堂逃往何处了呢？）

高屋敷心中升起了与斧高相同的疑问。从北鸟居口到境内，一直有自己和斧高在来回走动。入间和佐伯按理也在分头监视东面和南面。

（也就是说，人还潜伏在山里？）

由于参道的一侧时有石碑出现，高屋敷想到这里，便对石碑的背后格外留意起来。

（我和斧高的确在北参道来回走过好几次。但是，已发现这一点的长寿郎如果悄悄跟在我们身后，中途躲到适合藏身的石碑后……然后等我们折回从石碑旁走过之后，他再伺机脱身，从北鸟居口逃走。这么想的话……）

他很有可能早就离开了村子。

不过关于这一点，以后有的是时间确认。那套外褂和裙裤十分显眼，而且就算长寿郎在一守家偷偷换了衣服，他的脸可是无人不识、无人不晓的。何况村里人都知道今天有婚舍集会。如果长寿郎从东守大门出去，一定会有人看见。

（追查他的行踪不会太难吧……）

虽然这么想，但是每当有石碑出现在参道旁时……

（但是没准就在那背后……）

高屋敷不由自主地被这疑心所束缚，怎么也无法平复焦躁的心情。

（总之，现在最先要做的是和入间会合。）

他这样告诫着自己，不再去关注两侧的石碑，而是直奔东鸟居口。

然而，当左侧出现一座马头观音大祠堂时，他的脚步缓了下来。不管怎么看这里都是一个极为理想的藏身地。当然了，因此反而不选择这里藏身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穷途末路的人有时也会犯下意想不到的失误。

（只瞄一眼的话，耽搁不了多久。）

高屋敷迅速说服了自己，已然窥见了祠堂的内部。

然而——

难以置信的是，映入他眼帘的竟是一具全裸的无头男尸。

注释

1 .胎内潜行：日文原词为“胎内潜り”。指从佛像肚内或洞穴等黑暗狭窄的地方钻过，是一种源自转世信仰的民俗活动。

第十三章

首无

（长寿郎少爷杀害了毬子小姐？）

斧高奔跑在通往南鸟居口的参道上，同一句话在他脑中反复出现，嗡嗡作响。

（但是，今天应该是他们初次见面啊……）

真有一见面就萌生杀意的吗？把长寿郎视为罪犯毕竟还是不合常理。斧高刚这么想，就立刻意识到了一种可能性：也许长寿郎之前就已有杀害毬子的动机，两人的会面一下就激化了矛盾。

（毬子小姐一直想成为职业作家，但兰子老师反对她自立门户。因为如果她不当《怪诞》杂志的编辑，不再处理秘书方面的事务，就会带来种种不便。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她成了职业作家也未必能以此谋生。换言之，兰子老师不愿意让毬子小姐脱离自己的庇护，而长寿郎则介入两人之间，试图做点什么。）

斧高也很清楚，数月以来这种情形一直在继续。

（话虽如此，要说长寿郎少爷会对毬子小姐起杀心，还是太奇怪了。绝对不可能。）

当然长寿郎未必会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斧高，不过从三人的关系来看，最不可能对另外二人产生那种情绪的，不就是长寿郎吗？

（如果说毬子小姐对妨碍她自立的兰子老师渐渐产生了恶念，倒还好理解。反过来，兰子老师见毬子小姐想要离开，恼恨她恩将仇报，结果发展成了杀意，也可以接受。但是长寿郎少爷想杀毬子小姐的理由，却是无处可寻！）

然而坚信这一点的斧高心中再度生疑，毬子究竟为什么要来参加婚舍集会呢？

（古里家一定是提出了强烈的要求，但毬子小姐早已脱离本家，所

以说一声“与我何干”严词拒绝才合情合理吧。最大的理由可能就是长寿郎少爷热情邀请了她。但也可以稍稍错开日期，没必要非在婚舍集会当天来啊……）

那么，接受古里家的要求参加婚舍集会，毬子能得到什么呢？

（首先，是有望获得古里家的经济援助。对想以作家之身立足于世的毬子来说，这会成为她的最强后盾。）

看来这是最大的动机。

（不过，更能给她切实保障的方法也许是嫁入一守家。继承人的夫人从事写作通常会被斥为荒谬，但长寿郎少爷一定会给予理解，而且只要生下继承香火的男孩，恐怕以富堂翁为首的任何人都不会口出怨言。）

换言之，毬子是真心想来参加婚舍集会。但长寿郎完全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只是把她当作《怪诞》的同仁之一加以邀请。

（唔……这么一来，长寿郎少爷就更不可能杀害毬子小姐了。因为就算她强硬逼婚，长寿郎少爷也没有杀她的必要……而且长寿郎少爷应该还会体谅她的处境，提出给予经济上的援助。也就是说，婚事谈不拢，最终发展成杀人的可能性完全没有探讨的余地。）

然而事实是长寿郎突然从婚舍销声匿迹，留下了毬子的无头尸。

（竹子小姐或华子小姐向竞争对手痛下毒手的可能性呢……）

她们认为古里家的姑娘出身低微，原本就没把她当一回事吧。但不管怎么说，毬子拥有《怪诞》杂志的同仁这一层关系。如果她们中的哪一个担心毬子已和长寿郎建立起亲密关系，也称得上顺理成章。

（但如果是这样，长寿郎少爷为什么会消失呢？）

这时斧高想起了一件事，心里“啊”地大叫了一声。长寿郎离开祭祀堂时，甲子婆没有念咒……正是这个为保护长寿郎才念诵的重要咒语，让斧高在十三夜参礼时于堂外等候了良久。

（毕竟还是头脑糊涂了？）

担心之余，他又突然意识到二十三夜参礼时甲子婆也没有念咒。一阵战栗顿时窜过了他的背脊。

（难、难道没念咒的坏影响现在显现出来了……）

毬子成了全裸的无头尸也好，长寿郎踪迹全无也罢，没准都是淡首大人的作祟所致……不过，甲子婆的咒语曾经防住过那些灾厄……明明防住过——

（不、不可能有……那么荒谬的事。毬子小姐是被杀的。是有人下的手。也就是说，有罪犯存在。）

斧高重整思路。他告诫自己，一定要努力这样进行思考。

（从动机来看，凶手果然是竹子小姐或华子小姐中的一个吧？）

但是，就算其中的一个对毬子怀有杀意，并付诸实际行动，又有什么理由把头也砍下来呢？

（不过，这个疑问同样适用于长寿郎少爷。）

没错，凶手为什么要特地砍下古里毬子的头带走呢？

（首无……）

这个词一浮上心头，斧高就想起了十年前那晚在十三夜参礼中的可怖遭遇，他在井边看到了全裸无头女……同时，他还想起了之后在一守家的某段经历……

刚被一守家收养时，斧高偶尔也会尿床。早在八王子的家里时斧高就已不再尿床，所以他比谁都吃惊。究其原因，恐怕是生活环境的巨变吧。但这个问题可不是光靠吃惊就能解决的。因为甲子婆十分恼怒。即便如此，在他的记忆中，大约到第二次为止，甲子婆还会一边抱怨一边为他换垫被和睡衣。但没多久她就对斧高放任自流了，还说老年人的睡眠比什么都重要，不许来打扰。简言之，就是觉得半夜里照顾他很麻烦。

斧高自己找到替换用的睡衣后，一边在尿湿的垫被旁裹上被子，一边想：一直尿床的话，到了冬天肯定会被冻死的。

现在回想起来就像笑话一样，但当时他真心苦恼过。苦恼的结果似乎不坏，不久之后，就算在半夜里他也能被尿意唤醒。一定是打心眼里对性命难保的担忧，向斧高睡眠中的潜意识施加了影响。

能醒过来固然值得高兴，但另有一份挑战等着他。因为用人的厕所在后院尽头。

当时已经到了一入夜就有少许寒意的季节。如果是在夏日闷热的夜晚，即使上厕所本身让人害怕，也许还能把那阵阵发寒的感觉看作纳凉。当然，斧高应该完全没有那种闲心，因为就算他不愿意，也会身不由己地想起从甲子婆处听来的几个关于厕所的怪谈——讲述时她显然是在欣赏斧高的恐惧反应。不过，只要忍受住精神上的痛苦，往返一次感觉还是比较轻松的。

夏季时或因空气干燥，入夜后仍会使人感到舒爽。即使在漆黑的夜晚，氛围也十分澄澈，活动起来也颇为方便。然而当夏天结束，秋意渐浓时，不仅肌肤能察觉干燥的空气缓缓向阴郁的夜气转变的细微过程，还会陷入一种置身于寒气因而自身活动也日益散漫的感觉。也许这就是只在当地显现的气候风土吧。

第一次在半夜去厕所时，斧高刚走入后廊就立刻胆怯起来。于是他情急之下想迅速地在后廊解决问题。然而尿液击打在地面上发出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大，让斧高吃了一惊，结果他慌忙中止解手，无奈地向厕所奔去。如果有人被声音吵醒并发现了他，不仅会严加斥责，还会向甲子婆告发。这样一来，他明摆着会受到处罚。进入一守家后，他通过亲身体会记住了一句老话：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话是从铃江那儿听来的，其中的含义则是他切身领悟到的。

不过，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斧高一味担心有人起身发现自己，以及随地小便的事败露后受到责骂，幸亏如此，他才得以在刚感到害怕时，就已在后廊和厕所之间走了一个来回。就结果而言，他算是逃过了一劫。

问题出在之后的某天晚上。数日后，同样被尿意唤醒的斧高，被一种绝望的情绪所笼罩。他怎么也不敢去厕所，所以想尽力忍耐。起身明明是为了不要尿床，然而就因为害怕夜里的厕所，他又打算再度入眠。这样的方法当然不可能有用，渐渐高涨的尿意迫使他不得不离开房间，从后廊下到了后院。

此后，也不知斧高耗费了多少时日，才对鼓足勇气去厕所这件事开始习以为常。不，不管过了多久他也没能做到习以为常。他只是在心里想一些琐事，或是相反，让脑中化为一片空白，借此勉强完事。

不久，斧高在半夜里感觉到尿意的次数少了，很快他就能一觉睡到天亮。当然也没有尿床。

然而在经历了十三夜参礼的数日后，斧高突然在深夜醒了过来。起初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醒。但是马上——

（我想撒尿。）

明白的一刹那，久违的绝望感就朝他袭来了。

（怎么办啊……）

斧高心里犹豫不决，但尿意逐渐强烈，看来去厕所是唯一的选择。

他无可奈何地从舒适的被窝里爬起来，披上外套进入走廊，蹑手蹑脚地走上通向后院的后廊。接着，他从搁在置鞋石板上的草屐里挑出一双合脚的穿上，睽违数月之后再一次走进了深夜中的后院。

这时突然刮起了寒冷的夜风。因为已是深秋时节，斧高不禁缩了缩脖子，拢住了外套的前襟。

天色阴沉，几乎没有月光。由于厕所已去过好几次，所以斧高闭着眼睛也能走到。只是一想到要独自在漆黑的夜晚，冒着寒冷的夜气横穿后院，还是会感到忐忑。曾经体会过的恐惧复苏了，脚步怎么也快不起来。

（让我想想……以前是怎么做的……）

以前是怎么在黑夜中走到厕所的呢？想着想着，斧高不觉愕然失

色。他竟然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应该是浮想联翩，努力用赏心乐事来岔开心神，但具体做法却茫然不知。辛辛苦苦习得了窍门，却完全不记得了。他不知如何是好，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境地。

斧高战战兢兢地向厕所那边望了一眼，身后竹林簌簌的摇曳声随风而来，听起来简直就像某个不明物体正在蠕动着拨开竹林。而且他总觉得那玩意儿出了竹林，已潜入到厕所背后，正静候着他的到来。

小解那边的厕所没有门。换言之，撒尿时背部会毫不设防地暴露在外。那期间，那玩意儿会绕到自己身后……只是想一想之后会发生什么，斧高就再也不能向前跨出半步了。

（讨、讨厌……）

不一会儿，斧高全身开始籁籁发抖。这不只是因为夜气冰凉，他的身体对去厕所这件事显出了排斥反应。不对，他立刻明白了，尿意也是原因之一，而且越来越强烈……

（要、要尿出来了……）

明明是为了不尿床才起的身，如果在这里尿出来，可就毫无意义了。大脑虽然明白，可斧高却怎么也挪不动步。更糟糕的是，尿意和不想去厕所的意念正在同比例地增长。他完全没想到还有对着主屋墙壁解手的方法。

身子的颤抖是夜气、恐惧还是尿意所致？此刻的斧高已全然不知。

（对、对啦，如果我是少年侦探团的团员——）

一瞬间，他的脑中浮起了这样的念头。

他想起了江户川乱步的《怪人二十面相》《少年侦探团》《妖怪博士》和《大金块》，长寿郎曾经分几回逮到机会就给他讲这些故事。当然那时的斧高不知道原著的存在。即便如此，他还是为少年侦探团的事迹欢欣鼓舞，甚至梦想自己也能成为团员之一。

不过故事本身也有一点恐怖的内容，所以此时此地联想这些绝非上策，只会起反效果。斧高也没那么做，只是假想自己是勇气非凡的少年

侦探团一员，去厕所是小林芳雄团长的命令。

这一招竟然奏效了。仔细一想，对斧高而言小林少年就是长寿郎，所以效果如神也是理所当然。

去后院的厕所，向隐藏在竹林中的团员发送秘密暗号。这就是交给斧高的任务。

斧高精神饱满地对幻想世界中的长寿郎团长做出回应后，迈步开始横穿庭院。不，这里不再是一守家的后院，而是御屋敷町 [1] 的一角。隐约浮现在前方的四角形黑影也不是厕所，而是用来和负责监视的团员进行联络的秘密小屋。

行进到后院中央时，斧高已完全化身为他所营造的幻想世界里的居民。途中他还捡起几颗小石子，用来代替每一个团员都持有的BD（Boy Detective）徽章，一边走一边逐一丢下。他已是杰出的少年侦探团一员。

假如不是那奇怪的声音传入耳中，斧高想必会在厕所解完手回到房间，再度进入安乐的梦乡。

啪……

斧高的意识被稍稍拉回到现实中。

啪……哗啦……

斧高的脚步略微迟缓下来。

啪嚓嚓……哗啦哗啦……啪……

斧高彻底站住了脚，朝奇怪响声传来的方向转过头。在面对厕所的他看来，声音来自右后方，来自主屋的边缘地带。那里是浴室。

（有人在里面？）

一念及此，斧高就感到一股寒气从背脊直窜而下。不可能有哪个好事之徒，会在柴火早已熄灭的深夜来洗澡吧。

然而——

确实能听到从浴盆里汲水浇洒身子时发出的“沙……”声。

（是谁……？）

斧高的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浴室，别说他所创造的有少年侦探团活跃其中的幻想世界了，就连最令人烦恼的尿意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他突然想去窥探一下，却再次打了个寒战。害怕上厕所，或许只是想象力导致的后果。然而一个不留神，浴室里的某人——或某物，就有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威胁。

即便如此，斧高回过神来却发现自己正向浴室走去。也许是好奇心战胜了恐惧，也许是单纯地想要看可怕的事物，也许是因为他其实受到了某物的召唤。连他本人也完全不明就里，身体却已来了个接近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这时声音已经停止。但凝神细听，还能察知水面起伏的细微迹象。

可能正泡在浴盆里吧。耳边呼啸的夜风令斧高无论怎样倾听浴室的动静，也不能掌握确凿情况。他只能想象，想象着在没有点灯的漆黑浴室里，浸泡在浴盆中的那个身影……

随着离浴室越来越近，“谁在里面”的疑惑，逐渐转变为“什么潜伏在里面”的恐惧。但斧高没有停下脚步。不，他已经无法折回也不能改变前进的方向了，更不用说停下脚步——

“啊……”

他的右脚踩到了某样东西，随即发出了干涩的声响，他冷不防地失声轻呼。低头看去，好像是踩中了树枝。

他忍不住抬起头查探浴室的情况。

某种连他自己也难以理解的情绪驱使着他，仅凭个人的意志根本无法阻止。他承认这一点，但还是想在不为对方所察觉的状态下探个究竟，这个念头勉强平息了内心的胆怯。但是，如果他的行迹已被浴室里的那玩意儿知晓——

哗啦啦……

这时又传来了新的声音。迹象显示，那东西似乎正要从浴盆里出

来。

再磨蹭下去，澡就洗完了。焦急的斧高不顾一切地小跑着靠近了浴室，稍稍打开设置在木板壁下的换气用小格子窗，当场蹲下身，向里面张望。

起初是一片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斧高立刻发现，有某物从左侧徐徐走来，在他的眼前经过。

那是腿。虽然模糊不清，但仍然能看出是两条腿正在交互移动。斧高的目光向上移去，只见大腿根部是湿淋淋泛着微光的毛发所覆盖的妖异山丘。

（女……女人？）

视线继续上移，映入眼帘的是一对娇小却又鼓鼓隆起的乳房。斧高终于确定这是一个女人。

然而，怎么思考也想不出她究竟是谁。无法想象一守家中会有人在这样的深夜出来洗澡。为了满足瞬间抵达顶点的好奇心，斧高决定瞧一瞧对方的脸——

没有头……

虽然人影很模糊，但确实是一个无头全裸的女人横穿了黑暗的浴室。

斧高自觉忍住了冲到嘴边的惨叫声，但也不知真的忍住没有。他保持着下蹲的姿势，缓缓后退远离小窗。感觉已拉开足够的距离时，他悄悄地站了起来，然后留意着不发出脚步声，尽可能快地逃跑。不过，刚从置鞋石板跨入后廊，他就飞也似的狂奔向自己的房间。即便发出的响声吵醒了谁，即便因此被责骂甚至挨打，也都无所谓了。

冲进房间后，斧高钻进了被子，像乌龟一样蜷缩着身子，连一口大气也不敢喘。他惶恐不安地想，首无随时会从身后追来吧，为了寻找自己它会挨门挨户地搜查吧，然后还会走进这间屋子，把自己从被窝里拽出来吧。

斧高就这样颤抖着，也不知过了多久……

突然他陷入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起初他完全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不久他就发现被子异常沉重，与此同时，室内的空气也顷刻阴郁了下来。他感到只有棉被里的那一点点空气是干净的，外面则很污浊。然后——

吱、吱……

斧高听到了那难以名状的可怕声音……不，不如说是他在屋里感觉到了气息一样的东西。

吱、吱、吱……

不知道是什么，但好像正在移动。也不明白要干什么，但能感觉到对方正一点一点地挪动着。

吱、吱、吱、吱……

而且似乎就在被子旁边，就在被子外面，蠕动着……

吱、吱……

不，好像是在被子的周围绕圈……那不明之物，似乎正在垫被四周的榻榻米上爬行。

此时的斧高，脑海中浮现出一幅荒谬的景象。

首无的头，把切断面贴在榻榻米上，像蜗牛或蛞蝓通过时留下痕迹一样，一边画着血线，一边拖拖拉拉地在自己的被子周围绕行。只有头，拖曳着长发，在榻榻米上爬行。

正当这可怖的景象在斧高的幻觉中出现时——

嚓、嚓……

他感到外面的情况起了微妙变化，但脑海中立刻又浮现出不祥的景象。

首无发现斧高已察觉它的存在，于是把一直朝向前方的脸转过九十度，就那样趴在榻榻米上，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躲在被子里的他……这景象实在是险恶之极。

嚓、嚓、嚓……

最终，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声响持续了整个晚上。从中途开始，嚓、嚓的声音和吱、吱的动静交织在一起，化为可憎的无法用人类言语表达的回响，不断冲击着斧高的脑髓。

（呜、呜、呜呜……）

在不属于人类世界的声音的围攻之下，斧高开始感到自己的头有所异变。

（啊……我、我的头……）

他的脖颈变得异常僵硬。不一会儿，头部就背离他的意志，微微向右，随后向左扭曲，紧接着，开始擅自地往前往后活动起来。

“呜、呜呜呜……啊……”

活动逐渐剧烈起来，不知不觉中，被子里的斧高像是发了狂，不停地前后左右摇晃自己的头——

“啊……哈……呜啊啊啊！”

“咔吧”一声巨响在头盖骨中震荡的瞬间，斧高感到自己的头也无力地脱落下来，“啪哒”一声掉在了地上。

“啊啊啊！”

斧高的惊叫在被褥中回响之际，间隔的拉门被打开了。

“你要睡到什么时候啊！”

伴随着甲子婆的怒吼声，斧高被推醒了，这才知道天已大亮。

他慌忙伸手摸向脖子，来回抚摩了数次，试着将头左右摇摆，前后运动，还转了几下。

（没、没出问题……）

刚松了一口气，一转眼强烈无比的尿意就向他袭来。他连忙冲去厕所，喷洒在便池中的尿液之多，使他感慨居然没有尿在被子里。

第二天晚上，斧高又一次被尿意催醒，他毫不犹豫地上一守家人使用的室内厕所解了手。如果被发现，自然会受到严厉斥责，但比起遭遇

首无的恐怖来，这又算得了什么！斧高就是这么想的。

然而行走在漆黑的走廊上也需要勇气。特别是在转过廊角时，斧高打心眼里害怕首无会不会就站在对面，是不是正蛰伏在那里等着自己。幸运的是，由于斧高小心谨慎，没有惊动任何人，此后他也得以一直在主屋解手，一次也没有被抓到。

（话说回来，首无是不是很喜欢给自己浇水？）

十三夜参礼时出现在媛首山的井边，数日后又在一守家的浴室出没。两个场所的共通之处是有水。

但这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呢？在井边目击到首无，斧高认为那是因为当晚有十三夜参礼。然而说到在一守家浴室的那次经历，比较自然的想法应该是首无很久以前就已出现，只是他不知道而已。以前斧高半夜上厕所的时间和首无出现的时间不一致；或是首无其实早在出没，但他没有察觉。这两种解释都说得通。

不过，之后要是没有发生任何事，也许斧高就会想浴室里的首无只是偶然在那时出现，或者相信一开始就是他看错了。

然而就在几天后的傍晚，他亲眼看到甲子婆双手捧着一件被布巾盖住的奇怪物品，消失在主屋背后。看她的举止像是有意避人耳目。那里只能通往一周前铃江毫无预兆地把他拉去密谈的场所。除了几乎不用的别栋仓库，那里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无法通往任何地方的荒僻之所。

（她进不启仓干什么……）

斧高立刻跟上去，刚巧目睹了正要进入仓库的甲子婆。被不期而至的风吹卷起来的布巾下，不知为何竟是一份齐整的饭菜。

（啊……）

两件事当即在斧高脑中被联结起来。

首无栖身于一守家的不启仓，一到半夜就会去浴室洗澡……

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个想法当然也被纠正了。不，应该说只是被一种更生动的想象所取代，即一守家的不启仓里住的或许是精神失常的妃

女子，一到半夜就会去浴室洗澡。斧高做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解释。尽管他无法说明妃女子为什么没有头……

不过，别说首无之谜了，对于妃女子的怀疑斧高也没打算调查。甚至没去证实甲子婆是否每天都会去送饭。因为妃女子如果真在不启仓生活，那对一守家来说可是一个惊天大秘密，窥探这种事无异于自取灭亡。

铃江说过——

“有些事就算当时不懂里面的意思，后来也会想通。所以嘛，要是我觉得什么事有古怪，就会先记着再说。”

“光看表面可不行。凡事必然有另一面。”

但是，她可没说要主动去触碰那些事。当年斧高年纪虽幼，但对铃江的言外之意，也许已有深刻的理解。

（该不会是妃女子小姐……）

杀害了长寿郎的相亲对象毬子，砍下了她的头吧——从往事的回忆中一口气返回现实后，斧高不禁这样想到。

他重新做了思考：也就是说，十三夜参礼那晚从井里捞出来的无头尸是铃江。而且至少富堂翁、兵堂、长寿郎和甲子婆知道妃女子是凶手，一直窝藏了她整整十年。

当然一切都是纯粹的想象，可以确定的只有甲子婆拿着饭菜进过不启仓的事实。不过，假如妃女子还活着并杀害了毬子，就能解释长寿郎为什么失踪了。恐怕他是和妃女子在一起行动，以帮助她逃走。

（该不该把不启仓的事告诉巡警先生呢？）

正自烦恼之时，南鸟居已出现在参道的前方。

然而，因为斧高要把高屋敷委托的口信准确无误地传达给佐伯，还要回答对方的种种疑问，所以已经竭尽全力，顾不上心里的烦恼了。至于妃女子的事，他压根儿无暇提及。

传完话，结束了暂时监视南鸟居口的任务后，斧高飞快地向媛神堂

跑去。杀害毬子的是谁，为什么她的头被砍下——想探听的事堆积如山，但最想确认的还是长寿郎是否平安。

可惜世事无常，等待斧高的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有一具无头男尸被发现了，应该就是长寿郎。

注释

1 .御屋敷町：公馆、宅邸密集的街区。江户川乱步笔下的少年侦探团主要活跃于东京麻布的屋敷町。

第十四章

密室山

在通往东鸟居口的参道边的马头观音祠中发现全裸无头男尸后，高屋敷忙得不可开交。

媛首村发生命案——假设十年前的怪事并非杀人案——还是第一次，进而在见到被害者的尸体之后没过十分钟，就发现了第二个牺牲者，转眼演变为连环杀人案，所以高屋敷忙得要命也理所当然。再加上两者都是无头尸这一特异之处，他的脑中都快被问号占满了。

起初高屋敷还以为全裸男尸的头钻在衣服里，仰面朝天倒在地上。但他随即发现，按理罩着头的衣服下奇怪地凹进去了，战战兢兢地拿警棍前端挑起衣服一看，没有头……

第二具无头尸的出现，真是让高屋敷不知道有多吃惊。

即便如此，他还是按照原先的计划，把案情告诉入间，在东鸟居口设下青年团的监视人员，然后携刚好现身的村医伊势桥，一行三人回到了马头观音祠。在伊势桥检查尸体期间，他又拜托入间先一步赶赴媛神堂，保护兰子等人。只把女人留在那里，毕竟还是让人担心。不过，他预先叮嘱对方别和任何人提起发现新被害者的事。

伊势桥断定尸体还非常新鲜，最多死了三四十分钟。闻言高屋敷惊呆了。

（这不就是江川兰子从这条参道去往媛神堂的时间段吗？那女人果然可疑。）

虽然起了疑心，但他马上想到兰子绝对不可能杀害毬子。

（不，必须完全落实她的不在场证明后，才能做此判断。）

他告诫自己，这里应该按部就班地进行调查。

“嗯……这具尸体……”

伊势桥突然沉吟起来。

“怎么了？”

“呃……好像头被砍下来的时候人还没咽气——”

“你、你说什么！”

“从肩膀以上……这是裙裤吧，盖着这东西是为了不被溅出来的血淋到吧。”

“你的意思是那时被害者还活着？”

“啊，我认为是头部被袭击后，昏了过去……至少是身体不能动了，不过人还没死。从颈部切断面的出血量来看，不会有错。”

令人心惊胆战的事实让高屋敷的身体不禁哆嗦起来。但是，不能再磨蹭下去了。他决定等终下市警局的搜查组到达后再进行正式检查，于是催促着伊势桥向媛神堂赶去。

刚接近境内，就见三个姑娘正围着入间，还看到了夹在她们中间的斧高。

一刹那，高屋敷有一种极为不祥的预感。遗憾的是预感似乎非常准确，认出他的竹子率先嚷了起来：

“长寿郎少爷也被杀了，是真的吗？”

高屋敷瞪了入间一眼，而对方垂下眼皮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他大概是受到三人特别是竹子的逼问，万般无奈才说出口的。但是，竹子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对巡警刨根问底，所以肯定是入间的态度很奇怪，使得对方有机可乘。

“这个还不清楚。”

“但那具无头尸是男性，不是吗？”

连这个都说了？高屋敷再次瞪视入间，生硬地作了回答。而竹子则不依不饶地向他确认道：

“还是个年轻男人对吧？”

“没错，但因此就说是长寿郎也——”

“那你说还会有谁？”

“接下来我们就会进行调查。听我说，现在我请求各位协助。请你们立刻动身，和入间巡警一起去一守家。”

高屋敷说出了明确的要求，又指示入间转告富堂翁和兵堂，请一守家做好接纳搜查组的准备。同时他再次嘱咐入间，案情自然需要说明，但务必点到为止，尽可能压在最小范围内。

“斧高，你给入间巡警打个下手——”

话到中途，他终于发现斧高始终一言不发，只是凝视着自己的脸。

高屋敷一惊，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斧高轻轻点头，又微微摇头，然后侧着头似乎有话要问。换言之，他想通过这种单纯的动作询问高屋敷，那具全裸无头男尸是不是长寿郎。

一瞬间高屋敷打算佯装不知，但看到少年真挚的目光，还是自然而然地点了头。不过，他随即把头一歪，表示这一点并未完全得到证实。

幸运的是，斧高似乎全都理解了。他向高屋敷重重点了点头，对入间说“我来带路”，对客气的兰子道了声“没关系，我来”后，拿起她的旅行包，带领众人走上了通往北鸟居口的参道。

竹子还想盯住高屋敷不放，虽说迟了点，但入间总算是打断了她。加之又有兰子的催促，她只好老老实实地出发去一守家了。

（哎！看这情形，问口供可够呛啊。）

目送五人背影远去的高屋敷在心中叹着气，随后和伊势桥结伴步入了媛神堂。

医生似乎听说过荣螺塔的事，但仍然吃惊不小，他接二连三地提出各种问题，令高屋敷非常困扰。医生看起来比他年长十岁左右，大约在五十岁上下。可能是因为战后才进的村，对秘守家的事所知甚少。要满足他的好奇心还真是件苦差事。

不过这也仅限于在进入中婚舍里间之前。伊势桥一见无头尸，就突然停止了聒噪，从此只顾专心验尸。

“怎么样，医生——死后过了多长时间？”

“怎么说呢，一个半小时……大概吧。”

“四点四十分左右啊。”高屋敷看着手表低声念叨。

“我想这个女人多半是一死就被砍掉了头。刚才那具男尸也是，身上都没有外伤，所以不是头部遭到击打，就是被勒住了脖子。”

“这么说，凶手是男人？”

“唔……由于还不知道杀人手法，所以一切都很难说，但砍头这种事女人也能做到啊。先前那座祠堂里有一把沾满血的斧子，如果是那种东西，女人也用得了。而且两处的被害者不是一刀断头，都是被斧子砍了好几下才掉的脑袋。”

正如伊势桥所言，马头观音祠里留有一把斧子，可能就是它制造出了两具无头尸。换言之，罪犯多半是从第一次行凶的中婚舍现场带出了斧子，到马头观音祠实行了第二桩命案。

“扼要来说，就是一开始凶手就打算实施连环斩首杀人案吗？”

“嗯。斧子被随意丢弃在第二现场，由此可以认为罪犯事先就知道在那座祠堂需要斧子。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拿斧子过去当杀人凶器，但不小心的话可能会被大量溅出的血喷一身。”

“这里也好，祠堂也好，除了砍头处的周围，别的地方就找不到血迹了。也就是说，罪犯没用斧子袭击被害者头部。”

“看来是。”

“可凶手却特地把斧子带进了祠堂，仿佛最初的目的就是砍下被害者的头……”

“啊？你是说，杀人本身是次要的？”伊势桥从尸体旁猛然抬起头，似乎极为震惊。

“当然一砍下头，人自然就死了，但是——”

“原来是这样。说得荒唐一点的话，斩首后就算被害者依然存活也无所谓，只要能砍下被害者的头带走，罪犯就满足了，目的就达成了——你是这个意思？”

“是的……啊不，这想法毕竟太疯狂了。”

“怎么说呢，至少那个男的，凶手可是急着把头砍下来的，甚至连人断气都等不及呢。”

伊势桥的脸上初次浮现惊悚之色。他连续检视了两具无头尸也没有任何感觉，但一想到罪犯的疯狂心理，可能就突然害怕起来了。

高屋敷姑且请伊势桥做完目前能做的事，接着又返回马头观音祠确认是否有异常情况。然后他向正在东鸟居口负责监视的青年团请求支援，在祠堂前也同样布下了监视人员，进而又向媛神堂派去了援手。当然他事先已拜托伊势桥在接替者到来前，一直留在毬子身边。

（终下市警署的搜查组来村子还需耗费很长一段时间。这期间有必要大致确认一下尸体的身份。此外还必须先对相关人员的活动情况做个汇总。）

高屋敷安排好整套保护现场的工作后，向一守家赶去，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

虽说早有预感，高屋敷也架不住一守家迎接他的富堂翁、兵堂、甲子婆甚至佥鸟郁子的连番发问，每个人都激动得溢于言表。他正要想方设法劝解众人，不料竹子在别的房间听到喧哗声后也来加入战团，情况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

“各位！请听我说！”

高屋敷大喝一声，让众人暂时闭上了嘴。

“可以听我说了吗？如果不知道被害者是谁，警察也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必须先弄清这一点。请问谁能确认长寿郎君和毬子小姐？”

他赶在有人再度开口前，以一种循循善诱的方式，缓缓地高声发问。

“看到赤裸的长寿郎少爷也能辨认出来的，只有老身一人吧。”

甲子婆简短作答后，富堂翁和兵堂无声地点了点头。

“藏田婆婆当过乳母，确实没问题。”

话虽如此，但是该不该让一位早已年过八旬的老婆婆看无头尸呢，高屋敷还是有点犹豫。然而，怎么想也不觉得另有合适的人选。这时，他的目光在斧高身上停住了。

（对了，他不也是离长寿郎最近的人吗？）

就在他打算拜托斧高确认尸体时，甲子婆斩钉截铁地说道："长寿郎少爷的最后时刻，就由老身来好生照料吧！"

她态度激昂起来，语声近乎叫喊，似乎已从高屋敷的表情和视线运行中察知了他的顾虑和想法。

"巡警先生，请您按照甲子婆说的做好吗？"

意外的是，富堂翁竟向高屋敷低下了头。也许他是想起了聘请甲子婆的初衷，打算让她负责到最后吧。

"明白了。那么确认长寿郎君一事，就拜托藏田婆婆——"

"毬子小姐由我来确认。"

兰子倏地举起手，众人的视线齐刷刷集中到了她身上。

"嗯，由你……来？"

把确认身份这一重要任务交给目前还是嫌疑犯的江川兰子到底行不行？高屋敷很烦恼。就在这时，富堂翁又一次开口道：

"就算特地从古里家叫个人过来，谁知道能不能辨认出这个离家出走多年的姑娘。"

"这话倒是没错，不过——"

"巡警先生正在怀疑我啦。"

兰子直率的话语，让众人喧哗起来。

"啊，我并没有这种意思——"

"无所谓了，这是你的本职工作嘛。毬子姑娘的左胸侧有三颗黑痣，看上去就像一个等腰三角形；然后右腰骨上方有四颗黑痣，那是——唔，我在纸上画一下吧。另外还有几处标记，能够证明是她没错。"

没等高屋敷说行还是不行，兰子已经拿出笔记本，撕下一页，开始详细描画毬子的身体特征。

她的言行似乎让甲子婆等人情不自禁地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们大概很吃惊，就算都是女性，可兰子对毬子的身体细节也未免太了解了。不，不光是甲子婆，高屋敷也一样吃惊不小，只是他吃惊的意义完全不同。

（她俩的关系果然不一般。）

妻子妙子在给他看同人志《怪诞》时，也曾说过文坛中流传着江川兰子和古里毬子是同性恋的风言风语。但妙子又说，她觉得这是因为两人避人耳目、同居一处，又是那样的写作风格，所以才有人捏造出这种丑闻——照妙子的说法，这是“误解”。妻子支持《怪诞》的运作，所以更愿意往好处理解吧。

（啊，想必两人一起去澡堂的机会也很多——可是在一般情况下，真能这么了解对方的身体细节吗？）

高屋敷突然联想起妙子的裸体，年纪不小了却还是羞红了脸。

（且慢！假如眼前有一具全裸的无头女尸，让我确认那是不是妻子……我能自信地做出判断吗？）

他立刻认真地思索起来。他觉得自己能认出来，同时又感到很难断言。

（抑或女人会很在意同性的体态？所以平时就会无意识地观察，于是就知道了黑痣的位置和形状？）

高屋敷正试图做出解释。然而，他扫视了兰子递来的笔记内容后，一瞬间——

（不，毕竟还是太详细了。）

他确信两人的关系非比寻常。杀害毬子的动机就隐藏在其中吧。毬子参加婚舍集会和长寿郎相亲这件事，让兰子妒火中烧了吧。

高屋敷端详起江川兰子来，留意着不流露出疑心。接着他请求兵

堂、甲子婆、佥鸟郁子以及兰子同行，与伊势桥会合后，一起回到了媛首山。

太阳早已下山。走过被黑暗笼罩的参道，在有无头尸恭候的媛神堂婚舍和马头观音祠之间穿梭，确认尸体身份，这种行为实在是让人心惊肉跳，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一起行动的成年人虽有六名之多，现场又有负责监视的青年团成员，但高屋敷还是觉得御山的黑暗深处十分可怕。当然他没有在神色上泄露出来，但是，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想到这里，他的上臂就起了鸡皮疙瘩。

（斧高六岁时就敢来这种地方，真是难为他了……）

事到如今，高屋敷不仅由衷地钦佩斧高，还体会到了他对长寿郎的感情有多深，突然就觉得确认身份的工作好残酷。不过，他提醒自己，这是他的本职工作。

抵达中婚舍后，他一手拿着兰子的笔记，和伊势桥一起仔细检查了那具无头尸。最后判明，几乎所有的特征都与笔记中的描述吻合，如出一辙。为慎重起见，高屋敷又请兰子来亲眼辨认，结果她一口断定这就是古里毬子没错。

“啊……”

甲子婆闻言，深深叹了一口气，随即两手拨弄着念珠诵起经来。现场的众人都效仿她，向遗体合掌。

然后，一行人来到了马头观音祠。意外的是，确认无头尸的身份竟大费了一番周折。因为甲子婆不做明确的断言。

“怎么样？请您好好看看。”

高屋敷把她叫到尸体旁，请她说明有什么地方可做确认。尸体上本应有头部的地方被席子掩住了。

尸体虽是男性，但肌肤白皙，体态也很纤细，怎么也看不出是二十三岁的男人，至少不是一个体力劳动者的身体。所以要说村里有谁符合条件，显然只有长寿郎一人。而且最重要的是，鉴于案发时媛首山的状

况，也能明白被杀害的男性只可能是他。

所以甲子婆只是从尸体的颈部到脚尖扫了一眼：

“是长寿郎少爷。”

她的话一出口，高屋敷只是在心里默念了一句“果然如此”，满以为身份已经确认完毕。

“没错是吧？”

这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询问。回答当然会是“是”，因此高屋敷并不在意对方会有什么回应。

然而不知为何，甲子婆突然用毫无自信的语气应道：“我想……是。”

“哎？怎么回事？这具遗体是长寿郎君没错吧？”

“啊……所以说嘛，可能是——”

“请、请等一下，藏田婆婆您是说他可能不是长寿郎君？”

“不，我可没那么说……”

“但也不能断定就是长寿郎君……是这意思吗？”

“唉……巡警先生，因为毕竟没有头啊。”

“不、不，所以我才请您来细看遗体，确定是不是他啊。”

“嗯，我看了。”

“那结果呢？”

“我想是长寿郎少爷。”

“也就是说，能确认这具遗体是秘守长寿郎，没错吧？”

“嗯……我想是，不过……”

这样的对话重复了无数次。陷入困境的高屋敷向兵堂求助，兵堂却说甲子婆不能确定的事他也无能为力。问佥鸟郁子，她也犹疑不决无法断言，只是说看起来像是长寿郎。

（就算这两位不行，可——）

甲子婆为什么拒绝进行彻底的确认呢？高屋敷实在不能理解。像什

么黑痣的数目和位置之类的身体特征，曾经当过长寿郎乳母的她应该很了解啊。

（也许是她不想承认长寿郎的死？）

这一点他也考虑过，但看看甲子婆此刻的模样，总觉得她已彻底进入达观境界。至少可以感觉到，她完全接受了长寿郎已死的事实。

（那么，为什么……）

就算继续追问甲子婆，也只会演变成相声似的对话。做出如此判断后，高屋敷决定返回一守家。

“诸位辛苦了。”

他表示要打道回府。甲子婆的脸上明显浮现出安心的表情，一副想要尽快离开的架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本以为祠堂的尸体辨认会比中婚舍更容易完成，谁知进程完全出人意料，令高屋敷感到束手无策。他甚至想还不如说不是长寿郎呢，这样反倒明明白白。

然而，他很快就会知道甲子婆不彻底证实无头尸就是长寿郎的惊人理由。那实在是令人震惊，怎么也难以置信的奇异理由……

只是当时的高屋敷有很多事要做。他决定维持现状，姑且把身份确认工作放一放。回到一守家后，他马不停蹄地开始询问相关人员的情况。在搜查组到达之前，他想整理出婚舍集会进程中各主要人物的行动和时间线，并记录下来。

最后，时间表完成如下：

婚舍集会中相关人员的行动

两点

二守家的竹子和三守家的华子到达一守家。

高屋敷在北鸟居口，入间在东鸟居口，佐伯在南鸟居口，开始了各自的巡逻。

两点半

古里家的毬子到达一守家。

两点四十五分

三位新娘候选人进入祭祀堂。

三点十五分

穿戴和服与藏青色头巾的竹子离开祭祀堂前往媛神堂。

三点二十分

穿戴和服与灰色头巾的华子离开祭祀堂前往媛神堂。

三点二十五分

穿戴和服与茶色头巾的毬子离开祭祀堂前往媛神堂。

三点半

纮式出现在东鸟居口，被入间逐回。

三点四十五分

长寿郎离开祭祀堂前往媛神堂。

三点五十分

斧高进入媛首山。

四点

长寿郎进入媛神堂。

江川兰子在铁路终点站滑万尾站下车。

四点十分

长寿郎进入后婚舍，为竹子泡茶。

四点二十分

长寿郎进入前婚舍，为华子泡茶。

四点三十分

姑且认为长寿郎进入了中婚舍。

四点四十分

可以认为毬子遇害、头被砍下，就发生在这一刻前后。

江川兰子在木炭巴士终点站喉佛口下车。从那里进入媛首村的东大门，向媛首山的东鸟居口进发。

五点前

斧高与高屋敷会合。

五点

入间在东鸟居口见到了江川兰子。

五点过后

竹子进入中婚舍，发现了一具全裸无头女尸。

当时她为找长寿郎，从荣螺塔一路寻到媛神堂，但没有见到任何人的身影。

五点十分

竹子在前婚舍与华子会合，两人进入了中婚舍。

五点十五分

可以认为长寿郎遇害、头被砍下，就发生在这一刻前后。

江川兰子在马头观音祠前，感到前方似乎有人。

五点二十分

竹子和华子从媛神堂出来。

五点二十五分

江川兰子到达媛神堂，遇到了竹子和华子。

高屋敷和斧高在那里与她们会合。

五点四十分

高屋敷查过媛神堂和荣螺塔后，在中婚舍见到了全裸无头女尸。

五点五十分

高屋敷在通往东鸟居口的参道中途的马头观音祠中，发现了一具全裸无头男尸。

之后，高屋敷等来了终下市警署的搜查组，并遵照大江田队长的指示，在青年团的协助下，继续对媛首山的三个出入口严加监视直至翌日清晨。在此基础上，警方一早就毅然展开了搜山行动，但并未发现可疑人物。此外，他们判明三条参道的两侧都没有人通行过的痕迹。向西延伸，通往日阴岭的道路也是如此。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凶手从日阴岭进入媛首山，沿西路成功侵入媛神堂杀害了毬子，再奔赴马头观音祠杀死长寿郎，最后沿来路返回。

不过，警方对岭中的险峻地形和来去的整个行程进行探访后，决定目前先剔除这种可能，因为工作量实在太大了。更何况凶手从祠堂折回的时候，竹子、华子或江川兰子按理会发现他的行踪才对。而山岭附近完全看不到有人通过的痕迹，也起了推动作用。

换言之，案发当时媛首山又一次成为巨大的密室，就像十年前的十三夜参礼那样……

第十五章

秘守家的人们

婚舍集会后，在媛首山发生双重无头杀人案的翌日下午，秘守一族全员会聚于一守家的里厅。

这景象委实异常。此时此刻，提供给警方的别室中挤满了终下市警署搜查组的人，他们还在勘查现场并对媛首山进行全面搜查；两具无头尸则已被运往大学医院，即将进行解剖。而众人聚集在一守家的目的，却竟然与接任兵堂之位的秘守家继承人有关。

（长寿郎少爷尸骨未寒……）

被甲子婆命令在末席就座的斧高，终究没能按捺住满脸不快。

把自己的孙子和儿子仅当作一族继承人看待的富堂翁和兵堂，把抚育亲骨肉的事务全盘托付给乳母，丝毫不尽母亲职责的富贵——这几位心态有问题的人姑且放到一边，至少甲子婆会由衷地为长寿郎之死悲伤吧。斧高是这么想的，然而从昨天到现在，从她的神态中几乎看不出类似的情绪。

（也许是因为太悲伤了？）

也可以认为，甲子婆的臭脾气让她忌讳在别人的面前掉眼泪。

（没有断言那具尸体是长寿郎少爷，也是因为承认少爷已死是非常痛苦的事吧。）

昨天，斧高被高屋敷叫到暗处，当他听说了甲子婆的可疑言行时，就把一瞬间产生的朴实想法说了出来，高屋敷也大致认可了。只是亲眼看见甲子婆的反应并和她进行过对话的巡警，好像觉得其中还隐藏着某种别的意味。他问斧高可有头绪，但斧高怎么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那时斧高当然不可能想到，他很快就能知道真正的理由，一个出人意料的理由。

“所有人都在这里了？都到齐了吧？”居于上座中央的富堂翁，环视

着众人的脸庞开口问道。

“是，秘守家的主要人物都到齐了。”

兵堂立刻应声表示了肯定。从斧高的角度看，兵堂正坐在富堂翁的左侧。

从他俩并排端坐的上座的左右两侧，直到斧高所在的下座，秘守家众人分成两列就座。安排座次时还有过一场纷争，最后富堂翁一声令下决定了一切。

首先，从富堂翁的左侧往下是兵堂的妻子富贵，接着是甲子婆，然后是富堂翁最大的妹妹三守婆婆二枝、二枝战死的儿子克棋之妻绫子、参加过婚舍集会的次女华子、三女桃子六人。身为用人的甲子婆比三守家成员更居上位，由此可见她在一守家的地位。

至于相对的另一列，从兵堂的右侧往下是富堂的姐姐二守婆婆一枝夫人、她的儿子纮达、纮达的妻子笛子、夫妇二人的次子纮弌、参加过婚舍集会的长女竹子，以及江川兰子六人。

列尾空开了二人份的座位距离，在两列之间并排坐着的是佥鸟郁子和斧高，形成了斧高与富堂翁、郁子与兵堂相对而坐的局面。

换言之，全员坐成了短边二对二，长边六对六的长方形。

“富堂先生，讨论开始前我要提一个问题，这里为什么会有外人在场？”

从众人齐聚里厅开始，一枝夫人似乎就已心生不满，她措辞恭谨地用恶狠狠的语气发出了疑问。对她来说，富堂是弟弟，但更是秘守家的族长，所以称呼他时通常会加上“先生”二字。

“啊，是指江川兰子小姐？是这样的，交谈之下我才知道她跟古里家的毬子关系相当亲密，所以嘛，就请她以代理人的身份参加了。”

“那就应该把嫁到古里家的三枝和毬子的双亲叫来——”

“光是叫他们就得花不少时间。况且这种聚会也没必要非请古里家的人来，这一点姐姐也很清楚吧。”

“既然是这样，还要代理人什么的——”

“特地叫个人来当代理？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只是，侥幸有这位江川兰子小姐在，如果能请她参加我们的会谈，日后把会谈内容传达给古里家，就再方便不过了，不是吗？”

“但是富堂先生，像这样的外人——”

“烦死了！以前就是这样，不管我做什么事，姐姐都会反对——”

“此一时彼一时——”

“不都一样！”

在富堂翁的一声断喝下，江川兰子的参加终于得到了认可。当然一枝夫人看来尚未接受，不过，或许她已经放弃了，知道再坚持下去也无济于事吧，她只是一言不发地背过脸去，不再看弟弟。

（二守婆婆生气也是情有可原的。）

斧高对一枝夫人绝对谈不上好感，但此时此刻倒也赞同她的意见。

（和毬子小姐再亲密，兰子老师也只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外人啊。）

而且最近她和毬子的关系，应该用颇为险恶来形容。最重要的是，根本无从保证她会负责把讨论结果传达给古里家。她又没有这个义务。

（是兰子老师讨得了富堂翁的欢心……）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但他立刻推测事实也许并非如此。因为兵堂正用好色的目光，时不时地打量兰子。

（原来如此。老爷在老太爷那里吹了风！）

在这位生平初次得见的男装丽人面前，兵堂的好色心恐怕又在蠢蠢欲动了。或许是为了留兰子在一守家，久一点是一点，所以他才把她牵扯进来。兵堂这人，完全可能做出这种勾当。

富贵瞪着丈夫的丑态，目露凶光。不，不仅仅是她，曾被铃江指认为兵堂私通对象的二守家笛子，也向曾经的情夫投射出冰冷的视线。不过，当事人兵堂却不顾妻子和老相好的注视，他看着兰子，完全没有中

止的意思。

然而，仔细观察之后斧高就发现，意味深长地看着兰子的似乎不止兵堂一人。从先前开始，二守家的纮式也眼神奇异地注视着她。

（但愿事情不会搞得一团糟。）

“唔——我还是退席比较好……这里就留给秘守家的诸位——”

“哪里哪里，你不用操心。秘守家族长已经允准，还请你继续在此安坐。”

就像是为了证实斧高的想法似的，兰子和兵堂在他眼前进行了这番交谈。

“是啊是啊，这种场合有时也需要听听局外人的冷静意见嘛。”

从来不听别人意见的富堂翁，说着说着就笑了起来。想来他无从得知儿子为满足色欲利用了他，但出席者中有若干人和斧高一样立即洞悉了事实。但这件事无法加以证明，而且只会徒然惹恼富堂翁，所以谁都不吭声。虽然他们会在暗地里嘲笑……

（不祥的感觉！）

即使没有围绕江川兰子引发的纠纷，从一开始里厅的气氛无疑就是险恶的。现在又加上她的事，氛围确实变得更奇怪了。

“那么富堂先生，关于秘守家继承人——”

一枝夫人突然直指核心问题。也许她已经想通了，只要无视兰子就行。

“长寿郎少爷惨遭不测，已经无法继承一守家，现在秘守三家的男子就只有族长富堂先生，一守家户主兵堂先生，二守家户主纮达和他的儿子纮式四人了。”

一枝夫人的脸对着富堂翁，但所有人都明白，她的意图是要把这四人——尤其是后二人的名字说给在座的每一个人听。

“当然，由于我和兵堂先生年纪相仿——”纮达立刻接过一枝夫的话头，继续说道，“我从来没想过今后当继承人。况且富堂翁精神矍铄，

秘守家目前颇为安泰。只是话虽如此，总有一天需要更新换代。今后的事还得托付给年轻人。这么一想，我就觉得坐在这里的犬子纮式虽然不才——”

“姐姐。”侧耳倾听的富堂翁似乎把这些话视为一枝夫人所出，“你认为那边那个纮式是当秘守家族长的料吗？”

“什么料不料的，想想继承人的问题，还有谁——”

“不，这个问题先稍微放一放——我问的是，如果纮式做一守家户主，最终当上秘守家族长，究竟会光耀门楣呢还是会招来灾祸呢？这件事，可以说关系到秘守家的安危存亡。”

“什……”

纮式的脸色一下就变了。虽然不用旁人指摘他也知道自己不成器，但在亲戚面前遭受如此露骨的贬损，还是让他怒气冲天。眼看他随时都会跳出座席去揪富堂翁。

这时，一枝夫人用从容不迫的语声道：

“真遗憾，这孩子确实有点靠不住啊。”

“母、母亲！你说什、什么——”

看到一枝夫人干脆利落地承认下来，纮达慌忙要插话。

“你这样成何体统。有什么好慌的？”然而，一枝夫人面容严肃地斥责了儿子，随即表情一变，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容，“不过，富堂先生——秘守家可是历来都立男子为继承人，而且规定由一守家的直系男子继任、治理全族的。”

“是啊，姐姐。”

“但在一守家无男的情况下，担此重任的自然应该是二守家或三守家了。不过，三守家唯一的男人克棋为国捐躯，他和绫子膝下的铃子、华子和桃子又都是女孩，没有男孩。而另一边，二守家蒙老天爷眷顾，户主纮达依然健在。虽说是为了报效祖国，孙子纮式的战死仍令人痛惜不已，幸好弟弟纮式还在这里。不用我特意说明了吧，秘守家继承人的

状况不是显而易见吗？”

“原来如此。换言之，今后一守家和二守家的立场会完全颠倒，所以要我老老实实地把一切都交出来——是这意思吗？”

针对发言讥诮的一枝夫人，富堂翁用直言不讳的方式予以回击。但是，一枝夫人也毫不服软，继续用那种口吻说道：

“不，正如纮达所说，富堂先生还精神得很嘛。必要时若能有您从旁指点，我们也就有底气啦。”

和内容相反，她的话语中显然含有逼对方退位的意思。话一出口，厅内立刻喧哗起来。众人尚未成声的思绪已然纷至沓来。

然而，富堂翁本人故作镇定似的悠然说道：

“甲子婆婆啊，你确定在御山的马头观音祠发现的那具无头尸就是长寿郎吗？”

“不，老太爷。我对巡警先生说过‘我想是’，但绝对没说那确实是长寿郎少爷——”

“对啊对啊，也就是说，长寿郎有可能还活着呢。”

嘈杂的厅内顿时鸦雀无声。在斧高看来，兵堂以外的所有人表情都很奇特，他们一味将视线投向富堂翁和甲子婆，似乎在问“你们究竟想说什么”。

“长寿郎少爷没死……”不久之后，一枝夫人自言自语似的低声念叨起来，随即又道，“那么在御山发现的无头尸究竟是谁？是哪里的人？我听说三个鸟居口一直有三位巡警在监视。换言之，进入山中的男子只有长寿郎少爷一人。不管怎么想，那具遗体都是长寿郎少爷啊。总之甲子婆婆——”

“甲子婆婆本人不是说了吗，她还不能断定无头尸是长寿郎。”

“是啊，所以我才问如果是这样，那么遗体究竟是谁的？”

“这种事我哪知道！查明无头尸的身份是警察的工作。因为警察问是不是长寿郎，所以甲子婆回答说‘我想是’。因为警察追问是不是绝对

没错，她就回答说没那个自信。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富堂翁的怒喝仅限于最初几句话，他的语气里渐渐透出了令人厌恶的嗤笑声。

（原来如此！甲子婆对身份确认一事模棱两可，就是因为预见到了这场关于继承人的骚动。只要长寿郎少爷有万分之一的幸存可能，那么秘守家的继承问题就会被搁置起来，直到弄清他的生死为止。）

虽然这是一般人怎么也无法想象的动机，但长寿郎疑似遇害的次日，全族人就这样汇聚一堂商讨继承的候补人选。看到如此现实，斧高倒也能勉强理解甲子婆的谨慎了。

“扼要地说，就是这么回事吧——”不愧是一枝夫人，看来已经迅速洞悉了一切，她以紧追不舍的态势问道，“在证实遗体是长寿郎少爷之前，不提继承人一事是吗？完全不谈搁置一边是吗？您是这个意思？”

“差不多吧，姐姐，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富堂先生，使出这种缓兵之计来，你不觉得丢脸吗？”

一枝夫人终于勃然大怒。

“想想御山昨天的状况，任何人都会认为那遗体八九不离十准是长寿郎少爷没错，这想法很正常吧。而且甲子婆婆，就算是没有头你也不可能认不出长寿郎少爷，不是吗？当然，你是为一守家考虑，才说出这种话的吧……只是啊，这么一来，不管过多久也抓不到杀害长寿郎少爷的可恨凶手啦。”

“那是警察的工作。我们只管祈求长寿郎平安无事——”

“还在装傻！”

“那么，姐姐的意思是长寿郎还是死了比较好？啊啊，原来如此，对二守家来说这才是正中下怀啊。”

“你到底在说什、什、什么……说什么不好非说这种话，真是的！好吧……你听着，我可不会让你偷换话题。明明可以确定那具遗体是长寿郎少爷，却故意不做，让秘守家继承人问题拖延不决的可是你们！”

“这也太冤枉人了。算啦，无所谓了。总之，在确认长寿郎死亡之前我们无法进行讨论，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富堂翁和二守婆婆互相怒目而视，里厅又一次安静了下来。不过那也只是没有声响罢了，现场的空气在急剧震颤、绷紧，就连斧高也能真切地感受到。

“我说——”兰子态度谦恭地开了口。

“哦哦，什么事？你有什么可供参考的意见吗？”

富堂翁暗道一声侥幸，把视线从势同水火的姐姐身上移开，扭头面对兰子，浮现出和蔼老人似的笑容。然而，这张笑脸因为她的下一句话，立刻黯淡下来。

“我想没头的那具遗体是不是长寿郎少爷，大概后天就能知道吧。”

“什、什么？这话怎么讲？”

“其实今天早上，斧高给我参观了长寿郎少爷的房间，当时那位巡警先生来了——”

“是北守的巡警高屋敷先生。”在旁人发问前，斧高补充了一句。

“后来，由于巡警先生想带走几件可能粘有长寿郎少爷指纹的物品，所以我就帮他斟酌了几件，也许有助于指纹采集。比如长寿郎少爷可能在读的书、以前我送给他的钢笔等常用物品。就在我拜访这里之前，我还和长寿郎少爷通过信，所以这次意外地帮上了点忙——”

随着兰子的陈述，富堂翁和甲子婆的表情很快就阴沉下来。就连兵堂看她的眼神也起了急剧的变化，原先的色眯眯转为对她多此一举的责备。

“哎呀，如果警察调查那些指纹，就能搞清楚遗体是不是长寿郎少爷了吗？”

一枝夫人的脸并没有完全转向兰子，只是目光稍稍向右瞥去。

“是，对照遗体和房间里的书籍与钢笔上附着的指纹，如果两者一致，那么很遗憾，被砍下头的人就是长寿郎少爷。听说最迟后天上午就

会有结果。”

“是吗？不愧是作家，还知道这些有趣的知识。”

一枝夫人满脸堆笑，探身打量着坐在本列末端的江川兰子，就像从未对她的出席表示过恼怒一样。

顺带一提，所谓的长寿郎正在读的书，是指“雄鸡社推理丛书”的《小栗虫太郎》卷和新树社出版的范·达因著作《主教谋杀案》这两本书。

“如果是这样——”

一枝夫人的视线从兰子身上移回到富堂翁处，以得意的口吻缓缓说道：

“后天下午再举行一次今天这样的集会，请北守的巡警先生也出席——可以吧，富堂先生？”

她对身为秘守家族长的弟弟采取了居高临下的口吻，态度露骨，与其说是寻求允诺，还不如说是催促对方赶紧应承下来。

富堂翁露出极为不悦的表情，但还是回道“嗯……”。

这哪是在说话，只是出了一点声而已。

即便如此，一枝夫人仍大为满意地环视着众人，说道：

“那么诸位，今天就到此为止……我们后天再见吧。”

然而，两天后的集会竟然披露了一个对秘守家众人来说，震惊度远超双重无头杀人案的秘密。这一点斧高当然也没能预料到。

第十六章

搜查会议

秘守家众人齐聚一守家里厅之际，在特意为终下市警署搜查组准备的，由两间客房打通而成的大房间里，高屋敷正与负责人大江田队长和岩槻刑警面面相觑。

别的搜查员继续着上午的工作，在媛首山办案。只有这三人留在这里，打算根据昨天高屋敷整理的“婚舍集会中相关人员活动”时间表，从头开始整理案情，确定今后的搜查方针。

此刻，刚好进行到三名新娘候选人进入婚舍、长寿郎在各个房间露面的时间点。

“实际判断要等解剖结果出来后——”大江田队长的语声浑厚深沉，和他的壮硕身材十分相称，“从这张表和伊势桥医生的判断来看，第一起杀人、斩首的罪行发生在四点三十分到五点之间。”

“是。不过，我们认为作案大约花费了二十分钟。”岩槻当即补充道。

“所以完成第一桩杀人的凶手，完全可能在竹子进入犯罪现场——中婚舍之前离开媛神堂。”

“原来如此。不过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听高屋敷巡警说说他发现的头巾矛盾吧。”

“是。”

可能是出于对方的队长头衔和充满重量感的体格，高屋敷随时会感到一种压迫，因而变得拘谨起来，但他还是尽力开始了说明。

“正如先前所言，下官一直在北鸟居口的石碑后面藏身。没多久三位姑娘就从祭祀堂出来了，当时和服和头巾的颜色依次是藏青色、灰色、茶色。”

“有头巾，所以看不见脸是吗？”

“是。不过考虑到三家的门第高低，可知最初的藏青色是二守家的竹子，接下来的灰色是三守家的华子，最后的茶色是古里家的毬子。我也向藏田甲子确认过，她说三人就是这么选的颜色。”

“我说那位甲子婆婆，这里没问题吗？”

岩槻用手指着自己的脑袋，脸上似笑非笑。之所以这么问，可能是因为他听过高屋敷就长寿郎身份确认风波向大江田所做的报告。高屋敷大约比他年长十岁，可他却用一种露骨的“你就是个乡下巡警”的态度待之。当然，由于岩槻等级在自己之上，高屋敷的应答始终彬彬有礼：

“唔，毕竟是上了年纪，所以可能有弄错或记忆发生偏差的时候。但竹子和华子也都做了证，一个挑了藏青色，一个挑了灰色，而毬子的是茶色。”

“哦……原来已经核实过了。”

对于岩槻自以为是而又轻慢的口吻，大江田似乎想说点什么，但他最后还是未置一词，把脸转向了高屋敷：“好了，这一点就算确认了。你继续说下去。”

“是，三个人的排列顺序自然也适用于婚舍。也就是说，竹子进前婚舍，华子进中婚舍，毬子进后婚舍。继承人进入各婚舍的次序据说也是如此，所以我觉得这种安排毕竟还是遵循了‘最先者最有利’的想法。”

“如果落在第二或第三位，也许还没轮到自己就结束了呢。”

岩槻低声道。大江田随即用力地点点头：

“竹子这个女人，怎么看都是个难缠的角色，只要长寿郎一进自己的婚舍，她就会想方设法挽留，不放他走吧。”

“我想长寿郎恐怕也充分预料到了这一点。但竹子比他更胜一筹。”

“你是指，最先进入婚舍的竹子硬是无视门第高低，选择了后婚舍？”

“没错。竹子在前婚舍，华子在中婚舍，毬子在后婚舍，对于这一点，长寿郎应该是深信不疑的。当时他究竟打算选谁做新娘如今我们已

无从知晓，但至少可以说，他第一个想见的是毬子。”

“根据是什么？”

“他无视惯例，最先进了后婚舍。”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后婚舍里等他的竟是竹子。”岩槻用确认似的口吻插嘴道。

“是的。长寿郎一定非常吃惊。从门第来看，在那里的人当然只能是毬子。而且门口的把手上，真真切切地挂着她披过的茶色头巾。”

“等一下。”大江田扬手拦住高屋敷的话头，“我没记错吧？在祭祀堂的时候，长寿郎人在屏风后，没见到三位姑娘的身形吧？”

“是有那样的安排。不过，从他如竹子所预想的那样，按后婚舍、前婚舍、中婚舍的次序移动这一事实可以推测出，其实他在屏风后暗中窥探过三人的模样。此后，他可以根据动身前往媛神堂的次序，轻松推断出哪个颜色是哪个人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从竹子所在的后婚舍出来后，又去了前婚舍——”

“因为他在那里看见了竹子的藏青色头巾。他应该是这么思考的，第一个抵达婚舍的竹子推测他首先会去拜访毬子，于是占用了后婚舍。其后抵达的华子不知道竹子的企图，进了分配给自己的中婚舍。最后抵达的毬子则去了仅剩的前婚舍。三人各就各位后，竹子还把自己的藏青色头巾和毬子的茶色头巾做了调换。”

“那么，就连长寿郎在屏风后窥视自己的事，竹子也觉察了？”

“她说看起来好像是。但她还说，不管自己有没有看错，调换头巾都是为了有备无患。”

“然而事实却和长寿郎所想的不同，华子发现竹子进了后婚舍，暗叫庆幸，选择了前婚舍而非中婚舍。而竹子连华子会这么做也预料到了。于是，她在自己所在的后婚舍、华子所在的前婚舍、毬子所在的中婚舍门前各自挂上了茶色头巾、藏青色头巾和灰色头巾，以此制造出自

己在前婚舍、华子在中婚舍、毬子在后婚舍的假象？”

“没错，正是如此。”

“竹子设下让长寿郎首先到自己这里来的机关，还策划了后着——就算让长寿郎跑了，他也无法马上见到毬子。她把自己的藏青色头巾放到华子所在的前婚舍，好让人以为毬子就在里面。因为谁都会认为只是两条头巾被单纯地做了调换。这是第二个骗局。”

“我认为竹子的想法是，万一自己当不成长寿郎的新娘，让三守家的华子上位也好过古里家的毬子。连华子的行动她也做了推算。”

“好、好可怕的女人……”

岩槻又一次自言自语似的嘀咕道。高屋敷不由得苦笑起来：

“意识到自己被算计的长寿郎，应该是泡茶敷衍了一番吧。比如他会说‘依照惯例要先和每个人都见面’之类的。”

“啊，他就是那样在短短十分钟内从竹子的魔掌里逃出来的吗？”

在岩槻的脑中，竹子可能已完全成了一个魔女般的人物。

“长寿郎从后婚舍出来，在另外两个婚舍的门口窥探了一下，认出了前婚舍的藏青色头巾，于是就像大江田队长所说的那样，他单纯地以为竹子只把她的藏青色头巾和毬子的茶色头巾做了调换，结果却遇上了华子。”

“无奈之下，他又泡了茶，只待十分钟就走了？”大江田确认道。

高屋敷答了声“是”，又道：“我们认为长寿郎离开前婚舍进入中婚舍的时刻大约是四点三十分。由于死亡推定时间是四点四十分左右，可见在那里他也不情愿地耗费了十分钟时间。不过，中婚舍里丝毫没有泡过茶的迹象。”

“长寿郎是想尽快和毬子说话吗？”

“看起来是。”

“但是由于一言不合，长寿郎杀掉了毬子——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啊。”

岩槻向大江田陈述自己的想法，但队长扬手打断了他：“在讨论嫌犯之前，我想问一下，竹子和华子没有注意到中婚舍的异常情况吗？”

“据她俩说，至少隔壁婚舍里的说话声是完全听不见的。不过从华子的证词来看，长寿郎走出前婚舍后，过了十分钟左右，中婚舍那边似乎传来了‘咚’的一声闷响。我向竹子求证时，她说她也觉得确实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声音只响了一次？”

“是。接下来就纯属我的个人推断了……”

“你的所思所想，什么都好，都请告诉我。不管怎么说，对这个家族这个村庄的情况，你比谁都了解嘛。有你在我真的很有底气。”

“是，承蒙夸奖。下官当效犬马之劳，但愿不负所望。”

“高屋敷巡警，别那么拘谨——”

“是，对不起。”

“别……那么，你所谓的推断是指什么？”

“是，我这就说。从尸体在中婚舍所处的位置来看，被害者是被推倒或是因别的情况，以至于后脑重重撞在了壁龛和壁橱之间的柱子上，这大概就是死因。”

“华子听到的就是那时的声音啊。”

“那么，是意外事故了？”岩槻的语气里透着惊奇。

“我想也有这种可能。不过，从之后砍下了被害者头部的举动来看，认为凶手是想杀死对方，两人搏斗后形成了如今的结果，也许更恰当一点。”

“如果被害者的头部撞过柱子，就可能会在柱子上留下痕迹。唔……总之通过鉴识报告就能明白了吧。”大江田总结过后继续道，“关于被害人，怎么考虑都是古里毬子吗？”

“是啊。昨天出入过媛首山的女子，只有二守家的竹子、三守家的华子、古里家的毬子和江川兰子四人。毬子以外的三个人都健在，而兰

子在我们推定的被害者遇害的那段时间里，刚从木炭巴士终点站喉佛口下来。”

“关于这一点，我们有证人。”

由于岩槻的补充，大江田转而指示他先说明江川兰子当时的行踪。毬子和兰子是外来者，所以对于她俩昨天来村子的行程，据说都已做了特别细致的调查。

“江川兰子从火车终点站滑万尾下车是在昨天下午四点。我们从若干名车站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了证实。”岩槻拿出笔记本，“哗啦哗啦”地翻了几页，“呃……几乎所有目击到兰子的车站人员都很吃惊，说什么‘一开始还以为是个男人，戴着本地罕见的那种时髦软帽，穿着漂亮的西装，但总觉得样子很怪。说是个男人吧，头发也太长了点。仔细一看还化着淡妆，不免吃了一惊。想着这人是女装癖吗，凝神再看，却看到了一张俊俏脸蛋。虽然心里疑惑，觉得这家伙很奇怪，但没想到竟然是女人装扮成男人的模样……哎呀，真是做梦也没想到’。”

“那是自然。”

“木炭巴士的司机和售票员说的也一样。怎么也无法想象还会有另一个相同打扮的女人，所以江川兰子的行踪是确凿无疑的。此外也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昨天除了她和古里毬子，还有别的外地女人进过媛首村。”

“没有第五个女人进过媛首山的痕迹啊……”

“村里的同龄女性中，也没有下落不明者。”这次是高屋敷做了补充。

“在那种状况下出入媛首山本身就很困难，再说和毬子关系亲密的兰子也确认了尸体的身份。”

“关于身份确认的事，兰子说她一回东京，就会把可能粘有毬子指纹的随身物品送去警署。”

“好，虽然要做指纹比对，但现在先把无头女尸看成古里毬子也不

会有问题吧？只是这么一来，我就不懂为什么凶手要砍下被害者的头了。”

“我们认为凶手也十分清楚案发时媛首山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砍下头藏起来，基本上不管谁看到尸体，都能推测出被害者是毬子。”

“关于那个凶手——”岩槻收好笔记本，对大江田说道，“由于作案时间内媛首山处于密室状态，所以我认为在山里的竹子、华子、长寿郎，从外部入山的兰子，以及在附近转悠的二守家纮式这五位，目前都是嫌疑人。您以为如何？”

“是啊。只是，从动机层面来看嫌疑最大的纮式，却由于进不了媛首山所以有不在场证明。”

“和十年前完全一样。”这话不像是说给大江田听的，更像是高屋敷在自言自语。

“是你说的那件十三夜参礼事件吗……这个相同点的确很可疑。然而不管过去还是现在，要推翻他的不在场证明都不太可能吧。”

“嗯，似乎不太可能。”

“那就暂时把纮式排除在嫌疑人圈外——”

“问题是兰子啊，队长！”

看着干劲十足的岩槻一副要逼上前来的势头，大江田苦笑起来：“看来是到了听你说说想法的时候了。”

“关于毬子的命案，兰子确实有不在场证明。但在长寿郎一案中，她却堪堪有下手的机会。”大江田的话似乎助长了岩槻的气势，他语气振奋地继续道，“虽说她们正围绕新娘宝座展开争夺，但我不觉得竹子和华子会有杀毬子而后快的动机。那么余下的就只有长寿郎了。他和毬子之间可能发生了一些口角，虽然还不知道原因。结果，长寿郎把她推倒，毬子一头撞在柱子上死了。惊慌失措的长寿郎逃了出来，但在途中偶然遇到了前往媛神堂的兰子。他一时激动坦白了杀害毬子的事，因此被兰子报复，于是这次轮到他被杀——这应该就是本案的真相了。看起

来是连环杀人案，其实是不同凶手犯下的两桩案子。”

“原来如此。但是岩槻啊，听了你这番解说，我总觉得你是想方设法要把江川兰子搞成罪犯，所以才牵强附会地凑出了这一段情节。”

听了大江田的指摘，高屋敷也许比岩槻更吃惊。

（回过神来想想，我也一直把她当罪犯看啊。）

而且还是一种更为无稽的怀疑，并没有岩槻那样的“非连环杀人”论。正是因此，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比岩槻性质更恶劣。

（就因为她是个外人……还是个女扮男装的怪人，所以从一开始就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她吧。）

然而，实际上兰子非常配合警方的搜查。倒是竹子那边，不知有多棘手呢。

（但是，我对她总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不安感。她好像很愿意来到这里被卷入杀人案，正在伺机等候侦探游戏的开场……）

高屋敷暗自描绘着江川兰子的新形象，一旁的岩槻还在固执己见：

“可是队长啊，虽然也不是说绝对没戏，但如果不那么想，就没法解释这次的案子啦。”

“你看你看，从这个前提开始就不对，不是吗？用这种方式办案有多危险，以前我就提醒过你好几次了。”

“不、不是……唔……”

“其实我也觉得要把竹子和华子设为嫌疑人，在动机方面是有点薄弱的。只是，关于秘守家中的一守家、二守家、三守家和古里家之间的关系，一守家的继承问题，三三夜参礼的事，十年前的十三夜参礼事件，以及婚舍集会仪式的意义等，随着了解的逐步加深，我开始感到三位新娘候选人在前往婚舍时，心里的感受恐怕与我们所想象的相亲大相径庭。一定是这样。”

“也就是说，竹子和华子也完全够得上毬子命案嫌疑人的标准？”

“是的。不过，就算她俩能杀掉毬子也不可能杀长寿郎。因为从竹

子与华子会合的五点十分起，到兰子看见两人身影的五点二十五分为止，她们可以互相确认对方的不在场证明。”

“在长寿郎的死亡推定时间——也就是五点十五分左右，她俩还在婚舍里。”

高屋敷指了指时间表，而岩槻又一次用振奋的语气说道：

“假如是她俩合谋呢？其中一人把长寿郎带出媛神堂，在这期间另一人杀死毬子砍下了她的头，然后带着斧子追赶先前离开的两人，在马头观音祠和等她的同谋以及长寿郎会合，最后两人合力一起杀害了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大江田尖锐地问道。

“啊？”

“两人合谋杀死毬子还能理解，可为什么要对长寿郎下手呢？好不容易除掉一个竞争对手，却把最关键的新郎也杀了，这不是很奇怪吗？”

“因为罪行被长寿郎发现了，为了灭口——”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特地砍下两人的头？”

“这个嘛……但是队长，要么是竹子和华子的合谋，要么就是长寿郎和兰子的非连环杀人案——如果哪一个都不是，就无法解释这桩案子。啊不，您指出我这种思考方式是错误的，我完全能理解。只是，对于如此奇妙的案子，有时也需要这样的讨论方式吧。”

大江田听着岩槻的话，视线却落在了时间表上：

“长寿郎毫无回来的迹象，等得不耐烦的竹子在中婚舍发现毬子的尸体，与华子会合，然后她俩遇到了兰子。其中间隔的时间确实让人觉得有点长。”

“就、就是嘛！”

大江田不理睬急躁的岩槻，望着高屋敷似在寻求他的解释。

“她本人说是因为吓坏了，在现场直愣愣地站了一会儿。她还说，

与华子会合后，因为对方实在太害怕了，所以又很辛苦地安抚了她一番。”

“嗯，看到这么一具全裸无头尸，也难怪啊。”

“但、但是队长——”

“再说那位兰子，从鸟居口到媛神堂大约是十五分钟的路程……只有她，竟然走了二十五分钟？”

“对、对啊，队长！这不正是她作案的明显证据吗？”

“关于这一点，她是怎么解释的？”

也许是为了让越来越亢奋的部下平静下来，大江田用淡然的口吻向高屋敷发问。

“兰子说她把参道途中那些让她大感兴趣的石碑一个个地看了过去，所以——”

“那种话是骗人的啦。年轻女子怎么可能对那些石碑感兴趣？”

“但是，她把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抄进了笔记本。”

“啊……？”

“而且她是作家，对那种东西感兴趣，也不好说太奇怪……”

“那、那只要事先准备好——”

“但这是她第一次拜访媛首村——啊，当然也不能否定那种可能性，就是说，她在数月前就乔装潜入村庄，当时就抄好了碑上的文字，不过……”

“不，没必要想到这种地步吧。”大江田插入了两人的对话，“那样一来就成了谋杀，岩槻的非连环杀人的解释本身就站不住脚了。”

“不，如果是那样，那就是兰子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让长寿郎杀掉毬子，制造自己这期间的不在场证明，然后在接头时杀掉长寿郎——”

“动机是什么？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一定要制订那么复杂的计划，在婚舍集会仪式进行的过程中杀掉两人呢？这话也可以用在兰子杀害毬

子和长寿郎的理由上。如果想杀掉他俩，把长寿郎叫到东京，在那里做各种策划不是轻松得多吗？当然，砍下被害者头部的动机之谜也包含在内。”

“……”

大江田斜视着陷入沉默的岩槻，续道：“再说颈部的切面问题，伊势桥医生好像有一些看法。”

见大江田开始翻找桌上的资料，高屋敷立刻答道：

“是的。伊势桥医生推断，砍下毬子和长寿郎的头恐怕是同一人所为。他说，从切断面的特征来看基本不会错。”

“换言之，罪犯在中婚舍杀害毬子后砍下了她的头，然后在马头观音祠杀害了长寿郎，同样也砍下了他的头——是吗？”

大江田重新整理了案情经过之后，高屋敷说出了一直纠结于胸的疑问：

“对于长寿郎进入中婚舍后的活动，队长怎么想？”

“嗯，问题就在这里。如果要考虑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最初的部分用岩槻的解释可能也行得通。”

“哪、哪个部分啊，队长？”岩槻顿时活跃起来，用饱含期待的目光看着大江田。

“是指长寿郎和毬子起了口角，失手杀了她这一节。”

“就是死因是头撞在柱子上的这个观点吗？”

“因为从现场的情形也能推测出这个结论。不过人真的就这么死了吗？这一点还存有疑问。”

“您是说，也有可能只是失去了知觉？”

“不管是哪种情况，总之长寿郎相信自己杀了对方，一时慌乱逃出了媛神堂。出于某些心理因素，他没有去一守家所在的北面，而是走上了东参道。为什么选择东面还不清楚，但总之就在那时，他发现前方有人过来，情急之下就躲进了马头观音祠。”

“那人就是兰子？原来如此。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这流程还挺自然。”

“对，只是到目前为止……但接下来，异于常人的罪犯登场了。罪犯把死于中婚舍的毬子——假设还有气那就是给了最后一击——把她的头砍下来，带着当作凶器用的斧子赶赴马头观音祠，把长寿郎杀了，再砍下他的头，然后拿着两颗头销声匿迹了。”

“在那种情况下，罪犯的异常行动固然是一个谜，但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罪犯会知道毬子倒在中婚舍，长寿郎正躲在马头观音祠呢？”

“简直就跟说‘是偶然发现的……’一样。”

大江田用“异于常人的罪犯”来形容凶手时，高屋敷的脑海中浮现了妃女子的身影。

（荒唐……她不是在十三夜参礼那晚死了吗？）

虽然高屋敷立刻予以了否定，但媛首村再也没有别人称得上异常了，这一事实让他有一种无以名状的不安感。

（不，妃女子的母亲富贵是不是……还有家庭教师佥鸟郁子也……仅从斧高的话来看，那两位好像也是相当危险的人物。）

高屋敷改变了想法。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不必特意把这想法告诉大江田。因为执拗地虐待小用人，因为异常信奉淡首大人——仅仅是这种理由的话，压根儿不可能让她俩成为媛首山连续斩首杀人案的嫌疑人。

（而且毬子也就罢了，难以想象她俩会去杀害长寿郎。也许富贵确实没有为人之母的慈爱，但为了一守家的安泰，长寿郎应该是必不可少的。而郁子则完全相反，对长寿郎满怀爱意。果然还是不能把她俩看成凶手。更何况还要砍下他的头……）

见高屋敷完全陷入了沉思，大江田饶有兴趣地问道：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不、不是……没什么——”高屋敷慌忙否认，但感觉对方并不相

信，又开口说道，“其实也不用我多说。我突然想到，要解决这桩案子，比起弄清凶手是谁、如何作案、杀人动机是什么，更应该解开的一个谜也许是‘罪犯为什么要砍下被害者的头带走’。”

“你是说，找出斩首的必然性是解决本案的捷径？”

“是的。如果只有一个人，还可以想成是受了某种疯狂念头的驱使。但现在有两个人以同样的方式被砍了头，所以其中多半有着明确的动机。”

“难道你想说，是那个叫什么淡首大人的瘟神所为？”岩槻用异常轻蔑的口吻回应道。

“不、不是的，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那不过是村里的老话。就说那块石碑吧，倒还有几分存在感，但绕到后面一瞧，不就是一块长满青苔的脏石头吗？”

“哎？你去了祭、祭坛的另一面，一直走到了坟、坟冢那里……”

“当然了。为了搜查，不管是哪里都得去。”

“是穿、穿着鞋……吗？”

“你要我在那种地方脱鞋？”

“喂，岩槻！”大江田介入了两人的对话，“迷信本身确实没有讨论的必要，但涉及特殊信仰的狂热型犯罪也是值得考虑的方向，所以打心眼儿里轻视可不好。”

“是、是……”

“一守家继承人的新娘竞选风波也需要纳入视野范围。话说回来，婚舍集会本身就是先前所说的信仰的一部分。”

“……是，非常抱歉。”

“还有，相不相信那种事姑且不论，接触被人视为信仰对象的事物时，就算是为了搜查，也必须以相应的礼数对待。”

“是、是……以后我会注意。”

“对了，大江田队长，在上午搜索媛首山的过程中，还是没发现两

人的头吗？”

虽然高屋敷觉得如果有发现，自己早就会得到通知，但还是提到了这件令人牵挂的事。当然这也是为了尽快消除他和岩槻之间的尴尬气氛。不管怎么说，推进案情的讨论才是最重要的。

“哦，对啊，我还没把今天早上的搜索结果告诉你。唉，很遗憾现在还没找到。虽然没有人从参道进入森林的痕迹，但是要想把头抛过去的话，办法要多少有多少。最麻烦的情形就是在日阴岭上把东西丢进眼下广阔的森林地带。”

“如果是这样，我想搜索工作会很难开展。”

“不过，头是没找到，但奇怪的是有几本书掉在了那里。”

“书？”

“还都是一个叫什么来着的出版社的侦探小说。岩槻，给高屋敷巡警看看——”

接到大江田的指示，岩槻心不甘情不愿地打开笔记本递了过去。

“那个叫斧高的少年说，这些可能是长寿郎的藏书——”

笔记本中记录如下：“雄鸡社推理丛书”名下有七位作家的姓名，分别是江户川乱步、大下宇陀儿、芥川龙之介、森鸥外、木木高太郎、小岛政二郎、海野十三；《雄鸡推理》名下则有三位作家的三部作品，分别是艾德蒙·克莱里休·本特利的《特伦特最后一案》、伊登·菲尔波兹的《红发的雷德梅因家族》、弗里曼·威尔斯·克劳夫兹的《桶子》。

“这套‘雄鸡社推理丛书’是一位作家一部作品。不过，里面居然还有芥川龙之介和森鸥外，让人有点吃惊。江川兰子告诉我们，出版社原本预定出版七位国外作家的长篇，但没能完成，其中的几本后来就在这个《雄鸡推理》的名下出版了。”

“这些书还向兰子做过确认？”

高屋敷听着岩槻的报告，再度陷入了一种莫名难耐的不安之中，果然江川兰子是想插手这案子。然而，岩槻却把他的话理解成了一种责

备：

“当然是先问了斧高。可他语焉不详，说觉得是长寿郎的东西，却有几本从没见过。你好像很重视那孩子的证词，不过——”

“喂，岩槻。别管这个，先说下去。”大江田立刻斥责道。

“是、是……于是我们就去了长寿郎的书房，看见江川兰子在那里写稿子。我当时就愣了，都什么时候了还工作哪。不过我拿笔记本给她一看，她就做证说这八本‘雄鸡社推理丛书’的书是她以前寄给长寿郎的，另加一个名叫小栗虫太郎的作家的集子，所以共计寄了九本。”

“就是为了确认指纹让她提交的那两本书里的一本吧？”

“对，恐怕是长寿郎只把他正在看的书除去——”

“再加上从个人藏书中选出的本会放入同一丛书的国外作品，打算拿给同好者毬子看，是吗？”

高屋敷不由自主地抢在岩槻说完前，把话接了下去。岩槻脸上明显流露出不悦之色。不过，大江田在他发怒前开了口：

“我们认为，长寿郎把书包进了那块盖在女尸下腹部的紫色包袱布里。残留在布上的四角形印迹已得到确认，虽然很淡。”

“至于那块包袱布——抱歉，稍微跑下题——我向竹子确认过，她说发现尸体时那块布就盖在下腹部了。”

“这么说是罪犯做的……但是这种体贴入微的举动和砍下人头的残忍性，怎么看都合不到一块儿嘛。”大江田发出重重的哼声，“罪犯杀害了毬子、脱下了她的衣服、砍下了她的头，却又特地用包袱布遮盖下腹部。你们不觉得这些行为在心理层面上相互矛盾吗？”

“的确啊。”瞪着高屋敷的岩槻附和了一句，又说，“凶手把毬子和长寿郎都剥了个精光，好像只砍头还觉得不满意似的。这通常是为了侮辱被害者，然而凶手却又用包袱布遮挡毬子的下半身，在行为上出现了矛盾。至于另一边的长寿郎呢，就那么光着。如此一来，我完全搞不懂罪犯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想要做什么了。”

“两人的衣物没在森林里找到吗？”高屋敷问。

大江田答道：“在从境内通往东守的参道——同时也是通往马头观音祠的道路——的左侧森林里，我们发现了散落一地的衬裤、短布袜和草鞋等物品，像是毬子和长寿郎的。刚才说到的书也掉在附近。”

“换言之，罪犯把长寿郎拿到中婚舍给毬子看的书带出去，从参道扔向了森林？”

“既然无法认为是长寿郎自己所为，就只能是这样了。”

“真是莫名其妙啊！”岩槻的语气中透出了束手无策的意味。

“结果，罪犯是拿着毬子的茶色和服和长寿郎的外褂逃走了？”

“还没找到的就是这两件东西。”

见大江田点了点头，高屋敷想象起那血淋淋的场景来。

“是把他们的头包进各自的衣服里了吗？”

“就算要把头丢弃在森林的某处，也不能毫无遮掩地带着走吧。不过，我们还发现了某处痕迹，让我们对是否已丢弃这一点起了疑心。”

“怎么回事？”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我们认为，罪犯曾在通往东守参道的手水舍中清洗过毬子的头。”

“啊？是真、真的吗？”

“盛满水的石台边缘留有微量血痕和污迹，污迹看似是已溶解的化妆品。这一点还需要等分析结果，不过鉴识科的人推测那多半是化妆品。当然仅此而已的话，也能认为是某个来参拜的女子留下的——”

“但是，首先村里就没有哪个女人会在媛首山的手水舍化妆。”

“可不是嘛，顺便说一句，竹子和华子也都说不记得做过这种事。这样的话，由于边上还有血迹，凶手清洗过毬子头颅的可能性也就出现了。”

虽然只是在石碑后瞥过一眼，但高屋敷也清楚地记得，毬子的妆化得确实很浓。要洗掉那些妆，在山里只有井边或手水舍才行。

“罪犯做那么麻烦的事到底是为什么？”

“不知道，可以认为是不想让什么东西被化妆和血迹弄脏吧，但如果是拿死者本人的衣服包头，我不觉得会有什么问题。”

“只是单纯想洗干净……会不会是这样？”

岩槻突发奇想，本以为大江田一定会否定，谁知他居然说：

“唔……也就是说，罪犯的目标可能是两人的头本身？你的意思是，因为头已到手，就姑且洗了洗？”

“砍头行为很残忍，抛撒书和衬裤的举动也不寻常，但罪犯偏偏又用包袱布盖住毯子的下半身，显示了体贴的一面。”

“一切都是罪犯想要头导致的结果吗？”

“是吧。当然了，我们还不知道抛撒东西的理由，为什么要两人的头目前也无从推测……”也许是想赶在队长指出问题前弥补纰漏，岩槻慌忙加了一句。

不过大江田静静沉思一番后，沉吟似的低声说道：“假如这是罪犯真正的动机，那就意味着本案的深处潜伏着相当棘手的东西！”

然后，他用下面的话结束了这次讨论：

“不管怎么样，就看能不能在媛首山找到头了。如果能比较容易地找到，我们就知道凶手对被害者的头并无执念。反之，如果找不到，就可以认为罪犯无论如何都必须把头带走。”

大江田的解说非常明晰。然而案发三天后高屋敷的某个惊人发现，使这番言辞从根基处就轰然崩塌了。

幕间（二）

媛首山双重斩首杀人案的发生令高屋敷狂喜不已，我这么写也许会被大家误解。虽然我也不愿认为他已高兴得手舞足蹈，但无疑他的兴奋近似那种程度。不消说，这肯定是因为他感到，对十年前的十三夜参礼事件无法进行充分调查的悔恨，可由此一举洗清。

不过，虽然丈夫向搜查责任人大江田队长报告了十三夜参礼事件，但没打算把它和媛首山连环杀人案牵强地联系起来。他似乎只是把它作为信息之一告知对方，而判断则由大江田队长来做。眼前就是一桩货真价实的杀人案，而且还是双重凶杀，所以他想的应该是如何全力破案。

话说，案情正如前一章为止所述的那样，但在说下去之前，我打算先向诸位读者展示几个之后判明的事实以及警方的见解。

当然一般来说，根据实际搜查的进展随时传达当时判明的新事实才是正理，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一旦采用这种手法，难免会让高屋敷元的章节无谓地变长。就像我起初所说的那样，本文若仅以丈夫的视点来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成形的。如果因为发生了命案所以只追寻警方活动，我觉得要解开这可怕的惨剧之谜会非常困难。

不过，凭借警方的搜查而清晰起来的事实，毕竟可能成为重要的线索，所以我想在下面做个归纳整理。

一、关于中婚舍内发现的无头女尸的身份

到前一章为止，已经判明是古里毬子，而对返回东京的江川兰子小姐送交到终下市警署的物品，也即毬子小姐日常用品上的指纹进行检查后，再度确认是她没错。还有，古里家毬子的双亲也进行了身份确认，但正如富堂翁指出的

那样，他们只说“觉得是女儿”，好像难以断定。另外，毬子的血型是A型，也和尸体一致。

二、关于古里毬子小姐的死因

中婚舍里间的柱子上粘有少量血迹——血型为A型，因此至少能确定一个事实，被害者的头撞到了柱子。当然，这是不是死因还不清楚。但头部以下的身体上没有任何伤痕，所以据说警方认为头部受击致死的可能性很大。

三、关于被害者是古里毬子小姐的事实

原本该进中婚舍的是华子小姐，挂在中婚舍门口的也是华子的灰色头巾。根据这两点，罪犯真正的目标是华子小姐，毬子小姐是被误杀的——关于这一问题警方也进行了讨论。听说讨论时，不少人对罪犯是否可能知道三位姑娘的头巾颜色提出了质疑。不过，就算这是真相，也说明罪犯不知道华子小姐的容貌，所以很难想象关系那么疏远的罪犯竟会打算杀她。换言之，警方的结论是毬子绝非误杀的牺牲品。

四、关于马头观音祠内发现的无头男尸身份

到前一章为止，大致已认定死者是秘守长寿郎少爷，但是由于藏田甲子婆婆证词暧昧，仍然留下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不过，甲子婆婆的真意已经明了。此外，在我下一章将写到的一守家惊天风波后，她又做证说“那具遗体确实是长寿郎少爷”，所以身份总算是得到了确认。此外，长寿郎血型也是A型，当然也和尸体血型一致。

五、关于秘守长寿郎少爷的死因

要么是头部遭到重击，要么是被勒死，现在只能推测是其中之一。另外，和毬子小姐一样，尸体头部以下见不到伤痕。不过，关于长寿郎少爷的死因，在下一章会出现令人费解的新谜团。

六、关于斩首

毬子小姐是在死后，长寿郎少爷则是在生前被砍下了头，这一点再度得到了证实。另外，司法解剖结果表明，从两人的头被砍下的方式来看，基本可以断定是同一个人所为。换言之，警方已经判明这是同一个凶手犯下的连环杀人案。

七、关于砍头用的斧子

从村民的证词中可知，这把斧子一直被供奉在媛神堂。黏附在上面的血迹是A型血，斧上没能检测出指纹。

八、关于在东守的手水舍发现的痕迹

被视作血迹的东西，已判明是A型血液。但两个被害者都是A型血，所以无法判定属于谁。不过，由于从另一处痕迹中检出了多种化妆品成分，所以就和当初推测的一样，罪犯在这里清洗过毬子小姐的头这一解释似乎最被众人看好。

九、关于疑似被凶手带走的东西

两个被害者的头、毬子小姐的茶色和服、长寿郎少爷的外褂。人们推测罪犯是把两人的头包进了各自的衣物。另外，警方把“两人的头部被隐藏或丢弃在媛首山某处”的可能性也纳入了考虑范围，并连续数日进行了搜山，但最终一无所获。当然彻底地搜索广袤森林地带的每一个角落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能断言两人的头不在山里。

十、关于媛首山发现的东西

沿着从境内通向东守的参道可前往马头观音祠，人们在途中的森林里发现了男女各一套衬衣、衬裤、短布袜等贴身衣物和草鞋，以及数册侦探小说。警

方已断定衣物为毬子小姐和长寿郎少爷所有。至于侦探小说的情况，正如上一章所述。

十一、关于作案时间带内媛首山的密室性质

婚舍集会当日的下午两点，三处派出所的三位巡警在三个出入口开始了巡逻。从这算起，直到翌日上午搜查组和村里的青年团进行搜山为止，人员出入完全受到监视，这一点已被证实和高屋敷整理的“婚舍集会中相关人员行动”表一致。不过，听说警方怀疑有唯独凶手才知道的出入口——譬如兽径等。

十二、关于嫌疑人

如上一章所述，讨论之下，有嫌疑的对象接连洗刷了清白，所以大江田队长和高屋敷都很困惑。据说问完相关人员的口供后，众人一致认为二守家的纮式是最大嫌疑人。多半是他在应答时显出了可疑神情，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不过，那一天他没有踏入过媛首山，拥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所以警方的工作也迟迟无法进展。即便如此，队长仍发出指示，希望通过彻查媛首山的周边地区来努力找出隐秘的出入口。然而正如村民所说的“只会徒劳一场”那样，最终果然毫无收获。

十三、关于动机

警方的最终见解是：围绕一守家继承人新娘宝座的私利私欲，和由此而起的男女间爱情纠葛所导致的情杀。不过，警方似乎另有表态：淡首大人的信仰所引发的狂热型犯罪这一方面，他们也会同时予以考虑。

十四、关于江川兰子氏

这条也许该放入第十二条“关于嫌疑人”。警方似乎彻查过江川小姐的来历。由于她的家世相当于过去的侯爵，所以据说调查极为慎重，是通过一位代代侍奉其家族的顾问律师进行的。当然在本文中，也请诸位允许我不写她的本

名。意外的是，我们得知“兰子”竟然是真名。据说战乱去世的父亲酷爱兰花，所以她的哥哥也被取名为“兰堂”。兰堂氏似乎很溺爱妹妹兰子，有传言说，怪奇小说和侦探小说原先也是他的爱好。兰子小姐显出不爱和人交往的孤僻性格，好像是从哥哥去世后开始的。不过，她成为作家的契机似乎也正是哥哥的死，在后来的随笔里她清楚地写道：只有下面的名字用了本名，是因为其中含有我俩的共通字“兰”。

以上就是关于媛首山双重杀人案搜查状况的归纳。

现在我这样又书写一遍后，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实在是一桩令人费解的奇案。难怪高屋敷会越来越沉溺于其中，虽说这是他的本职工作。而江川兰子小姐身处案件的旋涡，却还打算发挥她爱掺和的天性——不，应该说是侦探天性吗——横插一杠，也就可以理解了。

可怖的命案令人恐惧，然而我也仿佛被魔物迷惑一般，不知不觉地被那独特的不可理喻性所吸引……

但是，一切并未就此结束。我在前面的章节中也有所提及，惊人事实的曝光、更进一步的凶杀和新的谜团……即将纷至沓来。

第十七章

指名仪式

在一守家里厅召开秘守家亲族会议的次日——媛首山双重杀人案发生后的第二个早晨，斧高起床后无事可做，简直闲得发慌。说起来可能有点夸张，但现在他确实是走投无路了。他来到一守家后，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

现在主人长寿郎已经过世，他的工作也不复存在了。不过他认为甲子婆一定会马上差遣他做别的事。因为至今为止，甲子婆不止一次地说过“小斧，听好了，不干活的人就没饭吃”，这句话早已深入他的骨髓。

然而今天早上，当斧高询问现在该干什么活时，甲子婆的回答令人难以置信：

“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那么，我去给谁帮个忙——”他理所当然似的答道。

“没那个必要。听说长寿郎少爷的遗体明天才能回来，在那之前你好好休息就是。”

这话更让斧高怀疑自己的听觉了。错愕的他不由自主地支吾着。而这时甲子婆已经迅速离去，仿佛在说只有她是很忙碌的。

事实上，从昨天的亲族会议结束之后开始，她就屡次陪同兵堂前往富堂翁的别栋，大概真的很忙。连斧高也能想象到，他们是在为明天的第二次亲族会议做准备，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在为如何哄骗二守婆婆商讨对策。

但因此就什么活都不让干，这可如何是好？斧高茫然不知所措。

（就算叫我好好休息……）

从五岁被一守家收养直到今天，斧高其实从未有过“休息日”。这倒不是因为甲子婆肆意驱使他干活，让他无法正常取得休假。对于这一点，斧高觉得就算跟别的用人比，也能看出自己享受的待遇极为公平。

特别是在成为长寿郎的专属仆从后，他的工作内容可谓相当轻松。

不过，别的用人在年中年末告假回乡探亲时，只有斧高照常干活。虽然这是因为他无家可回，但和他情况相同的人也正常地拿到了休假，所以果然只有他最特殊。因此，甲子婆突然吩咐今天什么也别干只管休息，只会让他困惑不已。

（怎么办啊……）

烦恼中的斧高感到自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家里。当然对他来说，一守家是供他食宿，给他活干的家，是一个原本就和他毫不相干的地方。但他已在这里生活了十一年之久。不管怎么说，他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这个家庭。然而，当被告知今天大可自由活动的一瞬间，他意识到这里没有他的立足之地。

斧高呆立片刻后，猛然意识到了什么。

（对了，只有一个地方。一个会让我感到舒畅的地方……）

他要去的是长寿郎的书房。十一年来，他可能在那里度过了最多的光阴。最重要的是，那里充满了他和长寿郎的回忆。

想到这里，他就感到胸口一闷。随即又一次醒悟到，即便去书房他也见不到长寿郎了，于是胸中的苦闷化为了痛楚。他想象着没有主人的书房中弥漫的寂寥，渐渐陷入了难以言喻的心境。虽然已走到书房前，他却无法打开那扇门。

就在这时——

（哎？长寿郎少爷……）

书房里传出了某种气息。那是长寿郎面对书桌专心写作时才会散发的一种独特氛围，就算在走廊里也能感觉到。在这种时候，如果不是主人召唤，他就会悄然退下。

此刻，从眼前这扇门的彼方，斧高感受到了令他深为怀念的气息。

（难、难道……）

一种近似畏惧的情绪油然而生，但斧高还是缓缓打开了门。

（啊！）

他差点叫出声来。虽然只是一瞬间，但似乎真的感到长寿郎正坐在桌前撰写原稿。然而，坐在那里的是江川兰子。

（说起来，从昨天起老师就一直待在这里呢。）

昨日早饭过后，兰子央求斧高带她过来后，就一直占用着长寿郎的房间，仿佛这是她自己的书房。不可思议的是，斧高并没有对她产生什么不快感。通常来说，人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会对她的蛮横傲慢之举生气，但也许是受她奇妙个性的影响，斧高反而感到自己希望她积极使用这间书房。

（长寿郎少爷也一定会为此欢喜吧。）

突发奇想的斧高，愕然发现自己已在不知不觉中对长寿郎和兰子一视同仁了。他不由得惊慌起来。多半是江川兰子女扮男装的特殊气质，与长寿郎的中性魅力有某种共通之处，所以自己才会有那种感觉，一定是。他努力着，试图冷静分析自己的心态。

的确，她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但是，无论如何她也不可能取代长寿郎。长寿郎尸骨未寒，自己就被一个名叫江川兰子的人——还是个同性恋——所吸引，光是想到这一点，斧高就心乱如麻。

斧高悄悄掩上书房的门，从一守家直奔出来。没有任何想去的地方，但他的脚却自然而然地向媛首山的北鸟居口迈去。他迷迷糊糊地思量道：参拜完媛神堂后，再到马头观音祠为长寿郎祈求冥福吧。

走在参道上，到处可见警察和村里的青年团成员。这些人似乎正在森林那边搜寻着什么，看起来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斧高。当然他也没特地上前打招呼。为了不给众人添麻烦，斧高小心地放轻脚步，却又想着尽可能走快点。

不久斧高就能望见境内了，只见一个女人背对着他，伫立在媛神堂前。她的面前有一名男子，两人似乎在争执着什么。

（他们是谁？在干什么？）

他纳闷地向两人靠近，途中判断出女子是佥鸟郁子，和她对话的则是从终下市警署赶来的刑警。似乎是刑警在阻止想进入媛神堂的郁子。

又走近了一点，貌似刑警的男子目光敏锐地发现了斧高。

“喂，那边的人！你可不能随便进来啊！”

他斥责着斧高，又指手画脚地开始催促郁子离开媛神堂。

不过，被刑警轰赶的郁子并不甘心：“只是参拜而已，有什么不可以的？”

“这里是案发现场。直到搜查结束为止，严禁入内。”

“毬子姑娘被害不是在中婚舍吗？和媛神堂的祭坛有什么关系？”

“砍头用的斧子是从祭坛拿走的。再说了，御堂、奇怪的塔和里面的建筑，不是三位一体的吗？”

“以前我就一直来这里——”

“总之不行就是不行。啊，说起来连进山也——”

“那就请你们在鸟居口安排岗哨。”

“我们哪还派得出人手？现在我们正在这一带做地毯式搜索，还希望多几个男的来帮忙呢，哪怕一个也好啊。所以你们也别来添乱啦！”

最终，在刑警的怒喝声中，斧高和郁子离开了媛神堂。

“老师也想为长寿郎少爷拜求冥福吗？”

顺势和她一起往回走的斧高随口问道。他以为会得到肯定的回答，但不知何故郁子一直沉默不语。

（不对吗？只是去做每日例行的御堂参拜吗？）

想归想，但即便如此，同时为长寿郎祈求冥福也是极为自然的事啊。因为不管怎么说，她曾经那么宠爱过的弟子如今遇害了。

然而，从郁子口中吐出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

“不，我是打算向淡首大人道谢。”

“道、道谢？谢什、什么？”出人意料的回答让斧高大吃一惊，他勉强反问道。

“当然是谢她圆满达成了我的愿望啦。”

“愿望？老师向淡首大人祈了什么愿呢？”

“唔……想知道？”

“是、是的……啊不，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啊。”郁子突然站住脚，注视着斧高，依然面无表情，“要说最近的愿望嘛，就是长寿郎少爷的死。”

骇人听闻的表白。

事实上斧高起初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心想“SI”不是“死”，而是别的什么汉字吧。但是，这个念头转瞬即逝。郁子把他撇在当场，独自沿参道往回走去。目光追逐着她的背影，斧高知道了“SI”就是“死”。

（但、但是，为什么……老师为什么希望长寿郎少爷死，而且还偏偏向淡首大人祈愿？）

越想他的头就越痛。

回过神时，他已经抵达了北鸟居口的石阶顶端。到处都不见郁子的踪影，想必是回一守家了。一念及此，他也就没有回去的心思了。

（去神社如何……）

斧高刚要坐倒在石阶上，恍惚间想起了媛守神社的存在。还记得小时候他和村里的孩子在神社境内玩过几次，尽管这种经历屈指可数。他已经记不清为什么会获得那样的机会。记忆中，他很少有像普通小孩一样玩耍的时候。

（嗯，就去神社。）

从媛首山的中心望出去，媛守神社位于东北方，建造在一座刚巧耸立在北守和东守两地交界处的小山上。小山不怎么高，但石阶陡峭，所以上下山都要受点累。

（我那么小的时候，居然还爬过这个石阶。）

被寂静笼罩的树林中，除了鸟啼别无声响。斧高走在林间呈一直线延伸至山顶的石阶上，佩服起孩童时代的自己来。多半是能和同龄人一

起玩闹的喜悦，令陡峭的石阶显得根本不像阻碍了。

（还真安静啊。）

原以为一定会从境内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谁知居然声息全无。

（现在不会再有孩子特地爬这里的石阶上境内了吧。）

斧高发现了一个事实，即使孩子们在同一个村子里玩耍，地点也会随年代的迁移缓慢变化。由于他没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所以更能看清这种改变吧。不过，任何时代的孩子们，都有绝对不会去玩的场所。是的，譬如媛首山……

（媛守神社也完全失去了生机。）

想到这里斧高觉得有些可笑，但转念一想，也许现在还是安静点为好。因为他感到应该趁这个机会，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

他当然有强烈的意愿，想知道长寿郎被谁所杀，为什么非死不可。十年前十三夜参礼上发生的怪事、这次的毬子被害案以及围绕着一守家发生的种种变故，这一切他也想弄明白。不过，他总觉得只要解开了长寿郎遇害之谜，自己恐怕就会满足了。在此之前，他绝不打算离开媛首村。然而——

（如果我被赶出去了，那可怎么办……）

最重要的长寿郎如今已不在人世，斧高在一守家也失去了存在价值。事实上今天早晨甲子婆就没给他活干。“让一个痛悼主人突然辞世的人干活也太缺乏同情心了”云云，这种慈悲为怀的作风，绝对不可能在甲子婆身上出现。

（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做生意的经验。体力活没自信，也没好好上过学，所以念书也不行……）

不过，读书方面多亏了长寿郎的照顾，斧高其实有初中生一半的文化程度。因为长寿郎求过富堂翁，在郁子给兄妹俩授课期间，也让斧高学点适合他年龄的功课。当然他学习的时间很少能和兄妹俩一样长，但确实接受过郁子的一对一教学。令人意外的是，她也不讨厌这项任务。

不过由于她性格喜怒无常，所以教学方式也忽好忽坏，即便如此，斧高也已经非常开心了。

（但这种程度的学历，在社会上是不可能有用的吧！）

思绪回归现实后，斧高发现攀登石阶的脚步彻底沉重下来了。没有停步是因为他已经决定去媛守神社的境内，唯有这个理由在支撑着他。虽然心里明白到了那里又能如何呢，但他无处可去也无事可做，所以这也算是无奈之举。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没多久石阶也所剩无几，能看见延伸至境内的参道了。这时，斧高发现右侧的灌木丛里伫立着一个人。

（咦？是竹子小姐……）

的确是二守家的竹子，但显然神色有异。她正从灌木丛的阴影中频频向境内窥探。

（看什么呢？有谁在那里吗？）

斧高想。他没有登上余下的石阶而是向参道尽头凝目望去，只见小小的本殿右侧有一个男人的背影。

（啊，还有一个。）

他很快就看到了第二个男人，站在那名男子的对面。两人好像在对峙。

（那是……二守家的纮式少爷？）

斧高认出来了，背对自己的男子，就是正在偷窥这一幕的竹子的哥哥。

（兄妹俩在干什么呢？还有，里面那个人是——）

为了看清是谁，斧高又走上了几级石阶，那人在纮式身前现出了身形。

（啊，是兰子老师！）

兰子老师是在他去媛首山时出来散步的吗？可要这么说的话，连二

守家的兄妹俩也出现在同一个场所，就太让人费解了。三人在散步途中，碰巧都到了媛守神社，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

（没准兰子老师是被叫出来的……）

昨天在一枝夫人突然结束亲族会议后，斧高亲眼看见纮式避开旁人的视线向她靠近过。斧高也知道，就像好色的兵堂关注兰子一样，纮式也时不时地偷眼看她。所以，纮式接近兰子并不会让他感到太意外。但是，假如昨天他的举动是为了约定今天在这里见面——

（幽会？）

这个词在斧高的脑海中浮现，他慌忙摇头。就算纮式有意，兰子也不会正儿八经地搭理他。而且最重要的是——

（她是一个同性恋，所以……）

但纮式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斧高这么想的时候，只见兰子已在本殿前踱起步来，脸也转向了这边，所以他急忙俯下身子。但是，贸然之举产生的动静，似乎传到了竹子那边。

（啊……）

暗道不妙的时候，他已经被回头望向石阶的竹子发现了。

（怎么办……）

斧高慌乱到了极点，但多年以来的习惯实在非同小可，他从欠身状态回复到站姿后，当即行了一礼。

只是一瞬间，竹子神色凌厉地瞪着斧高。不过很快她就像完全没注意到也完全没看到斧高似的，彻底无视他的存在，径直奔下了石阶。势头之猛，令试图避让她的斧高险些从石阶上滚下去。

偷窥别人的事偏偏被一守家的用人撞见了，所以倨傲的竹子会有如此反应也极其自然。而且事已至此，不管她如何相待斧高也不会介意，他现在更关心的是兰子和纮式。

他取代竹子藏到灌木丛背后，窥视着二人。

（他们在说什么？）

不过，开口的好像只有纮式一个。兰子悠然自得地在本殿前来回走动，也不知是否在听他说话。纮式似乎无法忍受她的这种态度，嗓门越来越大。就在他终于向游走不定的兰子逼近时……

“啊哈哈哈哈！”

境内回荡起兰子无比爽朗的笑声。

只见纮式一惊，不由自主地身子一僵。兰子对他说了些什么，这回纮式脸上又浮起了愕然的表情。不过，由于他正好在兰子身后，斧高无法看到他之后的神情变化。

然而下一个瞬间把斧高吓坏了。因为纮式径直朝他这边奔了过来。

（糟、糟了！被发现了……）

斧高猛然缩头打算逃走，可惜参道并不长，他立刻就感到了纮式迫近的气息。

（要挨揍了！）

斧高刚做完最坏的打算，纮式就从灌木丛旁通过，转眼奔下了石阶，消失得无影无踪。

（咦……这是怎么了？）

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不过，斧高随即挂念起兰子的事，再度向本殿处望去。

只见她依旧迈着悠闲的步伐，朝石阶这里走来，还观赏着左右两侧的树木，仿佛在快乐地散步，看起来似乎已经把二守家纮式刚才还在身边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这样下去绝对会被兰子老师发现。）

斧高心里着急，但现在沿石阶往下跑已经太迟。无奈之下，他转身背对参道，祈祷兰子就这样从旁经过，不会发现自己。

“咦，是斧高君吗？”

可惜事与愿违，兰子在身后招呼了他一声。斧高局促不安地回过身来，只见她巧笑嫣然地站在他身后：

“唔，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这、这个嘛，五分钟左右……不、不是，要更早一点。”

“那你看到了我们的密会是吧？”

“没、没、没看见！我没偷、偷看……”

斧高抵死否认，但兰子说出“我们的密会”这句话，让他心头大震。他不禁大胆询问道：

“你是和纮式少爷约好在这里见、见面——”

笑容从兰子的脸上倏地消失了，但很快她又展颜一笑：

“什么啊斧高，你在想这个？对了，是因为我说了‘密会’二字吗……不过，你是不是在担心我？那样的话我倒是很高兴。”

斧高立刻意识到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他心里羞惭，低着头不敢直视兰子。然而，兰子却细细端详他的脸：

“谢谢。你是在担心我吧？”

“不，哪、哪里——”

“怎么说呢，对方可能是抱有密会的意图。”

这句话着实令人在意，斧高条件反射式地抬起了头。

“果然是纮式少爷……”

“对，就是他把我约了出来。哪知他说话老是拐弯抹角，我也烦，只当是耳旁风，不料他竟然——”

“什么？”

“向我求婚啦。”

“啊……”

“其实他想说的是，将来他会成为一守家户主，要不了多久还会当上秘守家的族长。不过，由于有婚舍集会的惯例在，所以得跟原来的一守家、三守家、古里家那些各怀鬼胎的新娘候选人相亲，从中挑选新娘，一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浑身发寒，厌恶到了极点。”说到这里，兰子微微一笑，指着自己继续道，“但是你的话，就很适合当我的新娘。

如果跟我结婚，你也能过上奢华的生活。想想你一个女人竟然在写什么小说，现在有一步登天的机会可不就像在做梦吗——大致就是这些。”

斧高实在没想到，昨天纮式注视着兰子的目光中，竟然含有那么丰富的意味。

“那兰子老师是怎么回答的呢？”

“回答之前，我就忍不住笑了——”

得知这就是先前那无比豪爽的笑声的起因后，斧高充分理解了为什么纮式会逃也似的离开境内。纮式和竹子一样为人倨傲，而且成为一守家继承人几乎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对他而言，兰子的反应无疑是莫大的侮辱。

（太好了……）

虽然认为兰子不可能答允，但知道她确实拒绝后，斧高也就放了心。

“那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被兰子一问，斧高就从前往媛首山遇见郁子开始，直到自己对未来的不安感，都说了出来。

“佥鸟老师又说了这么大胆的话啊。”

兰子果然也吃了一惊。不过看她的表情，似乎正专心思索着什么，也许是想探索那句话中的真意吧。

“的确，从长寿郎少爷的信里也多少能看出点迹象，他和家庭教师之间的关系不太好……”

“这、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应该说是在他成人以后吧。特别是这一年来……你看，再怎么说二十三夜参礼就要到了。”

“这是为什么呢？”

“学生一旦成年，老师自然就得卷铺盖走人。而且二十三夜参礼一结束，马上就是婚舍集会，长寿郎少爷会结婚。尽管她以前倾注感情培

养了长寿郎，但终究是不相干的外人。虽说这样措辞有点失礼，但她不过就是一个雇用来的教师罢了。正是出于多年来的深厚感情，才导致了爱之深恨之切——”

“但是，为此盼望长寿郎少爷死也太……”

“可不是吗？怎么想都觉得太过分了。”随声附和之后，自言自语般低吟的兰子，突然目不转睛地盯着斧高的脸，“而且，突然特地对你说这种让人心惊肉跳的话，这是为什么呢？”

“老师知道其、其中原因吗？”

“哎呀，叫我兰子小姐就行啦。我可是一直叫你斧高君的。”

兰子对拘谨地称呼“老师”的斧高，报以爽朗的笑容。无量寺的钟声乘风而来，正午到了。

“已经是晌午了吗？去东守的话，总该有什么地方吧？”

斧高点头回应兰子的询问。兰子随即邀请他共进午餐。

“啊？但是我……”

“当然是我请客啦。”

“但、但是……”

“甲子婆婆不也叫你今天好好休息一下吗。既然如此，这可是个好机会，所以饭我们也到外面去吃啦。西餐啊什么的，选你想吃的就行。请允许我作为同伴和你一起就餐。”

斧高最终接受了兰子的好意。不过很遗憾，说是下馆子，在媛首村能挑选的地方却少之又少。当两人来到地处东守，也是村里唯一的繁华街道时，连兰子也预见到了这一点。

“看来没有西餐厅啊。”

“我什、什么都吃。”

“你又这么说。呼……不过这样一来就算是请客也——”

兰子再次眺望了整条街后，把斧高拉进了最大的餐馆。

犹豫再三，斧高最后要了咖喱饭，兰子也和他一样。饭后斧高自然

是客气了一番，但兰子不仅点了年糕小豆汤，甚至还叫了果汁。对斧高来说，这份奢侈简直就像同时在过盂兰盆节和新年。

他吃完年糕小豆汤开始喝果汁时，兰子突然问道：

“怎么样，要不要当个作家秘书试试？”

斧高嘴里的东西差点喷出来。

“其实呢，我一直拜托毬子帮我做事，和编辑接洽、必要的采访活动、参考文献的资料检索和整理、原稿誊写……还真是什么样的事都有。我不喜欢出门见人，但她正相反，所以非常顺利。”

“唔，看起来兰子小姐怎么也不像那种人……”

“啊，是在东京的时候哦。特别是出版业界，还有文坛，一到那圈子我就会得孤僻症。”

“但、但是……我当作家秘书，这也……”

“工作嘛，一点一点学就行啦。确实，找个有经验的人，我这边可能也会轻松一点，不过在我这里，性格投缘比什么都重要。”

“……”

“虽然和斧高君相识没多久，但我已经从长寿郎少爷那里听说了你的人品，所以总觉得很久以前就认识你了。”

“啊……”

“他在信里经常写你的事呢。”

斧高的心脏突然咚咚地猛跳起来。

“他总是夸你，那可不是什么奉承话。说你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孩子。不光是这些哦。他好像还认为你也许有写小说的才能。”

“是说我、我吗？”

“没错。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也觉得如果你到我这里来，应该能帮上不少忙。怎么说呢，我们应该能建立起互帮互助的关系一起工作吧。当然了，你的事不白做，我会正常发你工资。”

兰子的唐突提议自然让斧高吃惊不小，然而对他来说，知道长寿郎

这样看待自己，心里的惊讶更是翻了数十倍之甚，同时也感激不已。

“啊，你不必在这里勉强答复。”斧高想起了长寿郎的事，不禁怔怔出神。看在眼里的兰子也许以为他正在烦恼，于是微带慌乱地续道，“幸好据说我可以在一守家再逗留一段时间。明天为长寿郎少爷守夜，后天还要举行葬礼不是吗？我打算之后在村里再待几天，所以你有时间慢慢考虑，就算我回东京后再答复我，也没有关系。”

“非常感谢，我会考虑一下。”

想想如今自己所处的境况，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虽然心里这么想，斧高还是非常不安。

（去大城市……）

自己究竟能否胜任作家秘书一职固然是一大担忧，但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一想到要离开一守家，斧高就陷入了一种无以名状的失落感。就在今天早上，他明明已经领悟到自己无处容身，然而……

午后，他以北守为中心，带兰子游览了村庄。听说兰子对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很感兴趣，斧高把她带到了媛首山之外能见到各式石碑的地方，不过兰子更喜欢参观养蚕和烧炭等村民们的日常生活。虽说早有预料，但两人走到哪里都会引来人们奇异的目光。因为对村民来说，连斧高也只是个外乡人，而且不管怎么说，兰子也太令人瞩目了。

即便如此，他俩也没退缩，第二天又一早就出了门，计划先去南守，然后上东守转一圈再回一守家。

“嗨，我听说十年前十三夜参礼的时候，长寿郎少爷的孪生妹妹妃女子不明不白地死了——能和我说说吗？”

去南守的途中，兰子单刀直入地开口发问，让斧高吃了一惊。

“啊，这个……我倒、倒是无所谓——”

“还有啊，希望斧高君把在一守家的所见所闻，那些令人感到玄妙、奇怪或诡异的……淡首大人的事当然也包括在内，都详详细细地告诉我。”

在兰子的催促下，斧高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到媛首村后经历的怪事全说给她听了。

“唔，是这样啊……”

斧高结束漫长的叙述后，兰子深深叹了口气，发出一声感慨。

“这诡异之极的斩首连环杀人案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深不可测的东西呢。”

中午，他俩在媛首川河畔吃了斧高一早就开始准备的便当——说是便当，其实只是几个饭团，用来作为昨天受款待的小小谢礼，这是斧高能做出的最高回报。

“真好吃。这饭团是斧高君亲手捏的吗？对了，如果你当了我的秘书，想必我俩每天都能做一桌好菜啦。”

只是饭团而已，这也太夸张了吧。但斧高还是非常高兴。说起来，兰子也许是长寿郎之外第一个这样称赞他的人。

在河畔闲聊了一阵后，兰子道：“这就回去吧。我们必须在秘守家的亲族会议开始前，赶到那间里厅去。我和你都是外人，但正因为如此更不能迟到。否则，他们会以人没到齐为借口不进行讨论，我可不想这样。”

兰子似乎早就摸准了富堂翁的性格。她催促斧高一起离开媛首川，直接回了一守家。

途中，乘坐私家车的二守婆婆从两人身边经过。让斧高吃惊不已的是，车刚在不远处的前方停了下来，一枝夫人就立刻催促兰子和她一起坐车。前天的指纹一事，兰子不经意间成了二守家的帮手，多半就是这一点起了作用。

然而兰子彬彬有礼地拒绝了邀请。

“为什么不坐呢？”汽车驶远后，斧高问道。

“因为那人没说让你一起坐嘛。”

两人在一守家里厅现身时，除了富堂翁和兵堂之外，所有人都到

了。

“你去通报一声，就说各位都已到齐——”

甲子婆整句话还没说完，斧高就已经起身唤人去了。

向他下达指示的甲子婆，表情里透着责难之意，像是在说“这么重要的时刻，你究竟跑哪去了”。若在以往，甲子婆少说也会斥责一句，奇怪的是这次她却一言未发。这是因为她说过这几天斧高可以自由活动吗？这一点斧高也不是没想到，但甲子婆不可能做出这种令人称道的事。多半是因为还有更让她牵挂的事吧。

禀明富堂翁和兵堂后，斧高急忙返回里厅。就在这时，由女佣引路的高屋敷到了。不久，秘守家族长和一守家户主也进入了客厅，参加第二次亲族会议的全体人员终于到齐了。

座次和前天一样。上座中央的右边坐着富堂翁，左边坐着兵堂。从富堂翁的左手起，依次是兵堂之妻富贵、甲子婆、富堂最大的妹妹即三守婆婆二枝、二枝战死的儿子——克棋之妻绫子、次女华子、三女桃子，此六人向下座一字排开。

对面的那一列，兵堂的右手是富堂的姐姐即二守婆婆一枝夫人、她的儿子纮达、纮达之妻笛子、两人的次子纮式、长女竹子，以及江川兰子共六人。

至于列尾空开二人份的座位距离、两列之间并排坐着佥鸟郁子和斧高，也与上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斧高旁边多了个高屋敷。

换言之，六对六的长边依旧，而短边成了二对三，所以长方形稍稍变了样，成了梯形。

“嗯，看来所有人都到齐了。”富堂翁环顾众人的脸，然后视线停留在高屋敷身上，“那么巡警先生，我问你，遗体指纹的调查有明确结论了吗？”

“有，今天早上我收到了报告。”或许是意识到了客厅中飘荡着的异样空气，高屋敷也显得很紧张。

“那我们就听听结果吧。”

“明白了。”

所有人都探出了身子，一守家的富堂翁、兵堂和甲子婆三人，二守家的一枝夫人、纮达、笛子和纮式四人，反应尤为强烈。

“如果略过专业性的说明，只叙述已判明的事实，那就是从长寿郎房间借出的书籍和钢笔上粘着的指纹，和马头观音祠发现的无头尸的指纹，完全一致。所以，遗体确认是秘守长寿郎无疑。”

“呵……”

甲子婆长叹一口气，兵堂呼应她似的塌下肩膀。最后是富堂翁发出了语不成声的低吟。这些表现既可以看成他们总算是死了心，也可以理解为终于卸下了承重已久的包袱——端看你怎么想了。

和一守家三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二守家的人们毫不掩饰喜悦之情，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巡警先生，辛苦了。”似乎是为了赶快进入下一个议题，一枝夫人代替富堂翁慰劳了高屋敷，随即又道，“方便的话，就请继续旁观一守家下任继承人的指名仪式吧。”

“啊，是……”

对高屋敷来说，这番好意显然让他左右为难。他征询意见似的看着斧高，所以斧高也只得无奈地轻轻点头，表示留下来比较明智。因为对斧高来说，有高屋敷在身边，也能安心不少。

“那么富堂翁，就请您作为秘守家的族长，向我们全体族人指定下一位一守家继承人吧。”

在斧高记忆里，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一枝夫人称弟弟为“富堂翁”。而且现在她正向弟弟深深垂首。

富堂翁再度扫视了众人一番，然后目光凝望着虚空，开了口：

“现在，我将以秘守家族长的身份，明确指定继我儿兵堂之后成为下任一守家继承者的人选，并在这里宣布他所嫡出的家族是今后的一守

家。在这里，他本人及其家族全员必须严肃对待这一任命，将致力于光宗耀祖的责任铭记在心。”

二守婆婆当即恭身叩拜，纮达和笛子夫妇也效仿一枝夫人，立刻低头施礼。就连纮式也一本正经地垂下头，表示遵从，令斧高也为之瞠目结舌。

（果然，想到自己即将成为一守家继承人，过去的二守家即将升为一守家，连不成器的纮式少爷都自然而然地庄重起来啦。）

只是，斧高一想到这本是长寿郎的使命，与其说深感悲伤，还不如说是满心的不甘。

“听好了，一守家的下任继承人是——”

不知为何，富堂翁闭上了嘴。斧高本以为他是故意想惹人着急，但又觉得他的表情很奇妙。

“那么，富堂翁，这位重要的继承人是谁？”

一枝夫人竭力忍耐着催促对方的冲动，以温柔得让人心惊肉跳的语气询问道。一刹那，始终面无表情的富堂翁，脸上漾起了淡淡的笑容：“是斧高啊。”

众人齐刷刷地猛然转头，向斧高望去。他们的动作让斧高感到客厅里似乎刮起了一阵狂风，正从上座向他所在的下座袭来——

“富、富堂先生，你究、究竟是在开什、什么玩笑？”最先恢复过来的毕竟还是一枝夫人，“你再怎么不甘心把一守家的地位交给我们二守家，也不至于说出斧高是继承人这种话吧，而且还是个用人——富堂先生，恕我失礼，你的脑子没问题吗？兵堂先生！这究竟是怎么——”

“斧高是……”一枝夫人把矛头转向兵堂时，富堂翁抬手直指斧高，“坐在那里的斧高是我儿兵堂和，你看，就是他和那位家庭教师所生的孩子。”

不光是二守婆婆，所有人都惊呆了。此时此刻，斧高眼前完全成了白茫茫的一片，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

紧接着，他突然感到头部隐隐作痛，随即深深地、无止尽地陷入了漆黑一片的世界。

第十八章

第三桩命案

富堂翁揭开了斧高的身世秘密。

“咿咿咿咿咿咿咿咿！”顷刻间，无法视之为人声的尖叫响彻了里厅。

这非比寻常的声音，与其说令高屋敷震惊，还不如说令他震颤。他的身子不由得哆嗦起来，朝怪声传来的方向望去。原来那声音是从龇牙咧嘴的富贵口中发出的。她气质偏冷，但容貌本来也算秀美，正因为如此，扭曲的表情看来格外狰狞。

不过，胆战心惊只是一瞬间，高屋敷立刻戒备起来。因为他从叫声中察觉到了异样之极的情绪，唤起了自己身为巡警的警戒心。

然而为时已晚，就在他猛然醒悟的时候，富贵已经拿起搁在面前的茶碗，向斧高扔了过来。高屋敷还没来得及伸手阻挡，茶碗就击中了少年的额头。

“喂、喂！你个……”兵堂堪堪站起身，但也许是慑于妻子的可怕神情，又再度坐回椅中。

“斧高！你不要紧吧？”

高屋敷抱住向后倒去的斧高，呼唤他的名字。但斧高毫无反应。感觉到什么的高屋敷抬头一看，只见佥鸟郁子正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她的孩子。两人的视线相交了。

“医、医生……请把伊势桥医生叫来。”

“不用担心。”

“啊？什、什么叫不用担心？”

“因为淡首大人正在好好地保护这孩子。”

高屋敷搂着斧高身体的双臂上，激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这女人是斧高的亲生母亲……）

他情不自禁地盯住对方的脸，不过很快就意识到现在可不是做这种事的时候。他想请人把伊势桥医生找来，但立刻发觉这非常困难。因为一场极其激烈的唇枪舌战已在秘守家族人之间展开。

“富堂先生，你竟然……唉，就算你再怎么不甘心，不想把如今的地位让给二守家，也不该厚颜无耻地撒这种谎啊。”

“我撒什么谎了？斧高确实是兵堂和那女人的儿子。”

“不，这是捏造！”

“喂喂，这家伙的好色成性，姐姐也是知道的吧？”

自己的恶习在全族人面前被提及，兵堂竟毫无羞耻之色，反倒露出了猥琐的笑容。不过，当他发现富贵正严厉地怒视着自己时，又慌忙神色一正，收起了笑意。

“好色什么的，根本不能证明那个谁就是兵堂先生的嫡子。”一枝夫人立刻向富堂翁发起奋力反击。

“斧高这个名字呢，就是从兵堂上来的。兵堂的‘兵’字有‘两手持斧’的意思，而‘堂’有‘堆着土的高地’之意。所以，我们从两字中各取了‘斧’字和‘高’字，把孩子命名为斧高。”

“这……这只是你们后来牵强附会想出来的吧！”

“甲子婆婆，把那个给我——”

富堂翁不紧不慢地向怒不可遏的一枝夫人点点头，朝藏田甲子伸出一只手。接老太爷的指示，甲子婆从怀里取出一个香囊似的小荷包，躬身双手递上。

“里面是脐带和——”富堂翁打开荷包，把手指伸了进去，“一张证明文书，上面记载了那孩子是谁和谁所生、哪年哪月哪日在哪里、由哪一个产婆接生下来的等。”

“那、那种东西，你们这几天想准备多少就能准备多少啊。一守家有幸捡了个不知从哪里来的孩子，于是策划阴谋，耍花招说这孩子其实就是一守家的继承人……一定是这样！”

不仅是二守家，就连三守家的人也对一枝夫人坚决不承认斧高的态度，纷纷表示赞同。

“原来是这样。”然而，富堂翁丝毫没有为难之色，“姐姐的疑惑我认为理所当然。不过我的话还没说完。那张证书上分别按着父亲、母亲以及新生儿的手印。指纹从出生那时起就一直不会变——对吧，姐姐？”

“……”

二守婆婆无言以对的时候，富贵出人意料地开了口：

“一枝婆婆……虽然我不愿意承认这种事，但这个用人真的是我家那位和那女人生的孩子。”

听了这话，一枝夫人似乎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动摇。因为她应该比谁都清楚，虽说富贵是嫁进一守家的女人，但其后的婚姻生活十分复杂，所以她绝不会站在兵堂那一边。

“对我来说，自从长寿郎死后，一守家也好继承人也好都已经无所谓了，没有兴趣了。各位可能会想我没好好照看过孩子也敢大言不惭，但事实上，是我想做也不让我做。不过，我是一个母亲，我一直期盼能亲眼看到长寿郎成为一个出色的继承人。”

“富贵夫人，你想说的话我明白，但——”

“我家那位，让那女人怀了三次孕。”

就连一枝夫人也对富贵的坦白话语无言以对了。

“第一次就是这孩子，第二次和第三次流产了。那是当然，因为我向淡首大人许了愿，让他俩的野种流掉啦！啊哈哈哈！”

最初语气倒还平和，渐渐就转为了疯狂似的怒吼，最后变成了凄厉的大笑。

富贵狰狞的模样，让高屋敷背后掠过了一阵难以言喻的恶寒。当然这不光是因为他听到了富贵的疯狂笑声，其话语中的内容也是原因之一。事实上，自从她一开口，里厅的气氛就越发沉重了。从一开始便四

处弥漫的紧张气氛进一步升级，更有异样的气息涌了进来。

而这时，一枝夫人语惊四座，把不祥的气氛搅得更为混乱。

“说起来，长寿郎少爷的头还没找到呢。好像是有一种叫指纹什么的鉴定手法，但我身为二守家之长，没法接受这种玩意儿。所以在正式找到长寿郎少爷的头，确认他已死亡之前，就算出现了拥有一守家继承权的人，我也绝不认可。”

“姐、姐姐！你这不是胡来吗？”

“我怎么胡来了？”

“通过确认长寿郎的身份一事，你应该已经明白指纹是什么东西。所以听说证书上还有婴儿的手印，就觉得不承认是不行了。正是因此，你才胡搅蛮缠提出那种要求——”

“胡搅蛮缠的人是你吧！一开始就是你不想承认长寿郎少爷的死——”

“什么啊！那已经正式——”

“巡警先生……”

高屋敷已完全被富堂翁和一枝夫人针锋相对的气势所吞噬，而这声呼唤终于让他回过了神。呼唤他的是江川兰子，不知何时她也站在了斧高身后。

“姑且把斧高抬到我的客房去吧，然后再联络医生——”

“说、说的是啊……”

高屋敷慌忙抱起斧高，跟在走出里厅的兰子身后。临走前他回头看了一眼里厅，发现除了正在激烈争执的富堂翁和一枝夫人，所有人的视线都专注在斧高身上。

视线的目标并不是自己，但高屋敷还是觉得毛骨悚然。之前高屋敷也一直同情斧高的境遇，但一想到他如今、今后会是怎样的命运，就有一种绝望之感。

（对他来说，做一个孤苦伶仃的用人更好吧。）

哪怕长寿郎还活着也好啊。但高屋敷转念又为自己的头脑不清而羞愧。如果长寿郎在世，斧高的身世秘密压根儿就不会被揭开。

“请等一下。我马上铺垫被。”

一到客房兰子就把桌子移至角落，从壁柜里拿出垫被铺在了榻榻米上。

“小斧情况怎么样？”

甲子婆出现了。看来她是紧随两人之后来的。

“啊，藏田婆婆——”

“我已经吩咐人去叫伊势桥医生了。来，我看看……”

甲子婆的回答表明她知道高屋敷要问什么。随即她用手摸了摸躺在垫被上的斧高的额角，又在他头上到处抚摩。

“嗯嗯，看样子没什么大不了的。突然听到那些话，所以吃了一惊嘛。刚巧那时夫人扔了个茶杯过来，所以更是吓得不轻，结果就昏过去啰。”

“是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打击导致的……对了，藏田婆婆，富堂翁所说的——”

“嗯，是真的。”相比高屋敷的气势逼人，甲子婆应答的语气十分淡然。

“难道把他收养过来，就是因为预见到了今天这样的风波……”

“巡警先生，怎么说这也不可能啊。要不是几多家出了那种事，斧高现在应该还在八王子生活。”

“这么说，是因为父亲战死，母亲杀了他的兄姐后又自杀，所以一守家才不得已收养了他吗？”

“是。因为他已经记事了嘛，所以也不好送给外人了。不过现在看来，那孩子会来这个家，也许是某种看不见的力量起了推动作用——”

“藏田婆婆的意思是，这是命？”

“是啊，淡首大人的……”

万幸的是，斧高在伊势桥到来之前就恢复了知觉。医生的诊断和甲子婆一样。不过他认为，虽然没有大碍，但斧高还是睡到明天早上比较好。

接受伊势桥诊治时，斧高很安静。但医生一回去，他就急着想问甲子婆，关于自己身世的详细情况。他还央求兰子告诉他，自己晕过去后里厅的人们都说了些什么。

当然，她俩和高屋敷都只说现在应该静养，拒绝回应他的请求。然而斧高却执拗地什么话也不听。高屋敷也是第一次见他如此强硬地抗拒大人的意见。不，甚至连甲子婆都十分惊讶。无奈之下三人商议决定，姑且说一些事好让他心满意足地入睡，否则他只会激动不已。不过，他们没忘记叮嘱斧高，他只能躺在被褥上静听。

高屋敷也想陪伴在侧，但他能参加亲族会议是因为大江田给了特别许可，所以现在必须回工作岗位。他把接下来的事托付给二人后，向媛首山赶去，那里正延续着昨日的大规模搜索。

第三天搜山以一无所获告终，当晚一守家举行了长寿郎的守夜式。高屋敷和大江田、岩槻一同前往吊唁，他确凿无疑地感到，聚集在棺前的秘守族人之间流淌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异样气息。

队长似乎也有同感，从一守家告退后他立刻说道：

“这气氛真教人受不了。那个家充满了阴森之气，就像随时会发生第三桩杀人案一样……”

遗憾的是，大江田的话在翌日成了事实。

第二天早上，高屋敷去终下市警署的主要搜查官们留宿的百姬庄，参加第四天搜山活动的讨论。大江田激励全体人员，请众人致力于查找罪犯的遗留物品和逃离路线，尤其是要全力找到两位被害者的头。

今天高屋敷的负责区域是媛神堂通往日阴岭的参道南侧。依靠青年团的协助，前三天警方也得以在上下午人员轮换的基础上，尽可能没有遗漏地进行了搜查。而今天已是第四天，想必众人都在想，无论如何哪

怕找到一个也是好的。

高屋敷从北鸟居口进入了媛首山，即便是在前往负责区域的途中，他也绝不放松对周围情况的查看。事到如今，他不认为在参道的可见范围内还能发现什么，但凡事总有万一，既然进了山，他就一刻也不想虚度。

可惜负责区域的搜索工作，不曾为高屋敷的良苦用心带来半点回报。

不过，今天当黄昏降临媛首山，高屋敷遵从收队指示回到境内的时候，他突然目不转睛地盯住了媛神堂。他会这么做，正是得益于细致入微的观察。

（咦……）

起初没发现什么异常，但不久他就看出来了，挂在媛神堂格子门上的锁头似乎有点歪。

（昨天有人又来搜查，后来没好好锁上门？）

心里虽然这么想，但警方用了两天时间在御堂里进行了彻底搜查，所以昨天全体人员应该都被派去搜山了。况且搜查人员从堂里出来时不把门锁好，还不做确认，这是不可能的。

（总觉得有点奇怪啊！）

他的心脏立刻“扑通扑通”猛跳起来。

（要冷静……也许没什么事。）

高屋敷虽然这样宽慰自己，但可以说越是靠近媛神堂，他就越是确实地感到情况有异。

他站在御堂的格子门前，刚碰到门闩，那闩就脱落下来了。

（是有人硬把锁撬开的！）

他慢慢地、悄悄地打开格子门，向昏暗的堂内窥去，一具全裸无头男尸横躺在祭坛前的地面上，赫然映入了他的眼帘。

（啊……见鬼！果然……）

不过，这具无头尸和中婚舍及马头观音祠发现的两具有一点不同。不知为何，被砍下的头就在祭坛上。

（为、为什么……这、这个头没被拿走呢……）

相比新被害者的出现，罪犯特意留下头颅的事实让高屋敷更为震惊。

（打、打住，我要先看看被害者是——）

后知后觉反应过来的高屋敷走进堂内，打算确认尸体的身份。

（怎、怎、怎么会有这、这种事……）

看着这张令人难以置信的脸，他几乎叫出声来。

“队、队、队长！大江田队长！你在哪、哪里？请赶紧来媛、媛神堂！”

高屋敷慌忙冲出媛神堂，为了通知理应正在搜山的大江田，他绕着御堂四处飞奔，面对三条参道大声喊叫。一声声呼唤在警察和青年团成员之间传递开来，很快南守参道上就现出了大江田的身影。

“第三个被害者吗……”

无头尸异样地扭曲着，横躺在堂内的祭坛前。目睹此景的大江田忍不住喃喃自语。他的表情中流露出的与其说是惊愕，还不如说是羞愧，自己竟然只能坐视新受害者的出现。

“看来只能认为罪犯硬行脱掉受害者的衣服后，就这样放着不管了。”

就像岩槻指出的那样，无头尸的身体和手脚全都不自然地扭曲着。

“毬子仰卧着，形态可谓齐整；长寿郎的情况虽然有点乱，但也是仰面躺着。相比之下，这具尸体就处理得比较草率了。很好，现场的特异情形包括尸体状态，先别对外界公布。”

“队长，被砍下的头遗留在现场的事也要保密吗？”

“笨蛋！好好动动你的脑子。那么大的事能瞒得住吗？我是指更细节的部分——好了，不说这些了，先告诉我这是谁？”

见大江田回过了头，高屋敷勉强出声答道：

“一守家的……长寿郎。”

“你说什、什么？你是说这、这头是长寿郎的？”大江田震惊的吼声一下就变为了困惑，在堂内回荡不止。

“那、那么，在马头观音祠发现的无头尸是谁、谁啊？”

岩槻一筹莫展，而大江田毕竟有过人之处，他迅速恢复了常态，观察力也似乎十分卓越：

“好好看看！这个头被砍下来，至少过了好几十个小时！”

“啊，这么说……”

“我的意思是，这具无头尸的确是继古里毬子和秘守长寿郎之后的第三个被害者。”

“怎么会……那、那么这具尸体的头呢？”

话音刚落，岩槻环视堂内一圈后，探头望了望祭坛背面。高屋敷根本来不及阻拦，他就一脚踏入了祭祀媛首冢和御淡供养碑的区域。

“见鬼，石碑后面也没有。”

“喂，那地方从旁边也能看到啊！”

虽然大江田警告了岩槻，但第三桩命案的发生似乎让岩槻极为兴奋。

“凶手莫非是打算砍下被害者的头，好把罪责推给这个叫什么大人的作祟？真以为这手段对警察有用吗？”

这后半句话好像是对罪犯说的。然而他为了发泄这股怒气，竟然往眼前的媛首冢上踢了一脚。

“岩槻，你去调查荣螺塔和三间婚舍。除了搜索第三个被害者的头，也确认一下有无可疑之处。”

岩槻为执行大江田的命令向荣螺塔走去。高屋敷望着他的背影，暗自叹了口气。既然身为警官就不该相信作祟之说，但他还是觉得，嫌恶到那种程度也不是什么好事。

（在没人看到的时候，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遭天遣的事。）

万一秘守家的人和村民目击到他的行为，没准真会引发严重事态。

没多久，岩槐回来了。

“哪儿都没发现头。另外，我也没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

岩槐报告时依然兴奋得溢于言表，与之相对，大江田发言的语气则很沉稳：

“是吗？也就是说，罪犯带走了第三个被害者的头，不知为何却把藏匿到现在的长寿郎的头放了上去。”

第十九章

淡首大人的意思

在秘守家第二次亲族会议上，斧高知道了自己的惊人身世。翌日，一守家举行了长寿郎的葬礼。

说是为一守家继承人送葬——就算是前任继承人——可这仪式也太简陋了。虽然不像妃女子那时一样给人密葬的感觉，但默默排斥吊唁者的气氛依然笼罩了一守家。可以说这是一场只有秘守族人参加的葬礼。然而，新继承人的出现导致的一守家、二守家和三守家众人之间的不睦，令同族之间也流淌着疏远的气息。纮式甚至都没来参加。当然他们原本关系就不好，但是能把这种气氛带进葬礼，尤可见程度之甚。

不过，斧高压根儿无暇关心周遭的状况。他有幸在兰子的客房躺下，接受了伊势桥的诊治，还姑且从兰子和甲子婆那里听到了自己想知道的事，之后又得以一觉睡到天亮。这些待遇大大缓和了他在亲族会议上受到的冲击。为了他，兰子搬到了唯一空置的面向后院的别栋客房。虽然处于半梦半醒状态，但斧高还依稀记得夜间兰子曾经不无担忧地探望过自己好几次。她的这份关切，确实进一步对他的恢复带来了助益。

然而，斧高刚在长寿郎的葬礼上现身，就发现众人的视线如针一般刺向了自己。他顿时陷入了走投无路的感觉。而且盯着他看的不光是秘守家的人，直到昨天为止还身份相当的用人们——不，应该说在一守家用人里他的地位也是最低的吧——也向他投以莫名的目光。

（从前在一守家被视为最低贱的人，突然蹿升到最高位置，可能成为自己的主人，所以……）

他根本不想去思考，这些人的眼里隐藏着怎样的思绪。

（如果铃江在，她会对现在的我说些什么呢？）

一念及此，斧高的心头才多少有了点温暖。

葬礼的进展极为神速。所以上午棺材运至火葬场，傍晚就在无量寺

的墓地安置了骨灰，进程之快空前绝后。别说历代秘守家了，纵观整个媛首村送葬仪式的历史，这种异常而又扭曲的情形也几乎从未发生过。其中还包括在残留着土葬风俗的地方特意实施火化这一点。

（和妃女子小姐那时完全一样……）

斧高对这一事实产生了难以言喻的战栗感。

不过异常简短的葬礼对他来说也许是一种拯救。因为甲子婆催促他越过二守家和三守家的人，跟在富堂翁和兵堂之后烧香。此外，午餐的座次也表明他已是一守家真正的继承人，抑或为了让世间认可这一点才这样安排的。但就他本人而言，无异于如坐针毡。

“出去走走吗？”

所以午餐后兰子招呼他时，他马上就点头答应了。

甲子婆问他俩去哪儿，他俩回答说傍晚前回来，又一次向媛守神社进发了。那里人迹罕至，不会受到打扰。

“说起来，为什么要那么匆忙——”

“你是说办葬礼？”刚从一守家出来，斧高就匆匆开了口，而兰子似乎也在考虑同一件事，“他们是想尽早办完丧事，彻底解决悬而未决的继承人问题啦。”

“因为服丧期间不便行动吗？”

“严格来说，还有头七和七七——”

“最重要的毕竟还是守夜、葬礼和安放骨灰吧？”

“不完成这些的话，二守婆婆肯定会以此为理由从旁干扰。她会说‘这件事姑且放一放，让我们先为长寿郎少爷祈求冥福吧’。然后二守家就会趁这期间商量对策。那位一枝夫人显然做得出这种事。”

“原、原来是这样……可不是吗，应该是……”

“富堂翁当然很了解自己的胞姐，所以才想尽早搞定继承人问题吧。我个人认为只要有那张证书就万事大吉了，但不给一枝夫人时间是最保险的。”

斧高觉得又一次窥见到了江川兰子的过人之处。入村至今也不过是第五天，她竟能如此准确地把握秘守家众人的性格，观察力可谓不凡。果然作家什么的，看人的眼光就是不一般吧。

“对了，关于担任兰子小姐的秘书——”神社石阶遥遥在望的时候，斧高提起了这件事。

对于此刻的他来说，去都市具有强烈的逃离一守家的意味。他想这样对兰子也未免太失礼了。但眼前突然出现对比如此鲜明的选项，他的心不由得大大偏向了其中一方。

然而，兰子似乎产生了误会。

“啊，那个就算啦。毕竟是昨天上午之前的事了。”

“啊？不过……”

“不必介意啦，现在你应该考虑自己的事。你不是已经知道自己是一守家的孩子了吗？一直是用人，突然被告知说其实是主人，确实会有点不知所措吧，不过这种事要看你怎么想了。想想看，假如你完全是从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家庭突然来媛首村的一守家当继承人，情形又会怎样？如今你已经在这村子，在一守家生活了十一年之久，所以只要利用这些年的经验就好，对吧？”

“是……”

“我想在一个历经若干代的老式家族当继承人当然很辛苦，但是能拥有这么气派的一个家，在这世上也算是可遇不可求啦。在这个家里生活的人，包括亲戚，诚然多少都有点怪癖……啊，抱歉，我的意思是虽然看起来不好相处，不过，你以前当用人时，应付那些人不也十分自如吗？”

“嗯，是吧……”

“那就没问题啦。因为今后你就是家族的一员了。当然，无论发生什么事一家人总是应该住在一起……之类的话，可轮不到我这样的人来说。”

斧高想起兰子如今孑然一身。从她的角度来看，对刚有了个家的斧高说“应该住在一起”，也是理所当然的吧。不过，有一件事让他很在意。

“怎么了？没精神？”可能是兰子注意到斧高攀登石阶的脚步缓慢了下来，她站住了，“难道是对过去的待遇——”

“不，那……倒是无所谓。怨恨之类的情绪我从未有过……不知该怎么说好……这话由我自己来说也挺奇怪，对那些事我是看得很淡的……”

“噢？这还真叫人意外。不不，这样比较好。没让你受到太大的伤害自然是最好不过了。不过，也许是我胡思乱想，我以为你受到了巨大打击，一时之间未必能振作起来——”

“一定是我不知不觉中在一守家经受了种种锻炼吧。”

斧高脸上浮现了苦笑。兰子则显出安心的表情，做了个催促他上石阶的动作。

没多久，两人到达了顶端。兰子低头看看自己的脚下：

“哎呀呀……尺寸虽小毕竟是男式的鞋，所以就是穿不惯啊。其实女扮男装也很辛苦。啊，我果然还是喜欢站在这里看风景。”

明明很在意鞋子的舒适度，却又似乎立刻被铺陈在眼前的风景吸引了。不过悠闲的家常话也到此为止，她随即扭头面向斧高：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让你耿耿于怀？”

“兰子小姐相信淡首大人的作祟吗？”

这问题好像出乎兰子的意料，她一时语塞过后，说道：

“怎么说呢……很难说。”

看起来，她是姑且作了回应，好争取时间思考如何应答。

“虽然小说和现实不同，但兰子小姐的作品里就会直接出现怪异现象，对吗？”

“嗯，不过正如你所说，我写的毕竟是故事啊。就算是创作怪奇小

说的作家，也有很多人对幽灵付之一笑。但是，你为什么又……啊，你是在这村子长大的，有这种想法我能理解，但为什么现在还要提这种事——”

斧高把自己五岁时在八王子几多家发生的母亲逼迫全家自杀的惨剧，说给兰子听了。

“是吗……还有那样的事啊，长寿郎少爷没告诉我那么多。”

“今天早上醒过来时，我突然想到——”

“想到什么？”

“想到那天傍晚来我家的也许就是淡首大人……”

“……”

“那天明明天气很晴朗，但到了傍晚突然下起雨来。井也好，浴室也好，总之淡首大人喜欢水。”

“等、等一下。不能因为当时下了雨，就思维跳跃地——”

“我被一守家收养到此的一年后，有一场十三夜参礼。妃女子小姐就是当时死去的。这件事最让我耿耿于怀。为什么落井的会是妃女子小姐呢？直到现在高屋敷先生还觉得疑惑。换言之，如果是长寿郎少爷的话倒还好理解……”

“扼要来说，就是这样对吗？长寿郎少爷注定会在十三夜参礼中死去，所以淡首大人的意志让你在前一年被带到了一守家。然而，也不知出了什么差错还是纯属意外，死去的却是妃女子。但十年后长寿郎少爷依然在劫难逃，不仅自己遇害还把毬子小姐也卷了进来。”斧高默默点头，兰子向他凝视了片刻，又道，“你认为那个淡首大人这次会作祟到你身上？”

“不，我不知道。我不想说‘作祟好可怕’这么严重的话，但……怎么说呢，今天早上我就一直心里发慌，总觉得自己似乎被什么操纵了，自己的人生被随意摆布着……”

“原来如此，不过，你有这种感觉大概也不奇怪。”

“你这么认为吗？”

“嗯。不过，如果是我的话，就一定会冲出家门——不不，我可不能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刚才还说应该一起住呢。”

“哦……”

“好了，你听我说，就算淡首大人真会作祟，我也觉得你多半不会有事。”

“啊！为、为什么？”

“这个嘛，不是我现在随便一拍脑袋想出来的。我听长寿郎少爷讲过秘守家的历史，昨天又从你这里听说了各种各样的事件和变故，结果我意识到了一件事。”

“什，什么事？”

“一守家历代男孩确实体弱多病、不易成年，几乎都在儿童期就夭折了。但是，发生过继承人一个都没能长大成人的情况吗？有过一守家灭绝的先例吗？一次也没有。真的和二守家地位互换过吗？没有吧，一次也没有。”

听兰子一说，斧高发现倒还真是这么回事。虽然不止一次面临“完了，这一代后继无人”之类的危机，但始终把持着秘守一守家的地位，直到现在。

“你看，奇怪吧？如果淡首大人真想作祟，为什么不干脆屠杀全家呢？不管性别把生下来的孩子一个不留全都杀掉，不就结了？”

“这么说起来，所谓的作祟果然还是迷信……”

“这样解释也行，但我可是在假设淡首大人真会作祟的基础上说的。”

“啊？那么……”

“我是说过真要作祟的话灭门就好了嘛，但我想作祟的程度要是真的极为激烈，那么淡首大人反而会有意让这一家顺利地繁衍。”

“这是为、为什么？”斧高觉得答案不言而喻，但还是无法不问出

口。

“当然是为了可以继续作祟啦，永远继续下去……”

明明已经有了预感，但答案一入耳，斧高仍感到背后一阵恶寒，好像有冰水在那里淌过一般。

“如今的一守家，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就真完了。当然他们可以从外乡收一个养子，重整旗鼓，但在此期间一守家的地位会被二守家夺走。”

“……”

“我也觉得怪异事物通常不可理喻，但淡首大人并不是对谁都作祟，只要不去惹是生非，它只会影响秘守家尤其是其中的一守家不是吗？要我说啊，可以认为它还是有理可循的。”

因为斧高完全没有这样思考过，兰子指出的问题让他吃惊不小。

“好了，这种事先放一边——”兰子以认真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看着斧高，“昨天我也说了，你可以慢慢考虑。关于秘书的事，只要你有那个意思，我这里无论何时都没问题的。不过，理由如果是为了逃避一守家继承人的重担……我不能接受。”

自己的心思似乎被看穿了，斧高吃惊之余不由自主地垂下了头。

“不过，如果一守家继承人的生活实在太异常，让你无法忍耐，倒是可以到我这里来避难哦。”

斧高猛然抬起头，只见兰子莞尔一笑。

“但是，我能很好地接替毬子小姐吗？”

“嗯？是说秘书吗？嗯，没问题的。毬子的确完美无缺，但我想江川兰子这位作家也太依赖她了。你明白吗？也就是说，现在的环境对我来说过于舒适，但对毬子来说相当恶劣。她多半有能力成为职业作家吧，只是没有机会罢了。不，是江川兰子剥夺了她的机会，扼杀了她的萌芽。假如两人的关系就那样持续下去，也许会变得更加险恶……”

不知不觉中，兰子的眼睛望向了远方。

“毬子小姐找长寿郎少爷商量的就是这件事吧？”

“嗯……如果他介入进来，就算恢复不了原样，我想我们的关系也会有所转变，现在也许已经走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兰子的视线再度投向斧高，“因为有了她给我带来的教训，我觉得一定能顺利地和你相处。但是啊，我希望你先好好考虑在一守家生活。不管怎么说那里都是你的家。”

此后，他俩来到媛守神社的本殿，在木阶梯上坐下，谈论了一些与案件毫无关系的话题，比如《怪诞》杂志今后的活动等。

不久，两人感到了微微的凉意，便回了一守家。

然而等待他俩的却是二守家纮式的无头尸在媛神堂中被发现的惊人消息，而且和长寿郎的头颅在一起……

第二十章

四颗人头

媛神堂发现的第三具无头尸疑为二守家的纮式。

从昨晚和一枝夫人、双亲一起从长寿郎的守夜式回来，直到众人就寝为止，都有人见过纮式。然而今天早上迟迟不见他起床，所以母亲笛子遣女佣去叫他。不一会儿女佣就慌忙回来报告说“房里没人，被褥也不像有人睡过的样子”。纮式就此踪迹皆无，也没出现在长寿郎的葬礼上。当家人开始有点担心时，刚巧警方来问是否有人失踪，于是二守家顿时炸开了锅。

据伊势桥推断，无头尸的大致死亡推定时间是凌晨一点到三点。换言之，假如被害者是纮式，那就说明他在家人和用人们入睡后，溜出家门去了媛神堂。

“凶手是那女人！”竹子当即嚷嚷道，认定是江川兰子所为。

高屋敷追问理由，她就说出了前天上午看见两人在媛守神社密会的事。她坚称昨晚两人肯定也有密会，当时发生了争执，于是兰子就把纮式杀了。

高屋敷立刻奔赴一守家，打算问兰子的口供，却被告知兰子和斧高外出了。

“现状如此，只好姑且先让二守家的人来确认一下无头尸究竟是不是纮式了。”

大江田刚下判断，围绕着媛神堂进行搜索的搜查组，就急报说发现了人头。

高屋敷随同大江田队长来到发现人头的现场。原来地点就在境内通往东守的参道左侧，也就是前往那座马头观音祠的途中会看到的左侧森林里。长寿郎和毬子的衬裤、草鞋以及侦探小说也是在那里找到的。据说纮式的头被包在衣物里，随意地丢弃在地上。还有人说那衣物看起来

像是长寿郎的外褂。此外，周围还散落着不少东西，从上衣到衬裤什么都有，应该是纮式的衣物——

在暮色急速蔓延开来的森林里，后脑好似石榴一般破裂的人头滚落在皱巴巴的外褂上。

“你们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岩槻低头看着头颅，“罪犯拿着用外褂包好的长寿郎的人头来到媛神堂，在那里杀死纮式后砍下头颅，然后将长寿郎的头留在现场，把纮式的头包进外褂，进而又扒下纮式全身的衣服，和人头一起遗弃在了这一带。”

“从御堂和森林的情形来看，是这么回事。”大江田回应道。

岩槻立刻接了下去：“罪犯特意把长寿郎的头带走，为什么又要还回来呢？还有，罪犯特意砍下了纮式的头，又为什么要轻易丢弃呢？”

“说到长寿郎的头——”

高屋敷小心翼翼地加入对话，见大江田轻轻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便扼要地报告了前天在一守家亲族会议上发生的风波。

“只要长寿郎的头没被发现，就绝不承认他的死——原来二守家的一枝说过这样的话啊。”

“所以罪犯就把长寿郎的头……”岩槻接下大江田的话头，但话至中途，立刻又流露出不解之色，“但那样的话，为什么一开始要砍下头带走呢？而且罪犯处理纮式人头的方式可谓草率，这种突然的变化该如何解释？”

“就像是为了导演一出把长寿郎的头再度送回世间的戏码，才需要一具无头尸一样啊。”

高屋敷脱口而出的话，令大江田和岩槻身子一僵。

“也就是说，只要是男性，被害者是谁都无所谓？”

“不、不……我只是看了御堂和现场，突然冒出了这个念头……但、但是，这也太荒唐了。非常抱歉。”

“唔……”

大江田眼神复杂地注视着垂下头去的高屋敷。从这眼神来看，他没有责怪他胡乱发言，倒像是正在玩味话里的内容。

“好了，这方面以后再讨论吧。御堂里的是长寿郎的头，这个则是纮式的头，虽然高屋敷巡警确认过了，但还是需要询问各自的家人进行核实。另外，纮式这里，为慎重起见，还是要找一下他在二守家的私人物品，拿上面黏附的指纹和尸体比对一下。然后我们继续以媛神堂为中心，对周边地区进行搜索。”

搜查组众人按大江田的指示迅速出动，完成各自的任务去了。

“我和岩槻去问江川兰子的口供，不是说我相信竹子的话，但她掩人耳目和纮式见面的事让我有点起疑。至于高屋敷巡警，我希望你去试试看，能不能从那个叫斧高的少年那里问出些什么。”

“啊，是说……斧高吗？”

“一方面是因为他新近成了一守家的继承人，是当事人之一，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对秘守家的情况了如指掌。如果面对的是你，一些不方便对警察讲的话他也可能会说出来。”

“明白了。”

然而，无论是从兰子还是斧高那儿，高屋敷都没有获得纮式被害案的有用信息。至于媛守神社前兰子和纮式的可疑密会，也不过是竹子毫无根据的臆测，多亏了斧高当时的冷静观察，警方才明白此事和案件无关。

百姬庄的某室中，大江田、岩槻和高屋敷再度陷入了困境。

“从动机来看，斧高难道不是第一嫌疑人吗？”岩槻说出了高屋敷暗自害怕、最想回避的一种解释。

“有了那张按过手印的证书，就能证明他是一守家的继承人。不过从高屋敷巡警的话来看，我觉得二守家的一枝不会轻易承认。她会坚称纮式是正牌继承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步。事实上她存心给对手出了道难题，说如果找不到长寿郎的头就如何如何。换言之，亮出长寿郎的

头，杀死纮式，从中最能受益的人就是斧高。”

“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斧高还杀死了毬子和长寿郎。但他并没有杀害两人的动机吧。”

面对大江田指出的问题，岩槻显现了沉思之色：

“也许他其实以前就知道，自己是兵堂和家庭教师生下的孩子？不管怎么说佥鸟郁子都是他的亲生母亲，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和他接触时，言行中不经意地流露了母性的一面，而斧高也察觉了这一点。于是他自然对自己在一守家遭受的待遇感到了愤怒，就打算夺取一守家的继承权。他先杀了长寿郎。至于毬子嘛，可能是为了掩饰动机，才把她也牵连进去的。”

“原来如此。但这样一来，砍下长寿郎的头并特地带走这一行为本身就和杀人动机矛盾了。让大家都认识到长寿郎已死才是最重要的，否则就没有杀他的意义了。”

“这个嘛……”岩槻一时语塞。

这时，高屋敷表情凝重地开了口：

“关于佥鸟郁子……她好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小妾。”

“怎么讲？”

“这是从她本人和藏田甲子那里问出来的，呃……据说一开始兵堂是用暴力，强迫她……”

“是被强奸的吗？”

大江田的语气中隐隐透着惋惜，但岩槻好像不能接受：

“开头也许是，但后来她还不是两次怀上了兵堂的孩子？既然如此，还不是跟小妾一样？而且她一直生活到现在，并没有逃离一守家啊。”

“其中似乎另有隐情。据说她在从前任教的私立学校里出了点问题，被开除了，这件事也传到了别的学校，导致她生活没有着落，可以说她是被一守家收留的。除了当教师，她没有其他谋生手段，一旦被赶

出来，就再也无处容身了吧。”

“那都是借口——”

“在一守家，她和斧高的关系如何？”大江田打断岩槻的话，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据说前一秒还对斧高很温柔，后一秒就会冷冰冰地一把推开……态度瞬息万变。藏田甲子一口咬定，佥鸟郁子绝对没说过和斧高是母子，斧高也绝对不会在之前就发现这项事实。”

“那个婆婆肯定会向着斧高啊。”

“不，她的脑子里只有长寿郎一人，换句话说，是只有一守家的安泰吧。至于斧高，终究不过是把他视为用人，而且——”

因为岩槻怎么也不接受，所以高屋敷试图从别的方面来表明斧高的清白。

“在纮弌遇害的推定时段内，斧高正在睡觉，看起来并无不在场证明。不过，他在亲族会议上昏倒了，所以兰子很牵挂他，频繁地过去探视，确证他一直在屋里。”

“这个报告我听过，但她不是整晚都在他身边，只是隔一段时间去看看他而已。”

“确实如此，但站在斧高的立场来考虑，他又不知道兰子会在什么时间出现。前往媛神堂杀害纮弌，砍下头，脱掉他的衣服，把这些东西扔进森林再赶回来，其间如果兰子到过他的房间，那就全完了。我问兰子有没有因为上厕所人不在的时候，她作证说每次去探视都看见斧高在被窝里好好地熟睡着。”

“那同谋的可能性呢？今天下午他俩也一起出去过不是吗？他们可能是这么约定的，等斧高继承了一守家，就付兰子相应的钱财。”

高屋敷摇摇头，说兰子在得知斧高身世之谜前曾请他做自己的秘书。另外他也没忘提一句，兰子自己就拥有资产，很难想象她会产生金钱方面的动机。

接着，高屋敷打算再加几分保险：“岩槻刑警说到了证书的可靠性，下官也觉得确实如此。二守婆婆的确很难对付。但是，只要有那张证书，就算可能会等上一段时间，总有一天她也得承认其中的内容。而且斧高只有十六岁，我不认为他已被逼到必须马上杀掉纮式的地步。”

“嗯……”发出一阵意兴阑珊的沉吟后，岩槻看向大江田，仿佛在请求他的裁决，“但是，还会有谁是嫌疑人呢？”

“现在只能说所有相关人员都是。正因为作案时间在深夜，所以谁都没有不在场证明。”

“您说得对。”高屋敷和赞同大江田的岩槻一样点点头，“罪犯预见了这种情况，所以才会在深夜把纮式叫出来吧。当然，媛神堂也不是那种深更半夜会有人去的地方。”

“这个应该不会错。叫他出来的托词恐怕也是‘关于一守家继承人的事，我手里握有非常重要的秘密’之类的。”

“这么一来，最容易把被害者叫出来的——”

“就是一守家的人。”高屋敷接住了岩槻的话头。不过，赶在对方贸然下结论前他又续道，“但是，就以两家的现状来看，如果在那样的深夜约人出去，地点偏偏还是媛神堂，纮式会没有戒心吗？”

“有一定的道理。”

大江田似乎也认可这种说法，随即陷入了沉思。岩槻也效仿上司闭上了嘴。

“对了……其实我从斧高那里还打听出了几件怪事。”

在两人默然期间，高屋敷决心说一件先前就在犹豫该不该报告的事。他个人认为这是未经核实的不确切信息，但此刻转念一想，感到还是应该交由大江田判断。

那是十三夜参礼的前一天，被铃江叫到别栋仓库的斧高听到的那些奇妙无比的事。

把从斧高处听来的话向两人大致说了一遍后，高屋敷又补充道：

“也不知当时的他对铃江的话理解了多少。还有，那些话不过是出自一个即将离开一守家的姑娘之口，有鉴于此，我认为不必过于较真，但又非常在意。”

“但如果是真的，那么围绕一守家继承人杀人的这条思路，就完全错啦！”

出乎意料的是，岩槻竟嚷了起来，言下之意这可是个大问题。大江田也若有所思，向高屋敷问道：

“假如一守家只有女孩，或者长寿郎死了但妃女子活着，那么秘守家的继承状况会怎样变化？”

“二守家的纮式应该会继承大业。同时，如今的一守家和二守家地位将会对换。”

“那么妃女子和纮式结婚的可能性呢？”

“怎么说好呢……富堂翁肯定乐意，但二守婆婆和纮式自己会怎么想？还有，如果铃江的话是真的，那么兵堂也许是在考虑让纮弍而非纮式做继承人。然后他再把妃女子嫁给因此被淘汰的纮式就行了——”

这时岩槻插嘴道：

“但、但是……假如兵堂和二守家的笛子确实勾搭在了一起，纮弍是他俩的孩子，那他和妃女子不就是异母兄妹吗？再怎么说这也……”

“没错，其实我一直犹豫要不要报告铃江说的那些话，理由就是——”

“你是说不可信？”大江田向前一探身，“说谎倒未必，但可能是她的胡思乱想？”

“嗯，兵堂在家里面对富贵抬不起头，对实权由富堂翁掌控心中不快，这些都是确凿无疑的。和笛子之间的关系恐怕也……不过，纮弍是两人所生，这一点该怎么说好呢？我总觉得这种含有恶意的揣测，很像是厌恶兵堂好色成性的铃江会有的观点。”

“原来如此。不过观兵堂的言行，他好像真的很盼望一守家倾覆，

也就是让二守家升级。”

“这也许是他个人的一种复仇方式，针对傲慢的父亲和冷若冰霜的妻子。”高屋敷对岩槻指出的这一点表示赞同，又续道，“但他也希望秘守一族能够繁荣，所以有可能原先是想让战死的纮式当一守家继承人。”

“这么说，其实那个纮弌才是兵堂和笛子的孩子吧？”

岩槻的敏锐见解，令高屋敷不由自主地低吼了一声。他很惭愧，自己竟然完全不曾意识到，可以从别的角度来看待铃江的疑问。一旦重新审视，便能无比清晰地看出她当时的想法。

“铃江猜测兵堂的孩子是纮弌而非纮式，恐怕是因为纮弌素行不端的形象和兵堂有所重叠。”

“纮式也好色吗——对啊，江川兰子就是一例。”

“没错。而纮弌对待用人也是和蔼可亲，实在是个好小伙，外表也比弟弟强得多。”

“铃江也许迷上了纮弌。但话虽如此，长寿郎不也是兵堂的孩子？”没等高屋敷回答，岩槻又道，“这就是年轻姑娘常有的误解了。长寿郎是兵堂生下的亲儿子，因此相较而言，纮弌更可能是兵堂之子，这种事冷眼一看就能明白。然而，铃江压根儿就不愿去设想，她所迷恋的男人也许和一守家的色老头血脉相连。她准是无意识地在排斥这一点。”

“如果妃女子没死在井里，纮式也没战死，只有长寿郎一个人死了，结果会怎样？”大江田看了看高屋敷。

“秘守家的族长由纮弌继任，现在的二守家升级为一守家。我总觉得那样的话，将来妃女子和纮弌可能会结婚。”

“为什么？”

“最大的理由就是这两位是各自家庭的累赘。不管嫁人还是娶媳妇，恐怕都很难。”

“但是一守家和二守家之间，有一些无法轻易解决的过节吧？”

“是。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妃女子和纮式的婚事不会对两家的大势造成什么影响。至于富堂翁和一枝夫人，我总觉得他们完全可能会考虑轻松地结下这门亲事，甚至还预计到了这样一种场景——即使夫妇两人中的某一个惹是生非，来一句彼此彼此也就万事大吉了。”

“啊，多么可怕的一家人啊。”岩槻感慨万千地说。

相比之下，大江田的声音则有些生硬：“继承人问题可能还是一个重要的动机。”

说着，他露出了严肃的表情。不过，像是要暂时中止这个话题似的，他又问道：“对了，关于纮式的死因还有别的，现场调查的结果怎样？”

“噢，对。呃……”岩槻急忙取出笔记本翻阅起来，“纮式的后脑被供奉在祭坛上的铁锤重击，我们认为这是致命伤。切断人头用的是同样也放在祭坛上的柴刀，似乎是死后进行的。从尸体的状态来看，要比处理毬子和长寿郎的时候草率得多，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的确，毬子那时是被好好地摆成仰卧的姿势后砍了头。长寿郎也一样，虽然和毬子比起来稍微马虎了点。但对于纮式，罪犯硬扯去他的衣服后，好像没怎么收拾，就立刻着手砍头了。”

“不断地重复作案，罪犯也渐渐开始懈怠了吗？”

“也可以认为是对被害者的杀意有程度之分……”

“从被害者的死亡推定时间来看，‘没有充足的时间’这条理由至少不符合纮式被害案的情况。”

“没错。那么砍头的手法呢？”

“根据伊势桥医生的判断，和前两位一样，不同的只有凶器。换言之，把纮式遇害视为同一个罪犯的第三次杀人不会有错。”

“也就是说，罪犯并不满足于前一次的双重杀人啊。”

“难不成还要杀第四个人……”

岩槻被自己的想法震得大惊失色，见状大江田摇摇头，既像是在否定部下的忧虑，又像是在说目前不必考虑这种事。

“那么长寿郎的头情况如何？”

“啊，是……长寿郎头颅的切断面被按在一种叫蚕箔的器具上，罪犯事先搞了点手脚没让头滚下来。所谓的蚕箔，据说是一种用竹子编成的网眼框架，是养蚕专用框笼的总称，用的时候好像要放在蚕架上。罪犯用小型蚕箔当底座，把人头立在了祭坛上。伊势桥医生谈了一下他的观点，他说这么做是为了让打开媛神堂格子门进来的人，正好和长寿郎脸对脸……”

“真是低级趣味。”

“我们检查了头颅，结果在后脑勺发现了击打的痕迹。看起来是生前受的伤，可能就是这一击让长寿郎失去了知觉。”

“医生认为是用什么打的？”

“医生说暂时就外观来看，应该是棒状物。”

“那就奇怪了……”

“什么奇怪？”

“用来砍头的斧子就是绝好的凶器，有必要特意用别的东西来击打吗？”

“这个嘛……恐怕是因为罪犯不想在砍头之前被喷出的血溅到。”

“嗯……不过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用斧刃，用斧背来击打不就行了吗？这么做按理更轻松，也不费什么功夫，何必要找别的工具来作案呢？”

“确实……可不是吗。如果罪犯觉得用斧背也会弄出血来，还可以用斧柄部分，那个用来打人也足够啦。”

“但是，斧柄打出来的伤痕可是很细的。”

“对。我们认为是用了更粗的东西。”

“这么说，当时斧子不在手边？”高屋敷猛然想到了一种可能

性，“斧子还不在现场，不在那个马头观音祠里，所以……”

然而他完全无法理解这意味着什么，所以最终没能说到底。但大江田承接了他的思路，归纳整理似的说道：

“罪犯在中婚舍杀害毬子，砍下她的头带出了媛神堂。而长寿郎当时也许在马头观音祠，也许正在前往祠堂的路上。罪犯与他会合后，用棒状物击打了他的后脑。说不定就是一根掉在参道边的粗木柴。也许罪犯是这么盘算的，即便沾到了一点血，只要扔进森林就很难被找到。”

“那么罪犯是把斧子留在了中婚舍，不，应该说是直接丢在了现场？”

大江田向提问的岩槻点了点头：

“这么一来就出现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罪犯真正想砍的不过是毬子的头。换言之，砍长寿郎的头只是一种伪装，是打昏他后即兴想到的，所以才会急忙回去拿斧子。正是因此，罪犯才毫不犹豫地归还了他的头。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归还人头绝不是因为二守家的一枝说了那些话，而是罪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因为罪犯没有必要把一开始就不想要的头一直带在身边。既然砍长寿郎的头是为了伪装，那就把绂式的头也一并砍了吧。由于罪犯同样不需要绂式的头，所以也就扔了个干脆。”

“很符合逻辑啊。”岩槻附和道，语声中透着喜悦。但他的表情很快又黯淡下来，“但是罪犯为什么要砍下毬子的头呢？这一点可越来越不明白了。”

“总觉得和妃女子那时很像……”高屋敷心里突然涌起了这样的感觉，“那时也是，明明知道被害者就是她，却有流言说尸体好像没有头……”

大江田听着两人的对话，又开了口。

“就算把以前的事件和砍头动机先放一边——”他指着高屋敷制作的“婚舍集会中相关人员行动”表，“看到没有？问题在这里。先前我们

认为罪犯拿着斧子从御堂去了祠堂。但是，从这张时间表来看，没有任何人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是岩槻提出的非连环杀人案，倒还有可能，然而验尸结果也证明，砍下两人头颅显然是同一个人所为。简言之，这就是一桩地地道道的连环杀人案。”岩槻和高屋敷用力点头，而大江田正相反，他直摇头，“然而如今又出现了罪犯在御堂和祠堂之间有过往返的可能性。但这种事又绝对不可能。我们究竟该如何思考呢……”

第二十一章

无头尸的分类

在媛神堂发现二守家纮式的无头尸的翌日，斧高一早就待在长寿郎的书房内闭门不出。

这也是因为甲子婆提醒过他：“在罪犯有眉目之前，最好暂时别出来走动。”

她多半是担心已经成为一守家继承人的斧高会遭人毒手吧。

完全无法理解三个人为何被杀——包括妃女子在内就是四个人。所以斧高也感到恐惧，或许自己也会……不过，他老老实实地听从甲子婆的吩咐，是因为他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一出门就会遇上村民们烦人的视线，此外，也是为了能静下心来好好考虑前程。

然而涌入脑海的尽是往事……而且还是富贵、甲子婆、佥鸟郁子这三个知道斧高身世秘密的人，对待他的种种言行。

（夫人一直恨着我啊。）

想到此处斧高浑身发寒，但也只是一瞬间。他感到不再像以前那样惧怕富贵了。当然这是因为他知道了富贵用诸多狠毒手段对待他的理由。动机完全不明、蛮不讲理的虐待是极其可怕的，但如今他已经明白对方憎恨自己的缘由，就没那么害怕了。

（至于甲子婆的态度……嗯，符合她的一贯作风。）

虽然没到偏袒的地步，但比起别的用人来，她对斧高较为宽松。这是为了以防万一吧，他毕竟有可能成为一守家的继承人。不过，她对自己给长寿郎施加的各种咒术持有绝对的自信，所以深信长寿郎一定会继承一守家。事实上，长寿郎虽说身体瘦弱，但从小到大没生过什么病。不用参照富堂翁和兵堂的例子，仅凭他是一守家的男性这一点就值得大书特书。所以甲子婆并不怎么看重斧高。

（即便如此，她多少还是有点在意的。）

这微妙无比的心理，显然在她对斧高同样微妙的言行中有所表现。正因为是如此的一目了然，斧高觉得特别可笑。

（但是，老师……）

喜怒无常的郁子那瞬息万变的态度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情感呢？想想还是觉得害怕。起初斧高以为这缘于她无法公开母子关系而导致的烦躁，但他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这时他突然意识到了，郁子冰冷之极的举动里含有和富贵相似的气息……

（和夫人一样，那是憎恨之情啊。）

斧高当即领悟到，一定是郁子并不希望生下他。他明白了，郁子不幸被好色的兵堂玩弄，怀孕非她所愿。

（所以老师恨我，但另一方面，也有少许“这是我孩子”的感觉。）

如果不这样理解，就无法说明她时隐时现的温柔。

（老师祈求淡首大人让长寿郎少爷死，也是出于一个母亲的心理……因为她希望我继承一守家……）

想到这里，斧高脑中突然产生了一个无稽的念头。

（那时，老师说的是“最近的愿望”。换言之，从前她还有过各种各样的愿望。难不成最初的祈愿是希望我从八王子的家来一守家……所以那天傍晚淡首大人出现了……）

斧高慌忙摇头，像是要驱赶那段不祥的回忆。

（过去的事再想也没用，还是考虑一下今后的事吧。）

虽然斧高拼命告诫自己，但脑中浮现的尽是往事，完全无法设想未来的自己。何况眼前还有长寿郎被害之谜这一巨大阻碍。而且听高屋敷说，罪犯本已带走的人头，竟被孤零零地搁在纮式的被害现场——也就是媛神堂的祭坛上……

斧高抱住头，这时响起了敲门声，门也被打开了少许。

“能打扰一下吗？”江川兰子从门缝中探出头。

“啊，是要用这里吗？”

斧高霍然从书桌前的椅子上起了身，他以为兰子一定是想在这里工作。但兰子进了书房却示意他坐下。

“在这里可以正儿八经说说话的就只有你了，所以想请你和我聊聊。”兰子在斧高从前常坐的位子上坐了下来，“打扰你沉思了吗？如果是，请直说——”

“没那回事。”

斧高立刻否认，随后自然而然地说起了他对那三个女人的想法。

“这样啊。我不便说三道四，但要是站在她们的立场看，倒也合乎情理。不过，如果站在你的立场，我会同情你，身边围着这样三个人，你以前的日子一定很难过。之前还要加上妃女子小姐，所以……铃江姑娘还在的话，也许又会有所不同。”

“像兰子小姐这样的人……”

斧高几乎脱口说出“在一守家该多好”，但话到中途他就慌了神。因为他感到这简直是在背叛长寿郎。

“啊？你是说如果我来这个家当女佣？”“不，不，抱歉，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如果我在就会站在你这一边，那该多好，是吗？但是，这又有谁知道呢，假如我处于妃女子小姐的位置，谁知道我究竟会不会像长寿郎少爷那样对待你。如果像铃江姑娘那样也是个用人，我准会选择明哲保身吧。”

“怎、怎么会……”

“你觉得不会？不过呢，我希望你做我的秘书，并不是因为我同情你的遭遇。但要说完全没有，我想也不是……最大的因素是我断定你有那个能力，当然也因为我觉得你会对我有所帮助。回顾过去、解读当时周遭人等的心思也没什么不行，但现在应该是你考虑未来的时候。别太感性，要保持客观。”

“你说的是，不过，就和考虑自己的事一样，长寿郎少爷的事也让

我牵挂……”

“嗯，这也难怪，我也是。如果说眼下什么事最让我在意，那就是媛首山的连环杀人案了。我甚至在想要不要干脆留在这里，直到破案为止。”

“那、那就留下来吧。”

“唔……几天就能解决的话自然好，但我想搜查恐怕很难有进展……那样的话，我也不能永远待在这里给人添麻烦啊。”

“你的意思是，警方破不了案？”

“真正的警察自然远比侦探小说里的那些优秀，但我总觉得这件案子情况有点特殊。”

“怎么讲？”

“罪犯为什么要砍下被害者的头——我认为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答，本案就一定会深陷在迷雾里。遗憾的是，我总有那么一种感觉，那就是靠警方通常的搜查方式不可能解开这个谜。”

“光靠检查犯罪现场、听取相关人员的口供，对破案几乎没有帮助吗？”

“那些搜查并非徒劳无益。我想当然是必要的。不过，假如不对以媛首村为首的媛首山、媛神堂、秘守一族，以及一守家……这些案件的背景之后的隐情进行深入挖掘，其实就是白费功夫吧。我觉得不那样做就永远也解不开斩首之谜。”

“具体是哪些方面呢……”

“知道的话，还会这么伤脑筋吗？”兰子苦笑着说。也许是因为斧高露出了害羞的表情，她又立刻正经起来，“所以嘛，说是挖掘，但我觉得会很困难。只是假设哦，假设现在要对过去发生的和一守家继承人问题有关的事件进行探索，是否真能弄清一切也不好说……在本地的老式家族中长大的你，应该很能体会到其中的艰难吧？”

“的确是这样。就算没什么亏心事也会从一开始就遮遮掩掩，可能

这就是他们的行事风格。”

“我就说吧。至于秘守家，怎么着也得再加几条，譬如围绕继承问题发生的丑恶争夺和阴谋诡计，甚至还有神神道道的作祟什么的。”

“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破案几乎无望……”

“怎么说呢。”

“兰子小姐是不是有什么设想？”

从语声中，斧高感到她似有她的见解。也许是错觉，但他还是大胆地问了一句。

兰子微微侧着头：“是啊。如果是我，在断定案件背景很难把握的时候，会先把所有能想到的斩首的必然性列一列——也就是对无头尸进行分类——然后依次嵌入这次的案件进行讨论。”

“无头尸的分类……”

“要不我们来试试？”兰子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开玩笑，但表情很认真。

“好、好的，请多多关照。”

“还是这么拘谨，你也被长寿郎少爷数落过吧。”兰子又一次苦笑起来，但没等斧高回答就又道，“我觉得这次的案子和侦探小说里常见的‘无面尸’基本相同。”

“就是那个被害者和加害者互换的诡计吗？”

“没错没错，这是‘无面尸’案件中最常见的真相。”兰子附和道，“有A和B两个互相敌对的人物，A在无头或脸部毁损的状态下被发现，B则下落不明。想着一定是B杀A后逃走了吧，但其实A是凶手，A给头被砍下或脸被毁损的B套上自己的衣服，制造出凶手A是被害者、真正的被害者B是凶手的假象。就是这一类替换诡计。”

“但是，和现在的案子……”

“是啊，完全套不进去，而且如果像这样一开始就采取侦探小说式的思考方式，接下来不就很难展开讨论了吗？所以我认为最初讨论时就

应该把视野扩大，明白不？”

“明、明白了……”斧高完全不得要领，但为了不打断话题，还是点了点头。

“首先，人类历史上有过一种被称为猎头族的人，有猎取人头的行为——”

“啊？要从这种地方切入吗？”听到实例的一瞬间，斧高就因为吃惊过度叫出了声。

“我嘛，也不认为媛首村存在猎头族，但在做这种讨论时，有必要列举所有的可能性。”

“是……”

“而且也未必能断言毫无关系嘛。”

“什、什么意思？”

“斩首的第一个理由，是在咒术方面的要因成为动机的情况下产生的。我不是人类学家，所以无法说得头头是道，总之猎头族想要对方——这里指的是敌方战士——的人头，是为了把自己打倒的男人的魂魄据为己有。就算是敌人，也可以把身为战士的对方所具备的勇气和力量等，吸收进自己的体内。一般认为，需要对方的头就是出于这个原因。砍下自己打倒的敌方战士的人头，在他们的世界里不过是理所当然的习俗。所以嘛，我想对他们来说，把敌人打倒了却不砍头，那才叫有问题呢。”

“啊，原来如此。这倒也是。”

原来还有砍头反而是合理行为的世界，受到点拨因而瞠目结舌的斧高，想起了长寿郎以前给他看过的《国家地理》杂志上的一则报道。

“想起来了，我在杂志上见过把晒干后萎缩的人头像念珠一样穿起来的照片。”

“嗯。我想那些斩首的目的可以说是咒术方面的。而且我举的是敌方首级的例子，其实还有一些种族，会在族长死后也同样把头砍下，好

让活着的众人继承领导者的力量。换言之，在这个信奉淡首大人的村子里，未必没有类似想法的人。”

虽然可以理解兰子的言外之意，但斧高还是想说，这里不会有狂热成那样的人。就在这时，他的脑中突然浮现出富贵和佥鸟郁子的脸。

兰子好像和他想到了一块儿。

“为了祈愿不厌其烦上媛神堂参拜的人，暗地里有那么几个也不奇怪。啊不，事实上一守家的富贵夫人和佥鸟郁子女士都主动承认了。”

“是啊。”

“只是说起妃女子小姐和长寿郎少爷的头……由于是一守家的人，尤其是长寿郎少爷身为继承人，在咒术方面可以说有很高的价值，但一想到罪犯为什么连毬子的头也要，这第一个理由自然就说不通了。因为罪犯在长寿郎少爷之前先砍了她的头。”

“而且长寿郎少爷的……长寿郎少爷还干脆地被送了回来。”

“长寿郎少爷的头”这种说法无论如何都让斧高有抗拒感，所以他中途改了口。而对他指出的这个问题，兰子用力点了点头：

“所以咒术之类的说法不成立。明白了吗？就是要像这样展开思考。”

看来，斧高开始参与“无面尸分类”的话题让兰子很是欣喜。

“第二种情况，是需要头作为杀死对方的证据。只要看看日本战国时代的例子就明白了。特别是在击斩敌军大将的时候，割下的人头是世所公认的最好证据。”

“为了把头带回去才砍下来的，对吗？”

“因为需要展示首级嘛。通常还会对这种击毙敌人得到的人头进行涂黑牙齿的‘首化妆’，或附上名牌，在城中的瞭望台上排成一列。”

“虽然目的不同，但是对敌人首级的处理方式，或者说对待方式，我觉得和猎头族很相似。”

“就是就是，都充分体现了对敌人首级的敬意。”

“但是，和这次的案子好像没关系——”

“嗯，我没异议。第三种情况是为处决而进行斩首，然后基于以儆效尤的目的，需要拿首级示众。”

“所谓处决，就是指日本的斩刑和欧州的断头台什么的？”

“据说断头台是追求人道主义处决方式的产物，这个姑且放一边。归根结底，通过断头台这种装置砍头的方法之所以被采用，无非是因为它最迅速、最可靠。在那之前欧洲和日本的情况一样，砍头的刽子手必须具备相当的技巧。断头台则不需要那样的专职人员。可能这也是断头台被采用的一大理由。”

“如果只是处决，用绞刑和枪杀也不会有问题，而斩首的话，其实里面也含有斩首示众的意图。”

“正所谓一石二鸟。有一段时期在欧洲，为了警示民众，重犯就不用说了，还会把别的犯人尤其是政治犯的人头，挂在广场的柱子或桥栏杆等人流较多的地方，也就是说，特意选择民众的目光容易触及的场所。”

“说到处决，我就感到有一种对死者生前的罪行进行惩罚的意味。但是，从这次的案子里我感觉不出那种意思。”

“如果罪犯抱有处决被害者的意识，就会把现场安排得更像那么回事吧。况且没有任何人的头被示众。”

“长寿郎少爷……算不算呢？”

“啊，是啊……不过，那会不会是罪犯稚气的表现呢？”

“啊？”

“啊，不好意思。这话说得有点奇怪了。我是说，归还头颅的动机虽然不清楚，但罪犯必须这么做。可如果只是平淡无奇地把头一放，罪犯会觉得很没意思。罪行已在村里引起轩然大波，警方也忙得不可开交。罪犯之所以特意弄出那种小花样，会不会是故显从容，或者说句不中听的，是为了玩场游戏取乐呢？”

“不会吧……”

“不过呢，我认为至少罪犯没打算拿长寿郎少爷的头示众。如果有这个心思，就会选择更为人多眼杂的地方，而不是御堂了。”

“我也这么想。”

“所以第三种也不可能。顺便说一句，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斩首理由，可以说都是特定民族中所见的习俗，抑或基于特定国家、特定时代下的社会制度。但从现在开始，个人动机将成为我们讨论的中心。”

“这么说，接下来就会出现适合本案的斩首动机了？”

“我想可能性会比较大。好了，第四种情况，出于爱与恨。”

“啊？恨而斩首多少还能理解，出于爱又是怎么回事？”

“昭和十一年的阿部定案你应该知道吧？女凶手和身为有妇之夫的被害者，避人耳目一次又一次幽会，其间她开始想要独占对方，于是就把男人杀了，还割下了心上人身上的一样东西。就是那个案子。”

“对，对……我知道，不过，那……那割下来的部位……可以说比较特殊……”

“那倒也是。好吧，昭和七年在名古屋发生的无头女杀人案你看怎么样？”

“头被砍下来了吗？”

“被害者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当时人们在田里的棚屋中发现了她的尸体，不光是头，两个乳房、肚脐和阴部也被割了下来。凶手是个四十三岁的男人，是被害者去学裁缝手艺的那个家的主人。两人年纪相差这么大，却有了那种关系。最初是男方强行侵犯了女方，所以姑娘心里只有憎恨。然而在被迫发生关系期间，女方对男方也生出了感情。”

一瞬间斧高的脑海中浮起了兵堂和郁子的脸。他俩的关系也正是如此吧。

（不过，老师对老爷的态度一直都很冷淡。）

想到这里斧高放弃了，如此复杂的，男女之间交织着爱与恨的微妙

情感，现在的他完全无从理解。而且怎么说他俩也是自己的父母。这些事他本来就不愿去想。

“没事吧，斧高君？”

不知不觉中斧高带着阴沉的表情垂下了头，一抬脸，发现兰子正担心地注视着自己。

“没、没事……一点事也没有。对了，我们把这些类别记到笔记本上去吧。”

斧高这么说也是为了掩饰先前陷入自我世界的窘态，但他确实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还是记录下来比较好。

“标题就叫‘无头尸的分类’吧，首先第一个——”写完第四种后，斧高催促兰子继续说名古屋无头女杀人案的事，“所以那姑娘被砍头的动机，和阿部定的一样？”

“嗯。不过案子的骇人之处在于尸体的可怕状态。姑娘的头很快就被发现了，头发连着头皮被剥了下来，两眼也被剜出，左耳被切下，同时上唇和颚部也不见了。”

“那、那是凶手……”

“正是凶手所为。人们很快就在冬季休业的茶馆里发现了上吊自杀的男人。尸体头上披着女人的头发——还连着右耳呢——口袋里的护身符包着两颗眼珠，另一侧的袋内有个包袱，里面是左耳和肚脐。双乳和阴部据说被收在茶馆的冰箱里。男人留下了一张类似遗书的便条，说他本想和姑娘组建家庭。”

“并不是完全不能理解，但也太违背常理了吧。”

“谁说不是呢。不过第四种分类里，无论是因为爱还是恨，被害者是一个人的可能性很大。至少很难搞成连环杀人，光是想想本案三位死者的情况，我就觉得不可能。”

“好，排除。”

“第五种情况，是为了让尸体易于搬运、收纳或藏匿。”

“是指分尸杀人吗？”

“通常都会这么想吧。不过只割头的例子可能几近于无。肢解尸体大多是为了从杀人现场搬出尸体，遗弃到别的地方。虽然可以设想成用来埋尸的箱子或洞穴太小所以只把头砍了下来，但在本案中，现场留有头颅以外的所有部分，所以也说不通。”

“第六种是什么？”

“第六种构想极具侦探小说风味，那就是凶手利用人头本身实施某种诡计。”

“怎么讲？”

“只是头的话，拿来拿去很方便，所以可以拿头在某人眼前晃一晃，造成被害者还活着的假象，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

“啊，让人看不到头以下的部分……”

“嗯，就是这样。此外还有拿头当秤锤、镇石或当凶器使用等，可以想出各种各样的用法。不过，包括利用躯体而非头颅的方案在内，这些也都套不上。好吧，第七种，为了隐瞒被害者的身份。”

“一听是无头尸就会立刻想到这个动机吧。”

“本案中罪犯砍下了被害者的头，连衣服都扒了，所以乍一看感觉是这么回事。”

“但是，参加婚舍集会的三名女性中只有毬子小姐不见了，而且我们都知道作案现场中婚舍就是她进去过的房间。至于长寿郎少爷，也可说是大致相同。况且衣服大部分被扔进了森林。”

“另外还有指纹的问题。如果目的是隐瞒身份，那么除了头，还应该把手掌也砍下来啊。当然，罪犯不懂指纹知识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

“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是，就现场而言，任何人稍加思索都能判断出，只把人头带走绝对不可能隐瞒被害者的身份。有鉴于此，我们就要进入第八种的讨论啦。准备好了吗？第八种情况，是为了让人误会被害

者的身份。”

斧高在脑中反复咀嚼兰子的话，开口问道：“也就是说，在那种情况下发现尸体的话，即便尸体没有头，被害者也会被认定为毬子小姐——是这个意思吗？”

“嗯。当然，是罪犯导演了这一切，让人误以为如此。如果下落不明的不是长寿郎少爷而是竹子小姐，那么真相可能就是，毬子姑娘是真凶，她把竹子小姐的尸体伪装成了自己。这就是我先前说过的那种例子，侦探小说中常见的被害者和加害者互换的无面尸诡计。”

“但不见踪影的是长寿郎少爷，而且……”

“而且他不但成了无头尸，后来连最为关键的头颅也出现了，所以这种设想也说不通。”

“纮式少爷也是，头很快就被找到了，可以说情形是一样的。”

“再说第九种，为了隐藏在头上残留的某些痕迹。”也许是看到斧高一瞬间不解地歪了歪头，兰子立刻给出了具体的例子，“譬如，罪犯用非常特殊的工具击打了被害者头部，所以一经调查就能锁定凶器，罪犯也可能因此被追查出来。”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过，如果凶手从供奉在御堂里的工具里选出合适的——”

“凶器云云，不过是我举的例子。简言之，就是被害者的头上残留着对罪犯来说近乎致命的证据，却又无法轻易去除，无奈之下只好把整个头都带走。”

“能锁定罪犯的证据……”

还有什么别的例子吗？斧高歪着头左思右想。而兰子又一次预先提醒到，接下来的讨论将建立在第九种情况的基础上：

“可能第十种情况听起来也差不多，那就是检查被害者头部会让罪犯陷入困境。”

“咦，和第九种有什么不一样吗？”

“第九种是指罪犯留下的痕迹，而这种是指和被害人自身有关的事物。譬如，虽然家里人谁也不知道，但被害者的脑、眼、鼻、齿等，也就是头部某处其实患有某种疾病，而罪犯担心这一点曝光就会牵扯出犯罪动机，或导致自己的身份被锁定等。”

“这、这种情况我觉得相当特殊啊……”

“那好，你看这个例子怎么样？毬子不是化了一个很厚的妆，把村里人都吓了一跳吗？”

“嗯，那化妆果然是——”

“对，可以认为她是想用个人的方式进行挑衅，反过来也可视之为一种自我保护。不管目的为何，她来这里时显然已经做了相应的心理准备。”

“这也难怪。毕竟以前出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而且她还以古里家女儿的身份参加了婚舍集会。”

“就是啊。不过现在先别管那些事。总之警方经过调查，在东守的手水舍发现了罪犯清洗毬子人头的痕迹。这个你知道吗？”

“知道，我听高屋敷先生说过。”

“如果是毬子生前自己清洗的呢？虽然我们不知道理由为何。然后，如果这一事实被揭穿对罪犯来说是致命打击的话，又会怎么样？”

“对啊……罪犯无法化出一样的妆，所以就把头砍下来带走了。”

“因为没有别的手段，所以只好砍头。”

“毬子小姐自己清洗妆容——这当然也只是个例子吧？”

“嗯，其实我不认为有那个必要，而且她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吧。想一想死亡推定时间就该明白，她没有从中婚舍出来的闲工夫。”

“以上是所有分类了吗？”

“不，最后还能想到一种——为了得到被害者头部的某个部分。但这种情况太特殊了，不说别的，就说这次的案子吧，反正也套不进去。”

“譬如说哪个地方，是为了什么……”

面对表情惊讶的斧高，兰子挥了挥手，就像在说很难找出例子：

“一九三○年，苏联大学的一位学者证实尸体的角膜可以移植，从此世界各国都开始了角膜移植手术。这么说吧，归根结底我只是在讨论可能性，而这样的动机也是有可能的。”

斧高把第十一种情况写进笔记本后，说道：“从目前为止的讨论结果来看，最有可能的是第九种——为了隐藏在头上残留的某些痕迹，和第十种——检查被害者的头会让罪犯陷入困境。基本可以锁定这两种设想，但是……”

“换言之，本案的关键就在于毬子的头。”

“杀掉长寿郎少爷是为了混淆视听吗？”

“从罪犯爽快地把头送回来的举动来看，你这么想也许不无道理。”

“纮弌少爷也一样吧？”

“嗯。因为罪犯把他的头砍下来后，似乎立刻就丢进了森林。”

“毬子小姐的头会在哪里呢？”

面对斧高的提问，兰子像外国人常做的那样耸了耸肩：

“媛首山的森林无疑已被警察和青年团搜查过，那可是地毯式搜索啊。然而那么广阔的森林地带，要处处搜遍本来就不可能吧。”

“是啊……”

“可以想象，如果罪犯熟悉这里的地形，难度就更大了。”

“啊……”

“斧高君也不认为连环杀人案是过路人所为吧？”

斧高不禁语塞。兰子凝视了他片刻。

“好了，侦探活动到此为止——”似乎是想转换气氛，她故意用诙谐的语气继续道，“啊，你把这份笔记拿给高屋敷巡警看也完全没关系。如果是我说这些话，准得挨批，他们会说你这种外行显摆什么啊。但如果是斧高君说的话，那位巡警先生也许会认真倾听。刚才归纳出来的这

些分类如果能给破案带来少许帮助，我也会很高兴。”

说着她正要走出书房，突然又回过头来：“不过，你老是纠缠案子可不行哦，自己的事也要好好考虑……知道吗？”

“是。我两头都会认真对待。”

听了斧高的承诺，兰子终于面带微笑地离开了书房。

斧高决定先给高屋敷看看他和兰子一起归纳出来的“无头尸分类”。他知道那位巡警曾经把十三夜参礼事件的相关人员活动制成了一张时间表，见到这份笔记想必也不会嗤之以鼻。

斧高的判断完全正确。然而，在以核心人物大江田队长为首的搜查人员进入充分讨论阶段之前，警方的大本营终下市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凶杀案。

第二十二章

无头悬案

媛首村媛首山发生古里毬子和秘守长寿郎双重杀人案后的第五天夜里，终下市的繁华区爆发了诡异的连环杀人案。

从当晚十点多到次晨两点半左右，一夜间竟有四人被杀害。被害者均为男性，每个人的喉咙都被一字形笔直割开，死在人们看不见的店铺后或露天空地上。在初期搜查阶段，无论年龄、职业、住所、家庭结构、病例、前科还是兴趣爱好，四人之间完全找不到任何关联点，因此很快被认为是街头杀手所为。

案子发生后，进驻媛首村的终下市警署的大部分搜查人员，只好又返回了原地。当然媛首山连环斩首杀人案的调查并没有因此被搁置。但是，第二天夜里闹市区又出了两桩命案，于是终下市警署的全体人员都投入了捉拿“深夜割喉魔”的行动中。进而，第三天夜里虽然没有出现死者，但第四天有一人被杀，第五天又有一人遇害。受害者持续增加，可警方甚至无法确定嫌疑犯，所以搜查人员连睡觉的时间也没有。

报纸连日来用诸如《嗜血恶鬼，再次现于闹市》《割喉魔再次行凶》《割喉老大，横行无忌》《深夜割喉魔，嫌疑犯不明》《街头随机割喉案的受害者已达九人》等触目惊心的标题大肆渲染，眼看终下市就要成为举国侧目的中心了。

结果，媛首山命案首当其冲受到了波及。加之割喉魔案一拖再拖带来了更大的影响，最终媛首山连环杀人案的搜查本部落了个名存实亡的下场。也许应该这么说，几乎已不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因此，案件相关的一切事宜都重重地压在了高屋敷肩上。当然这也是他本人所希望的。因为他已不想再次品尝十三夜参礼事件时的那份艰辛。

一连数日，高屋敷听取相关人员的口供，还去了媛首山现场，和终

下市警署也联络频繁，不止一次亲身前往。大江田队长在百忙之中也尽可能抽空和他会面。然而，警署内的氛围已经完全转向了割喉魔案。不管是什么样的调查和分析，优先考虑的总是割喉连环杀人案。

不久，新的一年开始了。割喉魔倒是没了当初的势头，但仍在警方和市民联防队的巡逻下，见缝插针一般犯下了一桩又一桩可怕的罪行。

杀人手法无比利落；即使在加强警戒的街区也能轻而易举地连续作案；明明有可疑人影被目击到却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割喉魔并非人类的谣言在坊间流传开来，顿时引发了大骚动。搬离街区的市民数不胜数。闹市区早已冷冷清清，灯火全灭。各家报刊纷纷报道，说日落后的终下市宛如被下了戒严令。

最终，被誉为昭和时代名侦探的冬城牙城助了警方一臂之力。当时他刚刚解开可怕的火鹃邸杀人案，未经休整就赶到了这桩诡异的大量杀人案的现场。

冬城抵达终下市两天后，就有消息说，割喉连环杀人案的嫌疑犯岩槻刑警被逮捕了，令高屋敷大为惊骇。据说岩槻本人不但全面否认所犯罪行，还行使了沉默权。至于作案动机，现阶段一概不明。不过相传警方在他租借的公寓房中发现了附有血迹的小型镰刀，所以他的嫌疑基本已无法洗刷。

还有一个事实更让高屋敷吃惊，用作凶器的镰刀似乎是媛神堂祭坛上的供奉物之一。这也就意味着，在以大江田队长为首的搜查人员都没注意到的情况下，岩槻从御堂拿走了镰刀。

岩槻被捕的三天后，一早就阴雨连绵。这天下午，岩槻在审讯中用藏在身上的剃刀割喉自杀了。然而剃刀来自何处完全成了不解之谜。拘留时警方对他进行过充分的身体检查，之后他也绝对没有机会拿到剃刀。负责审讯的刑警们对此最为了解。

不过，据说当天上午发生了一点怪事。

那天早上，有个女人请求探视岩槻。接待人员正要确认她的身份，

听到有人呼唤自己的名字，于是转过头去，却到处都找不到呼唤自己的人。心里想着好奇怪，再回身却发现那女人已经踪影皆无。

然而没有迹象表明那可疑的女人径直闯入了署内，何况她也不可能接近拘留中的岩槻，所以探视人牵扯其中的可能性当即就被否定了。为慎重起见，警方还调查了岩槻的亲朋好友，但不曾发现符合条件的女性。不知为何接待人员除了对方是女人之外，完全不记得她的体貌特征；而见过来访者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却说，那不是女人，而是一个相貌端正的男人。由此可见，这件事压根儿就无从查起。

结果，“来者是谁”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谜始终没能解开。

在疑犯否认罪行且已死亡的情况下，割喉魔一案就此告终。之所以能结案，是因为岩槻被捕后没有发生新的命案，于是警方和大众也勉强认可了他是真凶的结论。虽说留下了太多的谜，但姑且算是破了案。

然而另一方面，媛首山连环杀人案在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逐渐从世人的记忆中淡去……不久便陷入迷局，成了悬案。

幕间（三）

如上所述，我想我基本上是把战时及战后发生的媛首山命案细说完毕了。

另外，关于终下市的割喉魔案，因为不是本文应该涉及的内容，所以仅在前一章点到为止。况且，虽说还有诸多问题悬而未决，但罪犯既然已经落网，也就算是结案了。

不过我个人不禁认为，两案之所以一明一暗，差别似乎就在于关键人物是否踏入了现场。割喉魔一案的关键人物自然是冬城牙城氏，媛首山命案中则是刀城言耶氏。刀城先生就是案发前一天高屋敷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位青年。原本他正要来媛首村，不料却因为我丈夫讲述的怪谈而中途下了车。而两位奇人其实又是父子，这一点也让我不得不产生了宿命感。

冬城牙城氏本名刀城牙升。刀城家是世袭公爵的名门望族，但先生年轻时就厌恶这种特权阶层，没多久，身为长子的他拒绝接受成为户主并继承公爵之位的使命，以近乎离家出走的形式拜入了私家侦探大江田铎真门下，刀城家也和他断绝了关系。出于对本家的考虑，先生改名为冬城牙城。而这位牙升氏的公子就是言耶氏。

刀城言耶氏是一位作家，他用东城雅哉的笔名撰写怪奇小说和变格侦探小说，常去现地取材，在全国各地游历。然而据说言耶先生不知何故，走到哪里都几乎必然会被卷入怪异事件，有时甚至性命堪忧。

不过，毕竟是血脉相连吧，虽然他本人似乎没有破案的意识，但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担当起侦探的职责，回过神时才发现，案子已经被他解决了。

如果刀城言耶氏按当初的计划来到媛首村……想到这里，我不禁心乱如麻。因为是刀城先生，所以一定能把媛首山连环杀人案引上解决的正道，高屋敷之后的人生也会因此变得不同……啊不，抱怨的话就到此为止吧。

比起抱怨来，原本我应该把高屋敷元孤军奋战的情况传达给诸位读者，说一说他如何锲而不舍，如何踏踏实实、孜孜不倦地埋头查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不放弃，说一说关于他的那些事……

然而抱歉了，我无论如何都没有勇气书写这一部分。虽然明白这只是小说，但要把丈夫高屋敷日渐憔悴的模样记录下来，还是会让我痛苦不堪。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描述案发后的第十年中秋，丈夫心力衰竭与世长辞的情景。

当然这也是出于我的些许自负。因为之前的章节基本用完了手头的资料，我相信自己已经按事实的本来面貌成功再现了一桩离奇死亡事件和三桩连环杀人案。换言之，我认为即使描述高屋敷后来的搜查过程，也无法再为诸位读者提供多少新信息和线索了。就请诸位把这一点视为最重要的理由吧。

话虽如此，关于第三桩杀人案我还是想稍做补充，虽然内容也不过就是形式性的确认罢了。

一、关于在媛神堂发现的无头男尸的身份

森林中发现的人头以及血型和指纹，也证实死者就是秘守纮式少爷。

二、关于纮式少爷的死因

和伊势桥医生推断的一样，已判定致命伤是后脑部遭到铁锤击打。同时也判明砍头行为是在他死后实施的。

三、关于斩首

司法解剖结果表明，砍下纮式少爷的头时所用的手法和前两者完全相同。换言之，警方断定是同一人所为，也就是说，这无疑是一桩如假包换的连环杀人案。

好了，本文已撰写至此，但令人羞愧的是，靠我自己的力量似乎很难解开案子。以小说的形式持续写作，在此过程中一定会涌现出以前未曾注意到的线索、被湮没的背景或意想不到的解释——这是我最初的想法，不，应该说我那样期待过、盼望过。

讽刺的是，和着手撰写本文之前比起来，如今的我更是一头雾水。然而另一方面，我又感到真相就在眼前忽隐忽现。这不是因为我不服输。如果用“真相”一词太夸张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我一直被一个想法束缚着，解开本案谜团的关键其实近在咫尺。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凭我一己之力根本无济于事。

看到这里，诸位读者是否已明白媛首村、媛首山、秘守一守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在此我希望能得到诸位读者的帮助，这一点我在《前言》中也曾做过预告。

关于十三夜参礼事件和媛首山命案，什么样的意见都好，所以心里已有想法的读者若能不辞辛劳，与“迷宫社”联系，本人将深感荣幸。“迷宫社”地址参见本杂志的末页。

也许在四个月前写下的《幕间（二）》结尾处，我就该提出第一次请求。不过，下一期杂志的连载会暂停一次，所以有足够的时间。

衷心期盼诸位读者的协助。

第二十三章

来自读者投稿的推理

收到了读者的大量来信，实在是让我感激不尽。

另外，本章原本是“正文”而非“幕间”，不过，由于不再采用小说体裁，所以我打算以“幕间”的行文风格继续下去。

话说昨天，杂志社把诸位的信件和明信片都转发过来了，数量之多让我吃了一惊，随即又喜不自禁。不完整的拙作还能得到如此回应，真是喜出望外。请允许我再次向诸位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然而这样的喜悦心情没能持续多久。岂止如此，在浏览来信的过程中，某种带着微微寒意的东西，从脖颈滑下背脊，使我陷入了浑身不适的窘境。

因为信件和明信片里的内容，绝大多数是读者诉说阅读本文时遭遇的不可思议的经历，譬如头部、喉咙、手腕和脚踝被弄伤、挫伤，变得不适或者不灵便因而辛苦不堪等。

我完全没想到竟会产生如此反应。由于太意外了，以至于一瞬间我真的完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撰写本文了。

当然，大部分读者认为这只是心理作用，是单纯的错觉。但即便如此也未免数量太多了，其中还能见到一些无法归结为误解或错觉的事例，这些都令人深感不安。我原想在这里介绍几个例子，但还是忍耐着没写。因为我突然感到，这种举动就像在扩散传染性疾病，实乃愚行。况且……

是的，其实从撰写《幕间（三）》起，我也总觉得喉咙有点不舒服……当时没太当回事，还以为是感冒，不料不知不觉中脖颈也痛了起来……

而且，虽然最初和落枕的感觉相似，但我渐渐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如何表达才能让读者明白呢——对了，就是头部被什么拉扯似

的……讨厌的感觉。人类肉眼不可见的某物，不知何时已站在我的正后方，悄然伸出双手，不慌不忙地夹住我的头，缓缓地左右拧动试图把头从颈项上拔出……就是这种感觉。

我本来不想写这些。如章名所示，我打算借助诸位读者的智慧，设法破解案件。

现在，我感到有人来了……

似乎又是我的错觉。

真糟糕，难道从拆阅读者来信的昨夜开始，我就神经质起来了吗？但是，来历不明的什么，似乎正向我渐渐逼来，毛骨悚然的……不，这个话题还是就此打住吧。

好了，现在我想从信件和明信片里只选出涉及案情谜底的部分，依次进行介绍。

首先，“真凶是妃女子”的见解被提到的次数最多。持此观点的读者对案情做了如下解释：十三夜参礼中被杀的不是妃女子，而是女佣铃江，尸身无头是为了让人误会被害者的身份，而罪犯妃女子则一直生活——抑或是被软禁——在不启仓里。

不过，大家只说出了罪犯的名字，几乎无人涉及具体的作案方法。换言之，大量谜团依旧——

很抱歉，继续执笔无论如何都会让我感到痛苦。我曾经为了转换心情去打理过后院，于是现在我完成了剩下的整顿工作，买来红薯幼苗打算种植下去，哪知……

这次伤到了右手，没错，就是右手的手腕。虽然还不至于影响执笔，但这么一来，安然无恙的就只剩左脚踝了。不，不是开玩笑，我总觉得最初在媛神堂境内扭伤右脚踝就是一切的开端。那时我的右脚踝被什么抓住了，就那样被附了身。此后，它在我体内缓缓穿行，抵达左手腕后又折向颈部绕了一圈，刚才又来到了我的右手腕。不久它就会向左脚踝进发吧。如此这般夺走四肢自由活动的大部分能力后，再度爬上我

的脖颈，到那时就真的要……

我不该回媛首村吗？

我不该重提十三夜参礼事件，把焦点又一次对准媛首山杀人案，以这样的形式发表文章吗？

也许我已经惹恼淡首大人，招来了厄运，得到了报应……

现在，似乎有人来了……

是我的心理作用吗……

啊，好像开始下雨了。从清晨起天空就一直阴云密布，看来气候终于要彻底转坏了。原本就已心情阴郁，此刻更是雪上加霜……

不，似乎不只是雨的声音。

现在，我确实听到了人声……

“叨扰了。”

我吃惊得差点一跃而起。因为来这里做客的人少之又少。然而，门外确实有一个男人。

“啊、请……请问是哪位？”

我突然想到要不要装成不在家？但房子很小，外面的人完全可能察知房内的动静，所以我如实作了回应。

就听对方开口道：

“突然造访实在是抱歉。事情是这样的，我拜读了您在《迷宫草子》上连载的小说，所以特意前来拜访。”

我一度担忧这是一个性格古怪，无视本人恳求读者静静关注的意愿不请自来的读者。但来者那稳重而得体的口吻，给我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印象。

回过神来才发现，我已经本能似的打开了门。“啊，您好，突然上门叨扰真是太抱歉了。”男人看起来约有三十五岁，上罩蓝色斜纹布底外衣，下穿颜色略浅的牛仔裤，笑容中透着腼腆。

“您是……刀城言耶先生吗？”在对方自报家门之前，我已经叫出了

声。

“啊……您知、知道？”

“这打扮……不不，这尊贵的装束不正表明您就是那位到处流浪的怪奇小说家吗？”

“哪、哪里，我哪称得上……”

幸运的是，刀城先生似乎把这句在旁人听来绝非褒扬的话——其实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朝好的方向理解了，一再显出难为情的样子。

“不过，您究竟为什么——”

“抱歉，如此突然让您受惊了。其实我是《迷宫草子》的忠实读者，拜读了您之前的连载就迫不及待地跑来了。不妙不妙，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冒失，怎么说呢，给您添麻烦了。”

说到不妙——不知如何应对这次意外来访因而束手无策的我——才是——非常不妙。

“唔……也许是我多事，但我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对案件做了整理。”

刀城先生岂止是没有察觉到我在为难，眼看他就要在门口展开他的推理了。

“啊，啊，其实……”

“欸？啊！莫、莫非您正在撰写小说的结尾部分？啊，啊呀，那就完全用不着我啦。给您带来意外的困扰……真、真是羞愧之极……”

“不、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嗯？啊……是不是您还没吃午饭？”

多亏这位刀城先生略显滑稽——这个形容词有点失礼——的提问，我的心情放松了点。于是我做好被嘲笑的心理准备，坦率说出了先前突然产生的那种情绪——我认为自己不应该继续纠缠此案了。

“原来是这样啊。”刀城先生却没笑，反而露出了沉思之色。

“啊，话虽如此，我身边发生的现象可没有刀城先生周游全国搜集来的故事那么怪。”

要是让对方产生过分的期待就难为情了，所以我慌忙提醒了一句。

刀城言耶先生的兴趣是搜集日本各地流传的怪谈，有时还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出游只为寻找怪异故事。所以，他也被众多编辑称为“放浪作家”或“流浪中的怪奇小说家”，不过，和先生最般配的称号也许是“怪异搜集家”吧。

这时，只见先生脸上露出了微笑。

“如果是这样，刀城言耶真正该出场的时候也许到了。”面对一脸诧异的我，他继续道，“自吹自擂难免显得狂妄，但我搜集怪谈故事可不是为了充门面。所以，如果是这一类的话题，我想我一定能帮上忙。”

“啊？但是……”

“当然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搜集癖，而是为了和您讨论，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应对您体验到的那些怪异现象。”刀城先生说着，深深施了一礼，“所以，请原谅我的冒昧。”

他泰然自若地走进了我家小屋。

“请、请……您看我这地方又小又乱，请、请进吧。”

对方的态度可能强人所难，按理我该表示一下愤慨，然而他那爽朗的言行却让我无法生出半点怒气。

“还别说，您好年轻啊，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了十来岁。”

结果我非但没发火，还说出了奉承似的话——啊，不——事实上对方看起来确实年轻。

“啊，谢谢您的恭维，因为我一直对怪谈感兴趣，所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吧。不过，我看您简直比实际年龄小了十五岁呢。”

“什么啊刀城先生——尽说些逗人开心的话。”

我这时的心，其实嘭嘭直跳。

“女性再怎么显年轻也不会有麻烦吧，但是，如果去什么地方打听怪谈，一个男人看起来乳臭未干就损失大于便利了——”

“是啊，年轻就会被人看低啊。对了对了，说到怪谈，我最近偶然

听见孩子们在传，马吞池一带出现了某种可怕的怪物……”

“喔，马吞池吗？记得十三夜参礼那天，二守家的纮式氏说自己散步的地方就是那里吧？”

“欸？啊，是啊……对了，我还没向您致以问候。我是媛之森妙元，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先生的大作我早已拜读过。”

“您、您真是太客气了，谢谢。今天我突然不请自来，实在是失礼之至——”

“哪里哪里，哪儿的话。我这里很少来客人，您又是同行，再也没有比您来访更值得高兴的事了。”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啦。不过，我们绝不是——初次见面。”

刀城先生脸上浮起了恶作剧般的笑容。

“是、是吗……那我真是太失礼了。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乡下作家，很少去中心都市。而刀城先生给人的印象是总在旅行，几乎从未在文坛聚会中露过面……”

“啊，确实如此。而且我和您会面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请别这样惶恐。”

我不由得冷汗直冒。因为我一直以为今天是两人的初会。不过听了先生的话，我的心情放松下来了，进而释然地想，先生之所以唐突到访，正是因为至少在他的概念里两人有过数面之缘吧。

“啊呀啊呀，就这样让您站着，真是不好意思。请这边坐。”

我劝先生在客厅桌边的椅子上坐下，开始准备沏茶。说是客厅，其实也兼当厨房用。

“怎么样？和小说中所描绘的当年相比，我觉得村子似乎冷清了很多。”

“嗯，如您所言，村民的主要营生是养蚕和烧炭，但到了昭和三十年间，蚕茧减产为战前的半数左右，炭也渐渐被石油取代，村子变得越来越暮气沉沉了。”

“秘守家后来怎么样了？”

我把灌满水的茶壶放到火上后，正在厨房翻找茶叶，闻言不禁停下了手。

“不管是延续数十代的名门望族，还是屡屡上演继承人争夺战但总能安度难关的大户人家，要灭亡时往往只需一代……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我一边说，一边徐徐转身面向刀城先生。

“斧高君没有继承一守家？”

“说来话长，案件过后江川兰子小姐、高屋敷和我都曾帮他出过主意，最后他留在了一守家，正式以一守家嫡子的身份开始了新生活。然而——”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成人那年的秋天，他突然消失……”

“消失？是指下落不明呢？还是就像字面意思上说的——消失了？”

“不知道。藏田甲子婆婆似乎是最后见过他的人，她说斧高从北鸟居口进了媛首山。”

“这又是……”

“不过，当时一守家刚好在谈一门亲事。明确地说，就是政治婚姻。据说富堂翁和兵堂先生想让出现没落征兆的一守家重振旗鼓，所以才策划了这桩婚姻。”

“这么说，斧高君也可能是因为讨厌这门婚事才离家出走的？”

“是，完全可以这么认为。”

“恐怕连淡首大人也想不到，竟然会有舍弃秘守家族长之位离村而去的一守家继承人吧。”

我告诉刀城先生，不仅仅是淡首大人，秘守家族全员显然都为斧高的行动震惊不已。

“只要他不再是一守家的继承人，就能逃脱淡首大人的作祟吧……”刀城先生喃喃自语。

一瞬间，我浑身战栗。因为我突然想到——斧高会不会没能成功逃脱？

“没有迹象表明斧高君去了江川兰子老师处吗？”

“没有。虽然惨案过后斧高和她时有书信往来，但没有给过她任何通知。”

“斧高君也没有和您或高屋敷先生商量？”

“是，是的……”

“他是决定独自一人生活？抑或——”

“不过……”

我想说一件以前就很介意的事，但依然犹豫不决。因为这件事太不确切了。然而刀城先生直催我往下说。

“从十多年前开始，我在《宝石》等小说杂志新人奖的最后评选名单中，不止一次看到过很像斧高的笔名。”

“叫什么名字？”

“几守寿多郎。”

我说明了汉字的写法，同时把此名由“几多”“秘守”和“长寿郎”组合而成的想法提了出来，还向刀城先生征询意见。

“五个汉字里，‘几多’二字都用了，‘长寿郎’里也取用了两字。相比之下，‘秘守’里只取了一个字，我觉得这样的组合正反映了斧高君的复杂心境。”

“那么，果然——”

“如此契合，说偶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您问过出版社吗？”

“没问过。”

“几守寿多郎氏也没得过什么新人奖？”

“还……没有。”

“那可就难办了。就算要联系，也许还是等他得奖之后再说比较——”

“比较好对吧，刀城先生也这么想？”

“抱歉，说实在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又觉得好像没什么关系。不过一想到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态持续投稿的……”

“可不是吗。不，得知刀城先生您的感受和我一样，我也算稍稍松了口气。虽说我这样有点自说自话。”

“哪、哪里哪里，对了，秘守家后来……”

“嗯，斧高的出走成了一守家触霉头的开端，后来他们万事不顺，走上了衰落的不归路。二守家和三守家也一样，但是详细情况我并不清楚……讽刺的是，只有古里家延续至今，反倒十分兴旺……”

“是吗——”

我再度转身，背对着唏嘘不已的刀城先生，专心地沏起茶来：

“粗茶而已，请慢用。不凑巧的是点心刚吃完——”

“哪、哪里，请别再费心了，我才应该携带礼品登门啊。有失礼数，还请您见谅。”

互相致歉鞠躬之后，我和刀城先生再次相对而坐。

“那我就直奔主题了——”沉默哪怕延续片刻也会让我恐惧，“关于读者来信里那些令人惊恐的内容，还有我那些莫名其妙的怪异经历，刀城先生是怎么想的？当、当然，我和很多读者都认为那是心理作用……”

“事实上，不仅是脖子，连手腕和脚踝都出现了异常情况，这不是很奇怪吗？”

“是，是的……”

“不过，我想这些现象要解释起来毕竟太难，所以应该暂时放到一边，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解开案件之谜。”

“但、但是，不就是因为和案子扯上了关系才……”

“嗯，我想是。”

“欸？既然如此——”

“换言之，我是这么想的，只要解开案中之谜，真相大白，那些异象就会自然停止。幸运……这样说也许不太好，幸运的是，本案的相关人员大多已经不在村子里了。”

“原、原来是这样……”

“引发异象之物，只要叫破其名往往就会立刻消失。这一次，我觉得破解本案就等于叫破其名。”

“我懂了，那么您打算如何进行？”

我提心吊胆地问，暗地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在这时，正要从长方形的箱包中往外取什么的刀城先生，露出了奇怪的表情，就像在说“啊，忘带啦！”。

“对、对不起，有没有什么可以写……不不，是说纸什么的。”

于是我里里外外翻遍书房，找出一本全新的笔记本交给了先生。

“我就这性子，最后如果不这样把所有的谜和问题用笔写下来，就无论如何也没法继续思考。”

刀城言耶先生一边解释，一边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书写内容如下：

关于十三夜参礼事件

一、斧高最初以为是妃女子的第一个女子（或首无）是谁？

二、那女子（或首无），为什么会出现在十三夜参礼中？

三、前往媛神堂的妃女子拿在左手、形似人头的东西是什么？

四、妃女子从密室状态的媛神堂中消失了，其方法和理由是什么？

五、在井中发现的全裸尸体，真的是妃女子吗？

六、如果被害者是妃女子，那么杀人现场是媛神堂、井边，还是别的地方？

七、井中的尸体没有头，这个传言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为什么要把

头砍下来？

八、在井中和周围发现的大量毛发，是尸体的毛发吗？

九、凶手是谁，杀人动机是什么？特别是，如果被害者是妃女子，那凶手为什么非杀害她不可？

十、兵堂为什么不许用人看井中的尸体？

十一、一守家为什么匆匆为井中的尸体送葬？为什么要火葬？

十二、当初知道富贵生下女孩后，兵堂为什么非常高兴？

十三、兵堂和二守家的笛子私通后，生下的是纮弍还是纮式？这和一守家的继承人问题有什么关系？

十四、斧高在浴室外看到的首无，就是他在十三夜参礼中遇到的首无吗？如果是，为什么首无又出现了？

十五、十三夜参礼事件后，甲子婆为什么要去不启仓送饭？

十六、十三夜参礼事件后，二守家的纮式为什么会来接近长寿郎？

关于媛首山连环杀人案

一、古里毬子为什么被杀？

二、为什么她会被砍下头并且全身赤裸，衣服被抛撒在森林里？

三、头被砍下并且全身赤裸，为什么偏偏只有小腹被包袱布盖着？

四、为什么需要清洗她的头？

五、在她被杀，头被砍下期间，长寿郎在哪里？

六、本来就对婚舍集会不感兴趣的长寿郎，为什么单单欢迎古里毬子参加集会？

七、一守家的长寿郎为什么被杀？

八、为什么他会被砍下头并且全身赤裸，衣服被抛撒在森林里？

九、为什么作案现场是马头观音祠？

十、为什么不用斧子做杀人凶器？杀人凶器又是什么？

十一、如果斧子不在现场，那罪犯是怎样在祠堂和中婚舍之间往返的呢？

十二、为什么要拿走侦探小说，还特地扔进森林？

十三、毬子和长寿郎的两颗人头被藏在哪里了？

十四、二守家的纮式为什么被杀？

十五、为什么他会被砍下头并且全身赤裸，头和衣服被丢弃在森林里？

十六、为什么只有他的尸体状况混乱？

十七、现场为什么出现了长寿郎的头？

十八、判明斧高是一守家继承人对本案有什么影响？

十九、媛首山连环斩首杀人案的凶手是谁？

二十、江川兰子所做的“无头尸分类”中，是否包含本案的斩首理由？

二十一、当初淡媛为什么会被斩首？

“请允许我省略了敬称。”

我浏览了笔记本上的内容后，把本子放在桌上摊开：

“的确有那么几项看起来能推测出真相，但只有这些还是不能接近案件核心的，或者说，仍然无法把握全局不是吗？”

“我认为，基于兰子老师的‘无头尸分类’进行考察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不过一上来就想把本案往那些分类里套，是行不通的。真不愧是兰子老师啊，外部框架完成得如此出色。但是最关键的内部——我是指案子本身——却搞得蒙昧不清，没能把所有的信息整理好，所以无论怎样试图从外部嵌入框架，都会轻易滑脱。这种时候，我们必须先确认内侧的中心在哪里，内部的核心是什么，再探讨其中是否有矛盾点存在。只要能发现矛盾之处——”

“请、请等一下，内侧的中心？内部的核心？发现矛盾点……？”

“啊，我的表达实在是太抽象了。其实只要发现一个事实，就那么一个，我在笔记本中列举的所有谜题都能迎刃而解。”

“就那么一个！”我不禁大叫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刀城先生。

“是，而且，只要你发现那个问题——某人在某个场合本来一定会做点什么，其实却什么都没做——只要你破解了其中的深意，那么唯一的事实就会自然而然在你眼前浮现。”

“莫非是二十三夜参礼和婚舍集会的时候，长寿郎少爷离开祭祀堂去媛神堂前，藏田甲子婆婆忘了诵经……”

“不，不对。不过某人没做某事的思路倒是对头了——”

“是比送行时遗忘诵经更重要的事？”

“是的。非常重要的大事。”

“发现这一点就能明白谁是凶手吗？”

“没有直接联系，但如果基于此事来审视本案，一切就会不言自明——”

“罪犯到、到底是谁呢？”

我的提问过于直率，令刀城先生一时语塞，不过他随即答道：

“十三夜参礼的凶手是二守家的纮弍氏，而媛首山连环斩首杀人案的凶手是……”

第二十四章

刀城言耶先生的推理

在前一章结尾我只写出了凶手的名字，而且不上不下，也未加任何说明，为此好像有大批读者致信出版社表示了抗议。

真的非常抱歉。但我也无可奈何。因为之后刀城言耶先生很快就回去了。

先生说完前一章的最后一句话后，笑道：“现在是杂志连载，所以在这里断章比较好吧。”

他又说，等《迷宫草子》的下一期——刊登《第二十三章　来自读者投稿的推理》的那一期——发行后再来叨扰，说完就告辞了，只留下了目瞪口呆的我。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过得十分苦闷。刀城先生究竟得出了什么样的推理结果，掌握了什么样的解释呢？我尽为这些问题伤脑筋。

所谓的“某人”是谁？“某个场合”又是哪里？“本来一定会做”的要事是什么——我反复研读了几遍原稿，但依然不明就里。而且，在那个重要时刻“什么都没做”，意味着“某人”其实可能是一个与众人所持印象大相径庭的人物。想到这里，虽已事过境迁，但我仍感到了阵阵寒意。因为这可以解释为“某人”有着表里不一的两张面孔……

说来惭愧，我还离开了村子一段时间。因为在刀城言耶先生下次来访前，我实在没有勇气留在这里。光是想到在此期间可能还会弄伤唯一幸存的左脚踝，我就立刻出了村子。至于再度回到媛首村，已是《迷宫草子》发行后的事了。

翌日，刀城言耶先生和上次一样，在午后两点半左右突然大驾光临，就像算好了时间似的。这天不巧也是个雨天，从早晨开始就阴雨连绵。媛首山怪案之谜即将解开，就这层意义而言，现在的氛围或许是最合适不过的。

草草寒暄过后，我把先生让进了客厅。

“十三夜参礼事件的凶手真是二守家的纮式少爷吗？”

我麻利地沏完茶，火速启动了前一次话题的后续部分。

“是的，完全正确。”和我的急躁态度相反，刀城先生心平气和。

“但妃女子小姐遇害的那段时间里，他不是在媛首山外吗？换言之，御山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密室。所以他有不在场证明——”

“是这样。不过，只要明白了我上次所说的唯一事实，媛首山就不再是密室，纮式氏的不在场证明也将不复存在。”

“到底是什么事实？”

“你觉得一连串命案的中心……其核心处究竟存在着什么？”

“啊？这、这个嘛……不就是一守家的继承人问题吗？”

“是啊。不过光有这个的话，就是很常见的争端根源了，在所有的乡下老式家族里都能见到。”

“但秘守家有淡首大人的作祟……您想说的是这个吗？”

“对，就是这个！”刀城先生探出身子，似乎有点兴奋，但他随即又用冷静的语气说道，“话虽如此，但异象本身可能不是问题。”

“怎么讲？”

“某些时候，应付异象的人却往往会播下厄运的种子……”

“所谓的‘某人’果然是指藏田甲子婆婆吧？”

“为了让一守家继承人长寿郎氏平安成长，她可是从使用婴儿洗澡水的那一刻起，就不断在各种场合施行各种咒术来守护他了。”

“嗯，我想她在长寿郎少爷身上布下了一切可用的咒术类防御。”

“然而，如此细致入微的她，却在长寿郎氏最重要的某个场合什么也没做……”

“所谓最重要的场合……是指十三夜参礼吗？”

刀城先生摇头。

“啊，是二十三夜参礼吧？”

他再摇头。

“这样的话，剩下的就只有婚舍集会——”

但是，从他那里得到的回应，却是第三次表示否定的摇头。

“但、但是接下来就……难道是三夜参礼？但那时甲子婆婆可是非常周到地——”

然而，我没来得及说明，他已第四度摇头：

“比三夜参礼还要早。”

“还要早……婴儿的时候吗……”

“不对，是出生的一瞬间啊！”

“……”

“《第十章　旅行二人组》中，刀城言耶对高屋敷巡警说过，孩子的死亡率历来就高居不下，生孩子也辛苦，所以人们会对刚出生的婴儿破口大骂，比如‘生了这么一堆粪’‘这个狗娘养的孩子’‘生了个讨人厌的娃哟’等，让世间知道这孩子不是可爱的人类婴儿，使其不被妖魔伤害。因为人在降临这个世界的瞬间，最有可能被邪恶之物缠身。”

“文章里的确是那样写的。”

“但藏田甲子婆婆在最重要的出生瞬间，完全没采取任何举措，是她不懂和婴儿出生有关的那些咒术吗？”

“这……应该不会。”

“我也这么想。懂才是理所当然的。”

“也就是说，甲子婆根本没有守护长寿郎少爷的意思……”

“但你看她在孩子出生后全身心投入的样子，这个说法怎么也无法接受不是吗？”

“嗯……而且把她召回一守家，原本就是为了让富贵夫人平安生产，如果生了男孩一定还会让她担当乳母之职。”

“然而，面对继承人出生这一重大场面时，藏田甲子婆婆行事极为普通，轻描淡写就完事了。和任何地方的产婆没什么两样。”

“为什么呢？”

“怎么想都觉得矛盾不是吗？”

“嗯，很没道理。”

“不过，这样考虑你看如何？其实她做了某件事。但是，由于这件事看起来太自然了，所以我们没能领会其中的含义。”

“究、究竟是哪件事啊？”

刀城先生停顿了片刻，才道：“就是把出生婴儿的性别反过来报。换句话说，明明最初生下来的不是妃女子小姐而是长寿郎少爷，但她却大叫‘是女孩’；妃女子小姐出生时她又说‘第二个是男孩’。”

“……”

“关注一下通报性别的方式，你就会觉得奇怪了。明明众人都盼望生个男孩，为什么她还要大叫‘是女孩！’？当盼望已久的男孩降生时，她的声音却‘沉着镇静、不带丝毫慌乱’。怎么看这反应都正相反啊。”

“这么说，兵堂老爷笑也是……”

“当然是因为生下了期望中的男孩啊。富堂翁和兵堂氏应该事先就从她那里听说了这种咒术。不过之后除了自然会知晓的富贵夫人，他们只告诉了家庭教师佥鸟郁子，余人则一概不曾透露。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持咒术的效力吧。”

“那样的话，兵堂先生让二守家的异母私生子继承一守家的计划就——”

“根本就没那回事。兵堂氏似乎说过要把妃女子小姐嫁给纮式氏，从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就算他和二守家的笛子夫人之间有私生子，那也应该是纮弌氏。但亲生儿子又如何？如果纮弌氏成了秘守家继承人，一守家和二守家的关系就会发生逆转。何况二守家还有笛子夫人的丈夫纮达氏在。不管对富堂翁怎样心存叛逆，兵堂氏也不会希望这种情况出现吧。”

“对、对啊……”

“他纯粹是为了男孩降生、后继有人而高兴。”

“可是，那也太……换言之，两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对换了性别，然后就这样被抚养长大啦？也不用做得那么过分——”

“可不可以这么说呢，淡首大人的作祟就是那么强悍。”

“啊……”

“没错，至少富堂翁和兵堂氏，尤其是被请回来的藏田甲子婆婆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且淡首大人或许不是唯一的问题。富堂翁有过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在孩童时期就夭折了。”

“一枝夫人对参拜媛神堂十分热心，风传孩子早夭就是源自她的执念……”

“富堂翁知道了姐姐的不轨举动后，命令藏田婆婆无论如何也要让兵堂活下来。而她也用身家性命担保，发誓保护婴儿，抚养他长大成人。据熟知掌故的老人所言，她俩还上演了一场斗法似的激烈交锋呢。”

“甲子婆婆再度被要求做同样的事，而且这次是从婴儿出生前就开始……”

“没错。然后，根据从前的经验，藏田婆婆认为通常手段恐怕无法对抗淡首大人的作祟和一枝夫人的执念。所以她在孩子出生的一瞬间，就设下了非常宏大的咒术。”

“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妃女子小姐才是男孩，才是真正的一守家继承人了？”

“是的。因为一开始就颠倒了性别。假如第二个也是男孩，想必也会被当成女孩抚养吧。”

“不对啊，如果两个都是男孩，而且都把他们当作女孩平等抚养，我感觉在逻辑上完全没问题。但这次甲子婆不仅把一守家的继承人取名为妃女子，还布下机关把人们以为会降临到长寿郎身上的各种灾厄引向了妃女子。这样一来，特意施行颠倒性别的咒术不就毫无意义了

吗……”

“骗人先骗己，以毒攻毒——我想这就是他们的思路。藏田婆婆认为不做到底就没有胜算，所以才下定了决心吧。再说她想必是预见到了，只要最初颠倒性别的咒术成功，就能筑成最好的防御。”

“按说妃女子小姐是一守家的女儿，却也体弱多病，这不是因为‘她’承担了长寿郎少爷的所有灾厄，而是因为‘她’自己就是男孩，是真正的继承人。”

“同理，长寿郎氏身为男孩体格却很纤弱，也不是因为‘他’是一守家的男孩，而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女孩。假如长寿郎氏真是男孩，那么即便有妃女子当替身，也不可能从小到大几乎不生什么病。作为一守家继承人，那也未免太不自然了。”

“确实……”

“这种互换在幼年时期还不要紧，但等他们长大后就出现了种种不良后果。”

“不知从何时起，妃女子小姐变得举止粗鲁态度蛮横，做事也很乖张，您是指这个吧？”

“多半是到了青春期，被迫颠倒性别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了。但这时，一守家的女孩中偶尔会出一两个精神失常的狂女的先例，成了最合适的隐身衣。”

“那还不把人逼疯啊。”

“所以藏田婆婆决定在十三夜参礼时让两人换回原先的性别。我想她本来是打算等到二十三夜参礼的。但看到妃女子的情况，她断定无法再维持下去。再说了，从昔日的例子来看，男孩夭亡基本上发生在出生到十三夜参礼之间。”

“那么，十三夜参礼那晚……”

“我们把当天的大致情形从头说一遍吧。”这时，刀城先生喝了一口早已变凉的茶，“支走斧高君后，长寿郎氏和妃女子在祭祀堂恢复了原

貌。此时两人已互换身份，为便于理解，我用‘长寿郎（女）和妃女子（男）变成了长寿郎（男）和妃女子（女）’来表述。”

“这样一来，名字和性别终于一致了。”

“不过，这不是第一次。三夜参礼时藏田婆婆也把两人换回去过。考虑到那天是参拜淡首大人的特殊日子，那么做实在很大胆。那也证明藏田婆婆对平日里所施咒术的效力是如何地自信。因此，她认为不在三夜参礼这个特殊的日子实施大型咒术会显得不自然，制造了替换两人性别的假象，然而其实是换回了原样。连淡首大人也完全……不、不，还是别信口开河的好。”

不知刀城先生此言是否出自本心，但是，看他脸上露出了少许畏惧之色，我用力点了点头以示鼓励，接住他的话茬：

“也就是说，十三夜参礼时，最先从祭祀堂出来的是长寿郎（男）啊。”

“斧高君说过，长寿郎少爷登上石阶也好，走过参道也好，都与平时的稳重步伐大相径庭，步履比平常快了很多。而且，他看到长寿郎（男）的裸体后，感觉意外地粗壮，因此受到了冲击。另外，差点被发现的那一次，长寿郎（男）一边喝问一边来近旁查看时，那强有力的呼喝和脚步声，使斧高感到他已不是自己熟知的长寿郎。”

“因为以前是长寿郎（女），现在换成了长寿郎（男），所以其中的差异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吧。”

“何况那天还是个月黑夜。在手提灯笼的状态下只能照到腰部至脚的部分，几乎看不清最关键的脸。”

“那么是长寿郎（男）在井边做祓禊的时候……”

“嗯，事先隐藏在附近的纮式现身了，他猛击长寿郎（男）的后脑勺或其他地方，把他推下了井。当然这是为了制造以前发生过的事故再度上演的假象。”

“那时高屋敷还没到东鸟居口。”

“所以媛首山不是密室，纮弍氏没有不在场证明。高屋敷巡警在东鸟居口看到纮弍氏时，正是他结束作案从御山出来的时候。”

如果丈夫生前知道这件事……刚想到这里，我又感到他没能查出真相就去世，不也很好吗？

“纮弍氏的动机恐怕是想让哥哥纮弌氏成为一守家继承人，以便身为弟弟的他将来大捞好处吧。他自己无意担当责任重大的一把手，但可以在哥哥下面当个二把手，轻松获取财富和权力。这计划很符合他的作风。”

“动机能理解。但是作案时，躲在近旁的斧高一点也没注意到长寿郎（男）遇袭后被推入井中吗？”

“由于见到长寿郎（男）的裸体后深受打击，斧高在树后捂住双耳，闭上眼睛，就一直这么蹲着，完全处于视听封闭状态。”

“啊，没错……”

“不久之后斧高平静下来，听到有人在境内玉砂利上走动的声音，以为一定是做完祓禊的长寿郎（男）正向媛神堂走去。但其实这是纮弍氏逃离作案现场的脚步声。”

“在他后面来的人是谁？”

“当然是妃女子（女）。对了，再后面来的那个自然也是妃女子（女）。”

“这、这是怎么回事？”

“妃女子（女）在长寿郎（男）后动身前往媛神堂，到了井边她正要做祓禊。我想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发现了被推下井的哥哥。与此同时，她也注意到有人正躲在暗处窥探自己。”

“因为斧高叫出声来了吧。但、但是，他叫出声是因为……”

“嗯，是因为她没有头。这很可能是因为她披着黑色头巾，就和婚舍集会时三位姑娘披的那个一样。”

“为什么要披那个呢？”

“恐怕是藏田婆婆的指示。你听我说，在长达十三年的岁月里，妃女子（女）一直在以长寿郎（女）的身份欺瞒淡首大人。由于要换回身份参加十三夜参礼，藏田婆婆一定叮嘱过她，必须披上头巾直到仪式平安无事地结束，或直到进入婚舍为止。因为只要一看脸，就知道这是长寿郎氏。”

“黑色头巾混杂在黑夜中，看上去就像没有头……”

“是的。妃女子（女）发现了躲在树后的斧高君。虽然不清楚他看到了多少，但从他惊恐的样子知道情况非同小可。然后，考虑到自己的装束和周遭状况，妃女子（女）不难推断出，斧高君误以为自己看到了首无。即使事实并非如此，但若是在这里惊动了众人，不仅一守家的秘密会被曝光，继承人已死的消息也会传开，长年来的辛劳都将化为泡影。于是她急中生智决定耍个花招。在短时间内，而且还是在形势如此逼人的状况下，她迅速拟好了计划，真了不起。”

“于是她走回参道，再度以妃女子（女）的身份登场了？”

“对。这次她取下了头巾，不过妃女子应该有一头长发，所以为了掩盖没有长发的事实，她拿手巾包住了头。她打算通过这些举动让斧高君相信，第一个人不是她而是首无。因为对方毕竟只是个六岁的孩子嘛。”

“接着她做完祓禊，走向了媛神堂。”

“这就是斧高君第二次听到的踩在玉砂利上的脚步声。”

“那时妃女子（女）左手提着像人头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是长寿郎（男）搁在井边的灯笼。”

“啊……”

“纮弌氏袭击他的时候，灯笼里的火一定是熄灭了吧。如果就这样放着被斧高君看见的话，可能会让他起疑心，所以只好带走。她很可能是用长寿郎（男）遗留的衣物包住了灯笼。”

“这么说妃女子（女）——”

“进入媛神堂完成仪式后登上了荣螺塔，这时她灭掉了灯笼的火，制造出妃女子（女）遭遇变故的假象。然后她匆匆赶到前婚舍，穿上带来的长寿郎（男）的衣服，恢复了长寿郎（女）的形象。”

“所以在斧高看来，妃女子（女）就像在荣螺塔中消失了一样。”

“当然了，长寿郎（女）压根儿就无意表演什么密室状态中的消失。她只是要在斧高君看不到的地方从妃女子（女）变成长寿郎（女）。想做到这一点，只有以妃女子（女）的身份进入媛神堂，别无他法。”

“由于斧高一直注视着媛神堂，结果就变成了诡异的消失剧。”

“不过，当时斧高君看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

“什么？”

“灯笼的火光在荣螺塔顶消失后，前婚舍外间的灯亮了起来。这不是很奇怪吗？如果长寿郎（男）先前已进入前婚舍，从一开始那里就该亮着灯不是吗？”

“也可以理解为人在里间，所以熄掉了外间的灯……里间的灯火情况如何？”

“斧高君人在北侧，视线被一棵大树挡住了，所以就算里间一团漆黑，他也不会知道。”

“确实。”

“复归于长寿郎（女）的她，走出了媛神堂。那时她已发现可疑人物——也就是斧高君，但没有加以喝问。这不是很奇怪吗？明明在井边时长寿郎这样做过。”

“因为人不同了嘛。”

“嗯。而且当时长寿郎细细审视着斧高君的脸，见他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神色又转为不安，还问他‘不要紧吗？还认得出我吧？’。其实她是在拼命试探自己演的这出戏有没有被看穿。”

“原来如此。”

“而且，关于长寿郎（男）井边祓禊这一节，当斧高君说‘果然那时候少爷没有发现我吧？’时，她大为震惊。当错解其意的斧高君否认说‘我没看’时，她就借口说‘我只是没想到旁边藏着人，所以有点吃惊’。这不是很奇怪吗？明明那时长寿郎喝问了一声‘是谁！’，还四处查看来着。”

“这也是因为人不同了吧？”

“我想当时长寿郎（女）慌了，因为她不知道长寿郎（男）落井前做了什么，斧高君又看到了多少。于是她吩咐斧高君把离开祭祀堂到此刻为止的全部所见所闻都说出来。”

“听了斧高自述的经历，她断定不会有问题了。不过，考虑到斧高喜欢长寿郎（女），说出真相求他帮忙不是更省事吗？”

“对方只是个六岁的孩子啊。毕竟不能凭一己独断，就把一守家的未来交于斧高君之手。她让斧高君捎去那句奇妙的留言就是明证。”

“啊？就是那张通知妃女子落井的便条吗？”

“没错。内容是‘妃女子落井。我让小斧儿给你们传话。这不是谎话也不是玩笑。长寿郎’。”

“哪里奇妙了？”

“为什么要特别说明‘我让小斧儿给你们捎信’呢？明明捎信来的千真万确就是斧高君。”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长寿郎（女）才会用‘小斧儿’这个称呼。通过这个称呼，她向兵堂氏等人传达了一个信息，便条的署名‘长寿郎’不是换回身份后的长寿郎（男），而是一直以来的长寿郎（女）。换言之，落井的人是长寿郎（男）。”

“难怪兵堂先生和甲子婆的反应有点奇怪。”

“佥鸟郁子女士提醒完全处于震惊状态的两人，长寿郎少爷还在境内——当然此处是指长寿郎（女），这时藏田婆婆一不留神说了句‘老

爷，长寿郎少爷还在呢’。明明长寿郎才是中心人物，可她却用了个‘还’字。真要用这个字，就该说成‘妃女子小姐还在’，否则就很奇怪了。”

“难怪从井里打捞尸体的时候，不能让用人们看。”

“在那之前，藏田婆婆用准备好的线香和蜡烛完成了简单的超度。但是，她拿念珠非常自然，可为什么还需要拂尘呢？”

“这么说来……”

“那不是拂尘，而是藏田婆婆在祭祀堂把妃女子（男）变回长寿郎（男）时，从他头上剪下来的长长的黑色发束啊。”

“原来如此。斧高之所以把长寿郎（男）认成了长寿郎，是因为他的头发和长寿郎（女）一样短。”

“对。就算天太黑看不清脸，有没有长发还是能辨认出来的。”

“原来是甲子婆婆在打捞尸体前，把剪下来的头发撒到井里去了。”

“就为强调死的是妃女子小姐。”

“迅速办完妃女子（男）的葬礼也好，实行火葬也好，都是为了防止身份暴露吗？”

“是的。由于长寿郎（女）举止一如原样，原本不必如此担心，不过作为当事人一方，还是希望慎之又慎吧。”

“那尸体没有头的传言呢？”

“把尸体从井里捞出来的溜吉先生和宅造先生，在接受高屋敷巡警问话时什么也没说。关于头发的事，巡警也是从斧高君那里听到的。由此可见，两名用人严格遵守了兵堂氏的吩咐，不但在打捞过程中闭上了眼，后来也没说一句多余的话。”

“是啊。”

“另一方面，葬礼刚结束，曾坚决拒绝验尸的富堂翁不但允许高屋敷巡警搜查，甚至还显出了合作的姿态。就在那时，传出了其实是一具无头尸的流言。而且，更有流言说其出处就在一守家。”

“啊！难道是富堂翁自己……”

“实际传播流言的是藏田婆婆吧，当然这是受了富堂翁的指示，作为应付村民的一种障眼法。不需要让人们真的相信是淡首大人在作祟。其最大目的，归根结底是想通过散布谣言，让人们以为十三夜参礼那晚发生了变故，妃女子小姐死了。”

“但是，这个谣言却让我和丈夫起了疑心，怀疑被害者是否真是妃女子。”

“这也叫造化弄人啊。不过，富堂翁和藏田婆婆根本不可能想出无头尸替换诡计之类的东西。”

“那倒也是。啊！这么说，甲子婆婆送到不启仓的饭菜是……”

“我想可能是给铃江姑娘的吧。”

“铃、铃江！但是，为什么……”

“离开一守家的那天，她和斧高说了很多知心话。我想一定是被藏田婆婆听到了。”

“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当时斧高好像看到了一个人影。”

“铃江姑娘本人似乎没有意识到，她的话里含有和双胞胎秘密相关的重大信息。藏田婆婆是这么想的吧，如果就这样让她出了村，回到八王子的老家在那里乱说一气，可就麻烦了。”

“所以就把她关起来了？”

“是的。不过我想时间不长。当藏田婆婆知道她不会回老家，并断定威吓已充分奏效时，就悄悄放她离村了吧。”

“我还以为铃江姑娘就这样一直……”

“嗯，这种可能性也不好完全否定，但不管怎么说，监禁的日子越长，就越可能被用人发现。既然如此，不如干脆处理掉……”

“不、不会吧！”

“事实如何我也不清楚，但形势还没到迫不得已的地步，所以很可能是给了点封口钱，威胁她不许再回村子后，就解除了监禁吧。”

“就、就当是这么回事吧。”

“十三夜参礼后，听说妃女子小姐落井身亡，又当真见到了长寿郎（女）本人的绂弌氏，想必是大为震惊。”

“可不是吗。就算天黑看不清脸，那也是在看清男性裸体的情况下动的手，谁知杀掉的人却变成了妃女子。”

“他是否立刻领悟了其中的奥妙呢？这个问题姑且搁置，总之不久他就发现了一守家双胞胎的秘密。”

“是在战后发现的吗？难怪那时绂弌开始接近长寿郎（女）了——”

“不，在战后接近她是因为绂弌氏战死了。”

“怎么说？”

“本来他恐怕是想等哥哥复员并稳定下来后，寻觅适当的时机揭穿双胞胎的秘密，实施当初的计划。所以战中他还只是遮遮掩掩地接近长寿郎（女）。然而哥哥却战死了。”

“原来如此。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本来可以当一个只管捞好处的二把手，谁知现在计划受挫，所以就想着去敲诈长寿郎（女）吧。”

“但是，如果做得太露骨，无异于承认自己杀了人。结果，他想取巧利用长寿郎（女），让自己轻松过上安稳日子的意图，表现出来却成了他和一守家继承人若即若离的怪异举动。”

“一守家为什么不快点公布斧高的真实身份呢？”

“当然是因为害怕淡首大人的作祟啊。”

“怎么会……”

“他们肯定是想隐瞒下去的，直到斧高君迎来二十三夜参礼那一年。所以硬是连他的十三夜参礼都没举行。因为斧高君之后已再无退路，富堂翁也好，藏田婆婆也好，想必都已经豁出去了。妃女子（男）死后，斧高君似乎成了长寿郎（女）的专属仆从，工作变得异常轻松，就是因为存在这样的背景。”

“在浴室出现的首无也……”

“是长寿郎（女）。我想，在十岁出头以前只要遮掩下半身就能瞒过去，但是胸部渐渐隆起后就难了。而在日常生活中最需要操心的地方就是浴室。想必后来她再也不能在热水里舒舒服服地泡澡了。”

“所以就在所有人都已熟睡的半夜——”

“不过，谨慎起见，进浴室时她还是带了一条黑色头巾。当时她听到后院有动静传来。因为斧高君踩到了枯树枝。迅速披上头巾的她，慌张地想要从浴室出来。而斧高君看到的正是这一幕。”

“之后侵扰斧高的怪异现象呢……？”

“怎么想都只能是他的幻觉或噩梦吧。长寿郎（女）为今后打算，逮住这个好机会吓唬他的说法也行得通，但她疼爱斧高君是事实，所以怎么也不会做出那么过分的事吧。鉴于受惊吓的是一个六岁孩子，相较而言，把怪异现象解释成他后来做的一场噩梦要自然得多。”

“话说回来，也真难为她一直没让斧高察觉啊。妃女子（男）死后，斧高不是成了长寿郎（女）的专属仆从吗？”

“话虽如此，但日常生活仍由藏田婆婆负责照料。换言之，她们不会让斧高君介入有可能暴露女性身份的场合。”

“原来如此，呼……”我深深叹了一口气，“那么……其实斧高没有特殊性取向吧？”

“真实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不过，鉴于他曾被江川兰子小姐吸引，可以认为他不是同性恋。在斧高君看来，成人后的长寿郎氏是一个充满中性魅力的美男子，所以他被女扮男装的兰子小姐所惑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他明知兰子小姐是女性，即便如此还是被她吸引，这和同性恋毕竟还是略有不同吧。”这时刀城先生突然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对了——”

“什么？”

“斧高君来到媛首村一守家后的一年多，其间记忆非常模糊，唯独十三夜参礼中发生的变故却化为异常鲜明的影像，深深印入了他的脑

海。这不正是因为在那天晚上他成了一守家的继承人吗——这样解释过于异想天开了吧……是不是？”

“但、但是，他不可能知道……”

“当然不可能，正是因此，我才从中感觉到了某种可怕的东西。”

我俩互相注视着，沉默了片刻。

“啊，我去沏新茶——”

“不、不用了，我自己来。”

刀城先生扬手制止已站起身来的我，同时点着了身后放有茶壶的煤气灶。水沸腾后，他再次拦住我，迅速沏好了两人份的茶。每次我都慢了一拍……

“真对不起。谢谢您沏的茶。”

“别那么过意不去。我一个人旅行惯了，结果养成了什么都自己来的毛病。”

“不，我是在想……明明您是客人。”

“啊啊，我常被人这么说，明明拿你当客人招待，猛然一回神才发现已经像是自家人了。”

刀城先生露出亲昵的笑容，开玩笑似的说道。想必这就是他从初次见面的人那里也能打听出怪谈的诀窍，也是他遭遇案件时得以发挥侦探才能的根本原因吧。

“言归正传，到目前为止都是对十三夜参礼事件的解释。”

“刀城先生，您不累吗？”

我知道先生打算继续解说媛首山连环杀人案，不禁有点担心。不，我还是实话实说吧。因为光是听了先生刚才的那些话，光是想到接下来不知还会从先生口中说出怎样的事实，我就已深感恐惧。

“而且，像上次那样姑且在这里中断，把媛首山命案的解说留到下一回，连载效果不是会更好吗？”

“哈哈哈……啊呀，您可真是将了我一军啦。不过说句任性的话，

既然我已经开始解析案情，不进行到最后我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如果原稿显得过长，您也可以在这几段内换章——”

“不，没关系。解谜部分还是让读者一口气读完比较好。”

我下定了决心。事已至此，只能奉陪到底了。

“那好，接下来我想进行媛首山命案的解说。”

“有劳了。”

“说起一守家历代继承人的新娘，惯例是从二守家、三守家，以及秘守家的‘远亲团’中各挑一名候选人。在某些时候和场合下，一守家也会主动点名，但这种行为非常危险，会在秘守一族中播下不满的火种，所以向来很少发生。”

“确实如此。”

“然而，据说一守家对长寿郎的新娘问题早已有所动作。啊，从现在起妃女子（男）和妃女子（女）都不太会登场了，所以和以前一样我用长寿郎氏来称呼——当然其实是女的。”

“嗯，这样的话我说着也方便。关于长寿郎少爷的新娘，一守家是想物色一个明知长寿郎是女人也会和她假结婚的人吧？”

“想来不会有错。但是物色新娘的举动遭到了一枝夫人的强烈反对。这时，长寿郎氏说服富堂翁和兵堂氏，准许古里毬子姑娘参加婚舍集会。”

“你是说长寿郎少爷……不，是她向毬子小姐吐露了自己的秘密？”

“这个应该不会。也许她们有过频繁的书信往来，但毕竟不会在信里说那种事……”

“那么她是想当面劝说毬子小姐吗？但是，这样更危险啊。”

“确实，在婚舍集会上，长寿郎氏第一次见面就打算立刻游说对方。不过，这是因为她心中有胜算。”

“啊？什么胜算？”

“就是古里毬子姑娘和自己一样，也是同性恋。”

“……”

“所以她认为，关于假结婚只要说明情况对方自会接受。当然，提出支援毬子姑娘创作这一理想的交易条件，也在她的打算之内吧。”

“请等一下，所谓毬子小姐和兰子小姐之间似乎颇为暧昧，虽然只是谣言，但在当时的文坛也是流传甚广。但要说长寿郎也是……”

“引她入门的正是佥鸟郁子女士。”

“啊……”

“应该这么说吧，是她引诱长寿郎氏走上了这条路。佥鸟女士在她任教的女校引发的问题，多半是指她和女生之间的不伦关系。正是因此，她再也无法以教师身份立于讲台之上。”

“富堂翁明明知道这件事……”

“却宁可捏住她的把柄大作文章。虽然他压根儿都没想到她竟会去诱惑长寿郎氏吧。不过对一守家来说不可或缺的是妃女子（男），所以即使发觉也可能根本不放在心上。”

“但郁子老师真的是……”

“婚舍集会当天，她对三位新娘候选人明显流露了嫉妒情绪。”

“但是，另一方面她又祈求淡首大人让长寿郎少爷死。”

“这种状况不正是所谓的爱恨交加吗？大约从婚舍集会的一年前开始，长寿郎氏和佥鸟女士的关系就出现了问题。正好在那个时候不是吗？有一个叫丝波小陆的作家加入了《怪诞》杂志，开始发表一些赤裸裸地描写女性师生间关系的耽美小说，譬如女校老师和学生，在避暑地度过夏季的千金小姐和家庭教师，钢琴或小提琴导师和徒弟等等。”

“啊？这么说，那个丝波小陆是……”

“正是佥鸟郁子女士。我想她是把过去工作时的经历，恐怕还有和长寿郎氏的那些事都写成了小说。当然，那是为了让她的学生读到。也许这是她表达爱情的独有方式，但长寿郎氏却对此十分恼怒。”

“并非完全不能理解，但这种表达爱情的方式相当扭曲不是吗？不

过，光靠这个契合点，就认为那位作家是郁子老师是不是……”

“佥鸟郁子的拼法是‘MINATORI　IKUKO’，把字母重新排序后就得到了丝波小陆的拼法‘ITONAMI KORIKU’。”

“啊，我真粗心。”

“哪里。不过，斧高君的存在可能影响了她对长寿郎氏的爱恨的转化。”

“是因为亲生儿子的缘故吗？”

“说实话，我不太清楚她的心理。但我总觉得她希望长寿郎氏死去，不光是因为两人之间的感情问题。不说别的，她还把许愿的事告诉了斧高君呢。”

“假如郁子老师是同性恋，那她和兵堂先生的关系……”

“让她很痛苦吧。这应该不是两厢情愿。”

“难道是为了报复，所以才把长寿郎……”

“你要这样说，我可真没辙了。但她有这种性取向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就算没有兵堂氏的侵犯，我想她早晚也会……”

“婚舍集会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再次做好了最坏打算，请求刀城先生解说关键部分。

“长寿郎氏误以为江川兰子小姐和古里毬子姑娘的关系，与她和佥鸟女士的一样。在持续书信往来的过程中，她对毬子姑娘的为人也有了一定了解。就在这时，她得知毬子姑娘想离开兰子小姐自立门户，便邀她来婚舍集会，打算提议让对方和自己假结婚。在长寿郎氏看来，对方绝不会强烈拒绝。”

“然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嗯。事实上发生了什么已是不解之谜，很可能毬子姑娘面对长寿郎氏的逼迫，表现出了惊人的抗拒反应。结果发展成互相推搡，长寿郎氏被推开时，后脑撞中了里间的柱子，不幸身亡。”

“这么说……”

“是的。在中婚舍发现的全裸无头女尸是长寿郎氏，而凶手则是古里毬子姑娘。换言之，此处上演的正是无头尸诡计中最为基本的模式——加害者和被害者的互换。”

“毬子小姐为什么要……”

“她没有其他办法可想。虽说是意外，但她确实杀了长寿郎氏。想逃走吧，可既然北鸟居口有高屋敷巡警守着——竹子小姐注意到了，所以毬子姑娘应该也知道吧——于是她推测东面和南面可能也有人监视。而且，就算逃走，自己即凶手也是一目了然的事。我想那时她脑中一定闪出了两个天才的灵感。”

“什么灵感？”

“其一，恐怕只有一守家的个别人知道长寿郎氏是女性，而且他们绝对不想公开此事。其二，江川兰子老师正在来媛神堂的路上。”

“于是毬子小姐为了让人们误以为长寿郎的尸体是她自己，就砍下了头脱下了衣服？”

“对。不过身为同性毕竟于心不忍。用包袱布遮掩尸体下身，这个与残忍的斩首行为格格不入的举动，就是她的心情写照。”

“到这里为止我都能理解。但兰子小姐是怎么牵扯进来的呢……”

“当然是作为无头尸牵扯进来的——马头观音祠里发现的那具全裸无头男尸。”

“……”

“长寿郎氏是女性，而江川兰子老师实为男性。所以他不可能和毬子姑娘陷入同性恋关系。换言之，毬子姑娘在信中说大家会吃惊，其意不在女扮男装，而是指兰子老师是一位拥有女性笔名的男作家。在命案中被带走的不是毬子姑娘的头，而是真正的兰子老师的头。”

“那出现在媛神堂的兰子小姐是……”

“古里毬子姑娘。”

“……”

“来梳理一下吧。只把长寿郎氏的尸体伪装成自己的尸体，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如果她熟悉那里的地形，应该会迅速逃出村子，让人们以为凶手就是长寿郎氏，但是她办不到。于是毬子姑娘和长寿郎氏做了一次互换后，想出了和兰子氏再度互换身份的方案。如此一来，她就能在长寿郎氏被当作古里毬子姑娘、江川兰子氏被误认为长寿郎氏的基础上，取代江川兰子氏。这个双重替换的主意不仅能助她度过危机，对于希望成为作家的她来说，正所谓是一石二鸟。”

“想得那么深远……”

“既然能在情急之下制订出如此厉害的计划，我想将来的事她也早就预想过了。”

“但是，您说兰子曾是男性，可有什么证据？此人确实极为孤僻，所以隐瞒性别之类的或许不是难事，但……”

“长寿郎说过，江川兰子氏‘假如生逢其时，据说能当个侯爵’。这事想必是从毬子姑娘的信里得知的，而本文的《幕间（三）》里刚巧有个很好的例子可供参考。就是在涉及刀城牙升的地方，有一段说到‘身为长子的他，拒绝接受成为户主并继承公爵之位的使命’。换言之，爵位这种东西，事实上必须由家中的嫡长子继承。而长寿郎氏不懂这种贵族制度。”

“那这位兰子究竟是……”

“就是被认为已经去世的哥哥兰堂氏啊。不过，哥哥对妹妹的溺爱恐怕是真的。正因为这样，他才把亡妹的名字用在自己的笔名里。‘江川兰子’这个名字也很奇怪，稍加思考就能明白。”

“哪里奇怪了？”

“兰子氏——啊，今后就这样吧，名字后加‘氏’指身为男性的真正的江川兰子，称呼‘小姐’时指古里毬子姑娘假扮的冒充者。假设这位兰子氏不是哥哥而是妹妹，便不难理解随笔里提到的说法，即为了保留两人的共通字‘兰’，只有下面的名字用了本名。只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要

取‘江川’这个姓呢？”

“咦……那不是从乱步老师的合集——”

“长寿郎也指出过，乱步的《恐怖王》和系列作品《恶灵物语》中有一个也叫‘大江兰堂’的侦探小说家。假如要追忆亡兄，就该取名为‘大江兰子’啊，或是直接使用‘江川兰堂’这个男性名字。”

“之所以取名‘江川兰子’，是因为死的不是哥哥而是妹妹……”

“对，这么一想，笔名的事也就能理解了。”

“但警方应该对兰子的身份做过一番调查吧。”

“文中写道，调查极为慎重，是通过一位代代侍奉其家族的顾问律师进行的。既然如此，就算面对的是警方，我也难以想象这位律师会公开作家‘江川兰子’的秘密。”

“联络律师当然也是由秘书毬子小姐来做的，所以不会有任何问题？”

“恐怕是——”

“对了，砍头的动机我明白了，但有什么必要弄成全裸……啊，我明白啦，尸体如果穿着长寿郎少爷的衣服，可就大为不妙了。”

“这是第一项理由，此外另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动机。”

“另有？”

“那就是记住长寿郎氏的身体特征，做证时把它们当作毬子姑娘的特征来描述。”

“……”

“兰子小姐开始向高屋敷巡警描述毬子姑娘身体特征的细节时，藏田婆婆似乎‘情不自禁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那些都是长寿郎氏的特征。可以说，兰子小姐和一守家以富堂翁为首的三人瞬间达成了默契，建立了同谋关系。也就是说，罪犯和被害者家属暗自联起手来了，完全不需要语言交流。”

“原来弄成全裸竟含有这样的双重意义。不过既然如此，把换下来

的衬裤留在现场也没……”

“是没关系，但为了掩饰某个异常举动需要这么做。”

“异常举动？”

“就是把侦探小说抛入森林的举动。只有书的话会很显眼，所以需要和其他东西一起扔。”

“不，话说为什么要把长寿郎少爷的侦探小说往森林里——”

“那些书大多不是长寿郎氏的藏书。她的书在其中只占三本吧。”

“啊……那余下的书是？”

“是江川兰子氏的书。准确地说，是他当天作为礼品带给长寿郎氏的书。”

“不是以前寄来的书？就算是这样吧，又有什么必要扔进森林——”

“为了在旅行包里腾出放两颗人头的空间。”

“……”

“斧高君毫不知情地把放有长寿郎氏和兰子氏人头的包，从媛神堂搬到了一守家。”

“不会吧……”

“‘雄鸡社推理丛书’的《小栗虫太郎》卷和新树社范·达因的《主教谋杀案》，作为长寿郎氏正在阅读的书被交到高屋敷巡警手中，它们没有被丢进森林。因为兰子小姐无论如何都需要这两本书做道具，好让警方把兰子氏的指纹误认为长寿郎氏的指纹。钢笔也是如此。最初那是兰子氏常用的钢笔——就放在西装口袋里吧，却摇身一变成了赠送给长寿郎氏的东西了。说起来你不觉得奇怪吗？长寿郎氏第一次给江川兰子氏写信时，回信是由古里毬子姑娘寄出的，之后也是两人之间在保持通信。然而兰子小姐说得倒像是自己和长寿郎氏有过频繁书信往来似的。”

“确实啊。”

“我说兰子小姐和一守家的三人是同谋关系，但他们总不能碰头商

议吧。所以一听到她要把长寿郎氏的书和钢笔交给高屋敷巡警，一守家这三位的表情立马阴沉下来，连看她的眼神也起了急剧的变化，流露出责怪她多此一言的意思。也正是因此，在指纹鉴定结束，尸体被认定是长寿郎氏时，三人的反应就像是卸下了承重已久的包袱。”

“只是想象一下那两个场景，就觉得气都快透不过来了。”

“其实‘雄鸡社推理丛书’里也有线索。日本作家一人一作共出版了九本书，但后面的七位国外作家没有出。这些书后来以‘雄鸡推理’的名义，只出版了其中三本，即艾德蒙·克莱里休·本特利的《特伦特最后一案》、伊登·菲尔波兹的《红发的雷德梅因家族》和弗里曼·威尔斯·克劳夫兹的《桶子》。其实余下的四本里就包括范·达因的《主教谋杀案》。换言之，如果兰子氏真的把日本作家的九本书寄给了长寿郎氏，而长寿郎氏因此打算把‘雄鸡推理’未出版的国外作品给毬子姑娘看的话，她当然应该会把《主教谋杀案》也带去。”

“实际情况如何呢？”

“兰子氏把日本作家的九本作品和《主教谋杀案》放在旅行包里，而长寿郎氏则用包袱布把《特伦特最后一案》《红发的雷德梅因家族》和《桶子》三本书包了起来。长寿郎氏离开祭祀堂之前，斧高君曾看见她手里捧着一个淡紫色包袱。被抛撒在森林里的侦探小说共有十一本。假设长寿郎氏的包袱里真有那么多书，无论如何也是捧不了的。”

“兰子小姐回东京后，提交的毬子小姐的物品呢？”

“是她偷偷从长寿郎氏的书房拿走的、可能沾有长寿郎氏指纹的东西吧。正是因此，兰子小姐才要在案发的第二天早晨起，就一直待在长寿郎氏的书房里。”

“然而她居然没有暴露。还是古里毬子的时候，她的脸至少被竹子小姐、华子小姐、甲子婆婆和斧高看到过啊。”

“是浓妆帮了她的大忙。在东面的手水舍留有清洗过毬子人头的痕迹，事实也正是如此。不过不同的是，洗脸的是活着的本人。”

“卸妆换上男装后，给人的印象确实会大不相同吧。”

“化的妆里也含有线索。见过兰子氏的车站工作人员做证说，明明是个男人却化着淡妆。就这层意义而言，兰子氏可能是在假扮男装丽人。但是，高屋敷巡警在媛神堂前和兰子小姐对峙时，她却是素面朝天。”

“因为人不同了。”

“另外，毬子姑娘的头发‘对女孩来说太短’，而兰子氏呢，‘说是个男人吧，头发也太长了点’。换言之，毬子姑娘摇身一变成了兰子氏，也一点都不奇怪。”

“卸下浓妆，摘下大耳环，再戴上软帽的话，就瞧不出毬子小姐的模样了吧。”

“而且竹子小姐和华子小姐一开始就没把古里家的姑娘放在眼里，藏田婆婆在长寿郎氏的新娘正式决定前对三人也都是一视同仁吧。如果说兰子小姐需要注意谁，那也只有斧高君。”

“而他也完全没跟毬子小姐说过话……”

“不过，如此厉害的兰子小姐毕竟也感到了不安。所以斧高君和高屋敷巡警在媛神堂现身时，她才会目不转睛地观察他的反应。这与长寿郎早年在十三夜参礼时所做的如出一辙。顺便说一句，手水舍里之所以留有血迹，我想是因为她在那儿洗过手——杀害兰子氏时被弄脏的手。”

“即便如此，也未免太大胆了吧。而且她还和甲子婆婆说过话。”

“毬子姑娘是怎么与兰子氏相识的？”

“那个嘛……啊，是演戏……”

“也许只是业余演出，但毬子姑娘的演技至少应该比一般人强。换言之，她具备这方面的素养。”

“马头观音祠之所以成为犯罪现场，是因为毬子小姐要在那里伏击兰子氏吧？”

“对。就算兰子氏走过了祠堂，说一句想给你看样东西，他也会折回来。兰子氏对石碑上的文字很感兴趣，如果告诉他祠堂里有稀罕的东西，他会毫不起疑地来探个究竟吧。”

“趁这个机会，凶手从后面靠近，击打了他的后脑？”

“嗯。不过在那之前，她应该慎重地打听过，兰子氏从车站来媛首山的途中，有没有遇到过谁，说过什么话。如果接触过什么人，毬子姑娘当然得事先有个了解。兰子氏不爱和人交往，一般不会有问题，但我想她一定会考虑周全，以防不测。”

“所以毬子小姐才知道东守有入间巡警在，也知道那是一位‘年轻的巡警先生’。”

“和竹子小姐等人一样，她也注意到北守的鸟居口有巡警潜伏。她肯定心里存了戒备，担心东守也有人，所以我认为她对这一点特意做过确认。”

“那么击打兰子氏的凶器呢？”

“凶器是斧子吧，不过并没有用很大的力气。”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击打过猛，就会出血把衣服弄脏。”

“所以……”

“所以他的头被砍下来时还一息尚存。让对方失去自由行动的能力，脱掉他的衣服是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杀害兰子氏的最大动机无非是想获取他的衣物，这比让大家误认他的尸体是长寿郎更为重要。兰子氏‘虽是男性，但肌肤白皙，体态也很纤细，怎么也看不出是二十三岁的男人’，所以就算是身为女性的毬子姑娘，想必也能穿这身衣服。只是，鞋子似乎不太合脚，登上媛守神社的石阶后，她忍不住漏出了一句实话，‘尺寸虽小毕竟是男式的鞋，所以就是穿不惯啊’。”

“鞋子确实和衣服不同，不容易蒙混过关。”

“伊势桥医生曾指出，‘凶手可是急着把头砍下来的，甚至连人断气

都等不及’，现在我们知道她的目的只是剥下衣物，正和这种状况相符。”

“那么刀城先生认为，毬子小姐杀害兰子氏只是为了穿上他的衣服，冒充江川兰子吗？”

“只有这个方法才能救她脱险。当然恰好在那时，两人之间出现了种种不和，因而可以认为其中存在着某种导致杀意萌发的因素。也许正是因此，毬子姑娘杀害兰子氏时并不怎么犹豫。”

“可不是吗，我觉得肯定有一些只有她俩才明白的隐情。”

“关于秘书的事，当斧高君担心自己能否取代毬子小姐胜任这份工作时，兰子小姐说，江川兰子这位作家也太依赖毬子姑娘了，环境对兰子氏而言太过舒适，但对毬子姑娘来说相当恶劣。而且她甚至断言，毬子姑娘明明有能力成为作家，但她不仅没有机会，还被兰子氏剥夺了机会、扼杀了萌芽。随后她总结说‘假如两人的关系就那样持续下去，也许会变得更加险恶……’。我们可以认为，此处隐藏着凶手毫不迟疑杀害兰子氏的动机。”

“噢……这么一来，我心里稍稍明朗了一些。对不起，问了一句多余的话。”

“哪里，这件事其实很重要……之后高屋敷巡警在犯罪现场让众人确认身份时，藏田婆婆明明在前婚舍念过经，但在马头观音祠里却什么也没做。只吊唁毬子姑娘的遗体，而长寿郎氏的遗体则不管不顾，这也反了不是吗？”

“原来如此……”

“另外，藏田婆婆对长寿郎氏的死没有显出过多的悲伤，斧高君把这理解为她太悲伤了，但实际上是因为长寿郎氏早在十年前就死了。这一点从富贵夫人的言行中也能窥得一二。亲族会议上，当斧高君是兵堂先生和佥鸟女士所生一事被披露时，她说‘对我来说，自从长寿郎死后，一守家也好继承人也好都已经无所谓了，没有兴趣了’。可是案发

后才过了三天，‘自从长寿郎死后’的表述方式不是很奇怪吗？”

“和甲子婆婆一样，富贵夫人心里也存有‘十年前’的意识……那么，迅速办完葬礼的理由和妃女子（男）那时如出一辙对吗？”

“对。不过葬礼之所以简陋，是因为那尸体不是一守家的人吧。”

“都到了这时候还要差别对待……”

“案子的起因不就是秘守家根深蒂固的差别对待吗？”

为了拂去不由自主消沉下来的情绪，我不合时宜地用明快的口吻说道：“不过，古里毬子小姐化身江川兰子真的很成功！”

“是啊。不过，还有种种证据能证明毬子姑娘冒充了兰子氏。”然而，刀城先生只是冷静地做了应答，“譬如，兰子小姐请斧高君到村里的餐馆吃饭，但在去之前，她不知道那里没有西餐厅。兰子氏是沿商业街从喉佛口车站走过来的，所以就算不想看也该看得到沿街的商店。另一方面，毬子姑娘是从滑万尾车站乘坐一守家的自备车来的，为了遮挡村民好奇的目光，车上一直拉着窗帘。换言之，她没有机会看到村里的情况。”

“我本该注意到的。”

“除了秘书事务和《怪诞》的编辑工作外，毬子姑娘还要照料兰子氏的生活起居，譬如做饭、洗衣和清扫等。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照顾一个单身男性。即使不提这一点，斧高君做了饭团后，她一不小心说了句，如果他当了自己的秘书，两人‘每天都能做一桌好菜啦’。另外，长寿郎氏在信中屡次提到斧高君的事，不仅夸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孩子’，甚至还写到他‘也许有写小说的才能’。这些都是真的吧，但正如我刚才所指出的那样，有书信往来的明明是毬子姑娘，但在兰子小姐和斧高君的交谈中，却比比皆是‘我从长寿郎少爷的信里得知’之类的话。”

“也因为对方还是个孩子，所以不知不觉就大意了吧。”

“斧高君烦恼自己该不该留在一守家时，兰子小姐告诫他‘一家人总是应该住在一起’后，又说这话轮不到她这样的人来说。与其说这是孑

然一身的江川兰子氏的感言，还不如说是离家出走的古里毯子姑娘的反应吧。同样的失言，在斧高君惧怕淡首大人作祟，或者说感觉自己的人生被随意摆布的时候也出现了。兰子小姐对当时的斧高君说‘如果是我的话，就一定会冲出家门——’，话到一半没说下去。这也像有过实际经验的毯子姑娘会说的话，不是吗？”

“果然不管想冒充谁，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嗯。要说细节的话还有很多，譬如明明对石碑上记载的文字很感兴趣，但斧高君要带路时她却有别的请求；媛守神社的石阶她只来过两次，却说果然还是喜欢站在这里看风景——小时候她应该来过吧；明明刚来村子没多久，她就能准确地把握秘守家众人的性格。但最不自然的是，身处村庄的兰子小姐实在太擅长交际了，虽说兰子氏不爱和人交往只针对出版业界，尤其是文坛。”

“因为她毕竟很在意查案的进展吧？”

“我认为有这方面的因素。对毯子姑娘这样的人来说，老老实实地待着是件痛苦的事。所以她甚至干起了侦探活，却没有意识到这不像兰子氏的行事风格。”

“嗯？”

“就是那个‘无头尸的分类’啊。”

“这个又怎么了……”

“虽说江川兰子氏和古里毯子姑娘一直在《怪诞》杂志上发表耽美类作品，但原本兰子氏的志向是怪奇幻想小说，毯子姑娘的志向是本格侦探小说——这个背景在本文有明确记载。那么，想到做‘无头尸的分类’、不费多大周折就能完成的会是哪一位呢？”

“这简直是自掘坟墓啊。”

“兰子小姐做那个分类，是为了再三给警方造成一种印象吧，即加害者与被害者互换的可能性是绝对不存在的——”

“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么说，纮弍少爷被杀是因为他威胁了兰子小

姐吗？”

“应该没错吧。不过求婚的事也许是真的。但我想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不是求婚的态度，而是某种更为卑劣的做法。斧高君目睹了那一幕，据他说兰子小姐当时面对着石阶，所以想必兰子小姐已注意到他的存在。于是她向纮弍氏说明情况，约定半夜在媛神堂见面后，为蒙蔽斧高君演了一出好戏。”

“砍下纮弍先生的头、扒下衣服丢入森林，无疑只是单纯的伪装。而且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只有他的尸体被处理得很草率。但兰子小姐为什么要在现场放上长寿郎少爷的头呢？”

“那是因为她听了一枝夫人的话，担心这样下去斧高君的继承人问题会变得纠缠不清吧。我想兰子小姐至少对斧高是诚心相待的。秘书的事也好，建议他留在一守家也好，无不如此。”

“说得也是啊。”

“只是……如果斧高君知道了真相，会不会因此而原谅她就不好说了……”

“那个嘛……”

“好了，在这里担心也是无济于事的。”

“……”

“在第三桩命案里，兰子小姐也犯下了错误。”

“哪里？”

“正确地说是在案发后——和斧高君讨论案情的时候，她不小心说道，在长寿郎氏的头上弄‘那种小花样’，是罪犯稚气的表现。在纮弍少爷遇害案中，大江田队长曾严令不许向外界公开现场见到的特异情形，所以高屋敷巡警就算说过祭坛上放着人头，应该也没透露更多内容，即使是对斧高君。然则兰子小姐为何知道长寿郎氏的头上被做过手脚呢？”

“那时斧高没觉得奇怪吗？”

“可能他以为说的是长寿郎氏的头被放在祭坛上这件事。但是，用‘小花样’来表述把人头放上去的单纯行为，不是很奇怪吗？”

“只因多此一举的表演，露出了破绽。”

“不，把人头的切面按在蚕箔上，不让它倒下的小伎俩，绝非多此一举。”

“那您说，这有什么意义？”

“兰子小姐归还长寿郎氏的头，是为了解决斧高君的继承人问题。话虽如此，如果葬礼还没办完，她绝不会采取那样的行动。因为一旦检查中婚舍里发现的无头尸和长寿郎氏的头，就会发现两个切面并不吻合。”

“所以……”

“为以防万一，她把头压在蚕箔的竹网眼上，破坏了切面。”

“有时考虑得极为周详，有时却相当缺乏防范意识——从她的言行中我们能同时看到这两种情形。”

“正如您刚才所言，对方是斧高君的话她就会比较大意，或者说，面对旁人时的那份紧张自然而然就会松弛下来吧。”

见对话似乎已告一段落，我赶在刀城先生客套前，站起身从桌边转过，向煤气灶走去：

“我去沏新茶，请您稍作休息。”

“好，多谢。对了，这边是书房吗？”

刀城先生走到没关门的房间前，略显顾虑但还是探头看了一眼屋内。

“啊，里面见不得人……”

“哪里哪里，不是收拾得很整洁吗？都说小说家的书房再怎么理都是一个‘乱’字，您真是了不起。”

“刀城先生还是经常在旅途中写作吗？”

“是啊。拜其所赐，不管在哪里，只要有纸和笔，我就能凑合着写

写。”

“呵，真厉害。”

“不不，只是习惯了而已。”

没多久，我们啜着冒热气的新茶，再度隔桌相对。短暂的沉默后，刀城先生开了口，就像对话从未中断过一般：

“当时暗地里有传言，说一枝夫人身体不佳，所以没准会比体弱多病的弟弟先死——”

“啊啊，是有这么回事。”

“我想一守家的那三个人可能打算把双胞胎的秘密，至少保留到一枝夫人去世为止。想必他们一直也在劝慰长寿郎氏，说只要熬到那时就好了。”

“二守婆婆……不，富堂翁也是。虽然这话有点过分，但我是觉得，这两位如果早点过世的话，就不会发生那么严重的凶杀案了。”

“是……我也有同感。”

“对了——”话到中途，我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以至于刀城先生用询问的目光注视着我，让我有点慌乱。不过我还是勉强续道，“也就是说，案后古里毬子小姐一直以江川兰子氏的身份，活跃在文坛上……”

“嗯，正是。我们所熟知的‘创作过多部本格推理名作’的本格推理作家江川兰子氏，已经是古里毬子了。不过命案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早就过了追诉期。”

“但是，话……毕竟不能那么说……那位兰子小姐应该受到社会的制裁，或者说……”

“是啊，如果她是真凶的话——”

“……”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然而，刀城先生的措辞分明就像在说古里毬子小姐不是罪犯。

“这、这是怎么回事？”

“直接也好，间接也罢，这一年来江川兰子小姐是否联络过您？”刀城先生反倒问了我一句。

“没、没有……完全没有任何联络。如果出版社接到过她的消息，一定会通知我吧。”

“那么，您不觉得奇怪吗？江川兰子小姐在她去年出版的随笔集《昔日幻想逍遥》中提到了《迷宫草子》。换言之，她知道这本杂志的存在。即使没在随笔集里提到，我也不认为她会对《迷宫草子》这样的杂志毫不关心。”

“您的意思是，她正在读连载……”

“我敢说可能性极大。然而她丝毫没有和您接触的迹象，如果她本人就是真凶，您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因为最糟糕的情形，就是真相在杂志上被揭晓……是吗？”

“是的。考虑到罪犯的心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不自然。”

“也、也就是说……真、真凶另有其人……？”看到先生徐徐点头，我简直惊呆了，“凶手究、究竟是谁？”

“斧高君。”

幕间（四）

“斧、斧、斧高……”过于意外的人名，真是令我瞠目结舌，“再怎么说……这、这也不可能吧。”

“二见巡查长曾对十三夜参礼事件进行过解释——”面对心慌意乱的我，刀城言耶先生用平静的口吻说道，“如果在推定妃女子小姐落井的时段内，谁也没进过山，那就是意外事故。而无头女和人在荣螺塔上消失等超出人类认知范畴的现象，是斧高君的谎话。”

“确、确实……我认为这很符合二见巡查长一贯的思维方式，但是……”

“由此他把难以解释的现象，全部归结为长寿郎氏和斧高君的幻听、梦和幻觉。”

“嗯……”

“看起来的确有点武断，但也可以说解释得合理之极。”

“请等一下，难道刀城先生打算完全抛弃先前洋洋洒洒所做的推理吗？”

“不，绝非如此。藏田婆婆互换双胞胎性别这一咒术引发了十三夜参礼事件，当晚两人恢复原先的性别后转眼又进行了一次互换，这些我想不会错。而且我确信在十年后发生的媛首山连环杀人案中，也确实上演了双重替换剧。只是——”

“您的意思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不是古里毬子小姐而是斧高——”

“十三夜参礼事件也是，我是说，杀害真正的长寿郎的人也是他。”

“连那个也……”

“如果毬子姑娘不是凶手，那么究竟谁有可能作下那些案子呢？怎

么想，脑中都会浮现出斧高的名字。如此一来，就必须重新审视过去的事件——”

“咦？斧高不是最先被排除在外的吗……”

“为什么？”

“您还问我为什么……正如刀城先生您所读到的，观其言行就知道不管是哪桩案子，作案人都绝对不可能是他。”

“是啊，从我读过的文章内容来看，确实如您所言。但是，那不是小说吗？”

“……”

“的确，案件负责人高屋敷巡警记录的资料，其妻高屋敷妙子夫人从丈夫处了解到的信息，以及从置身于案件旋涡的斧高君处听到的故事，是构成文章的基础，但依然无法改变那是一篇小说的事实。”

“刀城先生的意思是，文中有不实之言——”

“不，我一点也不认为作者故意做了虚假叙述。”

“既然如此——”

“换个说法吧，我的意思是，用什么来保证构成小说写作之基础的资料里，尤其是证词里完全没有谎言呢——”

“……”

“当然也不会都是作伪，因为影响较大的言行没那么好隐瞒。就算说谎，也可能被轻易揭穿。”

“但是，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要怎样——”

“是的，不可能区分。但我认为高屋敷元巡警的言行可以全部采信。”

“这个嘛……对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要证明我丈夫没有说谎——”

“嗯，确实无法证明。但想想当初作者撰写文章的动机，就不妨判定高屋敷巡警的资料没什么问题吧。而且，从作案动机方面来看，我也

不认为他和本案有什么关联，所以也就没有理由故意留下虚假资料。再说我也看不出作者在以此为基础创作的小说里，故意进行虚假叙述的必然性。”

“您能这么说，真是……好吧，就算只信我丈夫的资料，我们究竟又能从中明白什么呢？”

“能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案发当时，关于媛首山状况的叙述真实可信。”

“是指处于密室状态吗……”

“是。仅根据这一点进行考虑，就能发现斧高君有充分的机会。”

“请、请等一下，如果害死真长寿郎少爷的是斧高，就意味着他已发现双胞胎的秘密……”

“没错。不过斧高君并不会因此而感到为难，不是吗？因为他喜欢女长寿郎。仅从他后来被兰子小姐即毬子姑娘所吸引来看，就不能断定他对男人有兴趣。心上人是男性一直让他很烦恼，所以一旦得知对方是女性，他反倒会放下心来吧。”

“那么他杀害真正的长寿郎少爷的动机是？”

“独占欲。长寿郎（女）处处显出对妃女子（男）的关心，让斧高君颇为嫉妒。于是他想‘如果没有妃女子小姐，也许长寿郎少爷还会更偏向自己’。可能你觉得我一味选用了文中对自己观点有利的叙述部分，其实不然，因为这种心理层面上的东西，和作案时罪犯的举动——这种物理层面上的事情毫无关系。”

“但是，当时只有六岁的斧高把十三岁的真长寿郎少爷推下井，那才叫不可能吧。”

“不，正因为是六岁所以有可能。”

“究竟是怎样做到的？”

“趁真正的长寿郎少爷准备从井中打水时，抱住他的双脚抬起来，拿自己的头顶他的腰就行了。因为个子矮，所以这方法应该很有效。”

“然后……”

“真正的妃女子小姐发现了哥哥的尸体，再度恢复为长寿郎氏。但她做梦也没想到凶手是斧高。这就是真相。”

我陷入了沉思。不过我意识到，假如把斧高视为真凶，那么首无及妃女子消失这一不可思议的现象就烟消云散了，一切都能得到完美的解释。

“您是想说，在媛首山一案中斧高也有机会？”

“他说他在北鸟居口通往境内的参道上来回走动，却没有一个目击者。而高屋敷巡警与他会合是在他进山约一小时后。也许在这期间，他从外面窥探婚舍，确定古里毬子姑娘在中婚舍，就闯了进去。文中提到过，白昼时境内和夜里不同，很吵，所以只要蹑手蹑脚，踩在玉砂利上发出的声音就不会太响亮，也不会被婚舍里的三人发觉。”

“动机是……嫉妒吗？”

“是嫉妒的话，就说明斧高君已发现长寿郎氏是同性恋，虽然我不清楚他是何时得知的。根据长寿郎氏和毬子姑娘在婚舍集会前的书信往来，斧高君察知长寿郎氏打算选择她。总之他闯进了相亲现场，所以如你所说动机应该是嫉妒——而且是被不计后果、迷失本性的疯狂情绪所驱使了。”

“这是因为毬子小姐也在场吧。既然如此，毬子小姐为什么不去劝阻呢……”

“肯定劝阻过。但她被斧高君猛力推倒，一头撞上了柱子，暂时晕了过去。”

“啊？柱上的痕迹是毬子小姐撞出来的？”

“就算后脑起了个肿包，只要冒充成兰子小姐，就可以用软帽遮住。”

“那长寿郎少爷呢？”

“斧高君从北守派出所的架子上，拿来本属于二见巡查长的那根特

殊警棍打了他。”

“的确，斧高对那根警棍非常感兴趣。而且他能自由出入派出所……”

“后面的计划，准是毬子姑娘苏醒过来明白了发生的一切后，急中生智想出来的。她在脑中飞快地设计出一石二鸟的剧本，既能拯救斧高君，同时又能让自己当上作家。”

“杀害江川兰子氏的是……”

“实际行动的还是斧高君吧。正因为毬子姑娘没有动手杀人，所以她，也就是兰子小姐才会对文章采取静观其变的姿态，这样也就能理解她为什么完全不来接触你了。”

“纮式先生被害时斧高的不在场证明，原来是兰子小姐的伪证啊。”

“而且是毫不牵强、极其自然的证词。”

“那为什么又要把一度带走的长寿郎少爷的头还回去呢？”

“虽然斩首是为了混淆身份，但人头本身或许对斧高君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昭和七年在名古屋发生的无头女命案那样。不过我想，应该是兰子小姐为了彻底解决一守家的继承人问题，说服斧高君归还的。她理解斧高君真心喜欢长寿郎，又考虑到斧高君的身世秘密，于是做出判断，认为他还是继承一守家比较好。”

“然而斧高却离开了一守家……啊，您是不是觉得他也在看连载？”

“嗯……怎么说好呢，虽然不像分析兰子小姐那样确信，不过，既然他压根儿没来跟您联络，也许该视作他全然不知吧。”

“……”

我把视线从刀城先生身上移开，微微垂下头，再次陷入了沉思。

先生看在眼里，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在我开口之前他始终保持着沉默，显然正在安静耐心地等候。

“您认为哪种结尾方式好？”

没多久，我就开口问道。先生却侧头不语。

“以作者患病为由就这样中止连载；或者推说真相不明，不做解答就结束连载；或者坚持创作一个推理小说式的结尾以飨读者；或者索性公布刀城言耶先生的推理，指明凶手是斧高，再等他来联络——刀城先生您会选哪一种？”

“怎么说呢……”刀城先生露出微微困扰的表情，但随即神色一正，“如果是我的话，以上方案都不会采用。”

“为什么？”

“当然了，因为你才是真凶。”

尾声

“您、您说什么……我、我是真凶？这、这真是岂有此理……您看，十三夜参礼也好，婚舍集会也好，媛首山都完全处于密室状态，不是吗？再怎么说，我也绝无可能作案。而且我也没有任何动机吧？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最重要的是，我在本文《前言》的最后部分也特地声明过，这种怀疑‘是完全错误且徒劳无益的’。啊……难道您又想说，一切都是小说所以撒什么谎都有可能吗？可是，您说作者不惜做虚假叙述也要撰写文章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这也太不合情理了吧？”

我情不自禁地问了一连串问题。刀城言耶先生则轻轻摇着头：

“《前言》的叙述中不含任何谎言。”

“嗯？”

“也就是说，作者完全没有做虚假叙述。不，可以说整篇文章都是这样。作者绝对没有故意说谎。”

“既、既然如此，我就不可能是真凶……”

“确实不可能吧，如果你确实是高屋敷妙子的话。”

“……”

“媛之森妙元女士即高屋敷妙子夫人执笔的部分，开始于《前言》的‘面对纯白稿纸的这一刻’，结束于《第二十三章　来自读者投稿的推理》的‘不过，大家只说出了罪犯的名字，几乎无人涉及具体的作案方法。换言之，大量谜团依旧——’。而下一句‘很抱歉，继续执笔无论如何都会让我感到痛苦’以后的文章，则是你代替真正的作者写的。没错，就是江川兰子女士你代为执笔——不，是不是称一声古里毬子女士比较好呢？”

“什、什么啊……开、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

“高屋敷夫人感到脚踝和手腕不适，读者也来信诉说有相同的症状，于是你利用这一点，假装弄伤了右手腕，想以此掩饰原稿的笔迹。当然了，你这么做是为了代替高屋敷夫人写下去，把这篇连载的结局设成悬案未决。”

“太荒唐了……首先，我在耕作后院是真话，您要是说我在撒谎，不妨就去看一看，如果只是为搪塞出版社而借口说弄伤了右手腕，也没必要真去耕作吧。”

“那你为什么要去耕作呢？”

“所以说嘛，就像文章里提到的那样，我为了转换心情，买来红薯幼苗——”

“种植下去吗？即使你写那段原稿是在二月或三月，而红薯幼苗的种植期是五月到七月？”

“……”

“就算手边没有刊登《第二十三章　来自读者投稿的推理》的那一期《迷宫草子》，我也知道那部分原稿是二月或三月写的。因为撰写《前言》是在十一月，而文中最初就已明言，以后会一次连载两章——也包括单设《幕间》的情况，从执笔到杂志刊登，之间会有两个月延迟。这样一算，自然就能确定各章节的撰写时期了。”

“这个嘛……”

“随手一写，出纰漏了吧。”

“这个嘛……我只是有点糊涂，但丝毫不能证明我没耕作过后院啊？您要是去看看，一切不言自明。因为我确实在后院耕作过嘛。还有别的理由需要我特意费那么大的功夫吗？”

“不，你有。”

“……”

“为了让真正的高屋敷妙子夫人完全消失，你需要挖开后院的地

面，不，应该说你必须挖一个和尸体尺寸相合的洞才行。”

“……”

“高屋敷妙子夫人回到媛首村后，把深夜写作的习惯彻底改为白昼写作了。换言之，她过着日出而作打开稿纸，日落而息搁笔休憩的生活。”

“对、对啊。”

“我来拜访的那天，你也和平常一样吗？”

“是啊，那还用说。和往常没什么两样。”

“不过，为了转换心情，再加上有点糊涂，你去后院开始耕作，但很快就弄伤了右手腕所以只好作罢——你是不是想这么说？”

“没错，这没什么不对劲吧？”

“对了，上次拜访时我中途就回去了，你可知道为什么？”

“啊？您究竟……在说什、什么呀……不是刀城先生您自己说的吗，‘现在是杂志连载，所以在这里断章比较好吧’。”

“嗯，但是我还有个脾气，一旦开始解析案情，不进行到最后我是不会善罢干休的——至少那种不上不下、故弄玄虚在中途罢手的事，我并不常做。”

“……那究竟是为什么？”

“为了在《迷宫草子》上读到你应该会续写下去的《第二十三章来自读者投稿的推理》，那时我只能先回去。”

“……”

“我是在那天下午两点半左右到访的。当时《第二十三章》换算成四百字稿纸，只写了六页不到，这一点只要读过这一章就能明白。文章内容是以作者的第一人称，诉说了脖子、手腕、脚踝不适等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如果一个职业作家日出而作打开稿纸，那么应该能在上午就十分从容地写完这点内容。而你却写到了两点半。你说你在后院劳作时弄伤了手腕，所以很快就罢手不干了。那么，没有花费在撰写原稿上的

时间，究竟被用在了何处？”

“……”

“古里毬子女士？不，还是叫你江川兰子女士吧，可以吗？难道你还想继续扮演高屋敷妙子夫人，执着于这最后一次替换吗？”

“你是在算计我呢，刀城言耶——”

我恶狠狠地吐出这句话，而他却可恶地露出了无辜的表情。

“说得真难听，我自认一直对你很公平。”

“瞪眼说瞎话，明明你一直彻底把我当成高屋敷妙子对待。”

“但是，我没有对你称呼过一次‘高屋敷夫人’或‘媛之森女士’。”

“……你是什么时候察觉的？”

“最初起疑心是在玄关。”

“骗、骗鬼啊！难道你想说你一看我的脸就恍然大悟了？”

此情此景刀城还要装腔作势，让我不禁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

“不，我绝不是随便一说。只要读过之前的原稿，我们就能真切地体会到，高屋敷夫人确实对身体的不适产生了恐惧。所以我认为，她立刻向我吐露不安情绪才是最自然的态度。”

“那不是没问题吗？”

“然而，之前我明确说过‘也许是我多事，但我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对案件做了整理’。以高屋敷夫人的立场，抱着不行也没什么的心态姑且一听，也是极为自然的态度吧？”

“暗暗想着赶你走，结果显出了不自然吗？”

“是的。这让我觉得有点奇怪。而‘有点奇怪’变成‘着实奇怪’，则是在你沏茶的时候。”

“啊？”

“为了找茶叶，你在厨房里到处乱翻。就像在别人家里找东西似的。”

“原来如此……”

“而且，当我问你要纸时，你又把书房里里外外找了一遍，好不容易才拿来一本笔记本。”

“那也是你……”

“为慎重起见，先前我窥探过书房，里面收拾得非常整洁。这间客厅也是。在这个家居住的人，竟然会不知道茶叶和笔记本放在哪里，怎么想都不至于啊。”

“一个大男人尽去关注那种小细节，嘿……”

“顺便说一句，写在你笔记本上的那些项目，也记在了当时放在我包里的笔记本上，内容一模一样。”

“什么……”

“我明确告诉过你，我用自己的方式对案件做了整理，还说如果最后不把所有的谜和问题写下来，就无法思考下去。你看，我很公平不是吗？”

真是个讨厌的男人。说着那样的话，却丝毫没有显露得意之色，这反而令我无比恼火。

“于是为了进一步观望，抑或是为了抓住确凿证据，你打算读《第二十三章》的内容，就在那时回去了？”

“是的。我非常感兴趣，想知道你会如何在原稿上弄虚作假。因为顺利的话，你也许会在这里露出破绽。”

“可恶……”

“后面就都是细枝末节了。你一边表示不太清楚秘守家没落的详情，一边却能斩钉截铁地说只有古里家延续至今反倒十分兴旺，这是因为你毕竟在关注自己的家族吧。另外，当我指出江川兰子氏是男性，而你还未接受这一解释的时候，问过‘您说兰子曾是男性，可有什么证据’，在兰子身上你用了过去时。你坚称毬子姑娘杀害兰子氏的动机绝不只是为了穿他的衣服冒充他，也让我觉得有点不对劲，感觉你好像特别在乎这一点。”

“一件一件都是微不足道的琐事，却积少成多了。”

“况且，从高屋敷妙子夫人的年纪来看，你这人也太年轻了点。”

“呵……如果我是她本人，听到这话一定会很高兴，可惜了。不过也对嘛，我和她确实差了十五岁左右，你的眼光真可谓毒辣。”

“哪里哪里，你的演技也厉害之极。我所说的几乎都是你已知或已觉察的事，你却能显出刚刚才听到的样子——不愧是年轻时演过戏的人。”

“说虽如此，我的演技最终还是不管用，对不对？”

“话虽如此，我也是刚刚才做出了最终判断。”

“啊……此话怎讲？”

“如果你是真正的高屋敷妙子夫人，那么当我指出斧高是真凶的时候，你绝对会袒护他。然而你接受了。你甚至暗示可以将此作为文章的结尾。至此我才确信无疑。”

“直到最后的最后都对我紧逼不放，真是难为你啦。明明东城雅哉作品里的大部分内容，与其说是本格推理，还不如说是变格侦探小说呢。”

“那种充满逻辑和理性的东西我怎么可能写得出来。”

“那么，最后留下的谜也顺便解一下如何？”

“嗯？还有谜？”

“淡媛为什么被斩首——这不是最后一个谜吗？”

“啊，没错。淡媛从媛首山——那时还叫媛鞍山——向日阴岭逃亡的途中，被弓箭射中头部倒地。给她最后一击的话，倒还能理解，有何必要特地把头砍下来呢？”

“就是嘛。即便是绝世美女，没那种怪癖的话谁会要人头啊？”

“但她还是被砍了头。”

“为什么？”

“我想恐怕是因为淡媛扮成了武士的模样。”

“啊……是为了当替身？”

“嗯。丰臣氏攻陷媛神城时，城主氏秀自刎，其子氏定穿过媛鞍山，经由日阴岭好不容易逃去了邻国。而淡媛紧随氏定之后出逃，就是在那时被扮成了氏定的模样。”

“是被逼的？”

“于是敌人以为击毙了少城主氏定，就砍下了头颅。但后来他们发现是替身，而且还是个女人。他们粗暴对待淡媛的尸体也可以理解为泄愤。”

“难怪她要作祟……”

“烧炭人在窑场的经历中，不是有过那样的异象吗？最初明明看到的是落难武士，但一下就变成了无头女。如果想成那是因为淡媛曾经扮成了武士模样，那么虽说是怪谈，却也合乎情理。”

“我觉得这样来解释怪谈很无趣，不过，确实能说通呢。”

“也许是我想得太多了，如果淡媛扮作武士对应的是氏定乔装成女子——如果他因此而得以逃脱……”

“啊？”

“我总觉得，男与女和兄与妹的替换似乎就是一切的开端。”

“……”

短暂的沉默降临在两人之间。刀城一脸悠闲地再度环视着客厅。我使劲伸了个懒腰：

“你也累了吧？要不先给你沏杯茶——”

“不，不用。我已经不想自己沏茶了，但又懒得再从座位上站起来。”

原来如此——刀城早就发觉了，发觉我两次伺机，试图以极为自然的方式绕到他背后……那自然是为了请他步入高屋敷妙子的后尘。

“那么，你打算怎样？”

“这个嘛……还是请你在这里把文章写完吧——”

“什、什么？”

——于是我把自己关进书房，此刻，执笔写到了这里。

不过，正在客厅等待的那个名叫刀城言耶的男人，真是个怪家伙。因为他主张有始无终的连载会剥夺读者的乐趣，所以应该给出一个严丝合缝的结尾。刀城还宣称他的名字出现也罢不出现也罢，总之必须拿出一个任何人读后都能接受的解答。我觉得他真是个怪人。

然而说这话的我又如何呢？直到完全露出马脚的那一瞬间为止，我竟一直模仿媛之森妙元即高屋敷妙子的文风，趣味低下地写着这篇文章……这可能是因为我骨子里就是个推理作家。

但是，我输给了刀城言耶。竟然被这难缠之极的家伙横插一杠。他只管专心做他那兼顾爱好与生计的怪谈搜集工作就好，哪知不但对没解决的杀人案感兴趣，还多管闲事要来解谜——

怪谈搜集……

没错，一听到闻所未闻的怪事，他就会不顾一切。譬如村里的孩子们在传，马吞池一带出现了某种可怕的怪物……

那么，为什么他当时没有对此事紧咬不放呢？

我说出马吞池怪物的传闻，显然是想把他的注意力从案件上引开。然而他却说起了二守家纮弎的事，以至于我为自己的话所起到的反效果焦虑不已。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刀城言耶没有任何反应不是很奇怪吗？

刀城言耶……

话说他还不曾自报家门……记得他说过，他和高屋敷妙子并非初次见面。然而高屋敷妙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乡下作家，刀城言耶则常年在外旅行，他俩应该很难有相见的机会。案发当时，他又没进过媛首村。难道所谓的并非初次见面指的是和我？如果是这样……

在一门之隔的客厅里静坐的人，真的是刀城言耶吗……

这么一想，我就觉得一阵毛骨悚然的恶寒从背脊窜过，这可怕的感觉让我不禁颤抖起来。

那家伙是何方神圣……

不，现在我必须冷静思考——

很久以前见过，看起来比刀城言耶还年轻十岁，对一连串的案子又了解又有兴趣，这么说来……

斧高……

怎么会……太荒唐了……他究竟为什么……目的是……

对啊，是报仇……长寿郎被我杀了，而且他还被我彻底欺骗过，所以想来报仇也……

但是，如果是斧高，容貌应该有几分眼熟啊……

容貌？

坐在隔壁的男人……不，我已记不清那个人的脸……甚至不清楚那究竟是不是男人……

那家伙来之前，两次，都下着雨。

雨……水……

在这扇门的彼方等着我的，究竟是什么……

民宅内
发现无头女尸

十三日下午五点二十分左右，某邮递员前往东京都西多摩郡媛首村北守的出租屋送信，在屋中发现了一具全裸无头女尸。推定死亡时间约在两周之前。

民宅承租人是推理作家媛之森妙元女士（本名高屋敷妙子），因其本人下落不明，终下市警署急于确认死者身份。

死者年龄在四十五岁至五十五岁之间——

新发现
又一具无头女尸

继十三日在西多摩郡媛首村北守的出租屋中发现全裸无头女尸后，这次警方又从后院挖出了一具同样全裸无头的女尸。

由于居住者推理作家媛之森妙元（本名高屋敷妙子）下落不明，目前终下市警署正全力以赴追查两具无头尸的身份。

最初发现的尸体究竟是——

神秘的蒙面作家下落不明？

经证实，本月四日多家出版社史无前例地携手向警方报案，称以怪奇幻想文风而知名的推理作家江川兰子氏今已下落不明。

江川氏是一位完全不露真面目的作家，连责任编辑也无缘得见，工作方面的洽淡均通过电话和信件完成。据说此人从上个月初开始便音信皆无，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无法与之取得联络，因此有了这次史无前例的搜寻请求。

江川兰子氏究竟——

书斋的尸体

四月号*目录

连载小说

土屋隆夫《鬼子之歌》
西东登《蜂巢之中》
天藤真《可怕的死者们》

完篇小说

梶龙雄《黑色的线》
藤本泉《翁血脉记》
远藤桂子《漩涡》
濑下耽《无花果病》
飞鸟高《杀人的空间》

第三届新人奖发表

几守寿多郎《御堂中有人头》

专栏

中岛河太郎／权田万治／伊藤秀雄／濑户川猛资／二上洋一

主要参考文献

瓜生卓造《桧原村见闻·其风土与人物》　东京书籍

须藤功《照片故事·昭和的生活：2 山村》　农山渔村文化协会

斋藤玉《出生与鬼魂》　新宿书房

宫本馨太郎编《日本民俗讲座4：衣·食·住》　有精堂出版

閇美山犹稔《藏于童谣的隐秘传承》　知层舍

濑川清子《婚姻纪要》　讲谈社学术文库

横尾忠则　画／毛纲毅旷　文／藤冢光政　照片《神圣空间缘起》　住宅

图书馆出版局

江户川乱步《复刻·侦探小说四十年》　冲积舍

权田万治、新保博久·编著《日本推理百科词典》　新潮选书

解说

木秀于林，必成栋梁

一、一段公案

2007年5月，原书房出版了三津田信三的《如首无作祟之物》（刀城言耶系列的第三作，以下简称为《首无》）。这部作品深受本格推理迷的好评，于2008年顺理成章地杀进了第61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的决赛。

但是，最终结果多少让人有些意外，获奖作是今野敏的警察小说《果断隐蔽搜查2》。在日本，“推理小说”的概念非常宽泛，而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需要兼顾推理小说的各个门类，所以这一年的最佳本格推理小说未能得奖也不足为奇。更何况，《首无》没准只是惜败呢？即所谓的虽败犹荣。

然而，只要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的官网看一下当年各个评委的评选意见，便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六位评委中，只有福井晴敏对《首无》以及另一本入围的本格推理小说《密室王国》（柄刀一著）有较高评价。其他五位评委或对人物和情景的描写、或对故事的可读性、或对诡计提出了意见，几乎是在第一轮就将《首无》淘汰出局了。其中尤以逢坂刚的点评最为“刺眼”。

逢坂刚一方面认识到了推理奖与一般文学奖的区别，另一方面则不能忍受作者“将全部才能和激情注入诡计”的创作理念；他一方面认为作品注重推理层面还是注重小说层面，取决于作家的小说观，只要有读者爱看就行，对两者强分优劣没有意义，另一方面则强烈地表现出对前者

的不喜。继而，逢坂刚搬出了文风与三津田有颇多相似之处的横沟正史，说“横沟在半个多世纪前写出的更短、更富有人情味、更有趣的作品，如今的作家却仍然不能超越，这一点我无法认可”。随后，他又突兀地泄了《首无》里一个小谜团的底：“如今还拿出披着黑色头巾的无头人这种真相，让我不知该说什么好。”

逢坂刚的点评之所以显得刺眼，一是因为他犯了评委不可泄底的忌讳，尽管那个小谜团在《首无》中无足轻重。而且，正因为无足轻重，特地拿出来进行批判不免有误导之嫌，会让读者以为这就是《首无》的核心诡计。二是因为他明明心里有着强烈的偏好，却不断地用冠冕堂皇的话去掩饰。这一点在逢坂刚之后发表的随笔《真理和艺术属于谁？》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逢坂刚曾在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的会刊上设有一个随笔专栏，名叫“新·刚爷栏目”。也许是听到了一些不满的声音，逢坂刚特地在该栏目的第三十六期上发表了题为《真理和艺术属于谁？》的文章。文中他一方面否认今野敏的获奖是因为长年以来的功绩和良好的人品，另一方面则对三津田和柄刀一提出了更多的批评：

“写小说的人应该都希望很多人来读自己的作品；‘光是懂我的人来读就行了’，这种想法有点傲慢；既然通过出版社、把小说作为商品推向了市场，至少要祈祷一句‘别出现赤字’吧，这才是人之常情；说不是为钱而创作的那些了不起的作家们，可以自费出版、免费把书发放给读者，别去跟出版社打交道……”

这种随意揣测作者心理甚至为作者“指明出路”的无理之辞，引起了推理评论家千街晶之的不满。2008年早川书房也设立了一个推理小说排行榜，名叫“这本推理小说好想读”，并在当年年末发行了特刊《这本推理小说好想读！2008年版》。千街晶之在特刊上发表了题为《逆风中的秀作群》的评论，对逢坂刚的言论提出了猛烈的批评：

“逢坂刚个人的小说观如何无关紧要。问题是他拿‘不关心书的销

量、不通人情世故'这样的形象对本格派作家一概而论，并利用它为自己在担任评委时所表现出来的姿态辩解（事实上，《首无》和《密室王国》都已再版）。这显然是对三津田、柄刀一以及其他许多本格派作家的污辱。如果说要以销量为基准，可当初被认为是面向资深爱好者的新本格最终形成热潮、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读者，对于这段历史逢坂刚是如何看待的呢？即便是这样的无理之辞，但若是从协会前理事长这样的权威人士口中说出来，难保不会有人信以为真，觉得说得很有道理。我想本格派的作家和评论家应该对此稍稍表示一下愤慨……"

千街晶之完全说出了我——一个本格推理小说读者的心声。

可惜的是，在随后的第8届本格推理大奖的评选中，《首无》以5票之差惜败于有栖川有栖的《女王国的城》，再次与推理奖项失之交臂。日本最优秀的本格推理小说《首无》，在当年的确是一部不折不扣的"逆风中的秀作"。

二、推理的盛宴是如何被摆上的？

既然《首无》被视为"作者将全部才能和激情注入诡计"的作品，而我也认为它是日本最优秀的本格推理小说，那么就有必要趁此机会对本书的推理层面做一次解析。

抛开那个"作中作"的大机关不提，《首无》在推理层面上的核心无疑是解谜小说中最常见的主题——无头尸诡计。耐人寻味的是，2010年讲谈社发行《首无》的文库本版时，请当年同受批判的难兄难弟柄刀一撰写了解说。文中柄刀一对《首无》的无头尸诡计发表了相当独到的见解。

"读完媛首山命案的经过和真相，我感觉这是一出脱逃戏。逃离仪式现场、逃离媛首山，在其外部的牢笼——媛首村中化身为无辜的人物像。

“为了从这众人环视下的不可能状况中、从这‘牢狱’中脱逃，三津田创造了‘二重替换’这一划时代的方法。进行二次替换便能脱逃！进而，本书通过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素材——人头，将此过程展现在人们面前，于是二重替换脱逃这个我首次见到的公式便拥有了更强大的冲击力。

“惊人的构图——利用人们隐藏在心中的秘密，替换多名死者的人头，最终罪犯甚至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理想人物’，悠然地逃脱了。

“这种手段以前有过吗？此诡计已经是一个公式、一种原理了。新型的原理。”

柄刀一把《首无》的无头尸诡计上升到了公式、原理的高度。换言之，现在如果要做一张新的“诡计分类表”，我们应该把《首无》的无头尸诡计列为分类表中的一项，而不是某一项下的“作品例”之一。其实，本作的无头尸诡计可谓陈腐至极。但柄刀一不拘泥于真相本身，而是从表现方式、深层动机、最终效果的角度，指出了其中的创新之处。柄刀一在解说中对《首无》除诡计之外的魅力亦有详细分析，建议有条件的读者一阅。

不过，柄刀一的解说对象终究还是具体的诡计，而我更想对推理的整个过程——读者们熟知的那三重解答进行简要的分析。这就需要一个切入点。《首无》的中文版早在十年前就已问世，因此关于推理层面的分析可谓多如牛毛。譬如，有从民俗推理着手分析的；有从推理小说与恐怖小说的融合着手分析的；有围绕着作品对“替换”的极致运用进行分析的；有因为作中出现妖怪而与京极夏彦做对比的；有因为故事舞台和文风与横沟正史相近，而对两者进行比较的；更有人试图分析卡尔的《燃烧的法庭》对《首无》带来的影响，只因两作都含有超自然的元素。这些评析各有精妙不同，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所以我无意在此多做重复，而是想从一个新的角度加以解析。

最近我读了日本推理评论家饭城勇三的《埃勒里·奎因论》，又因修改译文的缘故重读了一遍《首无》。在此过程中我突然发现，相比京

极夏彦、横沟正史、卡尔，我分明从《首无》这部作品中看到了更多的奎因的影子。

在展开分析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饭城勇三的基本观点。饭城勇三认为奎因的侦探小说追求的是“意外的推理”；而大多数推理作家追求的是“意外的真相”；奎因发出挑战书，是想请读者猜出“意外的推理”，而非“意外的真相”。

《埃勒里·奎因论》的整本书都围绕着这一基本观点展开论述。此外，饭城勇三还有一段重要的论述，与我接下来的分析有关。

“许多读者在阅读侦探小说的过程中不做推理。他们只是拥有一个基于过去的读书体验而构建起来的、存放诡计的数据库，然后去里面检索。于是作者一方拼命研究数据库里没有的诡计，或者把数据库里已有的诡计做变形处理，使之无法被检索到；读者一方则高度评价数据库里没有的诡计，或者评曰‘虽然有先例，但由于做了变形处理，所以没能意识到’。这种作者与读者隔着诡计数据库进行对决的侦探小说属于‘意外的真相’派作品。

（中略）

“对于创作‘意外的推理’的作家来说，这类读者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群体。因为即使作者拼命地嵌入线索，他们也不看一眼，不做推理，说什么‘这个故事的话，罪犯肯定是警方相关人员了’‘这个人是凶手的话会很意外，所以凶手就是他了’，拿已知的诡计去套，主观臆断谁是凶手。然后偶尔猜中了，他们可不管自己其实没注意到线索，只是得意扬扬地宣称‘猜到凶手啦，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更让人困扰的是，在书评中对侦探小说进行评判的，正是这些手握诡计数据库的狂热爱好者。明明奎因写的是‘意外的推理’的故事，可得到的却是侦探小说狂热爱好者用‘诡计数据库检索方式’做出的评判。”

当然，奎因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们是怎样应对的呢？答案是：搭建一种令读者无法使用“诡计数据库检索方式”的小说结构。

1.《首无》存在“挑战读者书”吗？

奎因的“国名系列”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当推理所需的一切线索都给出后，作者会插入一封挑战读者书。那么，我所认为的有着奎因影子的《首无》是否也存在“挑战读者书”呢？

答案是“存在”。当然形式有所不同。奎因作品中的挑战书就叫“挑战书”，而《首无》则采取了隐蔽的方式。那么它究竟被放在什么地方呢？或者说，文中从哪里开始到哪里为止是“挑战读者书”呢？

恐怕细心的读者已经发现，本书的《第二十三章　来自读者投稿的推理》带有强烈的“挑战读者书”的意味。这一章的前半部分介绍了读者来信，显示出读者早已开始参与对案件的推理；后半部分“刀城言耶”登场后，不仅对案件的所有谜团进行归纳，整理出了那个著名的“37条”，更放话说“其实只要发现一个事实，就那么一个，我在笔记本中列举的所有谜题都能迎刃而解”。

这句话是对作中人物“高屋敷妙子”说的，更是对作外的读者们说的。世上还有比这更具挑衅性的挑战读者书吗？

不过，要说第二十三章就是挑战读者书，或者说挑战读者书结束于第二十三章的末尾，我却无法赞同。因为，挑战读者书的插入位置必须遵守一项原则：在推理所需的一切线索都给出之后。显然，在第二十三章结束时，线索并没有全部给出。关于这一点，柄刀一在解说中也有言及。

“本书的《第二十三章　来自读者投稿的推理》，也可理解为对读者发起的挑战。作者向读者征集推理，（虽然还不是最后的线索提示）并从容不迫地对谜团进行整理。（后略）”

那么，这个最后的线索到底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当然是“双胞胎出生时，反过来报其性别”这一事实。所以，《首无》的挑战读者书开始于第二十三章，结束于《第二十四章　刀城言耶先生的推理》中的下

面这句话：

“就是把出生婴儿的性别反过来报。”

大家也许会感到奇怪，这难道不是侦探推理出来的真相吗？怎么就成线索了呢？

我认为，无论有多少迹象显示这很可能就是真相，我们依然无法只通过推理来确定它。事实上，侦探在指出这一真相的前后确实做了一番推理，但所依据的材料全是心理层面上的东西，没有一个是确凿的人证或物证，所以这只能是一种猜测。但问题是，正如侦探所言，要解开案件的37个谜团，又必须依赖这项事实。如果这项事实本身就是不可靠的，那么整个推理体系都会有崩塌的危险。

因此，我认为把这个真相视为作中侦探以信誉做担保、给出的最后一条线索，是比较妥当的想法。而作者也没有把双胞胎出生前后相关人员的奇异举动列入那37个谜团中，并反复强调“只要发现一个事实，所有谜题都能迎刃而解”，显然也只是把这个真相当作最终线索，而非需要进行推理的对象。

2.第一重解答：意外的真相、“不意外”的推理

在作者发出极为特殊的挑战读者书后，作中侦探基于最终线索，结合文本中的海量伏笔，通过长篇大论的推理，一举解开了本案的37个谜团。这段推理可谓本书的重头戏，全方位地展示了三津田这位作家的特色与魅力。

正如柄刀一所言，通过双重替换完成“脱逃”的真相着实令人意外，其诡计本身也足以成为一种原理、一个公式。不过，此处的推理是否是令人意外的呢？

侦探本人早已说出了答案：其实只要发现一个事实，就那么一个，我在笔记本中列举的所有谜题都能迎刃而解。显然这里并不存在“你们必须是绝顶聪明之人”这样的条件。换言之，普通人就能正确地做出推

理。普通人都能正确做出的推理，应该很难称之为“意外的推理”。

比如，关于媛首山连环杀人案的真相，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理：古里毬子是女性，江川兰子被认为是女性，而现在知道了长寿郎也是女性→那么案发后出现的一男一女两具尸体便与上述认知互相矛盾了→由于古里毬子和长寿郎是女性乃确凿无疑的事实，所以男尸必然是江川兰子→所以女性的江川兰子是冒牌货……如此这般，不仅读者能轻易窥破真相，当年警方若是知道那条最终线索，想来也早就能破案了。

但即便如此，大多数读者仍会被侦探的推理所折服，不停地发出惊叹。我想这应该归功于作者的以下两点设计。

1）特殊形式的挑战读者书。奎因作品往往在发出挑战书后另起一章，且不会马上开始解说案情，总要插入一些情景描写或对话，营造起足够的氛围，然后再进入埃勒里的推理秀，这样就给了读者充分的思考时间（这大概也是作者奎因所希望的）。而《首无》中的侦探在抛出最后一条线索后，不等读者从震惊中反应过来，立刻展开了狂风暴雨般的推理。这既是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客观上也令读者根本无暇思考，在心中揣着无数问号的同时，只是急切地盼望侦探为自己解惑。特殊形式的挑战读者书，加上令人震惊的最终线索，使得读者完全被作者牵着鼻子走，使得并不意外的推理过程在读者看来也充满了意外性。

2）大量而精巧的伏笔。诚然，知道最终线索后，每个人都能轻易识破基本真相。但补强推理的伏笔有哪些？它们是如何为解谜而服务的？读者却未必都能猜出来。通过侦探的解说，读者才发现许多貌似不经意的描写其实都是重要的伏笔。更厉害的是，往往一个伏笔（一个现象）还含有多重意义。比如，关于长寿郎捧着的包袱（里面是侦探小说）。这件事对谜团八、十二、十三都具有重大意义。猜出基本真相对读者来说也许不是难事，但要做出那些从旁印证基本真相的附加推理则不那么容易。可以说，这些附加推理还是达到了“意外的推理”的境界。回过来头看，侦探所说的“其实只要发现一个事实，就那么一个，我在

笔记本中列举的所有谜题都能迎刃而解”也不尽然，对其中一部分谜团的破解仍需要过人的智慧。

3.第三重解答：意外的真相，意外的推理

近年来，国内的一些推理作家喜欢在作品中插入几段“突然推理”。所谓“突然推理”，按我的理解，是指毫无征兆地抛出一个令人猝不及防的真相（比如，在与某人友好交谈的过程中，侦探突然说“其实你不是XXX吧”“其实你刚杀完人吧”等），然后利用之前埋设的伏笔展开合乎逻辑的推理。与一般意义上的推理相反，“突然推理”是结论在前，推理在后。

一般意义上的推理，由于读者事先知道其目的（多是为了查明案子的真相），除非推理的结果匪夷所思，否则要让读者感到意外并不容易。而“突然推理”由于事先毫无征兆，真相是令人“意外”的；同时也因为事先毫无征兆，读者原本就不会有意识地去拾取前文中的伏笔，猝不及防之下，自然会觉得推理也是令人“意外”的。

《首无》的第三重解答也称得上是“突然推理”。侦探炮制出“斧高罪犯说”完成第二重解答，令“高屋敷妙子”陷入了困境。当我们期待真相的第二次反转时，侦探突然抛出了一个不同维度上的真相。这个真相完全超出了我们读者的设想，极度令人意外。而读完尾声后，读者也会被抵达这一真相的“意外的推理”所折服。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读者会在第三重解答中感受到推理的意外性，不只是因为“猝不及防”。仅是如此的话，这“意外的推理”未免有取巧之嫌。其实和第一重解答一样，在进入第三重解答之前，作者也提示了最后、也是最为露骨的一条线索。甚至还提示了真相！饶是如此，读者仍不易做出把线索和真相串联起来的推理。这是为什么呢？

4.第二重解答：第二封挑战读者书

长久以来，我总是烦恼于如何为《首无》的第二重解答辩护。实事求是地讲，第二重解答（斧高罪犯说）的精细度远逊于第一重解答，推理随意、经不起推敲的地方比比皆是，处处透着敷衍了事的气息，因而受到了大量读者的诟病。此前我一直用“侦探只是为试探假高屋敷妙子，才炮制了这个伪解答，本来就不需要特别精致”这一理由，试图说服诟病者。但一部本格推理小说既然以多重解答为卖点，若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重解答，确实说不过去。《如水魑沉没之物》贵为本格推理大奖的获奖作，也常因为这一点而被人批评。

然而我们是否想过，尽管《首无》号称拥有三重解答，但这三个解答却不是针对同一群案子的。第三个解答和前两个解答分别揭示了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真相。所以准确地说，《首无》其实是一部拥有两层真相，且第一层真相拥有二重解答的推理小说。

如前文所述，在侦探揭开第一层真相之前，作者插入了一封特殊形式的挑战读者书。那么在侦探揭开第二层真相之前，作者也应该插入挑战读者书，这样才对等啊。没错，我认为第二重解答就是作者发出的第二封挑战读者书！在这重解答里，作者给出了指向第三重解答的终极线索，并用揭示真相的一句话“当然了，因为你才是真凶”向读者发起了第二次挑战。所以准确地说，《首无》其实是一部拥有两层真相和两封挑战读者书的推理小说！

在《尾声》中，侦探明言“话虽如此，我也是刚刚才做出了最终判断”，其理由是：“如果你是真正的高屋敷妙子夫人，那么当我指出斧高是真凶的时候，你绝对会袒护他。然而你接受了。你甚至暗示可以将此作为文章的结尾。至此我才确信无疑。”

由此可见，整个幕间（四）——第二重解答，是作者给予读者的最后也是最具说服力的线索，以帮助读者识破第二层真相。如果第二重解答过于周密、严谨，那么即便对方是真高屋敷妙子，即便高屋敷妙子对斧高爱护有加，恐怕也不得不理性地接受这个解答。正因为第二重解答

过于粗陋，才使“轻信侦探之言”的假高屋敷妙子露出了马脚。可以说，第二重解答越是粗陋，这条指向第三重解答的线索就越有说服力。

如果说幕间（四）是《首无》的第二封挑战读者书，那么它究竟要向读者挑战什么呢？前文说到，《首无》的第三重解答兼具“意外的真相”和“意外的推理”，那么三津田想挑战读者的是“意外的真相”还是“意外的推理”呢？

还是来看一下幕间（四）的最后一句话吧：“当然了，因为你才是真凶。”

换言之，挑战书的最后揭示了第三重解答（第二层真相），这时想必每个读者都会在心里大叫“为什么？！”；此外，我在前文也说过，“突然推理”是结论在前，推理在后。所以，答案已呼之欲出，三津田想挑战读者的显然是“意外的推理”——侦探是如何推理出这个真相的。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然了，因为你才是真凶”——此处的“你”究竟指谁，作者并未揭示。“你是高屋敷妙子，你才是真凶”和“你是古里毬子，你才是真凶”完全是两回事，两者的推理过程也会完全不同。如果“你是高屋敷妙子”，那么就连第一重解答也得推翻，因为在第一重解答中，真凶是古里毬子；如果“你是古里毬子”，则不需要推翻第一重解答——只因“你假扮了高屋敷妙子，实为古里毬子”，所以“你才是真凶”。

因此，虽然幕间（四）的最后一句话揭示了真相，但那是模棱两可的真相。真相到底是哪一种，在《尾声》中才会被揭晓。当然在此之前，读者通过“第二重解答——第三重解答的最终线索”，有可能推理出是哪一种真相。只是如此一来，原本只需猜测推理过程的读者便多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得先确定真相是什么。倘若连真相也确定不下来，甚至意识不到真相的两可性，又何谈“做出把线索和真相串联起来的推理”呢？这是何等奇妙的一封挑战读者书啊！

此外，与第一封挑战读者书不同，作者发出第二封挑战书后，就此结束了这一章，本该连续的情节在此处被硬生生地截断。这时性急的读者当然会赶紧翻到下一章，但愿意做些思考的读者还是会稍作停留吧。我们甚至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自己是《迷宫草子》的读者，情况会怎样呢？根据文中“以后会一次连载两章——也包括单设《幕间》”的说法，则无论是按“一次连载两章”来，还是按“单设《幕间》”来，《幕间（四）》和《尾声》都不会出现在同一期杂志上。由此《迷宫草子》的读者们便有了一个月的思考时间。

《首无》为作外读者和作中读者都留下了思考的时间。这似乎也佐证了作者想挑战读者的是“意外的推理”。

5.无头尸讲义的目的和奎因的《埃及十字架之谜》

说到《首无》，几乎每个读者都对作中的“无头尸讲义”（准确地说，是“无头尸制造动机”讲义）印象深刻。三津田是一个喜欢在作品中插入讲义的作家。比如，《如凶鸟忌讳之物》的“人类消失的分类和方法”讲义、《如密室自闭之物》的“密室诡计”讲义以及《朱雀怪》的“无人生还”讲义。然而，同为讲义，《首无》插入讲义的目的却与上述三者不同。

关于“讲义”，饭城勇三在《埃勒里·奎因论》中有如下论述：

“推理小说家在作中对某种诡计进行分类的理由之一，是为了创造出新的此类诡计。换言之，其基底存在着这样一种思路：既然读者试图通过检索‘诡计数据库’来识破真相，那只要使用其数据库里没有的诡计，读者就会感到吃惊，感到佩服。”

想一想《如凶鸟忌讳之物》《如密室自闭之物》《朱雀怪》的真相，诚如饭城勇三所言。三津田在这三部作品中使用的诡计，要么不在讲义范围内，要么是讲义中某一项的变种。

但是，《首无》的“无头尸讲义”完全不同，其第一项便揭示了本作

最重要的真相——被害者与加害者互换。然而，这个最常见的类别被作中人物干脆地否定了。更绝妙的是，该人物否定这一类别当然不是因为愚笨，而是出于合理至极的考量。前文中曾经提到，奎因为应对“手握诡计数据库的狂热爱好者”，搭建了一种令读者无法使用“诡计数据库检索方式”的小说结构。此处，三津田显然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推理小说迷一看到无头尸登场，可能立刻就会从数据库中调出“被害者与加害者互换”诡计以及讲义中提到的其他诡计。三津田知道这些读者的存在，便主动发表讲义，不仅靠干脆地否定与真相一致的类别使读者产生心理盲点，更利用讲义本身给读者造成了“既然作者敢放出讲义，自然不可能使用讲义中的诡计”的印象，从而封堵了读者对诡计数据库的检索。

进而，三津田通过巧妙选择讲义发起人，使作外作者的意图与作中人物的意图达成了完美的统一，令读者难以指责作者“耍赖”。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手法，越是资深的推理小说迷，恐怕越会被这个点子击中。

此外，对之前不了解无头尸诡计为何物、初读推理小说的读者来说，讲义又可使他们在读到解答之前，对这类诡计有个了解，并有助于他们领会作品的妙趣。从这个意义来说，三津田对推理小说的初级读者可谓体贴入微。

看到《首无》利用讲义所达成的效果，熟悉奎因作品的读者可能会想到《埃及十字架之谜》。在“如何令读者无法使用诡计数据库检索方式”方面，两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更耐人寻味的是，《埃及十字架之谜》的核心诡计也与“无头尸”有关。读者诸君若有兴趣，可对两作的手法做一比较。

至此，我对《首无》在推理层面上的精心设计进行了解析。那么我为何要花如此长的篇幅去做这样的解析呢？

长年以来，我一直对如何定位三津田这位作家感到困惑。诚然，三

津田在《如凶鸟忌讳之物》《朱雀怪》等作中创造了惊人的诡计，但我不认为他是一台诡计制造机。三津田的作品里总是充斥着丰沛的伏笔；他笔下的侦探总是在解谜前将所有谜团整理成列表，让读者清楚地看到需要对什么进行推理；侦探解谜时的推理总是洋洋洒洒，极尽细致之能事。从这些地方来看，三津田是一个对公平竞赛抱有强烈意识、极为注重逻辑推理的作家。《首无》这部作品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下意识地感到《首无》是刀城言耶系列乃至三津田所有推理小说中的最强杰作；我下意识地感到真相或诡计并不是这部作品的所有优点，当然它们确实给读者带来了震撼和巨大的快感，但《首无》绝非只有这些。然而，我一直无法理出头绪。

然后，逢坂刚的对“披着黑色头巾的无头人”的批评更是深深地刺激了我。尽管这只是作品中一个不起眼的小谜团，但逢坂刚的评论方式有其代表性，而且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评论方式。关于《首无》，我完全可以想象出下面的这些评语：

“本质上不就是身份替换诡计吗，人家替换一次，你替换两次就比别人高明了？不过是靠数量取胜罢了。”

“作中作也是老手法了，作者中途换人的叙述性诡计也不是三津田首创的呀。”

“第二重解答也太粗糙了吧。感觉就像是拿来凑数的。”

“前面在做讲义时把那种可能性否定了，结果回头告诉我动机就是那个，这不是耍赖皮吗？”

虽然我知道这些评论存在谬误，但我很难做出反驳。直到有一天，我读了饭城勇三的《埃勒里·奎因论》，看到了他对奎因创作理念的论述，看到了他对“诡计数据库检索方式”的批判，终于豁然开朗。是的，既然我认为三津田是一个对公平竞赛抱有强烈意识、极为注重逻辑推理的作家，那自然应该用分析奎因作品的眼光去分析三津田作品。因为奎因作品是最讲究公平竞赛、最注重逻辑推理的。

用全新的眼光去分析《首无》中的三重解答，我终于看清了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也能对那些评论做出反驳了。两封奇异的挑战读者书、两层真相、利用讲义阻止读者检索诡计数据库、意外的推理……《首无》融汇和发扬了奎因创作侦探小说时的主要技巧，同时又具备了奎因稍有欠缺的“意外的真相”，更有“最终线索本身亦令人震惊”这一巨大亮点。说《首无》是现代日本最优秀的本格推理小说，绝对当之无愧。

作为一个热爱三津田作品的读者，我的观点可能有偏颇之处。但我还是急切地想把自己的心得与喜悦分享给各位，所以才写下了本解说最为冗长的第二节。

三、关于新版

2011年，吉林出版社首次出版了《首无》的简体中文版，翻译所使用的是原书房的单行本版。这次的新版——千本樱文库版——则以讲谈社的文库本版为底本，重新做了修订。因此，新版与老版有以下两点不同：

1）讲谈社文库本版在原书房版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并更正了几处错误。新版也照此做了更改。

2）新版本加入了按讲谈社文库本版绘制的插画。如此一来，原本仅靠文字描述难以把握的案发现场和奇异建筑的样貌，都得以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如上所述，原书房版中存在几处错误，有些甚至影响了推理的正确性，其中较为单纯的错误（如人名错误）在吉林版时就已做了修改。但是，只有一处时间上的矛盾，因未能就修改事宜与作者取得联系，只能将错就错地按原文翻译。令人欣慰的是，在讲谈社文库本版中，这个错误被更正了。具体情况请看下表。

	老版（吉林版）	新版（千本樱文库版）
第二十三章	所以，为了转换心情，我想整顿完打理到一半的后院，早早播撒种子，哪知……	我曾经为了转换心情去打理过后院，于是现在我完成了剩下的整顿工作，买来红薯幼苗打算种植下去，哪知……
尾声	“为什么？就像文章里提到的那样，为了转换心情，早早把种子——” “播下去吗？即使你撰写原稿明明是在隆冬一月？”	“所以说嘛，就像文章里提到的那样，我为了转换心情，买来红薯幼苗——” “种植下去吗？即使你写那段原稿是在二月或三月，而红薯幼苗的种植期是五月到七月？”
	“就算手边没有那本刊登《第二十三章 来自读者投稿的推理》的《迷宫草子》，我也知道那部分原稿是一月写的。（后略）	“就算手边没有刊登《第二十三章 来自读者投稿的推理》的那一期《迷宫草子》，我也知道那部分原稿是二月或三月写的。（后略）

由于《前言》执笔于某年的十一月，按高屋敷妙子所说的“一次连载两章——也包括单设《幕间》的情况”进行推算，《幕间（三）》应写于第三年的一月。进而，高屋敷妙子在《幕间（三）》向读者征集意见，并明言“下一期杂志的连载会暂停一次，所以有足够的时间”。由此可知，《第二十三章　来自读者投稿的推理》的执笔时期绝无可能与《幕间（三）》一样，也是一月。老版在时间上出现了矛盾。另按“从执笔到杂志刊登，之间会有两个月延迟”的说法，《幕间（三）》将会刊登在《迷宫草子》3月期上，而必须在5月期上发表的《第二十三章　来自读者投稿的推理》，其执笔时间不得晚于3月。因此，作者在新版中将月份改为“二月或三月”，消除了时间上的矛盾，并添加了“红薯幼

苗”这一新线索，供作中侦探和作外读者推理。

此外，讲谈社文库本版还修正了若干事实细节上的错误。这些错误不影响推理过程和真相。比如，《第十六章　搜查会议》提到“雄鸡社推理丛书”名下有七位作家，江川兰子做证说“雄鸡社推理丛书的七本书是她以前发送给长寿郎的，里面还包括一个叫小栗虫太郎的作家，共计八本”。在文库本版中，“七本”和“八本”分别被改为“八本”和“九本”。这是因为其中一位作家“小岛政二郎”的作品较长，出版时分了上下两册。相应地，《第二十四章　刀城言耶先生的推理》中的“日本作家一人一作共出版了八本书”也改为了“日本作家一人一作共出版了九本书”。这类无伤大雅的小错误得到修改，也体现了作者和出版社的严谨态度。

对了，借这次为新版《首无》撰写解说之际，我还想披露一个在翻译上动的小心思。本书开头有一首童谣，倒数第四行是“女娃是长寿啊一守家绝后”。“女娃是长寿”的原文为“女は長生き”，这个“長生き”可以有很多译法，比如台湾版就译作“女孩长命百岁”。最初我为与上一句的“男娃死得快”对应，打算译作“活得长”，但最终选用了现在的译法。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增加一个伏笔——女孩是长寿（郎），也算是为我所喜欢的作者尽了绵薄之力吧。当然我必须承认，这个伏笔非常牵强……

四、木秀于林，必成栋梁

《如首无作祟之物》未摘得任何桂冠；虽然在当年的各大推理榜单上均名列前茅，但也没能排到第一名。

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2016年，值“本格推理BEST10”榜单创办二十周年之际，榜单运营方举办了名为“20年本格推理小说BEST　OF BEST”的评选活动。《如首无作祟之物》夺得107分，被评为第一名，比第二名高了25分之多。

整整八年后，《如首无作祟之物》终于获得了其应有的地位，这也足以证明本作在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和经久不衰的魅力。此外，自2010年由讲谈社发行文库本版以来，本作至今已再版8次。最后一次即第9版的印刷册数之多，还令作者本人小小地吃了一惊。

至于十多年前某位评委的言论，如今都付笑谈中。

张舟

2020年6月30日